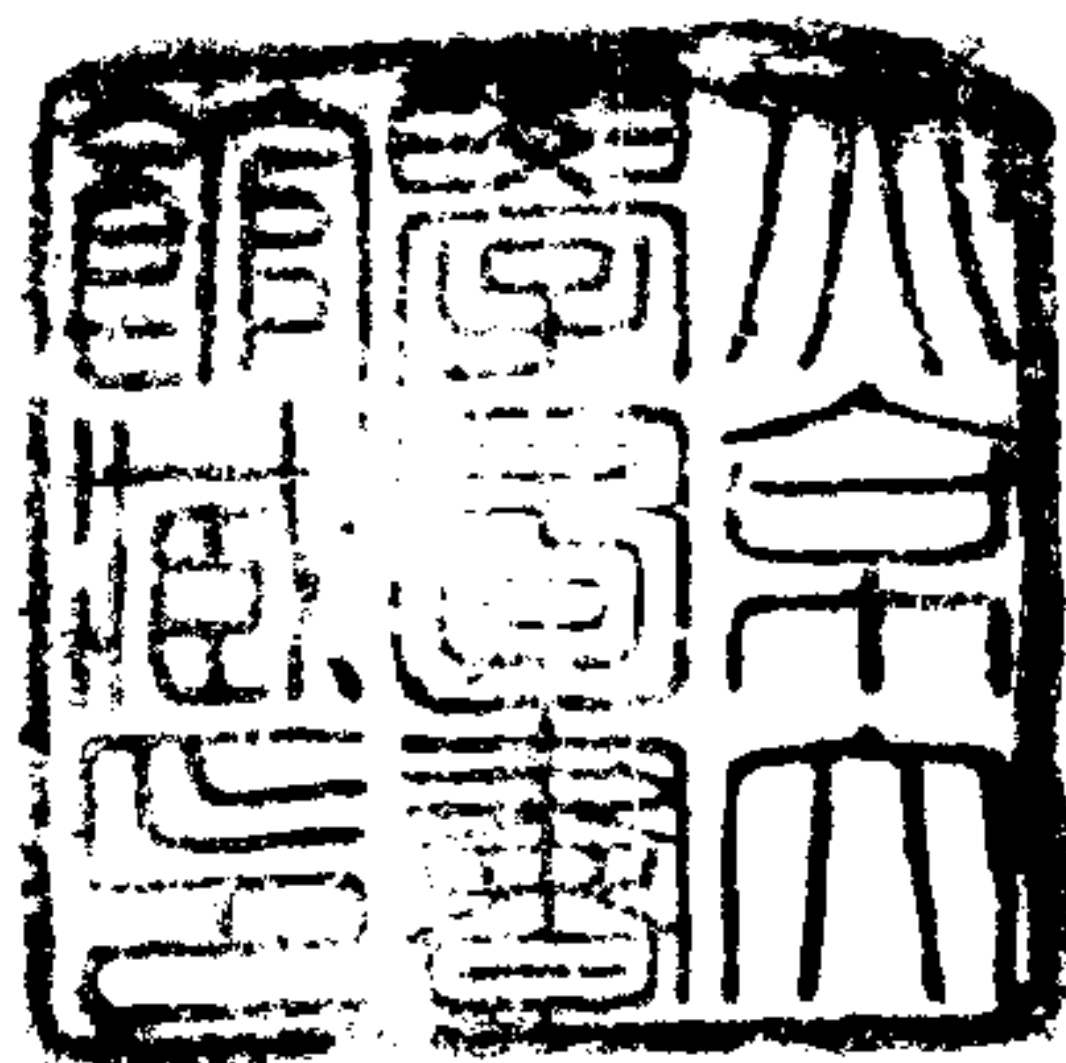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七二・史部・編年類

東華錄一百九十四卷東華續錄二百三十卷(乾隆八至乾隆四十九)

王先謙撰

.....
一

2290/02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壬子復起彭維新為左都御史○乙卯以徐士林母病未痊命許容兼管蘇州布政使○辛酉諭各省督撫身任地方皆有父母斯民之責於所屬州縣水旱災傷自應速為訪察加意撫綏朕前屢經降旨訓示諒督撫等自能仰體朕心不致玩視民瘼稽延時日朕念水旱之災固宜賑救而水為尤甚旱災之成以漸猶可先事豫籌水則有驟至陡發之時田禾浸沒廬舍漂流小民資生之策蕩然遠盡待命旦夕尤當速為賑救庶克安全不至流移失所見在成例分別極貧次貧其應行辦賑者原係不待部覆但恐各省辦理不一或仍有拘泥遷延致災民不能及時沾惠者用

東華續錄 乾隆八

是再降諭旨嗣後各該督撫可嚴飭地方官凡遇猝被之水災迅文申報該督撫即刻委員踏勘設法賑濟安置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務使早沾實惠俾各甯居以副朕憫念災黎之至意儻或怠玩濡遲致傷民命或有司奉行不力胥役侵蝕中飽以及借名捏飾浮冒開銷等弊該督撫照例嚴參儻辦理未協積弊未除朕惟於該督撫是問將此永著為例○王戍諭昨據參領金珩奏稱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各省駐防官弁子弟離京稍遠應試為艱請嗣後科歲兩試令該將軍考試馬步射即送附近府院考試酌量人數多寡以定去取等語朕思此事斷不可行雍正十年間曾奉 皇考諭旨國家之設駐防弁兵原令其持戈荷戟以備干城之選非令其攻習文墨與文人學士爭名於場屋也在弁兵之子弟有能讀書向學通曉文義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廣伊等進取之途並

未嘗禁其從事文學今若悉准其在外考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虛名而輕視武事必致騎射生疏操演怠忽將來更有何人充駐防之用乎況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所以教養弁兵者至周至渥如果應行早已著為令典又何待今日之喋喋陳乎數年以來陳奏朕前者重見疊出不下百餘次其識見甚為庸鄙朕悉置之不論未曾降旨申飭乃近日仍有不知而妄演者是以特行宣諭以覺愚蒙欽此仰見我 皇考睿慮周詳 聖諭至為明晰朕臨御以來亦有以此陳奏者槩未准行蓋以滿洲蒙古漢軍在京者人數眾多就近考試原無礙於操演至各省駐防官弁子弟為數無幾若科歲考時不必來京就近在外應試不但事有難行且必至競尚虛名荒廢騎射殊失設立駐防之本意背謬已極金珩身為參領乃煌煌 聖諭豈竟毫無見聞而復混行演奏

東華續錄 乾隆八

著嚴行申飭並將此旨宣諭中外臣工嗣後不得以此謬論再行妄演○甲子復設稽查內務府御史○工部尚書趙宏恩以納賄革職○乙丑調史貽直為工部尚書高其倬為戶部尚書○丁卯命查郎阿入閣辦事調鄂彌達為川陝總督以馬爾泰為兩廣總督查克丹為左都御史托特為漕運總督○己巳諭周廷燮奏請蠲除米稅以裕民食朕御極以來加惠民生免賦蠲租不下千萬計米糧之稅於國課所增幾何何難槩為蠲除以廣恩澤但為民生計有必須詳加籌畫者蓋各省豐歉不一偶遇歉收之省除賑恤平糶撫綏安頓外又特免關樞米稅俾客商圖利爭趨雲集轉運流通此昔日 皇考屢行之善政近歲朕踵而行之具有成效是蠲免米稅實亦救荒之一策也若平時槩令蠲除則各省地方豐歉盈虛均屬一例富商大賈趨利若鶩歛收之處與

未嘗禁其從事文學今若悉准其在外考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虛名而輕視武事必致騎射生疏操演怠忽將來更有何人充駐防之用乎況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所以教養弁兵者至周至渥如果應行早已著為令典又何待今日之喋喋陳乎數年以來陳奏朕前者重見疊出不下百餘次其識見甚為庸鄙朕悉置之不論未曾降旨申飭乃近日仍有不知而妄演者是以特行宣諭以覺愚蒙欽此仰見我 皇考睿慮周詳 聖諭至為明晰朕臨御以來亦有以此陳奏者槩未准行蓋以滿洲蒙古漢軍在京者人數眾多就近考試原無礙於操演至各省駐防官弁子弟為數無幾若科歲考時不必來京就近在外應試不但事有難行且必至競尚虛名荒廢騎射殊失設立駐防之本意背謬已極金珩身為參領乃煌煌 聖諭豈竟毫無見聞而復混行演奏

東華續錄 乾隆八

著嚴行申飭並將此旨宣諭中外臣工嗣後不得以此謬論再行妄演○甲子復設稽查內務府御史○工部尚書趙宏恩以納賄革職○乙丑調史貽直為工部尚書高其倬為戶部尚書○丁卯命查郎阿入閣辦事調鄂彌達為川陝總督以馬爾泰為兩廣總督查克丹為左都御史托特為漕運總督○己巳諭周廷燮奏請蠲除米稅以裕民食朕御極以來加惠民生免賦蠲租不下千萬計米糧之稅於國課所增幾何何難槩為蠲除以廣恩澤但為民生計有必須詳加籌畫者蓋各省豐歉不一偶遇歉收之省除賑恤平糶撫綏安頓外又特免關樞米稅俾客商圖利爭趨雲集轉運流通此昔日 皇考屢行之善政近歲朕踵而行之具有成效是蠲免米稅實亦救荒之一策也若平時槩令蠲除則各省地方豐歉盈虛均屬一例富商大賈趨利若鶩歛收之處與

豐收之處毫無分別國家又何以操鼓舞之權而使商賈踴躍從事於無米之地哉惟是各省情形或朕一時未及周知該督撫等當仰體朕軫念民瘼之意遇地方歉收有藉外省接濟者即行奏聞免收米稅如情形孔亟奏請需時者即一面奏聞一面停其輸稅將此永著為例○辛未以喀爾吉善為戶部左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丁丑大學士尹秦乞休允之○戊寅禮部議准刑部郎中柴鶴山奏科場慎重關防一族之人雖服制稍減而親誼尚存或有官閱文將本族之人取中未免有涉嫌疑請嗣後內簾官子弟及本族之人仍照舊例槩令迴避從之○庚辰原任陝西總督劉於義以狗庇屬員糜費軍需革職○是月貴州總督張廣泗奏古州苗疆自奠定以後各苗皆知畏服而安設軍屯一事實有必應如此辦理之勢今兩廣督臣鄂彌達奏請量移營壘安駐險要擇苗民中

東華續錄

乾隆八

三

為眾所信服者設立巡檢頭目以約束之至苗民遺產盡行入官安屯恐日後苗民生齒漸繁地少人多必至怨久亂生且屯兵不能耕作仍須召苗佃種其役使凌虐勢所不免等語查該督臣從前請將古州鎮遷設丙妹八寨協移駐爛土汛或荔波縣清江協移駐天柱縣各處均係彈丸之地不能安駐鎮協大營見在新疆以內所有營汛不甚聯絡之處俱請添設汛防又於天柱荔波等處酌量增駐官兵防維周密苗人必不敢再滋事端至苗蠻向無酋長雖有本寨中之強有力者一二人亦不能約束其眾况苗類眾多統以文武鎮以官兵尚敢羣起跳梁又豈一二巡檢頭目所能約束再屯兵之設乃係逆苗內之絕戶田產始行入官其未絕者仍令各本戶照前耕種並未一槩歸屯且新疆未墾之地甚多雖此後苗民生齒日繁亦不至無以資生原不必以日後之地少

人多為慮其招墾屯戶均係人才壯健可充屯軍者令其承領不許倩人佃種而所設屯田已飭令與苗田標明界址以免攙越侵占並無召苗耕作之事惟所奏屯軍凌虐苗民實為目前第一要事查苗疆驟安屯軍至八九千戶之多而苗民經懲創之後其勢易於欺凌見已嚴行查禁並擬酌定章程以為永遠遵守得旨既經卿詳悉敷陳知道了至新疆何處安設屯軍何處仍係苗田何處為聲勢相聯之鎮協卿其明悉為圖以進朕將覽焉

八月癸未 上御經筵○錄用賢良祠大臣子孫○甲申諭御史王峻參奏彭維新一案經九卿兩議上請朕交與大學士等議今議稱彭維新身在制中聞命之後遵制到任應照後議革職等語彭維新朕素不知其人御極之初曾有言其人材可用者朕因伊係 皇考舊臣所犯罪案尚有可原之情與涂天相張楷俞兆晟

東華續錄

乾隆八

四

等俱加錄用未幾伊即以親喪回籍近因左都御史缺員朕以彭維新服制已滿例應起復原官是以降旨補授亦未有在朕前薦揚之者今經御史參奏大臣等議以革職乃屬循例常例但當時大臣官員在任守制者頗有之即如彭維新此等情節者亦不止伊一人可將大學士九卿等所議原摺暫行存貯至彭維新之為人朕究未甚知其從前丁憂後到任之處朕更無從得聞仍著來京候朕召見再降諭旨○乙酉諭御史稽魯奏稱八旗生計艱難請每旗各設一庫每庫用銀五十萬兩借與本旗官員以及包衣兵丁每月每兩令出利銀二分計年終之時每庫可得利銀十二萬兩以五萬兩歸還庫帑餘銀七萬兩散與本旗兵丁十年以後帑銀歸完即將此項銀兩永作八旗公庫等語朕御極之初加恩借給旗人庫銀本期有益生計乃邇年以來細加體察知伊等所

領銀兩隨手花費每月扣除額餉於生計轉覺艱難是以降旨豁免未完之項停止再借所降諭旨至為明晰而稽魯復有此奏是誠何心且資本必須營運方能獲利旗人辦事當差日不暇給何術而能坐獲二分之厚息乎原不過隨手花銷而按季按月交納利銀將受永遠無窮之剝削是非欲以厚其生計而轉以蝮其膏脂此富豪盤剝小民之計而稽魯反以為養贍資生之良策悖謬極矣又奏稱八旗生齒日繁與其多設養育之方無如廣開登進之路凡近京省城府道州縣副參遊守等官俱宜參用滿洲京營遊守千把俱以滿洲補用滿洲之人農工商賈俱非所習除居官為兵外別無資生之策等語國家分職授官量材器使必其人之克勝厥任方可擢授年來滿洲中堪任外官者朕未嘗不量行擢補然不可定為成例蓋八旗官員文則六部院等武則都統參佐

東華續錄

乾隆八

五

員缺甚多材畧儘可施展遵循舊例為官擇人尚恐人材不足何必更開外用之途且其意以登進之路為養育之方尤不可訓文武員弁原藉以分猷宣力為國為民今因資生無策優以官爵將居官者惟利是圖安望其潔己奉公實心任事乎况員缺有限而生齒日繁以此為養贍之法豈非妄亂之甚乎又奏請鑄當十錢每錢一文重四錢當小錢之十見今制錢之五大錢四十文得銅一斤則錢價浮於銅價盜銷之弊可不屏自除並請復設錢行經紀等語錢法一事屢經條奏定議自當漸次清楚若改鑄大錢銅質輕而獲利厚盜鑄之源自此而開奸民私毀制錢改鑄大錢盜銷之弊自此益熾於錢法有益乎無益乎至經紀蠹役經御史條奏革除稽魯又請招募此招募之人能必其即愈於所革之人乎彼所奏三摺持論悖謬妄欲變亂成法今畧撮其大要宣示於眾

東華續錄 乾隆八

稽魯著交部嚴加議處○丙戌諭朕聞本年七月有飛蝗從江南海州禮堰集飛入山東鄒城縣界約長四五里寬二三里不等山東官員督率民夫竭力撲捕旋即飛去未曾傷及田禾朕思飛蝗成陣至數里之廣既從江南飛來而總督那蘇圖並未具摺奏聞則地方官之怠於撲捕可知可即寄信詢問那蘇圖令其明白回奏凡督撫膺封疆之重寄原以惠養百姓為地方第一要務若舍此而言辦事則其所留心者不過末節耳今年江南久旱不雨計地亦廣朕心憂灼無一刻去諸懷抱屢降諭旨多方籌畫而那蘇圖並未先期經理亦未將實情詳悉奏聞今具摺為朕躬祝壽又無一語及地方情形其玩視民瘼顯然可見朕以父安萬姓為心豈有因壽誕之月而暫忘閭閻休戚之理如果經理得宜民人得所則仰慰朕懷所以為朕祝釐者莫大於此若或以萬壽屆期不肯奏及旱潦等事以為寬慰朕懷則尤不知朕心不識大體之甚者矣似此識見朕深為兩江地方憂慮可將此一併曉諭那蘇圖知之○丁亥修南北棧道○命酌定各省緩徵錢糧分別帶徵○己丑諭今日雅爾哈善奏參御史邱玖華條奏九卿各部及督撫等議事不公一摺之外臣聞外人傳說邱玖華另有一摺請將賢良祠大臣之子孫錄用見交大學士密議尚未覆奏而邱玖華輒向人傳說且邱玖華乃勵宗萬之門生久在伊家居住勵宗萬之祖係入賢良祠者故教邱玖華上請以冀復用又恐止此一事或啓形迹之疑故以議事不公等項漫無實據之套語將內外大臣籠統參論以形其剛直不私之槩而以此摺並進名為條陳公事實欲起用勵宗萬等語朕思加恩賢良祠子孫者不過因其家見無出仕之人或給以虛銜或予以微秩亦視其人才尚可錄用然

東華續錄

乾隆八

六

三

後酌量加恩以示優禮者舊之意豈有身為侍郎之人緣事獲罪因其父祖在賢良祠而即可復用之理勵宗萬雖至愚亦計不出此至於參奏九卿議事不公一摺實切中時弊近日九卿辦事每多瞻顧廢弛如伊摺中所奏情節諸臣見之各當深自慚懃倍加儆省若更遷怒於建言之人則全不知愧恥者矣朕意雅爾哈善向在辦理軍機處行走明係伊探聽邱玖華摺奏賢良祠之事而反坐邱玖華以自行宣洩之名以博九卿之歡心不然必九卿中有一二不端之人欲中傷邱玖華而示意於雅爾哈善令其參奏不然縱邱玖華自行宣洩彼係疏遠新進之臣何以知交大學士密議尚未覆奏耶此風斷不可長所當究問明晰以示儆戒如邱玖華條奏果有情弊或自行宣洩則自有應得之處分乃雅爾哈善巧詐居心希圖陷害邱玖華以取悅眾人其情實屬欺罔其罪東華續錄 乾隆八

更重雅爾哈善著解任此事著莊親王平郡王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秉公詳確嚴察議奏○建甘肅擺羊戎土城增設兵弁○庚寅工部議准貴州總督張廣泗奏黔省地方鎮遠以上自昔不通舟楫查自都勻府起由舊施並通清水江至楚屬黔陽縣直達常德又由獨山州屬之三腳壘達來牛古州抵粵西屬之懷遠縣直達粵東乃天地自然之利請在各處修治河道鑿開縉路以資輓運而濟商民從之○癸巳設各部院督催所○丙申以納爾泰為內閣學士由光祿寺卿遷○戊戌諭朕覽王大臣等所議雅爾哈善參奏邱玖華一摺全未盡心據雅爾哈善原奏內稱御史邱玖華奏九卿各部及督撫等議事不公一摺奉旨交議越數日臣聞外人傳論云邱玖華是日另有一摺請將賢良祠大臣之子孫錄用交大學士密議尚未覆奏而邱玖華輒向人傳說等語此數語究係出自何人之口並未究詢不知爾等所審者何在又雅爾哈善在爾等前供稱陳履平向我說邱玖華另有請用賢良祠大臣之子孫一摺本意專為起用勵宗萬我問此事大約是揣摹之言勵宗萬做過大臣如何因此使得復用陳履平云此事紛紛傳為笑談如何是揣摹之言等語勵宗萬身為侍郎豈有因賢良大臣之子孫便復官之理此朕前日所降之旨而雅爾哈善捏稱為與陳履平問答之詞藉為枝梧之計詐偽顯然若從前果有此語則其心疑而不信矣既疑而不信安得有此參奏之舉以此詰問伊斷無辨處爾等並不置問何也王大臣等皆屢經審訊重大案件之人豈竟見不及此耶雅爾哈善種種應行詰問之處俱含糊了結而將一傳說浮話之陳履平與雅爾哈善一體議以革職明係朕嚴飭雅爾哈善欲治其罪而爾等遂遷怒於陳履平也且雅爾哈善東華續錄 乾隆八

雖革去文官尚有武職陳履平一經革職便屬齊民輕重失倫莫此為甚王大臣等如此辦事殊非朕委任之意姑念此案尚非必應徹底窮究之事特降旨曉諭俾各做省雅爾哈善著革職並將佐領革去陳履平著交部議處○己亥 上以 世宗憲皇帝三週年恭奉 皇太后謁 泰陵啓鑾○壬寅 上謁 泰陵○癸卯 上詣 泰陵行三週年祭禮奉 皇太后回鑾○甲辰減直隸正定府城河地畝額賦並免逋賦○乙巳以奉天山東豐收准海運至天津平糶○丙午 上奉 皇太后駐蹕南苑 上行園九月庚戌朔 上自南苑奉 皇太后還宮○濬江南甘泉泰州支河○癸丑以劉吳龍為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乙卯諭本年江南旱災除免漕外額糧均准折徵○丙辰給遣犯攜眷口糧○丁巳定湖南湘鄉瀏陽湘陰等三縣額賦比照長沙縣則例徵收歲

減額徵銀二萬一千九百六十四兩有奇○辛酉諭原任大學士
白璜向在巡撫任內有清廉之名告休之後緣事革職今聞病故
著給還大學士職銜以示優待舊臣之意○壬戌免山東雍正十
三年民欠○癸亥諭大學士嵇曾筠在浙年久今海塘工程漸次
就緒著入閣辦事永定河工關緊要嵇曾筠熟諳河務到京之
後往來河干指示機宜於河道自有裨益至伊辦理海塘數年經
畫得宜著有成效著交部議敘○裁浙江總督復設巡撫仍歸閩
浙總督管轄○以福建總督郝玉麟為閩浙總督調盧焯為浙江
巡撫以王仕任署福建巡撫喬學尹署福建布政使○甲子直隸
總督李衛奏總河朱藻挾詐欺公貪殘虐民各款得旨解任命
訥親孫嘉淦往鞫以顧琮管總河印務○丙寅命籍隸大興宛平
科道迴避巡城○丁卯諭總管太監等毛團永泰張明慈格胡世
東華續錄 乾隆八

東華續錄 乾隆八

子尹繼善來京陛見朕因尹泰年已衰邁留尹繼善在京授為刑
部尚書以便朝夕奉養伊旋以老病乞休朕慰留再三始允所請
今夏舊病復作特賞太醫診視冀其痊可今聞溘逝深為軫悼已
命散秩大臣率領侍衛賜奠茶酒著加太子太傅於應得卹典外
加祭一次以示優禮舊臣之至意尋予諡文恪○乙亥浙江海塘
工竣○吏部議准湖廣總督宗室德沛奏寶慶府屬城步縣距靖
州甚近請改隸靖州寶慶府理猺同知原管綏甯武岡城步新甯
等州縣請將城步綏甯二縣分令靖州州判管理加理猺字樣歸
辰永沅靖道轄其寶慶府理猺同知止管武岡州新甯縣猺務從
之
冬十月庚辰朔命查直隸渠淀毋許民間私築堤壩○免直隸江
蘇安徽被災州縣通賦○辛巳諭向令各省督撫保薦所屬教官
者原為其文品兼優才能出眾是以加恩格外以優待之為督撫
者當存慎重之心方不負國家甄別人材之典乃數年以來各督
撫舉薦來京引見者未見有卓越之才猶幸所舉不多尚未至於
大濫惟尹會一張楷二人到任未久而舉薦之員多於他省此不
過冀屬官之感激稱頌遂輕忽以從事也如此次張楷所舉之侯
執信乃由署知縣題請改補教職者則其人之才具可以槩見尹
會一所舉之葉徵麟乃從下第舉人中揀選發往者若論俸次則
應升知縣之期尚在十數年之後張楷尹會一將此等人保薦冀
邀逾格之恩甚屬不合著交部議處以為沽名市恩者戒侯執信
葉徵麟著回原任不准帶領引見○辛卯 上奉 皇太后幸甯
壽宮視 皇次子永璉疾是日 皇次子永璉薨朝五日○諭
二阿哥永璉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為人聰明貴重氣宇不凡當

五

日蒙我 皇考命為永璉隱然示以承宗器之意朕御極以後不
 即顯行冊立皇太子之禮者蓋恐幼年志氣未定恃貴驕矜或左
 右諂媚逢迎至於失德甚且有窺伺動搖之者是以於乾隆元年
 七月初二日遵照 皇考成式親書密旨召諸大臣面諭收藏於
 乾清宮正大光明扁之後是永璉雖未行冊立之禮朕已命為皇
 太子矣今於本月十二日偶患寒疾遂致不起朕心深為悲悼朕
 為天下主豈肯因幼殤而傷懷抱但永璉係朕嫡子已定建儲之
 計與眾子不同一切典禮著照皇太子儀注行元年密藏扁內之
 諭旨著取出將此曉諭天下臣民知之○甲午諭據漕運總督托
 時奏稱戶部尚書高其倬舟抵寶應縣病劇身故高其倬係宣力
 年久之大臣今簡用來京中途溘逝深為悼惜其柩擬回旗著沿
 途文武官弁護送照看尋子祭葬諡文貞○召寶啓瑛來京以方
 東華續錄 乾隆八年
 顯為四川布政使由貴州按察使遷○乙未 皇太子金棺發引 上幸
 顯芳殿賜奠○丙申調任蘭枝為戶部尚書趙國麟為禮部尚書
 史貽直為刑部尚書以趙殿最為工部尚書調楊永斌為吏部右
 侍郎由禮部調○丁酉諭 皇太子永璉為端慧皇太子○李衛因病
 解任以孫嘉淦署直隸總督○庚子諭士子以品行為先學問以
 經義為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後文章國家之取士也黜浮
 華而崇實學我朝養士已將百年漸摩化導培護甄陶所以期望
 而優異之者無所不至為士者當思國家待士之重務為端人正
 士以樹齊民之坊表至於學問必有根柢方為實學治一經必深
 一經之蘊以此發為文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簡止記誦陳
 腐時文百餘篇以為弋取科名之具則士之學已荒而士之品已
 卑矣是在各省學臣諄切提撕往復訓勉其有不率教者即嚴加

懲戒不少寬貸至於書藝之外當令究心經學以為明道經世之
 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試以經義俾士子不徒視為具文者在學政
 酌量行之務期有益於膠庠各省亦不必一轍我 皇祖御纂經
 書多種紹前聖之心法集先儒之大成已命各省布政司敬謹刊
 刻聽人印刷並准坊間翻刻廣行恐地方大吏不能盡心經理則
 士子購覓仍屬艱難不獲誦讀著督撫藩司等善為籌畫將士子
 應讀之書多為印發以為國家造士育才之助○免福建臺灣鳳
 山等廳縣額徵社餉減徵臺屬各縣贖番地貼餉銀之半○壬寅
 上幸田村賜奠 端慧皇太子○甲辰命江南招商接濟災區
 ○乙巳諭李衛才猷幹練實心辦事封疆累任宣力多年勇往直
 前無所瞻顧畿輔重地正資料理前聞患病沈重准其解任調治
 特遣太醫診視頒賜藥劑其痊可今聞溘逝深為悼惜著侍衛
 東華續錄 乾隆八年
 往奠茶酒柩輓起程之日除該省官員照屬員之禮奠送外其經
 過地方文武官員在二十里以內者俱差人護送照看出境所有
 應得卹典該部查例具奏尋子祭一次造墳立碑諡敏達○實授
 孫嘉淦直隸總督以甘汝來為吏部尚書楊超曾為兵部尚書安
 圖署廣西巡撫嚴瑞龍為湖北布政使彭家屏署湖南按察使由直隸清河道署
 ○調呂耀曾為倉場侍郎陳世倌為戶部左侍郎○丙午
 實授顧琮直隸河道總督
 十一月己酉朔諭大學士尚書內原品休致大臣著給食全俸將
 此永為定例從前已降諭旨若自行奏請朕加恩准令原品休致
 者著即照此旨給食全俸其遇京察自陳朕加恩准令原品休致
 者著該部查明應否准食半俸之處具奏請旨若非自行奏
 請朕特旨令其原品休致者及遇京察自陳部議致仕人員不必

給食俸祿至於八旗武官員呈告退俱有量其軍功給食俸祿之例嗣後一二品武職大臣若自行奏請朕加恩准令原品致仕者著該旗將伊軍功及食俸年分查明或給食全俸或給食半俸之處具奏請旨若非自行奏請朕特旨令其原品致仕者不必給食俸祿○吏部議准兩廣總督鄂彌達等奏廣東瓊州府孤懸海外北與雷州府相近米穀貨物俱賴雷州販運接濟向有巡道一員統轄二府權其緩急隨宜料理雍正八年分肇高廉羅道轄之高廉二府雷瓊道轄之雷州一府添設高雷廉巡道一員駐紮高州改雷瓊道為海南道止轄瓊州一府駐紮瓊州不特控制難周即瓊民日用亦多未便請復海南道為雷瓊道改高雷廉道為高廉道各兼兵備道職銜從之○壬子諭直隸河工自應總督會商總河辦理前著李衛不必辦理者以伊等彼此不和於公事無益故東華續錄 乾隆八

耳今孫嘉淦並不似此著仍照舊例亦兼管河工事務○乙卯上幸田村賜奠 端慧皇太子○諭軍機大臣等每科主考差往各省彼此督撫有無餽送路費向無定例其數目之多寡亦無成規伊等同京時有奏聞者有不奏者亦不盡一自應酌定一例俾永遠遵行庶無輕重不均之事今朕酌量道途之遠近分別路費之多寡雲南八百兩貴州七百兩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湖南六百兩江南浙江湖北江西陝西五百兩河南山西山東四百兩兩等可寄信各督撫遵照此數不得以私意增減主考等亦不得於此數之外更有所受將此示著為例○丙辰實授阿克敦工部右侍郎○己未鑲黃旗漢軍都統納穆圖等奏請年羹堯之子孫年秀等可否准其考試當差得旨年羹堯乃叛逆不臣之人蒙我 皇考施恩念伊曾在青海著有微勞因將伊子孫發往極邊煙瘴者

東華續錄 乾隆八

俱赦有回京已屬格外之恩今伊等呈請考試當差該旗都統等遽行奏請甚屬錯謬著將原摺給還○癸亥命八旗包衣歸漢軍考試○丁卯命修 福陵石隄○截河南山東酒糧十萬石留貯津倉續賑平糶○吏部議准閩浙總督郝玉麟奏閩省霞浦縣屬桐山地方襟海環山離縣遠控制難周請建立縣治所有霞浦近桐之八都至二十四都民屯田畝額徵銀米撥歸新縣管轄從之命縣名曰福鼎○己巳吏部議准廣西巡撫楊超曾奏廣西泗城鎮安二府應各添設附郭縣從之命泗城縣名曰凌雲鎮安縣名曰天保○庚午准河南祥符等三十三州縣額徵匠價攤入地糧○大學士嵇曾筠以病乞回籍允之○吏部議准甘肅巡撫元展成奏蘭州省會請移駐知府以符體制應將臨洮府知府及附府狄道縣移駐蘭州原駐蘭州知州移駐狄道同原轄之金縣河東華續錄 乾隆八

州渭源俱移駐省會之知府轄鞏昌府屬靖遠縣改隸移駐蘭城之知府轄從之○壬申甯夏將軍阿魯奏甯夏地震水涌新渠寶豐縣治沈沒發蘭州庫銀二十萬兩命兵部侍郎班第馳往賑恤○甲戌命中書助教等官中式准留原任○飭辦賑州縣侵漁入己者擬罪不得援減○乙亥給河東管河佐雜官養廉○吏部尚書性桂乞休允之○朝鮮國王李昉請頒明史朝鮮列傳允之○丁丑免直隸宣化各府州屬逋賦及旗退入官地畝租賦○戊寅立算學○大學士管川陝總督查郎阿奏章嘉胡圖克圖奏請將裏塘巴塘佳塘等處賞給達賴喇嘛經議政大臣會同部臣密議可否給還或有無不便情節令臣悉心籌畫並咨商雲南總督慶復妥議具奏本年五月謹就微臣意見將不便之處具奏蒙頒諭旨達賴喇嘛用度不敷著於打箭爐所徵稅銀內每年給銀五

千兩在案茲據慶復議滇省所屬中甸與川省裏塘巴塘佳塘等處情勢相同從前未歸內地之時頗多不便歸滇以後設弁管轄迄今甯謐應將裏塘巴塘佳塘並中甸等處照舊各歸川滇未便仍給達賴喇嘛管理與臣前奏意見相符得旨所議是知道了十二月己卯朔調納親為吏部尚書以鄂善為兵部尚書調喀爾吉善為吏部左侍郎轉申珠渾為戶部左侍郎調留保為戶部右侍郎由禮○辛巳定雲南煙瘴官三年俸滿例○癸未移江蘇劉河舊城於苗涇增崇明鎮兵弁○召戴永椿來京以孔傳煥為江蘇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由江蘇鹽運使○乙酉命尚書鄂善議政處行走○丙戌諭前左都御史缺出朕因彭維新係服滿候補之員將伊補授嗣御史參奏大學士等以伊服內不應到任議令革職朕以素日不知彭維新之為人諭令來京再降諭旨今彭維新到京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

奏稱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命臣署理左都御史臣以未經到任則終制下忱難於仰達是以於十月十八日到任隨繕本奏懇終制等語彭維新於十三日奉旨署印之後十八日未到任之先曾經謝恩奏事並非未到本任即不能奏達終制下忱者何得引此以卸己過至伊被參之後雖聞召旨亦應在籍具奏辭職今親自來京而辭職之語亦甚泛泛是其戀職之心顯然可見著照大學士等原議革職其左都御史員缺著魏廷珍補授○除湖南芷江縣加攤糧銀○戊子除湖北房縣保康二縣及河南省雍正十二三年虛報地畝額賦○甲午諭守令為親民之官最關緊要而邊疆之地民夷雜處撫綏化導職任尤重更不得不慎選其人以膺牧民之寄查雲貴諸苗向在王化之外為害地方近來改土設流漸次安輯然瘡痍初起元氣未復必得循良之員恩信兼著調

劑成宜者令其心志帖服然後可以久安無事近時督撫於苗疆重地多擇能員以資彈壓殊不知矜才喜事之輩飾文貌以欺耳目圖聲譽以求升遷非有實心實政以為撫綏化導之本究於苗疆無所裨補夫苗夷雖極頑悍然亦具有人心非不可至誠感動者果得廉靜樸質之有司視同赤子勤加撫恤使之各長其妻孥安其田里俯仰優游一無擾累諒無有不可以革面革心者嗣後遇有苗疆要缺應令該督撫慎選賢員以居其任三年之後察其漢夷相安羣情愛戴者保題升擢以示優獎其有恃才貪功者雖有才幹不得輕任以滋事端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妥議具奏至於文武不和乃地方之大患其在苗疆更宜嚴禁而重懲之嗣後若有懷挾私意彼此齟齬致誤公事者該督撫提臣即行題參從重議處毋得姑容○除貴州思南等府縣虛報地畝額賦○八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

旗通志成○丙申諭向來四川火耗較他省為重我皇考暨朕陸續降旨裁減已去其半無非加惠小民使比戶受輕徭薄賦之恩也今聞該省耗銀雖減而不肖有司巧為營私之計將戩頭暗中加重有每兩加至一錢有餘者彼收糧之書吏傾銷之銀匠又從而侵漁之則小民受剝削之害不小矣川省如此他省可知著各省督撫轉飭布政司遵照徵收錢糧之天平法馬製定畫一之戩飭令各州縣確實遵行仍不時密行稽查儻有絲毫多取者即行嚴參治罪毋得姑容如或失於覺察該督撫藩司不得辭其咎

○革朱藻職○以梁詩正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戊戌發帑銀一百萬兩修濬江南水利命大理寺卿汪隆前往督辦○王大臣等議覆履親王允禩等奏定端慧皇太子安葬塋地一切典禮端慧皇太子吉兆應尊稱圓寢造享殿五間兩廡各五間大

門五間琉璃花門三座燎鑪一座覆以綠瓦題主時禮節敬擬牛一羊二奠帛爵讀文致祭嗣後祭祀儀與 如園寢同從之○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遣哈柳等隨侍即阿克敦等奉表至京表曰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具奏恭進 大皇帝聖明去年令達什等以阿爾台游牧事具奏奉 大皇帝諭旨爾請喀爾喀與厄魯特以阿爾台山為界俱照見在駐牧無相掣肘言辭恭謹朕甚嘉之故復遣使前往幸蒙 聖恩寬允不勝懽欣又 諭旨有云分界之處尚未指明蒙古游牧無定若不指定山河為界日後邊民生鬻於久遠之計仍無裨益前者我遣吹納木喀具奏亦正為此耳今議定界請循布延圖河南以博爾濟昂吉勒圖烏克克嶺噶克察等處為界北以遜多爾庫奎多爾輝庫奎至哈爾奇喇博木喀喇巴爾楚克等處為界我邊界人等仍在山後游牧不得東華續錄 乾隆八 七

越阿爾台嶺其山前居住蒙古部人止在扎卜堪等處游牧彼此相距遼遠庶可兩無牽涉謹此具奏前者彼此致生嫌隙止以大皇帝兵至科布多遂於界內築城駐兵之故今托爾和等處恐復如此惟 大皇帝區處若蒙見允邊界自此而定卡倫大半向前其布延圖托爾和一二卡倫並在我國境中亦祈 大皇帝垂鑒再車臣汗告我使人班禪額爾德尼已經圖寂詢來使云是實我厄魯特經典中載班禪額爾德尼乃掌教大喇嘛也如果圖寂當建塔諷經意欲遣我人赴藏布施以廣黃教以福羣生奏入報聞○庚子諭前據總督張廣泗奏張照在黔糜費軍需銀兩摺內特標百萬軍需於前而下文參其任意支領是顯然軍前所用錢糧皆張照經手之項是以朕降旨令其賠還十分之八後又有人奏稱張照經手錢糧止派發各府銀十三萬兩之數此外與伊無

涉朕令戶部行文張廣泗確查具奏今據張廣泗查奏張照經手錢糧止發過銀二十五萬餘兩是此數與原奏迥不相符且遲至二年之久始行覆奏顯有迴護原參礙難措辭之處張照在黔辦理軍務與哈元生等意見參差不能和協朕是以降旨撤回加以處分又因張廣泗有糜費錢糧之參奏是以照例責以賠補並非從前深惡張照而於不應著賠之項罰金以懲之也今細覽張廣泗查奏之摺是張照本無應賠之項何得強令賠還朕惟以大公辦理天下之事初無成見成心並非此時嘉獎張照而欲枉法以寬之也若照戶部所議復令張廣泗再查伊仍不免瞻顧難於回覆此案交與辦理軍機大臣秉公妥議具奏○丙午準噶爾使臣哈柳等入覲諭曰去年爾來使達什等齎噶爾丹策零奏章言詞恭順朕故遣使往諭此次所奏乞令托爾和布延圖兩處卡倫稍東華續錄 乾隆八 六

稍內移此事斷不可行便與不便爾等亦知之且我 聖祖皇帝時所設卡倫至今豈可移動乎但噶爾丹策零所云游牧不敢越阿爾台尚近於理念爾等遠來召爾入見若噶爾丹策零止請彼此不越阿爾台此次便可定議乃復言及卡倫故朕令大臣等與爾再議爾為噶爾丹策零大宰桑爾台吉本意爾無不知除所奏外尚有口屬之言否哈柳奏云並無口屬之言但前者以 大皇帝之兵於科布多築城駐兵致起釁端今噶爾丹策零之意以托爾和布延圖離科布多甚近恐日後復於兩處築城駐兵故奏請乞恩耳 上諭曰見今噶爾丹策零所奏不使游牧卡倫越阿爾台甚屬信實朕甚嘉之至托爾和布延圖等處朕已降旨斷不修築城屋駐紮兵丁朕為中外共主所諭豈有改變之理爾等還其詳記朕旨曉諭噶爾丹策零哈柳奏言所 大皇帝以所降諭旨

繕寫特遣使臣往與噶爾丹策零面議 上諭曰無庸遣使爾等起程時另有敕書即付爾等頒示噶爾丹策零○丁未直隸總督孫嘉淦奏禁止燒鍋侍郎方苞又申前議且謂直隸山東見今奉行未聞民以為病欲將南北各省俱行禁止並欲禁止種煙經大學士等議覆無論豐年各省一體通行嚴禁即宣化之昔高粱山陝之棗柿葡萄等物亦不許復用釀酒種煙之地自乾隆四年為始悉令改種蔬穀種煙之人照私開燒鍋例治罪臣聞邸鈔中心駭懼即以直隸而論前督臣李衛任內一年拏獲燒鍋踴翅三百六十四起人犯一千四百四十八名臣抵任一月拏獲燒鍋運販七十八起人犯三百五十五名凡此特申報總督衙門者耳各府州縣自結之案尚不知凡幾特拏報在官者耳吏役兵丁已拏而賄縱得規禮而不拏者尚不知凡幾特酒犯之正身耳本地之鄉

東華續錄 乾隆八年 九

保鄰甲沿途之脚夫店家牽連而受累者又不知凡幾一省如是別省可知酒禁如是煙禁可知煙酒之禁果行四海之內一年之內其犯法之人破產之家不可勝計矣以飲食之故舉萬千無罪之人驅而納之桁楊箠楚之下果欲建萬世之長策致吾君於堯舜似不應為此言也見今直隸大小衙門皆有封貯之酒與酒及器具變價之銀未變之酒棄之則可惜貯之則無用賣之則失體已變之銀或欲以賞民役或欲以修衙署或欲以充公費官吏兵役虎視眈眈以拏酒為利藪百姓嗷嗷弱者失業強者犯令十百成羣肩挑背負鹽梟未靖酒梟又起山東之事臣不詳知直隸情形則所目覩若謂煙酒可以永禁而百姓因此感悅臣實不敢為此飾說也夫天下事為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從前禁酒禁麴之議不惟大學士九卿等俱屬紙上空談即臣言宜於歉歲不宜於

豐年猶是書生之謬論身親辦理逐案發落乃知奪民之貲財而獲藉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朴之取民之生計而禁錮之饑饉之餘民無固志失業既眾何事不為則歉歲之難禁似更甚於豐年周禮荒政舍禁去幾有由然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謂立言而必有事以證之也今大學士及方苞等所議皆係空言不適於事臣不敢復以空言指駁謹將直隸燒鍋踴翅一切案件撮其條目繕呈御覽此則信而有徵之事非臣所能臆造也得旨此奏朕俱悉矣但將此發議於國體甚有關繫朕自有酌量也○管蘇州織造郎中海保遵旨覆奏蘇州巡撫許容從前歷任俱有刻薄之名觀其到任以來操守廉潔精細明白實心任事聲名亦好得旨此奏至公之論也○是歲朝鮮琉球安南來貢

東華續錄 乾隆八年 二十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四年己未春正月己酉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王大臣翰
林科道及督撫學政在京者九十九人賜宴賦柏梁體詩 御製
序曰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嘗集在廷諸臣
於乾清宮肆筵設席授以筆札 御製首唱羣臣以次遞成效漢
代柏梁之體續虞廷賡歌之義光垂奕世猗歟盛矣朕敬承丕緒
惟日孜孜期與百爾羣工共圖治理言念股肱之佐卿尹之班何
一非我 祖考所貽以與朕寅亮天工者哉宗室屏藩之寄則又
派衍天潢分所宜親也宜有以篤親親之情敘堂廉之誼乃者臘
雪盈疇已兆二麥之稔光風應律初回大地之春爰集王公卿貳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九

授几賦詩一如舊制朕非欲誇詞藻以寵羣臣倡為豐亨豫大之
說也思 祖考遺朕以昇平之業吾君臣何幸得優游以享之夫
享昇平匪艱而保昇平為難羣臣其體朕意焉一宴會之樂尚思
繼 祖考之庥 祖考之良法善政布在方策吾君臣其何以立
綱陳紀熙績甯人以覲揚 祖考之光烈乎羣臣其體朕意焉○
壬子截留江蘇漕糧二十萬石備賑○召張鳴鈞來京調范瓌為
直隸布政使以朱定元為河南布政使原任浙江海防道○癸丑命通政
使德爾敏往江南同大理寺卿汪澂督辦水利○乙卯軍機大臣
議奏張照在黔糜費軍需一案經總督張廣泗確查除發過軍需
賑務銀二十五萬六千餘兩外餘皆存貯道庫提解藩庫實無應
賠之項請免查追從之○庚申諭工部侍郎王紘前以年老乞休
朕未俞允今又閱三年看伊精力較前不逮准以原品致仕○辛

西 皇四子永瑛生○甲子轉張廷瑑為工部左侍郎起韓光基
為工部右侍郎原任工部侍郎○壬申命趙國麟為大學士調任蘭枝為
禮部尚書以陳惠華為戶部尚書梁詩正為刑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
○癸酉諭大學士嵇曾筠才品優長老成練達久任河道總督懋
著勤勞繼膺浙督之命經理海塘工程漸次就緒朕心嘉悅念其
外任多年宣召入閣辦事旋聞身患痰疾精力衰頹特遣伊子嵇
璜回南省視並頒藥准其回籍調養以俟痊可入都嗣聞病勢
加劇正遣太醫馳往療治不意溘焉長逝深為傷悼其應得卹典
該部查例具奏外著加贈少保加祭一次以示恩禮大臣之至意
尋予諡文敏○丁丑減浙江嘉興等七縣額賦

二月己卯 上御經筵○許容丁憂調張渠為江蘇巡撫以馮光
裕為湖南巡撫陳惠榮署貴州布政使宋厚署貴州按察使由古州道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九

○壬午諭戶部所奏各旗省虧空入官未變價之房產德明等
五案俱著給還昔我 皇祖臨御六十餘年政崇寬大而內外臣
工奉行不善怠玩成風遂致辦事暗藏弊端國帑率多虧空我
皇考欲正人心風俗之大綱有不得不釐剔整頓之勢此乃出於
萬不容己者迨經理十餘年後人心漸知畏法風俗亦覺改移以
時勢觀之可以施惇大之政朕是以將歷年虧空之案其情罪有
一綫可寬者悉予豁免即已經入官之房產未曾變價者亦令該
管衙門查奏給還在此時之臣工受朕寬宥之恩未嘗不感激歡
欣俯仰舒暢殊不知從前虧空之所由來皆因心無顧忌不復知
有法網以致由小而大由寡而多日甚一日本身既獲重罪子孫
猶被餘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古人云漸不可長欲不可縱朕
看今日內外臣工見朕以寬大為治未免漸有放縱之心即如今

日工部奏 太廟慶成鐘一事遂大有浮冒而工部司官營私作弊之事屢經提督衙門奏參則其他衙門與此相類者正恐不少謂之無弊可乎國家動用錢糧如果有益於兵民即數百萬金亦所不惜若被官吏侵漁私入囊橐即纖毫亦不可假借此防微杜漸之道也况在京職官俱已加添雙俸外省大小官員又皆給與養廉伊等養贍之資較從前已覺寬裕不應更有營私作弊之念自罹罪譴如果能奉公守法將來國用充足朕何難再為加恩奈何不勉為清白以受天家優渥之澤而貪圖一時之小利置身家性命於不計乎總之朕施寬大之政而諸臣亦當行謹飭之心諸事秉公絕去弊竇則可以成朕寬大之治而長享福慶於無窮若因寬成玩故智復萌則姑容於此日者朕必綜覈於將來即朕之子孫亦必無聽其玩法欺公不加重懲之理是不肖臣工縱能僥

東華續錄 乾隆九 倖於一時仍不能脫然於身後人非至愚亦當猛省及此况我

皇祖 皇考之寬嚴相濟乃審時度勢至當不易之成憲後世子孫豈能外此以求治天下之道乎古人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此言在上者當如此存心耳若人臣不知謹守繩墨而欲以此為自便之術則諸弊滋長國法廢弛又豈可以為訓乎將此曉諭內外大小臣工共知之○命給入闈士子炭○丁亥諭朕昨閱工部月摺內辦慶成鐘領銀三百兩錢二百串等語朕因工部工程近來每有冒銷之弊看來此鐘不過畧為黏補修理何至用銀如許之多且朕恭祭 太廟時見鐘穗顏色俱已不鮮是以降旨令工部堂官詳查具奏今據工部查奏內稱新造慶成鐘發過銀三百兩錢二百串係豫領之項俟報銷時將應找應繳之處覈實准銷等語凡有工程例應先估後領豈可一任司官冒領侵漁

縱有繳還亦不過因朕降旨查察比尋常多交數十兩豈有將大半繳還之理明知浮冒始令查奏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並不據實查奏任意飾詞蒙混甚屬乖謬著將工部堂官等交部嚴加議處○己丑以蔣溥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丙申賜琉球國王向敬 御書扁額○免湖廣永順永綬新開苗疆鹽課○免浙江上虞等縣積欠○庚子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敕書曰前歲爾遣達什等進奏言辭恭順朕甚嘉之因分界之議未曾指定地名故朕又命侍郎阿克敦等前往與爾分別定議今爾遣哈柳同來疏言今欲定界請循布延圖河南以博爾濟昂吉勒圖烏克克嶺噶克察為界北以遜多爾庫奎多爾多輝庫奎至哈爾奇喇博木喀喇巴爾楚克為界厄魯特無踰阿爾台嶺蒙古亦止在扎卜堪游牧伏乞大皇帝睿鑒夫定界之議非自今始爾父策

東華續錄 乾隆九 妄阿喇布坦已經陳奏誠以喀爾喀游牧原無定處必指定山河

為界庶彼此不致紛爭朕為天下共主無分畛域一視同仁凡有奏請可行則允之不可行則卻之雖百請亦不允也爾言厄魯特無過阿爾台游牧其言近理朕即信之又請蒙古止居扎卜堪見今蒙古游牧原未嘗踰扎卜堪也爾又請托爾和無築城駐防朕既降旨撤兵托爾和等處安得復如前此科卜多有築城駐兵之事已面諭爾使哈柳矣必無改悔之理也但爾請循布延圖河南以博爾濟等處北以遜多爾庫奎等處為界謂卡倫大半向前布延圖托爾和兩卡俱在爾國界中意欲我卡倫稍向內移此必不可行之事爾豈不知乃復牽率而言乎况設卡防守所用不過數人何關輕重然自我 聖祖時設立之卡倫豈可於今忽移動之乎夫休兵息民永歸和好即定界與否亦非要事但使彼此游牧

互相隔遠卡倫則安設如故至科布多並不復駐兵止於每年應
畧地時各遣二三十人前往巡視約不相害如此區處爾之猜疑
亦可盡釋矣台吉其遵旨定議俟覆奏到日朕當明諭喀爾喀令
其游牧永遠無過扎布堪也如是則事體釋名彼此均有裨益此
外更無應行另議之事朕故不復遣使即以敕書付哈柳爾往台
吉其熟思之如遵朕旨則遣使覆奏不然數遣使何為爾又奏稱
班禪額爾德尼圖寂欲遣人往藏諷經布施伏乞鑒允朕為大君
有能奉教之人豈忍阻抑但從前爾部人潛往西藏殘害土伯特
今若經行彼地土伯特懷憤生事亦未可定爾誠心布施須俟遵
旨定議後准用百人赴藏朕當特遣官弁護送隨賜各色段十
端○乙巳准舉人會試後揀選知縣○丙午江南河道總督高斌
奏清口於明成化開立廟祀張將軍祥今春漕船賞資佑助請賜
東華續錄 乾隆九

封號尋賜號曰彰靈衛漕之神

三月辛亥 上親耕藉田○壬子欽差侍郎班第奏甯夏地震所
屬新渠寶豐率成冰海不能建城築堡仍復舊規請將二縣裁汰
分別加恩寬恤從之○丁巳免湖南苗犯婦女發遣邊外○戊午
命鄂爾泰勘江南新運口並查災賑○吏部奏請行取直隸等省
知縣二十一員得旨依議朕恭閱 皇祖實錄內載康熙二十九
年吏部以行取知縣事照例請 旨欽奉 諭旨行取知縣以科
道用者甚多科道職任關繫緊要著九卿各將平昔所知學問優
長品行可用者秉公舉奏尋據尚書都御史侍郎等於部屬知縣
內舉出十二人彼時奉 旨彭鵬邵嗣堯陸隴其趙蒼璧俱著以
科道用此次考選至今稱為得人今屆行取之年各部屬州縣內
如陸隴其彭鵬等治行卓越者諒不乏人著尚書都御史侍郎遵

照康熙二十九年之例各將平日確知之員秉公保舉候朕簡用
此外例應行取之處仍照常舉行○庚申吏部奏工部辦理慶成
鐘未行估計先給銀錢應將不據實覈減又查參不實之工部堂
官尚書來保等分別降調得旨近來工部諸事懈弛該部司員筆
帖式等凡遇一切工程俱欲侵扣作弊皆由堂官等平日不留心
查察之所致俱應照議降級調用但一時降調多人衙門無人辦
事來保韓光基俱著照部議所降之級從寬留任阿克敦著銷去
加一級抵降一級免其降調來保仍罰俸五年韓光基阿克敦仍
罰俸三年趙殿最因在侍郎任內歷俸年久是以升授尚書乃伊
任事以來一切事務毫不盡心辦理有負朕簡用之恩趙殿最著
照部議降一級調用王紘著銷去加二級紀錄四次免其降去頂
帶三級○諭近來看得各部院辦事漸覺懈弛天下之事整飭難

東華續錄 乾隆九

廢弛易凡人之心敬畏難放縱易即常存敬畏之心猶恐不無疏
忽若一放縱則不知何所底止爾等部院堂官各有表率司員稽
查書吏之責即極力防範倘且弊竇難除若云書吏不能保其無
弊是開以徑路教之作弊矣夫營私受賄爾等堂官料無此事朕
亦不疑爾等至此但司官書吏得錢作弊即是爾等不能稱職爾
等皆係 皇考簡用大臣先年辦事何等謹慎今朕待以寬大所
以存君臣之體爾等因此遂萌懈弛之念是不以朕之心為心即
不以 皇考之心為心矣若必待朕訓飭一番始知暫時做惕此
乃書吏小人之習爾等大臣不宜存是心也前大學士趙國麟會
奏稱六部滿尚書都好漢尚書猶有不能稱職者朕看來滿尚書
雖不能如皋夔稷契實在尚好漢尚書朕即不能全信如史貽直
任蘭枝畧看情面之事朕不能保其必無吳應棻查審鄂彌達一

案雖未必有受賄之事然不免瞻徇情面將來審明自見近來外省督撫衙門事件各有章程尚能整飭而各部事件或駁或准多有講究保舉司官亦多瞻徇此斷斷不可者又聞得近日外城司官多飲酒宴會即堂官亦頗有此事殊屬非宜今日處分工部兩案來保不過無能其心無他尚可從寬趙殿最由侍郎擢用尚書乃並不實心辦事是以照議處分爾等嗣後當各自猛省小心謹慎約束屬員稽察書吏儻再漫不傲惕因循瞻顧朕必重加處分不能為爾等寬也○甲子諭在京各部院之弊多由於書吏之作奸外省有一事件到部必遣人與書吏講求能飽其欲則引例准行不遂其欲則借端駁詰司官庸懦者往往為其所愚而不肖者則不免從中染指至於堂官事務繁多一時難以覺察且既見駁案亦遂不復生疑以致事件之成否悉操於書吏之手而若輩肆行無忌矣朕思此等弊竇在京難於查察而在外省則情節顯然某事用銀若干某項係何人經手或督撫著人料理或藩臬等著人料理而督撫亦未有不知者使為督撫者嚴正持躬深知大體不為宵小之所搖惑而遇有部書需索之事即據實奏聞置之於法則若輩知所畏懼而舞文弄法之風可以漸息昔我 皇考時整飭百度各督撫等又仰體 聖心直達無隱幾於風清弊絕朕御極以來政尚寬大若輩故智復萌督撫藩臬等以為所費不多何必與之較量止圖案件之完結遂樂為應付而不惜甘為容隱而不言無怪乎奸胥猾吏以詐騙為得計視國法如弁髦也內部之書吏索之督撫而督撫應之則彼此效尤無所底止必致督撫之書吏索之司道司道之書吏索之府縣層累而降受其害者仍在吾民也蓋未定養廉以前外官尚有贏餘以供意外之費既定

養廉以後更無餘貨以應苛索不取之百姓將誰取乎各督撫均有激清吏治移易風俗之職任豈可視為相沿陋規而躬自蹈之以為官吏之倡貽閭閻之困乎嗣後著嚴行禁止藩臬以下經手之案著督撫嚴查禁約儻書吏有仍前需索者督撫即時奏聞如有不遵朕旨私相授受者必將與受之人照枉法贓治罪督撫容隱不奏亦必嚴加議處各省關差鹽政織造提鎮等官俱著照此旨一體遵行再朕聞得各省織造解送段疋於內庫該庫官每疋秤較其分兩稍有不足則繳回不收而重者則置而不論此即需索之一端夫段疋成於眾手豈能輕重得均畧無差少若此件不足彼件有餘即不得謂之分兩不足矣嗣後交納之時當合總秤其輕重不當每疋秤較若合秤不足方許繳回將此永著為例○丁卯准河南運漕道遠州縣折漕耗米○命吏部尚書公訥親協辦大學士○戊辰特免直隸江蘇安徽三省額賦共二百五十萬兩○己巳諭聞浙江敷文書院內生童讀書者眾多每歲帑金租息銀四百餘兩不足以敷餽廩著加賜帑銀一千兩交與該撫經理歲取息銀以資諸生膏火○庚午諭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必知無不言隨時獻替方有裨益於政治近來科道官員條陳甚少即有一二奏事者亦皆非切當之務無關輕重即如鄉會試之夾帶文字殿試之呈送頌聯朕皆得之訪聞而科道官並未陳奏及此者殊有愧言官之責著傳旨申飭並通行諭知嗣後務各清白乃心公直自矢毋蹈緘默陋習以副朕簡用言官之至意○諭趙之坦自簡任副都御史以來毫無建白人亦平常鴻臚寺少卿田懋前為科道時尚屬敢言不愧臺諫之職著從優升授副都御史其鴻臚寺少卿員缺著趙之坦降補○嚴武闈臨場關防○命

鄉會試內簾頒發 御纂經書○壬申以陳大受為吏部右侍郎
由內閣○乙亥詢向來殿試策中俱用頌聯以致士子得以豫先
撰擬致滋弊端况士子進身之始而即習為獻諛之詞尤非導之
以正古人對策中無此體裁也今當殿試之期朕親製策問之題
不拘舊式以免諸生豫先揣摩諸生策內不許用四六頌聯但取
文理明通敷陳切當不必泥於成格限於字數此次試期已近儻
有不畫一之處亦不以此為去取臨期有告病託故不到者著禮
部奏聞

夏四月己卯兵部等部題浙江布政使張若震奏各省衛所守備
千總照山東等省之例改歸知府管轄行令各督撫查覆據覆奏
除山東山西湖北湖南江蘇安徽已歸知府管轄貴州新設各衛
已歸同知通判管轄無庸議外直隸延慶一衛雖順天所屬而府
東華續錄 乾隆九

尹非知府可比應由霸昌道管轄天津左右二所已歸知府其通
州左右二所並無附近知府仍歸通永道管轄甘肅安西沙州柳
溝靖逆四衛赤金一所仍歸安西靖逆兩廳管轄江西南昌等五
衛吉安等四所改歸知府管轄四川雷波衛黃螂所改歸敘州府
管轄凡督催督緝稽察催徵交代等項悉照知府與州縣之例議
敘議處至衛備與廳員仍照舊定儀注行從之○以徐士林為江
蘇布政使原任河南○辛巳賜莊有恭等三百二十八人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癸未諭朕御極以來仰體 皇考誠求保赤視民
如傷之至意廣諮博訪庶幾民瘼得以上聞至於水旱災荒尤關
百姓之身命更屬朕心之所急欲聞知而速為經理補救者是以
數年中頒發諭旨不可勝數務令督撫藩臬等飛章陳奏不許稽
遲亦不准以重為輕絲毫粉飾或隱匿不陳或言之不盡朕從

東華續錄 乾隆九

他處訪聞必將該督撫等加以嚴譴蓋年歲豐歉本有不齊之數
惟遇災而懼盡人事以挽之自然感召天和轉禍為福若稍存諱
災之心上下相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孜孜不怠惟恐民隱
不能上達即天下想亦洞悉朕心矣乃昨冬甯夏地動災傷甚重
朕聞奏即特遣大臣馳驛前往會同該地方官逐戶賑濟安插撫
綏毋使一夫失所且不惜帑金數百萬兩以為招集流移繕完室
廬之費此皆明降諭旨者彼時都統弘昇奏稱甯夏地動情形發
鈔時宜從簡畧恐有好事小人借端捏造煽惑愚民等語此奏識
見甚屬褊小朕不以為然其中有軍機要務恐似此傳播於外
之語是以朕令內閣識之蓋謂國家政務原有極應密之件如事
關軍機查拏要犯皆不可不密以防洩漏別生事端至於旱潦饑
饉災祲之類則斷斷不應密即數十年來亦從無刪減情節發鈔
東華續錄 乾隆九

者乃內閣誤將弘昇此奏傳播於外一似朕俞允彼言者近日朕
始聞知因思此奏傳播各該督撫等必致錯認以為朕心諱言災
傷始而觀望繼而欺隱則黎元將何以得受國家賑恤之恩耶是
朕力行而猶恐未逮者將轉而為改絃易轍之舉豈朕之初志耶
夫民瘼所關乃國家第一要務用是特頒諭旨通行宣示嗣後督
撫等若有匿災不報或刪減分數不據實在情形者經朕訪聞或
被科道糾參必嚴加議處不少寬貸○免直隸本年地丁耗羨○
甲申大學士議覆食侍郎俸方苞奏遵旨選擇時文告竣請頒
御製序文標名 欽定四書文從之○乙酉諭南方號稱水鄉長
江大湖洪濤巨浸每遇風浪驟發人力難施向有設立救生船之
處每年頗多救濟但恐經費不足則為數無多而稽查未周則為
善不力著各省督撫確查所屬地方有險扼之處應設救生船隻

者酌動存公銀兩估計修造每年給與水手工食若干並交與地方官載入交盤冊內永遠遵行毋許始勤終怠○丙戌以旱申命求言○丁亥諭大學士趙國麟向有足疾不能騎馬著坐車進紫禁城到內閣辦事○戊子命刑部清理庶獄減徒以下罪○九卿科道等遵旨覆奏雨澤偶爾愆期 聖躬實無闕事臣等奉職無狀嗣後當益勵恪勤得旨覽卿等所奏謂近日政務實無闕失可以指陳朕自維即位四年以來朝乾夕惕無非以愛養民生為念凡有利民之政無不興舉害民之事無不革除寤寐焦勞惟恐一夫不獲其所今爾等以為事事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在朕心猶不敢自信即爾等所奏雖皆引咎自責亦屬空言無補時政目下直隸望雨甚殷聞得江南亦在缺雨直隸上年亢旱雖不如江南之甚而收成亦屬歉薄儻今歲更復亢旱將來兩省民食作何區處

東華續錄 乾隆九

此不可不豫為籌及者也朕之用人行政實具苦衷多有非臣工所能深喻者如元展成隆昇張照諸人或言其不可復用抑思元展成當年為貴州巡撫苗疆用兵非其專責時張照董芳哈元生等意見齟齬元展成於中辦理不能妥協是以加之處分然伊任內猶無大過故復用為甘肅巡撫隆昇在浙人多言其刻薄如辦理海塘工程應發價一萬兩者止給發五千兩若果如是程元章豈有不據實奏聞之理今朕用為福州將軍乃係管兵武職未嘗任以地方之事也張照辦理苗疆調度失宜以致獲罪但伊原係書生不諳軍務今復用為學士亦止令司文墨未嘗加之重任凡此諸人若因其小眚遂致廢斥即見在諸臣任內多有處分之案儻皆棄而不用則天下豈有如許可用之全人乎至朕擢用之人或有言其太驟者又云不宜總督之任者始用為尙書不知朕之

用人自有權衡深意內外職任互相調用原欲令其歷練政務非有所輕重於其閒也且如錢法一事向謂不宜禁銅乃銅禁既開而錢價轉昂則又有以為銅禁宜嚴者朕思此時若再禁銅或致滋擾是未收禁銅之利而先受其害矣凡為此等議論者皆由小臣識見拘墟不能深悉朕用人行政之苦衷耳科道職居言路尤宜一秉虛公遇事直言如果有當言之事自應隨時入告何待朕言儻實無可建白雖經朕訓飭亦不必勉強塞責乃自數月以來敷奏寥寥及朕明降諭旨始有陸續條陳者觀其所言又皆不切政務率多摭拾浮詞似公濟私居言職者顧當如是乎他若翰林郎中參領等官朕皆令其條奏原欲兼聽並觀有裨庶政乃舉行至今鮮有關繫國計民生實可見諸施行者甚且以朕加恩之事謂為己所陳請邀譽於人或留中未發又以為嘉謨碩畫惜未施行是以朝廷耳目之寄而為伊等擅竊威福之資是不開言路不可而開言路又轉滋弊端將如之何而後可耶凡此皆有關於人心風俗朕為天下元后普天幸土皆屬子臣而人心風俗之浮瀆無非朕一人之責也即今在廷諸臣雖無罔上行私之弊而於門生故舊瞻徇在所不免亦非公忠體國之道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但有過貴於能改朕無事不至誠待人爾等亦當以朕之心為心君臣一德交修不迷人事既盡庶可感召天和目下直隸江南兩省望雨情形甚為急切儻甘霖早沛收成可望尙屬無虞如雨澤再愆大關民食不可不為先事綢繆之計爾等當悉心籌畫將如何可以有備無患之處詳加酌議據實具奏○裁直隸正定府木稅○乙未以陳世倌為左都御史由戶部左○白映棠因事解任以李琦為山東按察使○以許希孔為內閣學士由少詹○丁

東華續錄 乾隆九

西禁江西龍虎山正一真人傳度○己亥以畿輔缺雨仍弛奉天米船海禁○辛丑命培築北運河堤壩○癸卯飭直隸江南捕蝗○甲辰截留南漕十萬石貯天津北倉○駐藏侍郎杭奕祿奏西藏西南三千里外巴爾布部有三汗一名庫庫木一名顏布一名葉楞雍正十二年曾遣使恭請 聖安近年三汗彼此交惡數尋戰攻臣遣員勒煩羅彝宣諭 聖上好生之德中外一視各宜息兵和好仰報 國恩三汗歡欣聽命以三部落戶口數目呈報並各進方物奏聞部議加恩賞資從之

五月丙午朔申諭收恤養濟院貧民○辛亥刑部議准本部郎中樊天游奏南北兩監各省解到軍流人犯妻孥並遣飲泣吞聲殊堪憫惻請嗣後強盜減等及情罪重大者仍全案發遣其餘軍流人犯或父母年衰家無次丁願留其妻侍奉者准其免僉如父母

東華續錄

乾隆九

十三

已故毋得槩行准免從之○給各倉監督養廉○轉王鈞為戶部左侍郎調梁詩正為戶部右侍郎以田懋為刑部右侍郎王安國為左副都御史由左僉都御史遷○丁巳諭朕御極以來廣開言路擴充見聞倣效古帝王詢於芻蕘之意原期有益於國計民生是以於大臣九卿科道外並准部屬參領及翰林等俱得具摺奏事以收明目達聰之效乃行之年餘伊等條奏雖多殊無可採或迂闊而不達事情或瑣屑而無關治體又其甚者假公濟私挾嫌施巧俱難逃朕之洞鑒朕誠恐顯加申飭有妨言路閒或留中不發而伊等每揚言於外以為嘉謨碩畫惜未見之施行甚且以朕所用之人冒稱為己之薦引朕所斥之人冒稱為己之參劾種種作威作福搖惑眾聽以致外間人言藉藉科道等屢行奏聞夫古人所謂詢於芻蕘者蓋以卑近之論亦足以備採擇並非置是非公私於

不問而使之各逞臆說無所忌憚也即如今日正白旗佐領鄂岱本係不應奏事之人越例奏事而所言又極卑鄙荒唐朕已發與八旗大臣閱看鄂岱摺內有請瞻仰天顏等語是伊本意不過以條奏為名希圖召見以僥倖於萬一耳近來諸臣奏事者其意大率類是若行之日久毫無裨於國政徒有害於人心不可不防其漸著將部屬參領及翰林等官條奏之處仍照例停止○戊午諭方苞在 皇祖時因南山集一案身罹重罪蒙 恩曲加寬宥令其入旗在修書處行走效力及 皇考即位特沛殊恩准其出旗仍還本籍又漸次錄用授職翰林晉階內閣學士朕嗣位之初念其稍有文名諭令侍直南書房且升授禮部侍郎之職伊若具有人心定當痛改前愆矢慎矢公力圖報效乃伊在九卿班內假公濟私黨同伐異其不安靜之痼習到老不改眾所共知適值伊以

東華續錄

乾隆九

十四

衰病請解侍郎職任朕俞允之仍帶原銜食俸上年冬月因伊條奏事件朕偶爾召見一次伊出外即私告於人曾在朕前薦魏廷珍而參任蘭枝以致外間人言藉藉經朕訪聞令大學士等傳旨訓飭伊奏對枝梧朕復加寬容未曾深究近訪聞得伊向住魏廷珍之屋魏廷珍未奉旨起用之先伊即移居城外將屋讓還以示魏廷珍即日被召之意又庶吉士散館屆期已將人數奏聞內閣定期考試矣伊復於前一日將新到吳喬齡一名補請一體考試朕心即疑之今訪聞得伊所居之屋即吳喬齡之產甚覺華煥顯係受託為之代請似此數事則其平日之營私可以槩見方苞深負國恩著將侍郎職銜及一切行走之處悉行革去專在三禮館修書效力贖罪其武英殿事務著陳大受劉統勳管理○命挑陶莊引河○庚申諭天道福善禍淫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此乃萬世不易之理從未有諂媚鬼神而即可以避災獲福者無如小民知識短淺往往惑於鬼神之說所求禱祀為費不貲雖仰事俯育之謀皆所不計而其中最為耗蠹者則莫如越省進香一事其程途則有千餘里以及二三千之遙其時日則有一月以及二三月之久初春前往春暮方歸以鄉農有限之蓋藏坐耗於酬神結會之舉以三春最要之時日消磨於風塵奔走之中朕聞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等處風俗大率如此而河南為尤甚自正月至二月每日千百為羣先至省會城隍廟申疏焚香名曰掛號然後分途四出行結隊填塞街衢樹幟揚幡鳴金擊鼓黃冠緇衣前後導引男女雜遝奸良莫辨闖毆拐竊暗滋事端此等劣習在目前則耗費錢財而將來即恐流於邪教惟是相沿已久若驟然加以懲治未免又多擾累著各省督撫訪察所屬有越省進香者善為曉諭化導徐徐轉移俾知惠迪吉從逆凶之正道時存善心勉行善事必蒙神祇默佑况神靈隨處降格不必遠求即欲奉佛酬愿亦止於本境祠廟虔誠行之毋得呼朋聚眾跋涉山川以致誤農耗財漸成人心風俗之害○甲子諭九卿會議事件皆係該管衙門主業眾人不過於事情大槩略加參酌即行定議畫題而主業衙門之堂官亦不過將大旨說與該司官員書吏創立底藁彙成之後但觀其大意無差錯處便筆相畫諾至文理之通順與否皆置之不問矣即如大學士鄂爾泰查勘河工一案據奏稱新運口可用不必仍開舊口惟新口之外挑水壩稍短應再築長壩似屬穩妥等語此指運口而言也又稱新運口內頭壩二壩三壩向東轉北即天妃閣舊運河路自三壩向東南灣轉而北過越閣為新河頭舊河直捷新河紆折為舊運計應行舊河今新

東華續錄 乾隆九

十五

建開壩見俱未開仍取道天妃閣既屬便利永宜遵行等語此指運河而言也運口運河原屬判然兩事乃九卿會議本內全係照覆而其措詞則云請飭河道官員不必仍開舊口所有應接築長壩務令堅牢寬圍過水口如磨盤礮式至重運糧船惟期直捷為便今新河既屬紆折應令河臣照大學士所議嗣後糧艘應行舊河仍取道天妃閣以利輓運等語九卿此議於事原無錯誤而運口運河分晰不明此文牽混不通之所致也朕於河工形勢深為究心而又細閱本章方知其因文掩意若他人觀之必疑其前後矛盾矣夫撰文乃辦事之一端專尚文詞固不得為實心辦事若並此亦不留意則其苟且塞責更可槩見傳之天下後世甚有關繫九卿中多有科甲翰林出身者於此等文義模糊豈有不能看出之理總之忽略遷就習為固然嗣後當切加儆省毋蹈前轍

東華續錄 乾隆九

十六

除將議覆河工之本發還改正外將此曉諭九卿知之○乙丑諭前朕降諭旨蠲免直隸本年錢糧九十萬兩江蘇一百萬兩安徽六十萬兩隨據孫嘉淦具摺請將直隸耗羨一併蠲除朕降旨允行復經陳世倌援照直隸之例請免江南耗羨朕救交廷議旋據議稱此次蠲免乃係特恩非被災可比應不准免耗羨且江南耗羨節年不敷今若再行蠲豁則地方應用公費益致缺乏應毋庸議朕降旨依議今據那蘇圖等奏稱此次蠲免仍因上年被災而施恩澤應請一體蠲除耗羨以廣皇仁等語從前陳世倌具奏時朕以伊身在京師南北隔越所奏不過適度之詞廷議既引定例覆奏遂降依議之旨今那蘇圖身在地方目覩民間情形亦復如是陳請諒非市美邀名之舉且朕愛養黎元輸將多減一分閭閻即多受一分之益著將江蘇安徽二省所蠲正賦之耗羨一體免

徵以示格外加恩之意又據直隸布政使范璨奏稱直隸公用不敷查河南耗羨見餘銀四十餘萬兩若動撥十萬兩以協濟直隸則裒多益寡於公事有裨等語此奏見交部議朕思江南蠲免耗羨之後若官員等養廉不足則河南多餘之銀亦可通融撥補總之以天下百姓之物力仍還之天下百姓一時權宜行之不必過存畛域之見其撥補若干之處著該部定議具奏○戊辰命浙江海甯縣改築石塘○辛未諭馬齊在 皇祖時即簡任機務倚毗甚殷及 皇考即位特命總理事務嘉子勞績賞給伯爵世襲罔替朕即位之初伊以年老力辭解退朕重違其請允致仕頤養高年以示優禮耆舊之意念伊歷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謹老成領袖班聯名望夙重舉朝大臣未有若此之久者前聞在家患病即命太醫加意調治繼聞病勢沉重朕本欲躬親看視因東華續錄 乾隆九 十七

恒齋戒之期不獲前往特頒諭旨備述前後情事命和親王大阿哥永璜公訥親前往代朕親行並賜帑金經理後事今聞溘逝朕心深為震悼已命和親王大阿哥永璜公訥親等往奠茶酒其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外著加贈太傅加祭一次以昭恩禮尋予諡文穆○癸酉諭朕御極以來內外大臣中數人實能體朕敬天勤民之心輔弼贊襄抒誠宣力有功於社稷有益於蒼生勞績懋昭宜加優獎大學士伯鄂爾泰張廷玉大學士福敏俱著加太保大學士徐本查郎阿吏部尚書公訥親俱著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甘汝來戶部尚書海望兵部尚書鄂善刑部尚書尹繼善尚書銜徐元夢直隸總督孫嘉淦雲南總督公慶復俱著加太子少保

六月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往昔帝王之治天下每有沙汰僧道之

令誠以緇黃之流品類濶雜其閒閉戶潛修嚴持戒律者百無一二而游手無藉之人借名出家以圖衣食且有作奸犯科之徒畏罪潛蹤倖逃法網者又不可以數計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天下多一僧道即少一力作之農民若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且甘食美衣公然以為分所應得不知愧恥是以上農夫二三人肉袒深耕之所入而不足以給僧道一人之用既耗民財復瀾民俗在國家則為游民在佛老教中亦為敗類誠不可聽其日引日多而無所底止也惟是此教流傳已久人數繁眾一時難以禁革是以朕令復行頒給度牒使目前有所稽查將來可以漸次減少此朕經理之本意也今禮部頒發各省度牒已三十餘萬張此領度牒之本僧各准其招受生徒一人合師徒計之則六十餘萬人矣目下亦止得照此辦理但朕查外省官員情形不過循照部文敷衍了事蓋未深知朕漸次裁減之本意爾等可密寄信與各督撫令其徐徐留心使之日漸減少需以歲月不在取必於一時若官吏奉行不善致滋擾累則又不可○庚辰召法敏來京調碩色為山東巡撫以方顯為四川巡撫高山署四川布政使由大理寺少卿著○辛巳命安徽修水利○壬午添派查旗御史○戶部侍郎中珠渾以徇私革職○乙酉諭朕愛養黎元有應行減免之賦稅無不查明豁除以紓民力今聞陝西醴泉縣舊額實徵糧二萬四十二石九斗零順治十三年清丈時因弓口窄小積有餘地加算糧二百五十六石二斗一升零後遂造入全書著為定額其實有糧無地小民輸納維艱著該督撫出示曉諭從乾隆四年為始將此項永遠寬免俾百姓均霑實惠○盛京工部侍郎希德慎以辦理城工遲延巧飾具奏降調○調岱奇為戶部左侍郎杭

奕祿為刑部右侍郎由工部調○丁酉諭昔我 皇考惠愛商民恐州縣牙行歲有增添以致奸棍把持爭奪抽分利息為閭閻之擾累於雍正十一年特頒諭旨令直省督撫飭令藩司因地制宜著為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增添止許將額內各牙行退帖頂補之處查明換給新帖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給帖報部不許濫增所降諭旨甚為明晰近聞江蘇各省於額帖之外陸續請增者一縣竟有數十張以至百餘張不等此必州縣官員才識短淺聽信胥吏播弄借新開集場准其增添之例或舊集而捏為新設或裁牙而涵詳改充徒使貿易小民受其苛索莫可申訴江蘇如此則各省亦必皆然著該部即通行各省督撫轉飭布政使將朕此旨出示曉諭該地方果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該印官詳確查明取具印結由府州覈實詳司給發牙帖如非新開集場而蒙混請添者即行題參從重議處儻有仍前滋弊失於查察者朕必於該督撫藩司是問○辛丑轉田懋為刑部左侍郎調韓光基為刑部右侍郎由工部調

東華續錄

乾隆十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翰蕃恭校

秋七月乙巳朔諭甘肅秦安等十五州縣閒被冰雹無論已未成災悉免本年額賦○丙午轉阿克敦為工部左侍郎以索柱為工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左遷○戊申倫達禮因病解任以張嗣昌為福建按察使由四川鹽道遷○乙卯命工部侍郎索柱仍兼內閣學士以雅爾圖為左副都御史由戶部中選○以許希孔為工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丙寅諭各省府州縣官員均有守土之責不宜輕離職守每聞督撫等遇有公事輒將地方官或調至省城辦理或調赴他府辦理動經數月不同本任且一府之中竟有將郡守牧令全行調辦者如此則本地事務必致廢弛於守土之義大相乖謬嗣後督撫等各宜留心若遇緊要公事不得不調員辦理之時則酌量慎重然後檄委勿使守牧縣令等官全離本地致有顧此失彼之慮再者閩廣向來風氣屬員之於上官以趨謁承奉為能而同寅之中又以宴會酬酢相尚以致廢時失事耗費物力於無用之地此亦有關於吏治地方者朕屢經訓飭聞馬爾泰到任之後粵省漸知悛改而閩省舊習則未全除為此再加訓諭嗣後儻有屬員無故赴省干謁上司或留連宴集忽視政務者經朕訪聞必加以嚴譴○諭吏部尚書甘汝來持躬端謹辦事恪勤久經外任賢聲素著自簡任尚書以來實心供職正資倚用今聞患病溢逝深為軫惻聞其家計寒素且無經理後事之人著賞帑銀一千兩派該部司官代為料理命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應得卹典著查例具奏尋予祭葬諡莊恪○以郝玉麟為吏部尚書

調宗室德沛為閩浙總督以班第為湖廣總督由兵部侍郎遷○戊辰以雅爾圖為兵部侍郎舒赫德為左副都御史由內閣侍讀學士遷○庚午諭大學士等據慶復張允隨奏稱安南奸人自稱交江王見今棄眾投誠傾心向化彼在交國雖有應得之罪而天朝固無不徧之仁投訴即難盡信輸情自有可矜除安插頭目解散兵眾招撫錢塘餘黨及咨安南等一應事宜俟臣等查明再行具摺恭請聖訓外理合先將交賊投誠情形奏聞等語朕思安南為我朝外藩素常恭順與內地無異今彼國奸人忽思構釁生亂且捏稱天朝有兵相助更為悖逆前次慶復等移文該國王諭以天朝必無助奸人以兵而加於百年臣服藩封之理此處辦理甚是今摺內忽稱出具榜文開賊生路賊遂連遣兵頭求降董芳照依榜文許以不死並邀賊首釋眾親來交賊遂解散餘黨止留親兵三百在馬郎三

東華續錄 乾隆十

百屯馬鞍山一百到界河率領頭目十二人親詣邊營叩懇投誠並呈其上世圖冊董芳等稿以酒食暫安置營內等語據此是安南之叛民該地方官已准其投誠而容納之矣計算奸人糾集不及千人且離滇界甚遠以安南兵力不難擒其首惡而散其黨羽所以不即遣兵者料聞奸人天朝助兵一語不敢不稍存觀望耳今天朝既容其投降則安南自不能過問為彼國王計將何以辦理設使安南國王以為納彼國之叛寬彼國之仇竟行詰問該督等又將何詞以對且與從前行文之意不自相矛盾耶此事辦理之處於情於理均屬不合可即馳信與慶復等就見在辦理情形悉心妥議務有以服安南國王之心而不失統御外藩之大體不可希圖省事苟且完結也○壬申諭據河南巡撫尹會一奏稱今歲豫省地方六月以後陰雨連綿房屋傾圮糧價較前頗長請將

捐監事例照江南被災州縣減三收捐向來豫民食用所需全資小麥今麥價較穀價為貴折中定額每穀一石折麥八斗為率如減三收捐請准穀麥兼收應捐穀一石者收麥八斗糶借之時即可米麥並用於民食更有裨補等語從來養民之道首重積貯而積貯之道必使百姓家有蓋藏能自為計庶幾緩急可恃雖遇旱澇可以自存不致流離失所若百姓毫無儲蓄而事事仰給於官無論常平等倉見在未能充足即使充足矣而以有限之穀給無窮之民所濟能有幾人又如荒歉之歲督撫等動以截漕為請殊不知天庾所關甚重若非萬不容已豈可輕動况以經制之漕糧而供各省之動撥其不敷應用更為人人所共知者去年尹會一曾奏麥收豐稔之時亦當聽民間自為流通而程元章則奏稱嚴禁籴麵買麵以致民間所收之麥所買之麵皆廢棄於無用之地

東華續錄 乾隆十

民甚不便等語今尹會一乃奏稱豫省食用全資小麥可見伊等平時視穀麥等項為無足重輕而一遇歉收則束手無策矣又有以宣化府高粱為苦澀不堪民食僅可供燒鍋之用者此皆未曾經歷民間饑饉之苦而狃此安常處順之淺見也豫省上年秋成頗豐今年麥收亦好不過以夏月被水偏災而民間即匱乏若此則平日官民之漫無經理可知一省如是他省自必相同此則朕心所大憂也至尹會一奏稱比照江南之例減價收捐亦覺未協緣江南通省上年被旱今年麥復歉收是以如此辦理夫捐監一事原為積穀而設今以偶爾偏災而輒思變通權宜之計恐將來積穀之舉仍屬有名無實其所請穀麥兼收及不拘原額並許外省來豫貿易之人一體報捐之處似屬可行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另行定議具奏總之應封疆之寄者為小民長久之計當豫籌於

平日不應拮据於臨時當加意於豐年不應猝辦於歉歲俾閭閻共知仰事俯育根本之所在中心樂從斯可以易俗移風漸臻康阜不愧父母斯民之任若必待朕每次降旨然後奉行於一時則平日之視為具文可知儻一經奉旨即嚴行查禁則又徒滋擾累於事何益將此通諭各省督撫知之○甲戌以完顏偉為浙江按察使

八月丙子諭本日御史張湄奏摺內稱皇上開言路於上而諸大臣塞言路於下凡奉旨交議事件並不平心和氣斟酌可否總以無庸議三字駁倒為快甚且極口醜詆勝於怒罵意在箝小臣之口而不知剛傲恣肆已先失大臣之體等語張湄此奏實屬太過朕觀近日諸大臣能比古之臯陶稷契者固少而公忠為國實心任事洵無可指摘之處或其中因循寬緩失之不及者亦不能保

東華續錄

乾隆十

四

其必無而如奏內所稱剛傲恣肆箝制言官之口者則實無其人假如果有其人則言官皆受其箝制必不敢有人攻發其短今以張湄至庸之人而見有此奏則無剛傲恣肆箝制言官之大臣可知矣况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事事躬親裁度一切是非情偽莫不洞悉周知若如張湄所奏大臣中竟有阻塞言路蒙蔽擅權之人不知彼意中視朕為何如主耶又張湄奏稱傳為訛請申法禁一條九卿以為賭博之禁未嘗不嚴見在步軍統領之番役五城司坊之捕役日夕查拏將此議覆夫京城賭博盜賊等項未嘗禁絕而小民徒受番捕嚇詐之擾累豈眾人共知而大臣獨不知且主臺之司官亦皆不知等語凡查拏賭博盜賊之事原屬步軍統領五城司坊之專責儻查拏不嚴或番捕有藉端擾累民間者惟在該管衙門留心懲究若因此而欲變更成例別無善策至於傳

為訛條陳各款及九卿議覆之奏朕皆一一詳閱其原奏多屬通套浮詞並無切實可行之件九卿就事論事亦止可如此議覆又豈得謂有意駁詰阻塞言路耶又張湄奏內有臣工奏疏伏願宸衷乾斷之請自古設官分職原以佐理政務兵農錢穀各有專司朕以一身而萬幾待理祖宗數百年之章程國家千百條之規制不得不諮詢於大臣即大臣亦不得不詳考典冊參酌古今非遂驟然可以見諸奏牘也若必欲盡出一人之意事至即斷不交廷議無論勢不可行且於古聖人之詢於四岳咨二十二人以亮天工者大相乖謬狂妄如張湄等輩不又將以朕為專任己見而不博採眾論耶况朕於臣工章奏中見其確有可行者未嘗不即降旨施行亦有廷議不行而朕諭令改正者悉皆審理於當幾而不設成見於先事九卿議駁言官之條奏張湄乃以為極口醜詆

東華續錄

乾隆十

五

勝於怒罵而張湄於謹慎供職之大臣槩加剛傲恣肆阻塞言路之名所謂公道者安在乎張湄為此狂瞽之奏顯係比附傳為訛而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盜名之惡習此風斷不可長本應加以嚴譴以示懲儆姑念言官從寬免究特召見本日奏事之滿漢大臣面加曉諭咸令知之朕見臣工條奏尋常事件亦有介在可行可止之間而該部九卿議駁者事本微細而被張湄苛刻之彈章其所以致此之由亦當自愧然不可因此而生畏葸之心辦理公事總以理為準此則朕之所厚望者○庚辰 上御經筵○辛巳諭編年紀事之體昉自春秋宋司馬光彙前代諸史為資治通鑑年經月緯事實詳明朱子因之成通鑑綱目書法謹嚴得聖人褒貶是非之義後人續修宋元綱目上繼紫陽與正史紀傳相為表裏便於檢閱洵不可少之書也今武英殿刊刻明史將次告竣

應做朱子義例編纂明紀綱目傳示來茲著開列滿漢大臣職名
候朕酌派總裁官董率其事其慎簡儒臣以任分修及開館編輯
事宜大學士詳議具奏○壬午敘張廣泗經理苗疆功加授三等
輕車都尉世職○以李鳳翥為內閣學士○甲申命河南灑
河州縣修隄○庚寅江南金壇縣貢生蔣振生進手書十三經賜
國子監學正銜○增河南河工料價○壬辰命河南濬省城乾河
涯○癸巳以王恕為廣東布政使潘思榘為廣東按察使
○甲午諭凡補授道府等官於起程赴任時皆詣宮門請訓候朕
召見嗣後外省送部引見之道府亦著照此例於起程時詣
宮門請訓以便諮訪地方情形彼亦得各抒所見而朕益得悉其
人材矣○己亥禁各省運弁需索○癸卯諭自古帝王撫御寰區
惟以愛養斯民為第一要務朕即位以來仰體 皇祖 皇考勤

東華續錄 乾隆十
求保赤之聖心宵衣旰食偶遇水旱災傷真視為己飢己溺百計
經營散賑蠲租動輒數十百萬期登斯民於衽席此薄海內外所
共知者無奈蚩蚩之眾頑樸不齊外省官員多言屢賑之後民情
漸驕即如今年江南地方初夏未雨即紛紛具呈告賑是不以賑
為拯災恤困之舉而以賑為博施濟眾之事矣更有一種刁民非
農非商游手坐食境內小有水旱輒倡先號召指稱報災費用挨
戶斂錢鄉愚希圖領賑賦聽其指揮是愚民之脂膏徒飽奸民
之囊橐矣迨州縣踏勘成災若輩又復串同鄉保胥役捏造詭名
多開戶口是國家之倉儲又飽刁民之慾壑矣迨勘不成災或成
災而分別應賑不應賑若輩不能遂其所欲則又布帖傳單糾合
鄉眾擁塞街市喧嚷公堂甚且凌辱官長日無法紀以致懦弱之
有司隱忍曲從而長吏之權竟操於刁民之手刁民既得濫邀則

貧民轉至遺漏是不但無益於國並大有害於民言念及此殊可
痛恨再者荒歲春冬之際常有一班奸棍招呼災民擇本地饒裕
之家聲言借糧百端迫脅苟不如願輒肆搶奪迨報官差緝累月
經年塵累莫結在刁猾之徒尚可支撐苟活而被誘之愚民多至
身命不保是災民不死於天時之水旱而死於刁民之煽惑又往
往然也今年下江淮北一帶及上江鳳潁等處多被水患河南水
災較甚山東直隸亦有被水之州縣著該省督撫董率有司將朕
諭旨通行誥誡如有犯者決不寬貸俾災民知有必懲之膏澤帖
然安釋而不致惑於浮言刁民知有難犯之憲章懍然畏懼而不
敢蹈平法網則倉儲皆歸實用而閭閻共沐恩施庶不負朕早夜
焦勞愛養斯民之至意也將來地方旱潦不能保其必無該部可
行文各省督撫咸知此意一體遵行○以法敏為盛京工部侍郎

東華續錄 乾隆十
九月乙巳朔署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報偵探安南國故王黎維禩
龍任妻舅鄭姓後有削奪鄭姓之意反為所害三子俱逃入清化
潛住鄭姓立黎氏族姪維祐維祐卒又立族人維禕三世以來不
過空名本年三月內維祐次子黎篤道弟回國搬接母親家眷又
被鄭姓一併殺害是以清化鎮臣邵郡公同黎篤起兵報仇占據
三府連敗鄭兵黎篤見已稱王臣見在密飭通省官兵勤加操練
以觀動靜得旨所奏情節即使俱係實情亦止可嚴謹疆宇以徐
觀其動靜耳○丙午免江南海州贛榆二州縣被水漕糧○己酉
免江蘇按察使以趙城為甘肅按察使○庚戌孔傳煥因事解任調包括
府丞用科日人員○丁巳 上奉 皇太后 陵啓鑾○庚

申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奉 皇太后同鑾
○辛酉 上幸盤山○貴州總督張廣泗奏屯戶築堡不領工價
上嘉良民知義仍賞工銀一萬五千兩○癸亥 上奉 皇太
后回宮○辛未以德齡為盛京工部侍郎由護軍統領常安為盛京兵
部侍郎

冬十月甲戌朔製 孔廟祭器爵一釗十六簋一盤一籩四豆四
送闕里陳設○乙亥準噶爾台吉孟克率屬內附授為三等侍衛
○丙子飭各省訓練駐防兵○辛巳免直隸任縣漁稅○癸未命
陝西發庫銀二十萬兩採買穀石○甲申 端慧皇太子週年
上幸田村賜奠○免福建建陽縣民欠並除丁銀米○戊子諭

乾隆三年直隸地方歉收米價昂貴朕降旨准商賈等將奉天米
石由海洋販運畿輔米價得以漸減今年四月間以弛禁一年之
東華續錄 乾隆十

期將滿而直隸尚在需米之際天津等處價值未平又降旨寬限
一年民頗稱便朕思奉天乃根本之地積貯蓋藏固屬緊要若彼
地穀米有餘聽商賈海運以接濟京畿亦良多益寡之道於民食
甚有裨益嗣後奉天海洋運米赴天津等處之商船聽其流通不
必禁止若遇奉天收成平常米糧不足之年該將軍奏聞請旨再
申禁約○己丑宗人府議奏莊親王允祿與弘皙弘昇弘昌弘皎
等結黨營私往來詭秘請將莊親王允祿及弘皙弘昇俱革去王
爵永遠圈禁弘昌革去貝勒弘普革去貝子甯和革去公爵弘皎
革去王爵諭莊親王允祿受 皇考教養深恩朕即位以來又復
加恩優待特令總理事務推心置腹又賞親王雙俸兼與額外世
襲公爵且畀以種種重大職任俱在常格之外此外外所共知者
乃王全無一毫實心為國效忠之處惟務取悅於人遇事模稜兩

可不肯擔承惟恐於己稍有干涉此亦內外所共知者至其與弘
皙弘昇弘昌弘皎等私相交結往來詭秘朕上年即已聞之冀其
悔悟漸次解散不意至今仍然固結據宗人府一審出請治結
黨營私之罪革去王爵並種種加恩之處永遠圈禁朕思王乃一
庸碌之輩若謂其胸有他念此時尚可料其必無且伊並無才具
豈能有所作為即或有之豈能出朕範圍此則不足介意者但無
知小人如弘皙弘昇弘昌弘皎輩見朕於王加恩優渥羣相趨奉
恐將來日甚一日漸有尾大不掉之勢彼時則不得不大加懲創
在王固難保全而在朕亦無以對 皇祖在天之靈矣弘皙乃理
密親王之子 皇祖時父子獲罪將伊圈禁在家我 皇考御極
救封郡王晉封親王朕復加恩厚待之乃伊行止不端浮躁乖張
於朕前毫無敬謹之意惟以諂媚莊親王為事且胸中自以為舊

東華續錄 乾隆十

九

日東宮之嫡子居心甚不可問即如本年遇朕誕辰伊欲進獻何
所不可乃製鴛黃肩輿一乘以進朕若不受伊將留以自用矣今
事迹敗露在宗人府聽審仍復不知畏懼抗不實供此尤負恩之
甚者弘昇乃無藉生事之徒在 皇考時先經獲罪圈禁後蒙赦
宥予以自效之路朕復加恩用至都統管理火器營事務乃伊不
知感恩悔過但思暗中結黨巧為鑽營可謂怙惡不悛者矣弘昌
秉性愚蠢向來不知率教伊父怡賢親王奏請圈禁在家後因伊
父薨逝蒙 皇考降旨釋放及朕即位之初加封貝勒冀其自新
乃伊私與莊親王允祿弘皙弘昇等交結往來不守本分情罪甚
屬可惡弘普受 皇考及朕深恩逾於恆等朕切望其砥礪有成
可為國家宣力雖所行不謹由伊父使然亦不能卓然自立矣
弘皎乃毫無知識之人其所行為甚屬鄙陋伊之依附莊親王藉

人者不過飲食燕樂以圖嬉戲而已莊親王從寬免革親王仍管內務府事其親王雙俸及議政大臣理藩院尙書俱著革退至伊身所有職掌甚多應去應留著自行請旨將來或能痛改前愆或仍相沿錮習自難逃朕之洞鑒引哲著革去親王不必在高牆圈禁仍准其鄭家莊居住不許出城其王爵如何承襲之處著宗人府照例請旨辦理引昇照宗人府議永遠圈禁引昌亦照所議革去貝勒引普著革去貝子並管理鑾儀衛事甯和以獲罪之間散宗室因詔媚莊親王王遂奏請與以恩賞伊所得之公爵今既照宗人府議將此公爵革退則甯和在所當革著詢問莊親王若願改令引普承襲則著以鎮國公管都統事若仍欲令甯和承襲則引普專任都統之職著王自行奏聞引岐本應革退王爵但此王爵係 皇考特旨令其永遠承襲者著從寬仍留王號伊之終身

東華續錄 乾隆十

永遠任俸以觀後效朕於天潢支派念一本之親皆欲篤厚而成就之伊等若能仰體朕心循理謹度共受國恩實乃朕之至願儻恃恩放縱已露端倪而隱忍姑容不加裁抑則深乖小懲大戒之義將來難以從輕完結殊非防微杜漸先幾保全之道也至於宗室諸人彼此聯親親之情亦須嚴公私之辨若果出於公心則廓然大同無比附之迹豈不甚善今以數人私意網繆暗地往還尙得爲親親之正理乎朕之所以待莊親王與王之所以事朕者天下自有公論王試自思之亦知愧赧否也在朕臨御天下固不敢以親親之一節而忘國家之大法而宗室諸臣亦當知國家之法在所必行若不知儆惕身陷法網朕雖欲敦親親之誼亦斷不能寬假也將此並傳諭宗室等知之○庚寅以劉柏爲安徽按察使

候補按察使 ○癸巳吏部給事中倪國璉奏進浙江錢塘縣監生陸曾

禹救饑譜四卷命交武英殿刊刻○甲午雲南總督公慶復奏審明交賊矣長等起事投誠情罪緣由請將矣長等交安南國王發落得旨安南係本朝屬國今既將矣長等情罪審明即可定擬完結該督復請送交該國王自行發落殊未妥協此案或卽行辦理或少待該國事定報聞之後再行定議著軍機大臣等議奏尋議交賊矣長等畏懼官兵又見告示許其陳訴率眾來投既經審明卽當治以應得之罪方合天朝爲屬國處分叛人體統且前經該督等出示榜文有許以不死之語若仍送至彼國勢必盡誅則督鎮大臣未免失信應令該督等卽按例分別定擬請旨發落仍將矣長等治罪之處咨該國王知之得旨依議○丙申釋馬蘭泰於獄○丁酉以口外豐收命撥庫銀二萬兩採買候撥○辛丑申諭山東河南清查盜數○命盛京工部侍郎法敏赴北路軍營管理糧餉○壬寅封弘曉爲郡王襲理親王爵○莊親王允祿請仍以甯和襲封鎮國公允之○癸卯 上幸南苑行圍

十一月甲辰朔增武會試內外簾官○丙午 上行大閱禮發五矢皆中的賜在事王大臣銀幣有加○戊申那蘇圖丁憂以郝玉麟署江南總督由吏部○庚戌御史宮煥文奏奏河南巡撫尹會一疲玩不振請另簡賢員論尹會一自任豫撫以來屬員怠忽不知畏懼其獄弭盜多未妥協今年豫省各屬被水災重所辦賑恤之事亦未盡善實少幹濟之才不勝巡撫之任但其人忠厚謹慎非有心誤公者可比著解任來京候朕降旨另用河南巡撫員缺著兵部侍郎雅爾圖補授至於國家設立官原期公直敷陳有神政治不得摭拾浮詞妄逞私意若內外大臣中確有劣迹應入彈章者指實參奏方爲無忝厥職御史宮煥文所參尹會一之

處皆朕所洞悉並非別有私心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具奏
 紀錄二次○壬子安徽巡撫孫國瓚卒賜祭半葬○以陳大受為
 安徽巡撫由吏部右○癸丑除浙江仁和錢塘二縣虛額丁銀○
 賜朱秋魁等一百一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未諭朕
 慎重刑獄罪疑惟輕數年之中屢頒恩詔凡有應行赦免之犯俱
 已在三宥之中矣其不在恩詔中者復於乾隆二年三年特降諭
 旨令大臣會同刑部將秋審朝審造冊詳加覆勘如有一緩可原
 應行減等者酌定奏聞請旨減等發落此次辦理外其未經減免
 者皆情罪較重之犯因係久緩不復出決即令終斃固已屬寬
 典無可矜憐但此等人犯淹禁既久積案日多朕再四思維清理
 滯獄亦法外之仁著九卿等將秋審朝審緩決五次以上之人犯
 酌其情罪稍輕尚可貸以生路者逐一分別請旨比照兇盜免死
 東華續錄 乾隆十
 減等之例充發邊遠煙瘴地方如此辦理較之可矜減等流杖之
 例為重而較之永遠監禁之犯為輕是亦清理滯獄之意至情罪
 可惡者雖經多次緩決亦不在減免之例○諭朕聞湖北地方每
 年額徵糧米二十七萬八千餘石以十五萬一千餘石運赴通倉
 名曰北漕以十二萬六千餘石為荊州官米名曰南漕此二項糧
 米雖有不同而納之於官徵之於民則同一乾圓潔淨之米即額
 定之耗米腳價亦屬一例原可合收而分解者乃有不肯州縣巧
 為多取分設倉口分點倉書令糧戶分作兩處完納以圖多得贏
 餘民間未免苦累近年以來上官訪知此弊已出示禁革小民稱
 便但未著為定例恐將來官吏貪得贏餘仍有復蹈舊轍者著該
 部行文該省將南北二項漕糧合收之處永遠遵行如有分項徵
 收零星多取者該督撫即行查參儻別省收漕地方有似此分收

者著該督撫酌量查禁○庚申調田懋為吏部侍郎以王安國為
 刑部侍郎尹會一為左副都御史○辛酉諭各處河工關緊要
 而通曉河務之大員甚為難得朕為此留心久矣雍正十一年高
 斌管理鹽政時 皇考曾降旨令其講究河工事務以期熟練備
 用今果得其力朕聞河南布政使朱定元由河南廳員出身歷任
 浙江海防兵備道於河防事宜素所閱歷今任豫省藩司所有河
 道地方皆其統屬而山東為河南下游事屬一體著朱定元將疏
 濬保護之法加意講求以備將來之任使但不必協同辦理有妨
 本任職掌浙江按察使完顏偉亦曾任海防道員其浙江海塘事
 務亦照朱定元之例不時留心該部可即行文傳諭朱定元完顏
 偉知之嗣後道府大員引見時若有曾任河員及諳練河務者著
 於履歷內註明啓奏○辛未諭已故大學士嵇曾筠前在江南河
 東華續錄 乾隆十
 道總督任內悉心籌畫殫力宣防疊沐 皇考諭旨褒嘉至今河
 渠受益查前任河臣靳輔齊蘇勒俱建有祠宇永享祀祿曾筠
 勞績實可媲美兩人著照靳輔齊蘇勒之例一體祠祀以示優獎
 以慰輿情
 十二月癸酉朔諭額駙策凌至京入覲朕諭以噶爾丹策零送羅
 卜藏西瓦還時曾告以車臣汗妻子見在此聞若車臣汗念之我
 當送還據額駙奏稱臣世世受恩深重前準賊入我游牧擄二子
 及使婢一人而去若等應即自盡以報國恩至今苟且偷生尙在
 彼處居住全不知恥臣欲得此不肯之子何用且與國事無益噶
 爾丹策零性本詭詐若臣欲得二子彼必不諭可否妄行干請所
 聞非小國事為重臣斷無念子之意輸誠具奏夫父子之道關乎
 天性額駙策凌感激 皇祖 皇考及朕之恩止圖裨益於國家

顧惜大義不思復與其子相見朕心深為惻然思有以獎之其長子貝子成衮扎布漢仗好在軍前亦頗效力著加恩封為世子○論四執事總管首領將太監李蟠放假四五日往弘哲處將宮內之事信口傳說太監等告假不過一日兩日豈有四五日在外之理已將四執事總管首領查明議罪爾總管等曉諭旗下太監等既已身離旗下復往何為見今將李蟠夾訊即是榜樣再旗下太監不可在近便隨侍等處當差止宜外圍燒火打掃處服役過十數年試看果好再往內圍挑補尋又諭見今隨侍等處旗下太監不必更換此內有不堪者酌量革退以後新進旗下太監不許留在近處當差○戶部議覆江蘇巡撫張渠奏武進陽湖二縣役田租銀原因明代白糧責成糧長里民運送苦累不堪後經巡撫捐銀買田除完辦條漕外另收租銀以抵白糧募船水脚之用我朝

東華續錄 乾隆十

繼由官運此役租遂歸白糧經費裁存項下充餉在當時置買此田止令民間領價認租並未開報實在田畝遂有無田領價有田私賣以致日久無著後因迫於清查凡有戶可追者暫將已田開抵其無戶可問者即將租銀攤派圖里認賠請將前項無著田租銀八百十二兩零全行豁免以甦民困應如所請照數除免至見存原置役田從前原係官置其開抵民田一項亦係領價未買均非無著可比今該撫請減半徵收未便議准應令於承辦條漕外照額徵租以濟公務從之○甲戌諭各省安輯流民○丙子免浙江安吉等縣上年漕糧○戊寅諭宗人府福甯首告弘哲一案經平郡王公訥親一一審訊內有弘哲聽信安泰邪術捏稱祖師降靈一款詢問安泰據供弘哲曾問過準噶爾能否到京天下太平與否及皇上壽算如何將來我還升騰與否等語口供確鑿殊屬

東華續錄 乾隆一〇

大逆不道應照例革去宗室擬絞立決其家產妻子應如何辦理之處交宗人府議奏莊親王將官物私自換與弘哲應照監守自盜律革去王爵准徒五年係宗室交宗人府完結安泰造作妖言談論國事擬以立絞餘俱按律定擬弘哲父子在 皇祖時身獲重罪我 皇考御極屢次加恩封為親王朕即位以來又復恩待乃伊並不知感妄以伊父係舊日東宮心懷異志密與莊親王等交結往來前經敗露宗人府擬以革去王爵永遠圈禁朕從寬但革親王仍准在鄭家莊居住並將伊弟弘瞻襲封郡王以繼理密親王之後今弘哲聽信邪說其所詢問妖人之語俱非臣下所宜出諸口所忍萌諸心者擬以大逆重典以彰國法洵屬允當但朕總念伊係 皇祖聖祖仁皇帝之孫若革宗室置之重典於心實有不忍且伊亦不過昏庸無知之人耳著從寬免其死罪但不便仍留住鄭家莊著交內務府總管在景山東菓園永遠圈禁其家產妻子不必交宗人府另議伊子仍留宗室但亦不便仍在鄭家莊著來京交與弘瞻管束莊親王從前種種朋比黨援之事所犯甚大朕已經寬恩免革王爵今侵盜官物之案在王亦以為尋常之事耳伊亦不必革去王爵但罰親王俸祿五年以示懲儆令王反而自思其所庇護乃如此妄亂之人伊尚靦顏不知愧恥乎安泰係附和弘哲捏為邪說之人著從寬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從前弘哲等朋比往來之事朕命宗人府審奏時已燭其有不軌之心因事未顯著是以從輕歸結以見小懲大戒之意彼時無知之人未必不以朕之處分為太過今其悖逆之行彰明較著而朕乃復貸其重罪止於禁錮天下之人亦當曉然於弘哲之所犯法無可宥而朕之所以處之者始終念親親之誼也况敦

東華續錄 乾隆十

年以來弘皙不過隨班上朝並未辦理公事朕於彼無絲毫喜怒之成心伊之居心行事如此豈非自作之孽乎且弘皙前案已經結局即福甯所首之款亦未嘗及此悖逆之語而安泰於審問之時一一供出豈非天理有所不容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昭鑒而使之敗露乎朕臨御以來敦睦一本加恩九族逾於常格不獨眾宗室知之即內外臣工無不知者乃朕如此加恩而近支之中竟有如弘皙等悖亂之徒不能感動其天良朕轉用以自愧至於眾宗室見朕從寬優待益當思國法之不可犯循理守分承朕寬厚之恩至若觸法無禁如弘皙之行爲朕雖以不忍之心從寬發落而究未嘗廢棄國法也將此並諭眾宗室知之○己卯諭爲政之道莫先於勤朕日理萬幾惟日孜孜不敢暇逸朕既恪恭於上亦必須諸臣電勉於下庶交修不逮疏忽之漸無自而萌近見

東華續錄 乾隆十

十六

各部院辦事尚屬秉公但所奏事件較少於前從來政簡刑清原屬國家上理若未能臻上理之實效而徒務清簡之虛名必致將應辦事件日就廢弛矣凡朕御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數次之後始云齊集即今日亦復如是諸臣於御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自古人君未明求衣聞雞問政人臣夙興夜寐靖共爾位堂廉之間動色相戒誠以勤怠之關即敬肆之所由判也凡人之心敬難而肆易敬則日習於勤勞肆則日流於安逸心果克勤則雖無事可辦亦不失敬事之意若心圖安逸則雖當事之際亦不過視爲具文耳朕非因諸臣齊集稍遲即加責備但敬肆之介不可不謹其幾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又曰無曠庶官朕與諸臣當共勉之○普泰以偷安革職以舒赫德爲兵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庚辰免陝西榆林等十

州縣通賦○辛巳康親王巴爾圖等議奏弘皙大逆不道乞正法以彰國憲弘皙妻子請照例革去宗室爲民交該旗辦理其與弘皙結黨之莊親王允祿請仍照原議革去王爵諭王大臣所奏甚是弘皙情罪重大理應卽置重典以彰國法但朕念伊係 皇祖 聖祖仁皇帝之孫若加以重刑於心實有所不忍雖弘皙不知思念 皇祖朕甯不思念 皇祖乎從前阿其那塞思黑居心大逆干犯國法然尙未如弘皙之擅敢做照國制設立會計掌儀等司是弘皙罪惡較之阿其那輩尤爲重大但阿其那塞思黑尙屬小有才之人若弘皙乃昏暴鄙陋下愚無知之徒伊從前所犯罪惡俱已敗露見於東臬圖永遠圈禁是亦與身死無異凡稍有人心者誰復將弘皙尙齒於人數乎今既經王大臣如此奏請則弘皙及伊子孫未便仍留宗室著宗人府照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孫革

東華續錄 乾隆十

十七

去宗室給與紅帶之例查議具奏至莊親王前與弘皙私相往來種種重罪俱經寬免今將官物私行抵換在王亦以爲尋常之事何足較論著仍遵前旨行○壬午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遣使哈柳等奉表至京表曰噶爾丹策零謹奏 大皇帝前哈柳至奉 大皇帝敕書云休兵息民永歸和好卽定界與否亦非要事誠使厄魯特不得過阿爾台山梁喀爾喀游牧亦無過扎卜堪庶幾彼此游牧隔遠如此定議俟回奏到日朕再降諭旨令喀爾喀等遵守事體聲名均有裨益竊思向來阿爾台爲厄魯特游牧抗愛爲喀爾喀游牧原無釁隙今誠廣教安民堅守舊約原不在定界與否前已再三陳請今蒙 大皇帝鑒允不勝懼悚卽此爲定又蒙 諭旨卡倫係我 皇祖 皇考時安設仍應如舊其科布多所在不復駐兵每年止遣二三十人前往略地斷不致彼此相害

互有牽制已降旨爾使哈柳爾有改悔如此則我心亦不疑托爾和布延圖兩卡倫自不妨仍舊矣又 大皇帝諭旨有云朕不阻奉教之人往者爾等潛往西藏殘害土伯特今遠經行彼地恐土伯特懷憤生事果誠心往藏布施俟遵朕旨定議後許用百人赴藏朕特遣官弁護送按前此起釁發兵騷擾是實今一意尊敬黃教斷不致生事但馱載什物百人不敷乞許用三百人至貿易之事令哈柳爾允行並隨表貢貂皮三十一張奏入報聞○甲申禮部議駁湖北巡撫崔紀奏孟子稱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又稱爲豪傑之士請從祀 文廟查從祀先賢先儒或當時親承私淑證道統之淵源或後來羽翼經傳實有功於聖學故列於兩廡以光祀典陳良孟子所載因開許行責陳相而偶舉其師其生平行誼無考又無著述可傳未可遽入聖門弟子之列應毋庸議從之

東華續錄 乾隆十

○乙酉諭西藏貝勒頗羅鼐遵奉諭旨敬信黃教振興經典練兵防卡甚屬電勉著加恩晉封郡王○丙戌大學士鄂爾泰等會議僉都御史陶正靖奏北嶽恆山順治初於直隸曲陽縣祭十七年因臣下之請移於山西渾源州祭廢數千年相沿之典而從流俗附會之說所宜詳訂等語臣等謹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內北嶽恆山小註載地理今釋云北嶽禹貢作恆山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接直隸正定府界案恆山自班固漢志載於上曲陽而酈道元水經注以下咸宗之然今曲陽縣治距山一百四十里不若渾源州之近我朝自順治十七年釐正祀典參考輿圖移祀渾源山靈妥侑誠宜率由舊章不必更議又奏康熙六十一年增祀前代帝王百四十有三名臣四十當日禮臣未能詳釋 聖祖仁皇帝諭旨故所增祀者尙有未當亦尙闕略等語臣等參考經

東華續錄 乾隆一〇

史公同詳議如所稱夏王孔甲商王祖甲史記譏其淫亂但史記雜採諸家原有未可盡信者如夏王孔甲象龍鑄劍雜見他書別無荒淫之蹟至祖甲爲商賢君書經無逸篇謂能保惠於庶民後之論者自宜援經以正史不應執史以疑經周悼王立未踰年國遭多難左傳並無見害於子朝之文西漢之元成東漢之桓靈以及唐宋之李維政教式微但業而安猶然共主明武宗除宸濠殛劉瑾尙能任用賢才不得以神嘉並論臣等伏思見在增祀諸帝王仰荷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欽定毋庸復有損益至稱唐之憲宗雖不克正終然有中興之功當以明憲帝爲比查憲宗削平方鎮力致中興唐之威令幾於復振但任用非人殞身宦寺是以 聖祖仁皇帝增祀愍帝而不及憲宗也又稱魏之孝文周之世宗卓然一代令主國家每遇大典專官祭告而廟祀缺焉

東華續錄 乾隆十

毋乃自相謬戾等語查魏孝文周世宗勤於爲治留心邦本可稱令主但偏據一方從前定議俱不與從祀至每遇大典專官告祭所以著六朝後五代未有如二君之賢者義各有歸應將該僉都御史所奏增祀未當及闕略之處毋庸議又稱從祀諸臣遺漏最多等語臣等伏思名臣應運代生祀典尊崇禮宜詳慎故處室九官工垂不與若商之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周之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括載在尙書人所盡曉而當日增祀未經議及他如令德孝恭若君陳世篤忠貞若君牙均不在列實緣人才之盛難徧及也東漢第五倫奉公盡節載於記傳但漢代如宋宏卓茂袁安魯恭董行義俱與倫相上下未可樂從議增魏之高允無論已若唐魏徵宋王旦元耶律楚材明王恕楊廷和等皆有可稱之實而祀典不及蓋於同時同列中較德量功取彼遺此誠難其人而重

二九

其事也應將該僉都御史所奏從祀諸臣再加詳訂遺漏之處毋庸議又稱禮書例內正俗一條整齊教化每見臣庶之家簡於祭祀侈於婚喪請飭部通行各衙門傳知屬員並候選進士舉貢凡本處習俗悖理傷財之事許據實開送館部臣纂修官會同商酌若所費無多於理未悖者姑從獵較之義其一切傷化耗財等事彙奏飭禁載入禮書犯者以違制論等語臣等竊惟皇上特諭儒臣編輯禮書務使羣黎百姓易知易行誠宜去奢從儉大為之防以整齊而教化之應如所奏飭部通行辦理從之○己丑頒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並 御纂諸經於宗學○庚寅以阿里衮為兵部右侍郎由副都統遷 希德慎為左副都御史降調盛京工部侍郎○辛卯特授原任大學士朱軾子翰林院庶吉士朱基為檢討○壬辰進噶爾夷使哈柳等入覲諭曰爾台吉東華續錄 乾隆十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乾隆五年庚申春正月壬戌諭今日御史朱續暉條奏三摺第一摺內稱人君之務但當精選賢能任以要職則處躬不勞而收效甚大其餘煩碎之處不足留意伏願皇上寡欲以養身握要以圖政謹持大綱保愛精神等語朱續暉此奏大約見朕舊臘微感風寒偶爾違和遂以為煩勞所致殊不知寒暑中人眾所時有舊臘新春因冒寒而咳嗽者甚多不獨朕躬為然豈帝王之身便不容小有寒暑之不適耶一有違和即謂由於煩勞嗜欲此亦狂愚之見耳况新正以來朕恭侍 皇太后筵宴並賜宴諸王大臣及外藩王公等皆歷來應行之典禮豈可一槩停止至於節一身之勞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遂將國家政務不事躬親向執要之名而開叢脞之漸則錯謬已甚第二摺內稱近日臣工大槩優柔暇豫之意多而震動奮發之意少其勤者亦密於小節而疏於大體此乃人情疲玩之機政令怠弛之漸等語此數言頗中時弊不獨朱續暉言之朕亦早見及此內而九卿外而督撫俱當時時儆惕各矢忠純以盡職業務為根本遠大之圖毋徒從事於簿書案牘貽小臣之指摘是我君臣所當共勉者古云王道無近功雖為治有本然亦推行有漸轉移風氣實非一朝一夕所能旋至而立效也朱續暉以為效法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法漢唐而不至則去之愈遠弊端叢生法三代而不至猶無一偏之弊可享中和之福朕再四思維以今日風氣言之不但不能遠追三代即文帝太宗亦豈易幾企亦惟有以實心行實政不期近功不圖速治徐以俟之或可

漸臻上理若浮慕虛名有意規倣則效法漢唐尚屬虛假而况於唐虞三代乎第三摺內奏稱督撫舉劾不能弊絕風清舉循良而循良不盡舉劾貪味而貪味不盡劾又其狡者循良本不必舉而舉之中必閒以循良以塞人口貪味本不必劾而劾之中必閒以貪味以饜人心等語夫舉劾不當亦有有心無心之別為督撫者所轄通省屬員甚多或識見不到或訪察不周致有錯誤尙屬無心之過至於徇情受賄顛倒是非則過出有心罪不容貸近日督撫中尙未必有其人朱續焯既為此奏想伊必有實據此處甚有關繫著朱續焯逐一舉出據實具奏再朱續焯三摺內既云不貴煩勞又云乘時振作是伊前後立言已自相矛盾朕將何適之從耶將伊三奏一併發鈔俾內外臣工共知之○以魏定國為山東布政使倫達禮為西安按察使原任福建按察使○甲子命湖北守巡三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二

道每歲各出巡所轄○乙丑諭國家一應賦稅無論正雜羨餘凡

徵之官府者俱係出之閭閻究其實乃以天下之物力供天下官弁兵民之用為上者不過為之權衡調劑於其間若經理其事者稍有纖毫假借則大不可也前者各省臣工不能砥礪廉隅取之民者既極煩苛而侵之官者又多虧空計其賊私動逾累萬以致身罹法網貽害妻孥仰蒙 皇考世宗憲皇帝聖慈矜憫提撕警覺釐剔肅清所有一切陋規悉行裁禁以紓民困俯允直省督撫所請將舊有耗羨一項酌定額數用資各官薪水及地方辦公之需名雖提解耗銀而較之從前私派私收固已經減數倍矣自奉行之後官員無拮据之憂百姓免需索之累吏治民生稱為兩便此實中外所共知共見者朕御極之初曾降諭旨飭令督撫毋得重耗浮徵致困閭里凡賦多稅重之地屢加寬減民捐官墊之款

悉動存公乾隆三年又將解部減半平餘一項扣存司庫以備荒歉應用蓋因各省公用甚繁而耗羨無幾惟恐所入不敷所出是以不惜部庫之贏餘留備地方之不足各省督撫藩司皆當加意慎重不時查覈減官吏一分之浮費即留百姓一分之實惠此理顯然可見乃比年以來或無關緊要之事遽行動用即例應支給之項亦有浮開部駁覈減時見章疏其扣存備賑平餘銀兩各省有已經報部者亦有未經報部者遇有應辦賑務仍多臨時請撥由此類推則司庫所存公項未必盡歸實用雍正十三年六月內會奉 皇考諭旨將各省耗羨存公銀兩敕令清查原屬防微杜漸之至意朕嗣位之初念耗羨不同正項從前原未定有章程且歷年已久各省規條不一官員更換亦多况復恩詔屢頒縱有拖欠亦當在寬免之列是以諭令暫行停止清查今看各省情形漸滋冒濫若不早加整頓立法防閑必致那移出納弊竇叢生一經敗露國法難寬揆之朕愛養教誨之心固有所不忍即經辦各員噬臍知悔已屬難追是及今綜覈清理亦豫為保全之道也戶部可行文各省督撫將地方必需公費分晰款項立定章程報部覈明彙奏存案嗣後務將一年之內額徵公費完欠雜支同餘積未給各數目逐一歸款各官養廉照依正署起止月日應得分數並扣除空缺詳悉登記其收數內有拖欠未完者分別應否著追其支數內有透動加增者分別是否應給有無那移虧缺之處俱於歲底將一切動存完欠確數及扣貯減免平餘銀兩造冊咨送戶部覈銷如此年清年款則民力輸將均歸地方實用而經理之員亦免罹於參處矣○丁卯諭前日御史朱續焯奏稱督撫舉劾不能弊絕風清所舉不盡循良所劾不盡貪味又其狡者循良本不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三

滋冒濫若不早加整頓立法防閑必致那移出納弊竇叢生一經

敗露國法難寬揆之朕愛養教誨之心固有所不忍即經辦各員噬臍知悔已屬難追是及今綜覈清理亦豫為保全之道也戶部可行文各省督撫將地方必需公費分晰款項立定章程報部覈明彙奏存案嗣後務將一年之內額徵公費完欠雜支同餘積未給各數目逐一歸款各官養廉照依正署起止月日應得分數並扣除空缺詳悉登記其收數內有拖欠未完者分別應否著追其支數內有透動加增者分別是否應給有無那移虧缺之處俱於歲底將一切動存完欠確數及扣貯減免平餘銀兩造冊咨送戶部覈銷如此年清年款則民力輸將均歸地方實用而經理之員亦免罹於參處矣○丁卯諭前日御史朱續焯奏稱督撫舉劾不能弊絕風清所舉不盡循良所劾不盡貪味又其狡者循良本不

必舉而舉之中必閒以循良以塞人口貪味本不必劾而劾之中必閒以貪昧以廢人心等語朕以此處甚有關繫想伊必有實據令其逐一舉出指實具奏今朱續暉奏稱安慶府知府郭朝端衡永郴道許登瀛皆大計卓異之員而又以貪婪被劾灤州牧朱煌保題方及數月而以貪革靜海令劉浩基保題甫經一載又以貪革等語朱續暉之意即以此為督撫舉劾不公之明證耶殊不知居官之人始終改操前後易轍者往往不免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固未可以一時之操履而遂定其生平也是以各省督撫考察屬員有先舉而後劾者又有前後督撫此舉而彼劾者若謂一舉之後不可復劾其勢必至於迴護本身瞻顧他人置公道於不問豈非導天下以徇情怙過之大弊乎其所見甚屬鄙陋朱續暉又稱風聞見審未結事件內如王德純一案有與督撫關涉之處雖風聞未可遽以為實而有與無心有不敢遽信者又稱臣所愧者學識鄙淺言詞拙滯徒抱獻納之志無能效一得之愚等語朱續暉條奏其中或是或非朕皆一一指示又稱督撫舉劾不公所關甚重豈可徒託空言而不究其實事是以令其明白陳奏此正諄切求言之意伊乃奏稱徒抱獻納之志無能效一得之愚竟似朕不採納其言者朕深鑒拒諫之非是以即位以來虛懷納善研求治理惟恐涉於偏倚之心人所共知自有公論豈因朱續暉一人巧語微詞欲自盜忠直之名而天下臣民遂疑朕為不受諫之主乎朕若因是而將彼交部議處未為不可但朕聽此等狂瞽之言實不介意而巧詐譏刺者亦不可不明白指出以示人耳至王德純一案據伊所奏頗有關繫著伊即馳驛前往福建會同督撫詳確審明具奏如能審出實情則伊為行願其言之

人矣○戊辰江南壽州麒麟生○湖南綏甯等處苗匪滋事救巡撫馮光裕調兵剿撫○兩廣總督馬爾泰奏上年安南有矣長自號交江王後裔與鄭姓對敵占奪該國興化地方未久即投誠滇省後復有祿平州土官韋福瑄攻掠諒山欲劫鄭姓旋聞該國已與講和漸俱甯貼臣惟密加巡防外示鎮靜報聞
二月丁丑命直隸山東山西湖南廣東等省招商採煤○己卯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敕書曰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朕為闡教安民之故降旨息兵往者以疆界必宜定議台吉雖數遣使來輒以必不可行之事借端要請是以議久不決前年爾遣哈柳入奏請厄魯特毋得越阿爾台山梁喀爾喀仍居扎卜堪等處此即與定議無異又奏稱布延圖托爾和兩處卡倫稍向內移朕以卡倫不可移動之處降旨開示令哈柳齎還今台吉復遣哈柳來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辭甚恭順且謹遵朕旨每年止遣二三人巡察科布多其卡倫請仍設置如舊朕覽之欣悅但原議以阿爾台山陽至塔卜塔克拜塔克烏蘭烏蘇羅卜諾爾噶斯口為界今奏內尚未聲明故朕命大臣詳問哈柳據稱以阿爾台山為界業已指明山南之人仍住原處自不待言何庸復議觀此則一切俱遵朕旨更無可議之事朕即降旨喀爾喀令勿踰扎卜堪等處矣朕為大君統一中外天下眾生一體愛育今為廣教安民罷息干戈彼此既咸歸和好當各飭所屬毋違定約妄生事端若遵守勿替則黃教自此愈興眾生永享安樂之福爾又奏稱前請往藏熬茶實為敬信喇嘛之故豈敢生事但帶往什物甚多百人難以運致故此不能與哈柳同來伏乞許用三百人爾前以班禪額爾德尼圓寂之故欲使人入藏熬茶誠心奏請朕已諭行止令人數毋過百今爾又以運

物百人未敷請增至三百人朕更加恩允准爾須選擇曉事之人其赴東科爾朕當遣人護送至貿易之事朕令大臣與哈柳定議亦如俄羅斯例四年貿易一次人數不得過二百八十日還部來京者道出肅州西安其往肅州者亦以四年為限數不得過百人除禁物外買賣各從其便再爾部人來若與俄羅斯同在一年恐於爾等無益今定於寅午戌年來京子辰申年至肅先期以起程之日與何日可入境報知邊境大臣俟其奏到更當遣官護理爾亦宜擇信實之人來時更明白曉諭之無得滋事再台吉若別有奏請之事仍更遣使減省僕從勿攜貨物既入我境更令馳驛前來此次台吉一一恪遵朕旨實心恭順朕甚嘉之用從前和好之禮隨敕賞各色段十六端○辛巳命貴州設社學○癸未工部尚書魏廷珍以老病乞休得旨魏廷珍歷任中外凡事推諉從不實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六

心供職 皇考世宗憲皇帝曾屢降諭旨申飭此眾所共知者朕御極之初仍留尚書銜將伊派往 泰陵料伊或勉勵思奮痛改前非嗣因左都御史缺出一時不得其人是以前復行起用旋升工部尚書詎伊到任以來並未擔當一事建白一言亦未奏請面陳一語從前習氣並未悛改今又以老病乞休希圖始終保全更冀在家食俸似此因循懈怠持祿保身之陋習斷不可長魏廷珍著革職以為身為大臣膜視國事止知自為者之戒又諭魏廷珍凡事推諉不肯實心供職因循懈怠始終一致有負簡用之恩已降旨將伊革職朕恭閱 皇祖實錄載有 諭旨云九卿會議時但一二人發言眾俱唯唯其漢大臣則必有涉於己之事方有所言其不涉於彼之事即默無一語尤可異者前人書題後人亦依樣畫題不計事之是非但云自有公論甚至有畫題已畢始問為何

事者如此甯不愧舉國之清議此 皇祖當日之諭旨也 皇考御極十三年時加訓誠力為整頓此風已經悛改乃觀近日情形漸有復蹈前轍之意如朕所簡用之大臣內如楊超會陳惠華田懋未為習氣所染至於任蘭枝吳應棻凌如煥輩俱非不能辦事之人而徒事模稜依違兩可此等陋習若不知儆惕改悔或反以為得計則廢弛之漸又將從此而開所關匪細從來有實心者斯有實政既無實心自無實力既無實力安望其有實政故因處分魏廷珍特行曉諭九卿等嗣後務矢惻怛毋蹈魏廷珍故轍朕實有厚望焉○乙酉諭致仕左都御史楊汝毅謹慎老成宣力年久前以衰老乞休朕允所請俾養餘年今聞溘逝深為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勤恪○丁亥命臺灣調補人員毋限年分並准隨時揀發○壬辰命河南巡撫兼提督銜○甲午命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七

直隸山東挑漳水子河○丁酉設唐古特助教○戊戌以韓光基為工部尚書由刑部左侍郎遷

三月丁未召胡瀛來京調高山為山西布政使以閻堯熙為四川布政使吳龍應為湖北按察使由武陟黃道遷○設古北口兵備道○庚戌召鄂彌達來京以尹繼善為川陝總督由刑部尚書遷○辛亥奉天蓋平縣麒麟生○癸丑挑南運河○乙卯命各省修關隘○丁巳定國子監南學學規○己未轉王安國為刑部左侍郎以楊嗣璟為刑部右侍郎由太常寺卿遷○以德爾敏為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辛酉諭今日都察院因紅帶子弘暉等懇請迎養嫡母查克丹接呈轉奏夫迎養嫡母乃是好事朕若不允是不能成人之孝矣但其中情節宗人府該旗無不備知今朕面訊查克丹云汝摺內但稱弘暉等曾在宗人府具呈宗人府不曾接奏至伊等曾在該旗具

呈與否汝亦會查明否查克丹回奏未經詢問不知曾否具呈等語夫都察院為申冤理枉之處若人在宗人府具呈不接該旗具呈又不接都察院原可代接轉奏未有不經該旗而都察院竟代人奏事者且自查克丹為左都御史以來為人所申者何冤所理者何枉而亟亟代人奏聞此事查克丹原係庸碌無能之人伊何敢冒昧代人奏此等事且宗人府託故不奏亦知其不應代奏耳乃查克丹並不詢其曾在該旗具呈與否輒為代奏明係受人指使且引錫類之文令朕不得不從即此豈查克丹意料所能及查克丹著革職交部嚴審其與何人商量受何人指使之處該部必將情由究出定擬具奏弘暉等乃身獲重罪之人朕即位以來格外加恩給與紅帶子並賞以田宅乃伊等不知感恩守分仍復生事看來終不安靜著該旗嚴行管束如再有生事之處朕惟該旗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年 八

大臣是問○乙丑禮部議准江西巡撫岳濬奏饒州府樂平縣明故知縣張彥方捐軀殉節雍正四年奉 恩詔入忠義祠邑有水旱疾疫祈禱輒應威靈昭顯立祠於縣儀門右請敕加封號以示褒榮從之尋錫號曰忠貞慈惠之神○丙寅晏斯盛丁憂以包括為安徽布政使陳宏謀為江蘇按察使由直隸天○己巳以杭奕祿為左都御史調阿克敦為刑部左侍郎以德齡為工部左侍郎由盛京工部侍郎遷○庚午命奉天廣甯義州設旗倉

復四月壬申命各直省封印後用豫印空白○甲戌諭河南巡撫雅爾圖奏稱田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不應入豫省賢良祠朕批示此等事何須亟為之若行撤去豈不有悖於 前旨乎使田文鏡尚在朕不難去之罪之今已歿矣在祠與不在祠何礙於事况今日之在祠將來應撤者正不知其幾何何必亟亟於一田

文鏡若出於識見之迂向可若出於逢迎與彼不合之人之意則朕所望於汝者又成虛矣朕觀雅爾圖此奏並不從田文鏡起見伊見朕降旨令李衛入賢良祠其意以為李衛與大學士鄂爾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鏡之應撤以見李衛之不應入耳當日王士俊請將田文鏡入賢良祠係奉 皇考諭旨允行者今若又將伊撤出是翻從前之案矣試思田文鏡留於祠中於國計民生有何關係而此時必欲行此翻案之事乎又如前日查克丹奏請弘暉迎養嫡母一事弘暉係獲重罪之人朕所以給與紅帶子者誠恐日久之後漫無分別多有未便乃事之不得不如此辦理者至於迎養伊母之奏朕若允行在伊一家必感激朕恩然以今日之迎養為恩必以從前之治罪為怨似此市恩翻案之舉朕必不為也當日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皆督撫中為 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年 九

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不及鄂爾泰而彼時三人之素不相合亦眾所共知從前蔣炳條陳直隸裁兵一事又有人條奏直隸總督應改為巡撫者外間皆以為出鄂爾泰之意前日李衛之子李星垣初到京師即具摺奏稱伊父李衛平日孤身獨立恐不合之人欲圖報復朕命訥親嚴行申飭云汝不過一武職小臣即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報復者朕乾綱獨攬洞察無遺誰能施其報復之私心汝係新進之人即存此念甚屬糊塗將來豈能上進李星垣陳奏時雖未明言朕即知其指大學士鄂爾泰也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 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即如李

衛身後無一人奏請入賢良祠者惟孫嘉淦素與鄂爾泰張廷玉不合故能直據己意如此陳奏耳朕臨御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試思數年中因二臣之薦而用者爲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爲何人即今日進見之楊超會田懋皆朕親加簡拔用至今職亦何嘗有人在朕前保薦之乎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爲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爲何如主乎但人情好爲揣摩而反躬亦當慎密卽如特古勒德爾因派出坐臺託故不往朕加以處分又刑部承審崔起潛一案擬罪具題時鄂爾泰曾爲密奏後朕降旨從寬而外間卽知爲鄂爾泰所奏若非鄂爾泰洩洩於人人何由知之是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又額駙策凌到京會奏特古勒德爾年老請令回京又法敏富德常安輩策凌亦曾在朕前獎以好語又謂富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德宜補隨印侍讀此必鄂爾泰會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今鄂爾泰奏辨並未向伊言之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卽行陳奏則勢力更重額駙且然何况他人鄂爾泰亦能當此語乎朕於大臣視同一體不但欲其保全始終且於疑似之際亦每爲留意以杜外人之議論卽如前日刑部侍郎員缺朕原欲批用張照因彼時鄂爾泰未會入直而張廷玉在內朕恐人疑爲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又如勵宗萬不安靜鑽營生事朕因其小有才具尙可驅策令其在武英殿行走亦足滿其分量矣而外人以爲張廷玉所劾不得起用其實當日勵宗萬保舉受賄一節果親王曾經奏聞並非出於張廷玉也朕之用舍悉秉至公朕之繼述期於至當若謂 皇考當日所用之人不應罷黜所退之人不應登進如大學士鄂爾泰豈非告

退閒居而朕特用之大臣乎又如前日吏部爲恆德襲職事具摺請旨朕因摺內奏稱雖與銷減之例相符而與奉有特旨多頗羅之案似同一例等語恆德係納親一族不應如此措辭朕不准行且面加訓諭之鄂爾泰張廷玉乃 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不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朕是以將前後情節徹底宣示深欲保全之二臣當更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諭吏部侍郎程元章爲人卑庸不肯實心任事留於衙門不過備員而已著革職其員缺著蔣溥補授○己卯戶部議准雲南巡撫張允隨奏各省地丁錢糧例應二月開徵四月完半五月停忙八月接徵十月全完嗣於雍正十三年改令十一月全完各省遵行惟貴州一省尙係九月開徵次年三月全完雲南省山多田少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秋收納糧而外蓋藏有限春夏之交耕種牛工在在拮据非典質輸將卽借貸完納卽至稻穀登場拮据仍所不免查滇黔兩省土宜物產地氣天時無不相類若做照黔省之例九月開徵次年三月全完有益民生並無虧正賦請自乾隆五年爲始將滇省各屬應徵地丁銀兩照黔省辦理著爲定例從之○乙酉鄂爾泰達以兩廣總督任內縱庇家人革職○己丑以那蘇圖爲刑部尙書○辛卯賜故直隸總督李衛入祀賢良祠○壬辰免扣出征傷病官兵豫借銀兩著爲令○甲午諭今年春間雨澤尙屬調勻自四月以來漸覺愆期昨雖得微雨仍未霑足若再遲至旬日之後必成旱象二麥收成必致有減分數著禮部虔誠祈禱朕因近日少雨宵旰焦勞無時或釋屢向大學士等諮詢籌畫感召天和惠濟閭閻之道今日特召爾九卿等面降諭旨朕之念切憂勤無非爲百姓

起見蓋以百姓皆朕之赤子也君臣一體朕之赤子獨非諸大臣之赤子乎儻或年歲歉收朕與諸大臣官員豈至有飢餒之患而百姓饔飧不給嗷嗷待哺是猶為父母者晏然飽餐而聽其子之號飢於側於心忍乎此數日中得邀 上天慈恩甘霖大沛自可仍望豐收設或竟成亢旱則當豫為未雨綢繆之計凡有可以裨益閭閻者爾等悉心籌議及時料理庶幾有備無患朕御極五年以來畿輔之地雨暘不能時若上年秋成稍覺豐稔今歲春初頻得時雨朕心方為慶慰不意目下又有旱象朕於用人行政之閒反躬自省仰承 上天眷顧之隆 皇考付託之重兢兢業業不敢有負此朕心可以自信者然一日萬幾不敢信為一無闕失也即大學士與參機務隨朕辦事又豈能保其一無過愆人苦不自知見人之過易見己之過難如鏡之能照物而不能自照也爾等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見居九等之列皆為朕之股肱儻政事或有失於寬縱及失於嚴刻之處爾等宜平心細想有應入告者或聯銜具奏或各抒所見據實直陳務期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儻撫拾虛詞以用人行政為無可置議或按索瑣事苟且塞責皆非朕所諄諄期望於爾等者夫朋友之閒尚有規勸之義况我君臣誼關一體者乎至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朕廣開言路獎勵多方並令翰林郎中參領等官皆得建言原冀有裨國是乃數年中條奏雖多非猥瑣陋見即勦襲陳言求其見諸施行能收實效者為何事乎且近日科道官敷奏亦屬寥寥即閒有條陳多無可採即如官福參奏工部一事有意苛求皆屬空中樓閣毫無實據朕不准行降旨申飭如此等者謂之不開言路可乎部院奏事近來亦屬簡少或因朕躬久安之後尚須調養有意減省遲延耶雖見在事務未見貽誤然如此

存心乃歸寺之忠愛非人臣事君之大義也若因朕此旨又復陳奏一二無關緊要之事以見供職之勤此又毫無識見者矣即如各部司官中頗有年力老邁不能辦事之員該堂官多以無甚過失姑為優容不知此輩久占員缺凡行取知縣及額外候補人員內才具可用者轉致壅滯無缺可補應將見任司員老邁者甄別沙汰令其休致此等素餐之人仍得原品回籍亦非過刻之舉此即各部所應辦之一事也總之我君臣皆當以實心行實事刻刻以民生為念不得稍有粉飾視為具文乃可上感天和下裨庶政爾諸臣當交相勸勉以仰副朕意並將此旨傳與科道翰林等俾共知之○吏部議准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等奏山東黃運兩河止設管河道一員道里懸遠必得大員分任專司防守查兗沂曹道曹單二縣即其所轄地方東省黃河係在曹單二縣汛內管理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甚便該道專司分巡職事稍簡河務不難兼管與其將黃運兩河令河道一員兼管顧此失彼不若令兗沂曹道分任更為妥協請將管河道改為通省運河道專管運河一切蓄洩疏濬開壩事宜仍管河庫事務兗沂曹道改為分巡兗沂曹三府專管黃河一切事宜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從之○轉凌如煥為兵部左侍郎以王承堯為兵部右侍郎許王猷為內閣學士由詹事遷○以偉璉為盛京工部侍郎由大理寺卿遷○戊戌諭從前師生同年袒護朋比最為惡習關於風俗政治者非淺我 皇考當日屢垂訓誡力為整頓此風已覺改易近日以來又有復萌之意前日陶正靖因升授太常寺卿具摺謝恩朕召伊進見面詢云見在雨澤愆期朕用人行政之閒或有闕失召爾獨對爾當直陳無隱伊沈思良久奏云並無闕失惟有處分魏廷珍一事不無屈抑朕思魏廷珍歷來居官一

味因循推諉從未擔承一事不過師友同年援引標榜博取虛譽
有負國恩朕是以因其自請能歸降旨革職伊既請離任已不供
職與國計民生有何關繫而陶正靖獨舉此一事為言豈得謂之
直陳無隱乎彼時朕並無責伊之詞亦無疑伊之意及恭閱 皇
考實錄癸巳科拔取翰林知魏廷珍任蘭枝孫嘉淦等皆係同年
朕即疑陶正靖必係伊等之門生昨日禮部引見朕問任蘭枝伊
果稱陶正靖係伊門生如此明係任蘭枝將魏廷珍屈抑之處向
伊言之而有此奏據任蘭枝辨稱未曾向伊言及則必陶正靖私
心揣合任蘭枝之意互相袒護矣因此事有關於師生年誼比周
朋黨之漸特令任蘭枝將朕旨寫出申飭陶正靖並使眾人知所
儆戒至於陶正靖係任蘭枝之門生朕問任蘭枝始知之並未向
他人問及乃伊書寫朕旨作為問陶正靖而知之其居心詐偽避
重就輕欲於筆墨之中逞其伎倆朕豈不讀書之主於字句抑揚
閒不能辨別其用意之所在乎據此朕之所疑者確中情事矣且
伊奏稱年老耳聾一時誤聽儼然以舊臣自居試問伊自登仕籍
以來為國家宣猷效力者何事亦不過周旋世故依違觀望如魏
廷珍之輩為仕途巧宦耳即此朕傳見大臣等而任蘭枝係進
呈旨意之人竟在外逍遙自如以致諸臣等候良久屢經傳喚而
後至是又何心陶正靖任御史時伊尚肯建言是以屢加擢用至
太常寺卿尚欲用為學士侍郎等官此朕之本意也不料其人品
心術竟不堪問如此任蘭枝陶正靖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陶正靖
降五
用○湖南巡撫馮光裕奏報雨水春熟情形並呈進土產祁陽
葛布一百疋芽茶一百斤得旨汝守土之官又無兼管關稅此進
甚非芽茶此次姑收以後不可○貴州總督張廣泗奏敬知 聖

東華續錄 乾隆一一

躬安愈伏願稍節萬幾常存頤愛得旨覽奏具見卿關切之意然
古云朕躬雖瘵天下必肥朕豈懼一身之勞而致庶事於叢脞乎
五月壬寅額駙策凌等奏喀爾喀準噶爾以鄂爾海分界從之○
癸卯飭各省毗連州縣會緝逃盜○丁未召崔紀來京以班第兼
署湖北巡撫○己酉以汪由敦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
讀學士遷○辛亥
命蒙古王等源流檔冊家譜五年進呈一次○甲寅 上詣 黑
龍潭祈雨○丙辰命刑部清理庶獄○庚申閩浙總督宗室德沛
奏參著福建巡撫王任任納賄婪贓各款得旨革職嚴審○以王
恕署福建巡撫程仁圻署廣東布政使○辛酉御史朱績焯奏臣
奉命到閩會同該撫審理王德純一案署撫王任任不願臣等覆
審始而好言懇求繼又危言挾制及至會審多方阻撓會案時又
云何承玉一段敘得日月太分明因私立一稟要臣照依改用臣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不肯從及騰清稟時仍然畫奏又以好言慰臣恐臣奏也又聞
皇上初發六款交伊質審郝玉麟屬其不可審實故審後未經奏
明先錄稟寄信送郝玉麟看此次會案一定伊又即日飛飭千里
馬將稟送至蘇州與郝玉麟看且伊在閩數年品望操守甚劣因
畏臣聞知臣行至清河地方即密差心腹暗伴臣行及至省城防
閑甚密故未得詳訪其實蹟然細觀其為人機詐為心既棄臣節
而趨利巧偽成性復借欽案以營私居心行事如此豈堪封疆重
界臣不敢不據實奏聞諭王任任由福建道員朕屢加擢用至巡
撫重任伊稍有人心自當潔己奉公感激圖報乃蕩檢踰閑婪贓
作弊朕不意其負恩一至於此昨據德沛列款參奏已降旨革職
交德沛等嚴審定擬今觀朱績焯所奏則王任任之喪心病狂小
人之情態畢露矣至郝玉麟身為總督以王德純貪婪不法之員

不但行糾參且題升知府又於朕前以才情敏練辦事實心具摺保奏是誠何心郝玉麟著交部嚴加議處督撫為通省屬員之表率必操守廉潔品行端方庶幾樹之風聲可收激濁揚清之實效况朝廷厚給養廉使之用度充裕更不應私收餽送令屬吏得以藉口開巧取之門也聞廣風氣向號奢靡而郝玉麟鄂彌達莅任既久未能屏除一切不知天下事當豫防其漸始而食物餽遺食物不已必至玩好玩好不已必至金銀其為吏治官方之害者實非淺鮮朕今用德沛馬爾泰為總督此弊乃得肅清此亦人所共知者郝玉麟鄂彌達皆 皇考備用之總督使當 皇考時敢於如此則早遭刑憲矣今敢如此是明欺朕年幼也朕非不欲保全其始終乃鄂彌達信用劣員王元樞庇護劣員袁安煜已經敗露革職而郝玉麟保舉劣員王德純又復敗露國家亦何賴於此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等封疆大吏耶朱續據實陳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甲子以楊超會署兩江總督由兵部○調楊嗣璟為吏部右侍郎以張照為刑部右侍郎由內閣○丙寅調阿克敦為吏部左侍郎常安為刑部左侍郎以安山為盛京兵部侍郎○是月左副都御史尹會一奏前而奉諭旨各部司官年老邁不能辦事者彙行沙汰休致今又奉旨江西饒州府知府張鍾年老者照例以京員補用查知府例補員外見在沙汰年老司員而忽有是旨不惟無以服見在沙汰各員之心且旬日之間綸綽互異何以昭畫一之法守乎伏思 皇上日理萬幾雖聰明天縱豈能纖毫不遺拾遺之任責在臣工嗣後請做封駁之遺意凡降諭旨例行覆奏務令述旨之大臣斟酌無異始行頒發倘有前後不符及未便奉行之處許其面請較正畫一方稱允協得旨此奏甚是著內閣存記至張鍾

可否仍補部員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驗明具奏

六月癸酉命阿里衮朱必階查勘山東沂州等處水旱災○命張廣泗來京陛見以張允隨署貴州總督慶復兼理雲南巡撫○丙子諭國家政事理惟一是而臣工所見或有不同各抒己見兩議三議陳於朕前不肯隨聲附和亦人臣以誠敷奏之義但其中亦有不可不杜其漸者近來如河道總督白鍾山所題開濬引渠一案九卿為前議訥親梁詩正為後議朕見後議內恐將來河工開冒銷之弊議駁為是是以批准後議又廣東署撫王蕃所題未廷達誘姦八歲幼女一案吏禮兵工等衙門為前議刑部戶部為後議朕見後議內引上年直隸蔚州舊案會改立決為監候是以批准後議在朕一秉至公毫無成見披閱本章務加詳慎即兩議三議俱不憚煩勞惟求理之至當者而已但留心體察九卿兩議之事大率一部之中尚書倡議而侍郎隨之又或各部自成一局定為兩議未見有無所依傍直抒己見或一人或數人另為一議者是名為不附和而暗有附和之意名為不爭競而潛滋爭競之端朕謂宜杜其漸者此也可傳諭九卿等知之○庚辰諭御史胡定奏稱慎簡人才吏部之職近日吏部選官不過查考冊籍名次某係頂選即合掣籤無所為鑑別掣籤之後雖有九卿驗看之例亦多無所可否至引見之時固由睿鑒然掌史部者並不加以甄別惟聽取舍於九重殊失銓衡之義况知人則哲自古為難俄頃之趨趨驗看人品亦難猝定請敕下吏部嗣後選用官員務加甄別九卿驗看必加察覈其人或宜繁缺或宜中缺或宜簡缺或宜調補州同或宜改就教職或宜原品休致俱出具考語九卿意見或有不同另出考語俟引見裁決等語古來銓選之法屢變而皆不

能無弊惟按冊掣籤尙有成法可稽比之前明之擬缺注選者實爲公正此天下所共知者蓋吏部大臣與就選人員素非相習其人品之賢否才具之短長斷不能周知卽令其注缺亦不過觀其言貌年齒其人地之果否相宜亦斷不能保其悉當此皆理之顯而易見者至九卿驗看原令伊等將所知若有出身不正行止不端者據實舉出亦非榮諭尋常就選之人也今胡定欲委吏部以甄別委九卿以察覈令其出具考語夫考語者考覈其居官行政之實卽虞周三載考績之意今月選官員甫經除授何所據而加以考語乎且伊謂引見之時俄頃之趨踰奏對人品難以猝定然則吏部九卿掣籤驗看之時獨非俄頃乎又何從而定其人品也至酌量繁簡偶有改調此朕量才授任之意出自親裁則可若委之吏部九卿可乎不可乎近日御史中又有條奏各省衝繁疲難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六

翁貴忽帶土兵數百到馬鞍山揚言來請領回矣長該汛弁密訪具知其詐實欲藉是以恐嚇矣長餘黨令賊不敢再近都奄之計等語聞安南國第二次咨文云昨者都奄土目已於界首請領兇渠希望解來付與接回肆諸市朝以示懲艾經該督等以矣長既投到邊該土目冒昧邀請發人成何體統見今備細訊鞫具職奏請睿斷施行再爲咨達等因咨覆又據該國第三次回文云土目邀請矣長係在本國檄下茲蒙咨示謹合惟命等情是安南內亂其順逆勝負各情形仍在未定所有連界各處關隘嚴謹防範及安輯民夷等事宜各該省俱久經遵照辦理無庸復議惟是矣長一案前據該督於其投降之時照依榜文許以不死隨奉諭旨今天朝既容其投降則安南自不能過問爲該國王計將何以辦理設使安南國王以爲納彼國之叛竟彼國之仇竟行詰問該督等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六

否獲安南至矣長作何發落之處仍聽該督等另行訊擬具奏請旨可也從之又奏查慶復等奏稱去年四月間設郡公已將衛南王鄭樞謀害仍扶立衛南王之弟為明都王等語而明都王行下告條內又云泰王兄優游頤養遜處行宮則是衛南王仍在再安南國王稱王其下多稱為公今衛南明都相繼稱王且告條內居然云王者受命正始為先語多僭妄或係鄭姓已有篡國之事此皆關彼國順逆情形應令該督等再為採訪確信具奏奏入報聞

○癸未以謝道承為內閣學士由祭○丁亥諭吏部鄂容安著補授詹事府詹事大學士等承旨之時鄂爾泰以身任大學士伊子鄂容安實不稱詹事大員再三奏辭情甚懇切朕之用人悉秉至公毫無私意於其間古云非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蓋以大臣子弟果能立志向諸事勉勵斯能不愧世臣可以為國家宣力朕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看大學士之子鄂容安張若靄朱必階皆能遵守家聲祇受國恩况鄂容安張若靄向蒙 皇考今在軍機處行走原欲造就成人此次擢用乃朕量才加恩即裁者培之道大學士鄂爾泰不得以己意固辭並將此旨諭臣工等知之○命親老改近人員准入大計○戊子禁革職人員濫用章服○辛卯吏部議覆江蘇按察使包括奏分巡大通道於雍正八年添設原因崇明一區地當長江大海武職設有總鎮文職僅止縣令又與通州接界居民互爭沙地添設道員清釐沙地彈壓地方今漲出沙地在崇明之北通州之南崇人越海相爭該道駐紮崇明勢必越海割斷徒滋奔馳擾累不如移駐通州於海疆更有裨益應如所請從之○丙申湖廣提督杜愷奏綏甯縣上中下三界溪頑苗不法派兵剿捕連破三寨得旨嘉獎

閏六月庚子朔諭地方官化導游民○命直隸嚴緝盜賊○丙午命浙江省採買演銅開鑄○丁未諭湖廣總督班第參奏巡撫崔紀袒護崔乃鏞等事二摺朕命崔紀明白回奏今據崔紀回奏情節意甚狡詐詞復支離如崔乃鏞解漕赴淮擅動存公銀兩崔紀奏稱崔乃鏞稟明德沛批有印領及朕面詢乃稱德沛於崔乃鏞稟內批候巡撫批示是德沛並未批准明矣且德沛即便批准如心知其不可亦豈得附和准行乎崔紀又奏伊先曾駁二次因崔乃鏞再三苦求始勉強批准夫督撫之於屬員於事理之當行者雖不求亦應准於事理之不當行者雖屢求亦應駁豈有因屬員苦求而遂瞻徇情面悖理以從者乎試問崔紀若非伊欲袒護之崔乃鏞亦豈肯施之於他人乎至於崔乃鏞被參之後查出虧欠銀八百兩崔紀奏稱恐貽累於己是以代為賠補夫屬員參有虧項例於本身追賠及力不能完然後著落上司罪亦不過失察從未有屬員甫參而上司即為代賠者伊非與崔乃鏞有固結之私情肯如此乎又司道府等捐助崔乃鏞一節崔紀奏稱並未授意夫巡撫既為代賠即不明授以意司道府自必仰承捐助此又顯而易見之情事也崔紀又奏臣若與崔乃鏞稍有私弊德沛豈肯不見諸彈章殊不知當日德沛參劾崔乃鏞劣蹟累舉原即奏稱崔紀與崔乃鏞素有交情若照督參撫審之例交崔紀承審必為開脫朕是以特令新任總督班第審理崔紀又憤然不覺乎又委巡捕孟炳署理知縣一節崔紀奏稱臣何私於漢軍孟炳而委署之夫同為屬員止當論其才具可用與否何論漢軍漢人今崔紀故為辨別其懷挾私心於此益見崔紀受朕深恩疊加擢用至於巡撫伊所到之處偏執任性事多徇私與總督皆不和衷朕猶望其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閏六月庚子朔諭地方官化導游民○命直隸嚴緝盜賊○丙午命浙江省採買演銅開鑄○丁未諭湖廣總督班第參奏巡撫崔紀袒護崔乃鏞等事二摺朕命崔紀明白回奏今據崔紀回奏情節意甚狡詐詞復支離如崔乃鏞解漕赴淮擅動存公銀兩崔紀奏稱崔乃鏞稟明德沛批有印領及朕面詢乃稱德沛於崔乃鏞稟內批候巡撫批示是德沛並未批准明矣且德沛即便批准如心知其不可亦豈得附和准行乎崔紀又奏伊先曾駁二次因崔乃鏞再三苦求始勉強批准夫督撫之於屬員於事理之當行者雖不求亦應准於事理之不當行者雖屢求亦應駁豈有因屬員苦求而遂瞻徇情面悖理以從者乎試問崔紀若非伊欲袒護之崔乃鏞亦豈肯施之於他人乎至於崔乃鏞被參之後查出虧欠銀八百兩崔紀奏稱恐貽累於己是以代為賠補夫屬員參有虧項例於本身追賠及力不能完然後著落上司罪亦不過失察從未有屬員甫參而上司即為代賠者伊非與崔乃鏞有固結之私情肯如此乎又司道府等捐助崔乃鏞一節崔紀奏稱並未授意夫巡撫既為代賠即不明授以意司道府自必仰承捐助此又顯而易見之情事也崔紀又奏臣若與崔乃鏞稍有私弊德沛豈肯不見諸彈章殊不知當日德沛參劾崔乃鏞劣蹟累舉原即奏稱崔紀與崔乃鏞素有交情若照督參撫審之例交崔紀承審必為開脫朕是以特令新任總督班第審理崔紀又憤然不覺乎又委巡捕孟炳署理知縣一節崔紀奏稱臣何私於漢軍孟炳而委署之夫同為屬員止當論其才具可用與否何論漢軍漢人今崔紀故為辨別其懷挾私心於此益見崔紀受朕深恩疊加擢用至於巡撫伊所到之處偏執任性事多徇私與總督皆不和衷朕猶望其

後改履有處分悉皆寬宥復加訓誡以觀其後效乃伊全未做省不肯淨滌私心殊負朕委用成全之德意難稱封疆重任著交部嚴察議奏○辛亥石麟丁憂以喀爾吉善為山西巡撫由吏部○以圖爾炳阿為江西按察使由吏部○壬子諭湖南南北會剿將士聽提督杜愷節制○設河工糧倉○乙卯命貴州總督張廣泗至湖南與馮光裕會商苗疆軍務○戊午侍郎張照奏元臣郭守敬做瓊術遺意製造儀器向在觀象臺上流傳至今四百餘年嗣因西洋人紀理安製造新儀將舊儀鈎毀惟存簡儀渾儀仰儀等數件今又有交養心殿改造器皿之議竊思羲和以來中國所存躔度遺規惟此一縷良可愛重豈宜銷毀乞救下禮部會同欽天監查觀象臺舊儀完全者幾座不全者幾座開造清冊分貯內閣禮部欽天監以昭慎重從之○庚申停雲南鑄錢運京○壬戌浙江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三

遠我皇祖時所設卡倫不得移動其科布多等處朕亦不另駐兵每年應略地時仍各遣二三十人巡視既免相擊之嫌亦解爾疑惑之心朕不食言荷蒙 諭旨欲釋我疑懇將從前未能盡解之語再降 旨明示至進藏之事候莽爾信到即日起程於八月二十日左右定到哈密由哈密即赴東科爾但必取道肅州則來人俱未出痘恐途中患病且道遠或遇無水草處無以接濟請一切生畜路費俱自行備辦由庫克沙什西喇喀勒占至東科爾買易後前往至進藏時或馬匹疲乏尚需接濟伏乞加 恩奏入報聞○飭湖廣提督杜愷廣西提督譚行義會剿苗猺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臣王先謙

臣周壽

秋七月己巳諭大學士等廣西義甯頑苗句結楚苗肆行不法見在用兵乃地方最緊要之事安圖專人齎摺來京並無一語奏及止將安南國土官將完結之事敘述以塞己責其意蓋欲以義甯之事全推卸於督臣馬爾泰也不知馬爾泰甫到桂林而安圖久在地方且與義甯相去甚近從前如何情形近日如何辦理安圖豈可視同膜外巧為推卸之計乎即如粵省雨水收成亦必待朕降旨詢問而後陳奏則其不以民瘼歲功為念可知封疆大臣如此居心行事地方何所倚賴可傳旨嚴行申飭之○庚午諭八月十三日為朕誕辰聞內外臣工以今年為三十萬壽之期欲行慶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賀貢獻之禮朕甚不取今年春閒外省督撫提臣中如德沛王郡王仕任等曾請八月進京陛見朕批諭止之蓋朕年甫及壯不言慶賀且朕所望於內外臣工者總在實心實政為國家宣猷效力不在稱觥祝嘏之儀文著即傳諭內外臣工等仍照常年之例行若有在常例之外者俱著停止○癸酉調張渠為湖北巡撫以徐士林為江蘇巡撫安甯為江蘇布政使○召安圖來京調方顯為廣西巡撫碩色為四川巡撫以朱定元為山東巡撫起金鑄為河南布政使尋吏部奏金鑄已故以趙城為河南布政使呂守曾為甘肅按察使○甲戌禁私售旗地○乙亥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敕書曰諭噶爾丹策零爾使莽齋齋至奏章言哈柳奉到敕書內有云原議以阿爾台南哈卜塔克拜塔克烏爾烏蘇羅卜諾爾噶斯口為界今既一切俱遵朕旨更無可議

之事是已蒙諭旨見許但敕書內係蒙古舊語音未能盡解是以屢次遣人入奏迄未定議懇再降旨明示等語朕為大君不分內外一體愛恤欲邊界民人不起爭端長享安樂所以前歲敕書中言罷兵息民永歸和好則定界與否亦非要事惟厄魯特無過阿爾台游牧卡倫設立如舊科卜多不更駐兵每年應略地時止遣二三十人巡視彼此既無牽掣亦可釋爾疑惑諭旨甚明以此台吉亦喻朕旨即此定議去年哈柳來朕甚嘉之特以前者賜爾敕中原有令游牧人等各安所居之言及爾遺奏並未言及阿爾台南游牧人等之事此事雖非緊要但前既議及後不一一指明恐彼此游牧人等不知或妄行踰越致起爭端有乖和好故朕之大臣面詢哈柳據云以阿爾台山為界業已指明山南游牧之人仍居舊地自不待言復有何議因此朕亦就此完結惟諭喀爾喀等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自今無得過扎卜堪齊克濟哈薩克圖庫克嶺等處游牧而已今台吉又復懷疑祈朕明降諭旨朕為天下大皇帝豈肯食言台吉固無容過慮也又稱進藏之人若由肅州赴東科爾其人悉未出痘又道遠恐乏水草請自備牲畜路費由庫克沙什西喇喀勒占前進至進藏時或馬匹疲乏向懇加恩接濟爾前請進藏熬茶百人不敷乞用三百人朕已允行至一切所需爾本以尊崇佛教修行善事之故致誠前往此事固未便朕為資助亦於台吉聲名有關但既經奏請儻由東科爾進藏及由藏回時途間果有匱乏量為接濟在朕固所不吝也至請路由庫克沙什等處朕邊境大臣已詢習知道路者俱言此路既多戈壁又缺水草行走甚難但爾來人未出痘者道經內地誠屬可虞朕已飭令邊境大臣擇戈壁少水草好有益於爾人畜者詳悉勘明導引爾之人赴東科爾到

時朕大臣當已豫為之備矣隨敕賜各色段十端加賞玻璃磁器四十事大段六端○丙子命喀爾喀王等與兩路軍營會議撤兵○吏部議湖廣總督班第參奏湖北巡撫崔紀違例縱私各案查崔紀濫准崔乃鏞擅動存公銀兩被參後復代賠虧缺種種徇庇應降三級調用又委按察司經歷署理州縣印務應罰俸一年又密諭各府令民間暫食私鹽尤為飢法溺職應照例革職得旨崔紀袒護崔乃鏞一案著照部議降三級調用至今民間暫食私鹽一案雖悖謬實甚但事尚未行遽議革職未免過重此案著免其革職再降五級調用○丁丑諭今日大學士等擬寫山東寬期帶徵米豆以紓民力之諭旨內有今歲雨暘應時收成豐稔萬民樂業之語朕思山東當荒歉之後今歲雖獲有秋而元氣未復若遽以為萬民樂業則言過其實非朕心所敢安也凡豐亨豫大萬民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三

馬頭每馬人丁十七丁每丁歲徵銀五錢四分在城驛站編為二十馬頭每馬人丁五十六丁每丁歲徵銀二錢五分共徵驛站丁銀五百五十九兩有零至今相沿每歲交納而窮丁無力輸將以致官役代為賠補前經地方官將自首額外條編並折徵稅秋銀六十二兩九錢抵充外其餘仍屬無著朕念此等歲無出產之民徒以先世貽累賠納丁銀情殊堪憫嗣後將此項應徵銀兩悉行豁免以示朕加惠邊氓至意○命張廣泗留辦湖南軍務○乙酉諭武職官員專司營伍服習騎射是其本分向因將弁偷安坐轎並不乘馬曾蒙 皇考頒發諭旨嚴行禁止煌煌 聖訓自應永遠欽遵乃近聞江南武弁復蹈從前陋習多不乘馬自副將以下至都司守備俱公然乘坐四轎甚至有前呼後擁喧耀街衢者江南如此他省諒亦不免夫人情習於勞則精神振作習於逸則志氣萎靡况身為武員而憚於乘騎開驕惰之端廢弛之漸又何

商領幣開礦之類又如陳大受見豫撫因捕緝多盜蒙恩議敘亦將所獲盜犯陳瀆天聽凡若此者不過以身居大吏欲見長以示振作得可邀功失不遭譴如勸農催科積貯賑恤諸務皆所未違伏祈特降明旨申諭各省督撫毋矜奇鬻異以逞其聰明毋好大喜功冀邀夫嘉獎等語朕臨御寰宇執一中以理萬幾大臣為國宣猷亦惟能協於中方無不及之弊乃數年以來朕見督撫中關茸委靡苟且因循如碩色石麟岳濬尹會一之流實未見其悃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故遇有努力向前勇於任事者究勝於持祿尸位之輩是以量加獎許以示鼓勵若謂朕之簡用督撫所尚在此而督撫意中以為如此即足以副朕之期望則全不知朕心者矣沈世楓所奏亦不為無因而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如崔紀之開井灌田張渠之請禁糧艘帶酒實皆事之不可行者至於禁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五

止蠲一節雖目前未有大益而行之日久於米穀豈無樽節儲蓄豈無裨補即沈世楓奏摺中所謂不應責效於旦夕者正此類也伊所陳奏皆指辦事失之太過者而言若如碩色之報荒不實尹會一之捕盜不力不又失之不及乎過與不及皆非中道為聖人之所不取天為百姓而立之君君不能獨為治也而分其任於督撫凡百姓之事皆君之事即督撫之事也如沈世楓摺中所奏勸農積貯等務朕何嘗不屢降諭旨責之督撫而督撫中之實在留心者果不多見蓋此等事即留心經畫而一時難以見功置之不問亦一時未必見過是以悠悠忽忽竟視為具文矣殊不知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教養一端朕之初意侯養民之政漸次就緒閭閻略有盈甯之象則興行教化易俗移風庶幾可登上理豈封疆大臣能辦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滿朕望乎朕日以皋夔稷契望

天下之督撫天下之督撫亦當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識見短淺過自菲薄徒沾名譽徒邀嘉獎為言官之所輕也要之安靜與廢弛振作與紛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如安靜與振作則為朕之所取廢弛與紛擾則為朕之所斥是非判然無難決擇為督撫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副朕教導期望之至意沈世楓原奏並發○壬辰詹事陳浩奏乾隆四年前諭旨編錄二十冊裝成五套恭呈御覽請交大學士等校閱刊刻頒布得旨覽陳浩所奏深用滋愧昔人云以身令者從以言令者訟朕承 皇考付託之重宵旰乾乾深懼用行政之未當移風易俗之未能是以誨諭諄諄而未臻治理者皆不能躬身倡率之故也若復刊布頒行益滋漸惡所奏不准行但留中以備省覽庶可驗言行之或有不符始終之或有不一也○甲午命各省墾曠土○丁酉大學士等議覆雲南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六

總督公慶復等奏開鑿通川河道實為滇省大利兩次委員查勘自東川府由小江口入金沙江派流至新開灘一路直通四川瀘州雖崎嶇險阻要皆人力可施堪以化險為平以資利濟惟沿江一帶人煙稀少募匠設廠運米糧工費約需數十萬金滇省見運銅斤若得改由水運每歲可省運腳之半約計三四年省出運費足以興修永遠鉅工等語查此項工程千數百里長灘巨石必令興修之後食貨轉輸一勞永逸庶國帑不至虛糜應令該督等確實估計詳慎舉行至估計一定經秋水涸有宜先動帑金將緊要工段開鑿疏通者應如所請隨時奏聞辦理至來春先用木解試運銅斤之處恐河道方開運欲試運若稍不妥順反足以撓成議應令從緩酌辦再木欺古夷境為新開河道必經之地應令委員善為招撫期於永遠安輯庶無後慮從之

八月己亥朔兩廣總督馬爾泰等奏廣西宜山縣土蠻不法派兵討平得旨嘉獎交部議敘○庚子諭朕聞江省歲額錢糧地丁酒項蘆課雜稅之外又有名為雜辦者不在地丁項下編徵仍入地丁項下彙作分數奏銷其款目甚多沿自前明迄今賦役全書止編應解之款未開出辦原委即有開載出辦之處亦未編定如何徵收則例於是有缺額累官者有徵收累民者有累在官而因以及民者有累在民而因以及官者種種不一朕心軫念特頒諭旨除有款可徵積久相安無累官民之項仍照舊徵解但須查明則例立定章程明白曉示以杜浮收隱混等弊其實在缺額有累官民者著總督楊超曾巡撫徐士林詳確查明請旨豁免以示朕加惠地方之至意○甲辰禮部議駁調任山東巡撫碩色奏請將先儒孔鮒從祀文廟查漢書云古文尙書出孔氏壁中顏師古注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七

弟親屬載販外省或貨與商人前往安南日本貿易取利者以朕所聞如此雖未必各省皆然亦難保必無其事可傳諭該督撫提鎮等嗣後嚴行稽查加意整頓務令諸弊盡絕以重海防儻將來再有風聞經朕遣大臣前往查出則虛冒廢弛之咎惟於該管之大臣是問○命殺虎口臺站隸綏遠城將軍古北口獨石口臺站隸提督喜峰口臺站隸熱河副都統○壬戌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圍○以陳惠正為山東按察使○丙寅諭前吏部議尙書郝玉麟因薦舉劣員王德純一案擬以降四級處分朕命福建總督德沛確查郝玉麟有無得受王德純賄賂之處具奏到日再降諭旨今據德沛奏稱郝玉麟保薦王德純時並未受賄惟王德純心懷感激每年呈送禮物則皆收受等語朕思此等餽送惟清操可信之大臣方能禦行屏絕若尋常督撫中難保其一無收受此與因事納賄者尙屬有閒且郝玉麟係皇考簡用之大員歷外任甚久人亦諳練老成若照部議降調稍覺可惜著從寬降二級調用以示薄懲○禮部議駁浙江巡撫盧焯奏請將新昌縣宋儒石啓從祀文廟謹按御纂周易折中列引用先儒姓氏石啓並未開載朱子中庸章句序內稱石氏之所輯錄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晰又云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則石氏原本擇焉未精可知迹其平生與朱子相友善講學問答朱子稱其刻意為學歷官皆有政績查該縣鄉賢祠內已經崇祀該撫所請應毋庸議從之○戊辰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官兵擒獲首逆苗境悉平遵旨前往楚省商辦軍務得旨所奏俱悉汝等起初料理不善以致債事及用兵以後汝能奮勇贖愆殊屬可嘉又奏探聞安南國眾官於本年五月二十一日立龍德之子名彪者為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八

王改爲景興元年見在各處貼有赦書榜文差官加封章福瑄爲郡公並加封七土州官職其處東處南阮超侯武美玉等尚在動兵未息報聞

九月癸酉調楊超會爲吏部尚書仍署兩江總督調史貽直爲兵部尚書韓光基爲刑部尚書以陳世倌爲工部尚書出左都御史選○大學士等議覆直隸總督孫嘉淦等奏永定河漫溢爲患從前建築石壩草壩皆失於高不能過水查金門關石壩上約數十丈係河流頂衝之所於此處開一土壩則全河之水頃刻卽入金門關之引河可以順流暢達將來汎水漲發散入田野民收肥腴之利經流歸槽安行故道並無潰決之憂請乘目下水涸流細之時將引河挑濬開隄放水爲漸復故道之計至金門關之引河有東西二股請於分流之處將東口築高數尺平日專走西股若遇異漲兼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九
入東股可資消滅等語應如所請得旨依議速行○予故禮部尚書覺羅蘇庫祭葬○丙子諭從來安民之要莫先於弭盜而誣叛之弊使盜賊逞其奸良善受其害尤不可不嚴爲防也蓋盜賊中狡黠者多平日之高夥不肯實供每誣叛素封之家及向有嫌隙之人以圖陷害而捕役從中播弄借此索詐弊端百出縱有司審出誣叛實情准予省釋而被拘候審已不勝擾累矣朕思各省臬司爲刑名總匯審理盜案是其專責當檄行所屬凡盜賊供扳窩夥必先詳加訊問得有確據方可拘拏隨到隨審如有誣叛立即省釋並將誣良之盜賊先行重懲以免再有妄扳至於是盜是良雖本人口供難以盡信而其人平日行止如何鄰里斷無不知之理虛心傳訊自無遁情儻有應接賊賊務令委員往查不得專任捕役以啓藉端抄掠之弊各省督撫轉飭臬司實力奉行以副朕

息盜安良之至意○諭楚粵兩省嚴爾苗人猖獗不靖半載有餘官兵擒勦尙未竣事夫苗之爲賊本非巨寇利則鷹攫敗則獸散東攻則西奔南誅則北竄今之不能蕩平者在於兵力之不齊非關賊勢之兇猛也查楚省出征官兵一萬餘員名防護各處者十之七進剿逆寨者十之三其零星四布惟以坐守爲事而提兵對敵又不能窮追極按是以寨類克而棄寨逃避之賊猶足以爲民害其報捷之文不過云斬獲數人割耳記十數人其餘奔入深箐難以追勦而已夫苗可以入深箐官兵獨不可以入深箐乎至於粵省則以附近省城百里之逆苗不能早爲勦撲並不奏聞及至報捷又多粉飾之語縱使苟完結於目前將來難免後患此皆兩省督撫提鎮辦理未善不知機宜之所致也張廣泗素有幹濟之才於苗疆事務更所熟諳今旣到軍前定能體察情事調度合宜但須事權歸一方可以資彈壓用是再頒諭旨凡在軍前文武無分楚粵自提督總兵官以下俱受張廣泗節制一切功罪聽其賞罰應奏聞者奏聞應辦理者辦理該督撫等俱不得掣肘並著該部將欽差大臣關防一顆遣官馳驛送往○己卯戶部請定秋災加賑例 上曰賑濟之事固不可不先定條例卽常例之外亦無所吝○丙戌江南宿遷縣朱家閘河決命築挑水壩○壬辰蘇祿國王送回內地遭風商船並請朝貢允之○甲午以王安國爲左都御史出刑部左○丙申諭記云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自古及今未有不以勤而興事亦未有不以怠而敗事者朕曉夜孜孜勵敬天勤民之心爲庶事甯人之本而大小臣工理宜恪恭乃職風興夜寐以事一人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已朕味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此豈君臣交儆勤於爲治之意耶夫善

始者實多克終者蓋寡朕即位之初即以敬天勤民之心時刻自勉並以訓誨百爾臣工今甫五年耳朕慄慄危懼惟恐少涉於懈而有違初志爾百爾臣工皆有輔弼凝承之責乃反自即於安肆乎夫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自然之理也今朕尚不敢少自暇逸而汝諸臣乃不能自勉於勞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自今以後務宜振作奮興繩愆糾謬以副朕期望汝諸臣之意若仍自暇逸則朕戒之在前矣將視成於後毋謂朕暴也○諭奉天居民不願入籍者限十年回籍○是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挑濬永定河復歸故道本月親至金門閘會同顧琮督率河員於金門閘之上開挖重隄二十丈挑濬河槽二百七十餘丈使河流入金門閘引河之內其金門閘引河東西二股見將東股閉塞令專走西股至西股之中尚有淺窄處所相度開挖自楊柳青起至李各莊止展寬挑深共三百六十餘丈十五日各工俱竣十六日開河放水頃刻間全河一逼順軌交流得旨永定河應歸故道朕已慮之久矣今孫嘉淦一力擔承妥協辦理實屬可嘉俟一切善後事宜詳勘妥辦明年伏秋兩汛果係安瀾著交部議敘具奏又奏本月十六日開永定河南隄放水復歸故道隨即策馬沿流而南處處相度見河流循軌二百餘里之內逼近河岸村莊不過十數處易於保護兩岸地勢平行汎水一至可以散漫平流不能為害至中亭河清渾合流之處渾水入後清水不過漲高四寸將來不致潰溢又隨流而東觀其清渾盪刷不過數里水色已清將來已不致淤淀至河水新來行人過渡艱難已撥固安霸州船隻令其接濟行旅不致阻滯得旨開河之後朕日夜廬念覽此奏大慰朕懷矣非卿一力擔承斷不能成此事然此時尚未可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十一

侈然自足也必俟明年諸事妥協伏秋無妨然後可以慰眾望而吾君臣此舉方不為冒昧也看來顧琮頗有游移之見高斌陛見在即其人公忠醇謹且熟悉河務朕已有旨令彼會同卿等將善後之策熟酌妥議卿其與彼和衷辦理可也○欽差大臣張廣泗奏察看楚省軍營情形因總兵劉策名按兵不動以致銳氣沮喪見在代為部署旬日之間兵威已振提督杜愷於一切軍機調度亦未諳悉臣不得不暫駐軍營妥為辦理俟首兇就縛即進京陛見至粵省叛苗已攻克二十九寨招撫四十六寨見文武和衷將士戮力可無他虞得旨所奏俱悉卿不必即欲來京陛見看來此事尚須妥協辦理即善後事宜亦並未見有頭緒前已頒欽差關防庶事權歸一卿可周詳妥辦務期萬全以副朕念至杜愷能勝任否卿其據實奏來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十一

冬十月戊戌朔調常安為漕運總督托時為刑部侍郎○己亥上啓鑾謁 秦陵○壬寅 上謁 秦陵回鑾○乙巳 上還京師○丙午調阿里衮為戶部侍郎起鄂彌達為兵部侍郎原任兩廣總督○以覺羅石麟為內閣學士原任山西巡撫○丁未大學士等議雲南總督公慶復奏探聞安南陪臣鄭姓廢立改元該國叛亂四起皆以興黎滅鄭為名黎氏係我朝貢臣請行文詰詢緣由責以大義使逆臣知所畏忌等語查鄭姓專橫已久今復擅行廢立義當詰責但此事虛實未審又不知新立者係舊王何人縱行文該國而回文仍出鄭手諒必託辭諉卸且一經詰責通國皆知鄭姓暫緩逆謀而滅鄭為名者必將紛紛請兵轉恐難以猝應應俟該國將廢立緣由奏聞請封之時然後酌其情事慎重辦理又議廣慶復奏審擬交賊矣長一案請將矣長等酌發廣東貴州四川安插餘

犯分別發落應如所擬完結但貴州與雲南連界與伊等故土猶近應令分發川廣交該管官嚴加約束從之○己酉諭朕命翰詹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原欲探聖賢之精蘊為致治甯人之本道統學術無所不該亦無往不貫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為說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儒先相表裏者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即諸臣亦有於講章中繫以箴銘者古人鑑槃几杖有箴有銘其文也即其道也今則以詞藻相尚不過為應制之具是歧道與文而二之矣總因居恆肄業未曾於宋儒之書沈潛往復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故其見於議論止於如此夫治統原於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有宋周程張朱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工用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脩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為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為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今之說經者閒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偽誠者不可多得而偽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啓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然不可以偽託者獲罪於名教遂置理學於不事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乎蓋為己為人之分自孔子時早已明辨而切戒之學者正當精擇審處著誠去偽毋蹈徇外驚名之陋習崇正學則可以得醇儒正人心厚風俗培養

國家之元氣所繫甚重非徒口耳之勤近功小補之術也朕願諸臣研求宋儒之書以上溯六經之闡奧涵泳從容優游漸漬知為灼知得為實得明體達用以為啓沃之資治心脩身以端教化之本將國家收端人正士之用而儒先性命道德之旨有功於世道人心者顯著於家國天下朕於諸臣有厚望焉○辛亥敕翰林院於輪班日帶編修檢討十員引見○壬子轉張照為刑部左侍郎以郝玉麟為刑部右侍郎降調吏部尚書○丙辰諭從來宮室苑囿古帝王所不廢其或年歲稍久量加修繕亦勢所不免然而惜民力節嗜欲戒奢華乃圖治之大經養心之要道朕御極以來一切服御務從省約即圓明園臨御之地亦一仍 皇考舊規並未別有營造以蹈土木繁興之戒今年偶因苑中東偏尚有隙地增構臺榭數月訖工稍覺華壯朕心已用為疚蓋雖徭役無煩於閭井經費不藉於司農而內帑所出獨非民脂民膏耶且朕日以去奢崇儉訓示臣民正當躬行以為天下先乃一時遊覽之娛不能自克以此知抑損嗜欲敦行節儉之難而謹小慎微誠不可不加之意也今僉都御史劉藻奏請停減營建謂奢靡之漸不可稍開侈蕩之源不可不杜此語深獲朕心年來廣開言路而諸臣所陳率不過一二政令之更張無大裨補劉藻此奏甚屬可嘉實所僅見者夫以營造一節即能因事獻規直陳無隱儻或政有關失諸臣亦必各思獻納朕得以隨時儆省收作礪從繩之效為益不亦多乎劉藻著交部議敘再內務府總管前以瀛臺建造多年不無損缺奏請修葺朕已允行可傳諭內務府總管等但取完整不得過於華飾以蹈前失劉藻摺並發○戊午內閣學士許王猷因事革職○癸亥諭朕因向來秋審朝審各案內緩決人犯年復一年既不至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於正法徒久淹獄底以致陳案日積特降諭旨令九卿詳加分別凡緩決之案果係情有可原者俱入於可矜條內具奏請旨令閱九卿所奏直省各案山緩決改爲可矜者甚多且其中有定案未久即邀寬典者在九卿審擬之時惟論其情罪有無可原不復於年分之遠近更加區別而愚玩之輩或至妄逞臆見以爲甫犯重辟即得末減全無悚惕之心轉滋僥倖之念於國法人心殊有關繫用是再降諭旨明白開示此次辦理秋審朝審各案多從寬減乃朕法外施仁加意體恤止今年一次舉行非常例直省人民當思大法不可輕干殊恩非可常冀其洗心滌慮以仰承國家寬大之恩各該督撫可轉飭府州縣徧行出示曉諭知之○刑部題朝審緩決人犯一疏得旨褚泰常祿身爲言官得受賄賂具摺條陳與尋常官吏婪贓作弊者情罪更屬重大若在皇考時未必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十五

不立時正法即入秋審料九卿亦斷不敢不擬情實而竟入於緩決之理今二犯初次朝審九卿遠擬緩決明係豫爲將來矜減之地不識政體藐視國法莫甚於此反躬自問是誠何心九卿俱甚錯謬著嚴加申飭至於刑部係執法衙門憲章所在尤不當如此輕擬而都察院有統率科道之責於此等敗類尙有何情可原而如此辦理刑部都察院堂官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褚泰常祿改爲情實○乙丑永禁胥役更名充牙○以薩哈諒爲山西布政使陳高翔爲山西按察使由江西擢○丙寅諭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既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出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

欲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爲文藝之末哉朱子在同安縣論學者云學以爲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爲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爲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爲己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間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况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十六

即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即是科舉中爲己之學誠能爲己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裨實用浮僞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爲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材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固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爲學者知所以學○是月欽差大臣張廣泗奏楚粵苗獠句結暗分二路楚南城步縣屬橫嶺崗與粵西廣南

等處句結為一路橫嶺以粟賢字為首廣南以吳金銀為首楚南莫宜尚與粵西張家寨等處句結為一路莫宜尚以楊青保楊元保為首張家寨以張老金楊勝聰為首除吳金銀已於譚行義攻廣南時被逆苗拏獻外粟賢字楊青保等各率黨盤踞八十里藍山大箭張老金等亦羣聚於此臣抵營後遣兵按勦苗眾隨將粟賢字拏獻復遣人曉諭莫宜尚速獻首惡並帶兵往攻苗人畏懼將楊青保楊元保擒獻張老金等竄山箐內藏匿復派兵窮按令投撫之苗歸寨拏獻兇犯全繳器械贖罪有平溪橫坡地林冲寨廟等寨抗不獻兇發兵勦絕迄今月餘張老金楊勝聰皆已按獲再城綏二邑有狴人專以劫擄為生內有生員戴名揚與伊父戴榮華投入附從為逆又粵西大羅山狗狴亦竄入楚地燒劫嚴飭官兵多方躡緝拏獲多名戴名揚等亦於龔家田山箐內拏獲見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在知名要犯不過數人約一月內可以告竣此楚省見在情形也至粵省軍務雖大勢已定正當喫緊辦理之時乃總督馬爾泰忽遣將帶兵三千名前赴楚省駐紮以備夾勦置本省實事於不辦冀博協助鄰省之虛名當即飛咨該督令其撤回繼又聞馬爾泰有撤兵之議復飛札勸阻嗣接覆札知該督等久以桑江苗境蕩平入告故急欲撤兵但查粵省情形尚未可言蕩平急宜乘機妥辦庶能迅速成功因復札致該督其議遂止查有小江一帶為粵省極邊之區與楚省長安五寨句結又圍里一寨乃吳金銀巢穴經譚行義圍勦斬獲頗多勒令已撫各寨獻兇贖罪據報擒獲偽軍師等尚有獨車平壩等寨要犯未獲見札邀譚行義來楚商令回營速辦約一月以內亦可竣局此粵省見在情形也得旨所奏情形俱係實在如是據所辦理亦可謂井井有條但與馬爾泰初

次奏摺中甚許之今則忽變而為甚不足之意以為將來議處伏案此意朕甚不解若如此存心以卿之才而未免拖泥帶水則可惜矣

十一月戊辰朔諭周官之法歲祭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非獨家宰據之以制國用之通凡授田與勸賜急平興以及歲有災祲移民通財薄徵散利皆必於民數穀數若燭照數計而後可斟酌調劑焉秦漢以降戶口之數雖開見於史冊而其文甚略惟唐貞觀之初定口分世業之法比歲登籍三年獻書以養以教致治之盛幾於成康因用此為根柢也在昔聖祖仁皇帝以生齒日繁恐有司慮加丁賦匿不以聞 特詔據實開載新增人戶不另加丁賦 世宗憲皇帝勤恤民隱廣儲倉穀常懼一夫不得其所德意至為周渥然各省督撫雖有五年編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審之規州縣常平倉雖有歲終稽覈之法而奉行者僅亦於登耗散斂之閒循職式之舊殊不知政治之施設實本於此其自今以後每歲仲冬該督撫將各府州縣戶口減增倉穀存用一一詳悉具摺奏聞朕朝夕披覽心知其數則小民平日所以生養及水旱凶饑可以通計熟籌而豫為之備各省具奏戶口數目著於編審後舉行其如何定議令各省畫一遵行著該部議奏又僧道亦窮民之一朕不忍斃從沙汰故復行頒給度牒使有所覈查今禮部頒發牒照已三十餘萬張而各省繳到者尚少是或仍事因循僅奉行故事則甚非朕所以禁游惰勸力作之本意矣著各該督撫留意善為經理並著於歲終將所減實數具摺奏聞○己巳諭周禮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悌而王制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誠以浮誕之言易於煽惑人心所關甚重而敢於造作妄誕之

說者多係狂悖惡逆之徒是以置之重典以儆愚頑而息邪說今年六月閒有楊從清在都察院具呈云東方動土十月三十日地動之語朕惡其造作謬言命加監禁而其言流布京師人情不無驚恐今十月三十日已過是可共知其言之荒誕無稽矣此等浮言本無足信無如庸人一聞邪說即深信不疑樂為傳道古來史籍所載如行西王母籙之類不一而足甚至別生事端總由於人不明理故不能不為所動耳楊從清本應嚴加懲治因念其實屬無知交刑部杖責遞解回籍交該地方官嚴行管束不得令其出境生事嗣後儻有造言惑眾之人定行從重治罪決不如此輕恕其聽信流言妄為傳播者該管官不時查拏○班第丁憂以那蘇圖署湖廣總督調來保為刑部尚書以哈達哈為工部尚書由都統遷

○辛未飭有司教民孝弟○壬申准武進士回營食糧○癸酉命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九

直省官役俸銀工食遇緩徵年分准支司庫銀兩○丙子署兩江總督楊超會參奏江西巡撫岳濬納賄營私各款得旨解任命高斌阿里衮往鞫○丁丑諭朕恭閱 皇祖聖訓內載諭九卿之旨曰爾等俱為大臣天下督撫之賢否應於平時留心細訪以備顧問誰貪誰廉即行公舉雖門生故舊不為徇庇庶人皆知畏懼而勉勵矣乃者朕問時或謂未經同衙門辦事或自謂平日不接見人知之不真以此推辭非理也 聖諭煌煌切中情事近日在廷諸大臣之習亦甚類此即如郝玉麟鄂爾達從前議處之案皆從外省發覺廷臣並未有參奏之者又如王仕任之劣蹟德沛參劾之岳潛之劣蹟楊超會參劾之豈伊等未經敗露之前在廷大臣等竟一無聞見而必待督臣之舉發耶朕統御寰區一人耳目豈能周知中外臣工之臧否惟大學士九卿等留心訪察有聞即奏

東華續錄 乾隆一一一

庶人人知所做戒共懷官箴朕可以收明目達聰之益乃不時召見諮詢而陳奏者寥寥殊不足以副朕之望大臣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朕不於大臣是任而誰任耶大學士九卿等果能留心於平時則各省大吏中作弊營私簞篋不飭者諒無不燭照之理若既已知之復存避嫌之心而隱忍不言尤非公忠體國之誼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事君如果自問無私更有何嫌之可避且如王仕任等事以督撫而不能自保一身之操守 皇考時並未以此也朕用是愈滋愧懼焉嗣後各矢丹誠無稍瞻顧則於朝廷進賢退不肖之道必大有裨益矣○轉梁詩正為戶部左侍郎以歸宜光為戶部右侍郎由通政使遷○以包括署江西巡撫託庸署安徽布政使由中書○己卯諭本月二十五日恭遇 皇太后萬壽聖誕普天同慶凡大小臣工俱著穿蟒袍七日不理刑名永著為例○諭署廣東巡撫王蕃著來京候旨王安國著以左都御史銜管廣東巡撫事王蕃在廣東居官平常不勝封疆之任朕素知之又曾有人參奏朕原欲令其來京並非因近日王安國之參奏也况左都御史官階在巡撫之上亦非相當之缺止因地方緊要一時未得其人是以特行簡用將此並諭中外知之○庚辰以移建甘肅甯夏滿城除圍占民地額賦○壬午以劉吳龍為左都御史由左副都御史遷○癸未重輯大清律例成 御製序文曰象刑有典肇見虞書其用之道則曰欽曰恤曰明曰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武王詰康叔以用其義刑義殺而呂刑則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古先哲王所為設法飭刑布之象魏縣之門閭自朝廷達於邦國共知遵守者惟是適於義協於中弼成教化以洽其好生之德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懼而已我 列祖受 天明命

撫綏萬邦頒行大清律例仁育義正各得其宜 聖祖仁皇帝至
 仁如天化成久道德洋恩溥涵浹羣生 皇考世宗憲皇帝際重
 熙累洽之運振起而作新之規定大清律集解刊示中外甄陶訓
 勉刑期無刑法外之仁垂為明訓有曰寬嚴之用必因乎其時洋
 洋 聖謨洵用法之權衡制刑之準則也朕寅紹丕基恭承 德
 意深念因時之義期以建中於民簡命大臣取律文及遞年奏定
 成例詳悉參定重加編輯揆諸天理準諸人情一本於至公而歸
 於至當折衷損益為四百三十六門千有餘條凡四十七卷條分
 縷析倫敘秩然頒布宇內用昭畫一之守於戲五刑五用以彰天
 討而嚴天威予一人恭 天成命監 成憲以布於下民政有弗
 欽雖然有定者律令無窮者情偽也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書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尙其慎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三
 厥用敬厥由體欽恤明允之意率又於民秉彝克協於中以弼予
 祈 天永命允升於大猷從事於斯者皆懋敬哉是為序○乙酉
 諭從來為治之道首在得人故書美闢門籲俊之風易著拔茅連
 茹之盛詩曰濟濟多士禮曰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蓋自
 古邗隆之世君若臣所以加意於興賢育才者固如此其切也朕
 臨御以來時以得人為念不憚再三咨訪而所謂出眾之才足以
 慰側席之求者則未嘗槩見昔在 皇祖時如湯斌陸隴其輩學
 術純正言行相符陳瑣彭鵬輩操守清廉治行卓越此數人者允
 為一時之望至今稱之夫以天下之大人才之眾豈無有與此數
 人相頡頏者旁招俊乂朕心惟殷舉爾所知廷臣是賴况大學士
 九卿等受國家股肱耳目之寄自當留意於平時盡以人事君之
 義其有真知灼見者秉公舉出以備朕採擇焉○命通州陸運銅

斤改由水運○戊子諭向來御門聽政大學士等俱不設璫墊惟
 圓明園奉 皇考特旨鋪設而乾清門尚仍其舊原定制之意蓋
 以君尊臣卑豫防專擅之漸然亦不繫乎此况古有三公坐論之
 禮大學士等皆年老大臣當此嚴寒就地長跪朕心特切軫念嗣
 後著鋪璫墊以昭優禮至意○庚寅諭河工效用以六十員為額
 ○甲午纂修大清一統志書成 御製序文曰惟 上天眷顧我
 大清全付所覆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列祖 列宗德豐澤溥威
 鑠憲滂禹迹所奄蕃息殷阜瀛壖炎島大漠蠻貊咸隸版圖置郡
 築邑聲教風馳藩服星拱稟朔內附六合一家遠至開闢之所未
 賓梯航重譯歷歲而始達者慕義獻琛圖於王會幅員表廣古未
 有過焉 聖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卷帙繁
 重久而未成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三
 次第告竣自京畿達於四裔為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有奇
 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輿所載方
 策所紀憲古證今眉列掌示圖以臚之表以識之書成凡三百五
 十餘卷夫肇十有二州見於虞典禹貢一篇備列九州疆域山川
 土田貢賦物產實為方志之權輿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
 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訓
 道地圖誦訓道方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
 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漢郡國地
 志與計書俱上太史厥後寰宇志記列於正史者代數十家將以
 觀民設教體國經野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匪徒備掌故
 徵博洽已也撫疆宇則念肇造之艱稽制置則念經畫之要采謠
 俗則念化導之方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效念所以振興而長

145 272 平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育之數戶口田賦而察登耗之故念所以懷保而蕃殖之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我祖宗克明峻德以有九有之師傳緒在予敢不惟德之勤篤前人成烈其在我內外百職事慎固封守阜成兆民懋相于修和有夏亦越我後嗣子孫咸敬厥德以昭受丕基萬年惟無斃覽斯編也其善體諸

十二月戊戌諭浙閩總督德沛屢任封疆操守廉潔伊既一介不取而因公事犒賞之處又復繁多所得養廉不能敷用以致京中逋負不能清還且棄舊有之產業朕心深為軫念此等清官應格外加恩以風有位著將福建藩庫銀就近賞給一萬兩示朕嘉獎之意○張渠卒以范瑛為湖北巡撫起劉於義署直隸布政使原在吏部○庚子禁京官濫交富戶○辛丑起劉永澄為左副都御史原在尚書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壬寅欽差大臣張廣泗奏進剿楚粵苗犴斬獲無算苗疆悉平酌留官兵貼防並酌定兩省形勢各設一協楚省添兵九百餘名粵省添兵一千六百名俟募足新兵後貼防官兵即陸續減撤得旨楚粵苗犴不法朕特簡張廣泗前往辦理伊任事以來調度有方三月之內克奏膚功甚屬可嘉張廣泗著交部議敘具奏尋議准加三級○以周學健為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丁未諭獄案務嚴濫及治獄無令淹留所以重民命也朕欽恤為懷凡於刑獄案件無不至詳至審詰誠丁甯期成協中之治諒廷臣亦莫不共知朕心矣惟是外省之監獄較之在京事勢不同緣督撫駐紮省城府縣散居遠近不一上司耳目不盡周知雖有監犯月報之虛文不無隱匿遺漏之積弊每有一案人犯證佐未齊或拘喚不至或開解不前有司又不上緊催提以致經時累月囚繫不釋

者有之又有事涉牽連因人望誤有司不分輕重與正犯同繫圍圍遂至無辜受累濫被拘禁者有之是以圖扉之內常見充盈屋既湫隘人復眾多濁氣薰蒸疾病傳染因此致斃者不一而足其在問擬之重罪尚須附疏題達然亦處分甚輕若罪輕譴薄及拖累干連之人每至患病垂危始令的屬具保旋報在外病故督撫無可糾參至於州縣自理事件並不報聞上司更無稽考草菅人命視為固然此皆朕留心訪察而知種種情弊外省實有不能免者朕矜全民命每於重犯之中有一縷可原者必諭令廷臣往復商酌而後定案無如牧民之有司不能仰體朕心遂致刑獄不慎上干天和凡地方之旱澇災祲未必不由乎此用是特頒此旨著各該督撫嚴飭司府州縣將見在刑獄逐一清釐有塵案經久未結者勒限審詳有一案牽涉多人者速為開豁或應省釋回家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或應取保候質其已經擬罪應行監禁各犯務飭該管官加意清查無使禁卒陵虐至於困苦並將牢獄不時掃除以免疫癘傳染儻有獄各官奉行不力者著該上司即行查參不得寬縱以副朕哀矜庶獄之意○予故戶部左侍郎王鈞祭半葬○辛亥命修築江南松江泰州等海塘○癸亥諭太僕寺卿蔣璉將服官以來紀恩述事稱功頌德之篇彙為一集名曰湛露章進呈朕覽朕思人臣進獻著作詩文總期有裨於政治有利於民生有益於身心學問在獻者既得箴規之誼而披覽之下亦可收作礪從繩之助若徒為頌揚之詞則文藻雖工又何取焉揆之古人頌不忘規之意殊不爾也朕以實心行實政屏棄一切虛文惟恐政事或有闕失日冀臣工獻納論思繩愆糾繆匡其不逮至於頌揚溢美之語止增朕心之愧且耳聞目見實厭其煩屢經降旨曉諭而諸臣積習

仍復不免蔣璉所進姑且存覽嗣後著樂行禁止○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五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樹蕃恭校

乾隆六年辛酉春正月庚午諭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目今內府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純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拘刻本鈔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儲○甲戌裁安西總兵改設提督○乙亥方顯因病解任以楊錫綬署廣西巡撫唐綬祖署廣西布政使蘇昌署廣西按察使由給事中署○丙子免福建閩縣等五縣乾隆二年逋賦○甲申命鄂爾泰訓親會同孫嘉淦顧琮查勘永定河工○戊子 上以永定河決命免徵霸州雄縣本年錢糧毋俟查奏○諭各省上司收受屬員餽送土宜物件有關吏治官箴昔蒙皇考嚴行禁止朕又屢加訓飭近年以來漸知慊遵惟是同僚僚友禮文往來雖非屬員可比但文武大吏各有職掌事務繁多即屏棄一切殫心竭力尚恐精神未能周到若再留意於寮案之應酬如時節生辰餽送禮物酒食彼此酬酢來往頻仍以此分心甚屬無益可曉諭各省文武大吏及學政織造闕差等共知之○己丑山東巡撫朱定元之母年逾八十特給封典○庚寅諭今之督撫即古之岳牧宣化承流為百僚之表率必須誠實無偽中正無偏方可以整飭官方激清吏治收封疆得人之效方今督撫皆朕慎重簡用其間實心供職不愧任使者固不乏人然嘗留心體察向來有積習數端一時未必人人盡能悛改如督撫共事一省每以意見不同參商偏執甚至各立門戶引用私人暗挾猜嫌互

相疑忌此所獎而彼惡之彼所喜而此嫉之其於地方公事則又彼此推諉以致屬員無所適從政令每多舛誤此督撫不和之弊也若其朋比為奸則又外託和衷之名各自營私彼此瞻徇迴護致使不職屬員皆得姑容在位以貽地方之害此又和合之不以正者又如新用督撫每一到任必極言前任之廢弛地方之彫敝以為日後卸過之地以見己身振作之功而究竟實在情形不至於是或前任升遷則為之彌縫其闕若處分解退則極力吹索其疵此皆私意不除而有妨於公事者又如參劾屬員督參撫審撫參督審原屬持平慎獄之意而承審各員不論案情之是非止論督撫之弊勢如原參之督撫已經離任或遭放廢則承審者即可避重就輕巧為開脫而督撫審題亦遂漫不經心容易結案如原參之督撫尚係見任或居要津則附會原題刻意鍛鍊而督撫亦不復詰問使讞獄不得其平者往往有之又如一省之中屬吏繁多而巧詐者不少督撫意指一為所窺則百計逢迎以取悅偶發一言偶行一事則趨踴踴躍惟恐後時如昔年河南之墾荒陝西之開井止以有司迎合上司奉行不善遂大為閭閻之擾此亦積習之所當省察者也以上數事乃朕平時體察所及是以降旨明白宣示各省督撫多人居心行事亦不一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體朕大公至正之心共成無黨無偏之治朕實有厚望焉○辛卯諭在京官員三年京察一次乃國家黜陟明激濁揚清之大典各該堂官分別等次必應矢慎矢公至確至當舉一人使眾皆知勸退一人使眾皆知儆始足以激清吏治整飭官方况國家定有一等加級之例儻舉劾不公則獎所不當獎而劣者仍得苟且姑容將視京察為具文矣本年察典屆期為此特頒諭旨著各該

堂官等一秉公心屏除私念去瞻徇之習予輿論之同以副朕旌別淑慝之至意○癸巳諭冬春以來各省奏報瑞雪朕深感天恩額手志慶春日載陽土膏滋潤疆吏其勸導小民努力東作貧乏者量貸籽種○甲午命原任湖廣總督班第仍在軍機處行走○乙未命內大臣來保入滿洲旗分○朝鮮國王李昉失察邊民越境得旨免議奏進方物准作年貢○是月大學士伯鄂爾泰等會奏永定河凌汛漫溢由引河凌堰不能容納旁流既多水緩沙停河身益高將近下口水僅數寸開段淤塞致旁溢橫流河岸西南一帶地名南窪每歲河淀清水泛漲而北直透窪內引河不能容趨下之勢亦於此溢出為多再河身地勢南高北下中有最窪下處更易漫衍且難消退至下口由老隄頭歸中亭玉帶兩河中亭為玉帶支流河身淺隘不能推刷渾沙其玉帶正河口處則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清渾並下互相蕩漾可稱安順伏思舊河尾閘梗塞改由西引河令漸復故道實屬良圖督臣等於上年霜降後開隄放水試行於水小時故能循河暢達若桃麥伏秋等汛河身不能容正溜下口必致淤墊且凌麥二汛水不出槽則附近民田亦可收一麥之利至伏秋大汛聽其漫散既以緩溜其時水勢消長甚速亦不致滯蓄為患是引河斷宜開寬深令可容汛漲正溜直達玉帶清河應將新開隄口暫行堵閉漫水消涸始可另議施工而民田水退尚堪及時補種據督臣孫嘉淦之意水由此行引河無庸挑挖即治漫水亦不必堵隄臣等則以為及早閉塞俾無續至之水方可議及一切事宜再永定河去路以直達清河不穿入東西諸淀為最要今新河下口南窪一帶毗連柴火等淀將來伏秋大汛必使無穿淀之虞始可為經久之計得旨所奏俱悉另有批示孫嘉

淦一摺卿等共觀之則知朕意矣孫嘉淦奏公摺中稱暫堵隄口俟引河挑挖寬深再行開放臣實不敢扶同蓋開隄放水原因隄束泥沙淤河淤淀是以放令散入田中若又挖使寬深無論旋挑旋淤徒費帑項借使不淤而河槽日深全河之水不能溢出又將泥沙擁入玉帶為患更大至開隄放水事屬創見今百姓俱已相安河水益無大患忽復堵塞無論旋開旋塞有傷政體而百姓見堵決口必以為此事錯誤將來設欲再開難望信從若謂堵口使民種麥則目前水已消退不誤耕種之期若謂保護村莊則水來原未入村今水去儘可施工亦無容堵口得旨卿此奏固是但大學士等亦係慎重欲籌萬全之意卿亦不必固執已見也且舊河下口尚未會勘會勘之後卿等和衷詳酌自有定議也總之此事卿所見甚當所任甚力而辦理未盡善處朕亦不能為卿諱然而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四

朕終以卿為是者以卿不似顧琮為游移巧詐之計耳彼素日之道學今安在耶此摺卿等共觀之

二月丙申朔諭軍機大臣等據鄂爾泰親奏稱察勘沿河被水情形應將新開隄口暫行堵閉俾引河斷溜漫水消退清明前尚可補種春麥窪下地畝亦候水退可種高粱稗子等語孫嘉淦則奏稱引河無庸挑挖寬深亦無庸將隄口堵閉目下水已消退不誤春耕之期等語所奏各有不同而鄂爾泰親尚欲至舊河下口查勘方能定局朕思目下正值耕種之候轉瞬便屆清明若待查勘定議之後方行奏請未免為期遲緩爾等可即寄信與鄂爾泰納親若果如孫嘉淦所奏目下可以不誤耕種即當令地方官速行勸諭如果必須堵塞隄口方可播種著伊等悉心斟酌即速行奏聞請旨尋奏新引河隄口實有不得不堵之勢引河下游漫

寬東西兩岸自十餘里至三四十里河身淤墊前水不歸槽後水復增溢瞬屆桃汛淹浸愈廣豈能無誤春耕况新河全局並未料理妥備非二三年不能成事若屆汛漲為害不小得旨如此一面即行堵閉俟通盤議定時入於摺中奏明可也○壬寅 皇五子永琪生○癸卯諭從前停止各項捐納之時在廷諸大臣及翰詹科道等官議留捐監一條俾各處積穀以備民間荒歉之需且使士子廣其應試之路洵為兩便並非捐官可比朕已允行昨據御史趙青藜復請停止捐監又經大學士九卿會議以為事屬難行應仍其舊朕已降依議之旨矣今據海望奏稱外省收捐繁難赴捐之人甚少原議各省捐貯穀數共應三千餘萬石今報部者僅二百五十餘萬石合計尚不足十分之一不若停止各省之捐穀仍照九卿原議在部交銀將所收之銀扣抵各省買穀銀款俟倉貯充盈之後將應否停止之處再行請旨等語朕思納粟貯倉原因備荒發賑豫為籌畫之計外省捐穀繁難且有弊竇不若在部收捐之易誠如海望所奏朕亦知之嗣後仍准在部收捐折色至於外省收捐本色之例亦不必停在外悉聽士民之便地方積穀不厭其多賑恤加恩亦所時有正未易言倉貯充盈既係士民兩便之舉將來亦不必奏請停止朕看州縣有司往往慮及霉變賠補以多積穀石為憂其如何酌量定例俾其從容不至賠補之處交與該部另議具奏如此則有司不以積穀為苦而倉廩漸次可實不致虧缺於民食大有裨益矣○御史叢洞奏 皇上念切武備巡幸行圍誠安不忘危之至意第恐侍從以狩獵為樂在京臣工或因違遠天顏漸生怠安所關匪細方今紀綱整肅營務罔弛伏祈暫息行圍以頤養天和得旨所奏知道了古者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皆因田獵以講武事我朝武備超越前代當 皇祖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皆由平日訓練嫻熟是以有勇知方人忠敵愾若平時將狩獵之事廢而不講則滿洲兵弁習於晏安騎射漸致生疏矣 皇祖每年出口行圍於軍務最爲有益而紀綱整飭政事悉舉原與在京無異至巡行口外按歷蒙古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懷遠之略所關甚鉅 皇考因兩路出兵見有徵發是以暫停圍獵若在撤兵之後亦必舉行况今昇平日久弓馬漸不如前人情狃於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勵朕之降旨行圍所以遵循祖制整飭戎兵懷柔屬國非馳騁畋遊之謂至啓行時朕尙欲另降諭旨加恩賞賚令其從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耽經史至今手不釋卷游逸二字時加儆省若使逸樂是娛則在禁中縱所欲爲罔恤國事何所不可豈必行圍遣出耶朕廣開言路叢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六

洞胸有所見卽行陳奏意亦可嘉但識見未廣將此曉諭知之○甲辰諭滿洲進士准選用知縣○乙巳諭近見居官者家計多覺艱難而旗員爲甚朕於百姓尙欲其盈甯而况居官者乎因欲措一久遠利益之道而先思其所以致此之由細推其故蓋由於查辦虧空時其囊橐不足抵補則將房產入官以致資生無策棲身無所且不獨本身爲然旁及弟兄親戚平日膏其餘潤者亦皆牽帶於中以補公項而仕宦之家遂多致貧乏矣又思當日所以如此辦理者蓋以其先各省火耗聽其自取漫無稽查而關稅正額之外贏餘盡皆入己以致官員縱欲敗度恣意奢靡親族分肥於一時而不計後日之波累若不加意整飭則官箴不恤國法漸弛大爲人心風俗之害是以我 皇考旋乾轉坤密籌默運然後定有章程世風丕變雖滿漢官員等用度不能充餘然無甚貧甚富

之別且不貽後日身家之患此我 皇考仁至義盡之舉非言利也若云言利則未解火耗之前地方一切公務皆係官民承辦今則動用公項公項猶前之火耗也然以公項不足而請動正帑者不知其凡幾矣眾所共知國家亦豈利此而爲之乎又如關差一項從前司稅之人歸之私囊者後令報出卽爲贏餘耳並非見微之外有所增加也雖營關之人賢愚不一或有奉行不善欲增課以見長因而需索累民者然此十之二三耳較之未經徵清以前已覺減少者亦多矣朕臨御以來又復覈減稅課不下數十萬兩且不時嚴飭該管諸臣剔除諸弊至再至三今條奏關稅者尙屬紛紛如海望係 皇考及朕簡用之大臣豈不知國體而但知言利者比其管理崇文門稅務不過儘收儘解盡行報官不似先前之入私囊因而獨見其多耳朕卽另派大臣管理想亦如其數也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七

若如御史胡定所奏苛索種種朕可以信其必無何爲加此過甚之詞耶崇文門稅務不必另議至外省關稅皆久經該督撫就近稽查除見設口岸報部有案者照舊設立外其有私行增添之口岸逐一詳查題報應留者留應革者革此番清查之後司權之員若再有違例苛索者皆從嚴處官吏嚴參該督撫不行查察經朕訪聞必於該督撫是問至滄墅北新二處係江浙大關尤爲緊要交與楊超曾德沛照此稽查辦理楊超曾德沛皆係國家公忠大臣必不肯徇庇管關之員而貽累小民亦斷不肯似腐儒妄生議論違道以干譽也此番定議之後各官風聞不實之言不得再行瀆陳總之天下之事盈虛消長相爲倚伏從前官員取盈以圖快意未幾而有缺正帑國法具在清查著追而家計蕩然不但取盈者不爲己有且並失其祖父所留之業子孫並受其困比比皆然

莫之或爽近觀臣工之意頗有以見在所行之例為不便者意欲將耗羨盡與本官司權悉從內遣謂可多得養廉食用豐裕不知豪奢之習起於有餘目下多獲貲財不過三數年開俯仰從容欣欣得意未幾而匱乏隨之且必致仍前之虧缺公帑而清查著追之事隨之朕縱不能措之得當使受目前之惠又何忍縱之敗度以隱貽後日之憂乎况古云王者之國富民窮者之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如果百姓家給人足即居官者不甚豐饒猶不失輕重之權衡也且言居官貪乏者仍出於居官者之口而入於朕耳朕亦不過疑信各半究之恩所以富之之心未如思所以富萬民之心之切也朕仰承 皇考貽謀遠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開或法久弊生隨時酌量調劑則可若欲輕議更張不獨勢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可將此曉諭內外大小臣工並八旗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八

知之○丁未 上御經筵○戊申諭朕臨御以來廣開言路原係明目達聰懸鞫設鐸之意所以集思廣益補闕失而裨政治也為言官者理應精白乃心講求治體上則繩愆糾繆足以匡襄君德下則揚清激濁足以砥礪官方如內而大臣擅權不公外而督撫婪贓枉法以及庶司百職作弊營私者確有實據乘公題參其有關於國計民生之要務則不時陳奏如此方克稱言官之職而不負朕諄切求言之本懷乃數年以來臺垣之中建言者率多摭拾細務苟且塞責而近日支離乖謬之說尤多即如今日科道奏事三人李清芳則稱國家既將捐納停止不如徹底廓清其未選者一槩給與職銜頂帶等語夫同一捐納也已選者俱早得官而未選者無故而擯棄不用止給頂帶先後互異何以昭政體而服人心且捐例既停則選用者日見其少再久則無捐納之員矣而李

清芳尙稱商賈之人一旦簪笏組綬列於卿大夫之位竟似目前見開捐納者何昏憤刻薄至此耶又如傅森奏稱致祭壇廟時年逾七十之大臣眼力昏花舉動狼狽應降旨免其陪祭等語殊不知臣工陪祭自可酌量如果精力不逮原可告知該衙門不與駿奔之列而在朕以昭格神明之大典沾沾於體恤臣工之小節特頒諭旨有是體乎最可異者如邵錦濤奏請蠲免宛大兩縣鋪面門稅一摺此事伊於乾隆四年開曾經條奏經直督孫嘉淦議不可行上冬金溶又復具奏請免大學士九卿仍議不應准行今日邵錦濤又將此事陳奏朕查其籍貫金溶邵錦濤皆係順天進士如此細事有何關繫而兩人前後敷陳有意附會顯係懷挾私心袒護鄉里而邵錦濤為再三之瀆尤不可恕著交部嚴加議處凡言官彈劾本省督撫及條陳本省事宜其真知確見有裨政治者少而假公濟私者多此風斷不可長著通行訓飭朕之開言路所以盡為君之道而為科道者亦當盡言官之道古之言官忠君愛國出於至誠毫無富貴利達之念介於胸中是以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垂之簡冊為古今之所共稱今之科道其居心先不可問見朕虛懷廣攬凡事包容意謂言之不當亦不至於處分言之偶中即可希冀遷擢遂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此倡彼和累牘連篇以僥倖於萬一每當二八月內升外轉之時章疏更為紛雜此等情形伊等反躬自問實屬可鄙似此皆出於迎合之私衷假使平日不肯納諫則伊等又必籍默不言無一建白者矣天下之事不可畸輕畸重使科道不得盡言固不可然任其狂瞽而無節制則又不可從來言官之弊莫大於朋黨明末之事人所痛恨可為炯鑒近日習氣若不悛改則迎合不已必致營私營私不已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九

必致結黨所關於國家者甚大朕是以嚴切降旨曉諭臣工等共知之○己酉諭打箭爐迤西瞻對瓦述各部落番夷例應每年納貢馬狐皮折價銀八十九兩五錢今朕聞得彼地年來積雪嚴寒牛羊受凍多有損傷番夷困苦納貢艱難著將乾隆五年六年應納折價銀兩豁免以示軫恤著該部即速行文四川巡撫出示曉諭番夷等知之○庚戌頒 欽定四書文於各官學○癸亥 上親耕藉田○是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近聞獨石口外七八十里

有紅城子乃元中都舊基溝渠井邑尚有遺蹤又百餘里有開平城乃元上都舊基城郭猶存控扼張家獨石二口為形勝地若駐紮重兵能助神京右臂之勢且土肥地闊滿兵據為世業耕田牧馬可以富強此實久遠之計必須身親相度乃敢建議見擬徧閱邊關自保定前往報聞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十一
三月丁卯大學士等會議鄂爾泰等奏因永定舊河五工以下至七八工逐漸淤高約至丈餘水無去路由鄭家樓等處引水自北而東勢既不順且會入鳳河離運道已近欲改由上游故道從引河放水不設隄防俾漸復其舊顧琮以為改歸故道無隄無岸遇伏秋大汛必致漫溢奪溜又恐渾水經淀沙淤淀池諸水無路達津深為可慮伏思永定河水性靡常最易淤阻惟在因勢利導修治得宜下流宣通上游無阻顧琮身任河務以為五工以下可以挑挖如舊不致復淤自必確有所見且開河放水各工非二三年不能成事以目下水勢而論此二三年中即照顧琮議試行亦屬不害如果通順何必多事周章儻仍無益再改由新河亦不遲誤應照所議挑挖五工以下淤墊並半截河等處大隄及支河各工如式挑濬導水會流入河以資宣暢上游纒隄外增築遙月等隄

東華續錄 乾隆一三

作重層保障放淤勻沙以防汎漲但查顧琮議稱渾水過玉帶河以東若穿入淀內積久必淤今若自五工以下另開支河引入大清河以達西沽不復更由東淀誠恐泥沙盡入運河以入三汊河並淤海口且大清河距運道不遠一當伏汎大水永定全河之水直注大清河萬一不能容納潰入運河致礙運道關係甚大所有挑濬河道各工應籌萬全至玉帶河長隄加培高厚路疇村迤東加築月隄並開濬東西淀河等項無論水由何處俱係應行之事應先辦理從之○戊辰諭近見九卿辦事亦皆勉效勤不致曠廢蓋我 皇考訓誨整飭十有餘年朕守而弗失時時砥礪臣工是以人知自愛籃盞不飭之習無自而萌但國家之所以簡用大臣者上以資勸勤下以資幹濟遇大事而籌久遠就一事而計萬全方克稱股肱心膂之寄若徒循分供職或立身於無過之地其

自為計則得矣若大有裨益於政事則未也朕就近日九卿風氣論之大抵謹慎自守之意多而勇往任事之意少朕之所望於諸臣者實不止此嗣後當實體公忠擴充器識視國事如己事以古大臣自期許佐朕孜孜圖治之心方為無忝擢用棟梁舟楫之任也即如朕前降旨令廷臣保舉理學清廉如湯斌陸隴其等輩為時已久未見應詔在諸臣遲回慎重之意或從避嫌起見或恐開人奔競之風殊不知為大臣者遇有奔競干謁之人即據實糾參正可為整頓風俗之一助豈可因噎而廢食至於避嫌之見若過庸主則不得不爾諸臣尚可信朕於人之情偽罔不坐照儻稍存私意難逃朕之鑒察則諸臣果問心無愧更有何嫌之可避將此並傳諭知之○庚午以呂守曾為山西布政使鄂昌為甘肅按察使由直隸道○壬申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參奏布政使薩哈諒焚

五九

賊不法學政喀爾欽敗檢淫佚各款得旨革職命楊嗣璟往鞫○
 諭朕御極以來信任大臣體恤羣吏且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
 優渥以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奮勉砥礪廉隅實心盡職斷不致
 有貪黷敗檢以干憲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
 爾欽穢迹昭彰賊私纍纍實朕意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誠待天
 下而若輩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我
 皇考整飭風俗激清吏治十有餘年始得不變乃今不數年間而
 即有蕩檢踰閑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又不知懷遵國法將使我
 皇考旋乾轉坤之苦衷由此而廢弛言念及此朕實為之寒心
 昔日俞鴻圖賄賣文武生童我皇考將伊立時正法自此人知
 畏懼而不敢再犯今喀爾欽賄賣生童一案即當照俞鴻圖之例
 而行若稍為寬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飭激清之意矣朕必不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三
 出此也薩哈諒喀爾欽二案著吏部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巡撫
 喀爾吉善秉公據實嚴審定擬若楊嗣璟有意為之開脫是伊以
 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悅亦斷難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係朕
 先有訪聞降旨詢問喀爾吉善伊不能隱匿始行參奏一省如此
 他省可知矣喀爾吉善著該部嚴察議處凡為督撫遇該省貪官
 汚吏不思早發其奸或題參一二州縣以塞責而於此等大吏反
 置之不問且妄意朕心崇尚寬大遂爾苟且姑容以取悅於眾反
 之於公忠體國之義甚可愧赧且國法具在朕豈不能效法皇
 考乎可傳諭各省大小臣工知之○甲戌諭人臣之所最尚者惟
 廉近日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貪婪敗檢經朕訪聞諭
 令喀爾吉善查參劣蹟種種並降旨通飭各省督撫爾九卿為國
 大臣見今雖無簞簋不飭之事然師生故友往來交際未能保其

必無或其中有久經左斥因朕復加倚用而向日之故智復萌遂
 爾放縱不自檢束者亦未可定朕非無所見聞也但以一二小事
 輒為舉出未免國體有傷朕御極以來崇尚寬大體恤臣工於常
 俸之外特加雙俸而教職微員皆沾祿賜並非市惠邀名原以君
 臣一體俾得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爾等正宜仰體朕心愈加
 謹飭儻不自做勉必待朕明白指斥爾等又何以自立且務崇寬
 德朕之本性然遇有貪官汚吏朕亦斷不肯姑容也見今滿尚書
 六人朕可保其無他漢尚書中所可信者不過新用之一二人而
 已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賈誼云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
 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我皇考整飭官方十有三
 年朕繼承統緒惟日孜孜所以戒諭臣工者無所不至若大臣等
 至於敗檢踰閑不惟負朕教養之恩亦何以對越皇考在天之
 靈乎爾九卿勿謂朕處深宮無一訪聞即如薩哈諒喀爾欽二人
 朕早聞其劣蹟九卿中並無一人言及如石麟曾為山西巡撫廷
 臣中亦有山西人豈竟漫無所聞即科道中動云風聞言事所奏
 率多無關緊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轉未有入告者若以不知為辭
 朕又何從得聞耶見在仍有謂喀爾吉善參奏喀爾欽之事為過
 當者豈復有人心者乎夫九卿為朕股肱心膂才具雖有短長操
 守何難自勉若於此不能自持其他更復何望自茲以往務宜各
 砥礪廉隅交相勸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戊寅
 工部議准署湖南巡撫許容奏永順府鳳灘等處開鑿溪河工程
 已閱十年既非要道通津必不可已水勢險惡人力難施費用不
 貲迄歸無益應請停從之○辛巳免福建閩縣無著學田租額○
 癸未以周學健為戶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甲申諭據御史仲永植

參奏提督鄂善於張鳴鈞發掘銀兩案內有俞長庚妻父孟魯瞻轉託范毓麟與提督說合送銀一萬兩屬其照拂並侍郎吳家駒亦曾得俞姓銀二千五百兩又稱原係風聞言事據實密奏以備訪查等語鄂善係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伊意欲朕訪查不知應委何等之人若委禁近小臣豈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轉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豈能保其必無恩怨乎况命人暗中訪查而朕不明言藏於胸臆間是先以不誠待大臣矣此事甚有關繫若不明晰辦理判其黑白則朕何以任用大臣而大臣又何以身任國家之事耶著和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來保秉公查審使其果實則鄂善罪不容辭如係虛捏則仲永檀自有應得之罪王大臣必無所徇徇於其間也仲永檀又奏稱向來密奏留中事件外閒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為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十四

聰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謂風聞言事不問虛實紛紛瀆陳徒亂人意於國事何益是以此案必須徹底清查不便糊塗歸結亦正人心風俗之大端也仲永檀指並發○庚寅諭王大臣等御史仲永檀參奏鄂善得受命長庚賄賂一案朕初以為必無之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誣陷大臣此風斷不可長但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檀之罪因而派王大臣七人秉公查審屢經嚴訊逐日奏聞乃鄂善家人及過付人等俱各應承是鄂善受賄之處已屬顯然朕特召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尚書訥親來保同鄂善進見面加詢問鄂善始猶抵飾朕諭之曰此事汝家人及過付之人皆已應承汝能保汝家人捨命為汝而自認此賊為己吞乎若能如是事亦可已若不能如此此數人者出將秉公嚴詢彼時水落石出汝一身之事所關甚小而朕用人顏面所關甚大汝若實無此事則可若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十五

宣洩者則是權要有耳目朝廷將不復有耳目矣等語朕於左右近侍訓約甚嚴防閑甚密數年以來凡密奏留中之件皆朕親自緘封並有覽閱之後默記於中比時即焚其彙者實無宣洩之隙其有宣洩於外者則皆係本人自向人言以邀名譽而反謂自內宣洩以為掩飾之計朕猶記方苞進見後將朕欲用魏廷珍之意傳述於外並於魏廷珍未經奉詔之前遷移住屋以待其來京此人所共知者又李紱曾經召對朕以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之義訓諭之伊稱臣斷不敢不密但恐左右或有洩漏耳朕諭云朕從來召見臣工左右近地曾無內侍一人並無聽聞亦何從洩漏如此二人者則皆此類也至於權要串通左右一語朕觀此時並無可串通之左右亦無能串通左右之權要伊既如此陳奏必有所見著一併詢問具奏朕之所以廣開言路者原欲明目達

理當明正典刑乃蒙天恩容其自盡實無過刻之處等語朕因令
 訥親來保前往將王大臣奏帖與鄂善閱看並傳諭旨朕於大臣
 視同手足今爾負朕至此朕萬不得已如此辦理自降旨之後心
 中戚戚不能自釋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汝心中若有欲言之事不
 妨向二人再行陳奏鄂善奏稱我錯聽皇上諭旨以為我家人已
 供我得銀一千兩又聽得諭旨云爾係 皇考及朕信用之大臣
 如果有受賄實情即在朕前據實奏出朕另有辦處以全大臣之
 體我因皇上屢次降旨滿尚書皆可信其無他今我被入參劾審
 有得銀之供恐皇上辦理為難是以一時應承我實無賊私入己
 如家人供出我來我情願與之質對等語朕當爾等面詢鄂善時
 總以至誠開導欲得其實情爾等皆為之感泣鄂善亦良心發見
 俯首無辭因而直認不諱比時並未以威懾之以言誘之以刑訊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十六

之也旋令訥親來保傳旨與伊朕意彼若自知罪重誠心悔過或
 以罪當監候懇切哀求尚欲緩其須臾之死乃鄂善無恥喪心至
 於此極其欺罔之罪即立時正法亦不為枉夫朕之所以令其自
 處者欲全國家之體而賜彼顏面也乃彼自不惜顏面朕將何惜
 豈 皇考在天之靈不容此負恩之輩冒恩苟免欲使明正典刑
 以儆戒大小臣工耶可將鄂善革職交刑部著福敏海望舒赫
 德會同爾等嚴審則虛實自見或因鄂善愧懼一時錯認亦未可
 知王大臣必不阿朕旨而故入人以重辟也夫奸盜等案朕尚熟
 思審慮期於至當况鄂善曾為大臣者乎朕為此事數日以來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責以為不如 皇考之仁育義正能使
 百爾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實蹈之若再
 不明彰國法則人心風俗將來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 皇考

在天之靈鑒照之耳垂淚書此王大臣其體朕意焉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以班第為兵部尚書原在湖廣總督○辛卯諭前據御史仲永
 植參奏鄂善得受賄賂一案朕初心疑為必無此事特令王大臣
 等秉公察審務得實情今據王大臣等悉心根究逐日將情形奏
 聞鄂善顯有納賄情弊昨朕召伊進見面加詢問伊亦自行承認
 及朕遣訥親來保傳旨宣諭伊忽支飾改供小人之情狀畢露其
 為納賄確實無疑矣仲永植身為言官能發奸摘伏直陳無隱甚
 屬可嘉應加超擢以風臺諫著將僉都御史鄭其儲調補順天府
 府丞其餘都御史員缺即將仲永植補授至仲永植摺內所奏大
 學士等到俞姓送帖弔奠一事今查詢明白全屬子虛然伊得之
 于枋之口則非伊捏造可知又奏留中密摺宣洩於外一事伊既
 舉出吳士功參奏史貽直一件查上年吳士功果有此奏見在交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十七

王大等查詢是伊亦並無妄言之咎俱不必向伊置問朕始疑
 仲永植妄言誣陷大臣故欲加罪今查詢有據旋即加恩擢用朕
 大公至正之心可以對天地亦可以對臣民自今以後諸居言官
 之職者皆當以仲永植為法而不必畏首畏尾矣○甲午諭 五
 朝實錄寶訓朕已敬閱一周著再以次進呈用展景慕○是月署
 廣西巡撫楊錫紱奏安南本年兩貢時屆三月未據咨報查自祿
 平州土官內亂以來附近黎京有王儒達兄弟相繼占踞船頭地
 方該國王遣督鎮官阮超侯領兵剿除阮超侯一出黎京即擁兵
 背叛占踞處東地方皆貢道所經其修貢愆期不必照例檄詢報
 聞

夏四月乙未朔續刊雍正八年以後 上諭頒賜臣工○大學士
 趙國麟奏懇乞休得旨仲永植參奏大學士等弔奠俞姓之事經

王大臣等查詢明白全屬子虛其捏造之言出於于枋伊已自認與大學士等毫無干涉趙國麟被謗之處已明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解退陳請該部知道○丙申諭福建布政使喬學尹奏稱父年已屆八旬迎養在署不服閩省水土懇請調補鄰近省分以遂私情等語著將嚴瑞龍調補福建布政使喬學尹調補湖北布政使○命修慶都縣堯母陵廟○庚子大學士趙國麟奏命姓弔奠一案仲永檀係風聞于枋之言以蒙恩坐論之崇班而被以跪拜細人之醜行事有流弊宜防其漸數有往復當保其終明季言路與政府各分門戶互相排網紀寢以大壞在今日權無旁撓言無偏聽甯為未然之慮不弛將至之防乞特降諭旨明示天下以超擢仲永檀為獎其果敢宥其冒昧嗣後凡詆斥大臣按之無實者別有處分則功過不相掩而賞罰無偏曲如以臣言過懇乞賜罷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六

東華續錄 乾隆一三

遂虛張聲勢竊弄威福不恤導主行私陷以不義彼得從中舞弊挾制要求雖欲疏遠之而不可得更有齎送奏摺之人經過本省驛站而不肖州縣希圖探聽信息往往餽送盤費食物得其歡心其有不能應付周旋者則藉端需索歸向主人橫加讒謗奸蠹種種不可悉數是以我皇考洞悉其弊嚴降諭旨將堂官及家丁出人生事擾累屬員之處永行禁止無如日久漸弛頗有仍蹈前轍者用是再頒諭旨通行訓飭嗣後各督撫等如有復用堂官或差遣家人出入在所屬地方需索生事若經朕查出或御史參奏必從重議處決不寬貸此亦激清吏治之一端毋得玩忽○癸卯命浙江海塘改建石工○命墾地不成邱畝者悉免升科○乙巳署福建巡撫王恕奏請前任福建總督高其倬入賢良祠得旨覽王恕請將前任閩督高其倬入祀賢良祠一本朕記憶皇考臨御時以高其倬平日居官瞻顧游移不肯實心辦事曾降諭旨屢行訓飭特命大學士等恭查檔案旋查出數案皆訓飭高其倬之旨或言其素性悠忽避忌嫌怨總為一己之私展轉莫定或言其沽一己之虛名而不肯宣朝廷之德意或言其好為兩歧之說以遂其推諉之心嚴諭甚多與朕所記憶者相符夫國家之所以設立賢良祠原以旌賢表績樹之風聲為百僚之儀型模楷乃高其倬當日之居心為政如此若濫邀優崇之祀典不但平與情即伊有知亦應抱愧王恕之代為題請者不過欲盡厚於前官以為己身將來援例邀恩之張本耳高其倬不進入賢良祠王恕著飭行○丁未實授喬學尹湖北布政使○戊申馬爾泰丁憂以慶復署兩廣總督張允隨署雲南總督○己酉諭殿陛韶樂音律與樂章有未協之處典禮攸關尚須審定著大學士禮部會同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九

六三

內務府詳酌妥議具奏○刑部等衙門會同九卿科道議奏仲永
 檀參奏鄂善於俞廷試家發掘銀兩受賄婪贓照律科斷應擬絞
 候一疏論此案情節朕前降諭旨甚為明晰鄂善婪贓受賄已在
 朕前自認不諱毫無疑貲國法斷不可恕朕尚欲以禮待大臣而
 存國體不忍明正典刑令其自處又令訥親來保前往傳旨鄂善
 此時或以罪當監候懇切哀求未嘗不可緩其須臾之死乃伊無
 恥喪心將在朕前面認之語肆行抵賴此尚不謂之欺罔乎尚不
 謂之大不敬乎經王大臣等將伊擬絞立決實屬情罪相符朕所
 以復命九卿科道會議者原欲使諸臣共知此案情節亦處治重
 罪例應三覆奏之意今九卿科道等忽改為擬絞監候以為婪贓
 之罪例當如是獨不思鄂善之重罪在於欺罔大不敬今止照伊
 輕罪定擬而置重罪於不問有是理乎從來案情介於疑似之間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三
 者臣工或從重定擬以待奉旨改輕謂為恩出自上朕尚以為不
 可豈有全無疑議之事而反議從輕者將竟視朕為姑息優柔之
 主乎此則大非朕所望於九卿者也朕於此案再三斟酌未嘗不
 欲從寬即遣王大臣向鄂善降旨時亦非必不可輕緩其死無如
 伊展轉狡獪自陷重辟若照九卿改議則朕前旨不且為無著之
 空言乎寬縱至此何以御臣工而昭國憲鄂善本應照後議即時
 處絞但刑於市曹朕心始終不忍著新住五十七前往刑部帶鄂
 善至伊家令其自盡餘著照前議完結至於九卿此議錯繆已極
 是何意見著大學士傳旨嚴行申飭○癸丑諭本年 皇太后五
 旬聖壽節奉 懿旨停止進獻○丙辰命修浙江江塘○己未以
 劉藻為內閣學士由通政使遷○壬戌裁貴州雜稅○癸亥戶部議准
 奉天將軍額爾圖題覆刑部侍郎常安奏請禁止海運一摺查奉

天米價向屬平賤近年戶口滋多生齒日繁又加各省貿易人眾
 本地所產僅足食用邊外蒙古黑龍江船廠等處收成偶歉亦賴
 接濟若聽水陸兼運則糧價增昂旗民必致艱食應請禁止海運
 從之
 五月甲子朔諭國家愛養黎元莫先於輕徭薄賦朕御極以來加
 惠閭閻凡所以厚其生計而除其弊端者無不留心體察次第舉
 行近聞各州縣徵糧一事尚有巧取累民之處每至開徵之際設
 立滾單將花戶姓名及應完條銀數目開列單內散給鄉民原使
 鄉民易知得以照數完納前人立法本善而無如奸書蠹吏日久
 弊生視各戶銀數之多寡於額糧之外或多開數錢至數分不等
 鄉民多不識字且自知糧額者甚少既見為官府所開遂爾照數
 完納即有自能覈算者又以浮開為數無幾不肯赴官控告結怨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三
 吏胥且恐旬旬公庭廢時失業往往隱忍不言勉強輸納其多收
 銀兩或係書役先將別戶錢糧侵收那用而以此彌補其數或通
 縣錢糧正額業經報完而於捲尾之時兜收入己更有不肖有司
 暗中侵分以飽私囊其申送上司冊籍則仍是按額造報並無浮
 多一州縣滾單之多動以萬計上司難以稽查無從發覺其為民
 間之害固不減於重耗也朕聞此弊各省有之而浙江為尤甚用
 是特頒此旨通行曉諭是在各省督撫仰體朕心時加訪察如有
 仍蹈此弊者即行嚴參不稍寬貸則官吏不得假公營私而小民
 共受其惠矣○禮部侍郎吳家驥以告假回籍收受命長庚盤費
 銀兩革職○癸酉諭從來誣告越訴最為良民之害蓋一州縣之
 內必有一二狡黠之徒以殷實之家為可擾稍不遂意輒尋釁
 訟且捏造謊詞拖累株連以洩私忿更或未控州縣即控道府未

控道府即控院司比比皆是為有司者審理詞訟既得虛誑之情而不治以誣告之罪為大吏者濫准詞訟不思上下之體而但沽肯管事之名於是刁健之人以興訟為得計而告訐成風閭閻不勝其擾累深可痛恨雖誣告越訴律有明條而實力奉行者少嗣後州縣審理詞訟凡理屈而駕詞誣控者必按律加等治罪若故行寬縱經該上司查出以罷輒論凡未經在下控告者院司道府不得濫准其業經在下控理復行上控者必其情理近實先將原告窮詰然後准理若發審屬虛誣告與越訴二罪並坐如此庶刁徒共知斂迹而良懦小民均享無事之福矣其如何酌量定例之處著刑部妥議具奏尋議奏誣告越訴如審屬虛除照誣告加等律治罪外先在該地方枷號示眾以儆刁頑若州縣既經審出控告屬虛故行寬縱照罷輒例議處如院司道府濫行准理照上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三

多共計一千六百餘兩與鄂善所犯銀數相等且實係科派屬員重收尾封賊私入己並非公項餘銀應報不報者可比彼時曾經庫吏口稱舊例所無力行稟阻而薩哈諒斥其膽小悍然不顧則其始終狡詐藐法負恩罪實難逭特將薩哈諒情節一一宣示交與三法司從重定議以昭炯戒○癸未大學士遵旨議覆戶部左侍郎梁詩正奏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伏見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多則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京中各項支銷合計須一千二百萬入不敷出蓋因八旗兵餉浩繁所出既多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所入愈少請及時變通八旗閒散人丁宜分實邊屯以廣生計綠旗兵丁宜量停募補以減冗額等語查乾隆二年五年經御史舒赫德范成條奏將在京旗人移駐興盛二京等處耕種經王大臣等屢行詳議緣甯古塔拉林阿爾楚哈渾春博爾哈屯海蘭素係產蕩之所移駐滿洲不諳耕種召民開墾恐行創採而黑龍江風土迥異京城旗人不能與本地人一體耕地打牲耐勞勞苦一遇歉收難以接濟奉天亦無曠土可耕應將八旗閒散人丁分實邊屯之處無庸議至直省綠營兵數雍正元年以前共額設馬步兵五十八萬二百餘名後因西陲用兵及苗疆河工等處增設十一萬六千餘名嗣經軍務告竣議裁二萬餘名尚多浮冗請將各省標鎮協營詳查續添兵丁或可全行裁汰或可量加裁減儻有不便裁減者將馬兵改為步戰步戰改為守兵或有地要營單必須添設止准於通省酌量抽撥毋輕議增至恐裁兵一時去業失伍養贍無資應候該兵出缺量停募補又尚書公訥親等奏直省一切正雜錢糧康熙雍正年間歲歲相積仍有餘存邇年以來統計直省收支各款所入僅敷所出儻有缺缺停緩即不足供一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三

歲用度其支放紛繁尚須酌為裁減各省官員毋任其增設工程宜權其緩急等語查設官分職原有定制從前各省佐雜等官各督撫有奏請添設改隸責任轉無專屬請嗣後各省需用人員止准於通省內隨時改調不得奏增糜費再直省一切新建工程俱經各衙門議准工部覈算工料與修見在各省城垣令督撫確查分別緩急豫估報部將來遇水旱不齊之時以工代賑其文武衙門偶有坍塌止可隨時黏補其必需修理者該督撫斟酌題報俟部覆方准與修至民隄民埝有應修理之處即於農隙勸導修整毋動公帑除臨江瀕海邊疆重地營房墩臺海塘溝渠隄壩等緊要工程外其可緩與修者申報督撫酌量次第題報庶不致繁興糜費得旨八旗人丁分置邊屯一事著大學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袞前往奉天一帶相度地勢再行定議餘依議○甲申戶部議兩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廣總督馬爾泰奏潮州添設縣一將海陽縣屬豐政一都並嘉應大埔揭陽等州縣鄰近田疆戶口割歸管轄應如所請從之命縣名曰豐順○戊子以汪由敦為禮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庚寅諭承平之時不忘武備乃經國要務近年以來各省營伍整飭者少廢弛者多良由將弁董率不力所致今細加訪察各營守備千把管官尙知演習弓馬以圖上進之階及升任參遊以上率皆耽於安佚騎射荒疏己身如此安望其訓練兵丁整飭營伍此風若不悛改則武備漸不可問矣用是特頒諭旨通行訓飭各該督撫提鎮等務須力為振刷毋得苟且因循且提鎮乃武職領袖必身先習勞講武為偏裨之倡並督率副參以下不時操練躍馬彎弓投石超距使未弁鼓勵士卒奮揚若一二年後積習不除軍容未見改觀朕惟統領大員是問○諭大小臣工凡有奏摺朕詳細閱不

遺一字遇有差謬必指出令其改正朕日理萬幾尚不肯偶爾疏略爾等臣工理宜倍加敬謹以防怠忽之漸乃近見部院奏摺中往往有謬寫之字蓋由堂官辦事不過看彙而繕寫清摺時並未寓目無怪乎承辦司官漫不經心也即彙已定而重閱奏摺一番既以熟悉其事之原委而亦非甚勞苦之事此尚懶為則何事不懶耶朕每遇摺內一二字之謬不欲將堂官輒交部議而諸臣當思奏摺進呈中有謬錯字樣殊非敬君之道况沿習日久屬員胥吏共知堂官不看奏摺備遇緊要字樣增減一二豈不重滋弊端嗣後各當留心毋蹈故轍○辛卯諭山西地方自石麟為巡撫以來因循舊習吏治廢弛繼以薩哈諒喀爾欽貪縱無忌而各屬浮收濫取之弊更相習為固然如徵收地丁錢糧每兩例加耗羨一錢三分今加至一錢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錢者若如此徵收民何以堪至鄉村編氓有以錢納糧者每兩收大制錢一千三十文就時價合算計一兩加重二錢有餘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谿壑他如需索鹽店當商陋規及買取貨物任意賒欠或短發價值或勒定官價苦累行戶種種積弊不一而足朕所聞如此在晉省官吏中豈無潔己自愛之員然積習已久效尤成風故貪黷者常多廉潔者常少民生吏治關係匪輕朕特施寬大之恩既往不咎自今以後著嚴行禁革務使痛改前非潔己恤民奉公守法巡撫喀爾吉善毋得徒事文告而不實心奉行以致屬員陽奉陰違怙終不改一二年後朕儻有所聞當特遣大臣徹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將大小官員從重治罪不稍寬貸並非不先行誥誡遽然繩之以法彼時不得謂朕辦理過刻也○諭科道職司言路為朝廷耳目之官凡有關於民生利弊之事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皆當留心訪察據實上聞即如山西巡撫石麟之廢弛布政使薩哈諒之貪黷各屬浮收重耗甚為民累科道等官每將無干瑣務陳奏朕前而此等緊要大端並不指實糾參豈果出於不知耶抑明知而不言耶至本省之人於本省事務見聞尤切知之必悉如給事中盧秉純即係山西人石麟莅任甚久薩哈諒劣蹟多端盧秉純豈得推為不知而並不一經參奏何也用是特頒諭旨通行申飭科道等此次訓飭之後嗣是各省有關民生利弊之事俱當留心訪察一有確據即指實糾參備知而不奏責有攸歸至於本省之人明知其事而隱匿不言儻別經發覺朕必將本省之科道議處一二以示儆其有假公濟私挾制本省大吏以為自便之計者亦斷難逃朕之洞鑒○壬辰 上幸西廠子行圍

六月甲午朔飭官員防閑幕友○乙未諭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以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三
天下之大天時固有不齊地形亦復不一雨澤稍愆則高旱之地防旱雨水既足則低窪之地慮淹總期先事豫籌始可有備無患盲念及此雖當豐稔之年而朕宵旰憂勤實不敢稍釋於懷也向來各省報災原有定期若先期題報便不合例朕思按期題報者乃指具本而言至於水旱情形為督撫者察其端倪早為區畫隨時密奏則朕可倍加修省而人事亦得以有備若過拘成例則未免後時矣至於督撫之報災有故為掩飾不肯奏出實情者亦有奸行其德希冀取悅於地方者惟公正之大臣既不肯匿災以病民亦不肯違道以干譽外此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失朕痾瘵在抱再四思維匿災者使百姓受流離之苦其害甚大違道干譽雖非正理以二者較之究竟此善於彼甯可國家多費帑金斷不可令間閭一夫失所此朕之本意也各省督撫俱當仰體隨時留心以

副朕惠鮮懷保之至意○丙申徐士林因病解任調陳大受署江蘇巡撫張楷署安徽巡撫以岱奇署陝西巡撫○辛丑賑恤貴州黎平等處苗匪侵擾難民○壬寅刑部侍郎郝玉麟年老乞休允之○癸卯以三和署戶部侍郎由內務府總管署○甲辰修居庸關○以劉統勳為刑部侍郎命俟服滿來京供職原任○乙巳御史李愬奏甘省平涼鞏昌兩屬夏秋疊災州縣各員諱匿不報餓饉載道搶劫成風各省赴甘納粟捐監者官吏包攬收銀科派民間羅穀填補穀價日增民生日敝請派公正大臣前往查勘得旨覽李愬所奏若果如所言則元展成罪不容誅矣然李愬甘省人也似告災之狀為已甚之言此風亦不可長即著李愬前去會同總督尹繼善親往查勘情形著尹繼善秉公據實具奏若所言果實元展成當治以諱災之罪不然則李愬為鄉曲而妄言亦有應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三
得之處分該部即遵諭行○御史吳焯奏近見度支之臣以國用不足為憂恐開內外臣言利之端 上曰部臣之奏謹其流所以裕其源非言利比也恐外省大吏遇事觀望誠有如吳焯所奏者朕甚嘉之○己酉左都御史劉吳龍奏浙巡撫盧焯婪贓各款得旨解任命德沛旺扎爾審奏○庚戌以黃孫懋為內閣學士

事○辛亥諭前給事中盧秉純參奏大學士趙國麟之摺內有二條一稱皇上面問趙國麟往奠俞姓之事初則伴為不知再問則略為停頓既出之後告之至戚劉藩長自鳴得意又稱劉藩長休致之後趙國麟告伊王安國未曾參爾乃係蔣炳參爾等語朕思大學士有贊襄密勿之責不應向親戚為此等之言是以降旨令劉藩長來京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來保將伊二人詢問質對逐日進呈所錄口供其趙國麟在朕前回奏往

弔俞姓一節劉藩長曾向盧秉純言之至伴為不知略為停頓告
 之至戚自鳴得意之處乃盧秉純揣摩彼時情狀之詞劉藩長告
 知盧秉純者並不如是此處無大關礙不必深問至趙國麟告知
 劉藩長王安國未曾參爾乃蔣炳參爾之語劉藩長供稱聞之他
 人並非聞之趙國麟而盧秉純則堅供不移此事有無尚在疑似
 之間但劉藩長乃市井庸人趙國麟身為大學士既締姻親又曾
 在朕前奏薦甚屬不合朕已悉知不必再問至於盧秉純供出劉
 藩長許多悖謬之語甚有關係從前盧秉純初聞之時何以不行
 參奏及參劾趙國麟摺內又無一語及此直至於今劉藩長到京
 對質不肯應承趙國麟之說符伊原參始行供出並將朕召見之
 語濶入於供詞之內又將朝臣牽引多人幾欲一網打盡而與此
 案問語毫無干涉似此妄亂無賴豈可留於言路盧秉純著革職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天

劉藩長係奉旨休致之員而凡遇知交輒探問罷官之故則其不
 自安分可知亦著革職其悖謬之語若果出於劉藩長之口自當
 按律定擬儻係盧秉純挾嫌妄供亦當治以誣陷之罪著原問之
 大臣詳悉審明具奏○癸丑命加培直隸子牙河官隄○甲寅諭
 據沈世楓奏稱刑部尚書來保誠懇有餘而習練不足韓光基優
 於異順而短於決裁是以近來辦事漸有委靡舛錯之處等語來
 保人實可信伊與韓光基二人在刑部辦事亦無大過但沈世楓
 所奏頗中二人之病人之才智各有短長難以求全責備若因人
 指摘自知省惕益加奮勉則心志虛公即才幹識力亦將日益精
 進此閱過而喜所以稱賢也特將原摺發出令諸大臣知之○除
 陝西西安等六府州虛報地畝額賦○乙卯命修直隸邊牆○丙
 辰諭從前仲永植參奏大學士趙國麟往奠俞姓之事已經審結

之後趙國麟具摺辭職朕降旨慰留伊又復具奏朕前情加激切
 語更瀾翻是伊初次為嘗試之計及見慰留之旨知朕不因此令
 其去官故為煩瀆之奏以示退讓朕早已洞燭隱微特以待大臣
 之禮已經姑留仍復優詔答之盧秉純前奏亦曾及此可見伊之
 居心雖妄亂無賴如盧秉純者亦且窺見趙國麟反而自思更有
 何顏立於百僚之上乎盧秉純參伊之摺朕摘出二事令大臣等
 詢問一件無大關礙一件尚在疑似之間朕已從寬不問至趙國
 麟奏講理學且身為大學士與市井庸人劉藩長締結姻親且在
 朕前保薦朕已明降諭旨較之仲永植參奏之事其過孰為重大
 趙國麟亦知此番之事非引過求退所能了乃轉詣宮門奏請面
 見朕知其意不過為迫切之詞強為辨訴希冀朕之復留是以不
 令進見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傳旨諭以大臣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天

之義進退之禮伊自當朝聞命而夕拜疏矣乃遲至數日伊竟無
 求退之本是其意中以為朕一時雖降責備之旨而稍遲時日或
 仍復轉念優容以此觀望不前耳朕御極之初趙國麟以安徽巡
 撫來京陛見朕召對於易州行在見其人屬老成且素聞伊留心
 理學是以內升尚書繼因大學士缺出一時不得其人將伊補授
 數年以來聞或召見與之講論經義凡論及用人行政伊並未獻
 可替否有都俞而無吁咈此朕所深知而熟見者止以人才難得
 曲為姑容即屢被言官彈劾朕尚保全之而彼不自省悟妄謂朕
 入其彀中欲逞其伎倆則大謬矣試問舉朝之大臣居心行事何
 一不在朕洞鑒之中豈獨於趙國麟而有不知哉趙國麟在學
 士之任所匡贊者何事所建白者何言為朕所倚任而必不可棄
 者何具伊清夜捫心能不愧赧而尚可忝竊大學士之職乎伊見

有福建巡撫任內薦舉劣員王德純一案部議降調朕留中未發
尚欲其進退以禮全其始終今既不知自處不得不明加處分趙
國麟著降二級調用留京候補此番處分並非因盧秉純之參奏
特將前後用舍情節一一宣示令諸大臣知之○丁巳召劉柏來
京調蘇昌署安徽按察使以李錫泰署廣西按察使由右江○戊
午增建安徵常平倉○己未大學士鄂爾泰等奏審盧秉純參奏
趙國麟一案查盧秉純所供革職光祿寺卿劉藩長悖謬之詞細
加研鞫並無確據亦不能就原供對質再前於質審時盧秉純將
劉藩長批頰肆毆目無法紀應擬杖流准其納贖並應押解原籍
交與地方官嚴加管束不許出境生事劉藩長係休致之員輒探
問罷官緣由殊不安分應擬革職得旨依議盧秉純係參奏趙國
麟之人趙國麟既經降調今又將盧秉純革職治罪彼不知者必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三

心合乎天理人情之準可以告之天地可以告之臣工若以偏私
之意卑淺之識妄行揣度則大謬矣特降此旨令大小臣工知之
○庚申喬學尹丁憂命嚴瑞龍仍回湖北布政使任○壬戌諭各
省秋審該督撫會同司道等官分別定擬民命攸關最為重大向
聞會審之時不過於一日之間草率定擬並未悉心講論期於至
當且臬司承辦秋審則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有徵歌浮白之歡而
無惻怛哀矜之意其跟役人等皆獲賞勞而歸以為娛樂陋習如
此如父母斯民之義何昔我 皇考特頒諭旨嚴行禁飭而日久
玩生近聞漸有復蹈故轍者又如督撫盤查司道各庫司道必治
席演戲務極輝煌並邀請將軍副都統及開差學政文武大員燕
飲竟日席散之後復重賞跟役人等率以為常以國家稽覈錢糧
之政事而別尙虛糜費於無益之地不知其取辦於何所也以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三 三

以為原參之人與被參之人一同受罰不無疑議殊不知朕之賞
罰本屬公平不稍偏向即如仲永檀之參鄂善審明鄂善得賊是
實比即將鄂善置之於法而嘉獎仲永檀超擢僉都御史今趙國
麟自有本身應得之處分並不因盧秉純之參奏前旨甚為明晰
而盧秉純此案之治罪因其與劉藩長質對時見劉藩長口供不
符伊之原參心懷忿恨遂於本案之外別牽枝蔓日加過甚之詞
無所底止總欲迫之以不得不認之勢居心如此甚屬陰險可惡
且於公堂之上揮拳肆毆卑污苟賤至此已極此等之人斷不可
留於言路且凡為科道者亦必恥與同列其人其事與仲永檀有
天淵之別是以將伊革職照例治罪並非因其參劾趙國麟也且
亦並不因其捏造悖謬之語此不過如雀噪蛙鳴耳豈足介意而
加之以罪哉朕之待大臣與待言官進退予奪悉本大公至正之

上二條凡實心任事之督撫必不出此其有視為陋例相沿而不
知檢點者見朕此旨當深自省惕力行革除備視為泛常不知悛
改經朕訪出必加以處分○以張嗣昌為福建布政使王丕烈為
福建按察使由興泉○是月署兩江總督楊超會奏江蘇巡撫徐
士林清勤自勵雖身歷華靡而處已儉約不殊寒素安徽巡撫陳
大受勤於政事虛中無滯於吏治民情體究甚為親切江西巡撫
包括性情和平辦事穩當而和光同塵鮮所可否江西當積弛之
後吏玩民刁未見整頓之方得旨所奏三人俱係至當至公之論
與朕所見同嘉悅覽之○署兩廣總督王安國奏安南國權臣鄭
剛竊柄欲圖篡奪遂專廢立土官韋福瑄等以輔黎滅鄭為詞倡
亂起兵見嚴飭官弁毋使夷匪潛入邊境及內地奸民私越滋事
報聞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臣先謙敬編

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癸亥朔諭近來鄂善喀爾欽薩哈諒及趙國麟盧焯等案皆朕準情酌理不得不如此辦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為涉於嚴峻即進言進講諸臣頗有以效法 皇祖崇尚寬大為效陳者則外人之議論可知矣殊不知 皇祖當日固以寬大為政而如鰲拜索額圖托和齊噶禮明珠等未嘗不按法懲治今鄂善以大臣而婪贓無恥喀爾欽以學政而賄賣生童此等之人不寬之於法則國法將何所施乎從古帝王以優柔寡斷而致敗者恆有之從未有整綱肅紀生殺予奪大權不移而致敗者也朕自幼讀書研究義理至今朱子全書未嘗釋手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朕時時體驗實踐躬行凡用人行政發號施令之際實皆本於憂勤出以乾惕自信公正無私不稍偏倚可以對天地可以告天下臣民諒六年以來在廷諸臣無有不共知共見者試問政治之因革失宜者何事官僚之舉錯失當者何人乎易曰元者善之長也書曰御眾以寬朕即位之初原降諭旨本欲減去煩苛與眾休息所望諸臣懷遵法紀以成朕之寬大若因此而即於廢弛放縱是諸臣迫朕以不得不嚴之勢非朕之本意也夫栽培傾覆惟人自取或寬或嚴總歸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見不可無朕豈中無主宰忽然而寬忽然而嚴者乎蓋因物付物惟正斯中以人治人期改而止若有意從寬必且流為市恩姑息而失寬之正則所謂寬者即嚴之因而所謂嚴者即寬之害是則有意從寬尚且不可矣而况有意於嚴乎無如大小諸臣私心揣度務為觀望

朕於事之當寬者寬之而議事條陳遂相率而趨於寬之一路朕於事之當嚴者嚴之而議事條陳遂相率而趨於嚴之一路究之伊等居心並不以國事為重以為善於迎合即可以希冀升遷保全祿位此等陋習不但小臣如此即大臣亦或不免九卿中往往自為身家之計而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不可多得諸臣底裏何一不在朕洞鑒之中伊等清夜捫心果能無愧乎嗣後當各自儆省痛加悛改矢公忠之心去觀望之習以副朕之厚望焉○命德沛兼理浙江巡撫○免江蘇蘇州等府屬通賦○甲子命北省勸民試開溝洫○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賣生童縱僕營私違禁漁色伏法○丁卯諭外省官員見任之時不許建立生祠例有明禁或去任之後實有功德在人甘棠留詠彼地官民建祠以志去思者准其留存外此一槩不准雍正元年欽奉 皇考諭旨甚明蓋此等事多出於下屬獻媚逢迎及地方紳衿與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斂費上以結交官長下以私飽其囊橐而非出於輿論之同懿德之好也朕近訪聞外省此風尚未盡革即如郝玉麟盧焯之在閩省居官平常並無出眾之名譽而建立生祠書院肖像置牌妄行崇奉似此濫觴之舉何以示旌揚而昭激勸聞省如此恐他省亦復相同著通行各督撫秉公察覈以定去留慎勿瞻徇情面務使羣情允協公道常存庶於人心風俗有所裨益○己巳諭從前給事中朱鳳英奏請順天鄉試同考官照會試分省迴避之例北籍止閱南卷南籍止閱北卷該部以房官南北籍人數不一分閱之卷多寡不齊難以均派未議准行蓋部議止將南北二皿較論固難分派若將通場滿漢生員貢監各卷併數合算自無不均之慮且立法必期無間而防範不嫌過周與其

留滲漏以滋弊端無甯嚴界限以絕物議嗣後順天鄉試同考官南省人槩令迴避南皿卷北省人槩令迴避北皿卷邊省人槩令迴避中皿卷滿洲漢軍槩令迴避滿字合字卷如此分別可以清弊竇而息浮議亦防微杜漸之道也○庚午諭武備關繫緊要前已屢降諭旨令督撫提鎮等力為振刷不得苟且因循大約外省營伍整飭者少廢弛者多而撫標為尤甚蓋巡撫專留心於文事其標下將弁又屬專轄別無統率之人該撫少不留心則怠惰成風武備漸不可問矣嗣後各督撫提鎮等當謹遵朕諭以盡職守以勵戎行於一二年後朕派公正大臣前往驗其優劣如騎射果否嫻熟軍容果否改觀皆顯而易見難於掩藏者儻有仍前廢弛之處朕必將該管大臣嚴加處分毋謂朕不教而罰也又聞各省營伍中仍復多有空糧此弊經我 皇考暨朕屢行禁革而陽奉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三

清明國祚久遠胥由於此我國家受 天景命統一寰區 皇祖 皇考厚德深仁漸被海宇皆不世出之君朕以涼德繼承大統早夜孜孜敬 天法 祖不敢稍自菲薄歷觀史冊繼世相承愛民勤政若是其積累深而涵濡久者蓋不數觀且內無諛諂之女寵干政之宦官朝無擅權之貴戚大臣外無擁兵之強藩巨鎮凡歷代以來所有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無其人無其事抑且無幾微之萌蕞夫勵精圖治如此立法無弊又如此宜其教化興行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縱不能遠追唐虞亦可以媲美成康矣乃朕澂心靜觀今日之人心風俗居官者以忠厚正直為心而身家利祿之念胥泯未能也為士者以道德文章為重而僥倖冒進之志不萌未能也民皆家給人足漸臻端良樸愿之風未能也兵皆有勇知方足備干城腹心之選未能也由此以觀數十年來惟恃 皇祖 皇考暨於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謹操威柄是以大綱得以不廢耳儻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得體萬事而周八荒則國是必致陵替矣此實朕之隱憂而未嘗輕以語羣工亦終不能默而不以語羣工也今國家當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後所以立萬年不拔之基者誠不可不及是時而加之意也在朕中夜以思朝乾夕惕不敢恃豐亨而忘治益求治之心不敢安小成而緩長慮深謀之意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惟恐隳成業而失事機然此非朕一人所能獨理也內外諸臣當股肱心膂之任必當以皋夔稷契為心屏畏難之見除苟安之習凡吏治之得失人才之賢否民生之休戚皆宜熟籌而切慮夫王道雖無近功而未始無成效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師其迹師其心為之有其漸施之有其方實非不可舉之政朝廷者風化之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四

原封疆者方伯連帥之任惟在正其心術固其根本整綱飭紀謹小慎微勿為目前之計而為久遠之圖迎導善氣祇近天和我國家無疆惟休實有厚望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陰陽否泰之機不長則消不進則退斷無中立之勢效唐虞不至向可冀為成康假令畏難圖便晏然自謂已治已安則禍患即已潛伏不可不懼也雖移風易俗不能責效於旦夕但及今不講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狃於便安因循怠忽上何以仰承 謨烈下何以垂裕後昆乎易曰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我君臣其共勉之○丙子諭總管太監著總管李英謝成嚴諭跟隨出外各處太監不許肆行跑馬若似從前魏珠于錦跑馬射箭斷乎不可如有此等事惟汝二人是問○命陳世倌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刑部等衙門議奏原任山西巡撫內閣學士石麟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年 五

於布政使薩哈諒焚賊不行訪察題參應降三級調用係革職留任之員無級可降應革任薩哈諒擬斬監候從之尋薩哈諒以不完照例減等發往軍臺效力○戊寅甘肅巡撫元展成因事解任命尹繼善新柱審奏○己卯御史劉方藹奏近者伏讀 上諭凡用人行政發號施令之際實皆本於憂勤出以乾惕自信公正無私不稍偏倚試問政治之因革失宜者何事官僚之舉錯失當者何人乎等論旨臣惟唐虞君臣始終憂勤謙退伏願 皇上鑒厥后自聖之箴懍安不妄危之意得旨前日之旨似過滿假是朕失於檢點劉方藹即行陳奏亦可嘉也此奏知道了又奏大學士等查審肅秉純參奏趙國麟一事將盧秉純與劉藩長質對之語逐日進呈恐告許者以側言希倖伺人陰私請嗣後發奸摘伏必須實據若以無關緊要之事牽證告許者乞嚴加戒飭得旨屏側言又恐人以爲

禁風聞劉方藹其何以應之要之朕惟存大公之心以順應耳○調阿爾泰為雲南布政使以陳宏謀為江西布政使調陳高翔為江蘇按察使以張無咎為山西按察使由雲南鹽運使調○甲申左副都御史陳守創乞休允之○乙酉刑部議奏湖北巡撫范璨奏民人江在金殿傷大功服兄江聲先身死擬以斬決並聲明應否比照救母情切酌量寬減查江在金供內雖有怕聲先誤打伊母之語然實無救母情形自不便比照此例議減又左都御史杭奕祿等議江在金無與兄鬪毆之事若照弟毆大功服兄律擬以斬決未免情輕法重應改為斬監候得旨江在金改為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凡遇人命重案朕必再三推詳稍有可原之情或降旨更改或交九卿會議以昭法外之仁也至三法司惟應按律定擬不得意為輕重今此案刑部係按律辦理者而都察院大理寺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年 六

另議監候雖屬原情究非立法之本義且兩議之事開或一二人意見不同則可乃三法司本屬一體而與刑部判然兩議將來一衙門立一意見甚有關繫著訓諭知之○改雲南南籠廳為南籠府設永豐州○丙戌免山東各屬未完虧欠○丁亥諭凡遇行營撤袋弓韋非僅滿洲武職大臣官員等應行束佩即文職大臣官員等亦應不離於身看來或有因朕出入觀臨之際暫時帶佩經過後隨即解卸並不束佩皆因偷安好逸所致若聽其如此相沿日久恐武備漸至廢弛於旗人素習大有關係著通行傳諭知之○戊子 上初舉秋獮奉 皇太后幸避暑山莊啓鑾○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壬辰 上至古北口閱兵○是月貴州承從縣苗匪滋事總督張廣泗等派兵討平之

八月甲午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圖自到豫省以來辦事勇往實心

整頓朕甚嘉之但近來聞得驕於盈滿之氣多而虛衷謙抑之意少即如豫省素稱多盜自雅爾圖極力查拏盜風稍息若云闔省全無盜賊則未必然也雅爾圖之意未免自足以爲盜息民安閭閻無擾不喜屬員申報被盜之事似此恐將來官民觀望漸成諱盜之風矣又如豫省行興教化每月州縣舉報善良動以數百計而作奸犯科之事反隱匿不報上年光山縣地方居民夜聞失火遂有光棍多人乘機搶去張永安之妻及經告發知縣僅將兇犯江矮子薄責逐釋人心不服又如今春訪得南陽府知府王機賊私多款及發兩司查審無一實據又訪得鄧州百姓安姓奉天彭姓等款蹟及至提審亦屬子虛此皆平日好聽細言以致宵小之輩捏詞動聽之所致也朕所聞如此而朕觀雅爾圖近日所爲亦果有似此之意伊尙係巡撫中之優者儻因假滿失於檢束以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年 七

致有初鮮終豈不可惜將朕旨密諭伊知之尋雅爾圖覆奏遵奉諭旨披瀝愚忱並請赴京陛見得旨何必如此惶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已全無其迹人亦何由而指斥乎且朕之訓汝並非因旁人之言以汝所爲之政而諭之耳若必欲強詞奪正理則汝爲不能改過者矣自今以後惟有益加謙抑務實政則勝於來京百倍矣毋以陛見爲請也○丙申涼州將軍烏赫圖奏準噶爾使人齊默特等四月到東科爾原議五月進藏因與商人貿易講價不定託言炎暑改期七月今忽來言聞西藏地氣早寒攜來駝隻俱不堪用難以前進擬貿易畢即欲還部既經和好熬茶之事不論何年俱可前進前後言詞反覆明係希圖貿易昂價要請增給馬駝應否仍令赴藏或聽還部得旨前因噶爾丹策零尊崇黃教奏請爲其父赴藏熬茶施行善事朕特加恩允其所請賞給牲畜口

糧派大臣官兵照着伊使臣因貿易價值不定不欲進藏即求還部貿易之事當聽商人自便詎可官爲派勒今伊等不遂所欲便欲言歸或其來時噶爾丹策零本屬令如此或係伊等私意若出噶爾丹策零之意則亦係一無信行之流朕甚鄙之伊等去後儻再請進藏亦斷難允行若噶爾丹策零並未出此伊等自立主張任意妄行更屬詭譎嗣後再來亦斷不遣往西藏伊等果能擔承即聽其還朕爲內外共主既經降旨斷無改悔之理若必欲還部亦竟聽之可也尋奏於八月將齊默特等喚至傳諭旨畢伊等默然良久旋稱我等來時噶爾丹策零並未如此指授我等不能進藏緣由前已稟過理屈詞窮萬難置辨但貪心無厭所望不遂仍欲回巢得旨朕所降諭旨甚明伊等如欲回去爾等即將朕所降諭旨再行曉諭伊等護送至哈密交與李繩武等爾等即可回也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年 八

○己亥以仲永禮爲左副都御史由左僉都御史遷○癸卯諭從來激清吏治必大法而後小廉督撫司道有統率屬員之責不但賄賂餽遺亟當屏絕即承辦公事亦不可有絲毫沾染稍留指摘之端使州縣藉詞玩縱無所顧忌朕聞得各省督撫司道同駐會城凡一切操演兵馬考試吏員行香講約因公勘驗等事需用酒筵鋪設香燭祭器均於首邑取辦甚至葺理衙署修整執事置備器物首邑俱遣家人工房在轅承值分而計之爲數無多而合一年所費每至盈千累百在上司止顧取攜之便資費不問從來在屬員但期迎合之工備辦惟恐不及其實首邑之養廉公費原有定數墊賠既多不得不派累科斂作弊營私以彌補缺乏而督撫念其捐項繁多往往曲加體諒姑息優容或且喜其逢迎題升保薦是非顛倒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雖係積習相仍亦當嚴行禁止嗣後

各省會城遇有應辦事件如實係公務應於公項開銷若係各衙門私事應自行捐貲辦理不得樂取之首縣首縣亦不得遣家人工房在各衙門承值如此則屬吏得免賠累之苦兼可杜奔競之門為上司者亦可毫無瞻顧秉公察覈以盡正己率屬之誼實激清吏治之要務也可傳諭各督撫知之○以李紱為內閣學士光祿寺○丙午裁江蘇鹽務道太通道二缺以直隸通州歸甯鎮道管轄太倉州歸蘇松道管轄○己酉召楊超會同部辦事調那蘇圖為兩江總督孫嘉淦為湖廣總督高斌為直隸總督以完顏偉為江南河道總督由江南調○諭直隸河道必須總督一人兼理事權歸一始於河道民生均有裨益高斌係熟悉河務之人今補授直隸總督河工一切機宜俱著伊相度辦理河道總督顧琮著回京候旨其河員河兵及效力人等應留應去高斌到任之後留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九

心查察次第奏聞其效力人等必需留工者應酌定額數以杜冒濫著高斌一併詳議具奏尋奏河工應需效力人員查照江南情形以一百五十員為定額下部議行○辛亥以鄂爾達為甯古塔將軍馬爾泰署兵部侍郎原任兩廣總督○壬子諭蒙古扎薩克諸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自 太祖 太宗時歸仁向化與滿兵一體效力 皇祖 皇考眷愛爾等無異滿洲教養兼施百有餘年朕此次行圍行列整齊皆爾等教訓有方所致朕甚嘉焉著加恩普賚銀幣有差○丙辰設山西歸綏道駐歸化城○庚申命綏遠城採買兵米○德沛旺扎爾奏山西布政使呂守曾前在杭嘉湖道任內承審汪孫氏爭產一案任意婪贓得旨解任解浙嚴審○辛酉以吳龍應為山西布政使石去浮為湖北按察使由江西調○以彭家屏為江西布政使王玠為湖南按察使由貴州調

九月癸亥朔元展成以不職革職以陳宏謀為甘肅巡撫由江西調○乙丑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丙寅命截留明年江南浙江漕糧八十萬石備賑○戊辰禁吉林伯都訥甯古塔等處游民雜處○庚午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命雲南東川府開爐鑄錢○壬申履親王允禩等奏奉恩輔國公品級允祜患病一摺得旨若有事以貝子禮照例行此時且不必令知之○癸酉實授王恕福建巡撫楊錫紱廣西巡撫許容湖南巡撫○乙亥調陳宏謀為江西巡撫以黃廷桂為甘肅巡撫由古北口調命包括回安徽布政使任託庸回京○丁丑諭江西自俞兆岳岳潛任巡撫以來輒弱因循毫無整頓地方事務日致廢弛止因彼地民情醇樸僅得敷衍無事前用包括署理巡撫亦復因循舊習是以令回藩司原任陳宏謀尚有幹材特加簡用伊當感激朕恩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十

深加勉勵懷前車之戒實心實力以吏治民生為事况伊見任該省藩司雖到任未久地方情形諒必已知梗槩今專任封疆宜更加淬勵務令官方民俗漸次改觀庶不負朕委任之至意○戊寅刑部議奏兵部參奏古北口防守禦和爾敦鑽謀行賄一案和爾敦應擬杖的決參將馬銘勳應降三級調用提督黃廷桂應照濫舉匪人例降二級調用雖有紀錄不准抵銷得旨此本內議稱雖審據和爾敦八十三堅稱並無鑽營懇求黃廷桂情事但黃廷桂身任封疆竟將劣員越俎保留應照濫舉匪人例降二級調用等語此議甚屬錯謬夫和爾敦係於黃廷桂奏請留古北口防守禦之後始託人向部中行賄並非鑽營黃廷桂而後保留也前此兵部訊供時和爾敦即有並未鑽營黃廷桂之供已屬信讞而兵部議交刑部審理今刑部又審明並無營求情事仍將黃廷桂議照

濫舉匪人例降調是誠何心且黃廷桂不過因朕出口行圖路經古北口防守禦事務需人料理是以將和爾敦請調並非薦舉升遷也且亦非保舉和爾敦久留此任也遂加以濫舉之名可乎試問黃廷桂濫舉和爾敦升遷何任耶明係與黃廷桂不睦之人必欲加黃廷桂以罪故兵部審有確供復請交刑部刑部又審有確供仍議請降調謂非挾嫌其誰信之且辦此事之大臣素與黃廷桂不睦之處如或朕未深知而如此辦理已負朕推誠待大臣之意况久在朕洞鑒之中而猶欲逞己意是徒為朕所輕耳亦更有何得計乎况此等案件刑部每遲至數月始行題覆今此案審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題覆妄意朕於行在閱刑部本章如斬絞重犯或加詳慎而平常降罰之件未必細看希圖蒙混批准後雖欲復用黃廷桂而伊已係處分有過之人矣此等居心行事乃竟出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十一

於朕信任頭等之大臣朕轉用以自愧伊等將視朕為何如主耶辦理此案之大學士鄂爾泰等著嚴飭行黃廷桂係無干之人不必處分餘依議○己卯命陝西開爐鑄錢○調韓光基為工部尚書以劉吳龍為刑部尚書由左都御史遷○辛巳原任江蘇巡撫徐士林卒遺奏言故父之准毫母鞠氏孝事祖父母盡心竭力伏祈 御書扁額特賜旌闈得旨徐士林學問有素忠孝性成朕因伊身既抱病更思親念切是以命其回籍調攝今忽溢逝良用傷懷徐士林因母老遠離不受妻孥之養鞠躬盡瘁以致沈疴及聞解組之音力疾旋里一圖侍母臨終之際無一語及私勸朕以憂盛危明之心為久安長治之計此等良臣方資倚任乃今奄歿實朕切切含悲不能自已者也徐士林著入京師賢良祠以為臣工勸應得 御典該部議奏尋於本家賜祭一壇賜鞠氏 御書扁額○壬午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以兆惠為內閣學士由內閣侍讀學士遷○甲申諭朱定元從前歷任俱有聲名在河南布政使任內亦能稱職是以擢用山東巡撫昇以封疆重寄比來觀其所辦之事近於軟弱不似從前見在徐德裕一案徇庇屬員部議降調實屬應得之處分朕特施恩從寬留任伊當感激奮勉倍加淬勵以圖後效若仍不改因循之習朕恩不可屢邀也○乙酉以江南水利工程漸次告竣召大理寺卿汪滙副都御史德爾敏回京○實授陳大受江蘇巡撫張楷安徽巡撫○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朕聞謝濟世將伊所註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別辨別異同况古人著述既多豈無一二可指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悉當即云當矣試問於己之身心有何益哉况我 聖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十一

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為準繩而謝濟世輩倡為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為人心學術之害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關係亦不可置之不問也爾等可寄信與湖廣總督孫嘉淦伊到任後將謝濟世所註經書中有顯與程朱違悖牴牾或標榜他人之處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銷毀毋得存留○以劉統勳為左都御史由刑部遷○庚寅諭朕行圍回京之後恭讀 太宗皇帝實錄內載昔 太祖時我等聞明日出獵即豫為調鷹毬若不令往泣請隨行今之子弟惟務出外遊行閒居戲樂在昔時無論長幼爭相奮勵皆以行兵出獵為喜爾時僕從甚少人各牧馬披鞍析薪自爨如此艱辛尚各為主效力國勢之隆非由此勞瘁而致乎今之子弟遇行兵出獵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為辭者多

矣不思勇往奮發而惟耽戀室家偷安習玩國事能無衰乎此等流弊有關於滿洲風氣是以蒙 太宗皇帝諄切訓諭朕此次行圍諸王大臣中竟有耽戀室家託故不願隨往者朕已為姑容亦不必明指其人夫行圍出獵既以操演技藝練習勞苦尤足以奮發人之志氣乃滿洲等應行勇往之事若惟事偷安不知愧恥則積習相沿實於國勢之隆替甚有關繫嗣後儻有不知悔改仍蹈前轍者朕斷不輕為寬宥可徧行傳諭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之○諭定例文武官員犯侵貪等罪者於限內完贖俱減等發落近來侵貪之案漸多照例減等便可結案此輩既屬貪官除參款外必有未盡敗露之贓私完贖之後仍得飽其囊橐殊不足以懲儆著尚書訥親來保將乾隆元年以來侵貪各案人員實係貪婪入己情罪較重者秉公查明分別奏聞陸續發往軍臺效力以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年 三

為贖貨營私者之戒嗣後官員有犯侵貪等案者亦照此辦理○允凌如煥回籍侍親以汪由敦為兵部侍郎趙國麟為禮部侍郎十月甲午調周學健為刑部右侍郎彭維新為戶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己亥免直隸雄縣被水災民所借口糧籽種○乙巳諭律例一書原係提綱挈領立為章程俾刑名衙門有所遵守至於情偽無窮而律條有限原有不能纖悉必到全然該括之勢惟在司刑者體察案情隨事詳酌期於無枉無縱則不可以一人一事而印頓改成法也本朝大清律周詳明備近年以來又命大臣等斟酌重修朕詳加釐定見在刊刻頒行而新到任之臬司科道等條陳律款者尚屬紛紛至於奉天府府尹吳應枚竟奏請酌改三條夫以已定之憲章欲以一人之臆見妄思更易究竟不能盡民間之情弊而朝更夕改徒有乖於政體嗣後毋得輕議紛更如果

所言實屬有當該部亦止可議存檔案不得擅改成書○丁未減浙江錢塘倉湖漕稅蕩則課○甲寅諭漢軍御史歸漢缺○丙辰賜故福建巡撫贈禮部尚書陳瓚之孫陳子良故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蔡世遠之子蔡觀瀾舉人○戊午諭閩浙總督宗室德沛甄別浙江知府摺內奏稱温州府知府楊士鑑人品亦屬端謹但初歷外任地方事務不能整頓於知府之任不宜若仍用部屬猶可造就今給咨送部引見等語朕思德沛既稱楊士鑑人品端謹是非不可造就之人則當教訓勉勵使之漸次諳練以徐觀其後乃以初歷外任遽謂不能整頓奏請改補部屬甚屬不合楊士鑑著仍回原任該部不必帶領引見且朕前降旨令各省甄別知府者原係整頓吏治激敘官方之意其志行卓越者則當薦舉庸劣不職者則當糾參而各省督撫往往以一二入改調塞責如此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年 十四

者頗多因其立言尚不大悖於理是以未行申飭今德沛則以初歷外任為言夫以部屬升授道府之員孰非初歷外任之人豈能即著成效若執此課吏將何人可任方面之寄耶况朕本意原欲該督撫時時留心考察吏治上而司道下而州縣何一不在旌別淑慝之中昨不過偶舉知府以例其餘今觀各督撫奉到諭旨不過於知府中毛舉無關輕重之事以為為改調章本一奏之後便謂遵奉辦理無愧察吏之職掌矣是豈朕之本意哉德沛乃督撫中之優者尚不能深知朕意則天下之錯會者不少矣近來又見督撫參官甚大都摭拾細事加以重款及至審虛不得不請開復夫國家策勵人材必須養其廉恥方可望其分猷宣力若既被嚴參於獲罪受辱之後審明復職而覩然不以為恥則後此之蕩檢踰閑恐不可問若少知愧怍之人又必志氣驕頑不能復振是豈

督撫仰體朝廷培植人材之道此皆不能慎始之故也嗣後若因朕此旨又一味寬容姑息雖有貪官酷吏亦不參劾則更謬矣總之近來臣工辦事率狃於觀望迎合之陋習內而九卿外而督撫朕諄諄開導不啻至再至三而此風尚不能改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而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而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自外觀之似有君令臣共風行草偃之象而究竟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於自私自利之念不識大體妄為揣度此乃為功名爵位得失趨避之計耳其於朕大公至正因物付物之心何曾符合耶在京部院衙門承辦之人尚多偶有不協察案猶可就正朕亦可面加指示令其更改至外省督撫專任封疆若務為迎合毫無定見為屬吏者又羣然迎合以取悅於上官則公事之顛倒外錯者非淺鮮矣九卿督撫皆朕股肱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年 五

大臣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宜深體朕懷各自省察儆惕以襄治理○是月廣西總兵譚行義奏交趾牧馬督鎮官阮世楷調兵征勦韋福瑄於九月連勝韋福瑄逃竄新地八百地方牧馬官直進諒山祿平等處安撫百姓貢道疏通報聞

十一月癸亥楊嗣瑨丁憂以吏部左侍郎梁詩正兼右侍郎○丙寅諭朕因元旦冬至諸大節臨朝樂章句讀與樂音不相比合考其本末樂章則係康熙二十二年所定而摺摺考擊之數則又仍明代之舊是以命大學士該部會議重定樂章期合於正恭查康熙五十二年纂修律呂正義重造中和韶樂既經 皇祖聖祖仁皇帝欽定豈得樂章樂音尚乃如此逕庭及閱律呂正義凡 宗廟朝廷所用樂章並不在內查樂章開載會典古今圖書集成內亦有之律呂正義一書專為發明樂律而設何以闕如及觀 御

製序文則係雍正三年 皇考所撰意此書在 皇祖時尙屬未完之本至雍正三年刻成未暇補足歟抑 皇祖聖意待製造樂器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之後再行考定續纂入帙歟否則該館辦理之時未經定議奏請是以尙少樂章字譜也夫大樂與天地同和嘉感神祇茂豫民物其事甚鉅不可少有闕遺繼志述事責在後人如果有所未備理宜紹續 前典著莊親王會同張照將此書原委悉心查明具奏朕思臨朝樂章如此則 壇 廟樂章恐亦不相符合著一併查明具奏履親王何國宗當日與莊親王同辦律呂正義又聞彭維新通於音律俱著一同辦理尋莊親王允祿等奏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內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恭編律呂算法等書五十二年十一月內律呂正義成奉旨律呂算法算法三書著共為一部名曰律厯淵源六十年六月內數理精蘊厯象考成皆告成臣等恭請 御製序文奉旨這部書甚好實從古所未有朕作此序文不須別為結構止實述其道理自然成文摺留覽序候頒發然序文竟 聖祖仁皇帝世未曾頒發也雍正元年九月內校刻全竣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御書交武英殿摹刊其製造樂器則自康熙五十二三三陸續頒付太常維時禮部尙書荆三曾奏請改定樂音奉 旨速速辦理逮康熙六十一年尙未竣事恭思 聖祖仁皇帝聖意必俟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之後再行考定續纂成書誠有如 皇上聖諭所云者此律呂正義之原委也請續纂律呂正義後編與前書並垂萬世其本朝 壇 廟朝廷樂章應將新舊所定並按朱子六經圖及明鄭世子載堉樂書之式考訂宮商字譜備載於篇至凡科擗空濟有聲無字之樂音乃周室幽詩之遺意外藩夷蠻會入中國之

音樂乃本朝洪覆之大猷並應具以字譜寫之再民間俗樂未能禁止不當任其蕪穢理合一併釐正但律呂深微樂音茫昧應行開館纂修以襄鉅典得旨允行○戊辰諭吏部月官內選授知縣者進士已用至乾隆元年舉人甫用康熙五十三四等年之人是進士選期頗速而舉人則太遲矣國家除授官員當乘其年力精銳之時而用之始可望其分猷宣力今見舉人年老者多若置而不用情有可憫用之又恐不能辦理地方事務所當略為變通者吏部將進士舉人銓選班次稍為通融之處悉心妥議具奏尋議知縣班次雙月用進士五人新進士即用二人舉人五人俸滿教職二人捐納二人推升三人單月用應補四人開復二人捐納四人進士四人新進士即用二人舉人四人俸滿教職二人其捐納班次業遵旨將舉人抵補查進士選用知縣向例原止於雙月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嗣因進士候選壅滯加單月分選用四人今進士選期已速而舉人尚遲應請將單月進士班次以舉人抵選至即用之新進士不過十餘人俸滿之教職亦屬無幾嗣後雙月新進士即用無人即將進士抵選單月新進士即用及雙單月俸滿教職無人俱將舉人抵選則通計每年舉人選用一百四十餘人自可日見疏通從之○命湖北開鑄鑄錢○大學士等議御史衛廷璞奏衍聖公孔廣榮曲阜縣知縣孔毓琚互相參揭查定例曲阜知縣由衍聖公咨送題補衍聖公恃有咨送之權族屬易於營私所補多由謀競曲阜知縣宰制一邑所隸皆其親屬審斷豈盡秉公臣愚以為衍聖公止宜隆之以爵不應授之以權曲阜世職誠以崇報禮隆爰及苗裔以一人之不才而槩遺同姓以一時之不便而頓革成規非所以勸儒風昭令典也况曲阜世職係衍聖公會同山東巡撫

保題引見補授大計仍與巡撫會覈為官而擇人可也何遽為人而廢官哉竊以謂曲阜世職知縣宜仍舊貫不必遽裁又鴻臚寺卿林令旭奏請推擇衢州孔氏子孫為曲阜知縣伏查曲阜改縣以來自唐至明俱用孔氏子弟除授我朝定制令衍聖公保題復令撫臣會同考覈益重其選以隆其典蓋聖人之子孫不使異姓之吏治之以致尊師重道之大義未便因孔毓琚不職而遽易成模况保題時既係撫臣會覈又經引見補授三載黜陟亦與各省知縣無異應如御史衛廷璞奏曲阜世職不必遽裁但曲阜知縣向由衍聖公擬定正陪人員該撫雖會同揀選有名無實請嗣後曲阜縣知縣缺出令衍聖公於孔氏族中進士舉人貢生擇讀書立品素為族黨推重者不拘人數咨送巡撫復加考試揀選正陪保題咨送引見補授並令該撫與所屬州縣一體稽察如不稱職即行參處如此則衍聖公不得恃其題補之權該縣亦不敢有依附營私之事而孔氏世職益受國家保全之恩於無替矣至林令旭所奏擇衢州孔氏子孫為曲阜令之處應無庸議從之○己巳吏部議奏御史李恆陳奏甘肅饑饉情形張揚已甚復捏辭巧辨攻訐督臣應請革職諭李恆陳奏甘省事宜有意挾制督撫又復捏辭巧辨本應從重治罪但伊身係言官所奏者地方災荒有關民瘼與全挾私意者尚屬有間朕觀近來督撫辦事每多觀望而在內言官又事迎合今若將李恆照議處分則外而督撫內而科道皆以言官陳奏災荒而罹罪譴勢必以匿災為得計以奏災為畏途而閭閻饑饉無由上聞矣夫言官聲張氣勢挾制封疆大吏此風固不可長然其為害尚小若民隱不能上聞使百姓至於流離失所其流弊實為最大權其輕重與其懲言官而開諱災之端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甯可從寬假以廣耳目之益誠使督撫等皆秉公據實公爾忘私
國爾忘家惟盡愛民之心毫無觀望之習朕亦不必如此鯁鯁過
慮而無如其不能也况科道等如果假公濟私把持本省之事必
不能逃朕之洞鑒亦斷無可寬之理李恆之罪尙不至此著照部
議革職從寬留任○吏部議覆戶部參奏漕運總督常安等奏稱
上江太平銅陵等二十六州縣成災緩徵乾隆四年漕糧奉旨豁
免其勘不成災之地奉旨豁免舊欠錢糧其緩漕亦應遵旨一體
豁免至下江乾隆二年江常等七府州被災各屬題請緩徵災漕
已奉特恩豁免惟上江乾隆三年分緩折漕糧並未經被旱勘不
成災之舊欠分年帶徵者下江乾隆元年之緩漕三年之折漕均
應遵旨緩至明年帶徵查漕項錢糧例不並蠲而該督等以奉恩
蠲免錢糧遂謂地丁漕項統在其中辦理錯誤請交部察議應將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九
託庸安甯常安楊超會陳大受等各罰俸有差諭此本內請蠲漕
糧一事安甯等曾經摺奏第未明晰而具本時又不將原委敘入
是以戶部參奏但係已經具摺之案各員處分俱著寬免朕親近
年六部辦理事件多主於駁不但司官爲然大臣亦復不免使所
駁果屬允當督撫等自可遵循改正若徒以駁詰爲事彼將何所
適從即如國家經費固當加意慎重然遇事之不得不開銷者既
無俸工可動又無己貲可捐若再不准動用公項則公事礙難辦
理不肖有司必致科派小民其弊可勝言乎在部臣之意以爲題
銷即准勢必開浮冒之端將來國用不足仍將貽累民間不得不
嚴加查覈殊不知爲督撫者遠道干譽虧國計以市己恩固屬不
可但經費之宜省宜用自有不易之理當於撙節之中存遠大之
見而輕重之間又不可不加權衡朕之訓諭諸臣者不啻至再至

三矣大臣爲國家任事不可流於一偏見在尙書侍郎中有曾任
督撫者有將來出爲督撫者乃在外則所請常過於寬曰吾以恤
民瘼也在內則所駁常過於嚴曰吾以重國帑也其所居之官職
不同而存心行事亦因以迥異隨事轉移漫無定識製之皆揣摩
迎合之習不能悛改所謂公忠體國者有幾人乎朕之諭旨惟以
中道期望大臣俾無太過不及之弊並非有所偏向觀望者又不
可錯會朕意○以納爾泰爲盛京禮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丁丑九卿
議覆御史孫灝奏言銅之爲用在官則供鼓鑄在民則供器用今
鼓鑄之銅盡求之滇器用取給洋銅洋銅之來或多或少或實商多空
匿故銅價貴銅價貴則私銷之弊興此各省錢價所以不平也請
將滇廠新舊銅斤按歲額需用外每年免撥十分之一售賣與民
以補洋銅之不足至浙江海關見在洋銅歲入幾何儻出版無人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二十
應設法招募再從前停採洋銅原因清楚積欠事出權宜即督臣
尹繼善原疏亦有日後衰旺靡常之慮洋產既停買收官銅終缺
儲備公帑久不出洋商人必漸稀少應聽江浙雲南三省大臣從
容詳度等語查黃銅弛禁以來民間需用銅器甚多該御史請將
滇銅酌撥售賣固屬便民之舉但見在滇廠每年獲銅額運各處
鼓鑄外並無多餘應俟滇銅加旺官銅有餘然後定議舉行至見
在江浙海關每歲俱有洋銅進口官商分買買船流通但各商費
本有限出販無多應如所奏令江浙督撫廣爲設法招募從之○
戊寅免江蘇山陽等州縣衛河租○己卯諭尙書徐元夢人品端
方學問優裕踐履篤實言行相符歷事三朝出入禁近小心謹慎
數十年如一日謂之完人洵可無愧且壽踰大耋亦廷臣中之所
罕見者前因年老乞休朕特加尙書銜復加太子少保照見任食

俸俾得優游頤養以享遐齡今冬在家患病即命太醫加意調治並賜葢藥近聞病勢日增漸次沈重朕本欲親往看視因舉行慶典在即不便前往著大阿哥永璜往視其疾冀其痊可儘至不起著賞銀二千兩辦理後事令和親王大阿哥往奠茶酒再加贈太傅准入京師賢良祠以示朕優禮耆舊格外加恩之至意尋卒子祭葬並於本家賜祭一壇諡文定○癸未冊封嘉嬪金佳氏為嘉妃貴人海佳氏為愉嬪柏佳氏為怡嬪葉赫勒氏為舒嬪○庚寅諭古者黨有庠術有序民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不獨秀而為士者羣居樂業天下實無不教之民是以教化興而風俗厚後世設立教官專以課士已非先王有教無類之意而近來教職多係衰老庸劣之輩不但不能以道德禮義化導齊民並其課士之職亦不克舉亦安用此一官為也朕御極之初念其俸薄不足自贍特命增給乃望其修舉職業助興教化非以廩餼為養老之具各員亦不當以司鐸為養老之官也著該督撫會同學政嚴飭所屬教官務以實心實力勸學興文恪盡課士之責其有年力衰頹貪戀祿位及庸劣無能不稱師儒之席者秉公甄別咨部罷斥則訓迪得人而於造士育才之道庶有裨益各督撫學政仍當時刻留心永久奉行不可苟且塞責也○諭德沛旺扎勒承審盧焯婪贓一案種種不協之處已屢降旨訓諭矣近又聞原任山西布政使呂守會已經自縊此固本人畏罪所致亦由承審官辦理不善故也又聞初審時甚為嚴刻案外拖連多人案內要犯監斃數人且有嚴刑疊夾骸骨已碎尚未招認者既如此嚴刻矣而德沛又將皮棉衣服數十件送與盧焯家是又何意又聞德沛私借鹽道庫銀八千兩捐給書院膏火此事果有之乎清正大臣

行事斷無擅動公帑以博私譽之理且德沛以理學自居刻書太多夸張傳播亦非真理學之所為也至盧焯一案為時已久彼地審理情由朕皆得之傳聞何以德沛並未陳奏况盧焯等自有應得之罪早應定案何以稽遲至今德沛見署巡撫印務俟新任巡撫到後交代來京陛見旺扎勒於此事審定後即速來京○程仁圻以失察錢糧加平革職以託庸署廣東布政使○程仁月湖廣總督孫嘉淦奏遵旨銷毀湖南督糧道謝濟世所著經書詆毀程朱之處並俟詢查謝濟世居官如何得旨謝濟世著書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其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河南巡撫雅爾圖奏乾隆四年諭開乾河涯以消行潦又念賈魯河出江南全注入淮命與江南欽差大臣留意疏濬臣先開乾河涯洩省城積水至紅沙灣入沙河復於中牟縣十五里鋪賈魯河北創開新河一道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年 三

分賈魯河水勢由沙河會乾河涯之水達江南潞河而注淮縣延六萬五千餘丈請錫嘉名得旨用惠濟名可也

十二月壬辰朔諭總管太監昨頒賞太監等摺內書寫御前小太監甚屬錯誤從前魏珠陳福服勤日久各有身分稱為御前太監再侍衛大臣稱為御前侍衛至新進小太監等如何寫御前字樣伊等要稱御前即是狂妄嗣後若有人如此稱謂即著伊等參奏兩等嚴傳禁止如再有違犯者定行究治○癸巳命湖南開鑄錢○甲午諭各省關稅定有正額而儘收儘解自有贏餘此不過杜司權侵蝕之弊並無累於商民也但各省年歲之豐歉不同貨物之多寡亦異其贏餘原不能每年畫一近見各關報滿之時如贏餘浮於上年則部中不復置議如減於上年之數則部中即行駁查司權者惟恐部駁必致逐歲加增年復一年將何所底止著

累商民事有必然之勢朕思關稅歲縮相去本不致懸殊若乙年所報贏餘之數稍不及甲年原可不必駁查若過於短少亦必有情由惟應令督撫確查則地方實在情形自難逃於公論總之查覈過嚴則額數日增其害在於眾庶查覈稍寬則司權侵蝕其損在於國帑此中輕重固有權衡况清廉之吏斷不肯侵帑肥家而不顧行止者終必敗露亦斷無安享無事之理海保輩豈非其明驗耶其如何定例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尋議凡各關贏餘如與上年數目相倣者戶部即行考覈具題如本年所報贏餘與上年數目大相懸殊令各該督撫就地地方實在情形詳細確查有無侵隱等弊據實覆奏儻該督撫查不實與該監督及委管關員等扶同徇隱別經發覺將該督撫等一併交部議處著為定例從之○乙未左都御史劉統勳奏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三

管事務何者可以量行省減非臣愚所敢妄議但俾其才庸庸常餘於所辦之事則曠廢之虞可免又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處且時蒙召見擢用方隆無論所屬人員奔走恐後即同官察案亦皆斂手雖未至於開賄賂之門竊威福之柄然事涉於因公迹涉於任怨或反覆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稟而限逾積日以臣所聞議之者曰部中議覆事件歷來所奉諭旨與題定成例有皆可引用者官多兩引以待其主持又云督撫題請事件本屬從寬則吏戶兩部或改歸從嚴若督撫從嚴部內必無改寬之事 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於至公訥親之居心行事當亦極圖報稱至其職任之繁簡氣象之謙盈尙望 聖明裁度訓示諭左都御史劉統勳所奏大學士張廷玉親族居官人多應請裁抑一摺又奏尙書訥親承辦事務太多並任事過銳一摺朕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三

處亦所不免况朕時加誨戒其自滿自足年來已知恪遵朕訓矣今見此奏益當留心自勉至於職掌太多如有可減之處候朕酌量降旨近來參奏大臣者每多過當殊不知旁觀責人則易而親身任事則難今之指摘大臣者若任用至此地位正恐未必能及也朕之為君固不逮堯舜諸臣亦遠遜皋夔稷契若責諸臣以不如皋夔稷契諸臣其奚辭然朕自揣不能為堯舜又安可徒責諸臣乎但我君臣又豈可因不能為堯舜泉變稷契遂不加勉乎是自棄也然以今日之勢言之若有擅權營私者朕必洞照隱微斷無不能覺察而陷於不知之理至於彈劾大臣有關國體此等奏摺若不發出宵小無知者必且以參劾大臣為倖進之階其為害於人心風俗實非淺鮮是以將二摺發出並將朕意曉諭眾人知之○以德新為內閣學士由內閣侍讀學士遷○丙申命考試應差學政人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員○大學士張廷玉請解部務不許○戊戌諭總管太監應出宮女子既已出宮即係外人不許進宮請安其本宮首領太監與伊等傳信亦屬不可從前小太監化玉龍甯進王進喜等倚仗在本主前有小慙慙不服首領管教甚屬無知即放為宮中首領應管一處之太監放為總管管閣宮之首領太監豈有太監不服首領管教首領不服總管管教之理似此不服管教之太監即當懲處再爾等嚴諭首領太監凡宮內之事不許向外傳說外邊之事亦不許向宮內傳說至於 諸太妃所有一切俱係 聖祖皇帝所賜 諸母妃所有亦是 世宗皇帝所賜即今皇后所有是朕所賜各守分例捧節用度不可將宮中所有移給本家其家中之物亦不可向內傳送致涉小氣嗣後本家除來往請安問好之外一槩不許妄行從前朕會經嚴傳諭旨爾等不過一時小心數日

之後漸就懈怠此係朕所深知今爾等不時稽查如各宮首領太監有不謹之人向裏外傳說是非或經查出或被首告必重處數人以儆其餘若經朕躬訪察得實即係爾等總管之罪從前 聖祖皇帝教訓爾等諭旨至 世宗皇帝時皆敬謹遵行 世宗皇帝教訓爾等諭旨至朕時仍當敬謹遵行今朕教訓諭旨爾等亦當永遠遵行即將來爾等不當總管時後來總管仍當永遠遵行爾等將此旨嚴行曉諭務令通知○辛丑工部等部議覆直隸總督高斌奏永定河機宜惟在使尾閘通暢自然安流循軌而下口之路必令直達清河順溜急趨始可收通暢之效請於三角淀舊淤稍淺處挖成引河上接鄭家樓水口下接大清河之老河頭共長十八里將鄭家樓水口堵閉挽北折之水乘建瓴之勢直注大清河水無緩散沙無停滯即漲發出槽而正溜仍行地中可免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透淀穿運之患所挑之土即於北岸廢埝之南傍安光一帶圍築坡埝以防北軼南岸之尾亦量為接築土埝以遏南溜此疏暢下流之道也至其上游應籌分洩南岸金門開石滾壩金門寬五十六丈因由身太高數年以來並未過水請將兩頭各除十八丈不動外中抽二十丈落下一尺五寸常汛則從中減洩盛漲則普面漫水南岸長安城曹家務北岸求賢村半截河四處滾壩由身俱較石壩尺寸為高常汛俱不能過水請於南岸六工之雙營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三處各添建三合土滾壩一座由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稍低金門均寬十二丈又南岸郭家務舊有草壩下接見成引河亦應照新添三滾壩一律修築如式以備滾洩出槽汛漲之水其長安城等四壩各仍其舊以備滾洩陡發盛漲之水應如所請辦理惟所請挑挖引河深處止一丈四尺

未足以行溜刷沙再三角淀之甫去隔淀坦坡不過六七里清水
 盛則踰埵渾水盛則透淀今僅於王慶坨隄尾接築小埵恐仍不
 足以遏南溜應令該督再加詳度議辦從之○壬寅 世宗憲皇
 帝實錄 聖訓告成○增殺虎口至綏遠城兵額○乙巳免浙江
 仁和等九州縣本年漕糧○丙午諭從前莊親王允祿曾經罰俸
 甯郡王弘岐曾經停俸今看二人自知過愆俱各贖勉伊等罰俸
 停俸之處自明年春季為始俱著加恩寬免○蒙古律例成○丁
 未吏部議覆河南巡撫雅爾圖奏許州舊為直隸州今改為府設
 石梁縣所轄一州七縣賦無通負民亦醇厚請裁府治及附郭石
 梁縣仍改直隸許州原轄臨潁鄆城襄城長葛四縣令其管理仍
 歸分巡開歸道轄禹州密縣新鄭仍歸開封府管理應如所請從
 之○辛亥諭福海打死已贖身家人常德支解燒埋一案刑部比
 照家長殺奴僕非死罪三人律發遣黑龍江福海此案出於天理
 人情之外刑部辦理此案亦出於天理人情之外常德係福海已
 贖身之家人非見在服役者可比而本人又無過惡止因從前婪
 贓一事常德曾經質證以致福海革職今遂懷恨立斃其命又復
 支解其屍殘忍狠毒駭人聽聞此尚有何可原之情有何可寬之
 理而刑部強引殺奴僕非死罪三人律擬以發黑龍江夫擅殺奴
 僕三人而止於發遣此條原律已屬未協目今若有其事朕亦斷
 不肯僅依律發遣而已也况福海之與常德名分已不同而兇惡
 至於此極比擬此例更為不倫此案若出於平常之人刑部必不
 如此辦理特以福海係大學士福敏之孫任意從寬顛倒錯亂雖
 三尺童子亦知其非也來保受朕深恩倚任非輕而此案則有心
 瞻徇不揆情理實為朕意料所不及至此案雖係來保為政而同

東華續錄 乾隆一四

堂諸人隨聲附和並不救正是誠何心且此本不早具奏特遲至
 封印之日本章最多之際意謂輕罪案件易於略過便可完結謂
 之無心其誰信之來保並滿漢堂官俱著交部嚴加議處○禁武
 職干預民事○以常安為浙江巡撫願琮為漕運總督原任直隸
 ○命左都御史劉統勳往浙江查勘海塘○減免浙江杭州漁課
 十分之三○是月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安南逆臣韋福瑄已就誅
 戮見在彼國將韋福瑄族人韋福玉管理祿平州事務處東處北
 兩路兵悉行撤回止留牧馬兵一千在諒山駐紮七州各處地方
 俱已安帖邊境肅清報聞○是歲朝鮮琉球南掌來貢○天下編
 審戶口畢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五
 百五十九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一百七十二萬一千九
 百三石四升六合零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八三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翰蕃恭校

乾隆七年壬戌春正月壬戌楊超曾丁憂調史貽直為吏部尚書任蘭枝為兵部尚書以趙國麟為禮部尚書由兵部左侍郎遷○甲子諭向來旗員子弟隨任在外年至十八歲者例應來京若有欲留任所協辦家務者准督撫代為題請聽候部議其新授外任之員子弟在京長養年過十八歲以上者非奉特旨不得隨任此舊例也朕思旗員子弟不許擅隨任所者一則恐在地方滋事一則留京以備該旗當差如外任旗員能嚴加約束為督撫者又不時稽查則皆知守分循理可無慮其多事至該旗佐領若本有可以當差之人而父兄外任者將子弟帶往則本人既可省兩處之食用該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佐領閒散之人又得當差支領錢糧以資養贍洵為兩便之道嗣後外任旗員子弟年至十八歲以上者在外仍令該督撫題請在內著呈明該都統查奏俱准其隨任其不願隨任者聽之若隨任之後或出署交遊及干預地方之事著該督撫即行查參從重議處○庚午莊親王允祿等奏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常朝樂章每月各以其律其呂為宮 壇 廟朝會爾等俱經議奏其大略俟朕細加審詳另降諭旨至 皇太后升座還宮樂章應用何律何呂之處爾等未經議及理合考古準今求其至是擬議奏聞候朕酌定伏惟十二律呂皆生於黃鐘故黃鐘為聲氣之元但黃鐘專用於 郊以尊 上帝自不便擬用且律協於乾呂協於坤坤元允宜用呂惟大呂為黃鐘之呂恭擬 皇太后樂以大呂為宮又按禮記曰天子日也后月也西為月之正位謹援禮

記之義恭擬 皇后樂以南呂為宮又履親王允禩奏在館諸臣所謂 皇太后樂以大呂為宮臣愚以為大呂南呂並是陰呂有所未便 皇上曾有凡慶賀大典 皇太后宮慶賀應用陽律之旨敬惟 皇上萬壽聖節在八月如八月常朝自當用八月之呂至於 萬壽慶賀大典似應仍用陽律查舊制一切大典俱以黃鐘為宮恭請仍循舊制 皇上冬至元旦 萬壽三大節並以黃鐘為宮 皇太后 皇后三大節亦仍循舊制並以黃鐘為宮得旨萬壽節履親王所議是餘著畫一定議具奏又奏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冬至以黃鐘為宮倍夷則為羽之說甚合至 社稷壇與 方澤同之處 方澤用蕤賓之呂為林鐘尚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可朕意 社稷究不可同或亦同 文廟春秋分用夾鐘南呂之處一併再議又 帝王廟春用夾鐘亦安秋祭以九月或用無射或仍用南呂之處再議查古制祀天曰郊祭地曰社社之文與郊對猶地之文與天對也凡經文舉地而后土者即不別言祭社舉祭社者即不別言祭地而周禮大宗伯大司樂典瑞戴記月令郊特牲禮運中庸篇並可證據至漢匡衡始建議別為北郊遂析社與方澤之祭為二後世因之而社稷降為中祀矣臣等前議謂社亦地也宜用林鐘仰蒙 聖訓謂與祭地宜有分別伏思 社稷典禮既與 方澤齊等樂章自應不同於地 聖訓周詳尤宜遵改查 社稷壇祭以春秋二仲月之上戊宜以夾鐘南呂為宮至 歷代帝王廟大清會典開載並以二月八月致祭然每年多有二三九月者查禮部太常寺欽天監乃據選擇通書稱係清明霜降前擇吉致祭蓋二八月祀典甚多次第舉行此則排至末後但未居清明霜降仍用夾鐘南呂似未便以時日在三九月而

卽用姑洗無射也仍請照前議亦以夾鐘南呂爲宮得旨依議○辛未諭考定樂章訂正律呂欲以垂之永久非止用之一時也爾等因萬壽節樂章兩議請旨朕思黃鐘爲聲氣之元同於穆之運帝王誕生昊天有成命萬壽節以黃鐘爲宮俾人君聞樂做心思保明於夙夜義甚深遠不必因朕誕辰在八月而以南呂爲宮已降旨准履親王所議行朕又思朝會之樂旋相爲宮是以萬壽節不妨仍用黃鐘若云朝廷大典必當用黃鐘則編鐘之內必有不不用之鐘反墮於啞鐘之謂矣且此鐘律非朝廷之上孰敢用之似不必拘於黃鐘之說也爾等又議稱 皇太后樂應用大呂夫大呂者卽黃鐘之呂也朕萬壽節用黃鐘律而 皇太后萬壽節用黃鐘之呂似猶未安况以律呂相生次第言之一黃鐘二林鐘三太簇四南呂今既遵古三統之說以其序爲尊卑用黃鐘尊 上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三

也餘依議○吳拜以母老請留京侍養補授內閣學士以兆惠爲盛京刑部侍郎由內閣○戊寅以那克素二十九部豫備準噶爾使人進藏牲畜免今年錢糧○丙戌彗星見○戊子諭莊親王允祿等前奏周禮六樂以律之次第分神之尊卑顧律呂同用而清濁之間有同均者有不同均者見諸實用礙難施行等語朕偶閱周禮其文曰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仲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禮從其宜用制固不可強同於今但六樂相配亦非無其義因思黃鐘子也大呂丑也子與丑合故奏黃鐘則歌大呂太簇寅也應鐘亥也寅與亥合故奏太簇則歌應鐘推而至於無射夾鐘莫不皆然蓋月之斗建與日之躔度相配合之位也唐賈公彥疏所云奏據出聲而言其實歌奏通也此語則似有譌夫清濁同均者而不可用豈有清濁不同均者而可合用之理蓋既云奏則但奏其樂而不歌既云歌則始作樂以合人聲耳奏與歌自必各爲一事惟奏以黃鐘爲宮者歌時則以大呂爲宮之樂配之奏以太簇爲宮者歌時則以應鐘爲宮之樂配之如此則無所謂礙難施行者矣朕亦不固執此語以爲便是但與爾等奏詞稍有不同可再詳閱查奏○莊親王允祿等奏臣等議得 皇太后樂 皇后樂立宮應以何律何呂之處 皇上所降諭旨用禮記帝日后月之義以南呂爲宮南呂位在第四既不至與 郊 廟有並尊之嫌又與朝廷之樂旋相爲宮者先後次第兩無妨礙最爲妥協若隨 皇帝樂一例立宮於義亦通但在宮在廷無所分別既不若以內外有別爲長且無以彰旋相爲宮惟 帝始可隆禮備物之義謹遵原降諭旨以南呂爲宮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四

得旨依議○己丑諭大學士等六部纂修則例次第進呈朕皆逐一詳覽其中或有更正或有刪除俱照新定之書遵行夫舊例有未協之處理應變通者自應酌量刪改但從前舊本各衙門仍當存貯以備稽查且數年之後或又有更易之例亦可將舊例參訂此亦愛禮存羊之意也可將此傳諭各部知之再如見今吏部進呈則例內擬刪官員考較律例一條云內外官員各有本任承辦事件律例款項繁多難彙責以通曉嗣後將官員通曉律例各明註冊之例刪去止留吏讀通曉律例一條朕思律例有關政治即以司官而論若謂各部律例未能盡行通曉則可若於本部本司律例茫然不知辦理事件徒委之書吏之手有是理乎此條著仍舊例不應刪去○庚寅御史沈廷芳奏崇文門內智化寺明英宗為逆闖王振立祠李賢撰碑稱其豐功大節諛闖亂道觀者髮指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五

乞敕有司毀像仆碑並將英宗諭祭碑移瘞他所得旨如所請行○山西布政使吳龍應以湖北按察使任內廢事侵帑革職○是月直隸總督高斌奏原任江南河庫道張師載吏才未見優裕而端正清勤不愧張伯行之子見已服滿可否量才名用得旨知道了有旨諭部

二月壬辰 上啓鑾謁 秦陵○實授劉於義直隸布政使○癸巳吏部議准直隸總督高斌奏熱河一帶旗民雜處設有理事同知與承德州分管地廣事歧瞻顧展轉多至盜賊傷變甚或應祀旗人州偏民戶請裁知州改設滿缺理事通判移駐喀喇河屯地方治西南同知移駐州署治東北以灤河為界均歸熱河道轄從之○甲午調嚴瑞龍為山西布政使以安圖為湖北布政使原署廣西

○乙未 上謁 秦陵回鑾○丁酉吏部議准會都御史彭啓

豐奏近日學政與督撫相見不遵會典儀注幾同屬官甚至詣拜門生督撫視風取錄與州縣前列童生輒不論文之佳否暗記坐號拔錄結歡以致孤寒屈抑士怨沸騰查學政與督撫儀注平行奏得專達毋容貶損且文章一日短長尤宜屏私採錄請飭學臣遵儀制勵丰裁不得自損名節並飭督撫不論學政是何出身但當以公正廉明相助不得以勢位相陵從之○戊戌 上幸南苑行圍○甲辰諭國家於科目取士之外又有拔貢一途所以收未盡之人材以廣備用之數也我朝教澤涵濡人文日盛又復屢開恩科加添中額是以所取進士濟濟多人而舉人則日積日眾竟有需次多年而不得一官者此亦事勢之必然無足怪者朕為此時慮於懷屢籌疏通之策若又添取拔貢以分其缺數年一次舉行則人愈多而缺愈少舉人銓選更遙遙無期矣朕思拔貢乃係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六

生員中之優者夫既為文學華瞻之青衿則應科舉時自能脫穎而出又不專藉選拔以為呈身之路也查從前選拔或十數年一舉今則六年一舉為期太近理應酌量變通嗣後著定為十二年選拔一次永著為例再者各省應試生員貢監由學臣錄送入場向例每舉人一名額取科舉三十名嗣後加至一百名亦不為不多矣乃學臣等博寬大之名於科舉之外遺材大收一彙錄送且有督撫奸行其德普收送考者以致文理荒疏之人皆得濫冒入場試卷太多不但試官於倉卒之中難於別擇而浮薄之士將以觀光為遊戲而不復攻苦於寒窗於寶興大典甚有關繫嗣後學臣各宜留心慎重辦理毋得濫溢永著為例○丙午免甘肅承辦軍需州縣雍正六年至十三年民欠○諭江南廬鳳宿州淮徐等處上年遭值水災黎民乏食朕已屢降諭旨多方賑濟期蘇閭閻

之困近聞百姓餬口無資仍不免於流離艱苦蓋由該地方屢年
登遭饑饉督撫等雖照例辦理但不能淪洽普周登之祗席當此
春耕之時黎民苟失其所秋成何望焉用是深為軫念著刑部侍
郎周學健馳驛前往會同總督那蘇圖巡撫陳大受張楷實心體
察和衷籌畫務使朝廷德意得以下逮無致一夫失所至於此等
地方屢被水患必有致此之由不可忽視即如陂塘溝洫之類亦
當加意講求使除其害以收其益著周學健會同該督撫一併悉
心妥議具奏○丁未 上御經筵○戊申以鄧鍾岳為禮部右侍
郎由通政○己酉禮部尚書趙國麟以病乞休不允○戊午調陳
高翔為江蘇按察使由山西○是月以旱免甘肅武威等六縣積年
民欠

三月庚申朔諭入春以來雖得微雪而雨澤未沛朕心甚為憂慮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七

不知者視為無關己事其知者以為為時尙早無煩慮念朕謂當
此旱勢將成未成之際我君臣正當早作夜思力圖補救若早已
成災夫復何及近來九卿大臣朕實灼見其無作奸犯科之人亦
未聞有作奸犯科之事然所謂公忠體國克盡大臣之職者則未
可以易易數也不過早入衙署辦理稟案歸至家中閉戶不見一
客以此為安靜守分其自為謀則得矣如國事何朕亦非因天時
稍早而以此責諸臣也凡朕所以責諸臣者皆朕早夜之所自責
國家繼緒百年累洽重熙至於今日可謂承平無事然於無事之
日而竟謂無可事事則將來必有事隨之懷安即是危機狃治即
為亂本盈虛消息之理不可不慎朕實不能一刻去諸懷也至於
外而督撫內而九卿朕之股肱心膂也萬方億兆皆吾赤子其為
朕教養此赤子者朕非爾等是賴其將奚賴今爾等惟以循例辦

稟為供職並無深謀遠慮為國家根本之計安所謂大臣者歟如
僅循例辦稟已也則一老吏能之且其律例規條之熟爾等尙有
不知者豈朕之所望於諸臣耶從前公卿大臣因循成習 皇考
世宗憲皇帝飭綱陳紀肫切訓誡惟時在廷震動恪恭罔敢懈逸
朕承丕緒嘉與士大夫養以和平之福乃今而知執兩用中之難
非過即不及爾等不爭自濯磨礪心體國則風會所流其因循苟
且之習不二三年將復如舊矣朕七年中宵旰孜孜於一切政事
似無大過舉然即有過舉朕亦不能自知爾等身為大臣若有所
見自當據實指陳試思朕七年中誰是以言得罪者孟子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爾九卿中能責難於君者何人陳
善閉邪者何事即有陳奏不過請改一規條更一律例是即可為
久安長治之大猷乎朕廣開言路而科道所奏亦不過摭拾瑣碎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八

無裨政體即有一二人言可採取者要亦意在立名或期朕之見
知以邀超擢此輩不必擢之公輔但得僉都御史副都御史等職
便已緘默不言矣此皆為身家之念重視國家之事輕故也朕幼
讀詩書頗諳治理御極以來無日不思措天下於邳隆今起視天
下太平果有象乎八旗生計固患不足然但思八旗富足所見亦
小天下百姓與八旗何異俱當熟計而深籌之其所為根本之計
安在從來教養兼施而教即寓於養之中今家給戶足尙且不能
何云禮教豈此數員教官管轄秀才便可為教乎况並不能管轄
秀才之教官亦不少也目今生齒益眾民食愈艱使猝遇旱乾水
溢其將何以為計我君臣不及時籌畫又將何待歲月如流迄以
無成乃曰俟諸後人不幾為天下後世笑乎似此因循苟且之習
不改竟與鄉原無異若聽爾等為鄉原則朕亦一鄉原之三矣朕

實報焉爾等年齡大率多長於朕更事較深其互相儆惕悉意遠思務為可久可大之圖不徒以循分供職為事則庶幾古大臣之風而有富於持盈保泰之道矣○癸亥 上親耕藉田○丁卯諭朕自御極以來廣開言路虛心納諫其言之是者不次超擢未是者亦曲予優容科道官當體朕心於國家綱紀政事利弊官吏賢否民生休戚一一據實指陳方為無忝厥職乃詎勉盡言者固不乏人而或者以訐為直務自取為名高而朝廷卒不獲其益者亦復不少此皆用匪其人官不稱職朕亦不能辭其咎也夫言官為風紀所關若止為身謀則將來或因以分門樹異或因以植黨營私必至惑人心而搖國是史冊所垂足為殷鑒古者諫無專官故進言之路廣三代而下始設官而責之以言然如馬周陽城之起布衣而為御史其事猶可風也茲特降諭旨著大學士九卿擇其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 九

素所深知其人有骨鯁之氣質樸之風而復明通內外政治者不拘資格列名封奏朕將量加錄用焉其外而督撫於各屬員中有深知灼見可備繩糾之任者亦准列名封奏○己巳諭朕維惠養萬民之道以輕徭薄斂為先自御極以來於蠲租減賦外豁除各省關稅不下百萬又令將稅課規條刊刻木榜徧行曉諭不許額外徵收宜其商民均沾惠澤行旅各安牧圉乃近聞各關過往商旅尙不能普被恩施怨聲噴噴究其由來皆因司權之家人胥役巧立名色重戡徵收勒索弊端百出不飽其欲則逗遛不肯放行大為行旅之害是國家徒有減稅損上之德而商民未受減稅益下之恩無知者尚嗷嗷於稅課之重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即使再減數百萬額稅用是以往朕知其於商民仍屬無益也夫司權官員一任家人胥役肆橫無忌漫無覺察商旅其何以堪

朕思督撫有稽查通省之責凡屬地方利弊無一不富留心整剔而關稅弊竇若此朕在京向有所聞督撫身在本省豈竟一無聞見乎總因視非己事故爾漠不關心耳嗣後著該督撫嚴行訪察遇有此等弊端立即嚴擊重究如司權官員瞻徇袒護亦即據實奏聞不得視為具文以奉旨之後一查即可了事務期實力稽查俾商旅永無苦累朕再有所聞或被科道知有實據參奏朕惟該督撫是問○庚午命截留江西湖廣漕糧七萬石於江南備賑○王恕以廣東按察使任內改招解任以劉於義為福建巡撫沈起元為直隸布政使由河南按察使遷○壬申諭朝廷定有行取一途原欲州縣內升使知部務部屬外用使知民情且此等人拔置言路亦能通達事體有所獻納近來因行取人員升補無期令其在任候升於單月補用主事究之缺少人多得用部屬者甚屬寥寥自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 十

應酌量疏通其見在由行取在部之司官著堂官秉公保舉候朕分別簡用至於從前行取人員內大率拘謹守分之人多而通明幹濟之才少蓋由該督撫止照例將無參罰者咨送即有揀選保舉者亦不過以該省次等州縣塞責甚非國家立法之本意嗣後各省督撫當行取之時務將有守有為聲名卓越者舉出其有因公參罰者亦准其入選以收得人之效著該部詳悉妥議具奏○癸酉免湖北兵欠○甲戌以儲龍光為河南按察使由廣西首○乙亥諭數月以來雨澤稀少朕宵旰靡甯虔誠祈禱雖得微雨未為霑足從前因天時亢旱曾降旨清理刑獄今著刑部將在部各案內有牽連待質者及輕罪內情有可原者或應省釋或應未減會同都察院大理寺悉心詳查妥議具奏至於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目下雨暘不均亦著照此例行嗣後各省如遇災眚之年著該

督撫將清理刑獄之處奏聞請旨○丙子定勝水峪為萬年吉地○戊寅朱定元丁憂以晏斯盛為山東巡撫原任安徽布政使○庚辰大學士等奏革職侍郎方苞奉旨在三禮館效力贖罪分纂周禮已竣年老患病可否准其回籍調治得旨賞給翰林院侍講品級頂帶准其回籍○辛巳諭莊親王允祿今考定樂章以旋相為宮之法用之郊廟朝會鉅典攸關其登歌下管各工必肄業有素方免臨期舛誤此事非可猝就但及今亦當次第辦理太常寺樂舞生每月在神樂觀演樂雖有定例再當於春秋二季令赴掌儀司演習王悉心考察如有不協之處即為訓導俾律呂均諧用昭誠敬至禮部和聲署樂工皆民間屠沽之輩即加教訓豈易通曉伊等在署當差徒誤其衣食生理朕意須令掌儀司人員承應方能妥協俟樂章既定之後將和聲署樂工作何裁汰並朝會日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十一

奏內情形並詳悉寄知○甲申諭前據河南巡撫雅爾圖奏請學臣停帶眷屬以杜弊竇經九卿議准彼時朕降旨如學臣差滿之後復留原任或調別省欲攜帶家眷者著本人自行具奏請旨今思學臣之廉潔貪污視乎其人之自主初不在眷屬之有無如謂攜眷即滋弊竇則外省自督撫藩臬以下又何嘗不攜眷屬耶即使不准攜眷而隨任之家人幕客又豈能保其一一奉法惟謹耶况父母妻子相隔三年之久不免內顧之慮於情理亦未允協嗣後不必禁止○戊子 上詣 黑龍潭祈雨○兩江總督那蘇圖辦賑遺漏切責之○己丑申諭弭盜毋分疆界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十一

以定奪汝明記朕旨詳諭噶爾丹策零可也吹納木喀奏稱噶爾丹策零竭誠輸懇奏章所載乃中外言語不同之故實非傲慢至齊默特進藏熬茶據云以奉旨遣人巡視科布多為守卡人攔阻半道空還噶爾丹策零疑惑不信謹令使臣等前來剖晰諭汝稱噶爾丹策零不信齊默特故來具奏今奏中何無此語進藏熬茶本噶爾丹策零最切要事當遣可信之人奈何委之齊默特伊等還時降旨甚明今汝等縱仍欲進藏亦應候朕再降旨允行然後得往豈容竟自主張但以道由噶斯為詞乎噶斯豈汝等境內乎抑聞朕前諭難以再請姑以此含糊嘗試乎原議巡視科布多並無許入卡倫巡視之語去年爾人不言巡視科布多直入布延圖卡倫至喀勒占和碩卡倫朕之大臣始禁止之朕所遣略地之人有越阿爾台巡視爾卡倫以內之地者乎此事已明示蟒繻矣爾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十三

等豈不知之至來京貿易者不得由綏遠城亦與哈柳定議尚未經行一次遠欲更張可乎噶爾丹策零此次所奏言詞不倫左右枝梧殊非和好之道朕業已降旨息兵汝又稱實非傲慢之意朕亦不介懷如果誠心懇乞俟再遣使來此次姑毋庸議朕另有敕書付汝齎去吹納木喀又奏稱前齊默特還並不以 大皇帝諭旨告知噶爾丹策零是以眾心懷疑此來何敢妄奏進藏一事在噶爾丹策零最為切要伏祈 恩允諭此事不得允行之故噶爾丹策零亦所明知况人數日期俱未議定朕即欲加恩豈可令我護送官兵先勞守候乎天時近暑汝等可作速起程朕已諭我大臣為汝等辦理矣○辛卯諭國家設關權稅定其則例詳其考覈凡以崇本抑末載諸會典著為常經山來已久其米豆各項向因商人販賤糶貴是以照則徵輸第思小民朝饔夕飧惟穀是賴非

他貨物可比關口徵納米稅雖每石所收無幾商人藉口額課勢必高擡價值是取之商者仍出之民也朕御極以來直省關稅屢次加恩減免又恐權吏額外浮收刊立科條多方訓飭每遇地方歉收天津臨清濟寧蕪湖等關口商販米船槩給票放行免其上課皆以為民食計也但係特恩開一舉行未能普遍夫以養民之物而權之稅轉以病民非朕已飢已溺之懷也今特降諭旨將直省各關口所有經過米豆應輸額稅悉行寬免永著為例俾米穀流通民食充裕懋遷有無者不得藉以居奇小民升斗之給不至有食貴之虞以示朕惠恤黎元之至意至各關口徵收則例不一有徵商稅者有徵船料者有商稅船料並徵者今既蠲免米稅其船料一項若不分明確著為規條恐致涸涸滋弊應如何辦理之處著交該部詳查妥議具奏尋議查徵收船料之關向不收納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十四

貨稅即空船過關亦計船身丈尺納料今若槩將船料豁免恐船戶串通奸商將一船米糧分船裝載以致應納料之空船涸涸偷漏應令該關監督將向例徵收空船料銀者遇有裝載米船過關其應納料銀自照空船料銀之數納料如本屬空船及按年抽單納課者仍照舊例徵收但船隻料銀各關俱係收納何計石徵收之關獨不收納料稅或係料稅即在計石徵收之內則例未經開載查各關空船既係徵料是船料自應一體輸納應令該關監督詳議報部臣部再行議奏再查寬免米糧等稅原以充裕民食管關官員不得借免米稅之名將所徵貨稅銀兩侵蝕肥己如有徵多報少情弊即將該關員嚴加議處並令將免過米稅數目年滿報部查覈從之○增設直隸天津副都統○壬辰李鳳翥以老病休致以錢陳羣為內閣學士由詹事通○癸巳諭獄必依平律律必

西命直隸發銀三萬兩往河南購麥備賑○己亥命廣西開鑄錢○庚子免江蘇阜甯等一縣河租○辛丑命各省水次地方秋收穀價互相咨報○壬寅諭八旗漢軍自從龍定鼎以來國家休養生息戶口日繁其出仕當差者原有俸祿錢糧足資養贍第閒散人多生計未免窘迫又因限於成例外任人員既不能置田另居而閒散之人外省即有親友可依及手藝工作可以別出營生者皆為定例所拘不得前往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深堪軫念朕思漢軍其初本係漢人有從龍入關者有定鼎後投誠入旗者亦有緣罪入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招募之職手過繼之異姓並隨母因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有從龍人員子孫皆係舊有勳歷世既久無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人等或有虛墓產業在本籍者或有族黨姻屬在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十七

他省者朕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願改歸原籍者准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有不願改歸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遠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此內如有世職仍許其帶往一體承襲其有原籍並無倚賴外省亦難寄居不願出旗仍舊當差者聽之所有願改歸民籍與願移居外省者無論京外官兵閒散俱限一年內具呈本管官查奏如此屏當原為漢軍人等生齒日多籌久遠安全計出自特恩後不為例此朕格外施仁原情體恤之意並非逐伊等使之出旗為民亦非國家糧餉有所不給可令八旗漢軍都統等詳悉曉諭仍詢問伊等有無情願之處具摺奏聞○癸卯禮部議准御史陳其疑奏請行令各省學政於按臨時密查各生素行舉優黜劣從之○甲辰賜准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敕書曰爾奏中謂前此與戎費非由爾又謂使臣傳

爾前來事非得已追論舊事為此非分大言又謂奉大皇帝諭遣人巡視科布多為守卡人攔阻遣使往藏熬茶留數月不遣半道空還定議至京貿易繞道力疲不能前進嗣後須取道噶斯伏祈睿鑒夫興戎起釁實由爾國前諭已明額爾德尼招大捷之後方行遣使我大國有何不得已而出此耶瀆理前說意果何為豈又欲借端生事乎朕為天下共主業已降旨息兵豈肯食言爾欲起釁朕亦不禁也定議巡視科布多有巡視卡倫以內之語乎爾人由布延圖直至喀勒占和碩卡倫朕始禁阻朕之人有過阿爾台至爾之卡倫內巡視者乎其事雖小然屢違定約豈合於和好之道朕允爾赴藏熬茶者亦鑒爾至誠故遣官護送豫備牲畜爾人至東科爾數月惟圖貿易不思進藏竟自還部誰為阻止乎如欲阻止何如不允爾奏之為愈也且齊默特欲還朕降旨詢問或來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十六

時噶爾丹策零屬爾或出爾等之意儻出噶爾丹策零則彼亦一絕無信行之人嗣後豈容復請乎今即復欲進藏亦必懇朕降旨始可遣行如何遽作前去之計惟以道出噶斯為請况人數日期俱在未定豈有令朕之大臣官弁虛糜廩餼先勞守候之理乎以此問吹納木喀據稱噶爾丹策零實不知始末如此因不信齊默特語始令我等前來問明並輸誠意乞大皇帝施恩一切朕已明諭吹納木喀至貿易之事本與爾使哈柳定議並未遵行一次如何又欲更張請取道噶斯乎此次爾所陳奏不合事理念爾亦未深知將奏請之事暫行停止令吹納木喀傳諭於爾敕書亦令齎往隨救賞各色段十端葛瓦十件大段六端○乙巳諭各省辦理耗羨一事朕恐或有不便於民之處是以於廷對時入於策問之內乃諸生無所敷陳甚且有不知耗羨為何事者又降旨詢問九

1. 272 升 續修四庫全書

卿翰林科道並外省督撫等庶幾合眾論以求一。是此朕集思廣益之意也。諸臣如有所見，即當就事敷奏，待朕採擇。如無所見，亦不必勉強。塞責所降諭旨，甚明。乃近見諸臣奏對，竟有於耗羨一事之外，旁牽側引，以狂瞽之見為無稽之言，所答並非所問。即說到耗羨亦究竟不知原委，萬難見諸施行。甚至潘乙震之請開捐路斯道之請鑄幣，尤為荒謬之極。方今天下承平，海宇甯謐，無攘攘之干戈，無繁興之土木，上而府庫充實，下而滿漢安堵，並非財用不足，亟須籌畫之時。此人所共知者。在我君臣，惟當節制，謹度未雨綢繆，為持盈保泰之計。若侈言豫大豐亨，而流於奢靡，放縱固非安不忘危之道。但如諸臣所奏，沾沾以國用為言，竟似國用實有不足，不得不從權計議者。此風一開，將見言利之徒接踵而起，其為害甚大。豈止有妨政體而已，不但諸臣不當揣摩及此，陳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十九

奏紛紜，即專司錢糧之臣，惟應通計出入，平準制用，亦不當託言國計，徒以綜覈為盡職也。數日來，無知妄奏之輩，原當加以處分。因係降旨詢問，導之使言，故雖乖謬，特從寬宥。此番訓諭之後，如有再有節外生枝，悖理傷道者，必從重治罪，以為妄言者之戒。○丙午，莊親王允祿等奏查丹陛樂與中和韶樂音節不同，因丹陛有章而不歌字句，舊未詳審音律，不相符合。見改正撰擬進呈，再查會典。惟 太皇太后宮用中和韶樂， 皇太后 皇后宮均用丹陛樂。考諸掌儀司則自來升座還宮，並用中和韶樂。蓋昔年撰擬樂章之時，以 皇太后 皇后不敢同於 太皇太后，便以丹陛名之。且樂章一式無別，而考擊之法，則又全不循章協韻。今既查明，自應分別升座還宮，為中和韶樂行禮。為丹陛樂得旨。○癸丑，截漕糧十萬石，酌留臨清德州備用。○調包括為山東布政使。

東華續錄 乾隆一五

魏定國為安徽布政使。○鍾保以年老休致，以盛安兼管刑部左侍郎。○丙辰，諭刑部尚書劉吳龍患病，溘逝，朕心深為軫惻。著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伊平日居官廉謹，家道清貧，著發內帑銀五百兩，為喪事之用。尋予祭葬，諡清愷。○刑部等部會題，德沛旺扎爾審擬盧焯等營私受賄一案。盧焯依不枉法贓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呂守曾應照律擬絞，已縊死。無庸議。但伊身任監司，夔贖逾貫，仍著落嫡屬勒追入官從之。○丁巳，以張照為刑部尚書。起趙宏恩為刑部侍郎。○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乙丑，命發滿洲單戶一千名，移駐拉林。阿勒楚喀屯田。○丁卯，免福建閩縣通賦。○調圖爾炳阿為山東按察使。陳惠正為陝西按察使。○壬申，御史胡定奏刑部侍郎趙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二十

宏恩前因工部尚書任內，勾通湖廣參軍道許登瀛，納賄敗露，部議褫職。今復用侍郎，非所以儆官邪彰國紀。請亟予罷斥，得旨：前刑部侍郎缺出一時，未得其人，因趙宏恩才尚可用，從前被參之案，乃收受舊屬餽遺，尚非婪贓可比。是以將伊補授。今胡定奏稱，納賄之人不應復用。趙宏恩雖非婪贓，究屬受賄。胡定指名參奏，亦屬可嘉。趙宏恩著不必用。其刑部侍郎員缺，著該部另行開列請旨。○癸酉，大學士禮部議覆御史徐以升奏本朝禮制具備，雪祭尚未設有壇壝，請於京城內擇地建 雪壇，仿古龍見而雪之禮。每歲屆期致祭一次，偶遇亢旱，即於此望告嶽瀆山川諸神，以祈求雨澤。其有久雨求霽之處，請照祭法，雪祭水旱之例，於雪壇致禱。若僧道諷經，致諸往制，似可停止。至直省府州縣亦應設 雪壇等語。查唐時雪祀於南郊，後行雪禮於圓丘，其制樹

九三

酌盡善請做唐制嗣後孟夏龍見擇日行 雩祭祀 昊天上帝
於 圓丘以 列祖配享 四從壇從祀於下前期禮部奏請
皇上親詣行禮或遣親王行事孟夏後旱則祈 天神 地祇
太歲壇次祈於 社稷壇次祈於 太廟皆七日一祈不雨或
雨不足從 各壇祈禱如初旱甚乃 大雩祀 昊天上帝於
圓丘先經祈禱 太廟虔告 列祖此次不設 配位仍設 四
從壇於下雨足則報祀或已齋未祈而雨及所會經祈禱者皆報
祀齋期祭品俱如常儀再查會典開載以嶽鎮海濱山川之神為
地祇等語是 地祇壇內已有四海不必同日另行望祭又考
古大雩用舞童二佾衣元衣各執羽翳歌雲漢之詩今讀 皇上
做雲漢詩體製 雩祭樂章 聖念懇誠 宸章剴切互古未有
應請宣付史館應用舞童十六人衣元衣為八列各執羽翳終獻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三
樂止贊者贊舞童歌詩舞童八列按舞而歌歌畢乃望燎舞童令
掌儀司選聲音清亮者演習應用羽翳照周禮皇舞之式製辦其
舞衣舞羽交內務府成造餘儀與孟夏 常雩同再除 上帝
社稷 宗廟 太歲壇俱舊有樂章外惟 神祇壇向無樂章應
交律呂正義館撰擬至久雨祈晴前代皆無樂祭雩壇之禮請做
春秋左傳伐鼓用牲於社及文獻通考祭國門之禮但伐鼓用
少牢樂祭於京師國門仍雨不止則伐鼓用牲祭於社無庸 各
壇祈禱其僧道建壇諷經實非古制應如所奏停止設壇仍令僧
錄司僧官道錄司道官遇齋戒致祭之日分派僧道於 顯佑宮
等五廟誦經祈禱禮部分派司官查看至各省州縣置耕藉田其
中皆設有壇亦令孟夏擇日行常雩禮或旱每七日致祭但不用
大雩禮亦不另設 雩壇若京師雨暘偶愆 皇上於大內祈

禱其專承祈禱之官 天神 地祇 社稷 太歲等壇各遣王
大臣一人 太廟 上帝遣親王一人在京陪祀各官一體齋戒
行禮 皇上如親詣 圓丘王以下皆陪祀得旨是依議 御製
雩祭樂章曰瞻彼未鳥爰居實沈協紀辨律羽蟲徵音萬物芸
生有王有林有事 南郊陟降維欽瞻仰 昊天生物為心章維
國有本匪民伊何維民有天匪食則那螻蟪鳴矣平秋南譌我祀
敢後我樂維和鼙鼓淵童舞娑娑自自古在昔春郊夏雩日惟
龍見田燭朝趨盛禮既陳 神留以愉雷師闕闕飛廉衙衙日時
雨暘利我新畝章於穆穹宇在郊之南對越嚴恭 上帝是臨爾
粟量幣用將悃忱惓惓我躬肅肅我心六事自責仰彼桑林章權
輿粒食實惟后稷百王承之永奠邦極惟予小子臨民無德敢懈
祈年潔衷翼翼命彼秩宗古禮是式章古禮是式值茲吉辰玉磬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三
金鐘大羹維醇元衣八列舞羽繽紛既侑 上帝亦侑 從神尙
鑒我衷錫我康年章惟天可感曰惟誠格惟農可稔曰惟力作恃
天慢人弗刈弗穫尙勤農哉服田孔樂咨爾保介序乃錢鏹乾我
禮既畢我誠已將風馬電車旋駕九閩山川出雲為霖澤滂雨公
及私興鋤利毗億萬斯年農夫之慶軼○甲戌莊親王允祿等奏
會典開載 天神從祀於 圓丘 地祇從祀於 方澤今既各
建一壇則 天神應仍從 圓丘以黃鐘為宮 地祇應仍從
方澤以林鐘為宮得旨是○辛巳諭甘肅地方遠在邊陲土瘠兵
貧非內地可比向來散給兵丁口糧俱係四本八折而倉貯不敷
之處又於四本之中多給折色是兵丁之得本色愈少矣每當米
價昂貴之時所領折色不敷糴米之用度日未免艱難朕心深為
軫念用加特恩著將舊例每糧一石折銀一兩者增銀二錢定為

一兩二錢之數料豆亦照此加增從乾隆七年秋季為始永著為例俾邊遠寒苦兵丁俯仰寬裕他省亦不得援例以請該部可即傳諭陝甘督撫知之○乙酉免甘肅屯民逋賦

六月戊子朔大學士等議覆莊親王允祿等議奏樂部事宜一和聲署衙門應歸內務府兼屬禮部管轄至奉鑾等官另易嘉名於掌儀司人員內挑補仍請裁汰之官暫留一年俟新員熟習再令歸農一和聲署樂工見不足額必出身清白通曉音律者充選今鑾儀衛既有鼓手頭目並借充之校尉六十餘名均係內務府人員自應移隸內務府挑選學習其鼓手樂工諸名色改正以歸雅馴一和聲署既以署名宜照大官署例裁去奉鑾等官更名為滿漢署丞向有侍從等官仍照前不定員額不拘滿漢其鼓手樂工以所司樂器分別其名總名為署吏凡供用官由此挑補升至丞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三

制○壬辰命莊親王允祿尚書三泰張照管理樂部○癸巳以御太和殿遇雨賞行禮隨從官三百三十五員正俸之半○乙未修築甘肅甯夏鎮 大清唐漢三渠○以錢陳羣為刑部右侍郎

戊申諭朕已降旨舉行 雩祭之禮大學士禮部等定議在於園丘朕思明代既建有崇雩壇國朝會典內亦載之而書云今不舉今既舉行 雩祭乃舍此壇而在 園丘恐生後人議論似應在專壇行禮著大學士會同禮部酌古準今再行詳查典禮具奏○辛亥諭朕臨御天下期於政簡刑清近來內外各衙門俱無欠而未結之案惟有甘肅一省從前屢次軍需前後約四十餘年凡供億軍費大端俱已覈算奏銷完結其中部駁清查覈減各款尚有未清楚者即如甯夏則有康熙三十年至三十八年供應進剿大兵及駐紮滿漢官兵喇嘛等案肅州一路則有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四年辦過大軍需各案又有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十三年供支出口人員馬駝鍋帳食物等案西甯一路則有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六年辦過軍需各案又有雍正元年勦撫青海用過錢糧等案陝甘二提涼甯肅三鎮則有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元年拴養馬駝各案以上諸件事歷多年官經數易往返駁詰不但案牘紛繁地方滋擾且使已故之員累及子孫見任之員代人受罰朕心有所不忍用是大沛恩膏將康熙三十年至雍正六年以前未清之項悉予豁免其究問著追至雍正六年以後之案為時未遠尚易清查著總督尹繼善巡撫黃廷桂遴選賢良於一年限內秉公確查將其中應免不應免者一一分別造具清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三

冊該督撫具本保題到日朕再降諭旨該部可即行文該督撫知之○癸丑定內廷丹陛樂章名曰雖平○大學士等遵旨議奏謹考禮記大雩帝鄭康成註曰雩祭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古帝也杜佑通典曰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祭是自漢而下以逮於隋雩壇皆祀五方帝而非祀昊天上帝也唐書禮儀志高宗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之月祀昊天上帝於圓丘開元禮亦同宋史禮志凡孟春祈穀孟夏大雩皆於圓丘至神宗元豐四年更立雩壇於圓丘之旁未幾而廢明洪武以後雩祀無常儀至嘉靖十一年始建崇雩壇於圓丘壇外泰元門之東亦一舉行而罷今壇已久廢僅存其址查歷代雩壇規制地甚狹壇墻亦卑其視 圓丘大約減三分之二若祀 昊天上帝則禮近於褻且查 圓丘禮成 上帝神牌敬藏於 皇穹宇今 崇雩壇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原無別殿可以安奉 神牌即欲更建而外壇壇墻之內亦限於地實難措置嗣後舉行 雩祭似宜仍在 圓丘不必更建雩壇從之○甲寅諭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薮牧養蕃屬獸其為天下萬世籌贍足之計者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數牧之政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樹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澤事使山林川澤邱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澤邱陵之利夫制田里教樹畜岐周之善政管敬仲亦云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如果園圃虞衡數牧之職以次修舉於民生日用不無裨益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凡資生養贍之源不可不為急講夫小民趨利如鶩亦豈甘為惰窳舉山林川澤天地自然之利委為棄壤哉良以疏闢之初彙強既羣起

而爭管業之後奸民又多方戕賊地方有司每視為費產細故不為申理此所以甯荒其業耳督撫大吏身任地方所當因地制宜及時經理其已經開墾成產者加意保護或荒墟榛壤以及積水所匯有可疏闢者多方相度籌畫俾地無遺利民無餘力以成經久優裕之良法至於竭澤焚林並山澤樹畜一切侵盜等事應行禁飭申理之處轉飭地方官實力奉行該督撫不時稽察務令從容辦理以期實效毋致絲毫滋擾尤毋得日久因循以仰副朕惠養斯民之至意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五年

注

乾隆十六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戊午朔諭朕每臨大祀必躬必親今因時享聆太常寺笙簫管籥之奏至不能分別宮商而以之侑享郊社宗廟何以交神明而達誠敬朕既命莊親王三泰張照為總領樂部大臣非止轄和聲署也太常寺樂尤宜加意整頓嗣後一應太常寺樂部事務俱著管理又聞向來太常寺樂員俱係道士承充此亦沿襲明代之舊夫二氏異學不宜用之朝廷今縱不能使為二氏者盡歸南畝被服儒風何迺用道士掌宮縣司燎瘞為郊廟大祀駿奔之選暇日則向民間祈禱誦經以餽其口成何典制豈不貽笑後世耶太常寺樂員嗣後毋得仍習道教有不願改業者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

削其籍聽為道士可也朕詢問三泰知額設多至五六百人得無冗濫著莊親王等詳查定議如果額數太多即奏請芟汰與其多而無用不如減少額數將錢糧歸併酌增精選實能任事之人令其承應又諭太常寺朕因孟秋時享聞太常樂絃管迭凌聲字繚盤因思爾衙門三六九在凝禧殿演習何以至是朕令童子習中和韶樂丹陛樂甫二十餘日頗有倫理已不似爾太常樂部矣今令兩部對作有耳共聞孰優孰劣然則所為三六九演習者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即爾衙門見在內廷學習新定樂章諸人今甫五日即已大不相同可知但恐不學斷無學而不成之理夫郊廟大祀交於神明豈容聽樂工任意吹彈不求音節正則我君臣肅雝誠敬之謂何唐時樂工伊涼俗樂奏之堂上謂之坐部伎其不堪為坐部伎者退為立部伎若立部伎又不堪則退為雅

樂部供奉郊廟為後世所譏笑今俗樂之奏猶有宮商而雅樂荒廢如此朕甚懼焉白居易云工師愚賤安足云太常三卿爾何人朕為爾等誦之除既往不咎外嗣後務須督令勤習朕不能再為爾等寬也莊親王三人總理樂部著加意整頓○甲子大學士鄂爾泰等議奏查繙譯鄉會試於雍正元年議定雍正二年鄉試三年會試後經禮部以會試人少具奏奉旨六十名會試在案嗣於乾隆三年因繙譯鄉試已閱六科有百餘人議准參議馬璘條奏於乾隆四年開科會試取中二十二人因人數甚少未經殿試俱賜進士出身今年八月又屆會試之期禮部遵例題請奉旨令臣等議奏臣等酌議除繙譯鄉試仍照舊例辦理外其繙譯會試殿試皆掄才大典自當按期舉行上科因人數無多未經殿試今不必拘定人數亦不必另定場期請嗣後繙譯會試即於會試天下頁士後於闈中另編字號一同考試分為兩場頭場人眾不必入試二場點進試四書清文一篇孝經性理論清文一篇三場試繙譯一篇恭請 欽定題目試卷照例令各部院衙門筆帖式謄錄彙集封送照迴避卷例請旨另派大臣閱看擬定進呈恭候 欽定中式另出一榜至殿試日 欽頒繙譯題一道一同殿試即令滿讀卷官閱看進呈分定甲第二甲者附二甲後三甲者附三甲後填入金榜帶領引見恭候簡用從之○乙丑禮部尚書趙國麟復以久病乞休得旨趙國麟原係獲罪降調之員朕加恩復用侍郎彼時伊意以官止亞卿照常供職使眾人見其無悻悻求去之意而憐之及至用為尚書即託病請罷朕屢次慰留而伊仍復執奏至再至三儼然以禮進義退之大臣自處夫進退大臣之禮朕豈不知如遇當以禮待之大臣而年力衰邁即臥理中書可也

或優詔加恩歸田頤養亦無不可然必其人足以當之豈所論於趙國麟乎伊試反而自思外任巡撫內任大學士尚書何所樹立何所建白而忽於末路託名進禮退義以自表其風節乎居心不可問矣進退大臣之柄操之人主豈臣下所得用意於其閒朕恭覽世祖章皇帝實錄當時有大臣屢次求退降旨革職者此本朝之大經大法至若前代人臣之陋習拜疏即行沽一己勇退之名而忘君臣上下之義此豈可為訓乎趙國麟著革職在咸安宮效力行走○調任蘭枝為禮部尚書陳惠華為兵部尚書命大學士徐本兼管戶部尚書事○丙寅以呂熾為內閣學士由少詹事○丁卯允張若震回籍養親以王恕為浙江布政使○辛未修京城溝洫○免福建閩海關麥稅○乙亥除湖北鍾祥等十八州縣衛虛報地畝額賦○丙子准江西截留雲南解京銅斤開鑄鑄錢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

○己卯大學士鄂爾泰等奏莊親王等議覆御史徐以升奏言鄉飲酒禮所以敬老尊賢會典載儀注未及詩樂請撰擬樂章以追古制固屬應行但鄉飲酒禮應歌鹿鳴魚麗等本詩章句今若行撰擬恐蹈宋淳化故轍如所謂鹿鳴呦呦命侶與儔關雎于飛于渚之湄者後人往往皆議請交與律呂正義館將儀禮所載鄉飲酒禮應歌之詩照見定樂章字譜之式纂輯俟樂章書成交順天府令諸生演習以襄大典再直省各學樂舞生皆有定額給與衣頂不許雜項人等冒充京師為首善之地如果諸生中有嫻通雅樂供應文廟聲容合節者令該管官咨送學臣係附升增係增升廩係廩升貢至成均丁祭所用樂章已經撰定字譜請交國子監令諸生演習儻能者日多可用監生承應俟學習果有成效再議獎勵從之○吏部帶領九卿保舉國子監助教學正人員引見

得旨此內左通政龔學海所保之龔光海係伊胞兄龔學海人原平常如何可比祁奚龔光海亦非祁午可比何得假內舉不避親之名輒行保送此風斷不可長龔學海著交部察議尋照例降二級調用○癸未命高斌周學健往江南查辦災賑水利○以史貽直署直隸總督○甲申申禁江南販米出洋

八月戊子大學士鄂爾泰等議奏律設大法輕重期協於至公罪有殊科彼此不容以私貸是以梁吉粉乞代父命武帝雖行寬宥而未聞著於令甲漢陳元於尹次嘗死兄初請代意欲活次應劭駁之謂殺無罪之初活當死之次此謂求生非謂代死誠以按律擬獄各從所犯斷決不得開代罪之端因私情而撓國憲也若夫一家共犯罪坐尊長蓋尊長有督率之責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是以定為罪首而卑幼免坐者法統於所尊罪不容以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

並論也今據刑部奏稱徐天爵與伊子七十兒同造賭具應照不論造意獨坐尊長之律坐以發遣為奴復據七十兒之呈情願代父受罪請將七十兒發遣徐天爵免罪等語查此案情節徐天爵之母年逾七十僅有一子聞其遣戍晝夜悲啼七十兒既不忍傷祖母之心復不忍伊父獨罹罪譴願請身代伊父既得免於遠戍而祖母復得資其膳養情殊可原且徐天爵所犯並無侵損於人似可准行但查康熙五十一年鑲藍旗人烏爾袞因伊父固爾哈緣事革職照例枷責充發有祖母年九十歲別無侍養之人叩關請代充發俟祖母身故再議發遣奉旨固爾哈免其枷責留養伊母俟母故後照例發遣欽遵在案是既在其留養以遂私情仍又發遣以昭國憲仰見聖祖仁皇帝仁至義盡情法兼伸今徐天爵此案與烏爾袞情事相同或將七十兒發遣將徐天爵免罪

或將徐天爵暫停發遣交與該旗俟伊母故後送部發遣應候諭旨遵行至該部所請嗣後如有父子共犯罪按律應坐其父而子願代者酌其情罪輕重果無侵損於人將代罪情由奏明請旨臣等伏思一家同犯罪名父兄按律科罪子弟獨脫然法外稍有人心當必怵然難安况既無侵損於人願以身代父兄猶知孝弟之義應如所請如子弟身本無罪及有罪而有侵損於人者並不得援引為例妄行瀆請則孝弟之情義伸而國家之憲章亦肅得旨這所議是依議徐天爵著照固爾哈之例暫停發遣○江南淮黃交漲命疆吏拯救災黎毋拘常例○命江南截留漕項銀十九萬兩備賑○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德沛陳大受奏稱今歲淮黃交漲七月初五日完顏偉差員密諭通判劉永鑰將昭關等壩開放洩水令其以異漲通報等語在督撫之意以為下河州縣被水由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

五

於放壩完顏偉檄令開放及通判詳報異漲漫決為河臣之咎不知向來河工水大放壩河臣往往報稱漫溢或報稱衝決此係相沿之習今歲水漲異常開壩固有傷下游田禾若不開壩宣洩則不獨高家堰隄工可慮即彼地城郭人民亦必受患此不得已之計未嘗不為保全百姓起見况完顏偉亦會將飭令開壩之處具摺奏聞雖未將以上情節明白奏出而朕知其意實係如此完顏偉之奏督撫未必知也然完顏偉本當將此處明白奏聞或密行知照該督撫亦無不可若以開壩一節咎之則非矣德沛見往揚州會同陳大受辦理賑務則河務乃完顏偉專責當令伊等和衷辦理而不可有所掣肘也可將朕旨傳諭知之○辛卯諭嗣後挑選秀女遇有 皇太后之姊妹親弟兄之女親姊妹之女記名著戶部奏聞撤去記名至如嬪等姊妹親弟兄之女親姊妹之女有

記名者著內務府告知首領大監奏聞永著為例○禮部議大學士鄂爾泰等奏古制天子親耕南郊以共乘盛后親蠶北郊以共祭服我 皇上親耕藉田以示重農至意乾隆元年准工部侍郎圖理琛議改 先蠶壇為 先蠶祠每歲季春巳日遣太常寺堂上官以少牢致祭所以經理農桑之道至為周備今又命議親蠶典禮伏思躬桑親蠶歷代遵行但北郊蠶壇在安定門外故明嘉靖時以后妃出入道遠親莅未便且其地水源不通無浴蠶所遺址久廢考唐宋時后妃親蠶多在宮苑之中明代亦改建於西苑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製耕織圖序於豐澤園之北治田數畦環以溪水龍畔樹桑旁立蠶舍是育蠶之事 聖祖仁皇帝親加講求今逢重熙累洽禮明樂備之時親蠶大典關繫農桑自應舉行以光典禮其應行相度蠶地建立蠶壇桑壇蠶宮從室之處請敕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

六

交內務府會同工部等衙門辦理至親蠶典禮所有齋祀躬桑授蠶治繭等儀注及選擇蠶母蠶婦受桑布練一切禮文事宜應交禮部詳議得旨奉 皇太后懿旨是依議尋議伏查唐開元享先蠶為中祀我朝於季春巳日祀 先蠶祠亦列中祀齋戒應照一切中祀致齋二日皇后親祀先蠶之禮周制后齋戒享先蠶躬桑以勸蠶事北周皇后以一少牢親祭先蠶西陵氏之神因以躬桑隋制皇后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祭訖躬桑明會典亦載有皇后親祀先蠶儀注是累代皇后原有親祀先蠶之禮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特命建立 先蠶祠每年季春巳日致祭今舉行皇后親蠶之禮臣等謹議交欽天監於季春月擇躬桑吉日 皇后親祀 先蠶應設 先蠶西陵氏神位於壇上太常寺先期奏聞致祭前二日 皇后於正殿致齋二日至期詣蠶壇以一太

牢親祀先蠶西陵氏之神行三獻禮 妃 嬪公主王妃以下文武三品大臣命婦以上致齋陪祀祀畢 皇后詣桑壇位採桑 妃 嬪二人王貝勒貝子公福晉夫人三人三品以上文武大臣命婦四人從蠶採桑蠶事畢蠶母率蠶婦擇繭之圓潔者貯筐獻 皇上獻 皇太后獻 皇后擇吉 皇后復詣蠶壇正殿親臨織室蠶母率蠶婦全獻繭之所登者 皇后行縲三盆手禮遂布於蠶婦之古者使縲而未緣元黃之以供 郊 廟黼黻之用至蠶母蠶婦漢魏以前皆無其稱惟晉蠶西郊列侯妻六人為蠶母以授桑未載有蠶婦北齊授桑蠶母蠶母切之授世婦謹案祭義卜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考古制二十七世婦蠶宮亦建二十七從室則蠶婦應即為世婦所云蠶母蓋取老成諳蠶事者以為世婦統領明嘉靖時令順天府報蠶母則取諸民間之姬未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年 七

嘗拘定列侯之妻即古制卜世婦之吉者二十七人入蠶於蠶室亦必平時曉習蠶事方膺茲選臣等酌議應交內務府查明包衣並行文八旗遴選熟諳蠶事並無事故者開列具奏 欽點蠶母六人使暫居繭館以督蠶事蠶婦二十七人居蠶宮二十七從室使治蠶事抑更有請者 皇后親蠶肇祀依照古制需女官一十二人日尚儀日尚宮日典儀日掌贊日司賓日司言日司宮日典製日司贊日典贊日司祝日女史行禮時執事此次初行典禮應於孟春月內務府先行奏選俾演習嫻熟又祭 先蠶樂章臣等據會典內所載填入儀注候 欽定樂章演用再查北齊蠶壇以內監置蠶宮令丞各一人經理蠶壇諸務明會典亦載有蠶宮令請做其制置令丞各一人所有儀注雖經依照古制定議但須因地制宜應俟蠶壇規模相度已足再行詳酌妥議具奏從之○主

辰諭朕愛養黎元特沛殊恩將關樞米豆等稅悉行蠲免以為充裕民食之計但船料一項議論不一見發九卿會議尚未覆奏朕思此事並無難辦之處向徵船料者照例徵收向不徵船料者豈可因免米豆之稅而轉加徵船料著該部即速行文各關知之○諭高斌周學健奏稱此番賑務水利需費浩繁請令情願急公人員做照樂善好施之例出貲效力按其效力多寡酌予議敘分別錄用等語近年上下兩江水患頻仍朕心軫念多方籌畫如果有益於災黎裕金原所不計但照高斌等所奏此等人員若准其效力自必踴躍急公輻輳而至因此商賈流通貨物充裕於屢年饑饉之時可臻富庶之象地方民生似均有裨益此一時權宜之計也况京官自中行評博以下外官自同知通判以下於正途仕進之階倘未有礙事屬可行但此舉因江南屢被災荒非常年可比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年 八

他省亦不得援此瀆請然不定以年限恐日積月累從事者多與見在因時制宜之意轉有未合其應如何酌定條例並於何時停止之處該部一併定議速奏尋議京職自中行評博以下外職自同知通判以下按吏部品級考及戶部舊有糧運事例詳加參酌分別敘用但各省官生陸續來江尚需時日應請於本年十月起定限二年停止從之○莊親王允祿等奏會典所載藉田之樂有三祭 先農壇一也親耕時歌三十六禾詞二也筵宴時奏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三章三也 先農壇樂章係順治年間之文臣等改定進呈已蒙改正發館至三十六禾詞雨暘時若等章係大學士蔣廷錫所撰臣等閱其文義古雅向以為無可更定是以置之不議今因管理太常樂部方知樂與禮不相符有不得不改正者除三十六禾詞無庸議外查雨暘時若三章原為筵宴

進酒進饌而設雍正二年以其文不雅馴令蔣廷錫撰擬乃蔣廷錫照古樂府體爲之實不能施於燕樂又自雍正二年起每年耕藉從未賜宴此樂本可不奏乃因齋宮升座諸臣慶賀賜茶及還宮並無樂章誤將此三章燕飲之詩奏中和韶樂而歌之臣等既經查出理合奏明請嗣後於齋宮升座時用中和韶樂一如朝賀之制至賜茶本無奏樂之理應行停止若有賜宴則燕樂必需即停止歲多樂章不可不具請將兩賜時若等章照海宇昇平日之例另撰字數止須四分之一得旨是○甲午 上御經筵○諭今日舉行經筵典禮禮部據向例以天雨奏請改期朕思魏文侯將出獵而雨左右不欲行文侯曰吾已與虞人期矣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夫田獵之娛尚不以遇雨失期况經筵大典已經祭告自應舉行但執事諸臣例應在丹墀內排班行禮未免沾溼著穿雨衣排列駕到即入殿進講講畢即奏禮成其階下行禮殿內賜茶諸儀俱著停止嗣後凡遇雨俱照此例行○乙未諭江南上下兩江淮徐鳳嶺等所屬州縣疊被水災今年水勢更大朕心時切憂勞多方籌畫期登斯民於衽席此等被災地方州縣官最關緊要必忠誠惻怛實有與民休戚相關之意而其才具又能展布設施者俾得久於其任始於地方有益若徒以才具見長而無實心爲民之念雖致飾於外而於撫恤之義又何補乎著該督撫留心察看如見在各員果能勝任令其加意經理以觀成效如有不能勝任者或於通省屬員揀選補授或於命往江南人員內揀選題補苟其得人即令久於其地不必速升漢之賢能二千石有賜級賜金而不履遷者其道猶可法也如此則瘡痍可起元氣可復庶慰朕痲在抱之意○丙申命廣東龍門協貯穀一萬石

備賑○丁酉設廣東崖州等七州縣黎人學十三所○戊戌免直隸江蘇安徽福建甘肅廣東等省雍正十三年通賦並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項○辛丑諭河南山東江西湖廣等省撫恤江南流民○壬寅 上奉 皇太后幸南苑 上行圍○乙巳奉 皇太后幸涼鷹臺閱團○戊申諭大臣侍衛等凡行走齊集處俱著清語○壬子命揀選候補府州縣等官往江南辦賑○丙辰除福建鹽課陋規

九月己未諭從來節烈之婦祀於其鄉所以旌善端化樹之風聲也刑以弼教其致死本婦之犯法無可貸是以乾隆五年福建秋審蕭充一案該撫擬以情實九卿改爲緩決朕會降旨申飭蓋以節婦之死由於該犯之調戲若將該犯輕入緩決非所以重名教而端民俗也今正值九卿秋審之時其在蕭充以前定爲緩決之案俱係九卿集議經朕覽閱降旨者此番毋庸改爲情實其在乾隆五年以後此等案件各省督撫多人於情實之列九卿執法自不得輕縱但強姦未成本婦因調戲而羞忿自盡者其中情形不一朕辦理旬到之時自有權衡如果有一緩可原仍當免句既經一次免句之後下年即可改爲緩決如係停止句到之年入情實者下年不得即改緩決將此傳諭九卿知之○命河臣速堵古溝壩石林口決口濬裴家場等河○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朕聞今年湖河爲患皆由淮水下流不能迅趨入海洪澤湖天然二壩及高郵之南關五里車運等壩永閉不開水無宣洩之所又毛城鋪分減黃水十三口雖束而爲三而各未斷流洪澤湖不能容納以致汎濫衝決此次水災雖係元顏偉承辦實由鄂爾泰與高斌從前辦理未協以致水潦頻仍今復差高斌前往恐伊迴護前非於事

無益京師議論皆然即江南士民亦有侯高斌到彼呈控之語朕思河務重大若非諳練之人即目觀情形亦未能深悉况僅得之傳聞乎至於該處人民居上游者則利於疏洩居下游者則利於堵閉均屬一偏之見未悉河防全局其說尤未足憑况此次湖河異漲非比尋常未可執一而論惟是水以海為歸必順其就下之性斯上游不致泛溢亦事理之常在高斌自必悉心籌畫以拯救地方為重不致固執成見朕既有所聞可密寄信前去或此番大水之後湖河形勢不同固當因時度勢慎重區畫抑或從前措置本屬未盡合宜尤當及時變通力為補救斷不可迴護前非務須通盤計算悉合機宜俾湖水安瀾黃流順軌上游之鳳潁泗等屬無湖水倒漾之虞下游之高寶興鹽均免田廬淹沒之患庶克紓朕南顧之憂並令伊等將見在情形及應如何辦理之處據實速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年 十一

行奏聞尋高斌奏臣查今年湖河為患之處一係古溝漫工一係石林水口蓋古溝不漫高郵之三滾壩原可不開下河地方自不受洪湖之水患但古溝之漫實由於洪湖之異漲而洪湖之異漲實由於淮河上游雨滂過多暴水驟至迥與尋常盛漲不同是以高堰水誌長至一丈五尺六寸山盱三滾壩過水至七尺之多其時清口大閘勢若建瓴直注外河山安海防暢行入海若古溝不漫再守旬日漲水自消並非入海不能迅趨與宣洩無所之所致其毛城鋪減壩過水無多較之洪湖異漲之水不啻千百之一二分洩適合機宜並非該壩洩水過多以致洪湖不能容納至古溝漫工之為害較之常年開放天然壩之害實屬相符天然壩之必應永閉不開以免下河淹沒之患毫無疑義至若石林口之水患則係今年八月內河工疏於防範所致原非平時經理未善查下

江被災州縣計二十有九皆係夏秋雨滂為災惟下河興鹽等處復受古溝漫水之患至上江鳳潁泗被災之處計十九州縣亦因天雨過多山水大發所致當六七月水發之時淮河上游諸水俱匯注洪湖以致洪湖異漲泗州即在洪湖上口水勢直注入湖其最近之泗州猶順流直下並無倒漾之事其不能逆流遠至數百里之上為害鳳潁尤顯然可見者也伏惟 聖明深悉河防機要指授方略謂邵伯以下入江之路宜多開幾處特命臣等留心詳勘辦理臣等欽遵到揚州同督撫面商即徧尋通江河路於灣頭之下董家溝之上查有石羊溝一處原有舊河形直達入江此處可以挑河修做滾壩四十丈又芒稻關之下有董家油房白塔河孔家涵三處亦有河三道見俱通江因防私鹽偷越均有土壩堵塞今擬挑通河道口門處添建滾壩四十丈以應石羊滾壩並修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年 十二

理運鹽河路鹽漕運行俱便而淮水入江更可暢達查古溝漫口及高郵各壩堵閉之後各處水落工平田疇涸出湖河形勢依然如舊善後事宜不過修補殘缺俾一律整齊堅固除淮水入江之路必應欽遵 聖訓辦理此外實無另行區畫變通之處其地方水利事宜講求溝洫之通塞亦並無有礙於河防之處容臣欽遵諭旨悉心籌畫詳勘定議奏聞得旨覽奏稍慰朕懷但知過能改聖人所難悠悠之論固不足憑而嘖嘖之言亦殊可念一切與周學健等和衷悉心妥議為之至朕所指示不過據朕一時之見尤不可以為必是而從之○鴻臚寺卿梅穀成奏正一真人張遇隆恭祝 萬壽據禮部文稱隨班行禮應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臣思真人乃道家之流祈禳驅邪時有小驗仍而不革可也假以禮貌可也乃竟入朝班儼然與七卿並列殊於觀瞻有礙應請敕部

定議不必令入班行得旨此奏是該部議奏尋議應如所請嗣後
真人承襲謝恩臣部帶領引見並遵三年來朝之例准其入親照
例筵宴宴畢還山儀在京適值百官朝賀之期免其列班行禮從
之○辛酉調王丕烈為河南按察使儲龍光為福建按察使○王
戊命修江南清河縣惠濟大閘○甲子諭近日通本三法司命盜
案件甚多刑部進呈本章每止七件著交刑部作速辦理勿使積
累○丁卯 上啓鑿謁 東陵○庚午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回鑾○命河南山東豫備 陵精四萬石改撥
江南備賑○壬申 上幸盤山○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斌等奏稱
江蘇賑濟需費甚繁請將鄰省撥銀一百萬兩協濟其撥協之項
統俟樂善好施出貲備賑案內收有成效歸補還項等語從前高
斌等奏請樂善好施予以議敘朕降旨允行者以此例一開則富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 十三
民家有蓄積皆可出貲以濟貧乏且地方被災之後氣象未免蕭
索一旦素封之人挾貲而往則商賈亦必會集易凋敝為豐裕頗
有裨益並非為錢糧起見若以錢糧而論國家之正供原出於閭
閻今地方被災應行賑恤以取之於民者用之於民是屬理之當
然雖多何所吝惜高斌等尙未深悉朕意也至於見在撥用之帑
銀以捐款補項亦應如此辦理者何必見之章奏今高斌等奏摺
內諄諄以此為言則所見甚小矣爾等可寄信與高斌周學健德
沛陳大受共知之○乙亥 上幸髮髻山○丁丑尹繼善丁憂以
馬爾泰署川陝總督○庚辰命借給江南被水營兵季餉○以紀
山為兵部右侍郎由副都統遷○壬午 上還宮○古溝壩合龍
冬十月己丑 上幸西廠子行圍○以翁藻為直隸按察使由江
安道○庚寅命江南截留癸亥年漕糧八十萬石仍撥山東漕糧

二十萬石河南倉米二十萬石運江南備賑○命撥河南浙江帑
銀四十萬兩解江南河工○辛卯江南高郵邵伯各壩工竣○癸
巳周學健高斌奏江南銅山等九州縣因九月湖河並漲續被水
災請將次貧增賞十月一箇月口糧與極貧一體賑恤得旨昔汲
黯非查災之使臣尙可便宜行事况親承朕命查災賑之大臣乎
著照所請行○甲午命清理滯獄○乙未命撥山東沿河倉穀十
萬石運江南備賑○壬寅以田懋為吏部右侍郎○甲辰朝鮮國
王李昉表謝國民越境犯法屢荷寬典 上曰此朕柔遠之恩若
持有寬典犯法滋多非朕保全外藩之本意矣王其嚴加約束毋
俾干紀○陝西巡撫岱奇卒予祭○以塞楞額為陝西巡撫由直隸
督○以王玠為四川布政使明德為湖南按察使由山東○乙巳
實授三和戶部左侍郎○丙午諭八旗閱兵該管大臣入隊督操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 十四
○庚戌賜賚廷詔等一百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壬子諭
朕覽給事中楊二酉條奏內稱滿洲用為外任恐伊等於子民之
道多未講習一旦驅為民牧有失閑檢頓懼參處殊為可惜等語
夫天之生才原不因地而異從前滿洲之未用府縣者因人數
多僅足敷京員之用今教養已及百年人才數倍於前登用之途
因而壅滯夫內任外任莫非王事除授守令正可使通民情習吏
治也豈在京刑名錢糧之屬無一不辦而獨不可辦郡縣之事乎
且在外督撫司道皆可勝任而獨至郡縣乃不可乎今之狡黠者
又謂朕之此舉為滿洲生計起見而滿洲中之卑陋者亦安於此
而不以為恥此實不喻朕意之至矣今楊二酉稱以為滿洲未諳
子民之道獨不思漢人中或係膏粱紉袴徒事輕肥或學究單寒
專心時藝如農夫之苗畝耕種商賈之懋遷有無以及催科弭盜

聽訟察奸講律令防書吏諸務頭緒繁情偽百出豈能一一通曉亦不過延請幕賓隨時學習而已朕每當月選引見進士舉貢等官其中衰老遲鈍者甚多朕不過擇其龍鍾頹憊全不省事者二三人或令休致或改教職此外各員因其需次多年未有過失不忍槩令廢棄姑且試用此等人豈能熟練政治勝民社之寄稱循良之選今所用之滿洲比之此等勝甚况居官者果能隨地留心即仕為學識見日增長未有學養子而後嫁此非聖人之明訓哉且滿員之例其用為道府者先由堂官保舉用為州縣者皆係科甲出身而考試履歷時朕必閱其文理帶領引見時朕又看其人材再三詳審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仍復留京豈至銓選非人為地方之累耶楊二酉又稱喀爾吉善奏齊拉渾寶平一案雖營弁非親民之官然地方治體殊無二致欲培植之不可不求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年 十五

所以成全之又稱督撫身任地方固不可滿漢歧視稍示姑容而於此等初任滿員必加意訓勉俾知鼓勵儻怙終不悛仍當登白簡以儆官邪等語楊二酉一人之奏前後自相矛盾蓋彼胸中先有歧視滿漢之見故持論不得其平若此如謂督撫庇護滿洲則喀爾吉善滿洲也而參劾滿屬員其不敢庇護亦已顯然如因滿洲有齊拉渾寶平之劣員而遂謂滿洲不可外任則累年以來漢人之以劣蹟被參者不知凡幾亦將謂漢人不可用乎朕君臨天下本大公滿漢臣工視為一體栽培傾覆悉視乎人之自取初無所容心於其間即見任之督撫亦未必有護庇滿洲者但歲月久長賢愚不等僥用出之滿洲有沾沾以生計為念而簞簋不飭者朕必重治其罪該督撫若稍有瞻顧徇情之意即非公忠體國之大臣朕一有見聞必加以嚴譴並將滿洲外用之例停止為督

撫者諒不肯以己身之功名博他人之感悅並阻將來滿洲仕進之階是非愛之實以害之也楊二酉既有此奏或將來應用府州縣之員其中有不諳文義恐被幕友所欺者亦未可知著吏部於伊等未用之先每年考試一次朕派大臣檢閱分別優劣進呈御覽記名候缺其文理不通者不准外用如此庶於吏治人材均有裨益矣朕恐內外臣工不識朕意特行宣諭俾共知之楊二酉原奏並發○癸丑諭前據漕運總督顧琮具奏江南漕米耗贈宜免停支一案朕交大學士會同該部議奏旋據議稱停支之例相沿有年應仍照浙江之例辦理今顧琮摺奏浙江與江南情事種種不同江省此案始以軍興而議裁繼以欠糧而請復自復給之後已三十餘年見在全支尚多拮据若行裁減則丁力既絀轉運維艱等語旗丁輓運辦公朕所軫念此漕耗一項既有歷年支領之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年 十六

成規著照舊給領承免停支俾丁力寬紓轉漕無誤他省亦不得援以為例該部即傳諭漕運總督等知之

十一月己未以潘思榘為江西布政使李學裕為廣東按察使

蘇禮○辛酉莊親王允祿等奏太和殿 皇上升座所設中和韶樂止有笙四簫二笛二殿廷高敞惟聞鐘鼓之聲查明會典所載樂器笙十六簫十二笛十二較多數倍雖損益隨宜不必舉前代之例但金革二音獨出眾樂之上餘並不揚應請笙用八簫用四笛用四庶幾克諧歌工二名亦似太少請增用四名並請宮內應用中和韶樂之處一體添設得旨依議○甲子諭疆吏遇鄰省水旱災毋過糴○乙丑大學士等議奏莊親王允祿等奏仰蒙 聖鑒以丹陛大樂本朝雖有樂章而音節未經考定全不相符特命臣等酌改但查向來廷臣三跪九叩頭時並於贊叩之後廷臣首

俛而下則丹陛樂作九叩畢則樂止爲時太迫樂難終闕伏思禮
行樂奏自必趨進趨退協其珩璜之節申其肅敬之心庶禮與樂
相比附樂與禮相終始向例惟於叩頭時用樂實屬無義可尋請
於贊禮排班聲止之後樂作贊退之後廷臣趨至仗末之時樂止
樂凡五節以一節爲趨進三節爲三跪九叩頭一節爲趨退如進
表宣表禮儀則於第一節樂闕廷臣已跪之後進表宣表畢樂再
作如此則行禮遲速易於與樂相應應如所請豫令樂部演習卽
於今歲冬至舉行從之○大學士等議奏辦理耗羨一事曾奉諭
旨命九卿翰林科道及督撫等直抒所見陳奏今據陸續投到俱
稱耗羨歸公法制盡善不可復行更張眾議僉同其間有一二異
議者皆係不揣事勢不量出入但執偏見斷難施行之論伏思耗
羨一項由來已久弊竇漸生 世宗憲皇帝俯允臣工所請定火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

十七

耗歸公之例將州縣一切陋習皆爲革除惟將各該省舊存火耗
提解司庫爲各官養廉及地方公事之用從此上官無勒索之弊
州縣無科派之端小民無重耗之累蓋以天下之財爲天下之用
於國家毫無所私法良意美可以久遠遵行弗庸輕改至總督高
斌孫嘉淦等請耗羨通貯藩庫令督撫察覈仍復年終報部之例
查各省動用存公銀款項繁多若未悉情形槩行飭駁勢必掣肘
若竟聽其任意費用則侵濫之弊無從剔除惟送部查覈諸弊可
釐應如所請行得旨錢糧之有耗羨蓋經國理民事勢之必不能
已者未歸公以前耗羨無定制有司之賢者兢兢守法不敢踰閑
不肖者視爲應得之項盡入私囊一遇公事或強民輸納或按畝
捐派濫取橫收無所底止且州縣以上官員養廉無出於是收受
屬員之規禮節禮以資日用而上官下屬之間時有交際州縣有

所藉口恣其貪婪上官瞻徇而不敢過問甚至以餽遺之多寡爲
黜陟之等差吏治民生均受其弊我 皇考俯允臣工之請定耗
羨歸公之例就該省舊收火耗之數歸於藩司酌給大小官員養
廉有餘則爲地方公事之用小民止各循其舊有之章有輕減無
加益也而辦公有資捐派不行有司之賢者固無所用其矯廉而
不肖者亦不能肆其貪取此愛養黎元整飭官方之至意並非爲
國用計而爲此舉也且以本地之出產供本地之用度國家並無
所取利於其間然通天下計之耗羨費用之處不過二三省其餘
不足之處仍撥正供以補之此則臣民未必盡知者此十數年中
辦理耗羨之梗槩也朕御極以來頗有言其不便者朕思古人云
琴瑟不調甚者則改而更張之此事若易變通何可固執是以留
心體察並於今年廷試以此策問諸生乃諸生奏對不過敷衍成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

十六

文全無當於實事旋降旨詢問九卿翰林科道並各省督撫等今
據諸臣回奏大抵皆以爲章程一定官民久已相安不宜復議更
易眾論僉同其中偶有條陳一二事者不過旁枝末節無關於耗
羨歸公之本務也朕再四思維耗羨在下則州縣所入既豐可以
任意揮霍上司養廉無出可以收納餽遺至於假公以濟私上行
而下效又不待言矣則向日朕所聞者未必不出於願耗羨之在
下以濟其私者之口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
之何朕日以廉潔訓勉臣工今若輕更見行之例不且導之使貪
重負我 皇考惠民課吏之盛心乎此事當從眾議仍由舊章特
頒諭旨俾中外臣民知之餘著照大學士等所議行○壬申大學
士等奏 南郊大典 皇上前期詣齋宮請御涼步輦得旨是著
該部議奏尋議奏禮莫重於 郊祀儀莫盛於車旗 皇上允大

學士等所請冬至前一日御涼步輦詣齋宮次日饗祀 南郊動
 台古禮謹遵旨酌定儀節本月二十五日饗儀衛使督所屬將
 衛大駕全行依次陳設午門外奉輦官校進涼步輦至太和門階
 下祇候不陪祀王以下各官俱朝服於午門外跪送本日巳刻太
 常寺堂官恭請 皇上乘禮輿出太和門降輿升輦變儀使奏請
 發鑾駕警蹕午門鳴鐘十大臣前引而出駕發後侍衛隨從諸臣
 照例於應乘馬處乘馬左右翊護近輦隨行至 南郊由 西天
 門入至 昭亨門降輦入黃幄次少憩前引十大臣對引官恭導
 皇上由 昭亨左門入至 內壇引至 團丘視 壇位原派
 出分獻大臣分詣神庫視籩豆神厨視牲畢十大臣對引官仍導
 引由御路出至升輦處升輦詣齋宮從祀各官蟒袍補服分翼排
 列於齋宮門外迎接候 皇上降輦升禮輿入齋宮是夜嚴更宿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年 七
 衛警蹕環巡次日 大祀從祀太常寺堂官遵奉諭旨於日出前
 五刻請駕乘禮輿出齋宮門外升輦至鋪設樓薦處降輦前引十
 大臣贊引官對引官恭導 皇上入更衣幄次俟安奉 神位畢
 禮部太常寺堂官奉請 皇上具禮服出幄次前引十大臣贊引
 官對引官導引由 櫺星左門入詣 壇位前行禮祀禮畢出
 昭亨左門外升輦侍衛隨從擁護悉如來儀其不陪祀王以下各
 官俱朝服於午門外排班跪迎午門鳴鐘駕至太和門變儀使奏
 請降輦升禮輿入太和門還宮得旨是依議○癸酉諭朕御極以
 來廣開言路凡臣工條奏有當於事理者無不見諸施行其在可
 行可止之間者則發交部議外廷皆共知之至於陳奏錯誤乖舛
 必不可行者往往姑容留中未發或所言近是而尚須緩酌者或
 有陳奏之件出於淺識曲見朕明知其無益即敕交該部亦必不

議行者或有勦襲規勉之陳言而不達事情無補政治者如此等
 類俱在留中之內此朕略陳奏之是非寓隱揚之深意正以導之
 使言惟恐伊等有所顧忌而甘於緘默也乃近日御史中有謂一
 切條奏皆不應留中者一人所奏如此眾人未必不存此見竟似
 朕不樂聞諫將應施行之事故為中寢此則不知朕意之甚者也
 特頒此旨曉諭言路諸臣知之○實授帥念祖陝西布政使託庸
 廣東布政使唐綬祖廣西布政使蘇昌安徽按察使李錫泰廣西
 按察使○甲戌湖南巡撫許容參奏糧道謝濟世踰閑蕩檢負恩
 溺職各款得旨謝濟世係獲重罪之人蒙 皇考格外寬宥朕復
 加恩從成所召還仍授監察御史伊旋以母老請改就近州縣便
 於迎養朕復用為湖南督糧道凡稍有人心者皆應感激奮勉倍
 加淬勵况謝濟世平日託名理學自附正類者乎今巡撫許容以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年 三
 踰閑蕩檢負恩溺職題參朕覽全本見貪縱淫酗劣蹟種種謝濟
 世若果如此則玷名教而敗官常莫此為甚而不可留於天地間
 矣謝濟世著革職其本內各款及有名犯證著孫嘉淦前往湖南
 會同許容嚴審定擬具奏○乙亥命陳世倌會同高斌查勘江南
 水利○丁丑命撥江西倉穀八萬石於江南備賑○己卯諭禮部
 奏稱冬至前一日視祝版常例御補服今恭遇 皇太后聖誕係
 穿吉服日期視祝版詣齋宮俱應御龍袍衮服等語朕思乘輦前
 往齋宮鹵簿全設大禮所關自應御龍袍衮服嗣後若遇豫日應
 詣齋宮齋宿之祭其視祝版詣齋宮俱應御龍袍衮服隨從人等
 俱穿吉服永著為例○庚辰諭朕明日祭 天壇由齋宮乘禮輦
 正外門乘輦回宮時祭祀已畢於 昭亨門外豫備禮輦將此永
 著為例○以初定齋宮齋宿禮是日 上詣齋宮○辛巳冬至祀

天於一團丘禮成 上以齋宮一切整齊樂奏亦頗盡善加賞
執事人等有差○是月署直隸總督史貽直奏涿州境內旗民違
禁私開燒鍋已緝獲嚴懲得旨所奏俱悉燒鍋亦不能禁之使絕
亦惟去其太甚者耳涿州之謂也

十二月丁亥諭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關繫最要朕前降旨令大
學士九卿督撫各舉所知以備選用乃公聽並觀博採眾論之意
今諸臣俱已奏到特將原摺發交吏部內侍郎周學健所保三人
皆係江西人夫三人之多別省豈無一二人選者而均係伊本鄉
此風斷不可開周學健著飭行所保三人不准考試引見至科道
職司言路必通古達今明曉政體方能隨事敷陳有所裨益所謂
明試以功必先敷奏以言也其在京各員著吏部傳齊擇日請旨
考試再候旨帶領引見其在籍人員行文調取來京考試引見外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年 三

任各員俟伊有公事到京吏部奏聞考試引見至於或宜內用或
宜外用總於引見時量材器使若所舉之人既用之後有行止不
端貪贓犯法者將原保大臣嚴加議處○命仲永檀會同周學健
查賑○戊子仍准准噶爾夷人由多倫鄂羅木入藏熬茶○己丑
免福建雍正十一年通賦○壬辰 上奉 皇太后幸瀛臺○
乙未命撥四川倉穀二十萬石分運江南湖北備賑○丙申諭我
朝文臣無封公侯伯之例大學士張廷玉伯爵係格外加恩彼時
伊奏請與伊子張若靄承襲之處不合今著帶於本身伊子張若
靄不必承襲○諭仲永檀密奏留中之摺鄂容安如何問及仲永
檀如何告知臣工密奏之事豈容如此宣洩仲永檀鄂容安俱革
職擊交慎刑司著莊親王履親王和親王平郡王大學士張廷玉
徐本尚書訥親來保哈達哈審明具奏○戊戌子故原任吏部尚

書楊超會祭葬論文敏○己亥諭安徽巡撫張楷年逾七十該省
見有辦賑之事恐其精力不能周到著來京候旨安徽巡撫員缺
著喀爾吉善調補即速赴任○辛丑諭大學士等朕細閱鄂容安
仲永檀供詞伊等往來親密於未奏以前先行商謀既奏以後復
行照會二人俱已供出明係結黨營私糾參不睦之人爾等止擬
以洩漏機密事務之律不合著會同三法司另行嚴審定擬具奏
○壬寅允凌燕回籍養親調李如蘭為江西按察使以姜順龍為
四川按察使由福建延○癸卯諭王大臣等審訊仲永檀鄂容安
一案今日奏請刑訊仲永檀鄂容安並將大學士鄂爾泰革職等
問此奏又屬錯誤此案前經王大臣會審時仲永檀鄂容安已將
平日往來親密並將具奏事件前後商量情節一一供出夫以仲
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於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則其黨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年 三

庇之處已屬顯然久在朕洞悉之中若欲將伊革職擊問則已於
前日降旨何待爾等今日之奏請蓋以鄂爾泰乃 皇考遺留之
大臣於政務尚為諳練朕不忍以此事深究若以此事深究不但
罪名重大鄂爾泰承受不起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為可惜
耳但其不能擇門生之賢否而奏薦不實不能訓伊子以謹飭而
葛藤未斷之處朕亦不能為之履寬也鄂爾泰著交部議處以示
薄罰朕辦理此事 皇考在天之靈自能洞鑒鄂爾泰嗣後當洗
心滌慮痛改前愆以副朕恩德仍前不檢鄂爾泰自思之朕從前
能用汝今日能寬汝將來獨不能重治汝之罪乎至爾等奏請將
仲永檀鄂容安加以刑訊伊等俱曾為三品大臣又豈可似盜賊
犯罪重加三木不過套夾一訊為爾等斷案張本又何必多此一
番奏請乎况此事情迹已明無庸刑訊仲永檀受朕深恩由御史

持授副都御史乃依附師門將密奏密參之事無不豫先商酌暗結黨援排擠不睦之人情罪甚屬重大鄂容安在內廷行走且係大學士之子理應小心供職閉戶讀書乃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情罪亦無可道但較之仲永檀尙應末減爾等可定擬具奏仲永未及定擬○丙午以彭啓豐為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以萬國宣為浙江按察使由山東兗沂曹道遷○戊申盛京工部侍郎偉瑛以不職休致○辛亥調完顏偉為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為江南河道總督○命嚴查臺灣汛口私載○乙卯諭江南水災地畝涸出耕種刻不容緩疆吏其勸諭災民愛護牛隻給值餵養毋得以細事置之○石林口合龍○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五十一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二千九百六十二萬六百五十二石二斗四升七合

零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六

三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澗蕃恭校

乾隆八年癸亥春正月丁巳諭仲永檀洩漏密奏一案由於仲永檀趨附鄂容安而鄂容安因向伊詢問原屬多事理應懲治但鄂容安從前在阿哥書房行走尙好且伊父大學士鄂爾泰年老有病鄂容安從寬免發臺站仍在阿哥書房行走嗣後當閉戶讀書不預外事儻因見經革職在書房行走不似從前盡心朕必重治其罪大學士鄂爾泰當嚴切教訓之○召孫嘉淦來京以阿爾賽為湖廣總督由廣東將軍遷○己未命安插準噶爾降人於甯古塔○甲子徙臨淮縣城於周梁橋○戊辰截留浙江漕糧十萬石於福建備賑○乙亥調賽爾赫為內閣學士以吳拜為倉場侍郎由內閣學士遷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由內閣學士遷

二月庚寅 上御經筵○壬辰允內閣學士李紱以病致仕尋陞辭 上問有所欲陳否紱以慎終如始對賜詩嘉之○癸巳諭昨因考選御史試以時務策杭世駿策稱意見不可先設畛域不可太分滿洲才賢雖多較之漢人僅什之三四天下巡撫尙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三江兩浙天下人才淵藪邊隅之士聞出者無幾今則果於用邊省之人不計其才不計其操履不計其資俸而十年不調者皆江浙之人豈非有意見畛域等語國家選舉人才量能器使隨時制宜自古立賢無方乃帝王用人之要道滿漢遠邇皆朕臣工聯為一體朕從無歧視若如杭世駿之論必分別滿洲漢人又於漢人之中分別江浙邊省是乃設意見分畛域之甚者何所見之悖謬至此况以見在而論漢

大學士三缺江南居其一浙江居其二漢尚書六缺江南居其三侍郎內之江浙人則無部無之此又豈朕存畛域之見偏用江浙之人乎至於用人之際南人多而間用北人北人多而又間用南人督撫之中有時滿多於漢或有時漢又多於滿惟其才不惟其地亦因其地復量其才此中裁成進退權衡皆出自朕心即左右大臣亦不得參與况微末無知之小臣乎且國家教養百年滿洲人才輩出何事不及漢人杭世駿獨非本朝臣子乎而懷挾私心敢於輕視若此若稍知忠愛之義者必不肯出此也杭世駿著交部嚴察議奏尋革職○引見中書胡寶瑛等十二員得旨胡寶瑛徐達震葛德潤愛必達六十七吳達善丁廷讓永世高誠吳日燦俱著記名歸於見在記名人員內以御史用沈澗著發往江南交與該督撫酌量題補○甲午以張楷為內閣學士原任安徽巡撫○調劉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三

於義為山西巡撫以孫嘉淦署福建巡撫○乙未都察院奏湖南巡撫許容題參糧道謝濟世一案先經署湖南糧道倉德申詳漕運總督顧琮文內稱升任四川藩司王玠赴任過岳攜帶湖南藩司張燦書函並長沙府詳冊屬令改換文移等語今據顧琮咨院應據實奏聞得旨這所奏情節著交與孫嘉淦秉公據實一併審理具奏原札詳冊並發○己亥命九卿保舉堪任河工人員○庚子命阿里衮往湖南會同審謝濟世參案○召德沛來京以尹繼善署兩江總督○辛丑莊親王允祿等奏武舞之干戚干上有字其字止五種而分八份既不齊一又多互異考之太常皆不能對必係原有八樣年久遺失以謬傳謬今請訓定奉硃筆改定兩賜時若四海永清倉箱大有八方收甯奉三承奠得一為真百神受職萬國來庭○命青海馬貢寬免五年○癸卯諭朕君臨天下愛

養黎元拯災恤困夙夜孜孜惟思去其顛危登之衽席並望風俗茂美人心醇樸各葆天良以召和氣夫然而朕責始盡朕心始安上年上下江夏秋被水朕痾瘵念切蠲賑頻施特命大臣前往會同該督撫等加意撫綏又令興修水利整理河防救目前之災荒弭將來之水患所費帑金以千百萬計倉廩漕儲遠近接濟凡有關於民食者莫不移緩救急養欲給求所以體上天仁愛之心盡父母斯民之道亦既殫宵旰之經營矣為士庶者當知國家恩恤已逾常格務各安其本業共勤勉為馴良始無負朝廷勤恤民隱之至意乃聞各屬災民其實知感恩靜待給賑者固多而無知愚氓有以查賑稍遲聚眾強求者且有並未遲緩已得賑糧仍隨眾扳號希心分外者更有狡猾之徒本籍賑過即攜眷逃荒復赴鄰境留養及至下月又奔回本籍領賑者甚而本非無業貧民串通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三

胥吏濶入賑冊或依藉聲勢冒濫與賑種種情弊層出不窮且沿途呼索男女涸雜喧譁悍潑罔顧廉恥而各屬生監藉有貧生一體賑恤之例即家非貧窶亦冀邀恩所求不遂即從中生事煽惑阻撓身列衣冠恬不知檢士習民風澆漓若此其有關於人心風俗實非淺鮮夫蠲除賑貸原屬國家之恩澤各屬災民平時不知為未雨綢繆之計及遇荒歉復不思刻苦營生竟若仰食公家可忘儉歲甚且不以荒歉為可憂而以荒歉為可幸恃特沛之恩膏啓無窮之希冀本計不敦驕風日熾勢將何所底止習俗之漓莫此為甚朕思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厚生尤宜正德安集之後化導為先其地方有司雖有教民之責而刑名錢穀政務殷繁難以徧及即學政教職衡文課士亦不能兼理民情必特設專員巡行整飭專心化導方有裨益善大學士等於翰林科道內揀選品行

端謹通曉民事者四員授為宣諭化導使馳驛前往江南以二員
 整理下江之淮徐揚海四府州以二員整理上江之鳳潁泗三府
 州令其親歷各屬鄉城計其道里巡行一徧周而復始所至之處
 傳齊紳衿士庶宣講 聖諭廣訓反復開導使知驕詐之習不難
 懲之以法念此無知之輩皆屬赤子朕心有所不忍務在感發其
 天良鼓動其廉恥俾明於大義務本安分則革其頑情而薄俗可
 以還醇儻如此開導而猶有怙過不悛者即加以罪夫復何辭
 奉差官員毋得視為具文虛應故事其儀制文移悉照各省學政
 之例給與欵差官員關防道府以下凡有關於宣諭化導者聽其
 節制其餘一切地方事務不得干預以專責成儻地方有司恃有
 宣諭化導使遂自怠其教民之職准宣諭化導使會同該督撫題
 參○以侍講鄧時敏給事中倪國璉為鳳潁泗三府州宣諭化導
 使編修涂逢震御史徐以升為淮徐揚海四府州宣諭化導使○
 甲辰吏部議奏江蘇學政內閣學士劉藻於高郵州劣生朱愷士
 寶應縣劣生劉炯等聚眾冒賑一案平時不能化導應照例降三
 級調用原任內閣學士劉師恕不能約束族弟劉炯致於委員查
 災時挾制冒賑應革職從之○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高斌周學
 健奏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始自蒙養為立教之本繼以明倫為行
 道之實終以敬身為自修之要於世教民心甚有神補請將內廷
 所藏小學書本頒行直省刊布並於宣講 聖諭廣訓之後切諭
 紳衿耆老廣為傳告俾生其慕善畏惡之心革其頑情刁詐之習
 於災屬民人尤為有益至童生府縣試即請將小學與孝經一體
 命題試論一道院考覆試亦試小學孝經論一篇等語查學院覆
 試用孝經小學論原係見行之例但近來學臣或有不以小學命

題者或有視為具文者嗣後應令學政於覆試論務用小學命題
 凡府縣試亦令於覆試時用小學命題作論一篇必通曉明順者
 方許錄送學臣考試飭部令各直省通行再查小學刊布甚廣所
 請內廷刊頒之處毋庸議從之○以彭啓豐為內閣學士劉永澄
 因病解任以彭樹葵趙大鯨俱為副都御史彭樹葵由宗人府府
 丞趙大鯨由大理寺
 題○庚戌停江南牛稅一年○辛亥革職禮部尚書咸安宮效力
 行走趙國麟年老有病加恩准其回籍○癸丑諭向來 先農壇
 親祭始用中和韶樂遣官則同小祀之例不用中和韶樂查 朝
 日 夕月等中祀雖遣官仍用中和韶樂但不飲福受胙而已朕
 思國之大祀在農 先農宜在中祀之例此次遣和親王恭代即
 著照 朝日 夕月等壇之例用中和韶樂永著為例○是月著
 雲南總督張允隨奏上年十一月安南猛發賊首兵者列剝洪水
 賊余襄攻劫安邊牡丹土官翁卿約者良土官將地方歸順交江
 又結猛發銅廠匪賊即袍桂皮山野賊農廷結楊元福陸玉明陸
 保等至牡丹合四五千人在者良駐紮謀攻念臺念臺土官翁貴
 求救於保樂州以保樂兵一千擊即袍敗還三岐督鎮官策應為
 洪水沙賊阻不能前土日翁欽翁貴黃裘壽等擊敗安邊沙賊紮
 營於賭呪河隔岸本年正月叛目阮兼洋翁卿結賊即袍周文顯
 聚眾數千營於吉安洲保樂土官翁督及翁貴各帶兵共四千名
 營於句麻為者良賊戰敗賊分兵破果戩弄高二寨即袍復過保
 樂營截其運道保樂兵卻走黎京差督陣官調高平牧馬先鋒官
 閉土儀等合兵八千討賊督陣官陣亡念臺破交江王矣揚黎念
 臺招安原管地復往安邊與翁貴戰翁貴襲安北府原據安北之
 黎忠君退屯漫停外此有八寶東弓漫布泰番鼎礮大同猛薩各

賊首兵二三千人清化郡公扶童德世子黎維禱帶兵三千餘抵山南府安南國內惟山西山南山北海洋四郡服黎京轄其清化廣化二郡為舊世子黎維禱所據安廣易安二郡為阮氏子孫所據諒山太原二郡為茹姓所據興化宣光二郡為交江所據地分上荒督令官調集鄉兵俱以乏食逃亡臣令文武等於通交要隘嚴加防範報聞

二月乙卯朔以開泰為內閣學士由祭酒○丙辰命王貝勒貝子公等庶福晉側室所生子俱降二等予封○先是宗人府議請合試左右兩翼宗學生拔取佳卷准作進士至是欽命大臣考取一二等佳卷進呈宗人府帶領引見得旨考取之宗室玉鼎柱達麟圖福喜俱准作進士與乙丑科會試中式之人一體殿試引見或

選入翰林或以部屬等官補用候朕臨時降旨嗣後俱照此例行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六

○甲子減福建莆田等場漁課○丙寅盛京兵部侍郎阿山乞休允之○張元咎以原品致仕以多綸署山西按察使原任直隸按察使○庚午調喀爾吉善為山東巡撫晏斯盛為湖北巡撫范琛為安徽巡撫由山東調○辛未前任湖廣總督孫嘉淦題已革湖南糧道謝濟世訊有強勒舖民賄米浮收價銀劣蹟應依枉法賊律議不准折贖得旨此案俟阿里衮孫嘉淦會審具題到日再降諭旨該部知道○壬申免安徽鳳陽等三府州屬災民帶徵銀米○癸酉都察院奏湖南岳常道倉德密揭湖南布政使張琛屬將承審衡陽縣

收漕一案改換詳文總督孫嘉淦諭令婉曲善處事屬兩難懇請轉達得旨都察院摺奏岳常道倉德通揭上司抑勒換詳一事會申詳總督孫嘉淦批令該道婉曲善處且云審時不問此款等語孫嘉淦身為總督又承旨審辦此案接到倉德揭帖時即

應奏聞將揭內情節審理乃故寢其事不行陳奏而審案內並無一語及倉德所揭情由扶同許容草率完結甚屬徇庇有失封疆之體俟此案結後著該部嚴察議奏其都察院原摺交與阿里衮將此案前後情節逐一查審具奏○庚辰 上詣 壽祺皇貴太妃宮問疾○辛巳以春山為盛京兵部侍郎伍齡安為內閣學士由通政使○命沿江駐防大員兩年出巡一次○免順天通州雜稅夏四月甲申朔 壽祺皇貴太妃薨 上欲持服莊親王允祿等祈免○諭軍機大臣等近來各省督撫奏事較前甚少而此三日內竟無一奏摺實數年來之所未有豈地方果無可陳奏之事耶抑督撫漸趨於寬緩之習有事而不奏耶夫政簡刑清自古以為上理然必治行廉平風易俗美而後可收政簡刑清之實效若徒務乎虛名則不過習於苟安身自暇逸久之而事皆廢弛百弊叢生其害非淺鮮矣即如督撫摺奏屬員賢否一事原欲其常為留心隨時訪察陳奏朕前以備簡用乃督撫等多有於奉旨之後陳奏一次虛應故事後遂置之不辦者夫一省之中二三年之久屬員更換者不少豈不當秉公甄別將才守可稱者舉以奏聞耶嗣後各省督撫奏舉屬員著定以三年一次舉行又見督撫所奏皆係藩臬道府等官此等大員朕皆知之或較該督撫更為明晰者即以此塞責豈朕造就人材之意况今日之道府即將來之藩臬今日之州縣即將來之道府若督撫不將州縣等官治蹟據實上聞朕何由知悉而量材器使耶即武職總兵副參等官亦所以儲干城之選各督撫均應留心至於藩臬在雍正年間原不時奏事而比來亦覺寥寥學政亦有奏事之責今竟有在任三年未奏一事者夫有意按尋以滋紛擾固非政體而應奏不奏緘默因循朕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七

事者夫有意按尋以滋紛擾固非政體而應奏不奏緘默因循朕

何以收明目達聰之益可傳諭各省督撫等其各振作惕勵悉朕
 意焉○乙酉 上詣 壽祺皇貴太妃宮致祭○戊子命直省嗣
 後遇旱筭杖以下均減等發落○辛卯命於奉宸苑試行區田法
 ○癸巳增山西岢嵐等二十五州縣社穀○兵部議覆浙江巡撫
 常安奏軍流人犯僉妻同遣在立法之初原令被罪之人尙獲夫
 婦之聚但本犯孽由自作妻妾究屬無辜請將不願離者令從夫
 而行其願出者不必繫繩以法應如所奏如果本夫情願攜帶妻
 妾或其夫不願而妻妾願從者或本夫情願攜帶而妻妾背義不
 從者俱行僉發不得託故規避如無以上情節槩令免僉從之○
 丙申纂修醫宗金鑑成○己亥諭朕惟萬民以食為天八政以農
 為本朕御極以來重農貴粟薄賦輕徭諸如籌積貯蠲米稅凡所
 以為民食計者既周且悉直省地方宜乎糗梁充裕價值平減閭
 閻無艱食之虞矣乃體察各處情形米價非惟不減且日漸昂貴
 不獨歉收之省為然即年穀順成並素稱產米之地亦無不倍增
 於前以為生齒日繁耶則十數年之間豈遂眾多如此若以為年
 歲不登則康熙雍正間何嘗無歉收之歲細求其故實係各省添
 補倉儲爭先羅買之所致從前議於各省額設常平二千八百餘
 萬石之外令各省舉行納粟入監之例增定穀數三千二百餘萬
 石原期實倉庾以備緩急乃諸臣奉行不善經數年之久所收捐
 穀僅六百餘萬石而米價無處不昂是未收積儲備用之益而先
 貽穀貴病民之累豈朝廷立法之本意哉蓋買穀貯倉原恐民有
 餘粟不知撙節以致糜費是以令官廣為收買以為儲蓄之計若
 民間需用之際而急於購買商賈悉皆裹足此贏彼絀其理顯然
 况一省所出應足供一省之用今因一省產米獨多而各省羣趨

而羅之則多米之省亦必至缺乏而後已再捐監之生即係本地
 百姓捐納之穀並非運自外省在田間所收止有此數積穀之家
 既已納之於官無穀之戶又必買之於市將不能蓋藏於家又不
 能流通於外穀愈少而價愈昂亦何怪其然也朕思天下米價頻
 增乃民食不足之漸大有關係當令各省督撫從長妥計其常平
 原額固不可缺至鄰省採買及捐監收米之例俱應一槩暫停俟
 豐稔之後米價如常再徐徐辦理其如何酌定之處著大學士會
 同九卿詳議速奏尋議鄰省採買及捐監收米之例暫停則常平
 原額自不可缺如該處見存穀石原額之外仍有捐貯穀石遇賑
 恤及常平平糶之用於原額無須動用者止將糶價解司庫無庸
 買補若常平原額雖數而捐貯無多適遇賑恤平糶勢不得不動
 用原貯穀石其糶價仍存司庫應令該督撫從長妥計因時籌畫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九
 如有前項額穀未買適當本地年歲豐稔即以糶價陸續買補至
 捐監收米之處亦令酌量地方情形若遇豐歲捐米無害於民照
 原定應納數目收捐至御史李清芳奏各省捐監俱照福建江西
 例每名以二百兩捐收則倉貯自多見在此二省業已通行不可
 中罷等語查各省監生戶部原議每名捐銀一百八兩其應納穀
 石係照依本省米石價值低昂分別其江西福建二省准其酌減
 捐穀之數者亦係該督撫酌量辦理若各省俱照此例勢必多所
 更張再各省捐例俱已暫停未便於此二省不行停止得旨江西
 福建仍於一年限滿該督撫具奏請旨餘依議○命揀選編修檢
 討堪勝知府人員○庚子改江南海防道為淮徐海巡道○甲辰
 飭沿海各省嚴緝洋匪○免浙江烏程縣通賦○丁未召孫嘉淦
 來京以周學健署福建巡撫○戊申諭漢軍同知守備以上毋庸

改歸民籍

閏四月乙卯諭據侍郎阿里袞摺奏承審許容參劾謝濟世一案與從前孫嘉淦會同許容審理之處情節多有不符朕思湖南上下各官瞻徇成風固結難解許容張琛係見任撫藩通省畏懼誰敢吐露實供難成信讞許容張琛均著解任知府張琳知縣樊德貽李澎俱革職交與阿里袞審明定擬具奏再撫藩一時解任不便令按察使一人兼行護理湖南巡撫印務著蔣溥速行前往署理蔣溥未到任之前著阿里袞暫管其布政使印務著按察使照例署理孫嘉淦既草率扶同於前此時不便會同審理該部即速行文前去○丁巳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王會汾等三員為一等餘升黜留館有差○戊午諭昨考試翰林時由部屬等官用入翰詹衙門者皆不與朕思伊等已升用翰詹讀書作文乃其職分事既不似侍衛之足供差遣又不似部曹之日辦簿書若徒虛糜俸祿豈不貽素餐之譏且伊等雖不由庶吉士升轉實俱科甲出身縱使不能詩賦如作論繙釋又豈得謝曰不能著傳於初七日齊集圓明園候朕出題考試嗣後考試翰林時即將此等由別衙門改授者一併傳集另題考試永著為例○辛酉補試由部院改入翰詹人員學士孔泰等升黜有差○壬戌諭湖廣吏治廢弛已極前謝濟世一案許容冤誣鍛鍊孫嘉淦瞻徇扶同朕已降旨將許容解任孫嘉淦不准會審今又聞楚省盜案甚多營伍更屬廢弛水路無巡江船隻陸路無會哨官兵所謂遊巡皆虛應故事以致盜賊肆行全無畏懼其水師營汛竟有哨船久泊江岸無人駕用致有船多於兵之謠是孫嘉淦許容身任封疆惟事敷衍虛文並無一毫實際因而文武效尤上下頹廢其罪已至不可問矣謝

濟世一案情節見已顯著孫嘉淦許容亦無可再問著即來京候旨若有應行質審之處著阿里袞奏明留彼俟事竣帶回○戶部

議准湖廣總督阿爾賽奏湖北長樂縣與湖南石門縣疆界毘連中有蘆黃山一座請以山脊分水為界山南屬石門北歸長樂從之○甲戌申命甘肅河州團練二十四關鄉勇○乙亥以長桂為湖南布政使由給事中○丁丑諭嗣後閏月常朝所用樂章視時憲書所載交節之時用上月宮調交節之後用下月宮調不著為例五月丁酉增福建佐雜官養廉○己亥免江蘇山陽等十三州縣牙稅○丙午命恭繕 歷朝實錄送盛京尊藏○召雅爾圖來京調碩色為河南巡撫以紀山為四川巡撫由兵部○戊申調慶復為川陝總督馬爾泰為兩廣總督實授張允隨雲南總督兼管巡撫事○辛亥以喝命省釋徒杖以下日給重囚冰水藥餌○蘇祿國王麻噉末阿稟勝甯遣陪臣表貢方物奏請三年後復修職貢得旨覽王奏進貢方物具見悃忱知道了爾國遠隔重洋再修職貢將敬輸誠良可嘉尚至所請三年復貢之處恐該國道遠風信難期著仍遵雍正五年所頒 敕諭內酌俟五年之外一修歲獻之旨行該部知道○是月河南巡撫雅爾圖因豫省上年歉收停緩額賦奏謝內稱水旱雖堯湯不免殊恩實千載難逢並陳辦事認真居常忤物等情得旨朕從不以地方偶有水旱歸過督撫惟有心必欲以地方屢豐為汝政治之效試思汝一省尙可若朕亦存此心其如蒼生何且堯湯不免水旱若視水旱為固有之常而不知懼此則致亂之由而必欲以無水旱為政治之符亦惟勤其政耳豈有政治之失處尙多而侈談豐裕將水旱漠不關心之理即

如前次陛見朕觀汝高視闊步昂然自得之意已知汝必有滿招損之禍矣此奏全屬客氣朕亦無別諭汝其候旨可也

六月壬子朔以天熱受暑者多分賞京師九門幣銀一萬兩圓明園二千兩備冰水藥餌○命河南巡撫修太皞伏羲陵廟○癸丑定藩臬任滿三年入覲例○大學士等議覆江西巡撫陳宏謀奏今日耗農功妨地利者莫如種煙一事乾隆元年學士方苞條奏請禁部議不准詳繹部駁一則以已經種煙之地再種蔬穀苦惡難食徒成棄壤一則以種少煙貴偷種者多犯法者眾一則煙地入官罰及鄰右牽連滋擾今籌禁止之法城內仍許種煙城外及各鄉槩不許種如有種者責成鄉保報官將煙草入官若云禦瘴氣風寒自明代以來未見盡為瘴癘風寒所侵即今不喫煙者未嘗不入瘴鄉其非必不可少之物明甚但已種之煙全令拔除未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十二

免失業請以甲子年為始令地方官通行禁止等語查民間種煙向有例禁無如積習相沿直隸山東江西湖廣福建等省種植尤多穀土日耗且種煙之地多係肥饒誠令改種蔬穀則自八月收煙後至來春相隔半載土氣已復並無不宜蔬穀之處如或以不種則失業改種則利輕又當知煙無關於飢飽原不必論其貴賤自應禁止惟城堡內閒隙之地聽其種植城外則近城畸零菜圃亦不必示禁其野外土田阡陌相連之處槩不許種得旨允行○甲寅諭南掌國貢象舊例以五年為期朕思該國僻處天末遠道致貢未免煩勞著改為十年一貢以示朕柔遠之意○丙辰以旱申命求言○戊午諭本月初四日進愛奏請進見朕因伊係欽天監掌官當此亢旱炎蒸星象或有無變異關繫政治之得失是以面加詢問伊奏稱星象並無變異之處但目下天氣亢旱有應行

調劑者約舉四條朕令寫出交大學士等議奏及覽所議之摺第一條內開向例禁止燒鍋賭博關雞鶴鶉之類應大弛其禁使民自便則和氣感召自可雨暘時若第二條內開從來官員原皆定有陋規到任即能充裕又加以耗羨是以辦事從容今一槩禁革以致莅任後不能償還借貸等語悖理傷道莫此為甚至三條之言稅課四條之言刑罰皆係見在已行之事勉強湊合經大學士等議駁朕尚恕其無知置之不問今日忽又封奏云五月初九等日金星晝見初九十九等日屢次流星夜見等語若其言果實何以彼時不奏且朕前日面詢又以為並無災異今忽為此語豈非幸災樂禍任意捏造以蠱惑人心乎且其摺內又稱去歲彗星見象時伊曾將淮揚水災今歲京師盛暑豫先奏過皆伊並未奏及之事捏為已奏更屬無恥愚而詐之甚也又條陳時事數件如大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十三

學士於一切本章應行夾籤九卿應時常召見督撫等官應行選擇等語大學士之夾籤與否伊何由得知且見今何嘗不夾籤朕以得人則諸事就理雖道府等官槩令陛見請訓而况九卿九卿之未嘗數召見者則留保木和林滿色張廷璐張廷瑑王承堯許希孔數人也且此數人即今日日召見能有裨於政治耶若督撫之慎選更不待言進愛獨全不聞知耶又稱京官外用則以為樂外官內用則以為苦宜加調停不知伊意欲如何調停想不過欲貪黷公行賄賂交通亦如民間之燒鍋賭博槩弛其禁乃為快意耶至於內務府何至開張鋪面與民爭利此人所共知共見者伊不知何處來此夢囈之語朕因數日天氣亢旱炎熱倍常明係上天垂象以示儆想因朕躬之闕失與用人行政之失宜時加省惕倍切憂勤若人臣進言苟有可採朕必樂聞若似此卑鄙悖謬任

意捏造且有意惑人聽聞者則不可不加懲治况欽天監職司推步豈可妄逞邪說亂人心進變著該部嚴察議奏並將伊摺內謬誕之處曉諭臣工知之○己未雨○辛酉免直隸慶都等四州縣民欠○壬戌調留保為內閣學士以德沛為吏部侍郎原任江蘇學士遷岳濬為福建按察使由光祿寺卿遷○丁卯諭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恤病暍者○御史西成奏伏見前諭九卿之未嘗數召見者則留保木和林滿色張廷璐張廷璩王承堯許希孔數人也且此數人即今日日召見能有裨於政治耶仰見聰明睿智諸臣能否無不洞見而不忍遽加罷斥請敕部曉諭諸臣令各自陳居官實蹟或調用或休致得旨御史西成所奏似是而非未免言之太過不知朕意前日進愛奏摺內有請時常召見九卿可以知其才品有裨政治之語夫朕於九卿召見者甚多不但確知其行事並且深悉其隱微進愛竟以朕為不常見九卿若不知九卿之底裏者是以明白曉諭並及九卿中數人不數召見之故其實此數人者資以啓沃加以諮詢固不足以有裨政治亦尚各恭謹奉職詎勉不違並無過愆即應罷斥之處何至不可居位而責以避賢路乎假使應升卿貳之員果有傑出之才高出諸臣之上朕早進彼黜此推賢讓能矣而無如見在各員亦皆中等才具若用為卿貳未必不與諸臣等或且不及亦未可知又何必輕棄舊人而擢用新進乎朕聞人主臨下之度在於包荒用人之道貴乎造就內外大臣眾多豈盡能才全德備一無可議亦惟量材器使用其所長教其所短以合乎古帝王與人不求備之義耳前因進愛條陳召見九卿朕憤於彼之謂朕不知人是以評論及此數人而無知之外遂以諸臣不應晏然居位為言大非朕

兼容曲成之意朕轉悔前言之有失含宏也今特將朕用人之本意求才之苦衷曉諭諸臣共知之西成摺並發○諭御史胡定參劾許容誣參謝濟世一案今據侍郎阿里衮逐一審明胡定所參俱實此案朕特命孫嘉淦前往湖南會同許容秉公查審倉德又復揭報張璨等致札換詳等弊亦交孫嘉淦審理乃孫嘉淦一槩蒙混具題經侍郎阿里衮研審始得實情朕思胡定身為言官若言事不實自有應得之處分今既實矣若止為謝濟世辨白冤抑其事尚小因此察出督撫等之挾私誣陷徇隱扶同使人人知所做戒此則有裨於政治為益良多胡定著交部議敘至於各省督撫身任封疆必舉劾悉秉公心方不負朕之委任若以愛憎為舉劾如孫嘉淦許容之居心行事豈不抱愧大廷負慚夙夜各督撫等當深自儆省以許容孫嘉淦為炯戒○滿色以年老休致調勒爾森為禮部侍郎以旺扎爾為理藩院侍郎由都統遷○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前尹繼善奏淮水為洪湖上游見在淮水陡長丈餘儻積長不消有必須宣洩之勢自當權其輕重相機妥辦斷不敢將就因循以貽百姓之累朕已經批示矣今白鍾山亦奏稱淮水儻積長不消洪湖難以容受有必須宣洩之勢自當酌量情形相機妥辦是伊二人異口同聲如出一轍也開放天然壩原係異漲無可如何不得已之下計豈有別無籌畫惟恃此為長策乎且滾壩原以過水今水尚未過壩即蓄意掘壩放水是竟以下河州縣為壑可以自免干係如此則河道總督人人優為之又何難辦之有况下河州縣每年被淹湖水日弱縱可遮掩目前恐將來為害甚遠甚大亦不可不慮及也從前完顏偉任南河時因與德沛不合以致債事今尹繼善與白鍾山又未免有意扶同亦恐於事無濟爾

等可傳旨訓諭之○御史李清芳奏選用御史應令吏部將合例人員奏請考試得旨朕以保舉可得賢才李清芳所慮亦是著照所請行○癸酉諭江蘇巡撫陳大受奏稱金壇無錫等縣坍沒田畝請豁免錢糧部議以與例不符未經准行等語從來民間田畝坍沒者免課漲墾者升科此定例也即如陳大受奏摺中稱請自今每歲丈量坍者即予以豁免等語言坍而不言漲則狃於一偏矣朕觀近日各省督撫見朕加恩百姓於地方一切事務不詳察事理不深籌國計凡有可邀名譽者一槩丐恩請寬請免以見其為民請命之意且以為縱干部駁而此事已上請可以便民知感部臣議事又以為職司出納慎重錢糧於督撫題奏之事可駁者固議駁即情節可准者亦無不議駁專以綜覈為盡職而待恩出自上夫事事必思出自上豈成政體總之內外臣工情形督撫多失之寬部臣多失之嚴寬與嚴皆非中道督撫與部臣職任雖有內外之分而為體國之大臣則一朕以建中之理治天下而二三大臣尚不能化此夙習是朕之誠有未孚也用是特頒諭旨宣示俾共知朕意○丙子諭孫嘉淦許容大負朕恩見在交部覈議所有順義縣應修城工著伊二人效力贖罪但令出貨無庸親辦可傳諭高斌委員辦理○丁丑准流民出口就食○戊寅京師大雨○己卯諭民間貿易官為設立牙行以評市價所以通商便民彼此均有利益也是以定例投認牙行必係殷實良民取有結狀准給帖充應蓋殷實則有產業可抵良民則無護符可恃庶幾顧惜身家慎遵法紀不敢任意侵吞為商人之害乃聞各省牙行多有以衿監認充者每至侵蝕客本拖欠貨銀或恃情面而曲為遲延或藉聲勢而逞其指勒以致羈旅遠商含忍莫訴甚屬可憫從前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六

外省衙門胥役有更名換姓兼充牙行者已經降旨敕部定議嚴行禁革積弊始除而衿監充行其弊與胥役等應將見在牙行逐一詳查如有衿監充認者即行追帖令其歇業永著為例嗣後如有仍蹈故轍而州縣官失於查察者著該上司查參議處其如何定例之處該部妥議具奏尋議如不肖衿監藐視法紀州縣官奉行不力者照胥役兼充牙行例分別治罪從之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七

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著恭校

秋七月癸未訓八旗敦睦宗族○命各省撫恤流民○乙酉上

詣順懿密太妃宮問疾○丁亥諭溫惠貴太妃侍奉皇祖

多年淑慎素著朕幼年蒙皇祖養育宮中貴太妃時加撫視

今欲晉封皇貴太妃以申敬禮之意奏聞皇太后欽奉懿

旨欣允所有應行典禮著該部察例具奏○以納敏為福建按察

使由江南○戊子上奉皇太后恭詣盛京展謁祖陵啓鑾

○撥直隸通州倉米四十萬石運天津備賑○命截留江蘇安徽

浙江江西湖北湖南漕糧六十萬石各補倉儲○辛卯吏部議准

直隸總督高斌奏順天府屬遵化州拱衛三陵近復於勝水峪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選定萬年吉地所有守護官弁兵役及商賈匠作人等雲屯林

集遵化一州向隸府屬僅守境內非惟體制未稱亦恐呼應不靈

請將遵化州照易州之例升為直隸州附近玉田豐潤二縣改歸

遵化直隸州統轄賦役仍照舊章官吏不煩添置從之○乙未

上奉皇太后駐蹕熱河○己亥上奉皇太后自熱河啓鑾

詣盛京○乙巳諭據沈廷芳條奏三摺其一摺內稱賑恤之法一

日地方官宜親身督賑一日散賑宜各處設廠一日災民宜計月

給糧一日流民宜隨地留養皆係見行之事敷衍陳奏毫無裨益

至請部頒冊式一條更屬無謂蓋地方官呈報水旱皆係就本地

情形豈能限以一定之式乎又稱北五省連歲有歉收之處民病

正劇士女化離流轉載道強者鹿鋌弱者填壑伊豈不知上年直

隸山陝俱屬豐收而捏此無稽之語乎又一摺奏稱雨澤時降邊

方類多發水密雲灤州河橋衝壞道路阻隔機舟祇候凡駐蹕之

地需用水漿須鑿井數十輦道兩旁復築扈從臣工徑路經過道

路不能耕種至灤州所築三橋費頗不貲申詳大吏止派千金應

請益廣皇仁令直隸總督奉天府尹確查地方官儻有賠墊應悉

給帑金其辦差勤敏者量加獎賞農民於蠲免之外亦稍予賞給

等語此次經過橋梁俱係乾隆六年舊有木植不過稍加添補皆

動正項錢糧有何賠墊之處且經行數月之久豈能免無雨雪前

者密雲等處偶被水衝亦常有之事有司文吏不諳奔走其密雲

懷柔等處因訥親率扈從人員先行朕令其親督理官兵修造

其近口橋座令提督保祝率領所屬官兵修造朕已悉加賞資由

是言之地方官全無尊君親上之意塞責而已有何應加獎賞之

處至於灤州乃由山海關回鑾之路此番並未經由其橋梁尚未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修建有何被水衝壞以致道路阻隔至費用幾何地方大吏自必

照例估撥焉有派累之理見在出口經行輦路皆向來通行大道

凡屬臨幸理應修治並非開闢田疇如遇寬廣之處則扈從人員

在兩旁行走至狹隘之處統歸御道並未將舊路開展有妨田畝

沿途禾黍如雲如錦可望豐登此隨從數萬人所共知共見者一

路俱有水泉儘足供閱營之用何須鑿井每處至數十口之多且

巡幸亦時有官吏之經理百姓之力役皆分所宜然若因此即

加獎勵賞資不但無此政體並使官民不知尊君親上之義又豈

可為訓况朕前因安營除道未免稍用民力特降諭旨蠲免錢糧

且沿途年老農民亦時加賞給此皆出自朕之特恩非臣工所可

奏請者沈廷芳又稱車駕謁陵內外臣工自七品以上皆宜一

體賞給詰封夫覃恩乃朝廷大典康熙年間皇祖因奉天陵

寢告成是以謁 陵時特頒 恩詔後兩次恭謁亦未舉行朕今
 初次叩謁 祖陵國家典禮自有定制而未舉行之前臣下輒妄
 行覬覦有是理乎科道職司言路必有益政治方可建白今沈廷
 芳並未隨駕何以能知途間之事非係地方官中有伊親朋或慮
 此次奉行不力將有處分傳遞信息令伊陳奏希冀邀恩即係伊
 遣人跟隨密行偵探如此居心行事甚屬卑鄙其所陳奏又皆妄
 誕若不加以處分無以示儆沈廷芳著交部嚴察議奏尋降三
 級調用
 八月癸丑以張楷為倉場侍郎由內閣
 學士遷○丁巳諭前因孫嘉淦許
 容將地方一切政務廢弛不理於謝濟世一案許容則挾私誣陷
 孫嘉淦則扶同作弊二人大負朕恩是以令其於順義縣城工效
 力贖罪今金溶奏稱孫嘉淦操守不苟中外共知且言歷任以來
 其辦事之能否才具之優絀未敢深論是意中明以孫嘉淦為才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三
 守兼優之人不當處分者矣獨不思孫嘉淦自朕簡用直隸總督
 並未能辦一事即如經理永定河務先請放水後倡築臺之議人
 人以爲笑談及調任湖廣奏明往襄陽親閱隄工行至中途聞有
 匿名書帖之事即行回省此豈封疆大吏所為至於諸事廢弛扶
 同許容其錯謬難以枚舉即其操守一節亦不過見功令森嚴未
 敢肆行貪黷耳豈一塵不染者可比金溶係伊門生力為陳奏其
 意全為孫嘉淦而發乃並為許容巧恩可謂巧矣當 皇考時臣
 工內有負恩溺職之員多令於河工城工效力贖罪者彼時言官
 從未見有一人陳奏何至今日乃敢喋喋以行其私耶且金溶摺
 內更申明不敢避師生之微嫌忘國家賞罰之大計巧詐已極朕
 即位之初陳樹萱曾薦伊兄弟二人託言內舉不避親之義朕深
 悉其私衷曾經議處金溶此舉事同一轍夫言路為國家耳目若

以師生私誼擾亂是非所關匪細朕不惜處一言官而使臣僚知
 假公濟私必難逃朕之洞鑒庶幾稍知儆惕亦挽回風氣之一道
 也金溶著交部嚴察議奏尋革職○戊午准孀婦之子犯法留養○
 乙亥以李清植為內閣學士由少詹
 事遷○己卯 上行圍於巴彥射
 殪虎○是月廣州將軍策楞奏安南國夷目帶領兵船於七月與
 桃山夷匪兆曉打仗殺賊千餘獲賊船百餘兆曉逃回桃山桃山
 離欽州遠隔一海料不能潛入內地見檄沿海各鎮加謹巡哨又
 有矣揚更名武賢卿及莫正豹等在安邊保樂地方嘯聚莫正豹
 原名莫能仁係泗城府人手下人等廣西人多臣查泗城地方從
 前原有安插莫姓之事其子孫見居凌雲縣境已行司跟查緝究
 雲南總督張允隨奏矣揚莫正豹一稱交固武氏後裔一稱高平
 莫氏子孫各以恢復舊封為名夷匪羣相附和臣設法招擒前後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四
 獲偽官二夷匪千餘又保樂州土目農晏朝差頭目蔣朝通等赴
 廣南營請剿除武莫二氏臣諭該土目以中外各有界限大兵無
 越境代屬國剿除盜賊之理應速赴該國王處請兵又奏矣揚襲
 奪都竜土目翁桂敗逃賊兵復攻南山山與開化天生橋僅隔
 一河因飭開化鎮整肅軍威遙助交人聲勢如賊兵越界一步即
 行擒斬六月翁桂奪回都竜當令開化府將前項難民資給護送
 出口交翁桂領回復業但翁桂兵少援絕其勢終難保守均報聞
 九月庚辰朔 上行圍於伍什抗阿射殪虎○壬午設綬遺城官
 學○甲申免福建閩縣等四縣雍正十三年民欠寺租○諭暹羅
 等國商船帶米至關者量免貨稅○辛卯裁四川夔關米船料稅
 ○甲午刑部議覆戶部右侍郎阿里衮奏湖南巡撫許容參糧道
 謝濟世貪縱淫酗營私剝民各款皆虛惟失查書役犯贓屬實應

降一級調用查謝濟世各款既虛其原參革職之處應准開復失察輕罪仍照例議處許容依奏事詐不以實律杖一百徒三年仍照例准其納贖湖南布政使張璠按察使今升四川布政使王玠扶同抑勒換詳均革職湖廣總督孫嘉淦扶同許容草率定案應革職其餘各官分別議處署糧道倉德通揭情由審俱得實可否則照例議敘得旨依議許容張璠王玠孫嘉淦俱著革職倉德著交部議敘○乙未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 永陵○丙申 行大饗禮○諭前漕運總督顧琮督運來京奏請舉行限田之法每戶以三十頃為限以為如此則貧富可均貧民有益朕深知此事名雖正而難行即去歲盛安均田之說也因示諭云爾以三十頃為限則未至三十頃者原可置買即已至三十頃者分之兄弟子孫則每人名下不過數頃未嘗不可置買何損於富戶何益於貧民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問仍屬有名無實必須戶戶查對人人審問其為滋擾不可勝言夫果滋擾於一時而可收功於日後亦豈可畏難中止今展轉思維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強奉行究於貧民無補是不但無益而且有累也而顧琮猶以為可行請率領地方官先於淮安一府試行之持論甚堅甚至與大學士張廷玉公訥親等動色相爭朕見彼如此擔當勇於任事意尚可取是以令其再與尹繼善熟商今據尹繼善陳奏難行之處與朕語不約而同則是此事之斷不可行斷不能行實出人人之所同然又豈可以嘗試今特降旨曉諭顧琮此事著停止並令各督撫知之○戊戌諭去歲春季京師雨澤稀少朕虔誠祈禱會降旨將輕罪人犯分別減免因推廣於各省如遇災眚之年著該督撫將清理刑獄之處奏聞請旨又恐各省遠近不同請旨行文辦理已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五

不及時應令該督撫除徒流等罪外其各案內牽連待質及笞杖內情有可原者一面量行減免一面具摺奏聞務使恤刑弭災之意不致稽遲也今據陳大受奏稱江南海州並所屬之贛榆沐陽二縣今夏被災已經咨部減刑但三州縣災情已成較他省為重減刑之事應請於九月初一日為始至明年麥熟後停止等語夫赦非善政古人論之朕前所降諭旨原為地方偶有水旱開修省刑之典亦感召天和之一端非謂災傷之地即應一律赦罪也今海州既已成災而始請刑獄是為時已遲且明示以麥熟為期則小民無知以為此半年之閒可以觸法抵罪肆行無忌是誘民為非也陳大受所見甚為卑謬朕已於伊摺內批示訓飭恐各省督撫尚有似此錯會朕意者故特降諭旨該部即行文知之○辛丑 上謁 福陵○壬寅行大饗禮○謁 昭陵○癸卯行大饗禮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六

○遣官致祭 壽康大妃 哀妃 懿靖大貴妃 康惠淑妃並公主園寢親王貝勒大臣等墓○ 上奉 皇太后駐蹕盛京○朝鮮國王李吟遣陪臣至盛京表貢方物○諭朝鮮使臣入貢係國王族人稱君者始召見其餘止賜宴於禮部此定例也朕明日賜宴諸王大臣官員於崇政殿朝鮮使臣亦著與宴以外藩陪臣得廁朝臣之末係朕格外殊恩該部傳諭使臣知之○免盛京莊頭應交新舊倉糧○甲辰 上以恭謁 祖陵禮成率羣臣詣 皇太后宮行慶賀禮 御崇政殿受賀賜羣臣及朝鮮國使臣宴 御大政殿賜餉頒詔天下加恩有差 御製盛京筵宴世德舞辭並序曰乾隆八年秋朕奉 皇太后恭謁 祖陵還至盛京受朝錫宴夫漢高過沛而歌大風情至斯動直己陳德况予小子親揚 光烈能無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乎爰作世德舞辭十章章八

句辭曰粵昔造清匪人伊 天天女降思長白闔門是生我 祖
 我弗敢名迺繼迺承逮我元孫章一元孫葉葉維 祖之思我西云
 來我心東依歷茲故土仰溯始謀皇潤過湖綿此丕基章二於赫
 太祖肇命與京哈達輝發數渝厥盟如龍田見有虎風生戎甲十
 三王業以興章三爰度爰遷拓此瀋陽方城周池 太室明堂不甯
 不靈匪居匪康事異放桀何心底商章四丕承 太宗允揚 前烈
 倬彼松山明戈耀雪以寡敵眾杵漂流血惜無故老為余詳說章五
 余來故邦仰瞻 橋山慰我追思夢寐之閒崇政清甯載啓南軒
 華而不侈葦葢孔安章六惟我 祖宗欽 天敬 神執豕酌匏咸
 秩無文帷幔再張樽俎重陳弗渝弗替遵我 先民章七先民宅
 茲載色載笑今我來思 聖日俯照爵我周親盡臣並召亦有嘉
 賓歡言同樂章八懿茲東土允惟天府土厚水深周原膺膺南陽父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七
 老於是道古有登其歌有升其舞章九我歌既奏我舞亦陳故家遺
 俗曷敢弗因渾灑滄休被於無垠勿替引之告我後人章十賜朝
 鮮國王李吟 御書扁額加賞銀幣有差〇乙巳幸講武臺大閱
 〇諭王公宗室大臣等潔蠲祀典訓導兵民毋忘淳樸舊俗〇丙
 午 上親奠克勤郡王岳託及武勳王揚古利墓〇遣官致祭長
 白山北鎮醫巫閭山及遼太祖陵〇諭從前威京五部司員皆由
 本地人員補放彼此交通蒙混舞弊不得不嚴行整飭是以將伊
 等調至京師其員缺將京城部員調補三年更換今看來威京官
 員俱各勤勉積習亦改所有應升之缺若俱將京城官員補放有
 礙伊等升途嗣後威京司員若半將本地應升人員補用半由京
 城補放則於部務有益而本地人員升途亦無礙將如何分給伊
 等額缺如何升用及見在官員調用之處該部詳悉議奏再威京

五部向無漢員後因有人條奏以戶工二部關係錢糧刑部辦理
 刑名是以添設威京五部事務較少見在考取筆帖式俱用繙譯
 人員辦理漢文事件並無貽誤所有添設漢員槩行裁汰將見在
 人員令至京候缺或留任候補之處該部一併議奏〇丁未諭威
 京府尹將軍等和衷辦事旗民毋得歧視〇戊申 上親奠宏毅
 公額亦都直義公費英東墓〇免河南帶徵乾隆七年以前民欠
 〇命湖廣城綏新定長安五寨設遊擊管轄〇浙江海塘工竣
 冬十月庚戌朔 上御大政殿賜扈從王大臣等宴〇免威京興
 京等十五處旗地本年額賦及乾隆七年逋賦〇諭王公宗室等
 爾等得與朕在 清甯宮祭祀皆 祖宗所賜之福亦係滿洲之
 舊例也今觀滿洲舊例漸至廢弛如怡親王弘曉不佩小刀是何
 道理朕敬閱 實錄內載 皇祖太宗諭曰今宗室之子弟食肉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八
 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滿洲舊俗後之子孫何所底止是
 太宗當時教訓諸子弟早慮及後之子孫遺棄舊俗况怡賢親
 王昔時恪守制度爾等之所共知弘曉縱不顧 祖宗成憲獨不
 念乃父乎至圍場之暇朕嘗射鵠連中多矢而與王等較射時往
 往不中者非故讓也因見爾等之射憤懣於中故耳此次除莊親
 王外其餘王等皆不能手格一獸由不自奮勉習學所致乃反以
 為從朕遠行致罹罪戾又如朕食肉未畢而誠親王和親王便放
 盤匙默坐惟達爾漢王俟朕食畢始放盤匙方見遵循舊習且滿
 洲蒙古漢人皆有一定之禮即以漢人文學而論朕所學所知即
 在通儒未肯多讓此漢人所共知者亦由朕於書文勤加披覽不
 染委靡之習故耳爾等皆係 太祖 太宗一脈子孫乃至如此
 朕心深為愧惕嗣後爾等宜以朕今日教導之言常如 祖宗在

天之靈親臨告誡革除陋習恪守舊章以仰荷 祖宗眷佑於奕
禩可不勉乎可不慎乎將此通諭在京王公宗室等知之○御
製感京賦並序曰嘗聞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友之兄弟
以祖宗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睦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為心者天
下無不愛之民物斯言也盡入宜勉而所繫於為人君者尤重然
三語之中又惟以祖宗之心為心居其要焉蓋以祖宗之心為心
則必思開創之維艱知守成之不易兢兢業業畏天愛人於是刑
兄弟而御家邦斯以父母之心為心也民同胞而物吾與斯以天
地之心為心也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
掌乎宗廟禘嘗之典固先王繼志述事之大經也自聖人象大過
肇封樹以來上陵之制漢代已然我國家肇興感京郊岐之地
橋山在焉昔 皇祖六十一年之間三謁 丹陵用展孝敬 皇
東華續錄 九
考在位百度維新日不暇給適西鄙有事征役已勞又 藩邸時
曾奉 皇祖命往謁 祖陵是以十有三年中未舉是典予小子
繼承不基懼德弗嗣深惟 祖宗締構之勤日有孜孜敬奉神器
言念感京為天作之基 永陵 福陵 昭陵巍然在望不躬親
祀事其奚以摠愍忱而示來許爰以乾隆癸亥秋恭奉 皇太后
發軔京師屆我陪都孝思以申 祖武是仰因周覽山川之渾厚
民物之樸瀆穀土之沃肥百昌之繁庶洵乎天府之國興王之會
也昔幽居相度召頌公劉岐宅作屏周歌太王莫不於上帝之監
觀下民之君宗三致意焉故物以賦顯事以頌宣既見於斯豈默
於言乎遂作賦曰歲大淵獻時旦柳中協律無射辨方庚辛歷吉
日以建旗駕應龍之蘇鸞紛離虛蕤蜿蜒旌虹撞鳴鳶周乎神
皋之壤屆乎箕尾之躔循我留都殺禮 珠丘懷精氣仰 德流

既備既申迺御黼座而親臣寮維締造之彌艱撫草創之鴻圖曰
於休哉是蓋突載臺之子殷躡宅鎬之姬周憑虛致譏於東約安
處薦諂於西踰下此離為十二之國合為六七之侯鼎立瓜分者
益瑣穢旁魄不足以殫摠而孟堅平子太冲者倫方且豔陳峭函
隴坻之隘鹽池墨井之腴枵指天梁之麗三條五劇之區極鋪張
以詭辭彼何辭乃稱諸矣伴夫天作之皇宅又何藉衰宏與魏舒
於是諮文獻考圖冊不慙不文爰賦其略聚精構思挂一漏百粵
我清初肇長白山扶輿所鍾不顯不靈周八十里潭曰闔門鳴綠
混同愛渾三江出焉 帝女天妹朱果是吞爰生 聖子 帝用
錫以姓曰覺羅而徵其稱曰愛新是躬是除匪安匪康乃有葉赫
輝發界藩撫順遂築城於遼陽以為東國之宗 天篤其祐載恢
厥功天命十年相險宅中謂潘陽為王氣所聚乃建盛京而俯關
東華續錄 十
西故言其封域則雖始自秦漢歷隋唐以迄遼金歟而舉其規模
則維新 皇運膺靈佑之獨深也仰符十度之尾質臨析木之津
得雲漢之所垂維北極之所鄰亦何異乎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奉
春建策留侯演成哉於是左挾朝鮮右據山海北屏白山南帶遼
水滄溟為池澎拜瀾漫流湯湯赴瀾瀾撤澗洶回渾漢浴日沃星
莫測其始東盡使犬之部朔連牧羊之鄙啓我漠惠之原擴我俄
朵之址高燥埤溼原田每每走大野而拱 太室者萬有餘里其
山則鐵嶺繡嶺平頂降龍木查石門東水南雙嶺喝嶂聚蔥嶸
今岑則嵌今嶺峒嶺今巖嶂嶺今嶺嶂嶺今嶺嶂嶺今嶺嶂嶺今嶺嶂嶺
奇而盤鬱亦合秀而隆崇故夫四蹏雙羽之族長林豐草之眾無
不博產乎其中蹏類則虎豹熊羆野馬野驃鹿麋麇麇狼豺豺駝
狐狸獾貉跳兔婆娑鼯鼯艾虎貂鼠輕嘉其他牛馬羊豕之資以

日用者蓋填閭巷而烝寢訛羽類則野雞沙雞鸚鵡青鸚鵡鸚鵡
 鷺維鷓在梁縮脖鳩燕啄木鷓鴣鷓鴣鷓鴣紅牙商倉黃鸝鼠化
 白雁霜橫曰海東青出黑龍江林擊則天鵝鴉鴉旬搏則窟兔走
 僵其他鴿雀銅背桃蟲鴛鴦雜沓紛泊騰軼翱翔其草則蒿艾香
 蒲蘆葦蕭荻章茅水蔥紅藍綬葛馬蘭知時木樨紀節厥惟人獲
 三極五葉氣稟地靈功符陰陽商陸茵陳葛藟葦蕒實免絲均
 能已疾其林則五鍼之松萬年之柏重障隱天幽林蔽澤挺崇槐
 之曾青蔭柅柳之濃碧大椿以八千為春壽棟以不材為德爛紅
 杏與緋桃紛白棟與黃檗山藤柔韌是資鞭策雞桑落黃可供蠶
 織陸珍既勿海錯亦繁鯉魴鱖鯉鯉鱖鯉鱖鯉鱖鯉鱖鯉鱖鯉鱖
 比目分合重層浮湛劍飾鮫翅柳炙細鱗牛魚之長丈計帶魚之
 白韋編烏鰂之鬚黏石渡父之喙訂船他如蛇馬驢狗豚獺豹獾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十二

出沒乎洶涌潛躍乎游淵蒼龍捷鬚而雲作赤螭掉尾而波開老
 蚌含珠九光燭天神奇是韞瓊瑰是生雖山經與地志羌莫得而
 詳焉懿茲奧區原隰响厥田上中厥壤惟平抱海負蓋跨遼飲
 宣泃河為帶與京為襟爰複陸而坦坦曠拓落而芸芸偉嘉禎之
 萃舊信囊箭之細組 帝眷東顧用昇皇清而為萬載之沛豐若
 其測圭臬度廣輪依繩尺疏渠川歌經始詠攸爾又可略聞矣天
 命天聰不顯不繼因其舊藩拓我新制規天矩地擲明授時增八
 門之訣蕩脅九遠之遷迤翼異俾倪岩岩堞雉起 圓丘於郊南
 單堦垣之潔秘欽柴屬樞陳玉薦幣鼓雲和升爾粟以邀胙蠶而
 昭祀事霜露在履春秋車遷愾乎愾乎肇禋闕宮滌濯毛魚元酒
 太羹 文祖 神宗爰歆於斯符帝車之太乙正王宮於未央重
 三殿之質枚表雙闕於闔閭名維何文德武功殿名維何崇政

建中高樓望氛厥題鳳凰後宮紫極交泰清甯闕雕麟趾化洽家
 邦維樸而安乃鞏而城豈其工槐楹之刻鏤豈其飾棖棟之焜煌
 豈其疏龍首之巖樂豈其叛鳳翼之昂藏匪有心於儉約乃潛揆
 夫陶唐大政當陽十亭雁行爰飯爰度日贊日襄吉君臣之一德
 而擴我闕於八荒正號紀元以受 天慶於是定兩翼之位列八
 旗之方黃白紅藍有正有鑊法其象於河鼓則其數於義經神其
 變於三五握其奇於九宮 大聖創制動協天象是猶易之書契
 乃觀蹠迹焉樹以屏翰馭輕居重本支百世昌我宗潢佐命之勳
 日費英東額都希福積茂蕭張曰有坐謀曰有折衝旣彬彬而濟
 濟亦起起而彭彭其餘附鳳而攀龍者蓋車載與斗量爰制國書
 聿興文教演義譯音物取其肖允維運海克稱檢校雖絕域其必
 通即織故其亦貌若夫人自為戰王者無敵角嚴則百壘矢憑旌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十三

揮則三邊定極義不反顧勇不重壁是以枚四海而莫撓互千古
 而鮮匹故班錄於累世用以酬夫勞績及其斗杓北指涉東背秋
 爰狩中原我戎是修靡虹采蜺旂拖霧建雲旂後屬車前導
 游乘我良產屏彼彤軒右忘歸之箭勁左繁弱之弓柔倩洌而雷
 動鴻洞而星流又何必王良執轡織阿御鞞也哉於是帶甲之士
 百萬盡發鷹犬而驟驪駟卑泰山之為橋跨渤海以張果林林裔
 裔列列夏夏命地而後中應聲而先指散莖麋之羣友則穴狸之
 伏留駭嘯塵之儼俟擊郊兔之佻偷旣肩指倦而麋鹿之羣猶
 緣陵蔽野比夏草之稠焉爰用三驅示無盡劉更命羽林伏飛之
 士手豹尾踞虎頭搏洞熊殲澤獭觀壯夫之鶴躍快猛獸之驅騰
 乃獻我成禽舍彼踐毛擇其上殺允惟左膘以奉 宗廟乾豆亨
 炮次充賓客乃薦君庖班獲行賞訖乎與僚是蓋因天地之利習

軍旅之勞戰則克而祭受福古者蒐苗獮狩之禮所為昭詎其害
 三時之士穀奪百姓之腴膏蹂桑柘之地廣虞獵之郊如子虛上
 林之所嘲也哉將將蕃后夔夔列君奉贊來朝齊邀侍宸或稽首
 而請聘或傾心而納姻於是樂以九奏饗以八珍邁呼韓之朝天
 踰頡利之舞庭合內外為一家自我祖而已然坳牧之宜曰大
 交河互肥壤之博衍苗靈草之敷披夏蟲避境春泉漾波是以駟
 駟之牡蕃孳孔多爾其驪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
 或眠而駟或行而駟惟致遠之有賴亦揚威之無過畿甸既闢農
 桑是資爰飭田畯爰勵甸師物早晚之種辨高下之宜男則耕耘
 是務女則織紉是謀抑工賈之末業勤衣食之本圖故深耕易耨
 穀用滋也九夏三耘免汗萊也雨我公田遂及私也庀我錢鎛銓
 艾時也我簋斯盛實佳柔也我倉如陵如坻也服尚布棉奚織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十三

美也器用陶匏戒奢靡也土物是愛神降嘉生黍維秬秠稻維糯
 杭粟維糜芑梁維白黃解蠶胡麻來牟鈴鐺蘇分紫赤豆有豌豆
 蔬則藟藟薤蒜蘿蔔韭蔥萹蒿蒲筍紫萁苣荳盧藟菁高苣葵
 藟鮮不旆旆穉穉啖味噉噉驛驛厭厭絲絲穰穰惟土脈之獨純
 斯稽事之孔良農隙教戰守禦相望國以殷富兵以威彊鬱蔥佳
 氣盤礴無垠民風噩噩伉侷自然休有烈光格於 皇天 上帝
 其子之維有歷年是以我 世祖因人心之歸清順 天意之厭
 明掃驅除之閏位統子弟之精兵無亡矢遺鏃之費而膺圖正位
 乎燕京蓋嘗考千古之興替稽百代之厯數詎符瑞之難謀信仁
 義之堪守斥逐鹿之盡說審神器之有授乃知 帝命不時眷清
 孔厚也不有開之何以培之不有作之何以得之夫其波荊棘冒
 氛霾歷艱辛躬利害無嬗代之迹而受車書之來者蓋書所謂千

湯有光詩所謂民之攸歸矣皇矣陪都實惟帝鄉乃命秉鉞之帥
 乃置五部之卿民安郡縣旗樂屯莊春秋耕斂我倉我箱朝會朔
 望濟濟踴躍昭萬年之有道卜百世之靈長乃作頌曰於鑠盛京
 維濟之陽大山廣川作觀萬方虎踞龍蟠紫縣浩穰浚周池爰
 築長塘法天則地陽耀陰藏貨別陔分旗亭五重神基崇峻帝系
 繇曰周曰邠岐漢惟豐沛白水慶善興王之會長白隆隆滄溟濊
 濊形勝之選奕世永賴俯臨區夏襟控中外休養百年既豐而泰
 湖其始謀繼序敢懈昔我 聖祖三至斯土萃麗六飛森沈萬旅
 孔碩九重不遑安處祇謁 山陵亦臨朝寧置酒故宮用酬父老
 乃霽恩施逮乎編戶匪勤於巡良慕乎古閑予弗德實續不基歲
 時 太廟陟降格思緬仰 鼎湖惟瞻惟依荷 天之龍際時之
 和駕言徂東絡繹羽儀風舉雲搖鱗萃魚麗我賓我臣我行是隨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十四

載至神鄉載觀 圓寢靈鬱崇輝祥凝巨瀋原廟衣冠霸陵委枕
 松柏雲縵溪池流沁蕩滌洪鑪陶甄羣品石馬悲風淚泉霑衽豈
 必奠牆一氣是稟聿造故宮故宮赫赫聿升太階太階奕奕無彩
 之飾惟厚之積晴曜醜照欵絕烏赤左城右平坤闔乾闔土壁葛
 鏗遐哉儉德詒我孫謀萬年之宅乃開南端設席肆筵爰爵周親
 及彼駕鸞南陽故舊酒如言言惟此嘉師 列祖之臣是噢是咻
 是貽我躬敬之敬之翼翼惴惴於億萬歲皇圖永綿○辛亥 上
 奉 皇太后自盛京回鑾○丁巳調翁藻為江西按察使以方觀
 承為直隸按察使由清河○乙丑寬奉天海運米禁○丁卯命直
 隸被災各屬減價平糶○己巳諭昔蕭何相漢終與曹參羊祜佐
 晉亦進杜預薦賢自代青史稱焉是以宋有詔觀察使薦忠勇自
 代之條金有勒宰相奏賢良自代之諭今三載考績黜陟幽明邦

之要典大臣徒遵例自陳乞賜罷斥而不舉賢自代使遂其高尙
 職將誰任乎豈朕夢寐求賢真亮天工之意耶其以明歲為始凡
 大臣自陳罷斥者令各舉德行材能堪以自代之人隨疏奏聞若
 一人兼數職者材恐難全舉二三人或三四人聽食祿及章帶之
 士均許但不得舉同列及位在己上者著為令○實授蔣溥湖南
 巡撫周學健福建巡撫○調陳宏謀為陝西巡撫塞楞額為江西
 巡撫○以劉於義為戶部尚書阿里衮為山西巡撫傅恆為戶部
 右侍郎由內務府○以歸宣光為吏部左侍郎原任戶部彭啓豐
 為刑部左侍郎由內閣○癸酉命山東巡撫兼提督銜○甲戌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命留山東漕糧八萬石備糴○禮部議
 覆福建學政吳華孫奏漳州為朱子行政設教之邦今有祠在芝
 山請頒 宸翰楊時游酢俱程門高弟游酢獨未從祀亦屬闕典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五
 等語查朱子婺源家廟延平講學舊區俱頌賜 御書扁額其祠
 在芝山者應如所請頒發楊時從祀警宗原以朱子淵源所出故
 程門高弟如呂大臨謝良佐皆不與焉該學政所請游酢從祀應
 毋庸議從之○是月山西巡撫劉於義奏山右米價視別省加貴
 歸化城托克托城一帶年歲豐收應將口外米運至內地但歸化
 城等處距太原千餘里舟車輓運甚難臣前在蘭州於黃河中
 牛皮混沌運米最為便捷因遣人至蘭募善運混沌水手二人並
 製買牛皮混沌二十於保德州買米三十八倉裝入試運不過四
 日已至永甯州積口自此陸運至汾州每石較市價可減銀四錢
 陸運至太原可減銀二錢似於百姓有益見已照式廣製俟來春
 再試有效奏請動項買米轉運以濟民食得旨卿如此留心民瘼
 朕實嘉悅已交阿里衮令其續此妥辦矣

十一月庚辰朔諭朕君臨天下勤求治理小民生養之源無日不
 為深計而勸諭之術尤在久道化成是在督撫諸臣董率羣吏日
 就月將實用其心於興化致治之要以駁駁於上理非徒奉文守
 法循分苟安遂謂無忝厥職也朕聞雅爾圖在河南官署鞠為茂
 草許容之在湖南至以文書廢紙糊窗此即孫樵所謂以官為傳
 舍醉濃飽鮮笑與秩終而已雅爾圖許容尙稱勤於職事者而猶
 有此則推而至於他省等而至於州縣其在官無異一驛耳古之
 人臣處官事如家事試問今之為官者其料理家務果肯若此之
 草率簡陋漫不經心乎此雖細務可見其心不在官欲望其曲體
 民情而代謀家室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張九齡云縣得良宰萬戶
 息肩州有良牧千里解帶蓋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任則
 民服教化若當官而存苟且之心將百事皆從廢弛矣漢時治尙
 循良璽書勉勵贈秩賜金以儲公輔之用意在久任以安民也雖
 朝廷用人量才審器必酌人地之宜自不能一無更調而欲吏與
 民相接俾氣協而情通究以久任為常法居是職者暫不忘久即
 一日而為數十年之計久不生倦數十年仍當如一日之心則訓
 俗型方自必視為切己事也今親民之官不至苟且肆行亦多兢
 兢職守然僅惕於功令以遏其貪饕迫於考成以策其勤敏簿書
 期會之外豈真有以民心之醇薄為念者歟此間閭之所以不盡
 馴良而化導之未洽也夫身膺民社即為其父母師保官之視民
 如子弟則民之視官如父母官民同其休戚而情意相接斯叩之
 而即應感之而易從今之州縣於黎元之身家性習視同膜外平
 時不相聯屬而誠諭俱屬具文澆漓溺於其心陵競狂於所習此
 則所謂痼疾外視若無所苦而病隱中於本根愈久愈大治之甚

難誠不可不亟為究心者試思身為牧令若但司簿領事承接則一書吏之能事何以官為昔韓延壽閉閣思過而民自悔悟吳祐以身率下而民不忍欺是民非無良權實操之在上惟教深於隱微故其樹績益顯為督撫者果以此為課最使有司提撕警覺百姓觀摩漸漬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將見官與民相習情與事相通一氣感孚不致扞格於以興教化移風俗而無難也儻任其波流無以發其孝弟廉讓之至性豈能使之奉長吏之命而羣然率從乎朕聞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過也有司與民漠不相關咎在督撫督撫不能使有司化導其民咎即在朕今吏多玩愒而風不古若朕實愧之國家承平日久治具畢張雖久道化成未易驟至而整吏治以戒因循正人心以除積習凡有莅民之責者皆當審時務之急先思致治之根本而加之意焉其各遵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十七

奉毋忽○辛巳召包括來京以喬學尹為山東布政使原任湖北布政使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據姜順龍奏稱東省有蠶二種食椿葉者名椿蠶食柞葉者為山蠶此蠶不須食桑葉兼可散置樹枝自然成繭臣在蜀見有青杠樹一種其葉類柞堪以餵養山蠶大邑縣知縣王雋曾取東省繭數萬散給民間教以飼養兩年以來已有成效仰請飭下東省撫臣將前項椿蠶山蠶二種作何餵養之法詳細移咨各省如各省見有椿樹青杠樹即可如法餵養以收蠶利等語可寄信喀爾吉善令其酌量產椿青等樹省分將餵養椿蠶山蠶之法移咨該省督撫聽其依法餵養以收蠶利再直隸與山東甚近餵養椿蠶山蠶不知可行與否並著寄信詢問高斌○戊子諭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俱已年邁乘馬維艱著在紫禁城內乘轎行走○賜普濟堂京倉米二百石○庚寅安南國王黎

維禱表謝賜祭及襲封恩進貢方物○戊戌吏部議覆江蘇按察使李學裕奏月選州縣官請於得缺後吏部會同刑部試律例數條將原卷進呈查新選州縣官員見皆正途出身其未中式時學政按臨各講律例一條及鄉會試覆試五判立法已詳且銓選會同刑部亦乖體制所奏應毋庸議得旨李學裕所奏月選州縣官掣籤得缺後考試律例數條事屬可行但吏部會同刑部誠如部議體制未協著即於九卿驗看時摘問律例數條令其條對與履歷並呈著為例○己亥彗星見○以秦蕙田為內閣學士由右通政遷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十六

○庚子諭引看女子若八旗所屬外任文武官員之女俱令送京路遠往返維艱嗣後引看女子外任文官自同知以下武官自遊擊以下之女著不必送京○甲辰免河南民欠常平社倉息穀○乙巳大學士鄂爾泰等議直隸總督高斌奏永定河上游為桑乾河發源山西境內縣長八百餘里多開渠道可以灌溉前經大同西甯等縣居民捐地開濬未成尙留渠口舊迹乾隆六年該處土民又呈請借帑興工經署督臣史貽直遣員查勘事屬可行移文到臣臣念興修水利不特有裨民田亦可減洩永定水勢應請於桑乾河南北兩岸各開渠一道北岸自山西大同之西堰頭村黑石嘴起至直隸西甯之辛其村止計長四十六里南岸自大同之冊田村起至西甯之揣骨疃止計長五十八里渠尾俱歸桑乾正河北岸地勢行順應先施工俟有成效再行估挑南岸又山西應州境內之渾源河發源渾源州匯歸桑乾亦可開渠灌田應俟兩岸渠成再商辦理至永定漲發之時湍流奔注最稱險急若於宣化境內之黑龍灣懷來境內之和合堡宛平境內之沿河口三處建築玲瓏石壩以束其勢則下游水患可減亦應先將和合堡築

壩俟試行有效再於黑龍灣一處興工查開渠既有裨於河道民生應如所請惟永定水勢洶涌若於下流層層攔築水大之年上游不無阻遏應令該督撫詳慎辦理從之尋高斌奏桑乾河自西甯石匣村入山十八里至黑龍灣又一百八十里至和合堡又四十里至沿河口又一百三十里抵石景山自和合堡以下一百七十里皆兩山夾束桑乾並洋河等水匯此勢等建瓴臣擬於和合堡先建玲瓏石壩一處以勒其直注之勢則下游之患可減至壩上山勢陡峻壩身止高五尺遇汛漲時水即漫壩而過此玲瓏壩之設止於汛流中稍加節制實不至有阻遏之虞水路雖經截頓然在山開噴薄衝刷泥沙亦不至有壅淤之患謹將道里情形備細陳明得旨覽奏始悉矣○丙午加尊 溫惠貴太妃為 溫惠皇貴太妃○己酉命通州良鄉分設飯廠加賑流民○免謁 陵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年

九

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撥四川灌縣倉穀六千石於松潘鎮平糶○大學士陳世倌乞假葬親允之

十二月庚戌朔陳惠正緣事解任以赫慶為陝西按察使由山西

○辛亥命吏部尚書史貽直協辦大學士○召張嗣昌來京以高山為福建布政使原任山西

○壬子命京師五城設局平糶○除浙江温州台州漁稅○乙卯葬 端慧皇太子於朱華山復園

○戊午諭昨歲江蘇安徽兩省被災獨重是以竭力賑恤復恐民隱未能上達民俗或未醇良宵衣軫念用是差員前往巡視宣諭

化導今年仰蒙 天恩兩江薄有收穫民情業已相安朕思移風易俗非可期以歲月之事而三四人亦豈能徧及閭閻若徒視為

虛文毋甯省其繁令惟在地方有司實心體朕愛養百姓之念與民休息彰善瘴惡則風聲自樹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矣所有命

往宣諭化導使著於明春回京○免四川成都等三縣乾隆七年以前未完茶課○修築廣東海康等二縣瀕海隄工○己未暫停雲南開化府馬白口額稅○庚申召陳高翔來京以張嗣昌為廣東按察使原任福建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年

二十

○癸亥 皇六子永瑤生○召姜順龍來京以倉德為四川按察使由湖南岳

被殺一案陳惠正用刑誣服牽連無辜經塞楞額題參已降旨將陳惠正交部察議今據慶復奏稱陳惠正面稟此案巡撫將本司

附參心有不甘已具密摺辨明並將揭部科印文交家人帶往京中若摺子已蒙恩准即將原文帶回不必再揭若摺子不准即令

投揭部科於回陝日再向總督衙門補揭等語陳惠正前有奏摺乃請嚴抑勒換招改詳之例並未申辨王幼女被殺一案乃於督

臣前捏稱密奏並稱若蒙恩准即將通揭部科印文帶回若摺子不准即令投揭夫朕之批示奏摺伊家人何由得知即使將摺子

發出而不准則投揭准則中止又豈家人所能主持其中顯有探聽商謀情弊似此居心行事甚屬狡詐欺罔陳惠正著革職交與

該督嚴審定議具奏○準噶爾遣使表貢方物○乙丑諭據慶復奏稱陳惠正因王幼女一案被巡撫塞楞額題參陳惠正具密摺申辨並帶有揭部科之文若奏而不准即將揭帖投遞部科准即

中止朕覽奏而知其必與伊兄陳惠華商量特命大學士等詢問據陳惠華奏稱惠正原有辨摺並部科揭帖遣家人齎送來京寄

信與臣臣以惠正係被參見交部議理宜靜候何得演辨立將奏摺並揭帖令家人帶同等語陳惠正以密奏之摺及用印之文齎

送來京與伊兄陳惠華相商投遞伊既欲駁回豈有不奏知於朕之理况伊身為大臣既深知其非即當據實參奏乃隱匿不發及

朕詢問始行奏出大臣事君豈容如此詐偽夫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朕非不知以此風示天下然君臣之倫實在弟兄之上陳惠華著交部嚴察議奏○諭三年京察之期朕命自陳之大臣舉賢自代者原係朕寤寐求賢欲多得人才之意且視其所舉亦可規其人之識見心術也乃臣工等不能深喻朕旨陳奏紛紛如御史陳其凝奏稱自陳之人若人人可信其賢則不宜聽其乞能遂其高尙而無庸舉賢以自代等語夫舉賢自代在大臣為推賢讓能在朕為儲才備用豈有大臣中舉一人即將舉一人者更換之理乎又云自陳之大臣有意避嫌勢必博採名望而處士虛聲終南捷徑所謂賢者不賢矣如必親知而後舉則呈身識面自苦所讓不能保其無攀援黨附之私等語夫大臣薦賢必當孚公論而協眾望若親知者既疑其黨援而採望者又謂為捷徑是薦賢竟屬必不可行之事古云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又何以稱焉又云為大臣者如無可信之人即照例具本自陳不必拘於定例勉強塞責等語如此勢必至於人人緘默不舉一人豈闕門額俊之典獨不可行於今日乎禮云爵人於朝與眾共之昨李清植奏請明舉尚屬可行朕已敕九卿科道集議矣夫朝廷綸綍下頒如果事有未當雖面折廷諍亦為朕所取若徒於語言文字之間深文辨駁既大味事君之體亦適見其識見之卑矣此風斷不可長陳其凝著嚴飭行○丁卯以星變示儆特詔修省○飭直省冬令乞除蝻孽○辛未增設廣西富川等十七州縣鄉勇○癸酉諭昨召見大學士陳世倌據奏近日彗星見宜下修省之詔以宣示百官使天下共知之將來並可垂之史冊等語朕思人主君臨天下敬天勤民之心必嚴恭寅畏無時不懷上帝之鑒觀念兆人之

休戚以期弭咎於未然誠以修省全在乎平日此朕之所以夙夜兢兢者事天以實不以文以誠不以偽也若平日不能時幾交勅及至上天垂象方事修省已屬臨事儆惕所為緩不濟急若災異既徵又不竭力補救但託於文告飾為敬慎儆懼之辭而無引咎責躬之實徒務臣民之觀聽以塞責是明以示戒而更加粉飾則慢天欺世其過愈大豈能感召天和潛消沴戾乎前日御門時朕以京師得雪甚微且星象見異而降諭旨原欲與大臣等交相儆省深思所以致此之由闕失何在亟圖悔改並非欲眾人聞知冀垂史冊掩一時之耳目示後世以虛文乃陳世倌身為大學士見不及此而勸朕為文飾之事是朕心不能見白於大臣朕深以為愧此正朕之所當修省者朕雖不及古之帝王而誠敬事天之心無一刻之敢懈可以自信可以質諸神明今星象示儆乃僅欲以修省一詔謂可了事即此一念誠乎偽乎此實朕夢寐中所不敢萌者用是特降此旨俾知格天之道惟在修省之實而不在修省之文我君臣其共勉之○丙子禁硝磺出口○丁丑召見夷使圖爾都等諭曰朕本欲明年召見爾等賜予筵宴因爾等求觀步踏故今日即令瞻仰噶爾丹策零疏內稱前往西藏之人准由噶斯路賜助牲畜每年准派二三十人巡閱托爾輝等處故遣爾謝恩請安朕深為欣慰一應進藏所加恩典吹納木喀回巢時自然詳悉告知爾台吉查閱托爾輝乃係朕降諭旨但疏內又稱貿易之人不論何時皆可前來來京貿易者在甘涼等處任便皆准貿易並非朕之原旨朕大臣等奏言此係噶爾丹策零巧詐以圖僥倖朕言噶爾丹策零未必如此巧詐蓋伊使者稟告之誤也昨朕大臣向爾訊問果係爾等誤告之故大凡為使之人往返勞頓詞語

繁多隻言片語保無錯誤朕亦不復追咎爾等但爾等歸時須詳告噶爾丹策零知悉貿易之人於限定年分或春夏或秋冬總在一年之內不論何時皆准進邊貿易非不分年限無論何年皆可前來也若來京貿易亦應在定例來京之年但爾等貨物皆係自備脚力原屬艱難京師道遠力不能前即在肅州貿易亦屬可行肅州與爾遊牧相近尚可獲利若在甘涼等處實屬不便朕並非以爾等為外夷不令留頓甘涼也爾等來時並從彼處經行其地皆屬編小商販無多爾等貨物到彼若貨賣不盡將馱載回歸耶抑久住以待售耶勢必反至失利與爾等何益肅州亦屬編小不比京師因前既與爾國議定先期傳集商人至彼與爾貿易若無指定之處商人豈能各處豫備耶如欲來京貿易於定限年分仍來京不然即在肅州亦可朕此等籌畫皆與爾等有益爾明告噶爾丹策零知之夷使圖爾都叩謝奏言 大皇帝諭旨甚是所稱貿易無論何時與甘涼等處皆可貿易之語 大皇帝敕書實未開載我等來時曾向中國大臣言及意謂已經許可誤行稟告噶爾丹策零遂據我等之言寫入疏內乃我等之過非噶爾丹策零有意如此也 上曰偶爾錯誤朕不責備想噶爾丹策零亦未必歸咎於爾爾等可勿疑懼惟以朕敕書開載者為憑自屬妥協但一切事宜既經議定自當永遠遵守今初次舉行即便反覆可乎不惟於事無益眾人觀瞻亦屬不雅朕前降旨甚明豈有即行更改之理可傳諭噶爾丹策零其善體朕意圖爾都奏稱一切事宜大皇帝皆已降旨敬謹記憶同時詳告噶爾丹策零知之○是歲朝鮮琉球安南蘇祿來貢○會計天下民數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五萬四千四百一十六名口各省通共

存倉米穀二千九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石二斗四升七合零

東華續錄

乾隆十八

五

乾隆十九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澐著恭校

乾隆九年甲子春正月辛巳諭前因大學士陳世倌告假回籍懇求開缺朕曾降旨不必開缺令尙書史貽直協辦閣務今大學士徐本又復患病調理尙需時日况陳世倌亦稱在家頗須耽閣不能卽回供職見今內閣辦事人少著史貽直實授大學士吏部尙書員缺著戶部尙書劉於義補授協辦大學士事務其戶部尙書員缺著張楷補授○陳惠華緣事解任以王安國爲兵部尙書策楞署廣東巡撫由廣州將軍署○戊子諭直省州縣地方繁簡不同屬員中才具短長亦不一是以准各省督撫酌量人地相宜題請調繁調簡以收器使之益惟是調繁之員該督撫既已特疏保舉向後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非踰閑蕩檢未必不格外優容調簡之員該督撫既已置之下考向後縱奮勉向上未必肯卽登薦章朕看各督撫於屬員調繁之後因其貪劣改操而檢舉糾參者尙偶有之至於調簡之後或因其政績可觀復行薦拔者十不獲一此則成見私意之未化非虛公察吏成就人才之道也嗣後督撫等於調繁調簡之員均當秉公體察屏去成心規其後效凡先舉而後參者國家原有檢舉之條若先調簡而後保薦亦著於疏內摺內聲明具奏如此則被薦者必倍加儆惕之心卽更調者亦獲勉勵自新之路庶整飭吏治之一策歟○庚寅駐藏副都統索拜奏據郡王頗羅鼐告稱上年十月吏使喇嘛尙卓特巴宰桑吹納木喀至大小廟拜佛謂頗羅鼐曰我噶爾丹策零聞拉達克人言土伯特黃教盛興民生亦日安樂此皆 大皇帝廣興黃教撫輯羣生所致又曰噶勒招穆倫

河邊之策地方原是温都遜喇嘛等坐禪之廟聞此廟破壞我噶爾丹策零令我等攜帶銀兩而來欲煩王子代爲修廟令温都遜眾喇嘛照常坐禪頗羅鼐答曰我仰賴 大皇帝洪恩豈不能修一廟宇但喇嘛坐禪常在山上蓋房所以策地方不必重修况汝台吉噶爾丹策零並未奏請在彼處修廟我未奉 大皇帝諭旨何敢擅行十一月第巴喇嘛與宰桑巴雅斯瑚朗謂頗羅鼐曰我等到大小各寺廟熬茶留心細看宗喀巴佛之黃教實屬比前興旺眾喇嘛亦覺齊整甘珠爾經丹珠爾經甚是靈應乞王子將汝誠心扶助黃教所行一切事體寫明付我等攜歸與噶爾丹策零觀看頗羅鼐答曰我本土伯特地方一微小台吉蒙 大皇帝隆恩拔至郡王振興黃教成就甘珠爾丹珠爾經以安土伯特之人此皆仰賴 大皇帝之恩非我力所能成就若將我如何振興黃教之處寄知噶爾丹策零我自愧無能不敢矜誇此事亦不可行第巴喇嘛宰桑巴雅斯瑚朗又曰我準噶爾地方並無好額木齊噶爾丹策零分付我等熬茶事畢將好額木齊與通經好大喇嘛延請一位帶回乞王子卽爲給發前去頗羅鼐答曰汝等欲請好額木齊與通經好大喇嘛並未奏請 大皇帝既未奉 大皇帝諭旨此事我何敢專主自夷使至藏後言語情形理合奏明得旨頗羅鼐所辦一切事務俱極得體甚屬可嘉著傳旨獎諭○庚子命尙書公訥親查閱河南山東江南營伍並勘驗河工海塘○王安國丁憂以彭維新爲兵部尙書晏斯盛爲戶部侍郎起許容署湖北巡撫原任湖南巡撫○德新以母老請留京補授內閣學士以留保爲盛京工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以彭樹葵爲倉場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壬寅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敕書曰爾奏疏內稱據使者吹

納木喀歸奉到諭旨我屬前赴西藏之人准由噶斯路行走賜助牲畜盤費托爾輝地方每年遣派二三十人前往查閱是以遣使者圖爾都具奏恭請聖安朕欣悅嘉納又奏稱曾經奉旨來肅州貿易之人無論何時乘便而來來京貿易之人願赴京者聽其來京若以京師遙遠准在甘州涼州蘭州西安等處聽其所願貿易其貿易時與通使同往街市購買需用貨物等語此則與朕原降諭旨迥異故我國大臣向爾使者圖爾都訊問據云大皇帝諭旨內原未諭及此事吹納木喀等會向大人言及以為大人業已允行是以歸而誤告噶爾丹策零噶爾丹策零誤以為大皇帝諭旨故寫入奏疏等語大凡使者往返行走語言繁多隻言片語豈無舛錯朕亦不咎既係爾使者誤告爾宜仍照前旨遵行其來肅州貿易之人於應來年分無論何時隨到皆可准其進邊貿易至來

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三

京貿易之年爾等以京師遙遠難以前來欲在肅州貿易亦可若甘州涼州等處地方編小商賈聚集無多與爾等交易無益朕為大皇帝事若可行則施恩准行和好之事必慮久遠既已議定永遠遵守不爽始為有信今特頒詔旨付爾使齋回隨敕賜佛二尊並賞各色段十端錦段雜段各八端玻璃磁器十五事○命史貽直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癸卯 上奉 皇太后謁

泰陵啓鑾○貝勒允祜遺疏聞得旨二十二叔貝勒患病薨逝朕心深為軫悼著大阿哥即攜茶酒往奠一切應用各項俱由該部移取官物彼處事務著莊親王等料理已有旨了應得卹典仍著察例具奏○丙午 上謁 泰陵奉 皇太后回鑾

於啓行前一日過我辭別據吹納木喀云自今以往我台吉噶爾丹策零於 大皇帝前永矢恭順聞揚黃教不但兵戈永息羣生亦皆樂業不知如何能得結信於 大皇帝可以永久不渝我答以 大皇帝包容四海以天地為心與日月並明中外並無歧視諸部之人悉皆一體同仁即如爾等至藏熬茶 大皇帝格外加恩賞給馬駝路費俾極充裕爾等將還又加恩賜爾熬茶之事得以完善者悉由爾台吉於 大皇帝前恭順有加誠心懇請之所致也聞爾台吉敬奉黃教自今以後惟有恭敬釋迦佛常如臨之在上虔心供奉事 大皇帝恭謹彌篤一切悉遵諭旨訓誨必得厚福我土伯特雖為黃教藏地前此初無如此蕃盛唐古特人亦從無此安樂後因 大皇帝廣闡黃教休養眾生是以自五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至我頗羅鼐悉予印授封疊荷隆恩有加

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四

無已人物愈加庶富此蒙古唐古特人所共知者爾歸將我言告知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是否任其自擇吹納木喀等皆以為然後又云前聞入藏人言此地唐古特人不能乘馬兵械亦不完備今我至喀喇烏蘇時爾子扎薩克台吉珠密納木扎爾率兵迎接將軍侍即觀爾地之人乘騎兵械亦甚可觀我答以此乃興黃教之地素不以武備為事因爾前台吉起兵襲藏我唐古特始重武備悉加意練習且 大皇帝加恩令我統轄藏事我悉力簡閱甲兵繕治器械他部即有以兵犯我邊圍者亦久已有備蒙古唐古特兵藉 大皇帝天威足資抵禦等語吹納木喀等唯唯而退得旨頗羅鼐與夷使答應言語極為得體此皆伊平日感朕厚恩實心報效是以所言皆合朕意實屬可嘉著傳諭頗羅鼐知之○辛亥諭上年御史沈廷芳條奏行營事件顛倒謬妄金洛保奏孫嘉淦

袒護師門二人身居言路顯挾私心不得不加處分以示懲儆是以降旨分別降革諒伊等此時亦自知愧悔矣朕以廣開言路為心於諸言官甯可待之以寬沈廷芳金溶俱著復還原官遇缺補用以觀後效○乙卯 上奉 皇太后還宮○丙辰諭給事中陳大玠奏許容捏款誣陷謝濟世以致民怨沸騰許容身為大臣敢肆其欺罔罪既無逃於刑書位何堪列於寮案伏乞收回成命另簡賢員庶使欺罔者知儆而於封疆有益等語那一桂所奏亦同朕因湖北巡撫員缺一時不得其人許容久歷外任頗能辦事是以宥過令其署理以觀後效今陳大玠既如此陳奏其言亦是許容不必署理湖北巡撫印務晏斯盛著仍留原任戶部侍郎員缺著汪由敦調補兵部侍郎員缺候朕另降諭旨向會用趙安恩石麟皆以言官糾論而罷夫人材難得豈可一棄終不復用若果新

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五

以升銜示之鼓勵朕觀今之秉鐸者與肄業者惟以成均為仕路之捷徑所為如古之學者為己者百無一二爾祭酒等應知此為世道人心之害使博士與諸生沈潛踐履則天爵修而人爵隨之矣如謂惜其材品或致淪棄且別無鼓舞之方殊不知天下之大州縣之多豈少此一能幹之縣令乎加之升銜而不離其任則其身已榮且成全多材是化一二而百十也爾監其永遵之○丙寅命直隸天津河間等處栽柳開井以廣地利○發京倉官豆立局平糶○壬申截留山東漕糧五萬石貯臨清德州二倉備用○以陳惠華為兵部左侍郎○癸酉諭積貯為備荒之要務不可不為豫籌從前因採買過多市價昂貴是以降旨停止今停止已及一年各處米價總未能平減如常撥厥所由米價之貴原非一歲驟長自不能一時驟平蓋奸商狡獪之故智猶存而百姓圖獲厚利之積習未改也夫採買既有妨於市價而倉儲又不可以虛懸雖令各督撫按地方情形應買則買應停則停相機籌畫不得膠執定見但年歲豐歉不齊即隨時零買恐所入不抵所出終非經久之計朕思欲停採買而使廩積仍不至有虧惟有復開外省本色捐監之例蓋米價之貴貴於官買不貴於捐監官買則商民間風增長或吏胥作奸舞弊往往至於累民若捐監則各出其有餘以輸之官於市價原無關礙是外省多收監穀採買即可以久停於倉儲民食兩有裨益若在戶部收捐發銀各省糶穀仍是未停採買也著將戶部捐銀之例停止其各省捐監生俊俱令於本地交納本色至捐監數從前所定不無過多之處今照各省時值酌定其穀數如江南每監生一名捐穀二百二十石今江南米價時值一石七八錢不等若照例收穀二百二十石則值銀一百八

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六

十七兩捐者仍必觀望不前今應照穀數減二每穀一石酌以六錢計算每名收穀一百八十石如將來穀價平減該督撫具奏到日仍照舊例收捐其各省如何照此酌減並官吏需索勒捐等弊如何嚴行查禁之處著該部速行妥議具奏○乙亥 上親耕藉田○丁丑張楷卒以阿爾賽為戶部尚書鄂彌達為湖廣總督荆

州將
三月庚辰撥直隸保安等三州縣屯豆運京平糶○癸未以汪由敦為工部尚書李元亮為戶部右侍郎由副都統○丙戌 上以西臧郡王頗羅鼐之子公珠爾默特策布登等經理準夷進藏防範合宜優賚之○丁亥召楊錫紱來京以託庸署廣西巡撫納敏署

廣東布政使王廷諍署福建按察使由汀漳道署○戊子禁臺灣武職任所置產○辛卯 上詣 黑龍潭祈雨○癸巳改廣西舊隸右

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七
江之泗城府隸左江道腹地之潯州府隸右江道○丁酉諭科場

乃國家大典必期遴拔真才以收實用積習相沿學臣於科舉之外復有錄遺大收等事臨場之際督撫大吏又將不取者不問文藝之優劣盡送入場濫觴已極是以上科經臣工條奏朕敕令九卿定議每舉人一名准取科舉百名此亦不為不多矣夫國家之所以慎重科舉者原欲士子奮力於學業試官盡心於蒐羅以副掄才之典也今科臣吳煒乃請仍照舊例並舊廣收則士子見入場之易不肯專心學問將應試者日益眾多主考官不過一二十人為期不過二三十日豈能精心校閱盡得真才且試卷既多而中額不廣則多取科舉仍屬無益若因此而議加中額則見在舉人非二三十年不得一官亦斷無因候選者多而議增天下職官之理不幾終身無仕進之日乎所謂及鋒而試者何居是中額

尙應酌減卽科舉百名亦屬浮多止因積習既久不復議裁朕方自咎不免姑息而况可展轉增添無所限極耶總之此輩非能為國家實心求賢以佐國是不過取悅士類釣譽沽名動以人文日盛為辭實則使士子徒懷僥倖之心不肯黽勉向學而國家亦不得收登進之實效也吳煒識見卑淺特行曉諭並使眾知之吳煒又稱順天鄉試南人看北卷北人看南卷則南人無所展其長北人不能勝其任等語向來順天鄉試原未定有分閱之例後因臣工條奏恐有弊端是以敕令南北各自迴避但思文字短長南北原有微別且房考南人多而北人少士子則北卷少而南卷多人多而閱卷少未免於閒曠人少而閱卷多又患其不精且主考全閱通場房官卽有營私之處主考豈肯任其蒙混則作弊之源不在此乎此自可無容膠柱鼓瑟其順天鄉試閱卷之處著仍照舊例

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八

行至吳煒所稱今當望雨之時適多士鬱望之際等語此言甚為悖謬目今場期尙遙士子何人自知不在百名之內而卽懷鬱望之心且雨澤未降與科舉多寡何涉而吳煒乃欲借此為言期朕必從其奏乎朕於人言不可者不行可者則自行之從不以人廢言也吳煒牽引無理之處甚屬不合著嚴飭行○命大學士尙書侍郎舉堪膺試差人員○辛丑諭人君以養民為急務養民之道在使之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殫其經營力作以贍室家非沾沾於在上之補苴救恤遂長恃為資生之策也在昔善圖國是者謂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誠不易之論國家歲轉漕粟以實京師乃備天庾之出納關繫最重或因偶遇災歉萬不得已而為截留之計僅可開一行之豈遂視為常法今內外臣工動以截漕為請朕念切民依亦屢次允從出於一時之急濟其實京倉所

貯雖云可備五年可備十年要僅爲官俸兵餉所必需若統爲京師人民計卽一二年恐亦不足供支况欲更分此以賑貸直省何未之思也漢文景開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至紅朽不可食彼時豈無一方之凶歉而未聞輕議分減者誠以經國之大計務籌久遠在官在民於內於外莫不各有本圖舍本圖而謀兼濟事多未便勢且不能一有虧則兩俱損伊古以來無取焉上年各省倉儲需米孔亟朕因偶爾變通將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漕糧各留十萬石於本省並著江蘇浙江各將米十萬石運往福建江西將米十萬石運往廣東又因直隸天津河間被災前後撥通倉八十萬石備賑今年又令山東截留二十萬石分貯接濟凡此皆因民命所關不得不變通辦理若小民不知各務生計而惟官糧是賴無論官兵之外斷不能徧給窮黎卽近漕之處可以議截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年 九

留其邊遠省分更無漕可截留又將何以取給乎朕思一方之地利原可以養一方之人一家之人力原可以養一家之人古者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牧養蕃鳥獸何一非資生養贍之術爲民父母民事卽家事宜實心勸課隨時區畫使地無遺利民無餘力則家有蓋藏自可引養引恬俯仰不匱儻督撫不能董率有司有司復不以田里樹畜爲事及歉收之年但請給發倉糧截留漕米爲督撫有司備賑之良策將使民間謂水旱可以不備不圖自食其力甚至游惰成風舉身家衣食之切務皆委之在官是非愛之實以害之矣天下之大億兆人民之眾惟正之供止有此數焉得人人而濟之用是特降諭旨通諭直省督撫並飭守牧等官各思所督何事所撫何事所稱知府事知州知縣事實應知何事凡以爲民計卽

所以爲身計既爲民計而不使民知各自爲其身計其能爲民計者幾何繼自今督撫尙各體朕心毋忽民事懇切開導並勸良有司務使百姓各知自謀以裕生養之源不徒望恩倖澤而恩澤之加斯實足以利濟則豐年樂其降康歉歲可恃無恐朕願與諸臣共勉之○以楊錫紱爲禮部侍郎原任廣西巡撫夏四月戊申朔特建先蠶壇工竣○庚戌諭 雩祭之典所以爲百穀祈膏雨也從前大臣等定議一應禮儀悉照恭祀 圓丘之制行朕思目下畿輔雨澤愆期此次舉行 雩祭正望恩迫切之時非每夏常雩可比其先期前詣齋宮及祭畢回鑾朕俱御常服不乘輦不設鹵簿不作樂以示虔誠祈禱爲民請命之意○辛亥建雲南昆明等三十二州縣棲流所○乙卯 上親詣 園丘行 雩祭禮○明德因事解任以徐德裕爲湖南按察使由江蘇准場道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年 十

○丙辰免黑龍江官莊被旱災民額糧○丁巳命直隸撥銀十萬兩於河南採買米石○乙丑諭 順懿密太妃侍奉 皇祖三十餘年淑慎溫恭慈祥和易誕育賢王壽踰七袞福德兼備亦史冊所罕見朕心敬禮虔祝康甯近日體中違和方期調治痊可今日聞病勢沉重朕已降旨親往看視乃啓駕之先奏報 太妃薨逝本日朕不便遣往俟明日殯殮之後躬親奠醴輟朝三日著和親王大阿哥穿孝一應典禮該部內務府察例具奏○撥部庫銀三十五萬兩於直隸備餉○丙寅 上奉 皇太后詔 順懿密太妃宮致奠○己巳以早命刑部清理庶獄直隸知之○庚午命撥山東山西河南耗羨銀八十萬兩於直隸備賑○癸酉以呂熾爲工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甲戌免直隸大城等十二州縣民欠○乙亥以王會汾爲內閣學士由詹事府遷○丙子設熱河兵丁子弟官學○

五月己卯諭一春以來雨澤稀少二麥黃萎今逾芒種之期甘霖猶未普降切恐秋禾難以布種民食堪虞朕心憂灼思過省愆無一時之暫釋朕詣暢春園問安 皇太后雖慈訓屢頒寬慰朕躬而每見 皇太后以天時亢旱憂形於色朕心更為不甯今日

皇太后從寢宮步行至園內 龍神廟虔誠祈禱朕敬聞之下惶恐戰慄此皆朕之不德不能感召天和而累 母后焦勞至於此極為人子者實無地可以自容即刻前往請安諄懇謝罪恐眾不知以為別有他故並諭內外臣工知之○庚辰禮部以端陽節請改告祭 太廟齋期 上不許命於初五日齋戒初八日致祭○

癸未 御製告風神文遣平郡王福彭告祭○甲申御史柴潮生奏古來東南未闢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餘遞減至五七十里地可謂狹矣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

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十一

僅當今二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祀之案盛賓旅之既廩君卿百官吏人之祿入賑貸之委積戰陣之芻糧無不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且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制既已盡廢水利亦復不修平日鹵莽而薄收一有急則待賑恤為活計而已矣查河間天津二郡經流之大河三日衛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餘河間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二瀦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三瀦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至多莫如此二處故河間號為瀛海山東之水於此而委輸天津名曰直沽畿輔之水於是而奔匯若蓄洩有方即逢旱歲灌溉之功可救一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可撐支數月以需大澤之至何至拋田棄宅挈子攜妻流離道路哉雖其事屬已然言之無益

然水利之廢即此可知今甘霖一日不足則賑費固不可已臣竊以為徒費之於賑恤不若大發帑金遣大臣將畿輔水利盡行經理既可接濟災民又可潛消旱潦而且轉貧乏之區為富饒一舉兩得轉敗為功直隸為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日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飢此閒雖擁數頃之地常慮不給可怪之甚也雖其土燥人怠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至此漢張堪為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有兩歧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儁為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督亢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為河北制置使於雄鄭霸州一帶興堰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人咸病之次年大熟承矩輦稻米入都示朝臣諉者乃息邊民之食以充明汪應蛟為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蛟乃捐俸自開二千畝收四五石

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十二

惟旱稻以鹹立稿於是軍民始信今東西二淀即承矩之塘樂天津十字圍即應蛟水田之遺址又查國朝李光地為巡撫請興河開水田言涿州水占之地每畝售錢二百尙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身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眾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莊頭修姓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致為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民自行鑿井灌田愈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見在霸州知州朱一蜚於二三月間會勸民開井二千餘口今頗賴之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今請特遣大臣一員齋帑金數十萬兩前往河間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輕動其餘河渠淀泊凡有故蹟可尋者皆重加疏濬而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深廣度水力不及則

止節次建立水門遞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開歸河以洩水其離水遠之處每田一頃掘井一口十頃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地並古陂廢堰爲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民情自無不踴躍樂從即將見在之賑民與遞回之流民停其賑給按地分段派令就工逐日給與工值酌濟二三人口糧甯厚毋減一人在役停其家賑糧二口二人在役停其家賑糧四口其餘口與一戶皆不能執役者仍照例給賑其疏濬之後有可耕種者卽借子工本分年徵還更請另簡大臣一員齎幣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二府辦理雖所費繁多而實爲畿輔興無窮之利與議賑迥然不同然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種也土性沙礫水入卽滲也挖掘民地易起怨聲也且前明徐貞明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成而坐廢可爲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三

明鑿臣則以爲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見在玉田豐潤杭稻油且今第爲興水利耳固不必強之爲水田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礫不過數處耳且卽使沙礫而多一行水之道比聽其衝溢者不猶愈於已乎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爲損地此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務盡力而不費多今但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以蓄水而九畝倍收與十畝皆薄入孰利况損地者又予撥還不疑者三也至於前人之履行屢罷徐貞明有幹濟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參劾出於奄人勳戚之意其疏載在省志不過言濬沱不可開耳未嘗言水利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開墾卽以其地予之又許占籍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也其致人言也必矣至營田四局則成績具在公論難証但當日效力差員不無奉行不

善之處所以賢王一歿遂爾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出也凡始事難成事易廢續以終之則是中道而棄之則非不疑者四也今日生齒日繁民食漸絀苟舍此不爲經理其餘皆爲末節臣愚以爲盡興西北之水田盡闢東南之禁地則米價自然平減閭右立致豐盈但其事體至大請先就直隸爲端俟行之有效次第舉行得旨大學士會同九卿速議具奏○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部選彙城縣知縣高對呈請自備工本開採礦廠一事戶部議令發與喀爾吉善查議朕思此事於地方甚有關繫必不可行可寄信前去卽停止並不必聲張直隸總督高斌尋奏前准戶部密行冀城縣知縣高對請自備工本於嶧滕費及淄沂平陰泰安等山開採銀銅鉛礦臣查山左開礦之說聞明嘉萬間到處開採積歲無獲官民重困至我朝康熙五十八年巡撫李樹德奏請開濟竟青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十四

登四府礦場以佐軍需 聖祖仁皇帝恐其擾民差部員六人前往試看無益卽停止蓋開採礦砂向惟於滇粵邊省若山左中原內地從未舉行而沂州泰安山屬岱嶽費滕嶧縣地近 孔林更屬不宜且開鑿之處官役兵弁必有不能不擾民之勢若致開掘民間廬墓更易滋怨况利之所在易集奸匪爭鬪之釁必生更可懼者去冬彗星所指僉稱在齊魯之方今開礦適當其地是於事則無利而有害於地方則甚不宜於輿情則甚不願若必俟試行無益而後中止萬一有奉行不妥之處將爲盛德之累得旨所奏甚是朕竟爲舒赫德所欺有旨諭喀爾吉善停止矣○丁亥命京師四路設廠平糶○辛卯雨○乙未以葉一棟爲內閣學士由詹事仍於秋收後算還工費○壬寅以興修直隸水利命協辦大學士

劉於義往保定會同高斌籌畫○癸卯調張廷琰為內閣學士以趙宏恩為工部右侍郎由副都統遷○大學士鄂爾泰等議奏副都御史勵宗萬奏普賑興工所費不貲請於江南限滿停捐後改於直省收捐見在樂善好施之例雖經減四終覺太多其途亦尙可增益請照雍正五年怡親王等題定營田事例分班銓選查從前直屬被水興舉營田事例至乾隆七年兩淮水患上下兩江又議開樂善好施事例今直屬疊被災傷賑恤工作需帑浩繁該副都御史請照例開捐彌補工賑之費實權宜應行之舉惟是捐納人員急公效力藉為進身之階必須力所能為庶免逸巡觀望江賑例款自減四收捐較原定銀數已屬從減該副都御史以為數尙多其途尙可增益請照營田舊例收捐查營田事例與戶部糧運事例輕重髣髴應將江賑例內除與營田糧運事例相同並多寡不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十五

甚懸殊者毋庸更正外其有較二例過輕過重之條悉照二例酌為增減並將舊例所有江賑所無者酌量添入另定條款照營田糧運之例在戶部收捐至於郎中員外主事知府知州知縣若准一槩捐升恐礙正途今各款既議加增其途已廣應酌定京官自中行評博以下外官自同知以下准捐仍令吏兵二部將各項滿漢文武應增應減之項作何分班銓選之法詳加參酌具奏遵行從之○甲辰裁湖廣漢陽岳州等營戰船○是月署湖廣總督鄂彌達湖北巡撫晏斯盛奏荆門州七寶山地方民家產麟得旨覽汝甚務此外飾朕所不取豐年為瑞汝豈不知耶○湖南巡撫蔣溥奏楚南山澤樹木中有青岡櫟木等樹均可放飼野蠶且桑蠶每歲止獲利於春而山蠶可兼收於秋據道州辰州報稱已於四月間成繭絡絲州民無不懽忻鼓舞並將養蠶收種繅絲始末載

為規條一册臣刊刷頒發各屬令依照領種放養報關○四川按察使倉德謝恩得旨汝因去歲謝濟世一案秉公是以朕嘉悅擢用但汝究屬守有餘而缺不足者當時常勉力學習若能推此一事諸凡皆如此不顧私情而惟公事是務斯善矣

六月己酉大學士徐本以病乞休允之加太子太傅○癸丑召范璨來京以準泰署安徽巡撫由兩淮鹽政署○甲寅禮部議奏河南學政右通政林枝春奏豫省標立三教名目立堂設像至五百九十餘處使萬世之師屈居釋道之下舉事不經誣民實甚競施耗產以蔑典常請救該撫嚴行禁止應如所請並令查明通省書院義學宜於安奉聖像處漸次奉迎安設僧道酌令遷於別寺觀居住其佛老諸像亦聽其移奉並移知各省一體禁止從之○庚申添設通州官米局○乙丑申嚴江南捕蝗不力處分○丙寅免江蘇山陽等七縣衛七年被災蠲餘銀米○辛未諭湖南巡撫蔣溥奏稱鹽驛道謝濟世以該道養廉不敷公用會同布政使長柱詳請於司庫內再支養廉銀千二百兩合計公費共五千兩辦公庶不拮据謝濟世又稱去年被參之後此地紳士頗有為濟世鳴冤者因此往來熟識今復補授道員凡受理詞狀之處若從公決斷則理短之人必多怨謗此輩甚屬可懼懇求代奏調補廣東臣訪得紳士等實多與謝濟世往來並有拜為門生者且捏造私書謬附輿論種種誣幻任意褒譏臣已嚴行禁毀不敢奏陳謝濟世年已老邁每常託疾在署復自稱與紳士情熟礙難辦事即其不能表率僚屬可知合併奏聞等語謝濟世係獲罪發遣之員朕特赦回用為湖南監司昨在湖南任內誤被許容參劾經朕降旨開復仍用為湖南鹽驛道乃伊不知感激朕恩乖張狂妄且欲徇紳士之私

情而忘國家之公義又復自請調補廣東尤無忌憚之甚非人臣之體况伊見得養廉較之他省道員已加倍豐厚而伊不知止足更請加增甚屬無恥蔣溥既奏其老邁有疾著勒令休致回籍

東華續錄

乾隆十九

十七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恭校

秋七月戊寅調馬爾泰為閩浙總督那蘇圖為兩廣總督○癸未論上年謁陵經過州縣旗地照民地免額賦十分之三○命廣東開爐鑄錢○丙戌免江蘇安徽雍正十三年逋賦○甲午子故盛京兵部侍郎阿山祭○丙申兵部議覆直隸總督高斌奏天津城守都司陳嘉言母老無人侍養請改補本省等因查武職官員並無因父母年老改歸本省補用之例所奏未便允行得旨向來原有文員親老調補近省之例武職雖與文員不同其為養親則一但改歸本省補用殊多未便若於附近省分改補亦屬可行著該部另議具奏尋議請照文員親老改補近地之例發往該員原籍附近省分交該督題補俟養親事畢仍補直隸天津城守營都司原缺各省一體辦理從之○辛丑諭近來外省吏治率多欺蔽即如江南許墅關乾隆六年十一月至七年十一月稅銀缺少一案經戶部駁查去後今巡撫陳大受署布政使愛必達查奏覆稱實係按月計算未經減少並無絲毫侵隱等語朕之裁減各關稅課並免米麥稅銀無非普惠商民之至意從前有旨贏餘減少戶部不必過於苛察惟令督撫就近查奏乃自有此旨之後各處所報贏餘無不減少者而督撫之查奏不過虛應故事該管官員未必全無染指或委用不得其人旁有透漏該員以正課不虧遂爾疏忽究之非實在徵收之數目其奏報短少緣由則皆以年歲不齊為詞豈有各省之殊數年之久歲收盡皆不齊乎至督撫之查覈亦止據屬員回覆並無實力查出略有異同者近來部中竟有

以此等為刊板彙案之語此豈成政體哉故自減免稅課以來米豆價值仍然昂貴而於商民未見有益於稅課日見有虧轉使官吏得以高下其手也朕頗覺其弊用頒此旨通行訓飭朕既寬免稅課數百萬兩之多豈較量此些小贏餘之數各督撫及司稅官員毋得錯會朕意以報增贏餘為念但嗣後務須覈實辦理無欺無隱不得視為具文朕從前降旨時會計之臣有云此旨若下各關稅必至一年少於一年者朕謂之曰此弊朕豈不知但得商民獲一分利益則雖稅額缺數分亦可不顧行止者終必敗露海保輩即明驗也以今觀之商民並未得一分利益則大非朕從前降旨之本意矣而必令符朕前旨則又非朕所厚望於各督撫及司稅者也○甲辰免甘肅肅州九家窰民欠牛具銀兩○是月署湖廣總督鄂彌達湖北巡撫晏斯盛奏據襄陽縣知縣郭芝報該縣東華積錄 一 乾隆二十 二 見產嘉禾有一莖兩穗一莖三穗者穗長六七寸不等洵稱上瑞理合貯匣繪圖具奏得旨嘉禾之可喜者以閭閻盡得豐登為貴耳若夫九穗雙歧碩大且長而不能千畝攸同亦何足異耶 八月丙午吏部尚書公訥親奏遠科舉人多屬衰庸如截取得選知縣姑令赴任察其不能稱職然後降調改教則事務已多廢弛嗣後請擇年力尚強者分部學習一年期滿果堪勝任再請歸班選用舉人既經停選其應得各缺暫令進士抵選吏部左侍郎田懋奏分部學習之例雍正年間曾行之爾時並未辦事畫案第於數日內偶一進署無事而歸堂官並難稽其勤惰何由察其才識是以旋行停止况各省州縣之缺其選用班次外省升任題補之人與進士教習期滿捐賑議敘等項外多才幹退而大不可問者何項無之甯獨舉人要在為督撫者加意整飭耳應請仍照舊例

選用但令吏部過堂時詳加驗看九卿驗看時不得稍為姑息加意甄別儻再有年力衰邁者引見時自難逃洞鑒至該員到任後令督撫不時稽察如不勝任勿稍姑容則例不更張而衰庸自退矣得旨訥親之奏朕不即以為至當而必可行但其摺內所云姑令赴任即督撫察其不能稱職亦須待至一半年而此際事務廢弛已多則深中時弊而姑息一人貽誤一方此答朕亦不能自解即田懋摺內所云加意甄別豈非朕向日所諭九卿者乎汰之不勝汰而日久復成故套矣此用人之難也如訥親所奏進士必喜而舉人謗之如田懋所奏舉人無屈而吏治有妨展轉思維朕亦不得良策將此一併議奏尋議請定三年一次揀選於每科會試榜發後奏派大臣除甫經中式者毋庸揀選外其餘前科舉人通行驗看擇年力強健質地明白堪任縣令者列為一等各按科分東華積錄 一 乾隆二十 三 名次銓選至下科揀選時除上次不列一二等者不准再揀選外再將入選而尚未用並下次應揀選之人挑足五百名為定數遇各省需人與別項應挑人員一體揀發至教職一項訥親原奏內云凡進士拔貢出身者尚多年力壯盛其恩歲等項類皆衰老難用應一併酌議等語請將會試舉人揀選知縣外再擇年力精強堪司訓迪者列入二等仍各按科分名次照就教舉人班次以教諭銓選其揀選一二等外之舉人准其改教以教諭管訓導事與歲貢分缺銓選再恩貢之應選教諭歲貢之應選訓導各員應於每科鄉試後令各督撫學政大加淘汰除衰憊無用者給以應得職銜休致外仍各註冊備選至該員輪選時應令該督撫詳加驗看從之○丁未諭臺灣雍正七年以後升墾田園欽奉 皇考諭旨照同安則例升科後經部議以同安科則過輕應將臺地新墾

之田園按照臺灣舊額輸朕念臺民遠隔海洋應加薄賦之恩以昭優恤除從前開闢田園照依舊額毋庸減則外其雍正七年以後報墾之地仍遵雍正九年奉旨之案辦理其已照同安下則徵收者亦不必再議加賦至嗣後開闢田園令地方官確勘肥瘠酌量實在科則照同安則例分別上中下定額徵收俾臺民輸納寬舒以昭朕加惠邊方之至意○戊申免江南鳳陽淮安二府雍正十三年通賦○甲寅唐綏祖以擅動庫帑假公漁利革職調帥念祖為廣西布政使以慧中署西安布政使由給事中署○乙卯兵部左侍郎舒赫德奏科場額中舉人一名向止錄取科舉三十名嗣後增至六十名近來部議增至百名本為江浙人文較盛故寬以收之至中邊小省固有不同不得濫取以足額請照百名之數遞加裁減得旨此奏是大學士九卿議奏尋議直隸江南浙江江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四

西湖廣福建等六大省每舉人一名錄科八十名山東河南山西廣東陝西四川等六中省每舉人一名錄科六十名廣西雲南貴州等三小省每舉人一名錄科五十名順天中式滿合二字號共四十一名奉天夾字號四名宣化旦字號四名長蘆等處鹵字號一名南北皿字號七十八名中皿字號每二十卷中一名以上各字號見應試人數雖屬無多亦應令該學臣及監臣等嚴加考試務取三場精通方准錄送即應試人多亦不得過八十名之額兵部考試馬步箭合式方准一體入場外省督撫等衙門亦不得復行大收從之○戊午兵部左侍郎舒赫德奏科舉之制徒尚空言不適實用墨卷房行轉相鈔襲經義各占一經擬題應試表判策問亦皆豫擬成文隨題敷衍請探本清源別求遴選真才之道得旨大學士看尋議科舉之法自明至今皆出時藝窮其流弊誠有

如舒赫德所奏者然謂時文經義表判策論皆空言勦襲無適於用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時藝所論皆孔孟緒餘作文者必於聖賢義理融會貫通而又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然後得稱佳文雖曰小技而文武經濟之才皆出其中未嘗不適實用也乃因積久弊生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立法之非不亦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苟求其實亦豈易副今若著為令甲經文與四書並重其餘必淹貫詞章而後可以為表必通曉律令而後可以為判必論斷有識而後可以為論必通達古今而後可以為策凡此皆內可見本原之學外可驗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實用儻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如鄉舉里選法非不良但上以實求保無下以名應若乃無大更改而仍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別真才惟懲循名之夫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五

而補救之而衡文課士者果能力除積習杜絕僥倖將見文風日盛而真才日出矣蓋立法取士不過如是無事更張定制為也得旨所議是○庚申諭國家設科取士原欲遴選真才以備任使典至重也近來士習不端不惟文風未能振起抑且懷挾作弊行類穿窬詭計百出竟有意想所不到者朕早已聞知屢行訓飭今年順天鄉試特遣親近大臣嚴密稽查頭場搜出夾帶二十一人其四書三題係朕親出不過取其略略不在外間擬議之中而場內多人遂爾閣筆交白卷者六十八人不完卷者三百二十九人真草違式及文不對題者二百七十六人頭場如此伊等尚不知儆二場仍有搜出夾帶者三十一人及見稽查嚴密臨點名時散去者竟至二千八百餘人之多士子品行如此學問如此是全仗懷挾作弊以為應試取功名之具而猶且嘵嘵嘖嘖肆出誹言以為

按查太過夫不如此按查則盜風且日熾矣風俗澆漓至於此極然朕總不能正己以正士風實增慚愧而言之可為浩歎者也况所出三題並非在四書之外豈有身列儒林一部四書尚不能通解而公然矢口觀光應國家寶典之典乎生員由學政錄科貢監由祭酒等錄科伊等所司何事而將不能終卷之人濫行咨送甚屬不合著交部察議嗣後文藝荒疏者俱不准錄送京師既若此則外省防檢疏略瞻徇情面苟且姑容奸弊叢集亦不問可知士子讀書稽古先崇品行應試之時乃伊等進身之始理宜循規蹈矩豈應作奸犯科無論外省之遠朕不復遣人前往查察即在京師每科委員按檢如防盜賊亦無此政體而為士子者願乃頑鈍無恥習為固然以致人心士風日益隳壞向何望人才蔚起為國家宣猷分力之寄乎至於內場之弊則又豫擬題目剽襲雷同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六

千篇一律總由平日不肯專心向學惟務僥倖於一時希圖利祿朱子云場屋之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試問今之為士者能乎不能乎二三場表判策論既懸為令甲士子自當一併留心而平日視為具文窗下並未寓目惟有臨時鈔寫之一法若朕亦如四書之命題則不能完場者又不知幾千人矣朕心不忍是以仍循其舊以全伊等顏面然嗣後若不留心研究如向之弊因循而不改朕亦將如四書之命題矣彼時莫謂朕不戒而視成也不然者豈科場之題例應士子自擬不應獨開生面乎從來為治之道貴乎覈實一切因循姑息之習皆當痛除近者士風之蠹一至於此而好諛之人浮薄之士尚言國家人文日盛以冀開恩科廣解額者往往有之初不以士習之邪正人品之醇疵為

念嗣後若有以加科廣額為請者必加以違制之處分著為令至於議減中式之額則非眾所樂聞或言士子類皆寒素專藉科目為進身之階或言一習舉業則不能更為農商謀生無計甚至有言士心失望或妄生議論或別出事端者此皆毫無識見之人不知為政之體要國家科目豈為養老恤貧而設乎若有造言生事者是身投憲網國法具在何能逃於天壤哉夫國家旁求俊乂本欲量能授官以熙庶績若一味濫取廣收如何可得真才實濟見解額已多壅滯日甚舉人需次知縣約非三十年不可得少年登科及乎筮仕已屬衰遲昏憤龍鍾難司民社則是以無用之人塞有用之路既於吏治有妨而伊等當可用之年又未遇應用之會必相率而同歸於無用當此之時為上者欲棄置之則無罪欲姑用之又不可伊等固自貽伊戚而辦天下事者又安可委曲遷就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七

以從人便而貽誤公事乎朱子曾言取士之流弊已極不可不一變以今之士習觀之種種醜劣之行既盡已敗露朕明知濫取之為害精選之有功若仍復大度包荒不為整頓朕不忍為也蓋愛惜培養者朕之本懷而慎重清釐者政之大體與其寬登選以啓倖進之門不如嚴俊造以收得人之實此朕寓矜惜於整飭之中曲為調劑萬不得已之苦衷也其鄉試中額作何量為裁減之處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此次經朕嚴訓以後如果文風日盛士習克端朕又何難停罷諸途專用科目之人並將此曉諭中外知之尋議直省解額酌減十分之一以乾隆丁卯科為始從之○給事中吳焯奏科場按檢凡情真罪當者固不足惜但以一二十人之不肖累及千萬人露體褻慢恐非所以培士氣而鼓善類且諸臣懸賞之令每按得一人給銀三兩聞有按役輩私入紙片以取

利者此中弊竇請敕部詳審真偽以定懷挾確情立法更為盡善得旨吳煒所奏知道了科場懷挾之弊甚多勢不得不嚴行投檢至於投到褻衣之內原屬非體然若果無其人則朕將治哈達哈等以太過之罪矣而無如竟有藏匿於禪袴中者委查之員何由豫知其孰為有孰為無而分別之則不得不槩行投檢而朕雖欲全諸士子之顏面竟無辭以責派查之員為太過矣然此等敗類必係目不識丁之人而得與觀光之列總由學政濫行錄送以致紊亂考場清濁不分如此將來學政等如何慎選錄送並投檢等事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原議之大臣一併議奏○乙丑 上御經筵○諭大學士徐本老成謹慎宣力有年今以抱恙懇請回籍調理朕心眷念特賦詩篇以寵其行並賜御用冠服及內府文綺貂皮等物令御前侍衛都統永興齋往宣朕諭旨朕於本月二十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八 五日行幸南苑當親至大學士邸寓慰問之○諭向來主考同考官之子弟俱令迴避不准入場雍正年間蒙 皇考准其一體應試亦未著為定例是以每科該衙門以應否准其考試請旨朕看近來各科迴避官生多寡不一若遇人少之年則入設甚易於科場條例亦不畫一自以照舊迴避為是嗣後不必一體考試○丙寅免直隸天津等三十一州縣上年災民通賦○戊辰諭昨日順天府府尹蔣炳條陳外省中式之人應於榜後覆試一事朕已降旨允行但如何覆試之處未曾奏及各省難以奉行必至參差不一亦屬非體從來科場取士首重頭場四書文三篇士子之通與不通總不出四書文之外今應令中式之人填寫親供時在巡撫衙門內嚴行防範該撫會同學政出四書問令二題不在擬議之內者當面考試聽其盡一日之長試畢即將原卷與中式卷一併

解部聽候磨勘如有文理荒謬及不能完卷者該撫該學政不得瞻徇即行舉出另行奏聞聽候降旨餘照原奏行該部即速行文各省知之○己巳 上奉 皇太后幸南苑 上行圍 九月庚辰帥念祖以營私解任以鄂昌為廣西布政使顧濟美為甘肅按察使由湖北○辛巳除福建閩縣等四十二州縣荒田額賦○以范瑛為左副都御史原任安○丙申免甘肅西甯縣民欠馬糧○庚子詔以甲子再周照康熙二十三年例停止本年句決○癸卯命浙江截留漕糧十萬石備賑○是月兩廣總督那蘇圖奏報到粵日期並請訓諭得旨汝在閩省諸事尚屬合宜惟稍有因循之意以致與周學健不合則汝之短處耳此後改茲微失以成全璧則朕之所望者也至兩粵開採一事頗為目下急務蓋不開採銅斤何由得裕而辦理稍有不妥諸弊叢生有利什而害百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九 冬十月己酉諭大學士陳世倌假滿回京著入閣辦事○壬子大學士鄂爾泰等奏京師近年以來錢價昂貴實由耗散多端若不官為查禁設法疏通則弊端難杜錢亦無由充裕謹據見在情形公同酌議八條一京城內外鎔銅打造銅器鋪戶宜官為稽查查京城內外八旗三營地方見有鎔銅大局六處銅鋪四百三十二座內貨賣已成銅器不設鑪鋪戶六十八座外設鑪鋪戶三百六十四座逐日鎔化打造京城廢銅器無幾崇文門過稅之銅每年僅三百萬斤斷不敷打造之用勢必出於銷錢應將鑪座鋪戶於京城內外八旗三營地方見在查出官房三十六處計七百九十一間即令伊等搬住開設鎔銅打造其所住房免納官租一年以作搬移之費一年後照例納租所有官房內開設各鋪戶交步軍

統領等衙門派撥官弁稽查將每日進鋪銅斤若干並鑄化打造
出鋪銅斤若干逐日驗明如出數浮多即行稟報根究一京城各
當鋪宜酌量借給資本銀收錢發市流轉查京城內外官民大小
當鋪共六七百座錢文出入最多見在平減錢價各當鋪如得官
借資本收錢上市發賣在當鋪既多添資本而在市逐日又多添
錢文發賣兩有裨益應將京城各當鋪無論官民每大當資本豐
厚應派給銀三千兩聽其營運將所領銀兩存留作本每一日交
制錢二十四串運送官局上市發賣每制錢一串加錢十文為局
費其賣出銀仍交各當鋪收同作本至於小當資本原有多寡不
等有情願借銀者准赴局具呈查明見有架本酌量借給所繳錢
文並賣錢易回銀兩俱照大當一例辦理再借給大小當鋪資本
約銀五六十萬兩覈算每日可收錢數千串須設公局收貯派員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經理查有正陽門外布巷市房一所地安門外鼓樓東官房一所
應作為錢局至收錢發銀造冊文票俱用順天府治中印信為憑
其局內書算人等令管局官挑補所有市上原賣錢文每制錢一
串內少腰串錢二文以為局內官役飯食紙張等項之用俟一年
後如果錢價平減將該管錢局官交部議敘倘有侵剋虧那據實
查參一官米局賣米錢文不必存貯局內查八旗內務府設米局
二十七處於乾隆三年三月議准每局給銀二千五百兩作本收
買米石並給糶米二千石平糶其收買糶賣出入銀錢向係各該
旗內務府辦理再本年發給八旗內務府及五城各廠平糶米俱
係將賣米錢三日一次赴市易銀交部各在案今見在議賣官錢
應令八旗內務府將賣米錢不必存貯局內二十七局分為三班
於三日內每日將九局賣米錢輪流上市易銀仍交各該局收貯

其五城各廠賣米錢亦無庸存貯局內仍照舊三日一次將錢上
市易銀交納戶部所有二項上市錢均聽派出管理官錢之員一
體發賣一京城各當鋪見在積錢宜酌錢數送局一併發市查京
城當鋪六七百座每於秋冬之際存貯錢最多此項雖係各當鋪
營運之資本以濟小民一時之緩急但堆積過多未能流通轉於
民用不便見在錢價昂貴議開官錢局平價而開設之始錢尚不
能充裕在各當鋪時當冬令正值閒貯之際應將京城內外大小
當鋪無論官民每大當一撤出制錢三百串小當一撤出制錢一
百串俱自行運送官局交局員發賣陸續易銀給還如運局錢賣
將及半各當鋪陸續運送補足儻小當一時不能如數令將一百
串之數陸續送足交局如已經領借官局資本前項錢免交一錢
市經紀宜歸併一處官為稽查以杜擡價查錢市向設經紀十二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名各鋪戶有高擡錢價者責成經紀嚴諭平減不許壟斷但該經
紀等散居各處早晚時價難歸畫一向無專員約束或與錢鋪通
同勒索查正陽門外為商賈雲集之地應令經紀等聚集一處每
日上市招集買賣鋪戶商人遵照官定市價公平交易以杜私買
私賣之弊一京城各糧店收買雜糧宜禁止行使錢文查京城九
門七市每遇秋成外來各種糧食俱係車馬載運投店賣錢即用
車馬運回成千累萬斷不能日行行使或有不肖奸商在彼收買
販賣或鄉僻之民收積藏貯應請九門七市雜糧店俱令用銀收
買雜糧一京城錢文宜嚴禁出京與販查國寶本貴流通但京城
都會之地各省經營貿易絡繹往來奸商將錢裝載出京於價貴
處輿販射利再聞廣商船由海洋直達天津回空時裝用錢文歷
載運至本地買貨又各省漕糧回空亦多載錢文與販獲利京局

所鑄之錢豈能供外省各處之用此等輿販流弊不得不嚴查防
範應請嗣後出京各商除攜盤費錢外不准將制錢馬駟車載出
京一近京地方囤錢宜嚴行查禁查近京直隸所屬各村莊集鎮
每多富戶將糧草貨物賣錢去串堆集一室以防盜賊此等鄉愚
止圖一己蓄積遂致錢文不能流通向來原有明禁恐日久懈弛
應行文直隸總督轉飭各該州縣示諭鄉農富戶不許囤錢至一
百串以上臣等伏思京城錢貴之由大約不出八條之內但舉行
之初不便於圖利之奸民未免滋物議浮言而於億萬兵民之日
用大有利益見既派員經理若不專委大臣督辦恐無統率查錢
糧乃戶部所司稽查禁約乃步軍統領專責一切鋪戶商民則府
尹所屬應請專交兼管戶部事務尚書公訥親戶部尚書海望步
軍統領舒赫德並令順天府府尹蔣炳協同辦理從之○乙卯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上奉 皇太后幸湯山○庚申 幸彭蠡山○癸亥 幸盤山○
丁卯 上奉 皇太后還宮○賜翰林院古今圖書集成○庚午
幸翰林院先是 上以翰林院署歲久傾圮發帑重修至是訖
工 御書翰林院扁額賜掌院大學士鄂爾泰曰稽古論思張廷
玉曰集賢清秘敕所司詠吉日送掌院大學士進院親臨賜宴是
日車駕出長安左門設鹵簿掌院大學士及翰林等官跪迎車駕
入謁 先師孔子禮成中和韶樂作 上升殿丹陛大樂作掌院
大學士率羣臣至階下行禮如大朝儀進 御宴大學士鄂爾泰
進爵賜羣臣宴大學士以下翰詹諸臣並部寺科道之由翰林出
身者咸與 上召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福敏陳世倌史貽直尚
書彭維新張照汪由敦左都御史劉統勳侍郎阿克敦梁詩正錢
陳羣德齡至 御座前賜酒諭曰時當陽月和煦如春天心訢洽

朕與諸臣交慶之羣臣咸頓首稱賀宣示 御製詩題曰乾隆九
年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送大學士掌院事鄂爾
泰張廷玉進院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為韻賦東字音字二
首敕諸臣各分一字賦詩詩曰撫序權居北占星壁在東斯干歌
翰苑於樂豈儒風改殿當年異登瀛此日同三台司道筦二老亮
天工樂具卿雲奏庭開湛露融底希光舊史長此贊微躬木天臨
翠輦鴛侶集華簪廣學心常切因文道可尋橫汾陰豈昔來泮水
猶今禮樂於焉盛觥舉取次斟詩慚得珍字辭喜獻官箴返轡重
城暮猶聞歌誦音又以人數為字所限從臣編檢庶吉士皆不獲
與復為柏梁體 御製首句曰重開甲子文治昌羣臣以次廣續
成章 上舉十八學士登瀛洲事願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曰卿
等無愧房杜願朕弗逮唐太宗耳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法堯舜過唐太宗遠甚臣等謏劣亦思孜孜日贊少效交修之責
然限於才力愧出房杜下有負 聖諭因頓首謝 上又以昆明
池賦詩事諭羣臣曰翰林之責惟在文章要貴因文見道爾諸臣
當明體此意羣臣悚然敬聽復頓首謝宴畢賜樂善堂全集性理
精義各一部及綺絹茶果有差 上起更衣復宣示 御製七言
律詩四章詩曰歡騰芸署小陽春此日崇文引席珍願我慚為房
杜主豈伊獨數馬鄒臣石渠典故應增舊壁宿光華更觀新影麗
花輦爭到八儘教霑醉酒三巡瑞旭曠籠扇鸞筵開翰墨會衣
冠五車四庫從來紀劉井柯亭取次看玉版揮毫盈鳳沼花資賜
茗羣龍團濟川自古資舟楫便欲因尋學海瀾昌辰天祿集鳩聯
欣詠斯干小雅篇鳥革蠶飛躋君子誦詩講易共高賢光疑黼座
垂華藻篆繞猊鑪散瑞煙咫尺玉堂清切地底誇瀛島說登仙百

年禮樂慶昭融保泰常持惕若衷漫以新詩鳴豫大誰將忠告贊
 欽崇傳巖夢賚應無藉唐室虞歌訝許同心喜百僚知我意不將
 高議謂升中駕興隨幸貢院頒賜 御書額曰旁求俊乂聯日立
 政在英材慎乃攸司知人則哲與賢共天位助哉多士觀國之光
 並 御製詩曰翰苑瓊筵酌令辰棘闈來閱鳳城闈百年士氣經
 培養寸暑風簷實苦辛自古曾聞觀國彥從今不薄讀書人白駒
 翾羽傳周雅佐我休明四海春盡道文章接上台菁莪樂育濟時
 才千秋得失非虛也咫尺雲泥亦幻哉若有淚睚啼桂落那無笑
 口對花開鳳池多少簪毫者都向龍門燒尾來萬里扶搖正翮搏
 飛龍利見豈為干志賢聖志應須立言孔孟言大是難見說經綸
 推國士從來桃李屬春官但令姓氏朱衣點那惜三條淚燭殘周
 遭園棘院沈沈景物當前總入吟材擬圭璋方特達文歸雅正薄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艱深禹門魚變辭凡水喬木鶯遷出故林寄語至公堂裏客莫教
 冰鑑負初心復幸紫微殿觀象臺還宮○召沈起元來京以方觀
 承為直隸布政使陶正中為直隸按察使由天津○是月兩廣總
 督那蘇圖等奏承准廷寄御史衛廷璞歐堪善條奏二件請停緩
 開採礦山奉旨交臣等定議臣與臣策楞詳查案卷備詢屬員博
 採輿論竊惟粵東礦廠自康熙三十八九年以來議開議停已非
 一次若兩御史所奏雖因息事甯人起見而臣等仰承下問不敢
 不據實上陳查粵省山海交錯五方雜處兵民商賈在在需用錢
 文鼓鑄一事萬難緩待而銅斤之產於東洋者江浙等省紛紛購
 買尙慮虧缺其產於滇南者額解京局及供應本處與川黔等省
 鼓鑄豈能源源接濟今粵東見有礦廠棄而不取非計之得也議
 者謂礦廠一開奸良莫辨海寇黎雅劫壘踞山事屬可慮伏惟久

道化成數十年來鯨鯢絕迹別無意外之虞即如雲南夷獮雜處
 粵西苗獠交錯頻年開礦並未滋事惟在司事文武彈壓有方便
 可杜絕况粵東山多田少民人雖有胥賦之能苦無耕作之地與
 其飄流海外作奸為盜何如入山傭趁使俯仰無憂是開採非特
 為鼓鑄計兼可為撫養貧民計也若云本省米穀有限丁眾食指
 浩繁查產米地方遠則江楚近則粵西皆一帆可達購鄰省之米
 養本省之人有何食貴之慮臣等隨時調劑斷不使粵民向隅如
 臺臣所云因開礦而米價即貴也似宜將見在報出銅鉛各礦先
 行試採自廣州肇慶二府起由近至遠以少及多砂弱即止其衰
 旺緣由及應開應停作何抽課之處容試採之後陸續奏聞至金
 銀二礦民多競趨恐其先金銀而後銅鉛轉於鼓鑄有礙應請停
 止照舊封閉其餘各項事宜悉照戶部議定章程辦理毋庸更改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得旨大學士會同該部議奏
 十一月乙亥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署湖廣總督鄂彌達奏遵旨
 交議御史張漢條陳湖廣水利一摺楚水大者曰江曰漢張漢請
 疏江之水曰調弦口宋穴楊林市虎渡口采穴龐公渡等處導江
 水入洞庭分於支河而殺江之流疏漢之水曰白口操家口泗港
 等處導漢水繞三台湖出五通口而殺漢之流查調弦口虎渡口
 皆入洞庭之道河路寬深足資宣洩兩岸隄塍屹立無庸置議至
 宋穴采穴楊林市等處自宋元來久湮其間隄岸綿互若掘地成
 河勢必廢已築之舊隄田地為墟人民失望豈容輕議又龐公渡
 一處明天啓年間曾經開通後因泛溢國朝順治七年堵塞始安
 此江水之不能疏也白口操家口距五通口八九百里中間煙火
 萬家田疇彌望今若漫議開洩勢將千萬頃之良田胥為河流經

行之道兩岸隄防之費不可以百萬計况明神宗年間操家口決官民畢力堵禦崇禎九年又決不能堵禦至國朝順治七年開用各縣民夫合築經數十餘年之久始成樂土並非年久淤塞見在沙洋一隄經前督臣阿爾賽題請動帑興修墾之方懼為患曷敢言洩至泗港居天門上流泗港一疏天門殆將為壑他若通順等河不通小港水大無能宣洩水小遂成涸澤此漢之不能疏也又張漢請疏便河郝穴使江水從了角廟東注則江必入漢今方欲疏漢以殺其勢而又引江以灌之未便置議張漢又云操家口達五通口為漢水故道查禹貢載漢水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大別至五通三十餘里非故道也臣思三楚之水百派千條其江邊湖岸未開之隙地宜嚴禁私築小垵已開之肥壤須加謹防護隄其各屬迎溜頂衝險難之處長隄聯接每歲責令分管水利各員逐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一查勘督率居民增高培厚寓疏濬於壅築之中此全楚興水利除水害之大槩張漢所請疏洩之處似無庸議等語查興修水利全在便民該署督閱勘江漢二水皆不可疏該御史所奏應無庸議從之○庚辰以朱定元為內閣學士由光祿寺卿遷○甲申召喬學尹來京以圖爾炳阿為山東布政使王芥園署山東按察使由直隸道署○癸巳準噶爾部人察罕庫克新率屬內附授為七品官恩賞段布○壬寅諭每月吏部補選各官考試律文已行之年餘率多敷衍湊泊而律文浩博律意精微究竟何能明曉不過虛文塞責於吏治無所裨益即使各員能悉實力體究於此而長民之意初別有在反如東坡所謂耳嗣後著停止至於九卿驗看之事行之已久仍照見行例辦理○調兆惠為刑部侍郎托時為盛京刑部侍郎

十二月甲辰朔命各省錢穀刑名年終彙冊報部○乙巳撥湖北米十萬石於浙江備賑○丙午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協辦大學士劉於義等奏查辦直隸水利事宜一宛平良鄉涿州各河溝諸水俱會入牝牛歸於拒馬為受水之地但河身淺狹淤阻往往瀝水不能導送以致漫溢應將良鄉上游宛平房山境內各河溝照舊例用民力疏通歸入廣陽茨尾二河其宛平之北崗窪趙新店及房良二邑之順水河溝雅河良邑之黃屯河廣陽茨尾二河並良涿之牝牛正支河均應挑濬又通濟橋橋孔低矮有礙水道應將舊橋拆造起高趙新店之南地勢窪下應建橋壘道以通往來一新城雄縣境內白溝河為拒馬下流眾水歸宿雄縣新城地勢窪下夏秋水漲不能分減應將十里鋪支河一道又三十里支河一道開寬深舊有之盧僧河一併開通分減白溝漲汛十九堡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支河五里之下馮家營起直南開河一道接入盧僧河並以挑河之土兩岸堅築子埝自十里鋪起至新橋壘亦築子埝一道又新城南關等處應疊道建橋雄縣王克橋西槐二支河應開寬深一趙北口淀為西南諸水匯歸之地內有支河以為疏消水道由直沽入海其塌河為瀦蓄北運河洩水之要區由陳家口賈家沽入海應於張青口北另開支河一道分洩又玉帶河之支流為中亭河張家背河應開展西河之六郎隄應幫築高厚臺山河趙房河之木橋應改建活板通舟一東淀河道為 陵精漕艘往來經由河身迂曲易於淤狹查有勝芳舊河一道東北直注形勢徑捷土人名為照直河應開通再楊家河自莊西至下河頭應展寬挑深莊東北至中河頭應裁灣取直一子牙河上游為滹沱河發源山西之秦戲山經直隸衡水縣會滄陽河北注大城縣王家口每

年清渾並漲池南數十百村莊悉遭淹浸及汛退泥停散漫淤墊
應於王家口北莊兒頭起堵截子牙河下流另於陳家泊展開河
身一道改溜東行使清渾永不相滙一正定府屬之井陘平山二
縣民人於各村莊河灘營治稻田均應修理請借給井陘縣民人
工本銀三千七百七十二兩零平山縣民人工本銀五千五十九
兩零按照十年完繳收成後照例升科又正定府屬並定州八州
縣通計營成稻田共六百六十餘頃接連地面尚可開拓應將已
經營成之田查丈清楚造報戶部請撥銀五十萬兩春融次第興
工應如所請得旨依議速行○庚申雲南總督張允隨奏大關境
內鹽井渡通川河道與金沙江相為表裏奏請開修凡閱三載工
程完竣銅運坦行商貨駢集克收成效得旨嘉獎○戊辰張照丁
憂調汪由敦為刑部尚書以趙宏恩為工部尚書由工部右侍郎遷○蘇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昌丁憂以都隆額著安徽按察使由給事中著○辛未以勵宗萬為刑
部侍郎何國宗為左副都御史由三品頂帶○是歲朝鮮琉球來
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六千六百八十
萬八千六百四十四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二百八萬八千九
百三十七石九斗九升零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乾隆十年乙丑春正月丙子諭三載賓興國家興賢右文之大典
必諸弊悉去然後可以拔取真才所謂根莠不肅則嘉禾不生其
理顯然歷來查弊之法不可不嚴者此慎重科名厚待良士之道
昨歲朕親臨貢院徧觀堂所周覽號舍矮屋風簷備極辛苦深可
軫念比賦四詩令刊堂壁可以知朕心矣今歲會試已展期三月
以待春溫嗣後即以爲例茲特豫降旨命禮部侍郎楊錫紱知貢
舉俾伊得先期計議從容料理楊錫紱可仰體朕心當嚴則嚴當
寬則寬於釐剔弊端之中寓優恤士子之意二者相成不相悖也
卽如蠟燭一事因有燭中夾帶之弊是以改爲官給若向士子多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索價值則不可或蠟少而燭質不堅則更不可朕姑舉一節以類
其餘知貢舉者其善爲之○甲申封哈密公玉素布爲貝子○戊
子諭江南地居腹內無深山窮谷藏聚奸匪之藪所最宜加意者
莫如海防我國家承平日久海疆甯謐中外習爲固然然國家防
患在於未形未雨綢繆古人所云今江省之上海崇明劉河福山
狼山各緊要海口營汛非不周羅斥堠非不嚴密戰船非不連檣
接燬然俱付之三五偏裨督率兵卒往來戍守而已凡形勢之扼
塞防守之機宜口岸之平險何處爲瞭望之所何處爲守禦之區
向來督撫俱未親至其地考訂而講求焉夫按圖聚米終不如目
擊身親况士卒何知大槩惡勞好逸若督撫時一經臨自必震動
恪恭不致廢弛怠惰且江南海口數處毗連附近巡行往返不過
而月亦不致勞人廢事該督撫等應做別省總督巡邊之例於海

口緊要之處遞年輪流巡視一次固不必有所紛更以為建白亦不可草率一過視同具文防範之事宜既得深討於平日備禦之營制亦得講究其萬全更可不時簡閱操演以整飭戎行似屬有益著該督撫等妥商定議具奏尋議奏海防緊要分應輪流巡視擬於本年督臣先往次年則及撫臣周而復始著為令往巡之時務將形勢之扼塞防守之機宜口岸之平險及何處為瞭望之所何處為守禦之區逐一察看詳細探討並順路簡閱沿海營伍事竣具摺奏聞得旨須妥協據實辦理不可虛應故事也○壬辰諭科場首嚴懷挾而不肖喪廉者流竟有衣裳中藏匿文字者是以有皮衣去面覆衣去裏之例朕思春月會試風簷之下非衣裘不足以禦寒若將製就皮衣悉令去其裊襲應試多人既不免改造之費亦非所以飾觀瞻也著將皮衣去面之例停止但於入場之時悉心察視投檢以防弊竇為士子者更當感朕體恤從寬之意人人自愛以從前惡習為深戒况既登賢書又非生監可比豈可為此穿窬之事喪其已成之功名既負朕恩又罹國法諒不若是之愚也知貢舉者可即通行曉諭之○降嚴瑞龍為直隸按察使以陶正中為山西布政使直隸按察使○乙未諭為政務在得人牧民先於擇吏古者任官必加辨論所以慎其選也國家撫育黎元簡用親民之吏期於循良報最教養兼資銓用多在科目而需次年久每致衰老昏庸不能勝百里之任其日漸廢弛貽誤地方皆人所共知共見者是以上年朕命大學士九卿等定議於每科會試發榜之後揀選年力強健質地明白者列為一等以縣令用若年力精神堪司教職者列為二等以正諭銓選其應用訓導者與歲貢分缺選補至年力衰邁不堪復就訓導者以應得之銜休致

東華續錄 乾隆二二

如此分別庶幾人稱其職於吏治自有裨益但朕復再三籌度揀選之法自不可易然人材難以豫料若一經驗看即為定衡則入選者焉保其必稱循良更恐逾時或又不堪任用况才具尚不能一望而知而心術又豈能外觀即定所可知者不過年歲狀貌耳與其定於數年之前不若審於選官之日也今當會試之年士子雲集京師初次揀選人數必多恐汰除者眾此等舉子未免絕其上進之望志氣繁頹更非鼓舞人材之意向來月選之後原有九卿驗看之例引見之時朕又量材改調或補教職或令休致臨時自可區別毋庸豫為揀擇著將新定會試榜後揀選之例停止嗣後惟令九卿秉公驗看詳慎去取勿徇情面勿事姑容候朕於引見時再加酌定自不使庸材濫司民社而吏治亦可收得人之效矣該部即通行曉諭知之○飭各督撫提鎮親驗馬步兵丁充補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命安甯回江蘇布政使任愛必達回吏部郎中任○丙申諭大阿哥生母哲妃著追封皇貴妃○戊戌諭皇貴妃富察氏著追封哲嫺皇貴妃○皇貴妃高佳氏薨加封 慧賢皇貴妃○己亥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遣使臣哈柳奉表至京表曰前奉諭旨接濟我等前往西藏之人牲畜路費念經之時又俯准所請辦理不勝欣喜感激但準噶爾見在新立法性教所有西藏請來好喇嘛大半亡故存者年皆衰邁若由土伯特地方揀選通於經呪之人賞發前來立法可期永久為此奏請餘言令使臣口奏附進玉盃木盃各一件貂皮三十張犬馬各二奏入 上命尚書海望傳詢哈柳曰表內令來使臣口奏何語哈柳奏稱噶爾丹策零令將請發喇嘛事口奏又我等熬茶之人由藏回來頗羅辦給牲畜路費不甚妥協頗羅原係拉藏汗屬下書寫之人大抵仍念

舊儀所以如此乞諭羅爾照前例辦理報聞○壬寅諭據漕運總督顧琮奏稱刑部尚書張照丁憂回籍於正月十九日行至江南徐州地方病故已差員料理送回原籍等語張照才品優長兼諳法律且學問充裕詞藻清新二十年來侍直內廷勤慎素著前聞伊父訃音抱病星馳朕切諭其以禮節哀勿致毀瘠今聞在途溘逝朕心深為憫悼著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敏

二月乙巳添設廣東駐防水師營○庚戌定八旗滿洲蒙古繙譯會試合文會試為一場○辛亥 上幸內右門直廬視大學士鄂爾泰疾○癸丑以敷文為盛京兵部侍郎由通政使遷○甲寅諭嗣後

皇貴妃貴妃儀仗內紅段曲柄繖著改用金黃色妃嬪儀仗內著添用紅段曲柄繖一柄○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敕書曰爾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年 四
奏稱前往西藏誦經人等蒙恩賞給牲畜口糧成全誦經之事不勝歡欣並請於土伯特賞給善經呪喇嘛數人令經呪之教可垂

久遠推廣不絕等語爾尊崇佛道因立法性教欲請西藏喇嘛實一善事朕觀奏內辭意敬順懇切甚屬可嘉但去年爾使臣進藏熬茶已向郡王頗羅鼐求請喇嘛彼地喇嘛因念爾等曾在藏內騷擾不願前往故頗羅鼐託言無大皇帝旨意並未發往亦曾經頗羅鼐具奏今爾使臣哈柳口奏頗羅鼐仍念拉藏汗之讎於爾等進藏熬茶人性畜路費並未支給妥協由此觀之爾等兩地相疑未忘舊事朕為大君不分內外視羣生如一體撫恤仁愛即佛道亦以安撫眾生為要眾喇嘛皆係佛門子弟伊等既不情願朕勒令前往可乎即使降旨令發給爾等喇嘛伊等亦未必肯發給賢能者此後爾等又不免藉為口實反生怨望頗羅鼐係僻處遠

地之人準噶爾亦係僻處遠地之人爾等彼此互有違言朕豈可偏聽遽罪頗羅鼐乎爾等地方亦有喇嘛豈無一善於經呪者且敬佛廣教止在於心亦不必專憑經呪何必求諸他人此事朕不必降旨今特敕付使臣哈柳齋爾其善體朕意隨敕賜各色段十端蟒段綉段各八端琉璃器各八事○乙卯 上啓鑾謁

東陵幸盤山○己未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詣 壽祺皇貴太妃園寢奠酒回鑾○辛酉 上幸盤山○壬戌

諭教職為司鐸之官訓課士子長養人材是其專職乃向來循例銓授未加別擇以致衰老龍鍾庸劣荒疏之人濫居師儒之席者

不可勝數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是以去年朕命廷議古人原有七十致仕之義見任教職年至七十以上者令其休致之處曾經

通行上年湖北巡撫晏斯盛以歲貢年已七十應否扣選一事摺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年 五
奏請旨時朕復思古來申公伏生老而傳經人之可用與否未可

專以年齒論譬如年逾七十而強健者亦不可銓選乎未至七十

而病憊龍鍾者亦可姑容乎惟當看其人之可用與否為去取不

當以七十為限總在督撫學政秉公實心辦理庶有裨益已將此

意明白批諭今伊又復具奏內稱每科鄉試後既行淘汰至奉文

截取之時是否再加考驗又稱拔貢副榜似應一體考驗等語是

晏斯盛尚未領會朕務在得人之意但於細微之處沾沾奏請且

此旨未曾頒布各省恐不知者尚多今應通行宣諭一體遵奉查

上年有每科鄉試後令該督撫學政驗看大加淘汰一條昨甲子

鄉試後已舉行一次其實在衰老龍鍾者業已去其大半嗣後此

例不必每年舉行候朕因時制宜酌量降旨其恩拔歲副及揆貢

應用教職者驗看之處仍照舊例行至該員臨選時給發文憑到

日仍加考驗必精力文藝足勝司教之職方准領憑赴任庶幾庸者不得濫膺而學校或可受得人之效○增貴州捧鮓等關隘兵弁○丁卯 上還京師○諭本年會試照雍正八年例添賞供給○是月川陝總督公慶復奏上下瞻對番民慣為夾壩勒獻賊賊抗拒不遵宜加懲創上下瞻對在鴉籠江東西夾江而居各二十餘寨東有大路二條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條俱屬要隘界連四五述等土司凡瞻對之出入內地者俱由四五述地界經過從前曾以萬餘兵攻彼猶難一時懾服若兵力稍弱不足示威應選委鎮將各一員為正副總統調漢兵四千名土兵四千名向該土酋等近巢駐紮並派撥明正土司裏塘土司等於各隘口堵禦四五述土司向懼瞻對侵犯暗相結納實非出於本心應開導使弗黨惡則瞻對勢孤然後指定各夾壩姓名寨分令該土酋等擒獻如上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六

瞻對悔悟即獎令併攻下瞻對並令雜谷瓦寺等土司奮力前驅大軍隨後進剿從之○四川布政使李如蘭奏首領佐雜人員請與知縣教官一體甄別得旨君子不為己甚者且州縣尚不能收得人之效而况佐貳乎

三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乙亥諭向來會試之期在二月則三月發榜四月初開殿試雍正五年乾隆二年會試改期三月則四月發榜五月初開殿試朕思五月天氣漸熱向來改殿試之期者因三月會試係偶一舉行之事今三月會試已著為定例則殿試之期自應酌量變通著自今科為始於四月二十六日殿試五月初一日傳臚著該部即通行曉諭知之○己卯工部議覆川陝總督公慶復等奏陝省估修各屬城垣在一千兩以內之華陰等十處工程州縣合力捐修督撫司道共勸其事應如所請辦理至稱成

陽等二十四州縣俱工在一千兩以上請將每年存剩公用銀兩儘修外動用商雜稅銀得旨此議覆內慶復等奏稱一千兩以內之工程令州縣合力捐修督撫司道等共勸其事等語部議准行朕思大小各官所領養廉原以資其用度未必有餘可以幫修工作儻名為幫助而實派之百姓其弊更大轉不若名正言順以民力襄事之為公也此議不准行自古有力役之征庶人有赴功之義况城垣為地方保障正所以衛民而使之安堵即如人所居者廬舍耳而必環以牆垣為藩籬之計其事甚明其理易曉且官民原為一體上下所以相維今則漫無聯屬恐日久相忘猝有用民之事必且呼應不靈臣工為此奏者頗多亦不無所見朕再四思維凡有修建重大工程小民力不能辦者國家自不惜帑金為之經理至於些小城工補葺培護使之不至殘缺傾圮則小民農隙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七

之所能為而有司之所當善為董率者也餘依議○庚辰 上幸大學士鄂爾泰第視疾○辛巳加鄂爾泰太傅○召徐杞來京以阿思哈為甘肅布政使由吏部○皇后行躬桑禮○甲申 上御文華殿補行仲春經筵○兵部侍郎步軍統領舒赫德順天府府尹蔣炳奏京師錢文自各門嚴查後價值漸平而近京州縣錢價頓長總因各省糧艘將次抵通閩廣洋船將次抵津及一切停泊船隻乘時南下奸民囤積販賣之所致請特降諭旨令倉場侍郎嚴飭坐糧廳將回空糧船實力稽查直隸總督嚴飭沿河文武官員將官民船隻悉心查察天津關監督將過關船內嚴搜清運總督於直隸山東交界之菜園地方嚴飭遊擊與私鹽一體嚴查天津道府將洋船賣貨得錢壓載回空之例停止令其用銀交易並飭沿河地方官申諭各鋪戶毋得將大宗錢文售給船戶得旨

著照所請行錢文一事有稱廣為開採者有稱嚴禁盜銷者有稱
禁用銅器者有稱多則用銀少則用錢者其論不一即如京師見
在議定章程稽查辦理亦不過補偏救弊之一端終非正本清源
之至計朕思五金皆以利民鼓鑄錢文原以代白金而廣運用即
如購買什物器用其價值之多寡原以銀為定準初不在錢價之
低昂今不探其本惟以錢為適用其應用者皆以錢代而趨利之
徒又復巧詐百出使錢價高昂以為得計是輕重倒置不揣其本
而惟末是務也不但商民情形如此即官員辦公亦有沿習時弊
者如直隸興修水利城工坐糧廳赴東採買布疋所領帑金數萬
皆欲易錢運往其他官項大率如此夫所領帑金原係銀兩即報
銷亦以銀數覈算自應以銀給發何必兌換錢文應用若以領銀
之人得受錢文為便不知所發帑銀即少至分釐亦可按數給予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八

與行使錢文何異况未必至分釐乎向來江浙地方有分釐皆用
銀者何嘗見其不便嗣後官發銀兩之處除工部應發錢文者仍
用錢文外其他支領銀兩俱即以銀給發不得復易錢文至民間
日用亦當以銀為重其如何酌定條款剴切曉諭使商民共知之
處著原議之大臣及見任辦理錢法之大臣詳議具奏○丁亥
上親耕藉田○己丑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三泰乞休允之加太
子太保○庚寅命吏部尚書公訥親協辦大學士調來保為禮部
尚書以盛安為刑部尚書雅爾圖為刑部左侍郎由副都統遷○癸巳
增廣西同知通判及州縣各官養廉○乙未諭大學士史貽直陳
世倌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於義禮部尚書來保直隸總督高
斌雲南總督張允隨貴州總督張廣泗皆才品優長分猷中外謹
慎素著宣力多年史貽直陳世倌來保高斌俱著加太子太保劉

於義張廣泗張允隨俱著加太子少保以昭恩眷○己亥御史李
慎修奏北方民俗便於用錢見在廷臣議定條款不免苛急煩碎
請悉與蠲除聽民自便得旨李慎修此奏不無所見著大學士九
卿議奏但指中所云諸大臣所議苛急煩碎等語甚非立言之體
諸大臣辦理錢法一事李慎修容或不知朕則無不知且在朝之
大臣與百執事宜亦無不知者亦可謂竭智盡慮於其間若各部
大臣皆似此任事急公乃朕所喜悅求之而弗可得者也第大臣
所用不過司員此中賢否不一加以市井近利之徒巧詐百出以
數人之智力敵千萬人之智力是以有所不能而交易之事原應
聽民之便非可以法禁絕之者此朕平心靜氣之論即今如此辦
理亦朕之失於斟酌而已謂諸大臣奉行不善朕亦不能為之諱
而李慎修草野新進直謂之日苛急煩碎試問此數人所辦理有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九

所入己乎有為國家錢糧起見之意乎以此詆毀大臣甚非靖共
爾位之義李慎修著嚴飭行○庚子諭雍正五年會試榜發後下
第舉人會蒙 皇考恩旨派出大臣檢閱落卷將其中文理明通
者各省取數十人再驗看人材年齒發往以教職補用朕即位以
來亦曾舉行今科來京會試舉人較多於往歲而且積習一除士
風丕振似應加恩以示鼓勵著於出榜後將落卷封貯該部請旨
派出大臣秉公閱看選取發往各省畀以司鐸之任俾伊等早膺
官職及時效力以圖上進於課士或有裨補其如何分別選用之
處著交與吏部查辦至人員多寡之數亦交與吏部將從前所發
各員某省已選若干未選若干此次應選若干一併酌議具奏請
旨其有年至八十以上者該部帶領引見朕將優惠焉
夏四月癸卯朔命江南發帑銀五十六萬兩挑濬河道○甲辰御

史張孝堉奏士子出場多將文字謄送先達評閱見奉特旨俟出榜後派大臣另挑落卷畀以司鐸將來所派大臣未必非即從前送閱之人嫌疑不免請令吏部議定各省應取明通數目咨禮部行知內簾考官於正榜外再取明通為一榜得旨著照所請速行○丙午申諭各省學臣釐正文體○戊申兵部侍郎王承堯以病乞休允之○己酉實授宋厚貴州按察使○辛亥命修新開苗疆古州等處城垣○乙卯諭大學士鄂爾泰公忠體國直諒持躬久任邊疆懋著惠績簡與機務思日贊襄才裕經綸學有根柢不愧國家之柱石允為文武之儀型嚮用方殷倚毗正切去冬忽嬰疾疾朕心廑念選醫調治存問日頒今春病勢有加朕親往視加銜太傅冀其漸次獲痊不意竟致不起朕心深為震悼特旨輟朝二日披覽遺疏具見忠君愛國之惻忱尤為眷念不置昔我 皇考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年 十

有配享 太廟之遺詔著該部遵奉舉行並入祀賢良祠加祭二次其他應得卹典一併察例具奏又諭大學士鄂爾泰著賞銀五千兩辦理喪事本日著果親王大阿哥三阿哥前往奠祭各部院大臣八旗都統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三旗頭等侍衛以上侍衛班長正黃旗侍衛等除值班外俱著往弔發引日往送尋予祭葬諡文端○召那蘇圖來京以策楞為兩廣總督調進奏為廣東巡撫以魏定國為安徽巡撫由布政使遷○丁巳命修四川沿邊各州縣城垣○已未免甘肅平羅縣乾隆五年民欠○工部議准貴州總督張廣泗奏黔省威甯大定等府州縣不通舟楫所產銅鉛陸運維艱合之滇省運京銅每年千餘萬斤皆取道威甯畢節驛馬短少趨運不前查大定府畢節縣屬赤水河下接遵義府仁懷縣屬猿猴地方若開鑿通舟順流直達四川重慶水次水程五百餘里

計應開修大小六十八灘需銀四萬七千餘兩此河開通每年可省腳價銀一萬三四千兩以三年之節省即可抵補開河工費再黔省食鹽例銷川引若開修赤水河鹽船亦可通行鹽價立見平減大定威甯等處即偶遇豐歉不齊川米可以運濟實為黔省無窮之利應如所請從之○庚申調歸宣光為兵部侍郎以蔣溥為吏部右侍郎楊錫紱為湖南巡撫由禮部右侍郎遷○壬戌飭沿海省分訓練水師○癸亥以早命刑部清理庶獄○禁地方官徵糧積弊○王廷誨因事解任以雅爾哈善為福建按察使由汀漳道遷○以李學裕為安徽布政使張師載為江蘇按察使由江甯道遷○戊辰策試天下貢士詔能深悉時政直言極諫者聽○己巳川陝總督公慶復等奏瞻對賊番屢肆搶劫必增益官兵以懾其心膽方可一勞永逸得旨議政王大臣議奏尋議如所請以建昌鎮總兵袁士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年 十一

彌為總統於川省提標各營雜谷五寺各土司內派出漢土官兵一萬二千名帶領進勒並撥附近瞻對之西甯鎮漢土官兵一千西藏郡王頗羅鼐所屬江卡番兵德爾格土兵各一千聯絡聲援巡邏偵探從之五月壬申朔賜錢維城等三百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申以秦蕙田為禮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丁亥頒 御製太學訓飭士子文於天下學宮同 世祖章皇帝卧碑文 聖祖仁皇帝聖諭廣訓 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朔望宣講○戊子命訥親為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辛卯諭高斌著補授吏部尚書那蘇圖著補授直隸總督高斌俟那蘇圖到任後來京辦事直隸水利河道工程原係高斌劉於義經手著仍舊辦理如有查勘相度之處即從京師前往○停江南河工捐例○阿爾賽卒以梁詩正

為戶部尚書由戶部左○丙申以涂運震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
 選○已亥調呂熾為戶部侍郎以范璨為工部侍郎由左副都
 六月癸卯命撥黑龍江等處閒丁移屯佛忒喜蘇蘇壑地○甲辰
 諭親民之官審理詞訟秉公剖決乃職分所當然在官無可居之
 功在民亦不必言感朕聞外省陋習有於詞訟審結之後勝者自
 以為得計糾集親友鄰里製斗造扇懸掛公堂以為媚悅無識有
 司亦恬然受之不以為怪此等阿諛獻媚之習適以啓奸訟生事
 之端且流為粉飾沽名之弊澆風斷不可長嗣後著嚴行禁止其
 有仍前掛斗送扇者各該督撫將縱容徇隱之有司即行參處並
 將本人一併治罪該部即遵諭行○丁未諭我朝 列聖相承深
 仁厚澤無時不加意培養元元以期家給人足百年以來薄海內
 外物阜民康共享昇平之福朕臨御以來十年於茲撫育蒸黎民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依念切躬行儉約薄賦輕徭孜孜於保治之謨不敢稍有暇逸常
 守節用愛人之訓凡以為民也今寰宇敕甯既鮮糜費之端亦無
 兵役之耗所有解部錢糧原為八旗官兵及京員俸餉之所需計
 其所給較之宋時養兵之費猶不及十之一二至於各處工程為
 利民之舉者亦止取給於存公銀兩即朕偶有巡幸賞賚所頒亦
 屬無幾是以左藏尚有餘積數年以來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賑
 濟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撫綏安插計費帑金千餘萬
 兩凡此皆因災傷補救而沛恩澤者朕思海宇又安民氣和樂持
 盈保泰莫先於足民况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聚於上即散於下
 仰惟我 皇祖在位六十一年蠲租賜復之詔史不絕書又曾特
 頒 恩旨將天下錢糧普免一次我 皇考旰食宵衣勤求民瘼
 無日不下減賦寬徵之令如甘肅一省正賦全行豁免者十有餘

年此中外所共知者朕以繼志述事之心際重熙累洽之候欲使
 海澨山陬一民一物無不均沾大澤為是特頒諭旨將丙寅年直
 省應徵錢糧通行蠲免其如何辦理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即
 行定議具奏○命江南釐剔收清積弊○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朕
 前降旨二氏之教由來已久原難盡行沙汰但遊手之徒借名出
 家耗民財而妨民俗自不可聽其任意去來不為清釐是以諭令
 該部頒發度牒以憑查覈乃數年以來各省所報冊籍多真不同
 自因本地僧道多寡不同之故但止有沙汰之數而未有續收之
 數是有裁而無收也亦非朕當日辦理此事之意古聖人之嚴闢
 異端者因其有害於政教今之僧道不過鄉里無依之貧民竄入
 空門以為餬口計豈古昔異端之可比而能為政教之害耶若果
 去一僧道即多一力田之農民則善政也但朕復思之彼游手坐
 食之人既為僧道習於安閒若迫令改業受手胼足胝之勞苦其
 勢有所不能不過市井中添無數游惰生事之輩耳轉不若收之
 寺觀中尚有羈縻也是以朕前原有漸次裁減之旨不可聽其引
 而日盛若緇黃之屬必應盡汰無遺則朕從前又何難降旨全行
 禁革不事姑容乎爾等可將朕意寄信與督撫令其善為體會轉
 飭所屬從寬辦理若伊等錯會朕意以為崇高佛老則又非矣○
 庚戌免安徽鳳陽等府州連年被災地方耗羨○命戶部侍郎傅
 恆軍機處行走○丁巳命直隸截留漕糧三十萬石於天津備用
 ○命新設安西衛建 文廟○以孫嘉淦為左副都御史由宗人
 選○調張師載為江西按察使翁藻為江蘇按察使○戊午赫慶
 因病解任以馬金門為陝西按察使由湖南辰○辛酉漕運總督
 顧琮奏直隸雨水稀少上廩 宸懷減膳竭誠 聖顏清減請稍

釋以寬 太后之心得旨願琮此奏朕覽之實深慚愧水旱之災上天之示儆不可諉氣數之適然但一切補救綢繆不可不盡人事以救流離而贖愆過違計及帑餉之費乎朕以德涼不能感召天和十年九變旱去歲 聖母步禱朕悚仄靡甯即今三庚已屆盈尺未霑憂出於不知食忘於已舉將使朕寬懷以慰 聖母聖母之心即朕之心也其何以稍慰耶至云救下臣工體察政務朕從來不以災傷之事委諸臣下讀史至因災詔免三公未嘗不鄙之昨截漕糶米以次舉行見今米價如常即使四府成災賑恤之事亦所易辦寬刑赦罪適滋莠民玩法之風不可履行故因願琮之奏宣示朕意或此旨內事體有所未賅許各陳奏○癸亥上詣 黑龍潭祈雨○乙丑諭御史楊朝鼎前奏豫省失盜一事朕已救交廷議今御史范廷楷痛斥楊朝鼎陳奏之非云豫省失盜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十四

范廷楷獨不知之乎至於請朕撤回原招無庸交議竟以國家政務弗資六卿皆伊等御史可以操其行止者甚屬妄誕著嚴飭行原摺併發○大學士戶部議奏普免天下錢糧請照康熙五十一年例各省分三年輪免 上允其請仍諭應免之年或遇水旱將特旨應免之數登記於次年開徵時豁除○是月兩廣總督策楞奏承審廣東布政使唐綬祖一案原參各款係那用公項及收受屬員餽送等情但唐綬祖因公那用公項雖係詳明辦理究未報部固有應得之罪而撫臣託庸之原參立意措詞未免涉於刻覈至續參賊款屬員首稟者居多而原首之梧州府戴璧名所供亦與原首不盡相符俟提齊人證訊取確供後再行具題得旨是朕早即疑唐綬祖未必至此蓋彼乃一伶俐人豈有不知利害者但託庸向日與彼並無交涉何至有過於苛求之事此又朕所不解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十五

其說或並無其事而實出挾嫌俟覈實各供時將所首與所供不符之員另疏題參併案嚴審庶幾祖果有應得之罪必不敢絲毫徇隱而挾嫌誣揭之賊私亦不敢為之附會惟有祇遵前諭秉公辦理得旨皆公論知道了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十六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臣王先謙

臣周澐

秋七月辛未朔免甘肅甯夏等三縣逋賦○壬申以周人驥為湖南按察使由廣西右江道遷○乙亥太僕寺卿喬學尹以老病乞休得旨

喬學尹年齒雖老尙可勝京員之任今以衰病具摺求退何不奏請於藩司任內而陳乞於補授京職之時殊屬不合不准辭著飭

行○丁丑諭會典開載康熙年間選拔庶常後有選派講讀修撰編檢數員為小教習之例教習漢庶吉士詩文四六今科庶吉士

著掌院張廷玉阿克敦教習庶吉士之大臣德沛汪由敦於見任講讀修撰編檢內選派數員為小教習○乙酉命吏部尙書高斌

仍兼管直隸河道總督事○庚寅禮部議准福建巡撫周學健奏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閩省正音書院原為教習閩人通曉官音而設但閩省士民甚多

一館之內止容十餘人正音固難徧及况教習多年鄉音仍舊虛糜帑項請裁四門正音書院令州縣教職實力勸導從之○以黃

岳牧為貴州按察使由廣東高廉道遷○壬辰 上奉 皇太后巡幸多

倫諾爾啓鑾○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四○乙未以直隸慶雲

等處歉收再弛奉天海禁一年○命撥口外八溝米石於熱河備

糴○丙申雨○撥宣化府屬屯豆十二萬石於京師備糴○飭有

司月給孝子節婦口糧○戊戌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

○江南阜甯縣陳家浦河溢

八月庚子朔增奉天義州倉廩○癸卯 上自避暑山莊奉 皇

太后啓鑾○丁未建貴州古州等營塘汛○丙寅 上奉 皇太

后駐蹕多倫諾爾○丁卯免甘肅臨邊各屬明年應徵番糧草束

河東西額徵屯糧草束蠲免三分之一○己巳 上自多倫諾爾奉 皇太后回鑾○是月川陝總督公慶復奏上瞻對應襲肯朱年未及歲聞大兵進勦繳印投誠並泣訴伊叔四朗謀奪土職願為官兵引路進攻應止誅其屬下頑梗者肯朱可從寬宥至下瞻對班滾與四朗句通交結不獻賊情罪較重儻敢抗違盡行勦滅署四川提督李質粹奏七月進勦瞻對官兵分三路前進南路由裏塘抵邊多等處係夔州協副將馬良柱統領北路由甘孜抵阿斯等處係松潘鎮總兵宋宗璋統領中路由沙普隆抵日裏等處係總統建昌鎮總兵袁士弼統領臣駐紮東俄洛在裏塘沙普隆兩路適中之地離甘孜亦不遠均可調度策應報聞

九月壬申諭從前 聖祖巡幸路經昌平會遣官致祭明陵此次進口經過昌平應如何遣官致祭之處著該部查例具奏尋議遣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大臣各一人前往明代十二陵致祭從之○戊寅禁用非法刑具○癸未 上駐蹕宣化府○甲申閱兵○乙酉命山西丁銀攤入地糧○丙戌諭軍機大臣等上江之鳳潁泗等屬下江之淮揚徐海等屬數年以來屢被水患乾隆七年古溝石林決口會命高斌前往查勘辦理上年命大學士訥親前往查勘營伍亦經順便查勘河道俱會同尹繼善白鍾山等將應行修濬各工程詳酌辦理不知今年被水之處即伊等會查勘之處乎或雖經查勘尚未修理工段者乎抑或雖經修理仍復受患未收實效乎抑或從前查勘各工程與見今衝決漫溢之處其地不同其水亦支分派別乎其見在與舉各工將來果否有益抑仍不免將來之衝溢乎可寄信詢問並將今秋尹繼善白鍾山顧琮等奏報淮揚被水及陳家浦決口各摺令二人詳閱酌議與準泰條陳之摺一併議奏尋

奏尹繼善等奏稱阜甯縣陳家浦隄工七月間黃河驟漲隄身坐墊查該處地近海濱隄外半屬葦蕩荒地近因河流刷去外灘直偏隄根致被衝陷前據河臣奏口門見已掛淤俟水落後即相機圍隄以束水勢第陳家浦乃數百年黃淮入海之路今雖衝決自應仍照舊口堵築合龍不失老隄故迹方為鞏固應令河臣等加謹辦理至徐州之黃河以上南北兩岸蘇家山一帶向無隄工遇盛漲聽其漫灘宣洩本年水勢過大是以多被淹浸其南岸毛城鋪一帶據稱洪溝民堰坍塌以致沿河被淹查洪溝河上承毛城鋪減下之水下達灘河入洪澤從前議築議疏俱以下游規制未定未經辦理見在臣等議覆準奏請開灘河一摺交督河二臣妥辦將來下游疏暢洪溝等處隄堰亦可補築其餘淮徐海各屬地方偏近湖河隄堰林立一有宣洩易受水患乾隆八年臣高

斌於善後案內議將各屬河溝修濬原以疏通積潦今因東省蒙沂諸山連次發水猝被衝淹仍宣洩不及所致應令河臣等將舊有河溝再行挑濬其上江之鳳潁泗諸屬據奏因七月內淮河泛漲豫省之水建瓴而下秋禾被淹查該處淮滄交流專藉洪澤湖為尾閘乾隆九年臣訥親議將天然壩及南關車遷等壩酌量減放並將高郵之官河通泰之鹽河與鹽之串場等河廣為挑挖務使洪湖減下之水不致阻隔亦為上游諸州縣頻年積潦之故見今工程尚未全舉應令河臣等依照題定工段作速趕辦以上各府州縣被水地方有臣等曾經查勘者亦有未及徧閱者至一切工程有彼時相度毋庸議建者亦有曾經議建尚未興工者並有業已修建仍復受患與受患而非修建之地者總之河湖交會之區流猛汎急即有工程亦難使一勞永逸全不受患惟在司河者

度其被患之由豫籌弭患之策遇有險要臨時再行相機補救應將臣等酌議修築各事宜交尹繼善白鍾山酌量情形辦理得旨依議速行又奏廣東巡撫準泰請開濰河一摺查濰河二股俱發源於河南一自永城一自夏邑至濰溪口會毛城鋪減下之水由符離集灰谷堆入五湖再由小河口下達安河匯歸洪澤湖紆回數百餘里經江南蕭宿靈虹等州縣即古所謂浪蕩渠也濰溪口以上本係清流自會毛城鋪蔣溝等河減下之黃水濁沙停蓄每易淤墊臣高斌會於總河任內將五湖上下之燕子口謝家溝等處俱行挑濬乾隆七年又經大學士陳世倌等奏將宿靈虹等處通濰溝渠疏濬以消積潦九年臣訥親至毛城鋪勘視洪溝蔣溝等河與督河二臣商及迤下一帶河道原議俟洪湖下游規制一定次第挑濬並議於兩旁增築子堰以防漲溢今準泰因在途次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年 四

目擊情形奏請急為開濬應如所請濰河經由之處凡河身淤淺窄狹者令該督等委員勘估速挑其應作何分員管轄及每年歲修之處俱交與尹繼善白鍾山詳酌妥議得旨依議速行○己丑命臺灣府屬編徵本色照內地正供一體普蠲○庚寅戶部議准河南巡撫碩色奏鞏縣雍正十二年報墾荒地內有二頃一畝勘係宋陵四旁餘地郊縣雍正八年報墾旱地內有二頃六十五畝勘係宋臣蘇軾蘇轍護墳餘地不便仍行耕種其原報升科銀米並請豁免從之○癸巳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甲午實授鄂彌達湖廣總督○丁酉諭本日御史李清芳奏今年秋審情實人犯較多於前或經上年緩決今復改入情實者或經二次三次四次之緩決亦有改為情實者又有本應立決之犯赦令九卿議覆改為緩決今亦改為情實者此等案件皆有可生之路今改為

情實乃至三十餘案恐非仰體好生之德等語李清芳所奏甚屬迂謬蓋獲罪之犯法司定擬有應立決者有應監候者其監候囚犯秋審時九卿定擬有入於情實者有仍為監候者有入於可矜者此皆酌其情罪輕重以分差等至於律應立決之犯法司初次題奏時朕令九卿定擬經九卿擬改監候而朕俞允者乃察其情事與極惡之犯微有不同不忍即正典刑暫緩須臾耳非謂其罪確非情實而可以徐徐寬宥之也今李清芳之意以為既經奉旨改為監候則不應入於情實之內糊塗已極設如其說將何以正倫常而弭風教乎至於緩決眾犯歷來頗有改擬情實者正以明其罪之難追雖一時暫緩終不免於情實使小民知所畏懼不敢輕蹈法網若謂一經緩決即係應生之人不應復入情實竟免其死矣尚安得謂之緩乎法律不且虛設耶蓋緩決者一時之恩情實者不易之法若其罪本應情實止因上年緩決而遂屈法以用恩則縱暴養奸無所底止矣夫制刑非古聖人所得已苟求其生而不得即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易於中孚則曰議獄緩死於旅則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當緩者緩不當緩者不留也朕每年敬慎秋典各省案件雖多必詳覽再四務求其一緩可原期有合於古人服念旬時之意所頒諭旨明且悉矣此意願與諸臣共之乃今歲秋審外廷不無浮議朕深知之蓋盛安意在執法凡有關於倫常者必不容宥而孫嘉淦又欲博寬大之名一味姑容遂至議論繁多各持一見彼蔑倫傷教者固法所當誅然亦當念兇頑之民何以至此此皆平時教化之未洽以致民俗之澆漓我君臣方當自愧豈待此時秋曹諸臣誅一二人遂謂可以轉移惡俗盡明刑弼教之職乎若再一味姑容則兇頑漏網愈以長惡何以

慰死者之心而垂將來之戒若云多寬一人即可以造福此九婦人女子之見也大約九卿秋審其於彼此之閒亦無私心但各泥意見即不免流於一偏不知用法貴乎平允若先存意見則爭執以求勝詞愈堅而情愈遠情愈遠而理愈失求其平允豈可得乎書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求其平允也朕心一本虛公毫無成見今年秋審兩議各案朕從九卿議者三從孫嘉淦議者一亦皆據理裁斷期協於中若謂朕之從九卿者多而從孫嘉淦者少意在於嚴則又大誤矣爰因李清芳陳奏明頒訓諭令九卿及內外臣工共知之李清芳摺併發○戊戌撥江蘇司庫銀十萬兩揚州府倉穀十萬石於淮安徐州二府備賑○實授尹繼善兩江總督慧中西安布政使安圖湖北布政使陳惠榮貴州布政使王芥園山東按察使張坦熊雲南按察使○侍郎錢陳羣奏明愍帝未營陵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年 六

冬十月己亥朔順天府行鄉飲酒禮 御製補笙詩六篇命工歌之○命四川番夷雜課賦稅照內地正供一體普蠲○壬寅命吏部尚書高斌察勘直隸水利○癸卯命江蘇安徽截留明年漕糧十五萬石備本省賑糶○甲辰命山西甯武縣建明總兵周遇吉祠編入祀典妻劉氏及同時盡節之遊擊崔雲王前士呂品貴王尙慎張大選高日光生員楊鼎勳楊鼎樞蔡友廩生賈三光等九人從祀○戊申設湖南新開苗疆義學○己酉諭朕覽御史馮元欽所奏甚屬紕繆國家經理庶政事貴持平廷臣集議自宜一秉公心各屏偏私然亦無取於一倡百和諾諾唯唯故即偶有參差適成公正至於刑名案件法司會擬更宜再三詳慎公同參覈以求情理之當或所見不同正不妨彼此商榷歸於平允聞有立意各殊兩議具奏者朕擇其善者而從之若有負氣紛爭立言失體者朕必加以申飭乃馮元欽奏稱部臣剖白之言近於詆訶尙憶張照爲尙書時於議彙中偶有一二逞其筆鋒迅利失當過中本語朕曾訓誡之近則無是也至稱各持是非竟成水火分門別戶儼然敵讎不可不防其弊等語在馮元欽之意以爲防微杜漸而不知伊竟蹈分門別戶之見故不覺輕出諸口將來若有黨同伐異之事即自此語開之也馮元欽著嚴飭行朕以廣開言路爲心故寬待言官以收進言之益而伊等遂恃朕之不加譴責漸無忌憚試問近日臺諫諸臣誠心獻替有裨於政治者幾人哉朕留心察其隱微處心積慮總不出名利二途即偶有建白者亦並非爲國爲民思盡言官之職不過博取虛譽冀朕之賞識加以升遷外用多得養廉耳即如謝濟世當日於 皇考時竊竇直之名及復爲御史則以養母爲辭懇請外用甫到道員之任即請加增養廉

操守耿介者固如是乎吳煒為御史時曾以河務參劾高斌及朕用伊為口北道伊畏首畏尾之意甚覺卑鄙朕諭之曰高斌斷不存此意見若存此意見亦不成其為高斌矣汝若因此與高斌抵牾則過又在汝矣莫謂高斌不能執法也及朕今年巡幸宣化召伊進見因諭之曰汝在任能受此荒涼否謂其南人或不習於邊地也伊乃奏稱臣每年有養廉銀二千兩甚覺豐足矣是其志量乃不過沾沾於利祿耳則迹其向之敢言果出何心耶李慎修自負鯁直不知者亦以是稱之有人言其色厲而內在鯁直乃致飾於外以為欺世盜名計耳非真鯁直也朕初不深信及用為御史其所陳奏皆膠執不通之說無一可見之施行且有荒悖過甚者朕降旨申飭宥其狂瞽仍用為外道以觀其後效伊請訓之時頓改為委靡巽順以保全此監司之職不復作諫直之象設其鯁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八

直性成如古人之願留臺中以盡言職可也是其志亦止在溫飽朕始信人言之不謬耳昔司馬光論臺諫之官其汲汲於名者則深戒之是沽名且大不可况惟利是圖乎彼三人者頗負一時之名而在傳人中伊亦岸然自異乃志趣卑陋若此全不知聖人謀道不謀食之訓何况其下焉者乎爰因馮元欽之奏特頒此旨俾言路諸臣各加儆惕痛洗從前陋習以副朕期望之意馮元欽摺併發○大學士等議奏各省捐監收納本色行之已久半屬有名無實應請停止仍歸部收捐折色得旨依議朕從前本欲將各項捐納盡行停止後經廷議酌留捐監一條以為士子進身之階尙屬可行是以允其所請嗣因倉儲為民食攸關復諭令本省收捐本色以補糶賑之用今鄂彌達等又請收捐折色經該部將捐監之例分別議覆蓋因各省生監以捐穀為難觀望不前者多於

積貯之數甚無裨補究非便民之策不得不因地變通但朕意究以積貯為要圖各省收捐本色之例亦不必停其有願在部捐折色者亦聽如是則既無州縣胥吏之滋弊亦不阻士子上進之階矣至直隸捐款原係一時權宜之計上年因河開天津等處旱象已成一切賑濟諸事需費浩繁兼之興修水利工程亦須濟用乃准廷臣之議照好善樂施之例暫開捐款以濟經費之不足今該處賑務俱已完竣水利工程辦理亦有頭緒所有捐款自應停止或外省尙有赴京投捐者速令中阻恐有未便其如何定限停止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定議具奏○內閣學士福十寶以老病乞休允之○庚戌命發通州倉米五萬石於宣化備用○辛亥諭通政司事務簡少官員過多可酌量裁減一二員尋議漢右通政二缺請裁汰一缺從之○丙辰命西甯西藏番眾馬貢照內地一體普蠲○戊午命四川嚴查喇匪○禮部尙書任蘭枝以老病乞休允之○庚申大學士等議准御史楊開鼎奏直隸捐款奉旨定限停止但貢生與監生同為士子上進之階非捐納職銜可比且捐貢例無銓選不礙正途應請酌留至封典孝治攸關凡身膺一命之榮皆思顯揚其祖父况所給止屬空銜與實授官職有間亦請酌留從之○癸亥賜董孟等七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九

○免江蘇海州等七州縣漕糧○甲子給江南災民葺屋銀兩○丙寅留保因母病懇請來京侍養補授內閣學士以蘊著為盛京工部侍郎○張嗣昌因病解任以岳濬為廣東按察使○是月慶復奏進勦瞻對北路官兵連攻破喇嘛甲爾溫布所據鑾達卡隘克木魯大山路官兵破底朱戰礮二座南路官兵攻擦牙所毀四十六寨見會攻班滾巢穴得旨欣慰覽之○廣西右江鎮總兵

畢映奏交匪莫康武等本年六月復占奪保樂夷州在三崗北幹
地方聚集報聞

十一月己巳王丕烈丁憂以王興吾為河南按察使由給事中選○辛
未增給旗員都統領侍衛內大臣以下養廉○壬申以王安國為

禮部尚書命侯服開赴部辦事○乙亥諭九卿所議錢永興致死
胞兄一案大學士陳世倌奏稱錢永興十世單傳兄弟二人一死

一抵宗祀斷絕情屬可憫應否改為應斬監候等語朕思從前所
辦弟毆胞兄致死之案許其存留承祀原屬法外之仁但必其情

罪甚輕實無干犯抵格情形而邂逅致死者方許酌量擬議請旨
則罪當而恩不濫施若但家無次丁不論罪案之重輕擬准承祀

則將來獨子有犯皆不得治罪借如獨子不孝父母致毆其父母
父母親告亦得謂延其宗祀而竟置之不問乎蓋承祀之條所以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重絕人之嗣而此等兇惡之徒弗念天顯於情理萬無可恕國家
寬大之恩本不為若輩而設即令殄絕宗祀亦彼自絕於天而非

國法之絕之也况伊古以來史冊所載聖賢卿相無後者不一而
足海內良善之人亦不能使之人人有後而獨於罹扞重辟之輩

展轉委曲廢國家一定之法律為之請命獨何心哉即以彼一家
而言其兄之無罪而死者既無後矣厥弟逞兇應死反必為之立

後於情殊為不平如錢永興十世單傳至伊始有兄弟兩人實亦
形影相弔苟稍有天良念先世嗣續之重不特弟不可干犯其兄

兄亦當友愛其弟使錢永興所犯即屬毆死乃弟亦不可不繩之
以法而况毆兄致死尚何一縷之可原乎若謂活一二兇惡之命

即為陰德此所見與婦人女子何異就使果有陰德而戴德者不
過一二兇惡應死之犯將來愚不自相率效尤身陷大戮皆所言

賈階之厲流禍之與種德果孰輕而孰重耶朕於刑名重案慎之
又慎必求其生而不得方置之典刑而於情罪重大者不敢違道

以干譽至於倫常所在關繫天理民彝飭紀明刑豈可任意姑息
總之因物付物不設一毫成心未嘗有意從寬亦未嘗有意從嚴

欽哉惟恤所望諸臣共襄明允之治書問臬陶曰殺之三堯曰宥
之三臬陶不專指刑官凡議獄者皆有臬陶之責若下有宥之三

之臬陶則為君者亦不得不為殺之三之帝堯矣此案已照九卿
所議完結因大學士陳世倌之奏宣諭此旨使中外司刑者共知

之○駐藏副都統傅清奏據頗羅爾呈稱本年三月派人探望準
噶爾做善事回巢蹤迹據回告越過阿哈雅克卡座到噶斯路上

探得準噶爾人等回巢路上人畜多有死傷情形艱窘又拉達克
汗策卜登那木扎爾等寄信內稱從前葉爾羌人等每年到我所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屬地方貿易自準噶爾熬茶以來一年有餘不見有人來此貿易
因遣二人前往薩納珠口探信據伊等同告準噶爾部內墨得格

齊巴圖魯辛桑等出痘死者十三人屬下出痘死者甚眾噶爾丹
策零畏懼向從前奪取哈薩克游牧之北地方藏避又準噶爾所

屬吉爾吉爾頭目二人不和內頭目甘班圖伯克殺死一頭目併
據其地修造薩瓦爾格里雅城劫奪往來買賣人等後噶爾丹策

零避痘回巢派兵三千名進攻吉爾吉爾薩瓦爾格里雅城將吉
爾吉爾之甘班圖伯克殺死屬下人等俱帶至厄魯特地方居住

又噶爾丹策零遣宰桑數人向查汗薩瓦爾部落講和其見在信
用之大宰桑二名一係巴爾圖之子拉沁一係策凌敦多卜之子

扎克巴又有阿木賓禪汗強暴有力占據四處部落所屬有阿卜
都爾噶里木部落中途又有博洛爾汗部落博洛爾汗部落內無

汗係哈屯楚哈爾辦事噶爾丹策零在阿卜都爾噶里木看視行兵之路遣回子巴克達呼雅遜都喇呼沙巴勒賓等四十人前往彼處人猜疑殺死三十三人惟七人遁歸噶爾丹策零愈怒派厄魯特兵二萬四千哈薩克兵四千吉爾吉爾兵二千令伊族台吉策卜登圖拉爾滿積圖拉爾衮都爾圖拉爾於本年正月內起程前往但聞阿卜都爾噶里木汗力量充足兵丁強健勝負未知如何報聞○李學裕卒調陳惠榮為安徽布政使以愛必達為貴州布政使由郎中○丁丑申諭疆吏詳慎獄○貴州總督張廣泗奏夏如春等結黨謀逆飭文武各官上緊躡緝夥黨得旨欣悅覽之卿自能辦此事也西南保障卿實堪當至於苗疆更無出卿右者因思無人學習恐新手難繼其後今用愛必達為貴州布政使此人以朕視之甚可造就卿其盡心指示作成之即將來別有用卿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處亦有人當此巖疆方面矣○戊寅雙喜年老休致調蘊善為盛京戶部侍郎以鼎滿岱為盛京工部侍郎由副都統○晏斯盛乞終養允之以開泰為湖北巡撫鄂容安署兵部侍郎由副都統○己卯定駐藏官兵三年換班例○壬午 上以準噶爾噶爾丹策零死命西北兩路邊卡慎固防守○甲申冊封純妃蘇氏嫺妃那拉氏為貴妃愉嬪海氏為 愉妃 貴人魏佳氏為 令嬪○丁亥准福建葺總督姚啓聖祠○己丑免安徽宿州等二十一州縣漕糧積欠○禁吏員借用章服○是月慶復等奏馬良柱攻克直達熱泥擦嗎擦牙等處百十餘寨內投出邊多土目丹批擒獻夾壩二名李質粹自東俄洛移駐章谷宋宗璋與總統不睦李質粹改令赴噶多進攻或再觀望即當參奏四朗所屬各寨先惟阿斯羊雀二處未經投誠見俱招撫報聞

十二月辛丑大學士等議覆雲南總督張允隨奏金沙江通川河道開濬完竣化險為平惟上游之蜈蚣嶺等十五灘因極險未議開濬請一併開通以免盤剝之煩應如所請仍令該督確查果否一勞永逸詳慎辦理得旨依議速行○甲辰除河南祥符等七縣葦地丁糧○丁未命湖南新舊苗疆照內地一體普蠲新開長安營官田免租十分之三○戊申諭國家崇報之文明禮樂薦考議周詳凡祀典所關羣神咸秩即如雩祭諸禮事繫農桑近復議行有舉無廢皆以為民也邇年以來諸臣工每以蜡祭為請朕追維舊制酌古準今有宜於詳慎者考大蜡之禮昉於伊耆三代因之所以報萬物之成也雖詠於詩詳於禮記周官而古制屢遺傳注參錯難以折衷所謂八蜡配以昆蟲後儒謂其害稼不當與祭月令祈年於天宗蜡祭也註云日月星辰則所主又非八神至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甚多尤難定位且蜡與臘冠服各殊有謂臘即蜡者有謂蜡而後臘者是古制已不可考終無定衡至於後世自漢臘而不蜡此禮已湮魏晉以降迄於唐宋時行時止或溺於五行之說甚且天帝人帝及於龍麟朱鳥多至百九十二座議者以為失先王之禮遠矣蘇軾曰迎猫則為猫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倡優所為是以子貢觀於蜡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以其沿習日久迹類於戲也蓋祀於南郊已不合於古制而蜡於四郊則惟順成之方始祭較量區別叢雜瑣細於義有乖於禮未洽於神為褻自元明以來停止此典實有難於舉行之處况蜡祭諸神如先齊司嗇日月星辰山林川澤今皆祀於各壇廟原於典文無缺即民間秋成之後休息農功祀神報賽大抵借蜡之遺意以盡其闕并歡洽之情猶有吹豳擊鼓之風亦皆聽從民便未嘗禁止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是蜡祭原行於民間但田夫萃處雜以嬉戲各隨其鄉之風尚初
不責以儀文若朝廷議祀潔蠲度享必嚴肅整齊何至有一國若
狂之論可知此祭即古亦閭閻相沿之舊俗詎可定以為郊廟典
禮如以為有所無報則方春而祈穀冬又有事於 圓丘禮謂郊
之祭為大報天又云萬物本乎天大報本也豈得謂之有所無報
乎况二仲薦馨並崇社稷班固所謂為天下求福報功者具在陳
祥道所謂大社國社農之所報在焉今 社稷壇春秋兩祀祈報
之禮已備至義近於重複事涉於不經者即下之禮臣亦難定議
因諸臣但泥古制多未深考是以特降此旨俾共知之○庚戌壯
親王允祿等奏遵旨詳審周禮六樂清濁同均之理謹按禮記月
令鄭康成註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
大數觀斗所建命其四時又周禮六樂註亦以斗建日躔為說則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十四
六合之義由來久矣至賈公彥疏云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
言唐宋以來無有能辨其謔者夫和聲依永自古為然若歌奏合
為一均則聲不依永律不和聲必不可以為樂伏讀乾隆七年正
月二十八日諭旨歌奏各為一事曠若發蒙伏查儀禮燕禮鄉飲
酒禮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
則歌奏各為一事經有明文方其歌時未嘗奏也及其奏時未嘗
歌也歌自歌奏自奏聲調未嘗相妨義理自然相合正如斗建左
旋日躔右轉時行物生有相成而無相礙也古人用樂制不可考
臣等不敢妄議而據經論樂則誠如 聖諭義蘊深融無所為礙
難施行者矣請救發三禮館昭揭經義永迪來茲得旨朕從前上
諭原為律書而發今莊親王等請救發三禮館著交與大學士張
廷玉尚書高斌閱看所發上諭是否允當並應否頒發三禮館之

處一併具奏尋奏伏查周禮樂制註疏家聚訟繁多不可深考惟
儀禮所載燕射諸禮工歌合樂之節甚詳蓋歌者人之聲奏者樂
之節也故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
象笙而已歌不與焉歌之與奏其為兩事無疑又夾深鄭氏曰古
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故曰工歌鹿鳴之三用南陔白華
華黍三笙贊之然後節奏有屬歌自為歌奏自為奏顯然明白自
唐賈公彥涸歌奏為一事以致說經者隔閡難通我 皇上履中
蹈和聲律身度闡康成之說則前人之未詳者於今益詳指賈疏
之謬則後儒之沿誤者爽然無誤臣等祇誦之下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敬謹尋繹義蘊昭融實足以補經義之所未備允宜如莊親
王等所請救發三禮館纂入成書垂教萬世查三禮義疏原纂體
例敬採 御製日知薈說樂善堂文集內論及三禮者彙為 聖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 十五
製一門冠於卷首今應將欽奉諭旨纂入其本篇各有案語應將
莊親王及臣等奏帖中語意融洽採取以廣發明俾研經習禮之
家共知 聖訓昭垂實為千古定論則教澤之所被更無窮矣從
之○辛亥大學士福敏以老病乞休優詔允之加大傅○壬子諭
軍機大臣等瞻對用兵一事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到慶復十月初
六日奏摺略悉彼地情形此後便未見再奏且伊奏內稱中路班
滾賊巢隔江難進惟俟南北兩路兵到夾攻使班滾反顧方可進
兵而北路又復險阻難進議於寨後再為加兵夾攻等語即奏報
克捷亦止焚毀碉樓數座殺傷賊徒數人其餘大率逃入箐中未
見有覆巢壓卵之勢今賊勢頗眾素性狡猾異常天兵壓境尚敢
負險拒敵看此情形似難剋期滅此番進兵原期殲滅根株為
一勞永逸之計若草率結局不但國體攸關且將來又費周章矣

爾等可密信與慶復等令其酌量情形若果難於制勝李質粹似當領兵前進以壯聲援其李質粹所駐之處即令慶復前往駐紮就近調度若需添兵前去即將滿兵帶去數百名亦可朕意如此令伊等即速妥議總以萬全妥速克奏膚功為要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並將近日情形詳悉速行具奏○命慶復為文華殿大學士仍留川陝總督任以高斌協辦大學士○甲寅工部議覆協辦大學士劉於義等奏會勘直隸水利河道應修應濬事宜一還鄉河隄卑薄淺缺處請加修築許家橋等處加展月隄河身狹隘河形屈曲處加開寬闊裁灣取直果園廠兒莊各建滾壩一座壩下開引河一道一寶坻城內蘆運西隄並袖鉞舊河宜分別修築張青口以下宜接挑支河以分淀河水勢一新安縣新河宜開挑寬深並將歸淀河路一律疏濬四工開中建砌涵洞一唐完滿城三縣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年 六

境內前議每五里設涵洞一座今相度地勢應酌量開建不必拘五里一座至方順橋之通會閘宜加高保定府之保城河宜挑深唐完滿城清苑各縣境內應建大小木石等橋共三十五座一慶都以下沿白草溝河至清苑安肅宜開濬道溝並建閘座木橋一廣利依城二河宜挑減河分洩水勢定與安肅泉水宜疏濬以廣灌溉均應如所請來歲春融動項興工從之○乙卯諭高斌蔣溥俱著在軍機處行走海望精力漸不如前且所辦事務繁多不必兼軍機處○調勵宗萬為刑部右侍郎以涂逢震為工部左侍郎張若藹為內閣學士由通政使遷○己未命增培江南黃河南北兩大隄月隄○辛酉 欽定朝會燕饗樂名元旦中和樂升座元平還宮和平冬至中和樂升座遂平還宮允平 萬壽中和樂升座乾平還宮泰平上元中和樂升座怡平還宮昇平常朝中和樂升座

隆平還宮顯平內廷行禮丹陛樂雖平諸王百官行禮丹陛樂慶平外藩行禮丹陛樂洽平 皇太后三大節中和樂升座豫平還宮履平丹陛樂益平 皇后三大節中和樂升座淑平還宮順平丹陛樂正平○壬戌召趙城來京以嚴瑞龍為河南布政使王師為直隸按察使由清河道遷○兩廣總督策楞奏安南夷匪莫康武等初止竊踞夷境之文蘭驅驢等處茲據沿邊稟報夷境之處東處南宣光清化安廣太原等郡俱為莫康武所有以莫登庸子孫復讎為名所到並不殺戮凡孳獲夷目即令招安所管之民安南僅有處西處北力漸不支等語安南連年構兵惟有嚴我邊防示以鎮靜加謹防範得旨所見是○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二萬二千一百二十七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五百五十八萬六千六百十三石三斗一升有奇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二年 十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濟蕃恭校

乾隆十一年丙寅春正月庚午諭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以省刑薄賦為先朕臨御以來愛育黎庶惟日孜孜於茲十年矣仰荷天祖眷佑海宇乂安萬民樂業朕心慶慰特沛曠典與民休息上年夏月頒發諭旨將天下正賦書免一周是間閭閻已均被惠澤矣惟念各省獲罪之犯於上年旬到之後見在羈禁囹圄者雖伊等孽由自作法無可寬而其中情事不同輕重亦有差別國家赦宥之典或因行慶施惠或因水旱為憂間一舉行今朕哀矜庶獄不忍令其淹滯囹圄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經結案監禁人犯除情罪重大及常赦不原者無庸查辦外其餘著大學士會同刑部酌量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

案情輕重分別請旨減等發落其軍流徒杖以下人犯一併分晰減等完結俾伊等同霑肆赦之恩勉圖自新之路以副朕協中欽恤本懷○ 欽定祭祀中和樂章名 圓丘樂迎神始平奠玉帛景平進俎咸平初獻壽平亞獻嘉平終獻永平撤饌熙平送神清平望燎太平 方澤樂迎神中平奠玉帛廣平進俎含平初獻大平亞獻安平終獻時平撤饌貞平送神甯平 祈穀樂迎神祈平奠玉帛綏平進俎萬平初獻實平亞獻穰平終獻瑞平撤饌渥平送神滋平望燎穀平 雩祭樂迎神霽平奠玉帛雲平進俎需平初獻霖平亞獻露平終獻霑平撤饌靈平送神霽平望燎霽平 太廟時享樂迎神貽平奠帛初獻枚平亞獻數平終獻紹平撤饌光平還宮父平 太廟祫祭樂迎神開平奠帛初獻肅平亞獻協平終獻裕平撤饌誠平還宮成平 社稷壇樂迎神登平奠玉帛

初獻茂平亞獻育平終獻敦平撤饌博平送神樂平望燎徵平 社稷壇祈雨報祀樂迎神延豐奠玉帛初獻介豐亞獻滋豐終獻需豐撤饌綏豐送神貽豐望燎博豐 朝日壇樂迎神寅曦奠玉帛朝曦初獻清曦亞獻咸曦終獻純曦撤饌延曦送神歸曦 夕月壇樂迎神迎光奠玉帛初獻升光亞獻瑤光終獻瑞光撤饌涵光送神保光 歷代帝王廟樂迎神肇平奠帛初獻興平亞獻崇平終獻恬平撤饌涓平送神匡平 文廟樂迎神昭平奠帛初獻宣平亞獻秩平終獻敘平撤饌懿平送神德平 先農壇樂迎神永豐奠帛初獻時豐亞獻咸豐終獻大豐撤饌展豐送神報豐望瘞慶豐 先蠶壇樂迎神庶平奠帛初獻承平亞獻均平終獻齊平撤饌柔平送神洽平 神祇壇樂迎神祈豐奠帛初獻華豐亞獻興豐終獻儀豐撤饌和豐送神錫豐 太歲壇樂迎神保平奠帛初獻定平亞獻燾平終獻富平撤饌盈平送神豐平 太歲壇祈雨報祀樂迎神需豐奠帛初獻宜豐亞獻晉豐終獻協豐撤饌應豐送神洽豐○ 辛未諭朕愛育黎元格外加恩將各省錢糧普免一次以為休養萬民之計經大臣等酌議國家每年一定之經費皆取資於正賦應將各省分三年蠲免則經費有賴而先後之間萬民均霑膏澤至於耗羨乃有司養廉及辦理公務之所必需應令照舊輸納朕已允行今思朕之逾格蠲免天下正賦者所以藏富於民且使閭閻之間終歲不聞催科之聲也今正賦既蠲而耗羨又令完納是官民仍有交關猶不免追呼之擾若將蠲賦之年應徵耗羨一併緩至開徵之年按數完納使小民於交官之便完此些須不必兩次伺候於公庭亦體恤民情之意著該部即遵諭行並將公用不敷之處作何撥抵酌量辦理各省督撫當董率

有司善為之勿因此又別生弊端也○諭軍機大臣等朕看近來
 福建督撫光景諸事皆周學健主持馬爾泰不過依順而已周學
 健急公認真固屬可嘉然諸事越俎亦非所宜若一省之事悉聽
 巡撫主持則總督豈非虛設耶從前那蘇圖與周學健大相水火
 有礙公事是以朕降旨將二人俱各訓飭凡督撫原當和衷共濟
 然聖人云君子和而不同馬爾泰一味順從則是流於同矣可傳
 旨與馬爾泰周學健當思國家設官體制勿但博和衷之名有乖
 中道以那蘇圖從前較之所謂過猶不及也○諭西藏郡王頗羅
 爾素效忠誠勤勞懋著自朕御極以來一心靖共凡事俱竭力奮
 勉辦理妥協殊屬可嘉著加特恩將伊子內封一長子長子係日
 後襲王爵總理彼處事務之人關繫緊要著諭知駐藏辦事之副
 都統傳清將朕此旨曉諭頗羅爾在伊二子內擇一才堪繼續悅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三

服眾心裨益公務者保奏候朕降旨尋傳清等奏入諭前以西藏
 郡王頗羅爾一心肫誠奮勉特施恩於伊二子內封一長子命伊
 指出其奏今據頗羅爾以伊長子珠爾默特策布登已屬殘疾次
 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堪以奮勉出力伊弟兄互相遞讓並無爭
 競即彼處噶布倫第巴大喇嘛等亦皆心服等因具奏應如所請
 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封為長子珠爾默特策布登因從前帶兵
 在邊境出力會施恩封為輔國公今雖有殘疾不能效力並著加
 恩加為鎮國公該部知道○調圖爾炳阿為雲南布政使阿蘭泰
 為山東布政使○癸未實授多綸山西按察使○辛卯福建巡撫
 周學健奏福州府長樂縣十六都十七都二十三都二十四都四
 里民田七百餘頃瀕海環山水至則宣洩無餘旱乾則灌漑無術
 唐天寶間邑人林鷓有田四千餘畝盡捨己田積而為湖以資灌

溉四里民田遂成膏腴原稅四千餘畝湖糧攤入四里民田均輸
 至今四里民田帶納湖稅三分是湖皆有糧之地無庸再墾報升
 自唐以後至明嘉靖年間近湖奸民先後占墾湖田數百畝至本
 朝康熙初年忽報有順治九年價買湖基之照積年久遠真偽莫
 辨康熙三十一年題報升科湖田三百畝遂致凡執有照者日事
 壅築見在丈量湖內墾成熟田已有千餘畝占去原湖四分之一
 總因此三百畝已經升科效尤影射懇救部查明除其湖面凡
 隄埂以內原屬林鷓所捨之田並無尺寸官荒可以懇升查照原
 湖丈尺盡行剷除廣資蓄洩並立碑長禁近湖奸民壅築侵占犯
 者治罪從之○癸巳諭軍機大臣等託庸奏唐綏祖一案經總
 督策楞審理所參各款有在唐綏祖未任藩司以前者有在唐綏
 祖離任以後者並有非藩司所管者惟託庸屬員代買人蔭及向屬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四

員取價通欠照關防不謹之例議以革職其餘皆屬于虛朕思督
 撫固封疆大臣藩臬亦一省大吏儻有過失督撫原不可徇情隱
 庇但刻意吹求過於苛覈有乖於秉公持正之道亦大不可託庸
 之待唐綏祖列款糾參究無實蹟未免吹求太過爾等可寄信訓
 飭之○是月慶復奏李質粹咨稱移駐木魯工北路兵進攻靈達
 賊番投誠中路官兵進攻底朱酌看形勢木魯工地處河東偏近
 河西班滾賊巢而河東又有甲納溪底朱臘蓋納洪多茹色等寨
 救援是以班滾弟兄得以併力拒守若俟勦平河東再進攻河西
 有曠時日今靈達投誠前途阻雪難進因移咨宋宗璋酌留官兵
 防守木魯工餘至中路協攻分為四路一攻上臘蓋一攻中臘蓋
 一攻底朱一攻納洪多賊酋班滾乞命河西令伊母赴營叩求但
 該酋狡黠多端不可遽信南路馬夏柱自攻克下密卡倫等處因

雪阻糧運維艱冷宗肅病回江卡土兵散歸應添官兵令酌量派
調等語查靈達投順應暫准安撫但班滾母親出叩求自當乘勢
直搗如耶立擒班滾何得仍令伊母回巢見嚴飭總統速行攻剿
得旨觀此則李質粹全無調遣即如班滾之母已至軍營何以令
其得回此皆失機宜之處可傳旨申飭以此觀之卿不可不親身
前往以善其後也總之不可存姑息了事之念為要務耳

二月癸卯 上幸南苑行圍○乙巳除福建閩縣等八屬漁課○
辛亥諭皇后親蠶典禮於不行親祭之年經該部議照舊例遣太
常寺堂官致祭朕思從前建立蠶祠未議皇后親蠶之禮是以照
例遣官今既舉行皇后親蠶典禮若遇不行親祭之年自應遣妃
內一人恭代致祭 西陵氏之神以昭誠敬為是所有行禮位次
及一切儀注應如何酌定之處著大學士會同各該衙門妥議具
奏尋奏 皇后不行親蠶之年既遣妃恭代行禮應令禮部屆期
兩請具題其致祭前期齋戒二日不進銅人至其行禮位次應照
先農壇遣官恭代之例設拜位於壇階下正中不設帷次升壇
由西階登降除仍用 先蠶壇樂章不飲福受胙外一切贊引導
引拜跪奠獻儀注俱照遣官例行再遣妃恭代行禮應令文武大
臣命婦照例陪祀其需用執事女官及所用祭品由各該衙門豫
備養蠶交奉宸苑蠶宮令丞率蠶母蠶婦飼養所得絲斤數目照
例呈報內務府具題從之○以三月朔日食申命求言○癸丑

上御經筵○甲寅諭嗣後月朔遇日食穿常服○予故大學士伊
桑阿大學士贈太傅伯馬齊入祀賢良祠○乙卯諭國家立政首
在得人朕留意人才以備任使而大員中尚未見濟濟之盛著大
學士尙書等將可以勝尙書侍郎督撫之任者秉公舉出各自密

奏候朕採擇所舉人員不必分別滿漢亦不必太拘資格但據真
知灼見以盡以人事君之義務秉公忠勿徇情面○庚申通政使
雷鉉奏頃奉諭旨令大小臣工各加修省敬迓天和凡事有關於
國計民生者據實陳奏伏讀乾隆十年十月內諭旨戒飭臺諫諸
臣處心積慮總不外名利二途夫論臣子之分不惟不可計利並
不可好名而在朝廷樂聞謫言則不必疑其計利並不必疑其好
名果其言為德為民即當采而納之昔孔子稱舜之大知曰隱惡
揚善則知當舜之時進言者不皆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之揚之所
以嘉言罔伏爰成執兩用中之治也得旨雷鉉此奏朕嘉納之前
謂臺諫不外名利是圖者亦謂彼一時有此習耳今則漸知省改
矣若夫大舜之隱惡揚善固朕所日勉焉而未逮者也所奏知道
了該部知道○乙丑諭今日因前日保舉一事欲召諸臣等面降

諭旨乃朕辦事已畢諸臣久之不至在外部院衙門尙遠近不一
至於內閣則在紫禁城內可以頃刻赴召而大學士查郎阿陳世
倌史貽直竟未入署獨不思今日朕以黎明閱視祝版而辰巳之
閒閣臣尙逍遙私第可見向來所奏每日入署辦事粉飾之虛辭
耳爾等身為大臣當以早朝勤政進規於朕方無忝責難事君之
道而先自偷安有是理乎况三月朔日日食示儆正我君臣省愆
思過實心修省之時而諸臣怠玩若此其可垂之史冊乎朕從不
肯諉過臣下乃至此刻與諸臣相見非朕之晏朝也諸臣捫心自
問平日之言忠言孝者謂何夙興夜寐者謂何其何以自解至舉
薦人才有以為畏者亦有以為喜者其畏者惟恐所舉之人或有
咎戾貽累於己從利害起見固非公爾忘私之義其喜者則就此
可以市德徇私一聞降旨即覺技癢如大學士陳世倌保舉十八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五

史貽直至十四人趙宏恩亦保十人夫人才實為難得而尚書侍郎督撫職任尤重果有如許勝任之人可以簡用不盡則朕亦不必鯁鯁過計令廷臣各舉所知矣今之所舉多屬朕所素知者試略舉一二如查郎阿保德齡可勝尚書之任德齡嗜酒糊塗從前不勝巡撫之任來京授為護軍統領武職後因其本屬文臣姑用為工部侍郎伊嗜酒之習尙未能改在部辦事亦屬尋常即教習庶吉士亦未見其所成就侍郎猶可姑容豈能稱尚書之職乎即如有保阿克敦可勝尚書之任者若甚無人阿克敦實堪縉貂此薦尚書尙不謬也又保二格徐杞為侍郎二格為副都御史已屬勉強姑息何能勝侍郎之任徐杞為布政使十餘年經手錢糧頗能清楚乃不自努力思京堂安逸尊榮無倉庫錢糧之責自求解任來京與范璨同一氣習蓋求其過則不得論其心則實偽所謂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七

鄉原也用此人為侍郎於國事何補乎陳世倌保楊嗣璟楊嗣璟從前差往山西審事回時於朕前痛貶喀爾吉善朕洞燭其隱直欲得山西巡撫一席耳彼時即向大學士等言之由今觀之喀爾吉善豈非巡撫中錚錚者則楊嗣璟之居心尙可問乎史貽直保吳應枚于振可為侍郎吳應枚曾任奉天府尹辦事草率被參調用且人亦昏庸平常豈可用為侍郎于振文學雖或尙可觀將來如正詹問學之類自屬可用至侍郎則可定其不能勝任即勝任亦不過鄧鍾岳陳惠華之流耳於部務有何裨益乎趙宏恩保李如蘭翁藻海望亦保翁藻李如蘭見任布政使亦屬平庸翁藻小巧之才無大器量封疆重任豈可輕付乎李元亮保舉李世倬伊曾任布政使甚屬不及今姑用為京堂豈可勝侍郎之任盛安保舉金溶金溶不過一聰明見機而行之人前為御史時有過罷斥

朕棄瑕錄用一無建白此豈侍郎之選乎劉統勳錢陳羣俱保積瑛積瑛內廷行走其人亦未必安靜伊等同在內廷不免瞻徇之私至雷鉉雅爾哈善二人則保之者甚多雷鉉勦襲道學陳言總不脫好名習氣雅爾哈善自負正直器量稱小性亦偏執此等人即加擢用亦惟務一己虛名豈能實心任事即如顧琮昨具奏指謂捐納封典一事斷不可行不思康熙雍正年間開捐款項頗多今已盡行停止惟封典係人子榮親之舉廷臣議准御史條奏允其暫留顧琮於康熙年間即在內廷行走嘗蒙 召見未聞指奏然尙可諉曰職卑至雍正年間則已擢任大僚矣何無一言及於捐納獨至今日而沾沾以封典為言豈顧琮學問至今日而始悟捐納之必當停乎謂今日而必當停則其視昔時為何時其心更不可問矣且今日之捐納封典生俊實出於朕昔之停捐而九卿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八

所議存者然較之昔日之事例蓋存一二於百十耳有何輕重其意以諫停捐納自是正論惟思邀取聲名無關國家切要之務總由朕喜聞正言是以敷陳古道沾取美名亦屬自為非為國家起見也朕從不求全責備於人其不知者亦不臆度其是非即如所舉有朕未知者數人已諭吏部帶領引見俟引見後亦惟徐觀其人之當否以定保舉者之是非而已而適所論者數人則實係朕所知者斷不可用尚書侍郎督撫之人不知汝諸臣以為何如耳總之保舉一事必須真知灼見問心無愧其但顧一己利害不為國家留意人才已失大臣薦賢之道至邀譽市恩草率從事不論其人之勝任與否姑舉以塞責以人事君尤不當如此存心前日雷鉉尙謂朕宜隱惡而揚善隱惡揚善固大舜之美德朕所勉焉而未逮但如今日保舉一事諸臣頗有以朕為不知而可以於中

成事者朕有見於此而不言是匿怨而友其人矣朕甯爲孔子之不匿怨不能爲雷鉞之隱惡而揚善也帝廷疇咨庸遠方命者不能爲之諱此豈放勳不能隱惡而揚善蓋用人之際不能與修德涵養之事一例論矣用人乃國家至要之務將來有應行保舉之時仍惟廷臣是詢此番既確見其未當不得不爲諸臣明白曉切言之若朕言果有未協亦不妨明悉陳奏朕不自護也○丙寅春分 朝日於東郊以翌日日食停鹵簿及還宮樂○是月慶復奏李質粹移駐木魯工節據咨報宋宗璋袁士弼分攻底朱等寨雖稱燒毀碉樓數座班滾乞降並無作何攻敵情形臣咨催進攻復兩請添兵其松潘鎮等前赴納洪多等寨攻擊因官兵乏水不能久駐暫回臘蓋南路馬良柱亦未前進查南路兵威素振惟因中北兩路不能進攻眾番併拒南路見提臣調巴塘土兵前往冷宗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九

保出前往辦理儻有疏失臣咎難辭懇敕部嚴加議處得旨此係卿權宜辦理之事何罪之有知道了

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命省釋軍流年久人犯○九石去浮回籍養親以徐杞署湖北按察使○戊辰給事中劉方藹奏前因直省城垣多缺諭各督撫留心整飭據撫臣碩色奏請分別工程一千兩以上者俟以工代賑之年動項興修一千兩以內者令該州縣分年修補除土方小工酌用民力外餘於公費項下支修夫同此城垣同此編戶固當一視同仁乃彼縣工程多者給以夫直此縣工程少者俾任空勞明明歧視此疆彼界何以平其心而使帖然服役且地方官以酌用民力之呼應艱難或竟估以就千兩以上之興修動項則工程轉致多費碩色所奏原未能周詳允協各督撫難於照辦不得已而開捐土方或官捐養廉又請按田起夫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十
暫借稅息紛紛摺奏在各督撫皆熟計土方小工酌用民力必不免偏累佃田之家傭力之民於勞則未均於勢則難強於事則難濟所以合羣策而不得一用民弗累民之善術也臣愚以爲酌用民力又窘於無法可設勢必至增征力役可否將州縣城垣無論工程千兩上下統令動項修補俾天下佃田食力窮民弗致苦累得旨劉方藹所奏是著照所請行○己巳召長桂來京以徐杞爲湖南按察使徐琳爲湖北按察使由山東登州府選○乙亥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遣使哈柳進表至京表曰蒙 大皇帝加恩我父內外和好我父因仰體 大皇帝宣揚黃教莫定蒼生之意恭順遵循今我父已故竊欲勉繼父志照舊行事以承恩典見擬遣人往西藏念經爲我父修行善事循例先遣數人輕騎前往懺悔獻茶而同繼令念大經人眾進藏以宣黃教伏祈 大皇帝

睿鑒謹遣使臣恭請萬安並貢貂皮四十一張報聞○丙子諭據大學士慶復奏稱瞻對用兵中路總統建昌鎮總兵袁士弼以招降為事雖屢經據報攻克多寨而逆酋班滾尚未授首經臣親行出口始知其所報之處俱不著實請將袁士弼革職留任並革去總統仍帶原領官兵實力效用等語總統為領兵大員須同心共濟奮勇當先方稱任使袁士弼既觀望於前復又捏飾於後著革職並革去總統姑從所請仍留總兵之任效力贖罪至北路總統松潘鎮總兵宋宗璋始雖意在招降後能聽從調遣姑免處分令其協力進攻以觀後效若再因循推諉即行參奏提督李質粹三路總統俱其管轄乃隨聲附和漫無可否實負任使之責著傳旨嚴行申飭即令其統領各路官兵會合擒剿速奏膚功如仍有瞻顧怠玩之處朕不姑貸也○戊寅工部議准直隸河道總督高斌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十一

奏直隸水利工程應乘春融興舉各事宜一天津塌河淀之東有舊河形一道至甯河縣七里海長三十餘里七里海之東亦有河形一道長十九里餘直達薊運河應一併開挖引流歸海一津城東北一帶瀝水由高家嘴經宜興浦燕家口賈家口入於海河年久淤塞請就舊有河形開挖一靜海縣蘆北口一帶地勢低窪雨多苦潦土性斥鹵乾旱又苦無水請於蘆北口接挑河渠庶村莊瀝水俱有去路一南運河捷地汛宜改挑引河以免減壩分溜過多之患得旨依議速行○己卯命浙江玉環山田及海口沙地同正供一體普蠲○辛巳免雲南官莊義田等項租息銀十分之三○飭各省清釐積案○遣內大臣班第努三等赴瞻對軍營○壬午賜準噶爾使臣哈柳等宴 上召見哈柳諭曰朕覽爾新台吉奏章欲效法伊父體朕宣揚黃教奠定蒼生之意冀承恩典朕甚

嘉悅爾老台吉比年以來甚屬恭順循朕旨是以屢加恩眷今已病故深為軫惜爾新台吉又為伊父懇請遣人往西藏念經行善事乃理所應為朕自當准其所請但作為兩次前往事覺繁瑣且爾等進藏之人艱於跋涉當已深悉不若作一次前往為安朕仍加恩照前賞給牲畜口糧中途資助且為爾老台吉作布施禮及施恩賞賚之處交大臣等查辦豫備俟爾同時齋往哈柳跪奏大皇帝之旨大人等先經曉諭今又面聆 聖訓俟同時當告知我台吉敬謹遵行 上特賜玉如意一支謂哈柳曰此名如意乃克遂心願之謂特賜與爾新台吉者爾可齋往並命賞哈柳玉如意一支哈柳叩頭祇領 上親賜酒三爵哈柳跪飲而退○癸未諭田懋朕因其為大學士田從典之子加恩擢用至吏部侍郎乃秉性輕浮言語不謹在朕前所奏之事常洩漏於外且嗜酒務博不自檢點少年而不老成執袴之習至今未除豈可以居卿貳之首著解任回籍令其閉戶讀書交與該省巡撫管束不許出外生事儻日後改過自新朕再加恩錄用○諭刑科給事中程盛修一摺內稱六部司員有從州縣行取推升者其中不無可用之才俾以理繁治劇似屬駕輕就熟請於此等人員內簡用知府等語夫知府一官承上接下最關緊要朕無時不加意選擇至於行取知縣一途朕留心體察大抵偏僻小邑並無參罰案件以及中等謹慎人員該上司遂爾保送者居多其實有卓越之才者見在必膺繁劇之任轉未免有處分案件而該督撫亦必留於本省以備臂指之使此等情形朕知之最悉年來並不以行取為要者職此之由餘著該部議奏○工部侍郎范琛年老休致○甲申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敕書曰朕總理天下無分內外一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十一

視同仁惟期普天生靈各得其所台吉爾奏稱遵照爾父仰體朕
廣教安生之意朕甚嘉悅前爾父仰知朕意定界以來敬謹遵奉
諭旨朕屢次加恩體恤今聞溢逝深為軫惜爾奏稱遣人往西藏
諷經先輕騎減從前往懺悔熬茶回時令諷大經人等續往諷經
等語為爾父懺悔諷經理所當行豈有不准但分作二次徒覺繁
瑣爾之人行走艱難爾亦知之當一次同往為妥朕仍照前施恩
派人照看賞賜牲畜路費又為爾父作布施禮特恩賞銀滿達茶
桶察喇各一紅黃香一百束交與使臣哈柳帶往又大手帕百條
小手帕千條茶葉千包令爾諷經之人往藏時由邊界支取應往
人數何時起程何日可至邊界先期豫行報明又爾使臣哈柳口
奏延請西藏喇嘛及今年例應來京貿易之人祈就近在肅州貿
易二事延請西藏喇嘛前據爾父奏請時朕即以不便准行明白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三

奏奏此處可嘉但見據慶復又以添兵為請並奏稱五六月閒務
期必克不知慶復果有真知灼見否近有人奏稱賊番所居碉樓
或在山頂或居山腰地勢險惡牆垣堅固藉此抗拒官兵我兵難
施技勇不知見在彼地情形果如此否朕思瞻對不過一隅小醜
耳即盡得其地亦無改為郡縣之理可密傳諭與慶復彼地見在
情形果能如伊所奏五六月閒全竣軍務否如若不能剋期奏功
又將如何布置著伊通盤籌算悉心計議一一具奏不可勉強一
時亦不可迴護前說也尋奏查瞻對恃其碉樓礮石肆無忌憚前
此官兵初到未諳攻法近攻克兆烏石甲納溝等處勢如破竹俟
納洪多溝口碉寨一克即可直趨如郎逆酋班滾窮蹙其異母弟
俄木丁並從前投誠之上瞻對頭人騷達邦喇嘛甲爾溫布俱願
效力暗為嚮導臣已密命土守備汪結由茹色過江接應大兵搗
其巢穴五六月閒必能克取再臣出口以來留心訪查番類不一
地方遼闊事平後駐兵設營亦屬無益當仰遵訓論盡心籌畫以
期久遠甯謐得旨卿所見自有成竹足慰朕懷然善後之事不可
不豫籌也○丁亥 上親耕藉田○戊子以沈德潛為內閣學士
由○庚寅御史朱續經奏法司衙門會覈之案有兩議並陳者
主彙衙門或另備夾片申明前議之是指駁後議之非迹涉爭競
有關政體主彙之臣所見果確何妨即以夾片所陳再同在議諸
臣平心商榷在異議者亦當心折或往復論議其言果有可採主
彙者亦當屈己聽從共期平允不必存獨是之見請自今會議之
案開有異說務於進本前各盡己說平心商榷彼此不存獨是之
見庶必有不能盡一則兩議並陳靜候 聖裁不得另加夾片豫
為申說得旨此奏是著照所請行○辛卯諭從前交部議覆事件

科道等官往往不待部覆紛紛具奏甚屬非體經鄒一桂陳奏比時朕已降旨訓諭諸臣並令嗣後議覆時將條奏意見參差之處聲明請旨昨據張允隨陳奏卡瓦一事朕已交議政王大臣速議乃未經議覆之先御史彭肇洙即行陳奏以為事不可行前一日少詹事瑛曰修亦為此言是從前攙越瀆奏習氣至今未改也人臣從政有體進言有序分職宣猷者廷臣之事也繩愆糾繆者言官之責也即如一事既已交議即應候其覆奏待朕降旨若廷議未當而朕旨允行不妨據所見再行陳奏亦未為遲朕不難收回成命以從之此時廷議未上朕旨未下則有何愆可繩何謬可糾而豫料廷議之不當爭先入告竟若迫不及待者然若果各據所知與其拾遺於事後毋甯匡正於未行亦未為不可但此案朕聞議政處率以為不可行矣則是人所共知之事何待亟亟敷陳乎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十五

若不訓飭則徒滋紛擾非政責有恆辭尙體要之意也彭肇洙摺並發○壬辰裕親王廣祿等議覆雲南總督張允隨奏永順東南徼外卡瓦葫蘆酋長蚌筑稟稱其地有茂陸山廠礦砂大旺內地民人吳尙賢赴廠開採議給山水租銀不敢收愛情願納課作貢等語查卡瓦遠居徼外廠礦投誠自宜准其歸附但止取慕化之肫誠何計貢獻之有無應令該督將在滇夷目人等善為撫綏曉諭大義令其回巢至吳尙賢以內地民人潛越界外開礦並該管官失察之處均干例禁應查明具奏從之○甲午申禁民人出山海關○增設貴州各塘汛弁兵○是月湖南巡撫楊錫紱奏楚南嶽麓書院離城十餘里中隔湘江春夏水長士子多因畏涉不肯肄業書院秋冬水退亦皆因循不往臣查宋時有城南書院與嶽麓並稱業已廢為僧舍城南有長沙協都司舊署臣等各捐廉修

葺即改為城南書院見將舊在嶽麓書院各生遴選入內肄業俟仲秋後仍歸嶽麓歲以為常得旨好書院之設惟在育才不在美譽此意不可不知○慶復奏軍營情形得旨朕日夜望卿奏摺覽奏始略悉梗槩矣卿所云五六月間必成功者想卿胸中自有成竹乎抑亦約略言之乎瞻對之役朕本無興兵之志皆汝等守土之臣以為必當為一勞永逸之圖今永逸尙未可必而一勞已太勞矣若果如此奏則尙可謂收之桑榆若復尾大不掉朕與卿等皆不能免嘉兵勤遠之譏矣奈何慎之勉之

閏三月丁酉朔命陝西修護列代陵墓○命山東河南運麥十萬石來京備用○律呂正義後編書成 御製序曰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和之極通聲氣之元 欽定律厯淵源一書審推步以明象緯研數理以備成法至律呂正義凡所以定尺考度制器審音與夫五聲二變應和之原析其精微區其謬舛古樂之大義明而千古有定論今樂之至理具而千古有正聲誠所謂惟 聖人能之者願七政授時九章布算至今遵循罔斁而律呂尙未暇施行太常之司和聲之署習其器而不能究其所以然遂並其所習者而失之襲謬承譌不協不度篇章音節非重為釐正不可和碩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十六

莊親王親承 皇祖指授貫徹樂義尙書張照研窮律本博習往訓因命協同考正朕親加釐定為器為音為宮為調聲之高下節奏之短長分劑而節比之合則仍其故不合則易其辭更其調或出自臣工撰述或出自幾暇親裁必考義理之原究制作之本夫而後 郊 廟所陳朝會燕饗所奏律呂各得其宜歌奏不淆其序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矣爰銓次成編俾垂永久更參稽前代因革損益之異為樂器考樂制考樂章考度量權衡考以備律呂之

條貫復推闡為樂問三十五篇以申明其旨趣於是而 聖祖之所為審音定樂制器協均者一一施諸實用自漢魏以迄元明是非得失之故瞭然可述名之曰後編者實以徵 皇祖天縱聖神通極造化千古作者無能出其範圍亦無能窺其涯涘至於繼述先緒則在我後人益宜焉而弗敢忘○戊戌工部議覆協辦大學士署直隸河道總督劉於義等奏續勘慶雲鹽山二縣疏濬事宜一慶雲縣瀝水俱賴馬頰河宣洩應與山東樂陵海豐等縣交界之處並大巨河入海河道開挖寬深一慶雲縣城北應從趙魁斗莊經高橋買家莊白廟海子王家窪王可莊等處開渠一道引水入老黃河以為歸宿並於窪口築高添設涵洞二以防黃河倒灌一慶雲縣高寨窪應照舊挑挖深通引水入老黃河以消積潦一慶雲縣四鄉民溝十六處前經勸民開挖疏通今紀家鋪北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七

等七溝見在深通無庸挑挖外其後馬家莊等溝九處或照前開挖或應接長開挖分別引水入老黃河亭子河及無棣溝等處均應照議開挖並應建設木橋二以便行旅一鹽山縣宣惠河前經挑濬但河身尚淺應再加挑深務期通縣瀝水悉歸老黃河至東省海豐縣應挑河道俱令鹽山縣督率一律挑濬一鹽山縣東之明泊窪西北諸水俱匯於此無路宣洩窪內地五百餘頃每致淹沒應挑洩水河一道由釣魚臺程村橋起通至宣惠河俾歸老黃河並將程村橋一律修整從之○己亥白鍾山以陳家浦漫口辦理不善革職以顧琮署河東河道總督劉統勳署漕運總督○甲辰以莊有恭為內閣學士原任光祿寺卿○己酉以張師載為左通政調黃岳牧為江西按察使以孫紹武為貴州按察使由古州道遷○癸丑杭奕祿以老病致仕以阿克敦為左都御史由吏部郎中遷○丁巳重修

東華續錄 乾隆二二二

明通鑑綱目書成 御製序曰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鑑綱目為準通鑑綱目蓋祖述春秋之義雖取裁於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監戒著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義雖司馬氏有不能窺其藩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矣嘗謂讀書立言之士論世為難非如朱子具格致誠正之功明治亂興衰之故其於筆削鮮有不任予奪之私失褒貶之公者自綱目成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後儒有所依據踵而續之由宋迄元釐然方策至明代君臣事蹟編輯之難更倍於諸書蓋明史已成於百年之後而世變風漓記載失實若復遲待將何以繼續編而示來許爰命儒臣法朱子通鑑綱目義例增損編摩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每一卷成呈覽朕於幾暇亦時御丹鉛為之參定雖於天人一貫之精微未之能盡而惟是謹嚴之義守而弗失簡正之旨志而必勉書既成羣臣舉唐太宗之事為言勉從其請而為之序云○己未上詣 黑龍潭祈雨

夏四月己巳以介福為內閣學士由太僕寺卿遷○庚午命慶復約束四川三齊等三十六寨新附番民○辛未王芥園因病解任以唐綬祖為山東按察使原任廣東布政使○壬申命修山西大同等八州縣城垣代賑○癸酉 皇七子永琮生○濬江蘇海州等屬河道○己卯吏部議奏廣西巡撫託庸於鼓鑄銅斤一事從前奏請三七抽課屢經奉旨詢問以為事屬可行及至試行八月不能有效復請照前辦理而價值更為增多始則有意更張繼又迴護已短巧為掩飾全無大臣之體殊屬溺職應照例革職得旨託庸著革職廣西巡撫員缺著布政使鄂昌署理布政使員缺著按察使李錫泰署理按察使員缺著湖南驛鹽道鍾昭署理○庚辰改湖南永順

一七一

辰州兩協仍歸提督轄○甲申命安插歸化城就食貧民○乙酉諭向來江西省每逢編審之年丁男之外又有婦女蓋緣從前有鹽鈔一項分給小戶計口納鈔既有婦女應徵之項則不得不稽其存亡增減是以入於編審之內也今食鹽課鈔久經攤入地糧而該省尚循舊例辦理朕思從前照鹽納價編審尚屬有名今鹽鈔既已攤入地糧之內則是婦女已無應徵之項何必存此編審虛名徒滋擾累嗣後編審婦女之處著停止○丙戌大學士兵部議准雲南總督張允隨奏順甯府屬猛緬長官司奉廷徵父子獲罪革審其親支內無可承襲之人據猛緬五十村寨夷民僉稱向被土司殘虐民不聊生懇求賞立流官應俯順夷情將猛緬土司裁汰所管地方改設流官管轄從之○癸巳雨○是月陝西巡撫陳宏謀奏陝省為幽岐舊地蠶桑之事自昔為盛日久漸替查西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十九

同鳳漢郊乾等府州皆可養蠶近令地方官身先倡率廣植桑株雇人養蠶並於省城置機覓匠織縑此次進呈之縑即係省城所織民間知種桑養蠶均可獲利今年務蠶桑者更多計通省增種桑樹已及數十萬株從此漸加推廣陝省蠶桑之利可以復興其山東放養山蠶之法已令各屬導民試養得旨興農桑乃為政之要務毋始勤而終怠毋空言而行違勉之○慶復等奏督兵連克脈隴岡曲工山梁上谷細等處賊寨又攻克納洪多溝口由茹色會合渡江已破如耶大寨班滾攜家逃遁飭各路嚴密擒獲班弟等即於是日到營招撫遺番乞降甚眾得旨覽奏曷勝欣慰但班滾未獲究未可謂成全功卿其督令務獲正犯慎防假冒之弊其一切善後事宜卿其詳酌悉心妥議具奏

五月丙申朔以盛安為左都御史由刑部尚書遷阿克敦為刑部尚書調

雅爾圖為吏部右侍郎勒爾森為刑部左侍郎由禮部右侍郎○丁酉大學士等議覆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高斌奏黃淮為川澤歸宿開壩實黃淮門戶過蓄則盈過洩則虧宜斟酌定則查清黃二水每遇伏秋盛漲總以老壩口水誌為驗應酌定以乾隆七年最大水誌連底水一丈四尺七寸為準令河臣將每年水勢較量奏報其各處開壩附近水誌黃河則有徐州城外石隄可驗清河則有洪湖山盱石滾壩可驗以此較量酌定啟閉各工俱有遵循如黃河南岸碭山縣之毛城鋪壩洩水由洪溝河入淮下達五湖匯入洪澤助清刷黃近年多開少閉以致淮河一帶民田受淹今應俟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七尺始開秋汛過汛即閉其壩外引水支河四道止留三道內蔣家營一河河頭直順應改為倒勾從前太順之口門並應堵塞又王家山天然開原為分洩盛漲以保徐城近亦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二十

經年不閉以致蕭縣宿州地方常被水患今應俟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八尺始開漲退即閉至睢寧之峰山四間地近洪湖不宜多洩且在徐城之下不遇異漲無庸開放至黃河北岸如宿遷縣之竹絡壩引黃入運原為中河水弱時濟運非為洩黃而設近亦經年開放是以黃水灌入中河轉入運鹽河致海州一帶河道淤淺此壩口門原寬六丈餘應收二丈餘其內外臨黃東黃二壩亦一律收小酌定每年十月東省煞壩後始開至來歲重運過完即閉其清河縣之王營減壩洩水入運鹽河東安縣之馬家港洩水入民便河俱洩水無多非遇異漲不得開放又中河之劉老湖壩洩水入六塘河每遇水漲六塘河有駱馬湖水盈注不能容納外水亦不得常時開放至清水則以洪澤一湖為灌輸蓄納之地其洩水之處山盱三滾壩外如盱眙之蔣家閘由金釵罕貽等閘直

抵高郵老湖久經堵閉上年居民請開民情甚便自不必常閉但恐宣洩太過湖水有虧應以洪湖水長與山盱南壩相平始開一不過水即閉其南北天然二壩向係用土堵閉臨時空開過水上南滾壩過水二寸將天然南壩放開初開僅三十四丈後刷寬四十四丈壩下溝深尺餘水落後堵閉糜費不貲且減洩太過湖水受虧今應俟南滾壩過水三尺始將上壩開放南滾壩一平即閉又運口分准入運水勢不宜過大每遇水長高竇一帶水即盈隄由運口草壩口門太寬今酌定四尺為度並將二壩三壩一律收小其南壩壩墩斜長重運輓行不便應酌改作磨盤式總之黃水宜合不宜分清水宜蓄不宜洩臣詳勘河湖水勢通盤籌定至形勢偶遷因時損益則在司河者相機斟酌均應如所請臣等並查老壩口為清黃交會之處其清水實在水勢必就洪湖隄身較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主

量方能驗度有準應令河臣於地勢最低之古溝龍門壩六安溝高家堰等處立定水誌照式奏報至運河之水係湖水分入不應較湖水為渾於運道甚有關繫亦應令河臣將水色清渾並一年內黃水有無倒灌及灌入次數時日或係東北風起或係黃水盛大實在情形俱於奏報水誌時一體奏報得旨依議速行○免臺灣官莊租息銀十分之三○戊戌截漕糧十萬石於山東備糶○壬寅免山西大同十八州縣應徵耗羨○甲辰諭勵宗萬前在山西巡察任內居官不謹已經廢棄蒙 皇考天恩棄瑕錄用至於大員乾隆元年朕簡用為侍郎又因徇私濫舉經部議革職開居數年朕仍念其為大臣之後復加恩用至今職冀其改悔前愆迺勉效力今覽大學士等審訊沈文傑行賄作弊一案內稱勵宗萬職私未受形迹顯然而聽許之處眾供確鑿應將勵宗萬照例

革職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朕細閱此案情節見在實未得財而知勵宗萬平日之為人將來事後酬謝伊斷無不收受之理朕此諭旨令勵宗萬捫心自問不切中其隱微乎但朕思伊之所以敢於踰越規矩不守官箴者固勵宗萬之罪而其間亦尚有故蓋因朕前歲纂修祕殿珠林一書張照梁詩正薦勵宗萬等在懋勤殿行走編輯朕或召見講論書籍勵宗萬遂恃此虛張聲勢縱放自恣朕不會早加誠飭以致罹於罪愆今勵宗萬縱容伊弟門客招搖生事受託行私已犯革職之條著革職從寬免其杖徒令回原籍閉戶讀書餘依議○以魏定國為刑部右侍郎潘思榮為安徽巡撫王師為浙江布政使胡紹芬為直隸按察使由河南補○丙午以攻克如郎功加慶復太子太保仍加三級紀山等各增秩有差○戊申以直隸慶雲縣連年荒歉命每歲蠲免地丁十分之三著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主

為例○是月兩廣總督策楞奏安南匪徒莫康武等為番兵所敗領男婦數千人在七源夷州居住日事搶掠見飭各邊悉心防範報聞

六月丙寅慶復奏會同班第努三李質粹進攻了魯泥日寨施放地雷班滾並泥日寨頭目美錯太等燒斃礮內報聞○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慶復奏四月二十日官兵到了魯圍攻泥日寨至二十三日夜一更時分齊撲礮下直衝礮門劈開空孔施放地雷連燒礮樓賊番盡行燒斃班滾及伊家口並惡木勞丁美錯太等一齊燒斃等語看此奏瞻對一事業已成功矣雖未擊獲班滾明正典刑若果係燒斃亦與正法無異但據報燒死情形尚有可疑之處班滾係眾首頭目危急之際未必即坐以待斃其潛逃藏匿自必有之事即使燒斃想其情迹亦必與眾不同斷無俱成灰燼不

可辨識之理又據俄木丁等稟訪聞班滾於四月十四日逃赴沙加邦家住過三日姜錯太以沙加邦寨小難以久匿暗為接赴伊寨藏匿大兵圍困四面攻打班滾實在燒死我等情願出結又稱沙加邦與丹批等向為惡黨亦經檄飭速為設法查捕務盡根株不使稍留餘孽等語奏內止稱設法查捕惡黨餘孽並未查及班滾實在曾到沙加邦寨與否又係何日逃至泥日寨此種亦未根究又據奏投誠各番咸供班滾逃往姜錯太家官兵圍攻並未逃出事屬可信惟是班滾家口不止數人豈能繫為攜帶自必另有潛匿見飭各鎮嚴擊等語班滾家口既可以潛逃而班滾狡猾異常反不為逃生之計乎以上種種可疑情節慶復不應遽信為確然見在瞻對業已勦撫官兵自應陸續滅撤惟班滾渠魁斷不可容其漏網儻稍有疏虞遊魂未盡則此番用兵何能免收功不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五

慎之譏耶可密傳諭與慶復務必留心蹤迹毋留遺孽毋墮猜計至於善後事宜最關緊要眾番總恃礪樓為負隅之計此次我兵攻打亦甚費力其未經勦焚之各寨自不便令其拆毀若既毀之礪樓任其復行建造則將來伊等故智復萌未必不又恃此為三窟也從前業已降旨令慶復親至彼地籌畫定議今可速行再寄諭與慶復如何布置不使復建礪樓而番眾又得棲身安業詳看彼地情形妥協辦理以期萬全尋奏臣初聞班滾燒斃並無確據不敢遽信是以遲至半月尚未奏報迨各降番等細向各寨躡探無蹤而漢土官兵暨遠近番眾萬口一辭歌呼稱慶臣見此光景班滾燒斃似屬實情且山箐崎嶇捕空窮追勢有所難是時各路輕齎口糧不及十餘日不得不乘勢捲撤以收大局留兵四千辦理善後恐事後留兵全撤魍魎露形亦事理所或有故但聲言查

擊家口而密令汪結陰為察訪汪結與瞻對仇讎誓以必殺班滾為事又令各土目分布瞻地復使鄰近土司分其地勢即使班滾危急必無坐以待斃之理緣是時四路兵力齊集班滾猝不及逃以致圍困燒斃並據俄木丁等認出班滾隨帶鳥槍銅碗等物件但以數千人圍燒礪寨大火數日賊眾俱成灰燼實難辨識其礪樓一節臣已列入善後條內不敢草率了事得旨覽奏俱悉○以打箭爐口內外番眾從征效力再免貢賦二年○丙子建湖南社穀總倉○丁丑京師地震震申命求言○庚辰吳拜丁憂以塞爾赫署倉場侍郎由內閣學士署○辛巳命江西巡撫修護宋臣謝枋得祠○甲申給事中周祖榮奏進經史講義恭錄易經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句引宋儒黃幹之言疏解進呈 上召入諭曰此內引黃幹所云乾言德業坤言敬義實相經緯欲進乾之德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五

必本之以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數語及爾所釋俱未達韋經本義蓋德業無定體而敬義有恆功故德有君子之德有小人之德業有大人之業有小人之業文言所云進德修業蓋發明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之義是即敬義也坤之直內方外蓋本諸此豈可謂乾之德業反本於坤之敬義乎乾包乎坤坤承乎乾猶之地承天臣奉君子遵父妻從夫不可倒置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耳○辛卯諭據江蘇布政使安甯奏稱自免米豆稅銀以來弊竇叢生不可枚舉即如豆餅應稅今則載豆過關作餅矣香油應稅今則載芝蔴過關矣此據大關而言至其餘口岸借稱免稅不服查驗往往恃眾搶關止得任其所往莫可如何且商賈惟利是圖受免稅之恩不肯減價以售之民胥役乘奸作弊以飽無厭之橐米數日多國課日少而米價之貴較

甚於前應請仍照舊徵收等語朕思加惠商民恩施格外於乾隆七年四月內特降諭旨將各關向來例應徵收之米豆稅課悉行蠲除原因小民朝餐夕飧維穀是賴免其輸稅則百穀流過糧價必減民食可得充裕商正所以惠民也乃自免稅以後各關所報過關之米果日見較多於前而價值並未平減且反加增朕細加諮訪皆因商人惟利是圖不知朕恩並不肯因免稅之故稍減價售賣與民且過關之時隱匿夾帶種種偷漏胥吏又乘勢為奸刁蹬勒索以致米價轉昂百姓並未受益安甯所奏確係實情此亦臣民所共知即朕亦不能謂彼言非是也是減稅之舉惠未及民徒使奸商胥吏飽其慾壑耳崇本抑末乃古帝王治天下之常經商賈貪利病民亦國法之所當懲者但朕念眾商乃無知愚人當先加以化導冀其醒悟不忍於未經曉諭之先降旨遽循舊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五月

著各該督撫仰體朕心剴切曉諭俾各商感發天良悉除私弊督撫等仍設法查察妥協辦理庶幾足食便民閭閻均受其福矣嗣後如果年歲歉收而米價昂貴尚屬情理中事若遇豐收之年米糧販運者多其價仍未平減則明係奸商教而不改怙過不悛此減賦之恩專為商人之所壟斷不能使草野均沾是朕以國家之制賦為無益之蠲除轉不如照例徵收使帑項有餘得以大沛恩膏民沾實惠為挹彼注茲之用也但輕徭薄賦朕之本懷凡受賜者果能改其嗜利欺公之惡習勉為善良自可永承惠澤朕實有厚望焉○甲午議政王大臣議覆前據雲南總督張允隨奏滇省承順東南徼外有蠻名卡瓦其地茂隆山廠因內地民人吳尚賢赴彼開採礦砂大旺該酋長願照內地廠例抽課作貢計每歲應解銀一萬一千餘兩為數過多可否減半抽收等語臣等以卡瓦

遠居徼外吳尚賢越境開礦似屬違例並有無內地民人前往蠻地滋事之處行令該督查明具奏茲據覆稱滇省山多田少民鮮恆產惟地產五金不但滇民以為生計即江廣黔各省民人亦多來滇開採至外夷雖產礦不諳煎鍊多係漢人赴彼開採食力謀生安靜無事夷人亦樂享其利查定例止禁內地民人潛越開礦而各土司及徼外諸夷一切食用貨物或由內地販往或自外地販來不無彼此相需是以向來商賈貿易不在禁例惟查無違禁之物即便放行貿易民人或遇貨耗欲歸無計不得不覓礦謀生今在彼打槽開礦及走廠貿易者不下二三萬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帶有貨物其廠民與商賈無異若槩行禁止此二三萬人生計攸關况內外各廠百餘年來從無不靖以夷境之有餘補內地之不足亦屬有益今生蠻卡瓦胡蘆酋長蚌筑雖化外未通職貢其獻納實出誠悃請照孟連土司輸納募酒廠課減半賞收之例准其減半報納仍將所收以一半解納一半賞給該酋長應如該督所請辦理至民人往來番地巡防宜密或有逃犯奸徒私入外番廠地滋事仍令該督嚴飭官弁實力稽查從之○是月浙江巡撫常安奏查江海潮出入之所凡有三處近蕭山者為南大壘近海甯者為北大壘蜀山之南有中小壘一道向來江海匯流由此出入南北兩壘漲沙寬闊杭紹俱慶安瀾自中小壘湮塞南大壘淤出之地已成平陸於是溜勢直趨北大壘而海甯始虞泛溢議修築歲費帑金無算乾隆九年訥親勅視海塘情形擬將中小壘故道開濬深通分減北大壘溜勢令臣相機辦理臣查蜀山池北向有積沙寬至四五丈橫亘中間先就沙背開溝四道均成坎形以引潮水攻刷嗣後不時疏通節經大汛攻刷積沙上年冬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五月

閒漸覺坍卸溜緩潮平開溝已有明驗臣思趁此水勢順利正宜及時疏濬深通即不能全溜直達中壘而水勢南分北岸塘工不至受患節次專派員弁督率兵目挑挖本年春汛伏汛已過南沙坍卸殆盡蜀山已在水中儻秋汛不復湧沙則大溜盡行中小壘矣得旨此言安可輕出亦再看三五年後何如耳如果全行中小壘固可喜之事也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三年

毛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丙申諭直隸總督那蘇圖兩廣總督策楞江蘇巡撫陳大受福建巡撫周學健簡任封疆歷有年所實心宣力甚屬可嘉那蘇圖策楞著加太子少傅陳大受周學健著加太子少保以示優眷○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朝鮮國王李吟奏稱臣聞今於鳳凰城邊外開墾莽牛哨地方設兵屯田信如臣所聞墾田設兵耕種則中間界河不能禁人往來竟成通衢將禁之難周戒之弗從臣國邊疆獲罪者自此始矣臣國上下人民不勝惶懼之至臣不得不據情陳奏等語見已交部議俟具奏時酌降諭旨觀該國王所奏蓋以其境內之人素有乘間偷越之濫者若設兵巡察則伊等不得任意往來所奏亦屬卑鄙小國之人不識大體惟知縱下謀利不思甯定邊疆而故謂難行以試我亦未可知再伊疏內有從前鳳凰城立界時曾留沿江曠地百餘里等語此蓋恐我於原留空地駐兵屯田逼近彼疆耳此等情節達爾黨阿於從前具奏時並未聲明殊屬錯謬且去年熊岳副都統鄂齊爾欲帶兵出鳳凰城行圍經守邊章京等以與朝鮮國止隔一江所關重大未許其行達爾黨阿亦曾將此事奏聞今此二處惟莽牛哨應行巡察遣副都統什勒們親往察看據稱中江東北哨二十里江中有一洲其北支水一曲即莽牛哨地方江中有石一條係與朝鮮國分界處見在添撥官兵巡防皆在吾界內每年三月間遣舟師四名巡察於冰釋後撥二舟往守莽牛哨要隘其二舟輪流巡察所有官兵俱不許踰江中界若彼此各加嚴禁不至相通等語著仍照原

議行勿從其請其鳳凰城邊疆向外餘地開墾耕種一事著照所請行再達爾黨阿前奏請巡察莽牛哨時部議另詢之朝鮮國王再行定擬經朕批改准行今朝鮮所奏若此則於彼國必有所不便且雍正九年那蘇圖會奏此事因朝鮮諄懇故未果行迄今十餘年並無他故其巡察此處於我邊境有無裨益或於伊國實有妨礙之處著再行詳查俟文移往來得其情形辦理亦易此次達爾黨阿若親往巡察誠恐聲張致啟疑端者不必去再令副都統什勒們前往確察達爾黨阿亦當留心務將察看情形據實奏聞不可迴護已往將此寄諭將軍達爾黨阿嚴飭邊界官兵加意防察儻伊屬下人等妄滋事端達爾黨阿即便宜行事一面奏聞一面酌辦不可姑息亦不可輕率無論有事無事惟以防守邊疆爲務○命洪澤湖增設隄救生壩四○皇八子永璇生○庚戌諭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二

戶部尚書海望見在出差侍郎三和傅恆兼管內務府事三人又俱圓明園行走不能時常到部辦事戶部不可無坐辦之堂官著將吏部侍郎雅爾圖調補戶部侍郎其吏部侍郎缺著將德齡調補三和熟悉工程著即補工部侍郎則兩部得人矣○軍機大臣議覆福建巡撫周學健奏福安縣潛住夷人以天主教招致男婦二千餘人書役等俱被蠱惑請從嚴治罪等語查天主教係西洋本國之教與燃燈大乘等教有間遠繩以法似於綏遠之義未協應令該撫將見獲夷人乘送澳門勒限搭船回國從教男婦擇情罪重大不可化誨者按律究擬若無知被誘量予責釋毋致滋擾從之○甲寅兵部議奏朝鮮國王李昉奏近聞熊岳副都統來中江查閱邊界欲於莽牛哨添設屯兵鳳凰城展柵開墾伏念鳳凰城柵外曠地百餘里禁人居住以免涸雜今若墾土設屯則衣帶

之水不足以限往來之路易於相通查康熙五十四年上國民人等有在土門江岸結屋居住者蒙 聖祖仁皇帝撤毀雍正九年章發河匯流欲設卡防守蒙 世宗憲皇帝停罷乾隆二年內地商民議與中江交市又蒙 皇上諭令中止今副都統來查之地即雍正九年停罷防汛之所而今此設屯墾土之事比土門中江等事輕重相懸仰懇降旨停罷等語查奉天將軍達爾黨阿原議於莽牛哨添設官兵原因該處係內地邊界應駐官兵彈壓復經查明江心有石嶼一道與朝鮮東西分界所議駐兵處與該國界址尚隔巨浸即開展邊界墾闢地畝亦係內地不至雜擾且原議兵船於西岸停泊不許擅侵東界惟期查拏奸匪以爲久遠安全之計則設汛之議不特邊境肅清於外藩亦大有裨益應將該國王所奏均無庸議得旨莽牛哨添設官兵巡查一案前據部議應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三

再令該將軍悉心妥酌續據達爾黨阿奏稱令熊岳副都統什勒們親往查看設汛之處與朝鮮實不相通無慮涸雜滋擾且於內外俱屬有益經部覆准朕已允行茲該國王陳奏前來以墾土設屯於伊國未便朕又敕交部議該部以無庸議覆奏朕思我朝加恩朝鮮從來優渥今莽牛哨添設官兵巡查一事既經什勒們查明與該國界址無慮涸雜滋擾且於內外俱屬有益而該國王又陳奏其不便情詞懇切究未知該地實在情形如何著兵部尚書班第馳驛前往同什勒們將彼地情形詳加察勘如果設汛之處係中國界內與彼國毫不相涉則設兵置汛以杜奸宄所以肅清邊防自屬應行之事即該國王懇請亦不便准行若其地界或有犬牙相錯難免涸淆之處亦即據實奏聞候朕另降諭旨至從前議准達爾黨阿所奏展邊墾土一案該國王既稱鳳凰城柵之

外向留空地百餘里務使內外隔截以免人煙輳集滯雜滋事之患此奏尚屬可行著將鳳凰城展柵之處照該國王所請停止並令該部傳諭該國王知之○丁巳諭朝鮮國王李吟奏請停止鳳凰城邊外墾田葬牛哨地方添設巡察兵丁表內援引康熙五十四年奏請拆毀土門江岸所建廬舍禁止種田蒙 聖祖仁皇帝恩准雍正九年奏請停止葬牛哨地方設立卡座蒙 世宗憲皇帝恩准乾隆二年請罷中江互市亦蒙朕恩准各情節歷查舊案實係皆俯准所請行可知我欲舉行之事因伊奏請俱已停止此固懷柔小邦之意但屢以難行之事俯准所請輒為停止於國家體制亦有不合轉為輕視曷若不舉行之為愈也此等情節著曉諭達爾黨阿凡事俱遵照舊制辦理似此有名無實礙難辦理之事著勿舉行後任將軍大臣不知復恐有欲如是辦理者著存記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年 四

該處檔案以便永遠遵行○辛酉諭御史戴章甫奏請續修吏部見行則例以備章程俾法制周詳按冊可考等語朕思為政之要貴於端木本既立則總持大綱使萬目無不條貫自免叢脞之患此臨下以簡正諸務之所由就理非屏棄一切之謂也夫經理庶政整飭官常自不得不立定章程定章程乃所以昭法守書日其爾典常作之師欲其遵守而無事紛更也國家所定法制皆盡善盡美原極純備因簿書日繁其事偶有一二難於畫一者不得已而稍為變通不過隨時酌辦因事加詳豈能遠勝於前即斟酌妥協亦不出前人範圍之內若必欲每事立一成規無論勢難舉備而條分縷析屢易屢增實亦無此政體晉杜預云簡書愈繁官方愈偽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其失滋多且條件繁瑣則官司不能記憶考覈難以徧及以類相溷不知何所適從而書吏之緣以為奸

者匿其正條出近似者以逞其欺蔽尤易於上下其手其弊可勝舉乎又據稱刑部則例館會奏明三年一次纂輯今吏部則例積至五年似宜先行纂輯等語刑部為讞決之司動關民命其條例擬議之處較別部為多但見在律例皆再三詳定以期協中亦不宜輕於損益從前所定三年朕意亦謂太速嗣後刑部似應限以五年至於吏部等部則例即限以十年亦不為遲著大學士會同九卿將如何分年纂輯之處定議具奏○癸亥命江蘇截漕糧二十萬石備賑○黃淮二水盛漲命河臣妥籌善後機宜

八月乙丑免江蘇賦外雜辦銀兩○辛未諭朕覽御史周禮奏請將戶部侍郎李元亮開缺守制一摺所奏似是而非且有意以行其私國家用人其權斷不可下移或做照定例或偶爾變通朕心自有權衡總期得人任事耳豈臣下所可意為進退者如果所用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年 五

之人或有不當所行之政或有闕失言官自當陳奏以盡繩愆糾謬之責豈可於用人大事懷挾私心借守禮之名以阻撓國政乎且守禮之議明朝為甚竟成門戶操戈相向試問於彼時政務會有何裨益乎是以雍正年間開有令諸臣在任守制者而亦絕無守禮之議此正政治清明下無浮議之善驗也止以外任官員多有鑽營督撫保題之弊幾至習為故常朕是以降旨停止其必不可少之人無能相代者仍准保題覈奪即外任大員有丁憂者亦令回京守制或在內用為卿貳或外缺又復需人仍令前往署理其在外必需之有司官員斷難更易者經督撫題請不令回籍開亦允從此皆因地因人於禮制之中稍為權宜並未於滿漢而有所區別也乃周禮奏稱李元亮雖屬旗員究不與滿洲並論不知漢軍百年以來與滿洲無異即有事故亦皆遵百日成服之例過

期即照舊任事李元亮見為都統例不開缺豈伊可為都統而侍郎反不可乎周禮之意不過以為復占漢人一缺耳又奏稱何必與前旨相違以致聖謨洋洋頓成反汗等語朕前旨內原有無人相代仍准保題之例今春令大學士尚書侍郎內保舉能勝侍郎之員而所舉率多不能勝任經朕召見一一指出面加申飭周禮獨不聞知而為此奏亦何憤憤至於此極目前應補侍郎之人朕再三籌度或曾經擢用知其不能勝任者或新進未久難以遽加升遷者是以仍留李元亮與旗例相符即從前韓光基亦係如此蓋因得人之難周禮如何輕言天下事而遽以不忠代職無人喋喋陳奏乎此必有師生親舊覬覦此缺授意為之者且借朕所頒諭旨以博敢言之名而行其假公濟私之實朕何如主豈伊狡猾伎倆所能搖奪乎前明言官各立門戶互相排擊矢口譏訕以致東華續錄 卷之二十四 六

涵清國是釀成尾大不掉之患近來御史各逞胸臆非借以沽譽即意在徇私如此等非所應言之事而亦肆其簧鼓大有關於政務此風斷不可長周禮著嚴飭行並曉諭科道等官共知之○辛巳以徐以升為直隸按察使由山西真○癸未 上御經筵○甲申諭康熙二十年七月我 聖祖仁皇帝駐蹕瀛臺特召大學士以下各部院衙門官員賜宴命內大臣傳諭慰勞賞賚有差至今稱為盛事朕臨御以來仰賴 上天眷佑海宇又安今歲京師雨暘應候百穀蕃昌畿輔共獲有秋各省亦多收穫 天庥滋至我君臣應額手慶成今當秋風蕭爽景物咸和念茲宗藩瓜瓞誼屬本支大小臣工宜猷效力宜循往典錫之真享以昭君臣一體之意叶笙簧酒醴之歡著於瀛臺設宴本月二十七日宴王公及近支宗親二十八日宴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載考古昔君臣

有賞花釣魚宴飲賦詩之事諸臣內或文學侍從或翰墨素嫻者著入宴賦詩以效廣慶喜起之風焉○戊子免江南海州及沭陽等州縣民竈積欠○己丑盛京刑部侍郎托時以老病乞休允之○庚寅 上幸瀛臺賜王公宗室等宴易殿名崇雅為惇敘賦柏梁體詩王公宗室咸請 上御製分賜列名序曰乾隆丙寅秋八月式宴王公宗室於瀛臺之惇敘殿法 皇祖也惟時朕諸叔父列王爵者四人皇弟封王者二人皇子三人宗室王公有爵者三十二人念我羣從子姪孫姓之同出自 皇祖者或俟封或爵不至與宴之列十年以來未舉和會之典親親之誼疏焉則亦命入今日之座凡六十有二人其以事故是日未至者復五十餘人於戲自黃虞以來有大德之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壽如我 皇祖者其誰耶即子孫之繁衍雖文王不得尚之使目前之振振揖揖我 皇祖 皇考式臨式憑予與諸弟兄子姪孫姓稱觴獻壽於其間其愉悅鼓舞又當何如歡極而戚固情之所必至也然今日之宴會我 皇祖 皇考實式臨之實式憑之諸伯叔父自當以予言為不謬也則又灑然以怡焉昔漢武帝柏梁之宴同姓者惟梁王武及宗正安國而已其餘皆羣臣然尚以此留詩唐明皇畋集仙殿為集賢額俊之義尚矣而周親未與亦闕典也朕今易崇雅為惇敘以紀今日之事復倡為首句以俟眾作之成凡今茲之揆藻得句者皆我 皇祖 皇考遺教之所垂也又何必舉金谷之例乎 上倡首句曰筵開惇敘欣同堂康親王巴爾圖以次廣續成章 上復製七言律詩三章詩曰露色煙光藹禁垣昌辰嘉宴會親藩穀登萬寶真成瑞菊先重陽已泛樽拂檻龍蔥木有本拍隄汪澍水宗源何須禮數拘酬酢同是 神堯膝上孫雁齒紅

橋玉影明壺天縱目儼蓬瀛拂招林瀟風光美負帶煙霞景物清
笑語從容伯兮叔獻酬交錯弟於兄一堂敦睦家人吉卻陋山河
帶礪盟綺疏晴旭麗瞳矐樂事天倫和氣融徐進雕盤瓜有脆繁
滋釵砌樹連叢情舒共許飛吟管興洽偏思駐漏箭行葦歌成欣
既醉高秋樓閣霽春風命王公宗室廣和宴畢賞賚有差○辛卯
上御瀛臺賜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宴宣示七言律詩四章
詩曰起陂鵝侶接鳴珂霽宇空激氣色和共喜向筵開早菊多綠
紀歲得嘉禾柏梁臺畔騰騰集仙萼亭邊載筆過緬想虞廷傳盛
事慶言何以繼賡歌鏡中樓閣五雲稠皎日揚輝素景淨湛露詩
成天酒下萼蕭樂作徵招流曲江早獻千秋鑑梁國還登太液舟
三世方明陪御賞從教佳話冠螭頭璇霄猶靚曉蟾娟濟濟冠裳
擁慶煙丹粟香中陳桂醕玉山頽處酌瓊筵崇牙徐聽鈞天奏高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年 九

閣遙聞畫漏傳此日含毫多沈宋昆明漫數景龍年龍蔥雞樹翠
華留相悅君臣共唱酬亭上宴開惟卜畫樓前醕賜正登秋在陰
鳴鶴方塵爵樂藻遊魚不避鉤試問彬彬玉堂客瀛臺然否即瀛
洲命羣臣廣和宴畢賞賚有差○壬辰諭據福建提督武進陞摺
奏汀州府上杭縣因蠲免錢糧鄉民欲將所納業戶田租四六均
分有土棍羅日光羅日照等聚眾械毆業主及至地方官弁撥差
兵役拘搯復敢聚眾拒捕等語朕普免天下錢糧原期損上益下
與民休息至佃戶應交業主田租惟令地方官勸諭有田之家聽
其酌減以敦任恤之誼初未嘗限以分數使之寬減即如朕之獨
租賜復出自特恩非民間所能自主佃戶之與業主其減與不減
應聽業主酌量即功令亦難繩以定程也豈有任佃戶自減額數
抗不交租之理且輕徭薄賦原以培養善長使之常享樂利庶習

尚日漸滄龐若莠民頑梗不馴轉恃上恩以逞其兇惡此乃國法
之所難宥斷不可稍存寬縱者從前御史等條奏民風漸驕不宜
任其日熾朕尚以此言為太過今閩省刁民聚黨抗拒而近日高
斌亦奏報江南宿遷奸徒欲報全災希圖普賑挾制罷市一事可
知民氣日驕洵屬不誣朕乃蹈所謂莫知其子之惡矣羅日光等
借減租起釁逞兇不法此風斷不可長著嚴拏從重究處以儆刁
頑毋得疏縱至於各省民情固不無愚悍之處亦緣各督撫謂朕
保赤惠鮮止知奉行德意遂不覺漸流為姑息不知父母無不愛
之子而於子之賢者自必恩勤撫育若不肖之子又須重加懲創
豈容任其驕縱以長奸惡應令各該督撫統率地方有司留心化
導在淳良者自應勤於撫字如不逞之徒必有以戢其桀驁之氣
則旌淑別慝而稂莠悉除風俗自可轉移是父母斯民者之責也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年 九

並令各該督撫遵奉此旨通行出示曉諭知之○癸巳諭從前奉
天將軍達爾黨阿具奏鳳凰城邊外莽牛哨設汛一案經部議覆
准行續據朝鮮國王李吟奏稱與伊國不便朕降旨命尚書班第
前往查勘今據班第奏稱查勘得彼地在我國界內與朝鮮國無
涉雖與該國人等共涉一江若彼此不准越界各自約束所屬人
等則不致滋擾永靖邊疆於伊國亦不無裨益此汛理宜安設等
語由此觀之欲設汛之處在原定界址以內與朝鮮國邊界無涉
矣唯是該國王世戴國恩甚屬恭順若安設此汛彼國之無知小
民儻有違禁者伊恐獲罪是以奏請其安設此汛處雖有江灘分
界兩岸不過一二里之遙相隔甚近如伊屬下人等不能遵奉該
國王禁令以致該國王得罪朕心有所不忍著照該國王所請莽
牛哨地方添設汛兵之處停止令該國王將伊所屬人等嚴加約

臺山○丁未 上奉 皇太后謁 泰陵○減直隸山西軍流以下罪○己酉大學士伯張廷玉等奏覆編修楊述會所進經史講義內稱科舉之弊自不可聽其日下而制義之行已四百餘年今何能驟為更張亦惟酌復舊式稍為變通臣等查設科取士近代試以文藝原非專尚詞華至考試之法漢唐以來明經賢良進士諸科初或得人後適滋弊欲異其經至於申韓老莊皆以發問而鈔襲條誦舊策其習不改蓋制愈更而趨時好者應之速法方變而爭捷徑者術彌工蘇軾所謂有知人之才雖因今之法而有餘無知人之才雖復古之制而不足誠篤論也今科場取士試以經書制義論表判策求其各體皆合程式即老生宿儒不能出其範圍若惟節鈔剽盜即朝更夕改其術自在從前條奏更制者甚多康熙五六年間會廢八股而試策論行之一科風氣卑靡尤甚百餘年來仍復舊制亦以取士之法如是已足今楊述會所稱制義舊制限三百字以上篇末自抒所見名曰大結限二百字以下後因文日加大結遂廢今復限四百字以上許用大結限二百字以上等語查科場條例初場文每篇不得過五百字原有定制明初多用大結非因文長而廢蓋大結之體漢唐以下之事隨題綴入明之中葉每以此為關節其後悉行禁止若仍用大結弊實愈多斷不可行又稱舊制考試經題不嫌隱僻然書義亦用大結先引注疏再引宋儒注解等語查考試經義原聽主司命題無專尚冠冕禁止隱僻之例如限定隱僻則又於隱僻中揣摩弊亦相等至宋儒注解精者固足以發經蘊若駁雜之說添設大結之中有傷正旨無補經文又稱表題不論古今隨時互出五判易以五言排律八韻等語查表以標著事緒全在辭旨明暢聲律精切若果

學富詞充即詩才賦手皆已兼之如隨俗備擬勉強湊成無論古今皆可率應仍不免雷同至五判原欲士子留心律文俾引經議制詳慎刑章若易以律詩則風雲月露之詞不免為李鄂所譏且僅僅五言數韻尤易湊合更難以杜勦襲又稱策題發問太多對者不悉往往敷衍草率嗣後五問限以一經一史一性理二時務等語查科場定例五策題字原不許過多其發問不拘門類天文地理禮樂兵農經史子集等類隨時策試正欲其貫通古今指陳得失如但限以一經一史一性理二時務示以定格更易揣摩且頭場已試經義二場試性理論三場復重見疊出亦不足以窮摩擬在楊述會以為科舉之學欲其難不欲其易臣等竊謂若求其實則今之試法不見為易若不求其實即如所奏更不見其難且恐弊端復從此起惟在司柄者精心衡鑒實意旁求果能不為淺學昧目則甄拔皆佳士不在更張舊制也從之○丙辰 上奉 皇太后駐蹕五臺山○免山西五臺縣明年額賦十分之三○丁巳召馬爾泰來京以喀爾吉善為閩浙總督調塞楞額為山東巡撫陳宏謀為江西巡撫以徐杞為陝西巡撫岳濬為湖南布政使永甯為廣東按察使○戊午減浙江温州衛屯田額餉○己未以江南水災命開捐賑濟○庚申 上奉 皇太后自五臺山回鑾○壬戌召鄂彌達來京以塞楞額為湖廣總督阿里衮為山東巡撫愛必達為山西巡撫孫紹武為貴州布政使恆文為貴州按察使由直隸通冬十月乙丑調永甯為直隸按察使徐以升為廣東按察使○丁卯 上至正定府閱滹沱河隄工○免廣西桂林等七府州官租學租十分之三○禮部議駁福建巡撫周學健奏閩省侯官縣屬

天甯山下臨大江是為龍潭志載唐廣德中有龍從地出遇旱祈
禱輒應臣在任後地方苦旱屢次親禱俱霽甘霖但棟宇未立祀
典無聞見買田建廟請動項興建並請照雲南鹽井龍王之例加
以封號春秋二祭等語查祭法云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
見怪物皆曰神又云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
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所謂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
即指山林川谷邱陵之神非指所見之怪物以為神而祀之今該
撫所奏侯官縣龍潭正祭法所云不在祀典者也且古者名山大
川之祭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蓋祭之牲幣視公侯饗餼之禮
非錫之命而加之爵也今四海之龍已封王號若一潭偶有靈應
槩得封王揆以古禮難免顛亂再查古之祀典分天神地祇人鬼
為三惟人鬼為之立廟而神祇皆祭以壇所謂知鬼神之情狀也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十四

龍潛深淵而乘雲氣願乃象以衣冠庇之棟宇非其情狀明矣且
廟必招僧道以守之建廟買田奪民之業以奉游手殊非政體瀕
海邊徼之民惑於鬼神正當示以常道各省會城皆有山川壇
載在祀典應令該撫春秋親祭既為民請命亦可令民聽不惑其
所請封王建廟之處俱無庸議從之○以長柱為內閣學士由給事中
遷○庚午諭朕自正定回鑾固城祁水之間有縣焉與堯母同名
雖述古之義也觸目踟躕於意弗安其易之仍為望都○壬申
上奉 皇太后駐蹕保定府○恤黑龍江被水災民○戊寅 上
奉 皇太后還京師○己卯調開泰為江西巡撫陳宏謀為湖北
巡撫○庚辰諭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日侍內廷勤勞敬慎
夙夜靖共靡閒寒暑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闕未免過勞朕心
軫念古大臣有於居第視事數日一至朝堂者嗣後可倣此意不

必向早入朝或遇炎蒸風雪或自度宜於少休亦不必勉強進內
其有應辦事務可以在家辦理俾得從容頤養精力自加強健以
示朕優眷老臣之意○辛巳諭大學士張廷玉步履微覺艱難吏
部引見月官不必勉強帶領○壬午諭據安徽巡撫潘思渠奏安
省自乾隆元年至今未獲盜案共一百一十六起而已獲各案亦
拖延未結可見從前封疆大吏全未留心整飭董率屬員以致積
案繁多似此懈怠廢弛盜風何由甯息著將乾隆元年以來歷任
巡撫交部查明察議具奏著按察使都隆額赴任已及二年塵案
纍纍不能實力辦理難稱臬司之任著回京供職安徽按察使員
缺著赫慶補授其令潘思渠董率各屬設法購緝嚴催完結於一
二年後具摺奏聞以收緝盜安民實效○癸未大學士等奏據御
史萬年茂參奏學士陳邦彥于振於本年八月瀛臺賜宴之日向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十五

戶部侍郎傅恆屈膝請安一摺臣等查問陳邦彥于振俱云並無
此事及詢其同班裘日修董邦達亦云未見至萬年茂指證之大
學士史貽直尚書王安國皆係大臣若果有見聞豈有不行具奏
之理是該御史所奏毫無實據應請交部察議得旨朕前覽萬年
茂參奏陳邦彥于振一摺在伊以持國體為言朕因關繫陳邦彥
于振二人之名節而傅恆若妄自矜大致詞臣如是趨奉亦當有
應得之罪彼日即召劉於義汪由敦舒赫德王安國面詢以此事
之有無劉於義等三人咸以為子虛而王安國則以為傳聞彼二
人實因錯認臣亦聽得此語而實未目覩朕復令大學士張廷玉
訥親查問今據奏稱事屬誣捏請將萬年茂交部察議朕思陳邦
彥于振皆係廢棄之員因其尚嫻於文翰復用為詞臣以備編纂
之任伊二人年已遲暮亦當自知無進取之階豈尚希冀升遷而

反求榮舍垢乎即使躁進患得之心不息思獻媚以僥倖則凡諂媚於人者必在暮夜幽僻之時焉有大廷廣眾之中而為此忍恥屈膝之事以自召訕謗者乎在傳恆世族舊臣可望成器是以加恩令在軍機處行走使之練習政務然官不過侍郎地未參密勿較之大學士張廷玉訥親被朕任用已久者實異設使陳邦彥于振獻媚干求亦當在彼而不在此也且即大學士張廷玉訥親為朕素所倚任亦不過贊勳機務至於用人之際朕自主之伊等亦必俟詢問其人之賢否然後據實陳奏初不能以己意為進退也即在廷大臣於召對之時從不敢援引所私此舉朝所共知者朕何如主豈委用人之權於臣下者哉况是日侍宴之時諸臣齊集眾目難掩朕將此詢問張廷玉訥親劉於義汪由敦舒赫德等咸稱未見亦無所聞惟王安國奏稱臣未看見但聽人言二人錯認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年 七

而萬年茂又稱聽說史貽直彼時曾面責于振不是不知說甚麼止見史貽直怒目看他等語史貽直與于振朕知其向有親誼果見其如此行為必將為之容隱或於私第責讓則有之豈肯於大眾之前顯揚其短既已對眾斥責史貽直身為大學士何敢隱而不奏乎今若因萬年茂牽引口舌之事派王大臣令大學士尚書質問國家更無此體矣伊此外又牽引學士講讀編檢多人且伊所牽引之人亦稱陳邦彥等錯認人了夫錯認人所難免萬年茂既稱為錯何以又將周長發等舉出為證乎伊之情詞閃爍非遁即支而信口捏飾汚人名節所關亦非淺鮮乃猶緝緝翩翩假他人之口以文其影射之工牽引尚書等官思與大獄其心甚不可問從前湖廣余銓出身不正一案萬年茂奏稱素不認識余銓並與彭維新亦未謀面而彭維新私將伊名填寫文內咨送吏部等

語朕令大學士等詢問彭維新彭維新奏稱本年二月內湖北人余銓云余銓係程姓世僕不當與會並將余銓姓名塗抹其時萬年茂身為會首屢為附和不得諉為不知且萬年茂託人推出結官先行檢舉之呈更不得諉為不知反奏稱於余銓遠隔不知實據巧為辭說為余銓出脫欺罔反覆情狀畢露至臣與萬年茂未嘗不相見即如前二月內祀神宴會則竟日晤接彼此交揖團拜今奏稱與臣未曾謀面又未曾與臣一揖誕幻傾險等語彼時朕因此案見在行查且係口舌之事有關大臣言路之體暫存未發今伊所奏之事與前意相同又係污讒詞臣且余銓一案該省已審明家僕是實則萬年茂反覆狡詐之處百喙難辭著交部一併察議具奏尋革職○吏部議奏福建巡撫周學健咨覆調任糧驛道菩薩保調任泉州府同知梁須樞失察屬員收受陋規不行揭報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年 七

照例降三級調用得旨依議向來道府因公呈誤例應降調者俱著詢問該督撫如居官尚優照所降之級留任如係平常之員即照部議降調同知通判州縣則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而州縣佐雜則又係問督撫以定去留朕思道府為地方大吏較同知通判等官更屬緊要未便如州縣佐雜一例止據督撫考語遂以為定見在同知通判州縣有因公降調者經朕降旨送部引見不必開缺其道府既有應得之處分亦應令其來京引見不必開缺則該員賢否朕得再加鑒別以定去留伊等若得回任亦必更加勉勵嗣後俱著送部引見再降諭旨此本內菩薩保梁須樞即遵此旨行○甲申調滿岱為盛京兵部侍郎以長柱為盛京工部侍郎由內閣○丙戌諭朕命翰林科道官輪日進講經史本欲研究經術闡明義理以淑心身以鑑興廢而諸臣論講往往闖入

條陳若實有裨政務則亦何害要不當借端立說以逞私見也即朕回鑾後數日內如檢討程恂舉程子一命之士苟留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條因請重縣尉之選欲以士人初任是官而重其秩是一縣又增一令也成何政體今日御史馮秉仁進講因名山升中於天一句摺中引宋祥符中有事泰山往還四十七日未遇雨雪等語其意蓋因朕昨登北臺氣候晴暖會宣示在京大臣故為此影射之詞且豫擬朕今年巡幸山西將來當有東巡之事故為此奏耳夫曲阜 聖人宅里自漢祖以來謁廟行禮流傳於史冊者指不勝屈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瞻拜 孔林禮儀宗重前代莫與比隆至岱宗喬嶽近在魯邦彼慕封禪之虛名襲七十二代之故事先儒嘗議朕所熟聞若乃觀車服禮器以伸嚮往因之觀風問俗則循 聖祖之家法溯虞夏之遺規亦屬省方鉅典果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六

其年歲順成時可舉行朕豈因人言而遽止又豈因臣下進說而輕行彼窺測逢迎之伎倆舉無所施馮秉仁果何所見而為此奏耶朕觀近日大小臣工之弊九卿部院諸臣不過循分供職自以為可立無過之地然尚無取檢驗分欲有所為者此所謂失之不及也至御史一官多不得人如萬年茂之奏于振陳邦彥一事牽引支離譎張為幻李兆鉅請惜字紙直欲繩以官法瑣屑不經更屬無謂其識見卑鄙不可見之施行或留中或發還本人者不知其凡幾此皆意有他欲而借言以沽名者所謂失之過也過與不及雖同然以朝廷政治言之臣工之弊與其過毋甯不及宋仁宗贊曰國未嘗無變伴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此之謂也夫言官之設本以繩愆糾謬激濁揚清朝廷之得失民生之利病無不可剴切敷陳內而廷臣外而督

撫果有貪劣奸邪實據指名彈劾亦足表見風裁若徒事懷私窺伺何以克稱言官之任比來伊等習尚如此不可不亟為整飭向來御史由保舉考試補授後因臣工條奏請朕於翰林部屬引見時記名特用今看來不若仍復舊制之為安著九卿於應行考選人員內秉公保舉請旨考試引見候朕簡用其見任科道著大學士九卿通行甄別毋得稍存瞻徇以肅言路再朕向會留心詩賦不過學問中之一事時於幾餘遣興偶命近臣屬和亦前代翰林典故中所有並非誇耀己長與文人角勝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端不在此詞臣以文字為職業自當雅瞻優嫺方不愧清華之選其中才學充裕如張鵬翀沈德潛等間或一加超擢而躁進之徒競思進獻若借此可以為梯榮之捷徑不知沈德潛優升閣學朕原因其為人誠實謹厚且憐其晚遇是以稠疊加恩以勵老成積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十九

學之士張鵬翀素知其敏捷且資俸已深歷升詹事初不因進詩優擢若謂朕進用人才沾沾於文藝之末雕章琢句專事浮華此風一熾必有藉手捉刀希圖僥倖者豈不玷玉堂而貽羞文苑耶其務殫實心崇正學明大體以無負稽古論思之厚望著一併傳諭知之○諭今日禮部將郎中陳豫朋年老乞休員缺題補引見陳豫朋於今年三月經朕點用湖南學政謝恩時摺內稱年已七十有餘朕因其年老恐不能勝任另派員更易今止隔數月忽以年老乞休陳豫朋若自知年力衰邁則未授學政以前便應告休及點授學政之時亦當據實陳請何以寂無一言今於朕降旨仍留部曹後忽爾告退蓋亦自知嗣後無升遷之望並非恬退為懷也夫致身事君終始不渝乃分所當然鞠躬盡瘁之義凡為臣下者何人不當以此自勉昔 皇祖時漢臣中間有蹈此習者曾蒙

訓飭今陳豫朋於進退之際少不如願即欲解組以鳴高事君之道固如是乎陳豫朋著革職留京候旨向例四品以下官員吏部入於彙題內開缺嗣後告休人員內有與陳豫朋相類者著吏部具摺請旨如徇情入於彙題查出必加以處分餘仍著照例彙題朕君臨天下向之所學且不必論即以歲月計之十年於此矣大小臣工居心行事已無不洞悉其情偽古帝王垂旒黻纁不以察察為明朕平日之包荒不可勝數但如陳豫朋之所為若不明白曉諭則竟無以明事君之義矣諸臣工其共懷之○戊子調嚴瑞龍為湖北布政使以王興吾為河南布政使由按察使遷○己丑吏部議奏湖廣總督鄂彌達疏參湖北驛鹽道曹繩柱勒借虧空一案奉旨將濫行保薦之上司照例察議應將原任湖廣總督鄂彌達湖北布政使安圖降調前任湖北巡撫晏斯盛湖北按察使石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去浮見終養在籍應於補官日降級調用得旨安圖著降三級調用鄂彌達著降二級調用石去浮著於補官日降二級用晏斯盛著於補官日降一級用○以舒輅為河南按察使由陝西道遷
十一月癸巳諭朕因近來言官陳奏摺拾浮囂習成風氣不可不嚴加整飭降旨令大學士九卿甄別科道但思伊等之不識政體敢於妄行陳奏者亦因朕向來優容含納屈意包荒所致今若因李兆鉦陳奏紕繆即將同官通行甄別非朕數年來廣開言路兼收並包本意著止將李兆鉦交部議處又宜兆熊久在言路一無建白殊忝言官之職亦著交部察議朕觀諸大臣意中亦似有以甄別為難者在公正任事之道不當若是但既以為難則甄別之時亦不過苟且塞責未必盡能允當所有通行甄別之處著停止今補放御史照舊例保舉考試而後引見可望言路之肅清而見

在之科道等經朕降旨訓飭自當省察警動痛加改悔如其復蹈故轍朕必隨時懲治以正臺垣風氣勿望更為姑容矣○丙申命直隸保定府建倉貯穀備用○免江蘇山陽等二十四州縣衛本年漕糧○己亥撥浙江倉穀十萬石於江南備賑○己酉諭內閣學士張若鵠在內廷行走十餘年小心勤慎能恪遵伊父大學士張廷玉家訓朕望其將來尙可有成今秋扈從於途次患病隨遣御醫調治且令先回冀即痊可以慰伊老父之心不意遽聞溘逝深為憫惻伊從前曾襲伯爵因其與定制不符是以令在本任供職今著加恩照伯爵品級賞銀一千兩料理喪儀大學士張廷玉年逾古稀遭此傷痛殊難為懷可傳諭令節哀自愛勉副朕軫念之意○戶部議覆本部侍郎雅爾圖奏臣前奉命赴豫該省民壯各執械迎送詢其技勇一無所長實於防護無益似應急裁但外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省州縣以多役為便行令查議必力為支飾請徑行飭部議裁等語查民壯一項自乾隆五年裁減後統計各省尙存四萬五千餘名今該侍郎既目擊豫省情形則各省大約相同應請通行直省督撫據實查覈將各州縣所設民壯虛充名數者即行裁汰毋任州縣藉詞支飾濫請存留果實在必需即將該地方難以裁減情形具題再議從之○辛亥兵部議覆川陝總督公慶復奏軍營功過一案署四川提督李質粹到木魯工軍營捏報焚礮投誠接任總統後督率剿撫三甲納兆烏石三谷細納洪多曲工等賊寨親身督戰然後前因循貽誤已多仍當議處總兵宋宗璋初到軍營但事招撫自調赴中路每戰必克遂令班滾勢窮副將馬良柱連克賊寨奮勇直前惟不能防範江卡兵逃致各土兵觀望以上二員功多過少仍請議敘等語應將李質粹照例革職宋宗璋馬良

柱均照三等軍功議敘得旨李質粹著革職發往軍前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宋宗璋著加一級餘依議○壬子以書山為內閣學士由太僕寺卿遷○癸丑諭三年京察之典激濁揚清所以敘官方而明黜陟自當矢慎矢公甄別允當上次舉行之際恐各部院堂官有瞻徇情面濫列一等者會降旨令大學士於驗看過堂時慎重分別有不稱一等者俱行裁去嗣經大學士等分別去留此亦權宜辦理之道究之察覈司員惟堂官最為親切要在平日留心體察臨時舉劾公平方為允協如上次定以一等者三年中行走平常即當改為二三等不得稍存姑息之心上次原列二三等三年以來知所奮勉即當列為一等亦不得仍拘已成之見惟一秉至公分別等第庶察典肅而人人知所勸懲明歲又屆京察之期特先行傳諭各部院堂官知之○是月浙江巡撫常安奏浙省乾隆丁卯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年 三

名桑蠶往年不過數枚惟今年所產最繁各鄉村徧野皆有民間獲此餘利靡不歡欣鼓舞臣隨取繭絲查驗無異得旨覽奏俱悉此范成大詩所謂野繭可織者也汝特未之知耳○大學士川陝總督公慶復奏川西番蠻雜處就中頑梗者雜谷金川為最雜谷土司蒼旺貪狡殊常然外極恭順大金川土司莎羅奔性更兇悍前年與巴底相爭又屢與革布什咱土司爭地近更欺壓小金川去年竟有將小金川土司擊去之信經臣差弁嚴查直至瞻對已破方遣土目具稟軍前當嚴加申飭因地勢極險運糧無路且伊並非干犯內地要在該管文武務得大體令其彼此鈐制以保無事儻不遵制斷惟有以番禦番之法用眾力以收功得旨瞻對甫完功佳兵不祥所見極是然既有此事不可不留意也○貴州總督張廣泗奏升任布政使愛必達居心純正識見明通凡苗情民俗吏治軍行諸務俱見精明透徹今蒙升授山西巡撫不日即可啓行至新任布政使孫紹武幹練明達勇往有為久任黔省風土苗情尤為熟悉以甫經實授之道員一歲三遷將來自必更加奮勉得旨覽又批此人亦有出息者方命愛必達往黔時朕尚未識其人後陞見始知之而且久於黔省似較愛必達為尤熟悉地方情形故今別用愛必達亦得放心造就人材以備任使朕用人苦衷外人豈能知哉

十二月癸亥 上幸果親王弘瞻第○己巳命十年一修 玉牒○癸酉賞喀爾喀被災人戶銀一萬兩○甲戌調岳濬為山東布政使以溫福為湖南布政使由中選○丁丑諭大學士張廷玉年老內廷行走需人扶掖其子庶吉士張若澄著在南書房行走○庚辰以劉綸為內閣學士由大理寺卿遷阿蘭察為太僕寺卿由山東布政使遷

癸未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遣使臣瑪木特等至京進表請安貢方物 上命尚書海望等詢問來使據瑪木特稟稱我等前往西藏一切舉行善事念經之人其施恩照管及資助牲畜之處伏乞憐念再念經之事需銀甚多我等前往東科爾貿易之人交易時乞飭令內地商人以銀收買伏乞轉奏海望等言我大國交易之例聽商自便難用官法抑勒從前已經曉諭爾等今爾台吉以念經之事需銀甚多復行懇求俟轉奏候旨奏入報聞

○乙酉召見夷使瑪木特等諭曰爾台吉奏疏朕已覽閱一切事宜皆遵奉朕諭旨辦理看來如此恭順必能安伊屬人裨益部落朕甚嘉悅再爾求照看爾等念經之人資助牲畜盤費自應照前次賞賜之例加恩賞給至懇求貿易時用銀買爾等貨物止可墮商賈之便朕不便降旨於商人見派侍郎玉保前往照看爾等爾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五

等與玉保商議酌量凡事屬可行者會議具奏瑪木特仰瞻行禮賜茶跪領祇領訓諭畢退出尋命尚書海望等宣諭瑪木特等曰爾等意欲頗羅爾資助念經人等頗羅爾雖係承受朕封號之人究係部落不比內地臣民彼資助與否朕不便降旨應聽伊自主故特諭爾等知之○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九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二千五百五萬四千八百一十四石三斗八升七合七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椿恭校

乾隆十二年丁卯春正月甲午諭朕嘉惠黎元以次輪免天下正供山西遼省地丁應於戊辰年全免但該省太原平陽潞安甯武澤州蒲州六府遼沁平忻代保解絳八州及歸化城各協理運判所屬有額徵本色米豆穀麥一項以供滿漢官兵糧餉例不蠲免其實計田納賦本色即與地丁無異今應納地丁者均已蠲免其供輸本色者雖係支給兵餉未便槩予蠲除但此次特沛恩膏亦應量加愷澤俾伊等得以均霑著將太原等府州縣應徵本色酌免十分之三其大同朔平二府地處邊瘠頻年歉收著全行蠲免該部即遵諭行○丙申諭國家立綱陳紀布在方策所以明昭代之章程備諸司之職掌以熙庶績以示訓行典至鉅也大清會典修於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越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即允禮臣之請開館重修九年告竣刊梓頒行閱今又二十年矣其間因時制宜屢有損益向來諸臣每有以重修為請者朕以國家定制豈容數更踵事增文自有部冊故槩未准行近以幾餘時加披覽閱為討論乃晰由來有不得不重修者蓋緣編纂之初諸臣或沿襲舊文未經考證或略存近制未溯本源或限於案牘之不全或誤自參稽之不審而又未嘗請旨取裁斟酌至當故舛譌疏漏均不免焉夫唐虞分職具載典謨周室經邦詳於官禮書日監于先王成憲又曰其爾典常作之師既謹度以惟貞宜有條而不紊矧際重熙崇洽之期當禮明樂備之日較幾慎憲職惟其時是當博考朝章詳稽故實正舊編之紕繆補紀載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之章程備諸司之職掌以熙庶績以示訓行典至鉅也大清會典修於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越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即允禮臣之請開館重修九年告竣刊梓頒行閱今又二十年矣其間因時制宜屢有損益向來諸臣每有以重修為請者朕以國家定制豈容數更踵事增文自有部冊故槩未准行近以幾餘時加披覽閱為討論乃晰由來有不得不重修者蓋緣編纂之初諸臣或沿襲舊文未經考證或略存近制未溯本源或限於案牘之不全或誤自參稽之不審而又未嘗請旨取裁斟酌至當故舛譌疏漏均不免焉夫唐虞分職具載典謨周室經邦詳於官禮書日監于先王成憲又曰其爾典常作之師既謹度以惟貞宜有條而不紊矧際重熙崇洽之期當禮明樂備之日較幾慎憲職惟其時是當博考朝章詳稽故實正舊編之紕繆補紀載之

闕遺用歲成書垂示法守所有一切開館事宜該部定議具奏○
丁酉特授庶吉士張若澄為編修○己亥諭福建閩縣地丁項內
有先賢二十三祠祭產田糧一項木朝初年優免後於雍正五年
該地方官清查盜額錢糧之時誤將此項作為溢額報解歸公見
在追徵充餉朕思祠宇祭產供俎豆牲牲之用歷來優免以恤奉
祠後裔原屬國家曠典著該督撫查明豁免永著為例所有此項
歷年未完積欠一併蠲除○壬寅大學士等議覆升任福建巡撫
周學健奏閩省沿海貧民生計維艱因思上竿塘下竿塘西洋嶼
東獅白畝東洛西洛大嶺山小嶺山烽火衝浮鷹山四礮山七星
嶼南關山等十四島縣延數百里環繞於閩縣長樂連江羅源霞
浦甯德福鼎各界若一經開闢數邑貧民皆得藉以謀生向慮有
洋盜哨聚因加禁止今海宇澄清遊巡絡繹竿塘等島更屬偏近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二
內地應請一併弛禁令殷實土民前往開闢等語係為貧民生計
起見但事關海防必審度形勢籌酌盡善應飭交該省督撫再加
查勘定議從之○癸卯准福建商民赴臺灣販運米穀○甲寅命
大學士慶復查閱甘肅營伍○乙卯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
那木扎勒救書曰閱爾奏書爾能仰體朕加恩之意諸事俱遵旨
辦理如此恭順必能安爾屬下利爾部落朕深為嘉悅所奏往西
藏念經人等有俟貿易後始往念經有即將貨物帶往念經者俱
懇在哈集爾得卜特爾過冬俟貿易人由東科爾爾回會齊同往之
處俱已照所請行至爾使臣瑪木特口奏念經人需用牲畜祈降
旨頗羅爾令其協助東科爾貿易時俱令以銀兩交易等語頗羅
爾雖受朕封號究係遠方部落之人非內地臣民可比其資助與
否朕未便降旨至需用馬匹口糧朕自加恩照前賞給即頗羅爾

此次或多為資助亦未可定至貿易人等銀貨交易止可各從其
便不可以官法扣勒但爾既特行奏請亦非甚難行之事見在照
看爾使臣前往仍派侍郎玉保已令玉保與爾使會商計議而行
爾使回時自能詳告也嗣後爾宜益加敬慎永歸和好以體朕廣
教安民之至意特敕付來使齋回隨敕賜各色段十端綵段十端
玻璃瑤器十八事○以吳謙誌為廣東按察使由直隸天
二月壬戌諭據甯古塔將軍阿蘭泰奏稱永吉一州設在吉林烏
拉係甯古塔將軍所轄地方該州向隸奉天府一應辦理旗民事
務俱申報府尹轉咨不但稽延時日且於辦理事件多至掣肘請
將永吉州改設理事同知屬甯古塔將軍管轄等語著照該將軍
所請永吉州改設理事同知管理該州事務其作何裁改一應事
宜交與該部定議具奏○癸亥 上御經筵○丙寅兵部密議福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三
建巡撫周學健奏請閩省營員迴避本省一疏得旨此所奏密議
閩省營員迴避本省因周學健奏該省兵弁積習驕悍瞻徇掣肘
就事論事專從閩省而言但各省營弁俱不迴避本省而獨行之
於閩夫營員瞻徇掣肘之習豈惟閩省為然從前慶復亦會奏滇
省武員專用土著宜為變通可見各省情形大率相類即所謂密
令該督漸次調補雖係潛移默化之道而閩省人員不無揣測疑
議且於事理亦未為公當在古人官於故里臨治其鄉者史冊多
有然時勢不同伊等即於民事無涉而瞻顧親情在所不免迴避
之例既可行之文職何獨不行之武臣既欲行之閩省何獨不行
之他省除千把微員照所議無庸更調外其守備以上俱應隔省
補用其水師營員洋面情形雖別而操防駕駛略同且閩粵江浙
相去不遠亦應隔省調補著兵部一併另行詳悉定議具奏國家

辨事明白正大原無可隱諱即使稍有闕遺亦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雖密亦無能揜至於事當詳慎自有不可不為謹慎之處究之密於前而不能明白宣布於後故前降旨部院堂官將密議事件如何刪節行文分晰定議看來事經交部勢即不能甚密且機務繁多章程難於賅括而無知之輩不知密議向來所有一似新設科條反以滋其疑議殊未妥協朕思軍機處係機密之地所交密議章奏本無宣洩其應交該部密議者嗣後俱交軍機處記存檔案交發部議其奏事處所奉密議事件著亦交軍機處記檔轉發其應行裁節者臨時斟酌請旨如此則檔案有可稽查事機始終慎密亦無由啓窺測揣度之弊前所定議原旨不必行○丁卯截漕糧十萬石於山東備賑○戊辰 上謁

東陵啓鑾○壬申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回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四

鑾○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稱大金川土司莎羅奔侵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殺又誘奪伊姪小金川土司澤旺印信並把守甲最地方揚言欲攻打革布什咱等語苗蠻易動難馴自其天性如但小小攻殺事出偶然即當任其自行消釋不必遽興問罪之師但使無犯疆圍不敢侵擾於進藏道路塘汛無梗彼穴中之鬪竟可置之不問如其仇殺日深勢漸張大或當宣諭訓誨令其息憤甯人各安生業亦當相機行事聲威足以懾服其心使之弭耳輸誠方為盡善苗蠻頑梗無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疆屯蟻聚無足深較備果有抗拒侵軼不得不宣布皇威以全國體亦當相度機宜慎之於始不可輕為舉動但不可因遵朕旨即或有闕國體不得不示以國威者亦一味因循惟在慶復紀山等詳審事勢令輕重合宜耳即如瞻對一事初亦非敢有侵

犯而一經辦理不免命將出師並由京城派員前進直至大學士慶復親往經略始得安輯皆由事前不能先有成算以至於此足見撫馭遠夷全在機宜合要邊吏喜於生事營弁不知遠謀往往過為張皇因小釀大不知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惟當普修守禦厚蓄聲威令其畏憚奉法恩撫威懷各得其道先事諫鮮無致輕有舉動○甲戌 上幸盤山○申禁喪葬演戲○丙子飭修永定河隄壩○裁浙江玉環同知缺移温州府海防同知駐玉環○己卯諭向來下五旗大臣官員內有因宣力出色特恩擢入上三旗者四川巡撫紀山係平郡王屬下伊父額勒恩特依曾在軍營宣力陣亡紀山在巡撫任內亦甚勤勞著將紀山擢入正黃旗滿洲旗分再理藩院尚書那彥泰宣力多年著將那彥泰擢入正白旗蒙古旗分○癸未 上還京師○丙戌大學士等議准福建巡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五

撫陳大受奏暹羅產米甚多向例原准貿易向來獲利甚微與販者少今商人等探聽暹羅木料甚賤易於造船自乾隆九年以來買米造船運回者源源接濟較該國商人自來者尤便但無牌照可憑稽查未為嚴密且恐守口兵役藉端索詐致阻商民急公之念應請給牌照以便關津查驗其無米載回止造船載貨歸者應倍罰船稅示儆從之○丁亥 上親耕藉田○諭武員定例部推月選之缺向即迴避本省惟題缺各省督提有將本省人等豫行保舉缺出掣補者亦有指缺題補者部中雖執例不准而朕施恩准用者多故武員之用本省者率由於此也乃武員習為故常竟似應行補用本省而以調用別省為苦矣即升銜調缺亦多以爲未便試思部中推選豈能坐用本省之缺此皆以一己之私見昧國家之常度不知官員迴避本省原屬定制當然即准其題補於

五百里外及以隔府別營補用亦不過為地方人材起見並非令伊等得以自便其私今兵部議令遵照定例迴避自應仍復舊制第念伊等既經保舉註冊必俟別省缺出始行掣補未免需次艱難朕思副參為武職大員不應題補本省之人嗣後無論陸路水師缺出俱著停其題補其遊擊都守等官與副參官級稍遜且有副參統轄稽查諒亦不至瞻徇掣肘可仍照見行之例辦理此係朕格外體恤之意非為伊等寬其繩檢也至年滿千總一項部議發往他省伊等係本省拔補微員候補人多一時難以得缺發往他省不無俯仰拮据之慮仍著留本省補用其副參等官作何迴避升調之處該部另議具奏尋議水陸副參分別升調八款一水陸副將向無論俸推升之例應即於各該督所轄省分內酌量對調一陸路參將為數無多且俱係小銜一二年開照例推升加銜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六

一等改調他省此時毋庸改調一水師參將除廣東肇慶內河水師一缺外並無部推之缺嗣後遇俸滿推升臣部將該員升銜一等請旨分發鄰省以相當之缺題補至籍隸本省水師之大銜遊擊例應推升參將者嗣後本省不便保題遇俸滿推升亦照此辦理一已經錄保註冊應升副參之參遊內有籍隸本省者臣部於鄰近省分互相掣調一水陸見在遊擊籍隸本省者仍准一體錄保照見在分定鄰省掣補之例掣補一參遊推升例應留任一次者概不准仍留原任即加銜一等令赴新任一河營無操防地方之責嗣後缺出該省將籍隸他省之河員題補如無他省熟諳河務之員仍於本省人員內保題請旨補用一已經題補未經引見之籍隸本省副參俟引見時於綠頭牌上聲明請旨簡調從之○戊子原任內務府大臣丁阜保年屆百齡賜 御書扁額及朝服

東華續錄 乾隆二一五

銀幣○己丑駐藏副都統傅清奏據郡王頗羅鼐告稱訪得策卜登台吉已獲罪被殺並其妻子及其叔父果莽堪布喇嘛皆被殺果莽堪布喇嘛之缺已令扎什倫布之阿克巴喇嘛補授阿克巴喇嘛之缺已令羅卜藏丹念補授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之姪女許與拉藏汗之孫納噶查為妻見在彼處所最重者是納沁宰桑納罕宰桑巴雅斯瑚則宰桑小策零敦多卜固子宰桑等但其台吉已亡新立台吉年幼用事之人彼此不和惟恐阿卜都爾噶里木哈薩克土爾扈特喀爾喀等處發兵襲之所以防範卡座甚嚴報聞○是月大學士管川陝總督公慶復奏審訊故道阿炳安侵帑一案嚴鞠協領德明奇頓銀兩已據招認惟銀數不符見在審究查追又據阿炳安家人蘇勒供稱乾隆四年正月曾將銀四千兩用木匣盛送大將軍查耶阿交伊家人安七轉呈收受等語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七

但一面之詞未便指為確實安七又在京師難以查辦據實奏聞得旨查耶阿係 皇考所用之舊大臣朕不忍置之於法此事不必根究朕自有處

三月癸巳 皇后行躬桑禮○乙未裁陝西同州府潼關縣歸撫民同知轄○丙申重刊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告成 御製十三經序曰班固氏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代以來儒者傳授或言五經或言七經暨唐分三禮三傳則稱九經已又益孝經論語爾雅刻石國子學宋儒復進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自宋易漢唐石刻之舊五經始有板本及明南北監板行而箋疏傳義臚列具備學士家有其書傳習彌廣願訓詁繁則踏駁互見卷帙重則不亥易譌或意晦於一言之外或理乖於一字之謬校讎疏略疑誤滋多承學

一九一

之士無所取正我朝 列祖相承右文 皇祖聖祖仁皇帝
研精至道尊崇聖學五經具有成書頒布海內朕披覽十三經注
疏念其歲月經久黎棗日漸漫漶爰敕詞臣重加校正其於經文
誤字以及傳註箋疏之未協者參互以求其是各為考證附於卷
後不索舊觀刊成善本非徒備金匱石室之藏而已書曰學于古
訓乃有獲傳曰經籍者聖哲之能事其教有逾其用無窮朕咨采
救幾實無審定之暇亦無鑒古之識而惟是緝熙遜志日就月將
則有志焉而不敢不勉繼自今津逮既正於以窮道德之問奧嘉
與海內學者篤志研經尊崇實學庶幾經義明而儒術正儒術正
而人才昌恢先王之道以贊治化而宏遠猷有厚望焉 御製二
十一史序曰七錄之目首列經史四庫因之史者輔經以垂訓者
也尚書春秋內外傳尚矣司馬遷創為紀表書傳之體以成史記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班固以下因之累朝載筆之人類皆嫻掌故貫舊聞旁羅博采以
成信史後之述事考文者咸取徵焉朕既命校刊十三經注疏定
本復念史為經翼監本亦日漸殘闕並敕校讎以廣刊布其辨譌
別異是正為多卷末考證一視諸經之例明史先經告竣合之為
二十二史煥乎冊府之大觀矣夫史以示勸懲昭法戒上下數千
年治亂安危之故忠賢奸佞之實是非得失具可考見居今而知
古鑒往以察來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豈
不在善讀者之能自得師也哉○禮部議覆甘肅巡撫黃廷桂奏
甘省土司與州縣衛往來文移向無一定體制請將土司三品至
六品分為三等指揮使及指揮同知列為一等與州縣衛守備往
來文移用平行手本僉事列為一等州縣衛守備與僉事用照會
僉事與州縣衛守備用牒呈千百戶列為一等州縣衛守備與千

百戶用牌票千百戶與州縣衛守備用申文查指揮使及指揮同
知雖係三品其體統不得與內地之三品等文移平行不足以資
彈壓請將該撫所分土司三等之處分為二等其指揮使及同知
僉事職銜者與州縣衛守備往來文移州縣衛守備用照會指揮
使及同知僉事用牒呈其千百戶與州縣衛守備往來文移州縣
衛守備用牌票千百戶用申文再該撫稱同知管轄土司與知府
之表率全郡者相似應將指揮使指揮同知列為一等與同知文
移用牒呈同知用照會僉事千百戶列為一等與同知文移用申
呈同知槩用牌票查同知與州縣衛同屬統轄土司之員章程自
宜畫一應令指揮使指揮同知僉事與同知文移用牒呈同知用
照會千百戶與同知文移用申呈同知槩用牌票從之○庚子諭
朕普免天下錢糧今歲係安徽輪免之年聞該省有馬田稻租一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項係歸公官田不在蠲免之列但念民佃終歲勤動不得一體邀
恩未免向隅著加恩將馬稻租息蠲免十分之三俾耕佃農民均
沾實惠○以固倫和敬公主下嫁科爾沁輔國公色布騰巴勒珠
爾授為固倫額駙○辛丑諭大學士慶復在外多年綸扉重地應
召取回京辦理閣務昨歲四川瞻對之役甫經告竣今又有大金
川番蠻肆橫不法已命慶復相機征剿今思彼地番眾恃強滋事
屢屢不能安輯必須經理得宜始可永就安帖貴州總督張廣泗
於此等苗蠻情形素所熟悉貴州地方料理以來見在妥協苗眾
向化可以無虞川陝總督員缺著張廣泗補授不必來京即由貴
州取道速赴川省大學士慶復俟伊到川之後將彼地事機情形
詳悉告知或可回京或仍應留川一同辦理自行酌定不必急於
赴闕也雲貴二省原係一人管轄著仍復舊制即以張允隨授為

雲貴總督圖爾炳阿著授為雲南巡撫孫紹武著授為貴州巡撫
○王寅大學士查耶阿以老病乞休允之
○以恆文為貴州布政使介錫
周為貴州按察使
○甲辰嚴禁奸商典質米穀
○乙巳諭
據副都統傅清奏稱郡王頗羅爾布病故頗羅爾布任事以來克盡忠
誠實心效力今聞溘逝深為軫悼著加恩於彼處收貯錢糧內賞
銀一千兩料理喪事例應遣大臣致祭著派索拜前往祭奠應行
卹典該部照例查奏朕從前因念伊奮勉肫誠降旨令頗羅爾保
奏一子承襲封爵頗羅爾保以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堪以效力
具奏業加恩封為長子今辦理藏衛格隆事務之人即將伊子珠
爾默特那木扎勒襲封郡王但年尚幼小甫經襲爵辦事格隆等
務如頗羅爾保在時同心協力勉勵辦理著傳清將此旨通行曉諭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知之○丙午命高斌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以來保為吏
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海望為禮部尚書以傅恆為戶部尚書德
爾敏為戶部左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已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
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句結黨羽攻圍霍耳章谷千總向朝選陣亡
並侵壓毛牛槍傷遊擊羅於朝等語經軍機大臣議令該督撫等
迅派官兵遴選將弁統率前往相機進剿已星速行文知照前將
張廣泗調任川陝總督已諭令速赴川省今觀紀山此奏勢不可
緩可再傳諭與張廣泗令其即速前赴會同紀山相度機宜如慶
復已經赴川一同商酌進兵迅速剿滅毛牛迫近西爐逆酋敢於
侵擾傷及官兵勢甚猖獗總因前此瞻對之事辦理未善無所懲
創不足以震懾蠻心而所遣將弁輕率寡謀不知用兵節制兼之
崇山密箐饋運艱難曠日失時烏拉死傷甚眾此皆前事之失可

東華續錄 乾隆二五

為炯鑒今番千總陣亡由於陷伏遊擊南經迎敵即已受傷官兵
輕進取敗土眾望風奔竄其疏忽輕率漫無紀律已可槩見張廣
泗辦理貴州苗疆甚為妥協此番進剿一應事宜專聽張廣泗調
度申明軍律指授方略籌畫糧餉迅速進兵務令逆酋授首刻絕
根株以期永靖邊陲張廣泗在黔所知習於軍旅臨陣勇敢足以
出奇制勝之將弁若欲帶幾員往川驅使亦可酌量帶往一面奏
聞○庚戌濬江南天然閘○辛亥嚴禁海口需索陋規○乙卯命
保送堪勝道府人員○戊午諭向來各省鄉試正副考官有通行
考試之例亦有令大臣保舉者各科往往不同而外間議論亦不
一今歲係大比之年所有各省正副考官著將應行開列人員通
行考試其不願考試者聽仍於應行開列中著大學士九卿等將
學問優長精於衡鑒者各舉所知密封交送內閣進呈候朕酌用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如此考試與保舉並行內有保舉而考列優等者固可簡任文衡
即未經保舉而文藝入選者亦一併簡用則人材不致屈抑而眾
心亦當允服矣該部即遵諭行其非科甲出身及無真知灼見者
亦不必強舉
夏四月壬戌諭山西布政使陶正中前任直隸道員來京引見時
適值天津河間被災之際詢以地方情形伊陳奏賑恤事宜尚能
明晰言及民間疾苦至於涕泣朕以其實心愛民之員是以特用
為藩司此朕用陶正中情節並非有人薦舉也去歲朕臨幸晉省
見其辦理一切甚覺竭蹶今巡撫愛必達奏稱蒲州府知府朱發
優柔寡斷詢之該司亦稱伊在任數年素日辦事亦無決斷難稱
表率等語陶正中既知屬員不能勝任何不告知阿里衮而聽其
叢脞廢事平藩司有佐理巡撫察吏安民之責陶正中止知拘謹

一九三

自守才力不勝藩司之任著補授直隸清河道朱一斐著補授山西布政使該撫既稱朱發不勝知府之任著解任來京該部帶領引見朱一斐由直隸按察使遷○甲子以辰垣為直隸按察使由天津鹽運使遷○丙寅徐琳以不職革職以劉芳為湖北按察使由甘肅道遷○戊辰命高斌往江南會同周學健查勘河工○命清理江蘇錢糧侵蝕積弊○己巳以那蘇圖署直隸河道總督○孫嘉淦以老病乞休允之以梅穀成為左副都御史由宗人府府丞遷○乙亥諭大學士九卿奏巡察御史應否差往兩議請旨差遣巡察官員原以令其稽查地方事務之廢弛近因按年輪派遂均視為泛常毫無裨益反於地方滋擾殊非設立巡察之本意若不必限年更替俟應查之時特派專員往查倘於事務有益盛京等處巡察官員俱照所奏即令撤回每屆三年該衙門將應否差員之處請旨其臺灣巡察官員應否存留之處著交該督撫定擬具奏到日再降諭旨○命湖南長沙等處培築瀕湖隄垸○丙子命福建籌備臺灣積貯事宜○丁丑諭從來親民莫切於縣令而知府表率一郡職任尤重欲望其政平訟理易俗移風非久於其任不可漢宣帝詔曰太守吏民之本也數改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誠至言也朕臨御以來念保安元元守令最要會向直省督撫屢降諭旨但未定有成例俾得遵循是以未見實效即如州縣中才具稍優者督撫或奏請調繁或題補升用知府則薦擢監司在督撫為官擇人練達之員試有成效駕輕就熟自較初任為可觀究之缺有繁簡職守則一繁地固須能員簡邑獨無民人社稷之寄乎知府賢則屬縣各修其職監司體制雖隆而所職不過分巡轉覈或專司鹽糧轉不若知府之專有責成與屬縣較為親切今

以能勝繁劇之知府擢任監司反若置之閒地不得盡展才猷且此題升題調者不過幹辦敏捷一時見長未必皆古所謂悃愾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循良之選也即果係循良人地相宜而此地得一良吏即彼地失一良牧孰非赤子孰不當善為撫字而願數數更易乎况能員既得優加升調則熱中躁進之員惟事逢迎上司要結取譽以祈速化又安望其留心實政盡父母斯民之道也但榮進之念人情不免若非定有成規示以獎勵則歲月淹久必致自墮志氣而吏民無識亦謂其不為上司所物色或啓疲玩之習不足以鼓舞人才振起治術漢時守令治行優異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寵以車服有爵至關內侯者兩漢循良冠越唐宋今或做其意而行之守令實能為地方興起教化勸課農桑興利祛弊發奸摘伏阜安閭里者定以年限或予紀錄或加級或加銜食俸仍留原任在恬靜自安者既得從容展布以收績效即躁進之人亦知格於成例不致視一官為傳舍並可潛消奔競陋習於吏治人心不無裨益嗣後直省守令除特旨擢用及該地方情形不得不奏請調用者許其酌量聲明保奏外其如何酌定年限示以優敘俾可久於其任之處著大學士會同九卿詳議具奏尋議定例繁簡互調原為酌量人地起見今各省督撫多有因調一缺將數缺遞行轉調借調補之虛名為趨避之捷徑殊非久任愛民之道伏查雍正六年九卿議覆廣西巡撫金鉉條奏將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縣各缺分別衝繁疲難除道府請旨補授其同知以下四項三項相兼者於見任屬員內揀選調補原恐初任之員貽誤地方是以分別辦理雍正十二年直隸總督李衛奏稱從前所定繁簡未確當奉旨令各省督撫詳查據實具題經各督撫更正

有將選缺改爲要缺者亦有將要缺改歸部選者乾隆七年奉旨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等缺從前督撫辦理時不過據屬員開報以致繁簡之間多不的確著吏部行文各省督撫將從前所定各缺悉心妥議務期名實相稱亦經遵照酌定在案近年來各省仍有陸續奏改者是同一地方同一職守繁簡前後互異更改不一總之督撫酌留要缺在外題補本爲鼓舞人才但所留之缺既不切當又多遷就徒啓屬員覬覦今若仍照雍正六年以前部選例悉行裁改未免驟興更張應再通行各省督撫將見定應題應調各缺詳覈更正造冊奏報其直隸州知州一項向不歸部選未便酌定但知府內之衝繁疲難者今亦請旨補放直隸州知州各缺應一併分別酌定統俟各省覆齊臣等再將更定各缺作何補用並如何酌定年限示以優敘之處一併詳議請旨從之○戊寅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十五

移駐甘肅平慶道於固原加兵備衛○改江南太湖營參將爲副將○己卯諭朕普免天下錢糧今歲係河南省輪免之年聞該省之開封歸德彰德懷慶河南南陽等府所屬有灘地官莊官地義田四項租課因非地丁正賦均不在蠲免之內但念民佃耕種徵租不得一體邀免未免向隅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俾農佃均沾實惠○壬午諭前因山西萬泉安邑有聚眾抗官之案特差侍郎雅爾圖前往辦理今據奏報於中途患病不能前進又據巡撫愛必達奏稱萬泉縣刁民屯聚多人把守城門看此情形必有巨奸爲之謀主煽惑愚民逞兇肆惡猖獗至此非尋常聚眾可比著納親乘驛前往給與欽差大臣關防同巡撫愛必達嚴行查辦以彰國法○諭軍機大臣等從前慶復奏稱班滾及伊家口並惡木勞丁姜錯太等一齊燒死等語甚屬可疑前已傳諭張廣泗令其於到川時詳細訪查今鎮海營參將袁士林來京引見朕令大學士等詢問據稱泥日寨之姜錯太未曾燒死想姜錯太同在一處彼既未死其班滾似亦未曾燒死亦未可定等語袁士林雖係得之傳聞但伊親在行聞其焚燒泥日寨即差伊前往舉火而爲此語顯屬有因可將此情節密行傳諭張廣泗令其將班滾姜錯太等果否燒死之處留心查訪此非張廣泗經辦之案自當無所瞻顧悉心查訪可以盡得實情即行據實覆奏○丙戌諭向來州縣虧空倉庫定例碁嚴雍正年間復有分賠著賠之例所以懲戒通同掩飾蒙混徇庇之該管上司令其實力稽查使屬員不致侵蝕此所以爲保全之善術也朕觀近年來虧空漸熾如奉天府霍備任內則有榮大成等五案山西則有劉廷詔之案朕是以照例令各該上司分賠而揆厥由來實緣該管上司見朕辦理諸事往往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十五

從寬遂一以縱弛為得體獨不思州縣定有養廉用度儘已寬裕何至侵那虧空今民間絲粟固不容妄取乃於帑項正供恣其焚取有是理乎且倉庫所入出自窮簷小民力作以奉公貪員安享以自利以赤子之脂膏飽僉壬之囊囊其情理深為可惡而為之長者一切置之不問迨至彌補無術則以揭參了事異日無可著追又為之照例請豁是使貪員得計於目前國帑虛懸於事後而於其間上下相蒙彌縫巧飾實乃苟且因循廢法欺公之惡習益致參案纍纍成何政體在朕力崇寬大雖疑旋罔兼庶慎而諸臣秉節奉公整綱飭紀當查者查當參者參不事姑容不為蒙蔽乃所為主職要臣職詳合於寬而有制之正道若一味縱弛其將何所底止豈諸臣公爾忘私之義耶可傳諭各督撫共體此意痛除積習時時加意稽察據實辦理如仍前寬縱致貪風日熾帑項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十六

侵虧無著惟該管上司是問○丁亥直隸水利工竣優敘高斌劉於義及在事員弁有差○以楊嗣瑗為禮部右侍郎由宗人府由通政使遷○辛卯召準泰來京以策楞兼管廣東巡撫事○丙申諭向來鄉會試之年不准條陳科場事務蓋欲使士子潛心誦讀不便紛更成例以擾其心志且亦防弊之一端立法甚善夫三年之內何事不可言而必待場期已近紛紛陳奏耶孫宗溥摺著交部暫存俟科場事畢另行議奏嗣後如有似此違例條奏者必交部察議並傳諭科道等知之○論國家賓興之典原以選拔俊髦若學殖荒陋者俱得廁名俾進則玉石雜呈主司因而迷目自不可不嚴立限制前此學臣科試之後復取遺才錄遺之後督撫又有大收其取送甚濫是以議有科舉定額每舉人一名大省錄取八十名中省錄取六十名小省

錄取五十名其途本寬果係真才自不復有遺珠之歎但近來士子因科場剔除舊習頗知自愛有志讀書期以實應又當稍展其額以示鼓舞作興之意朕思前議但就正榜定額尚有副榜未經議及著再加恩每副榜一名大省加取四十名中省加取三十名小省加取二十名各學政於考取遺才時不論生員貢監亦不拘縣分大小但就文理明通者照數錄送入場此外彙不許濫送○戊戌諭前因山西萬泉安邑刁民抗糧拒捕聚眾不法一案特遣侍郎雅爾圖前往查審辦理乃雅爾圖行至中途向巡撫愛必達告稱患病沉重不能前進請醫調治近又稱病勢漸愈緩緩回京向來八旗大臣官員均勵忘私忘家之義即遇用兵行圍若未經派出無不痛哭懇求以從王事其或年老有疾亦情願捐軀於疆場而以偃息在牀死於婦人女子之手為恥此滿洲之舊風雅爾圖身為大臣豈不知之至此案奉命查辦即使中途患病理應力疾前往果至不可支持巡撫便至攔阻而義在雅爾圖惟奮往已耳其不能審理案件請旨派人代己而已耳乃自稱病勢危篤逗遛不前究且此案查拏匪類則有綠旗之兵弁在定案參奏疏防則有巡撫以下不善經理之官員在何至就延觀望畏首畏尾至於如此較之從前八旗公忠勇敢之風氣大相逕庭矣朕於是大為人心風俗慮尚不為雅爾圖一人而已也雅爾圖見既患病著解任調理俟病痊之日自行奏聞請旨戶部侍郎著舒赫德調補○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各省督撫養廉有一二萬兩者有僅數千兩者在督撫俱屬辦理公務而養廉多寡懸殊似屬未均著軍機大臣等酌量地方遠近事務繁簡用度多寡量為裒益定議具奏尋議查各省督撫養廉銀見在湖廣總督一萬五千兩兩廣一

萬五千兩江蘇巡撫一萬二千兩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各一
萬兩不甚懸殊無庸置議外直隸畿輔重地事務繁多總督養廉
止一萬二千兩較各省覺少請增銀三千兩山東山西河南三省
同屬近地事務用度亦屬相倣且俱係兼管提督而山東山西二
省各二萬兩河南止一萬二千兩請將山東山西二省各減五千
兩河南增三千兩各成一萬五千兩之數廣東巡撫一萬五千兩
廣西止八千四百餘兩雖廣東用度稍多然相去太遠請將廣東
減二千兩廣西增一千六百兩以足一萬兩之數川陝總督雖有
節制邊方犒賞兵丁之費然養廉三萬兩較各省過多而西安甘
肅二省巡撫西安居腹裏甘肅為邊地乃西安二萬兩甘肅止一
萬一千九百兩請將川陝總督減五千兩西安巡撫減八千兩甘
肅巡撫增一百兩以足一萬二千兩之數閩浙總督其道里遠近
事務繁簡與兩廣相倣而養廉二萬一千兩未免過多請減三千
兩福建巡撫養廉一萬二千兩未免不敷請增一千兩江蘇巡撫
養廉一萬二千兩安徽則止八千兩雲南巡撫一萬五千五百兩
貴州則止八千五百兩亦屬未均請將安徽增二千兩貴州增一
千五百兩以足一萬兩之數至各省督撫養廉間有奇零乃從前
據火耗之額定數今既經定制零數應刪請將兩江總督養廉銀
一萬八千二百兩內去零銀二百兩雲貴總督雲南巡撫各去銀
五百五十兩從之○庚子命左通政使張師載往直隸協理河務
○壬寅命廣東巡撫所轄粵海關總督永遠兼管不必再交巡撫
○以鄂容安為兵部左侍郎署兵部右侍郎調蘊著為兵部右侍郎
部調○甲辰夏至祭地於方澤以望雨停設鹵簿○乙巳命
刑部清理庶獄減徒以下罪○諭軍機大臣等據大學士慶復等

東華續錄 乾隆二五

奏金川賊番圍攻各寨沃日土司求救隨調松茂協馬良柱帶兵
一千五百名救援四月十二日抵熱籠寨解圍賊眾四散二十三
日抵沃日官寨前駐沃防護之都司馬光祖等出迎等語摺內頭
緒殊未明晰馬良柱以一副將領兵深入似屬奮勇但金酋兵勢
方盛不無冒險是否另有官兵策應所報打死賊番名數憑何查
驗其自熱籠至沃日何以但有營盤而蠻兵幾許如何逃散之處
俱未敘明又前摺內稱都司馬光祖帶兵二百名駐沃防護今奏
稱馬良柱兵到伊等方帶領土司出迎是否俱經被困官兵二百
名有無損傷再前摺內稱宋宗璋駐兵雜谷腦其馬良柱進兵以
後宋宗璋見駐何處作何調度又據另摺許應虎已經到川作何
委用俱應一一詳晰奏聞再小金川向與大金川有隙其投順似
係實心至綽斯甲等同惡相濟罪無可寬今見官兵勢盛乃稱情
願領兵出力報效此等反覆情形狡黠故習何足憑信前此瞻對
四朗之案袁士弼一意招撫以致孽黨效尤豈可復蹈前轍不若
盡行剿滅無俾易種既可鋤除兇惡以靖邊陲即可震懾諸蠻令
革心向化不必專以招徠撫恤為翦金酋羽翼之勝算也朕思此
等苗蠻雖屬化外而叛服靡常端由辦理不善如但謂得其人不
足臣得其地不足守比之禽獸虺蛇亦何妨聽其涵孕卵育並生
宇宙之間而此等蜂屯蟻聚之眾果可度外置之乎即如瞻對大
金川之事亦豈好大喜功實因伊等聲勢日張不得不勞師動眾
然前此進兵既不能遠得要領臨事又惟草率了局官兵甫撤旋
復煽動傷威損眾勞費實多若但來則應之去則弗追試思十至
而十應何如以十應之勞用之於一舉毀穴焚巢除蕩條之為
愈也稽之前事如漢之馬援請葛亮蠻中至今懷其遺烈即前明

一九七

韓雍王守仁輩亦能震以兵威羣蠻膽落坐收一勞永逸之利近日滇黔古州等境悉成樂土具有明效川省諸番亦當加意經營况我朝天威無遠弗屆即蒙古四十八旗自古所不臣何嘗不在五服要荒之外而奉令守藩輸誠內嚮甯輯至今可見含齒戴髮之倫斷無不可化誨惟在德足綏懷威足臨制得柔遠之道耳可傳諭慶復張廣泗等悉心區畫因此番用兵將全蜀情形通盤計度如何可令蠻眾弭耳帖服永為不侵不叛之臣使叢壘密符息警消烽共安至治熟籌長策詳悉奏聞辦理如果有不能辦理或不可辦理情節亦著將實在情形緣何不使之處密行陳奏○丁未諭為國求賢者若渴之心以人事君者忘私之義朕於京察之年令自陳大臣各舉賢自代蓋以政務殷繁資人而理諸臣自當殫竭忠盡舉能其官以副朕顧俊之意乃乾隆九年諸臣所舉已

東華錄 乾隆二十五年

有不滿朕望者然尚猶可諉曰初次所舉不但允協之未曾而夷考其中瞻顧同皆有所不免是不可以不論如禮部侍郎楊嗣璟以廣西人而舉本省之學政官獻瑤不以官階越次為嫌內閣學士朱定元而舉雲南知府徐鐸是皆藉口朕有韋布之士亦許舉薦之旨不知朕之此旨原以待出眾之材必猷為特達者而後稱豈官獻瑤徐鐸輩即可舉以應明詔耶此等處若謂無私誰其信之又如盛京侍郎四人同在一城而所舉彼此相同顯係邪許會合並不出於誠也又如戶部侍郎李元亮甫薦湖北臬司徐琳而徐琳即被總督塞楞額參奏以為辦事乖張居心詐偽李元亮之保舉何所取耶又如廣西巡撫鄂昌薦舉布政使李錫秦上年託庸參劾唐綬祖原屬過刻經策楞審明朕將託庸革職因粵撫一時不得其人即用鄂昌署理巡撫而李錫秦為布政使適李

錫秦在京朕召見時伊痛貶託庸之劣而極稱鄂昌居官之優今鄂昌即舉李錫秦以自代其何能免黨同朋比之嫌乎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諸臣獨不聞之乎嗣自今諸臣其克勉進賢之誼勿苟且以塞責勿假公以濟私勿藏拙以廢公勿勉強以從事本省藩臬本省摺紳亦不許舉本省官員著為例○復截漕糧十萬石於山東備賑○戊申諭乾隆十一年分直隸通省額徵地糧朕已普行蠲免其天津所屬有應徵葦漁課銀一項向來攤入地糧完納著加恩一體蠲除俾瀕海小民均沾惠澤○己酉 上詣 黑龍潭祈雨○辛亥愛必達解任調準泰為山西巡撫以岳濬為廣東巡撫○大學士公訥親奏萬安兩邑刁民見已訊供定案萬泉首犯張世祿始而欲錢告狀繼又主謀糾眾逼勒知府擬斬立決梟示張正惠等四名毆官索犯

東華錄 乾隆二十五年

放火把門安邑首犯張遠親寫傳單聚眾鬧開李林水鳴鐘糾黨脅眾鬧城並擬斬立決餘犯各照律定擬至閩省官弁除巡撫愛必達總兵羅俊另摺題參外其蒲州府知府朱發萬泉縣知縣李廷棟庸懦貽誤釀成大變都司胡璘河東道周紹儒奉調不前並請從重治罪安邑縣知縣佟濬平日縱容家丁衙役作弊致起變端參革審竣從重議結得旨三法司覈議速奏所參官弁俱著革職交刑部治罪○壬子以赫德為山東布政使李敏第為山東按察使

由江蘇准

○癸丑諭朕宵旰幾思所以惠鮮懷保之道尤勵始勤終怠之戒不敢因臨莅久而有泰心近歲以來科道官時有以民氣漸驕為言者朕初不信仍戒飭之乃福建則有羅日光抗租拒捕之案山東則有張懷敬聚眾毆差之案江南則有王育英號召罷市之案廣東則有韋秀貞拒捕傷人之案而莫甚於

山西安邑萬泉聚眾抗官守門索犯之肆為猖獗也夫以普免錢糧而民不以為恩如恩厚恤而民不生其感德或地方有司辦理少不如意輒呼羣咆哮挾制官長為督撫者或避下急之名或存省事之見不詢根由不顧大體甚或參處官員以圖結案夫百姓敢於恣肆妄為亦由平日不知尊親大義而平日之不知大義則由於朕厚加之以恩膏而不率先之以教化督撫亦惟知朕有愛民之心而不思朕有教民之責居恆煦煦惟恐拂百姓之意百姓日無官長意若官長去留可操之其手及羣不逞譁然而起而官長則已掛名彈章以致益煽習為故常猶劣子之倚慈母有所恃而無恐且抗衡焉不思守令者朝廷之守令敬守令所以尊朝廷普免加賚格外之矜恤也假如不獨免不接濟譬之父母不顧其子耳子不得生怨念之心乃既獨既賑而轉不安分守法耶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即使有司奉行不善胥吏夤緣為奸國有常經民宜靜聽夫父母愛子亦其馴順者耳使其子縱欲而不能節之以禮為非而不能裁之以義至於扞法抵禍議者必歸咎其父母其父母亦自悔過縱之失則今日之頑民聚眾干犯刑章朕得不引以為己過深自愧悔也歟然朕雖失教於前尚思勤懇誨迪於後以為眾黎庶勸各省督撫其倡率州縣諄切化導使愚民知敬畏官長服從教令勿復自蹈迷途以益朕過實厚望焉各省督撫其徧行曉諭使遠所窮鄉之民咸悉朕意

六月庚申朔諭朕幼誦簡編心儀先聖一言一動無不奉聖訓為法程御極以來覺世牖民式型至道願學之切如見羹牆辟雍鐘鼓躬親殷薦而未登闕里之堂觀車服禮器心甚歎焉仰惟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魯親奠孔林盛典傳於奕禩皇

東華續錄 乾隆二五

考世宗憲皇帝崇聖加封重興廟貌嘗遣朕弟和親王恭代展祀未以命朕意者其或有待歟朕寅紹丕基撫茲熙洽思以來年孟春月東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壇瞻仰宮牆申景行之夙志復奉聖母皇太后懿旨泰山靈嶽坤德資生近在魯邦宜崇報饗朕不敢違爰遵慈訓親奉鑿與秩于岱宗用答鴻貺旋蹕青齊觀風布澤以昭崇聖法祖教孝省方鉅典所有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該部稽考舊章詳悉具儀以聞應豫備之各衙門查察事宜先期請旨至行在一切所需悉出公帑毋得指稱供頓儲備絲毫貽累閭閻羽林衛士內府人役等各該管大臣嚴行稽查約束並令扈蹕文武僚臣嚴飭儉從毋得侵踐田疇致妨宿麥如有騷擾地方指名需索者立即參奏從重治罪通行曉諭知之○癸亥諭十四叔允禩從前倚恃皇考恩眷不遵訓諭有違弟臣之義是以皇考將伊拘禁冀其悔改朕登極後特命釋放賜以公爵家居十數年來安靜循分並未生事則是自知悔悟能改前非矣使得及皇考在御必當嘉予恩施朕用是仰承皇考加恩之意著封十四叔允禩為貝勒照常上朝○丙寅截漕糧二十萬石於天津備賑○以奉天缺雨禁商民海運米石○丁卯停新科舉人覆試○庚午命校刊通志文獻通考○辛未諭貴州苗蠻雜處軍務關繫綦重巡撫文員與通省營弁不相統轄從前撫提各持意見公事遂致掣肘總督駐紮雲南相隔遠貴州巡撫著提督軍務節制通省兵馬○壬申以富德為盛京戶部侍郎由副都統選○甲戌諭馬端臨文獻通考一書綜貫歷代典章制度由上古以迄唐宋源委瞭然學者資以考鏡明王圻取遠金元明事蹟續之煩蕪寡要未足與三通並且至今又百五十餘年矣我朝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一九九

監古定制憲章明備是宜蒐擇討論以徵信從其自乾隆十年以前會典所載令甲所布金匱石室所儲與夫近代因革損益之異上溯宋嘉定以後馬氏所未備者悉著於編為續文獻通考大學士張廷玉尚書梁詩正汪由敦經理其事惟簡惟要所有纂輯事宜酌議以聞○丙子慶復張廣泗奏小金川土司澤旺率眾投誠並退還搶占沃日三寨官兵進剿大金川攻毛牛及馬桑地方克之○戊寅移甘肅肅州回民分駐哈密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五

十四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

臣王先謙

臣周潤蕃

秋七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辛卯諭國家三載寶興係掄才大典每科正副考官皆令該部就各省分驛程之遠近按期請點均無遲誤乃各省之中有數省督撫循例請差者亦有不行奏請者揆厥所由皆因前明季年朝政闕茸竟有當大比之年逾期不點試官以致科場展限者其後地方大吏不得自行豫請至今尚有沿習舊文具本題請之事實屬重複各省又不畫一殊非政體嗣後惟令該部屆期照例請點其直省自行奏請之處著停止○戶部主事楊可鏡緣事奪職 上以可鏡係明臣楊漣後特原之○乙未諭大阿哥新得皇孫命名綿德朕孫行命名上一字用綿字下一字俱從心字內閣照例恭擬字樣進呈以備選擇○諭朕因八旗漢軍人等生聚日繁家計未裕於乾隆七年特頒諭旨自從龍人員子孫外願改歸民籍移居外省者准其具呈本管官查奏旋據漢軍都統等分晰辦理允行在案朕觀漢軍人等或祖父曾經外任置立房產或有親族在外依倚資生及以手藝潛往直隸並各省居住者頗自不少而按之功令究屬違例伊等潛居於外於心亦自不安朕思與其違例潛居孰若聽從其便亦可各自謀生嗣後八旗漢軍人等願在外省居住者在京報明該旗在外呈明督撫不拘遠近任其隨便散處該督撫咨明該旗每年彙奏一次以便稽查務令安靜營生無得強橫生事如此則於功令不相妨礙伊等亦得安居樂業生計有資矣○丙申禁商民販苗民子女○丁酉命纂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江蘇巡撫安甯奏參布

政使王師辦事遲留居心詐偽得旨解任以愛必違署江蘇布政使原任山西庚子諭御史李文駒奏山西河南刁民屢次糾眾抗官請差員按部宣諭一摺朕觀奉使之員好事者則干預地方事務與督撫抗其安靜者則不過乘傳往來敷衍了事以應虛文於風俗人心究無實際蓋厚撫綏與教化皆有司專責在地方官身為司牧朝夕與民相親正當隨事教導示之禮法漸摩於不覺禁戒於未萌方為有益豈欽差巡歷一徧宣講一番即能使愚民共喻頑梗革心收捷效於口頰聞乎夫糾眾抗官之事從前往往暗自消弭比來事無大小悉令上聞文武大吏不敢隱匿朕因得整飭紀綱維持風俗隨時辦理不事姑息並非往日少而近日益見其多即如水旱偏災各省向所時有近歲雖不成災亦必入告亦因朕明目達聰外吏無不據實陳奏初非水旱之較多於前也以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通省之大開有一二縣一縣中間有一二人此二人既伏辜正法則其餘皆善良輩矣而仍復命使頻煩往來喋喋竟似方州比屋人盡冥頑非聚集訓諭不能感發天良是直以不肖待人為民上者何忍出此譬之農夫為稼嘉穀中不免一二稂莠剪稂莠則嘉穀自滋若因有稂莠而並嘉穀亦加之鋤耨則勢而反損此柳宗元種樹之喻深戒夫長民者之好煩其令也御史條奏往往乘一時風氣辦水利則競言水利辦錢價則競言錢法訓飭刁民則競言刁民近日袁銑曾奏請行保甲定地方官處分因係已行之事且曾屢降諭旨訓飭其措未發今李文駒又為此奏伊等所見大率如此是用明切曉諭知之○辛丑以董邦達為內閣學士翰林院侍讀○甲辰諭此次引見月選官內有袁庸不勝知縣之任著令改教者四人吏部過堂及九卿驗看何以不行舉出看來近

日吏部九卿於驗看一事不能實心任事如此廢弛之漸殊為可慮著嚴飭行知縣一官古稱司牧其才具之短長乃政治得失所關民生休戚所繫斷不可因其例應選用曲意姑容輒以社稷民人寄之闕茸之輩也此等之人必不能望其整頓地方休養黎庶以無負父母斯民之責即使勉循其意令其赴任該督撫亦必以才力不勝奏請改教在本人既多往返跋涉之勞設或更代之員仍復不能稱職則該地方竟至累月經年無正員經理案牘由此日積風俗由此日墮流弊不可枚舉不若慎簡於銓選之初量材而授尚可冀其勉策勵是以重銓衡公驗看無非求盡所以擇吏安民之道從前諄切訓諭至再至三而吏部九卿又復狃於積習不思徵敘官方乃吏部職掌果其為官擇人甄別精當豈得謂之專事權而作威福今第依次註名漫無可否乃昔人所謂一吏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可任者權衡重寄固如是乎九卿為國家股肱耳目匡襄政治深所倚賴月官人材之優劣年力之衰健可一望而得而拱默觀望諉之吏部吏部又諉之九卿九卿吏部交相諉實諉之於朕耳夫謂知人之難者以其心術才具非外觀可定如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為晉名將裴度退然纔及中人為唐名相以貌取人不能無失要其可用不可用則賢愚難立辨惟在實心與不實心耳能實心則鑒別不淆而庸鈍自見不實心則因循了事而良楛無分九卿之不行舉出豈其限於識見之不明不過謂已成之功名為一言所阻恐怨謗所歸於是乎在不知身列大臣正當為公事任怨任勞若謂無干己責聊徇羣情不能分朕之憂救時之弊似此優柔姑息其將何所底止况秉公糾舉則驕驕不得與騏驎同驂燕石不得與連城相潤循卓之風必自此始即在不自量之輩

未必盡能心服而一人之得失與一邑之政治孰重孰輕范仲淹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先哲名言甯未之聞耶嗣後吏部九卿務體朕拳拳吏治之苦心共天公忠屏除瞻徇凡遇驗看之日詳慎簡擇擢拔人才鄭重司牧毋得任意因循懈怠○丙午諭近因校閱金史見所附國語解一篇其中謬舛甚多金源即滿洲也其官制其人名用本朝語譯之歷歷可見但大金全盛時索倫蒙古亦皆所服屬幅員遼廣語音本各不同而當時惟以國語為重於漢文音義未嘗校正畫一其元臣纂修又不過沿襲紀載舊文無暇一一校正謬以傳謬有自來矣即如所解之中有聲相近而字未恰合或語似是而文有增損至於姓氏惟當對音而竟有譯為漢姓者今既灼見其謬豈可置之不論爰命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尙書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國朝校定切音詳為辨正令讀史者咸

東華續錄 卷二十六 四

知金時本音本義謬為之一洗並註清文以便考證即用校正之本易去其舊其坊間原本聽其去留庶考古信今傳世行遠均有裨焉○戊申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獵木蘭○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周學健來京時條奏請開上下竿塘十四島以興民利經軍機處議交該督撫查覆旋據巡撫陳大受奏稱撤委員弁查勘據稱原呈請開之紳士於各島徧貼告示招令佃漁諸人向其批字方許墾地掛網窮民惟恐失業俟勘明請旨等語此件尙在確勘未見題覆准行而紳士等貼示招人看此情形惟以包收眾利為事全無實在與民興利之心今朕又聞各島田園無多其願墾者不過希冀海洋之利徒使紳衿富豪逞其欺占以圖私利於窮民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况各島一開未必不弛海禁尤有關繫圖一己之私倡此興利之說以惑眾聽此風為民上者所當訓

迪禁遏之何可滋長著傳諭該督撫等速行查勘定議題覆照舊嚴禁以息訟端○高山緣事降調以永甯署福建布政使原任直隸○甲寅慶復張廣泗奏金酋莎羅奔居勒烏圍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見分兵兩路攻勦河西各寨亦應勦洗派遊擊羅於朝同土司汪結帶兵進攻俱定於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齊進臣張廣泗原擬駐雜谷腦迨到彼相度尙偏於西路是以仍回汶川由瓦寺取道沃日徑赴小金川美諾寨駐紮俟各路齊進後當率兵相機策應臣慶復見駐汶川彈壓今分路進兵擬出駐舊保以便商辦得旨覽奏俱悉朕始謂大學士慶復尙在汶川軍前有張廣泗一人足資辦理是以有旨令人閣辦事今觀此奏是前臨軍營矣若接旨而已起身回京則已若尙在軍前且不必來京可俟奏凱功成大局已定然後起身可耳○乙卯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

東華續錄 卷二十六 五

山莊 八月辛酉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甲子飭禁紳士專利把持鄉曲○命給喀爾喀內扎薩克六盟長印信○庚午加山西河東道兵備銜○癸酉以江蘇潮災命截留明歲漕糧二十萬石備賑○辛巳慶復張廣泗奏進攻刮耳崖賊巢連戰克捷情形得旨自汝等定期會勦之奏至朕日夜望捷音之來遲至如今亦不過小小之破礮克寨何足慰朕耶此內雖馬良柱尙屬奮勇有所攻克然用力圍攻旋受其降將來事成之日此等曾經逞兇之犯問其罪乎將置而不問乎若置而不問數年之後又一金酋耳則亦未為計之得也至於許應虎在朕前力請出師效力今一獨松即不能克所謂奮勇直前者何在且攻礮獲勝情形總與班滾之事無異朕所慮者將來金酋又似班滾之生死不

明則勞師動眾訖無成功必有身任其咎者卿等始終籌畫勿顧目前為國家圖永久靖安之策邊防銷疥痲痼伺之萌必如古州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禦有方斯得矣○丙戌大學士等奏來年孟春 皇上稽古東巡致祭 先師經過泰山肅將祀事應行典禮命臣等詳議查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致祭闕里均用闕里禮樂今遵舊制惟 文廟樂章雖經頒發曲阜恐本處樂工未諳令樂部太常寺量派司樂及樂舞生前往演習致祭禮成御詩禮堂講書宣敕諭於五氏官員子弟宣讀敕諭於大學士內奏派一員講書人員於文職大臣內奏派二員會同衍聖公於五氏子弟內選擇二員進講其敕諭及應講之書由翰林院撰擬講書禮成恭詣 孔林行祭酒禮至周公廟即在曲阜照例遣官讀文致祭泰山靈嶽近在魯邦應行致祭古者因名山以升中原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 六

班滾未經燒死已屬顯然臣多方密訪務得實在下落再行奏聞得旨覽此則班滾實未死也如其未死舍金川而何往一事而成兩功惟卿是賴至於一切顧慮恐惹嫌怨之處皆可不必勉之九月戊子朔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命疏築山東蘭山等二縣河道隄堰○庚寅 皇清文穎告成 御製序曰我大清受 命百有餘年 列祖德教涵濡光被海宇右文之盛炳焉與三代同風朕紹聞遜志以是為學亦以是為治矢其文德一紀於茲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自有天下而人經緯乎其間士君子之一言一行國家之制度文為禮樂刑政布之為教化措之為事功無非文也乃其菁華所萃蔚為國華詞以敝之聲以承之律以和之諧協六同彰施五色典謨作焉雅頌興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之盛也而廣之日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則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 七

明年應徵額賦○丁酉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己亥命山東本年漕糧應運蘄糧一併截留及上年地丁銀兩扣留備賑○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張廣泗奏報大金川情形雖未大勝而連破番寨去刮耳崖僅二十里似乎不久可以成功朕方望捷音之踵至乃此次所奏以賊礮所踞俱在絕險攻克頗難並未言及刮耳崖何時進取是奏凱尙需時日伊前後奏報相隔不過數日而情事各異即奏到之日亦遲速不同且此次未與大學士慶復會奏即慶復接到令其來京之旨已經起身彼即應奏明慶復既未奏聞而張廣泗此摺亦未聲明著傳旨詢問至所奏訪查班滾蹤跡其未死可知從前以其焚燒自縊朕即謂其情節可疑焉知不詭計免脫潛往大金川句通啓靈今查奏如此則班滾之逃舍大金川而何往伊既附賊酋必教之謀逆句結黨援眾番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八

聳聽是以螳臂自恃敢於跳梁蓋番性難馴又多狡獪雖各分門戶而聲氣相通鬼蜮之技隨在皆有即如郭維克之後則有瞻對又繼之以金川即崇喜土司之仇殺雖為穴中之鬪亦係啓靈之端若瞻對辦理妥協何至復有金川等事即裏塘土司汪結於征瞻對時效力著有功績為大學士慶復所任用今觀張廣泗所奏王懷信供詞上年汪結授為土司班滾亦差人到汪結處投哈達道喜則其心懷叵測眾番之暗傳聲息從可知矣且據昔什綽所供汪結做中班滾的兄弟俄木丁投降了叫班滾逃往別處去益可證班滾之始末汪結咸知則汪結蓋一陰巧小人彼既外示出力於我而內仍不使班滾怨彼此乃番蠻兩下獲利之巧智而慶復特墮其術中而不知耳將來此人須另有一番處置方可今汪結見在軍前尤宜事事密為留意不可稍露機關致彼生疑而蹤

迹班滾之事尤不可付之此人也總之此次用兵非小小克捷微創於目前所可了事必須統計金川番情大為籌辦實足以懾服諸蠻為一勞永逸之策方不至事久復有蠢動若此時稍有遷就以圖速成將來辦理愈難反不若無此役之為得計矣金川之役興師運餉勞費已煩且天氣漸寒正宜乘時剿滅以奏膚功上年瞻對出師朕屢加督策始得結局茲以張廣泗嫻於師旅一以委之自無煩西顧之憂是以未屢頒旨訓飭今看尙無奏凱之期又不能不慮懷矣若班滾果在金川則殄滅醜類擒獲逃酋一事而成兩功全在此舉可傳諭張廣泗令其審度機宜速殫智勇籌全制勝永靖蠻氛以副朕特用之意瞻對乃前車之戒不可蹈也○壬寅諭江西武備遠不及他省乃人所共知是以於該撫奏事之便言及令二總兵明白回奏高琦奏到時降旨交部察議者蓋因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九

高琦莅任三載全無整頓非如岳鍾璜之到任未久者批知道了而可以不必交部察議也該部惟應按例以定處分乃復議交該督詳查自來已降旨察議之人有如此辦理者乎殊屬違例邀譽著將該堂官交部嚴察議奏此本發還另議具奏○乙巳撥奉天米十萬石於山東備賑○高斌等奏修築六塘等處河工隄堰橋梁如所請行○丙午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丁未以舒輅為安徽布政使富明為河南按察使由江西南○致仕太子太保大學士查郎阿卒遺疏聞得旨查郎阿患病溘逝知道了該部知道○戊申吏部議奏兵部議處江西南昌鎮總兵高琦廢弛武備案違例邀譽應將尙書彭維新左侍郎鄂容安陳惠華照例革職得旨兵部議處高琦一案違例邀譽並不違旨察議部中從無似此辦事之理已將該堂官交部嚴加察議昨至湯山侍郎鄂容安

在中途內廷班次接駕因召至面前降旨訓飭原因彼係滿堂官且見掌部印應於彼是問是以至九卿接駕之地不復問彭維新陳惠華也且二人向日即旅進旅退無所可否亦不足問也設其當問即似鄂容安馬前訓飭有何不可乃由湯泉回至行宮時九卿立班侍駕而彭維新陳惠華獨不在班指名尋覓良久始至據稱爲關防所阻則九卿在班者甚眾年高如劉於義並未攔阻何獨伊二人其將誰欺此乃伊等知朕訓飭鄂容安懼而避匿人臣敬君之道有是理乎若恐朕以待鄂容安之道待之即謂有失大臣之體伊不能受則此心益不可問其罪更不容誅矣前代廷臣有掛冠徑去者此乃綱紀陵替所致我朝天澤明而名分肅豈容有此况彭維新曾罹重譴起自廢籍復以居憂赴任爲言官所劾廷議革職陳惠華因伊弟陳惠正有議處之案具摺奏辨竟匿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十

擬入情實者五案又歷年貪婪立決未待秋審者二案是侵盜貪婪之犯秋審時原有擬入情實奉旨到者及詢以今何以率入緩決以致人不畏法侵貪之風日熾則不能對蓋因例內載有分年減等逾限不交仍照原擬監追之語至秋審時槩入緩決外而督撫內而九卿法司習爲常然初不計二限已滿既入秋審自當處以本罪豈有虛擬罪名必應緩決之理即在本犯亦恃其斷不入情實永無正法之日以致心無顧忌不知立法減等原屬法外之仁至限滿不完則是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此等藐法無恥之徒即應照原擬明正其罪嗣後此等二限已滿照原擬監追之犯九卿於秋審時覈其情罪應入情實者即入於情實案內以彰國法朕於旬到日再爲酌奪其如何分別酌覈之處著大學士九卿悉心妥議速奏尋議凡侵貪案犯二限已滿查其獲罪之由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十一

於上聞非朕勤恤民生之本意嗣後各督撫務必隨時確訪實在市價不得一任屬員隨意開送又不可因朕此旨有意將米價裁抑少開以圖粉飾古太師陳物價以觀民風漢刺史問羊得馬民不敢欺傳稱循吏况六府八政首重穀食是曰民天其亟加之意毋偽母隱俟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壬子浙江總督喀爾吉善奏參浙江巡撫常安貪婪各款得旨解任命高斌顧琮前往審奏○以顧琮為浙江巡撫著為漕運總督由兵部○丁巳以陳大受為兵部尚書調潘思渠為福建巡撫以訥敏為安徽巡撫赫慶為廣東布政使由安徽按察使○以倉德為四川布政使石杰為四川按察使由建昌道

冬十月己未諭向來祭享 太廟獻爵獻帛例用侍衛及太常寺官朕御極後俱令用宗室人員蓋因宗支繁衍實惟 祖德所詒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十一

一氣感孚昭格尤為親切且使駿奔走執豆籩有事為榮亦得服習禮儀陶鎔氣質蓋有在但演習禮節奉常實所專司宗室既非所屬未必聽其指授嗣後每逢祭祀之期著派宗人府王公一人前往監視俾進退優嫺執事有恪以昭誠敬將此載入會典○以葉存仁為安徽按察使由江蘇准○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從前班滾焚斃未得確據是以屢行降旨令密行察訪今據總督張廣泗查明班滾仍踞如即且敢肆行多事攻打康宋蹤迹顯然汪結於班滾潛逃時明知隱匿且遣使往來暗通消息遊擊羅於朝亦係上年承辦此案之人恐其發露意欲多方掩飾是汪結實為彼地之巨蠹而羅於朝亦屬知情種種情形俱屬顯著該督請雖彼處無再用兵之理而設法鉤致大費經營朕思班滾狡獪生事至為可惡不可不明正典刑若果能如計就擒則已否則再用大兵

攻勦亦係出於不得已而非顯武在目前進勦大金川須全力貫注不得分營至將來金川事竣即應移師如即迅速攻討斷不容緩汪結既為彼耳目羅於朝身為營弁乃內地之人輒敢與之通同更為不法進兵時須先期將汪結羅於朝二人以他事調赴軍營一一訊明更可得班滾實在下落而明正其罪此際更密為防範令汪結不得暗施狡計必當擒獲班滾明治其罪以正從前草率之失所為一舉兩得實在此役此時宜遵前諭不得稍露風聲以防他變可傳諭張廣泗知之○張廣泗奏臣前派西南兩路各鎮將進勦七月內尚能奮勇直前各距賊巢不遠八月內因去巢愈近賊守彌固各路雖報有攻擊斬獲未能直搗賊巢臣查有昔嶺山梁可以俯瞰勒烏圍而直下刮耳崖為尤近擬九月中親往督率務期九十兩月內進取賊巢報聞○壬戌命江蘇再截留漕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十二

糧二十萬石備賑○癸亥諭朕因各省侵貪案疊累意欲懲一儆百以息貪風大學士及該部並未詳查立法本意蓋慮度朕意止於惡侵而不知朕意實在於懲貪夫侵盜之與貪婪似乎有開而不知服官守職者孰無畏懼之心不敢先虧庫帑至於藐視國課恣意侵漁則下此之苞苴魚肉更復何所顧忌必致腹民自潤貽害無窮故天下容有貪而不侵者必無侵而不貪者嚴侵盜正以懲貪婪此整綱救法之要道也及至再三降旨曉諭令大學士九卿等詳悉酌議於秋審時應情實者入於情實乃今陝西內甸到情實案內即有李銘盤吳浩丁棻三案此又矯枉過正惟自是從而三案未必皆當句決也此中亦有必無可貸者但今當定議之始向來因陋就簡常入緩決之人即以情實正法所謂不教而殺朕不為也著於法外施仁暫行停句再予一年之限或尚能悔

悟完項自贖其罪以邀寬典如仍復玩視國法必予以正其罪
朕用法從無假借而必準情度理允協厥中以歸至當著通行各
督撫共悉此意○乙丑 上以 皇太后聖躬違和詣 皇太后
宮問安視藥是日宿 慈甯宮每日視藥三次至辛未皆如之○
壬申轉王會汾爲兵部左侍郎以莊有恭爲兵部右侍郎陳邦彥
爲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以塞爾赫爲兵部右侍郎○辛巳諭
朕閱內務府庫所藏歷代帝后圖像蓋沿襲前明以來之舊局鑄
收藏視同尋常圖繪未經啓視塵封蝨蝕不無侵損朕思勝朝陵
寢卽世遠年湮尙爲之禁樵蘇而虔守護使松楸勿翦况縑素未
渝冕旒秀發其何忍褻越視之又明時帝后冊寶向貯工部庫中
歲久亦不免遺失殘毀朕意欲併藏之南薰殿中示崇敬焉其中
或有損闕令補綴完好應重裝者卽付裝潢其如何編列甲乙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 十四
存錄檔籍慎重珍藏之處內廷大學士等會同內務府總管王大
臣等妥議具奏尋議臣等恭查南薰殿正殿五間請於正中三間
內各設硃紅油漆木閣一分五層安奉歷代帝像每帝像一軸造
枅木色小匣用黃雲段夾套包裹裝入按閣層次分列安奉東一
間安奉后像均照前式製辦至帝后冊葉手卷亦按帝后木閣安
奉西一間置木匣一安放明時帝后冊寶其功臣像按軸置造小
匣套用紅雲段仍貯庫內再帝后圖像內見有應修補者請俟修
補完好時各按朝代挨次編列甲乙安奉木閣並冊寶收貯木匱
一併登記檔籍存案令內務府堂官郎中六庫郎中稽察照管報
聞○壬午命江蘇復截明歲漕糧四十萬石備賑○癸未吏部等
部議准甘肅巡撫黃廷桂奏通渭縣署從前移駐安定監地方本
係一時權宜原治百姓憚其寫遠從未一至彼處以致累任縣令

東華續錄 乾隆二一六

俯從民便仍在原治駐紮而新縣則往來其間終非久計不如仍
復原治從之○甲申命丁憂副將回旗准原任京職行走○乙酉
飭各直省未完錢糧每年清查已未清完實數奏聞○丙戌 上
詣 皇太后宮問安視藥
十一月丁亥 上詣 皇太后宮視藥每日三次至己丑皆如之
○浙江巡撫常安奏參布政使唐綏祖徇私狂悖各款得旨常安
參奏布政使唐綏祖各款尙非賊私狼藉可比而亟掛彈章一似
不可姑容者安知非常安先聞被劾之信因疑喀爾吉善訪伊劣
蹟必由於唐綏祖開送撫拾傾陷欲使兩敗俱傷以洩己憤耶但
既有此奏不可不加詳究唐綏祖著解任所參各款及本內有名
人犯俱交大學士高斌會同巡撫顧琮一併查審定擬具奏○調
永貴爲浙江布政使以宮爾勸爲雲南布政使由禮部○戊子命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 十五
各部院滿洲司員照漢官例分司定額○己丑諭各省文武官員
有因公呈誤部議降調係該員應得之處分部覆時酌其情罪或
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酌量錄用已屬格外之恩至於降
旨依議降調之員自應照所降之級赴部候補乃又有送都察院
考覈引見之例此等人員有因原參督撫所出考語平常遲至數
年俟督撫離任始行赴部更有降調時並不請咨考語赴部及督
撫屢更復以無憑出具考語呈請引見者既滋弊竇亦且事屬重
複大抵爲政貴簡而得要例愈繁而弊愈多嗣後著停止其在京
文武並旗員及各駐防人員因公降革有令該堂官該旗大臣出
具考語帶領引見者又有送都察院考覈者條例亦覺繁多不無
啓趨避之途其如何刪繁就簡酌中定例處著大學士九卿並八
旗都統詳議具奏尋議在京各部院司員及五城正指揮等官並

一一〇七

旗員及各駐防人員巡捕營參遊守因公誤降革者如辦事勤
練人才可用之員任內並無錢糧不清及治罪之案該管大臣會
同都察院詳加察覈果應行帶領引見交該管大臣出具切實考
語保奏帶領引見其各駐防人員咨送各該旗帶領引見應否去
留候旨定奪從之○庚寅 上詣 皇太后宮視藥二次至乙未
皆如之○子故致仕吏部尚書性桂祭葬諡恭簡○辛卯以雅爾
圖為兵部右侍郎由內閣侍讀學士遷○壬辰以德爾格張泰開俱為內閣
學士德爾格由光祿寺卿遷 泰開由會都御史遷○甲午諭內閣刑部行師最重紀律
故失律有誅罪在不宥袁士弼在瞻對軍前與提督李質粹意見
齟齬遇事推諉奉文調遣遲期不至經大學士慶復奏參擊交刑
部治罪朝審擬以情實應即予勾但慶復參原據李質粹稟報
而李質粹所報班滾焚巢斃命之處始據奏報朕即以為未可信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十六

因命張廣泗紀山等備細訪查乃知班滾見踞如郎且敢領兵攻
打上瞻對土司康朱肆行滋事夫首惡渠魁關繫至為緊要而以
生為死全屬子虛則其他功過是非豈復可信張廣泗大金川軍
務告竣後必須將班滾另行辦理袁士弼此次暫行停勾李質粹
即非枉陷袁士弼而偽奏已屬顯然著交刑部鞫候班滾事竣
時令張廣泗將此案情節秉公據實逐一查明見在隨營將弁內
當時在事之人尚多必得真知確見俟張廣泗查奏到日令李質
粹與袁士弼對質則功過自明袁士弼自有應得之罪著入下年
朝審此次之不勾非朕輕軍法而姑息從寬也○命兩淮發鹽義
倉穀平糶○戊戌命暫開奉天海運○庚子免陝西甘肅兵丁積
欠○辛丑諭翰林院檢討阮學浩所奏貢生閻若璩 孔廟從祀
末議十一條朕疊加披閱大槩多前人所已經議及非有卓然至

當不易之論有裨典制必當見之施行者即如議樂舞宜用八佾
籩豆宜十二一條其意謂尊崇祀典宜用天子禮樂夫孔子道德
高厚與天地參即備天子禮樂以奉之亦未足以昭崇報我朝
列聖隆禮致敬於 先師至矣盡矣而樂舞仍用六佾非略而未
講也朕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斥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顧
以孔子所非者祀孔子是得為敬孔子乎在他人則議之在己則
受之於聖人之心安乎謂孔子生未嘗為諸侯六佾亦豈所固有
此乃本之宋臣王安石謂史記不當列孔子於世家不過文人翻
新立說豈足據為定論且天子尊師所貴宣明德化敦敘彝倫實
能行聖道以端治理明聖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無
一人不與被聖人之澤至於樂舞之儀文籩豆之度數其末節耳
而以此為尊師首務豈所謂能知輕重者乎又所稱兩廡先賢先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十七

儒位次陵躐宜請釐正一條兩廡從祀諸人累朝互有出入蓋書
生習氣喜違臆斷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見言人人殊考之
前史甚至有迎合時事黨護鄉曲者漢臣議禮如聚訟之譏良有
以也阮學浩所信者閻若璩之說而閻若璩此條如何釐正若者
宜先若者宜後而閻若璩即無定論况 孔廟祀典於雍正二年
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令廷臣集議所有應祀復祀之先賢
先儒已經一一釐正閻若璩所謂西多於東者蓋未釐正以前之
舊今定從祀東廡六十二人西廡六十一人位次秩然初無陵躐
見載大清會典閻若璩固未及見阮學浩何備官而亦未之聞耶
祀典關繫重大若止憑其私心淺見率意更張忽進忽退忽東忽
西成何政體以朕觀之此二條即不可施行是以明切曉諭令眾
知之其餘各條或有應議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尋奏

聞若璩未議第三條復祀秦冉顏何補祀縣置第四條增祀樂正克第七八兩條增祀諸葛亮范仲淹第十條增祀黃幹均蒙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採擇廷議先後舉行第二條升祀有若於 廟庭又於乾隆三年議准尙書徐元夢條奏舉行俱無庸再議外其第二條內議升祀公西華於 廟庭據璩若璩以論語孟武伯問仁子路曾皙等侍坐兩章爲斷查論語所記四科諸賢蓋專指從於陳蔡者而言唐開元中據此遂定爲十哲升祀 廟庭其實史記載孔子之言謂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則知聖門高賢原不止此數故宋咸淳中升祀子張本朝乾隆三年升祀有若皆以補唐禮所未備至公西華之賢固不下於季路冉有然七十子之中如子賤子羔原思南容漆雕開皆爲聖人所深許較之公西華亦難爲軒輊卽以聞若璩據問仁一章謂與由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六

求並稱當升公西華而所據侍坐一章則曾子升配已不能復進曾皙是議禮紛紛如聚訟轉不如姑仍其舊之爲安也再第四條議增祀公明儀第五條增祀曾申詳第六條增祀漢河閒獻王劉德查公明儀曾申詳見於孟子及檀弓等書皆能守家傳謹師法以不肯於聖賢之徒但授受淵源既罕明證其闡明聖道亦別無考據漢河閒獻王劉德修學好古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如周官尙書禮記之屬事蹟具載漢書但當暴秦之時轉徙流離藏遺經於焚書坑儒之會諸儒實爲其難及挾書之禁已弛以藩王有土之尊出其力以披求圖籍獻王實爲其易若因子張之弟子增祀公明儀則曾子高弟尙有樂正子春子襄公明高若因曾子之孫子張之子增祀曾申詳則孔氏子孫之賢者尙有孔斌孔穿以下多人若因有功經籍增祀劉德則藏書壁中避禍嵩山之

孔鮒亦未列俎豆事閱數千年博議者未之及非有闕遺實重之也又第九條議改祀蔡元定於兩廡其意以爲蔡元定自有功聖門非以子重果如所言不但無以處曾皙卽程珦朱松於聖道亦各有體認豈皆以子重者此其爲臆說無憑又不辨而自明以上各條俱毋庸議從之○戊申諭朕聞閩省風俗尙鬼信巫偶遇雨暘失時遂有無藉之徒意在斂錢肥己因而詭稱某處神佛靈應聚眾迎賽或將神像擡在街衢挾令地方官跪拜迎送種種惡習殊屬不經凡地方遇水旱自督撫大吏以至州縣有司固當竭誠致禱神明爲民請命豈有棍徒藉名聚眾擡神挾持官長因而召爭起釁滋生事端甚爲風俗人心之害此風斷不可長嗣後著嚴行禁止儻有違犯卽照律治罪地方官儻或有悠忽從事姑息養奸卽著該督撫參處他省或有似此惡習者著該督撫一體辦理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九

○辛亥諭改定來歲二月謁 孔林○壬子諭古天地大祀前期有百官受誓戒之禮周官冢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唐宋則掌以太尉或於尙書省或朝堂明初誓於中書省後於闕門宣制嘉靖中則親御奉天殿百官朝服聽誓戒所以聳眾聽而致肅共懲怠玩典至重也國朝祀典太常寺先期行文出示蓋本古人誓戒遺意而集眾宣誓儀章未舉朕思八政祀居其首而大祀莫重於 郊嗣後有事於 闕丘 方澤 祈穀 雩祭應於午門前宣誓戒陪祀之王公文武大臣官員朝服齊集跪聽行禮以昭齋明嚴敬之義大學士會同該部稽古具儀以聞尋議嗣後有事於 闕丘 方澤 祈穀 雩祭前期四日鴻臚寺於午門外設敕案一前設香案一令御史四員禮部鴻臚寺堂官各二員侍儀鳴贊官二員於午門外東西向立陪祀王公文武大臣官員及執事

官應齋戒者俱朝服齊集內閣學士恭捧敕諭內閣官前導大學士隨行由午門中門出太常寺堂官接捧敕諭安置敕案上退鳴贊官贊排班鴻臚寺官引陪祀王以下文武各官排班立鳴贊官贊跪王以下文武各官皆跪鳴贊官贊宣敕諭宣敕官詣敕案前行一跪三叩禮興從敕案上恭捧敕諭就敕案東傍西向立宣讀敕諭宣畢恭捧敕諭仍安置敕案上退鳴贊官贊叩興王以下文武各官皆退太常寺堂官恭捧敕諭送內閣其陪祀之王公文武大臣官員等於次日各詣齋所至誓戒敕諭交翰林院撰擬進呈宣敕諭官由太常寺奏派黃案案衣香案交工部備辦香案上陳設五供交太常寺備辦從之敕諭曰 皇帝敕諭陪祀王公文武大臣官員及執事人等茲以某年月日恭祀某壇惟爾羣臣其獨乃心齊乃志各揚其職敢或不共國有常刑欽哉勿怠○是月張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三

廣泗奏查上年攻勦贛對果如慶復所奏拆毀戰礮分割其地則班滾無可容身自必潛逃他境今查李質粹初臨賊境尙攻克礮寨十餘處迨兵過如郎僅焚空礮二座及圍燒泥日一寨餘皆完好如舊至分地之議各土司因班滾見在無人敢領仍為班滾所踞至班滾所踞大礮並未燒毀其黨羽亦未擒擊班滾焉肯舍其巢穴遠赴金川應俟殄滅金酋再移師贛對汪結不過一巧猾小人因其熟諳夷情在眾土司中最為明白故慶復信任之見令來至軍營臣面加詰詢伊頗知畏懼懇請效力但番性叵測俟事定另思處置至崇喜土司被殺一節係俄木勞丁挾仇報復與汪結安本無涉亦非所屬番人不平所致得旨覽奏俱悉

十二月丁卯申禁奸民囤糧○己巳召徐杞來京調陳宏謀為陝西巡撫以彭樹葵署湖北巡撫由倉場侍郎署○辛未諭大學士徐本持

躬端謹才品優長歷事三朝宣力中外朕御極之初簡任綸扉多寶翊贊後因抱恙令伊子隨侍回籍又加恩給與本俸以資頤養予告以來又經四載時加存問方冀其宿疾就痊赴闕供職今聞溘逝深為震悼著晉贈少傅就近在浙江藩庫內賞銀一千兩辦理喪事加祭一次著巡撫顧琮親往祭奠以昭朕恩禮老臣之意其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葬諡文穆○大學士等議副都御史梅鼓成奏正一真人秩視二品原屬明代舊制近復加至光祿大夫題請襲封伏思孔子至聖後裔承襲公爵顏曾思孟以下不過博士今張氏所襲竟與聖裔無別請照提點演法之類給與品級停其朝覲筵宴等語查正一真人世居江西龍虎山至宋始有封號元加封天師秩視一品明初改正一嗣教真人秩視二品本朝仍明之舊而會典不載品級蓋以類於巫史方外原不得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三

與諸臣同列即康熙雍正年間曾荷褒封亦用以祈求雨澤非如前代崇尚其教而必階以極品也至從前給一品封典亦因無案可稽但憑舊軸題給原未可為定制嗣後應不許援例假借題請給封至所奏授為提點演法之類所見亦是但道錄司左正一係正六品正一真人有統率道眾之責若授為提點演法則亦係正六品查太醫院院使秩正五品巫醫本相類請將正一真人亦授為正五品其原用銀印即令繳部嗣後缺出應令該撫查其子孫應襲者取具地方官印結咨部襲補照道官例註冊朝覲筵宴均停止從之○壬申以台柱為四川按察使由江甯縣○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朕覽張廣泗所奏詢問汪結供詞內稱四月十三日渡江半夜到如郎竟有空寨班滾早已逃出及責問俄木丁伊云必是隔江看見燒寨害怕潛逃等語前據張廣泗奏首什綽等在如

停息復出肆掠若我兵一退正墮其計得旨如果力不能取即如是困彼數年彼尚能支乎但領兵者固不宜存此心更忌出此言以懈兵志耳○己卯諭大學士慶復自 皇考時屢經擢用歷任尚書朕即位之初用為大將軍復簡畀封疆歷用至大學士上年瞻對用兵以總督統領軍務乃奏稱班滾圍困焚斃告捷竣事朕覽奏摺稱班滾燒斃因念全無確據應迅速查訪其種種疑竇詳晰批示始據慶復奏班滾燒斃彼亦懷疑遵旨密行查訪等語今據張廣泗查明班滾見在如郎尚復肆行滋事當時捏報焚斃之處檢閱卷宗有慶復駁回李質粹原咨李質粹遂添入火光中望見懸縊賊番之言慶復即據以入告並前後辦理未妥各情節因以張廣泗原摺傳示慶復伊乃具摺請革職交部從重治罪朕自張廣泗奏到數日來為之反復思維念其數歷中外欲施恩宥以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孟

全世戚舊臣之體而法度者朝廷之法度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朕不敢私焉且國家能保千百年無兵革之事乎若統兵之人皆如此欺罔其所關繫尚可問乎夫世戚舊臣皆與國共休戚之人也慶復思及此亦將不能自恕且以台輔大臣受國家厚恩何以於此等軍機重務通同欺罔一至於此若謂一時誤信或因用軍既久邊外番地不得不如此了事此等情形不宜題達宣示亦應密行陳奏乃始終並未據實奏明今既通盤敗露法紀所在朕雖欲寬之而無可寬慶復著革職家居待罪李質粹見在刑部監禁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將此案情節徹底研訊有應問慶復之處一併訊問逐款審明按律定擬具奏○諭朕從前因班第努三進兵瞻對宣力效勞厥有成績是以將伊等及所帶侍衛官員拜唐阿等一併交部議敘朕又施恩令班第在御前行走今據張廣泗奏

稱班滾見在如郎地方並未被火燒斃等語班第努三雖係協同慶復辦事之人未深悉地方形勢與慶復李質粹專令帶兵者不同然伊等在彼並不詳察亦從而謂班滾燒斃率行具奏殊屬冒昧此事既經顯露伊等議敘所加之級及隨侍侍衛官員拜唐阿等議敘之處均一併註銷班第努三俱不必在御前行走著在乾清門行走○庚辰諭朕惟致敬 郊壇宜崇典制乃者朕於 大祀前期一日恭詣 壇位躬親省視展潔告虔良云周備惟是 神主向藏 皇穹宇 皇祇室 皇乾殿考唐開元禮先期升主陳設省視復收朕思因省視而陳設 神主有違神道靜穆之義未協寅恭嚴事之忱應於躬省 皇穹宇 皇祇室 皇乾殿上香行禮分獻官詣 配殿行禮肅將悃忱以申對越但事屬創舉著大學士會同該部詳悉定議並躬詣 壇位後親視籩豆之處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孟

一併具議以聞尋議 皇上駕詣 南郊於 昭亨門外降輦入外壇南左門詣 皇穹宇於 上帝 列聖前上香行九拜禮兩廡 從位遣官上香行禮次詣 圓丘視 壇位詣 神庫視籩豆並遣官視牲畢入齋宮 北郊於 方澤北門外降輦入外壇北右門詣 皇祇室於 皇地祇 列聖前上香行禮並省視俱如前儀 南郊祈穀於 外壇南右門降輦入 祈年左門詣 皇乾殿上香次詣 祈年殿視 壇位及籩豆並同 大祀儀從之○禁年少宗室公等及滿洲武職大臣乘輅○命來保為武英殿大學士以德沛為吏部尚書由吏部左○軍機大臣等議准甘肅巡撫黃廷桂奏新渠寶豐二廢縣近年陸續墾復已有二千餘戶計口萬餘請改為新渠寶豐二堡除原設文武衙署及廟宇倉廩等官基仍留備用外餘准作民基仍循舊制二堡各以圻

廢鼓樓為界樓南令回民居住樓北令漢民居住從之○軍機大臣等奏陝西學政胡中藻奏請分設陝甘二省學政奉旨令臣等詢問慶復據稱陝甘二省遼闊學臣未免跋涉多費時日但該省預考生童無幾閱卷省便是以向來督學止係一人歲科兩試均無貽誤等語胡中藻所奏無庸議從之○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對用兵一案慶復李質粹以班滾燒斃告捷撤兵而班滾見據如郎肆行滋事朕原諭以俟大金川事竣之後再行查辦乃張廣泗辦理失於欲速未合機宜使事情彰著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因命將慶復革職待罪李質粹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訊按律定擬但思此案內慶復李質粹身為總統大員貽誤軍機情罪固重其在事捏報之宋宗璋馬良柱及將備人等牽涉甚多伊等既知此案情罪敗露未必不心懷疑懼於見在軍情無益著傳諭張廣泗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庚

研問嚴鞫常安若果係家人勒索確有證據毫無疑慮則常安止於失察不至革職今坐以明係知情縱容遽議請革亦不足以服常安之心且果如所奏情節毫無疑義則喀爾吉善所參過甚汚人名節即應將喀爾吉善查參而奏內亦未議及且喀爾吉善原參該撫賊私狼藉今乃以家人需索從輕歸結又何以服喀爾吉善之心在高斌自非有意瞻徇常安而伊素性長厚顧琮亦立意從寬伊兩人意將該撫議革事已兩平如諺所云和事老人老况督撫同屬封疆大吏非尋常參劾屬員可比理無兩是則伊等勢不容並立常安無過則喀爾吉善有過若如此含糊歸結則將來督撫參劾之案如何辦理朕以至公治天下當使曲直是非判然別白豈肯似此模稜兩可如伊等之和事老人乎今此案若另派大臣前往審理則於朕差大學士高斌顏面攸關亦國體所繫仍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壬

令其酌量情形如宋宗璋等在事日久熟習情形見在領兵攻勦尙能實力奮往可望成功著仍留軍前將伊等從前捏報欺罔應行從重治罪之處該督明白曉諭許其戴罪圖功以觀後效令伊等心中豁然無疑專一進剿奮勇克捷以贖前愆若伊等並無實在出力而軍前效用有人如發往之任舉等可以代伊之任即將伊等參革並案內緊要人犯一併擊解來京歸案審結治罪其餘情罪稍輕者仍著明白宣諭令其效力贖罪軍務機宜未便遙斷著張廣泗詳細籌酌妥協辦理具奏○癸未諭軍機大臣等總督喀爾吉善參奏常安貪婪一案經大學士高斌會同巡撫顧琮審明周宣猷等鑽營行賄七款屬虛應毋庸議惟縱容家人李十勒索多贓常安應照例革職等語此時督撫豈有家人敢於勒索多至于有餘金而伊主全不知情之理高斌等並未將此情節細加

得實情朕已降旨令其再行徹底研究今查奏唐綬祖之案審係全虛則常安挾仇反噬已見一斑使常安心中實無抱歉之處而唐綬祖誣罔送款何難據實奏辦否則靜候查審虛實自明乃將唐綬祖捏款糾參本內又係擡寫年月看此情形則常安心迹顯然益足見高斌等辦理前案之未能允協矣督撫布政乃通省大

吏為封疆表率今以納賄婪贓各重款露章傳播人所共知若不
 明晰是非從重究擬何以正官方而肅吏治高斌於此情節竟未
 能見及况大學士有進賢退不肖之責非顧琮可比尤當使曲直
 分明方足令人心折服今似此顧預辦理如朕前諭所云和事老
 人者其如天下公論何高斌等著傳諭申飭令其體悉前後諭旨
 將此案並常安原案再行研究務得實情分晰定擬儻仍復含糊
 了事朕必另派大臣審理務得實情審出前旨俱已明晰慶復所
 辦班滾之案即前車之鑒也可諭高斌知之○乙酉 皇七子永
 琮薨○諭王大臣等皇七子永琮毓粹中宮性成夙慧甫及兩週
 岐嶷表異 聖母皇太后因其出自正嫡聰穎殊常鍾愛最篤朕
 亦深望教養成立可屬承祧今不意以出痘薨逝深為軫悼建儲
 之意雖朕衷默定而未似端慧皇太子之書旨封貯又尚在襁褓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天

非其兄可比且中宮所出於古亦無遺殤追贈槩稱儲貳之禮但
 念皇后名門淑質在 皇考時雖未得久承孝養而十餘年來侍
 奉 皇太后承歡致孝備極恭順作配朕躬恭儉寬仁可稱賢后
 乃誕育佳兒再遭夭折殊難為懷皇七子喪儀應視皇子從優著
 該衙門遵旨辦理送入朱華山園寢復念朕即位以來敬 天勤
 民心殷繼述未敢稍有得罪 天 地 祖宗而嫡嗣再殤推求
 其故得非本朝自 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
 紹承大統者豈心有所不願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 家法乃
 朕立意私慶必欲以嫡子承統行 先人所未會行之事邀 先
 人所不能獲之福此乃朕過耶此朕悲悼之餘尋思所及一併諭
 王大臣等知之○是月貴州布政使恆文奏黔省多產鉛礦而礦
 廠轉運銅鉛餘利甚多前督臣張廣泗任內向係上下通融私相

授受並未奏明充公迨聞愛必達授貴州藩司之信始將銅鉛各
 廠餘息奏充開河修城之用惟是黔省正供無多公費有限張廣
 泗凡遇各項公用不惜重費多係捐貲給發其實所用即此項之
 餘息也張廣泗在黔多年一切苗疆吏治民生料理整頓日有起
 色誠如 聖諭張廣泗在黔過少功多得旨此係至公之論目今
 既定章程則前此之事不必論○張廣泗奏督秦甯協副將張興
 駐守馬邦山梁於扎果山梁糧運要道並不設兵防禦致被賊番
 阻截經臣發兵援應將賊眾擊退已保無虞又張興紫營之右山
 梁遊擊陳禮駐守自恃地勢陡窄設卡堅固賊番用石礮法安設
 木架以機發石傷人該遊擊並不先用槍礮擊毀以致機石齊發
 我兵不能抵禦退至山麓紮住賊番於山梁河口堅砌石卡堆積
 礮石守禦糧運水道俱被阻塞臣隨差署參將王世泰前往援救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天

於會達對河兩岸夾攻遙呼張興奮力擊賊詎張興陳禮閉營不
 出先與逆賊頭人講和並出重貨分散眾番許送官兵過河致被
 賊人引至右山梁溝底俱被殺害如此昏愦庸懦之將不能早為
 覺察臣罪奚辭請將臣敕部嚴加議處至川中將士怯懦至此臣
 何敢輕言進兵惟遵旨加調官兵以為一舉埽除之計得旨懦將
 債事豈卿所能逆料然行軍之際賞罰宜明卿自行檢舉亦是但
 此時交部必至外人盡知益生議論於事機無益故且不發俟成
 功之後交部併議未晚也○是歲朝鮮來貢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翰蕃恭校

乾隆十三年戊辰春正月丁亥諭國家敬 天尊 祖禮備樂和
 品物具陳告豐告潔所以將誠敬昭典則也考之前古遵豆簠簋
 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貴重或用陶匏以崇質素各有精義存乎
 其閒歷代相仍去古遠矣至明洪武時更定舊章祭品悉遵古典
 而祭器則惟存其名以發代之我朝 壇 廟陳設祭品器亦用
 舊蓋沿前明之舊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考案經典範銅為器頒
 之闕里俾為世守會宣示廷臣穆然見古先遺則朕思 壇 廟
 祭品既遵用古名則祭器自應悉依古制一體更正以備隆儀著
 大學士會同該部稽覈經圖審其名物度數制作款式折衷至當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詳議繪圖以聞朕將親為審定敕所司敬謹製造用光禮祀稱朕
 意焉尋議凡祭之邊竹絲編絹裏髮漆 郊壇純漆 太廟畫文
 采豆登簠簋 郊壇用陶 太廟豆簠簋皆木髮漆飾金玉登亦
 用陶銅範銅飾金貯酒以尊 郊壇用陶 太廟春犧尊夏象尊
 秋著尊冬壺尊歲暮大祐山尊均銅範獻以爵 圜丘 祈穀
 常雩 方澤用匏承以檀座如爵之制 太廟爵用玉兩廡陶
 社稷正位玉爵一陶爵二 配位陶 日月 先農 先蠶各
 壇之爵 社稷 日月 先農 先蠶豆登簠簋銅尊均用陶
 前代帝王 先師及諸人鬼之祭豆及登銅簠簋尊爵用銅不
 加金飾凡陶必辨色 圜丘 祈穀 常雩青 方澤黃 日壇
 赤 月壇白 社稷 先農黃 太廟登用陶黃質飾華采餘皆
 從白盛帛以筐竹絲編髮漆亦如器之色銅式大小深廣均仍其

舊載牲以俎木製髮丹漆毛血盤用陶從其色皆由內務府辦理
 從之○諭國家設立世職官員所以報功崇德嘉誠顯忠故我朝
 定鼎時所有建功人員及著有微勞者量給世職延及子孫其中
 有世襲罔替者亦有分別等次承襲者蓋因開創之初各著勩勞
 及統御天下又復平定未靖之區是以建立官職甚多若槩予世
 襲罔替勢屬難行是以將順治九年 恩詔以前建立之官俱定
 為世襲罔替 恩詔以後建立之官俱定為分別等次承襲但其
 中陣亡人員皆係為國捐軀效命非尋常效力得官可比較之
 恩詔以前軍功建立之官為重其時雖有先後之分而報國竭忠
 則無二致况 恩詔以前建立官員內有因陣亡賞給之官有軍
 功建立之官亦有因率屬來降本身來降賞給之官又有試功恩
 賞等官若將 恩詔以後陣亡人員皆不入於世襲罔替之列則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反不如昔時之尋常來降恩賞等官矣情亦可憫近閱八旗所奏
 承襲官員根由有原立官之人絕嗣將官襲與兄弟之子孫或襲
 與另支同族者又有一家建有二官惟一應襲之人竟不得擬陪
 之人者若不查明妥協辦理則非報功賞官之本意矣且滿洲皆
 係世僕賞之以官亦所以憫恤臣工宣力效勞以養育其子孫從
 前 皇考特降諭旨復查八旗世職內絕嗣泯滅未經承襲之騎
 都尉以上等官所有應行降等襲職之人查出為嗣襲與官爵朕
 卽位後又經降旨命查從前未經行查之雲騎尉及緣罪降革未
 經承襲各官分別情罪輕重照前承襲惟是議襲此項官爵之時
 有辦理未能盡善不合加恩本意者今當太平無事無復立官之
 處如止論 恩詔前後而不詳其功勩之大小勞績之輕重俱分
 別等次承襲誠恐日久輩數漸完不過僅存 恩詔以前所立數

員而已非惟不合國家體制且與伊等生計甚有關繫著交莊親
 王和親王平郡王大學士訥親尚書傳恆班第公哈達哈都統旺
 扎爾李元亮除 恩詔以前建立官員內陣亡人員仍准世襲罔
 替外將軍功賞給及來降賞給並試功恩賞等官如何分別輕重
 何者應世襲罔替何者應降等承襲其見在八旗世職內有因絕
 嗣襲與另支族人或官多人少應如何另定承襲條款並 恩詔
 後和通呼爾哈淖爾地方打仗陣亡所立世職見在承襲世次將
 盡與承襲世次已完業經繳回敕書者一併查明其應否世襲罔
 替之處視其所著勞績悉心妥議具奏如此辦定之後八旗世職
 不至漸少而功勳之子孫永得爵祿受恩無疆即於生計亦甚有
 賴焉○辛卯賜 皇七子永琮諡曰悼敏○癸巳諭十四叔自封
 貝勒以來行事甚屬恭謹此朕之高年尊長著加恩封為郡王○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二十七年 三

己亥諭見在進剿大金川一應糧餉俱係紀山料理紀山既有巡
 撫應辦之事難以兼顧著兵部尚書班第馳驛前往將一切驛站
 挽運沿途查辦至軍營調度糧運事務及將來金川瞻對善後機
 宜俱著會同張廣泗商酌辦理並給予欵差大臣關防其帶往之
 員外郎阿桂主事莊學和亦著給與驛馬○庚子高斌奏查常安
 一案並無入己贓私實喀爾吉善訪聞不確而常安瑣屑苛細怨
 聲載道實不勝巡撫之任乃臣摺內俱未聲明過於簡略惟有遵
 旨回浙嚴審改正得旨覽看此則先存和事沽名之過猶小今之
 飾非護短之過大矣朕前旨非兒戲宜慎思輕重也○辛丑命大
 學士公訥親往浙江同高斌會鞠常安○乙巳命阿克敦協辦大
 學士○丁未准山東捐納貢監備賑○戊申 上至曹八里屯賜
 奠 悼敏皇七子○甲寅諭大學士伯張廷玉年來屢於燕見之

次以衰老乞休朕輒宣諭慰留但因年齒既高時切軫念前後數
 頒溫旨令其盛暑祁寒不必勉強赴直隨時量力以資調護每見
 其精神矍鑠深用愜懷以為邦家祥瑞昨緣召對復力以年近八
 旬請得榮歸故鄉情辭懇款至於淚下朕諭以卿受 兩朝厚恩
 且奉 皇考遺命將來配享 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
 理而伊昨奏稱宋明配享之臣曾有乞休得請者舉數人為證且
 稱七十懸車古之通義又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解朕謂
 不然昔人久處要地恐滋讒謗將致貪戀貽誤勢必迫於殆辱故
 易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要豈所論於與國家關係休戚君臣為
 一體者哉設令昏耄龍鍾不能事事察官曠職於治體有妨亟當
 避賢者路在朝廷亦不得不聽其引退然昏耄龍鍾者固將神明
 憤然其於去留已猶不知使其心尚知覺則日日同堂聚處之人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二十七年 四

一旦遠離雖屬朋友尚有不忍况在君臣豈其忍然書曰天壽平
 格又曰耆壽俊在厥服秦穆霸主尚猷詢茲黃髮使七十必令懸
 車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卿精采不衰應務周敏不減少壯若
 必以泉石徜徉高蹈為適獨不聞武侯鞠躬盡瘁之訓耶若如卿
 所奏武侯遭時艱難受任軍旅卿生逢熙洽優游太平未可同日
 而語朕又謂不然泉壤稷契與龍逢比干所丁之時不同而可信
 其易地皆然其心同也設泉壤稷契無龍逢比干之心必不能致
 謨明弼諧之盛龍逢比干無泉壤稷契之心必不能成致命遂志
 之忠遭遇雖殊誠盡則一夫既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不得以艱
 鉅自諉亦豈得以承平自逸為君則乾乾不息為臣則蹇蹇匪躬
 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朕為卿思之不獨受 皇祖 皇
 考至優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餘年眷待之隆亦不當言

去卽令果必當去朕且不忍令卿遽去而卿願能辭朕去耶卿若
恐人議其戀職因有此奏則可若謂人臣義當如此則不可朕嘗
謂致仕之說必若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而非仕人之盛節
爲人臣者斷不可存此心何則朝廷建官命職不惟逸豫惟以治
民而人生自少至老爲日幾何且筮仕之年非能自必設令豫以
此存心必將漠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
耳誰復出力爲國家圖庶務者此所繫於國體官方人心世道甚
大我朝待大臣恩禮篤至而不忍輕令解職大臣苟非隆老有疾
不輕陳請恐不知者反議其貪位戀職而謂國家不能優老全其
令名是不可以不辨故因大學士張廷玉之請舉朕所往復曉譬
者布告有列其所陳既未允行重違其意所有吏部事務不必兼
理俾從容內直以綏眉壽大學士來保著兼管吏部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五

二月丙辰轉德齡爲吏部左侍郎以德通爲吏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
○丁巳萬國宣以縱役妄擊斃命解任以鄭遠爲浙江按察使
○戊午 上東巡奉 皇太后率 皇后啓鑾○辛酉諭據安甯
奏四川按察使台柱詳稱母年八十三歲迎養在署四川路遠不
能偕往又不能離情願仍留本任詞意懇切等語台柱著調補安
徽按察使葉存仁著調補浙江按察使其四川按察使員缺著鄭
遠調補○癸亥 上駐蹕趙北口奉 皇太后閱水圍○甲子命
扈從滿漢科道沿途查察隨駕人等踐踏田禾○丙寅諭大學士
高斌等今奏常安從乾隆八年起每年兩次點換鹽政承差共焚
收銀八千餘兩又察出原參款外每遇鹽政承差缺出新役頂補
共焚收銀一千七百餘兩俱經各承差及把總王英供吐明確等
語已命大學士公訥親前往覆審則此奏亦可毋庸置議但常安

敗檢貪劣既已昭著著革職聽親等嚴審定議○丁卯諭原任
工部尚書魏廷珍向以老病乞休朕因其凡事因循干譽不肯奮
勉供職設令辭老榮歸優游林下何以儆將來之旅進旅退者故
降旨革職今朕東巡伊來接駕念其年已八旬向曾受 皇祖培
養拔擢之恩且數年家居尙屬安靜著加恩給還原職以示朕眷
念舊臣之意○戊辰命再截留漕糧六十萬石於山東補各屬倉
儲兼備借糶○己巳諭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 先師顏曾思孟
四賢作配 殿庭雖從與享但聞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
恭奉香帛前往祭獻以展誠敬朕向在書齋曾製四賢贊景仰之
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朕崇重先賢之意復聖顏子贊曰貧
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
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筆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六

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宗聖曾子贊曰宣聖轍環
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
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重道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
春風淵源益粹篤實春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
宗述聖子思贊曰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
作求孝思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
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聲述乃文祖亞聖孟子
贊曰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雄處士橫
議爲我兼愛黃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
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
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丁
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壬申

福建陸路提督武進陞奏甌甯縣會匪滋事署建甯鎮總兵劉啓宗等率兵討平之○癸酉諭山東被災州縣雖屢加賑濟今清蹕巡歷深用惻然其再加恩將經過不經過處所均加賑一月○以赫赫為太僕寺少卿李敏第為山東布政使李渭為山東按察使由鹽運○甲戌飭山東勸業戶有力者輕減佃租○乙亥詔免直隸山東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丁丑諭朕茲止闕里奠先師祀 少皞夙誠申矣惟是 周公元聖祿祠咫尺不一瞻拜於心歎焉其致祭已照例遣親藩行事今朕欲至祠辨香勝拜所司具儀以聞且朕所重者道也豈所論於位乎○戊寅 上駐蹕曲阜縣○諭朕時適東巡明禮肇薦東省本年錢糧見已普免曲阜泰安歷城駐蹕之所著將三縣己巳年應徵錢糧全行蠲免俾均霑厚惠○己卯 上釋奠禮成 御詩禮堂命舉人孔繼汾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等進講畢諭衍聖公孔昭煥曰至聖之道參天地贊化育立人極為萬世師表朕仰紹 前徽度修展謁爾等令緒相承其務學道敦倫修身慎行弗媿為聖者子孫朕心實嘉予之其欽承毋怠○上謁 孔林○詣 少皞陵 元聖周公廟致祭○命留曲柄黃繖供 大成殿賜衍聖公孔昭煥及博士等宴並賜孔昭煥書籍文綺貂幣賜曲阜縣世職孔傳松及十三氏子孫等加級並賞賚有差○ 御製闕里 孔廟碑文勒石 大成門外文曰朕惟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修明六籍垂訓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之精蘊至 孔子而集大成後之為治者有以知三綱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敘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以昭宣布列於天地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弗可及已

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 聖人之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 殿庭盛典商皇垂於冊府 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 廟貌崇敬誠切瑞應章顯實由心源孚契先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 聖人所由踰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服膺 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荷 天庥海宇乂安用舉時巡之典道畿甸歷齊魯登夫子廟堂躬親臨獻瞻仰 辟儀展敬 林墓徘徊杏壇循撫古楡穆然想見 盛德之形容愾乎若接夫聞 聖人之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况親陟降其庭觀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俛焉而弗能自己者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兢期與斯世臣民率由至道敷 教澤於無疆願德弗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類於衷歎焉恭釋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慕 聖人之德而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 聖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祖尊 師固無二道用勒石中唐志鑽仰服習之有素思以繼述 前徽願學之初志云敬繫以辭曰皇矣 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 聖人是申立人之極曰義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 聖謨洋洋祖述憲章配天廣運應地無疆四時遞嬗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泱泱東海巖巖岱宗於穆 聖德嚶與絮崇巍乎 聖功嚶與比隆循之則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尊 師過魯祠牢炎祚開基宮牆翼翼魯壁金絲蒼檜鬱鬱殷楹鼎彝 皇祖 皇考聖智遠天探脈道要孚契心源豐碑蚪護巨榜鸞駕上繼三五一中允傳顧惟寡昧仰紹 先型時邁自東祇謁 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

聲若弗克見時殫子誠見 聖非艱由 聖則難弗克由 聖孰
圖治安亦既在止觀止是歎摛辭表志乾隆戊辰○庚辰諭朕此
次東巡加恩士類已令增廣入學名數復念十三氏子孫遠承世
緒濟濟膠庠其中富有文學可觀讀書立品之彥宜加甄拔以廣
恩施其令該學政考驗其文行兼優者數人咨送禮部貢入成均
示鼓勵焉其引駕官孔繼汾朕看其人尚可造就著加恩以內閣
中書用○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山東被災州縣今因巡幸經過看
其情形頗重目下望雨正殷將來麥收豐歉尙在未定一切撫綏
救濟全賴得人以理布政使赫赫因其辦理拮据業已調補京員
但李敏第亦屬新任看其才具辦災之事未必能期妥協原任浙
江布政使唐綏祖久任藩司災賑事務自所諳悉伊本案見在應
得開復乃朕將來仍以布政使用之人可傳諭大學士訥親令唐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九
綏祖即速起身前赴東省料理一切災務朕至德州卽有明旨唐
綏祖一入山東地方酌看情形有應行辦理之處卽令妥協辦理
務須實心體察加意撫綏毋致災民稍有失所將此並諭知之○
壬午 上駐蹕泰安府○諭稽古巡狩翁河喬嶽典禮攸隆朕茲
有事於泰山四嶽四瀆著各該督撫遊員致祭以崇秩祀○癸未
上詣 岱嶽廟致祭奉 皇太后鑾輿登岱○是月浙江巡撫
顧琮奏山東賑務請再降諭旨將江南前進各幫漕糧截留二十
萬石得旨汝慣爲此沽名邀譽之事汝分內之事總不能辦而捨
命好名亦何益之有乎且汝未奏之先早有旨截留六十萬矣汝
又將攘爲己功乎且汝視阿里衮爲何等入於彼職分之事而不
盡心待汝之越俎乎彼受朕恩成全教誨斷不似汝沽名邀譽負
恩無恥下賤之流也○張廣泗奏各路駐守情形自張興陪後逆

賊時至各營侵擾臣飭各路據守要隘乘隙攻擊惟將零星小營
暫併以防不突兼保糧運俟續調兵齊進攻一月以來固守無事
惟駐黨壩之松潘鎮總兵宋宗璋稟報用大礮攻木耳金岡賊礮
於十二月將賊大礮礮並西北耳礮打成石堆賊又於礮外礮石
卡掘土穴潛入穴內用槍礮拒敵我兵日用大礮攻擊賊死甚多
又駐卡撒之建昌鎮總兵許應虎貴州副將高宗瑾稟報逆酋屢
遣頭人至營外喊叫以投誠爲名求將卡撒大營撤至邦噶於正
月內有莎羅奔用事頭人生噶爾結等帶賊番千餘偪營高宗瑾
誘生噶爾結至營一面擒拏一面槍礮齊發打死頭目一名賊番
數十名始各奔竄乘夜於營盤左溝修砌礮卡圍攻我營我兵於
二月分三路抄擊殺賊十餘人賊退入深溝而去又駐丹噶山之
重慶鎮總兵馬良柱陝西督標遊擊王世泰等稟報自河西馬邦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十
張興營盤陷後所有河東會達駐守之參將郎建業署遊擊潘文
郁營盤皆失對岸犄角之勢賊可由水路來侵江岸有一小礮名
爲噶固原派孫克宗士兵八十餘名在內據守正月初二日賊番
來攻該鎮將派兵往援未能擊退至初七日守礮士兵與賊講和
開礮隨賊渡河而去郎建業與督標遊擊孟臣原帶漢士兵七百
名駐營會達溝岸山梁上又有守備徐克猷帶兵三百餘名駐守
乃於正月初十日二更賊番四五百人奪卡七處十一日馬良柱
等發兵應援孟臣亦親帶兵出營殺賊皆不能擊退孟臣是日陣
亡馬良柱等不思努力救援於十一日晚令潘文郁將營盤撤赴
丹噶又密飭徐克猷於十二日晚潛至郎建業營令俟徐克猷到
時同撤赴丹噶山合營固守乃郎建業見賊眾添至二千餘人遂
不候徐克猷於十二日已刻將營撤赴丹噶致將徐克猷隔截幸

該備熟悉路徑於十三日帶兵翻越雪山賊人尾追且擊且退於二十日始撤至巴底臣查會達乃新撫番民克舟九寨之門戶為丹噶山糧運要路於正月十四日飭馬良柱王世泰等督率攻勦擊退賊番然後緩撤至克舟九寨之後於納貝山一帶駐紮計所退約三十餘里待大兵到日再進不意馬良柱等於十六日夜率五千餘眾盡撤至納貝山下之喇布喇寨內居住臣聞報嚴飭始派漢土兵據守納貝山而自求退駐於孫克宗喇寨該鎮將等連次惶遽撤營軍裝破位多失容細查參奏再自賊內脫回被擄土兵及賊酋差來奸細查獲自首者共三百餘人僉稱自張興失陷後所得軍裝輜重眾賊瓜分皆歡躍大言謂官兵計日可退其屬番則更愁懼謂如此獲罪斷無再准投誠之理大金川精壯賊番原不過七八千人進剿以來死已少半見不過四千餘人日食不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十一

繼儻四五月閒正當刈麥時官兵大至則死無噍類其實在情形如此得旨另有旨諭又奏慶復等奏裏塘土司安本不能約束番眾原屬實情但因其無能所以不敢縱肆至於夾壩頻仍因裏塘為進藏大道山徑紛錯瞻對瓦述等處賊番時出劫擄安本不能防禦非縱其本屬番民肆行夾壩也若責以流官疏防溺職之例安本降革奚辭但口外土司不法者甚多且用兵瞻對將大為夾壩之四朗俄木丁殺兄擬罪之監犯革松結皆赦罪授為土官而獨將懦弱無能之安本由正降副以明正司頭目汪結遠授為正土司反居安本之上以此裏塘番眾不服有赴藏具呈之事繼經慶復咨移撫提嚴切曉諭並遣遊擊羅於朝保懷智等以辦理善後為名帶兵彈壓又經巴塘土司扎什明楚曲為勸導方始甯帖而汪結頗有小才兼饒於貨不惜傾囊賞給番民喇嘛多有贈給

暫獲相安嗣帶領土兵出師金川留妻子居裏塘派番民修蓋衙門人心頗不悅尚無別項滋事統俟大金川事竣請旨定奪至臣愚昧屢經料敵不中何敢復陳告捷之期但以理勢揆度夏秋之間定期竣事得旨覽奏俱悉用兵之道豈可計期成功若能速奏捷音固佳否則持以永久以國家全勝之勢小醜何能久逃斧鉞哉又奏奉旨密查班滾果否燒斃於上年八月內詢瓦寺土兵昔什綽等略得蹤迹繼遣喇嘛雍中班吉前往瞻對親見班滾而回方知實未燒斃彼時臣尚未敢宣露迨經土司康朱控班滾夥同四朗攻奪伊地赴文武各衙門請救其事彰著委員往查始知班滾安踞如郎並不畏人知覺且日與附近土司如疊爾格霍爾甘孜章谷孔撒麻書朱窩等往來贈遺不絕查此一帶土司皆上年從征瞻對者今復與班滾往來非盡反而從寇也蓋番夷鄰近天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十二

朝徵兵則奉調從軍事竣兵退有私讐者仍為讐敵無讐怨者仍歸於好夷俗如此汪結與班滾向無讐怨其與班滾往來彼自以為無罪未嘗隱諱今班滾經人告發若臣見汪結而並不問及必反生疑懼是以乘其因事來營陽為詰責正所以安其心至汪結供詞滲漏處甚多因見無可質證未加窮詰而陽許以將功贖罪其所供哄班滾離了巢穴容易擒擊等語今已數月班滾見在如郎誠屬誑語但數月來班滾亦不復出外滋事則又汪結潛通消息暫為安頓之力也至臣前奏謂汪結似非大奸宄者緣詢以辦理瞻對始末始知慶復委汪結令其化諭俄木丁撤守如郎橋並擒獻班滾二事班滾雖離逃而如郎實已撤守官兵得以渡河班滾之巢穴已失不難跟蹤追捕不意兵既渡河僅焚泥日一寨捏稱班滾燒斃遠行撤兵告捷此非汪結之所能主且燒斃班滾亦

非出自汪結之口惟是先縱班滾而後獻如郎若俄木丁不與班滾及眾頭人說明令其暫避俄木丁一人之力必不能撤守如郎令官兵渡河此事可瞞慶復李質粹必不能瞞汪結然必獲俄木丁方足定汪結之罪至於汪結說降綽斯甲與大金川因見川省向來用兵皆係招撫了事意欲立功請罪又可結好同類若立意收羅眾土司以為將來羽翼力尙未能亦毫無形迹故臣謂汪結尙非大奸宄也至其以臣不允大金川逆酋投誠為是以綽斯甲土司為不可深信又言當誘擒班滾以贖前愆儻不能擒應俟大金川事竣再候發兵擒剿見川省員弁內無一人肯作此想者故謂汪結乃土司中之傑出但其果否出自誠心當留意體察至瞻對一案其罪在於兵過如郎圍攻泥日之後明知班滾燒斃無據而捏稱火光中遙見懸縊三人班滾俄木勞丁姜錯太皆已燒斃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匪輕此次征剿大金川初進兵時救援沃日克復徐宗榮績頗著迨頓兵丹噶一籌莫展今撤駐納貝山多有疏虞且年老不堪倚任應俟大兵到齊遵旨以任舉代之仍請暫留軍前效力贖罪得旨所奏詳明亦公當知道了又奏行軍首重賞罰川省鎮將怯玩成風皆素日賞罰未明之故今見張興失事而臣罪未加恐愈玩法 聖恩不欲速為傳播致滋議論若見在軍前將士似不妨宣示使知偏裨失律主將罪不能寬伊等職任領兵自更難追庶有儆惕臣已將硃批諭旨一段曉諭諸將士仍俟大兵到齊將自進兵半載以來各將弁功過詳覈宣示至奉旨令於各省司道協鎮內調取可任者委用因思向來在楚粵軍營會議見在廣西布政使李錫秦強幹實心夷情軍務俱能諳習但粵西苗獠錯處不便將諳練大員更調此外惟有原任貴州按察使宋厚才識通明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事為重或仍以孫紹武調任川省而以愛必達代伊黔撫之任則邊省苗疆均得其人矣得旨所奏俱悉另有旨諭

三月乙酉朔減山東直隸二省監候緩決及軍流以下罪○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廣泗奏報大金川軍營見在駐守情形內稱副將高宗瑾誘莎羅奔頭人生噶爾結至營一面擒擊一面槍斃齊發打死頭目一名賊番數十人等語高宗瑾能以計誘賊亦屬可嘉但生噶爾結為莎羅奔信用頭人或已就擒或經打死俱未奏明可詢問張廣泗令其再行詳悉具奏至孫克宗土兵踞守小礮與賊結連渡河而去此乃土兵之常技蓋其素性反覆不過隨風轉移即使投順效力仍懷首鼠兩端原不可信用見在調集陝甘兩處兵丁萬餘儘足以供攻剿之用此項土兵應令酌量情形既於軍營無益即行撤回值此農作之時正可使之耕種又據奏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十五

總兵馬良柱不思努力克敵怯懦無能將五千餘眾一日撤回以致軍裝破位多有遺失其臨陣退縮之狀罪已顯著實無可道張廣泗又一摺中亦奏伊老不任用若留軍中以功贖罪亦屬無益自當嚴劾以肅軍紀且伊有應行質訊之處可令張廣泗據實糾參解京問擬總兵宋宗璋前在瞻對不能奮勇克敵惟事粉飾扶同欺隱及進剿大金川以來雖據報小有攻克仍不能鼓舞前進而欺飾之故智復萌今統一軍徒長情而損威朕已降旨令伊解任來京其員缺用哈攀龍署理著張廣泗將宋宗璋一併解京以便質審瞻對之案其總兵許應虎前在京召見朕看其人尙有勇敢之氣是以令於軍營效用今觀其從事戎行雖無大過亦絕少功績如許應虎無可任用即著回原任辦事至於金川軍營諸將大抵多係辦理瞻對之人不特庸懦欺蒙已成夙習且多瞻顧今

另用任舉哈攀龍及高宗瑾唐開中等皆未經從征瞻對無所掣肘自能鼓勵勇往可令張廣泗等酌量情形如見在哈攀龍等力能平定金川則已若尙須統領之人朕思岳鍾琪久官西蜀素為川省所服且夙嫻軍旅熟諳番情伊雖獲罪西陲亦緣準噶爾夷情非所深悉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屬人地相宜伊三世受國厚恩自必竭力報稱以蓋前愆著張廣泗會同班第商推如有應用岳鍾琪之處即著伊二人傳朕旨行文調至軍營以總兵銜委用又摺內所奏大金川賊番精壯者不過七八千人兵傷疫死已去其半等語今所存四千餘人見在所資以為食者何物並詢問張廣泗令其留心查察奏聞再張興陷賊以後據奏人懷怯懼近又有遊擊孟臣陣亡不無失利之處此時軍旅方興偶一勝敗固不足憑惟以勦滅之日為定現以國家軍威滅此釜底如摧枯拉朽耳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十六

張廣泗不可因此憤懣疑慮正宜不動聲色鎮靜安詳以奏折衝之績以副朕望○馬金門以乖張降調以吳士端為西安按察使○戊子 上駐蹕濟南府幸釣突泉○己丑奉 皇太后閱兵上親御弓矢連發中的○謁 帝舜廟○諭軍機大臣等前命大學士訥親赴浙江時曾有旨令其察看顧琮是否能勝巡撫之任何以今次未見覆到想俟審案完結之後方始奏聞朕看顧琮愚而好自用即訥親未經覆奏朕已決其不勝巡撫之任矣又河東總河完顏偉性太平庸今朕幸東省前來接駕看其舉動益覺不成器局難稱總河之職見在左副都御史一缺欲將伊改用顧琮較完顏偉猶為彼善於此用為河東總河或可勝任其浙江巡撫即令愛必達補授此旨朕至德州當即頒發計大學士訥親回至蘇州應已奉到可傳諭訥親令向愛必達降旨伊前在山西尙非

有心之過因其初任封疆未經歷練是以辦理周章今用為浙江巡撫兩浙繁華澆靡之地民情土俗尤非晉省可比一切地方事務當識大體持定見方克勝此重任仍令訥親詳加訓諭令其勉力毋負朕始終委任之意○庚寅 上閱濟南府城幸歷下亭○免浙江海甯等五縣潮災本年漕糧漕項○召富德來京以德爾格為盛京戶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雲龍騰越兩州境外獠獠野夷滋事副將謝光宗等率兵討平之○壬辰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自濟南回鑾○乙未 駕至德州登舟亥刻 皇后崩 上奉 皇太后臨視命莊親王允祿和親王弘晷奉 皇太后御舟緩程回京 上駐蹕德州水次○以完顏偉為左副都御史顧琮為河東河道總督愛必達為浙江巡撫調朱一斐為江蘇布政使李敏第為山西布政使唐綬祖為山東布政使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十七

原任浙江布政使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於義卒遺疏聞得旨劉於義才品優長簡任銓衡協贊機務宣力中外勤慎素著忽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恪○丙申 論 皇后同朕奉 皇太后東巡諸禮已畢忽在濟南微感寒疾將息數天已覺漸愈誠恐久駐勞眾重塵 聖母之念勸朕回鑾朕亦以膚疴已痊途次亦可將息因命車駕回京今至德州水程忽遭變故言念 大行皇后乃 皇考恩命作配朕躬二十二年以來誠敬 皇考孝奉 聖母事朕盡禮待下極仁此亦宮中府中所盡知者今在舟行值此事故永失內佐痛何忍言昔古帝王尚有因巡方而殂落在外者况 皇后隨朕事 聖母膝下仙逝於此亦所愉快一應典禮至京舉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辛丑 上還京師○ 大行皇后梓宮至京奉安於長春宮 上親臨

東華續錄 乾隆二七

視命履親王允禩等總理喪事○王大臣等奏 皇帝持服用素細輟朝九日定 妃 嬪以下 皇子王大臣文武官成服禮○癸卯王大臣等奏康熙十三年 孝誠仁皇后喪儀時值致討三藩恐在外各衙門舉哀制服有惑觀聽免直省官民治喪嗣後相沿遂未更正考之周禮為王后服齊衰注云諸侯諸臣皆齊衰是內外臣無異也明會典載皇后喪儀十三布政使司及直隸禮部請救差官訃告在外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制服與京師同今 大行皇后崩逝正四海同哀之日應將 欽奉諭旨膳黃遣官頒下直省令在外文武各官於奉到日始摘冠纓齊集公所哭臨三日持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三日後照常辦事督撫以下 照舊例免遣官進香從之又奏禮稱父在杖不上於堂母后至貴不得不屈於所尊謹擬在京王公百官咸縞素二十七日百日剃頭百日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六

內有應行典禮及朝會坐班咸用禮服吉服入朝奏事皆素服冠緋纓百日外入朝奏事用常服二十七日以內遇几筵齊集仍素服去冠纓 皇子持服用俱縞素二十七日今或循以日易月之制或欽遵雍正十三年 皇上躬行縞素百日三年之內凡詣几筵仍服縞素之處恭候指示得旨皇子服制著照百日縞素二十七月內素服詣几筵前縞素之禮行餘依議○甲辰 皇太后駕至京 上出東華門迎 皇太后還壽康宮○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廣泗奏川省積習官無大小事無鉅細一切粉飾欺誑成風要在大吏實心整飭仰懇天恩以愛必達用之川省固可整頓風氣或以黔撫孫紹武調任川省而以愛必達代伊黔撫之任等語看來紀山未必能勝巡撫之任但愛必達朕甫用為浙江巡撫未便遽為更張且川省軍務紛紜目下正值辦理糧餉驟易生手

一一三

亦恐於事無裨可傳諭張廣泗紀山暫留川撫令其同心實力共襄厥事俟將來金川軍務告竣料理一切善後之時再將愛必達等酌量調任與張廣泗斟酌妥辦較之紀山自克有濟至所奏宋厚已降旨令其即赴軍營聽候委用可一併傳諭知之○丙午諭禮部 皇后富察氏德鍾勳族教秉名宗作配朕躬二十二年正位中宮一十三載逮事 皇考克盡孝忱上奉 聖母深蒙 恩愛問安 蘭殿極愉婉以承歡敷化椒塗佐憂勤而出治性符坤順宮廷肅敬慎之儀德懋恆貞圖史協賢明之頌覃寬仁以逮下崇節儉以視躬此宮中府中所習知亦億人兆人所共仰者茲於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崩逝睠惟內佐久藉贊襄追念懿規良深痛悼宜加稱諡昭茂典於千秋永著徽音播遺芬於奕禩從來知臣者莫如君知子者莫如父則知妻者莫如夫朕昨賦 皇后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二十七年 二十九 輓詩有 聖慈深憶孝宮盡稱賢之句思惟孝賢二字之嘉名實該 皇后一生之淑德應諡為 孝賢皇后所有應行典禮爾部照例奏聞○諭阿哥之師傅詣達所以誘掖訓誨教阿哥以孝道禮儀者今遇此大事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此等事謂必閱歷而後能行可乎此皆師傅詣達平時並未盡心教導之所致也伊等深負朕倚用之恩阿哥經朕訓飭外和親王來保鄂容安著各罰俸三年其餘師傅詣達著各罰俸一年張廷玉梁詩正俱非專師著免其罰俸○諭向來外省有資送流民之例蓋因地方小有旱澇而愚民輕去其鄉以致拋棄室廬荒蕪田畝是以國家施恩格外酌道路之遠近計人口之大小派遣官役護送還家使復故業用意良厚然至飢饉存臻本處米糧實已乏絕而鄰封尙可覓食不得不扶攜奔赴苟延性命此等

嗷嗷待哺之氓若必驅還故里豈能坐以待斃勢又將顧而之他南北東西展轉資送在鄰省既不勝其煩勞而災民轉益流離失所廷臣中嘗有以此入告者朕思災輕之地不可令其拋棄失業自當照例資送備週積歉之年本處無以餬口轉徙他鄉或倚託親舊以濟其乏或傭工種佃以食其力且其中極無倚賴者國家復有留養之例是惟在地方官憫其流移之苦無分畛域隨宜安插俟災氛平復土地可耕然後使回故里勞來安集加意撫綏亦未始非權宜之道惟在權其輕重相其緩急斟酌辦理未可執一而論山東去年被災甚重朕屢次加恩賑恤發帑截漕費已不貲而尚不免流移若近省督撫仍復拘例飭令資送實於災民無益應令地方有司就所至之境酌量辦理如有親舊可依者聽其自為謀食其或無所倚靠即為撫留設法安插不必拘定成例嗣後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二十七年 二十九 凡有災重之區飢氓外出為督撫者俱當體朕痾瘵一體之意善為安輯俾令得所依歸該部可即行文各督撫等知之○命訥親赴山東會同阿里衮經理賑務○丁未命高斌劉統勳率科道四員往山東查辦賑務○命揀選州縣佐雜官發往山東辦賑○召鄭遠來京以宋厚為四川按察使原任貴州按察使○辛亥貴州巡撫孫紹武卒子祭葬○調愛必達為貴州巡撫以方觀承為浙江巡撫辰垣為直隸布政使鄭遠為直隸按察使夏四月乙卯調陳大受為吏部尚書部議○丙辰諭向來倉場衙門一切收放弊竇頗多雍正年間 皇考加意整剔積弊為之一清近年來漸見因循仍蹈故轍今據參奏鑲紅旗員領甲米該監督併不詳查皆由吳拜平日不能實心整飭所致吳拜從前用為盛京侍郎因其陳奏母老是以將伊改用乃自到任以來一味因

循不稱倉場之職著仍以盛京兵部侍郎用倉場侍郎員缺著內閣學士書山前往署理見任盛京兵部侍郎甄滿岱來京患病告假已經數月即便實在患病亦應奏請解任甄滿岱著解任吳拜到盛京後儘仍前因循懈怠不奮往辦事思欲回京補用者朕斷不為之姑恕近見大臣中補放盛京員缺往往畏縮不前即勉強赴任類皆優游不振或託故陳請希冀來京不思人臣事君豈宜擇地而仕况盛京去京師未為甚遠即有老親何難迎養向來旗員赴任未有以親老為辭者國家根本重地風氣攸關忌玩之習斷不可長著傳旨通行訓飭○諭我朝凡遇 列祖廟諱清漢字樣槩行敬避此亦臣子尊崇敬謹之道但漢字較多避寫尚易清字無幾如同漢字一體避寫難得本音之字不得不另用音聲相似者以至去本音太遠不能成文且古有二名不偏諱之義嗣後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繕寫清字如遇人名以及二字相連者仍行避寫外若獨遇一字仍用原字不必避寫○丁巳諭內外大臣為國宣力效忠加宮保銜以示寵貴此舊例也領侍衛內大臣戶部尚書傅恆以勳戚而列正卿才具優長恪勤素著數年以來承朕訓誨敬謹持躬政務練達昨者 皇后喪儀倉卒舟行一路晝夜勤勞殫竭心力固伊分內之事但大小事務均得妥協就緒不至煩勞朕心深可嘉焉著加太子太保以示優眷總督那蘇圖昨值大事一切事務不辭勞瘁經理有方甚得滿洲大臣之體而且屢任督撫老成練達近在畿輔吏民相安著晉加太子太保川陝總督張廣泗久靖邊疆今又領兵進剿大金川運籌統帥勤勞懋著著晉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班第服官多年小心謹慎近奉差川省辦理糧餉亦屬勤勞著加太子太保閩浙總督喀爾吉善鎮靜和平練習吏治其參

奏常安一事不以同官稍為隱護公直可嘉從來封疆之任所賴督撫互相覺察貪劣者始無所容而瞻徇之風比比皆是喀爾吉善參奏之初朕即降旨高斌等此案斷不可遷就兩可若查審屬實則常安自有應得之罪如款蹟涉虛則當治喀爾吉善以誣捏之罪今常安賊私纍纍盡行敗露是喀爾吉善能秉公據參乃督撫中所少者斯實不負朕倚任之意也著加太子少保該部即遵諭行○以鍾音為內閣學士 禮部奏○戊午諭禮后躬桑以供祭服乾隆九年 先蠶壇成 皇后率妃嬪暨諸命婦行親蠶禮求桑獻爾效績公宮數年來新絲告登命官染織御衣以朝以祭此皆其所供也章采猶新禕褕遽渺繼自今纍益餘縷安可復得耶爰命藏諸文筒傳示永久以志道微世世子孫其保守之欽哉○己未準噶爾遣使臣奄集等表貢方物○壬戌調朱一畫為直隸布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政使辰垣為江蘇布政使○癸亥以山東雨命高斌等督民播植其無力者貸之○甲子諭四川大金川軍務歷時許久尙未就緒總督張廣泗歷練軍情尙書班第專辦籌餉見在竭力辦理各省官兵亦已調齊但此番狡寇負固猖獗非尋常小醜可比應特遣重臣前往提挈綱領相機商度乘時策勵則軍聲振而士氣一及鋒而用可期即奏膚功大學士訥親浙省查審事竣原令就便查看山東賑務今思軍機尤為要緊訥親著即速來京給與經略大臣印信馳驛前往經略四川軍務○諭大學士訥親見命往四川經略軍務往返需時內閣滿洲大學士辦事人少著尙書傅恆協辦大學士事務阿克敦著解退大學士訥親未回京之前吏部事務亦著傅恆兼管其兵部尙書事務著哈達哈署理兵部侍郎事務著舒赫德兼理○諭向來各衙門京堂員缺屢經酌定其中仍

不免參差如僉都御史右通政則有漢員而無滿員左參議則滿員有二而無右參議大理寺少卿少詹事則滿一缺漢二缺太僕寺少卿則滿二缺國子監司業則滿三缺漢員俱止一缺於官制均未允協今既新定會典以上參錯不齊各員缺應作何裁改更正之處著該部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金川逆酋不法朕命張廣泗統師進剿深入蠻荒一切經營控制可謂殫竭心力伊在黔時上下一心苗民安輯乃自到川以來王師久駐尚未奏凱揆厥所由皆緣瞻對用兵之後川省將弁兵丁習於欺蒙怯懦以致士氣不振不能速奏膚功張廣泗急於告捷竭力董率在營將士因其督責過嚴未免人懷怨望此種情形皆屬軍營所有之事朕思金川大肆猖獗非尋常小醜可比且各省大兵雲集控馭調度止一人獨任恐精力亦有所不逮是以命大學士公訥親前往經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略統領禁軍及各營將士以壯聲援俾軍令肅而士氣奮委靡退縮之習不敢復萌於中而張廣泗又得專意征剿省一分籌度之心即加一分進取之力庶幾事克有濟目下征兵已至剋期進討如訥親到時尚在征剿金川正可資其威略殲滅醜類可傳諭張廣泗諸凡同心協力務期早得渠魁速殄羣醜俾番蠻懾服咸知向化一勞永逸以紓朕西顧之憂○調尹會一為吏部侍郎以何國宗為工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乙丑調梁詩正為兵部尚書以蔣溥為戶部尚書由吏部侍郎遷○鄧忠岳休致起秦蕙田為禮部左侍郎原任禮部右侍郎○免江蘇山陽等六州縣漕糧漕項○丁卯諭戶部事務頭緒繁多尚書蔣溥著專辦部務不必兼軍機處行走吏部尚書陳大受著在軍機處行走○己巳廣東在籍檢討劉起振年屆百齡賞加侍講銜並優資銀幣○庚午以嵇璜為左副都御史由大

理寺○辛未諭御史王顯緒奏東省辦賑請令殷實之家具呈自行養贍災民交部議敘一摺其所言散賑諸弊向來所不免其言是也而救弊之道非也此如醫者論證雖是而所用之藥則非也從來救荒無良策地方官親自散賑飢民向恃眾洵湧往往多事富民非宗族即姻戚鄰里無相臨之勢強梁者多予之而無厭不至於擄奪劫掠不止於是而執官法以繩之彼災民救死不贖尚忍繩之以法乎若縱而不問是長亂也且銀米交官其數易稽也若自行養贍則以一為十有增捏之弊賑十得五有脫漏之弊至委員覆勘若令災民散者復聚則有擾累之弊若僅據冊籍則無由得實又或以議敘攸關為之掩飾則有通同之弊故謂富民之養贍優於官吏之散賑者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東省此番被災極重朕日夜焦勞發帑金撥鄰米籌運腳多方為之區畫且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恐地方官辦理尚有未周特遣大臣科道會同該撫悉心經理已屢頒諭旨令其上緊督率委員分地散給此時正在查辦自當聽其展布以圖實濟伊等身在地方如果有應行事宜自必詳悉奏請若言官各據一己所見紛紛陳奏則承辦之員將讓覆條奏之不暇何暇專心辦理賑務耶古來救荒善政如富弼之在青趙鼎之在越具載史冊然一州一郡其力易周今連數郡千里之地且當頻年積歉實非常之災凡居言路者當思於事實有所濟而後入告不當於見在查辦之時逞其臆見以惑觀聽而在本省紳士尤不當矢口高論輕易立說王顯緒身為東省鄉宦豈不知見在查辦情形而願為此奏耶况樂善好施題請議敘自屬見行之例富民願出家財或施粥飯或散銀米原可據實議敘若再定一例以地方災民責令富民養贍富民幾何將災民未得所而借端挾

制富戶已不勝其擾矣此所奏斷不可行特爲明切曉諭及眾科道知之○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敕書曰覽奏知爾感激朕恩言詞恭順朕甚嘉之其欲將年老喇嘛請派人送歸土伯特從前並無此議且喇嘛高年熟於經典何故轉欲送回彼出家之人隨處安身又豈必定回原處卽如來京喇嘛亦從無送歸土伯特者此事不便准行再來使懇請另發喇嘛扶助黃教佛之一道惟在誠心不關念經之人從前爾父屢次奏請朕已明白開導未經准行爾當稔悉不必固請也再請肅州貿易人數加增一百名每年貿易一次此事議有定制不得更張姑允所請肅州貿易人數准作二百名仍於兩年中前赴肅州貿易一次爾宜恪遵前規克修和好以圖永受朕恩特降敕令來使齋回隨敕賜各色段十端加賞綵段蟒段各八端玻璃磁瑯器十八事○癸酉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諭今日翰林院奏 大行皇后册文內有 皇妣字清文緝爲先太后從來緝釋有是理乎此非無心之過文意不通所可比且此文留中欲細覽交出及看出大不敬背謬之處欲傳旨詢問則阿克敦等皆已散去此又從來所無者豈有呈覽之本留中未降諭旨而請旨之大臣棄而他往之理大學士張廷玉年老尙可阿克敦亦老邁乎此皆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協辦大學士之故心懷怨望見於辭色耳伊於 皇考時獲罪後復起用朕用伊至尙書數年來實無出眾宣猷之處而每以文學老成自命不得升用輒懷快快人臣無將此之謂也阿克敦著革職交刑部問罪德通等著交部嚴察具奏○諭高斌顧琮因承審常安一案不能按款窮究請敕部嚴加議處一摺此案交審之初朕卽降旨督臣參劾巡撫非尋常屬員可比若常安受賄屬實自有應得罪名如虛則當

治喀爾吉善誣捏之罪必應徹底嚴究以判曲直乃高斌等初審以常安受賄納賄七款皆虛惟失察家人勒索議以革職其意謂罪至革職事已兩平可以顛預了局如諺所謂和事老人者經朕嚴切批示諭令高斌回浙再行研審高斌回奏謂將題本內看語摘敘簡略未經聲明等語朕看其始終有飾非護短情形因命大學士訥親前往而高斌等於訥親未到浙之先卽倉忙審出常安受銀兩更查出原參款外婪取差役贓銀此明係聞訥親往浙之信爲此先發掩飾之計以見伊等能秉公審出實情也而殊不知從前之依違遷就及回奏之掩飾飾非更屬顯然矣高斌顧琮承審此案若謂其有意瞻徇常安朕可保其實無是心而身爲大臣於特交查審重案乃不知秉公辦事模稜兩可尙以爲識大體而沽名則實有負委任咎無可辭此案朕前後所降諭旨著一併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交部將高斌顧琮嚴察議奏尋議高斌顧琮均照例革職得旨著革職從寬留任○移駐甘肅平慶道於固原給兵備衛○命陳大受協辦大學士○以達爾黨阿爲刑部尙書由盛京將軍遷○乙亥諭岳鍾琪前在西陲用兵以失機致罹重辟久繫囹圄朕寬恩放還鄉里今當大金川用兵之際因思伊久官西蜀素爲番眾所服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屬人地相宜曾傳旨班第張廣泗令伊等酌量如果應用將岳鍾琪調至軍營以總兵銜委用今班第張廣泗已遵旨調赴大金川軍前岳鍾琪著加恩賞給提督以統領聽候調遣予以自新之路俾得奮勉圖報以收桑榆之效如果能迅奏膚功更當從優獎敘○諭許應虎來京陛見時朕觀其人勇敢之氣向在軍營著有勞績似屬諳練軍情加恩賞給路費准其攜帶伊子令馳驛赴大金川軍營效用伊自當竭力奮勉感激圖報今

據張廣泗奏稱該鎮抵川竟將奉旨赴軍營效用一節隱秘不宣意欲徑赴建昌鎮任及臣奉到諭旨隨飭令為南路統領詎該鎮急遽冒昧毫無調度以致蔡允等失去礮位又攻寨不能克取縱放已降番目回巢致令圍困營盤經臣親赴救援賊已解退又令同高宗瑾據守卡撒而該鎮畏賊如虎稟懇依賊所言撤營讓地經臣嚴檄始定臣恐搖惑軍心將伊撤回隨營駐紮且年已衰邁無可任用應令回任等語許應虎深負簡用之恩仍令回任何以倣軍前之不用命者張廣泗所奏非是許應虎著革職拏送來京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督張廣泗奏報見在軍務情形各營駐紮偏近賊卡之處屢被侵犯雖互有殺傷而賊番並未大創看此情形是彼據險扼吭轉得乘我之隙以逸待勞以寡擾眾而我軍應接不暇不能制敵而反為敵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所制矣即如下水卡賊兵連次侵犯彼處原駐重兵何以又復調發官兵至八百名之多前往助援且大兵業經將次調齊而賊眾全無畏懼該督不能選銳進攻奪取要害僅以堅壁為自全之計調遣為策應之方其平日之調度機宜何在師日老氣日怯何時可圖進取殊可慮念至所奏擒獲之生噶爾結生格二名見在嚴加收禁等語此等就擒番目審訊明確即應在軍前正法以洩眾憤且可震懾番情若果係渠魁應俟凱旋獻俘之犯亦當解送成都內地監禁尚可不致疏虞儻逆番知其尚未伏誅即在軍前拘禁妄思索奪豈不又生事端可傳諭張廣泗作速遵旨辦理再奏稱岳鍾琪至彼逆酋勢窘計窮自必往投乞命便可就計成擒等語莎羅奔狂狡負固罪大惡極如果窮急投誠自不待岳鍾琪方能設伏掩獲但從前張廣泗早有不許投誠之語此時即欲誘之

使來彼必不信岳鍾琪素為番人所服新至番地或因計擒弋此或因王得羊亦一機會可否如此辦理著張廣泗酌量相機調度但必須生擒執訊不可為所愚弄任其免脫一併傳諭知之○丙子諭昨日靜安莊祭祀齊集不到之王公滿漢文武四品以上人員經和碩和親王協辦大學士傅恆查奏請交部議處夫夙夜匪懈者人臣之大義齊集乃禮制攸關既經通傳自應恪恭將事乃大行皇后之事諸臣甫以齊集不到被劾而此番齊集不到者又過其半此實向來積習成風總由懈怠公事以安逸為當然以倖免為得計彼遵例齊集者未必不笑其拘迂曲謹而執法以參奏者轉議其吹求過甚視公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則君臣一體休戚相關之誼安在試思朕車駕親臨而諸臣若罔聞知偃息在牀有是理乎撫心自問於汝安乎况亦希逢偶遇之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五

即令雞鳴就道初非困苦難堪何至相率不前甘心違誤小節尙爾更安望其如古所云鞠躬盡瘁臨難致身此所關於人心風俗實非淺鮮蓋因朕不事綜覈而諸臣遂爾玩視不謹夫朕御眾以寬而諸臣事君盡禮宜各盡其道今即夙興夜寐一語尙不能恪共奉行致干吏議即薄示懲誡所損於諸臣者甚微而國體所繫則甚大朕實愧之不知諸臣之抱愧否也此次朕復從寬免其議處若再覲不知恥微倖求逸國法具在毋冀屢違○諭今日刑部覆奏阿克敦議罪一案比照增減制書未施行者律擬絞監候夫阿克敦之罪曰大不敬曰怨望曰人臣無將朕之諭旨如此明確而該部乃照增減制書之例擬議明係瞻顧實誼黨同徇庇置朕諭旨於不問而專治其清文誤繙之罪獨不思繙譯乃係塞爾登所承辦即失於校正尙有侍郎德通其罪皆較阿克敦為重即大

學士張廷玉同為掌院朕第因其年老屢降諭旨令其早散不必
等候若以繕譯失察而論亦宜並加處分何以專治阿克敦之罪
而德通等僅交部議處朕豈輕重倒置者耶伊等身為大臣豈不
知大不敬怨望及人臣無將為臣子極大之罪而有意援引輕比
冀薄其罰不知適以重阿克敦之罪欲愛之而反以害之也抑或
與阿克敦素有仇隙故欲輕擬激成重辟果有此等伎倆亦豈能
逃朕洞鑒耶從前朝紳比周為奸根株盤互情偽百端賴 皇考
以旋乾轉坤之力廓清而變化之朋黨之風為之盡滌而邇年以
來故智又將復萌豈見朕諸事寬大遂藉是以行其私耶夫寬嚴
相濟政是以和即位以來亦屢將此意宣諭臣工矣朕嘗云能令
朕宣揚 皇考之寬仁者惟諸臣即令朕昭示 皇考之嚴義者
亦惟諸臣况將則必誅人所共曉而纒首之與大辟相去懸殊伊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元
等試思雍正年間若有此等嚴旨交部之案該部敢如此辦理乎
朕御極十三年因物付物一秉大公初無成見而臣僚朋比黨援
之風必不可開該部尚敢以平日黨同之陋習為此嘗試之巧術
將視朕為何如主乎阿克敦雖氣局瑣細尚屬舊人朕曾向大學
士等降旨以伊縱有應得之罪朕亦不過使彼知儆將來棄取錄
用如侍郎副都統之職猶可備員今觀該部如此定議則阿克敦
必不可宥是阿克敦之罪成於該堂官之手該堂官欲傾身以救
阿克敦微特阿克敦不可救而身蹈罪戾且不能自救矣刑部堂
官著交部嚴察議奏此案著另議具奏○丁丑軍機大臣等議奏
署倉場侍郎雅爾圖參奏倉場衙門廳員收受陋規該管侍郎等
未能革除又辦理 皇船不能實力稽查等語應將倉場侍郎覺
羅吳拜彭樹葵坐糧廳通福綬蔣洲俱照違制例革職得旨彭樹

葵蔣洲俱著革職從寬留任吳拜著革職通福綬革職之處照例
註冊此案處分實因吳拜等諸事規避不肯勉力奉公至於倉場
衙門陋例相沿革除未盡吳拜等不能徹底澈清雖屬有玷官箴
但與婪贓入己者有閒朕非嚴於旗員寬於漢員也從來人臣事
君理宜潔己奉公至於國家公務無論大小俱應敬謹將事此在
為臣子者無論滿漢皆屬分所當然但漢人之因循由於積久相
仍竟成風氣遂以奔走服勞為旗人之所宜盡滿洲大臣官員向
來居官惟慤勤自守竭力報效遇有公事無不奮勉不敢稍存怠
忽近年以來未免漸染漢人習氣即如吳拜於倉場陋規既不免
於容隱收受廳員而辦理皇船一應差務又復不能實心重率稽
查竟與漢人之置身局外者無異是因循怠玩大失從前滿洲急
公敬上之誼是以照例斥革在受譴者固應痛自懲艾即邀恩者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流亦當深知愧悔也○起原任領侍衛內大臣傅爾丹為內大臣
兼鑲黃旗漢軍統領命馳驛前往大金川軍營○戊寅諭皇后母
家例應俱封公爵 皇妣孝敬憲皇后母家舅舅五格從前封為
侯爵朕即位念及晉封公爵 大行皇后母家當封爵時朕照舅
舅五格之例將富文降封侯爵今 大行皇后之事已出將來孰
為伊等言及此例著照舊例將富文晉封公爵○庚辰裁都察院
僉都御史通政司右通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漢缺各一
太僕寺少卿國子監司業滿缺各一改通政司滿參議一缺為右
參議改滿漢左通政二缺俱為通政副使○癸未以慧中為盛京
兵部侍郎武柱為陝西布政使由大僕寺少卿遷
五月甲申朔賜梁國治等二百六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乙酉諭近閱浙省奏報米價較前增長訪求其故因上年御史湯

聘條陳嚴禁囤戶通行各省常安奉行不善以致如此蓋浙南一帶地方所產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廣客販米船由蘇州一路接濟向來米船到浙行戶揭貯棧房陸續發糶鄉市藉以轉輸即客販偶稀而棧貯乘時出售有恃無恐是以非遇甚歉之歲米價不至騰涌向來情形如此近因申囤戶之禁地方官並棧貯而禁之商販無停貯之所本地無存積之糧來船稍阻入市稍稀人情皇皇米價頓長數倍近日為此說者頗眾看此情節大槩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曩者京師辦理錢價屢變其法訖無成效後乃以不治治之即小有低昂亦不見其驟長至於倍價此其前車也可傳諭巡撫方觀承令其度量時勢斟酌辦理務令便民使市價日漸平減而密察牙行蠶棍以防流弊勿使多設科條縱容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胥役致滋擾累此民生日用切要之圖故諄諄諭及該撫其善體此意並將此旨傳諭江南督撫知之○丙戌以那克樹番民辦理進夷進藏免明年額賦○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朕因直省資送流民一事鄰省既多繁費而於災民實無裨益特行降旨曉諭近據署蘇撫安甯所奏辦理情形仍復未能理會朕意蓋自留養資送之例行各省刁民有於秋收後將糧食器具寄頓親族家外出冒稱流民者又有災地貧民領得賑票轉賣得錢流移外出者又有一半在家領賑一半充作流民者各省流民出境本地無從查考鄰省更莫辨其是否災民不得已見人即留以符定例且恐聚集人多不為之安插或致別生事端雖不應留亦勉強奉行此留養之弊也迨奏限已滿正值東作方興鄰省惟欲資送早歸即遵例分起發行而中途風雨阻滯每致數起合為一起千百成羣肆

行滿索甚至搶奪店鋪詭言解役干犯官長百端刁賴及至一入本境惟恐有司查覈則又一開而散二三解役不能阻止散後仍復出境稱流往來資送展轉不已竟恃此為資生長策其實在安插復業者百無一二此資送之弊也且流民出外所得口糧較在籍領賑為數轉多故有在家做飢民不如出外做流民之語因而相習成風流移日甚在有司因係飢民甯過於厚不知是乃誘之使為流民矣鄰省所費不貲而所資送究非實在窮黎損厚惠而事虛名殊非政體即如本年山東飢民出口者幾至數萬口外並無資送之例亦未見其流離失所且人人資送勢亦有所難行不如聽其自為覓食謀生而明切曉諭使知流離外出無所得利不致輕去其鄉拋棄故業乃為正本清源之道可傳諭各督撫等令其酌量情形妥協辦理不必拘拘成例備地方被災果重窮民資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生無策或老幼廢疾逃荒無倚非留養資送不能存活還鄉者應聽其臨時斟酌各督撫其善體朕意辦理此等事件務期實有濟於災黎不得徒慕留養資送之美名反啓民間澆薄之習○定刁民同謀聚眾毆官首從皆斬律○庚寅刑部再議阿克敦以解退協辦大學士心懷怨望於 冊文大典既不敬謹辦理又於進呈御覽時不候諭旨遽自他往阿克敦應照大不敬斬決律未減擬斬監候得旨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辛卯諭直隸河兵格手增給戰糧○吏部議奏刑部堂官定擬阿克敦罪名一案故為寬縱應將著尚書盛安尚書汪由敦侍郎勒爾森錢陳羣兆惠魏定國均革職得旨革職從寬留任○乙未諭直隸總督那蘇圖奏平山令郭殿正勸民營治稻田九十二頃阜平縣羅仰鑣督民墾治營田五十二頃殫心民事朕甚嘉焉朕自即位以來首以民計

為務凡繫農桑撫字之事無不諄諄告諭至今未有收令董勸有方如那蘇圖所奏者是羣有司尙未明曉朕意也著再諭各督撫勸諭有司懋勤本圖無俾怠緩其有成效咸予優敘○以岳鍾琪為四川提督○丙申諭署江蘇巡撫安甯因四月閒蘇城刁民聚眾闖關自陳鎮撫無術請交部嚴加治罪一摺近年各省屢有聚眾抗官之案幾至效尤成習而吳中民情素屬澆漓浮動情喜編造歌謠誘張為幻謗語繁興即如米價騰貴地方官既為之勸諭為之籌畫平糶而匪犯顧堯年仍復挺身而出借端挾制豈非光棍之尤若不嚴行懲創何以示儆該督尹繼善見赴常州辦理秋審著即赴蘇會該署撫將此案徹底究明務將主謀首惡逐一確審分別情罪應正法者一面具題一面即行正法以儆奸徒此案起事之初安甯即行拏犯發審匪黨立時四散不過一時喧鬧較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之從前山西萬泉安邑之事愛必達辦理失宜以致釀成大家者相去逕庭安甯並無辦理不善之處無庸交部議處朕為治一秉至公法紀所在不容假借奸民敢於肆橫則其咎在民而不在官初非嚴於百姓而寬於安甯也○戊戌申禁各直省過糧○己亥命新降厄魯特嗣後改發京口安插○辛丑禁福建商民從呂宋國天主教○吏部議奏工部恭辦 冊諭 大行皇后 冊寶並不敬謹小心辦理製造甚屬蹇陋應將工部尚書哈達哈趙宏恩侍郎兼內閣學士索柱侍郎涂逢震三和何國宗並司官西紳等均革職得旨工部堂官辦理部務其向來風氣大槩外省事件到部無論情節若何輒行駁詰及駁後覆到之日又復模稜議准至於在京一切工程事務並不留心經理料估之先一任豫為浮冒之地迫其承辦肆意苟簡漫無覺察陋習相沿恬不為怪不獨此

東華續錄 乾隆二一七

次辦理 大行皇后冊寶一事况此事典禮崇重該堂官身為大臣應知破謹查辦乃亦復羸率潦草毫無慎重之意本應照部議革職但哈達哈三和兼辦事繁且曾經親到查看姑從寬革職留任趙宏恩日前已經朕嚴切教訓伊又兼管都統事務且見在漢侍郎內尙未得可以勝任尙書之人勉強姑容何國宗到任未久均從寬革職留任索柱為人本屬卑鄙庸劣不稱侍郎之任况於部務又素不留意著降三級調用涂逢震前經命往江南宣諭化導朕見其人尙可造就因歷用至侍郎乃伊自到部之後惟知自守旅進旅退從未見其建一言辦一事因循怠玩深負委任著降四級調用餘依議○甲辰 冊諭 大行皇后曰 孝賢皇后○丙午諭見在工部出有滿侍郎缺一時未得勝任之人阿克敦雖負罪戾在滿大臣中尙屬舊人著加恩寬釋仍棄瑕錄用俾蓋前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憲工部侍郎員缺即著阿克敦署理○大學士等議奏 孝賢皇后大事一應典禮攷古制帝為后期隆殺不一明肅皇任情裁抑固無足論成祖周禮制亦太過蓋帝后雖云儷體而地道臣道天澤昭然升殿視朝事關典制臣等謹議 孝賢皇后喪制應遵 祖制百日後 皇上升殿文武各官及外藩使臣行禮羣臣朝服如常儀作樂至 御門聽政 皇上兩月除沐後即應舉行羣臣常服不掛朝珠禮畢仍素服百日後羣臣常服掛朝珠 孝誠仁皇后喪儀百日後一週年以內王公以下各官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等日服朝服上朝月朔初二十等日服補服俱掛朝珠馬懸朱纓尋常上朝常服不掛朝珠乘馬不懸朱纓今 孝賢皇后百日之後一週年以內百官上朝坐班悉照此制其尋常入內奏事即月朔及逢五逢十等日亦常服不掛朝珠至一切典禮

一一三

應服朝服蟒袍之日仍如常儀得旨 孝賢皇后大事一應典禮朕皆斟酌古今務協其宜蓋皇后坤甯正位體制原尊然以天子之禮視之則節文亦自有別就令伉儷恩篤亦不可事事從而加厚以致失之太過即令情誼少有未洽亦不宜事事從而貶損以致失之不及蓋皇后自有皇后之體制不以夫妻之私情為之增損於其間也朕於 孝賢皇后情誼隆重固天下臣民所共知而經紀喪儀從不肯以一毫私意稍紊典常考明代嘉靖七年孝潔陳皇后之喪閣臣張璠援據古禮以為喪服自期而下諸侯絕特為旁期言若妻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為期年固未嘗絕上宜為后服期等語其折衷頗為允當今據大學士等議奏禮儀內如升殿作樂一節凡屬大朝祀典自當照例舉行朕意今年內尋常升殿但鳴鐘鼓樂懸而不作庶為合宜至來年正月將屆一週所有一切典禮著照康熙十四年之例如常儀餘依議行○改建泰甯鎮兵米倉於易州並增建 陵精倉○戊申諭余棟所奏四譯館序班請予升遷譯字肄業生准予考試一摺援引繙譯算學之例上請不思繙譯算法見在需材以資實用且各以本藝考取考後又各有專職四譯館人員豈可與之並論我朝設立理藩院以撫綏屬國其海外入貢表章皆由各省通事繙譯進呈未嘗用該館肄業生不過沿習舊規存而不廢以備體制而余棟嘵嘵置詞遠牽旁引殊屬不知分量又稱諸生中多有文理優通字畫端楷者以限於不能進取紛紛告歸夫該館所肄者番書自以各精所業為事原不宜取文理字畫若論文理字畫自有學校科目在又非該館所職此不過開一倖進之門耳余棟於乾隆七年即會以此陳奏經該部議駁今復再行煩瀆並不為衙門職掌起見而專為

所屬請升遷請考試所見甚為瑣屑著交部察議提督四譯館以今視之實為廢冗閒曹無所事事尚不如裁之為便如以為應設以備體制則不宜聽其令員虛糜又不宜聽其假冒進其該衙門應裁應設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定議具奏如以為應設則作何使其名實相副整頓辦理之處一併議奏尋議四譯館不過傳習各國譯字見在入貢諸國朝鮮琉球安南表章本用漢文無須繙譯蘇祿南掌文字館內原未肄習與暹羅表章率由各督撫令通事譯錄具題至百夷及川廣雲貴各省土官今既改置州府或仍設土官皆隸版圖事由本省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等國以及洮岷河州烏思藏等處番僧見統隸理藩院高昌館字與蒙古同西天館字與唐古特同是該館並無承辦事務應歸併禮部會同館於滿漢郎中內揀選二人引見候旨簡用一人兼理三年更代換給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吳

印信其館卿向加太常寺少卿銜於義無取應改為提督會同四譯館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銜仍照原銜食俸升轉再該館大使一人朝鮮通事十四人書吏八名阜隸六名館夫十八名照舊存留其四譯館原設之卿一人典務一人併裁序班八人酌留二人合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為一館曰西域館除蒙古唐古特毋庸置譯字生外將回回西番譯字生酌留四人合暹羅緬甸百夷八百並蘇祿南掌為一館曰百夷館將暹羅百夷譯字生酌留四人以備體制館槩裁汰再會同大使向於各省雜職內推升今應照從前四譯館典務之例於序班內升用由吏部論俸推補序班員缺於譯字生內選補譯字生缺於在京童生內選充由館呈部考補再館舍舊有三處一在御河橋一在安定門大街一在正陽門外橫街原係豫備貢使並非衙門今設會同四譯館衙門即以四

譯館充設無庸更建從之○己酉諭內閣學士索柱員缺著伍齡
安兼管見在內閣學士有出差及患病者其應辦事務著兆惠暫
行兼理○庚戌張廣泗奏大金川地界懸互一溝南北不及三百
里東西不及二百里中有大河一道由北而南番人夾岸而居莎
羅奔與伊姪耶卡所居勒烏圍刮耳崖二寨皆在河之東岸四面
雪山屏障所通道路皆懸巖峭壁偏橋窄徑其緊要路口俱建戰
礮今大兵已集當分十路進攻定期五月初八日齊進得旨覽奏
俱悉惟俟捷音耳○辛亥諭朕前經降旨世襲官員在恩詔前承
襲者均令世襲罔替恩詔後承襲者各有承襲代數但恐閱年既
久承襲漸盡止餘恩詔前所襲數員不特與國家體制未符且有
關係伊等生計是以降旨著王大臣查明伊等先世功績大小定
議具奏復思歷年已久實蹟恐亦難查卽伊等救書或已行交部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或甚至遺失均難稽考萬一查辦不確不應削而削不當襲而襲
反不無徼倖屈抑之處轉非朕旌揚勳舊憐念旗人之至意著將
查辦之處暫行停止仍照舊例辦理○壬子大學士等會議 孝
賢皇后升祔典禮謹按禮虞而立主祭於几筵練而遷祔主卽入
廟故有祔於祖姑之文唐宋舊制帝在位而后崩祔於別廟明代
先祔奉先殿亦有先入太廟者國朝則奉安 奉先殿竊惟升祔
大典當並祔 太廟 奉先殿以合古制今 孝賢皇后奉安地
宮在三年後擇吉所謂虞而立主正練而遷祔之時也如明會典
所云祔太廟後仍奉安於几筵殿至二十五月始安奉於太廟及
奉先殿者皆無庸議及又恭查 孝誠仁皇后時因 山陵未定
奉移沙河卽已成隧道與 陵寢地宮無異是以行點 主之禮
奉入 奉先殿至 孝敬憲皇后奉移田村安奉殿內未入地宮

東華續錄 乾隆一七

遂未行點 主入 奉先殿臣等謹議 孝賢皇后安奉地宮之
日工部於 陵寢西配殿敬謹成造 神牌二分屆期恭點 神
牌以一分供奉 陵寢一分敬捧升輿儀仗全設迎至 太廟升
祔 聖祖仁皇帝 孝誠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東次一室仍照升祔 奉先殿例於潔淨殿內敬
謹製造 神牌一分奉安 奉先殿一切儀注交禮部敬謹詳悉
定議得旨是依議○癸丑諭向來 郊壇大禮凡遇遣官恭代之
日大學士等俱不齋戒陪祀蓋因會典開載齋戒定例有武官公
以下輕車都尉以上文官尙書以下員外郎品級以上之語是以
親王及內大臣大學士等俱不陪祀朕思王等天潢近派原與臣
寮不同自當隨駕前往內大臣等職司環衛若專顧陪祀則禁值
必致曠誤惟親行扈從亦爲合宜若大學士乃政府之臣爲百寮
表率允當敬謹齋宿以爲眾倡何以轉不陪祀揆厥由來當緣明
代大學士僅列五品在尙書之下文官以尙書爲冠則大學士已
在其中至我朝雍正年間大學士既定爲一品在尙書之上則所
稱尙書以下應改爲大學士以下且如大學士史貽直陳世倌等
有何緊要無暇政務而顧於陪祀大典尙且養高自怡而不敬謹
將事則百官之懈弛未必非若輩教之也嗣後一切祭祀大學士
等一體齋戒陪祀將此載入會典
六月甲寅朔諭御史馮鈐奏東省辦賑大臣官員查看經由之處
該地方因豫備牲口牌頭里長人等需索滋擾等語山左被災之
後民食艱難朕深爲軫念亟於拯救特命高斌等辦理賑務徧歷
巡行以查有司奉行之善與否此誠期有利益民生之舉也但馮
鈐所奏情節亦事之所必有所謂有一利卽有一弊向來此等陳

一一三三

奏朕恐有累於民不容稍緩往往即降旨申飭該大吏或更加以處分此言官所以不問虛實有所聞即入告而民風之漸習驕悍不畏官長亦率由於此見在高斌劉統勳即至四御史朕可保其本人必無需索之事而家人等則不可知馮鈐既有所聞應有確據山東被災之州縣可以指數查賑之欵差亦不過此數人或係伊等家人勒索或地方官有意逢迎應付或巡撫授意準備以及吏役之借端苛派著馮鈐將何地何人一指出據實具奏朕將降旨究問以為擾累地方者戒嗣後科道等凡有陳奏俱遵照此例使事事俱歸確實則言官既得各盡其職昌言不諱而糾察皆有炳據亦不得借風聞言事之名架控誣捏而朕行政用中亦不致因噎廢食該衙門知道○丙辰轉何國宗為工部左侍郎以積璜為工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庚申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齊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完

召南等三員為一等餘升黜留館有差○以朱定元為左副都御史齊召南為內閣學士由內閣侍讀學士遷○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戶部議覆紀山所請協撥軍需銀一百萬兩合之從前所撥已將及四百萬兩此時大兵雲集日費不貲若奏凱需時饋餉將何所底止當起事之初本圖震懾遐荒為一勞永逸之計雖知其難勢不容已今勞師動眾經歷歲時而免穴獸喙險不可攻力不能致全師取勝究將何道之從金川在蜀僻處懸崖負固陸梁本不足較但既已興師問罪徵調旁省幾徧西南若棄此不圖無以儆眾心而威蠻服番眾圍視而起其將何以禦之然自朕反復思之命將徂征固以止亂班師柔遠是乃常經古人云不以明珠抵鵝惜其所得不償所失也為今之計果已迅奏膚功捷音踵至固不待言儻尚利害相持當籌制勝良圖可以無頓大兵而狡寇帖服不致有

損國威斯為上策至班滾不過漏網遊魂無足輕重如果採囊可得亦足快心若勢不能中止又將頓師經年更加勞費則俘班滾而懸之囊街不足示武且擒獲班滾特以服李質粹慶復之心明非懸坐疑獄耳試思傷財動眾李質粹之首果足償赤子百萬之脂膏耶不惟李質粹即慶復又豈足以償之耶以事理輕重衡之不如置之不問此朕衷衷密斷為民力物命起見不然多者費矣後之所費數豈踰前而區區是較耶訥親赴川時起程慮促未暇諭及此可傳諭訥親令其統計全蜀情形熟思審處伊身在軍前所見較為親切必能善會朕旨如此番不用兵瞻對而大兵既撤之後萬一餘燼復燃嘯聚生事又不得不復為撲滅以杜後患則又不如目前多費為事半功倍矣其一先幾籌及詳悉密奏候朕裁酌張廣泗等可不必令知之恐致洩漏以搖惑眾聽其見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完

在進兵形勢若何好俟奏報以紓遠懷大學士佳否近來起居步履如何隨便奏聞以慰朕意○壬戌撥江南倉穀十萬石於江蘇備糶○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山東沂州營都司姜興漢奉天錦州府知府金文醇皆於 孝賢皇后百日內剃頭經巡撫及副都統參奏已降旨解交刑部治罪本朝定制遇有國恤百日以內均不剃頭儻違例私犯 祖制立即處斬亦如進關時令漢人薙髮不薙髮者無不處斬之理此百餘年來人所共遵不待傳諭而後曉是以會典律例皆無明文蓋因修會典時不過增損明季之舊章明朝原無此制也又以其事本理法所必當然不必載之簡冊即如子孫孝養父母當食進食當衣進衣豈待專立科條然後盡其子職亦豈得以律令不載遂為不孝者解免至謂漢人遂可不遵百日之制苟存此心即與不肯薙髮者同尤不容誅也伊等身為

臣子豈有不遵國朝定制之理若謂出於不知又豈不見他人向未剃頭何以不推求其故安心違犯此卽立行正法以彰憲典亦無可恕然自朕思之律例會典究無明文而部文究未傳諭其所以未經聲明者亦因其爲眾所共知今既欲明正其違犯之罪又當曲體其愚昧犯法之情且或遠方僻陋拘於二十七日除服之文實有陷於不知或見他人剃頭者卽以爲事屬可行冒昧觸網此等情節又不得不格外矜原更恐外省見有此兩案諭旨慮蹈徇隱之愆紛紛查奏國家亦無此體制可傳諭各督撫提鎮學政欽差各官等此旨未到之前或見在已經查出之案自當參處不當廢法姑縱其餘未發覺者槩不另行飭查旗人本屬當知若有喪心之徒不在此寬免之例嗣後將國恤百日內不得剃頭違者立卽處斬之處載入會典律例令人共知遵守朕惟率由 祖制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欲法在必行並無從寬從嚴之見存乎其間○丙寅命江蘇淮安等三府州屬歷年災緩酒糧徵完後留本省備用○戊辰張廣泗奏擒到之賊目生格生噶爾結與馬奈陣獲之賊番克爾吉勞戎生格等五名均已處以極刑梟示報聞○甲戌諭諸王滿洲大臣等今 皇后大事百日已滿朕如不降旨曉諭爾等亦不能明悉朕意 皇后之事朕甚哀痛者非爲 皇后與朕二十三載伉儷相得之意而已實惟 宗廟 社稷神器之重付畀不得其人每一念及深爲心悸試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歲此次於 皇后大事伊一切舉動尙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東惟父一人回鑾至京稍具人心之子當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止如照常當差並無哀慕之誠朕彼時降旨謂大阿哥昏庸者特以不孝之罪甚大伊不能當故委婉施恩將伊開脫以全其生路若將伊不孝之

處表白於外伊尙可忝生人世乎今事雖已過朕如不顯然開示以彼愚昧之見必謂 母后崩逝弟兄之內惟我居長日後除我之外誰克肩承重器遂致妄生覬覦或伊之師傅諳達哈珠色太監等亦謂伊有可望因起僭越之意均未可定此位所關重大仰承 祖宗統緒垂及子孫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實爲至論從前以大阿哥斷不可立之處朕已洞鑒屢降旨於訥親傅恆矣至三阿哥朕先以爲尙有可望亦曾降旨於訥親等今看三阿哥亦不滿意年已十四歲全無知識此次 皇后之事伊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若謂伊年齒尙幼 皇祖大事之時朕甫十二歲朕如何克盡孝道之處朕之諸叔及大臣內舊人皆所親見亦曾如伊等今日乎朕並非責備伊等伊等俱係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識大體朕但深引愧而已尙有何說此二人斷不可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三

承繼大統朕降此旨並非遇事恐嚇伊等日後將復游移試思太廟祝版以孝字冠首朕已謂伊等爲不孝夫不孝之人豈可以承大統此二人斷不能繼統處王大臣等其共知之朕爲人君於常事尙不食言於此等大事豈有食言之理乎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雖日後蒙朕格外施恩亦宜益增愧赧方是儻仍不知追悔尙有非分妄想則是自干重戾矣大阿哥係朕長子三阿哥年亦稍長如果安靜守分日後總可膺王貝勒之封第恐彼時伊等或自謂已居王位或謂已爲貝勒復萌希冀之想須知此一位但可傳一人不可分傳數人若不自量各懷異意日後必至弟兄相殺而後止與其令伊等弟兄相殺不如朕爲父者殺之伊等若敢於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顯揭其不孝之罪卽行正法再從前皇太子

二阿哥朕亦非以係 皇后所生另加優視因較眾阿哥實在聰明出眾亦爾眾人所共見共聞者伊在時朕尚未遽封為皇太子迨薨逝後方明降諭旨蓋以伊雖聰慧長大後改變與否未可先知是以未曾降旨 皇后所生之阿哥尚且如此何況妃嬪所生者乎且此天下並非朕之天下乃 祖宗勤勞所創建 皇祖時曾立皇太子後因不可而止遂不復立 皇考時亦並未立皇太子然於承大統之人早經豫定朕於他事即或不能效法 皇祖皇考而效法之心實孜孜日勉焉今滿洲大臣內如有具奏當於阿哥之內選擇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係離開父子惑亂國家之人朕必將伊立行正法斷不寬貸漢大臣官員內或有捨死務名之人謂國家不可無皇太子以為表率飾忠具奏者彼不過意存嘗試朕即照此辦理大學士等將此旨存記阿哥書房亦著登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年

記○戊寅諭阿克敦已經治罪自不應復用但念伊係舊人見在內閣學士員缺著照革職留任之例在內閣學士上效力行走仍令署理工部侍郎事務○以高壽為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辛巳命撥京倉穀給各旗及五城米局平糶○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金沙江灘上年因水長停工正月江水漸消巨石俱露至二三月較常年涸至丈餘凡礙船之石無不整鑿本年四月工竣二月底開船運銅至四月中共運過銅三十二萬二千餘斤安穩無虞自蜈蚣嶺至雙佛一帶險灘盡皆開通得旨覽奏俱悉卿督率有方成千古未成之鉅工甚可嘉也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癸未朔諭朕躬攬萬幾勤勞宵旰宮闈內政全資 孝賢皇后綜理 皇后上侍 聖母皇太后承歡朝夕純孝性成而治事精詳輕重得體自妃嬪以至宮人無不奉法感恩心悅誠服十餘年來朕之得以專心國事有餘暇以從容冊府者 皇后之助也茲奉 皇太后懿旨皇后母儀天下猶天地之相成日月之繼照皇帝春秋鼎盛內治齊人嫺貴妃那拉氏係 皇考向日所賜側室妃人亦端莊惠下應效法 聖祖成規即以嫺貴妃那拉氏繼體坤甯予心乃慰即皇帝心有不忍亦應於皇帝四十歲大慶之先時已過二十七月之期矣舉行吉禮嘉兒嘉婦行禮慈甯始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愜予懷也欽此朕以二十餘年伉儷之情恩深誼摯遽行冊立於心實所不忍即過二十七月於心猶以為速但思 皇后大事上軫 聖母懷思久而彌篤歲時令節以及定省溫清朕雖率諸妃嬪及諸孫問安左右而中宮虛位必有顧之而愴然者固宜亟承慈命以慰 聖心且嬪嬙內侍掖庭之奉職待理者甚眾不可散而無統至王妃命婦等皆有應行典禮久曠不舉亦於禮制未協冊立既不忍舉行可姑從權制考之明太祖淑妃李氏甯妃郭氏相繼攝六宮事國朝順治十三年冊立 皇貴妃 皇曾祖世祖章皇帝升殿命使翌日頒詔天下典至崇重今應倣效 前規冊命嫺貴妃那拉氏為皇貴妃攝六宮事於以整肅儀止奉 聖母襄助朕躬端模範而迂休祥順成內治有厚望焉所有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禮部內務府詳議具奏尋議恭查 皇貴妃冊

立大典王妃命婦行禮已有成例 貴妃行禮之處外廷無案可稽但 皇貴妃攝行六宮事二十七月後即正位中宮既統理內政體制自宜尊崇 貴妃亦應一體行禮所有冊封禮儀應前期一日遣官祭告 太廟 奉先殿告祭禮 上親詣舉行屆期設鹵簿儀仗中和韶樂 上御太和殿閱冊寶大學士奉節授持節使持節使隨冊寶亭至景運門授內監 皇貴妃具禮服恭迎宣受如儀次日 上率王以下文武官員詣 皇太后宮行禮禮畢 皇貴妃率 貴妃以下公主王妃命婦行禮 上御太和殿受賀頒詔天下嗣後遇三大節及慶賀大典三品以上大臣官員進箋慶賀及每歲行親蠶禮應照例舉行得旨依議冊封典禮著於明年三月後舉行其親蠶禮俟正位中宮後該部照例奏請○戊子吏部等部議准雲南總督張允隨奏廣西羅城縣通道鎮與貴州古州等處苗寨接壤羅城縣所轄之賈廷等大小一十四寨從前俱係古州招撫距古州之下江營僅三十餘里地勢近黔易於約束請將見廷等七寨及所附之賈廷寨等七小寨就近隸古州管轄至因洞羅洞寨麻天蒙等四寨雖經古州招撫但離羅城之通道鎮止四五十里應歸羅城管轄其界址應從因洞左手岑董山溪頭起至寨麻之下并得兩岔溪口止溪左屬黔溪右屬粵兩岔溪口以上右岸各寨屬粵溪口以下右岸各寨屬黔於兩岔溪口分定黔粵疆界鐫碑遵守從之○辛卯 皇九子生○壬辰訥親張廣泗奏報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五日腊嶺卡撤黨壩甲索乃當馬奈正地諸路攻戰情形總兵買國良署總兵任舉陣亡得旨任舉深屬可惜有旨交部從優賜卹即買國良等畢命疆場雖屬效力之誼而朕觀之實屬不忍為之淚下亦有旨諭部將此

旨先諭軍前將士知之又諭據經略大學士訥親等奏稱署總兵任舉統兵攻腊嶺石城親身督戰奮勇直前多所斬獲乘勝追殺致被槍傷陣亡等語任舉前在參將任內因固原兵變一案以單騎手刃亂兵解散賊黨捍禦全城安撫百姓勞績已為懋著故特擢用副將命往大金川軍營領兵攻勦所向克敵見已補放總兵官深望凱旋之日錄功優敘以獎殊勩孰知任舉感朕知遇奮勇捐軀深堪憫惻考之典禮以死勤事者祀之本朝特建昭忠祠用享疆場效命之臣任舉著入祠從祀所有卹典照提督例給與該部察例具奏伊子亦照提督例給與廕襲該部並行文調取來京帶領引見至買國良等著經略大學士訥親於軍務告竣之日查明咨部一體從優賜卹○訥親又奏五月二十日抵成都次日起營六月初三日至督臣駐紮小金川美諾地方督臣初四日起卡撤臣駐美諾初六日赴卡撤美溝軍營初九日同往腊嶺相度山勢數路皆通刮耳崖山陡箐密礮寨層層獨色爾力一梁勢尚平坦賊礮皆在梁旁梁上止有木石城卡數座若能攻克一面分兵牽制一面即可順梁而下較卡撤美溝正路甚為得勢詢據各番咸稱下至底溝去刮耳崖亦不過數里會商督臣將哈攀龍王愷所領兩路官兵歸併腊嶺一路台之從前抽撥腊嶺兵共萬餘名仍督已到官兵攻奪木城數座賊守石城甚固屢撲未下十六日署鎮任舉奮往督催被槍陣亡督臣聞報即日親往調度務期必破再查我兵可以進抵勒烏圖刮耳崖賊巢惟黨壩腊嶺卡撤三路今黨壩腊嶺均有重兵惟卡撤雖駐兵三千餘名除護糧分防外餘兵不敷攻勦若另調新兵緩不及事莫若就中酌量有應牽制堵禦及彈壓土司之處量留攻守餘兵悉抽併卡撤見與督臣

會商辦理再賊番因險據礮故能以少禦眾今我兵既備賊礮自當亦令築礮與之共險兼示以築室反耕之意賊番自必搖動已飭星速修礮總之就見在情形今秋能否告竣尙難豫定報聞又奏查各路官兵不能前進者多惟腊嶺一路雖見爲石城所阻度我兵力尙可望進取臣與督臣到營未久戰勦機宜督辦伊始且各路抽調官兵尙未到齊容臣一面辦理一面籌畫俟月餘後如果我兵已全力攻勦猶有不能速捷情形再行妥議密奏得旨卿意遲待數日一舉成功何等慶快殊未憶及朕之懸望耳及至奏到仍不過如是且聞任舉凶問不勝感惜何能慰朕耶又批張廣泗去歲奏張興之事措辭得體今任舉乃捐軀致命者也而汝等不過奏聞其事亦未詳悉殊不知輕重也又批今又有任舉之事則益成騎虎之勢若不埽穴犁庭何以慰忠臣義士之魂且恐各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四

番效尤後來之所費益多前旨亦謂此事成功之後瞻對或可酌量耳不可錯會○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大學士訥親奏報大金川軍情及籌辦事宜一摺內稱賊番因險礮藏匿其內故能以少禦眾以逸待勞今我兵既備賊礮自當亦令築礮與之共險兼示以築室反耕之意且守礮無須多人更可餘出漢土官兵分布攻擊似亦因險用險之術見飭各路星速修礮遵照備攻等語此事披閱再四不能解辦理之意自大金川用事以來頓兵卡撒久歷時日賊首逆我顏行傷及將士自富剋期撲滅以收犁庭掃穴之功今據訥親等所奏情形尙費經理非旦夕可以竣事但攻守異用彼之築礮以爲自守也我兵自宜決策前進奮力攻取且用以破礮之人而令效彼築礮是亦將爲林守之計耶礮不固則不足恃築礮固則徒勞眾若以此築礮之力移之攻取破彼之礮

以奪其所恃不亦可乎在訥親等或自別有籌畫而奏內尙未明晰在朕度之或因慮及山深密入秋難於克捷豫爲退駐之地耶訥親等恐未必籌及於此即使有見及此亦非萬全之策蓋能克其礮而守之猶屬因利乘便之義今因彼守險我亦築礮彼特勞費加倍且我兵已深入賊境地氣候素不相習而守礮勢須留兵多則饋運難繼少則單弱可虞賊酋兇狡必狃我以持久出我之不意浮寄孤懸客主之形既別情見勢絀反覆之慮尤深師老財匱長此安窮不可不熟計也且將來大金川撲滅之後此地不過仍歸之番是今勞師動眾反爲助番建礮之舉恐貽災於國人躍治於番部矣昨批此摺卽以爲不安今思之一夜終非善策不如速罷之爲宜再朕閱另摺所奏任舉等捐軀報國畢命疆場不禁爲之淚下在伊等忠憤激發固已甘之如飴而以小醜跳梁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五

用伊等於危地思之殊深惻惻雖業經交部從優賜卹足慰忠魂而事後之慮彌切見在大學士訥親尙書班第內大臣傅爾丹總督張廣泗提督岳鍾琪等立營漸偏賊巢凡有進止更當因時度勢鄭重籌辦不宜徒事奮往以副朕念至所調綠旗兵丁或尙未能勁健可否另調滿洲及索倫兵之處著傳諭大學士訥親酌量一併具摺覆奏朕看大金川竟難措置設其易處則張廣泗久歷戎行之人已早成功矣今訥親雖爲經略止宜持其大綱督令張廣泗等各施謀猷以圖速奏膚功卽如建礮之策率皆不中擊竅而張廣泗亦附和而無語可見彼有推諉之意矣殊添朕憂訥親不可不知也此事速行回奏並將近日情形若何奏來○甲午諭軍機大臣等訥親昨奏到軍機一摺已詳悉頒發諭旨今再四思維所云建礮之策不惟有所難行亦且深爲可慮將謂得尺守尺

得寸守寸以此爲自固之策獨不思礪樓非可易成即使能成而
我兵究以攻取爲事若再行前進其將又建一礪耶向後屢進不
已策將安出且調集大兵本以制勝今不用以克敵而用以建礪
必非所願以朕度之此旨未到之先勢將中止儻其意在必成究
屬徒勞無益朕見此摺卽不以爲然及問在京大臣等皆見以爲
不可朕意張廣泗老於戎行豈其不知而亦隨聲附和張廣泗
未必不自謂任事經年未著成效今既有經略肩茲鉅任發謀決
策經略裁之是非得失亦經略當之而彼得袖手旁觀遂其推諉
之計如此則所繫更大矣訥親不可不知此意且朕命經略前往
原以總挈大綱在朕坐籌遠度於京師不如令可信之大臣親履
行間察眾人之情就目前之勢相機指示據實入告尤爲親切此
朕命訥親前往之本意也至宣猷效用仍當委之張廣泗等使各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六
盡其長卽使朕親行亦不過指揮調度而所用自在羣策羣力從
來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若論用兵熟練朕必不肯謂訥親優於張
廣泗卽訥親亦必能知此要之經略統領全軍眾人之謀皆其謀
眾人之力皆其力豈必出自己見方爲己功耶而朕更有深慮者
大兵聚久變患易生在固原平居無事之時尙有一夫夜呼倉卒
四起之變何況軍中親信僅百數十人此外皆調發客兵及蠻司
士卒本非世受深恩爲我心膂寄孤懸孰無室家鄉里之戀而
勞役不已奏凱無期版築方殷鋒銳莫展肘腋之慮良可寒心在
部曲士旅固不可不鼓其勇氣而鋒鏑之下人孰甘心驅之太迫
變計生焉儻有不測豈不重貽西顧憂耶此所爲反復以思而食
不甘味寢不安席凡思慮所及不得不備細告之訥親使備知之
也金川之役本不容中止况任舉之變失我大帥如其置之不問

何以慰彼忠魂重我眾憤但忿兵亦將略所忌自宜因時度勢以
爲進止儻險地必不可爭或別有出奇制勝之善策如古所稱用
閒用術或縱甘言或懸重購使彼有內潰之機然後可乘其敝從
前王柔亦謂蠻夷可以利動且彼醜類無多不惜厚費或可坐縛
酋首此亦無聊之思耳近日郭萬里亦有當用反閒之說儻其言
有可採豈不較冒險乘危輕進取衄者爲優耶又王柔何時到軍
前可會建白及此可就近咨詢溥暑炎蒸瘴癘毒作暴露日久無
刻不勞軫念大學士起居慎自愛護並傳諭軍中諸大臣將弁其
各慎重此旨尙宜斟酌可令張廣泗知者一併諭令知之○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近據訥親所奏金川軍務情形朕詳爲審度見在
將弁同心士卒效命而奇險難攻天時暑雨似非一時所能就緒
目今大兵已深入賊境設令膚功不能立奏經秋涉冬彼地沍寒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七
難駐又不得不暫營平暖之處相時再舉深慮久戍之卒一聞撤
散勢必心渙狡寇從而躡其後大有可慮若將來必至退守則移
駐何地並如何撤回之處亦當豫爲籌度萬全且大兵調集遠來
並瞻對之役既經三載其附近土司供應夫役亦已數年運餉從
征更多擾累近聞蜀有州縣派夫徵餉苦累農民已傳諭尙書班
第令其往來查察訥親可卽速令其前往並飭巡撫紀山速爲查
辦內地如此土司可知悉其積勞懷怨煽動生心而我軍孤懸賊
境非內地聲援聯絡可比深爲可虞可傳諭訥親張廣泗體悉此
意處處刻刻留心密切豫防再朕命訥親前往原以總領大綱觀
察情狀督率調度張廣泗四川省封疆大帥且統領全營二年于役
凡軍務責成專惟張廣泗是寄今歷練戎行嫻熟軍旅孰有過於
張廣泗者伊當竭誠協力經畫機宜不可因大學士在營稍有推

讓之心或存彼此之見見今各路兵勢若何古之用兵制勝者曰
 觀變曰攻瑕賊眾所短何在何處有隙可乘訥親張廣泗在營當
 有成算可詳悉奏聞○戊戌德沛因病解任調達爾黨阿為吏部
 尚書以盛安為刑部尚書御史左都○己亥飭八旗前鋒護軍訓練
 雲梯兵○辛丑諭米穀為民生食用所必需朕夙夜籌維一切農
 田水利無不申諭有司加意經理又蠲免米豆稅銀數至鉅萬所
 以為百姓謀朝夕者纖細具備而邇年以來各省米價不見其減
 而日見其增反復推究莫知致此之由常平積貯所以備不虞而
 眾論頗以為採買過多米價益昂因思生穀止有此數聚之官者
 太多則留之民者必少固亦理勢之自然溯查康熙雍正年間各
 省常平已有定額朕以儲積為要故准臣工奏請以捐監穀石增
 入常平額雖益倉儲實礙民食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為改絃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八
 之圖直省常平貯穀之數應悉準康熙雍正年間舊額其加貯者
 以次出糶至原額而止或鄰省原額不足即就近撥運補足所需
 運價照例報銷其如何彼此撥運並查定原額存糶之法著大學
 士會同該部悉心查明妥議具奏○以富德為左副都御史由太
 常寺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阿里奏東省連年饑饉窮民艱於口
 食共謀搶奪多係無知誤犯援照乾隆五年前撫朱定元請減災
 黎誤犯案內分別流徙枷責發落之例辦理等語窮民遭遇災傷
 撫綏賑恤不惜多費帑金倉穀原以養其良心使不流為匪類以
 期安靖地方在災民平日果屬良善必不起意為非乃明知國家
 有賑恤之恩而以饑餓難忍為由仍復肆行搶劫若不嚴行懲究
 將來必至羣起效尤此例起於朱定元乃姑息之尤伊在東撫任
 內一切辦理未安何足為法試思伊當時僅莒州郟城二案今已

有五十二案未必非扒搶例寬有以啓奸匪律免之念以致盜風
 愈熾寬縱滋弊已可槩見况東省負山瀕海非旱則潦屢次偏災
 而民情兇悍亦易於為盜據該撫奏報今年已有數處被水者當
 此積歉之餘收成又減分數正須時時留心籌畫若再將搶奪案
 件從寬辦理奸民肆無忌憚何所底止阿里奏所奏大槩不過為
 地方處分起見所見甚小且於該省情形未協著傳諭阿里覓見
 在所辦各案俱著照伊應得之罪按律分別定擬不得槩援饑民
 扒搶之例率請減等上年東省重災若非特派高斌劉統勳等前
 往協助恐阿里一人辦理周章未必能如此安帖見在被水州
 縣近日情形若何將來作何辦理朕心深為軫念著傳諭阿里
 時刻留心加意妥協辦理以安撫災黎弭輯奸盜不得稍有忽略
 ○諭據張廣泗將總兵馬良柱解送到京朕命軍機大臣問伊軍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九
 前情形及乘夜撤營遺失軍械緣由據伊供出種種情形並稱從
 前駐守會達之時糧運為雪所阻已經半月士卒皆煮皮鎧鞞鞋
 而食接到總督撤營檄文人思更生礮位軍械因雪大不能搬運
 以致遺失等語馬良柱前於班滾案內扶同欺隱茲復臨陣退縮
 罪固難道但伊在四川二十餘年地方情形頗能熟悉即以進剿
 大金川而論始帶兵千餘名在瓦寺松林口等處奮勇督戰遂解
 沃日之圍又收降小金川之眾乘勝克復孫克宗是伊在三鎮中
 尚為出力即班第前此亦經備悉矣聞至其撤營一事據稱糧運
 被阻已經半月果爾則時日甚久兵丁何以克存恐屬狡飾之語
 如實係如此是馬良柱之倉皇拔營其罪又當別論可傳旨詢問
 大學士訥親秉公確查不必問之張廣泗與班第彼時糧運是否
 為重阻滯已歷半月之久將情由進行奏聞備所供屬實馬良柱

年雖六旬有餘精力尚屬可用將來仍發往軍前立功贖罪或猶勝於新任苗疆之人其供單並即鈔發至訥親前次奏摺係七月初十日到京今又幾半月並無具奏之件朕心日深盼望在訥親之心必係期於速捷以待奏報膚功但軍營事務朕切欲備悉其情形無論大功克成固宜迅爲入告卽或尙在酌辦亦當隨時奏聞以慰朕西顧之念嗣後著十數日一次繕摺具奏沿途驛馬甚便可以無虞羈滯亦不致甚勞也其見在進剿事宜若何天時晴雨若何大金川軍務既不能中止本年儘未能卽竣將來作何結局訥親等目下作何籌辦著一併詳悉速奏朕意示弱罷兵以逞賊意斷不可爲而又實無制勝萬里之能因思滿洲舊有蟻附登城技藝甚爲便捷因承平日久未經演習今已派大臣挑選八旗兵丁數百名按期操練務令純熟將來或可備攻擊礮樓之用並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十

暫留馬良柱於京師且不問其罪令其度量賊礮情形協同演習俟訥親奏到再酌量撥往軍營並諭知訥親將此項技藝可否足以備用之處卽行奏聞○丁未常安論絞○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略大學士訥親總督張廣泗等奏報大金川進攻情形並將總兵哈攀龍副將高宗瑾分別具摺糾參朕已照所請交部但此次辦理軍務似微有過嚴之處夫軍行首重紀律固不得不嚴惟是嚴於罰者亦當明於賞鼓舞人材之道又不得不加委曲假如同屬中平之材其中豈無二三人略勝者則就此二三人稍示優異以勵其餘又如一人之身或功過相參則當亟加賞資以不沒其功俾其感激勵直前冀蓋前愆如其再有過犯加以嚴處彼亦甘受無辭蓋從征將士身冒鋒鏑臨陣對敵敵之以性命相搏而賞罰之道若不神明其用甚至有罰而無賞兵丁等豈

明大義未免寒心漸就怠惰更或隱含怨憤當此倥傯旁午之際少有變故所關匪細自大金川用事以來大小員弁以過受罰者多人而破格被賞者頗少似非鼓勵將士之道至朕閱摺內所稱此皆臣等措置未當發縱無方等語大學士訥親等未免期效太急伊等肩茲重任頓師日久其心固切欲進攻以期大捷而兵情地勢難易緩急閒亦當隨時酌度逆酋險礮林立一夫當關萬眾爲之阻奪卽朕此時反復籌維亦尙無調度萬全之策况急於期效亦屬無益且恐欲速過甚未免轉有疏虞此又不可不審也再如割取耳記一事朕前恐行之未便是以交軍機處定議今據奏稱接到諭旨又行酌改用兵大事朝令夕更原非所宜朕於數千里外何能事事遙度悉中機要歷次所降諭旨其能行者固當遵辦卽或勢有難行或已發而未便復收亦不妨據實奏明總期歸於妥協但此事既經改辦止得照行其奮勇兵丁另當熟籌獎賞之法以示鼓勵又參將五德納等帶領土兵於木耳金岡一路新紮五卡俱處賊人麥田踐其麥禾此舉頗爲得當第不知他處何以不能如此蹂躪豈進攻之地未入賊人麥田耶朕前已兩次降旨詢問可再查明奏聞其建立礮樓一事所降之旨目下諒已接到此次摺內未見奏及或以勢難強行因而中止或照前摺尙在舉行情形究竟若何且入秋將近半月賊境雨雪漸繁將來作何行止朕日爲慮念著一併具奏○辛亥諭盛安素喜沽名當 皇考時教導不悛至革職治罪朕加恩屢經任用近日刑部尙書一時不得熟練之人是以復令辦理乃伊到任以後故智復萌於參革錦州府知府金文醇刺頭一案刑部遲延不奏朕意伊等必將故遲其事以待言官之陳奏如此則將啓貪緣朋黨之風所繫更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十一

大正欲面降諭旨訓飭孰知盛安忽欲改擬斬候因而不進本此案伊在都察院時已經於斬決本內畫題及調任刑部忽欲自改前議斬決重案豈可以伊一人之意見為輕重况伊補授刑部尙書後召見時即會奏此案伊雖畫題於意似應擬斬候朕諭以爾與同部堂官按例定擬朕自加恩伊並不將此旨告之同官惟稱斬決過重遲回觀望久而不奏及召至面加詰詢伊乃稱 孝恭仁皇后大喪內有佐領李斯琦剃頭問擬斬候之案今擬斬決恐人疑其辦理未協等語在伊果見以為過重即應於都御史任內未經面奉諭旨之前另議具奏何獨至為刑部尙書方謂過重且伊已知朕意在從寬而必不肯令改寬之旨出於朕之特恩而出於彼沾取持平之名歸於一己其心尚可問乎今日面問伊時伊惟以滿語奏稱曾有是旨而不肯漢語承認是伊於此際猶不肯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十一

令漢大臣知朕從寬之意以沾名於眾漢人也又巧謂恐人疑其過重於朕名為不美試思部議重而朕特從輕宵傳之海內為美名乎為不美之名乎伊以執法之司不遵明旨不按成法不通知同官而固執私見激朕使怒重治其罪則過在君父而已居美名豈非巧偽之尤者且伊自稱年老是視朕為幼年無知之主矣朕肯甘之乎即以金文醇一案與李斯琦之案相較在李斯琦當日不過廢官私自剃頭耳而金文醇由翰林出身官至知府並非冒昧不知大義者可比同城之防禦又曾以滿官皆未剃頭正言規勸而金文醇悍然不願李斯琦案情同此乎此乃有心故犯輕視國制正如本朝初入關時抗不剃頭之犯有不立行正法者乎金文醇情罪可惡如此即立行處決亦所應當而朕仍向盛安明降諭旨欲從寬典且剃頭一事始於阿里衮之參一武弁貪婪案內

有在國服內剃頭之一語大學士等照例稟籤朕謂違國制之罪重而貪婪之罪輕照例稟籤非是故改令治其違制之罪夫君臣上下之所以相維繫者賴有此名分也今也人視此為泛常而忽之其所繫者尙小乎夫不知尊者人臣宜共憤而盛安反與之比是其罪即同且此事不犯則已既犯而寬之則將來藐視國憲者接踵矣然朕猶以為漢人容有不知而誤犯者不治以罪又不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十三

可故從權令大學士等傳諭各省督撫令其除見犯外不必嚴查蓋以 祖宗成法具在斷不可縱弛而所犯之罪既重恐觸網者多朕心有所不忍此猶朕失於寬懦之處也朕亦知必有人議當皇考大事時未經查辦此等案件者朕意不得不明示眾人蓋昔當居廬泣血之時盡禮盡哀尙恐不逮且即位之初大臣等顏面尙且不識軍國機務重大豈暇旁及此等事亦實不知有此等事也而當時曾有宗室一人犯案治罪宗室向例在議親之列尙且定從斬候今 皇后之事朕哀則哀矣而飲食起居用人理事如常適遇此等犯案故為不知而不明正國法以彰 祖宗之制以明上下之分可乎且古之人主有愛女死而怒戮醫士數人者朕豈遷怒之主乎果使遷怒當怒御醫進藥之輩何怒於百日内剃頭之人更何怒於金文醇今雅爾圖劉裕鐸輩爵位恩資如故亦眾人之所共知者且即有人加朕以惡名朕亦不避何則為世道人心任勞任怨 皇考十三年之苦心也朕縱不德敢不效法朕臨御十三年居心行政海內共知而盛安敢於肆行私意屈法徇庇以為己德其處心積慮視朕為何如主也著革職擊交刑部從重治罪以為人臣目無君上巧偽沾名者戒汪由敦等與金文醇誼屬同鄉輩稱前後自樂於盛安之有此議而不肯為盛安之

激怒試朕者則漢人之巧習也此亦不能逃朕洞鑒刑部堂官除兆惠持議不從外餘著交部嚴察議奏尋刑部等衙門奏盛安曲意徇私市恩邀譽依律擬斬候不足蔽辜應從重擬斬立決得旨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吏部奏汪由敦等扶同曲法殊屬溺職應將刑部尚書汪由敦左侍郎勒爾森錢陳羣右侍郎今調吏部右侍郎魏定國均革職係革職留任之員應革任得旨俱從寬免其革任○壬子諭朕前以紀山之父額倫特在陣前效命捐軀紀山身任巡撫又勉供職特施恩將伊自鑲紅旗擢入正黃旗滿洲內伊宜愈加奮勉盡心辦事竭力報效今乃並不誠心辦事外錯甚多又因私事與總督張廣泗不睦有負朕恩紀山著仍撥回鑲紅旗○諭盛安之子喀通阿從前妄寫假書請託一案即應治罪朕特念盛安加恩寬宥未經治罪交付盛安今盛安身獲重罪見交刑部伊子喀通阿之罪豈可仍行寬宥喀通阿著發往熱河披甲即行起解

閏七月癸丑朔諭刑部事務緊要滿洲尚書員缺朕於各部侍郎內詳細評量或才堪辦事而踐更未久或才力未充而統率匪宜一時未得其人阿克敦前雖獲罪尚係舊人且其獲罪不因辦理部務錯繆尚可棄瑕錄用著署理刑部尚書吏部侍郎德通為人尚屬勤慎小心都察院亦事簡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侍郎員缺著盛京侍郎介福調補工部侍郎員缺著宗室公恆祿補授內閣學士員缺著觀保補授○戊午實授書山倉場侍郎以吳拜為內閣學士原任倉場侍郎○實授彭樹葵湖北巡撫以張師載為倉場侍郎由宗人府承選○以鍾音為盛京刑部侍郎嵩壽為內閣學士由副都御史承選○庚申諭禮部侍郎沈德潛年力就衰著以原銜食俸在

阿哥書房行走禮部侍郎員缺著齊召南補授內閣學士員缺著葉一棟補授○調魏定國為吏部右侍郎以梅穀成為刑部右侍郎降陳惠華為左副都御史由兵部右侍郎承選○戊辰諭據安甯奏稱江南總河周學健於 孝賢皇后大事二十七日甫畢即已剃頭其所屬文武官弁亦皆剃頭內止有淮徐道定長一人遵奉法度等語前此福州將軍新柱到京陛見時會奏稱伊到淮安時周學健因已剃頭恐被知覺即借查河之名避不相見朕比時以周學健國家大臣於名分攸關之處自必深知而謹守之斷無此等悖謬之事或係傳聞未確亦未可知此外又有數人奏及此事朕皆未深信今安甯所奏如此是周學健喪心悖逆不惟一己敢於犯法並所屬官弁同時效尤棄常蔑禮上下成風深可駭異周學健自為翰林沐朕深恩內用侍郎外用督撫原非以其才猷經濟高出倫輩不過因一時難於得人即伊偏才小器棄短取長將就任用稍資驅策耳詎料伊目無上下之分竟至於此朕前會降旨傳諭各省督撫未發覺者不必深究原因微員人數眾多所犯又係重罪一經查出不容輕恕是以姑從寬免更不意封疆大吏猶有如是者實出意想之外故屢聞人言皆付之不信然使周學健身負重罪稍有知識即應自行檢舉乃處之泰然希圖蒙混掩飾揆之國憲實所難追周學健著大學士高斌就近擊解來京交刑部治罪此事傳聞已久舉朝大臣官員豈無聞見乃無一人舉發外廷九卿召對尚稀至軍機大臣等時常召見亦未經奏聞其意不過欲為之蒙蔽以救伊重譴試思朕果可蒙蔽之主乎今朕降此旨伊等能封駁執奏乎見在交部治罪部臣及漢人同年相好尚敢以己之身家首領為伊保全乎又都察院御史給事中等平時

探聽風聞即細微未甚確實之事動輒陳奏今以周學健之悖謬朕已屢有所聞乃未見伊等片牘入告明係伊等師生朋黨之誼固結彌縫牢不可破是以代為容隱緘默不言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司糾劾可如是之徇隱袒庇乎即非盡出於黨護周學健亦必以為舉發此事將恐招致物議人心至此尚可問乎 皇考時因朝廷結黨蔽極力整頓始得肅清今漢大臣官員等風氣又復如此捫心自問能無愧懼乎不特此也滿洲之託名科目好名無恥之徒如尹繼善者身任江南總督乃明知不奏若非瞻顧同年有心欺隱則必以為若奏此事於己有不美之名其心更不可問著交部嚴察議奏尋議尹繼善徇隱瞻顧曲法沽名應照溺職例革職得旨革職從寬留任○諭江南河道總督員缺一時不得通曉河務之人從前蒞會筠以大學士兼任河道總督今即著大學士高斌暫行管理○諭軍機大臣等周學健違制剃頭見今擊交刑部治罪伊籍隸江西著巡撫開泰即將伊家產逐一勘明務必實力嚴查勿令寄頓隱匿開泰係科甲出身向來以讀書人自負於師生年誼習氣未免瞻徇此番若稍有迴護袒庇之意伊斷不能保其首領可並傳諭開泰知之○以積德為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以倉德為太常寺卿高越為四川布政使由山東○已巳上啓鑾幸盤山○召塞楞額來京以新柱署湖廣總督由福州○召安甯來京命尹繼善兼理江蘇巡撫事○庚午諭軍機大臣等安甯解任來京候旨蘇州巡撫印務著尹繼善兼理安甯此番係獲罪來京非尋常陛見可比伊於 孝賢皇后大事僅飾浮文全無哀敬實意伊係親近舊僕豈有如此漠不關心之理且聞有罔顧官箴置辦本處女子為妾之事負朕深恩殊非意料所及因

伊隨侍有年故未明降諭旨伊一切任內所辦事務有無未清及關稅有無染指來京時任所賞財作何布置安頓並伊一路情狀若何著交總督尹繼善一一詳悉確查據實具奏若稍為瞻顧絲毫徇隱將來別經發覺惟尹繼善是問○辛未訥親奏臣前議築礮乃不得已而為之目下雖無大效每因礮礮賊來侵擾得有斬獲亦不致有誤攻剿至王柔於六月初四日到營始云覓漢奸前往間諜難保必擒賊酋久之終稱不得其人又欲祈請終南山道士用五雷法擊礮更為荒誕脂嶺一路雖未能深入亦可將卡撤一帶橫截在外見偵探山箐可截之路令兵前進以攻不備報聞又會同張廣泗奏賊地雖當伏熱並無酷暑緣高處寒低處暖陰雪寒晴露暖故自山腰以下稍低之區秋冬尚和雪不多積仍可進攻况距賊巢不遠一經移營險要必為賊據且恐士心渙散各土兵以為不能撲滅反與結好所以未敢撤退至天時地利皆賊所長惟人數無多是其所短見存不過三千餘人日向莎羅奔額懇投誠逆首陽為懇請未便允降亦無瑕可乘惟散其固結之心並相機攻擊但能日斃數賊不使稍休目下已日食不繼將來必益無以為生可以坐待其斃臣張廣泗度今冬明春不難掃穴臣訥親以為我兵果能爭奪數處賊必內潰然賊巢食用果否匱乏究難臆揣而我兵攻剿一無可乘之機至冬寒春冷恐益不揚冬閒似應減撤久役兵丁另留駐官兵時用礮擊礮卡俟明歲加調精銳三萬於四月進剿足以成功最遲亦不逾秋令至糧運緊要寒沍背負維艱臣飭各路務於今秋大雪未降前將明歲三四月之糧運貯附近軍營且見在商人領運已有一萬五千石將來愈多可減夫役訥親又奏來歲加兵計需費數百萬若酌留兵萬

餘名據守要害相機用敵擊調令接壤土司各為防禦狡寇亦能坐困第久駐終非長策若俟二三年後再調兵乘困進搗自必一舉成功此二三年內或有機可乘亦未可定臣為民力國用起見故計慮及此若以迅奏膚功而論仍不如明年接辦之速謹將所見併陳得旨此見非矣豈有軍機重務身為經略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添兵費餉朕所不惜如以為終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終始又奏臣查閱各路稟報多頓兵不進商之督臣欲併兵合力督臣以為地勢番情必當如此分布其實兵雖四萬有奇分路太多勢微力弱督臣未免存迴護之見至其好惡不公人心不服如參劾貴州副將高宗瑾將圍困賊寨之卡被賊奪去不能救援臣會商督臣參處督臣僅請交部察議經臣改擬革職督臣原稟轉歸罪於甫經任事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六

參將劉策名亦經臣更正其偏徇懦將輕重失倫如此又臣會同傅爾丹將應援退怯之貴州千把等鎮擊乃該千把等逃至腊嶺軍營高宗瑾知而不報督臣亦佯為不知其袒庇劣員如此又諸將備惟任舉實屬奮勇力戰陣亡督臣猶以為疏於布置輕冒鋒刃今督臣布置月餘已極周備仍不能督兵攻克是忠於王事者轉加以不美之名而干犯軍紀者偏欲為之脫卸此又徇徇不公所以不得人心者也至賊酋本非勁敵路險亦非難至所以不能速滅者蓋圖終必先謀始紀山於始事時並未將糧運豫立成算倉卒出師慮忙轉餉以致多用帑項張廣泗未能嚴督攻勦曠日持久賊得乘閒密備故今歲加調官兵即從前已到之地不能復至且因分路太多應進之路每苦兵力不足是則失於籌算昧於地形頓兵老師誠難辭咎臣奉命經略理應參奏但若此則臣與

督臣勢難共事即撫臣經理糧運吏民相安亦難更易生手惟有和衷共濟早靖蠻氛得旨覽所奏軍營見在情形幾於智勇俱困金川小醜不料負固難於勦滅遂至如此官兵攻撲進不能前退不能守即小小獲勝尚未傷彼皮毛何況披卻導窾得其要領以成破竹之勢奏內所稱賊番來歲日食不繼可以坐待其斃我兵果能奮力攻奪數處賊必內潰又稱賊巢食用果否至於匱乏究難臆度等語既稱可以坐斃又稱究難臆度始終迄無定見而所稱來歲增兵三萬是否能奏膚功之處亦非確有所見必不可已之成謀夫兩軍相持敵人無坐而受縛之理縱復窮幽絕險亦無兵力必不能施之地既已用兵豈容撤退古人有襄瓊絕險衣草自蔽以成大功者獨非於此等處施之乎今乃欲待其自斃自斃果有期可待乎如果斷有不能勦滅之勢何妨明言其所以不能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九

之故直請班師今又未能確指其必不可勝而欲以三萬眾嘗試之為此無可奈何之說卿等身在我行目擊情狀尚不能確有成算游移兩可朕於數千里外何從批示何從傳諭且大兵有四萬之眾彼止三千餘人何以應我則覺有餘而攻彼惟慮不足日久懸望軍營消息而奏到乃復如是殊非所料卿等可將見在情形或添兵必可成功或用兵勢有不可詳悉審度歸於一是迅速奏聞勿為兩歧之說要知國外之事惟卿等專責朕固不能遙制也至逆酋佯請投誠固不可信或因此離其黨羽攻其腹心亦可從中得聞與否或謂終不能掃穴犁庭即因此將就了事亦可但數年之後彼侵犯邊境則將何以結局必有追悔不及之事將此亦一併籌酌速行奏聞諭軍機大臣等朕覽大學士訥親所奏見在進剿情形金川軍務未能剋期告竣從前命訥親前往經略原以

金川一隅小醜大兵雲集不難犁庭掃穴速奏膚功並籌善後事宜
宜啟內可以回京今觀前後奏摺知一時難於克捷大學士心替
重臣諸務資其贊襄豈可久留邊徼即如所云須俟至一二年後
即使成功亦無在彼坐待一二年之理應即還朝辦事其經略印
務令訥親酌量或交張廣泗或交岳鍾琪或交傅爾丹暫令署理
聽其俟來春另調大兵再圖進取可即速奏聞候朕降旨其傅爾
丹岳鍾琪俱會統領大兵乃老成宿將是以簡用於廢棄之中冀
其於軍務有濟自到彼至今未聞發一謀出一策親在行間一若
置身局外即內大臣班第烏爾登法爾並帶往之侍衛等亦皆未
見出力之處不知伊等在彼所辦何事見駐何地殊非遣往之意
可逐一傳諭詢問至所奏張廣泗在彼辦理諸事情形至為確當
朕亦聞其如此但金川軍務究當賴伊籌辦今亦不必論矣○壬
申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上

申 上駐蹕盤山○癸酉諭前因各省官員有違制私自剃頭者
不治以罪國法所繫又慮無知犯法者多朕心有所不忍故會諭
各省督撫不必查參惟諭滿洲督撫於所屬人員內有已經查辦
者止令具名奏聞若官員中復有如金文醇之流者雖不治以重
罪亦欲悉其姓名遷其升遷以示薄懲此朕本意也初不意督撫
大員中即有如周學健之流者今又據塞楞額奏稱伊於二十七
日後即已剃頭巡撫彭樹葵楊錫紱以及兩省文武官員亦俱剃
頭更屬意外可駭之事塞楞額滿洲大臣歷任督撫有年乃如此
喪心病狂實非意想所及近因周學健以督撫大臣不遵國制已
降旨擊解來京重治其罪今觀塞楞額亦復如此實乃全不知君
臣大義試問伊於父母大事服制之禮若何若以塞楞額所為為
是則各省督撫令屬員皆俟百日者反非乎漢人猶尚諱日不知

滿洲世臣而亦不知此乎况君臣上下之所以相維繫者以有名
分若於名分所在慢易而不知敬畏藐視而膜不相關則紀綱陵
替人心澆漓將不可問所關至為重大前諭所降甚明不可不亟
為整頓也塞楞額著擊交刑部治罪彭樹葵楊錫紱之剃頭雖因
順從總督然既膺封疆重任豈有漫無主見一味隨從附和之理
但塞楞額尚已剃頭何怪乎彭樹葵楊錫紱著將彭樹葵楊錫紱
俱革職從寬留任交那蘇圖於直隸城工派出二處令伊等承修
贖罪以示薄懲至兩省文武官員皆視督撫所為何罪之有剃頭
之案前有錦州府知府金文醇因滿員勸諭不從其罪較重已問
斬決特從寬緩決豈知督撫大員中又有周學健則更無怪於金
文醇豈知滿洲大臣中乃有塞楞額則又無怪乎周學健矣朕辦
理諸事如鑑之空而權衡審度如衡之平若將金文醇周學健塞
楞額三人罪案比而同之何以服人心而明大義若將周學健與
彭樹葵楊錫紱比而同之則周學健乃出自己意亦非伊二人隨
總督之為者可比周學健著從寬革職免其擊交刑部發往直隸
修理城工效力贖罪金文醇不聽滿員勸阻非冒昧無心但官職
稍卑尚可未減金文醇亦著加恩釋放發往直隸修城工贖伊重
罪○諭軍機大臣等塞楞額於 孝賢皇后大事二十七日後違
制剃頭已據自行陳奏可即寄諭新柱令其接到諭旨即刻兼程
速赴湖廣總督署內傳諭塞楞額此等違制之事在漢人猶可云
冒昧無知伊係滿洲大臣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實出意料之外其
平日居官不妥之處朕已洞悉前經降旨令其來京矣今伊身獲
重罪法無可追即因其自行檢舉或稍為寬貸亦僅可稍遲數日
之死其所有家產豈得尚思安享著傳諭伊止隨身攜帶家人二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上

名星夜來京候旨新柱即將伊任所家貨詳細查明封固奏聞不
得稍有遺漏並查伊自具摺以後自知不免罪戾或有藏匿寄頓
及起程赴京沿途一切舉動情形詳悉查明具奏○調準泰為山
東巡撫阿里袞為山西巡撫○調鄂昌為江蘇巡撫以舒略為廣
西巡撫李渭為安徽布政使定長為山東按察使由江甯准○甲
戌 上回鑿○丁丑諭原任重慶總兵馬良柱雖係獲罪之人朕
看其人材與庸懦無能者有間在綠旗將弁中猶為強幹之員伊
獲罪情節尚可原有且在川年久於番地情形頗為熟習著仍發
往大金川軍營交經略大學士訥親總督張廣泗酌量以副參等
官委用俾伊效力贖罪○訥親奏查馬良柱移營缺糧一案為雪
阻滯屬實至令旗兵演習登城舊藝數百名不敷攻撲若數千則
費多查賊稠層密數月不能攻下一礮而賊又已另築實難奏效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三
擬於卡撒一路將可以圍攻處用兵困守奪其糧水可通之路再
賊番稀少悉眾據守則必內虛可以襲取或從林箐抄出使賊首
尾不能相顧其圍困之處漢兵尚可擊策至偵探路徑必選長於
步履熟習鳥槍之侍衛官兵數百名率領方能前進但冬春積雪
難行僕須來歲夏季接辦則明春遣發來營似屬有益至馬良柱
供稱圍賊一年賊可立斃查賊境有可圍困者有須攻取者有須
抄前截後聲東擊西者若謂全境合圍則去歲至今不但不能遏
其水道兵所未到且不能禁其耕種何由使之立斃又稱其人能
占卦弄風雨遣雷擊人查軍中多雨或詭術所致至兵被雷擊偶
然之事非其伎倆得旨覽奏俱悉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訥親赴
川經略原因張廣泗調兵三萬餘人軍聲已壯且布置經年想有
成算經略一到即刻迅奏膚功屈指往還不過年餘即辦善後事

宜以為經久甯謐之計以振國威以肅軍紀此朕遣經略前往本
意也今覽前後奏摺約計彼地情形非一年半載所能竣事大學
士機務殷繁豈能在外久駐前此傳諭之旨甚明即以身體而論
伊素日體虛氣弱居此水土惡薄冰雪嚴寒之地備調衛失宜則
朕之樂繁更深而體制之所關亦重朕早定此意所以未即降旨
者緣見今尚在交鋒備有閒可乘應機克捷得一好音以收全局
斯為盡善當待至九十月閒降旨訥親於歲暮或明春到京其經
略印務或仍於傅爾丹張廣泗岳鍾琪三人內酌量一人護理明
春領兵前進或令岳鍾琪領兵萬人駐紮美諾隨機進剿俟其
境地戕殺其壯丁可傳諭岳鍾琪予以二三年之期伊能保其擒
賊與否事或可行是亦一策抑或大學士暫行來京於來歲春夏
用兵時再行前往則又徒多一往還朕再四思維訥親必不可久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三
駐川省况既經身歷則彼處情勢舉在目前即來京亦可籌辦而
留駐川省亦不能別見奇謀使軍務速竣但特遣重臣聲威嚴重
今軍務未竣內召實為無名然權其輕重則軀體之疏虞為重而
體制之關繫少輕但此時且無稍露端倪恐致軍心益懈至摺內
所奏挑選長於步履熟習鳥槍之侍衛官員兵丁數百名令其分
隊領兵等語朕見在特派大臣挑選精壯滿兵三百名演習雲梯
即令伊等兼習鳥槍俟其熟練臨期再挑選侍衛等於明春帶領
前往以備率領官兵進攻之用萬一此時已經就緒則不但伊等
不必前往諸事俱可告竣此朕希望之念而未卜能合與否也再
傅爾丹及班第烏爾登等見在軍前何以請安而外並未見伊等
督戰出力之處即成都派往之滿兵一百名亦未見其作何赴戰
以理揆之或由任舉之變恐其冒險直前有意外疏失不令伊等

對敵亦未可定夫兵以克敵為勇若護惜而不令其摧鋒陷陣則命伊等前往之意謂何我滿洲舊習不應有此傅爾丹曾經百戰何未受傷此亦有命耳如果能奮勇爭先正伊等見長之地不可瞻顧不前此並非伊等退縮亦訥親慮及此而不令前進也可將此旨傳諭伊等又革布什咱等與彼世仇或許以重賞令其設計擒獻前此會諭莎羅奔必須生擒獻俘今看勢又不能或用反間勦殺逆酋以完此局亦且暫得休息但斬獲務須確有憑據儻稍留疑寶貽後來之患豈不又成班滾前轍其前所詢本年不能完結將來作何籌辦之處前摺語涉兩歧故批令伊等再定所以如此者亦不過苟延時日冀得捷音耳今所望既虛朕看伊等以及軍士皆不無畏難之念則今歲斷不能成功矣其應添兵再舉或應緩期待數此時或另經籌有長策可畫一定議速行具奏其馬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五

良柱已經降旨令其即赴軍前以副參等員酌量委用效力贖罪一併傳諭大學士知之○己卯諭據尹繼善奏周學健刺頭之案因前經奉有諭旨各省督撫未發覺者不必查參是以未行參奏等語朕之傳諭不必查參者原指所屬微員而言恐其無知犯法不忍罪及多人耳豈所論於歷任督撫之周學健耶尹繼善接到諭旨時即應查奏乃並不奏聞及傳諭滿洲督撫有已經查明遵旨未辦者令其具名密奏但欲知其姓名並非欲治其重罪所降諭旨甚明尹繼善接到後又不速行遵旨密奏直至安甯奏到十有餘日始行具奏明係已知安甯舉發在先無可掩飾乃為此奏並非出自己意且聞舒輅曾勸其應行參奏而伊遲回觀望直至於今謂非有心瞻徇同年世誼其誰信之但已降旨交部察議茲不重科周學健已於塞楞額刺頭之案降旨免其交部治罪所屬

河員皆視周學健所為更不必置問即如湖廣兩省屬員亦因視塞楞額而行是以悉行寬免今尹繼善又稱河工佐雜等人員內漢軍旗人亦有違制者情屬可惡臣逐名詳查另行參奏交部從重治罪等語此又與前旨不符豈有總河之罪不治而罪河員之理此所請又屬過於迎合按求試思朕豈易受人迎合者著仍遵前旨不必查參朕處分此事一秉虛公周學健並不因尹繼善欲加之寬而寬河員之罪亦不因尹繼善欲加之嚴而嚴因物付物初不存絲毫成見著將此曉諭中外尹繼善摺並發○庚辰 上回宮○命貴州巡撫節制通省兵馬○四川巡撫紀山奏瀘州土民捐輸軍米五千石命抵明年應徵額賦○是月訥親張廣泗奏查腊嶺山梁石城一座為賊境總隘賊併力據守腊嶺之下卡撒之右共山梁四道頭道已為我據惟雙碕未克雙碕旁有木卡碕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五

房二座亦經奪據日用大礮攻擊雙碕但雙碕旁有三層碕房一座下又有小碕石卡雖圍不能嚴密擬先發兵奪其三層碕小石卡則雙碕不難攻取俟雙碕一克將腊嶺官兵一面留攻石城一面酌分與卡撒石梁官兵合攻二道山梁地名喇底奪據後即由三道山梁直搗色兒力賊卡路更近捷復查軍前各省官兵傷病者多陸續道回內地調養征兵缺額過多就近續調川兵二千補額已報到數百名又甲索乃當二路兵日久未能寸進已將副將劉順高撤調歸併卡撒止留王世泰帶川兵千餘士兵數百名勢覺孤懸見岳鍾琪屢以兵單為詞因將王世泰所領官兵就近歸併黨壩約計調撤劉順高之兵共二千餘名與川省未到補額兵千餘名本月半閒可抵卡撒軍營即當遣往卡撒左山梁地名普瞻有賊碕數座一面督兵攻擊一面分兵直從左山梁壓下

與右山梁官兵合圍則色底左右各喇皆在圍內諒賊亦難踞守得旨此次所奏撤無用之兵併力攻剿實合機宜雖目下尙無大捷而調度有方用是少慰

八月甲申諭紀山著革職發往軍營聽經略大學士訥親委用令其自備貲糧效力贖罪其四川巡撫印務著班第暫行署理○戊子訥親奏黨壩一路據岳鍾琪咨報於閏七月初十日夜派兵由兩旁抄奪火燒山梁之後擊死賊番十餘人賊拒守甚堅見我師環攻頗為惶懼伊等百姓咸願歸正求生而家口爲賊酋拘繫恐見誅戮懇將土司頭人一併招安臣等諭以百姓脅從投誠可准莎羅奔罪大惡極必須親來乞命方可代請隨有右山梁喇底寨番民二戶挈眷來投並擒番婦二口來獻又有左山梁格拉布東寨番民五戶挈眷來投並遺火焚礮俱經厚賞安插據供該處並無貯食不過兩三月後多要餓死民情急欲投誠至川省補額兵丁及甲索撤赴卡撒之兵數日內可到當令前赴左山梁攻擊合圍色底各寨得旨覽奏兵威似稍振而賊氛似稍挫矣機不可失勉力成功可也訥親又奏賊除拒守外無力侵犯願懼我兵深入今調遣至卡撒之兵月內全到備能痛懲一次或可秋間成功近日兵丁經臣選擇驍勇量加鼓勵稍改怠忽舊習至攻取賊巢多在黑夜臣於昏暗中望見官兵放槍之火光惟令護軍統領烏爾登等督戰不敢自輕妄動報聞○庚寅岳鍾琪奏黨壩爲逆酋門戶凡路徑可通賊皆嚴備查黨壩東西橫互一嶺蜿蜒三十餘里其間漢土官兵營盤二十五座放卡一百五處中有木耳金岡左有陟物黨噶右有康八達由黨壩分脈並列三嶺迤邐而南皆屬賊番戰礮要卡卽今進攻之處嶺北卽雜谷土司蒼旺所屬凡我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三

運道皆賊番出沒之所在在需兵營兵名爲萬餘除守營防卡傷病及分防糧臺塘站實止七千有餘其雜谷土兵原係挨門撥派中多老弱且隨征年餘疲乏難用唐古特土兵但長馳射不宜涉險滿兵實不滿一千臣雖攻奪水泉營卡插入賊地總患兵單咨請督臣增兵三千督臣覆稱分派已定無兵可撥土兵怯懦在在皆然臣又以腊嶺卡撤進攻中阻刮耳崖卽使果克刮耳崖尙距勒烏圍賊巢百餘里其間道路險阻必致耽延時日不若將四路所撤之兵以正地之兵分歸腊嶺卡撤甲索之兵歸併黨壩首尾夾攻且黨壩至勒烏圍不過五六十里止須康八達一破便可直搗巢穴咨商督臣督臣又云不便更易竊思始而增兵撥遣已定十路以黨壩美卧甲索乃當正地五路攻勒烏圍賊巢以卡撤腊嶺喇溝納貝山馬奈五路攻刮耳崖今則止留臣所領黨壩一路單攻勒烏圍其續調川兵二千亦歸卡撒不知督臣是何意見不肯分兵給黨壩反將各路兵調歸卡撤腊嶺以攻刮耳崖縱使破刮耳崖而莎羅奔遠逃咎將誰諉况督臣既知土兵怯懦理應奏聞增調漢兵裁減土兵以收實效而緘默不言臣所未解也又唐古特土兵千五百名實爲無益莫若遣回所遺糧餉在軍前附近各處另募新兵不無裨益得旨此奏若令張廣泗知之汝等同辦事之人必有掣肘之虞有密旨令訥親速奪至張廣泗向在苗疆甚有經濟此番不知何故每致差謬訥親亦以爲言汝所奏頗合也又奏征剿逆酋年餘未克雖地險礮堅亦由派調漢土官兵未能慎選於始以致遲誤查各路新舊土兵二萬惟革布什咱沃日兩處實與金川有仇惜其兵少雜谷土兵雖多因該土司待下刻薄人不用命瓦寺木坪巴旺裏塘等處土兵俱屬怯懦綿斯甲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三

士兵不惟無用且須防範至小金川士兵尙屬勇往督臣乃令土
 司澤旺之弟良爾吉領兵良爾吉從前句結莎羅奔襲取小金川
 生擒其兄澤旺澤旺之妻阿扣乃莎羅奔之姪女素通良爾吉莎
 羅奔即以阿扣配良爾吉為夫婦並將小金川土司印信交良爾
 吉掌管土民甚為不服去歲馬良柱應援沃日良爾吉輒敢率領
 小金川之眾助賊燒毀沃日各寨迎敵官兵及官兵敗賊金首遁
 回良爾吉始降督臣至小金川將土司印信仍歸澤旺管理其時
 應將良爾吉阿扣並助惡之頭人暨漢奸王秋即行正法以絕內
 患計不出此轉令良爾吉領兵俱懷疑不惟不肯出力且恐良
 爾吉暗通金酋更生他變臣已密呈經略商之督臣矣查土兵共
 萬一千四百餘名多屬無用莫若減撤一萬於湖廣調撥官兵抑
 臣更有請者兵之道有正有奇今刮耳崖雖係逆酋要地但地險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天

稠多攻取不易非若勒烏圍賊巢路徑甚多如卡裏山固噶溝二
 處路不甚險可出奇兵直搗勒烏圍一破四路自潰臣咨
 商督臣未允懇敕交訥親籌畫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據提督岳鍾
 琪具奏征剿大金川漢土官兵情形及恭報軍營情形二摺朕細
 加披閱伊所指陳諸事尙屬近理雖岳鍾琪以廢棄之員經朕加
 恩擢用領兵日久未有成績慮恐難於掩飾或藉稱兵少不敷調
 遣以為文過之計亦未可定但伊久歷行陣所見未必悉屬虛謬
 即所奏張廣泗種種行徑亦頗與大學士訥親之言相合著將此
 二摺並硃批鈔寄訥親令其密看其所請添調楚兵一節酌度情
 形如實屬應行即宜速行籌畫一面辦理一面奏請其餘事由據
 奏俱已咨呈訥親張廣泗將來查辦時即可照咨酌定不必洩漏
 岳鍾琪此奏伊以提督領兵與總督共事若因此致有嫌疑反多

未使用兵之事頗關重大不可不慎也○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會
 同刑部查審宋宗璋一案從前辦理瞻對事宜捏飾欺罔人所共
 知前此李質粹到案供明即應將案內人犯按律議罪朕意欲俟
 大金川凱旋後拏住班滾明正典刑重治諸人欺罔之罪今據宋
 宗璋與李質粹質對其所報班滾焚燒之處原係聽信浮言拆毀
 戰碉亦但據稟轉報並未親見及訪聞班滾藏匿山洞既不告知
 總督協力追擒並不據實摺奏宋宗璋自有應得之罪但當日慶
 復身在軍前與伊等上下通同苟且了局其將班滾之子沙加七
 立捏名德昌喇嘛將班滾大碉冒稱經堂給與居住則係慶復所
 辦慶復身受厚恩而種種措置失宜蒙混草率以致逆蠻無所畏
 憚未幾即有大金川之變相繼而起釀成後患貽害邊疆罪無可
 道前經降旨令其家居待罪今懸案日久伊轉得優游閒處於心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天

何交著將慶復擊交刑部監候俟金川軍務告竣再將瞻對案內
 在事人員通行覈實分別定擬○軍機大臣刑部奏革職總兵許
 應虎守備不設失陷城寨不依調遣臨陣先退應照失誤軍機律
 擬斬監候從之○庚子訥親張廣泗奏籌辦一路於七月二十三
 日進攻康八達燒耳碉一座平房八間槍斃賊番百餘人卡撤一
 路因右梁雙碉屢攻未克改攻喇底二道山梁於閏七月二十七
 日夜分左右二路發兵詎料右梁與二道山梁相隔深溝峭壁其
 左路稍低已奪據碉卡數處右路不能往上以斷外援統領之副
 將遊擊等但至溝口而止忽聞賊番數十人從山梁吶喊壓下應
 援三千餘眾擁擠奔回多有傷損張廣泗親往督戰始將雙碉下
 賊卡及周圍旁碉於二十九日全克當令將雙碉環攻詎左旁官
 兵所安堆卡不嚴賊於三十夜潛遁得旨行兵最重紀律若寬嚴

不當則無以一眾心而鼓士氣據今奏進攻喇底二道山梁統領之副將遊擊等員但督至溝口而止帶兵之備弁又復落後忽聞賊番數十人吶喊應援三千餘眾遂俱奔遁等語凡為將弁理當身先士卒乃畏縮不前轉致落後無怪士卒之不能摧鋒陷陣即從後督戰亦無見險而止身駐溝口但令士卒前進之理又無怪其令之不從矣即不能一以當十亦何至以三千之眾不能敵賊番數十人而至聞聲遠遁自相蹂躪此事實出情理之外聞之殊為駭聽朕前旨謂辦理不宜過嚴者原指尋常督師攻剿而言若勝敗在呼吸之間而將弁不能用命即重懲以徇亦何足惜今奏稱統俟事後覈其功罪是又過於姑息矣至雙碕下石卡圍困之賊又以堆卡不密致令脫逃種種疏懈不知紀律何在論用兵之道即經略訥親總督張廣泗身臨行陣亦當親督將弁但以國體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三

何所倚仗運籌作何調度日復一日師愈老而氣愈怯豈能久頓堅碕之下坐待成功卿等尚宜熟思應作何籌辦如果無法可施萬難竣事亦當據實奏聞毋得含糊兩可以增朕西顧之憂○諭軍機大臣等朕前命大學士訥親赴川經略蓋因新舊調兵已至數萬張廣泗料理日久必有成謀且命滿大臣及侍衛等前往相助經略至彼不過資眾力以督率即可迅奏膚功孰知大兵雲集竟為賊碕所阻遷延數月迄無成效度其事體要非一年半載所能掃穴犁庭者矣而大學士以親近重臣亦無久駐於外之理是以前次即將此旨傳諭訥親令其於歲暮或明春回京所以遲遲者誠慮經略之名頗重慮此往返恐於顏面有關故待以時日或於此際有捷音之至此亦無聊之思耳今觀訥親等奏報軍營情形仍難推鋒前進且籌其局勢尤非年內所克竣事况有訥親在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三

所關不可冒險乘危以持重為得體若將弁人懷畏怯大功何由而成軍前大兵見有四萬據奏其中士兵怯懦者多即當簡退其疲羸而另補精壯何得但取充數至黨壩一路有焚燬賊賊之報在諸路差為振作而岳鍾琪前奏兵勢單弱請調楚兵朕已降旨令訥親酌量看此情形更不容緩經略調遣大權似此應汰者既不即汰應調者又不速調而於數千里外為此泛泛之空談此事將作何完局况前後摺奏皆稱賊番數千人乃我兵所到路路皆能抵禦何我兵以四萬之眾尚聯絡不嚴致有疏漏而二三千人反能廣為分布觀此則數千人之語似非確實卿等在彼日久豈彼中情事竟不能得其虛實耶川兵行山是其所長而一臨矢石輒復敗遁所長何在前次摺到雖未有捷音而措置得宜尚為愜意深冀乘機奮勇可奏膚功今覽奏又失所望將來此事兵力

然日內所以不即降旨者意欲稍遲時日或得一聞捷音即訥親還京亦可藉以報命庶為得體乃軍營情事至今猶昔訥親即久駐師中亦無旦夕可奏之績且伊身體平素虛弱當此水土惡薄風霜嚴寒之際調衛一有失宜關繫國體不小待至九月若再無捷音朕即當明降諭旨召伊回閣辦事矣其經略印務俟遵旨覆奏到日另行酌定著傳諭知之○辛丑 上啓鑾謁 泰陵停蹕 盧溝橋閱演礮○甲辰諭安甯原係侍衛在內廷行走隨侍有年因其頗能向上猶可造就用為江蘇布政使上年江蘇巡撫缺出一時不得其人是以令伊署理詎伊莅任以來器小易盈辦理一切事務俱未妥協深負朕擢用之恩已降旨令其來京伊從前既係侍衛著仍在侍衛上行走○乙巳 上謁 泰陵回鑾○丙午

免直隸慶雲等二縣九年通賦○丁未諭班第見署四川巡撫進
 勦大金川軍營糧運事務緊要著兆惠即速馳驛前往辦理班第
 所帶欽差大臣關防著交與兆惠○撥河南倉穀五萬石於陝西
 備賑○以觀保署刑部侍郎○訥親張廣泗奏調撤甲索兵二千
 餘名並續調補額川兵二千餘名齊集卡撒初九日攻克普瞻左
 勝新碉水卡雙碉石卡及尾碉殺賊數十生擒九名用大礮火球
 轟焚軍碉賊棄碉奔竄其雙碉內賊眾及碉下石卡之賊亦皆潛
 遁左梁已經掃清正擬合圍色底並卡撤雙碉賊已畏懼潛遁隨
 撥官兵駐守大獲全勝見在籌攻巴朗寨又黨壩一路據岳鍾琪
 報擊死賊番刈稜踐踏賊地麥豆圓根得旨汝等一奮勇而即奪
 碉可知坐守一載不早掃清左右山梁皆有受其咎者耳訥親又
 奏金酋原非必不可勦滅而不敢謂即能奏功總緣兵分力單怯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三
 懦頓阻今令臣還京特將軍情賊勢詳陳少贖臣愆至署理經略
 岳鍾琪頗有布置能明紀律但督提不睦難以署理張廣泗見為
 統帥名位尚稱不若令傅爾丹署理可以匡其不逮臣恩隆任重
 較傅爾丹呼應為靈且於賊番及我兵情形亦經稔悉懇於命臣
 進京之旨內將來歲仍令臣經略之處一併頒發至傅爾丹在營
 凡一切防範及派遣攻取意見所及必與臣及督臣詳酌岳鍾琪
 惟以添兵為請別無籌策班第先經督兵攻擊石城後又攻撲木
 卡五座見亦屢請增兵烏爾登前在馬奈奪賊四卡調赴卡撒右
 梁連克水碉三層碉雙碉等處薩音圖前在甲索未久調至卡撒
 攻擊雙碉二座山梁亦與烏爾登同辦以上腊嶺卡撤所得碉卡
 若非班第烏爾登等籌畫調度則綠旗將弁必不能如此措置若
 非侍衛拜唐阿等臨陣督戰退縮者擊以刀背敗回者持械攔阻

則兵丁亦不能如此用力進攻得旨覽諭軍機大臣等朕覽此次
 大學士公訥親所奏近日軍情雖小有取勝未足以言大捷看來
 訥親辦理經略事務其初至之時根源即已錯誤大抵先存意見
 是以措置每有未當陳奏多未允協即如朕前以待衛等在軍前
 未見出力而岳鍾琪傅爾丹班第等不發一謀不建一策降旨詢
 問傅爾丹等皆係大臣豈不可自行覆奏而必待訥親代為陳詞
 批閱之下不知其為訥親之說乎抑傅爾丹等之言乎朕明知所
 由大抵從前西北兩路用兵大臣等習氣惟爭進摺奏彼此傾軋
 轉置軍務為緩圖其時訥親已辦理軍機親見其事以此為戒故
 今不欲眾人紛紛陳說此亦不無所見但不欲眾人之爭是非是
 也而不使之出力以集思廣益則不可也又如伊前奏滿兵不可
 任用而此番臨陣督戰使綠旗不敢退縮者滿兵也倘欲用虛糜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三
 糧餉柔懦無能之綠旗此又何說朕前降旨令訥親凡有進止當
 因時度勢鄭重籌辦又念伊氣體素弱令隨時調衛此欲其加意
 謹慎耳伊未會朕意遂坐守數月竟不知前進迄無成功雖各兵
 懦怯成習若訥親於甫蒞軍營之際申明軍紀使之壁壘一新時
 則將士方憚其聲威新調之兵氣方果銳乘此驅率雄師直搗巢
 穴或可早奏膚功願惟事稽遲終無良策但諉之以師徒怯懦山
 谷巖峻不則以兵少力單為詞不知坐守愈久兵氣愈加柔靡古
 名將不擇兵而用願方略何如耳即如此次攻克左梁猶是頽惰
 之兵一經訥親親臨督師何以較前獨加奮勇蓋緣奉朕嚴旨後
 統兵大臣始加淬厲振作遂已小著功績若早知如此何患大功
 不成乎見在諸將未能努力攻克而爭以添兵為請訥親亦共持
 此議據云奪取戰碉即應分兵據守其數日滅夫奪無用之碉而

分有用之卒甚屬無謂既得礮樓自應亟毀一以開通路徑一以
永斷賊窟一以減省守兵何計不出此而得一礮守一礮據奏礮
如林立則千萬之兵亦不足守礮既退復為賊有是為賊守礮也
見今兵已四萬又請於來歲添兵三萬或意在撤其罷弱易以精
銳猶可若頓欲添兵三萬豈有么麼小醜逞其螳臂而用兵至六
七萬之理即云其地甚險隘口甚多攻期之處不一從前用十路
進兵今止三四路矣如銳意攻取即一路直前已抵賊窟逆酋受
首則羣醜喪膽逃竄即訥親奏稱既克一礮而其他守礮之賊即
棄礮潛逃則知賊眾亦甚怯懦非實在兇悍可知由此觀之即歸
併一路亦無不可如謂賊一夫守險千夫莫當則即添至數萬而
統帥不能指示方略以鼓勵戎行雖多何益今據訥親等奏報左
勝山梁已全行攻克則進剿漸有制勝之機若乘此窮幽鑿險所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焉
向克捷正可望其一舉成功朕前欲於九月內降旨令訥親等還
朝面議進止但目前大勢如可速勝而令伊等來京恐止留岳鍾
琪一人控制斷不能攝服軍情且機勢在呼吸之間儻功欲垂成
一時中止又非勝算若冬月勢必不能克捷自應令訥親偕傅爾
丹張廣泗一同來京撤罷頓之兵卒擇精銳一二萬人暫令岳鍾
琪管領俟明歲調集大兵再為必克之舉著訥親度於九月二十
五前後摺奏至京為約將此次摺奏之後攻取戰礮若干或仍照
舊其勢今冬萬不能成功之處逐一據實陳明速奏候朕再降諭
旨令伊等來京至朕屢次傳諭訥親之處覆奏未免拮据今伊又
稱接到上諭令看塞楞額盛安治罪之旨緣賊番礮卡正在克獲
乘時前進容續摺奏等語觀訥親此奏蓋以朕詢問之事過多逐
一登答恐於辦理軍情有誤耳但伊初到軍營幾及兩月朕原無

一旨下問後因功遲不成一無措置且伊所辦之事多未妥協始
降旨詢問若果能即時奏捷又何俟朕之絮語可傳諭訥親令其
勿存意見從長商推務使軍勢大振得制勝之良策以慰朕西顧
之憂再軍前漢土官兵已四萬有餘而每處爭戰不過數千其餘
皆用之何處而惟知仍請添兵著將見在實數因何不足之處詳
悉查明具奏○戊申諭倉場衙門無甚繁務有滿侍郎一人可以
兼辦張師載著前往江南隨大學士高斌學習河務○己酉上
回宮○庚戌諭朕令大臣自陳者舉可以自代之人凡以拔茅茹
顯俊父之意也今吳同仁之屬周學健乃許以兩千之數朕不解
焉問之錢陳羣始知為兩千之數夫考績黜陟豈可為苞苴之門
豈朕若渴之誠尙未喻於三三大臣耶朕甚惡焉其罷之○辛亥
諭江西巡撫開泰於周學健原籍查出伊弟周學俊書札內有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焉
託自陳薦舉許謝兩千之札朕命大臣喚問周學健乃供有屬員
餽送之事及將原札命其細閱始供係丁憂克沂曹道吳同仁所
致周學俊亦供認確鑿周學健如果潔清自好人何敢以私相干
又何敢直以賄賂相許觀此則伊平日操守不可復問並不止吳
同仁一案矣向謂周學健為人其病在性情下急剛復自用實不
料其不勵名檢竟至於釐幕不飭蓋質緣請託之事世俗容所不
免然至明目張膽納以苞苴許以成數則犯法干紀國憲之所不
宥大臣中豈宜有此由周學健而推之朕固不忍逆料朝列人人
皆然亦安能竟保其人人必無是事耶朕臨御以來事事推心置
腹以至誠接待臣工而尙有不能感動如周學健其人者則十餘
年來為人所欺當不知凡幾然行險僥倖之徒究必自行敗露又
焉能逃朕洞鑒耶即如吳同仁前因母病不候代而歸為撫臣所

劫朕以其至情迫切寬免處分在當時沽取孝名似為得計而今乃由干請敗露其札內有與完顏偉不合之語則是彼之速去乃欲避完顏偉耳若令完顏偉待之稍優伊必又鑽營在任守制矣昔人謂臨下戒於過察又謂甯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稍替夫子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是何可嘗試者况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 皇祖 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無旁假即左右親信大臣亦未有能榮辱人能生死人者蓋與其權移於下而作福作威肆行無忌何若操之自上而當寬而寬當嚴而嚴此朕所恪守 前規不敢稍懈者即如安甯署蘇撫朕心燭其辦事未安特旨罷斥並非因人言所致今開泰辦理周學及書札一事自其職分當然而外人必有議其過刻者然亦不能因此而設計陷害就令開泰日後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三

別干譴責亦必係伊罪由自致治以應得豈他人所能傾軋耶朕嘗謂用人聽言其似是而非者未易悉數如陳其疑於乾隆二年即有二慾宜克三私宜省之奏朕深為嘉獎宣付史館選入本朝奏議及伊任浙江學政有生員樊顯自刎之案為其父所告發見在解任質審夫以學政而釀成此曖昧駭聽之事是不能自檢其身而務責難於君可見欺世之流不過掩拾陳言以博美名而不能直指利弊彈奏貪贖於國計民生有何裨補審爾則載籍之格言具在朕甯不能開卷自得而待諸臣勦襲陳奏耶又如雅爾哈善曾有關稅請差旗員之請又有以寬減關稅為言者寬稅豈非美名不知減稅而商民果實受寬減之利國家何靳此數十萬金之稅課以加惠行旅朕令各關永免米豆之稅此可謂之利在民也又輪免天下錢糧億萬正供尚所不惜而顧惜此區區者乎獨

是應徵之項置而不察則大不可蓋各關積習牢不可破徒飽津吏之谿壑於商民毫無利益其徵稅由地方官管理乃 皇考時欽定之善政所當遵守而必以改此為籌旗人之生計是特為為監督者開漁利之門耳或又謂寬監督一分監督亦必寬商民一分不知自好之士無待留餘自無染指若貪夫徇財侵肥於上又必漁取於下若因己有餘地知足自止則當潔清自愛宜莫如安甯而尚有謂其管理關務多不清楚者可見似是而非之論初未深悉物情切中事理不足為集思廣益之助儻諸臣果能抒竭悃忱敷陳召對據實秉公賢否無滯是非悉當豈非朕所深願朕又何樂而不深加採納乃如周學健陳其疑輩既決裂而為衣冠之玷其旅進旅退如歸宣光王會汾陳惠華者流召對諮詢漫無獻替議者必曰既知其尸祿何不去之而更用賢者不知人材難得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三

去之將不勝其去而又有議視如弁髦者矣此用人之難也科道職司糾劾亦未有能先事舉發使班行震悚者尙得謂朕之稀於召見九卿抑拒諫而不開言路耶今因周學健之事所關於臣節官箴者甚鉅蓋浮議則搖唇鼓舌律已則言是行違博名則假公濟私此朕臨莅久而所閱歷者如是用宣諭中外諸臣俾共知儆惕思自勵焉

九月壬子朔調鄂昌為四川巡撫以雅爾哈善署江蘇巡撫○癸丑諭據蘊著查奏周學健在總河任內贓私狼藉親戚家人營私不法款蹟多端著將蘊著原摺鈔寄開泰令伊於原籍據實詳悉嚴查並摺內有名之親戚家人逃回原籍者即行擊送江南交策楞會同高斌審擬毋得稍有徇縱又諭前命高斌擊解周學健來京並查伊任所財物朕素知其平日交好特降旨申諭令據實嚴

查無得瞻顧情面今據蘊著查奏周學健家人先期得信將書札盡行焚毀試思開泰查伊原籍有伊弟所存請託書札豈有任所轉無片楮之理又稱給還眷屬衣飾多至十八擔高斌徇庇之習實乃半不可破矣周學健在任職私纍纍已諭策楞前來會同審理如高斌能以公滅私將摺內實情逐一審明尚可稍贖前愆若仍前瞻徇或稍有掣肘策楞之處則得罪更大獨不憶常安前鑒耶前據高斌查奏周學健任所賫財摺內稱查出見銀九千四百兩而蘊著則稱周學健宦貲並銀器首飾鎔化共銀九千四百餘兩亦屬不符再蘊著違旨密查不敢不據實覆奏著將原摺鈔令高斌閱看勿謂其迎合傾陷也前因高斌係舊臣奉役有年准其來京叩謁 孝賢皇后梓宮今觀其如此情形著不必來京候朕另降諭旨○戊午諭塞楞額已經擊解來京朕思伊以滿洲世臣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矣

敷歷中外任至督撫之重諸事何所不經豈有 祖宗定制所在君臣大義所關而違制蔑禮甘心犯法一至於此朕再四躊躇在他人所犯尚有可恕而塞楞額之罪萬無可恕但念伊向係舊臣官至極品若與尋常一例明正典刑朕心實有所不忍著侍衛五十七會同刑部尚書阿克敦前往宣諭賜令自盡以全國體至楊錫紱於奉到查明屬屬諭旨即以據實檢舉札商塞楞額往返三次塞楞額尚欲隱諱其事意見終不相同楊錫紱遂自行摺奏楊錫紱知請罪不為隱諱之舉可謂尚知大義其革職之處自無可宥所有原派直隸城工免其承修塞楞額寄楊錫紱書中有彭樹葵意中亦以為為可不奏聞之語此雖一面之詞而彭樹葵始終顧慮實懷欺詐其修城之處不准寬免朕於伊三人罪案輕重大小詳細權衡各稱銖兩不存絲毫成見於其間宣諭中外諸臣知之

○訥親張廣泗奏攻克阿利山梁賊壩並黨壩一路進攻火燒梁踐平土木卡二處外委馬如麟帶兵進攻河東連日將申札申達包登一帶地方全行攻克奪獲礮寨六十餘處得旨馬如麟以外委微員乃能率眾先登推鋒臨陣數日之間將三處賊境悉行克獲甚屬可嘉應即拔擢以勸戎行可傳諭訥親等宜旨將馬如麟授為千總並令眾兵共知以示鼓勵○調策楞為兩江總督尹繼善為兩廣總督○子故吏部右侍郎尹會一祭○辛酉諭張廣泗久任苗疆熟於軍律因大金川用兵特調為川陝總督令其提師進剿伊初亦勇往任事奏稱兩月之期即可殄滅而踰期未能奏績因循觀望遂致副將張興失事屢挫軍鋒毫無成績乃奏稱兵力單少請增兵深入暫俾繼芥不留朕允其所請調遣萬人以振軍威所望迅掃賊氛甯謐邊圉但地方形勢未能適度今春特命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矣

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計其時日大兵雲集奏凱當已有期訥親抵軍即可籌辦善後事宜且此朕命往本意也乃張廣泗既久未成功復因訥親至彼諸事推諉而訥親在軍數月近因朕旨督飭雖小有克捷總未能遠抒勝算是以遲延至今功尚未竣其前後奏到情形非面陳不能洞悉訥親張廣泗俱著馳驛來京面議機宜川陝總督印務著傅爾丹暫行護理所有進討事宜會同岳鍾琪相機調度以副委任○諭軍機大臣等朕因大金川軍營情形有須面詢之處故召還訥親張廣泗其總督印務著傅爾丹護理伊久駐軍前進取機宜皆所熟悉地方事務張廣泗向在軍營查辦自有成規原可循照料理其軍中之事今冬雖遇有雨雪或開霽之時可以進取即當相機籌酌鼓勵將士奮勇直前以期克捷不得徒為坐守之計其有應行奏聞者即隨時據實奏聞至陝西地

方事務朕前已有旨令黃廷桂兼理四川事務已傳諭班第留心查辦均可不必分心顧慮惟應專一留意軍務與岳鍾琪和衷共濟副朕委任○壬戌諭朕閱四譯館所存外裔番字諸書雖分類音譯名物朕所識者西番一種已不無謬缺因思象胥鞮譯職在周官轄軒問奇載於漢史我朝聲教四訖文軌大同既有成編宜廣為校輯加之嚴正悉準重考西番書例分門別類彙為全書所有西天及西洋各書於咸安宮就近查辦其暹羅百夷緬甸八百回回高昌等書著交與該國附近省分之督撫令其採集補正此外如海外諸夷並苗疆等處有各成書體者一併訪錄亦照西番體例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注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傳恆陳大受納延泰總理其事○癸亥諭朕恭閱 寶錄仰見 皇考在御以闡門明目為務各省督撫及兩司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四

皆令密摺陳事道府中奏請者亦派大臣接奏以收兼聽並觀之效又恐洩漏互商之弊丁甯告誡至再至三朕臨御以來道府等官未有陳請具摺奏事朕亦未有特命具摺奏者誠以道府官職尚卑自可不必而兩司為督撫之佐任重事繁仍准照常具奏上年因言官有言兩司不當以地方應行之事摺拾入奏如實有事屬應行為督撫所格許敘入摺內奏聞部覆允行自此而兩司奏摺遂漸寒蟬夫督撫果能公正自矢毫無欺隱固不待旁人之糾察若使稍有未協而兩司均得據實入告則督撫亦有所防檢而不敢恣此亦互相覺察之一道也兩司方面大員豈可緘默自容僅以博督撫之歡心耶即如塞楞額剃頭一事其本意竟欲始終隱諱經楊錫紱屢次札商以為不可隱諱始行奏聞塞楞額之事有目共覩何所容其掩飾即不自奏終必敗露然不因楊錫紱之

固執則彼終無具奏之意假使慮及兩司摺奏伊亦知其必不能掩或尚不致終於隱諱也又聞尹繼善夏間病瘧具摺請醫兼求解任調理後聞有申飭諭旨復於途次追回此雖無甚關於政務民生而居心之不誠奏事之不實即此可見督撫之操縱由己漫無畏憚亦即此可見矣兩司奏事之例並未降旨停止應陳奏者即照常具奏但不得因此將應與督撫商辦之事率意入告致與督撫意見參差遇事齟齬其陳奏之事非批令告知督撫者更不得私自洩漏啓通同徇隱之弊總之 皇考聖訓如日在天朕不敢不勉亦願內外諸臣時時提撕儆省以共襄朕不逮○協辦大學士尚書傳恆等奏查典籍浩繁博綜匪易伏讀 御製盛京賦義蘊既富字數復多應即以盛京賦清漢正文繕寫各家篆體並特簡大臣經理其事遴選滿漢儒臣給之筆札敬謹繕錄進呈得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四

旨我朝國書音韻合乎元聲體製本乎 聖作分合繁簡悉協自然惟篆體雖舊有之而未詳備寶璽印章尚用本字朕稽古之暇指授臣工肇為各體篆文儒臣廣搜載籍援據古法成三十二類且請以朕製盛京賦繕成清漢篆文既廣國書併傳古篆足以昭示來許著允所請即以傳恆汪由敦充總裁官阿克敦蔣溥充副總裁官慎簡校對人員速竣厥事○甲子命尚書班第赴軍營同傅爾丹岳鍾琪辦理軍務○命軍營內大臣以下聽傅爾丹節制○丙寅以陶士儻為福建按察使由江蘇蘇州府道遷○丁卯召黃廷桂來京以瑚寶署甘肅巡撫兼辦總督事○己巳 上幸靜宜園閱兵○諭國朝寶璽朕依次排定其數二十有五印文向兼清漢內青玉寶係清字篆文乃 太宗時所貽自是以上四寶均 先代相承傳為世守不宜輕易其檀香寶以下二十一寶從新定清文篆

體改鑄○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大學士訥親總督張廣泗奏報
軍前情形披閱之下見其失當之處頗多如馬奈一路於八月二
十四日四更有賊二三十人於雜谷營卡假裝革布什咱之土兵
值漢土官兵俱皆熟睡守備王良弼外委馬如麟漫無稽查以致
賊入營壘殺傷兵丁槍去礮位王良弼亦被帶槍傷所得營卡盡
失夫立營警夜嚴更鼓慎巡防乃軍法所最要今有賊入營而兵
將皆酣眠不覺且以二三十人遂至傷兵失械營卡不守則其平
日毫無紀律視同兒戲可知大金川自用事以來大約失之嚴迫
者少失之懈弛者多總由軍紀不明以致無一人合宜殊非朕本
意所及料也又是日有投順番民五十名參將永柱即向糧務移
取銀二百兩米五石賞給安插並岳鍾琪所報黨鳴及木耳金岡
逃出投順之眾番民每戶賞銀五十兩大銀牌一面布二疋此等
番民從賊日久得之即應正法今因其投誠待以不死足矣何庸
加以重賞即云藉此招徠賊黨以孤其勢不知彼中人民頗眾縱
令盡出投誠亦安有如許銀布以浪擲之且大金川番民若果能
縛獻莎羅奔即優加賞資亦不為過乃以泛泛投順之人用賞如
此是以利購也即盡得其眾僅餘一莎羅奔取而戮之究竟大金
川之地仍不過安插此等番民是始而費我兵力中而以利誘之
終而投順之番仍得居其舊處豈有以數千百萬之帑項為此無
益之舉耶再軍營進攻年餘所得碉寨原不為多乃岳鍾琪又稱
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帶傷不下數百名小者不下百數十名
見帶傷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數十且有身帶四五處傷不等者兵
丁臨陣帶傷自係奮勇向前之人既已受傷又至四五處又應加
以體恤令其調治或遣之回營另調補額然後妥協豈有受傷之

兵悉行留於軍前虛糜糧餉又不另調精壯之兵遷就苟安一無
籌辦何怪膚功之不克奏耶凡此種種失當之處皆行軍所宜戒
訥親張廣泗將起程來京可傳諭爾丹班第岳鍾琪等令其留
心以此為鑒申明紀律詳酌機宜善為調度以副委任○訥親奏
黨壩一路駐兵萬餘土兵居其大半前岳鍾琪所奏土兵無用漢
兵不敷之處俱屬實情至稱進攻賊巢之路卡撤不如黨壩臣思
黨壩為進攻勒烏圍要路卡撤為進攻刮耳崖要路刮耳崖既破
固應進兵勒烏圍勒烏圍既破亦仍應進攻刮耳崖兩路皆逆酋
巢穴未便因地險多置而不問岳鍾琪添調楚兵之請無非為
兵力不敷起見但楚省遙遠調兵又多按程須四五月之久已屆
寒冬不能進剿况以官兵易土兵需糧尤多更須純用本色以難
運之糧供坐守之兵殊為非計至所請召募新兵減撤土兵之處
東華續錄 乾隆二一八
已會商督臣咨覆准行又所奏良爾吉應行正法之處查良爾吉
之罪原應伏誅但張廣泗既已寬之於前今投順隨征已及年餘
此時忽加誅戮反出無名是以未經辦理奏入諭軍機大臣等覽
諸摺所奏辦理不能愜當之處不一而足即如良爾吉本一奸匪
土舍且為逆酋姻黨王秋亦係漢奸在尋常尚須治罪况為良爾
吉親信黨羽經略至軍營既知張廣泗墮其術中實與慶復誤信
汪結無異當時即應早為剪除及該土舍於緊要處所全不用命
該督有意徇庇經略亦應申明軍律按法加誅乃因該督攻圍太
近情有可原一語遂至失刑至逆酋求降之時該土舍洩漏軍情
領兵大臣既所親聞罪狀昭著如此尚稱暗傳消息無迹可據誅
戮反出無名是何語耶王秋託病告歸美諾張廣泗始終迴護經
略何以亦聽其遠颺儻至免脫則將來貽害更大此旨一到著將

訥親奏摺與張廣泗看令其明白回奏即令張廣泗親提長爾吉
 王秋二人隨同爾等牢固解至京師明正其罪自入秋以來即屢
 有欲召卿回京之諭卿亦自請來京而摺中尚稱俟今冬不能進
 攻之時再往黨壩與該提面商斯言果出中心之誠然耶抑何前
 後矛盾若此殊所不解可一併傳諭知之○壬申宗人府參奏簡
 親王神保住擅令太監賈打伊兄忠保之女得旨神保住自襲爵
 以來不知自愛恣意妄為致兩目成眚因辭王俸朕加恩賞給半
 俸贖其度日之資伊竟不知感恩守分且罔顧近派族人稍加周
 恤今據宗人府劾奏神保住陵虐伊兄忠保之女其行事更出情
 理之外著革去王爵另行請旨承襲○癸酉諭神保住已獲罪革
 爵德沛於此王爵既有承襲之分且在等輩中較為厚重可即令
 承襲王爵德沛襲王之後宜追念從前諸王將族中應行資助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閏四月
 人加意周恤共相和睦以期仰沐朕恩於無既○以富明為河南
 布政使嚴有禧為河南按察使由湖南驛○甲戌截留江南浙江
 漕糧十五萬石於福建備賑○乙亥諭軍機大臣等金川用兵以
 來將領參劾者接踵而題補者無人殊失鼓勵戎行之道前曾傳
 諭訥親張廣泗等伊等仍未辦理因命軍機大臣等查明情節據
 今年五月張廣泗原奏川陝副將以至千總遇有缺出即於此次
 立功人員內題補特傳諭該部議准並令同訥親揀選至八月初
 訥親奏到則稱將弁獲過者多立功者少尚未揀選題補等語夫
 行軍紀律全在賞罰得當鼓舞人心今將士有罰無賞自必志氣
 隳頹何由使之感激奮勉踴躍用命是以前批訥親奏摺有此番
 辦理軍務似覺過嚴之諭正謂張廣泗委過於下偏裨動輒得咎
 實為過刻而非軍律嚴明之謂也若以馭軍而論此番正失之於

寬豈有刁斗森嚴如馬奈軍營賊人夤夜潛入將卒酣寢漫無知
 覺之理又豈有隊伍整齊衝堅犯陣而如訥親所奏麾之不前侍
 衛等從後用刀背驅迫之理觀此則將弁之急玩士卒之疲憊直
 如兒戲何怪其久無成績屢有失事也至謂將弁立功者少無可
 揀選此語亦謬同一戴罪圖功其中豈無一二鼓勇先登之士就
 其臨陣奮往即可定為優等藉以激勵眾心賞一人而得千百人
 之力其機端在於此不待建立殊勳方可獎拔也訥親等從前辦
 理未妥即可傳諭計信到日伊尚未起程令其傳諭班第爾丹
 岳鍾琪等當以此為戒務從公賞拔為戎行作氣使出力者知所
 勸勉並不得誤會此番辦理過嚴之旨一意從寬則軍律益致懈
 弛失之更遠此於軍務大有關係即傳諭知之○除湖北宜城縣
 編審不實丁銀○丁丑諭王大臣等大金川用兵一事兩易寒暑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閏五月
 尚無成績賊酋僻處窮山本屬么麼小醜但即命名觀之莎羅奔
 者番語為諸酋之長是其意雖未顯稱名號而夜郎自大抗拒天
 朝併吞番眾蓄志已非一日前春侵擾番耳章古毛牛等處切近
 爐地紀山倉卒發兵逆酋雖歸巢窟伏而未經懲創勢復鴟張因
 命興師致討該督慶復辦理瞻對一役草率了事所奏班滾燒斃
 之處朕洞悉其疏謬當為批示豈可復委以軍務因思張廣泗從
 前經理苗疆熟於戎旅調為總統伊又先經奏請從戎初到軍營
 亦有急公任事之意但以二萬餘人派定十路進攻勢分力薄即
 已非計又奏稱冬月可以克捷屆期罔效則易為次年春夏再為
 次年秋冬迨至副將張興陣亡失機難掩則又稱兵力單少朕復
 允調滇黔陝甘勁卒萬人意謂一舉而肅功可奏惟善後事宜所
 關更重因命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詎料張廣泗漫無成功又因

訥親至彼輒觀望即先是凡所陳奏亦悉浮游閃爍於張興馬
良柱之事動輒誇過於下朕已微窺其意及訥親奏至與朕所見
相符又稱其徇黔省將弁高宗瑾祖庇失律千總信用賊酋姻
黨良爾吉漢奸王秋軍中消息賊輒先得一聞訥親奉朕旨有按
法當誅良爾吉之言而張廣泗代剖甚力後於賸嶺賊番喊降時
在軍營大臣曾聞良爾吉有怨望實情稱不知己之下落何如焉
能顧汝而王秋亦復稱病避歸美諾則是張廣泗始終迴護情節
顯然且密露軍機於賊黨矣張廣泗從前奏稱慶復誤信土目汪
結墮其術中而伊之任用良爾吉王秋如出一轍何以明知而故
蹈之耶且伊於二人若止用人之誤猶為可恕至以軍情相告枉
法而曲庇之其居心如此又安望有犁庭掃穴之期耶至訥親素
未蒞師摧鋒陷陣之事實非所長但張廣泗調集大兵布置經年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二十八 笑
當有成算計經略抵營之日正當告捷之時便可籌辦善後事宜
並物色班滾致之闕下此朕命往本意在訥親自所優為初不料
訥親至軍營於彼處情形既未請悉將吏人等方且心懷觀望羣
待經略之指揮而伊並無奇謀異算以竦動眾心且身圖安逸並
未親臨行陣士氣因以懈弛不思廷臣中平日受恩深重者孰如
訥親其應感激圖報者孰如訥親雖朕因伊身素羸弱屢次降旨
令伊隨時將息此在朕體恤之道則然以滿洲大臣當此戎馬
倥傯之際孰不同仇共憤藉此朝食而訥親因有此旨輒安坐帳
中不親臨行陣朕猶待之數月及見所奏動稱兵士向礪放槍伊
自帳中望見火光是從未督軍奮勇矣於理可乎即謂大臣動關
國體恐有意外之虞縱不可親冒矢石獨不可臨陣指揮使士心
踴躍乎况意外之虞又未然之事抑何示怯若此耶及經朕嚴加

飭諭始前往督戰果奪礪險設早能如是其克捷又豈僅此乎
且自古豈有開關延敵坐獲全勝之理可見前此實由伊等頓兵
不進不能勇往出力而非堅礪之必不可克也訥親既曠日持久
了無成績朕不得已欲召之回京又恐於命往顏面攸關屢次傳
諭詢問且寬其期以待捷音誠使得朕此旨而奮不顧身則自閏
七月以至於今尙可有所勦洗以蓋此羞也且獨不思將在外君
命有所不受今命伊前往者何意辦理者何事回京將何以報命
而乃一聞召入之旨如獲更生並不請命留駐以待事竣惟以入
覲得以將實在情形陳奏明歲再往軍營為詞不知軍營有何必
面奏之情形又有何朕尙未悉之事宜僕僕來往有是政體乎大
臣躬膺重寄豈宜若是乎滿洲大臣身當軍旅又豈曾有是乎至
傅爾丹班第等同在軍中自列名請安而外軍中事宜從無一字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二十八 笑
奏及因降旨詢問而訥親即以傅爾丹等覆奏之詞敘入摺內批
閱之下不知孰為傅爾丹之言孰為訥親之言朕思西北兩路用
兵大臣等習氣惟以摺奏相傾軋訥親親見其事以此為戒故不
令傅爾丹等紛紛陳奏復降旨詢問而訥親並未覆奏傅爾丹等
至今亦始終默無一語豈訥親竟未向伊等傳諭此旨耶夫不使
眾人之鼓舌搖唇可也而同事之人漫不策思廣益不使陳一謀
建一議而已又無奇謀異策可以服眾此何心也若恐他人揭其
所短制之使不入告此在他人或慮及此在訥親則不必也伊在
軍中何事畏人攻訐而必不使人陳奏乎且軍務非比其他能
制勝則雖欲暴其短而不能不勝則人人指摘欲掩之亦不得也
廷臣中孰有能於朕前斐斐他人者乎自朕臨御至今又孰有受
人搖惑者乎此在大臣等皆不可存此心而訥親尤不可存此心

若謂朕歷次飭諭或由軍機大臣中有與訥親不相能者且有覬覦而傾陷之者於朕前有所浸潤則是伊等能排擠訥親安知將來又無人能排擠伊者乎即訥親自思數年以來會有為訥親所排擠而朕不能覺察者乎且朕於訥親到軍時亦待至兩月之久見其漫無建立始降旨督飭而前後陳奏自相矛盾之處不可枚舉在訥親平日豈非辦事勤敏為國家竭力宣猷之大臣即朕命往之始實欲委以籌善後而非屬之統兵進剿即不以張廣泗之老師糜餉移其責於訥親而訥親以第一受恩之人誠不料其舛謬若此今若按法以繩人將謂訥親平時宣力如此尚不能免何以示勸若委曲含容人又將謂前此慶復之草率蒙混後此張廣泗之遲延錯謬朕則知之而於訥親則不知何以示懲二者朕必居一於此然朕誠不能辭過朕亦實為抱慚今觀金川窮寇以國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哭

家全勝之力何患不捷今年不捷不妨待之來年即班滾亦釜底游魂不足介意惟是大臣如訥親其受恩非他人比乃此次奉命經略諸事錯誤一至於此殊出意外實難於措置是以特召莊親王來保史貽直阿克敦舒赫德及軍機大臣等面降此旨著訥親張廣泗明白回奏大金川軍務朕已諭班第傅爾丹岳鍾琪協力辦理經略印信訥親即行繳還○戊寅命張廣泗布置經年應有成算事○己卯諭大金川用兵一事前因張廣泗布置經年應有成算是以命訥親前往經略籌辦善後事宜不意訥親至彼張廣泗既漫無成功諸事推諉而訥親以羸弱之軀復不能躬歷行陣惟圖安逸經朕督飭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後矛盾於情形並不明晰較之向日在京辦事之勤敏精詳竟似兩人實出朕意料之外若非伊福薄難勝斯任何至於此朕實為之慚愧自御

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訥親其次莫如傅恆今訥親既曠日持久有忝重寄則所為奮身致力者將惟傅恆是屬傅恆年方壯盛且係勳舊世臣義同休戚際此戎馬未息之時惟是出入禁闈不及援枹鼓勇諒亦心所不安况軍旅之事乃國家所不能無滿洲大臣必歷練有素斯緩急足備任使傅恆著暫管川陝總督印務即前往軍營一切機宜悉心調度會同班第傅爾丹岳鍾琪等妥協辦理務期犁庭掃穴迅奏膚功以副委任○命侍郎舒赫德軍機處行走○庚辰諭張廣泗受任金川以來措置乖方陳奏閃爍賞罰不當喜怒任性諉過偏裨致人人解體又復觀望推諉老師坐困糜餉不貲且信用賊黨良爾吉王秋洩漏機密曲法庇護玩兵養寇貽誤軍機法所不宥著革職擊交刑部治罪令侍衛富成押解來京訥親為大學士付以經略重任前駐軍營漫無勝算且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哭

身圖安適並不親臨督陣鼓勵眾心專以建碣株守為長策及傳諭欲召取回京伊並不計軍情緊要非克捷無以報命而以面奏情形為詞亟思回京自逸朕以國體攸關寬期以待伊復無敵愾之志惟是遷延時日以俟歸期至陳奏之事矛盾錯不可枚舉與伊尋常之辦事精詳急公勉竟似出於兩人夫大臣誼均休戚平時之眷待優殊正欲其緩急足恃能勝艱鉅之任為國分憂耳若僅以任職勤敏為能則朕假之事權憑藉威柄苟非庸劣皆可優為即以操守而論伊係勳封世祿且數年以來朕時加賞賚非他人可比縱賄賂餽遺豈足動其心是苟苴不入亦不得謂之潔清惟於重大緊要之關鍵方足以見報稱之實心今訥親乃至於此在伊即不自顧惜獨不為朕用人顏面計乎從前年羹堯隆科多在 皇考時恣肆妄行事發之時皆即按法治罪朕臨御

以來以恩禮馭下然即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未嘗不時加戒飭使不敢縱正所以保全大臣至訥親之受朕殊恩廷臣無出其右乃中外所共知者十三年以來所以教訓保全幸免隕越者以其尚能承受朕恩耳今伊福薄災生於此等緊要關鍵處而乖張舛謬一至於此朕反復思之實無以自解論其負恩之罪理應擊交刑部問罪但觀其退縮偷安之意即就獄亦非所深恥然在朕十餘年加恩眷舊始終不忍令其拘繫囹圄訥親著革職赴北路軍營自備鞍馬效力贖罪著派侍衛鄂實德山齎朕此旨於途次傳諭奉到諭旨之處德山押訥親即行前往軍營所有前奏尚有面陳情形即著伊繕摺交與富成齎奏呈覽其經略印信交鄂實馳驛齎赴金川軍營候協辦大學士暫管川陝總督傅恆到日接受即授為經略統領一切軍務○諭軍機大臣等大金川一案張廣泗辦理錯謬糜費帑金且伊在川支動公費銀例應追還歸款及查伊在京家產一無所有伊歷任封疆居官日久不應囊橐空虛近來外任官員頗有似此巧於藏寄之事張廣泗任所必有寄頓隱匿可傳諭班第令其詳悉訪察嚴行查辦勿致稍有遺漏○辛巳命大學士來保軍機處行走

冬十月壬午朔諭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念訥親身為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於軍機奏到隨同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請身往視師彼時傅恆即會陳奏願效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即應派往傅恆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略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

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為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以為己功即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礮與賊共險不思以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礮資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眾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敢奏稱軍士夤夜向礮放槍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等語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同營我兵數千人即各鳥獸散將領不復相顧觀此情形是眾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略重務債事至此尙何地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槩不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至

切實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即置軍務於度外託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經略無方輒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為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遽請回京者眾人能知其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為嗣續計向來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傅恆必自請督師朕亦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礮林立攻取維艱即傅恆亦未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相等即能成功亦傳

恆之福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恆之罪而眷念舊臣伊必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豫料即奉到前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鑒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正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為訥親而眾人之不能見及即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為誤也何言之若今不能燭照其隱微治彼以罪而心猶不服則是終為所誤耳朕臨御羣臣嘗有能肆其欺蔽而不察者乎至所稱回京面奏情形不知以經略親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備陳如漢文不能盡者則用滿文滿文不能盡者則用漢文何慮朕之不能詳閱耶前已傳旨令繕摺交與富成齋回著再行傳諭令伊一一據實明白具奏不得因見朕此旨但以認罪負恩奉職無狀浮詞塞責朕向因人才難得欲栽培成就得一二社稷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至

之臣為國家任事此朕本意即用訥親為經略無非欲滿洲大臣歷練戎旅緩急足恃朕已屢經宣示豈有軍旅重事敢於嘗試耶以朕平時之推心任用訥親即辦事詳慎操守潔清舉不足言使伊果於此等軍機重務能調度得宜殫忠竭力俾斯役早竣紓朕西顧之憂即令納賄行私此亦小過何妨曲成今訥親負國負恩一至於此實非朕意所及料亦豈國憲所可容若以向日加恩之故飢法曲有將來何以用人是以降旨將伊革職發往北路軍營效力贖罪此伊自作之孽而非朕以喜怒為賞罰即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皆所默鑒今諸王文武大臣合詞奏請將訥親交部治罪於法本無可道但須俟伊回奏到日再酌奪降旨至傅恆念切休威力圖獲醜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觀其銳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剋期奏凱然軍旅之事原難遙度儻傅恆亦仍蹈前轍

縱使粉飾入告自不能掩眾人耳目又何能逃朕洞鑒即或進攻稍稽時日及實有難於克捷情形眾人自有公論朕亦自有籌酌但過猶不及訥親失於不及而觀傅恆勇往之氣朕實慮其太過朕非教傅恆以退怯也若傅恆如訥親之怯弱前鑒具在也今尚書達爾黨阿以伊弟訥親獲罪請赴軍營效力著照所請命隨傅恆前往如攻勦之時矢石所及令其持重防護但不得因有此旨於應行親歷之處槩為勸阻即傅恆亦必不從而達爾黨阿亦不得錯會朕意若因訥親之故忌其成功有意阻撓朕必將伊以軍法從事且其地即命往訥親之處從前訥親之畏葸若何此番傅恆之銳氣若何軍士必能備言達爾黨阿亦可為明證訥親尚有後言乎朕本信任訥親界以經略重務其錯謬自出朕意外若因此而於傅恆有所顧惜不令前往是並不能信及傅恆矣豈朕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至

推誠待下大公至正之道傅恆惟當服膺朕旨實力實心仔肩重寄迅奏膚功以副委任著將此旨宣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知之

○調滿洲京兵雲梯兵及東三省兵共五千名赴大金川軍營聽用

○癸未撥內帑銀十萬兩備協辦大學士傅恆軍前賞賚

○直隸總督那蘇圖奏協辦大學士傅恆參贊綸雇實屬緊要臣年力未衰鞍馬素習請赴軍營協同班第等辦理軍務得旨忻悅覽之

但此任非傅恆不能勝此功非傅恆不能成故特命伊往朕志已定不必再言

○乙酉諭據直隸總督那蘇圖奏勵宗萬縱令弟僕霸占官地未交價銀強收租息將勵宗萬勵宗奕分別問擬徒流一摺勵宗萬在朝無楊震之節歸鄉有楊惲之行營私壟斷按律奚辭但據那蘇圖另摺奏請派修固安縣城工罪不重科尚念會居卿貳免其城旦勵宗萬宜痛自改悔安靜家居如仍復怙終

不悅定行從重治罪餘著該部覈議具奏○召尹繼善來京以碩色為兩廣總督鄂容安署河南巡撫馬靈阿署兵部侍郎○丙戌諭朕令班第前往四川雖為辦理糧運用兵非其專責但伊身為本兵且係軍機大臣於軍中攻勦事宜及將弁功罪皆伊職掌所在不得以專辦糧餉遂一切置之膜外乃伊覘軍務未能速竣既不懇身任其事惟請另派大臣經理而於訥親張廣泗之乖張退縮老師糜餉初未據實入告及降旨詢問伊於張廣泗之罪直陳無隱而一字不及訥親為大臣者固宜如是乎在伊心自謂辦糧無誤即為克盡己職其他自有任其咎者惟欲脫身事外為自全計而無吉凶同患之心此種習氣在朝大臣亦多不免獨未遇有事耳居心若此國事其何賴焉班第不稱兵部尚書之任但辦理糧運尚屬妥協著從寬降為侍郎其兵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補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授見在戶部辦事乏人著暫行兼理○丁亥諭鄂容安已署理河南巡撫阿哥書房一時不得其人盛安獲罪之處本無可赦亦不宜再用但念其一時冒昧所謂愚而可憫者其經經自守猶可在書房效力著於阿哥師傅處贖罪行走○命傅恆為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戊子奉移 孝賢皇后梓宮於靜安莊 皇太后至觀德殿臨送 上至靜安莊奠酒○庚寅諭大學士傅恆奉命經略金川軍務朕念金川用兵幾及二載尚未成功固由士卒不能鼓勇先登摧鋒陷陣然此非獨士卒之過也訥親張廣泗措置乖方毫無謀略不身親督陣畏縮不前且號令不明賞罰不當將弁因而效尤至臨陣時亦擇可以障蔽之地為自全計惟令士卒冒險受傷士卒獨非身命乎冰雪沍寒瘴癘暑毒之區荷戈披甲晝夜弗息暴露於懸崖峭嶺聞每念及此朕心為之惻然訥親

張廣泗既重治其罪其士卒兩年以來重罹鋒鏑饑寒之苦雖在軍律兵不用命法所不容但士卒實為主將所誤咎歸主將則伊等罪為可寬而情為可憫見在經略大學士傅恆齋往內帑銀兩著將漢土軍士分別賞資以示投醪實惠鼓勵士心務令踊躍前驅銳師深入迅奏膚功至將弁等既久未成功虛糜廩祿均屬有非之人非惟賞不當加伊等亦何顏受賞但亦因訥親張廣泗老帥欺蔽所波及朕故不罪今經略視師在彼一應滿漢將弁俱著寬其既往以勵將來倘其各知奮勉思蓋前愆使壁壘一新旌旗生色共成偉績佇待策勳布告軍營咸使知悉○以尹繼善為戶部尚書○辛卯 上幸豐澤園賜經略大學士傅恆並隨征將士宴○諭軍機大臣等班第雖未尋獲而難於朝革松結皆會親見且此二人皆慶復所信用伊等既有確供即可服慶復之心著將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難於朝革松結密行擊解來京以憑訊結此案如訥親已經起程著即傳諭班第傅爾丹等遵旨辦理無得疏脫並宜詳慎嚴密勿得稍有洩漏○岳鍾琪奏九月十二日同護軍統領法爾派侍衛京皎丹泰鍾秋等協同副將鐵景祐等領兵攻康八達山梁大敗賊番是夜參將烏德納等領兵暗擊康八達山下河邊跟雜等處奪毀大礮二座小礮三座平房四十間木石各卡十座石洞二座焚賊糧十二倉十四日又攻取石洞一座計得跟雜一帶地方南北約四十餘里東西約二十餘里是夜賊番來犯營卡遇伏傷斃十八日夜守備張漢等領兵由沿河一帶克取葛布基大礮八間小平房六間木城一座石卡四處斫破大皮船四隻前後殺賊甚眾查看彼處左倚山險右近大河前有惡爾溪大戰礮六座周圍俱有石城賊番甚眾又有日旁山賊及康八達山上賊眾救

應我兵攻戰一夜未免疲乏後無接應因暫收兵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據軍營奏報黨壩一路官兵九月內斬獲賊番燒克戰礮奪取倉舍等情形較之別路大有起色良由岳鍾琪調度得宜是以有此克獲金川軍務從前因訥親張廣泗乖張遲誤深負朕恩今已重治其罪特命大學士傅恆前往經略大學士矢志篤誠必能使壁壘一新功成迅速不似訥親等之偷安自逸致餒士氣但軍機惟在呼吸之間岳鍾琪見在軍中身膺重寄乘此破竹之勢如有應行奮往取效當前者即相機董率將士鼓勇先登縱未能犁庭掃穴而多克堅礮擒勦醜類長驅深入亦足以壯先聲而破賊魄即經略到後諸事雖屬同功一體尚不若經略未至之先岳鍾琪自行出力奏捷足以見伊感激圖報之實心仰副朕棄瑕錄用之本意豈不更於顏面有光耶其目下進取光景若何著一併具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奏

摺速行奏聞可傳諭知之○調三和為戶部侍郎以班第為工部侍郎○壬辰諭督撫丁憂不得遽行送印任內文卷擇司道一人代行聽候諭旨方行離任此定例也今據湖廣總督新柱奏報湖南巡撫楊錫紱丁憂援照前撫趙宏恩之舊案將印信交與布政使護理在楊錫紱之意不過以守制為重欲博盡孝之虛名耳不思定例既有司道代行一切政事自可無庸分心於盡孝之道兩不相妨而巡撫責任封疆印務關繫重大定例候代殊有深意趙宏恩所行豈可援以為例即如吳同仁一聞母病棄官而歸經督撫參劾朕以其尚知子道格外寬免今乃以賄託薦舉敗露好名究何益耶嗣後督撫俱著遵例行有似此者以違制論○調開泰為湖南巡撫以唐綏祖為江西巡撫衛哲治為山東布政使由登萊青○癸巳命調陝西甘肅雲南貴州湖廣漢兵二萬七千名陝甘

四川滿兵三千名赴大金川軍營聽用○甲午諭朕敬 天尊 祖寅承祀 壇 廟祭器聿既稽考古典親為釐定命所司準式敬造質文有章精潔告備自今歲 圖丘大祀為始灌獻陳列悉用新成祭器展虔敬焉古者崇郊享則備法駕乘玉輅以稱鉅典國朝定制有大駕鹵簿行駕儀仗行幸儀仗其名參用宋明以來之舊而旗章麾蓋視前倍簡今稍為增益更定大駕鹵簿為法駕鹵簿行駕儀仗為鑾駕鹵簿行幸儀仗為騎駕鹵簿合三者則為大駕鹵簿 南郊用之 方澤以下皆用法駕鹵簿五輅酌倣周官及唐宋遺制金玉象革各如其儀乘用亦自今歲 南郊始光昭羽衛用肅明禮諭所司知之○乙未諭訥親先世軍功所得公爵本列三等後蒙恩晉為一等公至阿爾松阿承襲時銷去恩詔所加以二等公世襲罔替朕登極之初訥親以 孝昭仁皇后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奏

皇祖留中未發 聖心殆有差等後 皇考追念 孝懿仁皇后慈撫舊恩推榮於隆科多特令承襲復繼之此 皇考特恩也訥親之一等公慶復之公爵自不得與訥親圖伯起公爵比此等加恩襲爵之人果能勤慎出力尚可准其承襲若緣事革退即應停止今訥親深負朕恩革職治罪所有特加之一等公應行銷去仍以伊先世軍功之二等公著策楞承襲慶復既經獲罪其公爵承襲之處著停止朕辦理此事大公至正深望世祿勳臣勉策勵同休共戚以保祿位著吏兵二部職之方策永為定制○戊戌 上幸寶誥寺閱八旗演習雲梯兵○庚子命大金川軍營

奏報著經略大學士傅恆沿途閱看後封固進呈○命繪國朝章服圖式○辛丑諭朕閱翰林院撰擬 孝賢皇后冬至祭文內有泉臺字面此二字用之常人尚可即王公等宜不用豈可加之皇后之尊乃漢文既已誤用繙譯亦不校正大學士張廷玉等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謹之義張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俱著罰本俸一年○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山西廣西庫銀各五十萬兩於大金川軍營備用○吏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玉環地方前屬太平樂清兩縣雍正六年專設玉環同知管理乾隆十二年裁移温州府海防同知駐玉環查玉環與樂清太平犄角其地墾田煎鹽及捕鳥為業者皆二縣民是以設溫台玉環同知凡涉玉環事務溫台屬縣俱聽管理惟盤查屬溫處巡道是其地原兩郡聯界不便偏隸溫郡至温州海防同知原管山海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奏

巡查本為緊要今移駐玉環遠隔大洋本郡事務必難兼顧而以溫郡府佐管轄台屬呼應不靈請將温州同知與玉環同知兩缺仍照舊制從之○壬寅調索倫兵一千名赴軍營聽用○以世臣為內閣學士使通政○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據訥親奏稱十月初六日奉到會商岳鍾琪願以三萬五千人由黨壩一路進攻情形詳悉定議之旨旋於初七日札知岳鍾琪令至美諾面議並知會傅爾丹班第等訥親於初二日至黨壩初四日即回其於彼處情形何能周悉且伊既與岳鍾琪面談何岳鍾琪所云三萬五千人進攻之說竟全未述及而必調至美諾往返經旬曠廢時日且正當乘機進剿之時而主將離營他出何以督率調度此在訥親昏憤糊塗已不待言計此時岳鍾琪傅爾丹當已各還原駐營次可即速傳諭伊等不必前往黨壩與岳鍾琪商議即遵照近日屢次

所降諭旨努力進攻相機痛剿毋得怠日玩時老師坐守其良爾吉王秋二人前降旨令張廣泗親帶來京今據訥親摺中有遵旨明正其罪之語而於何時何地正法並未奏明可傳諭傅爾丹岳鍾琪等如二人已經正法或張廣泗已經親帶來京著查明奏聞如尚未辦理著俟經略大學士傅恆到日查辦○丙午諭軍機大臣等訥親辦理金川軍務畏縮乖張種種舛謬朕前降旨令其明白回奏今據奏至更復浮混無恥且皆諉過於張廣泗訥親以經略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旁貸乃一切推卸在張廣泗此番罪譴本無可寬但出之他人尚為有辭訥親則無可諉過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為經略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參奏即一面參奏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觀其遲回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參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奏

為卸過之地將來即或無功而歸亦尚藉張廣泗為之代任其責居心若此是豈受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為乎况伊摺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即頓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其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伊斬決者乎而白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且伊兄策楞昨奏稱訥親於國家軍旅大事如此負恩為國法所不容請筆交刑部嚴加治罪等語是伊兄尚知其獲罪重大國法難容而伊乃如此陳奏則是伊全不以軍務之輕重介意非天奪其魄喪心病狂則目無國法不畏三尺孤恩負國莫此為甚此摺著交部存記尚有積降諭旨究問之事俟伊覆奏到日併案請旨○賜張兆璠等九十

三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申 上御太和殿賜經略大學士傅恆敕書○己酉命尹繼善協辦大學士

十一月壬子 上幸重華宮賜經略大學士傅恆宴○署四川巡撫班第奏臣前論奏張廣泗摺內未將訥親過失述及蒙降旨訓諭惶悚無地查訥親抵營時各路官兵俱已調齊正可進攻而張廣泗遲回不進猶駐美諾經訥親再四勸催始來軍營但訥親不能細察形勢督催過激以致布置疏虞任舉貢國良相繼陣亡自此一切軍務俱不敢主持仍聽張廣泗調度而張廣泗遂無論事之大小動云面奉經略指示其實皆出張廣泗之意而訥親不知也張廣泗之居心委卸舉動乖張訥親未嘗不知臣亦嘗與言及總因訥親以軍旅之事素未諳練倚仗張廣泗希圖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為徇隱此訥親之咎臣不敢稍為隱飾得旨軍機大臣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癸丑經略大學士傅恆出師 上親詣 堂子告祭行禮經略大學士及諸王大臣官員俱隨行禮

上親祭 吉爾丹蘇八旗護軍蘇於 堂子大門外經略大學士及出征大臣官員俱隨行禮 上還至東長安門外帷次親賜經略大學士傅恆酒命於 御帳前上馬 上還宮經略大學士傅恆出阜成門 上命 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良鄉視經略大學士傅恆飯罷乃還○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朕聞大學士傅恆沿途行走部伍甚屬整齊兵丁安靜守法無一人生事者此皆大學士盡心辦理故能妥協如此朕心甚為欣慰達清阿隨軍備辦諸務亦能竭力黽勉著授為頭等侍衛令伊從此益加奮勉悉聽大學士指示加意勤慎不可恃恩稍自誇張在大學士前效力與在朕前效力無異也大學士所過地方程途達清阿一一記明俟

至軍營後再行奏聞可傳諭大學士傅恆知之○丙辰諭鄉賢崇祀所謂祭於瞽宗必有功德可稱方足膺茲鉅典近來率以仕宦通顯者當之已非覈實之道今雲南巡撫圖爾炳阿題請原任侍郎許希孔崇祀鄉賢本內則更有過甚其辭者許希孔本一硜硜自守謹厚小心之人在朝未有所建立但曾為卿貳或者家居孝友滇省人物寥寥節取充數自無不可而本內乃有文堪華國品足型方二語朕則知實非許希孔所能當案呈內又以湯斌陸隴其為比許希孔何如人豈可方之湯斌陸隴其擬人既不於其倫且本朝臣工不書其名而稱為陸當湖湯潛菴尤非章奏之體此等幕賓沿襲套語明季已成濫觴然彼時即軍國重務人君尚繁不經日何論尋常章奏至我朝家法則通本部覆無不詳悉披覽督撫題奏事件豈可勒襲陳言任意草率今後似此者必加處分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此本著發還該撫另行具題○諭軍機大臣等朕夜間接到經略大學士傅恆所奏事件係寅刻拜發計算大學士又復經夜不寢矣大學士責任重大此身尤宜保愛可傳諭達爾黨阿等嗣後朕所發事件若在酉戌閒到者則告知大學士聽其閱看辦理儘在戌刻以後即暫行收貯不必告知大學士俟次日清晨或帶至下站俱可聞大學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著達爾黨阿等留心視大學士體中若何如行走從容則不必勸阻儘稍有勉強伊等即當勸阻伊等乃朕特命隨大學士前往之人大學士亦應聽伊等之言也將此一併傳諭大學士知之○大學士等議禮部尚書王安國奏明洪武初內事總於六部外事總於布政使故以官名其地其後設巡撫總制布政使已為屬官而地方徒冒其名在明已屬牽強今外官之制督撫專制一方面會典載天下府縣及外官

品級猶以布政使司布政使領之稱名殊覺不順請改會典所載外官品級以督撫居首次及布按兩司等語查定例川陝兩江總督不論由何項官員補授俱授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其餘各省總督由各部侍郎及別項官員補授者俱改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如各部尚書及左都御史奉特旨補授者俱授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至各省巡撫由侍郎補授者改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由學士副都御史及卿員等官布政使補授者俱授為右副都御史由左僉都御史及四品京堂按察使等官擢用者俱授為右僉都御史是督撫品級不論外任而論京銜會典俱附載於都察院且巡撫以副都御史三品之銜僉都御史四品之銜而統轄布政使從二品故督撫雖為常設皆屬欽差而地方事悉掌於布政使設立本義極為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奎

精密但督撫總制百官布按皆為屬吏該尚書所奏亦屬大小相承之義應如所奏外官官制內首列督撫次列布按等官庶為允協抑巡撫兼銜向有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之別今左僉都御史業經裁汰其右僉都御史即不便復令兼銜應請嗣後巡撫不由侍郎出授者無論何項官員俱令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從之○丁巳 上幸南苑行圍○湖北巡撫彭樹葵覆奏荆襄一帶江湖袤延千餘里一遇異漲必藉餘地容納宋孟珙知江陵時會修三海八櫃以瀦水又荊州舊有九穴十三口以疏江會漢故蹟久湮見在大江南岸止有虎渡調絃黃金等口分疏江水南入洞庭至漢水由大澤口分派入荆所恃為蓄洩者江邑之長湖桑湖紅馬白鷺等湖譬之胸膈也監潛沔陽諸湖下達沌口尾閘也無如江襄水濁多沙易淤小民趨利者因於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

隨借水糧魚課四圍築隄以成坑人與水爭地為利以致水與人爭地為殃今欲復三海八櫃之舊勢既不能亦惟杜其將來而使坑不增多見檄飭各州縣親行履勘將所有見坑若干各依土名查造清冊存案嗣後即以此次所查著為定數聽民安業此外不許私自加增仍令該管道員於出巡之便詳查加結具報各州縣實心奉行與否查覈勸懲得旨止可如此辦理知道了○戊午上閱兵○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接到大學士奏報事件係初七日已刻於獲鹿封發計初五日由京所發諭旨按程應於初六日戌刻始抵獲鹿大學士接到諭旨即辦理覆奏已需一二時是日又有軍營傳爾丹等奏摺啓封檢閱逐一覆奏亦須數時是又達旦未寐矣途聞如此勞瘁將來抵軍何以辦事自應遵朕前旨愛惜精神將養身體以仔肩重務著傳諭大學士善體朕意毋得過勞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奎

更傳諭達爾黨阿達清阿等伊等何不規勸大學士身體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飲食果然多著達爾黨阿等具摺奏來不可隱飾其初六日究係何時接到諭旨何時辦理軍營事件於何時接到大學士於初七日何時起程是否封發後起身抑係定棄後留人繕寫封發大學士先行起身之處著即便回奏○傅恆奏接到傅爾丹奏摺報匣遵旨開看內有小金川土司澤旺番稟一件係告張廣泗家人通事與漢奸王秋勒取澤旺財物不勝駭異細按情節張廣泗縱無恥喪心未必至於勒索澤旺財物但觀其平日租護良爾吉阿扣王秋等則家人通事因此句通王秋肆行不法亦所不免此事關繫軍中耳目番蠻聽聞不可不實力嚴究臣於途次遇張廣泗即先訊問實情具奏其良爾吉王秋二犯如擊解已近京師即解京審理若尚未擊獲及已擊解而去京尚遠臣即將

二犯帶回成都與張廣泗家人薛二通事焦修德等嚴審定擬良爾吉王秋本應於軍前顯戮示眾且沿途解送恐有疏脫請即於成都正法去軍營不遠亦可使番眾聞知至金川起事原因澤旺愚懦伊妻阿扣淫悍加以良爾吉等助惡釀成悖逆今小金川雖已投順尚不無首鼠兩端皆緣張廣泗蔽護奸惡無以服番眾之心臣以為阿扣斷不可姑容臣至軍營應生致阿扣並其同惡之犯立行正法其土司印務仍令澤旺管理使努力報效庶小金川實為我用得旨諸凡妥協詳明有何可諭一如卿議行○己未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傅爾丹等所奏澤旺投遞番稟首告張廣泗一事在張廣泗起身進京之後計其時日降旨將張廣泗革職鞫問已半月有餘必伊先已聞信故有此舉動看此情形軍營消息澤旺等輒已先知伊等既知則金川逆酋本同一氣逆酋亦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卷

必盡知矣昨經略所奏誘致阿扣奸黨明正典刑即此一事已足申法紀而快人心但兇徒狡獪耳目周布經略辦理此事必須加意嚴密毋令伊稍知覺轉使藏匿不出或鋌而走險著傳諭經略大學士一切小心防範即左右護侍之人均不可不慎也再縣丞任振功所言訥親初抵卡撒賊人黃夜冒雨直攻軍營賴良爾吉放槍救護訥親賞伊銀一千兩之處詢問訥親諸條內未經敘入可將此條詳悉詢明一併傳諭知之○辛酉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接到經略大學士傅恆奏摺係初九日已刻在榆次縣鳴謙驛拜發必係初八日到鳴謙驛連夜辦理定稟初九早起程後交司員發驛站者若大學士候至已刻拜發豈不又誤路程此處著於便中問明以慰懸念前降旨令經略大學士途次須愛惜精神仔肩重任毋得過勞茲又徹夜辦理實覺有勞精神大學士其善體

朕心務自愛養嗣後辦理奏覆事件至初更前後尚可若須至二更即當至下站奏覆不必過速以致勞頓並令達爾黨阿知之○撥吉林伯都訥倉穀二萬石於齊齊哈爾備賑○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初七日所發經略大學士事件計程應於十二日午間覆到乃逾一日未到或俟下次應奏之事一併奏覆抑或途中接得軍營奏報有應行查辦之處以致稍遲可寄字經略大學士於便中覆奏再經略大學士起身以後軍機處所辦事件多不能愜意即如今日議覆山東請運奉天米石一摺阿蘭泰近日曾以該處收成止有七分未便大弛海禁致妨本地民食具奏而軍機大臣竟無一人記憶者經朕指示始查檢入議其餘脫漏之處一一須朕訓諭雖經改正而朕心則已過勞較之經略大學士在京時諸事周詳妥協不至煩費朕心者實已大相徑庭矣此等處訥親向日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卷

尚能辦理得宜由是觀之朕加恩任用自不為過惟因貽誤軍國重務大負朕恩不得不重治其罪亦出之大公至正但從前當大學士鄂爾泰在此時朕培養陶成一訥親訥親在此時朕培養陶成一經略大學士傅恆皆幾經教導幾經歷練而後及此人材難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今經略大學士前往軍營朕實向來惟大學士一人是問並未豫留此心於大臣中培養陶成以為接辦之人是以辦理諸務數日之間已不能不時縈朕念軍旅固關緊要第金川不過一隅視機務孰為重大且朕躬豈宜過勞經略大學士到彼蕩平勒烏圍刮耳崖即應遵照前旨飛報大捷其莎羅奔耶卡擒獲獻俘固善縱或免脫潛逃止須留兵搜捕一切應辦事宜或交傅爾丹或交岳鍾琪若策楞到彼或交策楞班第等經略大學士酌量分布妥協於奏捷後四五日內即當馳赴闕廷

贊襄左右不必待奏到奉有諭旨方行旋旆矣此旨必應遵大學士到彼即將此旨傳示爾丹達爾黨阿等至經略大學士在京時會面奏金川殄滅之後乘我兵威投討班滾朕思金川告捷大局已為完美若再辦班滾未免過求萬全夫班滾之所以必期弋獲者惟以折服慶復之心耳然班滾見在人所共知固可以服慶復之心也即班滾展轉逃雖生猶死竟可置之不問若更勞師動眾轉生葛藤譬之漏網之魚何必為一魚而重施罾罟天下事亦不可求太稱意無一毫欠缺况持盈戒滿古訓昭然若既滅金川又平班滾則為太稱意矣即朕所身歷者言之深信太稱意之不可期而知足常樂信而有徵經略大學士應善體朕心金川軍務一竣迅速還朝以副朕望○甲子傅恆奏將軍博第所奏西安兵二千分二起於十一月初三日起程查京兵每起五百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亥

屬尋常從前傅爾丹等請調楚兵蓋因軍中紀律廢弛士氣萎靡不得已而為此請如貧家窘迫之時冀得銷銖聊以壯觀一時無暇更求實際耳今滿兵既已調集九千餘人驍勇敢戰一足當百而雲貴官兵似較楚兵為勝即此已可用以奏功若徒以疲弱充數虛糜糧餉究何裨益新柱所奏見交軍機大臣議令照數豫備勿遽起程候經略大學士到川酌量應否需用以定行止如尚須調遣於文到日即令星馳前往如可不用即一面行文停止至所派將弁皆係記名可用之人見在軍前各弁戴罪者多且日久疲玩不能振作楚省暨陝省兵丁即無庸調遣其將弁仍應令前赴軍營以備驅策再楚省所運礮位業經抵川自可留為攻擊之用著將奏摺議彙一併鈔寄至經略大學士每日衝寒馳騎程站既遠而奉到朕旨又須逐一奏覆自必徹夜起辦如此勞瘁如此勇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亥

知之○戊辰諭周學健婪贓徇私一案軍機大臣等審擬援引塞
榜額鄂善二人之例擬斬立決周學健前因違制剃頭已干重辟
其總河任內復有納賄徇私諸款是周學健一身兼犯塞榜額鄂
善二人之罪即所犯塞榜額之罪朕已特恩寬宥其所犯徇私鬻
爵種種贓款實較鄂善為尤重立正典刑自所應得但念伊曾為
大臣伊忍於負朕朕不忍負伊姑免令赴市曹即照鄂善之例著
納延泰阿克敦前往刑部賜以自盡周學健王湛依議應絞著監
候秋後處決○平郡王福彭薨遺奏聞得旨平郡王宣力有年恪
勤素著今聞患病薨逝朕心深為軫悼特遣大阿哥攜茶酒往奠
並輟朝二日其應得卹典仍著察例具奏尋致祭二次建碑如例
○己巳諭內務府總管王大臣查審安甯擅用澣關雜項餘銀一
案計贓擬以斬候安甯自幼隨侍內廷朕加恩教導由布政使擢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充
至巡撫大員乃種種負恩不能稱職民怨沸騰實出朕意料之外
即明正典刑亦所應得但關務雜項餘銀原係賞給伊家人之項
歷任關差均經支用甚有自行取用者經略大學士傅恆在京時
曾經分晰陳奏所論實屬公當若據此定罪是乃坐贓成獄不足
以服其心且安甯素行巧詐明知此項不妨侵用朕亦斷不因此
加以重罪是以直認不辭今如此定擬毋乃墮彼術中乎且伊之
受恩較訥親孰深伊之獲罪較訥親孰重從前未有訥親之案朕
意本欲嚴治其罪以示懲戒但安甯本一苛刻之人又遇吳中民
風澆薄怨謗易騰是以聲名決裂傳聞之言未必盡實視訥親之
受恩至深而於軍旅重務乖張退縮以致老師糜餉者實大相逕
庭訥親之罪浮於安甯則安甯之罪自可未減若一例治罪轉不
足以明賞罰之至公即如違制剃頭之案因有塞榜額則周學健

之罪可以從寬後之賜以自盡者乃因其婪贓鬻爵而非追咎其
前愆也朕一切賞罰實出於大中至正輕重之閒毫釐不爽安甯
既經籍沒其父兄又皆譴斥已足蔽辜此案自屬內廷僕隸之事
此旨著內務府存記安甯仍行拘禁另候諭旨並傳諭八旗官員
人等知之○諭軍機大臣等經略大學士傅恆途中多服涼飲當
由朝夕馳驅鞍馬勞頓又兼辦理陳奏事件一切公務心力俱煩
以致火氣上升喜進清涼朕心實為不忍益深懸念大凡寒涼之
物常服實非所宜或鮮果偶進一二尚屬無礙至於飲食茶水切
富留心節制勿圖取快一時致妨胃氣著傳諭經略大學士善體
朕意珍重調攝以紓遠念至近日所辦周學健安甯兩案並鑲黃
旗所奏訥親之事所降諭旨一併鈔寄閱看知之不必覆奏恐致
勞神也○傅恆奏接到傅爾丹岳鍾琪報匪遵旨開看內有傅爾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充
丹岳鍾琪所奏願以三萬五千人由黨壩進攻再由瀘河水陸並
進可破勒烏圍一摺臣查岳鍾琪原奏併力黨壩而卡撒但用兵
八千人防禦以為直搗心腹之計但自卡撒直攻刮耳崖與由黨
壩攻取勒烏圍仍須攻擊刮耳崖其事一例今據傅爾丹奏稱逐
一履勘山澗重疊賊稠稠密而瀘河兩岸亦須防賊阻截則是由
黨壩直破勒烏圍亦不甚易且卡撒業已克取色底雙喇壩清左
右頭道山梁若但守不攻則賊不必分兵抵禦又將專力於黨壩
死拒是岳鍾琪之議猶屬偏見傅爾丹等意欲兩路進兵較為周
備今臣擬先至卡撒詳看情形儘可進兵即統大兵進剿黨壩一
路另派員添兵協助岳鍾琪若度卡撒情形尚應少待即至黨壩
相度機宜今傅爾丹所議近是而其實在形勢機要必俟臣至軍
中熟籌具奏又岳鍾琪覆奏黨壩一路攻克跟雜後尚未前進見

調雜谷土兵二千赴營協力據云天氣晴明尚無積雪則乘時進
勦正可使賊無休息又傅爾丹等摺內稱卡撒僅堪駐守黨壩兵
氣較盛而山廣徑歧在在需兵分布見不過防禦尚不能進剿其
所稱甲素既係綽斯甲巢穴僅駐兵一千而張廣泗從前欲令撤
歸黨壩存糧六千石即交綽斯甲看守是真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幸而中止否則未有不啓賊覬覦者至傅爾丹摺內挑選新兵
以補額缺一條自應以慣於行山之人爲上選若簡練有方新兵
自足制勝從前張廣泗將陣亡守兵悉停募補雖意在養贍故兵
家口而缺額不補兵數日少辦理亦爲失當臣與張廣泗從未相
識近於途次始見初若語言慷慨實則大言不慚至謂與訥親用
事之員外郎阿桂交結句通一切蒙蔽容臣抵營確訪覆奏得旨
諸事精詳欣慰覽之○命協辦大學士尹繼善軍機處行走○庚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即將該處關口應徵米豆稅額加恩寬免則估船開風雲集市價
自平阻會不得居奇窮黎均霑實惠轉得操權自上朕意不專爲
軍需起見也如既復之後奸商藉端長價弋利妨民該地方官即
應嚴行查察究處至准關因寬免米稅後倭赫奏准加增船料今
既仍徵米稅著循舊例行各該監督及地方官明晰出示曉諭毋
令胥役陽奉陰違致滋弊竇○傳調陝西督撫標兵一千名○甲
戌諭經略大學士傅恆奉命前赴軍營征途遙遠衝寒過發計每
日程站遠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且途
次日有朕頒發諭旨商辦機務又須逐一籌畫陳奏如此迅速如
此勤勞而所奏事件無不精詳妥協其經過地方吏治民瘼事事
留心體察揀實敷陳自非經略大學士秉性忠誠心同金石才猷
敏練識力優裕安能如此國家任用大臣若人人似此公忠體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本一己之事則用奏本題本用印奏本不用印其式沿自前明蓋因其時綱紀廢弛內閣通政司借公私之名以便上下其手究之同一入告何必分別名色著將向用奏本之處槩用題本以示行簡之意將此載入會典該部通行傳諭知之○戊寅諭訥親從前奉命經略金川軍務退縮偷安乖張貽誤已經降旨革職因伊聞召令回京之旨託言有面奏情形故降旨令其將何事必須面陳一一據實明白繕摺交富成轉奏不得僅以認罪泛辭塞責伊接到前後所降諭旨稍有人心回思十三年來受恩如此深重今於軍旅要務舛謬至此自必中懷愧悔無地或恐懼失措不能置對尚不至於天良盡泯乃朕閱伊回奏之摺嗚呼言皆不過援拾歷來軍營奏報情形非必須回京面奏之事且稱兵氣之所以挫賊志之所以逞皆因去年張廣泗並未深悉賊情進退失宜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主

所致而又稱張廣泗並無推諉尚可資其策力懇請令與岳鍾琪分路進剿措詞矛盾乖張至此極矣不思伊身為經略張廣泗既進退失宜挫損兵氣自應即行參處乃稱臣既不諳軍旅而又奉旨以戎行責成張廣泗夫訥親身為經略不任戎行則所經略者何事豈不大成笑柄耶其餘朕所指出安坐帳中自示惴怯師徒奔潰先已回營種種情節皆自承不諱而猶思留金川效力俟軍務告竣始往北路軍營且妄思覲朕一面窺其隱衷因朕不即治其罪暫停發往北路降旨詢問是以轉生希冀之念猶欲遷延時日覬望格外之恩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君臣之際相臨以分相接以情人孰無過苟其事在可恕情猶未絕或量示薄譴棄瑕錄用亦所常有至於關繫軍國重務賞罰不容少假朕亦斷不肯為姑息之主今訥親所犯如此更何晚蓋之可圖何桑榆之可

收即伊亦何顏再與朕相見耶至伊所陳金川善後一摺尤為可嘆伊在軍前毫無寸進以退縮失誤軍機獲罪罷斥賊尚未平何暇計及善後其與古人所謂何不食肉糜者又奚異乎即其所云善後事宜亦據拾朕前此諭及之事此不過偶爾談及將來或應否如此尚在未定軍機大臣等皆共知之而乃自以為獻善後之計吁其可怪矣訥親受朕殊遇位至大學士如此孤恩負國罪狀難道內省略無動念此奏更出朕意想之外伊既自出於頑鈍無恥朕亦不得復以待大臣之體待之著富成即將伊鞫問於所在地方拘禁俟經略大學士傳恆奉旨審詢各款覆奏到日另遣大臣前往會同經略大學士嚴審定擬將此旨並訥親原摺發出俾眾共知之○諭倉德前在藩司任內辦理金川糧務種種失宜見經部議降調著革職交與班第北惠令其自備資斧於軍糧處差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主

委效力贖罪○諭軍機大臣等經略大學士跋涉長途衝寒前進日閒既鞍馬勞頓入夜又須將朕商定機務一一詳悉陳奏朕雖屢降旨令其節勞而既有傳諭事宜在途次勢不得不於駐宿之地查辦目下已至軍營諸事並集悉煩經畫仔肩重任調度更繁精神更宜愛養日閒雖無事馳驅可以料理諸務至夜閒則宜稍為憇息斷不可復加勤瘁以釋朕懸注今軍行旁午朕刻在殷懷經略大學士啓處不遑朕亦切為慮念而萬幾在御宵旰時勤若更因經略大學士之夙夜殫心精神遠注不益重朕西顧之慮耶即如今日接到大學士大安驛所發奏摺係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發若非徹夜不寐何以趕辦抵營後備似此勞瘁實非朕拳拳馳諭之意經略大學士其善體朕意加意保重○賞調往金川之東三省兵丁家屬紅白事銀兩○命王公以下寶印以次改刻清

篆朝鮮國王金印俟襲封時改鑄○撥山西庫銀十萬兩河南庫銀三十萬兩於陝西豫備軍需○己卯諭雲南巡撫圖爾炳阿續參趙州知州樊廣德虧空一本例應撫參督審今內閣所擬票籤仍交該撫審擬經朕看出查詢始據改正且請交部察議夫察議亦不過降罰了事而已然以五人在閣似此向有定例之事竟至辦理錯誤使朕萬幾之煩尚須審詳至此於心何忍豈不有愧張廷玉來保陳大受均在軍機處行走尙有交辦事件或係一時疏忽而陳世倌史貽直則終日在內閣專辦票籤並無餘事而錯誤至此溺職殊甚張廷玉來保陳大受著交部察議陳世倌史貽直著交部嚴察議奏○諭前據經略大學士傅恆奏稱直隸山西供應大兵車馬甚屬妥協朕原降旨於大學士侯大兵陸續抵川經略大學士具奏到日將沿途該督撫等分優劣交部酌議賞罰今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五

後輒一切懈弛屬員相率效尤遂至曠官離次其陝撫陳宏謀原係漢人於經理此等事件本非所優是以前令將軍博第等協同照料且該省道路長而州縣年偶不登者有之既聞其措辦拮据特遣協辦大學士尙書尹繼善前往暫管督務所有軍需馬騾及驛站事宜自當加意籌畫矣此番軍行迅速乃史册所未有實因國家當全盛之時威德屈遠徵調所至踴躍從行且物力充裕從容措置悉合機宜然大臣宣力封疆當知輕重緩急軍旅之事較錢穀刑名簿書期會孰重即不能攬甲荷戈馳驅敵愾而於此等處克殫心力共矢勤勞亦與從事戎行者無異那蘇圖實心經理諸務妥協著即交部議敘阿里衮雖供億大站官兵尙無貽誤而怠玩於後功過僅足相抵著嚴行申飭仍令其明白回奏並令親率屬員帶領馬匹前往逐站整飭葛爾福係專派承辦之員如此漫不經心不可不加懲儆著交部查察議處陳宏謀雖有過但係漢人本不必責以急公免其置議並曉諭中外知之尋吏部議直隸總督那蘇圖准軍功加一級山西雁平道葛爾福革職從之○諭今日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擬寫直隸山陝辦理驛站事宜諭旨內將陳宏謀雖有過但係漢人本不必責以急公免其置議之處寫為無功無過阿里衮寫為善於取巧此係面奉之旨何得舛錯至此明係有心袒護陳宏謀即未奉朕旨伊等閱看陳宏謀所辦之事為有過乎無過乎豈謂朕不披覽一任伊等取巧蒙混耶著明白回奏尋張廷玉等奏請交部嚴加議處諭今日內閣擬寫票籤錯誤經朕改正此雖伊等疏忽尙係公事及傳諭將張廷玉等五人分別交部議處因詢問伊等能無慚愧而陳大受擬旨時但稱張廷玉等三人在軍機處尙有應辦之事交部察議將寫

不有愧四字寫入陳世倌史貽直名字之下交部嚴加議處不知分別察議固朕體恤伊等之恩而所云甯不有愧則實繁問五人之辭也而乃巧於避重就輕移之於陳世倌史貽直而彼三人若身在事外者然至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擬寫陳宏謀等協理馬驛臺站諭旨於阿里袞則謂其善於取巧陳宏謀則謂其無功無過此係面奉之旨何得舛謬若是明係袒護陳宏謀豈得謂之無心日前會召見汪由敦語及陳宏謀尚有任事之意汪由敦忻喜見於顏色彼其意蓋謂漢人中有此能辦事之巡撫可為生色本屬小見而擬寫諭旨遂以陳宏謀為無功無過夫朕於陳宏謀免其置議者原因該省程站較遠又有被災州縣物力未能充裕陳宏謀之辦理周章固屬有過但其事尚在可寬而其情亦尚有可恕朕因伊等寫為無功無過是以改正有陳宏謀雖有過但係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美

漢人本不必責以急公之旨蓋一時令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自知愧慙而非朕之外視漢大臣也今明示之朕於滿漢臣工從無歧視即以督撫而論豈僅以錢穀刑名簿書期會為職軍旅之事正其責任中要務封疆之職滿漢並用國家不能無用兵之事也縱不能操甲荷戈身先士卒而於軍行諸務苟能逐一妥辦即與宣力疆場者無異目今經理滿兵經過及設立臺站若謂漢人即不當仔肩任事須派滿員料理假令直隸山西督撫皆係漢人如陳宏謀之流則大軍前進將如何支應耶設令朕存此見遇督撫重任專用滿員置漢員於不用伊等又不知作何議論矣且亦無是體制也以理論之陳宏謀之不能急公朕雖免其置議而在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尚應以此自慚請將陳宏謀議處方見不分滿漢能知君臣大義乃並不出此而胸中先存一無功無過

之見故不覺流露於毫楮間耳朕面降旨時並無無功無過四字若朕謂陳宏謀無過則是賞罰不公朕不為也本朝軍務例屬之滿洲大臣者非謂漢人即當優游局外也第以滿洲大臣夙嫻軍旅遠勝漢人國家因能授任期於公事有濟在漢人應抱歉之不暇若因此而分畛域於滿洲任事大臣如馬爾賽等偶有貽誤漢人轉從而訾議之竊笑之不幾如杜牧之之詩所譏哉此其心居何等况君臣之間相接以誠大臣中或不無滿漢之見而朕心則廓然大公視同一體如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晨夕內直豈尚不知朕心僅稍有此見是為薄視伊等面是心違在朋友尚不肯出此况朕為天下主耶今據伊等明白回奏實亦無可置辨朕所指示事理顯然若謂朕因今日軍機旁午意有不豫而有意苛求指摘過於精細則當此軍興之際朕宵旰勤勞諸務躬親詳審亦所宜然甯不勝於宴處深宮耽於逸豫耶且朕所指摘為當與否自有公論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免其交部察議朕因此旨有關軍國要務故不惜嗾嗾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張廣泗明白回奏一摺情詞閃爍狡獪極為可惡至所奏小金川土舍貢爾吉一事敘入叔嫂亂倫等語貢爾吉之罪在於伴為投順實與莎羅奔暗通消息洩漏軍機乃賊酋奸細法所不容是以降旨令其擊解並不因亂倫繩以禮法也而張廣泗反覆千言為之開脫明係迴護已短其奏訥親到營後派攻腊嶺一城貢爾吉兄弟三人帶領土兵往即克取訥親大悅賞銀一千兩此語尚近情理或實有其事而前此縣丞任振功所云訥親初抵軍營是夜賊乘雨放槍貢爾吉力為抵禦次日訥親賞銀千兩之語諒係謫傳至此外訥親種種背謬乖張實出朕意想之外誠不料伊十

三年來受朕如許厚恩忍心背負諸凡措置與向日在朕前承辦諸事光景判若兩人朕雖欲曲加寬宥亦無辭可為解免當金川起事之初朕調用張廣泗方自謂得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無出張廣泗之右者繼因其久無成功復令訥親前往朕向所倚任亦無出訥親之右者今皆身名決裂若此假令伊二人仍舊循分供職原可以始終受恩何致敗露可見凡人莫不有命伊二人自屬命數難逃是以顛倒昏謬展轉而入於重辟所謂禍來神昧非耶夫國家不能無軍旅之事為大臣者孰不當抒誠宣力效命疆場不辭艱瘁若漢人見伊二人之身罹罪譴而自幸不膺重寄得以優游事外轉從而非笑之此其居心不太涼薄乎即如大學士張廷玉久歷仕途幸而保全至今亦由未遇此等事耳又如汪由敦諸凡不肯奮勉向前遇此等事更不知若何矣伊等捫心自問當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夫

抱歉之不暇尚可存警誡之見耶著將此旨存記俟張廣泗案審擬完結後宣諭中外知之○諭此番軍興供億實為浩繁視從前西北兩路軍營費用較多數倍彼時勞師遠出十有餘年所費不出六千萬今用兵僅二載耳即以承歲春閒奏凱言之亦非千萬不能如運米腳價北路經途數千里會減至十八兩今自成都至軍前止數百里而價亦如之固屬從前所定章程未為詳妥但由斯以觀經費實已難乎為繼矣在金川小醜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開邊釁第以逆酋跳梁不逞置之不問無以懾服諸番甯謐疆圉前此訥親等措置乖方以致老師糜餉若不改弦更張則人事尚為未盡今滿漢官兵精銳畢集兵力足矣經略大學士傅恆體國公勤忠勇奮發將略優矣徵芻輓粟士飽馬騰物力充矣以此摧鋒前進自蒙 上天孚佑可一舉而奏膚功誠為國家

大慶然此就人事言之耳儻萬分之一有出意料之外或逆酋自恃天驕如尉佗之處南粵未遠邊穴犁庭一過春期經略大學士乃朕股肱左右之臣豈可久勞於外且入夏雨多進取非便而京兵不耐水土又豈能暴露蠻荒駐待秋晴攻剿况以帑藏之脂膏供不貲之糜費尤為非計我君臣如此辦理人事已盡亦海內所共知朕意此時且應極力進剿儻至明年三四月閒尚不能剋期奏績不若明下詔旨息事甯人專意休養亦未始非兩階干羽之遺意著將此旨密諭經略大學士知之至王秋良爾吉一事張廣泗力言不可輕動雖屬迴護偏袒之詞且大兵雲集防禦有餘即土酋狡詐叵測豈有慮其生事而姑息懷疑與之共事之理但既有此情節經略大學士前此所奏辦理之處宜更加周詳慎重○庚辰諭川陝總督統轄四川西安甘肅幅員甚為遼闊在尋常無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夫

事之時尚虞鞭長莫及見今金川軍務未竣地方公事及籌辦軍需一切調度督撫駐紮西安難於遙制即將來平定亦經理需人從前曾經分設總督就近綜理尙書尹繼善今見奉差在陝著即授為陝西總督策楞著授為四川總督管巡撫事戶部尙書員缺著舒赫德調補兵部尙書員缺著瑚寶補授瑚寶未到任以前仍著舒赫德兼管甘肅巡撫員缺著鄂昌補授其分設總督事宜交該部查例定議具奏○諭向來協辦大學士之設原因大學士有在內廷行走或奉差在外者閭務需人坐辦是以另簡人員協同辦理初非額設之缺若由協辦而簡任封疆則不必仍帶虛銜嗣後大學士兼管總督者著帶大學士銜其協辦大學士兼管總督者不必仍帶協辦大學士銜著為例○諭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今日召見軍機大臣等面降諭旨伊等從清晨直辦

至末末方行進呈而詞旨殊多未當復煩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畢經略大學士途次馳驅逐日向能辦如許事件又皆精詳妥協則經略大學士實為勞瘁矣而朕此間之佐理需人實不可不慮念惟望開春早奏膚功迅速來京贊襄左右也○都察院等衙門議覆吏部奏請定滿漢御史分道之例查滿漢御史職守相兼漢御史既照江南十四省分為十四坐道滿漢御史自應亦分十四道定為坐缺其協道向係都察院衙門照資挨轉以致甫協一道尚未熟悉又轉協別道於公事無益應照各道事務之繁簡以定協道之多寡嗣後遇有新補御史按照所補坐道缺底在內道內協理得旨御史向有坐道協道之分坐道徒屬空銜並不辦本道之事協道則以次遞遷其制沿自前明糾紛無謂今既定為二十八缺與滿御史畫一應就見在十五省即以此二十八員分理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省分事繁者多分員數並令稽察在京各部院衙門則可省紛更而專職業於體制方為允協其如何酌定之處著另行定議具奏餘依議○四川提督岳鍾琪覆奏黨黨與賊偏近其未盡克之木耳金岡革什戎岡陡物黨噶康八達等處賊互援應必官兵足敷分布方可奪取今招募新兵實屬勇敢出力但後無接應臣已調雜谷土兵二千俟到營即當進攻至臣昔勦西藏青海時年力正壯身先士卒官兵無不共見今年力已衰進藏時染受寒溼左手足麻木不仁後雖痊愈時時復發金川山高路險不可乘騎是以向攻火燒梁木耳金岡革什戎岡康八達賊卡水泉共三十餘處臣俱策杖扶人徒步督戰至於攻跟雜葛布基係由山僻小徑攀藤附葛滾崖而下臣實未能親臨得旨覽奏俱悉以後應勉之○是月廣西右江鎮總兵魏文舉奏交趾匪徒莫保莫康武從前互

相依恃分攻夷地自莫康武被殺莫保勢孤糧乏見踞保樂而李紹龍等則占住隘蓋暮崗等處並無舉動該國夷官怯懦並不與兵擒剿得旨但當嚴我邊防不必好功喜事

十二月壬午諭納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滿漢大臣等參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於奉到諭旨處擊問拘禁其舉動言語並令富成逐一據實陳奏今據富成奏稱納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這句話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此語實為巧詐之尤伊受朕殊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攻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停兵況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讎及邊圍紀山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實非利其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土地人民輕啓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納親同辦之事迨至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令其詳悉斟酌備斷有不能殄滅之故何不明言其所以然直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豈有軍機重務身為經略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添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終始納親以親信近臣膺闔外重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覆奏朕豈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納親之貽誤更何可辭又或慮奏到時為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奏摺摺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請敷陳之道當如是耶夫面從而退有後

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來不可輕舉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萬分難免輒思以不願用兵之言博天下讀書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實不料十三年來隆恩渥澤而訥親之忍心害理竟至於此或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又云皇上止慮我膽子大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奪險實乃毫無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憚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祖額亦都冒險登陴流矢貫脛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戰並不謂苦為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能解又云訥親聞雲梯兵過云這都是我罪苦我今年辦得好何致聖心煩躁又令這些滿洲出來受此苦累此言尤為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全

林躍志切同仇皆眾人所親見朕方深為嘉悅而訥親乃以為受此苦累伊親從軍營來為此浮言搖惑軍心俾眾人聞之不知賊境如何險阻如何艱難此惟經略大學士傅恆忠勇奮發金石同堅不為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更往之氣有不略為稍阻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為此語巧於離間眾心而不顧國家之大事此其罪可勝言耶訥親一案俟朕另遣大臣前往審訊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甲申諭大清會典開載內閣滿漢大學士員缺無定出自簡在等語本朝由內三院改設內閣大學士未有定數自是官不必備惟其人之意而康熙年間滿漢大學士率用四員至雍正年間以來多用至六員或增置一二協辦朕思內閣居六卿之首滿漢大學士應有定員方合體制嗣後著定為滿漢各二員其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因人酌派又

大學士官銜例兼殿閣會典所載四殿二閣未為畫一其中和殿名從未有用者即不必開載著增入體仁閣名則三殿三閣較為整齊再大學士出缺定例請旨開列亦有遲至一月後始行請旨者朕思大學士職司襄贊如其宜力有年遇有告休病故不忍遽行開列應俟之一月之後乃國家眷念舊臣加恩輔弼之意若緣事降革則機務重地未容久曠自應即行開列不必請旨將此載入會典永著為例○諭經略大學士傅恆奏稱本月二十四日入四川境至神宣驛即無馬匹更換次日由水程至昭化縣見第五起雲梯兵仍在該縣詢稱因無馬阻滯又問該縣稱備馬四百匹俱為上起雲梯兵騎去未回查署撫班第尚在軍營此等要務全在布政司實力經理乃高越等僅具一稟內稱俱照傳牌行令州縣按數應備其實第一站即無馬匹應付又不多派幹練大員而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全

疲玩之州縣惟以藏匿不出為事請將班第高越等交部嚴加議處等語見在赴川官兵分起前進均於議定之日飛速行知各該督撫司道自應早為豫備俾官兵進行無滯况雲梯兵三百名分六起進發而經略大學士隨從員弁亦僅一二百人甫入川境即已如此將來京兵及東三省之兵陸續到齊必致益加滯滯班第身任巡撫自應豫為調度嚴督屬員迅行妥辦今乃怠玩遲誤咎無可追但念其尚在軍營從寬交部察議高越前在東省辦事尙有才具是以由道員超擢藩司自宜感奮實力料理何得漫不經心貽誤至此著革職交與經略大學士傅恆署撫班第令其自備資斧差遣效力贖罪紀山雖經革職但在川已久該省情形頗為熟諳著即署理布政司印務竭力辦公以贖前愆武宏緒係專辦驛傳之員乃毫無整飭照料以致有誤軍行甚屬懈職著革職一

併交與經略大學士署撫班第令其自備資斧差遣效力再班第紀山等皆非長才不能優裕肆應見今川陝官員廢弛已極當此軍興旁午之時尤關緊要急宜整頓必得幹練大臣前往督率方能妥協策楞赴任尙需時日著陝甘總督尹繼善就近馳赴川省由陝至川往來查察督辦俟策楞抵川後尹繼善回駐西安務期供億完備軍旅進行俾得早奏膚功其餘怠玩藏匿之地方官俟軍務竣日另行覈其功過查辦尋吏部議署四川巡撫班第照例降一級調用抵銷得旨銷去加一級再降二級從寬留任○乙酉諭經略大學士傅恆自奉命經略以來公忠體國殫竭惻忱紀律嚴明軍行甚速途次衝冒風雪晨夕馳驅兼辦一切咨詢機務晷刻鮮暇常至徹夜無眠今日披覽來奏甫入川境馬匹遲誤減從星發竟至步行自非一秉丹誠心堅金石安能若是將來迅奏膚功當優議酬庸之典而目前之勞瘁實屬超倫朕於臣工有善必彰即如那蘇圖所辦軍行供億豫備妥協乃軍旅中之一節尙加恩議敘况經略大學士如此忠勤豈可不加優獎在經略大學士冲拒為懷此次及將來大捷議敘定必力辭而在朕賞罰權衡大公至正之道固不得以意為輕重也經略大學士傅恆著交部從優議敘尋吏部議請晉銜太子太保仍加軍功三級得旨經略大學士傅恆公忠體國懋著勤勞殫力宣猷精詳妥協著晉銜太子保仍加軍功三級○諭高越武宏緒遲誤軍行馬匹昨已降旨革職今據經略大學士傅恆奏稱四川境內並無伺候馬匹不得已止帶十數人於陝省疲乏驛馬內揀選乘騎馳赴成都趕辦供應兵丁馬匹且途次馬乏竟至步行等語高越等以方面大員承辦軍旅要務大站之馬或一時不能接濟何至並經略大學士所需馬

數十匹亦全至貽誤見在大兵陸續抵川軍務甚關緊要直隸山陝等省均應付齊備而川省怠玩廢弛一至於此殊出意想之外其漠視公務貽誤軍機情罪重大革職差委不足蔽辜高越武宏緒著於成都柳號示眾俟舒赫德到時帶至軍營會同經略大學士按律嚴審定擬具奏○諭滿洲大學士見在內閣辦事者惟來保一人應酌派大臣協辦朕思署刑部尙書阿克敦尙係舊人且從前曾經協辦仍著伊暫行協辦內閣大學士事務○丙戌停調湖北兵四千名○命撥京師八旗馬三千匹由直隸良鄉至四川成都以次協濟撥山西湖北馬各二千匹解四川備用○丁亥以黃廷桂為兩江總督由甘肅巡撫遷○戊子諭金川用兵以來張廣泗貽誤於前訥親貽誤於後兩人之罪狀雖一而其處心積慮各有不同至於自逞其私罔恤國事則實皆小人之尤矣朕昨御瀛臺親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金

鞫張廣泗其狡詐欺飾緊要情節俱經一一供認不諱而其茹刑強辨毫無畏苦之狀左右大臣皆以為目所未見即此一節與市井無賴何異又今日接到富成所奏訥親明白回奏一摺其乖張舛謬之處凡朕所指出者悉無可置辨惟思求見朕面不知伊尙有何顏見朕且求赴軍營效力伊曾為大學士將欲如士卒奔走猶覲升驍騎校耶其頑鈍無恥實甚觀此則張廣泗乃剛愎之小人訥親乃陰柔之小人自當償事一至於此矣當張廣泗初抵軍營以為金川賊酋亦如黔苗之易辦屢次妄為大言可以剋日奏功既而久無成效時復失機則又諉過屬弁藉口兵單及聞訥親前往伊復持兩端懷觀望訥親能辦此事伊固可依附而邀次等之功事不成則咎在訥親伊乃一切推諉使陷於敗仍可復據其任是以於訥親之種種乖方並無一語入告其後見訥親之必敗

乃向屬員訕笑誹議備極險悻情態蓋恐此時據實奏聞猶或致
譴責不若含混詭隨坐觀其決裂之為得計也此其心展轉數變
狡獪叵測經朕詳悉推勘洞見肺肝始將實情吐露訥親且在其
術中而不覺矣自訥親身膺重寄退怯無能早為張廣泗所窺任
舉收後遂至一籌莫展且恐如固原兵丁生事曲加重賞轉屬張
廣泗彈壓而於張廣泗之挾詐誤公又不據實陳奏意欲留以為
卸過之地伊兩人互相推諉其過惡之剛柔異而其心則皆不可
問也夫訥親張廣泗在大臣中皆練達政事之員使其不遇此等
重務則訥親張廣泗均可擁高爵而歷亨衢優游終老何至敗露
若此可見人臣居心惟當一秉至誠使能公忠體國自邀休佑如
其懷私自為雖以訥親平日之小心謹密張廣泗平日之熱嫻軍
旅而方寸一壞天奪其魄雖欲倖免而不能豈不大可畏哉訥親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全

張廣泗固不幸而遇此事而朕因此而益見知人之難則金川之
事未嘗非上天昭示之深仁也張廣泗供內有但知皇上慈仁
不知皇上英武之語朕聞之深為抱愧朕臨御十三年思與大小
臣工共臻博大之治而水情而玩亦朕所深戒即如從前鄂善之
案不少寬假豈肯曲法縱容為姑息之主耶且張廣泗在皇考
時已由巡撫用為西路副將軍後朕授任苗疆伊亦尚能隨宜籌
辦訥親雖由朕信任然其十餘年來朕歷加明試委辦諸事不避
勞怨若謂朕為誤用訥親則用張廣泗亦豈誤耶然當此軍國重
務而伊等深負朕恩實非意料所及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國憲乃
朕賞罰無私大公至正之道張廣泗見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按
律定擬訥親著尚書舒赫德馳驛前往帶赴軍營會同經略大學
士傅恆尚書達爾黨阿嚴審定擬具奏訥親摺並發○調甘肅西

甯等營兵一千名赴軍營聽用○辛卯諭朕覽經略大學士奏報
於渭城驛馳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餘里此次經略大學士奉命
適征每日帶星就道薄暮猶未解鞍勤勞亦云至矣途次又日有
頒發諭旨商辦機宜奏覆事件無不精詳妥協而所過地方吏治
民瘼又無不留心體察兼之川境驛站馬匹料理未能齊備甚至
有步行之處乃自渭城驛抵成都一日之閒至行三百二十餘里
如此迅速如此勤勞苟非秉性丹誠心同金石曷克臻此又奏稱
布政使高越抵任甫經八日其貽誤供應馬匹之處情稍可原罪
猶可追等語經略大學士因川省貽誤軍行馬匹具摺奏朕以
高越係地方大員武宏緒專司驛傳有誤軍機情罪重大是以降
旨將伊等革職枷號示眾今據經略大學士所奏則高越情在可
原但既係地方大員即到任未久亦當上緊趕辦乃至貽誤軍行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全

咎亦難辭著賞給道員職銜留於川省委用其布政司印務仍令
紀山署理至武宏緒身為驛道罪無可追仍照前旨行朕用人行
政一秉至公即如高越前因貽誤軍行即降旨重治其罪今既知
其情有可原即寬其罪譴予以自新輕重權衡絲毫不爽經略大
學士居心公正辦事精詳是以參劾於前請寬於後與朕意脗合
君臣之間辦理政務果俱能如此則事未有不當而功亦未有不
成者朕於滿漢大臣原無歧視但其中有知恩者亦有負恩者如
訥親孤恩負國外謬乖張朕即重治其罪而忠勇奮發如經略大
學士者朕豈可不加之優獎以勵臣工以重國事乎經略大學士
傅恆朕前已降旨優敘其隨往之達爾黨阿達清阿安冲阿此次
亦甚奮勉著交部一併議敘將此傳諭中外諸臣俾知效法尋議
達爾黨阿達清阿安冲阿俱准其軍功加一級從之○諭慶復一

案該部尚未題請完結朕思此案情節顯著更無疑實今所以久懸未結者第因班滾尚未弋獲耳究之班滾見在眾所共知同案之羅於朝革松結見在設法緝拏固不待班滾就縛始足定此爰書即班滾到案亦於慶復之罪無所加也但慶復之案其罪較之訥親張廣泗有閒蓋訥親之罪在乖張退縮負恩債事張廣泗之罪在狡詐欺罔糜餉老師朕前後所降諭旨甚明至於慶復之捏報班滾焚斃若係伊授意李質粹等令其通同欺罔則罪無可追而當日情形則因屬弁咸以為班滾實經焚斃慶復明知其未確而大局將竣若再行究詰則事不易了是以隨眾附和遷就了事亦不無思家之念而退縮乖張則實未如訥親之甚也慶復之實情如此軍機大臣等將朕此旨詰問慶復然乎否乎慶復身為大臣膺闔外重寄似此糜費軍需暴露士眾而終於扶同草率戮其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允

情罪雖明正典刑亦所應得但見有訥親張廣泗兩案聚而論之慶復尚在可待之列國家大臣雖擊由自作而屢有陷重辟之人朕實不忍此又朕姑息寬柔之失矣但此三人中若求一稍可遲待之人則莫若慶復且懸案不結終非了局慶復李質粹等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即按律定擬具題並將此旨令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公同閱看尋奏擬慶復李質粹宋宗璋均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從之○諭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疊遭變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訥親張廣泗兩人之案展轉乖謬至不可解免實為大不稱心伊兩人平日俱非不能辦事之人當班第因張廣泗久未成功請遣重臣督師訥親原係第一受恩之人官階在前維時大學士傅恆尚係協辦閣務若即遣大學士傅恆前往將遣訥親於何

地且訥親平日小心慎密見事明白受恩十三年在近臣中無出其右者至張廣泗自 皇考時即已用至巡撫授為西路副將軍朕以苗疆需人復調任黔撫古州係從未開闢之徑崇山密菁不亞金川後復有城綏之役張廣泗皆能枚甯奏績上年調為川督大臣等共慶得人詎料訥親則退縮乖張張廣泗則狡詐傾險兩人皆致債事不但伊兩人出於命數之無可如何朕亦夢想不到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為金川直為訥親張廣泗之孽不可追實乃 上天仁愛朕躬俾知用人如此其難而為大臣者當共知天道昭彰如此可畏宜各秉公忠實心為國家任事未必非朕不幸中之大幸也即如訥親在軍前但許傅爾丹等列名請安不令人奏事而兵丁對陣時伊於火光中望見之語乃伊奏摺中自行發露經朕指出謂其從未親身督戰降旨詢問伊乃自認果從未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允

親臨督戰夫總戎之人豈能每次臨陣或一二次偶然未出亦屬尋常而朕即謂其從未臨陣彼亦自認無辭是蓋訥親專圖安逸視士卒之捐軀效命漠不動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發而自行發露耳朕思及此不覺悚然至張廣泗巧詐推諉專欲陷害訥親以圖經略之任而不復顧國家軍旅重務有心貽誤經朕親鞫洞見肺肝伊猶希覩復用朕反復窮詰始供吐不諱豈非天奪其魄是以不容掩飾耶今兩人罪狀顯著如此朕即欲曲為保全實出無策訥親見交舒赫德會同經略大學士傅恆及尙書達爾黨阿審擬張廣泗見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按律擬斬立決朕非謂惟辟作威欲將此兩人真之重典令羣臣知所做畏亦並不謂處置公當賞罰分明伊兩人獨非朕所任用者乎今兩人債事至此用人之誤實深為抱愧若不按法治罪則朕為飾非為怙過

祖宗法度具在朕何敢以意為輕重耶訥親張廣泗皆係大臣生殺予奪朕不敢私著傳集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將訥親張廣泗二案口供奏摺並朕此旨及慶復一案諭旨令其公同閱看朕將伊三人分別處置是否允協俾眾議會同以服其心並令中外臣工共知朕用人之苦心也○吏部議奏大學士張廷玉等稟擬錯誤請將陳世倌史貽直均革職張廷玉來保陳大受均降二級留任張廷玉有加十五級應銷去二級免其降級得旨陳世倌自補大學士以來無參贊之能多卑瑣之節論罪重地實不稱職著照部議革職史貽直著革職從寬留任來保陳大受俱著降二級留任張廷玉著銷去加二級免其降級○四川提督岳鍾琪奏續調雜谷土司兵二千名已到五百餘名查塔高山梁界在康八達木耳金岡兩山之中各處總路若克此梁可斷賊應援並可攻取康八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年

達要隘但梁上有木城石城土卡三座防範甚嚴非用奇難以制勝十一月十八日派兵千二百名攻木耳金岡誘賊聚援以便乘機攻奪塔高山梁我兵勇直前奪獲土卡平房三處水卡一座斃賊百餘臣與法酬董芳中秋瑚什等親臨督陣見守備馬化龍千總馬漢臣等俱奮不顧身各帶槍石等傷賊勢大挫塔高之賊漸移木耳金岡為自守計正可乘虛攻取不意是日黃昏降雪約深二寸至二十日尚未晴霽俟天氣一晴即督兵進取得旨欣悅覽之汝調度有方實可嘉悅總俟克成大勳從優議敘○壬辰諭朕前日降旨謂陳世倌多卑瑣之節並非泛論即如伊乃浙人而私置產兗州冀分孔氏餘潤斯豈大臣所為今既革職著諭山東巡撫不准伊在兗州居住○軍機大臣等奏張廣泗受恩深重歷任封疆 皇上因其尚諳軍旅特命以進勦金川乃自抵軍營以

來毫無成算始則分兵十路調度失宜繼又措置乖方以致張興失機陷歿他如遺棄軍裝駭位失火轟塌焚斃官兵率皆委過於下惟以剋日成功屢行妄奏遷延歲月糜費不貲及聞訥親前往即諸事推諉漠不關心且信用賊酋如黨袒庇黔省劣員身為總統布散流言煽惑眾聽其乖張欺罔罪狀非一臣等按律擬議張廣泗失誤軍機洩洩軍情煽惑人心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毀棄軍器罪皆應斬加以種種負恩有心誤國實刑章所莫追應將張廣泗擬斬立決得旨張廣泗著即處斬著德保勒爾森前往監視行刑諭軍機大臣等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審擬張廣泗一案奏內引領軍征討逗遛觀望因而失誤軍機者斬之律而聲明張廣泗情罪重大斬候不足蔽辜請擬斬立決是張廣泗之罪尚可不至於此而大臣等加入立決矣夫逗遛觀望失誤軍機乃許應虎之罪張廣泗狡詐欺妄有心誤國情罪重大立決乃所應得即伊自供亦以為法當立決若果應監候則朕有何事親御瀛臺降旨審問耶從前年羹堯之案所引斬律多條今張廣泗種種罪狀擢髮難數而軍機大臣多人共辦一案乃至潦草錯誤不合事理又來保所寫神保住寬免之旨總不明晰假令經略大學士傅恆在此承辦此等案件自必斟酌妥協何至煩勞朕心若是朕益不得不望經略大學士之早奏膚功迅速還朝矣著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甲午傅恆奏接到傅爾丹班第報匣內奏摺一件係黨壩頭人乞降賊勢窮蹙及那卡病重差員往驗臣細閱此摺辦理殊未妥協既云乞降而逆酋並未到營即那卡果病重莎羅奔何以亦不親行且差員到彼處那卡如何情景出何語言亦並未述及賊人乞降逆酋未至但據頭人虛辭即差員往驗

似屬非體即欲借此知其山川要隘內潰情形亦應令素有膽智之大員前往楊自功等千把微員綠旗兵怯懦儻入賊境微露畏葸豈不損軍威而傷國體且焉知非逆酋自揣勢窮姑為乞憐之狀偽作耶卡使我兵識認以為將來免脫之地或聞訥親等前往黨壩傅爾丹等又至美諾會商將從黨壩直入故令我軍識其道路將來從此取徑可以豫為設伏種種賊情俱未可測而岳鍾琪等並未籌及臣至軍營自當將此情節一一告知傅爾丹等以防賊詐聞軍中綠旗將士知臣來川日夜盼望而傅爾丹等聞臣將至轉生疑懼臣至軍營當詳悉開導使之釋然無疑至傅爾丹年已六十六歲精力就衰惟熱於管領滿兵將來應令專辦營盤一切事宜其餘不使分心惟用兵之事亦與隨時商酌臣至黨壩欲語岳鍾琪云爾受 皇上深恩棄瑕錄用當一矢丹誠竭力報效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生

不可稍存瞻顧我奉命經略調兵如此之多即仰仗天威勝算翦此么麼亦本分事何功之有若爾攻取漸有進步即爾之功儘更能買勇前進場穴犁庭則其功益大若爾不盡力我克成功不能掩爾過若爾能盡力建功我為經略眾人之功即我之功豈有絲毫畛域惟在同心協力相與有成可以毫無觀望如此諄切告語並將此宣布軍中將士使傅爾丹岳鍾琪等疑懼盡釋庶臣得收指臂之效又奏奉諭旨並閱新柱原摺楚兵情形已可槩見臣至軍營與傅爾丹等酌定當即行文將所調兵八千名全數停止原議調兵三萬五千計前停陝省督撫標兵一千今又停楚兵八千尚存二萬六千名如尚可酌減即於陝省雲貴兵內議裁總候臣到卡撤酌定奏聞又奏傅爾丹班第所奏湖廣雲貴兵撥給長夫之處軍興以來川省民力凋敝除湖廣兵已議停調外其雲貴二

省若令長運直送金川實為有益又奏傅爾丹參奏都司沈瑞龍告病擅回僅請交部治罪辦理未免失當軍中疲玩之習漸染已深不可不力為振作應將沈瑞龍調至軍營驗係病深即從寬永遠枷號軍前示眾俟凱旋請旨發落如係託病即應以軍法從事奏入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接到經略大學士傅恆所奏料敵情形一摺籌審精詳思慮周到識見高遠實乃超出等倫經略大學士隨朕辦事數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練達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為籌畫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為喜悅經略大學士信為有福之大臣觀此則大功必可告成也至所奏各路官兵除陝西督撫標兵一千名業經停調外前據經略大學士奏稱湖北兵四千已行文停調而見據新柱奏楚兵分為五起前三起共兵二千三百五十名俱已起程湖南兵四千及湖北襄陽等鎮兵一千六百名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生

候文到起程等語今經略大學士奏俟至軍營會商停調恐到營後行文此項官兵業經抵川勢難再行遣回留資調遣未為不可或於滇黔路遠營分未經起程兵丁內酌量照數減調其楚省候文起程之兵應調應止速行知會方不至於兩歧仍將如何辦理之處明晰速奏再川省軍興以來民力未免疲憊所有運夫一事楚省已經抵川之兵其由水路至者尚須於重慶雇夫惟陸路之兵或可即用其夫長送至軍其雲貴兵丁若不須調遣自亦無庸籌辦如尚須調遣應如所議用長夫運送庶可稍紓川民力役又運糧甚關緊要班第應駐成都接應其往來照料則係兆惠專責務期妥辦毋致貽誤經略大學士傅令伊等知之其都司沈瑞龍若果託病擅回自應從嚴辦理以懲縱弛積習尋奏臣前奉旨停減兵丁原令陝省將未起程者酌減再將湖北之四千停止後陝

省查覆未到復奉旨湖廣兵廢弛所派八千名勿令起程臣飛即行文將陝兵除督撫標一千名已停外餘令飛催起程湖廣兵擬到營商停後聞楚兵將入川境臣思到者數尙無多遣回之費與至軍營之費所省十倍是以決計行文迎阻令全撤回至滇黔兵皆已起程無庸減調見在軍前滇黔兵傷病遣回者二千餘名臣令該省不必議補是又減數千矣至雲貴兵應用長夫即行文班第遵旨辦理報聞○乙未傅恆奏查川省馬少供應難免貽誤臣與高越商酌將各州縣未到馬極力催遣並每站設夫役將上站馬接收加意喂養送回原站以備下次兵騎此事關係緊要州縣驛丞官員恐未足恃卓爾尙屬曉事且滿洲辦理此等事件實勝漢人已屬專心協理臣於途次見西安兵馱騎馬騾甚多伊等過成都而西其勢不能多帶必仍留省城喂養莫若購買添補驛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又奏接到岳鍾琪等報匪係報攻塔高山梁等處軍情查近日岳鍾琪所奏連日攻克軍勢漸振但黨壩之土氣稍揚則卡撒之聲勢尤不可少懈必宜乘機奮擊賊酋兩地兼顧方易克捷臣至卡撒當鼓勵軍營及時攻勦儻此處地勢不便臣即往黨壩查勘從此直搗勒烏圍並飛速行文令大兵不必復往卡撒即於中途分道直趨黨壩軍糧即行運往見在莎羅奔與郎卡俱在勒烏圍一舉而二賊可擒是亦一策至卡撒仍令大張聲勢俟後起兵到分撥來攻此時未便懸擬俟臣到營商度又奏從前高越奏請推廣捐例業經議行但各班銓選人員甚多雖該省另立軍糧飛班赴捐者仍少於軍儲未必有濟請將戶部收捐停止俱令於川省報捐本折兼收其運米至軍前者准以飛班即用並將各班應選人員俱停選六箇月先儘川省捐班選用奏入諭軍機大臣等覽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有遷延則以全蜀之物力裕藏之脂膏填於蠻荒邊徼一隅之地實為可惜朕見甚確朕志已定在經略大學士以軍旅自任自不肯為撤師之言於理亦不當為此言但目前所急者惟馬匹錢糧馬匹雖經措辦似可無誤而糧運則尚費料理經略大學士目擊該省艱窘之狀亟思接濟計及捐例一事欲為變通誠出於無可如何第本年十月以後所撥部餉及各省帑銀共三百萬俱可陸續於二月以前解到此外又有山西公捐百萬長蘆商捐三十萬湖廣商捐二十萬浙江商捐十萬兩淮雖未奏到亦當不下百萬前項各捐銀兩經略大學士想未悉知故有此奏朕思此時行之緩不及事官生懷挾厚賞遠赴川省勢難剋期而至且聞該省軍興旁午漢人夙多畏怯更必裹足不前即使踴躍赴捐而京外行文出示一停一開已當至四月於事恐亦無補况當年西北兩路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癸

用兵亦未至於此今若將前例槩行停選未免浮議繁興而官生又不能將本籍所產糧米輸納勢必持銀赴川購買適使該省糧價昂貴其總理收捐之人若如經略大學士之公正廉明自能不致滋弊即策楞尹繼善亦或能之斷非班第紀山所能勝任展轉思之賈多未便目下且就見撥之項隨時支應尚可敷明年二三月之用即有不足亦可另為籌濟此二摺未經交議惟軍機大臣等及舒赫德知之兩處辦事司員俱勿令與聞也昨據新柱奏稱楚兵二千三百名業經起程難以趕回已傳諭經略大學士於滇黔路遠營分未起程兵內照數減調朕思滿兵見調至九千皆驍勇可用此外各省調遣已至之兵應留營備用其餘未至者或酌量撤停蓋兵多則費亦多較運維艱不得不斟酌辦理而無用之兵徒多亦無益也著一併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併鈔寄尚書舒

赫德閱看○四川提督岳鍾琪奏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氣稍晴臣撥兵五路夜攻塔高山梁參將五德納等焚木耳金岡賊碉二座平房五間賊卡二處殺賊數十人遊擊王三元焚康八達木卡殺賊二十餘人遊擊阿爾占等攻塔高山梁木石城擊死城外濠內賊番十數人賊棄濠歸城官兵力撲過濠圍攻木城城上矢石如雨三等侍衛丹泰直撲城邊射死賊三人矢盡力戰陣亡賊番於城上潑水水凍不能搖動火不能焚自三更至黎明連攻八次未能奪取路險不能久駐止得撤回得旨覽奏俱悉○丁酉諭軍旅乃國家第一重務軍法從事成例恭嚴今查律本內玩寇老師有心貽誤竟無正條非所以慎重軍務儆戒失律也夫科場作弊尚即正典刑若以行軍相較孰為輕重自應稽查舊案明著刑章俾眾知畏法方能鼓舞勇用命此非朕欲用重典實昭示出師武臣肅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癸

紀律而勵勇敢辟以止辟之義見在纂修會典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詳酌定議具奏以便載入尋議凡統兵將帥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不將實在情形具奏貽誤國事者又凡將帥因私忿媚嫉推諉牽制以致糜餉老師貽誤軍機者又凡身為主帥不能克敵轉布流言搖惑眾心藉以傾陷他人致誤軍機者均屬有心貽誤應擬斬立決從之○諭軍機大臣等金川用兵一事朕並非利其土地人民亦並非因御極十三年來從未用兵欲揚威武成此殊功誇耀史冊也第以賊酋私放夾壩又騷動番境逼近爐地雖已驅逐回巢未經懲創怙惡如故巡撫紀山奏請致討一面出師朕因張廣泗嫻於軍旅調任總督委以進剿之事而張廣泗初不以實在情形入告惟妄為大言自秋涉春師期屢易班第料理糧運兒伊措置乖方迄無成效奏請特遣重臣前往班第職任

本兵又係軍機大臣豈不當身任其事所奏自屬巧於卸責但軍務重大原應另遣大臣而十三年來受恩深重者孰如訥親伊在皇考時已在軍機處行走數年辦事原屬勤幹維時大學士傅恆適遇 孝賢皇后大事未便釋服即戎且亦老練不及訥親此遣訥親前往之由也孰意其福淺孽深臨事乖戾迥異平日一至西安將軍巡撫迎見訥親傲慢睥睨仰面不顧於地方情形全不置問秦蜀接壤軍營動靜亦槩弗諮詢而其沿途肩輿自適驕卒動遭鞭朴流血浹背或至顛踣爲人馬踐踏轉在轎中視而笑之此豈復有人心耶及至軍營安坐帳中從不親身督戰每日至已午閒方起屬員槩不接見遂致諸務歧誤而張廣泗當訥親初到曲意逢迎欲得其懽心及見伊漫無成算則轉詔佞爲誹議爲訕笑又見伊大局將敗則復轉輕慢爲傾害布散流言搖惑士眾欲擠之死而攘其職而於其種種貽誤並無一語參奏此小人之尤經朕於瀛臺親鞫具得實情是以立賞重典至蜀地民力之凋敝賊境進取之險阻士馬芻糧跋涉輸輓之艱難從未見伊兩人據實敷陳而訥親獲罪後始私對富成云番蠻難辦以後不可輕舉我豈敢形之筆墨必俟面陳不思伊在朕前何事不可摺奏伊向日奉命出差屢有密封此等軍國重務何不便摺奏之有可見人心之善變靡有常形此正聖人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訥親之變而乖謬實非意料所及而經略大學士傅恆平日固屬明敏周詳朕亦不料其此番諸務練達識見高遠妥協能至於此也經略大學士傅恆昨奏川省馬匹應付拮据及成都添設堆撥諸事大學士自請督師仔肩重務必不肯於進取之時爲畏難之語但所陳奏川省可慮情形以朕度之尙不過十言其五耳然即此而觀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矣

則用兵一事斷不可過朕面諭四月望前之期更不必游移矣川省民番雜糅加之囑會流匪遇事逞兇所賴年來秋成豐稔小民尙有樂生之心得以少安無事今烽燧連年人苦勞役設有奸徒從而煽誘以易動之民當困憊之際內地少有疏虞諸事深爲可慮即如官兵經過西安督標匪卒以牽馬伺候小忿輒持刀恣斫傷及三人川民疲於供億背負軍裝徒步涉險甯不較此更甚在成都省會可添堆撥而關外長途紆折出入重筭之中安能在在周防耶朕若早知如此此番調遣皆可不必此皆訥親張廣泗貽誤不據實入告之咎也目下既有爲山九仞之勢則一篑之勞難於中止今滿兵陸續前進初擬二月初可取齊茲觀大局須至二月中旬然自到齊以至四月初五已五十日以此爲期大功何難速就儻過此以往則暑雨時行饋餉難繼此際幾用至千萬豈可更滋繁費耶目今若能直搗勒烏圍擒其渠首固爲快愜或鼓勇摧鋒屢有克捷賊酋窮迫乞命因而開三面之網俯准納降亦可殺靖邊徼經略大學士即當於三五日內振旅凱還舒赫德亦相隨反旆其善後事宜即交策楞辦理朕思賊巢踞此絕險攻剿費如許物力若仍以付之番酋取彼子此是殄一寇復增一寇實多未便應於勒烏圍駐一副將卡撒黨孺列營防禦而打箭爐駐一總兵可以外控諸番內衛疆圉聲勢庶爲聯絡如四月初十開莎羅奔即卡尙稽天討未遑殄滅則於要害地設弁置守打箭爐鎮以總兵是在策楞岳鍾琪詳悉籌辦滿兵分隊撤回沿途督撫善爲接應班第兆惠以次在後徐行其會審訥親一事計舒赫德抵川與策楞相去不過數日軍前無鞫訊之暇應聽大學士傅恆酌定至班滾一節竟不必辦慶復之罪已定得班滾亦無可加而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矣

一經搜捕至速亦須旬日以日費萬金計之何必過耗帑項購一
逃蠻之首耶策楞因伊弟身罹重譴慚憤極為誠切夫父子罪不
相及何況兄弟策楞自屬可用但伊儻以訥親退縮為前車或至
冒險不顧伊乃國家大臣自宜善為持重不可任其一往致有意
外一併傳諭經略大學士令其留心○軍機大臣吏部議奏大學
士南河總督高斌於查周學健家產時徇私瞻顧應降三級調用
前經革職應革任得旨高斌人好沽名實無贊襄之益身成廢疾
久缺進退之儀著革去大學士念其夙習河工從寬留河道總督
任○戊戌都察院等衙門議奏酌定滿漢御史分理十五省並稽
查在京各部院衙門事件之例從前御史止六道分查各部院衙
門事件而分省止十四雖有京畿一道專刷各部院衙門卷宗並
不稽查直隸事件其直隸事件俱分隸各道今請將京畿道併入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一百

十四道共為十五道京畿道仍照舊刷各部院衙門卷宗並辦理
直隸及盛京等處地方刑名案件稽查內閣順天府大宛二縣應
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河南道辦理河南案件稽查吏部詹事府
提督衙門五城並特交轉交及文武官員考覈一應具控呈詞應
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江南道辦理江南案件稽查戶部及寶泉
局宣課司左右兩翼在京十二倉通州左右翼米局漕運總督衙
門兼查三庫月摺事件應設滿漢御史各四員次浙江道辦理浙
江案件稽查宗人府禮部都察院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山西
道辦理山西案件稽查兵部翰林院六科中書科倉場總督坐糧
廳大通橋通州三倉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山東道辦理山東
案件稽查刑部太醫院河道總督衙門兼查五城竊盜命案應設
滿漢御史各三員次陝西道辦理陝西案件稽查工部及寶源局

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湖廣道辦理湖廣案件稽查通政司國
子監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江西道辦理江西案件稽查光祿
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福建道辦理福建案件稽查太常寺
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四川道辦理四川案件稽查鑾儀衛應
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次廣東道辦理廣東案件稽查大理寺應設
滿漢御史各一員次廣西道辦理廣西案件稽查太僕寺應設滿
漢御史各一員次雲南道辦理雲南案件稽查理藩院欽天監應
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次貴州道辦理貴州案件稽查鴻臚寺應設
滿漢御史各一員以上十五道滿漢御史各二十八員除河南道
京畿道掌印仍照舊例聽都察院揀選保題外餘各道俱以滿漢
各一員為掌印再稽查宗室事件係宗室御史專責宗室御史今
既與各道御史一體升遷應與各道御史一體辦事其餘滿漢御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一百

史稽查八旗內務府及滿漢御史序次差務秋審等項仍照舊辦
理至御史原係言官凡遇有應行奏聞事件不必拘定省分衙門
仍聽隨時據實陳奏所有應添湖廣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
南貴州八道印信行文禮部鑄給得旨依議各御史風聞言事不
域以地但既按省分道專司稽查該省事務則本省之人自應迴
避本省其應如何定例之處著再行妥議具奏尋議除見任漢御
史內有本省人見在本省道缺辦事者都察院遵旨令其迴避酌
撥別道移會吏部註冊嗣後御史缺出吏部將所出之缺分別省
分如有奉旨記名應行迴避者查明扣除即以其次之人帶領引
見補放從之○己亥諭川省軍務浩繁藩司職任緊要紀山從軍
前調回署理藩篆而高越初雖遲誤經略大學士傅恆參奏及
經略大學士暫駐成都辦理諸務訓飭指示高越頗知勉勵朕念

其抵任未久從寬給與道銜令其料理夫馬供應今大兵雲集紀
山一人恐照料難周高越經手一切漸覺熟諳著協辦布政使事
與紀山和衷協力共勤公事如稍存推諉之見朕必重治其罪○
辛丑飭各直省稽查驛站○撥湖廣江西留備銀二百萬兩於大
金川軍營備用○四川提督岳鍾琪奏十二月十三日派兵一千
用布袋盛土帶扎卡器具逼近塔高山梁木石城扎卡從高發礮
擊賊賊出禦兩次殺賊數十人又殺傷康八達來援賊四五十人
石城漸坍平內棘圍一周雖用大礮止擊穿一孔不能打塌報聞
○壬寅傅恆奏本月初九日臣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軍營第一
險路上下四十餘里尋常牽馬步行今因連雪路途益滑臣率眾
步行至極滑處將馬繩繫拉上一二步即倒有十數匹墜入山澗
是日惟臣馬趕到官兵皆無馬臣獨乘馬不忍因步行七十里至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宣
住宿處並未勉強眾皆歡欣隨行此路若不加修大兵恐致遲滯
臣前已令侍衛達清阿等派夫開修茲又交地方官辦理達爾黨
阿等奏自初七日起程皆行山肋路險處大學士皆下馬步行初
八日降雪路愈險滑大學士步行可五十餘里申刻至樹林口住
宿初九日雪未止起程即步行至天赦山牽馬不能上大學士令
達清阿看視設法令馬緩上親率眾上嶺奴才等勸令稍息俟馬
到再行大學士不肯行三十里至戈濟而奴才等又勸即在此住
大學士又不肯奴才等看大學士步行四十餘里神色如常遂隨
從前行達清阿將大學士所乘馬帶到奴才等勸大學士乘騎大
學士云我於步行若稍有勉強汝等亦得知之且汝等皆係步行
我獨乘馬心亦不忍又步行三十里於酉刻至根達橋住宿大學
士身體顏面甚佳隨從官兵莫不稱異奏入諭經略大學士傅恆

秉心忠勇殫力宣勤不辭勞瘁雖加優獎未足酬庸從前大臣內
有加賜章服用昭寵榮者經略大學士傅恆著賞戴雙眼花翎
以示朕獎勵賢勞之意此旨須遵不可辭免又諭經略大學士傅
恆及尚書達爾黨阿所奏自成都前赴軍營沿途情形二摺著宜
示中外經略大學士傅恆忠勇奮發宣力勤勞其殫心為國之丹
忱足以感孚眾志是以近日軍旅之事舒赫德尹繼善那蘇圖鄂
容安等率能實力籌辦用速軍行朕甚嘉焉凡為臣工者內而亮
工熙績外而敷政甯人各宜自矢靖共恪思匪懈豈必倡而後效
始知黽勉况軍旅之事國家所不常有朕惟願與諸臣共享昇平
之福不樂盡瘁於倥傯之際也但經略大學士傅恆如此忠誠如
此勞動隨行將弁士卒目擊者固激勵興起而內外大小臣工聞
風者亦必當中懷敬服設尚不知奮勉不知效法則大義未明朕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宣
亦惟信賞必罰耳著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此次大兵進剿金川經
過陝省地方一切安臺馬匹事宜總督尹繼善俱能星速趕辦調
度得宜於軍行甚為有益朕深為嘉悅著將伊從前革職留任之
處加恩開復○諭訥親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行事乖張心懷畏
縮視士卒死傷從不動念惟安逸自圖娛樂是耽而於道路之險
阻兵民之疲憊一切艱難困瘁之狀從未據實入告朕因軍旅重
大不容久誤特命大學士傅恆前往經略滿漢官兵飛芻輓粟籌
畫多方設令訥親張廣泗早行奏聞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
番勞費矣今朕於此事頗為追悔但辦理已成無中止之勢即此
而論訥親張廣泗誤國之罪可勝誅耶訥親張廣泗二人乃軍前
之勞人憊卒所共切齒張廣泗雖經伏法而士眾尙未親覩訥親
若在成都審明待報未免往返稽遲著舒赫德將訥親帶往軍前

會同經略大學士傅恆一面訊明一面將伊祖邊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此旨著侍衛鄂實齋往交經略大學士傅恆尙書舒赫德遵照辦理○魏定國以年老休致調王會汾爲吏部侍郎以蔣炳爲兵部侍郎由順天府尹遷○癸卯諭軍機大臣等經略大學士傅恆奏稱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顏以見眾人等語朕覽之深不以爲然展轉思之竟至徹夜不寐經略大學士沿途勤瘁諸事精詳秉心之堅定大槩可見此乃出於由中非徒爲大言者然經略大學士此行爲國事乎抑爲一身乎如爲國事則當思於事有濟使徒執一己之見而不計及國體並不計及朕躬是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險阻如此川省疲憊如此早於今秋降旨以萬人交岳鍾琪料理更不必調派滿兵特遣重臣費如許物力矣奈無一人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高

具奏朕實不知彼地情形辦理至此籌畫周矣人事殫矣若夫成功則有天焉或上蒼不違絕其種類俾偷生窟穴原屬化外於國家何關輕重而強以人力抗天心其將能乎經略大學士非不明察事機深悉理勢者見酌撥帑項千萬有奇至動及各省留備銀兩已屬拮据即使國家府藏充裕而裕小民之脂膏捐士卒之軀命以供一人之必欲成功天下其謂經略大學士何是則朕必欲經略大學士之成功而不惜小民之脂膏不恤士卒之軀命矣天下其又謂朕何況經略大學士此番忠誠勇往勤勞盡瘁不惟將士人人感發凡內外大小臣工孰不欣動孰不欽服即萬一不能擒醜虜得窠穴而既有斬獲亦得謂之成功何不可見眾人之有儻必存過甚之見直是專爲一己轉無以見眾人即朕亦無以對眾人矣揆之事理岳鍾琪得土兵千人尙能稍振聲勢以經略大

學士之壯猷滿兵之驍勁何堅不摧果能克取賊巢擒獲渠酋固可全勝否亦必殲其逆黨躡其要地奪其堅碕彼必恟懼乞命乘此機會因而撫納亦足以振軍威而全國體在巒夷絕微控制之方止應如此若再有遷延不思轉計究將作何了局一至四月以後暑雨毒淫滿兵必不能堪綠旗兵丁於內地尙有兇斫毆官之案而令其久役荒菁暴露經年人情之變何所不有經略大學士所領滿兵幾何遠隔窮山甯無顧慮且如經略大學士所見堅確不移於事有濟乎否乎於理當乎否乎於么麼小醜值乎否乎經略大學士必當遵朕四月初旬以前之旨亟圖遠算通盤籌畫速行具奏朕必俟經略大學士奏到始釋懸切如仍持前見朕不待至四月必降旨召經略大學士及舒赫德還朝以軍事付策楞承辦君臣之閒自有情意股肱心膂一體相關經略大學士平日在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喜

朕前休戚與共爲何如者以朕此時之懸切知經略大學士必夙夜勤拳思所以體朕心而慰遠念著詳悉傳諭知之○署松潘總兵哈攀龍奏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弟良爾吉大朗素小朗素雖同一投順但大朗素小朗素係因見良爾吉霸殺欺兄賣主謀逆心懷嫉憤仰望輸誠良爾吉則見官兵已入美諾始畏罪來投小朗素隨馬良柱攻江卡又隨任舉攻腊嶺俱有戰功後與良爾吉合兵見良爾吉心懷異志即託病回巢至良爾吉隨員國良攻克空卡卡撒等處雖亦有微勞然聞馬邦官兵失陷遂心懷反覆臨陣不前驕縱土兵不聽約束更傳聞有云綽斯甲土兵對敵時不下槍子又暗與金酋餽糧助藥等事臣曾面稟督臣張廣泗不加查察以臣愚見莫若將良爾吉權且安置卡撒羈縻其身使不得透消息俟事竣治罪該部土兵仍令小朗素管領撥歸馬良柱部下

聖策報聞○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金川用兵定不可過四月初旬之期朕已屢經傳諭今晨恭請 皇太后聖母萬安蒙詢及此事朕以經略大學士傅恆所奏如不成功無顏以見眾人之語陳奏皇太后懿旨經略大學士傅恆此見實為太過經略大學士傅恆此行原為國家出力非為一己成名如為名起見豈有國家費如許帑項如許生命專以供一己成名之理况退縮貽誤者朝廷既治其罪而經略大學士傅恆忠勇奮發勤勞任事如此何不可見眾人之有且人事既盡成功與否則當聽命於天若天意不欲殄滅醜類人力何可強違經略大學士傅恆之出力期於國事有益也必謂不能成功即不可見眾人試思果如所見於國事有益乎否乎自宜遵奉朝廷前旨為是朕思 皇太后諭旨聖明洞悉事理益覺經略大學士傅恆所見之偏於建功立業也然以朕親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 夏

皇太后之意亦非止為經略大學士傅恆而發乃為朕躬宵旰焦勞仰座 慈念也可將此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令其敬體懿訓以慰朕懷至進兵取道自應直趨黨壩彼處勒烏圍較近兩酋見聚於此安知非天意留以待經略大學士之成功耶勒烏圍既得刮耳崖自可傳檄而定卡撒雖屬緊要但始之可進之路皆為誤國者所僨事以致賊知防範凡可進之路今皆堅礮林立險峻逾常賊兵精銳所萃大兵不可久頓應分滿兵二三千人交傅爾丹或酌派烏爾登等協助在賊酋知我大兵已趨黨壩必撤卡撒之眾盡銳抵禦彼時我兵乘卡撒空虛攻其無備是亦出奇制勝之一策若因岳鍾琪先在黨壩聲威稍振經略統兵前至似與之爭功又或因卡撒進取較難不當舍難就易此等見解俱不必存經略大學士統攝全營眾人之功皆其功眾人見知於經略大

學士即可見知於朕岳鍾琪亦必樂於經略大學士麾下奮勉效力即傅爾丹一舉成功亦皆稟承經略共策殊勳何分彼此用兵本非王道斷無舍易就難之理原應攻取搗虛以正合以奇勝關智而不闕力若必為所難乃一夫之勇大將當不出此朕若早知川省物力疲敝地方險阻實不肯為此舉而此番料理已未免有類孤注矣如四月初旬已能攻困勒烏圍全勝止在呼吸自無虧一簣而棄前功之理否或連陣克捷大挫賊鋒亦可收局儻仍不過在卡撒黨壩開延觀變則勞費無已勢將難繼今各省撥協錢糧已動及留備而部庫所存通計僅二千七百餘萬若遲至秋冬則士馬疲憊餉繁難此二千七百餘萬者且悉以擲之蠻荒絕微設令內地偶有急需計將安出此朕四月初旬之諭所為諄諄也舒赫德職司國計並宜體悉一切留心其軍前糧務關緊要見在奸棍私買餘米射利一案經兆惠等參奏經略大學士自不必分心及此惟知會兆惠等令其實心查察嚴飭官商無致滋弊可耳○丙午大學士九卿議前奉旨酌定守令久任之例臣等以各省所定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繁簡之處未允又直隸州知州向不歸部選應分別更定請交各省督撫妥議今據各該督撫陸續將員缺詳酌更定具題除將改歸部選各員缺即照所請註冊外請嗣後應題缺出必本任內歷俸五年以上應調缺出亦必本任內歷俸三年以上方准揀題如無合例之人即請旨揀發至於優敘鼓勵之法請令該督撫每年察訪各屬將會經升調各員在任又滿三年才守兼優政績卓著者保題到部註冊准加一級俟其任滿六年果能稱職保題到部知府加副使道銜直隸州知州加知府銜知州加同知銜知縣加通判銜註冊候缺題升即有降

革留任之案非例有展參者均准題升帶於新任若有降調即照加銜查銷又直隸州知州向無在部候選之人今各省請歸部選者共十六缺請於六部滿漢主事內各堂官揀選保送吏部引見記名歸於雙月滿漢輪選至外省應補直隸州人員到部歸於單月補用從之○戊申命四川發常平倉穀平糶○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八年

庚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澂蕃恭校

乾隆十四年己巳春正月庚戌朔諭元旦天氣清朗旭日融和羣情欣豫定卜今歲如願經略大學士傅恆已抵軍營除夕申刻接奏摺惟時朕已封筆此 皇祖 皇考成憲經歲惟此片刻之間所奏揀員辦理糧運即自行酌定朕於夜分封筆後亦未嘗稍閒也○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略大學士傅恆奏稱卡撒一路尤為險要請親身督軍若與岳鍾琪共駐黨壩恐未免轉滋顧忌非其所願不若將此一路添調重兵專委岳鍾琪辦理等語經略大學士所見未免慮之太過朕前所降諭旨早為籌及業經詳悉指示經略大學士接到自能領會朕再三裁酌地有平險勢有難易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與其致力卡撒邀不可必之功徒挫士氣究難進取不若經由黨壩一路避奇險之堅稠乘可用之兵力尚可連獲勝陣殲醜執誠以為納降奏凱之地至岳鍾琪不免顧慮私情經略大學士至彼開誠布公自能感動但既有此情形不若明降諭旨令其釋然於中協力共濟於事更為有益經略大學士宜體悉此意所有諭旨一道著交經略大學士閱看於應發時即行頒發俾岳鍾琪傅爾丹一體遵照○諭大學士傅恆奉命經略軍營一切機宜悉聽調度朕觀番境情形大兵自當徑由黨壩一路攻取著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統領提督岳鍾琪督率官兵剋期進剿迅奏膚功其卡撒一路亦屬緊要應酌分滿漢官兵數千交內大臣傅爾丹相機辦理收特角之效岳鍾琪等身膺軍旅重寄各宜稟承節制協力和衷共建殊勳以副委任○諭朕閱經略大學士傅恆屢次奏報

番境道路奇險軍行艱瘁朕知經略大學士乃自請督師之人所
奏實不過十得其五然即此而觀則人力之難施大槩可見從前
訥親張廣泗若將此等情形據實入奏朕必早有裁酌何至勞費
若此此固朕上年運度駁雜所致而蒙蔽之罪伊二人實已不容
於誅矣且如天赦班攔等處羊腸鳥道備極險巇經略大學士惟
躬親跋履乃深悉其難而訥親則肩輿牽挽鞭撻騶卒以爲笑樂
宜其視若尋常耳但經略大學士密奏撲礮終非長策應另爲籌
辦朕思賊番據險負隅凡屬要害俱有堅礮撲礮而外更有何計
訥親張廣泗之罪實在欺蔽偷安種種乖張至於驅兵撲礮似未
可以爲非朕前亦曾密諭欲令索倫兵善登山者潛繞賊礮之後
攻其無備或竟攻其巢穴中堅使賊棄礮內顧惟此一策或尙可
用然亦險著未知果能奏效否况據稱大金川地方處處俱有礮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二

樓可見番境築礮自古爲然此乃天造地設以爲羣首窟穴即得
其地亦不能盡行毀撤經略大學士昨在小金川暫駐籌辦未知
所籌辦者若何又有抵營通盤籌辦妥協然後進取之奏經略大
學士意中欲作何籌辦附便詳悉奏聞至稱小金川番人迎接時
其恭順不及瓦寺沃日朕思瓦寺沃日與內地切近向化是其本
心小金川較遠原係化外蓋亦天然界限所以古稱蠻夷荒服以
不洽洽之經略大學士留兵在彼彈壓想確有所見不專爲米糧
火藥也此事屢經貽誤從前馬良柱連有克捷若益以三千人早
可奏功而張廣泗不與此一誤也張廣泗分兵十路措置乖方不
能乘機前進此二誤也訥親身圖安逸不能鼓勵士眾又不將實
情入告此三誤也用兵何事經此三誤賊酋轉多三番抵禦又不
知增置堅礮若干更難措手經略大學士昨奏比初辦更實事之

語甚是朕在數千里外固不能深燭其難是以又有此番料理經
略大學士未履其地亦無由深知其難是以力請親師今朕已洞
悉形勢決意收局經略大學士目擊身親所見甯不相同朕前調
遣滿兵本欲一舉制勝邇來揆理度勢前所論四月初旬之期更
不可再有游移計大兵全數抵營尙不出二月有暮春而月之功
自可奏王師三捷之效經略大學士奏稱俟至四月容臣奏到然
後頒發班師諭旨朕已於前諭詳示至三月杪四月初如十分得
其七八自當毋惜一簣之勞若僅得其半即宜於威武振揚之時
納降順撫善圖竣事迨各營整隊分撤以次徐行辦理亦須經月
已在仲夏暑雨之時矣至前諭分設武弁駐守勒烏圍刮耳崖若
三月內果得勒烏圍刮耳崖尙須斟酌若不能則但以萬人令岳
鍾琪坐鎮爐地防禦自足綏輯蠻徼朕熟計深思無逾於此再經
略大學士所奏岳鍾琪具稟一摺深中肯綮勞三所帶第二起官
兵遲滯不前雖已行文督催究不知何日抵營各起滿兵於何時
全到彼中形勢窄偏難容多人滿兵若已敷用即可及時進討其
遠地如雲南甘肅之兵應計其能於二月內到齊與否若能到催
其速到未到者俱應照湖廣之例速撤停止縱中途道回較之緩
不及事徒勞往返者尙可少節糜費著傳諭經略大學士傳恆及
尙書舒赫德知之○壬子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新正令辰恭迎
皇太后聖母慶典內廷春燕仰蒙 慈諭經略大學士傳恆忠誠
任事爲國家實力宣猷皇帝宜加恩錫封彼以公爵以旌勤勞欽
承 恩訓深愜朕心但封公之旨應俟奏捷到日頒發著先行傳
諭俾知 聖母厚恩在經略大學士素志謙沖必將具摺懇辭此
斷可不必經略大學士此番出力實爲國家生色朝廷錫命褒庸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三

止論其人之能稱與否豈必犁庭執馘方足稱功即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亦因其勤慎翊贊封爵酬庸何嘗有汗馬勞耶若經略大學士因有此恩旨感激思奮不顧艱險必期圖所難成抑或避居功之名必欲盡掃蠻氛生擒渠首方馳露布而凡有克捷槩不具報皆非朕所望於經略大學士者經略大學士即不具奏舒赫德亦應一一據實奏報總之馳報軍情宜於頻速必朝夕相聞瞭如目視方足慰朕懸切朕前諭四月初旬為期乃再三審度更無游移用兵原非易事何可逞人意以違天意耶經略大學士試思在京辦事之時識見才力視朕何如今朕意已定自當遵旨而行况經略大學士即能成功亦皆眾人之功朕降此旨所以擴充經略大學士之識量使盡化一己功名之見耳一切機宜連日所降諭旨俱已備悉惟望經略大學士仰體 慈懷欽承渥澤諸凡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四 慈懷欽承渥澤諸凡

從長妥辦俾國家軍民均有裨益朕實幸焉○諭今日閱班第所奏川省夫馬錢糧拮据之狀及舒赫德所奏直隸山陝一帶地方情形朕心深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辦理至此豈非前諭所謂命運使然者耶然總因從前在事諸臣並無一人據實入告朕實不知其難即經略大學士傳恆在朕前時亦不知其難近經朕悉心訪問經略大學士又身履番境班第等亦稍稍數陳朕始悉其險阻困憊舉屬創聞非意料所及若不早為轉計日引月長勞費無已非惟川省民力難支即沿途各省半屬邊境騷動可虞而部庫帑項亦將不繼國家亦無為變微一隅耗竭物力不復顧惜內地之理况此種番蠻乃伊古以來所有上天並育並生原置之化外聽其涵衍卵息豈能草薙禽獮盡絕種類亦豈能法繩禮縛悉就羈縻若必以中國之治治之是以人力而抗天心也夫理之所在

臣不能違君子不能違父人願可違天乎天不可違則成功豈能豫必朕目前實不敢存盼望成功之意矣經略大學士抵軍相機籌度滿兵務催令到齊遵朕前諭直趨黨壩以副三月初旬之期若能攻克勒烏圍擒取賊首固所深望而不敢必之事縱稍遲旬日勢難中棄不然督率士卒摧鋒前進或連得勝陣俾其震懼乞命因而撫之亦足收局夫以岳鍾琪所將士兵數千鼓舞驅策尚能奪地殲醜况經略大學士親提軍旅信賞必罰其取勝自在意中以地利言之黨壩去賊巢較近地勢稍寬而卡撒堅礮林立且係前此失利之處若因避岳鍾琪分功之嫌而以任難赴險為勇設令頓刃懸嚴軍威少挫將何以為班師之地於此事究復何濟是以朕熟思審處計無逾此經略大學士躬在行間深籌勝算即有奇謀異策亦當無逾於此在經略大學士忠勇奮發立志滅賊非犁庭執馘無以快意但自朕思之亦何必為其已甚此番自出都以及抵軍夙夜勤勞心堅金石籌辦庶務明敏周詳已足為國家宣力為朝廷增色詎待繁莎羅奔耶卡之首獻俘闕下方可稱功耶至班第卓爾奏稱努三所帶第一起滿兵於正月申旬可到軍營官兵行走原定五百一起五日全行今可趨為四日以五千七百人計之按站計程須得五十日是各起滿兵到齊即毫無阻滯亦必在二月半以後其綠旗兵又須在滿兵之後非五六月不能到齊若必俟到齊則遷延時日轉盼逾期虛費費糧誠屬無益今既已定期四月初旬則此等綠旗未到之兵如三月半不能到者即應撥停是以昨諭舒赫德令將雲南甘肅之兵計算日期酌量停止但事難遙度如軍前仍有需用經略大學士即知會舒赫德班第令其遵照調遣不必拘泥究之事有難為功有難

就兵亦人耳以之撲砌徒致傷生豈遠得志而賊之要害俱築堅
砌舍此又未必有良策之可施則緣旗官兵之用否正宜斟酌毋
謂調遣已至中途前功可惜遂遷就之也○命山東巡撫備造
周公廟及四氏先賢廟祭器○癸丑諭大學士伯張廷玉 三朝
舊臣襄贊宣猷敬慎夙著朕屢加曲體降旨令其不必向早入朝
而大學士日值內廷寒暑罔問今年幾八表於承旨時朕見其容
貌少覺清減深為不忍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傳尙當珍惜愛護
况大學士自 皇考時倚任綸扉歷有年所朕御極以來弼亮寅
恭久遠一致乃勤勞宣力之大臣福履所鍾允為國家祥瑞但恭
奉 遺詔配享 太廟予告歸里誼所不可考之史冊如宋文彥
博十日一至都堂議事節勞優老古有成謨大學士紹休世緒生
長京邸今子孫纒膝良足娛情原不必以林泉為樂也著於四五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六
日一至內廷以備顧問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隨意安居從容几
杖頤養天和長承渥澤副朕眷待者俊之意且使中外大臣共知
國家優崇元老恩禮兼隆而臣子無可已之日自應鞠躬盡瘁以
受殊恩俾有所勸勉亦知安心盡職○丙辰諭經略大學士傅恆
奏報小金川土舍良爾吉漏洩軍機蔑兒奸狡罪惡貫盈已於十
二月十一日在軍門梟示土婦阿扣於二十二日在美諾正法梟
首傳示漢奸王秋擊赴卡撤俟審明處以極刑其二子亦俱即日
伏法等語前據張廣泗力言良爾吉王秋不可輕動恐致滋事且
於擊問時向鄂實稱侍衛此行我止謂來辦良爾吉之事此事斷
不可辦如欲殺良爾吉阿扣王秋非先殺督臣不能張廣泗之始
終庇護良爾吉等如此卽軍前諸人皆明知其罪而疑畏不敢先
發今經略大學士傅恆甫至軍營卽不動聲色取兩年通寇如檣

豚豕以快人心而儆番眾非謀猷明斷識力堅定曷克臻此卽
此已當優敘但經略大學士傅恆於從前議敘之旨見在具摺懇
辭若此仍交部議敘無以善全冲挹之美且前因出口步行勤勞
過甚所賜雙眼孔雀翎想接到時亦必謙讓未敢今卽以為經略
大學士此番酬庸之典如仍執意謙讓是乃不遵朕旨達爾黨阿
舒赫德亦必力勸方是至王秋以王者師王者賓名其二子此卽
與邪逆夏如春等無異漢奸心懷不軌造言生事大率類是各省
督撫平日必當留心凡涉此等名目卽係叵測之徒卽應嚴行查
察究處不可視為泛常著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經略
大學士傅恆所奏辦理良爾吉阿扣等一事不動聲色使奸黨卽
日伏法殊足為快此數人皆賊酋心腹今既翦除彼必膽落而羣
賊咸知震懼誠為蕩寇先聲但伊等究係內地所派領兵助剿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七
人就縛尙易然亦幾經籌畫加意戒嚴始得執而戮之未可因此
而輕視沙羅奔耶卡聖人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軍務一切防範
務宜嚴密持重若謂此卽擒滅賊酋之左券朕實未敢自許也經
略大學士所奏俟四月底奏到請旨班師此言非是以程站計之
奏摺往來定須而月如四月底具奏則軍營奉到諭旨已是五月
之杪經略大學士還朝當在六月以後各路滿漢官兵陸續回營
近者在六七月遠者在八九月其閒勞費豈可計算目下滿兵甫
經抵營自無遠行遣回之理如四月初果能圍困賊巢成功雖非
旦夕可畢而既已有可指望卽延至四月底五月初尙不為過不
然或得一二陣連勝俾賊首窮蹙乞命卽可因勢納降尙不失為
識時務之俊傑否則日引月長帑項何能為繼戶部每年所入及
從前動撥軍餉經略大學士素所深悉今部帑動撥既多外省不

敷協濟已動及留備不得已而開捐為一切權宜之計籌辦至此
具有苦心而經略大學士所奏臺站添派綠旗兵丁侍衛官弁等
拴喂馬匹芻糧供億實屬浩穰即使成功迅速而奏凱言還諸路
官兵陸續退撤馬匹陸續回營途次支應不減去時有限之儲蓄
何以供無窮之耗費此四月初旬之諭朕展轉思之計誠無易於
此再亦無可游移况川省連年困於徵發民力實勞憊不支見據
班第奏瀘州道署前有印信硃標告示一張皆大逆不道之言等
語此等奸棍藉端搖惑在他省如夏如春等類亦所常有雖旋即
伏法不足為害而地方究宜安靜川省軍興旁午民苦勞役奸民
易於煽動內地深為可虞經略大學士傅恆躬履其境必已洞悉
情形看來去年此番辦理竟是錯誤朕今實悔之止因辦理至此
勢難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備倖萬一成功然亦所謂飾非文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八

過之舉耳若去歲秋冬之間但將訥親張廣泗二人治罪以萬人
授岳鍾琪駐守打箭爐不作此番調遣內地小民尚可早為甯息
亦不至費今日如許籌慮矣內地民力亟宜顧恤不可不思慮豫
防又班滾一事屢諭不必辦理蓋係已結之案即金川事竣亦無
庸置問若一經查辦至速亦須旬日所費又將不貲何必增此萬
廉况前次傅爾丹奏羅於朝與革松結商通俄木丁誘致班滾在
彼時或萬一可望今見良爾吉伏法彼亦具有知覺豈敢復以身
試其必不能誘致可知羅於朝之罪尚不至於軍法從事伊係內
地將弁仍應遵旨擊解來京交部定議以結塵案朕於此事西顧
懸注日夕焦勞此次於亥時接到經略大學士奏摺辦理已過三
鼓良以經略大學士勤勞於外朕中宵高枕心實有所不忍耳可
傳諭經略大學士並舒赫德知之○丁巳諭向來命將出師必有

參贊此定例也今經略大學士傅恆奉命督師內大臣傅爾丹尚
書達爾黨阿舒赫德總督尹繼善策楞俱著參贊軍務經略大學
士傅恆調度一切機宜和衷採納務期籌畫萬全於軍旅實有裨
益尹繼善策楞未能在任著傳諭巡撫陳宏謀署撫班第於地方
一切事宜並臺站供億留心查辦○諭軍機大臣等番境之難乃
天生奇險以為阻障窟穴自朕度之此事實應早為轉計從前
聖祖仁皇帝三征沙漠究未親擒噶爾丹是時諸將無不銳意俘
馘 聖祖仁皇帝因輓運稽遲不得已下詔班師其事載在方略
因命鈔出寄看夫以 皇祖之神明英武當時文武大臣之智謀
勇略滿兵之驍健果銳尚不能得志於平坦之沙漠卷旆而還豈
非限於地遠勢有所不能乎今經略大學士自問一己之韜鈴若
何同行參贊諸人之籌策若何滿兵之力量若何願欲強其所不
能圖其所難得耶 皇祖之英武超冠千古至於薄海內外無不
仰頌亦由 聖心知進知退洞悉機宜能忘一己之成見俯納羣
言歸於一是實 大聖人萬全無弊之道可以垂法奕禩子孫臣
庶皆當效法以朕所見既知番境之難即當見險而止經略大學
士接到朕連日所降諭旨定必悉化成見循理度勢熟籌長策慰
朕懸注經略大學士遠勞於外朕固時為馳念然亦不專於此蓋
國家經費不可不節民力不可不恤而川省之險遠疲困不可不
思慮諒朕所見者遠所全者大著詳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
並傅爾丹達爾黨阿舒赫德尹繼善策楞共體此意○裁左春坊
滿漢左諭德二缺○以瑚寶署陝甘總督○朱定元休致以葉一
棟為左副都御史○吏部議奏班第身任封疆貽誤軍行應革職
得旨班第著革職仍署理四川巡撫效力贖罪○甲子諭金川用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九

傳諭經略大學士並舒赫德知之○丁巳諭向來命將出師必有

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邊兇暴綏輯羣番並非利其民人土地而從前訥親張廣泗措置乖方屢經貽誤是以特命經略大學士傅恆前往視師熟察形勢相度攻剿經略大學士傅恆奉命以至抵軍忠誠勞勩超出等倫其辦事則鉅細周詳勤奸則番蠻懾服整頓營伍則紀律嚴明鼓勵戎行則士氣踴躍且終宵督戰不避風雪擊礮奪卡大著聲威誠為仰副委任朕思最爾窮番何足當我師顏而機政重大部務殷繁諸大臣皆為此一事馳驅經營經略大學士傅恆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素深倚毗豈可因荒微小醜久稽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即擒獲渠魁掃蕩巢穴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經略大學士傅恆著即馳驛還朝尚書達爾黨阿舒赫德各有部職亦未便久曠總督尹繼善統制全泰邊防綦重著一同回任所有軍營一切事宜交與該省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等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十一

儘見在兵力足以調派即傅爾丹尚有滿兵在彼亦應暫留殫心籌畫妥協辦理以竣軍務○諭軍機大臣等朕思用兵一事總係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形勢定計撤兵另有諭旨寄發召經略大學士傅恆還朝計此旨到日經略大學士抵營已四十餘日番境所有可進之路自必熟悉而所帶京兵及各路滿兵至者約有三千餘人見在尚乘夜攻礮則滿兵亦必已令其及鋒而用利鈍之勢當已較然果能克捷漸進逼近賊巢成功實有指望此旨不妨暫留稍待時日或此四十日中續到兵多而經略大學士辦理又有就緒功有可成即即回此旨亦無不可如堅礮難破尚徘徊卡撒脂嶺之間即稍進而離賊巢何遠則遲待亦無可望足見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天險非人力可施用兵之道在知彼知己滿兵雖屬驍勇而所長乃在騎射平原曠野實可以一

常百若以攻礮則石難飲羽長技舉無可展即據奏石卡守禦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攻之止斃其半而土兵綠旗死者已十一人傷者至七十餘人若以百人戰一賊則賊徒三千當用三十萬眾有是理乎卡撒脂嶺堅礮如此即予以一月之功未必能克勒烏圍刮耳崖險必更甚即有坦道可以直抵勒烏圍刮耳崖而賊巢仍是堅礮舍攻礮更有何策二千餘斤大礮安能運往施用况懸軍深入歧徑莫測設伏斷後種種可虞險著詎宜嘗試用兵原非易事但可希冀成功勞瘁自所不惜不然則以身所目擊萬無可望之舉欲違其本心勉強從事雖愚者亦不出此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豈宜固執成見結為癡想今朕所降諭旨名正言順實經再四籌酌見其確不可移經略大學士遵諭而行於國家已為有益於顏面已為有光况事無鉅細不能全求美善而遠近異勢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十一

中外異情直省辦理不如六部六部不如內廷此理易見何況蠻荒徼外何況軍務機宜又何况屢經貽誤難於措手之會而為所難為欲求快意其將能乎經略大學士乃國家第一宣力大臣贊襄機務所關甚重早還一日早辦一日之事即達爾黨阿舒赫德等亦各有部務豈容久曠從前準噶爾用兵僅委一二大帥金川小醜何值聚如許大臣與之相持經略大學士整理營盤欲變綠旗風氣今既撤兵則營盤亦無所用而綠旗風氣非旬日可以整頓且亦安能以一人之力徧天下之綠旗而整頓之耶况人情勞苦則怨生經略大學士徹夜督戰固由受恩深重圖報心殷不知其然而然即朕意亦謂理當如是然他人受恩舉能如經略大學士乎大臣或猶知大義然大臣中即有受恩最重而已成負恩者何論隨營員弁又何論士卒今無故而驅之鋒鏑之下其有功可

圖者尚踴躍爭先若確知其必不可成而使之捐軀命冒矢石其誰甘之即岳鍾琪之在黨竊奏報多不據實亦因勢處至難無足深責且此事錯誤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所謂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早圖則將無及乘此收局猶為未晚若更日引月長無所底止何以善其後部庫帑藏內地民力皆所當惜經略大學士獨奈何明知錯誤而遷就之且 孝賢皇后念經略大學士手足至親教導成就恩意篤摯朕亦因 孝賢皇后諸弟中能如此忠誠任事殊不易得是以優加眷遇今 孝賢皇后服紀已及小祥經略大學士理應奔赴行禮此旨月內可到若二月初旬起程尚可屆期而至經略大學士甯或忘之耶營中諸事可交與傅爾丹策楞令其次第籌辦因勢納降此事原不值經略大學士親身料理交與伊等承辦更為得體其滿漢官兵當陸續撤回各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二十九年 十三

整隊伍分起就道酌令岳鍾琪帶兵駐守打箭爐達爾黨阿舒赫德亦一同回任經略大學士在營行師節制皆眾人所親見回京後傅爾丹烏爾登等自可循照辦理如不能妥協各有攸歸朕此旨原為收局傅爾丹等當知領會如策楞尚未抵軍經略大學士中途相遇亦當以此意密告之此朕國家大計日夕懸注經略大學士不速還不可並非欲經略大學士之前進而以此相激經略大學士如存此見是不以誠心視朕誤更甚矣朕前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惟當理而切於事機者方可然孔子又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其理原互相發明若不論理之當否而謂在外即可不受君命是不明君臣大義而與不俟駕之言相悖矣從前訥親在營惟圖安逸畏縮諸事並不據實陳奏朕降旨令其回京因其本有思家之念自蹈罪愆耳經略大學士行走如此勤勞辦事如

此周到鋤奸如此妥協營伍如此整頓臨陣督戰徹夜露立風雪之中此豈常人所能堪特召還朝實出於朕心之不忍經略大學士甯不能深體朕意耶且番境情形人人共覩必不可再有遷延經略大學士及參贊諸臣共閱此旨以為於理如何於事勢如何悉心公議如於理勢尚有未合不妨據實陳奏倘無可疑議自應以遵旨為是蓋臣不可違君子不可違父乃天經地義之當然不遵朕旨為人臣者敢當此乎經略大學士在京師觀朕辦理諸事凡所豫料是否俱有先見之明若能切中窾要則此事之難易進止自不出朕之範圍經略大學士願可不熟思而深念之耶朕於今年正月初三日始定撤兵之計今日 皇太后聖母慈諭此即朕新運順暢之機適與朕前日向軍機大臣所諭符合實願大學士同此嘉祥也著將此旨並傳諭傅爾丹達爾黨阿舒赫德策楞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二十九年 十三

知之○諭前命侍衛鄂實齋旨交尚書舒赫德將訥親帶往軍前會同經略大學士審明於軍門正法續據富成奏稱訥親不進飲食臥牀不起舒赫德過甯羌時已交法保押赴川省等語訥親負恩誤國宜正典刑今心知情罪重大欲求自斃不得聽其倖免著傳諭鄂實如訥親向在中途鄂實即暫留成都催令訥親到日會同該撫潘臬及副都統等宣布此旨於該處將訥親正法鄂實仍赴軍營留住一二日即行回京若已過成都著速行押赴軍營遵照前旨辦理鄂實亦於一二日回京○丙寅諭經略大學士傅恆自抵軍營即誅渠魁克喇卡軍威大震賊酋窮蹙求降經略大學士志期殄滅種類欲俟各路兵丁齊到一舉蕩平不肯允降朕思蠢爾窮番何足汗我斧鑕既已乞降允宜網開三面且經略大學士心膂重臣久勞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已降旨召令還朝贊襄機

務所有納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隨宜酌辦內大臣傅爾丹暫留統
領滿兵陸續撤回其各路滿漢官兵未抵營者於所至之處著
第紀山高越知會統兵官弁令其按起仍由原路回營不必前進
沿途督撫仍照去時成例一體妥協照料供應毋得玩視著傳諭
直隸山西河南陝甘雲貴各督撫並西安將軍成都副都統知之
至大兵既經撤回軍糧亦無庸輓運著一併傳諭班第兆惠高越
等令其酌量悉心妥辦錢糧關繫緊要毋得任聽運糧官役乘機
滋弊○丁卯諭經略大學士傅恆秉心忠亮勇略超羣自奉命以
來晨夕勞動辦理諸務妥協精詳一抵軍營即能申明紀律振作
士氣殲除奸慝屢克堅碉賊酋窮蹙乞命經略大學士傅恆志期
一舉蕩平不肯允降朕思蠢爾窮番何足汗我斧鑿宜宏解網之
仁以示如天之量已允王大臣等所議召經略大學士傅恆班師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十四
還朝其納降善後事宜交四川總督策楞辦理朕恭請 皇太后
聖母萬安仰蒙 垂詢朕以班師納降具奏欽奉 慈諭息眾甯
邊乃國家太平長策皇帝御極十有四年予從不問外朝政事上
年皇帝奏聞因係軍國重務時座予懷近見皇帝宵旰焦勞尤為
注切今既下詔撤兵實我大清國景運興隆億萬年社稷蒼生之
慶大學士傅恆忠勤宣力謀勇兼優成績懋著朝廷封以公爵用
示獎勵予心如是皇帝以為何如朕念經略大學士傅恆殫心為
國寶冠等倫超錫五等之崇班允協酬庸之盛典仰遵 慈諭封
為忠勇公銘勳册府光我邦家朕實嘉焉○諭朕前降旨將訥親
於軍前正法後經傳諭鄂實帶往成都會同地方官辦理如訥親
已過成都即催赴軍營照前旨辦理今大兵既撤不必前往軍營
著於此旨所到之地如係府縣仍即會同該地方官將訥親正法

儻無官員之處鄂實即係欽差竟行宣旨正法後告知經略大學
士忠勇公傅恆尙書舒赫德可也○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金川撤
兵一事前兩次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示以朕前後所降諭旨及
軍營奏到情形令其各出所見具議以聞據伊等合詞公奏僉稱
揆理度勢撤兵之旨誠為允協朕復細加體訪中外人情並無異
議且有謂閭巷之人咸為欣悅者此事朕志先定絕無游移又復
詢謀僉同足見理勢當然確不可易惟是昨接經略大學士忠勇
公傅恆初九日奏摺內仍有成功不成功回來俱不必論之語與
前奏所謂心悅誠服殊相矛盾已經明切指示想能體悉朕意星
馳赴闕且大兵停撤無可展布亦無可繫戀矣經略大學士所奏
固由報國心殷務期殄滅渠魁以快初志或亦因訥親命即歸
經朕譴責以此為鑒則可不必經略大學士此番行走之勤勞辦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十五
事之勇往陳奏之據實視訥親之偷安高傲蒙蔽欺飾者相去霄
壤朕於臣工功罪賞罰出於大中至正經略大學士此番不特朕
嘉其實能宣力實足報恩試問之軍營將士皆以為視訥親何如
即返而自思亦以為何如殊不必更為此慮矣且據守備楊自功
周郁稱賊寨周圍約三四里石牆七八尺多厚四五丈高內有礮
房十餘座等語如此堅碉豈易攻克無論沿江仄徑不能直抵賊
巢即使竟達刮耳崖將坐困石城之下進退無據更不知成何等
大不順意之事此中峰直壓之策知經略大學士出於無可如何
而意中亦未必自謂萬全妙算儻仍欲僥倖有成豈非大謬經略
大學士更不必以未擒莎羅奔即卡未破勒烏圍刮耳崖為歉蓋
金川用兵不出於冒險則出於因循因循則糜餉老師耗竭元氣
固失之不及而冒險則奮不顧身民命國儲輕於一擲又失之太

過猶不及於國事無益有損均耳今經略大學士將彼地情形據實入告朕酌定罷兵之策俾內地民力得以休息部庫帑項得以撙節養和平之福培萬年之基其功視傾巢殲醜輕重為何如耶至撤兵各事宜尚須詳悉經理經略大學士既遵旨即日就道不必留辦可一一交策楞博爾丹等令其酌量次第分布務合機宜如馬良柱帶兵暫駐小金川岳鍾琪駐守打箭爐朕前所指示者不過大槩至一切防範均宜隨時料理期於周密臺站照舊安設軍營事宜照舊開日奏報一次俟有就緒或三四日或五六日一次以漸而減朕心懸注必俟諸大臣俱回至成都後始可釋然再連年用兵以來所費軍需銀兩米石實為浩繁其中難免浮冒侵漁諸弊經略大學士可諄屬舒赫德策楞徹底清查俾歸實用毋任濫銷又雲貴督撫等會奏派雇長夫背運軍裝一時趕辦不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六

及一摺雇夫遠涉勢所難行今既撤兵自可毋庸置議然辦理之拮据即此可見知難而退知過而改乃所謂不遠之復若成見不化必欲為所難為如前所陳由中峰直壓賊巢之策必至不可收局是迷復矣經略大學士奈何以盡善盡美之事為未嫌而轉圖萬無一成功耶經略大學士又奏陝省官民即有疲玩之習川民凋敝不由用兵等語此亦經略大學士備於必欲成功故如此立說其實此番用兵不獨川陝疲敝即各省亦不免於騷動直隸河南山西大兵經過支應固屬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價昂貴亦由川米不到何況川陝頻年供億甯得謂凋敝不緣用兵此豈由衷之言果爾則是昧於事理直是糊塗矣但觀過知仁經略大學士實欲為國家宣力則此心可以共諒耳今惟遵旨迅速還朝其他槩可勿問儻徘徊不前將擁重兵於外欲何為耶張允隨

等摺並鈔寄○壬申以拉布敦為工部右侍郎由副都御史金相奏一各道御史稽查各省事務宜徹底分濟以專職守一照刷卷宗戶部三庫月摺與各衙門支領原案既按月交江南道磨對應將每年送刷上年支領給發原摺原案停止一呈進經史人數多寡不齊請先翰林次詹事次六科次各道周而復始一三品以上降革開復宜令吏部每年查明彙題得旨金相此摺著大學士會同都察院議奏至進呈經史一事朕初意欲博綜古義廣挹羣言以成執兩用中之治且可因言觀人究悉諸臣學識之高下心術之真偽其有關入時政於事理未當者開加訓飭自舉行以來諸臣按日奏御朕一一披閱十餘年於茲矣所稱洞達天人發明道奧者亦殊不槩見茲據金相奏稱分班進書人數多寡不齊請均勻輪派則是以進書為煩苦朕前亦聞有此論而不信今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七

金相既顯有此言是諸臣未必不各有此見且已行之十餘載漸成故套進呈經史之處著停止所有積年留存諸摺著南書房翰林擇其有裨經義政治者著萃成編用廣中祕之藏朕將親覽焉○丙子諭據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稱番眾震我兵威且糧食將盡屢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稟哀懇經臣開誠曉諭十五日又遣伊頭人來營並送還搶去綠旗兵三名觀其情詞懇切窮蹙似係實情因諭以莎羅奔耶卡若親縛赴轅貸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誠仍抵賊窟將二酋帶入內地還朝獻俘等語朕思番酋本屬化外無足深較而馭番之道惟當開示恩信使之弭首帖耳革面革心庶足綏靖蠻氛永無攜貳今莎羅奔耶卡面縛歸誠在經略大學士傅恆受鉞專征志期執敵但既對眾曉諭許以不死若勢之權車獻俘闕下法當懸首藁街縱賊酋罪無可赦而羣番環視

且畏且驚不若昭布殊仁網開三面著於諭旨所至之處會集文武大小官員宣示綸音解縛釋放並遣弁兵押送回巢布告羣番令知王師有征無戰降者不殺信義宏孚恩威並著包含無外邊徼由此永甯經略大學士傅恆宣力嚴疆成績茂著宜加優敘以示渥恩今據繳還封公諭旨瀝情懇辭國家酬庸晉爵令典攸昭五服五章非朕所得而私亦非經略大學士所得而辭且綸音所宣風行海寓久頒成命未便收回經略大學士傅恆其勉遵朕旨式克欽承還朝襄贊以副倚毗著將此旨一併曉諭中外原摺併發○丁丑南掌國王島孫奏進牙象

二月己卯朔諭皇后親蠶典禮經朕降旨若遇不行親蠶之年遣妃內一人恭代前因內閣禮部會議冊立皇貴妃禮儀一疏復經降旨冊封典禮於本年三月後舉行其親蠶禮俟正位中宮後該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十六

部照例奏請今據禮部奏稱本年三月內先蠶祭期請照例遣妃致祭此於禮意未協夫妃所恭代者代皇后也有皇后則妃可承命行事皇貴妃未經正位中宮則親蠶之禮尚不當舉行何得遣妃恭代應照皇帝不親行耕藉順天府尹致祭先農之例於內務府總管或禮部太常寺堂官奉宸院卿內酌派一人致祭方足以明等威而昭儀制該部即遵諭行將此載入會典○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月初三日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到軍前情形諸摺朕披覽深為嘉悅賊境堅礪林立若仍蹈前轍徒事攻撲雖經年不能奏績經略大學士傅恆因有銳師深入從中峰壓下直搗賊巢之策再三執奏不已朕嚴切訓諭果能洞達事理翻然解悟而賊酋因我軍威大振窮蹙急迫屢遣頭人抒誠奉幣哀願乞憐經略大學士必令莎羅奔即卡面縛軍門繫之檻車獻俘

闕下朕以懷遠招攜降者不殺宏開三面活此一隅諭令振旅還朝納降之事交總督策楞隨宜辦理在經略大學士傅恆受鉞專征忠勇奮發志期遠寇振我皇靈是以決策長驅計圖一舉殄滅而朕覆載為懷涵育異類且據經略大學士傅恆將彼地險阻情形一一據實入告與從前欺蒙貽誤者相去霄壤朕得以備悉其難定計撤兵則此後之保全物命休養太和阜裕國儲甯謐邊徼者皆經略大學士傅恆之功其視殲醜馘敵者為尤大也國家晉爵酬庸封公已為優典若以經略大學士一片赤誠忠純體國豈尋常之析圭擔爵者可同日語耶所有封公諭旨應即祇領拜恩不得再行懇辭其前後所降諭旨並奏到諸摺著發交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公同閱看俾悉知經略大學士傅恆為國宣勞奮身殫力具有苦心共相效勉即朕之開導指示亦悉出於仁至義盡而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十九

始終籌辦此事揆理度勢務合機宜訓飭加恩無非為國體為政要初無假借無容心朕賜詩有云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蒙二語實足賅括用兵全局並我君臣之各盡其道心事俱為披豁矣○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稱審訊漢奸王秋張廣泗家人薛二供出張廣泗婪得小金川土司澤旺及已正法之賊黨良爾吉阿扣等金銀一案張廣泗以封疆大員身膺軍旅重寄需索內地屬員尚為不可乃藉端詐騙番夷金銀多賊貪污藐法玷辱班行貽笑蠻服莫此為甚伊既賊私鬪禁而查出貨產無幾必有巧於隱匿寄頓之處著將伊子張極等鞫交刑部並伊家人薛二亦著該督策楞解來京軍機大臣等會同該部嚴審追究定擬並傳諭各省督撫將張廣泗貨財產一體嚴查毋得徇縱遺漏經略大學士傅恆原摺及所錄供單示彙發交王大臣等閱

看○以玉麟為直隸按察使○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江西巡撫唐綏祖奏稱今值軍需旁午請於本任倡捐養廉銀一萬兩並傳同司道府廳州縣著令分別豫捐養廉解赴川省等語金川用兵軍需固屬浩繁但國家當全盛之時公帑所儲足敷撥濟官員養廉乃因事詔祿所以優體臣工用勵操守非可輕議捐扣如果經費不支朕何妨明降諭旨移緩就急今以一隅饋運遂至朕及外僚豈成國體唐綏祖身任封疆以私意小見妄行陳奏甚屬不合著嚴行申飭○丙戌諭朕撫御寰區救甯中外前因金川小醜致煩王師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奉命專征威信克著朕命納降順撫振旅還朝從茲邊境又安蠻氛永靖朕嘉績庸庸經略大學士傅恆已晉封公爵所有中外在事諸臣或馳驅遠徼宣力封疆或夙夜在公懋襄機政宜加顯秩用獎勤勞太子太保大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

學士來保著加太子太傅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大受戶部尚書舒赫德太子少傅四川總督果毅公策楞太子少保陝甘總督尹繼善俱著加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汪由敦著加太子少師吏部尚書達爾黨阿理藩院尚書納延泰俱著加太子少保其兵部尚書梁詩正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阿克敦工部尚書信勇公哈達哈並久膺委任歷著清勤亦宜一體加恩以昭風勸梁詩正著加太子少師阿克敦哈達哈著加太子少保○諭據長蘆鹽政麗柱奏稱大軍凱旋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官兵糧餉等項在在需用其撥協軍餉之各省歲支俸餉亦所必需請照康熙十四年之例蘆東每引增銀五分並請敕令兩淮兩廣河東浙江等省一體按引增課等語此奏殊屬猥瑣陋金川用兵供億固為浩穰但國家當全盛之時無論已經降旨允降班師即令尚在進兵

公帑所儲足敷數年之用不至拮据且康熙十四年增加鹽課原因開創未久三孽煽動兵連數省正供缺乏不得已而為之旋即復舊今時勢懸殊豈可援以為例其近日議復米豆稅額則全不為軍興而然蓋自免稅之初即有以利商而無益於民為說者朕念切民依堅持不允乃行之數年米價不惟不減且視舊益昂無分豐歉騰踊如故則其果為無益殆可槩見不若仍舊徵收以備賑恤優免之用朕尚慮復稅後奸商乘機增價或致病民特旨詢問管理關稅之人今據倭赫奏開徵一月有餘較前毫無增減足驗米稅復額一事洵為理勢之必當變通者朕辦理庶務悉斟酌時宜一出於大公至正豈肯稍有假借規小利而起迎合之端而眾人不能體會轉以其私利小見臆度觀望紛起言利豈朕而容聚斂之說得以行於今時哉昨有唐綏祖倡捐養廉之奏朕已降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

旨申飭令麗柱復以增課為請是羣情之不顧大體競思懸擬此風斷不可長若不加懲儆將來效尤波靡習尚日益澆漓閭閻不無驚擾麗柱著交部察議罷兵之舉斷自朕衷即此而觀非特民命國儲得以休養生息而於人心風俗亦大有維繫繫弓偃伯更何疑焉著傳諭中外知之○命鎔化軍營新造大礮鑄錢○命舒赫德策楞兆惠清查糧運○戊子諭據巡撫方觀承具奏會同侍郎梅穀成審擬陳其疑任內生員樊顯自刎一案陳其疑身為學政乃縱容伊子及家人書吏串通作弊誑騙婪贓藐法徇私莫此為甚陳其疑著發往軍臺效力贖罪○諭本月初九日酉刻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稱金川頭人阿申內附機有可乘棄之可惜懇展還朝之期初十日丑刻又奏奉到十六日諭旨敬謹遵奉於二十九日或初二日即行星馳就道納降之事交策楞辦理等

語如此方為明於事理能知輕重之大臣朕心深為嘉悅罷兵一事朕再四熟籌為國家遠大之計無逾於此蓋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使逆則討之順則撫之乃天朝控馭蠻荒之道且地居奇險人力難施搗穴攻碉多戕物命況盡有其地既未可列為郡縣歸為幅員則雖繁莎羅奔即卡之頸致之闕下不過戮二番酋何足輕重而取其地以與他番何如即撫此二酋使效順奉命朕初意猶不過欲乘其呼號請命因勢納降不謂其窮蹙若此恭順若此今據經略大學士傅恆前後奏報莎羅奔即卡屢遣親信頭人致詞獻幣稟稱果貸其死當為經略大學士建祠頂祝所約六條如不許再犯鄰封退還各土司侵地獻馬邦兇首繳出槍礮送還內地民人與眾土司一體當差一一如命且稱願較各土司分外出力是乃所謂革面革心而其望風稽顙不敢遽赴軍門者蠖蟻貪生之本念耳如此而必加以誅戮豈朕覆載包容之量所忍出耶王師不戰止戈為武威既伸矣功既成矣班師振旅允合機宜息事甯人貽厥奕禩何可惜之有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以東三省之遼遠悉徒萬騎而月而馳至四川誠昔人所云從枕席上過師者傳之史册休有烈光今非此番辦理先聲震疊軍紀嚴明攻勦奮勇則賊番挺其螳臂未必若是之厥角歸誠此經略大學士傅恆之功視獻囚執馘者為尤大也前此經略大學士傅恆屢以志期殄滅不肯遽歸為奏朕甚為懸切目下既經翻然就道朕不妨宣示初心蓋子不可違父臣不可違君乃綱常之大義召之不至勢無中立非捐軀不返則必以違旨得罪夫以朝廷第一大臣而委命蠻荒成何國體軍前諸大臣及將弁士卒立視大帥之冒犯鋒鏑而不能衛尚可相率生還不懼國法耶設不幸而有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

三

此後將作何收局若顧惜前勞固執成見遷延抗旨勢不得飢法姑容夫以負恩受戮之人尚不免為之致惜况在忠誠效力之賢臣而以銳意立功罹於國憲朕心亦復何忍在經略大學士身膺閩寄報國心殷固宜以敵愾為急朕培護元臣裁成開導俾祛偏見以宏遠謨而大學士即能深體朕意不固執成見正合軍志所云允當則歸而調元贊化可為數十年之良佐我君臣斯為各盡其道則金川之役雖不無勞費而朕賞罰公明誅有罪而人知儆惕旌有功而人知勸勉庶績由此咸熙風尚由此丕變生靈由此阜安我大清億萬年無疆惟休豈勝慶幸著傳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知之○庚寅諭軍機大臣等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稱小金川打箭爐不必留駐官兵所見甚是朕前降旨時原因納降之舉不過隨宜收局尚須防範俾無侵軼今既如此畏服如此恭順並岳鍾琪之前赴卡撒及差役往來俱徑趨勒烏圍刮耳崖此與內地素附之士目何異則駐兵轉為徒費物力是金川實屬平定經略大學士實已成功此際辦理事事巧於湊合初不料其順遂神速一至於此總由軍威克振先聲奪人可見辦事果能實心實力自有成效朕前降旨撤兵實慮經略大學士於兵齊之日或冒險輕進所以速令停止自今觀之則撤兵一事恰合機宜遲早之間無不中節深荷上天手佑有以默啓朕心惟佇待經略大學士星馳還朝同此欣慶也○諭朕前降旨將金川用兵以來在事大臣及隨營文武官弁人等與有勞績者交部從優議敘今據四川總督策楞奏稱從前訥親張廣泗老師糜餉虧損軍威將弁等征戰出力之處並未存檔案若行文各將弁查報必多捏飾徒滋冒濫等語訥親張廣泗自經任事毫無實心其所奏報多屬子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

三

虛是以諭令軍前確實查辦今既稱並無冊檔可稽則該部無憑
置議所有官弁人等優敘之處似可不必但即此而觀訥親張廣
泗於有功者既漫不經心茫無紀載則其所參有罪者亦必顛倒
任情多屬屈抑著該督策楊詳悉查明量予昭雪據實奏聞請旨
其陣亡將士仍遵前旨查奏交部議卹○侍衛鄂實奏正月二十
九日行至班攔山接奉諭旨將訥親正法訖報聞○辛卯 上御
經筵○壬辰諭本日據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報天威遠暢
平定金川莎羅奔即卡俯首就降獻捷班師露布馳上莎羅奔即
卡於二月初五日設壇除道帶領喇嘛頭目多人焚香頂戴作樂
跪迎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輕騎減從示以不疑該酋虔候升
帳先匍匐稽顙經略大學士傅恆開誠訓飭義正詞嚴因見番酋
悔懼哀願之誠溢於顏面宣布朕旨示以德威宥之不死該酋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五

則戰慄震悚繼則感激欣致詞懇切永誓不敢再有違犯呈獻
古佛一尊銀萬兩經略大學士傅恆受佛卻銀頒賞恩賞手授荷
包莎羅奔膝行領受叩首稱銀兩不敢領回願即以此為經略大
學士傅恆建祠誦經子孫戴德經略大學士傅恆遺令回巢遠近
諸番觀者如堵莫不踴躍欣喜敬信畏服嗣是遠徼救甯變氛盡
息生靈休養食德飲和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休垂諸史冊盛烈
光昭朕聞報不勝欣幸此皆 上蒼孚佑 宗社貽庥有以默相
朕躬 皇太后懿訓詳明有以啓迪朕志荷茲福庇感慶實深經
略大學士傅恆丹衷壯志勇略宏猷足以柔懷異類迅奏膚功即
諸葛之七縱威蠻汾陽之單騎見虜何以加茲實為國家嘉祥上
瑞前已晉爵封公庸庸更無殊典所賜四圍龍補褂著祇受服用
再照元勳場古利額爾之例加賜豹尾槍二桿親軍二名優示寵

章均不必懇辭此外尚有黃金帶寶石帽頂俟抵京伊邇朕遣大
阿哥往迎時頒賜至提督岳鍾琪能承經略大學士傅恆指示開
誠布信直造賊巢用致番酋耳惕息厥角恐後成勞茂著功在
諸將右著加太子少保仍交部從優議敘其參贊諸大臣及在營
大臣等雖前經議敘而此番殫心宣力均屬可嘉著再行交部議
敘此事去歲之徵兵命將與今歲之決策班師朕初意第以隨宜
收局不料番酋畏威懷德革面革心一至於此固朕宵旰憂勤事
無大小先幾籌畫恰合機宜亦由經略大學士傅恆秉心忠亮克
承訓示成此殊勳可見作善者昌將來數十年贊化調元懋襄邦
治實嘉賴焉著傳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並宣示中外知之○傅
恆奏金川番酋震懾投誠於正月二十日遣頭人呈獻甘結遵依
六事一永不復擾擾諸番一供役比各土司甞勉一盡反所奪鄰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五

番地一向來誤犯天兵兇首擒獻一送還從前侵掠人民馬匹一
照數獻出槍礮軍器臣以元兇未經面縛峻拒其請賊勢益窮轉
乞綽斯甲土司求提督岳鍾琪代請貸死於二月初四日土司莎
羅奔土舍耶卡於軍門外除道設壇次第俯伏帳下臣宣布國威
承旨赦罪遣令回巢觀者如堵萬聲懽慶得旨覽奏忻悅之外無
可批諭更有明旨頒發諸王大臣知之岳鍾琪奏金川負險自大
帥臣仰稟廟謨軍威大振窮蹙乞命臣帶兵四五十人進抵賊巢
迎謁甚恭是夜即宿勒烏圖明日至其經堂令綽斯甲結同莎羅
奔耶卡依番禮誓於佛前隨赴卡撤告知經略後至巴耶帶領該
土司土舍膝行叩降得旨此事固經略大學士之忠誠至於能承
大學士之指示開誠見賊致彼不疑而來亦卿之功也甚慰甚嘉
許之○甲午諭大學士張廷玉來保等以金川蕩平膚功迅奏由

禍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其潛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駭大勝期日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壇肉袒羊牽起起鍾琪乃度之愬聿抵賊巢開誠以諭擒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靈今也雨露七縱諸葛單騎汾陽日我相臣于前有光晉爵賜服黻龍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疆惟慶○丙申諭金川奏凱大功已成而始事之輕速則紀山究難辭責至於班第固係專辦糧運而其奏請重臣督師居心亦不可問是伊二人情罪雖與張廣泗訥親有閒未便照張廣泗之例以處紀山照訥親之例以處班第然均有過無功豈可置之不論今若槩從寬典仍令回京或授為副都統侍郎之職伊等亦有何顏與在廷諸臣同列班行且返衷自問諒亦難安而眾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天

人見紀山班第之負過重而受罰輕將來遇有軍國重務即不肯力任艱鉅亦不至身罹重典惟思巧圖僥倖苟免自全實無裨於國事朕思紀山曾經駐藏班第亦頗諳夷情俱著賞給副都統銜自備鞍馬紀山前往西藏換回拉布敦辦理部務班第前往青海換回眾佛保來京另用如此則既開其自新之路亦足以儆戒將來朕於臣工功罪賞罰一秉大公至正從無絲毫假借亦無絲毫容心紀山班第見有經手事宜尚須留辦著總督策楞酌量俟伊等諸事清結即令由川起程各赴駐守之地○以李因培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庚子命舒赫德查閱貴州雲南湖南湖北等省營伍會同湖廣總督新柱履勘雲南金沙江工程○以瑚寶署湖廣總督由兵部○辛丑諭原任禮部侍郎沈德潛前令其帶原銜食俸在阿哥書房行走今年近八旬精力益衰著以原品休致

○禮部奏國家節終之典所以報功獎勞向來公侯伯子男閒散世爵照內文武大臣例題請贈卹諡葬止因官階及格並無勞績仰祖父之廕一體邀恩殊未允協嗣後不兼他職行走者但給一次致祭銀兩兼著應給與全葬並賜諡之處兩議題請候旨俟命下交會典館載入從之○壬寅四川總督策楞等奏金酋呈繳器械礮位送還內地民人縛獻兇首當將所獻番民訊明各土司所屬分領官兵押發原籍不准入伍器械酌給新兵以備差操餘與礮位送省又據稱馬邦作惡頭人耶多阿耶係起禍之原請於番眾前正法即委員驗實稟示下部知之○甲辰命策楞岳鍾琪分賞各土兵銀米○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策楞奏稱親應賠之項伊同愛必達阿里袞每年願交銀二萬兩等語策楞愛必達阿里袞三人雖同屬訥親弟兄同為督撫而策楞則原係御前侍衛深知其可用特行簡拔初非因訥親而加委任至愛必達阿里袞則因其為訥親之弟其人尚有出息是以特加擢用伊等返衷內問其分量甯不自知及訥親獲罪以後策楞之慚慙愧憤見於顏面其辦理軍務及地方事宜悉能實心實力坦白自將毫無觀望猶豫深得大臣之體而愛必達阿里袞於訥親之事從未見其懇切瀝陳不無心懷疑或辦理諸事均覺畏首畏尾夫父子罪不相及何況兄弟朕於臣工功罪賞罰一出於大中至正不存絲毫成見愛必達阿里袞若因訥親正法少有怨望則罪不可貸然朕亦諒其不敢出此惟是識見卑小自信不及因而辦事之處亦不能如策楞之爽直奮勉即此一端已宜加以薄罰伊兄弟三人所有每年認賠二萬兩之數著減去五千兩令愛必達阿里袞按年措交銀一萬五千兩其策楞名下免其代賠並將此旨詳悉傳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天

諭以示朕教導成全之意○命四川清查漢奸○丁未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莎羅奔即卡威朕宥死之恩選進番童番女十名代伊等服役已專差送赴經略大學士忠勇公處又見在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經略大學士忠勇公長生祿位兩酋此番向化實出至誠但伊等更生固朕曠蕩之恩亦由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傳恆忠誠辦理之所致生祠自應聽其建立至番童番女理不當留已令總督策楞量加獎賞可傳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將所送幼番即發還成都策楞傳令該酋領回○諭金酋莎羅奔即卡因不能赴闕謝恩選進番童番女代伊等服役等語伊等既經納款盡其部眾皆所隸屬何必留此鄙亂無知之幼番應傳諭總督策楞俟經略大學士傳恆將番童番女發到之日即宣朕敕諭令其領回莎羅奔即卡既實心向化似向知道理非冥頑異類可比著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 三

爾等之人皆皇朝之人爾等在本境藉賴叩謝與親赴闕延何異番童番女長育本境亦與參養內地何異爾等慕爾番蠻本不足當皇帝親降諭旨因爾等實心向化欲親赴闕謝罪是以特加曉諭並交總督酌量獎賞爾等其敬謹遵奉安分守法勉力樹善皈依佛教各守封疆永無侵軼嚮化各土司亦斷無侵擾爾等之理設各土司有欺陵爾眾者許控告總督提督為爾等分剖曲直毋得輒肆手剛所有番童番女俱著總督策楞發交領回以示柔遠撫順至意特諭○賜陣亡總兵任舉子承恩銀五百兩○戊申獎諭四川隨征各土司並賞給軍米○是月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金沙一江與黃河同發源星宿海經流萬里始入滇境又五千里與岷江合禹迹未經功遺疏鑿今以前代所不能開通者一旦底績民生利賴均奉睿謨莫險阻為坦夷聯滇蜀為一氣爰分門別類纂成金沙江志二十二卷得旨知道了書留覽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 三

三月辛亥 上親耕藉田○癸丑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傳恆凱旋命皇長子及裕親王等郊迎○甲寅召武柱來京以定長為西安布政使高晉為山東按察使由山東運○乙卯 上奉 皇太后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臨奠○諭軍機大臣等據山東學政李因培奏東省連遭荒歉今春雨暘應候二麥滋長而天恩疊沛所有積欠久令分年帶徵然僅及有田有糧之人而貧者未能沾溉請於將屆麥秋特頒諭旨令撫臣廣行勸諭有田者將本年糧粒與佃民平分積年宿逋不得一槩追索等語佃民終歲勤動固宜體恤東省積欠之後尤應加意培養但有田之戶經營產業納糧供賦亦圖自贍身家豈能迫以禁令俾其推以予人况佃民多屬貧無聊賴其中賢否不一豐收之歲尙不免陵其田疇抗負

租息今若明降諭旨令地方大吏出示飭遵在田主既不能強以必從而頑佃更得藉端抗欠甚至紛爭鬩獄訟繁興田主懲前戒後勢將收田另佃貧民轉致失所是欲以施惠而適以長奸欲以恤貧而適以貽累地方有司奉行不善徒以是為沽名邀譽之具而刁風由茲漸長不可不為遠憂也朕意他省固未可通行惟東省前年被災較重元氣一時未復且國家尙緩其積欠則田主亦可推惠於佃戶暫為權宜變通然亦止可令州縣官斟酌情形善為開導使有田者好善樂從佃民得沾惠濟似亦因時補救之一道著傳諭詳加酌量妥協籌辦毋急遽以滋擾累毋粉飾而事虛文務期農佃相安用收睦鄰任恤之效並諭李因培知之以擴其識見○諭據潘恩渠奏稱閩省民風不靜半在私藏軍器請將通省各府州縣烏槍腰刀長槍藤牌等類勒限全數交官永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至

遠不許製造等語民間私藏軍器原有例禁但地方幅員遼闊戶口繁眾收藏軍器為數必多豈能一時清查况有司奉行不善授權胥吏勢必逐口搜索藉端擾累刁悍之區轉以抗違滋事且閩省山海交錯匪類易於潛藏人民聚族而居不無賴軍器以資守禦此亦該省風俗使然若慮其習熟技勇動輒械鬪亦止可先時詳為化導臨時嚴加懲處飭令追繳如欲過為厲禁不幾如吾邱壽王所云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者乎潘思渠此奏不過謂伊於地方能留心辦理此一事耳其是否可以通行無礙及行之有無實效之處恐未經籌及著傳諭令其斟酌妥協務期安靜無擾毋得驚駭物聽能發而不能收也○敕建大學士公傅恆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榮保宗祠○丁巳 上親率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詣 皇太后

宮問安○諭金川平定邊徵收實由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克振國威殊勳茂著而提督岳鍾琪聽大學士指示克集厥事其功可稱其次今大學士八傅恆凱旋陛見據稱臣雖勉效馳驅而番酋歸命悉仗天威至於歷練戎行信孚蠻部深入賊巢膽勇雄決則岳鍾琪洵為克勝委任此因出於大學士公傅恆之讓能推美然岳鍾琪之奮往任事實屬可嘉已降旨晉階太子少保交部從優議敘伊前於青海奏捷曾封公爵茲復樹績蠻方收桑榆之效著再加特恩授兵部尚書銜於本身封為三等公以昭錄功懋賞之典俾宣力疆場者知所勸焉○戊午諭大學士公傅恆今既回朝自應仍兼管吏戶兩部事務但大學士承辦公事繁多勤勞過甚精力亦宜節養著照大學士伯張廷玉從前辦理部務之例止畫題案所有各行案件各該堂官皆可辦理不必閱看其戶部事務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至

海望不必署理○己未 孝賢皇后小祥 止至靜安莊梓宮前致奠○諭訥親從前於金川軍務支用過養廉賞資及建碣銀兩經戶部題明作十倍賠補續又據尚書舒赫德查出訥親濫用銀兩米石及一切冒支之項均應照前例著落伊兄弟名下追賠前據策楞具奏每年願同愛必達阿里衮共還銀二萬兩朕以策楞辦理諸務能實心實力坦白自將毫無觀望加恩免其還繳令愛必達阿里衮按年交清今思巡撫雖有養廉而應辦公事亦多設措賠項未免拮据朕念伊等祖父曾與國家效力兄弟兄弟不相及愛必達阿里衮應賠銀兩著一體寬免此朕格外之恩伊二人更當殫心職業力圖報稱如稍有疑慮因循不克勉矢真誠之處不能逃朕洞鑒是伊等無福承受恩典矣○庚申 上幸瀛臺御紫光閣行飲至禮賜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及隨征將士宴

辦者俱照舊飭委辦理見在纂修會典將此載入○停川運捐例
夏四月己卯刑部尚書汪由敦等奏本月初九日頒發恩詔所有
金鳳采雲應即備用禮部儀注應添入工部先期設金鳳於天安
門上正中設宣詔臺於門上東第一間詔由午門出迎至天安門
上城聽詔百官耆老等分翼排班於金水橋南跪聽宣詔官宣讀
畢鴻臚寺官贊行三跪九叩禮捧詔官將詔置采雲內綵繩懸繫
由金鳳口銜下禮部官接受置綵亭內迎出東長安門所有儀節
請交禮部遵照載入會典得旨是○壬午冊封嫺貴妃那拉氏為
皇貴妃攝六宮事冊封嘉妃金佳氏為 貴妃 令嬪魏佳氏
為 令妃舒嬪葉赫勒氏為 舒妃貴人陳佳氏為 婉嬪○甲
申以高晉署兩淮鹽政王師署山東按察使由直隸天○乙酉加
上 皇太后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戊子 上臨和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美
敬公主第視疾○辛卯禁各海口銅器出洋○壬辰命張師載以
倉場侍郎銜協辦江南河務以彭樹葵為倉場侍郎調唐綬祖為
湖北巡撫以阿思哈為江西巡撫起張若震為甘肅布政使原任
使政○乙未諭護理兩淮鹽政運使舒隆安奏稱准漕臣蘊著札
開奉上諭嚴查吉慶所置私產令奴才即刻確訪私蓄寄頓據實
密覆以便回奏其見在署中一切家貲雖未奉旨查看自應密為
防範勿使稍有走漏奴才密委揚州府知府曹涵小心防範不致
走漏等語聞之不勝駭然蘊著去冬參奏兩淮鹽政吉慶聲名狼
藉眾怨沸騰臚列款單賊私曩朕意吉慶若果如此則罪無可
道乃該督撫未經奏聞而藉著能不避嫌怨據實密糾方以國家
又得一公正大臣為喜但思吉慶係一聰明伶俐內府之人其家
產素豐人所共知即在任婪贓所得必不及其所素有豈肯貪得

其少者而並失其己資之多者吉慶愚不至此他若無足輕重之
陋規便宜得之而無害者吉慶必不能不取此語自去年蘊著參
奏之後時與軍機大臣等言之因批示蘊著云若如汝所稱吉慶
婪贓之款則其家產當至巨萬汝若知其確有所置私產據實速
奏蘊著覆稱吉慶有無所置私產奴才實未知有確據以此塘塞
回奏是朕之批示乃係疑吉慶婪贓尚在有無之間第令其細查
密訪而已乃蘊著於奉旨來京與吉慶對質之時忽以奉旨嚴查
吉慶私產之語札致運使且將任所家貲一併看守不知蘊著奉
何時諭旨公然如此辦理悖謬已極如以為錯會從前諭旨則應
於初奉諭旨時確查乃既經蒙混具奏至今始札行運使明係因
吉慶離任以此快其報復其矯旨挾私妄行擅作威福實出情理
之外非意料所及且蘊著身為總漕又係宗室乃與商人往來親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美
至商人家中深為有玷國體又據吉慶奏蘊著與彼處程姓商人
相好曾向屬託未允照應去年查張廣泗寄頓會傳程姓商人到
揚質問而蘊著不知端委見吉慶傳訊伊素相交厚之人恐於伊
有礙是以騰章入告於歲暮馳奏有此情節吉慶見已解任蘊著
著即革職派莊親王裕親王會同軍機大臣等審明具奏○召長
柱來京以十塔海為盛京工部侍郎由太常寺卿遷○戊戌以瑚寶為漕
運總督調哈達哈為兵部尚書以三和為工部尚書納穆扎爾為
戶部侍郎由副都統遷○己亥諭江西營伍向係兩江總督所轄去贛
州南昌二鎮甚遠未能詳悉周知時加簡閱是以日漸廢弛巡撫
阿思哈著兼提督銜令其就近管轄加意整頓仍聽總督節制○
庚子諭公恆祿見在管理武職於部務難以兼顧其工部侍郎員
缺著安徽巡撫納敏補授恆祿仍暫代拉布敦管理俟拉布敦到

日再專辦本職事其安徽巡撫員缺著衛哲治補授山東布政使
員缺著崔紀補授崔紀原任湖北巡撫○諭前任知府尤拔世因伊弟安甯
向係同居一併革職但思兄弟罪不相及即如訥親身罹重辟而
策擗愛必達阿里衮任職如故朕之用人一本大公至正毫無成
心尤拔世著仍補授鳳陽府知府○丙午諭 堂子之祭乃我朝
先代循用通禮所祭之神即 天神也 列祖膺圖御宇既稽古
郊禋而燔柴典重舉必以時 堂子則舊俗相承遇大事及春
秋季月上旬必祭 天祈報歲首最先展禮定鼎以來恪遵罔怠
且不易其名重舊制也考諸經訓祭天有郊有類有祈穀祈年禮
本不一兵戎國之重大事故遣大將必先有事於 堂子正類祭
遺意而列齋行禮則馮也我 祖宗於行營中或別有征討不及
歸告 堂子則望祭而列齋行事其誠敬如此朕思出師造道則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 天 地 宗 社俱已祝冊致虔且受成太
凱旋即當告至乃 天 地 宗 社俱已祝冊致虔且受成太
學而 堂子則弗之及祠官疏略如 神既何祀典攸關彝章宜
備著議政王大臣等詳悉具儀朕親為裁定載入會典特諭尋奏
謹按會典崇德間大兵凱旋 太宗文皇帝率眾拜 天大設筵
宴宴畢 躬率凱旋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恭謁 堂子行三跪
九叩禮請嗣後凱旋致祭於 天 地 太廟 奉先殿 社
稷 陵寢如常儀外 皇帝告祭 堂子由禮部請旨欽天監擇
吉屆期備大駕全設禮部堂官奏請 皇帝詣 堂子行禮凱
旋將帥大臣及諸王貝勒貝子公鎮國將軍都統尚書等官隨行
皇帝進 堂子上香畢禮部堂官恭導就位凱旋將帥等依次
排立鳴贊官贊跪叩興 皇帝行三跪九叩禮將帥等隨行禮畢
禮部堂官奏請駕還宮樂作禮成如儀得旨是依議○諭金沙江

一事近據圖爾炳阿奏到其所指情形尚不無迴護然所稱險
難行銅沈船損終歸無益之處已屬顯然大槩山川形勢天險非
人力可施亦猶金川碉樓奇峻欲以兵威所至刻而平之徒勞何
補此是一定之理金沙江工役將來查勘確實亦不出此但其事
始末朕知之甚悉蓋其初不始於張允隨倡其說者大學士鄂爾
泰率先贊之者慶復而朕亦因銅運艱難諸臣備陳開江之利期
於一勞永逸降旨交辦令勿畏難中阻張允隨身臨其地若果見
為無益自當抗議力爭以為不可然此乃大臣秉正不撓之節張
允隨承望風旨依違遷就咎所難辭但尙屬人情所不免今大學
士鄂爾泰物故已久朕眷舊加恩保全終始豈肯因此事而追斥
前愆罰及後嗣即張允隨雖係承辦總任之員將來查出工程不
實亦不必革職查產止須令伊及在工人員如宋壽圖等照數著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 完 賠便可完結蓋伊在滇數載辦事尙屬妥協且一時未得更代之
人故令在任彌補較易為力而從前工程糜費帑金終於毀廢如
楚省舵桿洲之類亦不一而足固非貽誤軍國罪不容追者可比
朕辦理諸務一本大公至正已另旨傳諭張允隨伊亦必中心允
服圖爾炳阿措著寄舒赫德新柱令其知悉舒赫德自川省奏報
起程之後許久未見奏摺途次佳否節物數種寄賜新柱亦已起
程未知何時至敘州會合同行遇便奏聞○議政王大臣兵部議
奏出師告捷典禮臣等考究前史參采見行事例並大學士公傅
恆原奏區別四款曰命將曰徂征曰專閫曰奏凱又於四款中酌
定授敕以迄勞師計儀注十有二則一授敕印經略大將軍出師
皇帝臨軒王公文武百官朝服侍班頒敕印於太和殿經略大
將軍率隨征諸將於丹陛上跪受行禮如儀二祓社經略大將軍

出師先期告祭 奉先殿及啓行日 皇帝率經略大將軍隨征諸將詣 堂子行禮鳴角吹螺祭纛於門三祖道經略大將軍啓行 乘輿親餞於長安門外賜卮酒佩弓矢上馬文武大臣承詔送至郊外有司具祖帳及宴禮兵二部堂官奉茶望闕謝恩乃行四整旅凡隨征參贊大臣均奉 欽簡外護敕印官內閣學士一人中書翰林院筆帖式各二人記室官四人戶兵二部司官各一人刑部理事官一人如蒙古地方則委理藩院官一人應隨侍衛仍候 欽定經略大將軍前隊列 止賜軍械次列令箭十二支次列敕印護敕印官隨行經略大將軍乘馬後建大纛參贊大臣及司官侍衛等隨纛行又次以十二標旗大隊軍放殿五守土官相見經略大將軍所過地方守土官將軍督撫文官司道以下咸蟒袍補服武官總兵以下披執率兵列陣跪迎提督副都統近前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聖問安經略大將軍升廳正坐將軍督撫旁坐文官司道武官提督副都統以下行庭參禮至起行時將軍督撫以下各官候送如前儀六封章拜詔凡封奏營門鼓吹聲礮在營弁丁兩旁肅立記室官奉奏函置案上經略大將軍行三跪九叩禮畢兵部司官奉函由中道授臺站齋馳若詔書至營鼓吹聲礮如前儀兵部司官接儀置案上經略大將軍行三跪九叩禮受儀啓閱如欽差大臣到營經略大將軍率在營大臣等離營三十里迎候請 聖安守營官導引並馬進營欽差大臣宣旨畢經略大將軍正坐欽差大臣按品級坐欽差大臣回京經略大將軍率所屬離營候送請 聖安如前儀七升帳接屬凡軍營設大幕惟經略大將軍近侍官暨辦理軍機有職掌者准令出入餘官均幕外祇候議事時經略大將軍正坐參贊大臣及一品官僉坐有問則起立致詞提鎮等官

稟事由傳宣官轉達令入則引進令坐則向上僉坐凡參贊大臣一品官入見於營門內下馬餘官於營門外下馬由角門出入如經略大將軍下設有將軍者相見照參贊大臣一品官儀若外藩部落謁見幕外官均進幕肅立直班弁兵按汛肅立軍門鼓吹聲礮經略大將軍升坐外藩跪稟辭畢即引出各官兵咸退八簡閱營伍經略大將軍起行軍門鼓吹聲礮守營大臣及官弁離營里許候送首隊齋敕印前行十二標旗隨後周巡提鎮等官屯營之處每至一營兵官離營一里外迎候經略大將軍閱過提鎮等率所屬弁兵隨行離本汛乃止九獻俘經略大將軍告捷解俘至京欽天監擇吉獻俘於 太廟 社稷壇至期兵部率解俘官兵以白組繫俘頸由長安右門入進天安右門至 太廟街門外嚮北立候告祭大臣至令俘嚮北跪告祭大臣進 太廟行禮畢兵部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聖率解俘官兵押俘至 社稷街門外令俘仍嚮北跪告祭行禮如前儀獻俘次日 皇帝御午門樓王公百官朝服侍班鑼歌大樂金鼓全作兵部堂官跪奏請旨有制宣刑部刑部堂官跪領旨押俘出天安右門王公百官慶賀聽贊引禮十受降凡經略大將軍受降飛章入告得旨允降乃大書露布傳示中外築受降壇於大營左壇方南嚮距百步樹大旗書奉詔納降字降者至兵部司官引立旗下經略大將軍出營鼓吹聲礮參贊大臣各官隨行降者於旗旁嚮北跪匍伏經略大將軍登壇參贊大臣及一品官分翼僉坐隊伍將領等官分翼立其餘官兵分班排立兵部司官引降者抵壇前匍伏乃宣諭德音酌加賞賚聲礮鼓吹降者泥首伏謝而退十一告成凡奏凱告成致祭 天地 宗廟 陵寢釋奠於 孔子勒碑太學羣臣恭進賀表並請編纂方略以垂奕禩十

三勞師凡師旋將入城遣廷臣出郭迎勞經略大將軍還朝謝恩
皇帝御殿設鹵簿王公百官齊集如儀鴻臚寺官引經略大將
軍從征各官於丹陛下繳敕印行三跪九叩禮畢 皇帝還宮翌
日賜宴頒賞進爵有差以上各條應請飭交會典館纂入軍禮從
之

五月戊申朔諭朕於 兩郊大祀先御齋宮以齊一思慮聞之記
曰齋者耳不聽樂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
何居言不敢散其志也今齋宮宵漏下鳴畫角嚴鼓以為節雖異
於宮懸合奏而吹角鼓擊軍中之容豈所謂專致其精明者歟此
蓋相沿前明敝典未更後此嚴更鼓角不當用之齋次大學士其
會同該部定議以聞載入會典尋奏謹按鼓為樂節兼用於軍周
禮夏官凡軍旅夜鼓鼙是也角本軍樂唐乃以備鹵簿有長鳴中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聖

鳴大角三部明制並以鼓角施於鹵簿而於齋壇之次亦遂吹角
嚴鼓猶倣前世警嚴遺意與禮意實屬未協請遵旨停止再查鹵
簿內畫角陳設不用並無考據請敕樂部按其聲音或與鉦鼓等
器同一施用從之○諭稽古虞書秩宗典朕三禮周官宗伯掌邦
禮而首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而春官典祀職莫重焉乃者 郊
壇 宗廟以太常為專司而禮部堂官不莅其事非古也治神人
和上下敬服乃職其所有事者何在大學士會同該部並會典館
總裁官詳議以聞尋奏謹按周禮大宗伯凡祀大神而治其大禮
小宗伯相祭祀之小禮此今禮部尚書侍郎之職也肆師立國祀
之禮以佐大宗伯此今太常寺之職也今 兩郊大祀 皇上先
詣 壇位親閱而禮臣未與贊襄前期五日遣王公一人視牲前
期二日遣禮部尚書一人看牲皆由太常寺題請而 宗廟 社

稷及 壇廟犧牲邊豆亦太常寺閱看禮部止於祭日委官會御
史監視於典禮未協請嗣後 皇上詣 郊壇省閱禮部尚書侍
郎皆陪從侍儀 宗廟 社稷暨 朝日 夕月 先農等壇
歷代帝王 先師孔子廟祭前期看牲及祭日看陳邊豆亦派禮
部堂官一員率太常卿等將事再 壇 廟內例用御史四員侍
儀而與陪祀王公百官行禮之處用御史監禮無別嗣後用禮部
堂官二人都察院堂官二人分立侍儀以隆體制又祭日請送
神牌向用太常寺官恭捧嗣後應派禮部堂官一人上香行禮並
請送 太廟神位仍用宗室覺羅官恭捧其上香行禮即於派出
朔望上香之王公內每祭以二人將事又查會典凡祭祀禮部於
每歲九月中札欽天監選期送部轉札太常寺於前期具題等語
見在徑由太常寺移監於正月自行題達嗣後應由禮部選期具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聖

題奉旨後交太常寺按時豫行題請再查禮部滿尚書見在兼管
樂部太常寺鴻臚寺事嗣後滿尚書職銜內即加兼管樂部太常
寺鴻臚寺字樣著為成例從之○辛亥調歲有禱為山東按察使
王師署河南按察使○癸丑諭稽古明禋肇祀 郊壇各以其色
地壇方色尚黃今 皇祇室乃用綠瓦蓋仍前明舊制未及致
詳朕思 南郊大享殿在勝國時合祀 天 地山川故其上覆
以青陽玉葉次黃次綠具有深意且 南郊用青而 地壇用綠
於義無取其議更之至 兩郊壇宇雖歲加塗墍而經閱久遠應
敕所司省視所當修整者敬謹從事大學士會同該衙門詳考典
章具議以聞尋奏明代南北兩郊分祀而 皇祇室編次綠瓦徧
檢禮書並無考據查天元地黃綠乃青黃間色今 北郊壇輒遺
瓦及牲帛幃幃色俱用黃乾隆十三年議定邊豆成式 地壇祭

器亦用苗甯神與歆神不當有異應請易蓋琉璃黃瓦庶與黃中之義相符從之○丙辰命四川茂州等一百三十二州縣分別兵差繁簡蠲免額賦有差○辛酉 上詣 黑龍潭祈雨○癸亥尚書舒赫德奏履勘金沙江從前新柱尹繼善等會勘議修自新開灘至黃草坪五百八十餘里實屬有益應留之工其從前奏停經滇督奏開之蜈蚣嶺等十五灘則有損無益見仍須陸運諭舒赫德奏履勘金沙江工程一摺所見甚屬公正該處情形朕早已料及在張允隨因鄂爾泰奏立意與舉鉅工遂爾附和固難辭咎但念伊久任苗疆辦理諸務尚為妥協若因此事遽加嚴譴未免可惜且此案所有糜費帑項例應著賠今從寬令張允隨在任彌補既可陸續清還亦於事理允協前已詳悉降旨傳諭舒赫德伊具奏時尚未接到可再行傳諭令其接到後遵照辦理○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瑚寶奏稱錢價日昂由於棍徒射利私銷欲杜盜銷之源必杜毀錢之利請仿照以一當二之法將錢文鑄重一錢六分並於錢文內鑄重二釐字樣則每錢百文止重一斤毀之僅銀二錢不惟無利而反折錢四十文奸棍無利可圖則銷毀之弊自除等語從前鄂爾達以楚省錢貴請改鑄八分錢亦欲使銷毀之徒無利可趨後以奸徒毀制錢二千即可私鑄三千以致銷鑄兩弊均難杜絕經部議改正仍遵舊制夫欲杜私銷而轉啓私鑄之弊將銷毀益甚此理易明人所共曉今瑚寶復請改鑄當二錢謂每錢百文重止一斤毀之僅值銀二錢不知毀錢售銅則鑄輕固無從獲利若毀以私鑄則毀錢一千可鑄當二錢七百五十文抵見錢一千五百文其弊與鄂爾達所改八分小錢何異愚民趨利如鶩因盜鑄而盜銷更多是欲杜盜銷之一弊而更滋盜鑄盜銷

之二弊矣以朕觀之錢價時有低昂此亦與年歲相為贏縮當時和年豐百昌滋殖物阜直賤錢價自平至立法之減輕加重當十當百皆前此所講論一法行而諸弊起但經置議民間即受錢貴之累不如以不治治之瑚寶所見知其一不知其二甚屬錯謬著傳旨申飭之○癸酉諭江蘇按察使翁藻據署撫雅爾哈善奏已降旨交部嚴加察議其員缺甚屬緊要王師曾任江蘇即著調補速行赴任嚴有禧著仍留河南按察使任不必前赴山東○丙子命高晉仍回山東按察使任

六月辛巳諭各部侍郎職貳六卿必須豫選勝任之員以備臨時簡用從前會降旨令大學士尚書各舉所知密行保奏朕思登明選公何以密為著滿漢大學士尚書再將能勝侍郎及三品京堂人員侍郎等將勝三品京堂人員均各舉一二人不必過拘資格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年 聖

務須克灼見毋濫毋隱保齊吏部帶領引見從前保舉人員內有未補用者先帶領引見○戊戌諭我朝定鼎以來酬庸賞功列爵惟五分等惟三以表世閥而第宏勳雍正年間因公爵居五等之首做古封號字義錫以嘉名此誠篤念勳舊俾奕世子孫承襲者顧名思義意至厚也但封爵之制公侯伯一體優崇前代侯則有冠軍定遠之稱伯則有誠意威甯之號今公爵令名炳著而侯伯僅分等次似屬缺略朕欲推廣其意凡我朝所封侯伯考厥成勞追加美號庶伊嗣人咸念乃祖乃父之忠勤紹修令緒國家實攸賴焉至於子男同位古以地為號未有別封可仍其舊其侯伯如何詳稽勳績定制命名之處該部妥酌定議以聞○丙午諭岳鍾琪參奏阿桂一案經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審擬定罪阿桂隨往軍營辦事年少無知自干罪戾固應按律重懲但伊係司員原

不過以供驅使其獲罪之處與貽誤軍務者有別情有可原伊父阿克敦因子犯罪深知慚愧辦理事務甚為龜勉且高年僅有此子拘繫囹圄別無朝夕左右之人朕為垂憫著加恩將阿桂從寬釋放交與阿克敦嚴加約束毋許稍有滋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九

吳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澹蕃恭校

秋七月庚戌召赫慶來京以吳謙銘為廣東布政使石柱為廣東按察使由甘肅○辛亥直隸總督那蘇圖卒遺疏聞得旨那蘇圖久任封疆公忠敬慎茂著勞績著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尋派散秩大臣一員馳往奠醴靈柩到京准入城治喪並賞銀一千兩予祭葬諡恪勤○壬子以方觀承為直隸總督永貴署浙江巡撫○癸丑上奉皇太后啓鑿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以王師為浙江布政使李肖筠為江蘇按察使由陝西○丙辰賜暹羅國王森密拍照廣救馬嘯陸坤司尤提雅普埃御書扁額○庚申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丁卯上奉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八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朕覽大學士等議奏兩郊壇宇工程一摺夾單內開成正門字樣想係成貞門伊等欲避世宗憲皇帝廟諱是以如此開寫不知此最為無識在清文音同者皆屬一字亦不當如此避諱若漢字同者各有字義尤不應諱此字亦並非同音必拘嫌名而故為更改是轉將應諱之字顯出矣朕前降旨中飭甚明况在天壇即當諱亦不應諱著大學士等照舊改正○轉拉布敦為工部左侍郎以眾佛保為工部右侍郎由副都統遷○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陳大受所奏趙北口行圍經由道路一摺通計水陸程途若自天津登舟由西沽大清河至趙北口取道既遠即由陸路亦復紆回不若徑由海子直達霸州較為便捷當

侯回京後另派嚮導前往至辦理淀河蓄水事宜一摺內稱東西兩淀可取作圍場者有二十一處等語水圍雖在淀泊而水利為民田灌溉取資非基外圍場可比既有二十一處已儘足肆舟師但今所定行圍處所是否即係 皇祖行圍之地較 聖祖時增減幾處俱著查明具奏其所蓄淀水於附近民田畝澮有無妨礙古人有讓地儲水以備蓄洩者若專顧兩淀遂將諸路之水槩行堵截則他處不無涸竭之虞殊有未便又稱沿淀淤淺之地民間侵占為田漸成村落一節小民貪得膏腴罔知大計侵占愈多淀泊愈狹將使水無所容盛漲必致漫溢需水之時又不足以資灌溉亦非長策此等俱宜留意但觀所奏情形則小民田廬樂業已久行圍當非所願而上年經由該處見居民舟子異口同聲皆有歡欣望幸之情其故云何陳大受親往履勘自能備悉著一併據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實詳晰奏聞不可專為巡幸行圍或至於有妨耕作著傳諭知之朕既不往天津著陳大受即密行傳諭麗柱令其不必豫備尋奏查西淀中可行圍之二十一淀即係 聖祖仁皇帝行圍之處並無增減至於淀中雖有民間升科地畝種植蘆葦麥禾然皆在水淺淤墊之區及四圍邊際見在所指圍場處所乃地勢窪下而滯水較深者原係空曠水面與民居畝澮毫無關涉不但無妨耕作並未損及民間一蘆一葦且鑿輅時巡舟車輻輳小民備趁貿易更可獲利資生體察輿情實深望幸况淀河日漸淤墊舉行水圍地方官自必留心疏濬不但可肆舟師實於水利田疇兼有神益得旨諸凡甚妥知道了○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會同該部議覆黃廷桂會勘臨黃臨運二壩一摺朕已降旨依議黃廷桂應照駁查事例悉心查明據實覆奏至此事朕按圖詳察始末情形總由從

前高斌辦理錯誤姑無論前明即自本朝建築竹絡壩以來淮徐糧道通行已久自添築二壩而竹絡壩轉成無用究之竹絡一壩實已足資宣洩無庸添設幸而六年以後連年截漕兩幫未經出運是以前弊未顯遷延至今設使六七兩年即行重運亦斷不能如高斌所奏隨機啓閉從壩口入運矣至此時始云今非昔比其不能掩飾已可槩見前此河溜通行可引以濟運可藉以刷沙所以數十年無礙今忽添此二壩阻滯過甚河底日積河身日高黃水之高於清水五尺有餘其明驗也不特高斌之說不可行即黃廷桂由竹絡壩入蘇家閘之議亦不可行其意在使河身紆曲而不知黃流不利於紆曲紆曲則益加淤滯其失亦略相等但高斌已誤於前此時即追咎其既往亦無補於將來自應籌善後之策以為補偏救弊之法著傳諭黃廷桂悉心籌度或遇截漕之時將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准徐二幫船隻多為截留或仍令其由楊家莊入運此二幫本由黃河順流而下所增程途無幾酌量稍加工費似無不可務期熟籌妥協無稍存調停遷就之見方為永遠可行軍機處所奏說帖著一併封交黃廷桂令其遵旨查明妥議另行具摺奏聞尋奏二壩之設誠屬無益有害所有淮徐兩幫漕船自應遵旨嗣後如遇截留即多為停截如起運之年即由楊家莊轉口入運計多程站八日每船酌給工費銀四兩在糧道餘平銀內支給再中河運道本乏來源春開駱馬湖乾惟藉東省上流開河之水濟運備上流水小則引黃水接濟雖連年運河水足無需挹注但竹絡壩支河既已斷流設偶值上游雨少清水微細作何濟運以及黃河或遇異漲將竹絡壩作何堵防之處統聽河臣臨時相機辦理得旨著高斌明白回奏○辛卯山西學政德保奏士子最重經學而本經

尤重請於歲科正考之日除有能誦習 御纂諸經者另期發問外仍摘本經一段開明起止默寫卷末如錯摺多者生員不准前列童生不准入泮從之○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山東巡撫準泰奏稱東省常平見在應停採買勿致有妨民食又一摺奏稱今歲豐收請舉行義倉勸令捐積以為儲備等語所奏甚不妥協前因常平積貯為數過多恐民間採買米少價貴是以令照當年舊額若恐穀賤傷農則甯用價收買為常平積貯之計否則聽其自為流通小民亦受賤價之益若僅舉行義倉則穀既歸公民間轉覺短少與積之常平何異况義倉之舉在朱子當年但就浙東一處行於一時遂稱善政其後亦不能繼蓋不得其人則行之鮮效與其舉行義倉不若仍行常平既請常平採買恐致價昂豈可又行義倉此奏殊非調劑之道著傳諭準泰知之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四

九月丙午朔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己酉軍機大臣等議覆署直隸總督陳大受議奏請酌復八溝地方稅額得旨依議八溝東街斗秤之稅從前經地方官徵收後仍令蒙古自行料理嗣將西街稅務停止其東街各稅亦經停止今因牙僧擾累商民該署督奏請復行抽收西街商稅其東街稅務軍機大臣等議歸地方官抽收於試收二年之後所有斗秤一項給予蒙古所議固屬妥協然於朕惠養蒙古之心猶有未愜著將東西街稅一例俱令地方官抽收亦不必待二年以後即將東街所收各項稅銀無論斗秤按其多寡每歲全行賞給扎薩克等以資伊等養贍所屬伊等既得餘息自必均霑惠澤以副朕優賚外藩之意○乙卯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丁巳軍機大臣奏查各部院辦理事件限期太迫則有草率之弊限期過多亦啓玩愒之端

今折中定議嗣後各部院衙門事件正限十日者減餘限五日共限十五日正限二十日者正限餘限各減五日共限三十日正限三十日者減正限十日再減餘限五日共四十五日如此則既不至太迫亦不至過多自可按期辦理倘再有逾限不結之案即按例查參議處再查外省限期自四月至十箇月半年一年不等亦未免過多應一併酌減但外省案件定限多有不同難以懸定應請飭交各督撫詳悉覈定不得稍存己見豫留餘地務據實酌減具奏到日再為詳議請旨得旨此所議各部院議覆限期因向來定有正限又有餘限是以照例酌減朕思正限餘限名雖不同其實則在餘限內完結者與未出正限之案一例免議而各部院辦理案件又少肯在正限內趕辦完結則又何必多設名目列為章程非所謂政尚簡要也嗣後各部事件在本部題結者吏禮兵工等部及各衙門俱定限二十日戶刑二部定限三十日行查會彙係吏禮兵工及各衙門主彙者定限四十日戶刑二部定限五十日內所會各衙門各定限五日戶刑二部各定限十日逾限即行參處如此限期既歸畫一不致怠玩逾時亦不致草率了事各部院大臣其務靖共率屬體時亮天工之意以副成熙庶績之治其外省限期依議交各督撫就所屬情形詳悉定擬具奏○庚申諭朝審情實人犯例由刑科三覆奏其後各省秋審亦皆三覆奏自為慎重民命即古三刺三宥遺制謂臨刑之際必致其詳審不可稍有忽略耳非必以三為節也朕每當句到之年置招冊於旁反復省覽常至五六徧必令毫無疑義至臨句時猶必與大學士等斟酌再四然後予句豈啻三覆已哉若夫三覆奏本章科臣恩遠具題不無亥豕且限於時日豈能逐本全覽朕思為政惟當務實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五

而師古不在徇名三覆奏之例行之雖久實不過具文若不詳問
 招冊卽照例十覆亦不過照例票旨此廷臣所共知者徒事繁文
 何益於政嗣後刑科覆奏各省皆令一次朝審仍令三覆亦足寓
 存羊之意實敦行簡之風○乙丑實授鄂容安河南巡撫○丙寅
 諭四川總督策楞等奏稱據秦甯寺喇嘛達爾罕堪布具稟班滾
 前於莎羅奔投誠荷皇上赦宥之後卽遣人來寺求其代爲乞恩
 今班滾又來懇求並將伊子羅藏丁得到寺出家悔罪頗爲真切
 因遣弁員前往秦甯班滾率領弟兄土目頭人等出界跪迎誓死
 明心因未經出痘不敢身入內地具有夷稟實屬悔罪輸誠等語
 班滾未死早有明驗今既親身率眾歸誠從前慶復等之欺罔捏
 飾更無可置辨此何事也而朕豈可賞罰不明乎且班滾今日之
 歸誠實由見莎羅奔之向化爲所感動則知前此金川之蠢動實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由見班滾之肆逆相率效尤前事不減更貽後害身其事者罪不
 容誅慶復見在朝審已入情實本欲於句到之日明正典刑但念
 伊勳戚世舊 皇考時卽已簡用爲大臣且與訥親張廣泗之負
 恩債事老師辱國者尙稍有間不忍令赴市曹著御前侍衛德保
 會同來保阿克敦將策楞原摺令慶復閱看後宣示朕旨加恩賜
 令自盡○庚午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諭四川總督策楞署
 提督哈攀龍奏稱五月內據秦甯寺喇嘛達爾罕堪布稟稱班滾
 於莎羅奔投誠荷蒙赦宥後卽連次來寺求其代爲乞恩又將伊
 子羅藏丁得送到寺出家爲質悔罪頗爲真切因遣千總楊秀溫
 欽二員查察情形班滾遂率領弟兄親戚土目頭人等出界跪迎
 羅拜極言從前誤觸國威後此不敢稍爲犯法捨身矢願誓死明
 心凡番蠻所最忌諱之詛呪傾口而出所具夷稟乞憐之狀溢於

言表止因未經出痘求免其來省等語班滾無知犯順於大兵攻
 討之時潛逃遠竄其罪本無可寬但蠻夷小醜無足較量且莎羅
 奔郎卡一經歸順伊卽聞風自至乞命輸誠尙與冥頑不靈者有
 間金川旣予維新則班滾亦在包蒙之列者從寬免其治罪伊旣
 未出痘亦不必令其親身赴省該督等遵委監司營協大員前往
 秦甯寺明白宣諭令其洗心改悔撫輯番眾永矢恭順以副格外
 隆恩至喇嘛達爾罕堪布辦理此事實心出力甚屬可嘉著該督
 等量加獎賞○壬申諭朕因各省侵貪案件向來雖擬以重辟至
 秋審時相蒙稟入緩決以致人心無所敬畏參案漸多特於乾隆
 十二年頒發諭旨彰明曉諭令限滿卽入情實冊內候句朕之本
 意不特爲止侵盜竇乃以懲貪婪夫謂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
 臣者乃重爲聚斂者戒非爲爲盜臣者寬盜臣與聚斂厥罪惟均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不獨聚斂之臣不可有卽盜臣亦豈當有哉且此特泛論治道而
 已至於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衰貶則侵虧者可計賊論罪而
 聚斂之臣則古今法律汗牛充棟雖以聖人而爲士師亦不能明
 立科條謂何等聚斂作何等治罪五刑之屬三千無可置辟此不
 易之至理也則知侵虧者必應抵罪明矣且庫帑皆小民脂膏以
 供軍國經費人君尙不得私有臣工服官奉職而視庫帑爲己資
 以至於盜而有之其心實不可問至其忘生贖貨犯重辟而不顧
 有如雲南省之戴朝冠直取庫銀付原籍置產且恃年逾七十冀
 得痲死了事劉樵侵蝕多至累萬而伊子且攜貲捐納此等之人
 尙使其肥身家而長子孫將明罰敕法之謂何國家又何庸慮設
 此罪名以啓怠玩爲也論者又謂律載貪罪重於侵必有深意是
 大不然夫侵盜帑項與勒索所部財物雖並列刑章而庫帑之關

繫重大人無不知乃身為職官敢侵帑而慢無顧忌則虐取所屬
恣飽貪壑自必無所不為特未經發覺督撫亦樂為徇隱其帑項
無著則不得不揭參耳朕前謂天下庸有貪而不侵者必無侵而
不貪者即如戴朝冠劉樵之流其果無勒索所部之事耶今抵罪
矣又孰能原其情而謂不宜殺哉向來按限勒追分年減等亦辦
理之不得不然自朕觀之但犯侵虧即應按律治罪其虧空帑項
除該員家屬完繳外著落該上司分賠則上司畏累已而不敢徇
隱劣員知失命而違為其子孫謀將見天下無侵員並且無貪員
矣若徒展轉勒限似反以催追帑項為重而以明示國法為輕但
前年朕甫降旨而侵貪者即少是人尙知畏懼故權不改勒限之
例若後來侵貪者復多必照此旨辦理果使截然而不敢犯人雖
至愚必不肯以鳩聚止渴毒脂療饑即如昨年以來以侵貪掛彈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章者寥寥無幾已有明驗今將情實侵貪人犯句決嗣後二年限
滿之犯該督撫必當查明情罪按例定擬則後此更無敢犯正辟
以止辟之義若因循姑息使水懦易玩婦寺之仁朕不為也其駱
玉圖戚根嵩吳秉禮榮大成等案率已將屆限滿明後年不句到
人所能推而知者使其疾死獄中則侵貪者尙不知儆但有謂戚
根嵩三犯適值巡幸盛京之後或者那塾辦差以致虧帑夫巡幸
經由道路皆有一定之費報部覈銷或者無能辦理不善被人所
欺則有之然亦不至侵虧如此之多蓋始以無能而在費繼以枉
費而染指則此三犯之心尙可問乎其罪尙可恕乎若果必應
多費以致身陷重辟則直隸朕所時常巡幸之地也其省應無全
官矣此皆後言者之委曲狡情朕已洞鑒無疑但此三犯人既有
此論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將其原奏查明具奏入已有憑著即補

東華續錄 乾隆三〇

入情實候句夫威權生殺之柄惟上執之但不可任情以行私耳
若準天理而示王章朕方勉之而豈為浮議所動播者哉然諸臣
尙有一二未盡喻朕意者用是嘵嘵頗以為愧○禁蒙古私典遊
牧地○癸酉諭秋審句到本章令十五道御史分省承辦朝審令
河南道專辦監視行刑著刑科給事中及刑部侍郎一員著為令
○甲戌諭廣東南海縣民劉德滿繼妻關氏搭死前妻之子劉應
周致令伊夫絕嗣一案朕因其情罪可惡於法司覈擬時特為存
記今經秋審擬入緩決據刑部查稱乾隆十一年直隸省張心堯
繼妻張氏藥死前妻之子依律擬絞監候每年於秋審時查明張
心堯續娶有子將應否減等請旨定奪如終絕嗣將張氏正法關
氏案照此辦理等語朕思繼母如母名分甚尊其於前妻之子究
無屬毛離裏之愛果其撫如己出則子自當事若所生然念戾殘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刻非理陵虐者比比而是皆由法雖設而不行人心無所畏故
也夫謂親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豈非扶持名教之言而從古之
為閔損王祥者能有幾人顧可以是以責之庸眾之流乎律載故殺
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繼慈養母殺者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
律文之以加等科罪正以其與親生者有間當其戕害軀命則母
子之恩已絕况致令絕嗣則得罪於其夫得罪於其夫之先代原
其初雖曰母子也夫婦也至於故殺而母子夫婦天倫盡廢執國
法以繩之固殺人之兇犯耳揆之天理人情毫無可恕朕意子果
不孝經官驗明有據則雖繼母亦不必治以加等及擬絞之罪如
其無罪致死則但當治以國法而不當復追論其名分其絕嗣擬
絞亦但當論其見在之有無子息而不必計其後此之續娶另生
凡情罪可惡者以情實定擬與謀故人犯一併正法如此則慘毒

三二七

之行有所畏憚而不敢肆庶足以正刑章而厚倫理著大學士九卿定擬具奏尋議繼妻殺子致令絕嗣於夫婦母子之倫業已滅絕即其夫復娶妻生子於義絕之婦毫無干涉請嗣後凡繼母毆故殺前妻之子果平素撫養實同親生其子不孝經官驗明者即照父母毆故殺子孫律分別擬以杖徒毋庸因繼母而治以加等擬絞如其無罪非理毆故殺之除其夫見在別有子嗣者仍照律加等治罪外若審明別無子嗣應擬以絞候於秋審時入情實得旨律文毆故殺子孫條內嫡繼慈養母各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夫嫡母名分甚尊無論非慈養比即所生母亦莫敢並然至殺其子孫則加等科罪蓋以婦人遇非所生多懷嫉妬國家制律大為之防其本天理而察人情具有深意嫡母且然况繼母乎此所議本屬申明律法未當加重但倫理攸關愈周詳愈見慎重著大學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十

士九卿會同科道再行詳悉定議具奏尋議律文嫡繼慈養母毆故殺子孫比生母均加等治罪若致令絕嗣俱擬絞監候止以其恩義已絕法無可寬若展轉援引舊案計及其夫將來或可另生以為開脫實無以儆兇惡而明國憲夫子果不孝原可告官治罪若任意擅殺以致絕嗣嫡母且不得同於生母僅問以杖徒之罪繼母豈得重於嫡母反寬其擬絞之條除毆故殺未致絕嗣者仍止照律加等問擬外如已致令絕嗣律以絞候立法極平既審明見在別無子嗣自不必復計及後此之續娶生育既秋審時情罪可惡即入情實冊內請旨正法載入例冊遵行從之○乙亥諭大學士刑部遵旨查奉天所屬虧空三案內稱吳秉禮並未辦差安得有那墊情節侵蝕屬實此語朕自信之著依擬入情實候句其臧根嵩榮大成所辦除報銷外實在侵蝕臧根嵩數至一萬五千

九百餘兩榮大成八千二百兩俱在一千兩以上今二限已屆並無完交法無可貸均應改為情實等語雖據大學士刑部所查已將原案及工部報銷等案詳悉查明毫無疑義但朕昨降諭旨今即如此查奏朕轉未肯信為定論矣又焉知後言者不有以為迎合朕意是以如此查奏乎不若專差大臣覆勘始為明白昭著著尙書王安國侍郎錢陳羣御史索祿金相前往會同奉天將軍府尹盛京刑部侍郎再行詳悉查審府尹原係承審將軍則係新任與此二案毫無干涉自可秉公查辦如稍有情節即著據實奏聞請旨定奪是所謂罪疑惟輕也若實無可貸即一面奏聞一面於彼處監視正法使眾人共知儆惕亦所謂辟以止辟也朕綜理萬幾一秉大公至正何惡於臧根嵩榮大成而必欲置之典刑但國法所在朕不敢縱耳人君固當臨下以寬而斷不可寬於貪昌侵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十

漁之輩若專以姑息為寬則五刑不當設而四凶不當放何以成唐虞之治耶或謂伊等迫於貧窘無可如何此大不然夫謂饑寒所迫在常人為盜尚無可原况有俸有養廉何至窘迫難堪而如取如攜至於盈千累萬誠何為者諸大臣孰無家人試令典守倉庫而恣為侵盜乃原其窘迫而付之不問其何以為訓乎抑此特奴隸耳若令若牧固儼然服官而受祿者也以服官受祿之人而為賊盜之行其罪更浮於奴隸矣或又謂伊等皆曾查明任所原籍財產家無餘貲所侵帑項歸於何處此又不然八旗人員聚處京師參領佐領稽查嚴密尙閒有隱匿遺漏後來漸次發覺者至外省則散處各籍凡查產之案上司委之地方官地方官之無能者既糊塗而不能覺察或因同為外任彼此瞻顧其有同年師生親故則公然徇隱不過取一結具一文即為了事孰肯實力查辦

即如上屆擬以情實之陝省李銘盤等案非會報家產盡絕者乎非經該地方官出結保題者乎乃朕加恩再予限一年伊等知一年之後無可倖免始上緊完繳吳浩以全完交減等發落矣此外省查產不實之明驗尙何所置辨耶今若仍予年限似專以格項爲重不足明中國憲是以前旨有一滿限期即入情實之論使無可觀望自必悚然而不敢干將見後此無侵貪之案可期十餘年中收不犯有司之效如其甘陷重辟忘身殖貨以爲子孫而子孫究不能享此等下愚尙何情之可原何命之足惜耶朕於刑賞政治全無成見惟求一理之至當今所辦侵貪各案諸臣中有見以爲不當如此辦理者不妨於朕前明白陳奏而不可退有後言不但爲有識者所恥即無知者聞之或誇其不肯附和然轉思之必謂伊非無階入告者何不面折廷爭而私談竊議亦且爲其所笑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十二

試自思在朕前則姍姍唯諾所謂可者可之否者否之初無獻納及出而語人則又市恩邀譽此爲何等行徑身爲國家大臣當出此耶朕自問並非不能明燭事理之主况臨御十有四年事無大小無不躬親所以諸臣情僞因閱歷久而更悉其有纖毫能逃朕洞鑒者耶果其獻可替否乃所謂同心一德實朕所深嘉如其面從腹誹則邪曲居心自爲朕所深鄙諸臣其戒之勉之○命揀選翰林院編修檢討堪勝道府人員

冬十月戊寅諭外省秋審情實人犯定例舉行處決惟朝審始面奉句到其停決亦但停朝審至雍正初年 皇考特頒諭旨外省情實亦著句到以昭慎重不知者見分日句到似乎從嚴而豈知斟酌精詳因有免句之犯實則從寬然朕御極時外省情實人犯中雍正年間所留未句而牢固監禁者亦不過數案而已今年各

省情實招册朕詳悉披覽其中有屢次未句仍入情實者如廣東省卽有林順天等九案蓋緣朕臨御之初多方爲之原有以致漏網其實此等兇犯論法律毫無可恕揆情理毫無可寬若令久繫囹圄無以彰明國憲或且別生事端人見其應死不死眾心無所儆惕而該犯亦自恃不死益無忌憚且雖不句決而按其情罪至下年秋審又不可不入情實行恐積久生玩將此等情實舊事轉成具文亦非明罰救法之道是以朕今年詳加裁奪情實人犯內情罪當句者卽予句以正其罪所未句者下次秋審卽入緩決蓋執兩用中必隨時消息當臨御之初因人命攸關實切切而不忍甯失之寬今閱歷既久灼見事理若一味姑息縱舍則失之懦弱裁度因時方得權衡不爽非有意從寬亦非有意從嚴且非前次從寬而今又改爲從嚴也此中斟酌苦心眾人安能盡喻是以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十三

詳悉諭令知之○論廣東省斬犯會士標因鳴走入總麻服叔會會昌田內被會會昌次子會朝芳打死因與會會昌爭論會士標以木挑連次抵格致傷會會昌身死會士標依卑幼毆總麻尊屬死律斬候而會會昌之子會朝宗於結案後在山砍柴適遇會士標之子會亞二觸起前恨用刀連砍會亞二殞命會士標殺死服叔會朝宗起意故殺見在俱擬入情實朕詳閱招册會士標服制攸關法無可貸而會朝宗則因報復父仇情似可原然使伊父會會昌死於非命而會士標竟得漏網冤無可伸則復仇尙爲有說今兇犯已令擬抵國法既彰則私恨可洩即使遇不共戴天之會士標亦止應聽其服法就刑不得擅肆殺害何況其子並非下手又未加功是無罪之人也殺無罪之人則但當治其故殺之罪而不當原其復仇之心果使有心復仇亦但當於會士標未擬罪之

先而不當於既擬結之後若因此遽從寬典則曾士標父子二命抵曾會昌一命於法不得其平且啓仇殺之端後此展轉相尋何所底止殊非辟以止辟之道會朝宗亦無可貸但會朝宗情因痛父曾士標子死非辜各有情節著俱改絞罪處決○諭朕因刑科三覆之例各省奏牘繁多迫於時日轉致不能詳覽徒事具文已命減去二覆以從務實今思句決之時朕詳閱招册反復斟酌辨論大學士在朕前一面秉筆代句一面聽受諭旨雖殿廷咫尺自不至有舛誤但多經一徧親覽於句決更爲慎重嗣此著於句到後將原本進呈覆閱再行批發所謂去無益而就有益著爲例○己卯諭本年朝審緩決本內有斬犯董朝佐趙世綸朱發李廷棟胡瑛劉鍾選維璧石鼎金承詔等四案內遲維璧石鼎金承詔一案係乾隆十年句到降旨改爲緩決之犯其餘三案辦理俱屬錯誤從來生殺予奪之權操之自上未有職任法司而得高下其手以意爲輕重者向來問刑衙門於大員重辟如去歲訥親張廣泗等案恐涉趨附之嫌不敢不按法定擬甚至有從重已屬非理至其他官犯則因同居仕籍存心袒護彼此相蒙竟成錮習此風雖不自今日始而綱紀所關不可不肅朕思凡屬官犯問擬罪名卽應候朕裁奪不當於朝審時朦朧槩入緩決明係因緩決案犯繁多且情罪稍輕易於忽略可以涵過不思人臣服官居職皆有一命之榮卽應秉公奉法及其干犯刑章業與尋常人犯較重可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七

果已逾二限卽當照例入於情實如以爲舊定之案入於緩決則舊案何幸而新案何辜年來侵貪漸多致煩朕有此一番辦理者皆此等相蒙惡習有以啓之也至朱發李廷棟身爲司牧奸民罔聞擒捕無方比照武職攻破城池之例治罪夫奸徒小蠢本屬子民何至倉皇失措以朝廷所付民社之寄棄而不守乃謂本非武職比照治罪緩其處決豈城池倉庫專責之武臣而地方文職可置不問乎審爾則張巡許遠但委之雷萬春南霽雲之流足矣何事誓死堅守乎胡瑛以都司奉委協擊人犯卽係承上司調遣其不速擒捕卽係逗遛觀望乃謂與臨陣退縮不同奸民罔聞卽望風不進乃謂非逗遛觀望然乎否乎劉鍾雖外委未弁畏縮遠避以致債事何情可原夫萬泉安邑刁民豈得與巡遠之事比然而治國者防微杜漸豈可以事小而忽之刑章重大如此辦理殊失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七

明刑止辟之道著另行改正刑部堂官姑念積習相蒙此次免其議處其各省秋審官犯入於緩決者通行查具清單奏聞嗣旨嗣後尋常命盜案件督撫刑部九卿照例審定其職官治罪除雜犯外凡實犯罪名秋朝審時或應緩決或應情實著另爲一冊進呈則朕得以詳閱不致因煩瀆過部臣亦不能施高下其手之技而官犯與常犯有別亦所以示廉恥等級之意斯乃朕特恩也朕臨御萬幾乾綱獨攬寬嚴之用務在得中生殺之柄斷不下移法司九卿不得稍有假借以啓威福之漸期以肅官常而慎刑憲傳諭中外知之○庚辰諭江南督撫等以該省紳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詞奏請南巡朕以鉅典攸關特命廷臣集議今經大學士九卿等援據經史且仰稽 聖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謨烈光昭允宜俯從所請朕軫切民依省方問俗郊圻近省不憚躬勤鑾輅江左地廣

人稠素所慮念其官方戎政河海防與凡閭閻疾苦無非事者
第程途稍遠十餘年來未遑舉行屢嘗敬讀 聖祖實錄備載前
後南巡恭侍 皇太后鑾輿羣黎扶老攜幼夾道歡迎交頌 天
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 聖母皇太后遊賞江南名
勝甲天下誠親掖 安輿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良足以
娛暢 慈懷既詢謀僉同應依議允從所請但朕將以明年秋幸
五臺經太原歷嵩洛趙魏回鑾已涉冬令南巡之舉當在辛未年
春正我 聖母六旬萬壽之年也將見巷舞衢歌歡騰獻祝稱朕
以天下養之至意上以廣承 歡之慶下以慰望幸之忱益深嘉
悅屆期詠吉以聞嚮導人員朕酌量先期簡派前往清蹕所至簡
約儀衛一切出自內府無煩有司供億至行營宿頓不過偶一經
臨卽暫停亦不踰旬日前崧山左過求華麗多耗物力朕甚弗取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六

張通楊文富以千把汛弁當逆苗侵犯清溪棄城逃遁又阻還守
備吳傑應援之兵以致清溪失守既已棄地奔竄又復阻兵債事
治以軍律更復何辭又如廣西省殺犯金榮於署理桂林府任內
因屬員楊維清冒銷城工得受賄銀五百餘兩朋比行私婪贓入
己又如斬犯馬宗李受賄誣良刑夾累斃草菅人命由於得贓此
而可宥何以懲貪此等槩入緩決實為失刑其他如山東省之斬
犯沈應震誤決曹黑一案本係故入人罪但曹黑自知會犯竊案
難免推求妄自招承以致斬決其中並無受屬受賄情節乃係錯
誤又如陝西省斬犯衛維康徐志芳等俱係軍需案內作為侵蝕
著落賠補與實侵入己者尚屬有聞此等又可不必淹繫致其痠
斃總緣向來辦理秋朝審案每遇官犯輒事寬縱但於一次濶入
緩決卽為成案斷不復改謂之老緩至辦理於減如赦詔及一緩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七

深達賴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請將伊兄珠爾默特策布登移取來藏協同辦事以分其權將達賴喇嘛自藏移至泰甯安駐等語此奏甚屬舛謬朕前降旨紀山特令其察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見朕諭旨時是否真切感畏伊之行止能效法伊父頗羅爾否或應教導或應防範俱著留心體察並非即有辦理之意紀山但當將此等情節據實奏聞至日後生事與否本難逆料况又欲將達賴喇嘛移至泰甯安駐此事尤不可行看來紀山見識甚謬伊係駐藏大臣凡事宜果斷其於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應教導者即為教導應防範者即為防範惟視事之輕重隨機辦理豈可顯露情形轉至啓土伯特疑心乎將此寄飭紀山知之又諭從前藏地常派大臣二員駐紮辦事後乃裁去一員朕思藏地關繫甚要彼處應辦事件有二人相商較為有益且換班先後更替有一舊人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尤覺妥當固原提督傅清從前曾經在藏彼處事體諒屬稔知著賞給都統銜前往與紀山公同辦事其欽差大臣關防著傅清收掌不必來京可即由彼馳驛赴藏將此傳諭傅清知之○壬寅諭明後兩年國家大慶秋審一應情實人犯理應停止句決但侵貪之犯非尋常命盜案件可比著各省督撫於所屬侵貪案犯限滿之日即將已完未完實數聲明分別定擬另案具題不必坐俟壬申年秋審此朕因時懲貪之意此二年仍照舊例行○山西巡撫阿里衮奏明歲駕幸五臺請仍建行宮得旨朕實不解汝何意必欲為此無益之舉若云出於誠心是愚也若不出於誠心是詐也二者無一而可另有旨諭從軍機處頒發諭朕明歲巡幸五臺先經該撫阿里衮奏稱修理各廟及建立行宮業令軍機大臣議覆將不必修建之處明晰行知今又據阿里衮奏稱自五臺至澤州

一路相近御道可供觀覽者如五臺之靈龍寺等一十三處沿途廟宇古蹟有獅梁等六處皆應粘補修整又請於臺懷鎮建立行宮而太原府城則以撫署為行宮另行酌量蓋房數十間以為棲止等語朕巡幸經臨不過暫時憩息即偶爾駐蹕亦從無旬日淹留何必重勞民力前此因山東上年辦理太過屢經申飭雖在愚蒙當無不諒然矣且五臺乃 聖祖屢次臨幸之地臺懷並無行宮太原亦僅駐撫署初未別加崇飾回鑾後巡撫仍可居住不聞另建官衙此並非畿輔每歲經臨之地可比而廣為營建煩費無益何為者耶阿里衮始終未悉朕意殊屬迷謬已於摺內批示所請建立行宮俱不必行其各廟宇上次未經修理者槩不必修理至上年未經之沿途寺廟古蹟照軍機處所定略為修葺不得尙華麗以滋糜費○以李敏第為光祿寺卿調朱一畫為山西布政使由光祿寺調○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調任山西以來雖舊時懶見屬員故習稍加悛改而每事俱不如前蓋從前辦事即未盡妥協而居心尚知感恩奮勉自伊兄訥親獲罪之後伊時時多懷疑慮其居心大非前比即如保舉參將傅謙已屬非是更令其連夜馳赴來京是誠何意而又向傅謙言我之保舉不是看大學士公顏面夫保舉屬員豈有看人顏面之理乎亦豈口云不看顏面即屬不看顏面乎總由其心意昏亂狼顧狐疑之所致耳且不思朕之加恩傅謙兄弟者乃因 皇后加恩並不因其為大學士公傅恆之兄弟也即大學士公傅恆之加恩亦由於 皇后而况其兄弟乎朕為天下主何事非秉至公何事能逃明鑒而謂大臣能交結黨羽懷挾私嫌分別門戶是乃自干罪譴耳阿里衮如此私

心窺測必將無福承受恩典不可不亟圖改悔昨朕諭及阿里衮之不能理會朕意不知輕重實覺憤懣而大學士公傅恆因奏稱阿里衮受恩深重但識見甚短不宜巡撫或用為將軍伊自當力圖報效而朕又不從其言蓋若謂用阿里衮伊必疑為朕聽信他人之言即外人亦難免議論且山西本屬事簡之地阿里衮亦係就熟之人但藩臬藉以佐理而山西目今藩臬皆不甚滿意其材庸庸今已調朱一蜚為布政使此人明敏歷練阿里衮果能推心置腹事事和衷晉省地樸民醇朕可信其必能就理此乃朕為山西地方政務起見亦正為與阿里衮選一得力之人相助儻更疑朱一蜚之調為用以伺察阿里衮行事則益大謬阿里衮之行事朕何所不知尚待朱一蜚之查察乎阿里衮儻始終不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或以朕不調伊之巡撫為可倚恃心懷疑貳政致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年

因昇平日久軍律不嚴有以致之也朕以大公御天下事事求協於理之至當至用刑之際尤必再三詳審稍有情節必加研究原減即如虧空案內之胡世仁因伊伯陣亡雖在情實亦即按會典所載加恩免其正法袁士弼許應虎皆係統兵大員袁士弼乃朕上年令入情實之犯近日細閱招冊與違誤失律者有閒特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覆審已降旨改為緩決至許應虎則加恩擢用發往軍前而惟怯無能圍困被辱畏賊如虎密請護地此而不誅何以為戒故凡不句者皆情之有可寬而所句者必法之無可赦不教而誅朕不為也水懦而玩朕亦不為也不然朕何愛於袁士弼而何惡於許應虎哉法不可弛因時立制並非有意從嚴誠不得已耳經此一番辦理所願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死人人奉公潔己勉為良有司人人奮志忘身勉為名將帥雖不敢高言刑措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年

經九卿改入情實者有九卿入緩決經朕指示情節改入情實者所有二年限滿之犯完數如例者業經分別原減其逾限未完營私入已確然有憑者予句正法誠以律不容弛法當共守與其失之寬而犯之者眾不如顯然示以無所假借俾知所戒而不至更蹈覆轍所全者實多也朕前降旨令刑部於秋朝審時將各省官犯彙為一冊得以詳悉推勘以昭慎重之意此雖不僅指侵貪而官犯內惟侵貪者常多以理論之潔己奉公人臣之職分應爾倉庫錢糧莫非小民脂膏上以供軍國經費人君且不得私有而乃漫無顧忌如取如攜婪正供而入私橐是閭里之輸將徒為若輩填窟壑也夫取非其有者謂之盜况取國家之所有乎貪人之財猶謂之盜而况其貪國家之財乎此其情尚有何可恕乎乃向來錮習以為甯盜毋貪此在為上者愛民之深權其輕重謂與其厲

東華續錄

六乾隆三十

三

民毋濫損上以是重言人臣之不可貪耳而豈忍以盜待臣子哉為臣子者又豈甘以盜自處哉人徒知漁利於民者貪也蠹蝕於官者侵也援律傳罪輕重判然不知貪者固有害於下而侵者實無所畏於上以無畏之心而濟之以無窮之慾則派累以肥囊者有之因事而勒索者有之甚至枉法而受贓者有之朝廷之府庫且所不顧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此侵則必貪勢使然也此等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蠹既已劣蹟敗露尚可因循姑息繫之囹圄獲全首領下愚不肖之輩其何所儆惕而絕其行險徼倖之心又安知其不轉以身被刑辟之虛名而子孫享富厚之實惠且自謂得計耶是斧鑕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不止惟一犯侵貪即入情實且即予句決人人共知法在必行無可倖免身家既破子孫莫保則饕餮之私必能自禁

何至甘心扞網冒法此狂瀾之必不可回而膏肓之必不可不救旋轉之機端在於此用是再頒諭旨詳悉開導俾共知潔己奉公之大義凜服官典守之大防杜絕侵漁終遠刑辟為良有司國家實嘉賴焉如其不知畏慎不知悛改則三尺具在斷在必行前鑒昭然慎勿視為具文也此諭著刊刻頒發令內外文職衙門入於交盤冊內永遠傳示各宜懍遵○諭國家設立營伍領以將弁所以禁暴止奸折衝禦侮責甚重也兵法失律有誅書稱不用命戮於社立法之嚴如此近來法司衙門於官犯相蒙多入緩決因而武弁亦邀寬典大非立法之本意夫軍旅之事國家不能保其百年不用必當申明紀律信賞必罰方足以振憲綱而作士氣誠使為將弁者在平時則勤訓練嚴拔補謹巡防以固疆圉設有緩急統帥則詳審機宜熟籌勝算其偏裨士卒則奮勇爭先摧鋒陷陣不避矢石效臂指之使自能克敵制勝若平時不能拊循士卒或因循而流於廢弛或苛急而激為忿怨偶遇小醜竊發則號令不明指揮不定畏葸退縮縱寇老師或臨陣之時望風委靡甚至欺蔽容隱負恩債事國家所倚為干城腹心者何在此而不誅何以示懲乃使久繫囹圄累歲經年虛擬罪名獲全首領是飢法也後之任事者何由知戒朕以仁治天下慎重民命罔敢弗欽而天討所在朕弗敢赦如訥親張廣泗之誤國負恩屢頒諭旨已立正典刑慶復之欺蒙縱寇亦已賜令自盡而詳閱秋朝審冊內除李質粹宋宗璋尚須待質責士弼情非退縮應改緩決此外如許應虎之失誤軍機臨陣退縮都司沈瑞龍之私回任所託病偷安胡璘劉鍾之恒法退避離汛失守又如張通楊文富之棄地不守阻

東華續錄

六乾隆三十

三

同援師皆法之斷不容貸而情之毫無可原者即其中有先經緩

決之犯皆令改擬字句正法以爲炯戒凡在披堅執銳之徒當思
臨陣爭先赴蹈危險死於鋒鏑或所不免而國家加恩贈卹廢及
子孫如其退縮偷安挫衄失事縱一時苟免終於身伏斧鑕等死
耳死敵者榮死法者辱雖至愚亦當審擇而知所處矣若專事姑
息積玩成疲於軍務殊有關繫親張廣泗慶復之敢於貽誤未
必非向來失律倖免人心無所震悚有以啓之也今於句到後特
頒此諭詳悉開導令武臣咸知儆事者必無軼罰罹罪者斷難倖
生與其伏法於誤事之後不如捐軀於臨事之時大義昭然將必
致身效命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不致苟且偷生蹈於顯戮正辟以
止辟之義也此諭著刊刻頒發令內外武職衙門入於交盤冊內
永遠傳示各宜懍遵○賞孫嘉淦左副都御史銜在上書房行走
十一月丁未禮部侍郎齊召南以病乞休允之○己酉諭聖賢之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五
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根柢也詞章其枝葉也翰林
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朕每試以詩賦頗致力於詞章而求其沈
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訓之闕奧者不少槩見豈篤志正學者鮮
與抑有其人而未之聞與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
爲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聞之宗人府
府丞任啓運研窮經術敦樸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潛學有本源雖
未可遽目爲鉅儒收明經致用之效而視懶祭爲工剪綵爲麗者
迥不侔矣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矻矻宗
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內
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以及諸生退休
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
士以應精選勿濫稱朕意焉○辛亥以劉綸爲禮部右侍郎○壬

東華續錄 乾隆三〇

子諭前因郡守縣令當久於其任而督撫題調題升徒開競進之
門能員惟事逢迎上司希心速化於吏治無補經朕降旨命大學
士九卿詳議定以歷俸三年始准調繁宜其吏習民安舉得從容
展布以收績效矣乃近來凡遇衝繁疲難四項相兼之缺該督撫
往往以格於成例調補無人爲說而言官條奏亦謂俸滿者才非
幹練幹練者歷俸未久不得已題請在部揀發需延時日揀發之
員亦非駕輕就熟難於勝任仍請不拘三年俸滿之例則原議所
稱限年准調者又扞格而難行將見久任之效未著而要地之缺
易懸豈爲官擇人之道耶且必謂四項相兼者方准越例調補是
又拘泥成例所謂月攘一雞之說耳若灼見其必不可行亦不必
憚於更易但前此定議亦因聽採輿論廣爲諮詢眾謀僉同用著
爲例若謂不可不與時變通亦當付之公議歐堪善摺已交九卿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五
議今彭家屏又以無可調人員請揀發候補知縣矣此事著大學
士九卿一併詳悉妥議具奏一面行文直省各督撫令其各就地
方情形如何方於吏治實有裨益之處切實定議奏聞尋議各省
州縣三年准調五年准升之例應照舊辦理至員缺果係緊要非
幹員不能勝任而年例不符者准該督撫將實在相需之處詳悉
聲明專摺奏聞除奉特旨准行外如交部議俟奉旨後吏部查該
員委無別項不合例事故請旨准行升署人員仍照久任之例接
算前後俸次扣足五年實授至各省情形不同其如何實有裨益
之處應令該督撫切實定議從之○乙卯飭大臣等齋期於本衙
門齋宿內大臣等紫禁城內齋宿○戊午吏部議奉天府府尹蘇
昌奏開原縣知縣蘇爲正請終養一疏得旨向例官員以親老改
補近地者仍令坐補原缺所以杜規避也而告請終養之員未有

三三五

坐補原缺之例夫父母年逾耄耋許令侍養乃國家錫類之令典然親年子所素知何必俟歷任後方行請告安知其非因見缺平常將來即可銓補他缺藉以自便其私是特為巧於規避者開捷徑矣蘇為正到任甫及二年即請終養顯有規避情弊此本所奏不准行著再留任三年以示懲戒嗣後官員親老與終養之例相符者於未得缺前許其呈請已經銓選抵任者將來亦坐補原缺著為例○庚申諭戶部所奏各關徵收贏餘銀兩比較上屆短少者按分數加以處分一摺所見雖是但贏餘究在正額之內非額外別徵贏餘緣照徵收儘解其溢於成額者即謂之贏餘是名雖贏餘實課帑也亦即正供也豈有居官食俸受國家參養之恩至侵虧課帑而可置之不問之理然該部定議亦有未協之處如議而行則好論之徒必將謂計臣習於言利故不得不為詳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悉開示當康熙年間關差各有專員恣意侵蝕不但無贏餘並不敷正額然至任滿之時未嘗不量其所入派工派差無得飽其私囊者而當時風氣俱視缺額為分所當然是以有雍正年間一番清理凡官侵吏蝕僕役中飽舉燭照而數計焉於是各關之以贏餘報者相屬而缺額者從未之聞矣可見歲額本數贏餘本有向之有缺無贏其弊自在漏卮耳自朕御極而中外人心舉知政尚寬大希圖欺隱時則贏餘歲減一歲又將漸開虧損正額之端用是曾降諭旨所有較前減少之員交部嚴行察議令其稍知法紀而朕意又恐查覈過嚴則各關自顧考成必求溢羨或致藉端橫索因令數目相做者該部即行駁題如其大相懸殊令各該督撫就地方實在情形據實覆覆非不知督撫查覈不過據監督之所申報代為奏聞並無另行查辦之處自以贏餘非厘帑可比論潔

已奉公之道固不當染指但向與侵盜錢糧有聞故為伊等稍留餘地開一解免之門亦可知朕意之所在矣迄今年復一年較前有減無增部臣以督撫覈題雖稱並無侵隱亦緣該員辦理不善請比較上屆短少至一分以上者各按數定以處分此雖為慎司國計起見然所稱與上屆比較不無流弊有如甲贏一萬則下屆之乙必思贏及萬有五千再下屆之丙又將增加二萬至丁而三萬似此相競不已又將無所底止必致病商斂怨非理財之正道也夫贏餘無額不妨權為之額朕意當一以雍正十三年徵收贏餘數目為定其時正諸弊肅清之時而亦豐約適中之會也乾隆元年以後則諸臣幸朕初政之寬而漸起弊端之時也與不可準自雍正十三年而上下二三十年之中歲時之殷歉相若也賈船之往來相若也民風之奢儉相若也則司權之徵收又何至大相懸殊哉嗣後正額有缺者仍照定例處分其各關贏餘成數視雍正十三年短少者該部按所定分數議處永著為例既可杜徵多報少侵肥己囊之漸亦不至長競勝增加之端庶為得中如此而仍有以言利興督者是為罔知大計而直欲飽其慾壑者耳其詳論中外知之○辛酉諭凡日月交食授時者原可推算而得而春秋之例又紀日而不紀月朕惟懸象著明人所共仰雖為晷運之常有自不若光朗之恆度無事於諱不可不謹故禁社奏鼓自古重之舊制交食分秒時刻頒行各省不及一分者不行救護後定為三分以上方行救護又經禮部奏定不見食省分並不及三分者俱不行知夫不先期行知則二三分者原可見食將致反生疑駭不以為靈臺失占即謂有司怠事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嗣後仍循舊制一分以上者即令救護前期五月具題請旨無論見食不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見食省分俱頒行其不見食省分不必救護○壬戌以陳世烈為內閣學士由大理寺少卿遷○癸亥諭大學士張廷玉年躋大耋前經加恩令五日一朝協辦大學士陳大受見在尚須調理內閣漢大學士惟史貽直一人需員協辦著尚書汪由敦暫在內閣署理○乙丑諭滿洲蒙古官員外任丁憂回京百日後著在該旗及各衙門行走○戊辰諭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先朝耆舊宣力有年光輔端揆幾三十載上年陳情請告朕以其神明不衰可從容襄贊番番黃髮領袖班行當以匪躬之節為羣臣先詎可忽然動林泉之興是以未允所請復申明大義布告在廷自是而大學士弗復以此為言蓋亦深知於義有所不可也乃自今年秋冬以來精采矍鑠視前大減蓋人至高年閱成經時輒非曩比召見之頃細加體察良用惻然朕思鞠躬盡瘁固臣子致身之誼而引年尚齒亦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天

書齋即所敬禮御極至今眷倚隆重夫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陳几席何况廟堂元老誼切股肱然親見其老態日增強留轉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用是躊躇者久之既而念大學士養病暫告已屢賜醫存問令軍機大臣等同往省視傳朕諭旨軫念因遵前旨不敢自陳仰蒙體恤垂詢實出望外請得暫辭闕廷於後年江甯迎駕大學士既陳奏懇款如此應加恩遂其初願示朕優老眷舊恩禮始終之意著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職任官可比仍著帶於本身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屆期朕當另頒恩諭南巡時即可相見至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北來扶鳩入覲成堂廉盛事不亦休歟○辛未諭王會汾不勝侍郎之任著降補大理寺少卿原任吏部侍郎田懋前因年少輕浮令其解任回籍讀書改過今經數載聞伊在家甚屬安靜著仍以吏部侍郎補用○甲戌諭吏禮二部堂司各官向未議有養廉銀兩視各部較為清苦朕思吏部領袖六曹禮部實清奉職雖司分不若戶刑等部之繁而體統所在均宜令其俯仰寬裕著加恩於三庫飯銀贏餘數內各賞給銀一萬兩分贖養廉以示優加體恤之意○諭大學士休致員缺吏部於一月後具題請旨應否開列此成例也今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雖經予告尚在京師若即照例請旨開列朕心有所不忍且閣務辦理有人著俟大學士登舟南還以後再行請旨其翰林院掌院學士係見需辦事之缺著尚書梁詩正兼管

士在 皇祖時直內廷陟卿貳 皇考優加柄用榮冠臣僚朕在

十二月丙子諭給事中葛峻起奏請申嚴私放官債之弊一摺欲使月選各官知所顧惜而射利之徒不得居奇巧取意非不善而

未得善為辦理之道蓋折扣重利之債本非人所樂從特迫於程
 限資斧維艱宿逋負累不能不出於稱貸即重利有所不顧耳若
 如該給事中所奏定以治罪之條處分之例勢必稱貸無門於人
 事多所未便更或私相授受居奇者益逞其挾制之術轉致陽奉
 陰違有名無實又孰從而禁之朕思外任官各有養廉本該員應
 得之項但例應到任後起支今若於引見得缺之後准其於戶部
 具呈豫支酌量道路之遠近以定多寡知照該上司於該員到任
 後扣除歸款不願者聽一轉移間將折扣重利之弊可不禁自止
 此雖細故而曲體人情實乃加恩格外如此而尚有簠簋不飭侵
 帑剝民罔恤官箴者繩以重辟其又奚辭其如何分別省分著為
 定數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至所奏嚴禁聽信長隨之弊仍屬空
 言其何以責成各督撫禁止之處亦著九卿一併議奏尋議雲南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三

道府酌借銀一千兩州縣六百兩同知通判四百兩州同判二
 百兩在部領憑之佐雜等官六十兩貴州道府九百兩州縣五百
 兩同知通判三百五十兩州同判一百五十兩佐雜等官五十
 兩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甘肅湖南道府八百兩州縣四百兩同知
 通判二百兩州同判一百二十兩佐雜等官四十兩江西浙江
 湖北江蘇安徽陝西道府七百兩州縣三百兩同知通判二百五
 十兩州同判一百兩佐雜等官四十兩奉天河南山東山西道
 府五百兩州縣二百兩同知通判一百五十兩州同判八十兩
 佐雜等官四十兩直隸道府三百兩州縣一百五十兩同知通判
 一百兩州同判六十兩佐雜等官三十兩均俟引見得缺後吏
 部知照戶部有情願借支者即持憑赴部具呈取具連名互結札
 庫照發不願者聽知照該督撫到任後於應得養廉限一年內分

作四季扣完至雲貴離京最遠所借養廉較多奉天向因額徵耗
 羨無幾原定養廉較少准一年半內扣完並令該督撫將所扣銀
 於歲底彙解部庫至揀發道府以下試用人員請按分發省分照
 實授官減半酌給委署有缺時坐扣如有升遷調任丁憂者即咨
 行新任調任扣抵其赴京起復候補有續借銀亦於新任內接扣
 參革告病等官於本員名下勒追在途病故及到任後尚未扣清
 而病故者於通省道府以下例應借支養廉等官攤扣至所奏嚴
 禁聽信長隨之弊久有例禁請嗣後令督撫轉飭各該上司按季
 查覈如奉行不力將該上司照失察例議處督撫不行詳查例
 察議從之○丁丑諭朕御極之初曾令查辦廢員許於都察院具
 呈覈明情由彙奏帶領引見至乾隆元年一年之間已及二十餘
 人嗣因紛紛呈辨希圖起用經大學士徐本奏請停止朕思廢員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三

內不無才堪驅策之員十餘年來未經查辦若槩令赴都察院具
 呈未免人懷僥倖轉啓競進之端應將因公望誤內外滿漢人員
 除已經送部引見照部議降革者無庸查辦外其照例降革未經
 引見者吏兵二部查明情節奏聞請旨朕另派王大臣察覈驗看
 分別帶領引見其降調人員未經得缺守候年久不得及時效力
 者亦著一體查辦○庚辰以趙宏恩為京口將軍劉統勳為工部
 尚書由左都○辛巳諭德齡不勝吏部侍郎之任著以內閣學士
 用其吏部侍郎員缺著同甯補授仍兼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諭
 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彭維新補授戶部侍郎德爾敏見在辦
 理工程不能到部著以侍郎銜專辦工程俟將來酌量以侍郎另
 用其員缺著伍齡安調補仍兼管太常寺事所遺禮部侍郎員缺
 著嵩壽補授其內閣學士員缺著德齡補授戶部侍郎呂熾見以

侍郎提督學政侯伊學差任滿酌量以侍郎另用其員缺著松璜調補所遺工部侍郎員缺著劉綸調補仍兼理兵部侍郎事其禮部侍郎員缺著張泰開補授○癸未諭朕因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年躋大耋步履維艱特降溫旨許其原官致仕以全晚福今日大學士特請面見奏稱前蒙 世宗憲皇帝逾格隆恩遺命配享太廟而上年諭旨中有從祀元臣不應歸田終老之語恐至身後不獲蒙配享大典免冠鳴咽請一辭以爲券朕爲惻然大學士奏稱外間亦有如此議論者不知朕前降旨原因大學士受恩至深故舉其最重者以明無可去之義俾其安心奉職且以示受殊恩者不可存爲己娛老之義耳今朕酌其年力實衰優加體恤令其引年恩禮備至豈有千秋俎豆 廟廷至大之典轉不令大學士受此殊榮耶且配享乃恭奉 皇考遺命綸綍所宣久已布告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三

中外大學士非有大罪朕何忍違設謂致仕大臣於禮不可配享則朕何難留之京邸不令南還耶况漢大臣中有此特邀異數之一人亦可風示百寮成熙朝盛事而外間倡此浮言鯁鯁竊議是未知朕眷舊之深仁且不知國家待老臣之厚誼矣爲此特頒諭旨令共知之並成詩一章以示朕意以安大學士之心也○調介福爲吏部左侍郎以納穆扎爾爲戶部左侍郎由副都統遷○甲申禮部議覆御史儲麟趾奏稱唐虞五臣均宜崇祀詳考 壇廟配位五臣止有其四而獨遺契請於國子監彝倫堂左近建祠專祀春秋遣官分獻並令直省郡州縣學畫一遵行等語查自隋至明歷代帝王多祭於肇迹之地各以功臣爲配契實配食堯廟原未建立專祠又祭法曰殷人祖契而宗湯是契於殷時久正始祖之位今會典內開山西蒲州榮河縣見有成湯陵廟每歲有司肅事無

缺臣等酌議請飭下山西巡撫就榮河縣成湯廟後別建後殿供奉有商始祖唐司徒神牌每歲春秋分獻或舊有寢室卽令新飾毋庸重建從之○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知伊兄珠爾默特策布登與伊素不相合阿里克喇嘛寺中誦巴果弼奈乃伊所補放珠爾默特策布登欲加殘害並搶奪買賣人貨物用兵把守通藏要路聲言欲來西藏果弼奈遣人開道告急稟知達賴喇嘛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一面調兵防護果弼奈一面奏聞請旨等語已降旨紀山令其傳諭珠爾默特策布登果有委曲何不親自來藏告知駐藏大臣代奏自必特遣大臣爲爾兄弟分割曲直何得擅動兵戈干犯法紀令紀山遣章京親往阿里克面見珠爾默特策布登察其虛實且看此後動靜若何再爲籌辦朕看珠爾默特策布登向日並無蠢動端倪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爲人暴戾全不似伊父頗稱循之恭順安靜安知不因其素與伊兄不睦思欲構擾以陷害其兄捏造果弼奈告詞以登動紀山及達賴喇嘛紀山等亦孰從而辨之今已傳諭傳清紀山令其鎮靜勿爲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愚但弊端旣開終恐未能安戢應將見在情形傳諭策楞岳鍾琪令其知悉或應密爲籌畫調度以備緩急前此岳鍾琪在京時曾經面諭本欲令其以熬茶赴藏視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爲人後經中止今旣有此一番舉動且待得其實在情形如果珠爾默特策布登有不靖之意造作兵端其眾寡不敵勢必爲伊弟所戕其事易辦可無煩內地徵發若伊兄聞旨卽來藏則原係恭順之人並無叛逆王章之事而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誣捏矣則亦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自速厥辜或督或提前至藏地數其罪而易置之於理亦順但此意當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三

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即欲如此辦理屆期亦必另有諭旨此時雖駐藏之傅清紀山俱未令聞知恐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窺探故也該督該提當具知此旨以為豫備之地旨到即率二三千之兵而行即可矣總當慎密不可稍有張皇致兵丁等知悉川藏接壤聲息相通毋致傳聞疑駭激成事端策楞岳鍾琪善體之再見據紀山奏如有事端即將達賴喇嘛送至江達等語雖亦先時豫籌之意但既有此奏策楞等亦宜留心籌酌將來設或有事其如何接應經理之處豫為準備方不致臨時倉卒紀山奏拊著鈔錄奇與閱看尋策楞岳鍾琪奏珠爾默特策布登所居阿里克地方離藏數千里聲息俱係由藏傳達是否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捏造誠如諭旨孰從而辨之今已蒙降旨令臣紀山遺員前往面見珠爾默特策布登察其虛實真偽自可立見臣等惟有密為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五

豫備候旨一到或臣策楞或臣岳鍾琪即可領兵前往料理必不敢稍有張皇洩漏再見奉諭旨達賴喇嘛送至江達如何接應經理臣等查江達離藏止四五日程若僅護送至此則藏內必無甚大事不過暫避儻欲送至設般多離藏甚遙自必事端已成臣岳鍾琪深悉該地一帶情形設般多地甚窄狹兵無駐營之所難以防範查察木多與設般多相去不遠為藏內外適中之地見有臺站兵且形勢兩江夾抱易於堵禦防守設有其事臣岳鍾琪即當於豫備兵內帶領一千五百名親往接應護送至察木多居住再看藏內緩急相機酌辦報聞救諭珠爾默特策布登曰爾父子受朕恩深重爾所素知今無故發兵征取果爾奈是出何意若果如此是爾既負朕恩又玷辱爾父朕聞爾兄弟稍有不睦但爾於兄弟之閒素敦和好爾父王爵尚肯讓爾弟承襲今乃轉欲搆兵取

罪乎如果兄弟間有不和之處宜親身赴藏以實情告知辦事大臣與達賴喇嘛今計不出此擅自發兵殊屬糊塗朕此旨一到爾即欽遵親赴藏地在辦事大臣達賴喇嘛前聲明其故俟伊等奏到朕自另簡大臣將爾兄弟之事分割明白務令永遠和睦如爾有欲奏之言亦即具奏朕自有措置所有諭爾弟敕旨一併鈔寄知之又敕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曰爾父頗羅鼐在時誠心為國故朕疊次加恩由台吉封郡王深加信用又准其所請將王爵令爾襲封辦理藏地事務今爾兄弟間自生猜嫌爾兄發兵征取果爾奈等朕已降旨詰問其起兵之由爾可即派土伯特賢員隨同紀山處派出傳旨之章京前往爾兄如即遵朕諭來藏朕遣大臣將爾兄弟不睦情由分割明白務令永遠和睦如爾兄有難以來藏之處亦即令其將實情具呈入奏朕覽其呈詞另為裁斷若抗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

五

旨不來藏地又不具呈詞是顯有異心爾即發兵酌量辦理爾惟當感戴朕恩用心保守地方斷不可滋事若因兄弟稍有不和即借端生事是將爾父一生忠誠奮勉之處俱湮沒矣爾可度量事理輕重而行所有諭爾兄敕旨一併鈔寄知之○丙戌四川總督策楞奏奉到廷寄以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情性乖張當存有備無患之意查該郡王虐使其下且與達賴喇嘛不和紀山到彼直至一月後始出見頗有輕忽之意臣以川省與西藏表裏此事殊有關繫當即專差密諭駐藏糧務通判令將一切情形隨時據實密稟今據稟稱該郡王於九月初五日自甘旦寺回藏接見紀山因與伊父頗羅鼐為同輩跪地請安呼之為叔初七日係頗羅鼐週年服滿紀山備席致送便中規勸應與達賴喇嘛和睦隨同說遵從教訓後該郡王設席延紀山並文武各員於柳林射

箭紀山於席間規勸不但應與達賴喇嘛和睦即與伊妹及妹夫亦當釋怨嗣該郡王送紀山古佛一尊馬一匹捨喇嘛十餘張銀一千兩紀山收物卻銀該郡王又親送求收紀山與眾商酌若再不收恐其生疑因暫收存俟回京時給還等語是紀山似尚能籠絡駕馭其應如何防範俟都統傅清提督岳鍾琪抵川臣等密行會商另摺奏聞得旨紀山想為其所愚而並非能駕馭彼也西藏之事正費籌量近又有旨諭卿矣可密為豫辦而不露方安至探聽彼中聲息當慎之又慎莫因探聽而反露形迹以啓彼疑也○丁亥諭朕許大學士張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廟之請乃張廷玉具摺謝恩詞稱泥首闕廷並不親至第令伊子張若澄代奏因命軍機大臣等傳寫諭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張廷玉即來內廷此必軍機處洩漏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來何以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已足滿其素願而此後再無可觀之恩亦無復加之罪遂可忽然置若臣大義於不問耳朕前旨原謂配享大臣不當歸田終老今朕憐其老而賜之歸是乃特恩也既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從而彼則恬不知感則朕又何為屢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羣臣乎試問其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昨朕命寫諭旨時惟大學士傅恆及汪由敦二人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稱張廷玉蒙聖恩曲加體恤終始於全若明發諭旨則張廷玉罪將無可道此已見師生捨身相為之私情及觀今日張廷玉之早來則其情形顯然朕為天下主而令在廷大臣因師生而成門戶在朝則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門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夫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朕昨令寫諭旨意尙遲回不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稽遲愈欲趨闕泥首是以向早入朝並未先得信息等語張廷玉之早來必因先得信息伊向來謝恩不一而足並未早來何以是日之來獨早若謂並未得信而次日早來即可掩先日不來之過此所見與兒童何異豈久經事理之老大臣而宜出此如果因風寒嚴勁步履不前則次日何常不寒且何難於謝恩摺內聲明或張若澄遞摺時向奏事人口奏乃並不及此其回奏摺內於先得信息之處亦不承認是日承旨係傳恆汪由敦二人以二人並論則非汪由敦而誰即萬有一分非汪由敦送信亦必司員中書等有人送信張廷玉在軍機處年久伊等皆其屬員此尚情理所有之事若降旨革職嚴訊未有不水落石出者但朕自即位以來即假借包容張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興大獄然若迫於不得不辦則朕非可蒙混了事者且張廷玉摺內於汪由敦不涉一字明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无

係避重就輕朕加恩於張廷玉至深至厚即近日之恩諭稱疊本欲保全終始甯於將去之時而顯暴其罪不為包容但實有不得不然者蓋張廷玉與史貽直素不相合史貽直久曾於朕前奏張廷玉將來不應配享 太廟在史貽直本不應如此陳奏而彼時朕即不聽其言也張廷玉奏請面見時稱外人亦有議其將來不得配享者朕問為誰即明指史貽直而言及問以大學士員缺即奏稱汪由敦見在暫署將來即可辦理其意謂在朝與史貽直夙有嫌隙今經休致則史貽直獨在閣中恐於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門生則身雖去而與在朝無異此等伎倆可施之朕前乎試思大學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黨樹私乎史貽直即與張廷玉不協又何能在朕前加之傾陷若因張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今日特令伊

同軍機大臣面見朕明切訓誨或即伊將來可以承受恩典之地也大臣等分門別戶衣鉢相傳此豈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綱坐攬朕臨御至今十有四年事無大小何一不自朕衷獨斷即月選一縣令未有不詳加甄別者甯有大學士一官而不慎重詳審聽其援置私人乎其薦汪由敦非以愛之而實害之也是以昨旨中將汪由敦革去暫署協辦內閣並尙書令在尙書任贖罪張廷玉今日回奏並不涉汪由敦一字豈伊保奏汪由敦而即忘之乎張廷玉既以衰老致仕朕何難曲示包容而正不然伊等有此隱伏情形若不明白宣示則伊等不知朕保全之深恩而直謂朕墮諸臣術中而不覺傳之史冊知者謂朕委曲包涵不知者謂朕為何如主朕甘受此耶即有議其刻覈亦所不避用頒諭旨令中外知之仍令張廷玉一一明白回奏○裁直隸河標營弁兵分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无

隸各鎮協○庚寅御史薛澂參奏大學士張廷玉詐偽負恩得旨朕既有旨交大學士九卿議奏自有公論似此下石之談誰則不能著發還○御史馮元欽奏軍機房請改名樞密院蒙簡用者即以原銜掌理院事得旨本朝內外官職俱已大備載在會典皇考時設立軍機房不過以為承旨辦理機務之地並非獨重其權顯為官職也今朕因之亦云繼而不忘之義耳馮元欽所奏未識體要其還之○辛卯諭大學士九卿議保舉經學人員如何分別考試以規實學請敕下禮部定議之處所議尙未周協若交禮部定議則必指定如何出題考試人人皆得豫為揣摩轉啓弊竇且仍不出舉場應考習套何能規其實學此番大學士九卿所舉為數亦覺過多果有如許淹通經學之士一時應選則亦無煩特詔旁求矣各省督撫所舉尙未奏到應俟到齊之日合內外所舉人

員大學士九卿再行公同覈定無採虛名以昭慎重覈定請旨調取來京引見朕親加臨試庶得實學宿儒光茲盛典○諭大學士九卿所議張廷玉除不准配享外應革去大學士職銜並伯爵不淮回籍留京待罪等語固屬公論僉同然未喻朕始終加恩之意所議猶有未協夫張廷玉之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而尤在於面請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此其所由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然朕念張廷玉為耆舊大臣蒙 皇考隆恩異數優渥逾涯自朕臨御以來加意矜全曲為體恤即今此許令原官致仕許令配享 廟廷前後所降諭旨及御製詩篇其眷待之優崇中外大臣具所備悉本欲保其晚節以成全美今乃甘自暴棄實非思慮所及料設令朕意稍有勉強則進退予奪惟朕所命何難不許其予告其面請配享亦何難卻之不從且又何能逆料其不親來謝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四

為過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請有是理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豈有展轉思維惟知自私自利不惟得之生前而且欲得之身後不亦昧於大義矣乎但如大學士九卿所議不准配享革去大學士勤宣伯令其在京待罪不知者將謂朕初不許其歸里俾廟而謬加之恩終抵之罪矣朕不云乎張廷玉忍於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朕之許張廷玉予告原係優老特恩明諭甫降朕不食言其大學士由 皇考時簡用至今二十餘載朕亦不忍加之削奪配享恭奉 皇考遺詔朕不忍罷斥至於伯爵則朕所特加今彼既不知朕而朕仍令帶歸田里且將來或又貪得無厭以致求予其子者皆所必有朕亦何能曲從至是著削去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身後仍准配享 太廟夫以年老予告之大臣志滿意得自恃其必不加罪遂至求所不當求而忽其所不可忽必致入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聖

暫署刑部侍郎○禁各省督撫餽送欵差○以新柱為吉林將軍
 永興為湖廣總督由吉林將軍遷○壬辰五朝本紀成○乙未召衛哲
 治來京調圖爾炳阿為安徽巡撫岳濬為雲南巡撫以蘇昌為廣
 東巡撫由奉天府尹遷○丁酉調辰垣為四川布政使永甯為江蘇布
 政使以陶士儀為福建布政使調顧濟美為福建按察使以楊應
 琚為甘肅按察使由陝西道遷○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命傅清往
 駐西藏已將紀山奏摺並所降諭旨通行鈔寄令其閱看具可得
 其大槩今又據紀山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稱伊兄前來搶
 馬因調旁近兵丁堵禦且有夏秋間令其與師問罪之語朕初閱
 紀山奏摺即疑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捏造豈端因以誣陷快其
 夙嫌即此番紀山所奏皆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屬人等告
 知之事虛實殊不可信紀山孤立藏地左右前後皆珠爾默特那
 木扎勒之人何從得一真消息觀其所奏雖有令伊兄弟和好之
 語而皆偏向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紀山之膽怯氣餒為所挾制已
 屬顯然不知紀山何以畏憚若此伊初至藏即與珠爾默特那木
 扎勒相對盟誓甚至具摺請安奏事皆與一同列名此皆大失體
 制傳清到彼應以己意當循舊例不與一同列名以大意曉諭
 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並密行傳諭紀山令自知其錯謬若此旨到
 遲而傳清業已到藏又隨同紀山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列名奏
 事請安一二次則此事不必提起以致生彼之疑矣自朕觀之珠
 爾默特那木扎勒暴戾不馴狡詐叵測留之終必為患本欲遣策
 楞岳鍾琪酌派滿漢官兵一二千名明告以伊兄攘奪稱戈恐於
 彼不利特令派兵相助俟策楞等至藏即可乘其不備將珠爾默
 特那木扎勒正法再行出示曉諭以出於該督等便宜行事安眾

人之心眾人素怨其酷虐自必帖然更召珠爾默特策布登曉以
 大義令襲伊父頗羅爾貝勒職銜統轄舊部不使管理嘎隴事務
 似可為分彼重權久遠甯謐之計但念川省兵戈甫息更事徵調
 未免騷動督提俱往人心更覺張皇又不知果否能如此辦理儻
 有差失則所傷實多是以遲遲未定又欲於來年萬壽遣章嘉呼
 圖克圖赴藏熬茶或督或提遣兵護送或另遣大臣前往於熬茶
 之便隨宜相度即行剪除使迅雷不及掩耳亦未知可否如此辦
 理於事勢能與不能辦理後人心是否允服總不能得彼中實在
 情形所籌畫皆不過泛論未得確然定見傅清久駐其地向所熟
 悉見在到彼尤可得其實情著一一籌酌詳悉奏聞或珠爾默特
 那木扎勒不過一強悍無知不足為慮即自戕其兄兼有兄眾亦
 不能將來為害地方或實係其兄不法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乃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望

為國家出力之人則是朕與諸大臣在此遠度未免視彼太優以
 致過生疑慮竟可付之不問種種情節務一一詳悉備細奏聞應
 如何辦理將來即可斟酌密辦但須密之又密往來章奏俱由摺
 匣封遞紀山摺並諭策楞等諭旨一併鈔寄閱看○辛丑調台柱
 為江蘇按察使以和其衷為安徽按察使由江蘇鹽法道遷○壬寅命工
 部侍郎拉布敦代紀山駐藏○是歲朝鮮暹羅來貢○會計天下
 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五千三十
 九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二百一十九萬九千五百一石
 七斗一升七合九勺

臣王先謙敬
周瀚著恭校

乾隆十五年庚午春正月丙午諭國家欽恤民命德洽好生至於
鯨寡殘獨尤所矜憫是以定有獨子留養之例凡屬情輕俱已霽
恩減等惟是愚民無知往往輕身鬪狠不知留養為格外施仁或
轉恃此為倖免之路以致罹於法網因於案情稍重或理曲尋釁
金刃重傷雖經督撫聲請仍以原罪定擬不准留養固屬該犯罪
所應得但聲請之案不過尋常鬪毆等類斷不致入於情實徒使
淹禁囹圄不得侍養而窮老孤孀無所倚賴深為軫惻朕思此等
罪犯本非有謀故重情為常赦所不原既經定擬本罪拘繫逾時
已足馴其桀驁之氣應量為末減俾得自新上年秋審此等案犯

經九卿定擬矜減者止有二起餘仍監候著該部查明各犯祖父
母父母見存果無次丁侍養俱以可矜減等請旨發落嗣後獨子
犯罪未邀寬減者該督撫於秋審朝審冊內聲明九卿覆覈時照
此辦理以昭軫恤無告之意著為例○免直隸山西河南浙江未
完耗羨銀兩免江蘇安徽山東耗羨十分之六○丁未 上奉
皇太后至 定太妃宮祝九旬壽○諭張廷玉大學士員缺會降
旨俟伊南還日開列今張廷玉既不知朕恩大學士缺不應久待
總督張允隨係 皇考時簡擢封疆久經委任資格已深向來亦
有由總督入閣者著即補授大學士雲貴總督員缺著碩色調補
兩廣總督員缺著陳大受補授吏部尚書員缺著梁詩正補授其
協辦大學士亦即著梁詩正協辦兵部尚書員缺著李元亮補授
○定領侍衛內大臣班次在協辦大學士前○戊申起董邦達為

內閣學士關內○辛亥命王公等年節列儀仗乘轎上朝常朝
俱乘馬滿洲文職大臣非年及六旬不准乘轎○壬子準噶爾台
吉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遣使臣尼瑪等謝准增貿易人數恩並
貢方物○癸丑調莊有恭為戶部侍郎以孫嘉淦為兵部侍郎○
命崔紀以右副都御史銜提督江蘇學政調李渭為山東布政使
以德舒為安徽布政使由太僕寺卿遷○甲寅命奉天州縣缺出選用旗
員○准甯古塔流民入籍○丙辰賜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照宗室
公等例用對引馬○戊午賜準噶爾台吉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
敕書曰據台吉奏肅州貿易之人蒙恩加增百名感戴陳謝殊屬
敬順朕甚嘉之至奏稱所有唐古特喇嘛已多亡故懇每次差數
十人往唐古特二博克達四大廟黃教各廟請安等語爾使臣尼
瑪等亦經口奏及此朕為天下至可行之事斷無不允行不可行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年

者雖懇求亦不許昨爾奏來肅州貿易人少不足照看朕即照所
請准加百名從前爾父噶爾丹策零奏請為爾祖策旺阿喇卜坦
差人三百名往西藏熬茶朕特加恩派大臣官兵照看並賞沿途
牲畜路費至藏完成此事績又據爾奏請為爾父噶爾丹策零差
人三百名熬茶朕亦准爾照前辦理似此應行大事朕一一俯從
若非此等事則斷不進行從前降旨甚明今爾又奏請每年差二
三十人在唐古特地方行走是以斷不可行之事來奏也爾意以
已准爾等往藏熬茶兩次未必再准前往是以妄生冀倖殊不知
果有前此大事朕原未嘗禁止往藏今無故每年令二三十人前
往不惟事有不可即照爾所請日後又必言人少請多增人數矣
將每年必派官兵照看爾往來之人可乎況從前往藏熬茶時藏
內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會奏請停止準噶爾人往藏朕若准

爾所請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奏豈竟置之不問乎爾等即不用朕官兵照看以己力潛往藏地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亦安肯容納乎但今爾地有自藏延請喇嘛大半亡故誠恐黃教日混朕方欲廣演黃教豈肯令爾地之教日就漸滅今為爾詳度朕中國大廟有名呼圖克圖藏內挑取有德行喇嘛及各處有學業喇嘛皆住持其中爾等將喇嘛內聰穎者挑取十名或二十名送至京師在大廟勤學三四年令其回去即可助行黃教但此學經喇嘛須擇年少之人學成時可以行教三四年自後不得每年差來必俟人數將完方准再行挑送學習此特恐爾處黃教漸廢是以多方為爾籌畫非必欲爾處喇嘛赴京也爾若不願送喇嘛來學即可中止如復以差人至藏為請則斷不許爾惟當感戴朕恩永圖承受勿妄生他念勉之○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駐藏辦事事務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三

副都統銜紀山奏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呈稱伊父頗羅爾在時聘定青海親王旺淑克長女今額爾克錫喇奏稱從前許聘之時並未指定某女彼遊牧處見無協辦事務之人意欲留伊長女將伊次女嫁與蒙大皇帝特命臣等勿傷和氣善全此事謹遵恩旨停止迎娶旺淑克長女即咨明迎娶伊之次女等語從前朕因不知此情會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今備陳許聘緣由遵奉朕旨停止迎娶旺淑克長女願娶次女甚屬誠敬由此觀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尚知畏懼是以朕命班第以大理曉諭額爾克錫喇應將長女嫁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必感朕恩一槩不疑於事甚屬有益今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又稱伊兄珠爾默特策布登舉兵七百直取錫可爾城漸侵至藏如此時不急息事耽延日久珠爾默特策布登未免投赴進噶爾汝等速行

咨奇傳清拉布敦令其親身抵藏曉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諭以汝弟兄始初不睦大皇帝亦鑒知矣今汝兄珠爾默特策布登雖統兵七百向藏進發然道路險峻知汝各路備兵焉敢來侵如其畏罪急迫往奔進噶爾則藏內不能靖矣且於爾父子兄弟名分亦殊未善是以皇上憐汝父之忠誠念汝等原係弟兄特命和爾兄弟王可遣使會同滿員令汝兄遵旨速行進藏伊如知感朕恩即釋其罪與委員一同進藏將與汝不睦因而稱兵之故善自曲陳亦即不究止期和爾兄弟藏內永遠安靖以全汝父始終勤勞之名如此和其兄弟使之息事則省力多矣如或珠爾默特策布登竟負朕恩執迷不悟顯係背叛何可姑容汝等自應飭令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作速勦滅勿致逃奔進噶爾方為妥協此事朕本欲差尙書納延泰前往辦理但納延泰須數月方到且珠爾默特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四

那木扎勒聞有欽差未免生疑是以寄諭汝等即如朕訓辦理具奏朕聞珠爾默特策布登之子見在藏內汝等亦加意衛護勿致傷害以絕伊父歸誠之志此旨並未傳諭紀山如傳諭紀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亦必知之知則未免又生疑慮於事轉覺無益汝等速行盡力妥辦毋忽○壬戌命工部侍郎劉綸軍機處行走○甲子山東巡撫準泰請修建行宮嚴飭之○戊辰以鶴年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己巳命正月上辛在立春前改次辛祈穀載入祀典○命張允隨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辛未諭拉布敦見在奉差工部辦事需員著勒爾森兼管工部侍郎事務○癸酉諭車駕巡幸毋得遷壘墳墓○大學士公傅恆等奏審明瞻對案內擬流之羅於朝王世泰並貽誤軍機之李質粹宋宗璋及板番革松結等各依律定擬得旨李質粹宋宗璋辦理瞻對案內貽

誤軍機原係上年情實候句之犯後聞贖對一案慶復信任王世泰羅於朝聽汪結之言有革松結之罪令與俄木丁往來交結因而故縱班滾捏稱焚死此事惟彼五人密定外人不得而知有以此言陳奏者果爾則慶復設有成局而李質粹宋宗璋為所欺瞞陷於不知自與同謀縱寇有閒朕慎重人命該犯等苟有一縷可寬不憚再三詳審是以暫行監禁提解王世泰羅於朝來京嚴行究質務得實情今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明王世泰羅於朝與革松結誘致俄木丁投獻如郎並無通同與謀縱放班滾情事而李質粹親在泥日寨初報班滾焚斃未確後即附和慶復扶同捏飾宋宗璋辦理善後亦不將實在情形具奏各有本罪明白昭著在慶復初意以欽差大臣將至急圖先得如郎因用革松結誘致俄木丁投獻如郎空寨以為己功迫班滾既逃無從擒敵乃燒毀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五

家要務賞罰勸懲所繫至重必徹底根究研鞠實在情形區別明允方成信讞今既屢經確訊所當明正典刑以申軍律俾共知儆戒將此曉諭各督撫提鎮等知之○介福緣事降調以鄂彌達為吏部左侍郎原任湖廣總督

二月乙亥 上奉 皇太后巡幸五臺山啓鑾○諭官員及內侍隨從人等踐踏田禾罪坐家主○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丁丑禁四川兵役侵擾番地○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拉布敦策楞岳鍾琪奏稱接准紀山札稱珠爾默特策布登已於上年十二月身故見在與該郡王商酌料理善後事宜等語摺內所稱珠爾默特策布登之是否因病身故前此之果否稱兵俱在可疑可信之閒紀山不免為其所愚所論誠是至稱阿里克地方緊要請將珠爾默特策布登二子內准以一人承襲其職之處則所見於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六

事勢未協夫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乖張暴戾伊兄在日尙與稱兵構釁不能相容以致陷兄於死今伊兄已死無所顧忌又有於其兄之子即使令其承襲伊又何甘令其戾然撫有故土是徒多生一枝節而於事毫無實濟也且理無兩是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告稱伊兄稱兵搶奪已有不遵王法之形身後自有當得之罪伊子豈可復令承襲如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誣陷其兄則又當明正其罪非命將用兵大為辦理不可於二者之中權其輕重則珠爾默特策布登既經身故其果否病死無從致詰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乖張暴戾將來亦未必長久若因此勞師動眾實仍費有用於無益之地有所不必雖明知為彼所愚亦不妨姑且從權置之不問至慮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以素所親信管阿里克地方歸併其權以增羽翼自不得不為此慮但彼處頭人尙多傳

清拉布敦或就其中稍為選擇令不致到彼滋生事端足矣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既無與相敵之人伊亦無可構釁或從此安靜亦未可定若伊終久有背叛之志則亦止可俟其形迹已露再為料理不必張皇債事先啓彼疑然伊若果露形迹則傳清拉布敦二人在彼又不可坐失事機致誤大事可詳悉傳諭傳清拉布敦令其因事就事詳慎辦理固不可忽略亦不可豫設成見過為計慮自朕觀之目今辦理之道實無別計也並諭策楞岳鍾琪知之○庚辰諭馬靈阿原係署理侍郎看來不勝侍郎之任著補授詹事其禮部侍郎員缺著介福補授○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頒發諭旨後紀山奏摺隨到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請將伊兄遺屍付伊辦理並願撫養珠爾默特策布登之子紀山一一為之代奏自朕觀之珠爾默特策布登以無疾之人與兵赴藏忽焉而死適當其時看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年 七

此情節其為可疑自不待言而紀山始終受其愚弄深信不疑與之水乳相合殊失大體國家因西藏地處僻遠特命大臣駐紮其地所冀得其情偽控制由我今乃為所籠絡豈委任駐防本意耶但事既如此姑且佯為不知如其所奏已詳悉另降清字諭旨著鈔錄寄與傳清拉布敦閱看此正前諭所謂從權辦理者相去遙遠虛實難明因事就事實亦不得不然傳清拉布敦到彼諸事留心務將始末情節一一據實具奏又據紀山奏稱被兵之處見在查明奏請賞恤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為此奏不過見伊兄之擾害番民所以甚其罪耳其當賞恤不當賞恤尚在兩可之間著傳清拉布敦查察酌量如果被擾累量為賑恤備屬虛言則不必一一徇其所請總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狡詐叵測實非善類加以紀山辦理不善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因而生心今事屬已往目前

暫為甯息至將來作何光景原亦無從逆料惟諭傳清拉布敦當同心密商妥協不可輕發廢疑亦不可坐失機會前因有珠爾默特策布登之事紀山偏向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未可倚任是以令傳清前往又令拉布敦到彼且暫同駐年餘另候諭旨召令還京將清漢諭旨一併鈔寄策楞岳鍾琪令其知悉○丙戌 上奉 皇太后駐蹕五臺山○己丑 上奉 皇太后回鑾○定邊左副將軍固倫額駙蒙古喀爾喀扎薩克和碩超勇親王策凌卒遺疏聞諭額駙策凌以名藩尚主班崇懿戚在 皇祖時即已宣力邊陲勤猷懋著 皇考眷注優隆晉爵親王任專閭外身先血戰殄靖狡寇偉績丕昭益勤忠盡朕以王 兩朝勳舊倚毗彌殷寄重長城倍加渥澤前聞邁疾逾命賜藥選醫令伊子馳驛侍奉復遣侍衛前往存問方期漸就痊可忽聞溘逝深為震悼特用加恩賜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年 八

銀一萬兩治喪命貝勒羅卜藏侍衛德山往奠茶酒允伊子所請扶柩來京合窆固倫公王園寢到京之日朕親臨奠醊一應齊集典禮俱照宗室親王典禮行考諡建碑俱如儀式自昔功臣勳戚侑食 廟廷以王之功宜得配享 太廟雖蒙古親藩從未有與配享者朕以王功在王室名勒族常簡在久孚宜膺特典且合眾蒙古知朕崇獎賢勞中外一體俾共知感奮益切勸勉並照和碩賢親王之例崇祀賢良祠永垂秩祀以示朕酬庸展親優賢篤舊至意○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參贊大臣穆克登額等奏稱額駙策凌患病朕特令額駙之子車布登扎布與蘇巴什禮帶領太醫馳驛前往朕意額駙偶然抱恙當即痊可後穆克登額等又奏額駙病重朕即特遣乾清門侍衛德山前往看視續又遣貝勒羅卜藏前去不意伊等未到而穆克登額等奏額駙已於二月初五日病

故額駙自 皇祖時至今始終竭誠直力忠勤匪懈功在國家今聞溘逝朕心不勝憫悼世子成袞扎布又奏稱伊父遺言身故之後乞附葬公主園寢卽此一節身後尙不忘戀關其一生實心爲國可知著照所請卽令德山與成袞扎布一同護送進口並賞銀一萬兩辦理喪事俟到京之日朕親往奠酒所有應行卹典與在京親王一體加恩其左副將軍印務暫令貝勒羅卜藏署理○壬辰諭各省錢糧偏災緩帶不得列入民欠○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弟兄構釁會傳諭拉布敦令其於抵藏時將藏地添駐官兵之處與傅清公同詳酌如果於事有濟卽以己意告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以從前撤兵伊兄卽有此舉動今欲爲奏請添駐以助聲勢使之不疑朕思添駐官兵原爲地方有事藉以聯絡聲援今珠爾默特策布登已死藏地無事若更議派兵駐守多作張皇適足動其疑慮且議添兵丁不過數百設遇有事亦不足資彈壓旋撤旋設殊爲無益如拉布敦奉到前旨尙未告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則添兵之事竟可毋庸辦理如已經告知不便中止則仍遵前旨一面具摺陳奏朕自另降諭旨總之彼地事端已息一切務須鎮靜熟思詳慎以靖地方將此傳諭知之○御史儲麟趾奏四川學政朱荃之母在籍病故伊弟主事朱履端在京聞訃呈報四月有餘朱荃仍在蜀星馳按試其爲匿喪顯然應請下部嚴議得旨該部嚴察議奏○乙未大學士禮部議覆和親王弘晝等奏 圓丘臺面奉旨仍九五之數量加展寬請遵聖祖仁皇帝御製律呂正義所載古尺上成取九數用九丈二成取五數用十五丈三成仍取九數用十九丈既合九五天數而樞次亦可加展廣深陳設器物執事人員得以從容進退實屬適

中等語謹按易大傳曰天數二十有五蓋一三五七九皆奇屬陽而五爲中數九爲老陽仍用九五之義展寬至爲精當今據奏以古尺計度上成取九數徑九丈二成取五數徑十五丈應如所奏惟三成徑十九丈雖奇數然非由九而生謂仍九數未盡協合應將三成臺面取三七之數徑用古尺二十一丈則上成爲一九二成爲三五三成爲三七於天數一三五七九既全合計四十五丈於九五之義尤合又奏稱 壇面甄塊奉諭改用金甄以期經久考原制上成九重二成七重三成五重上成圍甄取陽數之極自一九起遞加環砌以至九九二成三成圍甄不拘今 壇面加廣上成仍照九九塊砌計每金甄一塊應長三尺六寸八分下寬三尺五寸七分上寬一尺查金甄舊式不過二尺二寸若依展寬尺寸燒造維艱若增用塊數又於原制取義不符請改用直屬房山縣所產艾葉青石質性堅澤色應法象止須琢磨如式既得寬長隨宜復垂久遠等語查上成甄數自一九以至九九其義甚精至二成圍甄不拘未免參差應請做上成取義亦用九重由八十一之數遞加環砌二成自九十至一百六十二三成自一百七十一至二百四十三於體制方爲整齊金甄既難改用應如所奏採艾葉青石敬謹成造又奏稱 壇制每成四陛之外各用青色琉璃闌板圍繞上成每面用九二成每面十七取除十用七之義三成每面積五用二十五雖各成均爲陽數而合計三成總數並無取義今請用乾策二百一十有六之數依九數分配三成上成每面一九計三十六二成每面二九計七十二三成每面三九計一百零八合爲二百一十有六之數惟原用琉璃闌板每塊長一尺三寸有餘合今分配之數每塊應長四尺五寸有奇亦難另爲燒造

並請改用艾葉青石等語伏思闌板扇數加多則尺寸自然減少應請合三成闌板共用三百六十扇應周天度數上成每面十八扇四面計七十二扇二成每面二十七扇四面計一百八扇三成每面四十五扇四面計一百八十扇臣等逐項悉按古尺合算略為增減皆與九數相合謹繪圖列數請旨交承辦衙門敬謹遵照得旨是依議○辛丑大學士九卿議准御史王應綵奏前奉旨令內外大臣公舉經學之士伏思草茅下士皓首窮經人往而書始出歲久而學乃傳曾不得與今日應選之士同邀榮遇可為深惜請敕下內外大臣細加接訪上其遺書果能斟酌羣言闡明奧旨者量予旌獎其書藏諸祕府以為績學之勸應令直省各衙門陸續採訪進呈從之○癸卯 上至四聖口閱永定河隄工

三月乙巳 上駐蹕南苑行圍○丙午諭大計軍政固三載考績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十一
 之義以示激揚但文武大臣具疏自陳雖屬遵循成例而於實政未覺甚有裨益蓋中外大臣皆朕所簡用既經委任其居心之誠否才具之短長舉在洞鑒之內如其不能稱職早已隨時甄別其待至三年而計去者實缺非要任而人非大過介在可否之閒者至於大臣恪共職守正宜久任以收實效而屆期輒求斥退降旨令照舊供職拘成例而事繁文非崇實務本之道也至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等或簡自動威或拔從宿衛其辦理各部卿長以及八旗職任俱量材器使非循資錄用者比且伊等多世沐國恩趨承左右論其情理亦不當引退就閒甘心暇逸而每至三年亦循例求罷是轉以疏遠自居其如君臣一體之義何即如來保自皇祖時即已侍直內廷迄今五十餘年雖年登七表而受恩如此其深且久則自陳請解退職任者義當然乎抑明知其於理有

未安乎又何事此虛文為也前因宗室王公兼辦閣部等職者俱係宗潢近派特旨令不必自陳嗣後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等兼理閣部及八旗事務者遇大計軍政俱著不必自陳餘仍照舊例行○諭大學士張允隨久任封疆簡擢政府勤慎素著河道總督高斌宣力河務年近七旬俱著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將溥侍直禁廷辦理部務恪勤供職直隸總督方觀承兩江總督黃廷桂節制宣勞才猷練達俱著加太子少保以示優獎○再免薊州等十七州縣額賦十分之三○丁未敕建永定河 河神廟○己酉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辛亥 上親耕藉田○降德舒為山東按察使以高晉為安徽布政使

由山東按察使
 ○壬子諭漢軍人員選補州縣舊例迴避直隸地方乃遠嫌避勢之意邇來直隸州縣閒有滿員補用者並未議及迴避揆其所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十二
 由從前州縣原未補用滿員是以止定漢軍之例今既用滿員而未議及迴避自屬辦理疏漏朕思州縣親民之官五百里內旗莊地方鱗次接壤詞訟案件動相關涉自不使用滿員嗣後漢軍仍照舊迴避直隸其滿洲人員著迴避五百里以內所有見任人員著該部查明另行請旨其道府同知等官統轄之員雖非州縣可比但本員莊地有在所轄之內者亦屬未便著報明該督奏請調補盛京州縣今已槩用滿員其中有莊地在本境者亦著於部內呈明另行扣補著為例○甲寅 孝賢皇后二週年 上詣靜安莊致奠○乙卯諭大學士張廷玉前因朕念其年老許令致仕回籍仍准配享 太廟屢沛莫大之恩而伊並不知感謝恩竟不親至本應如大學士九卿等所議治罪朕以耆舊老臣不忍加之罪謹僅削去伯爵仍以大學士休致邇來詳加體察實乃龍鍾昏憤

一頁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頁

力不能支當時聞命之下精神短淺或心思實有不到而非出於恃恩疏節亦未可知且朕從前降旨乃使爲臣子者共曉然於事君之大義亦不爲張廷玉一人而發不然伊身已退矣朕之加恩保全已將畢乃生矣豈尙慮其敗官箴而妨政事而不爲之格外優容乎今中外臣工已具知大義之所在張廷玉綸閣舊臣宣力年久今日陛辭之際願其衰耄朕心尙爲憫惻所謂善善欲長惡惡欲短茲仍特加異數以寵其行賜給御製詩篇手書二卷並御用冠服數珠如意諸物起程之日仍令散秩大臣領侍衛十員往送用示朕優老眷舊至意○丙辰諭張山著稱名萬壽山全海著稱名昆明湖應通行曉諭中外知之○丁巳禮部議准湖北巡撫唐綬祖奏旌表尋常守節年例相符之婦督撫學臣給扁彙題刊碑載誌伏思督撫學臣給扁嘉獎似人臣得操表揚之柄且扁字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十三

和碩定親王諡曰安○己未 上奉 皇太后至定親王殯前賜奠○諭內務府禮部等議皇長子和碩親王喪儀於第三日移殯靜安莊東園輟朝三日等語定議之意想因皇長子別室近在御園之內不欲延留恐傷朕心其輟朝之期亦照親王定例但三日移殯爲日太速朕實有所不忍且齒序居長禮當從優著改於第五日發引殯既未移亦不忍遽身常服視事著輟朝素服五日○壬戌定親王移殯靜安莊 上親臨賜奠○癸亥履親王允禔子殤 上幸履親王邸第慰安 定太妃○丙寅諭前經臣工條奏四五品京堂京察列爲一等者請帶領引見又有奏布按二司應入大計者俱未議准行朕思兩司承辦通省案件大小事務無不由其擬議詳報督撫自必隨時體察優者隨時揭薦稍不勝任必不姑容誤事何待大計之年方入舉劾議駁自屬允當至京官察典屆期三品以上堂官尙具本自陳部院司員亦俱令引見而四五品京堂則不在自陳之例考覈之後亦不行引見雖有吏部都察院填註考語之例不過按冊過堂虛文應事其中龍鍾庸劣者既得姑容卽才具優長精力壯盛堪供驅策者亦無由自見於培養人材激敘官方之道蓋兩失之嗣後京察年分吏部開列王大員等職名請旨特派數人將四五品京堂秉公分別一二三等及應留應去具摺奏聞帶領引見以定黜陟庶優劣分而人知激勸於實政有裨其王大臣之是否秉公據實亦不能逃朕洞鑒卽於本年爲始著爲令○諭據副都統銜紀山奏稱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請將伊子達爾扎策凌遣往阿里克地方駐守等語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感念朕恩欲遣伊子達爾扎策凌防守要地所辦甚是但達爾扎策凌見係閒散並無官職若往阿里克地方管轄

兵丁不足以資彈壓達爾扎策凌著加恩作為扎薩克頭等台吉
 ○己巳諭定安親王皇長子大故見諸大臣官員俱未薙髮或因
 皇子尚未分府之故此等事件向無定例眾意俟過三七再行薙
 髮所見雖是但不遇祭祀三七薙髮尚可今既遇大祭恐於齋戒
 之意未協所有執事隨祭大臣官員均著於四月初一日薙髮其
 餘人等仍俟三七後可也○諭軍機大臣等據嚮導大臣努三兆
 惠奏稱由杭州府渡江至紹興禹陵南鎮一路河道窄狹僅容一
 船經過石橋四十餘座須拆毀過半旱地安設營盤地氣甚屬潮
 溼等語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餘里之內不躬親展奠無以申
 崇仰先聖之素志嚮導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權宜辦理之道總
 總以水道不容巨艦旱地難立營盤為慮若如所議拆橋數十座
 即使於回鑾之後一一官為修理其費甚鉅且不免重勞民力豈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五
 朕省方觀民本意耶朕在宮中及由高粱橋至全海常御小船寬
 不過數尺長不過丈餘平橋皆可徑度最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
 日間乘用俱當駕駛小船石橋既不必拆毀其原擬安立營盤二
 處必係灣岸稍寬可以停泊之地即於此處造大船一隻專備晚
 間住宿更不必於旱地安營既避潮溼且免隨侍人眾踐踏春花
 之患其駐宿大船惟取堅完既不藉以涉大川破巨浪一應帆檣
 篙楫亦不必齊全所費不過造船工價二三千金過後物料尚可
 變用較之拆橋進艇多費周章者相去遠矣著詳悉傳諭該督撫
 等令其遵照指示妥協辦理○辛未禮部議奏定邊左副將軍和
 碩超勇親王策凌奉旨伯食 太廟入祀賢良祠製造龕位應於
 太廟東廡怡賢親王之次安設賢良祠應於怡賢親王左次另
 龕從之○是月廣西巡撫舒輅奏安南匪徒朝曉前附莫匪與安

南構變後莫匪敗逃朝曉敘迹今復出為患飭沿邊營弁加意嚴
 防報聞
 夏四月丁丑命繪 壇 廟祭器圖式○己卯以明春巡幸江浙
 命各截留漕糧十萬石備糶○乙酉富德以罪輒無為革職以馬
 鹽阿為左副都御史由詹事遷○丙戌諭本年朕四十壽辰各省文武
 大臣不必奏請來京祝嘏○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河道總督高斌
 回奏部駁臨黃臨運兩壩情形一摺部議以黃高濤下勢難倒注
 高斌則稱黃河水面高於運河五尺設遇大汛運河水面加長七
 八尺至丈餘黃河偶未加長或雖長而較小於運則清水之下者
 轉高下游中河難以容受即可啓放二壩引清入黃等語夫黃河
 水面高於運河五尺非獨水面高乃其河底高也黃運河底既高
 下相懸即使運河盛漲非橫決旁衝即下流漫溢成災何能使之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六
 轉而就高此理易曉非祕諭難明之事而高斌仍復如此執奏不
 過迴護前言此摺朕已批令原議之大臣議奏今思事既不行若
 該部立議駁詰徒多往返終無了局若含混定議將謂河務中至
 淺近之理竟不能知亦非政體是以特行傳諭令其知悉以全顏
 面此摺不必交議一併諭令知之○諭據湖廣總督永興奏報原
 任四川學政朱荃起程回籍伊家人稟報在重慶府聞訃丁憂二
 月初一日起成都交印初十日起程回籍三月初九日行至巴東
 縣地方灣泊夜起失足落水拉救不及打撈未獲等語此等情甚
 可疑朱荃若非潛蹤滅迹即係投江自盡必非失足落水伊自上
 年七月丁憂歲除封印之時尙趨緊開考其有意匿喪情節顯然
 經御史參奏該部見在行查朱荃蔑倫傷化其心迹已不可問明
 係聞訃之後乘未報出連考數郡賄賣生童以飽行囊一聞被參

之信知無可掩因託詞落水希圖了事伊家人戚屬從行者甚多豈有泊舟之後乘夜復起竟無一人知覺而聽其失足落水之理其隱匿實情通同捏報不問可知况家人不行護救又不及打撈已有應得之罪此外別有謀害等事俱未可知伊家屬前行此時應已抵家著傳諭永貴令其即提朱荃隨從家人嚴行審訊務得實情即速具奏並諭四川總督策楞湖廣總督永興巡撫唐綏祖知之○己丑諭今日侍郎管太常寺事伍齡安因額駙超勇襲親王策凌配享太廟位次開單條列具奏朕已另降諭旨辦理因詳關配享諸臣名單其中如費英東額亦都諸臣皆任命元勳汗馬百戰功在旂常是以侑享大丞俎豆勿替即大學士鄂爾泰已覺過優於此益見張廷玉之不當配享而其配享實為逾分在鄂爾泰尚有開闢苗疆平定烏蒙及經略邊陲諸勞績若張廷玉在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七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七

皇考時僅以繕寫 諭旨為職此嫻於文墨者所優為自朕御

極十五年來伊則不過旅進旅退毫無建白毫無贊襄朕之姑容不過因其歷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陳設座右而已夫在昇平日久固無櫛風沐雨躬冒矢石之事可以自見然亦必德業猷為有功社稷方足當之無愧張廷玉曾有是乎上年朕許伊休致回籍伊即請而見奏稱恐身後不獲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為券朕以皇考遺詔已定伊又無大過何忍反汗故從其請並賜詩為券夫其所以汲汲如此者直由於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對天地鬼神尚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謝恩不至經廷臣議處朕仍復加恩寬留原職並仍准其配享是在伊又當何等感愧乃仍覲然以老臣自居並不知感且於陛辭之日賜賚優渥並令於起身時仍派大臣侍衛往送伊遂心滿意足急思旋里適皇長子定

安親王之喪甫過初祭即奏請南還試思伊曾侍朕講讀又曾為定安親王師傅在大臣年老或患病不能任事如徐本任蘭枝楊汝毅等何嘗不准其回籍若張廷玉則不獨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尤非諸臣可比朕從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實朕之以肺腑心稽視之逾於常格之恩而伊轉以此快快及至許其原官致仕許其配享則此外更無可希冀無可留戀惟以歸田為得計矣前於養心殿召對奏稱 太廟配享一節臣即赴湯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則甘於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誼則一切置之不顧有是情理乎使 皇考仍在御見張廷玉今日之行爲亦將收回成命則朕今日不得不明頒諭旨以勵臣節張廷玉非但得罪於朕抑且得罪於 皇考在天之靈矣且朕賜詩所謂可例青田原侑廟漫愁鄭國竟摧碑云者劉基在明原係從龍之佐有帷幄之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六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

六

功而當時配享尚不免訾議今張廷玉自問果較劉基何若乎至魏徵仆碑事在身後今張廷玉見在更不待身後始有定論朕前加恩降旨仍准其配享臺垣諸臣即應力陳其不當濫廁元勳之列而乃噤無一語御史中非無人即有所觀望耳配享一節天下自有公論張廷玉亦當有自知之明今及其未至身後正可折中定論朕豈肯為唐太宗所為耶著將此旨並配享諸臣名單令其閱看自加忖量能否與本朝配享諸臣比肩並列應配享不應配享自行具摺回奏到日令大學士九卿等定議具奏尋奏臣以庸陋之材竊祿多年毫無建白不自度量妄思配享蒙 皇上訓示如夢方覺既無開疆汗馬之功復無經國贊襄之益年衰識昏愆咎日滋伏乞能臣配享並治臣罪得旨大學士九卿議奏○庚寅琉球國護送遭風福建商船回籍優賚之○壬辰諭阿桂前因墮

往軍營以招搖致獲重譴經部議治罪監禁朕特加恩寬宥令伊父阿克敦約束教導阿桂從前獲罪原因倚恃上司尚非身犯贓私者比伊向在司員中辦事猶知黽勉且阿克敦僅此一子今再行加恩著仍在吏部員外郎上效力行走俟有缺出題補○甲午起勇襲親王額駙策凌極至清河 上親臨賜奠○乙未大學士等議奏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應請停罷配享仍革去大學士職銜以爲大臣負恩者戒得旨張廷玉配享 太廟一節朕之本意並無欲令其停罷之見一三年前大學士史貽直曾於面見時議及配享大典張廷玉不嘗濫邀朕知伊二人素不相協且漢人中有配享大臣亦足爲臣工之勸是以未經允行及上年許令張廷玉休致伊卽奏請面見汲汲以配享爲請求一言爲券朕卽允其請及其謝恩不至經大學士九卿議停其配享朕以 皇考成命早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十九 頌仍曲示保全未允廷議在張廷玉卽不知朕心信朕不及而朕之始終加恩不欲停罷配享初未嘗有絲毫成見已可共白矣乃張廷玉受千載難遇之恩而毫不知感覲然自居老臣朕西巡時伊隨眾送駕乃加恩免罪後初次面朕也伊亦未曾叩首道旁且毫無惶悚激切之意仍在皇城內與留京總理王大臣同列海子接駕亦然是皆眾人所共見者及陛辭之日朕仍賜令召見意以伊以老臣去國自必有嘉謨論規益朕躬合於臨別贈言之義而無一語及於國家政事古人居江湖而憂廊廟者固如是乎且奏稱去冬謝恩不至曾令伊子將緣由告知奏事太監未爲轉奏近日奏事太監有敢以大臣陳奏之言壅蔽遺漏而不爲轉奏者乎 皇考臨御以至朕躬能容此等奏事太監乎此在外人或未盡知張廷玉在軍機處行走數十年甯不知之而欲以此委過於

不足比數之小臣大臣居心豈當出此乎及遇皇長子之喪甫過初祭卽請回南於君臣大義及平日師傳恩誼超然不以動心其意不過以志願已遂更無可圖惟以歸榮故鄉爲急人臣如此存心於國家無幾微繫屬依戀國家安賴有此臣也夫遭皇長子之喪迫不及待欲歸故里在張廷玉則爲悖於大義在朕視之仍屬小節朕非因小節而督責去位之大臣然小節如此又安望其臨大事而能竭力致身乎在張廷玉老邁歸田豈更望其出力而我大清國億萬斯年君臣一體休戚相維之誼所關甚大不可不剴切明示以正名教之大閑且張廷玉去志本不始於今日當有訥親時伊卽屢在伊前從憑代奏訥親不敢明爲奏請而時時流露其意彼時張廷玉尙未龍鍾豈一二年亦不能待而營營思退者蓋自揣志不能逞門生親戚之素相厚者不能遂其推薦扶植之私所積貲產又已足贍身家是以伊十餘年來僅以旅進旅退容默保位爲得計及一一獲滿所願輒圖遠引朕向之曲示優容者則以 皇考所貽卽古器亦加珍惜何況舊臣然亦以其原無大過耳今旣獲戾種種實乃得罪 皇考無可復加原宥適因伍齡安之奏閱配享功臣名單益見其不可濫邀是乃天理昭彰不容倖竊非分朕雖欲屈公議以全初念亦有所不能也况配享大典不但酬庸實以示勸在朕初無成心鄂爾泰張廷玉同奉配享之詔鄂爾泰在生時朕屢降旨訓飭較之張廷玉尙爲嚴切此亦在廷所共知然以大節不虧始終克全自應叨榮勿替而張廷玉居心行事如此若仍令濫膺爵食誠不足以服公論不足爲天下後世臣工之勸卽朕亦何以仰對 皇考在天之靈著照大學士九卿所議罷其配享至朕於張廷玉已格外加恩所議革去大學

士職銜之處仍著寬免並將前後情節詳諭內外臣工知之○己

亥調慧中為吏部右侍郎由盛京兵部侍郎調

五月甲辰諭貝勒貝子俱准禁城騎馬○丙午諭軍機大臣等

傅清拉布敦所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見經奏明前往薩哈地方

有調動部兵搬運礮位等情形看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或因伊

兄雖死其所屬頭人部眾不能帖服前往辦理其調兵動眾不過

自為防範或因伊兄弟搆毀朕有問罪之舉伊等小見意謂離

其巢穴可以苟延俱未可定總以心懷疑畏見自去冬以來傅清

甫換紀山拉布敦又往同駐頻遣大臣到彼恐將伊王爵革除擒

拏治罪種種猜疑是以作此行徑朕去年加恩賞賚及允伊與青

海親王聯姻前後恩旨實足以釋彼之疑想尚未到如經奉到自

必曉然喜出望外不復懷疑矣若謂其別有異謀則不必慮從來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三

有異謀者非有所貪圖希冀於所不當得則必禍患迫身出於不

得己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言之伊身為藏王操生殺而擅富貴

俸賜所頒貿易所入歲獲重貲而且倚藉中朝聲勢眾蒙古皆與

往來可得厚利伊更何所貪圖希冀若叛去則全無所得伊何所

利而反耶至伊遠在天末雖有大臣往駐並不監制其行為分奪

其聲勢伊又有何拘束困苦而以逆謀自救耶利無可圖害無可

避而謂其將有異謀誠過慮也且使果有異謀則西藏伊所駐紮

何不據此舉事而轉至薩哈欲何為耶此其有無俱可勿論至其

性情乖張則所謂父不能得之於子者在朝大臣可制其進退予

奪之大命尚不能使之一一守法奉公何論其本屬外藩地居極

遠是豈教化法令之所能施即如從前以五百兵駐藏何足禦侮

况已經撤還若更令重駐彼第以五千之眾應之勢必不敵將見

番屬駭然兵民俱困天討未伸即內地不勝其擾以此觀之惟當

鎮靜持重聽其自行自止在我本無加罪之意在彼自不存致疑

之端傅清拉布敦當領會此意並不必有心急令其釋疑轉多一

番糾擾且靜以待之俟其回藏時情形若何再行奏聞前經降旨

著班第往換拉布敦未免過速亦足致疑今已召紀山來京陛見

面詢情形再令前往青海班第俟紀山到後往藏約計到藏當在

冬閒彼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當已深知天朝德意積疑冰釋矣

將此詳悉傳諭傅清拉布敦知之○丁未諭原任宗人府府丞劉

藻因聞皇長子定安親王之事來京面請朕安並請赴皇長子喪

次叩謁劉藻係母老奏明在籍終養之員離京千有餘里即具奏

差人請安未為失禮而伊於 孝賢皇后大喪及此番皇長子喪

事俱親赴闕廷深知君臣一體休戚相關之大義伊在上書房行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三

走纒及數年尚有不忍忽然之誼以視張廷玉之身為第一大

自朕在書房即侍講讀繼又為皇長子師傅行走至三十年之久

而漠然惟知自便者與之並較其相去何如也豈無可觀者則

總忘休戚之情而匪懈者上者必盡出希冀之念乎張廷玉聞之

其知愧否乎劉藻曾任內閣學士緣事降補仍給予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原銜伊親年老在堂需人侍奉天氣亦漸炎熱著賞給

伊母人蔭二斤劉藻著即行回籍終養○戊申命江南再截留漕

糧五萬石備糶○庚戌 上詔 黑龍潭祈雨○辛亥諭 壽皇

殿恭奉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聖容朕以時躬

詣行禮愾見優聞得申逮事之悃仰惟 太祖 太宗 世祖聖

容 列后聖容向於體仁閣函奉尊藏未獲修歲時展謁之禮粵

稽前代安奉神御或於宮中別殿或於寺觀淨宇本無定所國家

緣情立制宜極明備周詳敬念 列祖創垂顯承斯在永懷 先
澤瞻仰常新式衷 廟祫之儀期協家庭之制應即於 壽皇殿
增修丹雘恭迎 列祖 列后聖容敬謹奉安於歲朝合請懸供
肅將祿獻以昭誠懇所有應行典禮著內閣大學士會同內務府
王大臣等詳悉具議以聞尋議恭查 太廟時享祫祭俱用太牢
邊豆 奉先殿前殿朔望用邊豆 後殿節令用果供今 壽皇
殿 聖容恭懸恭收之日請如 奉先殿後殿節令例致祭大祭
日如 奉先殿前殿朔望例致祭邊豆用陶每歲除夕內監詣
壽皇殿恭請 聖容恭懸每案供乾鮮果品十二羊豕肉二清醬
一爵三上香行禮元旦大祭獻邊豆上香行禮作樂獻帛爵不樂
舞不讀祝初二日如除夕供上香行禮畢恭收 聖容即 殿尊
藏元旦詣 堂子 奉先殿行禮畢詣 壽皇殿王公隨行禮內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五
務府前期奏請除夕初二日 皇子輪班行禮掌儀司前期請樂
章用 奉先殿前殿朔望樂章掌儀司太監豫習上元節每日供
餽餼案如常儀秋季開暇 聖容宮殿監督領侍等派內監執事
祭日司香司帛司爵陳設祭品樂器贊禮典儀司樂掌儀司贊禮
郎執事如儀從之○諭各省督撫參劾不職屬員或請革職休致
或請降補改教皆地方公務並非應行密辦之事理當繕本具題
方合體制近來督撫有先具摺奏聞聲明另疏題參者尚屬可行
而亦竟有以摺奏代具題者究於體制未協所有摺奏之準奏等
已傳旨申飭著通行各省督撫凡遇此等參奏摺用題本以昭慎
重再向例各省參案除特參貪酷等犯一而具題一面
摘印看守至其餘降革休致改教之員必俟部覆允行方令離任
此等人員既昏惰無能留一日即多誤一日之事理應即令離任

另委賢員速為整頓方於地方有益且自該督撫出本以後該員
即已豫知不可保全而幸其印猶在手往往乘機舞弊即瑣細無
關緊要如田房稅契之類或本人或子弟或吏役以及素相往來
之紳衿俱於印官將去未去之時恣意妄行及至部覆到日近者
亦必二三月遠者或至半載以外此數月中何事不可為即丁憂
人員尚有隱匿遲報者豈可任其踞缺營私殊非激敘官方整理
民社之意嗣後各督撫於屬員有題請革職或勒令休致另行降
補改用教職以及丁憂告病類應離任者一面具題一面即行委
員收取印信署事並將任內經手錢糧一一清查無得瞻徇著為
令○命刑部清理庶獄減徒以下罪直隸亦如之○壬子降歸宣
光為內閣學士起彭啓豐為吏部左侍郎原任刑部右侍郎○癸丑論入
夏以來京畿雨澤未能霑足乃者十七日望月食既雖春秋不書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五
月食未為災異然垂象示儆惟應省愆修政以期仰格天心九卿
科道等其直陳闕失毋隱○以世臣為盛京兵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
己未諭熊學鵬奏上年秋審句決較前數年覺多近年臣工條奏
更改刑名律例大槩多尚嚴厲請密降旨曉示內外臣工辦理一
切刑名不可刻覈相尚條奏增設科條者槩行禁止等語熊學鵬
此奏甚屬悖謬上年秋審句決之時經朕詳悉裁審其中如侵食
各犯蠹國殃民實乃法所不容若止虛擬罪名槩從緩決則流風
相煽愈積愈多為吏治之大害不可不稍為補救若謂因此而致
兩澤愆期遂乃恣貪官汙吏之所為一切置之不問徒使貪黷成
風千百輩肆意婪肥身并法網更復幸災樂禍冀雨暘不時以為
倖免之計適足以干天怒而召災沴豈得轉以此為修省之要務
乎京師地居燕朔春夏自來少雨而幅員既廣則天災流行亦所

時有然朕宵旰焦勞當未降旨求言之先已廢食靡甯所望在廷臣工共思政治之實有闕失處同心一德力圖修治若以辦理侵貪等案為失之過嚴則前此未辦之時何以向年屢事祈禱且御極之初則共知為諸事從寬者又何以水旱偏災各省亦時時入告而京師則自元年以至於今無一年不於春夏之交朕焦勞望雨或密禱禁庭或明頒諭旨即目今外省如河南山東麥既有秋江浙等省春花俱獲豐稔見在雨澤勻調獨非共在版圖之內朕所臨御者平能學鵬雖為此謬論朕慎持政柄必不為浮言所動果使貪風未即倭改無論京師一隅一時偶值雨未霑足設令更甚於此亦不因一時災祲而於立政之大經御世之大法廢而不舉違道徇人為此姑息之政惟有斷之以理法在必行仍照上年辦理耳至內外問刑衙門在朕初年或不免有意從寬而謂近年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丑

來專以刻覈相尚則可保其必無即言官及外省臬司條奏律例或比擬失當經部臣議駁者不一而足以此時刑獄而尚以為過嚴信為罔知輕重之尤者矣當御極之初如從寬好名之習不能去諸懷然元年二年之間亦何嘗不早比年閱事既多深知為治必出於大公至正斯久而無弊方曰進臣工而申明邀譽之當戒顧肯躬自蹈之乎然十五年來無時不以敬 天法 祖為心無時不以勤政愛民為念無時不不得賢才以共圖政理此可無慚衾影者人苦不自知惟工作過多巡幸時舉二事朕側身內省時耿耿於懷在 圓丘 方澤諸壇暨 壽皇殿皆歲久應行修整西山添建兵房亦非無益之費畿輔行宮不過修葺舊有且較安營為更省而公費足贍貧民供役無勞民力至巡幸則 聖祖時歲凡數出不特稽古省方用彰盛典良亦我國家習勞之舊制雍

正四年 皇考會降 旨以武備不可廢弛官弁不可怠惰為戒然十三年中未經舉行八旗人員於扈從行圍諸事一切生疏近年稍覺嫻熟亦事之不可不行者且以吏治言之直隸較優於外省豈非常經巡省之明效乎然每一念及尚覺欲然於心從前劉藻嘗以工作進諫是以朕至今心懸其人至飢法縱奸思以感召休和如熊學鵬所云者直瞽論耳本宜議處但朕既降旨求言熊學鵬即識見迂謬姑從寬勿問特詳悉剖示令中外諸臣共知明知刑罰教不可為貪吏開倖生之路其有游談附和者必從重治罪熊學鵬摺並發○論軍機大臣等據蘇昌奏稱該省從前風氣地方吏治雖不至於廢弛不免失之寬緩寬則縱恣易起無以儆惕人心緩則弊竇漸生無以肅清政務臣豈敢欲速苛求而寬縱闖茸之風不可不除等語從來後任皆議前任之短及為伊後任嘗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丑

議亦復如前此外省錮習竟成故套然以碩色岳濬二人言之則其性情謹慎有餘而辦理地方諸事誠有流於寬縱之失蘇昌所論頗為切中其弊今伊二人又同事滇南滇南民風醇樸事務本屬簡少更非粵省嶺海交錯習俗澆漓者比但係邊方遠處天末亦須隨時整飭不可一味因循遂致疲玩懈弛日甚一日此則封疆大吏所當深戒也自朕觀之整飭之道不在多設科條煩擾百姓如柳宗元所云日擊鼓號召其民轉致饕餮不暇惟在督察屬員令其以見在應行之事因地制宜一一實力行之百姓自露實惠一邑得人則一邑治一郡得人則一郡治為督撫者慎持綱紀廣諮諏而審觀聽聞茸怠事者必不姑容如此則政有經而民不擾較之徒事虛文無裨實效者相去遠矣不獨滇省即在京在外無不皆然著傳諭碩色岳濬令知此意不得因議者皆其寬縱意

圖改絃易轍又致急遽煩苛亦不得專務息事甯人之名而不留意於釐奸剔弊昧明作有功之大道也○辛酉諭御史錢琦奏總督黃廷桂授意州縣逢迎嚮導一摺據稱鋪設備極華麗器用備極精緻多者用至千餘金少亦五六百金等語御史職在風聞言事卽事之虛實尙難懸定而一有見聞卽以入告亦分所當然但所稱浮費多金並慮及將來該州縣等身家性命莫能自保則言之不免過當地方有司因朕南巡其中有屬其不堪之員以辦差爲苦者或散布流言張大其事勢所必有卽如巡撫准奏參奏鄭城令王植捏病求去狡詐避差其明驗也山東經過之處耳尙且如此何況江南今嚮導一過卽云慘淡經營若此明年朕駕親臨又當如何朕甫下詔南巡卽已若此當年 皇祖聖祖仁皇帝屢經巡省又當如何且周旋嚮導所費如許浩繁將係嚮導在途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天

揮霍乎抑係歸裝滿載乎朕召對各大臣及該御史面詢嚮導兆惠據稱途次並未一進公館質之侍郎彭啓豐亦云來自江南目擊無異是其出自傳聞已可槩見但言官既有此奏自當確查虛實毋致奉行不善然如錢琦所請交黃廷桂回奏將來又有論其自行迴護者矣著將此摺鈔錄交與巡撫雅爾哈善將摺內情形逐一詳悉查明據實具奏所有百姓干總差往丹陽索銀誑裏之處亦著質訊奏聞此外如有地方不肖之員造作浮言希圖聳聽挾私心以撓公務者著一併嚴查究治至摺內稱直督方觀承勞民妨農辦理地方不甚妥協一節因該督循照從前御史沈廷芳條奏舊例撥夫歲修良鄉涿州等處大路以便行旅學士世臣奉差路過誤謂先期平治御道遂以入奏經朕降旨查明將成修停止令就低窪殘缺之處隨時酌辦且給工不專民力與作必俟

冬旬辦理見已悉協無可復論奏中更請於明歲回鑾之後差親信大臣清查虧空蓋恐如榮大成城根嵩之事豈江南州縣皆榮大成城根嵩之流乎使果有之該督撫亦無不參之理而瑣細周防成何政體此事不可行○諭御史歐堪善參奏梁詩正一摺朕召軍機大臣吏部堂官掌院學士及該御史面加詢問內如高山原係梁詩正房師至帶領引見吏部止據投供人員依次擬缺大學士公傅恆因在軍機處承旨知其見在直隸修城而該司以修城無案可稽部選自遵成例軍機處知其修城本部無由而知因卽帶領引見軍內夾片聲明則高山之引見道缺係該堂官公同辦理俱亦同聲共證其不出於梁詩正一人瞻徇師生情分不待辨矣保舉金烈一事亦該堂官公同商辦其不由科甲與例不符會於摺內聲明而梁詩正並將不合例之處先期商之大學士公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天

傅恆及詢歐堪善以金烈是否另有黃緣梁詩正形迹令其回奏據稱亦無可指此二款雖有師生同鄉之嫌初無曖昧徇私實蹟歐堪善據事上聞其中辦理曲折無由深知已經面爲剖悉足服其心至姚範陳兆崙列入京察一等則姚範人本平常不堪超卓之選前於引見考試人員時令其休致梁詩正謂其人閉戶讀書詞臣中閉戶讀書者不少豈能盡列一等陳兆崙前次京察一等見今究係丁憂並不在京供職卽不入之下等亦不當過於從優此則梁詩正不無徇其翰林輪班引見臨期越次更換若不過一二員或因偶爾適疾亦事之所有若如歐堪善奏摺內所指虞鴻章出科聯又面奏路斯道莊有信湯大紳則已有五員此中不無高下其手著傳虞鴻章等問明更換緣由是否出之梁詩正之意另行降旨交部察議梁詩正協辦關務專領銓曹其供職內廷

不過筆墨之事初非格外加之寵任若謂其招權納賄植黨營私則是伊福薄不能承受恩典矣且朕何如主而大臣能恣行其胸臆乎至小小瞻徇情面則不獨梁詩正舉朝大臣恐俱未能盡絕且如張廷玉掌院幾三十年似此攙越更換引見之事不知凡幾何以並無一人參奏然即有其事亦復何關政治在梁詩正有此一二可議即被參奏得以知所做省未始非福歐堪善之言當以為感而不當以為怨也朕因修省求言今日歐堪善錢琦二人所奏初不切於修省之要務何則假令其言盡實亦應早入告不應待之此日者但伊等各就所見據實直陳尚為留心職掌不失言官封事之體非援引陳編空言塞責者比著傳諭中外臣工知之○諭我朝創制國書分十二字頭簡而能該用之無所不備而音韻尤得天地之元聲惟是漢人初學清字者辨字審音每借漢字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音註以便記誦而漢字不能悉協不得已更從俗音以意牽合未經校正畫一將恐久而益差開嘗讀漢字金史其用漢字音註國語者本音幾不可曉諦尋之則原清語所常習又如元史之達魯花赤以今蒙古音譯之當為達魯噶齊不華當為補哈此類未易枚舉在史氏或以己意為音或出於當時承習蓋由以漢字而註清語蒙古語既非本字又無一定是以論復傳謗以此知官為校定之不可以已也夫一天也國書謂之阿補喀蒙古謂之騰格哩西番則謂之納穆卡至國書之騰格哩則漢語所謂絃子耳又如一日也國書謂之舜漢文謂之日蒙古謂之納蘭西番謂之尼嗎又如國語呼爾者其音為西而西方則稱幹呼其此在兼通清漢文者無所疑義而通清不通漢者但知西之為爾通漢不通清者但知西之為西而語之以幹呼其且不知為何物矣蓋凡物之命

名本屬後起爾雅釋名方言土訓莫可殫述皆假象耳若夫以漢字註清文實假象中之假象而必執此以較是非定高下寓褒貶此特私心妄見耳爰命大學士傅恆率同儒臣重定十二字頭音訓開章六字則用直音如阿額伊鄂烏誇餘用二字合音如納額尼額伊鄂烏伊鄂烏誇其餘十一字頭首六字用一字合音如阿額伊鄂烏誇以下俱用三字合音如衣衣衣衣衣衣以分輕重緩急而國書之元聲略可得梗槩是不過同文之一端無關與義然習之於童蒙之始有不容忽者用示其義傳示久遠俾知所法守焉○命額駙策凌于吹濟多爾濟在阿哥書房讀書○壬戌諭御史歐堪善所奏梁詩正一摺昨經召見軍機大臣吏部堂官掌院學士及該御史而降諭旨虛衷剖悉務得情理之平合該御史中心允服並無偏向梁詩正之意此諸臣所共知也摺內金烈高山二事係吏部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堂官公同辦理非由梁詩正一人其京察列為一等之姚範陳兆崙則係辦理錯誤姚範已令休致陳兆崙見在丁憂乃因上次京察原列一等此番仍照前填註亦係向來習套其有無瞻徇止於輪班引見一事查明是否攙越調換可得實情如果實有私弊則姚範陳兆崙之列入一等亦為有意瞻徇今經軍機大臣查詢該御史所奏本月初十日應帶輪班翰林內路斯道一員本日原已引見其廖鴻章出科聯莊有信湯大紳則係第一班已經引見之員所奏調換之蔣元益是日又並未引見是梁詩正並無徇私更換之處已屬顯然在該御史一閱廖鴻章出科聯之言不及查考此亦風聞言事之常如必將辦理曲折備細周知然後入告則幾無可言之事矣梁詩正既無瞻徇無容察議歐堪善雖得自傳聞而事屬有因並非誣捏亦無庸置議其廖鴻章出科聯妄以己意

揣度謂其更換引見不無騰其口說歸怨掌院之意其素日之不能安靜守分可知著交部察議近日朕望雨心殷夙夜焦勞側身修省大臣等日經召對自所共信御史為朝廷耳目凡有見聞原當隨時入告不必待有求言之旨若為修省進言則如近日所奏豈足以裨補闕失感召天和徒煩朕於乾惕靡甯之中一一詳為剖示在朕雖無厭怠之心而諸臣亦可謂不知體要矣數日前學士世臣補授盛京兵部侍郎伊曾以夏鄉等處除道妨農一事入奏建言者或疑其因此擢用遂相率紛紛而至此觀之是仍為己躁進之念重而愛君憂國之念輕亦不可不知內省也至大臣等招權植黨之事可以信其必無設或有之朕亦豈能姑容如古所稱烹宏羊天乃雨之說此時本無其事若於同鄉師生情面遇事稍為瞻徇似亦不能盡絕此雖無傷大體然身為大臣者必當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年 聖

以秉公持己自勉使人無瑕可指方不愧精白自矢之節苟其有干物議即係平日不能深信於人朕故謂此奏雖虛未始非樂詩正之福且凡為大臣者因此而砥礪衿影倍加自檢則歐堪善之奏亦未必無小補耳若謂濟時要務豈足當之並論中外知朕意焉○乙丑鍾昭因病解任以楊廷璋為廣西按察使○丁卯以赫赫為內閣學士由光祿寺知遷○戊辰 上詣 黑龍潭祈雨○庚午諭

國家政事宜從實而不事虛文向來題奏事件有拘於舊套習而不察者如參劾屬員本內必稱正在繕疏聞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訪聞無異云云蓋由失察屬員例有處分惟聲明揭報可邀免議是以遂成印板通套而不知即虛誕詐偽之較著者夫屬員劣款有得自督撫訪聞者有出自兩司或該道府州揭報者有督撫訪聞有穢聲交司道府州查訪實蹟者情形原自不同參疏

中據實上聞何所不可若謂一面繕疏一面揭報通相符合或千百中偶有一二安得事事如此則何不明言其訪聞所自而必相率而為偽耶且由此益可見該府及直隸州之稱職與不稱職蓋一府一州屬員雖多而切近相臨耳目難掩且賊私累舉必非妄取於旬日之間設令久與共事毫無覺察或屬員多容貪吏而一待督撫訪聞交令查察不待問而知該府州之闕茸無能矣更或平日有心徇庇督撫交查尚為之彌縫掩覆及至勢難挽回始不得已具揭申報在督撫亦必窺見底裏即當隨本附參不可顧頂了事令其脫然事外如使督撫密令查察即行據實詳查或於訪聞之外另得其實在劣蹟是不得謂之徇庇若仍追咎其前此失察之過則為牧守者不亦難乎夫察吏之道必明是非覈功過以為舉錯之衡方足以服人心而肅功令嗣後督撫參劾屬員侵蝕錢糧及因事納賄者其發覺緣由或何人詳揭或自己訪聞或係密交何人查辦據實聲明不得沿襲故套即如衛哲治所參全椒縣知縣王宗洛各款其滁州直隸州知州朱樞曾否揭報王宗洛婪贓各案是否在伊任內俱應據實查明如該牧莅任未久即能查出則為留心察屬之員其前任亦應查明交議一併諭令知之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一年 聖

六月壬申朔 上幸靜宜園閱健銳營兵○甲戌命驛逐多倫諾爾攜眷流民禁蒙古與民人為婚○丙子諭軍機大臣等額駙策凌為國家竭誠宣力是以 皇考加恩封至親王授以定邊左副將軍重任額駙謀勇之名準夷莫不懾伏訓兵飭備使喀爾喀甯靜無事實為國家勳戚重臣不意患病遽逝其定邊左副將軍之任甚屬緊要簡任務在得人伊長子扎薩克和碩親王成衮扎布

前在軍營著有勞績其才具實堪勝任雖左副將軍非世襲之職而因才器使有所不拘著將成衮扎布授為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其務矢忠勤效法伊父訓練兵眾安靖地方以副朕任用之意○丁丑調徐以升為江西按察使黃岳牧為貴州按察使○己卯命尚書汪由敦查勘永定河漫口○辛巳諭各省鄉試房考本任委員署理著為令○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駐藏侍郎拉布敦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將恭布等處火藥搗去四十九款調去兵一千五百名看此情形藏務尚在未定請將更換臣等之處暫行停止等語此奏亦係慎重地方之意但前降旨派出同甯令換拉布敦之後旋即停遣另派副都統班第代之嗣又降旨令紀山來京請訓前赴西甯俟紀山至西甯時班第再行赴藏伊等尚未接奉此旨此旨到時紀山來京由京再至西甯必需數月班第俟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三

我疑彼而彼知覺致滋事端也今伊等惟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如何行事如何舉動之處詳勘具奏慎勿輕忽至遣人更換拉布敦之旨既云未曾宣布尚在彼處收貯著暫停止俟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回時伊等將一切情形詳查具奏朕另降旨後將此旨宣布拉布敦再行來京○癸未諭前因王等與部院滿洲大臣俱各偷安坐轎竟不騎馬朕曾降旨禁止此特令伊等勤習武藝不至有失滿洲舊規非謂王大臣等不宜坐轎不可坐轎也今聞王大臣內有坐車者坐車與坐轎何異伊等誤會朕旨轉致相激豈朕諄諄垂訓本意嗣後止准王等與滿洲一品大臣等照常坐轎其餘禁台騎馬再都統等不可坐轎業經禁止今坐車行走者有之伊等又有何事又有何等苦差亦求安逸乎都統既有訓導官兵之責理宜習勤表率豈可偷安此次訓飭之後儻都統與部院二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一

三

品以下堂官等再有坐車者御史等指名參奏朕必將違禁之人治罪斷不輕貸○癸巳命宗室王公房支承襲准追封三代不必予諡曾經革退者不准追封○乙未申諭領侍衛內大臣等訓練兵丁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嗣著恭校

秋七月丙午諭兩廣總督陳大受奏稱調任總督碩色巡撫岳濬前在廣東任內徇庇糧驛道明福婪入多贓並不糾參且於上年計典濫膺卓薦岳濬辦理 萬年吉地柎木修築海陽縣隄工二案一任屬員弊混等語碩色素性柔懦諸事含糊於屬員劣蹟一無覺察殊屬徇縱著俟此案審定之日交部嚴加議處岳濬受朕深恩屢由廢員復加擢用伊父見蒙格外殊榮岳濬理宜感激圖報乃一味優柔姑息以取悅屬員與碩色各懷意見時相抵牾且於糧驛道明福之婪入多贓曲意瞻徇吉木隄工二案均係巡撫衙門專政並不留心查辦深負恩典岳濬著革職來京候旨以為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三十二

徇庇屬員者之戒前經降旨調任之雲南巡撫圖爾炳阿來京另用之安徽巡撫衛哲治俱著仍留原任○易州水命尚書海望撫恤災民加賞修葺房屋銀兩○丁未命南河總督高斌堵築宿遷等處漫口○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廣東省糧道衙門向來積弊甚多乾隆六年業經降旨通行禁革今該督陳大受參奏丁憂糧驛道明福在任折收米一萬九千餘石價銀二萬七千餘兩訊據供歷任俱如此折收此在乾隆六年以前尚可謂之相沿積弊乃在禁革以後仍有此等陽奉陰違之事如法紀何糧道折收作弊斷不能掩督撫之耳目策榜曾任廣東總督準泰曾任廣東巡撫著將六年以後歷任糧道有無浮收米石存倉向各府州縣折價焚收入己及始於何年何員任內暗行舞弊嗣後遂公行折價之處據實指明具奏見經該督陳大受巡撫蘇昌參出並差尚書劉統

勳前往徹底清查自必水落石出該督撫不得瞻徇舊屬自蹈欺罔之咎○辛亥諭據湖廣總督永興奏稱查訊朱荃落水一案據宜昌府知府阿爾布安陸府同知黃修忠等研訊朱荃家人趙成供出朱荃上年十月在印接到家信當即焚毀又於十一月十六日家人朱二持訃到署朱荃亦不令聲張歷考嘉定等三郡一州賄賣生童九名典史李榮秀及宜賓縣高知縣范教官等過付朱荃焚得銀兩及肉桂三斤又出京時道出山西蒲州府知府李為棟係四川巴縣人餽送朱荃銀兩貂套等物按試時將李姓童生二人並取入學等語朱荃匿喪情節並賄賣生童供證確鑿殊堪髮指朱荃雖稱落水自戕所有查出賄買生童及伊弟家人等俱不得縱之漏網著將永興原摺鈔發見在湖廣之家人等並伊弟朱華朱英俱解交四川總督策楞嚴審定擬具奏其告病之蒲州

東華續錄 二 乾隆三十二

府知府李為棟如未回籍即著山西巡撫阿里衮就近審明具奏○召劉方謫來京以德文為湖北按察使○己未飭八旗官員習射○庚申諭朱荃在四川學政任內匿喪趕考賄買生童並勒索新生規禮賂私鬻繫已據四川湖廣浙江各督撫等研訊伊弟及家人等供據確鑿實近年來學政所未有伊乃大學士張廷玉兒女親家其敢於如此狼藉婪贓明係倚恃張廷玉為之庇護且查朱荃為大逆呂留良嚴鴻逵案內之人幸邀寬典復負緣薦舉冒玷清華本屬衣冠敗類大學士張廷玉以 兩朝元老嚴鴻逵之案繕寫 諭旨皆出其手豈不知其人乃公然與為姻親是誠何心設在雍正年間伊必不敢如此即在伊平日謹守遠禍之道亦不當出此而漫無忌憚至於如此其忘 皇考聖恩為何如其藐視朕躬為何如張廷玉若尚在任必將伊革去大學士交刑部嚴

審治罪今既經准其回籍著交兩江總督黃廷桂於司道大員內派員前往傳旨詢問令其速行明白回奏再降諭旨張廷玉深負三朝眷注之恩即其不得行私而欲歸之一念即已得罪天地鬼神朕尚欲全其晚節今乃種種敗露豈容冒叨寵賚所有歷來承受恩賜御筆書籍及尋常賞賚物件俱著追繳至儲麟趾參奏朱荃交部嚴察議奏時朕曾以其事問梁詩正伊並不將朱荃之事詳悉陳奏觀其詞色轉若儲麟趾不應參劾者且有功令森嚴無人更敢作弊之語見在朱荃明福作弊至於如此何謂無敢作弊其意豈欲朕信臣下之無敢作弊遂不加覺察可以自便己私耶及部議時若非朕洞鑒情節飭令大學士傅恆詳悉查辦一任梁詩正等蒙混則儲麟趾可以誣參議處矣部中定彙彼此議論堂司官皆所共聞令梁詩正撫心自問尚不足以服其心耶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三

梁詩正著交部察議朱荃平日為人及匿喪納賄諸罪狀與夫張廷玉以國家舊大臣而與叛案中有名人結親之處漢大臣御史中甯不知之而張廷玉在任時無一人參奏者足見朋比瞻顧之習終不悛改儲麟趾尚能據實參其匿喪一事較之挾詐行私及摭拾浮言者為稱職矣儲麟趾著交部議敘朱荃在詞林中嘗考列一等或係張廷玉閱卷或派大臣同閱若非張廷玉授意屬託則閱卷大臣揣摩迎合且京察大典張廷玉列朱荃於一等朕於引見時降為二等至保舉試差人員汪由敦力保朱荃明係瞻徇朕於引見冊內記其人終不妥近曾以示汪由敦可見營私交結伎倆在朕前自不能掩此等師生朋比之習不可不嚴加懲創汪由敦著交部嚴察議奏吏部議上得旨梁詩正著革職從寬留任汪由敦本應革職但念其人尚勤慎學問亦優著在兵部侍郎

任內效力贖罪刑部尚書著劉統勳補授工部尚書著孫嘉淦補授儲麟趾著紀錄二次餘依議○甲子諭前經降旨張廷玉所受恩賜物件俱著追繳是以令內務府總管德保前往伊在京賜第內查看原令將賞賜物件及官房收回乃併將伊家私有之物槩行查辦殊屬錯誤著將御賜物件收回此外查過物件俱著給還伊家至護國寺並鱸池口住房俱屬恩賜官房但鱸池口住房係聖祖仁皇帝賜伊父原任大學士張英者仍加恩聽伊子孫居住其護國寺恩賜官房自應收回著將此房賞給大學士史貽直居住其查出見存一萬五千餘銀著交貯內務府庫內伊有應代朱荃賠交贖罪官項著於數內扣抵○禮部議覆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稱緬甸初次奉表稱臣納貢應准其來京從之○丁卯清河漫口合龍○戊辰諭恂郡王叔年老著賜金黃色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四

紗蟒袍並許嗣後即服用金黃色○己巳截留漕糧二萬石於天津備賑

八月壬申冊立 皇貴妃那拉氏為 皇后○癸酉加上 皇太后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皇太后○乙亥吏部題前任府尹霍備失察屬員賊根嵩虧空應行追賠得旨此本內所議賊根高名下應追虧空銀兩經該署撫查明原籍委無產業照例取結保題應著落失察之前任府尹霍備追賠項等語向來州縣虧空本犯無力完帑將徇隱之革職知府勒限賠補至限滿不能全完例止革職別無治罪之條夫以已經革職之員復議革職不過照例註冊虛文從事耳此等劣員在任時既已通同徇隱代賠時又可任意延挨帑項虛懸刑章俾免凡查察之不嚴代賠之不力未必非此例有以啓之也即如霍備本身應賠銀兩尚不能完又

何能代賠根嵩侵項該部亦明知備力不能究徒以照例辦理完結部臣託之空言而請之朕亦明知託之空言而允之上下相蒙成何政體朕一惟務實不尚虛文侵貪之弊尤不可不急為整飭嗣後侵虧案內應代賠之知府限滿不完作何分別治罪之處該部另定議具奏備代賠根嵩侵虧之案即照新例治罪此本著發還尋議嗣後除知府失察屬員虧空及本犯實係因公那移者仍照原例辦理外其知府通同徇隱州縣侵欺倉庫錢糧著落代賠之項若已滿三限尚不賠完經該督撫將革職代賠之知府取具家產全無印甘各結保題到日臣部按其已未完交分數治罪以十分為率如未完之數在五分之一者杖一百至六分者杖六十徒一年七分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八分者杖八十徒二年九分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十分無完者杖一百徒三年均不准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五

納贖再查州縣侵欺帑項限滿不完既著徇隱之知府賠補則若賠之日即應將知府之原籍房產令地方官查記檔案申報上司如能依限代賠全完房產給還仍照例准其分別開復降調如三限已滿變抵房產仍不足數即照新定條例治罪從之○命張泰開提督順天學政以呂熾為禮部侍郎○丙戌追封 皇后父訥爾布為一等公以其孫納蘇肯襲一等侯○丁亥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 陵並巡幸高洛啓鑾○庚寅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辛卯免經過直隸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繳收地方十分之五○甲午諭協辦大學士阿克敦應否給俸互相推諉一案經兵部奏明交都察院議處各部堂司官都察院於今日始行陳奏且僅議處吏部將戶兵二部另請交吏部察議甚屬紕繆此案於六月中旬交議何

難按限辦理朕早即聞都察院於議處此案遲回觀望礙難辦理即云議處戶兵二部為吏部之事則定案之時何不會彙乃故為紆回遲緩以待頒詔之後遺恩援免在此事甚小若平時辦理決不至如此遲延蓋因大學士傅恆管理部務是以都察院律例觀望有心延閣此所謂非曰愛之其實害之試問傅恆敢當此乎馬盤阿保傅恆所保之人即他人如此尚應思及曾經薦舉應避慎私迎合之嫌而乃隨聲附和及至朕面問此事又不能詳陳始末倨侮朕前甚屬不恭馬盤阿原保郎中朕因傅恆保薦特命署理侍郎理宜奮勉效力乃旅進退侍郎任內並未實心陳奏一摺辦理一事朕因其不能勝任令以三品京堂降補及副都御史缺出復加恩擢用伊竟全不知感察其詞色時懷怨望今日教責之下仍悻悻不知悔懼滿洲世奴至於如此朕甚憤懣亦豈堪之伊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六

所恃者誰耶情甚可惡業將伊革職發粘竿上效力贖罪至彭維新係屢經獲罪廢斥之員朕復用為左都御史苟有人心自應痛自改悔以贖前愆今自任事以來全無振作之氣辦理此案復一味隨眾瞻徇深負朕恩著仍革職其都察院堂官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所有吏戶兵三部堂司官著都察院會同吏部另議具奏其處分之處司官仍著援例寬免堂官俱不准援例寬免尋議奏德通積德陳惠華葉一棟均應革職查德通陳惠華俱係革職留任之員應革任得旨德通不能勝左都御史之任且兩經議革未便姑留著以三品京堂降補俟伊得缺之日其兩次議革之案仍著帶於新任積德著革職從寬留任陳惠華從寬免其革任仍著註冊葉一棟見有失察家人之案另行交部嚴加議處此案即著照部議革職○乙未 上駐蹕南苑行圍

九月庚子朔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梅啟成補授楊錫紱丁憂在籍將及服滿著補授刑部侍郎令其於服闋之日即來京供職伊未到任之前刑部侍郎事務著嵇璜暫行兼管○壬寅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 泰陵○甲辰以廣成爲左副都御史由大理○丙午諭吏部議處原任大學士張廷玉明白回奏一案請將張廷玉革去職銜交與刑部定擬以爲買恩玩法者戒張廷玉身受 三朝厚恩罕有倫比且膺配享 太廟之曠典宜何如感激報效以盡匪懈之誼卽年已衰憊亦當依戀闕廷鞠躬盡瘁不忍言去乃伊平時則容默保位及其既耄不得復行己私但思歸榮鄉里於君臣大義遂愆然置之不問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於朕並得罪於 皇考是以天地鬼神顯奪其魄俾一生居心行事至此盡行敗露情罪實屬重大卽褫其官爵加以嚴譴亦不爲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七

過至黨援門生及與呂留良案內之朱荃聯爲兒女姻親之罪在伊反爲其小焉者矣既經罰鍰且令追繳 恩賜物件已足示懲若又如該部所議革職治罪在張廷玉忍於負朕自所應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著從寬免其革職治罪以示朕始終矜宥之意○駐藏都統傅清侍郎拉布敦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往後藏時將噶布倫第巴布隆贊等誣搆抄沒分給親愛之人又將珠爾默特策布登之子珠爾默特旺扎勒逐出凡頗羅爾所用舊人殺害抄沒黜革者甚多臣等遣人往後藏問候班禪額爾德尼回稱訪聞珠爾默特策布登病故後其子朋蘇克旺布或云逃去或云在阿里克地方至珠爾默特旺扎勒係奉旨交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養育之人今在扎什倫布爲喇嘛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見帶兵三千餘名在前藏後三百餘里遠木地方遊牧得旨此皆珠爾默特

那木扎勒乖張悖戾但道路遠遠可暫聽之如果關繫者大再行籌畫○己酉 上駐蹕正定府北門外閱兵○辛亥以拉布敦爲左都御史○乙卯賞直隸河南辦差銀二萬兩各營汛兵丁加賞兩月餉銀○丙辰免河南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裁甘肅甯夏道屬土鹽稅廠○丁巳 上駐蹕彰德府謁 文廟幸精忠廟○庚申調納穆扎爾爲工部侍郎以德保爲戶部侍郎由內務府○辛酉 上駐蹕百泉奉 皇太后幸白露園○以蔡炳爲貴州按察使由直隸通○壬戌諭河南軍流以下罪減等發落○準噶爾宰桑薩喇爾率屬來降先是沙喇克來降時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昏暴不理政事其姊烏蘭巴雅爾代管諸務又爲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所疑送往回地羈禁及敦多克等來降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自知兇暴淫亂懼眾人謀害可代伊立爲台吉者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八

惟喇嘛達爾扎一人欲託言至沙喇擊勒行圍將喇嘛達爾扎謀害有台吉賽音伯勒克與爲首宰桑厄爾錐音賽布鄂勒吹鄂羅什瑚巴哈曼集那木扎多爾濟博和爾岱商謀乘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行圍卽將伊擒住立喇嘛達爾扎爲台吉經小策魯敦多卜之子達什達瓦密告其謀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將厄爾錐音擊獲賽布等聞知領兵奪回厄爾錐音復將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擒住瞞其兩目並達什達瓦俱送往阿克蘇囚禁遂立喇嘛達爾扎爲台吉等語至是薩喇爾來降告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疑忌其姊夫賽音伯勒克賽音伯勒克遂與宰桑厄爾錐音等同謀將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殺害立其喇嘛達爾扎因我台吉達什達瓦爲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所信任亦遂擒擊又拘喚大策魯敦多卜之孫達瓦齊不肯前往喇嘛達爾扎以其人眾地險亦

未敢相迫至我台吉被擊後又欲將我等戶口分賞各宰桑是以我等來降軍機大臣奏入命安插於察哈爾尋授薩喇爾為散秩大臣○癸亥諭據四川總督策楞奏刑部布政使宋厚蒼滑性成牢不可破勝徇之事不一而足見在具疏題參等語四川布政使員缺著齊格署理四川按察使員缺著鄂敏補授○再免河南歉收地方額賦十分之五○甲子以胡寶瑛為左副都御史由宗人府丞○丙寅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渡河○戊辰孫灝緣事革職調張若震為湖南布政使以楊應琚為甘肅布政使蔣嘉年為甘肅按察使由江西廣饒道遷○己巳免河南祥符等二縣明年額賦○永定河漫口合龍

冬十月庚午朔 上幸嵩陽書院○辛未 上詣 中嶽廟致祭○上登嵩山○癸酉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回鑾○丙子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九

上奉 皇太后駐蹕開封府○諭朕省方觀岳周覽民情河南地宅土中素稱淳樸今值雨暘協應禾稼告登巡行之次親見童叟歡欣室廬甯輯朕懷深為欣慰撫臣藩臬以至郡守牧令應仰體朕心力行善政小民亦當崇儉去奢力田孝悌以期共享昇平之福○丁丑 上閱兵○飭索倫兵丁勤習弓箭毋改學鳥槍○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清拉布敦等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見在調兵防阻有謀為不軌之意應俟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由打克薩地方回來接見之時即為擒拏翦除此孽等語傅清拉布敦所見甚屬冒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本非善類朕當時久已料及因其機變未萌止可靜以待動若如伊等所奏果能即時擒戮以絕後患豈非國家之慶但伊二人孤懸在藏或能潛致其屬下之人使為我用猶可成事否則輕率舉動必致釀成大事然伊等已奏明

不待請旨即行乘機辦理朕雖降旨令其不可妄動而道途遙遠難以豫定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尚在打克薩未回伊等先接此旨自可從容審度時勢酌量辦理或此旨到時其事已行萬一不能剪滅勢不得不為用兵之計可將此摺鈔寄策楞岳鍾琪等令二人詳悉閱看或差妥當可信之人密為偵信一面豫籌徵調川兵以為防剿之計必應先為準備無致臨事倉卒然須加意慎密妥協辦理不可稍有洩漏致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驚疑竊發轉啓弊端也著速行傳諭知之○戊寅 上幸古吹臺○加河南巡撫鄂容安內大臣銜○己卯諭據巡撫鄂容安奏稱恭遇駕幸河南通省紳民感沐皇仁無由仰報情願捐輸共收銀五十八萬七千餘兩以充公用等語朕時巡方岳一應道路橋梁等費皆准開銷正項從無絲毫累民之事即城垣祠廟有應勦聖灑掃略為整葺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十 者止宜動支帑項即其間或有開銷不到之處賞給該省公項銀兩以資通融辦理之用曾何藉於輸將鄂容安此奏甚屬錯誤因其據實陳明尚不至蹈欺隱之咎猶可稍寬但朕省方問俗勤恤民隱尚慮休助之弗周豈容供用轉資於下鄂容安不能仰副朕意殊失政體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有紳民樂輸之項俱著給還○甲申諭據雲貴總督碩色參奏巡撫圖爾炳阿於永善縣知縣楊茂虧空一案與布政使官爾勤知府金文宗通同舞弊代為彌補等語楊茂虧空銀數至七千餘兩之多而以欽差曠日遲久需用甚多為辭在舒赫德等奉差閱兵路經數省所過不止一縣俱不聞另有供應何獨永善縣用至七千餘兩此理之所難信亦事之所必無即如從前奉天減根嵩等侵盜錢糧盈千累萬俱云辦差需費及朕特差大臣前往查審則實係侵盜毫無冤抑即本犯亦

俯首無辭可知侵貪之吏借名推卸乃其常技楊茂之託言欽差需費亦復如是該上司既不能覺察於平時及其敗露自應即行嚴參究追乃知府則代請彌補藩司即擅動官項上下扶同徇私舞弊實出意外非重懲不足以儆圖兩炳阿身為巡撫竟行批結其欺隱徇庇罪實難追圖兩炳阿著革職交刑部治罪官爾勒金文宗俱著革職交該督撫嚴審定擬具奏○調愛必達為雲南巡撫開泰為貴州巡撫以楊錫斌為湖南巡撫調秦慧田為刑部侍郎田懋為禮部侍郎以歸宣光為吏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調彭家屏為雲南布政使以王興吾為江西布政使原任河南布政使○乙酉調嚴有禧為貴州按察使察炳為河南按察使○丙戌諭工部議覆盛京工部侍郎卞塔海題請添蓋收貯樂器等物房屋一案原題內所建房屋僅止四間何至估需工料一千餘兩該部理應指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應調之處一切俱宜悉心籌辦而不可稍露風聲再近來藏中信息如何一有所聞即速具奏○戊戌貨黑龍江呼蘭口七家雅拉城災民口糧十一月辛丑禮部議覆湖廣總督永興奏本年湖北官字號生監止十六名取中舉人四名副榜一名較民卷過優可否將各省官生按照人數多寡酌定取中再吏禮二部司員子弟均列官生亦屬太優請將吏禮二部郎中子弟方准編入官號等語查官卷人數多寡難以懸定請仍照舊例行其數少省分如無佳文甯缺無濫至吏禮二部司員子弟編入官卷非以示優蓋以除弊該督所請均無庸議得旨禮部議覆永興條奏官生過優一本請仍照舊例遵行甚屬偏私各省官生文庸倖中者不堪屈指數何國宗之子同中一科即其驗也永興奏到朕交部議時即已知該部必將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照吏禮一部司員編入官號例亦停從之○壬寅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還京師○癸卯恭送 列聖御容 五朝實錄尊藏盛京○甲辰諭前因田懋性情浮躁紈袴之習未除是以令其解侍郎之任回籍讀書聞其在籍頗屬安靜仍復加恩召用乃伊於來京召對時即誣奏阿里衮修理太行山道一事詢之阿里衮及嚮導等全屬子虛轉詰田懋亦無辭以對其在吏部並無感恩出力之處近因禮部侍郎缺出將伊調補又以不由科甲出身於例不合令其候缺補用此時既未得缺則係候補之員不應仍居九卿之列乃伊靦然與見任九卿同班且有怏怏之意御史又參其僕從鬪毆不法是田懋舊習全未悛改仍著回籍讀書○乙巳命河南山東截留明年漕糧十萬石於直隸備賑○丁未和親王弘晷等奏 天壇有請神亭十座 祈穀壇有請神亭六座惟 地壇內係執事官捧請請添造請神亭十座用明黃素段成造又皇祇室正位供案較 配位供案高一寸惟 皇乾殿正位供案較 配位供案高一尺請加高九寸成造又 三壇所陳孔桌未能畫一請 正位俱改設一孔桌一張 東配位俱改設三孔桌一張 西配位俱改設二孔桌一張又供奉器具及祿套等項向來顏色閒雜請將 天壇 祈穀壇陳設一應祭器俱用天青色成造 地壇陳設一應祭器俱用明黃色成造其餘一切零星器具俱分別等差修飾見新報聞○轉呂熾為禮部左侍郎以陳邦彥為禮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戊申諭德保於內務府查辦餘地一事有聽從司員干請情節本應革職治罪但念其平日尚屬勤勉且實無贓據從寬革去戶部侍郎副都統內務府總管著以乾清門二等侍衛照舊管理圓明園等處效力贖罪○己酉調兆惠為

戶部侍郎書山為刑部侍郎以鶴年為倉場侍郎由內閣學士遷○辛亥飭奉天毋禁陸路商販○癸丑策楞岳鍾琪奏先據西藏糧務通判常明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其屬下有我已設計撤回漢兵四百餘名其餘若不知機早回必盡行誅滅等語又拉里糧務州同董恭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行令沿途漢土兵民及文書俱不許往來出入等語茲據駐藏外委王廷斌等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潛謀不軌駐藏傅拉二大人於十月十三日誘至通司岡衙門接見遂將伊誅戮詎逆黨卓呢羅卜藏扎什等聞信即率眾數千圍署施放槍礮周圍放火達賴喇嘛遣眾僧救護不能得入拉大人被亂刀砍害傅大人身被槍傷立即自盡所有文武官各被難糧務衙門被劫庫銀八萬五千餘兩十四日卓呢羅卜藏扎什帶兵潛逃十五日達賴喇嘛始令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妹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十四 夫公班第達暫理藏王事務附近喇嘛番眾等俱已歸順逃難兵民達賴喇嘛見在養活等語隨又據管領臺站游擊殷瑞稟稱十月十八等日達賴喇嘛傳令各塘照舊應付官兵並探知達賴喇嘛傳令各番不得傷害漢人等語又據常明稟稱十月二十三等日據公班第達稱逆賊已獲過半餘亦不難擒拿餉銀見在查追已得二萬餘兩四面緊要路口亦派人把守等語又據臺站官遞到達賴喇嘛公班第達奏摺二函臣等看此情形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伏誅已屬確實其逆黨亦據達賴喇嘛公班第達次第查拘但卓呢羅卜藏扎什等敢率眾傷害大臣不法已極應即進兵擒戮且恐餘孽未盡日後又將滋事臣等酌議臣岳鍾琪馳赴打箭爐先於提標建昌鎮調兵三千名出口再於次近調兵二千飭建昌鎮總兵董芳繼後臣策楞再帶兵三千赴打箭爐彈壓相機分

別進勦應援見差幹員沿途曉諭番民並將進兵擒擊逆犯緣由寄知達賴喇嘛公班第達以安藏眾之心再副都統班第見由青海赴藏止帶兵役二十名達賴喇嘛等或未知赴藏緣由臣等一併寄知達賴喇嘛等令遣人接護報聞○甲寅諭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前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潛謀不軌情迹顯著奏請相機前除兇逆朕以伊等孤懸藏地未可輕舉並令俟班第到彼察看情形降旨辦理乃傅清等未及奉到諭旨以機有可乘遂爾便宜行事其逆渠已經授首而傅清拉布敦旋為逆黨所害為國捐軀深用憫惜除另頒旨加恩優卹外其隨二人捐軀弁兵著策楞岳鍾琪查明照陣亡例優卹目今藏地見雖撫輯甯謐但善後事宜不可不專遣大臣前往辦理著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統領官兵赴藏綏輯地方按除逆黨總兵董芳隨後統兵策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十五

行速往董芳統兵二千名隨後策應其餘三千名豫備派撥應援可以不不起程若至彼覺兵勢少單即一面調往一面奏聞再策楞岳鍾琪進藏務當嚴密防範至西藏地方雖據達賴喇嘛奏稱已經安撫甯靜但經此番舉動人情必至張皇見在藏地情形若何速行馳奏卓呢羅卜藏扎什逆變已成恐其勢不能已益致擾動策楞等俱應豫為籌及再行打箭爐一帶口內口外各番向係西藏所屬亦不無驚駭應明白曉諭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潛謀不軌前經駐藏大臣據實奏聞朕令班第至彼再會同在藏大臣降旨辦理乃駐藏大臣等因其形蹟顯著未候旨到即已便宜行事雖罪人已經授首而駐藏大臣亦不幸為逆黨所害所當與師問罪惟務按除逆黨以安地方凡非親信逆黨一無株及被難民番優加卹賞至地汛番人將官兵捆縛本應治罪但係聽從珠爾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十六

中事務一切安帖 皇考世宗憲皇帝屢次加恩由台吉封為貝勒伊實感激我朝厚恩彌益恪誠朕即位以後旋即封為郡王後因頗羅鼐年力就衰朕念及將來詢伊二子之中孰堪為嗣據奏稱長子人輒弱又已出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人尙強幹能勝彈壓因是令其承襲迨伊奏事一二次以後朕於其詞意之間即知其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後必生事端諭駐藏大臣留心體察嗣伊摺奏請撤駐藏官兵朕以兵數原屬無多若不准其所請轉啓疑忌之心是以即依所請行著紀山前往駐紮詎紀山與之設誓和好即奏事常與同列銜名朕深責其非體是紀山不但不能懾服其心更已墮其術中矣傳清前經駐藏為伊等所敬服遂令前往更換且慮其勢孤益以拉布敦協同駐藏乃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心益狡悖將伊長兄珠爾默特策布登圖害翻以伊兄叛逆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七

誣奏又伊與達賴喇嘛素有仇讐既戕其兄遂欲計害藏中不順伊之班第達等其勢將延及達賴喇嘛獨居其地雄長一方近遂將塘汛文書禁絕不通悖逆情形漸益昭著傳清拉布敦稔知其奸摺請便宜從事以絕後患於今年十月初八日奏到朕以僅二大臣孤懸絕域未可輕舉即使便宜辦事亦於國體有關且非萬全之道批令俟班第更換拉布敦到藏時會同達賴喇嘛及藏中大格隆等明正其罪以申國法庶協天朝體制乃傳清等未及接到諭旨即於十月十三日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到通司岡加以誅戮而傳清拉布敦旋為伊屬下卓呢羅卜藏扎什所害總督策楞奏到朕深為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傳清拉布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反形已露儻不先加誅戮傳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傳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屬

可嘉非如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尚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傳清拉布敦揆機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為尤大以如此實心為國之大臣不保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悼耶傳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為一等伯著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傳清並入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給與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並將伊二人為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借此二人為白寶而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如此厚恩者朕豈肯令是非倒置若此哉見據達賴喇嘛奏請立班第達為郡王亦以藏眾不可一日無人統率為此權宜之計若如所請則數年之後未能保其不滋事端朕意欲做眾建而分其勢之意另為籌畫措置雖見在已著策楞等領兵投討逆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六

黨將來藏地仍留駐官兵塘汛文書往來關繫緊要並格隆事務均應歸駐藏大臣管理呼應方靈其打箭爐地方亦應添駐兵丁以壯聲援一應善後事宜應如何辦理之處著議政大臣履親王莊親王恂郡王及滿漢大學士尙書會同軍機大臣定議具奏前往更換駐藏侍郎納穆扎爾亦著入議夫開邊釁武朕所不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虧尺寸此番辦理實事勢轉關一大機會不得不詳慎籌畫動出萬全以為邊圉久遠之計將此並諭中外知之○封傳清子明仁拉布敦子根敦為一等子世襲罔替○命侍郎兆惠赴藏借策楞辦理善後事宜○丙辰諭侍郎兆惠見有出差辦理事件舒赫德仍著在軍機處行走○諭軍機大臣等西藏經此番舉動正措置轉關一大機會若辦理得當則可保永遠甯謐如其稍有滲漏則數十年後又滋事端朕前傳諭班第以

西藏事必富家建而分其勢目今乘此兵威易於辦理惟在相度機勢計慮久遠方為萬全傅清等雖曾許班第達為藏王然伊等辦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初不知班第達曾經與聞否設令與聞必先有成約如伊果能統所屬人眾救護策應則卓呢羅卜藏扎什未必猖獗至此乃伊不行救護而先奔至達賴喇嘛處其意以傅清等能誅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固為伊除一大患更必得藏王為利甚大即使不成而彼悠然事外毫無痕迹是實天朝大臣而坐收鵝蚌之利其居心狡獪為何如者伊若一為藏王即使恭順如願羅爾而其子孫亦不可保此其可慮豈在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下哉策楞等至藏細加體訪如其人實無他能聽受約束即量子爵秩伊向來本分所有不必有所增亦不必有所減使仍其舊足矣伊並非有功何得遽封郡王當時頗羅爾亦由公爵以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五

漸而加郡王非其本爵也此處著策楞岳鍾琪著實留心若因我二大臣已許彼為王而今不封伊因致缺望即聲其不救護駐藏大臣之罪相機加之顯戮此在策楞等相度事宜從長熟計總宜虛公不設成見不可草率辦理看來經理善後諸事非班第所能勝納穆扎爾亦不甚踴躍若策楞等辦有章程則伊等尚能守而不失耳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贖產歲入必極豐厚若入官為駐藏大臣公用足供駐兵千人而有餘至此番統兵進藏固為揆擒逆黨如能就擒重治其罪誠足洩忿若令還遁準噶爾則斷不可懸師深入窮追但格隆事務於事權極有關繫必須駐藏大臣管理呼應方靈即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一言而塘汛斷絕班第達一言而塘汛復通消息往來惟藏王之言是聽而駐藏大臣毫無把握如此即駐兵萬人何濟於事策楞岳

鍾琪到彼目擊情形務須將此事徹底熟籌得其肯綮令自我出方為扼要將來不但西藏應留兵駐守即打箭爐為西藏咽喉亦應添駐重兵以方今時勢言之國家全盛之力豈以添兵多費為虞耶見交議政王大臣會同軍機大臣等詳悉定議可並備細傳諭策楞岳鍾琪等知之○命傅清拉布敦家屬各賞銀一萬兩○調木和林為左都御史以伍齡安為禮部尚書雅爾哈善為戶部侍郎王師為江蘇巡撫由浙江布政使遷○丁巳諭策楞見在統兵進藏四川總督印信著伊帶往以便調遣陝甘總督印信著尹繼善帶往成都行川陝總督事料理軍機錢糧及一切事宜其陝甘總督衙門事務著照黃廷桂之例令鄂昌護理尋常事件照例承辦案件重大者仍行關白尹繼善○諭下五旗大臣軍前效力年久者原有擡旗之例原任左都御史拉布敦除亂以靜地方以國家之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三

故忘身效力特加恩將拉布敦之子及同在一旗之子弟俱擡入正黃旗滿洲以示朕酬功旌勳之至意○諭軍機大臣等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兇悖肆惡恣行無忌本因向來威權太盛專制一方致釀此患乃朕加恩過重有以縱之不可不追悔從前之不早為裁抑伊固兇暴性成亦因天朝先事疑其跋扈致伊益生疑畏如鳥獸然人有傷之之意機心一動彼必先奮決而起在傅清等見事勢已迫不可坐受荼毒思欲先發制人卓呢羅卜藏扎什之報復加害出於所料之外其見事不為不明就義不為不勇為國家去一大患更為有功然平心論之卻非辦事正理至若慮班第達日後憑藉威勢復生事端是以疑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道待之矣即令於策楞領兵入藏時聲其不行救護大臣之罪加以顯戮於勢甚易然不光明正大與傅清拉布敦之誅珠爾默特那木

扎勒等耳番眾無知兒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誘至加誅並未明正其罪今又借擒捕逆黨之名圖害班第達天朝舉事如此謫詐將人人疑畏何以昭示大信是以明降諭旨令達賴喇嘛班第達知朕之辦事光明正大以釋其疑而安其心如班第達能遵朕諭旨奉我約束是乃實心恭順之人仍可委辦格隆事務永遠承受恩典如其敢行違抗則師出更為有名乃至當不易之理然既有此旨則我領兵安藏之大臣益當諸事留心或彼不服而阻進兵之路或謬為恭順引我兵入至其地而後別有所圖皆不可不慮及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叛產自應抄沒但伊吞併眾人財產致獲厚貲若槩行入官又似利其所有番眾不無滋議著策楞等逐一查明凡伊強占所得俱著給還本人珠爾默特策布登本非叛逆乃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誣陷且私遣人殺害而以病死捏奏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今既明知其受屈身死已將伊子仍封以公爵管理阿里克地方令班第達傳朕諭旨如卓呢羅下藏扎什由彼處奔逃令伊擒捕其父所有家產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抄占者俱仍給還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自置財產自應入官供駐藏大臣之用所部人眾或應分設頭人管轄統歸駐藏大臣節制及駐紮官兵安設塘汛一切事宜該督等會同駐藏大臣悉心籌酌妥議具奏再朕於十月初八日在開封批發傳清等奏摺諭旨曾否到藏並九月十一日傳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旨俱於沿途驛遞詳悉查明查出時將此二旨令班第達閱看仍將伊言語情形奏聞再有玉暑那哈暑番人一種離藏甚近或可安插在藏為駐藏大臣爪牙或令伊換班赴藏護衛是否有益亦著該督妥悉具奏朕通盤籌酌必當如此辦理方為理直氣壯得緩服遠人正理番夷以詭詐反覆

之心窺測天朝惟待以不疑則彼亦不心懷疑貳王道蕩平無過於此是以不待讓政王大臣等定議即降旨傳諭達賴喇嘛班第達著將此旨並鈔寄策楞等閱看又諭達賴喇嘛辦理格隆事公班第達曰朕向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素不信奉達賴喇嘛心懷仇隙是以屢加訓飭豈知因朕諭而彼愈心疑駐藏大臣傳清等亦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殘暴性成狂虐日甚終恐不利於達賴喇嘛是以奮不顧身亟剪兇逆凡此皆以為達賴喇嘛也今達賴喇嘛肘腋之間除此隱患佛地肅清朕心深慰及卓呢羅下藏扎什戕害駐藏大臣經達賴喇嘛傳諭解散賊黨安撫難民地方得以甯謐朕甚嘉之所有加恩賞賜物件已交駐藏侍郎納穆扎爾齎送到藏示朕優眷之懷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本不應承襲郡王因念頗羅爾一恭順效力是以施恩格外令其襲爵乃伊自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管理藏事以後肆虐逞威驕縱日甚又因朕許其撤回駐藏官兵伊更自鳴得計荼毒所部番眾貪淫無忌且誣奏伊兄珠爾默特策布登叛逆派遣格隆領兵殺害伊兄屠戮其子及眾頭目等又抄占班第達家產離其妻分駐後藏而羈留其子隨侍左右復阻絕沿途塘汛計欲盡害官兵罪惡不可勝數然朕靜而思之此固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賦性兇頑亦因朕之加恩過厚有以縱之藏地之人雖怨彼而以朕所封之王不敢如何朕實深為追悔由今觀之辦理格隆之人權勢不可使太專是乃朕加恩永輯藏地億眾生靈之要道也傳清等誅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時雖有令班第達管理藏地之語實未奉朕諭旨止因藏地不可一日無人統率亦欲其即統兵相助是以從權委辦使班第達果如所約翦除逆黨能使二大臣無事藏地甯靜則即如二大臣所言亦未為不

可今伊既不能救護駐藏大臣亦不為無過第念其勢孤力弱僅保自全尚屬人之常情事在已往姑置勿問豈可自居其功承受朕封王之異恩乎著仍以公爵辦理達賴喇嘛格隆事務總督策楞等到藏之日會同達賴喇嘛於彼處頭人內曉事安分而番眾素所信服者再採擇一人為格隆與班第達協同辦事其所屬尋常細事仍聽格隆二人照舊承辦至具摺奏事及兵備驛遞等事務則令欽差駐藏大臣會同格隆二人辦理鈐用欽差大臣關防示為定制其駐防官兵安設臺站及一切事宜著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侍郎兆惠駐藏大臣納穆扎爾班第等會同達賴喇嘛及班第達等悉心籌酌妥議具奏再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從前曾經誣奏伊兄珠爾默特策布登謀叛構毀稱兵暗加圖害而以病死捏奏今事既明白珠爾默特策布登本無罪之人抱屈被害應為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三

昭雪著班第查明伊子傳朕諭旨復給以公爵令管轄阿里克地方眾番勉效力如卓呢羅卜藏扎什由阿里克一帶奔逃令伊盡力擒拿伊父向來所有家產贖財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抄占者俱著查明給還再本年十月初八日封發傳清拉布敦之諭旨又九月十一日傳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諭旨或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亂驛站阻隔尚未到藏亦未可知如已到藏即著班第達開看辦理如尚未到著班第達於沿途驛遞查出令其閱看朕治天下臣民功過分明輕重各當班第達果能實心恭順進藏官兵妥協接應將來與新設格隆同心一意事事秉公辦理則為國家腹心之臣可永享昇平之福承受恩典用是開誠布公特頒諭旨明白曉示班第達奉到此旨何以奉行處即著速奏並諭藏內番眾知之○以和其衷為浙江布政使范時綬為安徽按

察使山東 賈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梁詩正工部尚書孫嘉淦兵部侍郎汪由敦四川總督策楞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恩慶○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思哈議奏通省城垣等項工銀一摺已令原議大臣議奏至所請應修城垣隄埝各工曉諭百姓分段築修照社穀之例分別獎勵等語則於辦公之道未協蓋所在工程百姓不知愛護肆行作踐以致損塌傾圮該督撫等自可隨時諭令修築保護然亦惟些小工程小民力所能勝及原應民修者量為勸輸尚屬以民衛民本意若工程浩大需費繁多一切責之於民難設獎勵之條勢必轉滋擾累蓋今古民情不同未可繩以力役急公之義不應如此辦理原議大臣俟各省奏到之日彙齊議覆為時尚早將此先行傳諭該撫知之○富明因事降調以富勒赫為河南布政使由直隸熱河道遷○乙丑諭朕頻歲巡幸直省問俗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三

觀風一遵 祖制入疆考績既足利益民生而扈從官兵亦得練習勤勞修明紀律所關甚鉅也所有行營供頓悉出內帑絲毫不以擾民道路橋梁原准開銷正款且更特賜公項俾通融協濟該督撫等量力措辦儘足敷用即或以大員俸入既豐稍效惻恤尚非必不可行之事從未有出於捐輸紳民者今歲時巡豫省見所司辦理非該撫及二三大員等力所能供因逐日召進藩臬道府等隨時詢察伊等奏對之間皆有畏首畏尾之意朕知其辦理不善詢之該撫而鄂容安初尚欲含糊了事及加嚴詰乃一一據實奏明出自通省士民捐輸朕本欲即治其罪念伊父大學士鄂爾泰宣勞有素伊在巡撫任內二年以來頗改其好名舊習而諸事勉出力且因朕問亦即據實奏明尚與始終欺隱者有間是以降旨切責姑免其交部議處至於富明身任藩司與該撫同辦

理乃於朕回鑾日援藩臬三年期滿之例奏請來京陛見朕當即降旨伊於行在屢經召對不應遽請陛見顯係取巧乖張交部察議且明指其非出於糊塗拘泥必因見朕深責鄂容安故為此奏如准其來京遂得於召見時乘機卸責此其巧捨居心殊不可問令軍機大臣等傳旨申飭富明令其明白回奏今回奏摺內果稱諸凡與撫臣會同商酌並無異議是鄂容安辦理此事竟為富明所賣不能逃朕洞鑒矣富明已照部議降調朕在中州時見該撫不能仰體朕心冒昧辦理恐江浙督撫等聞風效尤將以觀風布澤之盛典轉成地方官科斂累民之私計因即遣兆惠等由開封馳至江浙宣布朕意使督撫知所儆戒今兆惠回京覆奏江浙督撫並無派累朕心稍釋朕為海內蒼黎竭免正供至數千萬金尚所不惜豈因省方盛舉轉借多費此數十萬金而乃須民力捐輸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五

耶即謂感恩趨事實出羣情所願而農民非富商可比該督撫亦應明諭朕旨早行禁止方為知輕重之大臣豈可因循從事著將朕在中州訓飭鄂容安並因富明前奏傳諭鄂容安各諭旨宣示中外俾共知朕意科道等惟以摭拾陳言及枚舉細故為盡職似此有關政體之事何不參奏著通行申飭朕已明頒諭旨亦不必再瀆奏矣○永興丁憂以阿里衮為湖廣總督調阿思哈為山西巡撫衛哲治為廣西巡撫以定長為安徽巡撫周人驥為西安布政使沈世郁為湖南按察使由廣西左○丁卯命暫停八旗米局收買米石○策楞等奏十月二十日接據通判常明等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誅後公班第達暫理藏務干戈遂息都統傅清等被難時見存兵八十餘名百姓一百一十人齊赴布達喇俱係達賴喇嘛給銀養贍至二十三日公班第達告知已將逆首卓呢

羅卜藏扎什拏禁逆黨已獲過半劫去餉銀亦迫出大半通司岡等處已安常明暨兵民等於二十四日搬回居住前所謂大兵似可無庸進發請止帶兵八百名進藏仍酌留官兵駐打箭爐彈壓報聞○以世貴鄒一桂德保俱為內閣學士世貴鄒一桂由大理寺講學○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岳濬在巡撫任內並不實心任事且瞻徇屬員於侵帑婪贓各案漫無覺察已降旨革職俟伊到京之日問明情節從重治罪並令派修城工效力贖罪伊父岳鍾琪亦深自引咎奏請將岳濬交部治罪本無可寬但念岳鍾琪一聞西藏之信親自帶兵迅速前赴急公宣力甚屬可嘉伊年老遠行未必不為伊子之事心切憂懸著加恩將岳濬應行治罪之處寬免並免其修理城工遇有京堂缺仍欲量加擢用以為老臣戮力封疆奉公體國者之勸將此傳諭岳鍾琪知之○己巳尚書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五

劉統勳奏查審參革廣東糧驛道明福折收倉米一案據明福供稱前任各道俱如此折收除明福見在審明定擬另題外查前道朱叔權朱聖閑李方勉前護道薛福金允彝等任內均有浮收米石惟前道龐嶼任內查無折收之事再查站船水手工食歷任俱有曠缺應併贖論罪除朱聖閑金允彝病故毋庸擬罪仍追銀兩入官龐嶼止有曠缺工食銀二十八兩零應照律杖流雜犯准徒四年薛韞任內浮收三百二十七斗零應擬斬雜犯准徒五年朱叔權任內浮收五百四十五石零李方勉任內浮收八百四十三石零應擬斬監候除龐嶼並無浮收免其提解外薛韞等應令押解來粵訊明追贖究擬其不能覺察之督撫藩臬及聽從浮收之各州縣均請旨議處得旨薛韞前任御史時屢有封奏朕因其人尚雙直擢用道員自應嚴於律己益礪清操方不負簡任之意乃

於本任內違禁浮收婪贓入己若不嚴加治罪則凡屬言官平時矯矯自命以圖受知及莅外任竟不能潔清自矢是轉以繩糾為捷徑矣薛韞著革職交刑部從重治罪朱叔權李方勉雖侵收之數浮於薛韞然二人本由外吏擢用無足比數俱著革職押解往粵交與該督撫質訊明確按律追擬已足蔽辜龐嶼侵收之數甚少且已為添補賞貼之用並未入己著從寬免其革職治罪其歷任州縣各官被勒折交情尚可原俱著從寬免其察議王安國等著議處具奏餘著覈議具奏○命八旗米局減價平糶

十二月庚午朔尚書劉統勳題查審明福實多折收米價銀二萬五千餘兩水手曠缺工食銀一千二百餘兩照律擬斬監候追贓入官其聽從折輕之府州縣交部議處前任督撫潘臬交部察議得旨三法司覈擬具奏吳謙銻見任藩司於糧驛道有統轄之責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七

乃一任明福浮收勒折婪得多贓毫無覺察著交部嚴察議奏其州縣各官俱係明福屬員不無抑勒情節尚有可原且俱經自行稟首著從寬免其議處○壬申諭漢大臣廢生向無分部學習之例梁詩正孫嘉淦汪由敦之子所得廢生出自朕格外特恩著即分部學習額外行走俾得諳練部務○癸酉以吳拜為盛京工部侍郎由內閣○庚辰命舒赫德查勘浙江海塘○壬午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梁詩正之父梁文濂年屆八旬賞給一品封典○乙酉以吳達善為內閣學士由光祿寺○戊子調朱一鰲為廣東布政使以多綸為山西布政使張之浚為山西按察使由甘肅涼州○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嚴瑞龍密參唐綏祖巧詐營私一摺賊私聚眾款證俱有實蹟朕素知唐綏祖居心巧詐不足信但伊由革職問罪之員因其尚能辦事破格擢用至畀以巡撫重任稍有人心宜

如何感激圖報乃敢徇私婪索肥瘠累商深負朕恩嚴瑞龍素係拘謹不肯任怨之人其參奏情節非虛捏目下永興既已回京唐綏祖見護督篆無大員承審著將嚴瑞龍原摺鈔寄該督阿里衮令其速赴新任到任即宣明此旨將唐綏祖解任查明任所贖財並摺內有名人犯嚴審定議具奏湖北巡撫印務即著布政使嚴瑞龍暫行護理○丁酉諭承襲王公坐次仍照原封特恩賞封者具奏請旨著為例○是月駐藏副都統班第奏臣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至藏查訊起事情情形備知十月十三日傅清拔刀刺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並殺其隨從四五人卓呢羅卜藏扎什聞信即跳樓而下往喚同黨聚兵圍樓施放槍礮傅清遣人往傳班第達救護班第達因力薄不能救護奔逃達賴喇嘛隨使人攔阻賊黨並不聽從放火燒房傅清身中三傷立即自盡拉布敦中傷更多為賊所害主事策塔爾參將黃元龍亦皆自盡筆帖式齊誠自刎未死通判常明亦中矢石傷陣亡千總二員兵四十九名家人商民七十七人庫銀被搶卓呢羅卜藏扎什等乘間逃走次日達賴喇嘛收聚餘兵安撫眾人公班第達擒獲卓呢羅卜藏扎什等十三人監禁臣嚴加刑訊又供出夥賊德什奈等十四人於二十五日將卓呢羅卜藏扎什等正法報聞○是歲朝鮮琉球緬甸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三百一十九萬九百石六斗四升八合六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二

天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年

臣王先謙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十六年辛未春正月庚子以初次南巡免江蘇安徽元年至十三年逋賦浙江本年額賦三十萬兩○減直省緩決三次以上大犯○以上年巡幸嵩洛免河南十四年以前逋賦○癸卯諭江蘇釐革催徵積弊○乙巳 上臨和敬公主第○丙午諭湖北巡撫卽著嚴瑞龍署理嚴瑞龍在布政使中歷任已久前因安徽巡撫缺出朕已向軍機大臣等降旨令嚴瑞龍署理旋憶伊前次來京陛見時觀其不過循謹奉職非出色之員且向日張廷玉曾在朕前屢次保薦恐伊未必卽能勝任是以改用定長今觀唐綬祖貪婪敗檢該督永興令其密查皆能據實查明揭報永興來京後嚴瑞龍復具摺續參且稱伊業經奏請陛見但該督既已前來伊若同時來京則唐綬祖惟所欲為吏治將不可問是嚴瑞龍能以地方公事為重頗知大體甚屬可嘉若謂嚴瑞龍參劾巡撫卽用伊為巡撫此則不然唐綬祖之劣蹟永興已為先發其款據俱一一明確嚴瑞龍之秉公據實自可膺封疆之寄設令挾私傾陷則必不能逃朕洞鑒也若謂其為張廷玉所薦則張廷玉罪由自取至其所薦之人朕豈盡皆不用耶朕之辦理政務一出於大公至正全無成心卽此可見並將此宣諭中外諸臣共勵亮工之誼自邀鑒用之恩其所遺布政使員缺著朱一蜚調補廣東布政使員缺著石柱補授○免甘肅元年至十年逋賦○丁未調周人驥為湖南布政使張若震為西安布政使○辛亥 上奉 皇太后南巡啓鑿○癸丑免經過直隸山東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命截留河南粟米十萬石於直隸備賑○戊午以丁廷讓為廣東按察使由福建鹽法道遷○己未賞經過地方兵丁兩月錢糧○庚申賜直隸山東江南浙江辦差官買加一級○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故公珠爾默特策布登之子珠爾默特旺扎勒前因伊父無辜被害賞給公爵並以伊父會領阿里克地方仍令鎮守今據班第參奏珠爾默特旺扎勒為人平常恐貽誤地方可寄信總督策楞等珠爾默特旺扎勒但賞公爵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抄去伊父家產查明賞還令其駐藏其阿里克地方著策楞班第等會同達賴喇嘛公班第達及新放噶布倫等於唐古特人內揀選誠實諳練者奏請鎮守

二月己巳朔廣江蘇安徽浙江本年歲試學額○庚午陶士儂因病解任以顧濟美為福建布政使明德為福建按察使由甘肅安西兵備道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年 二
○壬申免江蘇宿遷等三縣上年民欠○免兩淮鹽戶二年至十四年逋賦○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西藏糧務通判常明報軍機處文內稱阿里克地方與準噶爾接壤其原管轄之清特古斯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同日被誅所遺之缺公班第達選得集都爾前往賞給卓里克圖台吉名號等語觀班第達派人往阿里克接管事務卽賞給台吉名號是儼然以藏王自居今令以公爵管格隆事又命多立數人以分其勢彼已大失所望恐因此生心亦未可定著傳諭策楞等到藏時留心觀看料伊此時斷未必敢顯有違抗但其心稍不快足將來又恐積疑成孽外番詭譎多疑竟須明切開導以從前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因有藏王稱號是以擁勢太重釀成嫌隙今之多立格隆正可保全終始令彼渙然疑釋庶可永甯亦不必豫設成見遠事稍防致伊又成一珠爾默特那

木扎勒轉於事理無益也尋奏班第達恭順可信所有集都爾台吉名號係達賴喇嘛因阿里克緊要派往之人須重其名號權宜賞給臣遵旨曉諭班第達感激涕零竭誠自矢報聞○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奏公班第達告稱有拉達克汗書來稱近日準噶爾人從葉爾羌城至伊處貿易詢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安否並及廣興黃教之事等語近日準噶爾每遣使奏懇差人進藏朕俱不允前聞準噶爾進藏道路艱難若不往迎斷不能到今觀準噶爾常差人赴拉達克貿易則彼處自有通藏之路朕雖不准其進藏而伊儘由葉爾羌城差人進藏則所關甚要將此事寄知總督策楞等詢問達賴喇嘛與班第達凡準噶爾通藏道路應行防範之處詳議具奏尋奏詢稱準噶爾由葉爾羌城至阿里克地方中隔大山水草甚少難以行走每年貿易人赴拉達克皆有定數若大眾前來拉達克汗亦不許過即使前至阿里克地方自阿里克至藏尚有兩月路程亦不難備禦又葉爾羌城有路可通魯都克地方亦須經戈壁行走月餘見在魯都克地方常設卡座至冬不撤各處卡座嚴密連絡自咱拉山以外至拉卜賽那穆自阿哈雅克以外至順圖古爾等處亦通準噶爾今請將卡座再行展放嚴加防範仍派諳練扎薩克台吉前往巡查報聞○丙子

上奉 皇太后渡河閱天妃閣○給修築 泰陵御道占用地價除其賦○丁丑 上祭 清河神廟閱高家堰○己卯諭據刑部

將紀山由西甯拏赴前來嚴行監禁等因具奏著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該部審訊從前朕因紀山原係駐藏辦事之人令伊前往於事有益是以多方訓飭往紀山到藏時一切事宜並不據實陳奏辦理轉將朕訓飭之言洩漏於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且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聽信伊言感恩奮勉等因具奏不知紀山如何向伊盟誓致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如此生事此等緣由逐一研訊至紀山所稱伊駐藏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曾餽送伊銀一千兩伊若不受反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生疑是以權宜存貯而伊回京時此項銀兩作何辦理之處並未言及俱著審明定擬具奏○壬午諭朕經過淮安見城北一帶內外皆水雖有土隄為之防而人煙湊集之區設經異漲其何以堪甚覺怵然亟應改建石工以資保障著總河高斌等會同總督黃廷桂確勘詳估及時建築毋忽○癸未以京師米貴命附京分設四廠各發米二千石平糶○刑部奏審明革職學問之雲南巡撫圖爾炳阿於已故永善縣知縣楊茂虧空銀米不即參追轉合布政使官爾勸驛鹽道郭振儀彌補應照明知侵盜錢糧故縱律擬流得旨朕以圖爾炳阿身任巡撫兼署總督其於通省吏治全不留心整飭一任屬員恣意侵貪如宮爾勸郭振儀等司道大員侵蝕累繁皆毫無覺察深負朕恩是以革職學交刑部治罪其罪即在此該部乃止就楊茂一案草率問擬以流罪完結避重就輕甚屬錯謬豈謂朕省方遠出駐蹕之次於事機偶未經意該部遂爾疏略從事耶著傳諭嚴行申飭尋奏圖爾炳阿身任封疆瞻徇欺隱於屬縣虧空不參敢代彌補且司道大員近在同城侵蝕累繁毫無覺察應比照監守自盜錢糧銀一千兩以上律擬斬監候其侵虧銀兩俟官爾勸郭振儀等各案審結後著追得旨圖爾炳阿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甲申賞加准商引額○丙戌諭衛哲治親老不能迎養奏對之際孝意可矜朕所嘉許著仍留安徽巡撫之任廣西巡撫員缺即著定長調補○庚寅諭朕命駕時巡周覽風俗觀民

察吏惟日兢兢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南先後六舉盛典昭垂衡誥在耳頃者入境以來白安黃童扶攜恐後朕已疊沛恩膏庶敷渥澤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養戶口益增官茲土者其尙勵乃實心以行實政無忝教養斯民之任○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駐藏副都統班第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立心叛逆句通準夷寄書前去私立假號種種背逆惡蹟顯露等語從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有猖獗之心斷不可留請乘機擒剪朕尙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未必至於此極令伊等詳察確實再行辦理嗣後傅清拉布敦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誅戮朕猶以伊等雖爲國除逆要是並無籌畫草率舉事以致捐軀今觀班第所奏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逆蹟已露實屬時不可待而傅清拉布敦即乘機辦理可謂奮不顧身盡忠報國者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年

五

矣前朕降旨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子達爾扎策凌年幼令解送來京今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背逆之罪既已顯著應照叛逆之律辦理以爲眾戒著將班第奏摺及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與準噶爾私通書札一併寄與總督策楞等令其將朕此旨曉諭藏內之人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妻子即在彼處誅戮以彰國法○諭湖廣總督阿里衮奏署巡撫布政使嚴瑞龍狡詐貪劣各款著鈔寄河南巡撫鄂容安即行馳驛前赴楚省將所參各款及摺內有名犯證會同該督逐一秉公確查研審定擬具奏至鄂容安接到此旨於何時起身於何時可以到楚速行奏聞以便臨期頒發明旨又諭阿里衮奏嚴瑞龍一摺款蹟昭彰阿里衮據實參奏甚屬可嘉嚴瑞龍著革職看守已諭令河南巡撫鄂容安前赴楚省會同該督秉公確審定擬具奏嚴瑞龍任所貨財照唐綬祖之

例卽行查辦不可少令其隱匿寄頓其湖北巡撫印務卽著阿里衮暫行兼管至楚省吏治廢弛從前督撫屢經更易永興誠實有餘初莅外任又不甚諳漢文諸務未及整頓阿里衮既洞悉其弊著督率屬員實心辦理務使玩愒因循觀望迎合種種陋習竭力剔除以崇實政至德文本屬年輕未經歷練楚省臬司誠難勝任所奏甚當已將明德調補並諭該督知之又諭湖廣總督阿里衮參奏嚴瑞龍貪詐各款原摺並朕所降諭旨俱著鈔寄永興閱看令其將嚴瑞龍平素居官如何所參款蹟會否聞知之處據實覆奏尋奏嚴瑞龍久任藩司有練達名初見亦覺老成言論且以廉隅自勵後漸覺其遇事取巧卽如參唐綬祖劣蹟面詢時指款直陳迨令列款具稟則遲之又久稟覆後旋卽補參巧詐可見至其貪劣各款未先覺察實屬愚闇報聞○訓明德爲湖北按察使德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年

六

舒爲福建按察使德文爲山東按察使由湖北按察使調○壬辰諭朕聞常州府屬之武進陽湖二縣開抵役田租銀一項原係前明時虛田領價後因本戶逃亡株連親族各將已產開抵實非前明原置之田亦非當日領價之戶小民條糧役租力難並輸以致積年拖欠朕省方所至民隱勤求清問既周倍深軫念著將武進陽湖二縣開抵役田除照辦條漕仍照民田一例完納外其新舊租銀業予豁免以除民累凡爾百姓尙其永承樂利各相勉於孝弟力田以仰副朕格外加恩之意焉○免江蘇興化縣元年至八年逋賦○癸巳 上奉 皇太后臨幸蘇州府○準噶爾使臣額爾欽等入貢方物○乙未賞協辦大學士梁詩正父梁文濂貂幣○丙申賜進噶爾台吉喇嘛達爾扎救書日據台吉奏請差人前往西藏喇嘛處遞費見儀懇賜恩准等語曩者爾故台吉噶爾丹策零爲

父策妄阿喇布坦既歿奏請往藏熬茶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爲父噶爾丹策零既歿亦以熬茶奏請此皆欲追報先人是以俯從所請並加恩沿途賞給牲畜路費特派大臣官員照管彼時朕卽降旨爾台吉因有此事朕方允行否則斷然不許所降諭旨甚明今爾並非有如此大事何恩之當報乃欲差人往藏耶不但無換一官吉卽遣人赴藏一次之例卽中國亦豈有屢派官兵照管之理耶爾所請遣人赴藏之事斷不可行至所奏喇嘛學經一節因爾舊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奏稱準噶爾地方所有西藏喇嘛大半物故懇准少派數人至藏學經以廣黃教朕念差人至藏學習則事不可行而爾地黃教既衰亦殊可念因爲爾等計中國大廟內原有自藏選來高僧是以許爾處將可以學經之聰慧喇嘛或十人或二十人送至京師習學數年而回可以闡揚黃教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七

此朕念和好日久周詳曲體之特恩初非敕令爾處夷人來爲僧徒也今乃謂爾處喇嘛未曾出痘不能赴京學習懇將精通經典喇嘛准請四五人到爾處教習夫學習文藝有就學無往教爾處既稱無可赴京之喇嘛應卽行停止今爾使臣額爾欽口奏又謂台吉令伊等奏懇自藏延請四五喇嘛教習數年再令回籍等語此又與爾奏書有異朕今念爾護持黃教之意准爾所請令高等喇嘛前往教誨但既命往之後爾毋得藉稱命往之喇嘛平常捏詞再來瀆奏是以令爾使回巢後明白宣示爾再遣使來請並將不行此等伎倆之處抒誠具奏然後令喇嘛前往此亦有關中華聲教朕豈肯令漫無德行不能訓導之人充數耶爾固不必慮此再交易一事乃朕優恤遠方之大惠前既定以年歲約以章程卽當永遠遵照而近年貿易者貨物每次加增較前數倍邊疆司事

之臣屢請駁回朕念其攜貨遠來若不准銷售則虧損實多姑准量爲交易而該使該商皆謂不知從前議定成數又謂非能自作主張歸當告知台吉伊等果歸告與否固未可知然恃朕遷就加恩因而屢增無厭將來必至定數之外一一駁令帶回而後已今特明切曉諭嗣後肅州貿易毋得過乾隆十三年貨物之數使臣前來以尼瑪上次帶來貨物爲準如逾此數卽由邊境駁回不准貿易爾其曉諭使臣商人等俾知敬謹遵行朕亦敕諭疆吏照此辦理今後不得仍以不知成例爲辭也

三月戊戌朔 上奉 皇太后臨幸杭州府○以廣東原任侍講劉起振年踰百齡赴浙迎 駕特賜詩章扁額○頒江甯蘇州浙江各書院殿本經史○貸黑龍江呼蘭地方水災旗民免官莊莊丁本年額賦○己亥諭安徽巡撫衛哲治見在丁憂其員缺著張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八

師載以原品級管安徽巡撫事速赴新任安慶與南河相距不甚遠至秋伏大汛時張師載仍應赴南河協同總河高斌學習防護事宜其巡撫印務卽著薩爾圖亦不至於地方有誤○庚子 上幸敷文書院○幸觀潮樓閱兵○壬寅諭朕向觀朕瑞龍爲人每事有心取巧是以未經升用去冬因其參奏唐綬祖貪婪各款不避嫌怨是能改其故習是以降旨褒嘉令其署理楚撫今據該督阿里袞列款參奏不但取巧且有賊私則知其參劾唐綬祖亦因承興交查自知平素迎合必將敗露乘此先發仍不出取巧故習嚴瑞龍著革職令河南巡撫鄂容安前赴楚省會同該督阿里袞確審定擬具奏嚴瑞龍能據實揭參自爲用所當用今劣蹟昭著自必罪所當罪惟其自取無容心焉朕之用人行政大公至正不設成見而罰在必行如此著傳諭中外知之阿里袞摺並發○論據

河南巡撫鄂容安參奏稱歸德府紳衿中有倚勢抗糧惡習彭家屏李肖筠兩姓即欠至七千餘兩之多而彭家屏之弟彭家植致死佃戶諱匿不報李肖筠之父窩藏逃犯玩法抗拘等語彭家屏李肖筠皆司道大員深受國恩理應奉法急公型家表俗以為紳士之倡乃逋負正供多至七千餘兩今春特恩寬免豫省積欠本以蘇窮黎下戶之困若將官戶久抗之糧一體豁免不特伊等視為得計使小民效尤人思僥倖大為人心風俗之蠹不加重懲無以示儆彭家屏李肖筠著交部嚴加議處所欠積年正供之數加罰十倍該撫勒限嚴追其彭家植李應應審之案仍著該撫嚴審定擬具奏○諭浙江布政使員缺著葉存仁補授按察使員缺著德福補授所遺杭嘉湖道員缺著山東按察使德文補授其山東按察使員缺著和其衷補授○癸卯祭錢塘江 上奉 皇太后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年 九

渡江○御史范廷楷奏四川民陳昌妻趙氏因夫死絕嗣遂謀殺夫弟之子元書元格嚇逼元書未成婚養媳劉氏執燈同往手刃元書將殺元格劉氏息燈止部議將趙氏照謀殺卑幼律擬絞監候援赦寬免劉氏照謀夫律凌遲處死趙氏因已無子遂欲並殺叔子以絕先嗣準情比律明犯十惡不赦之條且劉氏童年無知趙氏陷以極刑若將首惡趙氏援免劉氏凌遲處死殊未平允得旨御史范廷楷摺奏四川趙氏謀殺夫弟之子陳元書一案其所援引議論雖覺支繞但其案情若果如所奏則刑部定擬實屬拘例而不順情外謬之極矣著刑部堂官明白回奏尋奏趙氏係期親尊屬故殺卑幼並非十惡與援赦例相符劉氏年已十六非無知識雖非造意實屬同行况欲殺夫弟則知息燈止致致死伊夫則竟持燈立視情難曲宥刑部執法定案不敢移律就情雖該

督聲明情節仍不夾籤得旨趙氏謀殺夫弟之子元書一案刑部明白回奏之處展轉辭費終歸迴護究不出於前旨拘例而不順情之語既有尚未成婚情節即當據此聲明夾籤矣此案御史范廷楷所奏為是初不因御史先入之言稍有成見也劉氏童年愚稚尚未成婚遽處以極刑情殊可憫然部中指其知救夫弟而不救夫則朕亦不能法外貸其死矣著改為立斬趙氏情實慘毒著依本律不准援免○甲辰裁杭州漢軍副都統一○乙巳祭 禹陵○丙午 上奉 皇太后還駐杭州府○諭各省督撫本年恭逢 皇太后六旬聖壽祝嘏外毋許進獻○丁未閱兵○尋 禹陵奉祀妣氏子姓八品世職官○戊申諭前因高斌足疾不能行走是以解退大學士之職令其辦理南河事務任事以來甚屬勉力茲由江省扈從來浙其屬員無不奮勉足見高斌董率有方深為可嘉著仍以大學士銜管河道總督事以示優獎○賜浙江召試諸生謝墉等三人舉人授內閣中書○庚戌 上奉 皇太后自杭州回鑾○諭前因浙江士庶誼切急公正供繁無宿逋頒諭嘉獎誕布特恩頃周覽土風閭閻趨尚較吳稍樸但浮競之習舉所不免其蓋藏之未裕均也封疆大吏暨監司守令當以移風易俗為己任其在小民則宜崇實去奢雍睦敦讓相勉於孝弟力田將見化行俗美進而日上其善承朕意毋怠○東閣大學士張允隨卒予祭葬諡文和○辛亥命附京四廠各加撥倉米四千石平羅○癸丑 上奉 皇太后駐蹕蘇州府○乙卯 幸宋臣范仲淹祠賜園名曰高義賞後裔范宏興等貂幣○己未以夢麟為內閣學士○庚申命致仕侍郎沈德潛在籍食俸○辛酉 上奉 皇太后臨幸江甯府○壬戌祭 明太祖陵 御書扁

額禁樵採○上奉 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閱兵○乙丑諭
 紀山前歲駐藏怯懦無能事事順從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任其恣
 意妄行與之盟誓以致逆謀益肆此番西藏之事紀山實為罪首
 是以拏交刑部治罪業照部議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尚不意其悖
 謬妄亂更有出於情理之外者今據策楞兆惠班第納穆扎爾等
 奏稱紀山此番駐藏令兵丁演戲班名自樂時與珠爾默特那木
 扎勒宴會觀劇日在醉鄉並送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八轎仍派轎
 夫前往教演番奴擡轎以肆其志等語伊在藏如此行為及傅清
 拉布敦至藏乃以體制裁正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遂成嫌隙設令
 紀山早能持正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亦必自知斂戢是傅清拉布
 敦之死皆紀山之喪心無恥曲意逢迎有以致之也紀山之心蓋
 希冀苟且度日過此二年得代回京而於國家大體藏地安危一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十一
 切置之度外大臣如此存心尚可問乎尚可倚任乎此案策楞等
 四人合奏證據明確實可髮指紀山之父陣亡賜卹朕所深知紀
 山即犯賊私重辟朕必原情曲宥至關繫軍國重務朕不容屈法
 豈陣亡後裔遂可偷生附叛乎紀山本應即肆市曹仍念其先代
 陣亡姑從寬賜其自盡著在京總理王大臣傳諭刑部尚書阿克
 敦內大臣嵩壽齋旨前往監看並示中外知之○策楞等奏酌定
 西藏善後章程一西藏辦事格隆向例四人格隆布隆簪失明被
 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革退見在班第達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
 騰三人班第達奉特旨以公爵辦格隆事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
 布騰查無黨逆情形且係奉旨原放格隆並賞布扎薩克頭等台
 吉職銜應仍留辦格隆事布隆簪缺選放深於黃教喇嘛一人賞
 給扎隆大喇嘛名色一格隆會辦事件舊於噶沙公所會辦自願

羅爾後各格隆俱辦事私宅舍官放之員不用添用私人嗣後應
 仍赴公所會辦私放之員裁革一各處喋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
 養百姓之責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各放私人其人又不親往差家
 奴赴辦擾害地方嗣後格隆等應公同稟報達賴喇嘛並駐藏大
 臣補放家奴代辦者撤回人地不相宜者換補至各寺堪布喇嘛
 並照舊由達賴喇嘛派選一卓呢爾商卓特爾會本隨本各官名
 色惟達賴喇嘛前有頗羅鼐封王後亦照添設應查革止於公所
 設立卓呢爾二人兼領原設之仲意筆七格等辦公一格隆向止
 辦地方事兵馬卡隘俱責成代奔後藏地小且設代奔三人衛地
 大僅代奔一人遇差假無人彈壓地方護衛達賴喇嘛添設一
 員與見有代奔於補放時一體頒敕一全藏人民向屬達賴喇嘛
 按地方大小人戶多寡均定差徭頗羅鼐等任意侵占或市私濫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十二
 賞甚至擅給免差文書於所憎則加派嗣後格隆代奔等應公查
 舊檔除因公勸賞毋庸撤回外私賞濫免者並查稟達賴喇嘛撤
 繳加派者減一達賴喇嘛差務向由地方百姓供應自頗羅鼐等
 任事後凡格隆代奔等差人往西甯打箭爐色爾喀馬阿里克等
 處交易亦私出牌票致烏拉派累百姓嗣後應禁止遇公事稟明
 達賴喇嘛發給印票遵行一達賴喇嘛倉庫向係倉諸巴專管公
 事動用格隆等稟明達賴喇嘛代理啓閉俱以達賴喇嘛印封為
 憑頗羅鼐等始行擅取嗣後應仍照舊辦理一哈拉烏蘇接壤青
 海阿里克接壤準噶爾應令達賴喇嘛選員駐紮並咨部奏給號
 紙一達木蒙古前經頗羅鼐奏由該王差遣珠爾默特那木扎勒
 被誅後潛回達木查該蒙古等皆無罪之人既願歸達木候差自
 宜妥為安頓其見有頭目八人名號或稱宰桑或稱台吉均係頗

羅鼎等妄加應改為固山達所屬擇授佐領驍騎校各八人給頂帶歸駐藏大臣統轄仍令每佐領各派十人駐藏備差至向駐藏地餉口之蒙古數十戶查明存案往其留藏得旨著照所定行下部知之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所奏辦理藏地事宜朕已批照所奏允行但藏地關繫最要者尤在臺站此乃往來樞紐所在觀從前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不令塘站遞送文書即至驛遞斷絕及班第達傳令遞送始復通行皆由伊等主持而駐藏大臣不能制其行止操縱何以得其要領此處最宜留心辦理朕前亦諄諄降旨何以策楞等此奏內於此條反致未經議及但此時甫經定議又因此條有所更張反致藏中諸人啓疑止可令班第納穆扎爾留心俟一二年後再辦理請旨可也又見議內補放喋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養百姓之責以後補放其權皆歸達賴喇嘛駐藏大臣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等語此種喋巴頭目所管何事何處地方其裏塘巴塘一帶塘站是否亦係此等頭目所管若即係此等頭目所管則權已歸達賴喇嘛駐藏大臣不致復有塘站阻隔之事此旨所問即不必辦理再兆惠由京中特遣前往原為辦理藏地一切機宜自應俟諸事奏定准行接旨後奏聞即日回京方是乃甫經立議不待批覽一面具摺一面奏明起程且有欲速之意若云彼處情形則早已悉知不待兆惠面奏始知京中何事迫不及待若此耶去時星速是為志切急公來復過行則心存內顧耳著傳旨申飭○丙寅祭

江神 上奉 皇太后渡江○丁卯諭大學士張允隨病故員缺一時未得相宜補授之人原任大學士陳世倌從前罷任尚無大咎上年已復予原銜此番於行在屢經召見雖年過七十精力尚健且係舊人仍著入閣辦事○賜江南召試諸生蔣雍等五人

舉人並進士孫夢遶同為內閣中書

夏四月戊辰朔停本年會試五經中額○癸酉 上閱蔣家壩○免江南沛縣九年以前通賦○甲戌祭 河神 上奉 皇太后渡河○丁丑諭洪澤湖上承清淮汝潁諸水匯為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隄天然壩乃其尾閘伏秋盛漲輒開此壩洩之而下游諸州縣胥被其患冬月清水勢弱不能刷黃往往濁流倒灌在下流居民深以開壩為懼而河臣轉藉為防險秘鑰二者恆相持朕南巡親臨高堰循隄而南越三滾壩至蔣家壩周覽形勢乃知天然壩斷不可開夫設隄以衛民也隄設而民仍被其災設之何用若第為掣流緩漲自保上游搶險各工而鄰國為壑田廬淹沒弗復顧惜此豈國家建立石隄保護生靈本意耶為河臣者固不當如此存心也天然壩當立石永禁開放以杜絕妄見近者河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督大學士高斌副總河巡撫張師載於開天然壩之說亦深以為非而請於三滾壩外增建石滾壩以資宣洩朕親臨閱視謂增三為五即以過水一二尺言之向過三尺者即為五尺向過六尺者增而至丈是與天然壩名異實同人必有議其巧避開壩之名而陰襲其用者是當為之限制上年滾壩過水三尺五寸天然壩仍未開放應即以是為準俾五壩石面高下維均以仁義禮智信為之次仁義禮三壩一如其舊智信二壩則於石面之上加封浮土必仁義禮三壩已過水三尺五寸猶不足以減盛漲則啓智壩之士仍不減乃次及於信斯為節宣有度較之開天然壩之一往莫禦者懸殊矣再高堰石隄至南滾壩以南舊用土工石隄有首無尾形勢不稱應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蔣家壩水勢益平則石基甄茲如此方首尾完固屹如金

一四 272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卷 55

湯永為淮揚利賴至洪湖束水藉以刷黃而上游宿虹鳳穎諸邑
歲被水患議者謂洪湖盛漲諸邑先被其災洩洪湖仍於上游無
補自朕觀之漲減則上游之漫溢者亦減此固在封疆大吏於未
被水時先事綢繆而司水土者亦未可以閤閣休戚非己職掌所
在而專以束水保隄為得計也河工宿弊不可枚舉而無益之費
尤多或明知無用而因循不廢或陰以為利而妄事興修高斌張
師載於此雖能持正如茹家圩頭二草壩固已廢所當廢而此外
無益之費即以朕巡視高堰一壩之內已不勝屈指數然屬員已
議其不發帑不興工矣朕觀河臣筦領河漕數千里民命所繫視
督撫綏輯一二省者為難冒涉風雨守護隄防亦視督撫坐辦案
牘者為勞而督撫職在刑名錢穀事有實據是非難掩河臣遵守
章程可以福命苟安無事則其任較易歷來河臣不乏表表尸祝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五
之輩而糜帑養患有罪無功其識機宜得關鍵實著功效者幾人
哉果使全不興工則置民瘼於不問河臣幾於虛設固無此政體
如其糜脂膏以擲虛牝則蠹弊之最巨者總之河不可不治而毋
循其虛名工不可不興而必歸於實用斯為至要昔我 皇祖聖
祖仁皇帝屢幸南河躬親指示平成睿略萬世永賴朕何能仰企
一一即經臨視有所籌畫亦不敢自信為必不可易惟愛養黎元
揆理度務崇實敦本兢兢業業之衷可共白耳將此詳悉宣諭中
外臣民其庀材興工一切應行事宜河臣會同督臣按例確估具
題○已卯以恆文為湖北巡撫由直隸布政使遷○庚辰吏部議准兩廣
總督陳大受等奏廣東通省向止設學政一員嗣因士習器陵雍
正七年添設肇高學政今士子仰沐教澤各知安分請照舊統設
一員從之○辛巳諭前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因珠爾

默特那木扎勒逆謀顯著先事翦除奮不顧身忠誠卓越俱已加
恩贈卹入賢良祠昭忠祠祀典傳清並入伊家祠從祀不知者或
皆二人冒險邀功且議朕為酬庸過厚也今據駐藏班第策楞等
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自立名號潛遣其心腹堅參扎錫等通款
準噶爾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為汗且求其發兵至拉達克地
方以為聲援幸值準夷內潰所遣使人回藏被獲得其逆書並餽
獻諸物是其陰蓄異志句結準夷罪不容誅設非二臣協力同心
決計先發則其貽害藏地將不可言是二臣之心甚苦而有功於
國家甚大應特建雙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不昭勸忠令典傳
清既有專祠著不必從祀家廟該部會同內務府查撥官房營度
以聞尋立祠崇文門內○乙酉諭據阿里衮鄂容安奏永興進
京途次聞訃嚴瑞龍私派各府州縣幫助盤費代雇驛頭又公湊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六
銀兩送京交永興收受及提用道庫養廉並未扣還歸補各款永
興由滿洲世臣久列近侍優加擢用畀以總督重任乃不能潔己
率屬劣蹟纍纍其提用庫項並不奏明固屬不合尚係向來所有
至收受派幫銀兩則貪污卑鄙深負朕恩著革職擊交刑部俟嚴
瑞龍案審明到日將永興一併治罪○丙戌 上駐蹕泰安府祀
東嶽○戊子諭日食天變之大者自古重之顧僅以引咎求言
虛文從事夫豈應天以實之義乃者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朕自
惟宵旰憂勤無時不深乾惕甯待懸象著明始知戒儆然遇災而
懼罔敢不欽戒慎修省惟崇實政行在變儀衛早晚鼓角是日著
停止一日以示撤懸齋戒我君臣當就常存之敬畏倍加謹凜益
修實政即如朕省方所至戲臺綵棚龍舟銜舫俱可不必朕向來
巡幸地方官惟修治道途此外一無華飾自乾隆十三年東巡該

撫等於省會城市稍從觀美後乃踵事增華雖謂卷舞衝歌與情共樂而以旬日經營僅供途次一覽實覺過於勞費且耳目之娛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第先期業經豫備今歲恭遇 皇太后萬壽兆庶亦藉以申祝嘏之忱是以俯順民情至朕待督撫有司惟因其能實心辦事令地方日有起色方加恩獎予而不知朕心者未必不以辦差華美求工取悅為得計將玩視民瘼專務浮華此風一開於吏治民風所關者甚大嗣後尋常行幸槩不推行違者以違制論並諭中外知之○命立傅清拉布敦祠於藏地通司岡○辛卯諭向來分發各省人員由吏部堂官揀選引見雖該部職掌所在然未足以示慎重嗣後除特旨交該部於次日即行引見者仍由該堂官揀選外其餘凡有揀選之處著將滿漢大學士九卿並該部堂官一同開列候旨特派大臣揀選交該部帶領引見著為例○予致仕尚書魏廷珍之子魏錫齡一品廕生○癸巳諭據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審訊永興家人楊三供稱本年二月丙有嚴瑞龍會姓家人同在京買賣人紀姓送來銀一千兩原為幫助喪事永興因喪事已畢並未收受令伊帶回等語會姓既係嚴瑞龍家人著傳諭阿里袞鄂容安就近將所送銀兩永興果否未經收受之處訊取確供速行奏聞尋奏訊據嚴瑞龍家人供上年十二月嚴瑞龍差伊齋銀一千兩送與永興投書後未經傳見將銀寄京而回今年二月復差伊將前銀再送即抵司道公幫之數仍未收受止作書回謝遂將銀六百兩分別寄當在京攜銀四百回楚詰問嚴瑞龍供認送銀是實臣等將訊取會升並嚴瑞龍各供及永興回書四件前已會摺陳奏報聞○以陳世倌仍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改築直隸永定河水窪草場河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策楞等奏前酌議西藏一切章程奉旨允行惟未將設立臺站並喋巴等官所管事務地方詳議蒙旨指問查打箭爐至裏塘巴塘均內地所轄巴塘所屬峽里以西至江卡爾所屬石板溝皆西藏所轄江卡爾設有喋巴管理石板溝以西至巴賈係乍了地方巴賈以西至恩達係察木多地方恩達以西至嘉玉橋係類烏齊地方均有呼圖克圖管理受內地節制調遣不歸西藏統轄自嘉玉橋抵西藏共一千九百六十餘里均係藏屬地方大小各設喋巴一二名不等管理地方人民一切事務與內地州縣同設臺站共二十五站三汛臺站官兵所需各項俱由各喋巴辦應番地之操縱權在喋巴喋巴去取議歸達賴喇嘛駐藏大臣主持臺站一切毋庸更辦故未專款另議然未聲明情節實屬疏忽得旨非疏忽而何○己亥改建浙江山陰縣石塘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年 庚子 上奉 皇太后

○以范時綬為湖北按察使 由河南糧 還京師○命再撥京倉米十萬石於四鄉平糶○辛丑加賞入旗兵丁甲米一季○丁未 上臨奠駐藏大臣原任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戊申諭阿里袞鄂容安查審唐綬祖原參各款審無得贓分肥情事惟任聽爐頭私買銅鉛添鑄實屬違例故縱議以革職嚴瑞龍餘罪皆輕惟輕出重入一款入己贓至四千八百兩議以斬監候若論按律問擬亦止可如此歸結而殊未得此案辦理之正法也蓋永興嚴瑞龍等參奏唐綬祖摺內有婪索邱鑑贓銀數至鉅萬一款情罪最為重大乃係此案關鍵朕以唐綬祖身為巡撫如果婪取屬實即使立行正法亦所應得今閱唐綬祖供詞既稱毫無影響而嚴瑞龍亦供係唐綬祖授意陶士傑向邱鑑派捐夫派捐與婪取大相徑庭是嚴瑞龍已與原參矛盾使初

參時本無此種貪縱重情朕亦豈有即將唐綬祖革職鞫問並查封家產之理今既審無實據則嚴瑞龍之愆應永與架詞誣捏永興之輕信嚴瑞龍率入彈章之處按律自應分別反坐總因唐綬祖生平居心巧詐器量不能容人嚴瑞龍意恐為其所制而適值永興之易被其愚是以多方聳動成此大案至唐綬祖多支養廉之處更無足深罪即嚴瑞龍侵用餘平一項亦係各省藩司相沿陋習况伊在任多年所積數止於此是其操持尚知謹慎以此定其罪案反使彼得以有辭即永興於送京銀兩既查明未經收受其於家眷回京收受司道銀兩在永興係內廷行走之人固不應有此然因喪事而贖賻外省亦所不免朕惟懲狼藉亦慮魚無著該部將旨內情節分別定擬永興嚴瑞龍罪狀奏聞唐綬祖焚索屬虛失察之罪本輕所有原封家產著查明給還來京候旨酌量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十九

加恩錄用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自有罪者法在必行無罪者自當昭雪從無絲毫成見於其間也將此曉諭中外知之○辛亥賜吳鴻等二百四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卯 皇十子生○撥福建江南倉米於浙江温州台州二府平糶○戊午諭據尚書舒赫德會同總督方觀承查參革永定河道英廉等捏飾誤公一案英廉身任河道隄工乃其專責遇有衝決實已無所辭咎但其初報月隄漫口而諱言大隄衝刷或係希冀潛行堵修以圖完局該督既據稟明即應一面詳查一面具奏乃方觀承上年五月初二日奏摺內止稱一應工程平穩並不將月隄漫口之處據稟入告亦未必不思以無事為福是以英廉得展轉翻變日久延挨朕彼時早鑒及於此即以報災不可存粉飾之意批示方觀承亦應朕之洞燭隱情自知引咎矣至摺內稱英廉未將淤溝先事

豫防以致大溜直注此語殊未足以服英廉之心伊到任未及兩月於溝即有疏忽亦係僥倖保任內之事未可以此為英廉罪案朕辦事一秉虛公既確見情形如此不可不明白宣示然以督臣劾一道員自參自審何難任意輕重竟行入罪定案乃懣案經年未敢迴護已見違為審結俟特遣大臣前往會同查辦是其心尚知所做畏亦朕辦理庶政務求至當不容稍存含混之明驗也英廉等已經革職所有廢費工程銀兩自應照例分賠還項原摺著交部議奏並將此旨詳悉曉諭中外知之○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山西巡撫阿思哈續參朱一蜚護理撫兼時收受護太原府事之太谷縣知縣馮浩人獲三斤將馮浩保升保德州知州等語朱一蜚屢任藩司先經該撫參奏求索部民勒派屬吏縱容親戚家人庫官吏役焚索分肥劣蹟累累深負擢用之恩已降旨革職審擬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二十

其應賠庫項甚多著傳諭浙江巡撫承貴將伊原籍家產貨財迅速查明具奏無令稍有隱匿寄頓以備賠項○刑部議覆湖廣總督阿里衮等奏嚴瑞龍身任藩司種種不法誣捏唐綬祖焚索鉅萬愚弄永興懇參奏應將嚴瑞龍比照誣告人死罪已決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其應追銀兩均照追入官永興輕信嚴瑞龍將唐綬祖率入彈章應照嚴瑞龍死罪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旗人折枷六十日鞭一百不准納贖其提用道庫及各屬幫貼盤費雇驛價銀共六千四百七十兩零應令該旗著追至原任同知王雲翔合依監臨官吏借貸所部財物計贓準不枉法論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但查其母老丁單已於上年十月告請終養應准存留養親得旨嚴瑞龍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永興枷號鞭責之處著准其納贖王雲翔原擬杖流亦著令納贖准其存留養

親餘依議○庚申命總管內務府大臣輪年修理紫禁城內地方著為令○壬戌諭向例直省知縣三年行取一次吏部按期奏請康熙雍正年間少舉多停當朕臨御之初臣工中有援行取成規入告者朕以舊制可循敕部議覆旋經准行由今觀之此特相仍故套而於吏治人才毫無裨益所當永行停止蓋此制始於前明其時專重資格按俸還轉不得不以部用一途疏通壅滯而亦銓部漁利之一途也今則直省州縣定缺升調其途甚廣凡有才能傑出之員督撫無不保題擢用常有要缺懸待一時不得合例之人而越格奏請者在此時之州縣實無壅滯之歎督撫於地方能員亦無不欲其駕輕就熟收臂指之助遇有隔省升調往往為之懇切奏留未肯令其遽離原任且繁劇之任參罰必多凡謂無事故合行取之例者大率庸流居中簡之缺尋常供職俸免處分考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耳即以銓補部曹多屬迂疏潦倒了無出色在該部又無出力之處况縣令身膺民社百里之寄任既匪輕才亦可展使其果屬賢員方議令久於其任以責成效而部曹分局一司遇事簡之缺無所表見長才處此轉覺用違其材若謂司員當由邑令升用深知民生利弊於部務有益此又不然部務責成自有尚書侍郎夫尚書侍郎亦惟視其才識勝任否耳何必曾任邑令方知民生利病豈非所謂學養子而後嫁者耶若必待行取之人數歷多年方授以綜理部務之任此尤事勢所難行試觀我朝九卿無論滿員即漢大臣中多有翰苑升用者起家縣令者幾何人外而督撫起家縣令者又幾何人可指數而知其為拘墟之論矣此實向來沿襲具文揆之當今之務亟須改弦毋庸守轍所有直省知縣三年行取一次之處著永行停止至科道近列臺垣優絀尤為易見自可

不時擢用而定例內升外轉給事中則一年一次御史則一年兩次每年徒增此提奏繁文於治理亦復無益嗣後內升外轉著三年舉行一次著為例朕辦理庶政因時制宜不設成見於激清吏治鼓勵人材之道洞燭原委一切應行應止務求實效屏斥虛文大小臣工其咸悉朕意舉以實心行實政自無不集之事將此詳諭中外知之

閏五月戊辰大學士等議覆兩淮鹽政吉慶等奏兩淮行運江廣引鹽價賤虧商貴則病民近定議賤兩價照年之豐歉請自辛未綱始酌定奏辦其丁卯戊辰己巳三綱槩賣之責價並免追繳以恤商力等語查該處並未報災而造報引鹽任聽該商昂貴未便免追所有丁卯戊辰楚鹽多賣銀九十六萬餘兩己巳綱西鹽多賣銀十六萬兩應追報部諭兩淮運銷丁卯戊辰己巳三綱引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鹽皆照貴價曾經部駁追繳今該鹽政吉慶等又復奏請免追該部仍照例議駁此雖部例但向來各省鹽引原聽其自相交易無官為限制之例長蘆河東至今尚然惟兩淮行運江楚鹽引適因崔紀沽名三保庇商兩持異議始將各商運楚成本分別定以賤價貴價然自定價以來商人總以貴價銷售至今夫恤民裕商本屬一事若任其屢擢時價日引月增則於民食有關然勒令賤賣則該商等又以成本有虧不免紛紛籲請今計各商比年行銷價值於成本自可無虧將來即藉口年歲不齊料亦不過如今之所稱歉年而止耳嗣後准商銷售引鹽即遇應貴之年亦不得於見在所銷價值外復議稍有加增庶可示以限制至於歲事豐稔鹽價可以酌量平減則令各該督撫會同鹽政等隨時籌畫妥辦部臣亦不必固執定例徒滋駁詰之繁庶於商民均為有益至部議

已賈賈價令商人追繳之處事理亦屬難行若云賈貴在民則應仍給還食鹽之戶於勢固有所不能否則以商人市價所餘而歸之官帑於政體尤有所不可總之民間物價本自不齊止可隨時調劑不能槩繩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項今謂意在恤民而欲官爲立制務使市價損之又損閭閻皆得賤食意則美矣欲其行之於事能乎不能乎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戶口繁行自古希逢之盛會人庶則用廣用廣則價昂此一定之理經國者要在務持大體而於事勢通變贏縮之間爲之補偏救做俾庶政皆得其平即所以嘉惠元元者不外是矣因議鹽法故推類及之而因時立制之道實亦不外此將此詳論中外知之○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我朝統一寰宇凡屬內外苗夷莫不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今雖有數處圖像尙未齊全著將見有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五

圖式數張交近邊各督撫令其將所屬苗獠黎獠以及外夷番眾俱照此式揀做其形貌衣飾繪圖送軍機處彙齊呈覽朕以幅員既廣遐荒率服俱在覆舍之內其各式圖據自應存備以昭王會之盛各該督撫等或於接壤之處俟其順便往來之時或有人前往公幹但須就便圖寫不得特派專員稍有聲張以致或生疑畏俟伊等奏事之便傳諭知之○裁山西雲南浙江布政司庫副使○辛未諭御史孫宗溥奏請酌定經制以節民用一摺欲將民間婚喪宴享酌立規條於教化之中寓制防之限似亦黜浮崇實之意但天下之大五方風氣不齊唐魏之勤儉吳會之華靡自古已然皆各隨其土性以成習尙是以山陝之民富者知節儉江浙之民貧者矜華靡其風自難頓革是惟力爲漸摩去其太甚以漸至於返樸還淳耳且地方有富民遇貢祭等事卽用度較豐小民亦

得資其餘憑以事生養必令吳越之俗迫之使效秦晉之風無論一時難強且使富者專利自封則貧者益難餬口矣若槩恐其時絀舉贏遂嚴立限制抑而裁之以示必從不從卽以法繩其後此勢之所不能徒使胥吏乘此需索訛詐更爲民累卽特頒禁令亦不過託之文告一經曉諭便可置之不問於閭閻有何裨益在孫宗溥自謂但去其太甚無事煩苛滋擾亦明知其事之難行矣如果華侈太甚地方有司自應隨時教導使之潛移默化若惟是撻拾浮詞而爲此奏則仍以虛文相尙朕所不取著傳諭中外知之○諭正藍旗議奏桂林府知府張永燾名下應追分賠原任臨桂縣知縣徐上達虧空那移銀兩見無家產請交廣撫於分賠各員名下再爲攤賠一摺尙來屬員虧空本人力不能完責令上司分賠歸項所以懲失察而儆官邪原係從前舊有之例朕御極之初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五

於虧空案內分賠各項多從寬宥有地方官不能體朕格外加恩之意因循故習近年來轉有簞簞不飭竟將國家帑項婪歸私囊者此等貪黷之風不可不力爲整頓是以按照定律懲一儆百期於辟以止辟乃臣工等又不免意涉揣摩遂將屬員虧空之項槩議上司分賠於政體未爲允協蓋上官有察覈屬員之責地方官實係侵帑自肥及因事婪贓者上司平時漫無覺察自當按數分賠以昭懲創至於那移糜爛之款既非侵貪重案可比亦尋常牧令所不能免之事將該員律擬擬擬追已足以示懲儆若槩令上司分派賠補揆之情理殊失其平非禁戢貪婪之本意且此等案件經部臣行令分賠之後仍不免遷延日久終以產絕無追具結請豁是又有名無實徒增案牘之煩耳於事何益嗣後凡虧空案件到部應詳加察覈其有實在侵貪入己之劣員仍令該上司等分賠

不得稍為寬貸其他如那移款項與倉穀浥變等事止將該員議罪著追不必槩令上司分攤賠補致滋擾累朕經理庶務應寬應嚴惟準乎情理之正從無畸輕畸重之見存乎其間也將此詳諭中外知之此案著免其行令攤賠○癸酉撥呼蘭倉米一萬石於船廠平糶○甲戌諭庶常分習清書例由翰林院掌院學士分派惟量其年力不拘省分舊時清漢各半自雍正年間以來分習清書者漸少每科尚有十四五員十七八員不等朕思邊省之人館選本少聲律亦素所未嫻既習國書自必專意殫精惟清文是務非天分優而學業勤者不能兼顧漢文益致日就荒落迨散館時或以清書優等授職而留館後遇通行考試往往拙於詩賦列入下等改令別用究其所肄清文自散館一試外別無職分應用之處微獨邊省即北五省庶吉士類然翰苑中江浙人員較多而遠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年 五月

省或致竟無一人者非所以均教育而廣儲才也嗣後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省庶吉士不必令習清書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亦視其人數若在三四員以上酌派年力少壯者一二入其江浙等省人數在五員以上者酌派二三人率以三十歲以下者充之每科通計在十人內外甯缺無溢循舉舊章備國朝典制足矣該衙門即遵諭行○戊寅諭陝甘自尹繼善赴川懸缺已久黃廷桂著調補陝甘總督著即速赴新任尹繼善著調補兩江總督俟策楞回川之日來京陛見再赴江省尹繼善未到之前兩江總督印務著高斌暫行兼管○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調補陝甘總督已降諭旨伊在兩江總督之任兩載有餘朕詳加體察伊於江省不甚相宜蓋南人風氣柔弱而黃廷桂性情剛躁幾於水火之不相入此番辦差諸事該省吏民畏慎之心勝而悅服之

意少黃廷桂喜怒之閒亦不得領受其呵斥者固不能無怨即為獎許者亦不以為感久之將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於江省未免用違其長且如王師張師較二人在黃廷桂面對時何嘗不奏稱王師等尚肯實心相助而王師等在朕前頗露畏懼該督之意督撫共事一方設令外合中睽地方亦屬無益陝甘民情本屬陽剛於黃廷桂性情為宜伊前任甘肅巡撫深為稱職是以調任陝甘但伊待下褊急往往聲色俱厲亦屬過當朕既體察及此故明切訓諭令其知改人之性情固不能無偏但當自知所短留心檢點以平正率屬方能諸事合宜將來莅陝甘後亦不可一往任性失中正之道也陝甘自尹繼善赴川至今懸缺已久黃廷桂不必來京請訓朕面訓亦不過此謹識而力行之惟該督是望○撥山東山西河南耗羨銀二十五萬兩於直隸修理城工○庚辰准各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年 五月

省駐防將軍副都統子弟隨任○辛巳諭朕前降旨令九卿督撫薦舉潛心經學之士雖據大學士等屢覆調取來京候試見在到部者尚屬寥寥但觀此番內外諸臣保舉尙未能深悉朕意蓋經術為根柢之學原非徒以涉獵記誦為能朕所望於此選者務得經明行修淹洽醇正之士非徒占其工射策廣記問文藻詞章充翰林才華之選而已亦非欲授以政事責其當官之效如從前各保一人故事此朕下詔本意也在湛深經術之儒原不必拘拘考試如若內外所舉既有四十餘人即云經術圖明安得如許積學未遇之宿儒其閒流品自不無涸涸豈可使國家求賢之盛典轉開倖進之捷徑勢不得不慎重考校以甄別之聞有素負通經之譽恐一經就試偶遇僻題必致重損夙望因而託詞不赴以藏拙為完名者苟如此用心已不可為醇儒矣其安所取之然此中亦

寶有年齒衰邁不能跋涉赴考者伏生年九十餘使女孫口授遺經於鼂錯其年豈非篤老何害其為通儒此所舉內果有篤學碩彥為眾所真知灼見如伏生之流者即無庸調試朕亦何妨降旨問難經義或加恩授以官階示之獎勵乎著大學士九卿將見舉人員再行虛公覈實無拘人數務取名實相孚者確舉以聞如果眾所共信即可不必考試若仍迴護前舉及彼此瞻徇則尤重負尚經學求真才之意獨不畏天下讀書人皆議與後世公評耶○戊子實授永貴浙江巡撫○辛卯命壬申年 皇太后六旬萬壽特開鄉會恩科○壬辰諭保舉經學之陳祖范吳鼎梁錫璣顧棟高既據大學士九卿等公同覆覈眾論僉同其平日研窮經義必見之著述朕將親覽之以覘實學在京者即交送內閣進呈其人著該部帶領引見在籍者行文該督撫就取之朕親其著述另降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天

為職者數陳已見或可效觸目警心之一得尚不許摭拾浮辭至內而尚書侍郎外而督撫藩臬則政理各有專司民生吏治職有應為者盡心力而為之猶恐不給苟徒以剽竊空言相尚其貽誤官守尚可問乎千秋金鑑錄歷代名臣奏疏等書鈔之不可勝鈔蹈成說而錯舉之其即可謂之名臣乎且伊身為臬司所司者刑名也龜舉其在憲言憲而首以刑措為題夫唐虞之書言刑者非一所重在明允耳措豈易言至謂官吏遲延胥役擾累訟師煽誘此入仕者所共知更何待言而究其祛弊之道了無實際至請將人倫之理欽定五章令僧道刊之為經喇嘛譯之為教欲以通曉番苗則外謬更出情理之外矣他如謂樂律有關風俗欲使士子鼓瑟吹笙典樂教習之法不傳久矣舍禮義之教而冀感動以聲音其可得乎又謂御即馬射今之書生能馬射者幾人亦何必使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天

諭旨或願赴部引見或年老不能來京者聽其著述不必另行繕錄致需時日啓勤纂辦廣鼎淵珠之弊○甲午諭京師玉泉靈源濬發為德水之樞紐畿甸眾流環匯皆從此濬注朕歷品名泉實為天下第一其澤流潤廣惠濟者博而遠矣泉上有 龍神祠已命所司鳩工崇飾宜列之祀典其品式一視 黑龍潭該部具儀以聞尋議春秋祭品禮儀均與 黑龍潭龍神祠同從之

六月己亥諭張之浚自簡任山西按察使於任內應奏之事未有建白今甫具奏摺乃以所作治平綱目二十四疏一冊進呈無非剽襲習見之陳言不知為治之要惟在體以實心措之實政其研求義理莫備於聖賢之明訓儒先之格言苟不能見之躬行雖日取六經性理之書而莊誦之時時布之詔令宣示臣民其於實政何裨况區區膚淺支離之贅說乎此在詞苑諫垣專以論思獻納

貢使到京一應接待事宜亦應照各國王貢使之例以示綏遠○
 戊申以官兵進藏免沿途番民本年夷賦之半○辛亥撥湖廣倉
 穀二十萬石於浙江備賑○庚申 上御太和殿受緬甸國使臣
 朝賀○辛酉諭江西巡撫舒輅奏請分晰江西省賑恤事宜一摺內
 稱江西省夏月溪澗水發為患例係有貸無賑乾隆七年以前地
 方官隨時籌辦或動開款或自捐貲通報查賑今則無論夏秋一
 遇水發地方官即攜銀前往撫恤在小民以為例當如是望恩幸
 澤無有饜時所費實多無益亦於風俗有關見擬分晰辦理等語
 舒輅此奏非是地方偶遇旱潦雖屬偏災而所關於民瘼者甚重
 竭力補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督撫身任封疆正當隨時體察先
 事綢繆豈得因愚民望澤無饜豫存裁抑之見況今富國家全盛
 之時中外又安兵革不試經朕輪免天下田賦一周而大農歲積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无
 甚充即閒有興作悉給自內府並不動支正供實可云庫有餘帑
 食有餘粟何必以一方偶需賑恤總總計較且朕宵旰勤求恫瘝
 在己時切於懷亦何忍以嗷嗷代哺之窮黎擯節錙銖升斗之米
 即慮時有冒濫亦止應嚴飭地方有司辦理妥協俾實惠及民毋
 令中飽滋弊而已至奸徒因事造端逞強肆權自應盡力懲創以
 儆刁風督撫之盡心盡職正在於此若云多費錢穀則所損於國
 儲者無幾而災黎之所全實多豈得謂之無益為督撫者苟如此
 居心必致貧民失所殊非朕委任司牧之意舒輅著嚴行申飭將
 此通行各督撫知之○辛酉諭據新任廣東按察使丁廷讓奏稱
 伊母年逾七十兩弟皆已病故侍養無人前於福建鹽道任內曾
 詳明該督撫該督因赴浙迎駕擬俟回任奏聞適奉新旨等語其
 情殊屬可憫丁廷讓著改補江西按察使所遺廣東按察使員缺

著徐以升補授○壬戌命暫弛浙江海禁仍免各關米稅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三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乙丑朔禮部奏 祈穀壇扁額舊書 大饗殿字門名亦

同謹按大饗之名禮經皆指季秋報祀而言與孟春祈穀有異請

別定尊名以昭盛典得旨改 大饗殿為 祈年殿門為 祈年

門○丙寅諭尚書孫嘉淦以所著詩經補註聞日進覽於興觀羣

怨之旨頗有發明朕亦時折其中從此舊萃成編足備葩經一解

孫嘉淦請開館纂修朕以為無事更張見在軍機大臣等逐日有

進呈繙譯五經四書其平定金川方略亦將次告竣著就此館局

以傅恆來保孫嘉淦充正總裁官舒赫德納延泰汪由敦劉綸充

副總裁官或需用纂修人員令孫嘉淦舉素所知一二人奏聞充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四

補則幾務之餘可資佩文而以次成書亦可以詔來學○庚午軍

機大臣等議奏臣等遵旨將民間禁用銅器一事與總督尹繼善

悉心酌議竊思制錢日用所需欲錢法流通市價平減必先使銅

無耗民間販銅有限用器無窮其出於私毀明甚今請銅器之見

在民間者仍聽民用不必收買以致抑勒交官之弊惟此後毋許

復造銅器舖及工匠等悉令改業已成器者定限變賣至未經成

器及民間廢銅願繳者州縣設局就銅之高低定價之多寡隨到

隨收第從前但禁黃銅奸匠將諸銅攪和染色制錢仍可銷毀且

紅銅加以倭銅即成黃銅弊端未絕並請無論紅黃白銅禁製

器從之○辛未諭江蘇巡撫王師奏元和縣知縣王名標戴升貴

州永甯州知州該員操守謹慎才具幹練懇將王名標以升銜暫

留元和縣任遇有江省相當知州缺出酌量題補等語元和省會

首邑王名標人地相宜以升銜仍留原任於理尚屬可行但既留

任遇相當知州缺出即行題補又須離任仍於該地方未有裨益

轉啓規避之端朕思守令久於其任可以勵官方而收實效既准

子升銜已合古增秩進階之義嗣後知縣籤升外省督撫奏留本

任者俟留任五年內遇有相當之知州缺出題補如首郡知府升

任道員該督撫題留者視此著為例王名標即照此例行○王申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癸酉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

十分之三本年被雹地方十分之五○戊寅 上奉 皇太后駐

蹕避暑山莊○庚辰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

圍○辛巳張坦熊以不職革職以周琬為雲南按察使○乙酉免

奉天甯遠州八年九年民欠○丁亥免八旗病故人員紅事借俸

銀兩著為例○移貴州貴西道駐威甯州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四

八月丙申諭據王師奏保舉經學之陳祖范顧棟高年力老邁不

能來京等語陳祖范顧棟高俱著給與國子監司業職銜以為績

學之勸所有著述留覽○撥湖南倉米十萬石於浙江備賑命截

漕以補倉儲○徐以升以不職革職以汪德馨為廣東按察使○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雲貴總督碩色摺奏本年七月初一日接

古州鎮總兵宋愛密稟內稱六月二十二日據駐安順府提塘吳

士周呈稟內另有密稟一紙詞殊不經查係本月初八日有赴滇

過普之客人鈔錄傳播見即著落提塘吳士周跟追閱密稟所鈔

傳播之詞竟係假託廷臣名目騰肆訕謗甚至捏造殊批種種妄

誕不一而足顯係大惡逆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極等語著傳諭步

軍統領舒赫德直隸總督方觀承河南巡撫鄂容安山東巡撫準

泰山西巡撫阿思哈湖北巡撫恆文湖南巡撫楊錫綬貴州巡撫

開泰令其選派賢員密加緝訪一有蹤迹即行嚴擊奏聞請旨勿令黨羽得有漏網務須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張揚洩漏○命安徽截漕六萬石備明年平糶○命浙江截漕五十萬石備賑○辛丑命江蘇截漕三十五萬石備明年平糶○癸卯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己酉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命再截留江蘇漕糧三十萬石於浙江備賑○辛亥諭金朝陵寢近在房山歲久榛蕪未經修葺朕惟金太祖金世宗功德載在史書景仰傳之奕禩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隆禮有加並御製碑文勒石建亭以垂不朽顧念國家祀典光昭雖以時遣官將事而一切享殿繚垣儀制所存觀瞻宜備其令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相度應增修除治者即行奏聞率屬鳩工庀事工竣之後朕將躬親展奠以昭敬禮前朝之意○丁巳 上奉 皇太后遣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三

京師

○庚申諭昨據雲貴總督碩色摺奏滇省傳播偽撰孫嘉淦奏本逆犯應交各省緝拿茲據山東按察使和其衷摺奏本年四月間訪聞省中傳播偽造孫嘉淦本彙一紙肆行誣謗隨加根究來歷得自江南水利廢員當即稟明該撫準奏請一面奏聞一面咨明江南督撫嚴加查緝乃準奏以無庸深求亦不必具奏將原稟句抹發還改爲拾自途中擬杖完結近奉旨緝拿滇省傳播偽造孫嘉淦奏本逆犯準奏並不將鈔寄原底發看且諭令不必牽涉前案等語是此案四月間在山東發覺即應根究且無論廢員即見任之員苟犯不道誹謗之罪亦惟應嚴拏治罪而已準奏身任巡撫平日一味取巧因循已不能稱職及見此誣謗悖逆之詞竟至忍心隱匿實出朕意料之外及至蔓延滇省奉旨查拏逆犯尚論該按察使不必牽涉前案明係因從前逆犯房鉉一案曾經

梅致成參奏今此案與房鉉之誣謗如出一轍恐由伊根究得實又招庸愚無識者之訾議則是惟知自顧己私遂置君臣之義於不問且此等夢囈譎張之詞即朕寬大不令深究猶不思爲風俗人心之大害乎封疆大吏居心若此國法實不可容已著侍郎兆惠馳驛前往將準奏革職拿問所有摺內情節逐一徹底確查山東巡撫員缺著鄂容安調補速行赴任鄂容安未到之前著兆惠暫行署理鄂容安接印後兆惠即將準奏押解來京○調舒輅爲河南巡撫鄂昌爲江西巡撫以楊應琚爲甘肅巡撫○河南陽武縣河溢○辛酉江蘇巡撫王師卒子祭葬○以莊有恭爲江蘇巡撫由戶部○王戊追賞原任江蘇巡撫王師祖父母父母封典○調汪由敦爲戶部右侍郎以表曰修爲兵部右侍郎○以吳士端爲甘肅布政使武忱爲陝西按察使由河東運使○癸亥分京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四

四

京師

九月丁卯以蔡新爲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遷○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兆惠摺奏訊問準奏供詞尙多支飾兆惠未加詰問不足以服準奏之心即如供稱和其衷面稟先將謗傳之人發落和其衷自稱意見相同似和其衷原不欲徹底根究但在當時即果有此情節而和其衷之面商無憑準奏之塗抹發還確有實據即當詰其塗抹向心發還何意且和其衷係同辦此案之人並非從未見此稟恐其張揚彼既於發覺之初即將偽稟呈明則準奏亦應於奉到廷寄之日將原稟發看立將前案供明之官責實咨提嚴訊則無著者即可有著乃和其衷一接準奏札寄密諭即自知前案辦理之謬據實奏聞而準奏仍令不得牽涉前案並不封發原稟始終含糊希圖苟且了事又屬何意此皆案內緊要情節何以不行

詰訊著傳諭兆惠將指出之處逐一研問如已押解來京一面即於途次將此旨傳諭準泰問其是否心服○壬申工部侍郎劉綸丁父憂賞銀三百兩治喪○調張泰開為工部侍郎○丙子 上奉 皇太后啓鑾謁 泰陵○丁丑命撥江西倉米三十萬石於浙江備賑仍截留漕糧十五萬石撥補○琉球國王尚敬送歸內地遭風商民優資之○庚辰 上奉 皇太后謁 泰陵回鑾○命暫弛奉天海禁准山東商民販運○壬午兩江總督尹繼善奏前奉旨密摺傳偽黨官貴震並授伊家書札得捏造孫嘉淦本藁一紙又有山東按察使和其衷幕友劉宏謨密寄官貴震之親戚鄭鶴年札內稱據沂州府稟獲偽傳偽藁之犯劉恆發究明鈔得自官貴震請咨江省解審當即詭詞向東家云官貴震係我至親求與撫軍商酌將劉恆發供詞改為拾自途閒無從根究得以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四 五

善所奏則和其衷已先受幕友密屬適準泰以無從根究相商正合其意遂從輕完結轉向幕友市恩而準泰之塗抹發遣實墮其術而不知迨事不可掩則專卸過於準泰設準泰當初欲根究入告和其衷必且代為求寬矣其居心陰險譎詐一至於此罪更浮於準泰著該撫鄂容安即將和其衷革職摺解交刑部一併嚴審定擬具奏○癸未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甲申命尙書舒赫德赴江南查辦偽造奏藁○丙戌以阿爾泰為山東按察使○浙曹○戊子子經壇祝嘏之前辛未科進士原任詹事黃叔琳侍郎銜原任侍郎王景會等分別加級復銜○己丑諭山西布政使多綸奏請酌更外省壇廟主祭之官以肅祀典一摺似有所見布政使雖地方正印究係督撫屬員況督撫正封疆大員安得謂非地方官至道員駐紮之地以州縣印官主祭其品秩相懸為之踈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四 六

員更無所畏懼且使各省轉滋分貽著追之案益覺紛繁是國家以錢糧為重人命為輕矣殊未喻朕辟以止辟本意且帶項之有者無著自屬農部職掌法司議決案內止應於本犯限內完否定其罪名無容牽涉辦理刑名大臣等其悉朕意尋議侵盜錢糧與貪婪事同一律均以二年限滿有無完贖為斷上司分賠仍與本犯無涉不在完贖之例其畏罪完項者例得邀恩若限滿不完應由緩決改入情實但侵盜各案情罪輕重不同嗣後每年秋審內仍照例按限定擬如情罪有與陸開江等相類者雖限內亦擬情實特將未經限滿聲明請旨並令直省督撫於所屬侵盜各案初入秋審時即將限期扣算起止詳細開明以便臨審公同查覈報聞○庚寅陳大受卒調阿里衮為兩廣總督以承常為湖廣總督由安西○辛卯諭兩廣總督陳大受才品優長精明勤慎厥愆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四年 七

中外倚任方殷前因患病奏明暫交督篆隨經降旨令其在署調理以冀速痊忽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惻著入祀賢良祠以獎賢勞其應得卹典著查例具奏尋子祭葬諡文肅賞給三代封典予其子陳輝祖一品廕生

冬十月丁酉諭刑部進呈湖廣秋審本內斬犯滕有伯該撫原擬情實具題九卿會覈以其救母情切改入緩決殊失輕重滕有伯棍格致斃大功服兄從前三法司按律覈覆擬斬立決經朕降旨改為擬斬監候免其即行正法是該犯救母情切之處已逾格外寬典矣若於秋審之時復擬緩決僅虛予以重辟罪名久且入於矜減之列是乃輕視倫紀豈明刑弼教之意此端一開將使挾仇干犯者轉以父母為起釁之由得肆其毒手愚民益無畏懼且各省督撫以九卿既經改擬凡屬此等案件必有以緩決為請者九

卿因其情節稍重又必有改為情實者而言官復按前案相較益致聚訟紛紛非所以明法紀而崇簡要也嗣後由立決改為監候人犯俱應入於情實句到時即或原罪免句下次亦應仍入情實或情節果輕免句數次之後遇特旨寬減則可耳法司惟應執律問擬此所關於人倫國憲者甚鉅將此諭問刑衙門知之○戊戌楊錫紱丁憂以范時綬署湖南巡撫由湖北布 ○己亥諭鄂敏著更名鄂樂舜湖北布政使員缺即著鄂樂舜補授所遺四川按察使員缺著宋壽圖補授○甲辰諭安徽江蘇被災州縣米石折賑例價外加給銀二錢○復各省冬季行圍例○定團明圍水操事宜○乙巳諭四川總督策楞奏川省開採礦廠須大員專理請將川北道周琬與建昌道倉德對調周琬已升雲南按察使見據該員以母老獨子呈請仍留道員懇以升銜調建昌道加銅政銜專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四年 八

授宋壽圖見在滇省著即補授雲南按察使周琬著調補四川按察使兼理廠務○丙辰調陳宏謀為河南巡撫舒舒格為陝西巡撫由江 ○丁巳命撥京倉米二萬石分給五城平糶○尙書舒赫德兩江總督尹繼善奏審訊劉宏謨等供官貴震與鄭岐山撰造偽稟一案據供前在東省因刑逼誣供並無確據鄭岐山係捏造之名實非鄭鶴年今遵旨將官貴震等解京備質報聞○己未雲南巡撫愛必達奏採集番字鎮沅府之焚夷普洱府之車里東川府之狸羅順甯府之猛甸猛麻永昌府之耿馬鎮康洛江芒市猛卯遮放干崖南甸蓋達隴川孟連灣甸猛猛等一十八種內遮放與猛卯二種蓋達隴川與南甸三種猛猛與灣甸二種字體相同分彙成書一十四本進呈下部知之

十一月甲子朔署兩廣總督蘇昌等奏照會安南國王接領夷人阮玉漢等該夷官回文認領附稱有莫氏餘孽聚徒為匪捕獲渠首莫成陳供稱伊祖父等見僑內地泗城請為查訪查莫氏後裔於乾隆六年在泗城滋事移安徽省安插今恐泗城尚有遺種越界搆讎應密行查明諭軍機大臣等蘇昌定長等奏安南夷官請查莫氏人口一摺意欲即為查辦所見非是莫氏既居泗城即屬內地百姓前此據伊來文辦理已屬一之為甚今又據夷官來文為之查辦此端一開竟成常例設或展轉移查將沿邊州縣日為屬藩查擊人犯既於天朝體制未協且恐從此漸開邊釁應明白曉諭以乾隆六年將莫氏後裔遷徙安插此乃撫字小邦格外恩典見在邊圍甯謐該國陪臣惟應安靜自保不得借莫氏遺裔為詞屢向內地查訪啓恃恩滋事之漸如此則明白正大自足折服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四

九

其心至嚴飭邊防不令內地匪徒偷越搆讎自是封疆大吏分內所應辦又不當因有屬國文移始行整頓也將此諭令蘇昌定長知之○庚辰陽武決口合龍○癸未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衮扎布奏據驍騎校齊克慎等密報十月十四日有厄魯特庫本等六人來縛去貿易回眾及厄魯特人等五十餘人詢據回人巴起稱台吉喇嘛達爾扎夏閒遣人往額爾齊斯地方喚達瓦齊達瓦齊不敢往與台吉達什策凌烏巴什議於九月十二日投奔大皇帝達什等密告喇嘛達爾扎至期集兵五千將達瓦齊屬下三千人擒獲一半並此處貿易之達瓦齊屬下人縛去等語又詢貿易來之厄魯特錫喇卜據稱今年秋喇嘛達爾扎差宰桑博和勒岱往喚達瓦齊議事達瓦齊不奉命喇嘛達爾扎遂遣博和勒岱鄂勒哲依二人帶兵一萬往擒達瓦齊知之議於九月二十六日

前來投誠後聞博和勒岱等兵將到遂於二十二日帶兵五千行至和通哈爾地方策凌烏巴什領兵追戰既敗猶帶殘兵尾追而博和勒岱等兵萬餘在納林布魯爾河阿爾台山梁邀截此時未知如何等語臣已密諭各卡加意防範如有投誠來者酌量情形辦理諭軍機大臣等達瓦齊乃準噶爾大策零敦多卜之孫在彼處眾台吉中較為強大今與伊台吉喇嘛達爾扎不合前來投誠若論與準噶爾和好自不應收受然議定疆界時並無彼此不留逃人之條且自康熙年間以來收來此等之準噶爾人不知凡幾今若不收達瓦齊等是絕伊歸路矣著寄信成衮扎布等達瓦齊若投入我邊卡實係力窮懇求收養著加恩給與口糧及騎獸牲口量為接濟照去年薩喇爾等投來之例將達瓦齊及屬下緊要頭目揀選數人先行馳驛送赴京師其餘人眾照例妥辦候旨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四

十

儻未入我邊卡之先豫使人來懇求接濟則斷不可應付恐墮準噶爾詭計再此際達瓦齊實係率眾投誠與否一得實信即行具摺奏聞○甲申免河南辦運堵築工料民田額賦○乙酉加上皇太后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丙戌命高斌汪由敦會勘天津河工○戊子 皇太后聖壽節 上奉 皇太后御慈甯宮率王大臣行慶賀禮 御製 慈聖萬壽九如頌九章○壬辰截留河南漕糧五萬石於天津北倉備糶十二月丙申申命整肅朝儀○丁酉命挑永定河下口引河○戊戌 上臨和敬公主和婉公主第○貸船廠渾春地方本年水災旗戶○壬寅諭浙省今年春旱成災本重巡撫永貴竟至張皇失措茫無定見於附近之江南江西福建湖廣山東等省既四出告糶不已甚至欲委員遠赴奉天採買米糧且稱賑糶所需必得三

百萬石之數方足以資接濟從來辦理賑務斷無因一省中數府被災遂欲竭數省之力以供其用者故朕降旨訓飭乃近聞永貴在浙竟至有心諱飾將來於賑糶諸務必欲多所撙節則是該撫從前並非為民總屬為己其意不過欲多得米石遂可有恃無恐縱事竟不行亦得藉以謝災黎且以杜朕責防人彈封疆大吏豈宜如此存心耶朕猶以為為百姓起見不防姑留以觀後效是以御史范廷楷以徇庇劣守金洪銓奏朕亦止降旨飭行以辦賑之妥協與否定其去留今乃一變而有諱災之意是其辦賑不妥矣則徇庇之罪亦應並論且朕子惠元元痼疾在抱一切政務雖寬嚴時酌其中至於賑恤災黎每不惜加恩格外則十六年如一日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若以永貴一人之辦理不善竟至災民失所大非朕勤求民瘼本懷矣且使各省督撫聞風效尤漸啓東華續錄 一 乾隆三十四 十二

諱災之習所關於民生休戚者甚鉅實難再為姑容永貴著革職來京候旨其浙江巡撫員缺著雅爾哈善補授見在該省尙有應辦災務著即馳驛前往妥協辦理○甲辰命修濬南北兩運減河○丙午諭各省選拔貢生經朕降旨以十二年舉行一次計至癸酉年即屆選拔之期惟是來京朝考揀選引見劄監讀書或以知縣等官試用或以教職即用或以教職歸班序選條例屢經更定朕思選拔於每學數十百人中拔取一二人且不糊名易書可以驗其人才覈其素行自當精擇以充其選應令該學政於試列前茅之士舉其文行兼優才品出眾者會同該督撫秉公揀採以杜濫觴至庠序為陶育人才根本今教職率多昏耄龍鍾濫竽戀棧雖定以六年甄別而上官以閒曹多方寬假非國家設以敷教本意應分以年限詳加激汰所遺員缺即以應授教職之選補充補

於士風當有裨益所有選拔貢生赴部驗到作何定限及朝考錄用一切規條俱應詳悉酌定永著為令大學士九卿集議以聞尋議各選拔赴部應以該年十月起限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甘肅限次年五月到部湖南福建江西浙江湖北陝西限次年三月江南河南山東山西奉天直隸限次年正月其有患病事故者許呈明咨部朝考法除前項選拔補考人少仍照向例在禮部考試外其新選拔應照擬定期分爲三次由禮部奏請 欽點大臣於午門內考試擬定等第進呈卷分三等不入等者本生斥革發回原學該學政及督撫府尹一併議處再向例朝考後禮部會同九卿揀選引見有奉旨以知縣及知縣以下等官試用者餘劄監肄業三年期滿以教職選用其考取景山等處教習期滿引見候旨分選知縣教職歸本籍肄業者遇考職之年准考取州同州判東華續錄 一 乾隆三十四 十三

縣承有願就佐貳及教職者以直隸州州判復設教諭選用乾隆二年議停今請照舊揀選一二等引見候旨簡用從之○禁苗人充補苗疆額兵○以鍾音為戶部右侍郎由盛京刑部選董邦達為禮部右侍郎由內閣○辛亥以富森為盛京刑部侍郎由通政錢維城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甲寅軍機大臣等議覆宗人府襲封舊例除親王郡王世職不降外其貝勒以下遞降至入八分輔國公及不入八分遞降至奉恩將軍均世襲罔替如本身襲封奉國將軍嫡子降奉恩將軍餘子亦封奉恩將軍其奉恩將軍之嫡子嫡孫例得襲封此外皆為閒散宗室今按會典一等二等三等奉國將軍嫡子仍襲封父爵餘子均封奉國將軍在應襲奉國將軍之嫡子不過較向例增一等而餘子之應封奉恩將軍者世世加增孫之親親之殺義覺未協再查不入八分鎮國公嫡子例降

不入八分輔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應降三等鎮國將軍今會典載不入八分公嫡子仍襲父爵嫡子世世襲封餘子亦世世加增並三等輔國將軍子孫應襲之爵日遠日多似過於從優茲於封爵新表內並將舊例貼籤呈進得旨著照舊改寫進呈尋奏發會典館遵辦報聞○是歲朝鮮琉球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九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二千七百三十四萬一千二百七十五石七斗七升四合三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四

三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十七年壬申春正月甲子撥倉米四百石給左右翼米局平糶○壬申諭各省每年完欠錢糧俱著奏銷時覈奏○乙亥準噶爾台吉喇嘛達爾扎奏前遣使臣額爾欽尼瑪將前往西藏聘請喇嘛之事具奏蒙恩准於再遣使臣入貢時延請有德行喇嘛四五人前來教誨喇嘛不勝感激今遣使臣圖卜濟爾哈朗進貢並延請喇嘛懇於呼圖克圖三人內恭請一人於推廣黃教實有神益並祈仍照前奏許令我處遣人輕騎減從前往西藏為我先人設懺進供所有沿途派撥官員兵丁照看等事雖覺繁瑣但已蒙恩和好而遣往之人為數無幾尙屬易行使遠近聞知無不仰慕盛德其貿易之事令使臣口奏奏入賜喇嘛達爾扎敕書曰據台吉奏懇於呼圖克圖三人內延請一人前往爾處推行黃教並懇准爾處遣人至藏進供等語去年爾使額爾欽尼瑪來以延請喇嘛之事具奏朕已明降諭旨我中國呼圖克圖三人及有德行喇嘛俱有教習學藝之事不可遣往但朕不忍令爾處黃教滅絕故特許於西藏揀選有德行喇嘛到京俟爾再遣使來准令請往是時降旨後朕即令達賴喇嘛揀選精於經呪可以推行黃教之喇嘛十人送至京師今爾不遵朕旨反以斷不可遣往之呼圖克圖為請是爾並非真心推行黃教可知况西藏選來之喇嘛爾來使亦會會面以未奉爾命不敢延請朕自去年即挑藏內喇嘛至京以待爾之延請今爾使既至又不請往是爾原無請喇嘛之意今併此喇嘛十人亦不遣往矣至爾奏遣人至藏一事去年爾使

臣額爾欽尼瑪來時以爾襲位為辭朕既降旨必無換一台吉即遣人進藏一次之理今來使又以追報爾父噶爾丹策零為辭果爾則從前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已經為爾父熬茶一次安得今又差人前往設有子十人將十次差人進藏乎來使又奏使臣來往請不限人數肅州貿易牲畜內不好者准其售賣等語從前我大臣與爾使臣哈柳定議有事差人不攜買賣後因每次遣來使臣俱託言豫備口糧攜帶貨物漸漸加增本應不准貿易勒令帶回朕因和好是以施恩來使令照尼瑪所帶貨物為準其人數若不限定日久亦難遵行故亦令以五十人為準至肅州貿易復加恩准照乾隆十三年最多之數貿易一節原係小人謀利之事爾等攜來不堪之物慮我中國之人不用若我中國之人將不堪之物給爾等爾等肯受乎此事瑣屑朕所不問即我封疆大臣亦不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二

層辦理爾何必以此瀆奏來使又以逃走之薩喇爾賜回為請薩喇爾雖來自爾處實因懼禍逃生朕為天下大皇帝以生成眾生為本豈肯轉置之死地況我中國逃至爾處如羅卜藏丹津者甚多若一一索取不可勝計朕並不索取一人即爾送至朕亦不受朕以為既往之事不忍深究爾反求給回甚屬錯誤爾若念爾父恭順和好年年遣使請安受朕恩典事屬可行若以此等斷不可行之事瀆奏究屬無益是以特降飭旨令爾使圖卜濟爾哈朗齋歸諭爾知之○己卯盛京禮部侍郎德齡奏請終養允之○庚辰諭盛京包衣三旗佐領等官皆係職分相等之員並無統領辦事之人難保無互相推諉及掣肘遺誤之處盛京地方最為緊要應行設一總管內務府大臣專轄將此永著為令見應增設之缺著將軍阿蘭泰兼管○癸未諭據江西巡撫鄂昌奏廣饒九南道

施廷翰之子施奕度傳鈔偽稟該道是否知情非加確訊不能得實請解任審究等語從前河庫道李宏係長隨管工人等私和傳鈔經該督參奏是以降旨解任質審及訊明並不知情即予開復今施廷翰身為巡道稽查是其專責乃伊子施奕度將此等逆稟展轉傳播失察之咎實所難辭且亦斷無不知情之理非李宏一案所可並論施廷翰著革職交與該撫一併審究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從前曾降旨傳諭各省督撫等凡陳奏內應行交部事件俱不必將寄諭之旨敘入今新柱定長會奏審擬思陵土目羅文立等越界圖占夷田捏報夷人拔竹毀牆一案既據聲明例應繕疏具題因封印在印不及繕本是以恭摺具奏等語是此奏即應交部覈擬者乃摺內仍將寄信諭旨裝敘殊屬不合已命軍機大臣節去鈔發著傳諭知之○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扎布奏據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三

防卡驍騎校齊克慎報稱準噶爾宰桑瑪木特等遣人來告稱達瓦齊作亂在納林布魯爾地方被我兵殺敗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等十二人逃出不知去向是以我台吉令阿爾台等處遊牧宰桑三人帶兵往烏蘭大坂努克穆隆都什託羅海華碩羅圖洪郭爾鄂隆舒魯克圖得樓等七處隘口駐紮以防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遠遁恐各卡疑我無故動兵特來告知等語又據蒙古管旗章京莫尼扎卜前往烏梁海確訪信息有準噶爾人至烏梁海探親告稱達瓦齊於去年九月內與台吉喇嘛達爾扎有隙私與台吉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策凌沙克都爾等商議投順 大皇帝其後達什沙克都爾反將商議之事告知喇嘛達爾扎即帶兵追趕與達瓦齊戰敗而回達瓦齊又與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等商議若投中國恐阿爾台地方有兵堵截地狹難過因向額爾齊斯

前赴哈薩克等語諭軍機大臣等準噶爾向多詭詐伊等如果慮
達瓦齊逃竄不過派兵防守足矣今反遣人來告殊屬可疑此或
伊等恐我慮生疑故為安慰卻暗行譎計猝然闖入我境亦未可
知聞喀爾喀遊牧多有距卡座甚近者今若不豫籌防範恐賊人
一旦竊發不暇向內收移將反令其得利所有附近卡座之喀爾
喀遊牧應早令收入腹地地方安然此時遽使移徙又不免起眾人
驚疑且或賊人聞知轉以我為畏懼此中宜緩宜急應如何熟計
妥辦甚關緊要今派向書舒赫德侍郎玉保前往軍營查看軍容
器械著傳諭成袞扎布俟伊等到時會商密議務期籌畫盡善定
議具奏○丙戌諭河南山東修築歷年太行隄○丁亥諭前因和
其衷於傳鈔偽棄一案聽從幕賓劉宏謙干請遂復隨同隱匿居
心巧詐是以革職擊問交部定擬今既據官貴震等到案審明劉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四
宏謨原係妄供和其衷並未聽其干請則和其衷之事前隱匿尚
屬屈於上司其罪與準泰有閒和其衷著加恩從寬釋放○己丑
以沈嘉徵為雲南按察使由迤西
二月乙未舒輅卒以鍾音為陝西巡撫調三和為戶部侍郎以德
保為工部侍郎由內閣○丙申以吳達善為盛京禮部侍郎由內閣
○戊戌諭故禮部尚書韓英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其所撰制義
清真雅正實開風氣之先足為藝林楷則從前未邀易名之典著
加恩追諡用示褒榮大學士等具擬以聞尋予諡文懿○己亥
上御經筵○諭準泰之罪業經寬赦即著釋放○ 皇十一子永
理生○辛丑諭喀爾吉善等所奏傳鈔偽棄案內浙江提督衙門
書吏包琳供係從前提督內衙傳出提臣吳進義始終隱匿今既
詢出實情必須向吳進義根問內衙原棄來歷方可從此逐層根

東華續錄 乾隆三五

究等語吳進義身為大臣乃任家人胥役傳播偽棄仍復有心隱
諱殊屬負恩已降旨解任所有應行質詢之處著督撫等嚴行根
究據實奏聞○以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之弟公車布登扎布
為扎薩克另編佐領○以下塔海蘇章阿俱為內閣學士由大理
寺卿蘇章阿由內閣○甲辰諭向例各省鄉試巡撫入闈監臨而藩
臬二司則充提調監試之任後以藩臬為通省錢穀刑名總匯改
用道員而巡撫之監臨如故所以重試典也但巡撫膺封疆之寄
職守甚重其督撫同城者尚有總督可以綜理若專係巡撫駐紮
省分及雖與總督同城而該督因事他出則止巡撫一人由省循
例入闈於地方不足以示彈壓嗣後此等省分應於藩臬二司內
酌委一員入闈監臨巡撫於三場點名時仍督同藩臬搜查則賓
興大典既為嚴密而封疆專寄亦昭慎重矣○甲寅 上啓鑾謁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五
偽棄案內有由提督內衙傳出之語已降旨將吳進義解任今據
吳進義奏到包琳一犯又經自縊斃命著將原摺鈔寄喀爾吉善
雅爾哈善令將該犯是否自縊抑圖滅口了事之處秉公確查務
得實在情形詳悉奏聞尋覆奏吳進義以為棄由伊內衙傳出會
屬令包琳不可供明來歷及解省質對包琳勢難抵賴遂直供實
情又慮獲罪遂情急自縊實無滅口了事之處報聞○丙辰諭軍
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稱布魯克巴之額爾德尼第巴博羅特色
勒都卜聞朕加恩於達賴喇嘛撫定土伯特眾生抒誠內向進貢
方物等語布魯克巴乃遐方部落聞朕安撫西藏眾生傾心悅服
奏請朕安甚屬可嘉著施恩賞賚以示褒獎○丁巳 上謁 昭
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浙省傳鈔偽棄

三八九

案內仇英供係提督內衙傳出應將吳進義家人究明來歷今據吳進義前後具摺奏辨以承審官逼令畫供已成冤獄請特派大臣審訊等語偽撰逆稟本出情理之外在吳進義身受厚恩若謂此稟竟出伊手朕可保其必無是事但伊本屬武人年已衰老文移案件豈能一一過目或由提塘以新聞稟報吳進義不加檢點自有應得之咎若併此俱欲洗刷淨盡轉非實在情形若謂喀爾吉善與之不協亦何必藉此大案授意問官株連文致且平日亦未見其有不協之處何值特派大臣赴審駭人聽聞朕看來吳進義不過如此是以從前降旨止以年老解任不因關涉偽稟即行革職治罪也著喀爾吉善將此旨傳諭吳進義知之若有別情亦令喀爾吉善據實直奏不可迴護○辛酉直隸總督方觀承奏遵旨相度金陵在房山縣北崇山之內金太祖陵前地基稍寬應增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六

修享殿一線以圍牆立正門其原有之祭臺甬路階砌等項並加修治金世宗陵前地隘應增修享殿一並祭臺圍牆甬路等項不能立正門今就碑亭接建柵欄立兩角門足符體制並將自房山北門至金陵山路二十里一併修治奏入報聞

三月丙寅 上回鑾○戊辰汪德馨以營私革職以沈偉業為廣東按察使山湖南鹽○庚午 上還宮○辛未諭前將查倉未能盡心之王大臣等議處今據宗人府奏稱將和親王或革退都統或罰都統俸餉之處兩議請旨夫查倉並非都統專任因派出王等有兼轄都統者方可革退都統若派無兼轄之王亦將伊之王爵革退乎如果係兼轄任內之事自應視其所管之職議處查倉並非都統專任伊等若云不知亦應即議革退都統何又兩議請旨宗人府王公等明知事例故意嘗試甚屬取巧伊等照例定議

朕或施恩亦未可定今如此瞻徇豈受其請託耶抑借以傾陷耶大凡施恩治罪朕自有定見誰敢任意輕重從前 皇考時似此嚴諭議處之事該王公等未有如此兩議請旨者將視朕為何如主敢如此嘗試耶著將宗人府王公等交該部嚴加議處具奏○乙亥 上親耕藉田○戊寅諭潘思渠簡任巡撫實心勉勵今患病溘逝深為軫惜著照江蘇巡撫徐士林之例入京師賢良祠以示優卹其遺摺內所請封典賜贈之處著加恩賞給一品封典所有應得卹典亦著加恩照一品之例賞給尋予諡敏惠○調陳宏謀為福建巡撫以蔣炳為河南巡撫○己卯諭都察院此所議宗人府王公處分又屬觀望全不實心前因宗人府議處和親王弘書以兩請具奏瞻徇取巧是以特命都察院嚴察議處夫議者議其罪也且八議之義全焉王公等非干大故從無革去王爵降為庶人之理都察院果以此議為當乎否乎亦不過云如此議上必不依議另定處分而已即云比較臣工瞻徇取巧之例應革職則王等本由宗令宗正任內議事獲罪亦應議革宗令宗正之職於革去親王何有是明知朕必不革去兩親王兩郡王而故如此立議以為可以立身無過而於朝廷之體制事理之當然槩不之論是豈大臣實心敬事之道朕辦理庶政務協厥中從寬從嚴毫無成見乃諸臣議事一不衷之於理非以嘗試取巧則以從重而恩出自上為自全之術無以實心為國家任事者朕將奚望亦甚自慚此案亦不必再交另議裕親王廣祿履親王允禩慎郡王允禧順承郡王泰斐英阿俱著罰王俸一年足矣其都察院官交該部嚴加議處具奏尋吏部議上得旨梅穀成積德廣成胡寶琮舒敏戴章甫常海王應綵俱著革職從寬留任陳惠華著從寬免其革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七

任仍註冊○辛巳諭朕恭閱 太宗文皇帝實錄內載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日 上御翔鳳樓集諸親王郡王貝勒固山額真都察院官命宏文院大臣讀大金世祖本紀 上諭朕曰爾等審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名顯著之賢君也故當時後世咸稱爲小堯舜朕披覽此書悉其梗槩殊覺心往神馳耳目明快倍加歎賞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喇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就於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豫爲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荒其騎射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乃知凡爲君者就於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爲朕不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八

練騎射操演技勇諄切訓誨無非率由舊章以傳奕禩永縣福祚惟是我 皇祖太宗聖訓所垂載在 實錄若非刊刻宣示則累朝相傳之家法外廷臣庶何由共悉且自古顯謨令典多泐之金石曉諭羣工我 皇祖太宗之睿聖特申告誡昭示來茲益當敬泐貞珉永垂法守著於紫禁箭亭御園引見樓及侍衛教場八旗教場各立碑刊刻以昭朕紹述推廣至意俾我後世子孫臣庶咸知滿洲舊制敬謹遵行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敦崇醇樸屏去浮華毋或稍有怠惰式克欽承 彝訓冀億萬世子孫共享無疆之祚焉○甲申以李世倬爲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丙戌浙江巡撫雅爾哈善奏遵旨傳提吳進義到案檢齊原供並各犯嚴究眾供一詞俱稱偽稟係吳進義內衙傳出卽伊幕友家人亦俱供認於上年四月二十二日誤發而傳鈔聚看各犯並取供後自縊之包琳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九

搶奪之案多由富民居奇閉糶而起地方官遇有災傷即當先期
 一面勸諭富民出所有餘通融平糶一面密為彈壓保護使兩得
 其平則奸民無可乘之機地方自必甯靜迨搶奪已行執法而繩
 其後富者被劫貧者受刑所傷實多已無及矣至事後辦理過嚴
 則以求生迫急之災黎罹於刑憲實可憫惻過寬則強梁縱肆之
 徒一呼百應更慮釀成事端該督撫辦災時當一一豫向司道明
 示此意使董率屬員善為體悉方合機宜見在青黃不接之時尤
 當時時留心將此諭喀爾吉善知之○甲辰命截留浙江漕糧四
 十萬石江西漕糧二十萬石湖廣漕糧十萬石抵補動撥倉儲○
 丙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等議覆御史歐陽正煥請開南田墾田
 畝一摺此墾孤懸大海直接外洋距甯波府屬之象山縣並台州
 府屬之甯海縣洋面五六十里至數百里不等內有三十餘塊外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十

有平沙總名南田元季流民曾耕墾其閒後為洋匪剽劫又因地
 近日本至明初即行封禁迄今四百餘年民人屢請開墾歷任督
 撫委勸利少害多是以未允臣等細加查訪實有應禁而不應開
 者緣塗墾可墾之地統計不及七十餘頃而山徑磽田必須築塘
 蓄水懸海坦沙又須砌礮禦鹹霖雨有砂壓水衝之患晴霽有旱
 乾之虞即雨暘時若而風潮之激盪鹹氣之薰蒸收穫難必且外
 洋招墾多係無藉之徒千百成羣難保不為盜匪若安營防守不
 特官廨營房餉糈雜費該地賦稅不敷十之一二抑且門戶錯雜
 沙塗平坦設險尤難並非舟山玉環等處有山谿之限者可比况
 既經招墾則日用米糧硝磺鹽鐵即應聽其販運守口員弁無從
 分別更難保奸宄之徒必無出洋濟匪之事下軍機大臣議並傳
 歐陽正煥閱詢尋奏喀爾吉善等議覆一摺交該御史閱看並詢

其是否確有所見據稱乾隆十五年因奉差至浙詢及地方人稠
 田少情形得聞南田墾可墾之土甚多因復細訪南田見屬象山
 初不等海外棄地國家承平海疆甯靖一經開墾則居民所在更
 成土著至於築塘蓄水本農功所不廢安營設汛又國制之自然
 苟慮法所難稽則見在非無防守且道塗平坦即召民耕種亦不
 至聚集為奸竊以玉環舟山等處前督臣李衛奏請開墾在雍正
 六七年閒其未墾以前固猶今之南田墾耳惟地方官以身任事
 自於民生有裨今該督撫亦稱宜禁而不宜開則原非無阡陌之
 利可知正煥雖係得之傳聞亦再三細訪初未敢冒昧陳奏然實
 未身履其地等語查該御史雖似有所見而實未身履其地方今
 生齒日繁地無遺利况南田近在內洋與海疆無關自可聽民開
 墾然自明初封禁至今已閱四百餘年即前督臣李衛奏請開墾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十一

玉環舟山二處而此獨未經講求者亦必確有不便之處今喀爾
 吉善等既稱細察形勢不應開墾臣等愚見似毋庸再行查辦報
 聞○庚戌湖廣總督永常奏羅田縣奸民馬朝柱等句眾為匪臣
 撥兵按緝匪黨潛居江省英山縣之天馬寨當即兼程親赴交界
 恐各處居民不免驚擾因揭示徧發羅田蘄州廣濟黃梅等州縣
 並諭被誘入夥者許首出自新能擒首從要犯從重獎賞嗣各處
 獲犯一百餘名單提要犯馬朝柱之母妻子姪研訊據供尙有頭
 目張錫玉朱元成吳承雲李永爵即李開花等在四川峨嵋山西
 洋寨餘黨散布江南桐城太湖亳州河南汴梁等處查馬朝柱假
 捏神符句結匪黨散札招軍積糧製械種種悖逆罪不容誅幸及
 早敗露見已多半就獲臣嚴飭所屬分路窮搜務期速竣並咨四
 川江南河南各督撫嚴密訪拏無使滋蔓即日前赴天堂天馬二

寨相度善後之計得旨覽奏甚屬可嘉但正犯尙未就擒卿宜盡心按捕尹繼善亦奏稱前往汝二人若得會面將兩省交界藏奸之處悉心詳議以杜後患更爲周備也又諭永常奏到羅田縣奸匪馬朝柱句眾爲逆一案已將該犯家口拏獲且經親赴羅田縣督辦等語江南按山兵役會否捕獲匪黨並所稱山寨情狀若何改光宗親至其地必有確見此案發覺由蘄州知州李泌已傳旨嘉獎其羅田縣知縣馮孫龍乃謂馬朝柱等開荒燒炭獲利近居好事之徒捏稱伊等聚眾垂涎爭占冀以此消弭重案免地方失察之咎此等奸匪雖不足道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若不於未發之先急爲查辦迨其後有所舉動則貽害地方良民之受荼毒者必多矣州縣中於所屬地方稽查奸宄發於未行保境安良卽當加恩顯擢其畏蕙避事粉飾養奸實足貽害地方必當置之重典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不可姑容爲上司者樂聞恬熙無事之言未有不爲所愚惑者將此傳諭尹繼善令其督率該地方官竭力速行辦理但此時尙宜密之不可洩漏○丙辰 皇十二子永璘生

五月癸亥諭據湖廣總督永常巡撫恆文摺奏黃州府屬之羅田縣與江南英霍二邑山谷毗連有奸民馬朝柱等藉名開山燒炭住居深嶺假捏神符句連匪黨製械積糧陰圖不軌該督等密飭文武員弁前往查拏並咨行江省於所屬山境派撥弁兵協同按捕永常尹繼善俱親往該處督率辦理先後拏獲奸匪家屬及黨羽人等起出軍械硝磺等物永常勇往辦理甚合機宜得封疆大臣之體尹繼善同心協力深屬可嘉方今國家全盛之時海隅日出咸樂享昇平此等匪民潛謀叛逆貽禍良善身任地方之責者一有所聞卽應迅速查辦務絕根株庶不致蔓延滋事儻有畏難

姑息之見俾得煽誘鄉愚恣行屯聚卽不難以兵力盡舉而殲旃而閭閻之受其擾累者已不可言矣羅田縣知縣馮孫龍初奉該督撫檄飭查勘意在粉飾了事輒以開山獲利均屬勞苦農民並無可疑形迹等情草率稟覆夫馬朝柱等自乾隆十五年潛住該處結黨聚眾伊既漫無覺察及上司訪聞檄飭竟不親身赴寨確查轉以誑稟掩飾至已經敗露之際又不親往按捕以致首逆遠颺縱惡養奸莫此爲甚朝廷賞罰必在嚴明此等劣員若不立置重辟將來守土之吏亦何以責其捍災禦患而爲百姓除害乎且設使更有大於此案者其貽禍尙可問乎馮孫龍著拏交該處卽行正法並宣諭守令各官使果能身任其事勇往勦除未必卽至爲賊戕害縱或身擧賊鋒奉職而死國家酬庸之典必且加之優卹延及子孫而畏蕙避事之徒思欲保全軀命終爲法所不容凡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有地方之責者均當以此爲戒總督永常著交部以軍功議敘總督尹繼善著交部議敘兩省在事文武員弁交各該督查明分別等次報部議敘其從前失察各員均著查明議處馬朝柱等均著各該地方嚴緝務獲已獲逆黨人犯除應俟逆首質訊定擬者仍牢固監禁外餘卽研訊確實分別情罪重輕按例定擬應正法者卽行正法應發落者卽予發落完結至該二省毗連山嶺險僻路徑錯雜處所應如何設法查禁防範卽著永常尹繼善會商速行定議奏聞事已就緒永常尹繼善亦不必久駐邊縣著回省○原任湖北巡撫晏斯盛卒遺疏聞並請賜封三代得旨晏斯盛患病溘逝知道了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所請賜封之處著加恩賞給三代○丙寅諭廣東提督林君升山西按察使唐綬祖各奏請將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賜贈高祖父母殊屬不合夫臣子封贈

之典以三代為限此即古者大夫三廟之義其地封之例蓋專為二三品官不能封贈其曾祖父母四品以下不能封贈其祖父母推廣錫類之恩以曲成其報本之意也若已得三代封典而又請馳贈高祖父母是四代矣綸綍之錫上及三世臣子之分已為極榮更等而上之抑將何所限制乎向來文武一品大臣從無以此陳請者誠知定分之不可踰也林君升本係武臣不知國體率意陳奏尚無足責唐綏祖久歷中外曾任封疆何亦味味若是本應交部以違例議處但念其希恩之請雖則非分而追遠之念尚屬可原著傳旨申飭○乙酉嚴有禧因病解任以屠嘉正為貴州按察使由湖北上○戊子發帑修河南武陟等五縣隄工

六月庚寅朔諭京察之年部院大臣各省督撫循例自陳求斥罷候旨照舊供職此雖三載考績之義但卿貳職贊機務督撫任寄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古

封疆朕量材簡擢日復於懷其有不副委任或克稱簡畀者率已隨時黜陟斷無違待三年之理凡可俟至京察解退者不過閒曹冷署年力衰昏而又非有大過介於可去可留之間者耳且身列大臣謬以斥罷為辭是相率為偽誠無謂也嗣自今內而部院司員外而道府京察大計之例仍舉行以昭激勸其自陳繁文著停止以示崇實武職五年軍政視此○壬辰諭蝗蟲害稼最烈皇者曾特降旨地方官不即時撲滅者著革職擊問督撫嚴加處分載在令甲誠以捕蝗必用民力人力勝則蝗不成災故明示之禁使知所從事比者督撫養尊自逸且畏處分如方觀承蔣炳者非朕旨督責幾令捕蝗不力之劣員幸免矣夫忘人事而損田功上孤天貺奈何庇一二不肖劣員而貽數萬戶生靈之戚昔人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者甯未之聞耶牧令或委之業戶未報不思

官以知為名則所治之一州一邑事無大小皆所當知必待受害者呼號始覺已不稱其名而療厥官矣彼即不報爾何不知察耶即恐致蹂躪且幸其飛食他境匿不具報愚民或有此情則償其所損又有成例如果明切開導家諭戶曉民即至愚豈不計及蝗蝻初生甚微撲捕不過躡及溝吠隴隙無難補種且所失得償亦何憚而不報耶平日不講求禦害之方臨事又不身先督率徒事粉飾徇隱民飢罪歲咎孰大焉特用申明禁令各該督撫其嚴飭所屬敢有怠於奉行徇縱殃民者必重治其罪○諭侍郎錢陳羣因患病未痊奏請解任調理著准其解任派劉裕鐸前往診視俟秋涼起程回籍調理病痊後奏聞赴闕伊子編修錢汝誠著隨侍伊父抵家再行來京供職刑部侍郎員缺著王濱補授仍兼管副都統○諭軍機大臣等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十五

好之秘鑰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慣用此術方觀承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惟策楞喀爾吉善黃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袞亦不至此碩色更復不能諸臣心術才具日熟復於朕胸中任術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其何益之有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今日批示蔣炳摺奏切中時弊著因便鈔寄各督撫閱看○諭據江南提督武進陸奏稱上年八月閒崇明鎮奇營遊擊今升參將孫鼎元由松江謁見口稱有孫嘉淦條奏一事令其鈔稟來看未會入告數月以來展轉思維寢食不安今又據吳進義供出由松江提塘陳公壽傳報請交部嚴加治罪武進陸已有旨諭令休致但孫鼎元係參將大員公然鈔傳偽稟武進陸閱看已經數月直至浙省咨摺提塘事不可掩始行入告該督撫見在查辦偽稟豈毫無聞

見乃並不據實奏聞此非尹繼善之取巧而何看來近來大臣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秘鑰貌為勇往幹辦實心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恩取名譽以為力能旋乾轉坤此尹繼善慣用之長技而近日如方觀承蔣炳一二能事之員皆趨效之朕已於蔣炳摺內批示著鈔寄各督撫閱看試思此等伎倆能逃朕洞鑒乎督撫用此術而得利益者何人乎莊有恭既將提塘陳公壽擊獲亦不據實陳奏伊非他人可比若亦取巧一路何以承受朕恩典耶尹繼善莊有恭俱著傳旨申飭江省辦理偽棄之案前經降旨詢問尹繼善亦未覆奏著再行傳諭令其據實查奏尋奏五月十四日准浙撫雅爾哈善密咨擊松江提塘陳公壽臣深幸此綫一得江南提塘之凌祖耀江西提塘之章錦等俱可互勘得實親提嚴鞠矢口不承臣恐其因無實證茹刑狡供即將該犯解浙質東華續錄 一乾隆三十五 六

審據浙撫咨稱陳公壽供出偽摺得自盤門外普濟堂之董事張世倫飭屬往查並無其人因浙撫咨內未詳敘陳公壽全供復專差守錄至今尚未覆到不敢妄奏得旨人孰無過能改即無過矣勉之○癸巳諭臺灣彰化縣兇番殺兵民一案督提所奏據該地方文武稟報互異俱未得實情立柱錢琦見差巡察久之未奏因傳旨詢問並令察訪確情今立柱錢琦覆奏仍屬枝梧未得實情言官為朝廷耳目况身處其地無難審察情偽乃僅據地方官稟報敷衍其詞並未親往察勘且稱初札商督撫會銜入告經駁回專摺具奏似此則巡察竟成冗贅於設官本意失之遠矣立柱錢琦著交部議處原摺並發看來臺灣文有道府武有鎮營足資彈壓巡察三年更替徒擁虛名事權則不如督撫切近又不加守令介在其間在有志向上者或以多事致敗而循分供職者多致

志氣驟頹或且歎為擯斥外出也於公事殊無裨益所有巡察臺灣御史著三年一次命往事竣即回不必留駐候代著為例○癸卯諭滿洲大臣勤習騎射○丁未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汪廷瑛等三員為一等試滿洲由部院改入翰林詹事等官擢德爾泰為一等餘各升黜留館有差○癸丑以蔡新為工部侍郎寶光為內閣學士○丙辰楊應璩丁憂以鄂樂舜為甘肅巡撫德福為湖北布政使同德為浙江按察使○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蔣炳查看黃河隄工情形奏稱河底受淤向無疏濬之法惟有將兩岸隄壩加修高厚等語朕批示此雖無法然兩岸益高東水壅上之策未有不債事者仍應悉心講求取直去灣俾自行刷汕之法為庶幾耳究之蔣炳所奏原非目下有亟應辦理之河工不過因親勘河工為此常談之論而朕之所批亦不過統論治河之道加東華續錄 一乾隆三十五 七

高培厚不若取直去灣庶後此遇有應作工處俾知所遵守非令其於此時別開取直去灣之引河也今顧琮蔣炳乃會奏於祥符汛十九堡對岸看得引河一千七百餘丈蘭陽汛耿家寨對岸看得引河一千三百餘丈均應開挖請於霜降後遴員分段督挑等語則是因朕批而生新工矣黃河水勢無常所謂取直去灣不過因勢利導耳若欲於河底開挖引河以待來年汛水開放夫引河有幾許寬深遂能容受全河盛汛乎汛過即淤工費徒為虛擲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從來河員樂於工作可圖領帑開銷不講則已而不為大害否則削正引邪往往竟成痼疾河工似此無益之費不知凡幾高斌近年經朕指示南河稍知裁制然如前此奏請改運口謂可永無黃水倒漾之患而今歲伏汛仍不免淮弱黃強黃

流入運則所改運口其受益安在顧琮等所奏霜降後興工開挖引河之處竟不必行著大學士高斌於秋汛過後河務稍暇赴豫查勘是否應行開濬或不必挑挖詳悉審度具摺奏聞蔣炳等摺一併鈔寄高斌閱看凡經管河務之該督撫將此旨一併諭令知之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五

六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臣王先謙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己未朔諭軍機大臣等碩色奏查閱黔省營伍摺內古州屯軍一項從前所給屯田不數日用查看山頭地角尚不無餘隙已飭古州兵備道督勸屯軍將附近山岡崎零隙地勤加開墾等語此事似近理而必不可行屯地與苗疆相錯凡所謂山頭地角附近屯田者皆苗地也既經分設屯糧相安已久一令開墾將來越界占墾無已必有借此侵占苗田生事起釁者若謂屯軍生齒日眾苗人又何獨不然此時雖為隙地至開墾之後必不甘心爭奪之端由此而起是所補於屯軍者甚微而開墾苗疆者甚大不可因屯軍一時之感激而不為苗疆久遠計也該督身任封疆何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一

乃見不及此一任屬弁等恣憑違爾准行殊屬非是已諭開泰令就近飭該道等即行停止可即傳諭碩色知之○癸亥以增壽保為左副都御史由大僕寺○甲子諭今歲熱河熱審減等展至處暑日止○乙丑和碩簡親王德沛薨子祭○丙寅諭匪徒重利盤剝旗人發拉林阿勒楚喀種地○辛未顧濟美緣事解任以德舒為福建布政使來謙鳴為福建按察使由延建○壬申諭刑部熱審減等加展至雨足後止○乙亥莊親王允祿等議覆禮工二部會奏 孝賢皇后升祔 太廟 奉先殿一摺按自古皇后祔廟之禮經無明文然既葬之後几筵既撤必祔廟以依神推之后禮應亦相同查康熙十三年 孝誠仁皇后山陵禮畢升祔 奉先殿未祔 太廟今 孝賢皇后升祔大禮命臣等再加酌議謹考據前事以聞得旨 孝賢皇后神主遵照 孝誠仁皇后之例奉

安 奉先殿○丙子命八旗前鋒護軍學習騎射每年揀選引見○丁丑 上奉 皇太后啓豐秋獮木蘭○尙書舒赫德侍郎兆惠等奏施奕源供伊兄施奕學給看偽稟並飭鈔寄江西與施奕度閱看及訊之施奕學在京人等並無確證見聞施奕學來京會試未到應將施奕源暫行拘禁俟施奕學就獲時再行質訊報聞○己卯免所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癸未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甲申諭軍機大臣等向聞瀕海地方有行使寬永錢文之處乾隆十四年曾經方觀承奏請查禁朕以見在制錢昂貴未令深究且以爲不過如市井所稱剪邊沙板之類仍屬本朝名號耳乃近日浙省接獲賊犯海票一案又有行使寬永錢之語竟係寬永通寶字樣夫制錢國寶且係紀元年號卽或私鑄小錢攙和行使其罪止於私鑄若別有寬永通寶錢文則其由來不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可不嚴爲查究又聞江淮以南米市鹽場行使尤多每銀一兩所易制錢內此項錢文幾及其半既鑄成錢文又入市行使則必有開爐發賣之處無難查辦著傳諭尹繼善莊有恭令其密飭幹員確查來歷據實具奏浙閩瀕海郡縣一併令該督撫等密行查辦不可因從前之失於查察遂爾稍存迴護並宜鎮靜辦理勿令胥役人等借端滋擾聲張多事尋尹繼善莊有恭等奏寬永錢文乃東洋倭地所鑄由內地商船帶回江蘇之上海浙江之甯波乍浦等海口行使尤多查寬永爲日本紀年原任檢討朱彝尊集內載有吾妻鏡一書有寬永三年序又原任編修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內載市中皆行寬永通寶是此錢本出外洋並非內地有開爐發賣之處但既係外國錢文不應攙和行使臣等見飭沿海各員弁嚴禁商船私帶入口其零星散布者官爲收買解局充鑄報聞

八月己丑朔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吉善等奏稱吳進義傳看偽稟一案據陳公壽沈翼天等眾供如一吳進義看過偽稟百喙難辭既不查拏於前又復捏詞奏辨於後比照知情故縱律量爲末減擬斬監候等語此案初奏到時朕卽以吳進義年老昏憤署中案件文移必不能一一照料其誤從籤套發出自屬情理所有設於彼時據實陳明朕必原情曲宥卽初奉諭旨時自知悔悟據實奏明亦不致罹此重罪乃屢屢具摺強辨到案堅不承認必欲盡情推卸自居無過之地不知傳送交發各有經手原人伊卽倚恃老病而眾供確鑿斷不容掩今既按律定擬情無可原然朕仍欲格外加恩免其治罪但罪雖可免而終始情節不可不明著將另奉諭旨令吳進義閱看並追詰其實在果會閱看與否彼之狡供不承者畏治罪耳今既許以加恩伊若仍不將實情吐出則是全無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三

再爲裁定其案內人犯照擬發落完結○辛卯免長蘆二年至六年商欠○丙申諭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和碩履親王允禩等奏稱初六日主考官入簾時於內簾監試御史蔡時田行李內接出關節二紙外簾監試御史曹秀先認係伊姪舉人曹詠祖筆蹟請交刑部審擬等語科場弊竇自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嚴加釐剔內外肅清朕臨御以來留意整飭謂當諸弊盡除人知奉法乃尚有慙不畏死藐法行私潛通關節其人者實出於情理之外蔡時田身爲御史以監試爲職乃受帶關節尤屬不法蔡時田著革職曹詠祖著革去舉人至曹秀先明舉伊姪未必非見事敗露爲先發卸罪之舉亦著解任並案內有名人犯交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該部嚴加刑訊切實審擬定罪具奏○壬寅履親王允

陶等覆奏臣等將蔡時田嚴刑鞠訊據供所帶關節二紙原擬入
 箴時遇有相識之人相機轉託並非實有其人質之曹詠祖供亦
 相同查蔡時田身為御史奉命監試乃反收受關節申通屬託曹
 詠祖奔競賁緣法營私情罪俱為重大均應照律治罪曹秀先
 雖訊不知情但於伊姪曹詠祖未能約束應交部議處得旨蔡時
 田曹詠祖俱著卽處斬餘依議○甲辰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
 山莊巡幸木蘭行圍○丙午諭國家設科取士期得真才士子誦
 法聖賢當知以名節為重始進不端則為衣冠中敗類至於列掄
 選之任而懷穿窬之心則更衣冠中禽獸矣玷儒林而壞士氣莫
 此為甚是以禁令綦嚴凡使人重懷刑不犯有司正以慎重掄才
 大典耳近科來特申懷挾之禁弗令魚目混珠意內簾弊竇久已
 肅清不謂尚有潛通關節其人者雖千百人中僅此一二入然此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四
 一二者未嘗非千百中之人况此特其敗露者耳其默識心存無
 能發摘者謂再無其人其孰信之夫刑章國憲治世之大防從前
 學政賄賣生童若俞鴻圖喀爾欽皆經正法朱奎未及明正典刑
 而賊私盡已發覺案犯業俱治罪雖功名之途不無熱中而效尤
 頹風將何底止吹噓翦拂流為植黨營私故釣名者甚於市利法
 所不容朕雖欲曲宥之豈不計及世道人心乎蔡時田曹詠祖已
 照法司律擬卽行斬決至宦家子弟鄉科以官卷邀恩及會試入
 闈同年同官情面相關屬託響應勢尤易便身居朝列不以正率
 先冒犯營私此而不懲更無以服寒峻而昭炯戒曹秀先一併交
 部嚴加議處科場有此深為可愧朕固不忍輕量天下士而人人
 叵測不能無於予改是之歎儻尙有以身試法者流亦惟有按律
 從事刑茲無赦而已士子讀書立品安命待時力田逢年必有其

候考官虛公秉鑑當念為國樹人之義何至苟且黃緣甘蹈重辟
 卽或倖逃法網而踰牆之醜行已為人倫所不齒况當光天化日
 之下作此如鬼如域伎倆自作孽不可追天地鬼神必不容欺其
 可不知所戒哉○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吳進義傳看偽藥一事前
 經該督撫等審明定擬隨降旨傳諭吳進義令其據實供明今據
 莊有恭稱陳公壽史祖賢等隔別嚴訊翻異前供套夾則甘認罪
 鬆刑則又復呼冤若不質明終無著落已委蘇松道申夢璽押帶
 陳公壽赴浙會審在案等語吳進義之定罪所據者眾證確鑿今
 陳公壽等已認復翻此或吳進義教唆證犯令其反覆變幻以明
 眾證俱畏刑誣服未為信識如此則其情更為可惡但恐浙省承
 審各員附會原參有心周內此亦外省完案之一法在本省牢不
 可破而鄰省或有風聞若必符合原參則真情何由而得朕於政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五
 事務得其平毫無成見著傳諭雅爾哈善不得因前經定案稍存
 迴護况此案亦並非雅爾哈善所參如仍不將實在情節徹底審
 明惟事委曲完案或欽差大臣前往或提至京中另派大臣質訊
 明確則雅爾哈善何辭以對朕耶著將此傳諭令其平心靜氣據
 實研訊奏聞尋奏陳公壽從前解浙會審不待刑訊卽將封寄偽
 稟情由逐細供明嗣因在江翻供經撫臣莊有恭解浙研訊復供
 吐實情如前並非承審各員有所附會周內臣等辦理此案務求
 明允固不敢草率推諉亦不敢刑求誣斷報聞○壬子尚書舒赫
 德奏臣接准江督尹繼善咨稱施奕學見在江南供認偽稟來歷
 係前在京時伊叔施廷皋之子阜保自官學持回給看並稱此案
 發覺後伊弟施奕源遣家丁陳谷趕赴江西屬其不可供出阜保
 等語臣隨拘拏阜保並伊弟官學生施純德再四研訊堅不承認

查此案查辦已逾一載各處人犯展轉狡賴無可質對請飛咨尹繼善令將施奕學施奕度劉士祿陳谷等解京對質得旨是令其一路隔別起解不得串供又批汝不無畏難之意此大不可○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施奕學在江南供出阜保給藥及施奕源差陳谷前往屬其不可供出阜保等情此供是實若非實有其事何緣又拉出一阜保此伊親兄弟非誣叛他人可比其施奕源堅不承認則因無人質對且恐與施廷皋有礙此案爲日已久伊早已串定供詞矣阜保尤宜嚴加鞫訊即堅執不承亦當設法嚴審其官學生豈止阜保施純德二人自當從伊二人逐一追問施廷皋亦必知情即應傳訊舒赫德豈見不及此總之舒赫德承辦此案初意即存畏難推託之見今雖奏請將施奕度等解京對質亦非出於本意仍屬取巧推卸此時在京各犯俱已串定口供即解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年 六

京亦不過揆延時日耳非實在辦理之道舒赫德非不能辦理此事之人不應如此著派劉統勳會同嚴審阜保施純德既係官學生可從官學生追問從前無從蹤迹疑是江西人今既有官學生可尋則又不必論其是江西人與否矣施廷皋著即解任可傳諭施廷皋伊尙係明白人伊子姪中既有此事伊亦會追問過家庭聞必得其實在來歷若能將此案究辦明晰得其由來不但原職可復仍當加賞如欲置身事外不從實供明朕親審張廣泗伊所目見回京時即將伊照張廣泗之例親加嚴鞫其時眾犯供明伊必無從狡飾噬臍何及將此嚴行傳諭施廷皋並諭舒赫德劉統勳將審出情節即速奏聞劉統勳係特派承審若亦附和推諉豈任用之大臣舉不肯出力耶一併傳諭知之○乙卯諭今歲萬壽恩科各省計偕雲集而中額所收例有定數其下第舉子中有

年力才具可以及時錄用者特予格外加恩揀選引見分別以知縣試用教職銓選俾得早列仕版目今巡幸塞外若俟回鑾再行揀選未免守候需時著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及協辦大學士阿克敦尙書舒赫德劉統勳孫嘉淦於會試揭曉後即行會同揀選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候朕回鑾以次引見其年在七十以上難以復圖進取者並著該部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仍豫行曉諭各舉子知之

九月戊午朔諭刑部奏羅於朝在監自縊一摺請將司獄提牢等官交部察議此不過循照常例耳羅於朝係有心貽誤軍機擬斬之犯必應明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從前朝審二次情實適值停止句決之年所以未及正法今年朝審屆期此等情實重犯該部自應豫先飭屬嚴加防範乃令得以在監自縊逃於顯戮又僅援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年 七

照尋常疏防監犯自盡之例請將司獄提牢等官交部察議殊屬不合該堂官等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己未諭外任旗員准留一子隨任餘令赴京挑補拜唐阿○辛酉西洋波爾都噶爾亞國遣使入貢○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雜谷土司蒼旺與校磨土司勒兒悟卓克基土司娘兒吉構擊臣等委員前往剖處蒼旺抗執不遵輒將校卓所屬土民番寨聚兵攻毀又私造鐵礮蓄逆謀查雜谷地方延袤二千餘里爲西南一大部落距舊保縣不遠中有古維州最爲險要今蒼旺擅攻校卓兩寨若任其吞併一到古維州便可直趨保縣不得不豫爲籌辦見已調兵四千名以三千名分起進發於八月二十二日先遣兵五百名委員以剖斷三家曲直爲名乘虛直搗逆酋寨穴使不得越至古維州餘兵於二十四五六日陸續進攻其一千名檄調松潘鎮帶領於雜谷

西北一帶七布峩眉等處截其句通郭羅克之路並徵飭瓦寺土
司選帶土兵隨營調遣臣等即於二十七八日親往相機攻勦備
該酋畏罪遠竄而古維州雜谷腦要隘可得即將番民改土歸流
亦屬一勞永逸得旨知道了餘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岳
鍾琪奏稱雜谷土司蒼旺擅行攻殺搶擄又製造軍器逆蹟昭著
見在派兵前往相機進剿等語蒼旺恃其地廣人眾與勒兒悟娘
兒吉構殺掠不服官兵彈壓自應大加懲創以靖邊疆但四川
兵氣孱弱且當瞻對金川兩次用兵之後元氣未復該提督等務
宜加意慎重必能剋期成功俾苗眾懾服方為妥協所有一切辦
理情形惟在據實具奏更不得略有粉飾了事之意如從前瞻對
軍情究亦不能逃朕洞鑒也至改土歸流一事不惟不必豫存此
心並語言文告之間亦宜慎密蓋歸流非夷情所願萬一稍有風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年 八

聲必致眾情驚駭將人自為守又成不了之局止應專辦蒼旺為
是計該督提等此時已抵雜谷其見在情形仍令作速馳奏尋奏
改土歸流雖屬番民所不願但雜谷番寨皆與保縣居民錯處每
須傭工內地以資生計族類雖殊語言可接兼之蒼旺殘刻性成
番眾無不受其荼毒是以大兵所至相率投誠先後降番六萬餘
丁經臣等派員撫插並令查明戶口田土確數造冊議奏至松岡
番寨稍遠將來應否改土歸流俟蒼旺剿滅後另行籌辦臣等見
在相機進剿一切軍情惟有據實直陳不敢粉飾了事得旨好佇
望捷音又批外省綠營粉飾習氣牢不可破即汝二人不欺能保
眾人之不欺乎○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施奕學一案已令解京質
審其施廷翰見在革職在江亦著派員護解來京伊子姪犯案追
訊恐伊途次自戕滅口著傳諭尹繼善令解員密行防範不得稍

有疏虞○己巳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奏吳進義閱看偽稟一
案已供認不諱此案吳進義不過曾經見稟本無大罪因其堅不
承認必欲置身事外希圖開復是以愈滋葛藤愈見無恥及見朕
寬宥之旨始行俯首無辭其人實屬不堪但念其年已衰老仍著
從寬免其治罪至陳公壽供出傳稟於干總孟宗及桃源縣生員
邵必勝即令莊有恭就近提訊嚴行追究務期速得實在來歷毋
任狡展吳進義已另降諭旨所有前寄雅爾哈善令與吳進義觀
看之諭旨一道於奏事之便仍令繳回即傳諭莊有恭雅爾哈善
知之○庚午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癸酉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甲戌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等
奏雜谷土司蒼旺不法經臣等先後發兵進剿該處地廣民稠必
須勦撫兼行蒼旺大頭人拖把忠中沙加豆如等三人分守官寨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年 九

臣等前派帶兵先往雜谷之參將六格等於八月二十七日過保
縣即兼程馳抵維州占踞三關要口並一切險隘及橋梁可通之
處派兵分守續發之兵亦接踵而至並攻雜谷腦斷其取水之路
該頭人拖把等率眾乞降臣等因真偽未辨暫行拘禁其自舊保
至雜谷腦沿途各寨臣等選派素與番民熟識之生員商賈等前
往招降各番戶於臣等抵營後盡數投誠情願改土歸流又蒼旺
攻奪梭磨之九子孟董等寨亦來營投誠降統計降番一百零六寨
見委員弁逐寨犒賞安插查造戶口地土冊籍以定將來輸賦並
派官兵前往梭磨招復土司勒兒悟歸寨撫插該管番民臣等見
擬領兵前赴松岡進剿得旨此皆卿等素有成竹故所至成功俟
題奏到日有旨交部議敘其一切經理尚應妥酌以期邊疆永甯
可也又奏據駐紮通化把總盧丕振報稱該處地方有三叉河一

道原與雜谷不通今蒼旺遣人暗搭索橋三處當即帶兵前往砍斷並擊獲三人審係大頭人忠中派遣修造臣等到雜谷後將拖把忠中沙加豆如等鞠訊據拖把沙加豆如供稱蒼旺一切逆謀惟忠中密與商議是以搭造索橋為蒼旺運糧之路臣等隨將忠中臬示其拖把沙加豆如等帶往軍營效力贖罪得旨覽奏俱悉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岳鍾琪奏到九月初三四五等日雜谷腦番民盡數來營投降見已分遣文武逐寨犒賞安插等情形一摺辦理頗合機宜前奏到時朕心甚為懸注不料奏功如此迅速甚屬可嘉俟題到交部議敘已於摺內批示矣至摺中所奏拖把忠中沙加豆如三人皆蒼旺之大頭人為伊看守官寨而忠中又與蒼旺密謀叛逆何以遽肯隨拖把投降已經來降何以又將忠中臬示此雖已經辦結之案而情節尚未甚明晰可於後摺詳悉具奏至改土歸流之處更宜妥酌蓋環蜀皆土司地一聞雜谷改流將謂天朝有兼併蠻地之意人人自疑應明示以蒼旺孽由自作覬覦保縣封疆大臣不得已而用兵並非利其土地各土司宜世守疆圉永受皇恩其已經歸附之一百零六寨及將來剿除蒼旺本境或當設官安汛防守控制以為保縣藩籬且奏中有令生員民人招降之語可知保縣偏近番界若輩為我用則得其力不然則亦漢奸而已耳此後惟將邊界分畫明晰再不可令內地民人踰此更進番部至梭磨卓克基之地有為蒼旺侵占者俱應查明歸還勒兒悟娘兒吉方為大公至正總之辦理邊疆事宜不厭詳慎為久遠計此番成功真屬倖望外不可更生冀倖惟期番境永甯無事斯善矣將此諭策榜岳鍾琪知之圍中所得鹿肉各賜一分由驛發往尋奏忠中當官兵進剿雜谷時伊獨倡議固守並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十

調土兵協力抵禦及拖把沙加豆如等見勢危迫欲將忠中擒獻伊始隨眾出降是該犯之降既出於眾人之迫脅而附逆助謀其罪尤大是以即為臬示至蒼旺恃勢虐鄰土司中久為側目一聞逆酋就縛皆以除害為快尚不致於生疑保縣本與番寨接壤民人往來稽察難周今雜谷既列版圖古維州天然險要即於此盤詰奸匪則私越者自可杜絕其蒼旺所奪梭卓兩處地土業經查明歸還臣等此番用兵實因逆酋悖逆不法幸迅速成功已出望外又何敢更生冀倖得旨此事究屬冒險而乘易然既已成功諸凡皆不必論若朕以兵為可試則將令汝等乘勝移師問郭羅克之抗命不法矣○乙亥諭今年舉行萬壽恩科禮部會試士子雲集其中有年臻耄耄尚與觀光者雖未經入彀而龐眉鶴髮偕試禮闈亦場屋中人瑞也所有八十以上之徐文靖侯勤王暨周中規俱給子翰林院檢討職銜七十以上之張簡杜繼衍任湖趙居祿邱劍周士梁張明極何魯李熙鐸林玉藻俱給予國子監學正職銜見任學正王延年著該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用賈殊恩以光盛典○諭各省由立決改為監候人犯均係服制攸關其改擬監候已屬原情酌減若於秋審時入於緩決則減之又減殊非慎重倫常明刑弼教之道是以上年降旨令繫入情實此其中情節多端如父母被毆致傷或勢在危急救護乃其至情使父毆叔而子助父以斃叔亦得謂之救父則是長不友不睦之風非止辟之意但散在各省招冊中有句決者有未句決者或未悉朕輕重權衡反滋疑議著該部將此等案犯查明彙為一冊與官犯招冊俱先期進呈候句其有應宥者亦可即予減等發落朕於各省招冊反復研究務協理法之大中人命至重大德好生何忍不以哀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十一

矜為愈但飢法違道務在活人斯乃婦人之仁中外問刑者共知之○戊寅減甘肅張掖等五縣偏重地畝額賦○己卯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庚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梁詩正奏請終養允之○以孫嘉淦為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汪由敦為工部尚書○辛巳調王濱為戶部侍郎蔡新為刑部侍郎張泰開為工部侍郎○甲申諭本日句到情實官犯內李為棟王瑞霖二犯因賄屬朱奎為伊子營求入學本按以財營求與受財人同科問擬絞候已屬該部輕為出脫至策榜擬以緩決更屬沽名曲庇著交部嚴察議奏蓋入學乃士子進身初步原與科場一律營求賄屬之風斷不可不嚴為防範在輦轂之下糾查嚴密易於敗露至各省學政出京赴任途次接見官員乘便密行賄託其事甚易孰能稽察似此情罪昭著犯證據鑿之案若不明正典刑將來玩法之徒益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三

無忌憚且今歲科場投出關節既伏厥辜至殿試策名大典復有豫擬策條懷挾應試者條對策問若僅完卷塞責較之三場乃甚易之事尚需宿構懷挾則其鄉會中式時之舞弊不問可知朕特未加深究耳可見衣冠中不少敗類實出尋常意料之表敗露者如此其僥倖入教者益難信其必無矣比聞新進翰林輩視交通關節竟不以為惡習可恥偷為一切真材益淪力挽頹風朕不辭也此而可寬明刑弼教之意安在李為棟王瑞霖二犯已於秋決內子句正法並將此嚴切曉諭中外知之○丁亥召尹繼華來京以莊有恭署兩江總督○是月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等奏梭磨所屬之嗎爾密等處流番經臣等招復該土司勒兒悟回巢撫插旋因蒼旺攻圍卓克基官寨甚急並檄令梭磨遣兵救援該逆酋聞雜谷腦已失退守巢穴都司本進忠等帶領土兵從後追

擊賊番敗回巴爾康駐營拒守臣等見抵卓克基俟確探形勢即行進剿報聞尋奏臣等偵探蒼旺巢穴在山岡險隘之區碉寨鱗接而北路山頂一泉係其取水之路因分兵三路進剿北遣遊擊李華等攻克達凹山梁直至山頂絕其水道南派副將額爾格等攻取大小戰碉七座並招撫番寨數處中路令副將李中楷帶領先鋒官兵前驅奪卡臣等率領大隊併力攻擊連日奪取碉卡二十餘座直逼賊巢並令通事人等曉諭番眾有投誠者即從寬免賊番相率乞降蒼旺勢窮就縛見在牢固禁守候旨獻俘得旨欣慰覽之蒼旺不值獻俘即於軍前正法以儆番眾可也卿等已有旨交部議敘茲可將一切事宜悉心妥議務期番疆永享安甯之福副朕綏靖之志卿等其共勉之

冬十月戊子朔賜泰大士等二百四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三

○召鄂昌來京以鄂容安署江西巡撫楊應琚署山東巡撫原任巡撫丁廷讓來京以阿桂署江西按察使中鄂○庚寅軍機大臣議覆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稱番眾苦蒼旺殘虐投誠者四萬餘人悉願改土歸流其已入版圖之雜谷腦等處應築城並設副將理番同知各一員兵一千二百名雜谷腦之西南係梭卓接壤均須建汛設兵查威茂營舊制原係參將今應仍改參將即將該協副將移駐雜谷腦均歸松潘鎮管轄兵即以威茂所裁並通省各營通融抽撥同知亦有瀘甯一缺可以裁改並照松潘同知之例增設照磨一員統於善後事宜內分別籌辦等語其改設副將移駐同知撥兵設汛之處均應如所請至築城大興工役恐遠近諸番聞而駭異將以問罪興師之舉疑為利其民人土地殊非鎮靜之道應無庸議從之○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江蘇巡撫莊

有恭陳奏捕蝗諸弊因向無責成地主舉報之例撲捕踐踏難酌給工本而農民恐得不償失希延至飛躍即可移禍鄰田又百姓恃有雇夫撲捕之例見捕不肯自捕及應募受值又慮應故事翼日領錢文因以為利及設法收買又見捕不肯即報待至長大捕賣多得錢文請嗣後民地俱責成地佃巡查撲捕議定成例等語從來有一例即有一弊向因蝗蝻貽害田禾立法撲捕自守令以至督撫責成定例甚嚴乃因嚴於參處而農民中狡黠之徒詐偽叢生奸弊百出莊有恭所奏種種情形皆所實有但此皆有司應行查辦之事如該督撫實心督率該屬員實力奉行則有蝻孽而田主不報夫役受值而撲捕不力豈有不行懲責之理若必事事著為成例三尺法其可盡耶億萬戶能盡曉耶但當蝗蝻舉發之時奸徒叵測必有謂因捕蝗而責百姓執成例以煽惑愚民由此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五

抗官滋事者該督撫應先期化導晚諭俾愚民共知其詭誦情狀有司皆所洞悉則自不敢犯犯而責之亦不敢抗此自在奉行而不在定例將此傳諭各督撫知之○壬辰禮部議准御史常海奏內場監試等官雖無衡文之責然場務俱係經辦嗣後內場監試及提調知貢舉等官其子弟亦應一體迴避從之○甲午以李治運為安徽按察使由湖北○壬寅諭阿思哈奏稱山西蒲解等屬被旱偏災平陽紳衿耆庶人等捐輸銀兩就近解交河東道庫以為加賑銀穀兼散之用等語此奏殊為卑鄙錯謬之至朕實駭聞直省偶遇偏災地方殷實之家樂善好施或自出家庫積貯或出己貲糴運米石散給貧民功令原所不禁惟具數報官量加優敘以為閭閻任恤者勸耳並非斂貲貯庫藉以助賑也國家賑濟錫緩重者數百萬兩少亦數十萬兩悉動帑庫正項從無顧惜地方

東華續錄 乾隆三六

富民所捐幾何貯庫助賑殊非體制此端一開則偏災之地貧民既苦艱食富戶又令出貲國家無恤災黎何忍出此深負朕痲瘵一體之意阿思哈著交部嚴加議處所捐銀兩著發還聽該紳衿等自行辦理○召阿思哈來京調定長為山西巡撫以李錫秦為廣西巡撫由布政使○癸卯 上詣 溫惠皇貴太妃宮祝七旬壽○軍機大臣等議覆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稱松岡投誠番民一萬餘口應按寨分設撫夷堡並擇番目內素為番眾信服者設為土守備千把以備調遣等語查雜谷本吐番苗裔自唐宋以來世守其土明代授為安撫司康熙十九年率屬內附仍予舊封未便以蒼旺一人悖逆遂致亡其世守應飭該督提另擇蒼旺近屬內伯叔兄弟一人素為番民信服者授為土司所奏應毋庸議得旨依議速行○甲辰以台柱為廣西布政使由江蘇按察使○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六 五

乙巳諭爾爾炳阿前在雲南巡撫之任不能實心察屬代為彌補部議照監守自盜治罪但尙與焚索肥瘠者有聞者加恩從寬釋放○以許松信為江蘇按察使由安徽○丁未賜哈廷樑等六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 上謁 東陵並臨送孝賢皇后梓宮安地宮啟鑿○辛亥調德爾敏為工部侍郎由戶部○壬子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甲寅 上臨享殿移 孝賢皇后梓宮安地宮

四〇三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翰蕃恭校

乾隆十八年癸酉春正月己未以國子監助教曹洛祿年逾大耋授司業額外行走○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鄂客安奏查審傳鈔偽稟之盧魯生一案係南昌衛守備劉時達給與隨提訊劉時達據供十五年七月伊子劉守樸前任浙江金華縣典史時在家書內封寄並供劉守樸業已告病回廣東原籍等語看來此案傳稟年月較他案為最早似於根株漸近所有供出之劉守樸或係聞風畏罪先期託病潛回亦未可定劉守樸前在金華既傳此稟則金華地方必有偽稟蹤迹必得幹員前往訪辦庶能得其根柢著將供單鈔寄莊有恭雅爾哈善令其即派承辦此案之周承勃錢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度速往該處密行確加訪查辦理應擊問者即著擊問令其從權行事並將劉守樸從前在浙係於何時告病回籍及是否實係患病或係捏詞該地方有無偽稟傳播之處一併詳悉體訪務須得其確據不可稍有疏漏再供單內劉守樸之長隨王玉琳既係寄信到江之人亦屬要犯著莊有恭等一併嚴行查拿務獲速即解京周承勃錢度此案許其具摺由驛遞奏以期迅速○戊寅諭總督策楞阿里袞見在丁憂四川總督印務著黃廷桂署理陝甘總督著尹繼善署理兩廣總督印務著班第署理尹繼善班第俱著馳驛速行前往江西巡撫鄂客安著署理兩江總督印務即著在江西辦理○辛巳諭各省傳鈔偽稟一案朕屢經降旨宣示中外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其誣謗朕躬者有無虛實人所共見共知不足置辨而請張為幻關繫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乃

各省督撫僅視為尋常案件惟任屬員取供詳解過堂一審即為歸案了事以致展轉蔓延久迷正綫各省就案完結情形大略不過如此而在江西為尤甚即如施廷翰案內之張三施奕度江西承審各官草率錯謬及到江南亦不能審出實情幾認為捏造正犯經朕命軍機大臣等審明昭雪而干總盧魯生在江西兩次到案俱被狡飾脫漏又經軍機大臣等從解京之書辦段樹武彭楚白等供詞互異之處細加窮詰始將干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傳稟情節逐層究出比盧魯生劉時達先後到京朕督令諸臣虛心研鞫反復推求始則借端支飾繼則混指同寅既不能推卸傳稟實情又不能供得稟來歷詰問再四即各委之伊子忍心害理莫此為甚迫情竭詞窮始將其會商捏造種種奸偽情節並將偽稟條款逐一默寫及其造謀起意於破案後商同借綫掩飾情由一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一吐露矢口不移當此光天化日之下乃有此等魑魅魍魎潛形逞偽實出情理之外今不待重刑供情俱已確鑿殆由奸徒罪大惡極傳鈔貽累多人好還之道自無所逃耳盧魯生劉時達著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同軍機大臣再行詳細研鞫定擬具奏至督撫為封疆大吏不特此等大逆之犯即尋常案件孰非民生休戚攸關而養驕飾偽妄自託為敦體可乎此案若查辦之始即行竭力根究自可早得正犯乃轟率苟且江西外謬於前江南迷誤於後均無所辭咎江西近在同城羣衙弁騰口說謬毫無顧忌串供借綫幾於漏網吞舟厥罪較重於南省解任巡撫鄂客安按察使丁廷讓知府戚振鷺俱著革職擊問交刑部治罪總督尹繼善及派往江西同審之周承勃高麟勳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錢度朱奎揚等尚與專委承辦者有閒俱著交部議處至衛弁乃總

漕專責瑚實亦不能辭責亦交部嚴察議奏當日查辦之始未知
根源所在須披葉尋枝勢不得謂法不及眾畏難中止以致顛預
了事朕猶恐拖累者眾屢經密諭各省督撫分別發落以省拖延
卽武弁大員曾經私看者亦悉置之不問然在伊等食毛履土見
此大逆不道之詞當爲痛心疾首譬如聞人詈其父祖轉樂爲稱
述非逆子而何然使非有首先捏造之人則伊等亦無從傳聞是
傳聞者本有應得之罪不可謂被所愚弄而朕則憫其無知醫子
雖不孝父不忍不慈今首犯既得不妨曲宥除在京人犯已予省
釋外著傳諭各省督撫通行出示曉諭無論已未發覺槩行從寬
免究釋放凡屬此案例應擬罪人眾蒙朕格外寬宥務宜痛自改
悔動尊君親上之天良戒造言喜事之惡習庶不至良苗化爲稂
莠永受朕保全愛養之恩夫說說殄行爲聖世所不容奸頑不除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則風俗人心何由而正而吏治狃於因循尤關治道朕宵旰憂勤
與諸臣共相敦勉者豈可稍存姑息致啓廢弛之漸將此一併宣
諭中外知之○壬午諭捏造僞稟正犯已經審明原任糧道施廷
翰及伊子賈生施奕度等俱著加恩開復○命莊親王允祿履親
王允禩和親王弘晝爲議政大臣○乙酉免山東章邱等三十一
州縣衛歷年帶徵額賦○丙戌諭豫給明年滿漢臣工春秋俸銀
之半

二月丁亥朔命謁 陵屢從官員春季俸米全給其扣項展限一
季○以徐以烜爲內閣學士由唐○壬辰 上啓鑾謁 泰陵○
免鳳陽中衛旗丁舊欠○甲午諭富勒赫著以布政使銜前往江
南隨大學士高斌學習河務○丙申 上謁 泰陵○丁酉 皇
太后自暢春園啓鑾○戊戌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奏盧魯生見

在病勢沉重請速正典刑一摺早聞鄂客安奏到劉守樸供情會
傳諭大學士來保等再將劉時達詳加詰訊想亦不過一二日之
事如盧魯生尙在可待俟覆奏到日再行降旨如或病勢迫不及
時則該犯本屬必當明正典刑之人卽著在京軍機大臣會同議
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等一面將盧魯生押赴市曹凌遲處死一
面進本題達其劉時達或應俟劉守樸到京後再行酌量辦理但
據鄂客安奏稱該犯見亦病重其能到京與否亦尙未可知已令
軍機司員前往途次密飭防護矣一併傳諭知之○己亥 上詣
金太祖世宗陵行禮○ 皇太后駕至涿州 上詣 皇太后
行宮問安駐蹕涿州○壬寅 上奉 皇太后御舟至蓮花淀閱
水圍○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癸卯 上奉 皇太
后御舟至和樂淀閱水圍○命各省疆吏於所屬州縣內保舉堪
勝知府人員○乙巳 上奉 皇太后御舟至池魚淀閱水圍○
丙午 上恭送 皇太后啓鑾回暢春園○丁未命兆惠赴藏辦
事以夢麟署戶部侍郎由內閣○戊申 上御舟閱永定河工○
諭前經降旨部院堂官稱職與否久悉朕懷自可隨時黜陟京察
之年停其自陳四五品京堂特派王大臣秉公分別去留奏聞引
見至三品堂官則非尙書侍郎比也今既不令自陳轉得以散地
容其濫竽可乎其令吏部於京察時將伊等事實另繕清摺進呈
候朕親爲裁奪○己酉 上閱新夏口隄工命沿河居民毋侵占
隄身○命巡幸地方臺站派武弁馳送每十日報部一次○庚戌
上幸南苑行圍至甲寅皆如之○壬子刑部議覆廣東巡撫蘇
昌奏稱曲江縣民陳茂菖截傷小功服叔陳丙林身死按律擬斬
立決應如所擬其聲敘救母情切之處臣部仍照例題請得旨陳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茂蘭著卽處斬此案陳丙林與陳氏互毆已受多傷該犯勢非危
 急託言救護輒將服叔棍戳致斃前經降旨以父毆叔而子助父
 以斃叔不得謂之救父此正母毆叔而子助母以斃叔不得謂之
 救母者也蘇昌聽屬員姑息率請聲敘長不睦之風非止辟之意
 著交部察議具奏餘依議○癸丑諭傳鈔偽稟一案前因劉時達
 在江西供係伊子劉守樸從金華縣典史任所封寄隨經降旨令
 周承勃錢度前往該處密查確訪嗣經王大臣等審明偽稟即係
 盧魯生與劉時達同謀捏造奏請按律定擬其日適據周承勃等
 奏稱究出劉守樸寄送偽稟家信係伊幕友孔則明代寫其稟係
 伊妻舅吳姓自蘇州帶來等語朕以此案雖經王大臣等會同再
 三研鞫毫無疑實但獄獄之道不厭詳慎孔則明既供有封寄偽
 稟之說亦當窮其虛實未便因劉時達已經自認爲造稟首逆卽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五

稟置之不問是以諭令周承勃等帶犯來京覆加質審此朕明慎
 用刑之至意今軍機大臣等審明孔則明代書寄稟家信之處全
 屬子虛實因署金華府知府查延學將封寄情節說與孔則明令
 其自認以致該犯初到案時卽畏罪附和誣認說供及周承勃等
 覆訊又因該犯所供與該署府詳送親供相合卽遽信有傳稟實
 情今既反復推求供情確鑿是劉時達同謀造稟及串合掩飾情
 罪全行昭著無可候質著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卽行會
 議按律定擬具題完結周承勃錢度前因於施奕慶等一案辦理
 錯謬特令隨總督尹繼善來京於在京王大臣會審時令其在旁
 看視目擊在京諸臣查審情形朕謂該道等必當痛自改悔消除
 外省審案積習今於此案復止據該署府詳送親供草率成案甚
 失朕教誨成全之意而該署府查延學於此等重案並不實心推

鞠一味誘供混詳希圖定案不稱司牧之任周承勃錢度查延學
 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莊有恭身任封疆於一切刑名案件自當虛
 公研究今於吳剛一犯不無因其籍隸廣東過存避徇之心反有
 周內之迹封疆大吏豈宜如此亦著交部察議○命八旗都統等
 官軍政兵部具奏請旨○乙卯 上還京師

三月戊午諭刑部議駁外省題達案件經督撫遵駁改正者可員
 得並邀議敘夫指駁案情必有首先立議之人乃將各員通行議
 敘其中隨同畫案並學習額外之員均得濫邀敘錄非嚴實之道
 且由刑曹升調別衙門者恃有加級紀錄可以抵銷往往不肯認
 真勉力辦事因思吏部司員向因議處之案較多於別部僅將承
 辦之滿漢司員各一人開送議處此雖非正例然以吏部議罰可
 以通刑部議敘其於考課之法方爲平允嗣後刑部各司遇有因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六

題駁議敘者著照此旨行○己未諭藩臬兩司履任三年屆滿請
 旨陛見乃古述職之意朕得隨時察看以備簡用其奏請未經允
 准次年以後每年俱應復行具奏若又待三年之期是六年矣近
 來各省藩臬中具奏之例多未盡一該部可通行傳諭嗣後均照
 此旨行○庚申軍機大臣刑部奏捏造偽稟一案先經雲貴總督
 參奏展轉追至江西傳鈔之江錦章遞究至彭楚白經江撫審擬
 彭楚白得稟於段樹武發落完結臣等因案情可疑將傳鈔授受
 未明之段樹武彭楚白等請旨行提到京詳細推究據段樹武供
 稱實未給稟曾經彭楚白告知伊另有得稟來歷及研訊彭楚白
 始供係伊本官撫州衛千總盧魯生給稟傳鈔所供得稟於段樹
 武實因盧魯生之次子盧錫榮屬令隱瞞等情隨提盧魯生審訊
 詰其得稟來歷初供係伊次子盧錫榮不知從何處鈔來迨再三

究詰忽供係伊在贛州衛千總李世璠處得棄於永新所千總石
憲台忽供得棄於南昌衛守備劉時達並稱係劉時達之子劉守
樸任所寄來因其言語支離反復開導始據該犯供認自行起意
與劉時達商謀捏造緣該犯係四川南部縣人曾任長淮衛守備
緣事降調千總乾隆十五年七月內在劉時達家處及辦差賠累
妄希停止巡幸與劉時達編造奏稿湊成五不解十大過名目復
思孫嘉淦肯上條陳借名聳聽於各幫會議公事時給眾閱看交
書辦彭楚白鈔傳旋據劉時達供係廣東海陽縣人見任南昌衛
守備於乾隆十五年七月內盧魯生起意捏造偽案一時聽從編
湊當經盧魯生取去給人鈔傳從前所供兒子劉守樸金華寄來
實係自知罪重希圖推卸一一供認不諱盧魯生業經先行正法
其通同捏造之劉時達應照不分首從律凌遲處死盧魯生之子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七

臣等審訊陳公壽傳送偽棄一案不獨由報封發之事全屬誣枉
而陳公壽亦始終並未見棄無怪乎吳進義從前之堅不承認也
浙省辦理之初未免以事涉同省大員恐蹈瞻徇遂專向吳進義
追求過於周內而吳進義於喀爾吉善等參奏之後屢摺奏辨述
似膺受即如武進陞有檢舉孫鼎元稟送偽棄之奏安知吳進義
未經見棄伊屢任提鎮身受厚恩見棄之罪尙輕欺隱之罪甚重
且據該撫節次具奏又俱持之甚堅是以將伊革審殊不意其悉
屬子虛也若非陳公壽在江翻供經莊有恭奏請覆訊豈不竟成
冤獄外省審讞之案非遷就草率虛應故事即豫存意見不能虛
心推究實情此等陋習牢不可破雅爾哈善係屢次獲譴之人加
恩錄用膺封疆重寄宜倍矢實心以圖報效不應仍復如此且其
審理此案多據承審各員錄供稟報亦未逐一親加詳鞠尤非慎
重之道著交部嚴加議處將來若再不痛自澆洗惟有重治其罪
而已其浙省承審官查明一併交部嚴察議奏至吳進義如果見
棄屬實既不查擊於前又復掩飾於後自難辭咎今既審屬無辜
又豈可以已經寬宥遂不予昭雪况武進陞不過令其休致吳進
義並未見棄是不但無罪亦且不應廢斥矣著該部行文調取來
京引見另降諭旨朕經理庶務至公至平毫無成見必不以曾經
奏結之案稍有迴護嗣後各督撫凡遇一切刑名案件各宜一秉
虛公務臻平允副朕此意可通行曉諭知之○和碩康親王巴爾
圖薨子祭葬諭曰簡○庚午諭阿桂著來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
其江西按察使員缺著范廷楷補授○酌減山東等省鄉試房考
官○壬申戶部議准湖北巡撫恆文奏恩施縣外屯一處距郡城
四百餘里在川省巫山奉節建始三縣之中屯民五百餘戶遇一

切公務必越建始往返旬餘實為不便從前改衛為縣時建邑尚隸川省是以未及議歸今建邑已改隸施郡請將外屯一處改建始縣管轄從之○乙亥 上親耕藉田○丁丑命八旗軍器三年查驗一次○己卯召永常來京以開泰署湖廣總督定長署貴州巡撫○壬午允蔡新乞假省親以李因培署刑部侍郎由內閣學士署○以雙慶為內閣學士由祭酒遷夏四月己丑西洋博爾都噶里雅遣使巴哲格伯里多瑪諾入貢奉表言臣父昔年仰奉 聖主 聖祖皇帝 世宗皇帝備極誠敬臣父即世臣嗣服以來續承父志敬效虔恭臣聞寓居中國西洋人等仰蒙 聖主施恩優眷積有年所臣不勝感激歡忭謹遣一介使臣以申誠敬因遣使巴哲格等代臣恭請 聖主萬安並行慶賀伏乞 聖主自天施降諸福以惠小邦至寓居中國西洋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九 人等更乞 鴻慈優待再所遣使臣明白自愛臣國諸務俱令料理臣遣其至京必能慰悅 聖懷其所陳奏伏祈採納得旨覽王奏並進方物具見忱忱知道了該部知道○己亥以麒麟保雷欽俱為左副都御史俱由通政使遷○甲辰諭各省鄉試向例巡撫入闈監臨前因封疆職守繁重會經降旨將專駐巡撫省分令於藩臬二司內酌委一員入闈監臨巡撫止於點名時督同按查本屬因地制宜之意但思士子屬闈考試人數眾多又有執事之武員兵丁等均須約束恐藩臬尚不足以資統理且如江蘇安徽二省見據鄂容安奏稱藩臬事務最為繁多不便行調入闈等語嗣後該二省俱著仍照舊例行其餘專駐巡撫省分亦仍令巡撫入闈督率彈壓俟三場完竣後即行出闈交與所委之司員在內辦理庶關防嚴肅於地方場務均昭慎重○乙巳諭盛京戶刑工三部郎中

八缺著留戶部一缺用本處人員餘七缺並員外郎十六缺主事十七缺均以京員補用禮兵二部郎中四缺主事五缺均用本處人員員外郎八缺著以京員補用兵部一缺餘七缺留用本處人員○丙午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獄減徒以下罪直隸亦如之○丁未 上詣 黑龍潭祈雨○壬子命湖廣總督永常護軍統領努三馳驛前往安西並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甲寅大學士等議奏查乾隆十七年經禮部奏祈雨 告壇自乾隆七年始增用樂與一應祇告不作樂之例似未盡一請停止今面奉諭旨祭禮用樂以導和氣而格神祇乃事神之禮與齋戒撤懸自致誠恪其義各異且樂足以宣通陰陽之氣祈雨致祭仍用樂為是請飭禮部嗣後祈雨 祭壇遵用樂再查乾隆七年議定祈雨儀注 太歲壇所用乃歲祭通用樂章與祈澤之義無涉應交樂部另行撰擬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十 載入會典得旨是尋撰進樂章六奏迎神奏需豐之章初獻奏宜豐之章亞獻奏進豐之章終獻奏協豐之章撤饌奏應豐之章送神奏洽豐之章五月丙辰朔裁欽天監滿漢監副各一增西洋監副一○禮部議覆陝西布政使張若震奏各省舉行鄉飲酒禮事不畫一應請嗣後每歲十月中舉行一次紳士內舉一為大賓耆庶內舉一為介賓一為耆賓詳准督撫各衙門咨部存案如舉鄉賓後其人犯刑詳斥並報部除名查順天鄉飲每歲於孟春望孟冬朔舉行各直省亦應遵例於正月十月舉行二次至賓介之數儀禮有大賓介賓眾賓及遵會典鄉飲酒圖有大賓介一賓二賓三賓眾賓一儀二儀三儀未有云耆賓者該布政使所稱舉一為耆賓之處無庸議至遵儀義同乃公大夫之居鄉耆來助主人以樂賓有則備

無則缺可也應令地方官察實舉報仍將實介開具名籍送部存案如舉後有犯應如所請咨部除名從之○己未命侍衛拜雅爾往天津祈雨○癸亥減朝審秋審各犯緩決三次以上人犯罪○戊辰命督撫參劾人員摘印後即訊○癸酉諭獄重案救交三法司覈擬原期詳慎以昭平允其事屬眾議僉同固成信讞如或迹涉兩是閒有一二人不能盡歸畫一者自不妨各抒所見候旨酌奪向來原定有不准兩議之例今據左都御史梅穀成於召對時奏稱近年法司辦理刑名每以兩議為諱朕前因刑部都察院每各持意見彼此分明竟成兩衙門相角此實惡習有關政體是以降旨訓諭而乾隆六年大理寺少卿周倓因奉有訓飭諭旨遂奏請畫一具題夫獄一成而不變案情律意推校不憚周詳要歸一是而已固不得逞其偏見橫臂相爭而避立異之名苟且附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十一

和亦豈國家設官集議之本意且懦黠者轉得藉口以為高目無策嗣後三法司覈擬重案如有一二人意見不能相同者原可兩議具題但不得合部合院各成一彙朕欽恤庶獄不厭博咨諸臣亦當悉祛成見勵乃靖共將此通行曉諭知之○丁丑諭瞻對案內革職問擬之總兵袁士弼前已降旨減等發落嚴其情罪猶有可原且久歷行閒精力尚堪驅策著加恩以參將用○戊寅諭直省查驗兵丁務覈實毋粉飾外觀○諭嗣後各省奏留人員如遇丁憂事故起復之日俱著仍往升任省分候補○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等奏稱今春喇嘛達爾扎發兵往哈薩克征伐達瓦齊伊兵轉與達瓦齊合結連哈薩克兵將喇嘛達爾扎擊獲達瓦齊即為台吉又有準夷察罕宰桑帶領將及百人向南逃走等語朕思準夷性多奸狡或知我防範故捏造此言使人傳播實

隱為窺伺之計亦未可定至察罕宰桑如果向南逃走別無去處必至安西可傳諭永常等如彼帶人投我邊界詢實情節一面具奏一面照薩喇爾之例送京此時各卡仍應嚴加防範不可疏忽六月己丑諭守令以親民為職務必其與民相浹洽然後能勸農桑興教化非謂簿書期會無誤即云勝任也邇來守土之官不過奉行教令於錢穀刑名是較督撫以此課有司部院以此課督撫或拘牽文義毛舉瑣細往返駁詰案牘滋繁議者至謂地方有司救過不暇奚能留心民生休戚斯言近是然一再更張將無藉口優游其不留心民生休戚如故則何以別有司賢否乎然案牘繁滋亦非敷政之要務也應如何酌歸簡易俾庶政不病瑣屑而親民者有教養之實及民則得矣其令九卿科道直隸總督及督撫因事在京者詳悉定議以聞○庚寅諭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因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十二

朝臣與諸王交接往來曾經降旨訓諭深戒黨援用以防微杜漸垂示方冊最為深切著明所當永遠恪守朕臨御以來意諸王大臣自必慎遵 聖訓慎持防檢是以未經特頒諭旨乃諸王中一二節遜者竟有招納之事而大臣中亦有在王府往來者如此因循則 皇考整飭風俗防弊遏邪之苦心及朕而即弛朕甚懼焉且如旗員素隸王門下者本自不禁其非本門及漢大臣則全無交涉設有政務何妨公言朝省奚僕僕私謁為耶歲時投刺即開促膝密談之端形迹未絕保無掣肘顯為之事且其意將以此為榮耶抑別有所為耶甚無謂也日久漸忘人或藉口其令各部院及八旗衙門各錄朕此旨一通於壁庶諸臣觸目警心遠嫌自重其或再犯被人糾參朕將執法從事毋謂不教○癸巳以策楞署兵部尚書原任四總督○丁酉諭各省審理參案前已救部嚴立限

期但督撫題參屬員卽款蹟昭著不過摘印看守必俟奉准部文始行提訊若雲貴等省往返已逾數月是於未起限之先已稽延半載矣且從來督撫參員斷無懸擬其被屈不令審究之理是參則必革昭雪須俟審明自以速審速結爲是然大員或慮體制攸存嗣後文職道府以上武職副將以上仍照舊例於題參得旨部文到日再行提訊部文亦著速行其餘文武官員於具題日卽將案內應質人犯拘齊審究如督撫同駐省分一面具題一面行知應承審衙門照例提審庶是非早辨案牘易清著爲令○癸卯以衛哲治署兵部侍郎原任安徵巡撫○乙巳諭山東布政使李渭以失察案內降級從寬留任具詳該署撫代爲奏謝藩臬原得具摺奏事豈有他事皆可入告而陳謝反不可耶向日兩司有喜事瀆奏侵督撫之權挾制傾陷者經朕訓飭此風雖改而未免矯枉過正又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十三

有過於畏忌緘默藏拙甚至具稟蒙批皆向督撫呈覽者靖共之意安在著該部通行傳諭知之○丁未諭福建按察使來謙鳴來京陛見奏稱伊前任廣東運使任內因廣東布政使及運使衙門向有值月鹽商陋規五千兩會面稟督臣策楞欲行裁去督臣諭以運使有承辦戰船須此項津貼何必遽行裁革彼時雖未具詳明裁實未收受等語朕以運使衙門雖經伊裁去而尙有布政使陋規此不可以不問及詢策楞始知此項陋規前任督臣久行裁禁來謙鳴並未向伊稟裁等語因令軍機大臣傳來謙鳴面質乃伊言語枝梧至有並未奏及此事之語伊未奏及朕何由而知殊不意挾詐面欺世間竟有如此鬼域其意以爲在朕前獨對朕亦未必復加詳察或者默識其廉獎擢皆未可定殊不知朕豈易欺者哉居心如此實爲兪邪之尤來謙鳴著革職伊前在雲南知府

任內尙有未完之項著各省差員遞行押往雲南著追完日該督撫具摺請旨○戊申以劉慥爲福建按察使由江南常○王子禁滿洲官員居住外城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七

十四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澐著恭校

秋七月癸亥諭武職兼銜乃沿明代舊制其中升銜升任條例紛繁即以敘錄軍功不可不在此勳階以為獎賞之地然與見任職事何與焉徒使胥吏得以高下其手且外省參遊遇升銜調任異其遷移繁費至有營求督撫保奏留任者是升銜本以鼓勵戎行而日久轉為苦累亦何用此虛文為也嗣後武職中之大銜小銜應作何刪除更定一歸簡易止就見在官職分別年分論俸升轉之處著該部詳悉定議其軍功給札議敘作何分別階級及漕運河工從前照軍功議敘者應行改為加級紀錄之處一併酌定具奏尋議參遊都守各缺悉按等級推升必須多寡相稱查各省參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將一百六十三缺遊擊四百五十缺都司三百四十八缺守備八百十八缺向例加署都司銜之守備即升遊擊是守備尚可兩途升用今加銜既刪守備止升都司則都司缺少守備人多未免遲滯臣等酌議請於各省遊擊除分防要地未便更易外酌改都司八十缺其應何營更改之處令各督提酌定報部註冊所有應改各缺其見在人員仍照原官升轉俟升調離任後陸續改換則守備之缺倍於都司都司之缺多於遊擊升途更寬至水陸分途升用止於本營內較俸不必加銜軍功議敘人員向係按功加等次兼銜給札推升時照京俸一年作半年算應將此項人員升補實缺無庸給與虛銜運糧衛弁向有加銜加級不同以省分之遠近運次之多寡為量原照軍功例從優獎勵應請將加銜改為加級准其隨帶其河工武職議敘俱係加級紀錄並不加銜應毋庸議

得旨著即施行○甲子以于敏中為內閣學士由詹○戊辰諭江蘇巡撫莊有恭覆奏學政任內接收丁文彬逆書昏憤縱逆罪無可逃請交部嚴加治罪一摺此案前據楊應琚奏到降旨詢問莊有恭令查取逆書進呈旋據奏稱於乾隆十四年曾有瘋人丁文彬跪獻此書當時並未留心查閱後以不復寓目事隔五年不知敗篋破篋中果存此冊否俟捕蝗回署細檢等語朕即知其心存取巧必不將原書查取呈覽姑先為此奏豫存掩飾地步當即批令細查書來不得終歸烏有今果以空言回奏不出朕之所料丁文彬逆書內敢於指斥本朝妄肆詆訕莊有恭之意蓋恐進呈此書則罪戾顯然故藉詞尋覓不見以避重就輕夫大逆不道之詞豈有曾經寓目致令迷失之理必係聞信查出私為銷毀耳莊有恭受朕深恩不應狡詐為鬼域伎倆至是也即鞫問治罪亦所應得但天下之似此者未必僅莊有恭一人伊為巡撫尚屬能辦事且伊巡撫任內若見此等必早為奏辦當在學政時其意不過以學政司文衡之員何必多此一事是其罪不在巡撫而在學政且欲保全學政俸祿養廉耳著照伊學政任內所得俸祿養廉數目加罰十倍交兩江總督請旨以為徇名利而忘大義者戒○壬申諭從前將八旗滿洲人員選用外省文武等官其蒙古旗人分用部院者員缺本少是以外任未經議及朕思滿洲蒙古均屬本朝世僕伊等於外任分缺銓用之處亦宜量予疏通見在滿洲司員升用道府既經暫行停止其文職同知以下著將蒙古人員與滿洲一體揀選引見選用武職副將以下著就滿洲應得缺內酌予十分之二其作何分班輪選之處仍著該部定議具奏尋議滿洲人員外用同知以下等官或揀選保送或按俸截取其選用班次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二

向有成例嗣後應用滿洲人員時將蒙古人員一體截取保送揀選考試按照各班帶領引見其奉旨記名者入於滿班內通較俸次深淺名次先後選用又蒙古人員於武職副將以下滿洲應得缺內酌予十分之二請嗣後應用滿員缺出俱於補放滿洲四缺之後補放蒙古人員一次照例行文咨取至輪用千總一項兵部行文八旗蒙古於所屬親軍前鋒護軍內每旗保送四五名咨部考驗揀選引見記名註冊亦俟滿洲補用四缺後第五缺將蒙古製補一名命下即按旗分辦理並載入例典遵行從之○諭州縣捕蝗不力既有革職等問之定例又有不申報上司者革職之例一事而多設科條適足滋弊即堂司官或知奉法而吏胥之稱引條例上下其手被議者或重或輕紛滋訛議年來直隸查參捕蝗不力之案辦理多未盡一即其證也至州縣捕蝗需用兵役民夫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三

並換易收買蝻子自有費用其勤民急公者或不費而事已濟而錙銖是較玩視民瘼者多往往藉口無力捐辦見在各省尋常事件尙得動公辦理似此要務何以轉不動支公項朕謂捕蝗不力必應遵照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重治其罪不可姑息而費用則應准其動公嗣後州縣官遇有蝗蝻不早撲除以致長翅飛騰貽害田稼者均革職等問著為令其有所費無多自行捐辦而實能去害利稼者該督撫據實奏請議敘其已動公項而仍致滋害傷稼者奏請著賠及今歲江南各屬蝻孽萌生雖經該督撫具奏然從未將地方官據實題參豈非庇下而欺遠著該督撫明白回奏尋奏覆查沛縣蝗蝻因新舊令彼此推諉撲捕不力揆延之咎固在前署令即深造而面誑飾說則新令孫循微更不可信經臣參奏部議革職在案繼巡查至安東海州據道府稟揭安東五港

司巡檢李師悅海州惠澤司巡檢金昊皆查捕不早至長翅搭鞍捏報飛蝗希圖卸責是以將兩巡檢咨部革職等問餘印委各員尙能勉辦不致有傷禾稼報聞○以江南邵伯湖減水二閘及高郵車邏壩決命策楞劉統勳往江南會同高斌查辦水災○癸酉封戴佳氏為 嬪○庚辰諭御史曹秀先請頒發御製祭文遇有蝗蝻郡縣即行騰黃告祭之處所見甚為迂謬蝗蝻害稼惟當實力撲捕此人事所可盡至於祈神報賽禮亦宜之若欲假文辭以期感格如唐韓愈祭鱷魚事其鱷魚之遠徙與否究亦無稽未必非好事者流附會其說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筆似此好名無實之舉深所弗取所請不必行餘著議奏尋議該御史摺內稱舊時州縣捕蝗多係捐辦今奉旨許令動公該州縣意必報多上司限以報少駁詰往返愈煩案牘請嗣後捕蝗時雇募夫役並換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四

易蝻子價值動用錢糧令同城教職佐雜一面會同給發一面僉書名押開報該管上司查覈並嚴飭不得假手家人書吏致滋混冒應如所請從之○壬午諭國家設官分職期於有裨實政若同一官而差分階級膺此任而兼帶他銜於官制體統殊為未協如翰林部曹小京官補用御史既經簡擢同列諫垣即應無所區別乃舊有五品六品之分試俸不試俸之異又如各省道員例以布政使司參政參議按察使司副使僉事等銜分別兼帶但道員職司巡守以整飭吏治彈壓地方為任至於錢穀刑名則藩臬專責各有攸司且知府以下悉其統轄兼參議僉事銜者階秩反卑其何以表率此皆舊例相沿宜為變通以歸畫一而重職守嗣後給事中著仍為正五品御史俱改為從五品不必試俸直省守巡各道著俱為正四品停其兼銜其道員俸深應如何銓敘之處該部

定議具奏尋議查道員外升按察使原不分參政副使參議僉事等兼銜先儘卽升卓異人員列名於前次將俸深人員任內無事故者通行開列具題補授仍應遵照辦理至道員內升京堂等官向例兼參政銜者升太常寺少卿鴻臚寺卿兼副使銜者升太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參議兼參議僉事銜者升光祿寺少卿鴻臚寺少卿今道員既俱定爲正四品若僅以副使道所升之太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參議升用未免缺少人多查太常寺少卿鴻臚寺卿向係從三品道升缺光祿寺少卿向係從四品道升缺品級雖有稍異而員缺並未裁減升轉未甚懸殊應請准其一體升用至鴻臚寺少卿一缺係從五品向爲正五品道升缺今道員既改爲正四品與鴻臚寺少卿品秩稍殊應毋庸以道員升用從之○禁繙譯清字小說○是月布政使學習河務富勒赫奏臣奉命查勘蕭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五

八月甲申 上御經筵○命貴州改設那貢塘驛路○丙戌御史蔣元益奏河防官員於一應河務事宜皆須親身查勘先事豫防近聞河道總督高斌顧琮俱已抱疾步履艱難或遇異漲險工恐不能輕騎疾馳親往調度應請敕令解任另簡能員諭御史蔣元益請敕令高斌顧琮解任一摺所奏甚屬取巧用人乃政治之大端朕於中外大小臣僚凡有簡任罔不衡量審慎況在大臣界以

要職者何日不往復於懷豈待小臣提奏始加省察耶科道職司言路大臣中果有營私舞弊貪婪不職等情卽明列彈章亦分所應爾如謂年齒衰邁夙膺痼病要於辦理諸事並無妨礙豈可輕爲棄置高斌未任河道以前向有足疾眾所共知以其老成練達熟悉河務是以簡任南河總督伊莅任以來數載辛勤毫無貽誤豈以不能輕騎疾馳遂足爲累耶且協辦則有張師載學習則有富勒赫卽地方遼闊亦不待高斌之輕騎疾馳也至於顧琮才幹雖少誠樸有餘於河務尙堪經理夏間陳世倌曾面奏其不能動履及詢之史貽直則謂尙能照舊辦事史貽直之子史奕昂見任河道或因其子爲彼屬員不敢據實陳奏或利其易事不欲更易上官此亦人情所有隨復詢問豫東兩省巡撫儒伊等覆奏彼此互異自當別爲籌畫而該撫等同聲一辭謂夙疾漸愈則其堪膺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六

職任更可無疑矣朕臨馭天下秉至公毫無成見卽照察所及從不以用智矜明爲尙惟達聰明目公聽並觀輕重妍媸因物付物此無不可與天下明白曉諭者若謂蔣元益受陳世倌風指敢爲此奏亦未必然卽有之亦無形迹不欲因此興大獄也此不過見策楞劉統勳奉差江南見有查辦之事度其必爲河臣而發是以豫行陳奏以沽建白之名其揣度迎合之私心又何能逃朕洞鑒耶將來策楞等查出情弊果係高斌張師載實有徇隱據實參劾自有應得處分蔣元益以微末小臣取巧妄奏甚屬不合著嚴行申飭○己丑命江南截留漕糧四十萬石及戶部秋撥銀兩備賑○癸巳諭原任侍郎劉綸將次服闋著來京補授戶部侍郎其未到之前戶部侍郎事務著衛哲治暫行兼管○戊戌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瀾木蘭○己亥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諭軍機大臣等南河此番發覺之案殊出意外當富勒赫奏到時朕意高斌張師載渾厚易欺為屬員蒙蔽咎止失察耳乃據高斌所奏九萬餘兩之數既經查出仍不行參奏而聽河員之自為彌縫是竟成通同故縱雖高斌張師載身無染指而明知侵冒其罪非僅失察公過而已今全河積年陋弊盡行敗露若不極力整頓將來仍不過革職留任勒限著賠則國家之功令不行不但河員視侵虧為分所當然將各省督撫徇屬員通同舞弊之惡習何所底止耶但俟策楞劉統勳逐一清查具題著追則虧空人員久不離任將益肆侵虧又一時不得如許接辦之員亦非所以慎重河務著傳諭策楞劉統勳就所查出及得之採訪者約舉大數一面奏聞請揀發道府以下人員往南河接辦一面將虧空各員摘印看守策楞暫行署理南河河道總督印務並高斌張師載應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七

得處分俱俟奏到日另降明旨所有虧空之項竟不必行文原籍查產蓋河員信息最速一聞清查之信隱匿奇頓亦無所不至其前任應賠之河道何燭等輩欽差甫出都門其貲財先已密為運寄即照例行文查產亦復何益將來惟予限一年限內不全完者無論本年句到不句到即行正法庶河員稍知儆畏嗣後工料尙不至全歸子虛朕意如此將此一併諭策楞劉統勳知之又下河災務時切朕懷何不速奏以慰懸念尋奏下河被災等處業經委司督率各員查賑其結茅就隄棲止者均已撫恤餘戶見在挨查分別極貧次貧尙未得有確數所有疏洩積水借給籽種各條亦已行司查察分別定議報聞○辛丑命永常回湖廣總督任開泰回貴州巡撫任召定長來京○壬寅諭兩淮鹽政普福奏稱兩淮商人共望翠華載在願捐銀二十萬兩建造臨江等處行宮等語

此奏錯謬已極上次南巡時該督黃廷桂等以 聖祖仁皇帝巡幸所建行宮歷年已久兩淮商人情願捐貲修葺事屬可行是以允其所請後見其增飾過華甚非朕本意曾經降旨申飭上年為偽稟事尹繼善來京常同軍機大臣等入見伊乃奏請南巡朕面諭以甫經歷覽無待重巡即閱數載有展義之舉亦必絲毫不令商捐一椽不令增置朕方允爾之請如竟以商捐建置為例事是乃不欲朕南巡耳此旨眾所共聞今普福忽有是奏殊屬不解朕之巡幸原以省方問俗豈游觀是務此在平時尚所不可况見在江南淮揚等處被水成災朕心軫念截漕拯救議賑議蠲日夜焦勞惟恐一夫失所更何心問及懷居所有商人捐項即著增備淮揚賑濟之需斯商人之忱已效而仍以為患彼桑梓之用也普福著交內務大臣嚴行議處具奏○命四川總督黃廷桂酌撥倉穀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八

二三十萬石運往江南備賑○甲辰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調德福為廣東布政使以沈世楓為湖北布政使夔舒為湖南按察使由辰沅永○丁未 上奉 皇太后巡幸木蘭行圍○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劉統勳奏河工陋弊一摺所稱本任調任升任及緣事各員其經手錢糧大都牽前扯後以致多有侵虧看來此等俱係向來積弊高斌張師載久任河臣非漫無知覺者特延玩瞻徇遂致國家正帑久肥若輩之囊而莫之禁即如今歲桃源廳孫廷鉞升任梧州交代時高斌勒令通完欠項始准赴任此不過因富勒赫在工乃不得已如此辦理若係高斌於虧空人員俱如此辦理則伊等亦何至積至九萬餘兩之數乎此番徹底清查不重加懲治無以力挽頹風此必非僅予革職著追可以了事者前已降旨令策楞劉統勳就所查出約舉大數一面奏聞請揀

發人員接辦一面將虧帑各員摘印看守策楞等想尚未奉到今所奏僅屬查訪陋弊大槩其實在侵虧之員尚未逐一查奏所奏高斌一節亦屬遷就但高斌等此時見在堵築漫口尚未竣工將來策楞等逐一清查得實具摺奏聞後則漫口亦當堵閉自當明降諭旨著傳諭策楞劉統勳令其仍遵前旨確查據實具奏○己酉授喀爾喀親王成交扎布第三子占楚布多爾濟公爵次子敏珠爾多爾濟賞給公銜○庚戌諭策楞劉統勳查參河員虧帑誤工一摺閱之竟致駭然高斌深受恩遇委以全河重任張師載因其歷任河員加恩擢授巡撫協辦河務道應各屬自應釐剔夙弊方無忝委任富勒赫初奏時意高斌等為屬員所蒙蔽咎在失察及閱高斌摺奏竟屬故縱今據策楞等查出浮冒蒙混種種滋弊如外河同知陳克溶海防同知王德宣虧缺皆至二三萬高斌等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九

革職擊問亦不必查抄家產所有侵虧銀兩勒限一年完項周冕著革職鎖押二閘漫口虧空物料勒限半年完項其有限內不能全完者俱即於該處正法其欠項著高斌張師載及各上司分賠再督臣統轄全省有辦理河防之責河員虧帑玩工不得委為不知黃廷桂到江未久即辦大差旋經調任尚未暇查及至尹繼善則前後在江歷有年所且曾任總河積弊自所稔悉伊若早為舉出即可及早辦理乃從無一字奏聞是豈國家委任封疆大臣之意尹繼善一併交部嚴察議處○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南河總督事務已降旨令策楞署理看來南河光景自高斌張師載因循滋弊沿習已深經此一番查辦在工各員掩飾周章情態百出策楞當此積玩之餘必當極力整頓嚴肅激清使頹風一變畫定章程俾屬員有所遵守方為實有裨益總河一官究以辦事為主責能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十

再前所降旨策楞等何時接到伊等見在所辦似悉遵前旨而何日奉到之處未經奏及一併傳諭知之尋奏臣等前劾陳克藩等及請揀發人員二摺即係遵照八月二十二日諭旨緣臣等以應請交部之摺故未敢將廷寄諭旨日期敘入得旨覽又批此處汝二人略屬取巧蓋始則觀望朕未必肯如是處置高斌是尙未深知朕之乾斷耳

九月戊午諭各省營驛及駐防標營馬匹向例俱令出口採買送部印烙蓋因口馬善於馳驟於營伍爲宜但南省地土卑溼天氣炎蒸且飼餒草豆各殊口馬性不相習每致倒斃卽有存留亦不能經久是於口外馬匹有損於內地營伍無益徒滋商販中飽上年湖廣總督永常奏請於本省及附近省分購買土馬業已准行嗣後除直隸等北五省仍照舊例出口採買外其江浙各省營驛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十一

需馬卽著就近在本省及鄰省買補所有購買口馬之例著停止其本省馬價將來應作何分別准銷之處著該部查明定議具奏○庚申諭策楞劉統勳奏到查出南河河員積年虧空未完工料銀兩數盈鉅萬已降旨將高斌張師載革職留工效力贖罪虧帑之員革職擊問勒限一年如限滿不完卽行正法今又續據查出數減未完辦料未交各廳員多至十餘萬此皆高斌張師載積年徇縱不行實力清查所致由此觀之各省督撫之徇縱屬員者當不乏人其謂功令森嚴並無虧空者尙可信耶論高斌張師載之罪卽擊問重治其罪亦所應得但高斌尙屬舊人其在河工久經出力張師載恂謹自守素無劣蹟且係隨從高斌是以姑從寬典其應賠之項必不再寬至各省督撫若效尤試法朕自不得不盡法繩之勿謂教之不豫慮之不公也其查出虧帑河員例應於任

所原籍抄查贖產朕見邇來人心日壞平時糜帑縱欲自知無所逃罪輒先期密爲運寄嘗見虧帑累贖財無幾上司因巧爲開脫甚或所虧雖自無多而因力難彌補知必敗露遂肆意侵欺別爲寄頓者此固由心習澆漓而實上司之徇縱有以啓之是以此番槩不必抄查贖產惟以奉旨之日爲始勒限一年全完者據實請旨限內未能全完者該督撫於限將滿之前請旨卽於該處正法虧帑著落上司分賠此次續參各員著卽擊問遵照此旨辦理朕於此案實爲寒心不惜三令五申各督撫其咸知所做○丁卯諭今日行圍隨從侍衛等率多怯懦甚或有畏縮不前者身爲侍衛於行走之處理宜爭先奮勉不失滿洲舊習今徒步山林卽如此怯懦若遇軍陣尙何足觀豐安係揚古利額駙之孫朕因念及伊祖屢經施恩用至領侍衛內大臣當感朕恩法祖效力且身任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十二

管轄之責不能以身表率侍衛反畏縮不前朕前尙且如此則平日又何能管轄侍衛耶豐安著革去領侍衛內大臣副都統公爵作爲三等侍衛效力贖罪再揚桑阿朕念伊父用至侍衛班領副都統伊係隨護之人並不奮力前進尤屬非是著革去侍衛班領副都統作爲藍翎侍衛效力行走隨從侍衛田國恩著革去侯爵○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覆奏見在道廳各官更易者多看守錢糧經理案卷在在需員等語此番清理南河積弊業已剔除其既往猶當慎重其將來見在道廳各員俱係新手從來新舊更代之時弊端百出河工一切備防事宜自屬各員分理而提綱挈領則係策楞之責務當精密周詳不可稍有疏略尤宜出之鎮靜以爲善後經久之計備有不能妥協以致宿習未能淨盡並別滋流弊將來惟策楞是問至另摺所奏高斌贖罪之處錯謬已極前因高

熾張師載在工日久虧帑各員是否能於限內全完伊二人必深
悉其底裏是以傳諭詢問要知各員之虧空即係伊二人之虧空
如各員限內不能全完則該員固應正法而未完之項即應著落
伊二人如亦不能完即將伊二人正法朕法在必行非空言也試
思高斌等平日受朕深恩而獲咎至此此何等罪而乃謂捐貲可
贖耶即高斌等糊塗而策撈劉統勦所辦何事乃即具摺代奏著
嚴行申飭見在二閘尚未堵塞即當令高斌張師載駐工上緊勒
限完竣方與留工效力之旨相符何以並不如此辦理致下河尚
不能斷流災民靡有甯居朕心深為軫惻將此一併傳諭策撈等
知之○諭開泰范時綬奏酌籌接濟江省米穀兩摺莊有恭辦理
災賑殊屬張皇今年淮揚被水不過數府偏災何至四出告借紛
紛不已此特莊有恭藉此以見其留心災賑令人稱頌其德耳江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三

効外至六年俸滿堪膺民社者保題其年尚強壯精力未衰可以
留任者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若准留任俟六年再滿仍如是甄別
如年老人員即著各部休致有願來京引見者照大計之例該督
撫聲明給咨引見至訓導一官例止得升縣佐該上司尤多忽略
嗣後甄別之例與教職同著為令○庚午諭江南揚徐各屬被水
成災屢經降旨加意撫綏截留漕糧撥運川米以資賑恤又恐撥
運過多致各省米貴並令銀米兼賑但照定例又慮災地不敷糴
食著加恩每石增給銀二錢俾災民買食寬裕該部即遵諭行○
諭據鄂容安奏九月十一日銅山縣張家馬路隄工衝決內隄七
八十丈外隄四五丈見駐工督辦並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目
今秋汛已過何致衝漫河隄其中顯有情弊該管同知李焯著革
職擊問交該督督策撈等嚴查據實具奏鄂容安雖署督察河工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十四

省備賑米石屢經朕降旨截漕並傳諭四川山東河南等省撥運
米麥接濟賑計不下百餘萬石當已儘足敷用所有湖廣代買之
米可以不必即或江省尚在必需亦止可各以十萬為率其多餘
米石即留楚省以補倉儲至莊有恭辦理如此張皇殊屬不識大
體有意沽名著傳旨嚴行申飭○戊辰調張泰開為禮部右侍郎
轉鄒一桂為禮部左侍郎調董邦達為工部右侍郎○己巳
諭向來各省教職六年俸滿該督撫學政公同甄別堪膺薦舉者
保題送部引見其年力衰邁者咨部休致但督撫陋習既不肯輕
保舉亦不肯多咨革是以保題者固屬寥寥而休致者亦不多見
惟使龍鍾衰老之輩濫竽繼棧無所區分蓋視教職為無足重輕
初不計及為造士之根本也前以選拔貢生為教職之階曾降旨
訓諭各督撫學政令其加意慎重嗣後教職除有劣蹟者隨時參

致該處隄身卑薄疏鬆一時潰決漫延數邑其罪實無可道伊二
人見在留工效力如邵伯二閘決口已塞即著同往銅山工次上
緊堵閉若尚未完即令高斌速赴銅山勒限堵塞如不能剋期告
竣即行嚴參治罪其疏防賠修之處著策撈照例辦理所有被災
戶口該督督查明撫恤無致失所○命運湖北米十萬石江西碾
米穀二十萬石於江蘇備賑○壬申諭前命策撈查察南河積弊
即令接辦河道總督原係暫署其於河務究非素習所有江南河
道總督著尹繼善補授河工廢弛已極此番清釐之後尹繼善務
宜加意督率實心辦理俾弊竇肅清工程堅固以副委任若仍舊
習不除一味模稜將循高斌之舊且加倍治罪陝甘總督著永
常調補不必來京請訓即赴新任尹繼善俟永常到陝即赴南河

開泰著補授湖廣總督黃廷桂著實授四川總督貴州巡撫員缺
 卽著定長補授胡寶瑗著實授山西巡撫鄂容安著實授兩江總
 督江西巡撫員缺著范時綬調補楊錫綬將次服闋所遺湖南巡
 撫員缺仍著楊錫綬補授策楞著補授兩廣總督班第俟策楞到
 粵交代後回京○諭德保人既平庸射箭亦復生疏全無滿洲舊
 風不勝侍郎之職著革去侍郎專在內務府總管行走其工部侍
 郎員缺著三和調補所遺戶部侍郎員缺著阿里衮補授○諭據
 尙書劉統勳奏稱徐州銅山縣黃河衝開縷隄越隄一百四十餘
 丈溜勢全行掣過奪河之形已成督臣鄂容安駐工率領員弁搶
 護此處河形直趨靈壁虹縣睢甯俱係七月間報災之處已分遣
 人員卽行撫恤等語昨據鄂容安奏報卽經降旨令該督等加意
 撫綏毋使災黎失所策楞劉統勳鄂容安見駐銅山辦理但此番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十五

查辦南河弊竇糾紛旁午加以堵禦決口稽察散賑諸務叢集而
 在工員弁及地方官新舊更易又多生手著尙書舒赫德帶同白
 鍾山卽行馳驛前往協同辦理今年江南黃河漲溢雖屬天災然
 果平時工程堅固何至於此皆由高斌等徇縱屬員經理不善所
 致卽將伊等拏交刑部重治其罪亦所應得但伊等轉得脫離工
 次且亦由朕之誤加任用數年來爲伊所欺轉行自咎耳著卽令
 高斌張師載將漫決各工勒限堵築完竣其疏防賠修之處仍照
 例辦理高斌素稱諳練河務今雖離任其一仍舊有工程悉其調
 度若悠悠之口謂因釐剔弊端更易新督以致工員解體是覈實
 稍弊竟不可行轉使劣員得肆其狡獪伎倆國家功令尙可問乎
 見據劉統勳奏稱該處於九月初間水勢已十分險急該管員弁
 並不速報直至漫決已成始行具稟等語明係積年冒銷隄工本

屬卑薄及見清查積弊遂乘此漲漫不復上緊搶救聽其潰決轉
 可彌縫如此幸災樂禍亟應置之重典所有該工員弁俱著革職
 擊問該督等遵照前旨查明從重辦理○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
 旨令舒赫德隨護 皇后前往盤山稽察隨從官兵沿途需索但
 事所關甚細南河正在清查積弊諸務糾紛加以河工屢被衝決
 在在均須堵築撫恤且在工人員悉更生手策楞劉統勳鄂容安
 俱駐銅山縣搶築尙恐照料未備已降旨令舒赫德帶同白鍾山
 前赴江南協同辦理可傳諭舒赫德令其實力稽查務使南河積
 弊從此肅清其各屬賑務亦同劉統勳時加體察俾被災窮黎均
 霑實惠步軍統領印務仍遵前旨著雅爾圖署理所有交令查辦
 事件如尙未完亦卽交雅爾圖接辦至白鍾山久任河工一切自
 所素悉前已獲譴復加錄用若不知黽勉出力稍有欺隱使弊端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十六

不能廓除則惟白鍾山是問並令舒赫德傳諭知之○癸酉 上
 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甲戌左都御史梅穀成以年老休
 致○丙子諭策楞等奏銅山縣小店汛七月間溜偏南岸曾經准
 徐道張宏運查勘下埽後溜勢無定至九月初間隄外沙灘全行
 刷去大溜直逼隄根該管同知李焯守備張寶並未及時分報直
 至隄頭坍塌始行具報以致漫溢貽誤疏防罪無可寬請將李焯
 張寶一併革職拏問並請將准徐道張宏運交部嚴加議處遊擊
 張吉解任效力等語銅山南岸隄工潰決前經鄂容安等奏報已
 降旨將李焯張寶革職拏問但該處本非頂衝險工且曾經查勘
 下埽乃該同知等以平日侵蝕既多隄工不能鞏固見奉清查將
 來獲罪必重幸乘水漲遂任其衝決不加搶護意謂卽以誤工革
 職拏問亦事屬因公未必遽正典刑不思歷年之公帑付之波臣

數郡之田廬俱遭蕩析見在堵禦工程糜帑復數十萬是豈尋常
貽誤工程可比若不嚴加治罪何以蔽厥辜而昭國憲李焯張賓
著卽於該工正法使在工人員知所懲戒此皆高斌張師載負恩
徇縱實無可貸但朕究念高斌尚係舊人不忍卽置重典高斌既
得邀恩張師載因並寬宥然國有常刑難朕於法外矜全曲宥亦
不可不使知儆畏著將高斌張師載一同綁赴行刑處所令其目
覩李焯張賓行刑訖再行宣示恩旨釋放使伊二人知罪實自取
而李焯張賓亦知孽由自造雖死無怨也如此處分既以正高斌
等平時負恩玩縱之辜亦以洩下游數郡被災者之恨然朕於伊
二人姑息已甚亦惟高斌施此格外恩耳朕已誤用於前復曲宥
於後將使天下督撫議朕用刑不當朕心實有愧焉今年南河固
屬天災然亦因年來工非實工料無實料遂至於此高斌平時豈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七
不料及第以官至大學士自分眷遇尙優未必卽重治其罪不過
賜子罷斥猶得優游林下安富尊榮舉泛溢巨災皆可置諸度外
居心如此實爲天地鬼神之所不容遂致潰敗決裂一至於此而
議者轉謂高斌節省工程嚴減過刻致使一切隄防舉無足恃爲
此言者非以摘高斌之短亦非欲解高斌之罪不過冀幸接任督
臣爲所搖撼任其浮銷肆行侵蝕耳不知此等不肖之員殿之愈
寬誤工愈甚河工督臣苟能察屬精明豈致爲所欺蔽若更上下
相蒙則將來獲罪必更甚於高斌張師載矣遊擊張吉著革職留
工效力贖罪其參革道員張宏運曾經查勘下埽卽與該工員并
同有責成李焯張賓旣已正法豈可獨使漏網著交策楞等將該
員從前如何督看下埽之處另行查明積參從重治罪策楞富勒
赫俱係新任本無應得之罪著免其交部○諭軍機大臣等劉統

勳等奏籌酌堵閉漫口事宜一摺內稱黃水入湖挾清水東入河
道清江以下河底可冀刷深此亦無聊之極思耳黃水下注洪湖
其流漸緩湖身必且停淤日積下游河底豈能借以刷深治河之
道究以多方設法導歸正溜爲是固不可使湖河併勢又不可急
於堵塞漫口蓋當此波濤猛急苟非正溜順流卽築壩進埽亦止
虛糜工料終屬無益且工料未集何能徒手以禦洪流此時自應
廣爲辦料待水勢稍落相度機宜隨方疏濬使正溜仍歸故道則
堵築之虞奏功亦易著於圖中殊筆畫處開空引河則離南岸頂
衝旣遠去灣取直乘勢而東趨下暢洩使復故道較之從張家馬
路河身迂曲灣繞者似爲便捷可傳諭劉統勳策楞鄂容安令其
悉心籌畫妥協辦理至所奏毛城鋪石林口兩處果能分減大溜
亦權宜補救之一法伊等若詳加斟酌能減大溜無礙正流不妨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七
隨宜疏導至見在該處物料不能充裕豫東二省接濟之處已
諭令蔣炳揚應琨代爲購買可一併傳諭知之○諭銅山縣隄工
潰決已降旨將貽誤工程之同知李焯守備張賓於該工卽行正
法高斌張師載特加曲宥此旨尙未明發可傳諭策楞等將高斌
張師載與李焯張賓一同綁縛詢問高斌等二人有何回奏之語
並詢以河工弊竇叢生以致在在衝決此皆由伊二人平時負恩
徇縱之故久宜自知罪戾及聞銅山隄工漫決亦當恐懼惶悚何
以並無一言竟若全視爲策楞富勒赫之事者然在朕雖已委曲
加恩伊等未必不反謂處之過當也二人有何回奏著卽記明俟
押赴行刑處所令其目覩李焯張賓行刑訖再宣旨仍將伊二人
釋放並問伊二人有何回奏言語一一據實奏聞其明發諭旨俟
一二日後再發若稍露惟策楞是問此旨已到卽先處分尋奏臣

等於二十九日傳齊高斌等一面綁縛一面傳旨詢問高斌張師
 載俱稱分應處死無辭回奏臣等一同押赴隄旁將李焯張賓斬
 決後始傳旨將高斌張師載釋放即問伊有何回奏二人昏迷在
 地醒後奏稱我二人悔已無及此時除感恩圖報心中並無別念
 報聞○丁丑諭各省由立決改監候人犯情罪本重歷次秋審仍
 列入情實上年四十起內未句者二十三人此次已句矣祿一起
 但節次存留監禁將積而愈多且因緩死而屢次綁赴市曹亦非
 所以重刑章也嗣後此項除本年未句人犯下次仍入情實外其
 餘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堂官將招册覆加詳勘其有實在情節可
 寬如弟殿兄斃或果因其兄干犯父母迫於親命或素有瘋疾一
 時病發凡似此類酌量分別敘述案情確加看語請旨即入緩決
 蓋倫常所繫不厭周詳朕於句決册內已再三番量更加一番公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九

同勘酌則情節益明庶協明慎用刑矜恤民命至意著為令○戊
 寅調襄日修為吏部右侍郎彭啓豐為兵部左侍郎○以李因培
 為兵部右侍郎仍署刑部侍郎事○庚辰 上奉 皇太后自遊
 壽山莊回鑾

冬十月壬午朔撥浙江帑銀一百萬兩於南河備用○癸未命河
 南山東湖南各撥米十萬石浙江撥米五萬石於江蘇備賑○甲
 申命江蘇再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備賑○戊子以李清芳為內閣
 學士由詹○庚寅命浙江截留漕糧五萬石充兵匠口糧○壬辰
 命安徽被災州縣照江蘇例銀米兼賑○甲午 上奉 皇太后
 還京師○戊戌撥江南長淮等二衛漕糧五萬石並截留江西米
 十萬石於安徽備賑○庚子命白鍾山以按察使銜協辦南河事
 ○辛丑調吳達善為兵部侍郎蘇章阿為盛京刑部侍郎以世臣

為盛京禮部侍郎由內閣○以楊錫紱為左都御史調胡寶瑛為
 湖南巡撫恆文為山西巡撫以張若震為湖北巡撫唐綬祖為陝
 西布政使蔣洲為山西按察使由陝西漢 ○壬寅諭據舒赫德策
 楞奏稱洪澤湖隄甄石各工坍卸三千餘丈必須修理完整以資
 保障請簡派熟諳工程之大臣酌帶工員速行估計分頭董理等
 語著侍郎嵇璜德爾敏前往會同該總河督辦於六部司員內揀
 選數員帶往差委俱著馳驛其舒赫德從前帶往之司官一併聽
 其通融調度俾工程速竣以收捍衛之益○命江南臬甯等三十
 一州縣衛額賦及舊欠漕糧漕項分別蠲免○甲辰軍機大臣等
 議覆戶部侍郎嵇璜條奏河工事宜一歸仁隄臨河石工宜修查
 歸仁隄分隔睢湖諸水設閘啓閉今黃水漫漲入湖自多塌卸但
 黃河未歸正溜應否施工請交在工大臣查勘一黃河兩岸閘壩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二

宜修查設立閘壩原以分流減水保固隄工應交在工大臣相度
 興修一下河宜設專員經理查下河一帶黃運江防向係淮揚道
 管理今該道既難兼顧或另添道員或就近令兩淮運使兼管請
 交在工大臣定議一堆積土牛之制宜嚴查河工向令夫役積土
 備用原期搶險有資應交河臣嚴飭各廳汛員弁督率夫役隨時
 畚鍤不得於近隄處取土至該侍郎所稱五壩蓄洩及南關等壩
 蓄洩之處應交欽差大臣相度情形悉心經理得旨依議高斌久
 任南河總督惟事姑容受工員欺蔽虧務誤工情狀顯著經朕特
 派劉統勳策楞前往清查而工員等不思侵冒之當釐轉因疑畏
 而解體迨二閘疏虞欽差同總河到工督率堵禦而顧此失彼將
 銅山兵役撤往併力搶修張家馬路隄工竟諉之衰老無能之同
 知守備溜勢南徙尚坐視不報以致潰敗不救靈虹睢宿一帶胥

受其災而二開決口亦不可復塞河徒雖屬天災而人事實相湊合朕之重治高斌之罪者在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高斌在河工二十年專以工務為事習見熟聞孰得孰失其所見究與按圖懸揣者迥異大學士等雖按形勢定議但未身歷其境其於見在情形是否允協尚宜再加詳酌著將此摺交舒赫德等與尹繼善高斌等逐條細閱其是否悉合機宜及此外有無未盡一一指陳高斌身獲重罪凡從前經理不善之處甯無追悔即應就此改圖豈容固執已經誤工不過含糊認罪不能細心參酌冀贖前愆則伊從前居心真不可問且益滋罪戾無可復追矣尹繼善夙任南河胸中自有所見且即伊本任之責務各屏去成見妥協詳酌使黃流淮濱從此順軌安瀾以慰朕懷總之治河貴得機要其詞度止在瞬息之頃即如車邏等壩原以減洩運河漲水而高斌當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三

乾隆十一十二年水盛之時盡力謹守俸俸無事下游更獲豐收遂固執以為已有成效竟可不開而卒以釀成壅潰之患而數年所得實不償此番所失是高斌既誤於前若尹繼善將來鑒於前轍矯枉過正遂以洩水保工為上策而安心以高寶為整則早放車邏等壩可以年年無事而令下游歲歲被災朕必將重治其罪又如浮言咸以開毛城鋪為高斌之罪不知毛城鋪乃自高斌而閉昨劉統勳面奏謂此高斌數年不白之冤益可見浮言之不足信惟身歷者能知之也今又有稱黃河減水諸聞應修是遵開毛城鋪之說耳而不知潮勢既分恐無以刷沙將又有議其後者從來為政不在多言朕因河患宵旰憂勤日召在廷諸臣詳悉講求其欲復黃河故道使北流者既迂遠難行至謂蓄洩宜勤開壩宜固隄宜增海口宜濬則河員足任徒事撿拾空言無難編成

巨帙昔人云議禮如聚訟議河者亦如聚訟嗚嗚不已其無取焉此後仍有以治河奏者必將原摺發還○賞江南河工員弁銀二萬兩○舒赫德奏江南上游州縣冬月以銀折賑下游州縣艱於舟販請以米散給從之○己酉諭向來外省辦理刑名每存姑息之見即有關倫常亦多遷就謂斃由死者率作兇徒以無心架格或兩相湊合用力過猛此婦寺之仁以救人一命為造福究之展轉達部仍歸按律定擬空留此不近理之談而實乖弼教之義甚無謂也近雖降旨訓飭至再至三而積習牢不可破即如山西省陸三傑因所分田產蕩蕩無餘乘父病垂危仍索分田地伊叔陸應唐忿責用小刀扎傷陸三傑額顙陸三傑奪刀回扎致斃胞叔陸應唐悖倫滅理莫此為甚乃該撫本內所敘案情則云陸三傑用刀恐嚇陸應唐搶刀斃命以致扎傷等語是陸應唐反為應死之人矣似此滅絕倫紀之事人人所共憤而仍為委曲捏敘情節承辦之府縣臬司以至該撫亦豈不知陸三傑罪在不宥而習慣自然以書吏取供故套為當然不知改正則實有可矜情節者將致魚目不明矣著嚴飭行嗣後如有似此者刑部即聲明駁正將承審各官從重議處以正倫理而申國憲

十一月壬子朔諭會典館進呈纂修詹事府會典則例多沿襲舊文未加更定詹事府乃東宮僚佐儲貳未建其官原可不設第以翰林敘進之階姑留以備詞臣遷轉地耳古稱建儲為國大計朕酌古進今深知於理勢有所難行載在史冊者姑置弗論即如理密親王富 皇祖聖祖仁皇帝時 聖慈鍾愛初無閒言嗣以東宮既建狎暱匪人陷於失德再致廢黜其先所置宮僚何嘗非一時之選如湯斌即所稱當代醇儒然亦何裨萬一蓋別立宮府則

僚屬多人賢否參雜斷難保其不滋事端夫以聖祖之包含宏
大尙迫於宗社之重必不容可見建儲一事亦如封建井田
固不可行之近世也是以皇考鑒於前事默定宸衷不事建
儲分府惟擇老成宿望大臣如朱軾鄂爾泰福敏張廷玉蔡世遠
等勸讀內廷聖謨深遠慈覆如天朕繼承以來恪遵家法
令皇子等讀書內廷亦惟慎簡師傅俾之薰陶德性讀習經書日
有程課其視出閣就傅有名無實者相去爲何如耶要之豫教固
所當重實亦存乎其人此則蒼穹之敷祐宗社之貽庥景運
靈長有非人力所致者矣會典載春秋進講虛文縟飾甚爲無謂
又如皇太子賀筮論體制當由內閣撰擬乃由詹事府頒發此亦
前明坊局間曹藉以招事示權已耳果爾則賀皇太后皇后表
箋亦當由內務府頒發耶此皆沿襲之謬著該總裁官改正進呈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五

○停藩臬副將慶賀表箋 ○增甘肅牧馬孳生廠地 ○癸丑諭前
令各省督撫保舉堪勝知府人員送部引見其劣者卽行駁回優
者已不次擢用至敕部記名者不過備數充用各省府佐州縣千
有餘員其中惻惻無華者不見知於上司或有十年不調之歎而
庸才倖膺簡缺無他劣蹟督撫亦未免苟且姑容殊非激敘官方
之道其各省同知通判及知州知縣內有本任歷俸十年以上者
該部查明行文該督撫出具考語陸續送部引見著爲例 ○諭軍
機大臣等御史魏涵暉條陳河工效力人員應照各省之例揀選
引見發往所奏甚是南河效力定額百二十員其一切工程則各
有廳員專管卽分防大汛及遇缺委署閒亦需人止須足敷差遣
而已何必如許之多此等人員到工之後自備資斧無所獲利勢
必競爭欺蒙指平爲險惟冀添築工程恣其浮冒是誤工虧帑皆

若輩爲之歷來河臣徂於陋習不察其弊殊不思各省州縣刑名
錢穀頭緒紛繁何嘗不一人兼理未見於正印之外槩委多人紛
紛協辦也嗣後河工亦應照各省之例按其額設員缺陸續酌量
奏請發往以備委署或有緊要工程萬難兼顧必資分辦者亦應
限以數目不得仍前濫請徒使有名無實著傳諭舒赫德劉統勳
策楞尹繼善令其詳悉酌議奏聞尋奏南河效力人員向係任意
收錄雖經減定一百二十人仍屬過多查估驗工程物料應河臣
暨該管道員親身督率修防工程係廳員專責均不應委之效力
人員見在河工額設同知通判及巡檢開官共九十五員效力人
員差遣備用應請以六十人爲率如遇緊要工程數不敷用再請
揀發但效力廳員必明白幹練方收實用嗣後需用同知通判應
飭部於候補及曾任河員內請旨揀發下吏部議尋議河工效力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五

定額江南一百二十員直隸七十員河東六十員人數過多應如
該尙書所奏江南定以六十員直隸亦應裁三十五員河東三十
員均於候補及曾任河員內揀發從之 ○乙卯修先農壇 ○丙
辰諭御史魏涵暉因淮徐等處被水奏請救諭江南鄰省督撫照
舊例留養流民春融資送回籍等語留養流民之法從前曾已行
之不過有名無實轉滋多事且於災民實無裨益導之使輕去其
鄉耳近日巡撫衛哲治已經摺奏故未准行蓋與其留養於異方
何如厚加賑恤使不致流移轉徙之爲愈今年淮徐等處被水朕
疊次降旨多方籌濟裁漕撥餉不惜數百萬帑金加恩撫恤以留
養資送之費計之何啻百分之一二豈有愛焉若以留養資送所
需增爲本地賑濟豈不更需實惠乎且災地賑務俱令該督撫親
行查辦又特派大臣前往督察小民雖一時艱食原可靜待賑濟

其扶攜四出者大率無藉之徒必非安分良民且自山東聞賑而歸者屢遇南來之人此近日間之董邦達而知者夫以災地派委多員挨戶查賑尙恐不能一無遺濫鄰省州縣各有本任應辦事務又何從辨其是否災黎徒令奸民在本地則乘機濶冒及貢送則聚眾強搶去而復返日不暇給而實在被災流民或依傍戚屬或傭工餬口者又必逐一稽留安插於伊等生計益致拘礙此臨政日久閱歷而知之最切者故停止此例魏涵暉原摺著發還並宣諭中外知之○丁巳改直隸文安等三營遊擊爲守備○己未召蘇昌來京以鶴年爲廣東巡撫雙慶爲倉場侍郎由內閣○庚申禁武職任所置產○諭准徐等處瀕湖居民毋侵占湖身○以塔永阿爲內閣學士由鴻臚寺○辛酉命侍郎三和帶通曉測量人員赴江南相度引河○壬戌大學士禮部議覆貴州巡撫定長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三

奏請省士子三科五經缺額二名與乾隆九年酌減定數不符應否定爲三十八名或改歸專經照原議仍取中四十名等語查五經士子果其淹通經術專經尤易見長若無實學惟事勦襲轉滋倖進應如該撫所請嗣後各省五經中額彙行停止所遺額數令該各督撫查明歸入卷多文佳之專經內取中副榜一併照辦從之○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奏增城逆犯王亮臣等家產估變銀四千餘兩爲善後案內衙署兵房之用一摺叛產入官卽以充善後公用自應如此辦理但叛逆重罪大抵皆無藉之徒藉此哄誘愚民誑騙財物或因饑寒切身迫於萬不得已乃鋌而走險今逆犯等家田產既有四千餘金以中人之產計之尙可爲溫飽之家何至相率作賊耶此案辦理固無可疑而案犯挾仇誣扳承審官以事關重大不敢遽爲昭雪因而波及無辜亦事之所有惟

在該督撫等詳悉體察耳封疆大吏除暴安良是其專責儻有叛逆斷不可不辦朕非惡聞其事特以案情既重承辦官員尤宜加意詳慎若意在根求而或不免於株累則於整頓地方之道失之遠矣近年江廣閩粵皆有此等案件閱班第摺因念及此可通行傳諭各督撫知之○壬申命貴州苗疆地方停止會哨○以奉寬爲內閣學士由詹○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等奏準噶爾爾伯特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等率所部三千餘戶來降暫駐於額克阿喇勒遣使相聞已將軍營豫備各遊牧之兵調遣防範朕觀車凌等來降似非匪測何也達瓦齊與訥默庫濟爾噶爾構兵不已俱令車凌等相助兩家勝敗既難豫定卽幸而所從者勝亦仍受其約束自不若歸降大國冀得安生伊等既經來至邊卡將情事實告應卽令其入內休息可速傳諭成衮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三

扎布卽遣軍營明白歷練大員前往曉諭告以爾等率眾投誠業經奏聞大皇帝大皇帝念爾等俱準噶爾台吉大員率領部眾輸誠向化甚可嘉憫今所駐額克阿喇勒乃我邊卡外地儻有追兵至此未便應援或有所失朕心深爲不忍卽可移入卡內駐紮今冬將軍成衮扎布來京伊等自必懇求赴京瞻仰朕躬卽將車凌車凌烏巴什及其頭目酌帶數人同來從前準噶爾台吉阿喇布坦丹濟拉等投誠俱封以顯爵優加賞賚其宰桑及部落人等皆授官分產至今安居樂業伊等入見後朕自格外加恩此時先令成衮扎布動用官項牛羊賞給伊等以爲接濟其駐牧處所另行酌定至準噶爾素稱狡詐固宜派兵防範但伊等天性好疑亦不可啓其猜嫌儻車凌等願留卡外居住我雖豫備無庸宣露若已入卡內則更無可疑不須過爲防範今特遣侍郎玉保馳驛前往

並加恩將朕所用元狐帽賞給車凌車凌烏巴什各一頂端罩各一件成衮扎布可即遵旨辦理又諭朕聞準噶爾小車凌端多布之孫訥默庫濟爾噶爾與達瓦齊互相征戰是以台吉車凌等率所部來降可寄信問薩喇訥默庫濟爾噶爾是否即係小車凌端多布之孫其識見力量果否能與達瓦齊相持並令將伊知車凌車凌烏巴什之處明白具奏○實授楊應琚山東巡撫○戊寅賞江南堵築決口兵丁一月餉銀○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張若震以擢授巡撫具摺謝恩並請陞見已於摺內批諭令其不必來京即赴新任矣張若震久歷外任於吏治尙能熟練且各省藩司中黃俸之深亦無有過之者湖北巡撫缺出一時不得其人是以特加擢用耳此番擢用雖出於伊之望外但朕於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決不因其爲張廷玉之姪而遂稍存意見不加倚任然張若震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元

若因此而妄自滿假又或自揣才分得此已足以爲外而總督內而尙書大學士非所敢望遂一切模稜了事以爲保守官職之計則將來獲罪更重此等均不能逃朕洞鑒張若震當益加奮勉國家恩澤必當善爲承受亦即以勉圖報效之地也可再傳諭張若震知之
十二月壬午許武職赴任借支養廉○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向來治河有用混江龍之法臣工中屢有以此爲言者且謂新輔亦會用之朕意前人雖有此法恐亦紙上空談未必實能奏效株守陳編者或見爲新奇可喜耳尙書蔣溥又稱明人亦云混江龍殊不可行前河臣靳輔疏濬河淤之鐵埽帚似較便捷其法於二里半一墩每墩一船船尾各繫鐵埽帚二令河兵往來疏刷等語是以二里半之長以河面兩岸相距之廣僅船二隻而一月又僅有三

上之期彼弁兵之用力與否尙難期必豈能望其一律深通看來亦未必大有裨益即如今日普福摺內以泰州之斗龍王家二港見在於凌委黃浦等處混江龍前往分頭疏導漸獲通流此以施之於支河小港或易於見功非所論於挾沙奔注之黃河也但亦不妨姑一試之試之而效固爲有益即行之無效亦非有大損不若開濬黃河北流故道諸說之迂遠難行也且橋璜亦主此議著傳諭舒赫德等於合龍後諸事告竣會同奉命諸人查勘混江龍鐵埽帚之法均不妨試一行之其適用與否不過一二日即可立見如不可行亦可釋羣疑而息異論矣再北岸大引河見在已告成未並近日埽工情形若何仍不時據實奏聞以慰懸念尋舒赫德等奏連日進埽大溜一半回趨正河進行迅速已開放北岸大引河更無阻滯得旨欣慰覽之劉統勳等奏試放混江龍鐵埽帚往來多時僅刷深寸許黃河急流奔注旋旋於斷難恃此深通得旨足見浮言無資實濟然不如此試看其執書以說者猶以爲可行也○丁亥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孫嘉淦卒遠疏聞諭孫嘉淦老成端謹學問淵醇宣力有年勤勞懋著前因患病即遣太醫調治並命皇子前往看視尙冀速痊今聞溘逝深爲軫悼著派散秩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一千兩辦理喪務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奉祭葬諡文定○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奏稱準噶爾宰桑瑪木特來追車凌既經阻止復強入我邊卡其後噶勒藏多爾濟等又有來追之信已就近調遣豫備兵丁先以理曉示再爲相機辦理等語所辦尙合機宜但準噶爾人等若遵行和好應在卡外聲明緣由靜候處置乃我卡上人等阻止瑪木特並不遵行直入內地是太輕視我兵加入無人之境矣不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元

若因此而妄自滿假又或自揣才分得此已足以爲外而總督內而尙書大學士非所敢望遂一切模稜了事以爲保守官職之計則將來獲罪更重此等均不能逃朕洞鑒張若震當益加奮勉國家恩澤必當善爲承受亦即以勉圖報效之地也可再傳諭張若震知之
十二月壬午許武職赴任借支養廉○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向來治河有用混江龍之法臣工中屢有以此爲言者且謂新輔亦會用之朕意前人雖有此法恐亦紙上空談未必實能奏效株守陳編者或見爲新奇可喜耳尙書蔣溥又稱明人亦云混江龍殊不可行前河臣靳輔疏濬河淤之鐵埽帚似較便捷其法於二里半一墩每墩一船船尾各繫鐵埽帚二令河兵往來疏刷等語是以二里半之長以河面兩岸相距之廣僅船二隻而一月又僅有三

惟國家大體攸關亦眾喀爾喀部落聲名所繫理應相機擒剿又何必以和好爲言夫卡座乃邊陲定界彼此不可相踰今瑪木特既直入無懼儻仍聽其自行回巢則將來準夷得志必至漸生覬覦出入無忌近日準夷內亂堂堂天朝固不肯乘釁發兵攻取若窮蹙之人來降朕爲其主豈忍不容留養育使車凌等在卡外爲瑪木特追及尙可不必要往援今已入卡而瑪木特冒昧恃強儼然挑釁豈可輕縱成表扎布等既經派兵策應伊等或知斂迹尙可徐觀動靜儻恣肆妄行自當以逆待勞盡爲勦絕且瑪木特帶兵二百直入之時若果卽爲擒獲羈候則續來之人自不敢逞此時作何辦理速行具奏侍郎玉保頗悉準夷情事著在參贊大臣上會同將軍等相機酌辦前鋒統領努三散秩大臣薩喇爾並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行走速行前往協同辦理○命尙書舒赫德赴鄂爾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元

未曾擒剿於前又不能迫逐於後視同烏有殊爲駭異達清阿見駐邊卡近地何不相機辦理夫邊卡如門戶然豈容闖入今瑪木特又經回巢聽其出入不加懲創可乎此時準夷內亂之秋尙如此恣肆數載後或養精蓄銳侵犯邊卡其何以保我喀爾喀耶達清阿等既會領兵防範卽著迅速前往或以計取或以力攻若不能擒獲瑪木特伊尙何顏復返其駐防烏里雅蘇台著烏勒登前往至成表扎布於瑪木特出入之際並未籌及擒剿方略然則將軍職掌但須查取信息據文奏報已乎著嚴行申飭令尙書舒赫德前往軍營一應機宜與伊等商酌辦理○丙申江南張家馬路及邵伯湖二閘決口同日合龍○己亥命哈密賽巴什達里雅回子每年屯田穀石全行賞給○調德爾格爲盛京兵部侍郎卡塔海爲盛京戶部侍郎○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永常奏稱準夷貿易之期將屆請仍舊暫爲官辦照例動帑豫備等語看來可不必先期豫備此時達瓦齊與訥默庫濟爾噶爾彼此搆兵應無暇計及貿易但夷人有利必趨或仍循往例遣使前來哈密亦未可定可傳諭永常令其卽行卻回並曉以從前加恩噶爾丹策零是以准其按年貿易嗣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暨喇嘛達爾扎乃噶爾丹策零之子今達瓦齊非其族類且由弒奪而得又並未遣使請安何得仍循往例况近日瑪木特前來北路闖入邊卡繼復畏罪逃回覓在遣人前往究問若達瓦齊知犯界非理縛獻自贖並遣使奏明或可仍准貿易此時不當遽許如來使不肯卽回宛轉求請卽應剴切曉諭俾知恩不可以倖邀儻在邊生事卽與賊人犯境無異自當相機擒捕不得聽其猖獗著傳諭永常妥協辦理務合機宜可也○調蘇章阿爲盛京工部侍郎吳拜爲盛京刑部侍郎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

三

郎○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奏稱河工虧空各案該參員等因虧空數多思圖狡展應道抵款項多有牽混見在按款研鞠等語看來此又係尹繼善舊習未除不覺自然流露矣河員虧空總以一年為限如限內不完即行正法從前所降諭旨甚明其款項細瑣舉所不論尹繼善指內故用狡展牽混等字樣以見其查辦甚嚴而實則為虧空各員豫存地步不過欲一年限滿時仍以牽混未清未便即行正法搪塞耳此等伎倆伊自問豈能於朕前嘗試耶伊如欲為該參員等狡展惟肯以一己之首領代之則亦聽其自為計耳前者高斌張師載陪鄉河干未即正法看此光景將來必至以見任總河真之重典而後已耶南河惡習至此不加顯戮何能痛革朕辦理庶政言出法隨務在必行著傳諭尹繼善令其知所自處再所有各參員內如防範不能嚴密或有畏罪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三

自戕冀避憲典者尹繼善即欲覲顏見朕其可得乎此處向已嚴諭策榜令其轉告新任今策榜之責已卸不知曾告尹繼善否耶亦令據實具奏尋奏虧空各案自當依限嚴追各參員不使畏罪自戕之旨前策榜於臣到江時已詳悉告知見俱派妥役看守仍不時密察報聞○己酉欽差尚書劉統勳等奏查勘黃河入海巨套據沿海兵民稱海口舊在雲梯關近因海水漸退河身兩岸生淤增長百餘里臣等查巨套均在七曲港之上巨一里十巨僅十里套則七八里十里不等十巨去海口甚遠河流通塞與增巨無涉即十套之下河身數十里分流入海亦無阻遏無庸疏濬報聞○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七萬八千二百五十九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二千九百二萬八百二十四石三斗六升九合三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年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馥恭校

乾隆十九年甲戌春正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朕閱成衮扎布與達清阿所奏二人意見彼此不合夫為將軍者必須和上下一眾志然後指麾士卒可冀致身奮勉有獲罪者將軍難免其咎有樹績者將軍功居首列至參贊佐理將軍亦關緊要見在達清阿一人帶兵駐紮烏里雅蘇台其職甚重若一切事務必待將軍指麾而行何事不誤準噶爾追逐車凌入卡復出一事伊等前後辦理不合大失機宜奉到訓飭之旨又復互相推諉希圖輕卸已罪尤屬不合成衮扎布等措置失宜其過尚小若將軍參贊不合各執意見以致誤公倘復成何事體伊等誠能覺悟前非諸務勇往和衷共濟以期成事則功罪相抵朕宥或加恩寬宥如不能遵奉諭旨奮力自贖則獲罪益深矣此時達清阿業經帶領烏里雅蘇台之兵起程尚屬勇往然達清阿車木楚克扎布等恐不能相機籌辦著薩喇爾仍速行前往烏梁海查明辦理○戊午裁盛京牧廠正副總管歸翼長管理○丙寅調周人驥為浙江布政使以湯聘為湖南布政使由辰沅永靖道遷○庚午諭前經降旨禮部頒發僧道牒照復令各督撫歲終將所減實數據實奏聞此原欲敲游手為良農略示沙汰之意耳乃十餘年來各省奏報不過具文從事且若輩即盡令歸農安得餘田而與之轉不免無藉為匪耳據實嚴查或致滋擾有名無實甚屬無謂此綜理日久所悉正不必襲復古關邪之迹也著停止○辛未增修江南銅山縣月隄○壬申命廣東詹州萬州官員准五年報滿○丁丑欽差尚書舒赫德等奏參

贊大臣達清阿往擊擄入邊卡之賊瑪木特先遣侍衛齊克慎家
固勒等偵探信息於正月十六日遣人誘至瑪木特達清阿設計
令護軍校德明侍衛布雲布等於瑪木特來路安設二卡守候令
公密什克護軍伊靈阿等各帶領馬步兵埋伏齊克慎等帶領瑪
木特在薩拉克布拉克邊卡之外引至達清阿住處遂將瑪木特等
三十五人悉行擒獲臣等查問明白即行押送赴京但瑪木特係
準噶爾守界之人被我兵擒獲伊等不知瑪木特擅入邊卡情由
或遣人索取亦未可定見令烏勒登將原帶兵五百名在邊卡附
近緊要地方防範將達清阿等撤回得旨從前降旨原令達清阿
領兵前往詢問瑪木特入卡情由應以理責其入卡之罪僅呼之
不至或至而心懷不服有所抗拒即以兵丁擒擊今但遣一使曉
諭而瑪木特即親身前來並無抗拒情形達清阿設計誘擒辦理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年 二
非是且蒙古人內名瑪木特者甚多並不詢其孰假孰真更極舛
錯達清阿著來京候旨瑪木特恭順聽命著從寬免其從前冒昧
入卡之罪賞給盤費釋放回巢○戊寅命四川錢局復設舊爐七
座○己卯命革除廣西鎮安府土司役田陋規○以沈廷芳為河
南按察使由山東登萊青道遷
二月壬午諭南巡閱視高堰毋增建行官○癸未李因培以徇私
革職以于敏中為兵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甲申以努三為北路參
贊大臣○乙酉諭湖廣總督開泰奏截取舉人李兆龍看其年力
不特不堪知縣之任即改補教職並恐難司訓迪已勒令休致咨
部等語知縣為舉人應選之缺其有衰邁濫竽者自應慎重甄別
但改補教職已屬降等如改教後該員自委投閒志氣頹墮原可
隨時咨參即其始尚堪訓士而遇俸滿及大計時量其年力更衰

不妨再令休致今開泰於截取之日未試以教職即行淘汰雖曰
加意甄別然若輩讀書上進即年力才分各有所限而窮年苦志
竟不獲一登仕版揆諸情理未免過當此正所謂過猶不及也朕
綜理庶政務在持平未嘗稍有畸重畸輕之見若各督撫見有開
泰此奏轉相倣效則又非造就人材之本意矣可通行傳諭知之
李兆龍既不勝知縣之任仍著以教職用○己丑諭軍機大臣等
舒赫德等奏稱烏勒登呈報準噶爾之扎努噶爾布遣人移咨伊
等烏勒登回稱爾等內亂難以容身爾達瓦齊如果遣使請平定
準噶爾聖主必然惻念照所請行爾等方可永遠安生如果遣使
毋再遲滯等語又奏成衮扎布等致書達瓦齊以數年未斷兵旅
皇上常憫然憐念見在爾又為台吉自此可享太平爾等杜爾伯
特台吉等因慕聖君仁化投降爾等扎哈沁瑪木特及烏梁海宰
桑得木齊瑚圖克等率眾追入邊卡因此我已遣人將瑪木特等
查擊爾等之扎努噶爾布反謂為何將瑪木特設法擊獲夫我不
遣兵第設法擊獲者特以罪在瑪木特一人與眾無涉如復遣兵
爾等必又謾言大兵來討妄自驚亂且使無辜受傷如此酌辦行
文等語此事前後辦理殊覺礙礙瑪木特雖宜擊獲但不應用計
誘擒其扎努噶爾布帶兵五千越嶺阻截車凌等及達瓦齊見為
台吉等語皆不可信烏勒登不審虛實即與伊使者言達瓦齊如
欲遣使投降天朝必與伊恩典亦屬太過成衮扎布等並不酌計
即咨行回文又太懦弱如此豈不令準噶爾人等笑我處無人乎
爾等將此急速移咨玉保備準噶爾瑪木特尚未釋放可在瑪木
特前將烏勒登呈報扎努噶爾布所寄之信烏勒登回答之言成
衮扎布寄與達瓦齊之書伊已一一奏聞皇上洞鑒一切知爾等

皆因準噶爾內亂互相戕害值我大國未即加兵之際聲言如此以欺我駐邊將軍大臣而已豈知我大國之例伐有罪而撫善良他人被逼來降斷無不留養之理乘人亂而急稱兵無是理也爾處之人如有來降者在爾境內或可追迫我之邊卡斷不可入嗣後爾等惟當在遊牧處安靜守法儻不嚴束爾等屬下之人有妄入我之卡者一有所獲即行正法決不寬貸此因誘汝擒執故釋放遣回爾等如有傳喚不來或擊獲抗禦者必嚴加懲治斷不釋放再阿爾台邊境地方原不許人居住今將邊境分晰明白另行經畫如此明白曉諭瑪木特知之若此時已將瑪木特釋放玉保可即親赴邊卡遣人將瑪木特喚回宣旨曉諭並傳諭舒赫德等知之○諭薩喇爾領兵前往科布多地方擒獲準噶爾烏梁海得木齊扎木參收凌伯克博羅特等努三亦將得木齊瑚圖克擒獲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年 四

薩喇爾感戴朕恩遵奉指示領兵前往烏梁海擒獲扎木參等無忝任使甚屬可嘉若如達清阿誘擒瑪木特則甚虧大國體統矣薩喇爾著加恩補授內大臣努三去時原有畏葸之意曾降旨訓飭此次擒拿瑚圖克尙屬奮勉自可寬宥前愆貝勒額琳沁公恭格敦丹車登薩木丕勒等協同效力亦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庚寅舒赫德等奏正月二十五日薩喇爾努三等擊獲擅入邊卡之烏梁海得木齊扎木參瑚圖克等於三十日解至大營臣等即交與侍衛陽格等解送京師於二月初一日自扎布堪起程得旨舒赫德所辦甚屬錯謬前者瑪木特乃係達清阿誘執並非兵力所擒是以朕施恩放回若達清阿亦如薩喇爾等奮勉前進擊獲瑪木特亦無放回之理今扎木參瑚圖克既被我擒豈得與瑪木特一體辦理舒赫德見不及此謬誤已極朕實不意舒赫德竟至

如此朕甚愧之薩喇爾見在科布多地方守候收服烏梁海等信息甚為得當而舒赫德等又命薩喇爾能服烏梁海則服之儻事機未甚順利不必勉強如此責成使人何以遵行朕信任舒赫德而伊反豫存畏葸之心諸凡怯餒而又牽制於成衮扎布朕實不解今伊等以為答書達瓦齊即解人疑可以罷兵一面遣人收服烏梁海不知掩耳盜鈴非徒不解人疑適足貽誚於人耳朕今遣兆惠往迎扎木參瑚圖克傳諭伊等妄進邊卡之罪無可寬宥即將扎木參等解回軍營牢固監禁俟烏梁海事定再行請旨辦理如有逃脫等事惟舒赫德成衮扎布等是問○壬辰 上啓鑾謁

東陵○乙未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回鑾○丙申諭張泰開將鄒一桂之子保舉舉正顯係瞻徇已降旨交部嚴加議處鄒一桂之子若出自他人保舉容可諉為不知張泰開既係同官日與共事豈有不知之理鄒一桂自應一併交部議處著吏部詢問察議具奏○丁酉免追岳鍾琪子岳濬未完銀兩○命軍營領兵大臣專摺奏事○戊戌諭據舒赫德等奏準噶爾達瓦齊復作台吉烏梁海等不願歸順一時難以收服已令薩喇爾暫駐卓克索地方宣揚兵勢另籌辦理等語舒赫德等前後所奏情形竟未喻辦理此事之旨朕不解舒赫德何以至此前令將烏梁海收降招服者非因達瓦齊訥默庫濟爾噶爾彼此構釁乘亂而始辦也特因烏梁海等追逐車凌直入我卡若不懲治必致肆意妄行且烏梁海等亦緣近處阿爾台之內故得侵犯我卡若驅之於阿爾台之外雖欲侵犯豈能猝至是以令於此時或許歸降或行驅逐一經辦定於地方長久有益原與達瓦齊之復作台吉與否全無關係無論此時達瓦齊與訥

默庫濟爾噶爾內亂之時即使噶爾丹策零尚在遇此機會亦當
為廓清地方從長辦理更有何疑朕曾降旨軍營將軍大臣毋得
偏執己意致令薩喇爾辦理周章今觀此奏豈非故掣其肘乎若
謂薩喇爾馬力疲乏即令其在駐紮處暫為休息未始不可達瓦
齊復作台吉之處何必齒及此尤朕所不解也再瑪木特已經釋
放伊若感恩自必來歸如不歸誠必將此事告知伊台吉其台吉
豈肯晏然即已勢必遣使前來索取逃人車凌等彼時非發兵征
討更無善策在舒赫德等以為既將瑪木特釋放若扎木參等亦
照此釋放便可無事獨不思堂堂天朝有如此辦理之法乎今準
夷正值力弱舒赫德尚如此畏怯若遇彼猖獗時伊等不過歸入
喀爾喀一籌莫展而已俟烏梁海辦竣之後瑪木特若不來歸亦
必一律辦理今應如何防範瑪木特之處亦宜豫為留心此時惟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 六
遵朕屢次所降諭旨飭諭薩喇爾悉心妥辦舒赫德儘再行從中
阻撓決不寬恕其罪○庚子禮部議覆福建巡撫陳宏謀奏蘇祿
國蘇老丹嘛喊味安柔律隣遣使附搭閩人楊大成船隻入貢等
語查該國於雍正五年始奉表通貢至乾隆七年復修貢職茲該
國王遣使嘑獨萬渣喇等齎捧表文方物來閩應如所請給夫馬
勘合委員伴送來京所帶土產貨物聽該夷照例貿易免徵關稅
惟查該國以楊大成列為副使楊大成即武舉楊廷魁緣事被斥
復藉出洋貿易冒充該國副使若不嚴加懲儆恐內地民人習以
為常出洋滋事不應如該撫所題僅交原籍管束請照例改發黑
龍江充當苦差並行文該督撫知照該國王嗣後凡內地人在洋買
易之人不得令承充正副使至該國王願以地土丁戶編入天朝
圖籍伏思我朝統御中外荒夷向化該國土地人民久在薄海臣

服之內該國王懇請來年專使齎送圖籍之處應毋庸議從之○
辛丑諭吏部議張泰開鄒一桂均予以降調甚屬徇庇蓋二人罪
不同科如該部嚴詢鄒一桂果有請屬情弊則二人之罪豈降調
斥革所可了事今既稱止於不行阻止則其罪自應分輕重且張
泰開之心以按例保舉朕未必即知其為鄒一桂之子故朦朧薦
剋瞻徇行私此而不罰則黨援門戶之漸將自此啓是以特令嚴
加議處今該部之議所謂嚴者何在且既為二人開脫又俱議以
降調朕能聽大臣之曲庇專擅乎此本擲還另議吏部堂官著交
都察院嚴察議奏尋議署吏部尚書楊錫紱侍郎鄂彌達歸宣光
慧中裘日修均應照溺職例革職鄒一桂照不應重私罪例降三級調用
議張泰開照溺職例革職鄒一桂著降三級從寬留任○癸卯召策楞
得旨張泰開著革職鄒一桂著降三級從寬留任○癸卯召策楞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 七
來京○甲辰 上還京師○己酉命策楞赴軍營
三月辛亥朔 上幸履親王第觀 定太妃疾○召顧琮來京以
白鍾山為河東河道總督○壬子諭據舒赫德奏稱準噶爾烏梁
海等已遠過唐努山徙至俄羅斯接壤地方居住再阿睦爾撒納
與達瓦齊構贊阿睦爾撒納同訥默庫等俱欲前來投順見在阿
爾台雪大阿睦爾撒納未得前來等語烏梁海等見在被逐在阿
爾台以外而又遇堵禦來投之阿睦爾撒納無處容身前往潛避
至唐努山阿勒坦諾爾等處已屬窮困烏梁海人惟恐令伊遷徙
耳今如准其投順後每年進貢減半不令遷徙自必傾心歸順前
已降旨令薩喇爾辦理著將此旨仍交與薩喇爾等遵照曉諭妥
協辦理○以徐以烜為禮部侍郎由內閣○癸丑以程景伊為內
閣學士由詹○丙辰命侍郎兆惠協理軍營事務舒赫德成衮扎

布薩喇爾來京面諭旨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管理喀爾喀兵丁事務貝子車木楚克扎布公齊旺隨同策楞辦事○免黑龍江莊丁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十八年舊欠穀石○庚申諭據黃廷桂奏提督岳鍾琪因逆匪陳現一案發覺力疾前赴重慶督緝要犯擒獲過半始行回蜀中途病故等語岳鍾琪宣力有年勞績懋著茲以督緝匪犯力疾親往奮勉可嘉患病溢逝深為悼惜前伊子岳濬巡撫任內應完庫項不敷銀四千九百餘兩已降旨加恩免其追繳其已經抵交估變之產著再加恩悉予給還所有應得卹典仍著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襄勤○癸亥慧中以年老休致以蘇昌為吏部右侍郎原任廣東巡撫○丙寅以金德瑛為內閣學士由大常寺卿遷○丁卯 上幸南苑行圍○戊辰命北路軍營仍駐烏里雅蘇台○甲戌軍機大臣等遵旨議奏凡有事於 園丘 方澤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年 八

祈穀 粵祭應陪祀各官向例於前期四日齊集午門外聽宣敕諭行之日久徒存具文嗣後請令在京大小各衙門赴內閣恭錄敕諭製牌繕寫敬謹收貯每遇 兩郊大祀於致齋日期敬謹安設俾仰瞻之下時懷恪虔較之宣讀一過更為親切其宣讀敕諭儀注即可停止得旨是○乙亥 上親耕藉田○丁丑諭八旗奴僕受國家之恩百有餘年邇來生齒甚繁不得不酌為辦理是以經朕降旨將京城八旗漢軍人等聽其散處願為民者准其為民見在遵照辦理至各省駐防漢軍人等並未辦及亦應照此辦理令其各得生計所遺之缺將京城滿洲派往而京城滿洲亦得稍為疏通矣著交總督喀爾吉善會同福州將軍新柱將彼處漢軍人等或亦照京城漢軍之例各聽其散處經營或將軍標綠旗營兵缺出將伊等轉補所出之缺即將京城滿洲兵派往頂補則

京城滿洲既得以疏通而本處漢軍等於生計之道亦得自由誠為兩便著喀爾吉善新柱熟籌妥議具奏

夏四月庚辰朔諭尚書劉統勳汪由敦總督方觀承鄂容安喀爾吉善開泰永常黃廷桂碩色宣力中外夙夜靖共嘉乃純勤宜加顯秩劉統勳汪由敦俱著加太子太傅方觀承喀爾吉善黃廷桂俱著加太子太保鄂容安開泰俱著加太子少傅永常碩色俱著加太子少保○諭軍機大臣等來降台吉車凌等一百六十餘人各求前赴熱河瞻仰朕躬但此內有台吉色布騰見在軍營辦理招服烏梁海事台吉色布騰人明白有才具朕早知之著於今年暫留軍營辦事令在參贊上行走俟明年朕巡幸木蘭之時令伊再來至車凌烏巴什等遵旨於所屬人內選兵二百名令宰桑和通瑪什等率領俱交與色布騰帶赴軍營調遣○辛巳命王府不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年 九

得罰護衛官員俸○戊子 皇后行躬桑禮○庚寅諭舒赫德等奏覆調遣額林沁格勒克巴木丕勒往達清阿隊內額林沁前至波爾霍濟因散疾告存格勒克巴木丕勒前至西爾哈戈壁以內地方告存奉諭查訊緣由而伊等實無可置辨但格勒克巴木丕勒在薩喇爾隊始終奮勉額林沁同勢三擒擊瑚圖克亦為奮勉懇請贖罪等語舒赫德成衮扎布此奏甚屬錯謬朕前此因二人調往達清阿隊內未經前往是以降旨將額林沁革去貝勒仍給公爵格勒克巴木丕勒罰俸三年此亦因係糊塗蒙古非內地人員可比是以格外寬貸伊等若係內地之人必且明正典刑豈有如是結局之理乎且此事舒赫德成衮扎布早應參奏參奏後或治罪或寬免皆在朕耳乃竟為姑容及朕飭令查問又指稱二人奮勉之處代為奏請贖罪試思軍務獲罪豈有准贖之例乎今正

值軍與有事賞罰嚴明之時伊等屢屢蒙昧姑息朕竟不知何故且成哀扎布自授將軍以來辦理諸務委靡懦弱致使喀爾喀等藐視眾志不服夫定邊左副將軍之職初係由內廷大臣中簡放前因額駙策凌人明白勤勉特授為定邊左副將軍額駙歿後朕以成哀扎布人尚去得又已撤兵即令居此職辦軍營事務見值有事之秋非懦弱所能勝任成哀扎布著授為喀爾喀副將軍效力贖罪伊若能改過事定之時將伊仍復補授或由他喀爾喀之中簡放臨時朕另降諭旨今成哀扎布業經革去將軍即應銷其以前錯辦之罪著從寬免其交部○以策楞為定邊左副將軍○辛卯召班第來京以楊應琚署兩廣總督郭一裕署山東巡撫調彭家屏為江蘇布政使以納世通為雲南布政使○甲午 上詣黑龍潭祈雨○丁酉諭舒赫德此次差往軍營辦理一切錯謬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 十

從前行文準噶爾達瓦齊一事自應奏聞請旨遵行乃一面具奏一面即行擅發甚屬錯誤會將應行察議之處暫令存記今令伊查奏原任貝勒額林沁公格勒克巴木丕勒未至調遣地方一案伊等公然為之奏請寬免此等奏調遲誤之罪軍務攸關豈得因其會效微勞即從寬宥乎况此原係應行查參之事乃並未參奏已屬寬縱及朕諭令查奏復巧為開脫舛錯已極著交部將伊前次存記之案一併嚴察議奏尋議革職得旨舒赫德著將從前所有加級紀錄盡行銷去從寬免其革職○己亥 上詣 黑龍潭祈雨○壬寅命國子監學正學錄等官照內閣中書例考試○丙午以都統德甯為北路參贊大臣○己酉改江西贛州府屬甯都縣為直隸州轄瑞金石城二縣○改江南蘇松鎮右營等五營遊擊為都司○江西巡撫范時綬奏請飭部定議通行各省嚴禁私

錢得旨不但各省不必即汝江省亦尚在可緩之事使官錢充裕何必使私錢若不充裕並此私錢亦不令使則民將使何物大凡錢之一事越辦理越見貴今直隸不辦理而惟查囤積乃大減價於前若不查囤積及私鑄私銷而惟禁私錢是不治其本而治末之見大不可者

閏四月庚戌朔賜莊培因等二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庚申冊封貴人戴佳氏為 忻嬪○壬戌命蒙古侍衛巴雅爾赴直隸順德府祈雨○甲子諭我內扎薩克與外四部落及眾喀爾喀扎薩克地方各按旗分部設立正副盟長管理遊牧事務今將新來投誠之厄魯特台吉車凌等帶來戶口俱編設旗分佐領既與內扎薩克喀爾喀扎薩克等相同應將車凌授為盟長車凌烏巴什授為副盟長台吉色布騰協辦盟長事務其盟會著賜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 十一

名為杜爾伯特賽音濟雅哈圖部落○撥部庫銀十萬兩交熱河備賞○丁卯議政大臣等議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等奏浙省海塘見在沙漲每日兩潮並不到塘與塘工無礙無須道員專管應如所請將海防道裁汰仁和海鹽平湖三縣塘工歸併杭嘉湖道兼管蕭山山陰會稽三縣塘工歸併甯紹台道兼管從之○己巳高堰隄成○辛未厄魯特台吉色布騰入覲命大學士公傅恆至張家口傳旨迎勞加封貝勒○壬申京師雨

五月辛巳調吳士端為貴州布政使以史奕昂署甘肅布政使○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常奏準噶爾夷使已抵橋灣見在即可入關且據該夷使言於起程時業已派出貿易頭目亦於六月間可到等語從前準夷部落准其通貿易原係加恩噶爾丹策零其後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喇嘛達爾扎繼立因係噶爾丹策零

之子孫是以仍前辦理至達瓦齊篡立則係伊之僕屬矣今伊貢使前來若仍前相待我朝當全盛之時國體攸關不應委曲從事以示弱於外夷若少示貶損準夷素性猜疑陰懷叵測將來必致構釁滋事不得不先為防範况伊部落數年以來內亂相尋又與哈薩克為難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定必將故智復萌然後備禦倉卒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况伊之宗族車凌車凌烏巴什等率眾投誠至萬有餘人亦當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機不可失明歲擬欲兩路進兵直抵伊犁即將車凌等分駐遊牧眾建以分其勢此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所有明歲軍興一應糧餉兵丁馬駝均應豫為籌畫其西路所調兵丁約需二萬此內欲撥甘涼綠旗兵八千及西甯涼莊西安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以及新降厄魯特兵共合三萬之數如此辦理似已足敷調遣或有另行辦理之道著永常詳細籌議速行具摺馳奏候朕酌定將來十月內朕另降諭旨令永常策楞等來京將一應機宜面加訓諭至陝甘見辦軍需鄂樂舜恐不能辦理裕如已特派鄂昌前往並令史奕昂署理甘藩以資協助可一併傳諭知之○甲申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恭詣盛京展謁 祖陵啓鑾○乙酉免經過直隸奉天地方額賦十分之三○庚寅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諭杜爾伯特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等皆準噶爾渠帥嚮慕德化率領萬眾傾心來歸甚屬可嘉應施恩賞給封號以示懷柔至意其台吉車凌封為親王車凌烏巴什封為郡王車凌孟克色布騰封為貝勒孟克特穆爾拜音珠爾根敦封為貝子巴圖孟克瑪什巴圖封為公達什敦多卜恭沙喇巴爾封為頭等台吉均授為扎薩克其所部人

戶如何編次旗分佐領補放官職之處俱已降旨令玉保麒麟保等辦理著該部照例遵行車凌等受朕厚恩務將所屬人等約束教養安分謀生果能仰副朕心遵循訓旨則永沐朕恩於無既矣慎之勿忘○壬辰以厄魯特公巴圖孟克為北路參贊大臣瑪什巴圖為西路參贊大臣○癸巳理藩院尚書納延泰等帶領達瓦齊使臣敦多克進見 上曰汝台吉達瓦齊之事朕已盡知今遣汝來一切推誠實言為是今乃以欲如噶爾丹策零闖揚黃教安輯羣生等語入奏殊屬無謂達瓦齊弒噶爾丹策零之子喇嘛達爾扎奪取台吉之位又與訥默庫濟爾噶爾等構釁糜爛準部生靈又將喇嘛等破戒還俗有如此闢揚法教安輯羣生者乎從前喇嘛達爾扎殺其弟而代之朕即不以為是然以彼終係噶爾丹策零之子是以弗替舊恩今達瓦齊殘害喇嘛達爾扎奪其基業是噶爾丹策零之仇讎也又安得以法教羣生為詞乎又云欲為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等遣人赴西方念經從前喇嘛達爾扎奏請遣人赴西方朕尚未允行今反允達瓦齊之請乎諒達瓦齊亦知所奏難行一則自占身分欲照前例通行貿易二則遣使請安藉此窺探意指若允其請漸且奏請別事顯係如此嘗試伊若推誠祈恩或可再議若似此狡飾具奏於伊事無益爾等歸時將此旨曉諭達瓦齊知之敦多克奏言前 大皇帝降旨永守和好不渝誓盟噶爾丹策零將準噶爾法教付之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喇嘛達爾扎分非應立僅以百戶安置邊徼乃殺其弟而代之干犯法教是以達瓦齊不服統眾而居其位臣奉使來時命臣云大皇帝若詢及此事宜明白陳奏至喇嘛還俗乃一二不肖之人譏聞眾諾顏等干犯法教因而治罪並非盡行還俗也 上曰汝

處令喇嘛等還俗眾莫不知爾不必諱言再汝等此次至我卡倫時會稱有口奏機密之語及理事官索訥木詢問爾等乃云並無口奏之言而疏內又稱尙有數語口奏顯係汝等自相矛盾果有欲言可於朕前實奏敦多克等奏言疏內所稱有數語口奏者乃謂大皇帝若摘問疏中之言命臣明白陳奏耳疏外實無另行具奏之事上曰據汝稱疏外並無另行具奏之言疏內又無他語無庸詢問然則遣汝等至此者明係命汝等窺探情形若易於進言則索取新降之杜爾伯特車凌等若事難行即止耳敦多克奏言大皇帝若俯賜矜全此等情節亦曾命臣等提及上曰達瓦齊從前爲喇嘛達爾扎所迫欲來歸附爲車凌烏巴什之兄達什所阻逃奔哈薩克達瓦齊自篡爲台吉後將達什執而囚之彼時達瓦齊若歸降於朕朕亦照車凌一體施恩豈有歸之準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

十四

噶爾之理乎杜爾伯特車凌等乃達瓦齊一體之人既已投誠於朕達瓦齊安得索之此斷不能行況達瓦齊係孤負噶爾丹之恩絕其嗣續奪其基業之仇讎朕尙爲不平汝等皆其臣僕世受深恩乃絕少悼惋之意甯無愧於心乎敦多克氣懾詞阻奏言大皇帝諭旨明知皎日無微不照洞悉隱懷臣等復有何言上曰達瓦齊疏內所奏朕已明白降旨汝等同時自有諭旨齎去今筵宴新降之杜爾伯特車凌等汝等一同入宴共觀百戲敦多克叩頭謝恩而退○戊戌命刑部尙書劉統勳馳往肅州協辦陝甘總督事○調陳宏謀爲西安巡撫鍾音爲福建巡撫○己亥召雅爾哈善來京調鄂樂舜爲浙江巡撫以鄂昌爲甘肅巡撫○以來年勦準噶爾命北路派兵三萬西路派兵二萬採買駝馬羊隻聽候出師○諭內扎薩克喀爾喀王貝勒等整兵聽調○庚子兵部議

覆安徽巡撫衛哲治奏查三流道里表內各省通發惟不載直隸府分緣畿輔之地非可爲外省流所而軍衛道里表尙沿舊載順天保定河間天津等府名目茲值纂修會典可否刪去四府名目以昭畫一等語應如所請移知會典館照辦嗣後並請將外省軍犯編發直隸府州之處永行停止從之○辛丑命撥山東山西河南耗羨銀兩於直隸修城○命侍郎兆惠往歸化城辦運軍米○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近有瑪木特約會阿睦爾撒納投誠之信伊等如來投誠即當安插在阿爾台以內將我卡倫向外展放軍營向前安設一則易於收受投來之人查管伊等遊牧二則明年進兵路亦較近著傳諭策楞等妥協辦理至明年進兵時如有從彼投來之人應將四衛拉特議編四部封汗另居之處且勿向彼說知止將各按伊等品級分別封爵安居本地俱爲大皇帝臣僕等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

十五

語曉諭再朕聞阿睦爾撒納之爲人詭詐反覆全不可信若果率伊妻子前來投誠詭計亦無所施但防範不可不周策楞等務須留心覺察謹慎辦理仍勿令其知覺○丙午命撥部庫銀三百萬兩交北路軍營○戊申准直隸各州縣廳衛庫酌貯銀兩備用並霸昌等六道永平等五府俱酌撥分貯六月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將軍策楞等奏稱瑪木特所遣鄂勒哲依哈什哈來至卡倫尙侍衛六格等告稱達瓦齊使沙克都爾濟合吉爲首領兵三萬徑征阿睦爾撒納訥默庫已將伊等遊牧劫奪又使名塔爾巴什者由烏梁海調兵三千又將阿睦爾撒納訥默庫牧羣收取阿睦爾撒納訥默庫帶領千人在額爾齊斯襲博和碩地方固守此際不識如何阿睦爾撒納如在必來投順天朝等語阿睦爾撒納等如來歸附所有聲援接應以及迎禦準噶爾

追兵在在所關緊要杜爾伯特貝勒色布騰內大臣薩喇爾於伊等性情及彼處事宜均為熟悉著將策楞所奏之摺以蒙古語譯出發給伊等薩喇爾看畢即行起程來赴熱河時當海署不必趨行到後俟朕面問情形訓飭後再行前赴軍營色布騰之遊牧既與軍營相近接見此書一面奏覆繕寫蒙古文由驛馳送一面即行起程會同將軍策楞公同商議辦理即由彼前赴卡倫相機而行色布騰此行將伊親信之人多帶以備差委此項帶往之人著策楞務將路費等項寬為備給無事之時再各回原處將此亦寄信策楞知之○甲子命王大臣揀選本科武進士○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麒麟保奏車凌孟克之子巴朗帶領三百人逃竄伊等甫經投順復又逃亡情殊可惡伊父車凌孟克方赴熱河未回巴朗即背父潛逃其中必有別情著即傳諭策楞等速派弁兵堵截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 六

各卡倫路徑即時擒獲詢問實情將巴朗及同逃之台吉等押解來京其隨從同逃之屬下人等不必治罪仍交與車凌孟克加意約束車凌孟克等前赴熱河原令色布騰照看遊牧今適因色布騰前往麒麟保駐紮處議事之際伊等即行逃竄看來伊平日管轄眾人尙知法紀今又前往軍營著策楞等將朕此旨曉諭色布騰令其領兵追擒務期弋獲○壬申諭兆惠見在出差其戶部侍郎事務著雅爾哈善署理在軍機處行走○諭軍機大臣等永常議奏進剿官兵器糧餉摺內裹帶官兵跟役口糧至米麵數百萬斤此係前岳鍾琪所辦乃相沿綠旗陋習已屬失策况此番情形與前更自不同見在進夷內亂相尋人心離畔以天朝餘力乘機進取正所謂取亂侮亡之時若裹帶米麵數百萬斤馱載前往則兵丁防護不暇何能輕騎進剿且與蒙古接戰惟應仍用蒙古

行走之法加以官軍節制足矣若輒重為累不得鼓勇直前反啓准夷窺伺攘奪之心豈非轉資盜糧耶已據軍機大臣等議另行籌辦可將此傳諭知之○癸酉調圖爾炳阿為山東布政使葉存仁為河南布政使由浙○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將軍策楞等奏稱厄魯特孟克特穆爾亦同巴朗等潛逃孟克特穆爾乃台吉額默根之兄今孟克特穆爾既逃額默根不便令其仍往遊牧著將其屬下人等俱交與車凌等用心照管○是月甘肅巡撫鄂昌奏征兵出塞路經沙磧無水之地難免乾渴查前此軍需有辦給菓單一條菓單一物能生津止渴出口之兵各帶一分經過無水處所所益殊多此係甘肅產菓一種名曰秋子八月半後菓熟之時可製作成單見飭令甘肅製造二百斤辦用再北路兵亦應需用豫先辦就三百斤於冬初解京轉交北路軍營應用得旨甚好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九 七

又奏查由陝至甘原有兩路一由陝西沿邊一帶自安邊靖邊入甯夏之花馬池由甯夏至涼甘肅一由陝西之邠州長武至甘肅之涇州由涇州至蘭州前往涼甘肅但涇州一路必經由鞏昌府屬之會甯安定二縣地處山隈並無井口鄉民俱食窖水偶值天旱即水無所資是以商販皆不從此路而行若大隊官兵更不宜從此行走查西安之西南有大路一條由陝省之隴州進甘省之清水縣界由秦州伏羌抵蘭州一路水皆充裕程途雖遠百餘里路極平坦惟中間隔一官山不甚險峻上下頗便是以從前官兵亦由此路行走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據稱由隴州秦州伏羌一路軍行為便應請交與總督永常及陝撫陳宏謀甘撫鄂昌等再行查明此一路地方應如何撥何處管轄馬匹設撥遞送並派委官員豫備供應如何辦理之處會商妥辦再行奏聞從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臣王先謙... 臣周... 著恭校

秋七月辛巳諭山西巡撫恆文所題陽曲縣烈女韓開姐請旌一木內稱開姐自幼聘與王朝藩為妻夫死誓不再適嗣伊父母以墻亡多日央媒另聘開姐遂自縊身死等語閱其情節開姐初志在於守節本可不死其死也皆伊父母貪得另聘財禮迫之使然耳迨至其女自縊又復具呈請旌冀領坊價所領尚浮於伊殯葬之費且領價之後建坊與否均未可知是國家綽楔之典適以飽伊不肖父母之慾憂於維持風化之道未為有裨而轉以滋弊若謂未婚之女能矢志靡他捐軀就義或該撫酌量製給扁額發交本宅懸挂亦足慰貞魂於地下不必專疏請旌給與坊價嗣後各省有似此者即著照此辦理此本著發還毋庸交部並傳諭各省督撫知之○壬午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自避暑山莊啓鑾詣盛京○癸未以塔勒瑪善扎勒杭阿為北路參贊大臣○甲申命撥山東等省銀一百萬兩部庫銀二百萬兩交西路軍營○丙戌諭貝勒車布登與安崇阿德爾同駐庫克嶺專為防範逃眾乃巴明從此脫逃伊等率兵尾追並不奮勇前進即行退歸安崇阿德爾二人著即正典刑車布登著革去貝勒降為貝子仍留軍營效力贖罪○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等奏稱南河虧空人員限期將滿兩月以來竭力追比多有力不能完者陳克濬等八犯應於七月二十八日正法羅綸等二犯應於九月初五日正法其未完銀兩著落各家屬追繳並查家產變抵償不足數仍著落高斌張師載賠補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可著尹繼善嚴行傳諭高

斌張師載南河虧空之案實由伊二人所致陳克濬等雖經正法而未完帑項尚有十數萬之多不於高斌張師載是問而誰問使各犯家貨尚可措繳自必依限完納以冀保全首領今該犯等既伏厥辜即嚴比家屬查變家產亦屬有名無實是此未完之項豈可終歸無著耶伊二人上年曾有以二萬金贖罪之請此何等罪乃欲以二萬金贖罪是何言耶伊二人係上年即應正法之人朕格外加恩特予寬宥苟有人心自當感愧奮勉力為籌度俾各犯虧空早完且各犯之力能全完與否及完至若干分數伊二人自所悉知乃一年以來安坐南河毫無措置竟若與己無涉者不知伊二人尚何所待必待至與各犯相繼正法耶如謂陳克濬等已罹大戮伊二人即更拖延尙復希冀倖免豈國家憲典獨為陳克濬等數微員而設乎勿致後悔無及也尹繼善傳諭後看其言語情形據實具摺奏聞尋奏據高斌等稱陳克濬等未完帑項見在趕緊清完羅綸等帑項如限內不完亦即照數完繳報聞○命公車布登扎布馳赴軍營○己丑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據烏梁海宰桑都塔齊稟稱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互相攻擊將阿睦爾撒納遊牧搶奪阿睦爾撒納帶領妻子奔入博勒博勒濟高據險居住隨令烏勒登藉稱行圍帶兵前往喀喇阿濟爾罕等邊卡為阿睦爾撒納聲援並令坐卡侍衛有信即行呈報等語阿睦爾撒納乃最要之人伊若來降明年進兵大有裨益想薩喇爾此時亦至軍營將如何接援之處著傳諭策楞等會商妥協辦理○辛卯上幸放漢固山貝子垂濟扎勒第○上臨奠放漢貝勒羅卜藏墓○丙申免四川郭羅克番民舊欠○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

東華續錄 乾隆四〇

策楞等奏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攜帶眷屬四千餘戶前來投誠阿睦爾撒納係準噶爾大台吉今與達瓦齊離異輸誠歸順深可嘉憫著貝子扎拉豐阿帶乾清門侍衛德善集福等齎賞賚之物前往降旨再命薩喇爾自軍營前往迎勞阿睦爾撒納願以恩賞將來冬令朕自盛京回鑾時仍派玉保照管阿睦爾撒納帶至熱河令彼瞻仰乘此便道將色布騰亦帶至熱河並傳諭玉保前往軍營迎勞阿睦爾撒納時暫在彼處照管遊牧辦理事務俟應來時候諭旨遵行阿睦爾撒納係何等人相見有何言辭應詰問之處俱著詳悉詰問具奏○戊戌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從前兩次遣來之人俱被準噶爾烏梁海阻回甚屬可惡或今年即發兵剿滅或俟明年進兵時攻擄以充口糧並包沁扎哈沁人等應如何辦理著策楞舒赫德等會同悉心妥議具奏再阿睦爾撒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三

納翰誠來歸即為朕之臣僕所有進兵之事伊有所見俱著告之軍營將軍大臣等公同商酌妥協辦理至其帶來之厄魯特若俱係舊屬諒無可慮或有新近擄來之人良莠不一疑畏潛逃洩我軍情似宜將此項人等移在卡內派親信宰桑照管應否如此著會同將軍大臣等酌量妥辦可即傳諭將道策楞等知之○己亥上駐蹕彰武臺河東大營奉 皇太后御行幄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等進宴○庚子諭據策楞等奏喀爾喀台吉丹巴扎布聞知巴朗等將欲逃走並不親往查驗既逃之後又復推故不前以至巴朗逃脫請將丹巴扎布在軍營正法示眾等語喀爾喀人等素畏厄魯特比年以來並無軍務朕念伊等俱係蒙古凡事寬恕以致喀爾喀等相率玩愒方今用兵之際非平時可比此等違誤軍機選懦無能之人若不明正典刑何以肅軍紀而勵戎行丹巴

扎布著照策楞等所請即在軍營正法此旨通諭喀爾喀各王公扎薩克台吉官兵等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七月初八日阿睦爾撒納已進邊卡共兵五千餘名婦女人眾約共二萬請簡派大臣帶領蒙古王等照看辦理等語昨聞阿睦爾撒納歸順已特派侍郎玉保並賞給唐喀祿副都統銜同往料理伊等遊牧事務俟玉保到時令同努三德沁扎布等悉心經理阿睦爾撒納領兵至五千餘名人口眾多口糧必至不繼著將軍營所有牲畜及歸化城運到米石並軍營存貯糧餉內酌量動用賞給若必俟奏聞後賞給恐已緩不濟事策楞等即曉諭朕嘉惠伊等遠方輸誠納款之意一面給發一面奏聞再阿睦爾撒納等帶來牲畜馬匹自必疲乏策楞等亦應善為曉諭令其加意牧放以備明年進兵之用其食用所需牲畜另於軍營豫備羊隻內給發亦於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四

務有益著將此傳諭策楞舒赫德公同商酌辦理○諭策楞舒赫德色布騰薩喇爾著於十月間來京商議明年進兵之事軍營不可無總統之人額林沁多爾濟人向去得辦事勤慎策楞來時將軍印務著額林沁多爾濟暫行署理兆惠著授為參贊大臣協同額林沁多爾濟辦事阿睦爾撒納來時策楞等一同起程赴熱河陛見兆惠將本年所運糧米起運後即赴軍營著寄信策楞舒赫德兆惠等知之○辛丑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請將新降阿睦爾撒納等眷屬分駐於戈壁以內留其為首台吉及兵丁等於軍營以備遣用已將辦理錯謬之處指示斥駁此事策楞舒赫德不知是何居心乖張謬戾實為朕所不料即云一時錯誤亦不應出平情理至於此極試思遠方歸順之人尙未知內地作何安插乃甫經歸命即將其父母妻子發遣留伊本身軍營伊心豈有不生疑

懼不知將伊眷屬作何發落今策楞舒赫德等辦理軍營重務其
意止欲安居無事若將此等新降之人未經承受朕恩以前即如
此處置儻或心生怨望激成事端伊二人又將如何辦理即為籌
畫伊等口糧起見亦當請旨暫為酌撥若因口糧一時不至則遷
移如許戶口又豈能不支給牲畜行糧見在更如何辦給乎即或
不然俟阿睦爾撒納到卡以後公同商議再行奏請亦不為遲乃
亟亟奏聞且云一面已經辦理開之實可駭異總因策楞舒赫德
全無勇往辦事之心一味畏葸怯懦必欲壞國家大事其居心尙
可問耶伊二人究係何人主見著即明白回奏若以公同商議含
糊掩飾斷難逃朕洞鑒○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阿睦爾
撒納見努三青滾雜卜告稱同伊投降人內有落後千餘戶懇求
遣兵迎接策楞等聞知此語即應速為辦理乃奏請俟明年大兵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五

進剿時再行籌辦所見甚屬舛謬此等落後之人俟至來年安能
保其無意外之事阿睦爾撒納懇切求救情實可憫策楞等縱不
能即行迎出亦應將即往迎接俟明年辦理之處具奏請旨乃
竟顯言推諉一味畏難何以示懷柔遠人之意此又必係舒赫德
之主見策楞諸事隨聲附和伊二人深負朕簡用之恩殊出情理
之外不勝憤恨業經降旨令薩喇爾領兵迎接著速傳諭策楞等
將此旨令阿睦爾撒納薩喇爾公同觀看會商或即帶領阿睦爾
撒納之兵給以馬匹口糧一同前往但不必令阿睦爾撒納親行
並傳諭阿睦爾撒納大皇帝念爾初到勞苦暫為安息且已遣侍
耶玉保前赴軍營帶往熱河召見封爵筵宴諸事俱照車凌等之
例加恩若親往迎接即不能如期瞻仰惟令其差親信台吉宰桑
等會同薩喇爾前往速為迎接其如何議辦之處即行奏聞策楞

舒赫德辦理畏怯不堪著嚴行申飭○甲辰改湖北鄖陽協隸襄
陽鎮○丙午諭舒赫德自去年命往北路軍營所辦諸事動輒乖
張其查拏瑪木特擅入邊卡一案有準噶爾扎努噶爾布差人投
書詢問舒赫德並不奏聞請旨竟擅自致書達瓦齊其舉動冒昧
實出意外朕彼時降旨嚴行申飭及來京時面加訓諭伊亦自知
錯謬因未行治罪嗣車凌車凌烏巴什歸誠知準噶爾篡奪相仍
人心離散實有可乘之機特命策楞為定邊左副將軍並令舒赫
德協同辦理舒赫德在熱河面領訓誨指授極為詳明伊二人自
到軍營畏葸猜疑毫無籌畫凡所部署事事不合機宜即如準噶
爾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結盟攻擊率眾四千戶約二
萬口投誠內向自宜加意撫綏以示懷柔之意乃策楞舒赫德於
阿睦爾撒納尚未接見即議令將伊兵屯駐軍營同來眷屬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六

移置於戈壁之南相距數千里使其父母妻子分析離居此豈在
天理人情之內在阿睦爾撒納等甫經歸命焉知天朝之將伊等
分遣安插究屬何意斷不能不生疑畏且並不候旨竟稱一面奏
聞一面辦理此何等重大事而率意妄行乃爾耶至阿睦爾撒納
稱有德濟特台吉率眾一千戶亦傾心向化因為水所阻又阿睦
爾撒納之胞兄並其親子為瑪木特拘留求其給與口糧馬匹前
往救應接取青滾雜卜薩喇爾努三俱以為可行而策楞舒赫德
堅執不允薩喇爾係熟悉彼處情形之人既以為可行伊二人必
欲執拗不知其出何肺腑方今準夷疊遭內亂所屬部落叩關內
附者接踵而至此正可以大示懷柔永收邊境之時策楞舒赫德
身膺重寄何顛倒外謬至於此極蓋舒赫德因朕有十月間令伊
等進京之旨遂一切苟且辦理其不肯接濟阿睦爾撒納者恐致

遷延不得歸家之故且前次致書達瓦齊一事朕未加重譴又自以同列大臣才具大率與彼相若而伊親信已久即辦理不當不過申飭議處未即有可代其任者策楞雖素性驕率胸無定見乃亦竟每事附和毫不顧事理之輕重國家簡用大臣寄以專閫重任而乖戾僨事如此實為深負朕恩策楞舒赫德俱著革職若即令回京轉得悠然事外適合本心著以閒散在參贊上效力贖罪所有家產俱著抄沒其子特通額舒常俱著革職發往黑龍江披甲在京諸子著拏交刑部以為大員負恩者戒班第著補授兵部尚書馳往軍營署理定邊左副將軍印務步軍統領員缺即著阿里衮補授○停止四川松潘鎮總兵出口化導

八月戊申朔命江蘇截留漕糧十萬石備賑○辛亥實授楊應琚兩廣總督○壬子諭將軍阿爾泰著赴軍營帶兵盛京將軍事務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七

著清保署理達爾黨阿著授為黑龍江將軍亦令帶兵前往軍營○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稱投誠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訥默庫等於明歲進兵時願將伊等屬下人內派兵二千三百餘名等語著照所請准其派出所派喀爾喀兵原定為六千兵著裁去三千五百名令其看守遊牧○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準噶爾之瑪木特前因衝入邊卡經達清阿拏獲帶回軍營朕以非軍威所獲特施恩放回瑪木特應即感恩歸降否則亦宜安靜居住乃遣鄂勒哲依哈什哈等來告卡上侍衛等瑪木特必來歸降又約阿睦爾撒納同來今阿睦爾撒納業已歸降而瑪木特反據掠阿睦爾撒納遊牧殊為狡詐即應以此稱兵問罪可寄信薩喇爾即會同阿睦爾撒納定議擒拏此時瑪木特若來歸降尚可施恩若再觀望定當擒拏治罪但阿睦爾撒納若去十一月有誤入覲令薩喇

爾與眾台吉前往此次策楞舒赫德斷不可去彼二人業以退縮誤事若有一人冒昧同行朕必將其即正軍法要之瑪木特罪雖應問但時已稍遲今可否進兵之處薩喇爾阿睦爾撒納會同酌議惟期於事有益勿拘朕旨○甲寅 上駐蹕吉林以將軍署為行殿至丙辰皆如之○乙卯 上詣溫德亨山望祭 長白山神○祭 松花江神○命舒赫德會同唐喀祿照管阿睦爾撒納遊牧事○丙辰 上奉 皇太后渡松花江幸龍潭○諭策楞之子特清額特成額特崇額舒赫德之子舒安俱未及十歲著加恩免交刑部○丁巳召鄂容安赴行在以尹繼善兼署兩江總督○諭軍機大臣等年來準夷內亂頻仍人心離散屢有大隊輸誠內嚮正可乘機辦理永收邊境而策楞舒赫德二人遇事乖張怯懦深負委任已降旨革職一時未得更替之人因命尹繼善速赴行在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八

欲令其前往北路今思尹繼善年逾六旬且此事亦恐非其意所欲辦徒致勉強債事又且可惜失內地一因循有名解事之人因思鄂容安年力壯盛深感朕恩勇敢有為於一切緊要機宜或尚能曉暢克勝此任見已有旨諭部著速赴行在所有兩江總督事務著尹繼善暫行兼署矣鄂容安奉到此旨即刻馳驛速赴行在面領指授將此併諭尹繼善知之○乙丑阿睦爾撒納進礮九位優詔卻之○丙寅 上閱輝發城○丁卯諭據策楞舒赫德覆奏阿睦爾撒納來降帶來四千餘戶內有在遊牧一千餘名因其可用欲留在軍營效力其台吉內有應來京入覲者故亦欲留在軍營並非有心分散伊等妻子等語從前策楞舒赫德奏請將新降台吉及伊等之子留在軍營又將伊等之老幼妻子移送蘇尼特地方辦理乖謬經朕嚴行申飭乃復巧為奏辨更屬可惡朕前將

策楞舒赫德之子免其監禁今伊等有意貽誤軍機著將伊等幼子仍交刑部監禁○命阿睦爾撒納遊牧移至鄂爾坤塔密爾居住○賞阿睦爾撒納訥默庫班珠爾並屬下兵丁辦裝銀兩○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昨策楞舒赫德見朕七月二十六日申飭之旨將阿睦爾撒納訥默庫車凌等兵並派七千欲於十月內起程征剿烏梁海等策楞舒赫德何始終執迷至於此極初阿睦爾撒納求助時正好進兵乃策楞等阻止未行至經朕嚴飭伊等若即選精銳兵丁二三千名前赴尙不致誤今明知時已遲誤反欲派兵七千於十月進剿設照伊等所請不獨今日空勞兵力於明歲進兵更屬無益伊二人之心實不可問且阿睦爾撒納車凌俱係甫經投誠之人派阿睦爾撒納之兵救伊親屬尙屬可行若訥默庫係與阿睦爾撒納同來亦應救助今派車凌帶兵前往何意阿睦爾撒納將來不過封親王車凌見係親王肯爲阿睦爾撒納所使乎辦理實不可解策楞舒赫德見朕二十九日所降之旨若於此時帶兵二三千名前往尙可車凌之兵斷不可帶既已起程亦令撤回若未經起行即宜停止可寄信班第等專心籌畫明歲進兵之事妥爲辦理並傳諭阿睦爾撒納知之○己巳以舒明爲左副都御史由副都統遷○癸酉諭軍機大臣等從前降旨令貝勒車凌孟克色布騰同王車凌領兵一千前往阿爾台策應今思車凌烏巴什訥默庫俱屬年幼車凌孟克俱舊人經理事務若遣往西路於事有益著將車凌孟克遣往西路在參贊大臣上行走車凌烏巴什訥默庫著照車凌孟克一體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其從前西路派出綠旗兵一萬名內著傳諭永常即行裁減三千名○乙亥諭軍營參贊大臣太多互相推諉無益於事除見在參贊行走之蒙

古王公等外北路著達爾黨阿烏勒登努三兆惠西路著薩喇爾阿爾泰玉保爲參贊大臣其餘俱爲領隊大臣
九月丁丑諭據阿里奏稱德保差竣回京在家住宿一夜次日起程等語德保係御前侍衛差竣回京先至其家住宿殊屬無恥著革去公爵作爲三等侍衛在乾清門效力行走○戊寅諭策楞公爵著尙書達爾黨阿承襲德保公爵著郎中德祿承襲○己卯命奉天水災地方恩旨蠲免外仍分別優恤○辛巳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 永陵○閱興京城○壬午行大饗禮○乙酉諭據班第等奏稱台吉阿睦爾撒納訥默庫班珠爾內訥默庫與車凌烏巴什骨月同居應即用車凌烏巴什旗分旗纛阿睦爾撒納班珠爾應賞用何旗旗纛之處請旨遵行等語訥默庫著照所請即令用車凌烏巴什旗分旗纛阿睦爾撒納著賞用鑲黃旗旗纛班珠爾賞用正黃旗旗纛俟派定伊等兵丁數目之後交該部照賞給車凌旗纛式樣製造由驛解往○丙戌謁 福陵 昭陵
○丁亥行大饗禮○ 上奉 皇太后駐蹕盛京○吏部議准署山東巡撫郭一裕奏東平所與東平州駐紮同城東平州改隸泰安府東平所仍屬兗州府體制未協應改歸泰安府轄屬山縣元宵屯坐落泗水縣境應改歸泗水縣轄從之○戊子 上御崇政殿受賀賜羣臣及朝鮮使臣準噶爾輸誠之宰桑等宴○ 御大政殿賜宗室覺羅等宴○諭免奉天府屬本年地丁錢糧其經過地方已免十分之三及被水應蠲額賦准於明年補免自山海關以外及甯古塔等處已結未結死罪均減等軍流以下悉予寬免○諭此次盛京禮部豫備一切祭器俱甚潦草且多錯誤朕親詣尙且如此尋常祭祀尙可問乎 陵寢事宜所關甚重世臣係專

司大員且係滿洲世僕並不竭誠敬草率辦理殊失滿洲臣僕敬事之意非尋常過失可比世臣著革職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

○調卡塔海為盛京禮部侍郎以勒克兼理盛京戶部侍郎事由

都統○己丑免盛京各莊頭本年倉糧及興京等處本年米豆草東之半並免各莊丁應完丁米○庚寅諭盛京為我朝龍興重地自定鼎以來設立五部侍郎及奉天尹丞等官分理庶政教養旗民責任甚重且距京師僅千有餘里方今天下一家即在漢人中猶不應稍存擇地之見况滿洲世僕豈可遂忘根本世臣本屬庸材繼通腐文徒以資深擢用至盛京禮部侍郎乃其詩囊中至有霜侵鬢朽歎途窮之句幾自擬於蘇軾之謫黃州自思以彼其品其學與蘇軾執鞭將唾而唾之且則貳崇階有何途窮之歎又云秋邑招人嬾上朝寅清重秩自應夙夜靖共乃以疏嬾鳴高其何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以為庶寮表率又云半輪明月西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獨不思盛京固我豐沛舊鄉耶世臣居心不可問如此則昨之革職發遣尙屬輕典夫縱情詩酒最為居官惡習以滿員而官盛京尙抑鬱無聊形諸吟詠則從前漢人之以出關為畏途又不足怪矣此地風俗素醇甚恐為此輩所壞嗣後盛京各官當深以此為戒其有不思敬供厥職妄以詩酒陶情廢乃公事者朕必重治其罪可將此旨各書一通懸之公署令觸目警心永垂炯鑒○辛卯 上謁文廟○賞哈密貝子玉素布銀三百兩○壬辰諭阿睦爾撒納之盟著賜號輝特額爾德尼諾顏部落班珠爾之盟著賜號和碩特消伊扎固爾圖部落訥默庫乃杜爾伯特台吉與車凌等同一部落著亦賜號賽音濟雅哈圖部落○甲午 上奉 皇太后幸皇后自盛京回鑾○諭朕由吉林至盛京周覽山川形勝敬稽

實錄所載仰見 列祖締造艱難維時宗室諸王克奮忠勤功成百戰開國翊運之勳彪炳簡冊深切景念思盛京為龍興重地國初諸王功烈懋著如此並宜建祠以酬舊勳而示來許此地見有怡賢親王祠應將 太廟配享之通達郡王武功郡王慧哲郡王宣獻郡王及禮烈親王饒餘敏親王鄭簡親王穎毅親王一併崇祀即命日賢王祠令所司春秋致祭應行典禮該部詳議奏聞祠內碑亭可移於正中鐫勒此旨永昭我朝宗功元祀之鉅典尋議盛京怡賢親王祠正室五間請於室內分設三龕每龕安奉三位中龕中奉通達郡王左武功郡王右慧哲郡王左龕中奉宣獻郡王左禮烈親王右饒餘敏親王右龕中奉鄭簡親王左穎毅親王右怡賢親王每龕各設一案每案用羊一豕一果實五盤尊一鑪一鐙二每位爵三素帛一 欽定祠名 上諭碑文及神牌清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漢字樣交內閣翰林院繕寫送盛京工部製造鐫刻移建碑亭及祠內所供龕案爵尊鑪鐙帳幔並交敬謹辦理每歲春秋二季令奉天府府尹承祭讀祝贊禮用盛京禮部人員神牌入祠日先期開列盛京五部侍郎職名奏請遣員讀文致祭從之○諭鄂寶身為府尹修理御路草率尙可寬恕隨圍人等屢經降旨不許地方官稍有餽送今知縣富昌復為嚮導人等豫備飯食馬匹此雖由嚮導處索取亦伊等有意逢迎鄂寶著交部嚴察議奏嚮導人等擅受地方供應物件嚮導大臣著一併交總理行營大臣察議具奏○以武忱為陝西布政使吳士功為陝西按察使由山東鹽運使遷○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稱犖獲準噶爾烏梁海遣來二人詢問伊等住處命薩喇爾勞三掩其不備分路進攻並詢問齊木庫爾所屬之烏勒木濟瑪木特見住奇蘭地方巴朗見住哈喇

額爾齊斯地方辦理烏梁海之便應乘勢擒擊瑪木特巴朗已令薩喇爾等疾速進兵等語烏梁海於今春驅逐之時詭稱來降乃復搶擄阿睦爾撒納遊牧情殊可惡班第命薩喇爾等掩其不備攻擄甚合機宜巴朗瑪木特遊牧地方俱不甚遠於辦理烏梁海之便如能擊獲甚屬妥協朕佇待捷音再班第等奉朕今年暫停進兵諭旨以圖昧進兵請罪前因策楞舒赫德坐失事機欲以七千人大隊並進是以令其暫停進兵今乘時進攻烏梁海瑪木特巴朗所居地方俱相接連可以一鼓成事不必拘朕前旨此旨到時伊等諒亦成功可仍令薩喇爾前赴熱河著並寄諭班第知之○庚子 上謂 北鎮廟行禮○辛丑諭班第著授為定邊左副將軍鄂容安著授為參贊大臣協同班第辦事○壬寅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稱擊獲烏梁海之宰桑車根等及收服伊等屬下人所獲牲畜數萬等語可寄信於班第令其詢問班珠爾阿睦爾撒納等所獲人內有伊等屬下人及牲畜物件俱令給還其餘酌量賞與效力人等駝隻馬匹進兵需用最為緊要著用心牧養以備來歲之用至所獲臨時未曾抗拒之宰桑等應向內移徙或於軍營或於車凌之遊牧安置惟期辦理妥協抗拒之宰桑得木齊等著即行正法其餘屬下人等著班第明白曉諭仍令本處安置其如何照管伊等之處酌量辦理今乘此機會迅速往擒巴朗瑪木特如能擊獲於明年大兵進發大有裨益從前朕以班第雖屬曉事未必即能勇往辦理今遵朕指示諸事妥協甚為可嘉班第已授為將軍著將此次出力之王公台吉大臣官員兵丁等查明具奏交部議敘新降之厄魯特等甫經投誠即如此效力所有應赴熱河之班珠爾扎木參等俟事竣即與薩喇爾一同前來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十五

到時另行施恩再喀爾喀等俱知改前非鼓舞奮勉貝勒青滾雜卜公車布登扎布恭格敦丹等成功後亦即與班珠爾扎木參一同馳驛前赴熱河再加恩賚○癸卯命瑪什巴圖巴圖孟克赴西路軍營○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此次所獲烏梁海內係阿睦爾撒納屬下俱行給還抗拒者正法擒獲者賞給有功人為奴歸順者安置特斯等處居住同舊烏梁海一體當差所得馬匹換給往擒瑪木特兵丁其餘馬匹牲畜賞給新厄魯特以資贍等語班第將所獲烏梁海等馬匹換給往擒瑪木特兵丁向前進發甚合機宜至歸順之烏梁海若皆留本處安置恐有未便可寄信班第照朕前旨令宰桑得木齊內徙其屬下人等命伊等舉不致逃避而已餘著照班第所請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十四

冬十月丙午朔班第等奏九月初參贊公車布登扎布等自科布多河見有烏梁海蹤迹分兵前進擒宰桑車根等及屬下人三十餘口參贊烏勒登亦帶兵於索郭克地方接應參贊薩喇爾計擒四五十人獲馬牛羊甚夥又參贊努三等帶兵至赤倫所居吹地方捕獲宰桑赤倫及所屬四得木齊家口又將雅爾都所屬一得沁家口擒獲詢問瑪木特蹤迹據稱八月間往額爾齊斯等語臣等見將所獲烏梁海等解送內地投順者留其妻子給牲畜居住所獲子女牲畜俱送入卡內其阿睦爾撒納屬下被擄子女今奪回者即給與報聞○己酉以明德為四川布政使梁翥鴻為湖北按察使由雲南進○辛亥命各省巡道稽查州縣自理詞訟○甲寅李錫秦因病解任調衛哲治為廣西巡撫鄂樂舜為安徽巡撫以周人驥為浙江巡撫調葉存仁為浙江布政使以阿爾泰為河

南布政使盧憲觀為山東按察使由湖北荆宜施道遷○乙卯調阿爾泰為山東布政使圖爾炳阿為河南布政使○丙辰 上奉 皇太后還宮○戊午召見諸王滿洲大臣等論曰今日召見爾等特為曉諭辦理平定準噶爾及滿洲臣僕昔年勇敢邇來怯懦之故準夷乃極邊小醜從前台吉噶爾丹策零肫然遣使奏請貿易朕為中外共主示以柔遠之仁准其所請俾獲微利暨噶爾丹策零歿後伊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承襲台吉頗肆兇暴喇嘛達爾扎因弒奪之然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係噶爾丹策零之子喇嘛達爾扎亦名為噶爾丹策零之子朕於準噶爾初無利其土地人民之念而彼又極恭順朕是以置之度外任其存留而已今達瓦齊係噶爾丹策零屬下之人獲罪於喇嘛達爾扎逃入哈薩克潛來原游牧處戕弒喇嘛達爾扎奪據台吉朕果貪取其地乘伊之亂何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五

難興師問罪惟是準噶爾究屬邊夷達瓦齊誠能守分遣使乞恩朕亦必加容忍是以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等投誠朕尙遣人於黑龍江等處勸視通肯呼裕爾地方安置伊等並無用兵之意不意達瓦齊今歲遣使敦多克等以闡揚黃教休養眾生假辭陳奏則其意竟欲與朕相埒達瓦齊弒君悖亂詎可以鄰國自居且今歲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又領數萬眾投誠朕以天下大君焉有求生而來者不為收養之理轉致被達瓦齊戕害夫收之則必養之若令附入喀爾喀游牧非惟喀爾喀等生計窘迫數年後必有起釁逃避之事則喀爾喀等轉受其累矣况達瓦齊作亂之人今即收其數萬眾雖目前不敢妄舉而日久力足必又蠢動侵我邊圉與其費力於將來不若乘機一舉平定夷疆將車凌阿睦爾撒納安置原游牧處使邊境永遠甯謐之為得也然準噶爾之事自

皇祖 皇考時頻煩 聖慮歷有年所因機無可乘故大勦未集今事機已值無煩大舉以國家之餘餉兩路並進不過以新降厄魯特之力少益以內地之兵即可成積年未成之功諸王大臣宜各奮勵踴躍從事再漢大臣等原未與議今滿洲王大臣內惟大學士傅恆奏請辦理其他盡畏怯退縮恐生事端即如策楞舒赫德當初因不願辦理是以於噶爾布來札虛詞恐嚇舒赫德遂張皇失措擅自移文達瓦齊與之講和當阿睦爾撒納新來投誠時策楞舒赫德即使伊等寒心又令其妻子離散內徒男子留於軍營及阿睦爾撒納請兵救援後至之人又妄為攔阻彼時朕若不速降諭旨將舒赫德策楞治罪則新投誠之人迫切變生不特當時債事而策楞舒赫德亦不能自保矣策楞雖感於舒赫德之言然伊為將軍咎有難辭故將伊二人俱行治罪因朕如此辦理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六

伊等始延餘生耳此在怯懦諸臣或妄以伊等為可矜者有之無識之言更何足據朕此次恭謁 祖陵臨幸故土徧歷山河形勢恭閱 實錄仰見 祖宗創業維艱而諸王貝勒大臣官員等輔佐亦為不易總因彼時滿洲等勇於行陣臨敵敢先故由盛京龍興統有天下至今百有餘年受無窮之惠爾等皆功勳後裔豈思效法前人報國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朕於此不無深憾焉朕嘗觀明史當其國勢衰微蒙古宰桑額森率眾侵擾明國受其挾制凡額森所言即勉強奉行然額森自伊主布哈汗被弒後額森欲自稱汗遣使於明明之臣工率多附和其中請仍稱額森為太師毅然執奏者僅二三人前明君臣皆漢人又值衰微之際尚能持正不稍寬於叛逆况朕滿洲主后統臨天下當國家昇平強盛之會滿洲臣僕自應奮勉從事何所畏懼而

餒怯若是總之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眾所阻撓如其不可眾雖強為奏請朕亦斷不允行是皆爾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但滿洲臣僕習氣至於此極朕若姑息因循不速為整頓振興舊俗數年後不知何所底止也故召爾等降旨開導將此宣示八旗大臣官員以及兵丁等知之○庚申賜顧麟等五十九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寅 上幸西廠閱出征兵賜健銳營官員等飯○戊辰調嵇璜為吏部侍郎表曰修為戶部侍郎○調吳達善為工部侍郎以雅爾哈善為兵部侍郎由署戶部遷○辛未命阿勒楚喀駐防兵丁增設副都統一協領一每年加賞農具銀兩俟二十年後停止○吏部奏嵇璜見由戶部左侍郎調補吏部右侍郎例應以左侍郎管右侍郎事至吳達善調補工部侍郎表曰修東華續錄 一 乾隆四十 七

調補戶部侍郎應否將見任右侍郎三和劉綸各轉補左侍郎或即以吳達善表曰修補授之處請旨得旨三和著轉補工部左侍郎劉綸著轉補戶部左侍郎其由五部左侍郎補授吏部右侍郎仍以左侍郎管右侍郎之例實屬繁文著停止並交會典館改正○以鄂彌達署吏部尚書由本部侍郎著○王申諭據富勒赫奏高斌張師載多用公項銀六萬餘兩應著落前任河庫道何焯李宏名下追賠等語何焯李宏職任河庫道專司錢糧豈容家混開銷擅動公項藉以彌補虧空是高斌張師載為南河之罪人而此二人者又高斌張師載之罪人也所有高斌張師載多用公項銀六萬餘兩即著落何焯李宏名下追賠著交與尹繼善將何焯李宏拏交工次監追予限二年如逾限不能完繳即照陳克濟等之例正法○癸酉諭班第自到軍營以來辦理諸事均合機宜奮勇果斷是

東華續錄 乾隆四〇

以先經進兵擒擊阿爾台以內居住之進噶爾烏梁海宰桑二人收戶口千餘今復遣兵由彼越索勒畢領進至布拉罕之察罕托輝額貝和碩地方將準噶爾宰桑庫克新瑪木特通瑪木特悉行擒獲收厄魯特兵一百五十餘名我兵並未傷損一人此皆班第實心奮勉調遣合宜所致深屬可嘉班第著賞給世襲子爵補授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仍賞銀一千兩薩喇爾感戴朕恩遇事奮勇效力此次皆由伊首先進取克成此功尤當加以殊恩薩喇爾亦著賞給世襲子爵補授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至所賞世職或兼於本身或令伊子承襲之處令伊等自行酌定具奏○諭此次辦理烏梁海及擒擊瑪木特諸事因策楞舒赫德有心畏縮阻撓軍務是以將伊等革職伊子俱交刑部監禁無知之徒倘有以幼兒為可憫者今班第到軍營以來遵朕諭旨相度機宜奮勉進兵東華續錄 一 乾隆四十 六

收獲烏梁海二千餘戶詢知兩瑪木特居址奮勇衝寒而進不致一名漏網俱被擒獲則二人從前畏縮無能種種悖謬之處愈覺可恨伊二人之罪俟班第審明具奏時再行定奪外策楞之子特英額著發往莊浪特昇額發往江甯特清額發往杭州特成額發往西安特嵩額發往青州舒赫德之子舒甯發往涼州舒安發往成都披甲效力贖罪○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稱薩喇爾帶兵將兩瑪木特俱已擒獲並獲扎哈沁噶勒雜特兵丁百餘名仍飭薩喇爾一面辦理收服扎哈沁包沁游牧人眾一面躡緝擒捕巴朗等語此皆 昊蒼默佑班第薩喇爾眾王公台吉共相奮勉之所致已降旨將班第薩喇爾俱賞給子爵世襲罔替其餘出力人員俟班第查奏到時再行加恩至喀爾喀官兵此次甚屬奮勉亦著查明賞資其職分較大人員至熱河時朕另行加恩將此宣

四四三

諭伊等至班第奏請此次擒獲噶勒雜特包沁之厄魯特一百五十餘名開示恩德釋放遣還所奏甚是此後伊等互相傳播準夷合部人眾必將感戴朕恩於來年進兵事宜大有裨益班第等宜將朕憫其隻身被獲不忍其父母兄弟妻子分離是以釋回令其肯月完聚之處明白宣諭酌賞口糧遣還再擒獲之得木齊達什敦多布不必羈禁在彼亦著同兩瑪木特解送前來如已經派人解送兩瑪木特達什敦多布著另行解送來京至烏梁海宰桑都塔齊一切差遣無不奮勉此次往說瑪濟岱之便收服烏梁海十八戶著不必另行查辦可傳諭賞伊○甲戌諭大學士等準噶爾本元朝臣僕竄處西北恃其荒遠憑陵番部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三駕親征肅清沙漠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策妄阿喇布坦父子濟惡仍肆跳梁是用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及朕嗣統當 皇東華續錄 一 乾隆四十 九

考降旨撤兵之後而噶爾丹策零遵守定界遣使請安求通貿易朕特加恩俯准以示懷柔迨噶爾丹策零物故其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為孽兄喇嘛達爾扎所弑而喇嘛達爾扎復為達瓦齊所弑在喇嘛達爾扎雖承緒不正尙屬噶爾丹策零之子至達瓦齊則篡竊亂臣耳乃今年夏閒遣使來京仍請赴藏熬茶覲然以噶爾丹策零自處試思堂堂大清中外一統而夷部亂臣妄思視同與國此其逆天悖理為何如耶上年杜爾伯特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等率眾來降今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又舉部內附斯均窮蹙來歸之人朕為天下共主兼覆並載既無拒而不納之理而喀爾喀內地俾此輩數萬眾仰食聚處將來滋生蕃庶亦豈久安善策朕於達瓦齊初無興師問罪之意而事會所至揆之理勢實有不得不從長經理者昔 皇考初議撤兵籌畫尙在未定

予蒙 召同果毅親王等及軍機大臣等 咨度再三並諭以此時不罷兵則成功尙未可期此時若遽罷又恐後人以爲曠已勞之功彼時予議以當罷爲請 聖意乃定二十年來邊圉晏然甲兵不試固朕初心即車凌等始至時朕尙無意及此奈達瓦齊眾叛親離叩關踵至此皆 上蒼默佑有不期然而然者我滿洲舊俗尙義急公一聞用兵無論老壯咸以不得與爲恥承平日久習於晏安環甲執兵衝鋒陷陣不免視爲畏途然以應行之事值可乘之時而牽於浮論坐失機宜朕亦斷斷不肯出此也從前策楞舒赫德辦理北路軍務乖張怯懦種種不合皆由存畏難之見思以退縮自全是以重治其罪今班第奉命前往奮勇果斷旬月之間收獲烏梁海數千戶口牲畜甚多又將準噶爾宰桑庫克新瑪木特通瑪木特悉行擒獲又得戶口牲畜無算使策楞舒赫德於東華續錄 一 乾隆四十 二

七八月閒即能如此其成功豈不更爲迅速亦必有不止於此者班第薩喇爾已俱授爲領侍衛內大臣並各賞給世襲子爵以爲大臣實心任事者勸策楞舒赫德應得之罪俟班第議奏到日另行降旨其在京諸子及歲者俱發往各省駐防披甲當差朕辦理政務信賞必罰一秉至公毫無成見亦並不爲悠悠之論所奪特將此番用兵始末及在事諸臣功罪宣示中外知之○雲貴總督碩色等奏據永昌府稟報緬甸國王莽達喇被所轄之得冷子攻破阿瓦大城該國王逃避無蹤茲訪得該國大和尚撒納情同大頭目捧奪貌等辦事不公得冷子怨恨率眾將阿瓦大城攻破該國王見避海濱其國王二子在所屬之猛迺地方均未回國報聞

十一月丙子朔諭軍機大臣等著寄信班第等詢問通瑪木特爾

若誠心歸降宜將爾眷口並屬下人等接取前來再說降噶爾雜
特不但許爾等無罪大皇帝必當格外施恩一面將通瑪木特同
解來京若已自軍營起程扎拉豐阿即遵旨將伊如何登答之處
作速移咨班第辦理○戊寅 上幸南苑行圍○蘇祿國王蘇老
丹嘛喊味麻安柔律噶遣官表進方物並請入附版圖得旨覽王
奏進貢方物具見惻忱知道了爾國遠隔重洋輸誠向化良可嘉
尚所請將疆土人丁戶口編入中國之處已允部議毋庸齎送圖
籍已有旨了○己卯諭每年自十一月初一日為始祭祀朝集俱
穿貂鑲朝衣端罩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各省怡賢親王祠設
立已久後浙江等省有改為關帝廟者所辦甚是各省俱宜照此
於後殿安設神牌而前殿或供神佛或供奉關帝神像俱可此亦
無關政要不必張揚行所無事可耳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知之○諭據班第等奏稱同兩瑪木特來歸之克爾努特台吉阿
布達什原同伊弟巴圖爾帶領戶口前來因被哈薩克錫喇人等
搶擄暫居扎哈沁地方今因擒獲瑪木特前來歸誠等語阿布達
什原與阿睦爾撒納等同來投順因馬力疲乏不前中途又被劫
掠今據輸誠款附亦當加恩著傳諭班第酌賞阿布達什段匹並
照扎薩克台吉職銜辦給行糧牲畜歸於阿睦爾撒納部內一併
居住○庚辰加陝甘總督永常內大臣銜○癸未諭策楞舒赫德
俱係身受重恩之人乃自到軍營以來畏懦退縮辦事乖謬朕原
降諭旨令班第取具伊二人供詞奏到日再行治罪今覽班第奏
摺伊二人自認重罪俯首無辭若論軍法當即在軍營正法示眾
但朕念其平日差遣奮勉在內廷行走有年著格外施恩免其正
法仍留軍前效力贖罪至於明歲大兵進征之時策楞舒赫德俱

東華續錄 乾隆四〇

不必同往所有糧餉事務著派永貴溫福隨同辦理○以收服烏
梁海功加貝勒青滾雜卜郡王銜公車布登扎布貝子銜○乙酉
上啓鑾幸避暑山莊○丁亥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杜爾伯特
台吉訥默庫等於廣仁嶺迎 駕是日 上駐蹕避暑山莊○戊
子諭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杜爾伯特台吉訥默庫和碩特台吉
班珠爾等皆進噶爾渠帥嚮慕德化率領二萬餘眾傾心來歸甚
屬可嘉應施恩賞給封號以示懷柔至意阿睦爾撒納封為親王
訥默庫班珠爾封為郡王杜爾伯特台吉剛多爾濟巴圖博羅特
輝特台吉扎木參齊木庫爾封為貝勒杜爾伯特台吉布圖克森
額爾德尼羅壘原端輝特台吉德濟特普爾普克什克封為貝子
輝特台吉根敦扎布固木扎布杜爾伯特台吉布顏特古斯孟克
博羅特和碩特台吉納噶察封為公杜爾伯特台吉烏巴什伯勒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克輝特台吉伊什克什克特封為頭等台吉均授為扎薩克管轄
所部人戶其如何編次旗分佐領補授官職之處著該部照例辦
理阿睦爾撒納等受朕恩育務將各該屬人等慎加約束教養勉
供厥職安分謀生爾等果能仰副朕心遵循訓旨則永沐朕恩於
無既矣慎之毋怠○命杜爾伯特部落以親王車凌為左翼盟長
貝勒色布騰為副盟長貝勒車凌孟克為協理盟長郡王車凌烏
巴什為右翼盟長郡王訥默庫為副盟長○以輝特親王阿睦爾
撒納為北路參贊大臣杜爾伯特郡王訥默庫為西路參贊大臣
○己丑加貝子車木楚克扎布貝勒銜○壬辰諭軍機大臣等班
第等奏請將收服之扎哈沁人等遷至內地扎布堪庫克嶺等處
居住此事斷不可行伊等如此辦理者特慮扎哈沁人內有存二
心之人潛行逃竄又慮噶爾雜特哈薩克錫喇兵來搶奪之故此

四四五

皆未審事之機宜所慮殊屬過當我兵未收服烏梁海扎哈沁之前或恐新降人等逃往送信理宜防範今車凌阿睦爾撒納俱已來降又將烏梁海扎哈沁人等收服準夷全部早有見聞不但一二不足信之人逃往原不足惜即使洩漏信息彼知我收其屬部明年兩路進兵大加征剿不過愈加驚怯耳更有何慮若恐其遣兵搶奪即達瓦齊發兵前來若人數不多我兵以逸待勞儘堪剿滅即能以大力搶回扎哈沁不過如我未收扎哈沁而已於我未為傷損而轉可以試看達瓦齊之力量明年易於進兵今方欲辦理準夷若將投誠之人均如此遷居內地明年進大兵時收服各部又將何以辦理乎著班第等將扎哈沁人等仍令居住齊拉罕地方斷不必移至內地○召班第來京陛見以阿睦爾撒納暫署將軍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協辦○命車凌同車凌烏巴什往西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五

路軍營訥默庫同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往北路軍營○甲午以進剿達瓦齊宣諭準部詔曰誕告爾準夷有眾昔爾台吉噶爾丹策零祇服朕訓恭順無失朕嘉其誠篤二十年來疊沛恩施俾爾有眾各得休息逮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承襲台吉朕復加恩悉如其舊乃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賦性暴戾不恤其眾喇嘛達爾扎因而篡弑於時會欲代申天討殲此逆亂念噶爾丹策零後嗣惟有喇嘛達爾扎一人用是恩施格外未加剿除達瓦齊以噶爾丹策零臣僕敢行篡弑致噶爾丹策零後嗣滅絕且又殘害同人酷虐其下敗壞黃教悉令還俗朕念噶爾丹策零恪恭敬順事朕有年安忍視其宗滅地亡使雅席黎元流歸左道又值杜爾伯特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不勝其虐率屬投誠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車凌等懇誠祈請朕焉有不收留撫養

之理是以特沛殊恩悉皆加爵晉秩其屬下宰桑亦予官職及銀段產畜俾得安居然使安置於喀爾喀地方不免侵占游牧互相雜處殊為無益不若仍居舊地為尤善也今為爾眾兩路與師北路令將軍班第阿睦爾撒納西路命將軍永常薩喇爾率兵前進平定準部以為車凌阿睦爾撒納人眾復業之所爾夷眾有車凌阿睦爾撒納族屬欲行內附者朕亦一體施恩其餘有眾如謂達瓦齊既弑其主又絕人嗣思念大義不甘為彼臣僕慕朕德化抒誠來降者朕亦同車凌阿睦爾撒納等一體撫恤使居原游牧處不令他徙總之先來者先受朕恩後來者後蒙朕惠即使達瓦齊痛改前非輸誠投順朕亦一體封爵不令失所爾等如不曉朕憐念夷眾喪亡溺於左道拯諸水火之意不知大義所在仍懷觀望或敢抗拒者大兵所至必盡殲除爾等其詳求朕諭熟思利害善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五

自裁擇勿遺爾悔為此誕告○乙未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以喀爾喀副將軍額林沁多爾濟為西路參贊大臣○我安徽臨淮縣歸鳳陽縣轄○丁酉諭據班第等奏將烏梁海人眾編設旗分佐領著照所奏宰桑車根赤倫著授為三品總管副都統銜察達克著授為總管喀喇巴圖爾阿玉錫著授為扎哈沁四品翼長俟庫克新瑪木特到時朕意欲授為散秩大臣並補放總管至庫克新瑪木特等請令扎哈沁等在扎布堪等處屯田適據阿睦爾撒納奏定明年二月進兵即在額爾齊斯等處屯田著瑪木特等即往額爾齊斯耕種應需籽種著加恩賞給○准阿睦爾撒納暫回游牧命色布騰巴勒珠爾署將軍事○戊戌 上還京師○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劉統勳等奏酌帶賞需一摺內稱準噶爾頭目加果有交納軍器實心向化者應酌予賞資等語所奏非是準夷投

誠人眾所帶軍器若令其一交納則是激之使反拒之使不來
既阻其向化之誠復啓其疑貳之漸焉有如此辦理之法若果應
行獎賞則當其率眾歸誠朕自有格外加恩之處如近日北路之
阿睦爾撒納等來降何嘗不厚加龍錫如其投降交納器械軍
營將軍即行議賞則是以我財幣賄誘來降幾似利其所有而爲
之矣况橐載鉅萬而往是啓賊人以搶掠之門也此從前岳鍾琪
等辦理錯謬豈可復踵前弊劉統勳原係漢人軍務非所諳練鄂
昌外任年久乃亦漸染綠營惡習爲此陳奏甚屬不合著飭行至
另摺奏五十六帶領察哈爾兵丁支領口糧火藥之處從前原議
令其隨帶兩月口糧緩程前往其經過處所尙可打牲行圍以資
口糧豈必按日計算且察哈爾兵丁從無操演之例即應行操演
者既到彼處亦宜停止再無需用火藥之理明係五十六藉此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圖侵冒貨賣劉統勳等據此辦理直爲伊所蒙蔽所有支領火藥
著悉行追繳五十六如此居心豈可令在軍營已有旨擊交刑部
著劉統勳等即行派員押解來京○辛丑諭長蘆鹽政普福奏蘆
東眾商情願捐銀三十萬兩稍充軍營賞需之用且援金川之例
爲請此甚非是金川用兵適當朕普免天下錢糧千餘萬之後又
值江南水災賑濟撫恤需用過多是以於兩淮蘆東浙閩等處各
商之急公捐輸者不便阻其報效之忱俯允所請其實於軍需所
費何裨萬一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實適當準夷投誠者接踵而
至應籌其游牧俾令久安且彼內亂機有可乘此不過以餘力舉
之已屬裕如而近年以來各省年穀順成倉儲豐美即去秋淮徐
諸郡被水成災賑恤所需亦不下數百萬而每歲冬季八旗兵丁
諸賞資按例舉行並不因西北軍需於應用帑項稍存裁節之見

東華續錄 乾隆四〇

統計經費仍復有盈無絀何至遽以商捐爲請耶向來偶遇軍需
災賑之事不知輕重之人多思藉以開例報捐然果籌餉採荒動
煩經畫則捐輸踴躍原屬臣民忠愛之誠而此時則殊可不必况
天地生財貴於流通庫藏所積既多而臨事又復別籌取益殊非
用財大道朕所不爲軍需所費邊境藉以流通卽內地商民亦均
爲有益普福此奏所見甚小著傳旨申飭恐各省復有踵而行之
者是用明降此旨諄切曉諭令內外諸臣共知朕意○命兆惠富
德總理臺站
十二月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鄂昌奏噶勒丹多爾濟來降應備
給口糧牲畜等項如有追兵前來並請發兵堵禦等語噶勒丹多
爾濟如果實心來降一應賞賚之處自當豫行備辦但甫來之初
尙不必急爲賞給俟伊等奏聞後朕自格外施恩其未奉朕旨以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前先行酌量接濟可傳諭鄂昌將伊帶來人眾一面安插一面派
駐紮哈密章京索諾木看管噶勒丹多爾濟來京至噶勒丹多爾
濟本係準噶爾台吉之大者隨帶人眾必多如準噶爾追兵前來
令伊等自爲迎敵我不過聲援接應再無恤來降之人斷不可令
綠營兵丁過加防範致使伊等生疑○丁未諭刑部准駁案件關
繫人命出入理宜加意詳慎向例有該部駁正准予議敘之條前
直隸耿揚業賜傷李秀之母身死一案該部並未詳察據題率覆
因命更正而該部遂有未經飭駁司員交部察議之語今楊錫紱
奏人情畏處分甚於得紀錄恐嗣後心存成見必有不當駁而駁
者是乃誤會不知朕本意以爲歷年刑部司官濫駁而濫邀議敘
者不知凡幾今應駁而不駁獨不應處分乎是處分當駁而不駁
乃所以杜不當駁而駁者也其實從前刑部司員以駁案濫邀議

四四七

敘者比比皆是而以不駁處分者始此一案耳楊錫綬尚誤會如此其他可知然天下事固不以一例槩之亦曰大公順應耳用是再行明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戊申以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永常為定西將軍薩喇爾為定邊右副將軍○己酉予故廣西巡撫李錫秦祭半葬○庚戌命 永陵四大祭輪派盛京五部侍郎行禮○辛亥 上幸大學士來保予告大學士福敏第視疾○以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親王銜琳沁郡王訥默庫班珠爾郡王銜青滾雜卜尙書公達爾黨阿總督伯鄂容安護軍統領烏勒登為北路參贊大臣親王額琳沁多爾濟車凌郡王車凌烏巴什貝勒車凌孟克色布騰貝子扎拉豐阿公巴圖孟克瑪什巴圖將軍阿蘭泰為西路參贊大臣○癸丑軍機大臣奏查設窖藏冰每年通州應運京城冰二千塊道里較遠計塊予值不若即在京取用之便見在龍堂蓮花池等處得冰甚多即以通州應運之數就近增取其通州取冰之例應停再熱河等處乃巡幸駐蹕之地用冰無多請嗣後熱河藏冰定為二千塊喀喇河屯三百塊巴克什營等七處各一百塊報聞○甲寅諭庫克新瑪木特著授為內大臣在御前行走通瑪木特著授為散秩大臣在乾清門行走庫克新瑪木特之子車凌達什得木齊達什敦多布俱授為三等侍衛得木齊蘇珠克圖授為藍翎侍衛○甲子命鄂容安赴西路協理臺站○命浙江杭嘉湖道甯紹台道兼管海防○乙丑命公哈達哈將軍阿蘭泰馳驛赴喀爾喀各賞銀三百兩○丙寅調阿蘭泰為北路參贊大臣鄂容安為西路參贊大臣○以內大臣瑪木特為北路參贊大臣○癸酉諭大兵進發凡經過名山皆應敬謹致祭明年西北二路大兵進發平定

準噶爾地方問之薩喇爾瑪木特等北路經過阿爾台山珠爾庫珠山西路經過博克達山阿拉克山著交該衙門撰擬祭文交兩路前隊將軍等於大兵經過時敬謹致祭○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奏稱與阿睦爾撒納會議明歲進兵額爾齊斯一摺阿睦爾撒納欲於明春趁準噶爾馬畜疲乏之際不能抗拒易於成功所思甚是瑪木特來時亦如此具奏朕因伊二人之言業降旨兩路皆定於明春進兵但見在軍營馬止有三萬六千餘匹明春遣往兵六千名以每名三馬計之須用馬一萬八千匹除疲弱不堪應用外如尚有可用者則多派數百名朕近遣哈達哈等赴喀爾喀挑選馬匹伊等若能多為挑選則再派一二千名尤好惟度馬力辦理可也○是歲朝鮮琉球安南蘇祿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八千四百五十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名口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

天

較遠計塊予值不若即在京取用之便見在龍堂蓮花池等處得冰甚多即以通州應運之數就近增取其通州取冰之例應停再熱河等處乃巡幸駐蹕之地用冰無多請嗣後熱河藏冰定為二千塊喀喇河屯三百塊巴克什營等七處各一百塊報聞○甲寅諭庫克新瑪木特著授為內大臣在御前行走通瑪木特著授為散秩大臣在乾清門行走庫克新瑪木特之子車凌達什得木齊達什敦多布俱授為三等侍衛得木齊蘇珠克圖授為藍翎侍衛○甲子命鄂容安赴西路協理臺站○命浙江杭嘉湖道甯紹台道兼管海防○乙丑命公哈達哈將軍阿蘭泰馳驛赴喀爾喀各賞銀三百兩○丙寅調阿蘭泰為北路參贊大臣鄂容安為西路參贊大臣○以內大臣瑪木特為北路參贊大臣○癸酉諭大兵進發凡經過名山皆應敬謹致祭明年西北二路大兵進發平定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壽恭校

乾隆二十年春正月丁丑命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率參贊大臣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郡王品級青凌雜下內大臣瑪木特奉天將軍阿蘭泰帶哨探兵由北路進剿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率參贊大臣郡王班珠爾貝勒品級扎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帶哨探兵由西路進剿○辛巳諭皇十四叔恂郡王自復封王爵以來甚屬恭謹竭誠供職昨聞患病適御齋宮是以先遣阿哥等往視賞給經被今聞溘逝深為惻然著派三阿哥前往穿孝賞銀一萬兩料理喪務俟逾祭祀之期朕當往奠尋予祭葬諡曰勤○癸未上臨故恂郡王允禔喪次賜奠○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睦爾撒納奏稱詢據投降之庫本告稱包沁人等投入哈喇額爾齊斯居住彼處人皆言大兵前來須待明年草青當此牲畜孳生暫且過冬一俟雪消即往額林哈畢爾噶去等語看來準噶爾料我兵於出青前斷不能進若乘其不備於二月間進兵五六千必能成功著寄信阿睦爾撒納等即遵旨辦理○甲申阿睦爾撒納奏察達克圖倫楚文稱兵至華額爾齊斯收獲包沁宰桑阿克珠爾與得沁人等並通瑪木特家口交恭格敦丹照管居住包沁之得木齊和濟木瑚里獲噶勒雜特之庫棚詢稱從前巴朗在奇蘭居住聞大兵來逃往阿里克台察達克見往擒擊查包沁乃布魯特回種與烏英齊博東齊近日久知我兵少難保無虞隨派兵往迎恭格敦丹遷包沁於齋拉罕又侍衛蒙固勒等文稱扎哈沁之得木齊瑚爾海齊獲逃人納瑪林詢知被巴朗舊帶早欲歸降故來扎

哈沁居住有包沁人顏達什自伊犁來納瑪林向問據云在齊爾地方遇台吉巴特瑪車凌額琳沁及阿睦爾撒納宰桑默克勒齊三人領哈薩克兵據我牲口聞去擒達瓦齊見令顏達什庫棚解營詢問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將新收包沁人等安插齋拉罕甚是將來招服噶勒雜特人等亦著照此辦理朕從前惟聞阿睦爾撒納征戰甚勇今閱伊所奏如令顏達什庫棚前來詢問準噶爾情形及發兵接濟察達克等甚合機宜朕深嘉之察達克等不費一矢即收服包沁人眾顏達什復稱巴特瑪車凌帶領哈薩克兵往討達瓦齊看來準噶爾內亂計窮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今若度量情形可無庸會合西路之兵即揀選精兵數千於二月中旬奮勇深入更覺易於集事著交阿睦爾撒納酌量辦理察達克此次收服包沁人眾及往擒巴朗等殊屬奮勉其人亦頗誠實除烏梁海兵丁不必派往外伊身及伊所帶曾經效力之烏梁海二十人仍帶領前進可即傳諭阿睦爾撒納知之尋實授察達克副都統授圖倫楚頭等侍衛翁郭爾扎木禪二等侍衛○諭通瑪木特為人誠實恭敬朕甚嘉悅是以加恩授為散秩大臣賞實衣服銀物今聞溘逝殊堪軫念著傳諭軍前大臣於軍營內支銀二百兩賞伊家屬治喪並揀選伊子襲職再伊家屬如在原游牧處著庫克新瑪木特照看或欲來察哈爾地方即相依薩喇爾居住並令其加意照看○丁亥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等奏察達克圖倫楚等據包沁之得木齊和濟木瑚里通瑪木特所屬得木齊哈喇勒岱告稱噶勒雜特之宰桑哈薩克錫喇都噶爾領兵二千欲擄包沁人眾隨即帶兵退回此必包沁人內有陰懷異心者虛為聲揚察達克等並未詳察即已退兵適為其所愚耳因此

益見阿睦爾撒納前將包沁人等安置齊拉罕地方甚合機宜厄魯特侍衛達什敦多布係哈薩克錫喇一處宰桑都噶爾之兄其戶口尚在噶勒雜特今伊情願前往招服噶勒雜特人等並擒拏巴朗朕已賞達什敦多布副都統職銜令其馳驛前往軍營此際察達克等雖回不過到齊拉罕等處著阿睦爾撒納速諭伊等即於所到處等候達什敦多布不必遣包沁兵前往著於努三所管兵內再派數百名共備一千交察達克圖倫楚翁郭爾扎木禪及達什敦多布公同帶領前進噶勒雜特聞我兵退回必然無備乘此加兵自更易於成功阿睦爾撒納即遵朕旨明白曉諭妥協辦理一面速行回奏○停止江南河工捐栽柳樹○己丑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等奏烏梁海總管赤倫欲帶人前往招服汗哈屯之烏梁海人眾隨即差伊前往阿睦爾撒納辦事果斷毫無猶豫朕心深為嘉悅著將朕所帶荷包一對賞阿睦爾撒納並於彼處賞給銀一千兩再傳諭阿睦爾撒納俟未倫事竣回營一面馳奏一面即傳朕旨賞給赤倫副都統職銜以示鼓勵○革貝勒車登扎布任以郡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為喀爾喀副將軍○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阿睦爾撒納奏遣赤倫前往招服汗哈屯之烏梁海等想此時赤倫已到事已就緒厄魯特烏梁海人眾既於舊游牧處居住將來汗哈屯之烏梁海等投至或可照此辦理若必須遷移則與察達克等烏梁海游牧一同遷進俾新舊所收之人彼此連界居住亦可其宰桑等至軍營叩見將軍大臣時朕即加恩賞給品級遣回管理屬眾和托輝特郡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熟悉烏梁海人情性朕已派令照管著傳諭阿睦爾撒納會同青滾雜卜妥商辦理○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唐喀祿奏班珠爾

等懇請仍留北路先據薩喇爾奏班珠爾人甚去得而和碩特兵又最勇健若與杜爾伯特兵於西路同進實為有力是以降旨令其調往西路今班珠爾等既願留北路兼於進取事宜有益即著照伊所請仍與阿睦爾撒納前進准噶爾平定之後朕意將四衛拉特封為四汗俾各管其屬封車凌為杜爾伯特汗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朕曾面諭車凌阿睦爾撒納二人第班珠爾尚未知悉可即諭伊知之再納噶察告稱將和碩特人移駐青海之處從前納噶察來熱河時朕降旨俟事成後或在原游牧或移居青海悉惟爾便並未諭令必移青海居住也此阿睦爾撒納納默庫所共聞况朕方將封班珠爾為和碩特汗乃轉令伊舍舊地而移青海乎若納噶察不過一扎薩克或欲移駐青海亦無不可俟事定後伊再具奏請旨班珠爾未來熱河而納噶察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四

又誤傳朕旨著唐喀祿明白曉諭班珠爾等知之又諭唐喀祿奏班珠爾等願留北路一摺著鈔寄班珠爾知悉班珠爾兵少本不成隊伊既不願往西路朕已允其所請但朕觀納噶察為人狡詐喜事今所告唐喀祿之言有事成後封阿睦爾撒納為汗帶領哈薩克阿布賚等瞻仰令與阿睦爾撒納連界居住從此當愈加和好等語甚屬含糊似事成時止封阿睦爾撒納為汗殊不知準噶爾平後亦不過將伊四衛拉特台吉分封為汗令各管屬下而已並非止封阿睦爾撒納一人統管準噶爾地方也若果如此是仍為達瓦齊矣試思朕之辦理此事果專為伊等乎伊等遂為此言試探是其所望甚奢若將來止封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轉不免於失望班珠爾等可將封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其餘三姓台吉內封為三汗之處於間中言及俾伊等熟聞庶幾妄念可

消至阿睦爾撒納遊牧在塔爾巴哈台果否與哈薩克毗連若相距遙遠而為此說是欲藉哈薩克以為擅權之地也伊等果知奮勉朕不惜格外加恩至專擅則斷乎不可著侍衛扎克蘇密齋此旨傳諭班第薩喇爾留心察看俟進嚙爾既平阿睦爾撒納帶彼處頭目來時再將哈薩克之事會議請旨辦理○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永常係滿洲大臣平日尙知奮勉是以命為將軍俾與薩喇爾盡心商酌集事今聞方觀承奏伊催趨自京起程之大隊兵丁則誤會朕從前催令哨探兵前進之旨何糊塗悖謬一至此耶再劉統勳參奏趙本植承餒馬匹偷漏草料一案有永常經過甯夏該府求派餒馬之語雖永常未必因其懇求即令承餒但以軍需重事不計其人可否輒照所求委派可見漫不經心著傳諭永常嗣後務遵朕旨諸事與薩喇爾商辦慎勿以己為將軍任意妄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

再薩喇爾進兵永常不必同進務待眾兵齊集帶領前往毋得故違取罪○癸巳阿睦爾撒納奏阿克珠勒告稱巴特瑪車凌與哈薩克往征達瓦齊博囉塔拉以外已被搶掠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將阿克珠勒等所告巴特瑪車凌與哈薩克人眾往征達瓦齊之處奏聞可見達瓦齊勢已窮蹙進嚙爾業成瓦解之形若不迅速進兵必致哈薩克倖獲其利著阿睦爾撒納度馬力或五六千或三四千務期奮勇前進迅奏膚功先因察達克等為包沁人言所誑即行撤兵朕已降有明旨今觀阿克珠勒之言則其欺誑愈見俟達什敦多布到彼仍遵前旨與察達克圖倫楚帶兵前往在阿睦爾撒納所領大隊之前另作一隊哨探兵方有裨益再朕曾降旨令西路哨探兵聽候北路起程日期亦於原定日期之前先行進發今已另諭薩喇爾若西路先至博囉塔拉有機可

乘則不必更候北路儻北路先至亦然如必須兩路合攻則仍守候一齊進發總之兩路將軍大臣皆為朕出力之人不論孰先孰後惟期剋日成功可傳諭阿睦爾撒納等知之○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去年收服扎哈沁時努三烏勒登即應往擒巴朗乃與薩喇爾等商議便爾回營伊等之意不過謂既有薩喇爾之言即與己無涉努三烏勒登皆係御前行走舊僕今又領兵即薩喇爾不去亦應向前豈得反藉薩喇爾為推託况察達克圖倫楚等開隔三兩月前往尙將包沁人等收獲伊等彼時若即領兵前進巴朗猶未遠屢亦可一併擒獲且新厄魯特擄掠不能禁止並聞其選取佳物牲畜成羣不料無恥至於此極努三烏勒登著即解任擊往軍營交阿睦爾撒納審明具奏努三駢處著策楞前往烏勒登駐處著舒赫德前往將所得擄掠物件徹底查出再哈達哈辦理馬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六

匹事務完竣即令帶兵在烏勒登處駐紮其努三駢處令塔勒瑪善前往○諭前色布騰巴勒珠爾奏稱阿睦爾撒納會言瑪木特係軍威收服與傾心降附者不同乞將伊等在哨探兵內領兵之處停止朕因降旨在前忽爾中止啓其疑心隨即批示曉諭今據阿睦爾撒納奏稱二月十五日內兵即前進瑪木特於正月十七日始自京起程斷難馳赴朕思阿睦爾撒納自到軍營諸事盡心辦理并井此次進兵惟伊是賴瑪木特之去否原屬無關緊要若既到軍前自不便不令其前往今已遲延不能同進伊自不安生疑慮原派扎哈沁兵三百名仍著阿睦爾撒納帶往再額爾齊斯屯田兵前命努三帶往今努三已解任著以塔勒瑪善代之親王成衮扎布向請效力軍前朕原派往額爾齊斯屯田著仍派伊前往辦理原定屯田兵丁僅派車凌等數十人及喀爾喀綠旗兵數

百名尙未敷用著阿睦爾撒納酌留厄魯特兵一二百名於屯田處展放卡倫防守又前哨大隊兵俱進烏里雅蘇台不可無人鎮守著留莫爾渾駐紮辦事此際辦理糧餉馬匹亦屬需人著舒赫德以章京銜協辦事務奏事一體列名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知之○丙申諭軍營撥運准帶茶布○停本年經筵○范廷楷緣事解任以蘇崇阿為江西按察使由河南河○戊戌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以托忒字奏請遷伊遊牧於烏里雅蘇台等處地方並將管理伊等遊牧大臣更換一員又稱伊屬下人內有從前離散者懇賞給印文前往招降等語從前朕已降旨俟平定準噶爾後分封四衛拉特其輝特人等即在其內毋庸另給印文在阿睦爾撒納之意以班第不允所行為此陳奏著傳諭班第俟準噶爾既定將輝特所有阿睦爾撒納原管之人即照所請令與伊等會合居住如有屬人眾多之頭目亦一體賞給封號管束其屬節車凌等之杜爾伯特班珠爾之和碩特均照此辦理至唐喀祿乃新用之人不諳事務朕已降旨撤回阿睦爾撒納等遊牧移至烏里雅蘇台等處甚屬妥協即照所請行班珠爾係與阿睦爾撒納同來之人亦應一併遷移其如何遷移之處著班第阿睦爾撒納會同納穆扎爾一面辦理一面奏聞阿睦爾撒納惟圖迅速成功早受朕恩勿以遊牧為念新派之納穆扎爾會同管杜爾伯特遊牧因彼處無事特將伊調管輝特和碩特部落至於該部落生計果有不足納穆扎爾即行奏聞朕自加恩撫恤如車凌車凌烏巴什等來降後偶遇災疫稍為艱窘朕即加恩撫綏伊等俱感戴朕恩樽節勤儉漁獵為生盡可樂業阿睦爾撒納可令宰桑等諄切曉諭其屬務令盡力耕種使永遠生計有資以副懷柔遠人至

意諭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曰阿睦爾撒納以托忒字奏請將伊遊牧移居烏里雅蘇台等處朕以事屬可行已准其請惟奏請印立招降伊輝特台吉屬人一事是其欲取多人占據地方之意已經微露似平定準噶爾全為伊一人集事矣薩喇爾到彼務須留心防範慎勿任其所行然亦不可稍為漏洩此時薩喇爾進兵愈速愈妥若使阿睦爾撒納先進似覺稍為未便薩喇爾其善體朕意○辛丑阿睦爾撒納等奏詢據包沁之顏達什等稱去秋往伊犁見達瓦齊終日飲酒事務皆廢遣人往擒額琳沁旋即敗回哈薩克兵來行文各處備兵兵皆未到自齋爾至伊犁俱被搶奪其屬皆言自伊為台吉無一日安甯人人嗟怨伊犁馬匹亦甚平常報聞○癸卯諭乞休終養國家恤老教孝之典亦人臣養廉資事之道其以實情陳請者無不俞允但漢人習氣往往進則託名於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八
受恩深重不敢言去而退則以本欲陳情奈非聖意不得自遂為辭昨因幾暇偶閱舊案以增知識即見查嗣庭記事內有難於乞身之語形之紀載可見向來即有此習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查嗣庭之貪位謬記不待朕言而以今日諸臣之隱懷朕有不得不明言之者即如大學士史貽直陳世倌皆年踰七十然精力尚健儘可供職且伊等並無過愆朕自不忍遣之使去若謂從前朕治張廷玉之罪以為炯鑒則大不然張廷玉在彼時朕見其動履龍鍾特令軍機大臣等到伊寓傳旨令其乞休此眾人所共知共見者乃伊奏稱史貽直會言伊不應配享 太廟向朕要求左券朕即賜詩允准而伊次日竟不親詣官門謝恩實出情理之外夫史貽直係獨對原有此言而朕不以為然亦並未告之張廷玉張廷玉何由而知則揣摩朋黨之風謂之盡無可乎此乃張廷玉罪由自

取初不因其引見歸老也且當朕令伊乞休時豈嘗授意使之要請又安能逆料其不親赴謝恩而因以治其罪耶設朕有此心則何以對張廷玉又何以對在廷諸臣耶且大臣中如任蘭枝魏定國梅穀成等皆不勝屈皆以引年而去朕亦何嘗固留在京必不使享林泉之樂耶然此一身之事即朕欲示君臣大義宜鞠躬盡瘁不宜棲遲偃仰此名朕亦受之至親老侍養天性至情朕以孝治天下何忍不曲加體恤而亦以為朕不許朕實不受也即如梁詩正之父年八十餘梁詩正在戶部尚書數年並未奏及至調任兵部乃有去志此際未必不有後言迨以冢卿協理閣務伊復繼職如前是豈伊父獨老於伊任兵部時耶及朕南巡親見伊父衰憊失明而伊僅乞暫假旋即赴闕朕始諭意令其請告以全名節此亦可見朕之用心矣又如近日按察使沈廷芳來京陛見詢知伊母已過八旬朕方為之惻然而伊乃逡巡以迎養為請彼意如此朕將何以為辭試思望九老婦何忍令其舟車跋涉去就水土不服之鄉以博迎養之名且藉口於甫經升任不敢遽告是誠何心道員中足勝臬司者自不乏人豈少一沈廷芳而不令其終養耶况沈廷芳前為御史章奏中侈談忠孝古語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何獨忠於君而忘於親耶即楊錫紱向以道學自負乃父喪甫聞聞巡撫之命亦何嘗以母老請養又侍郎內如嵇璜彭啓豐巡撫內如蔣炳衡哲治皆有老親在堂因循戀職初無一言可見伊等平日寵利榮心既不能以至情懇告而強顏支飾轉以進止不能自主誘之於朕朕豈肯受耶當梁詩正回籍時即有人疑汪由敦擠之使去是以協辦之缺朕即用孫嘉淦繼以蔣溥若論其才學自不出汪由敦之上第在諸尚書中蔣溥尚可勝此且係世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九

臣因降旨擢用使汪由敦果能於朕前排擠梁詩正何以不能即以其術委曲救護張廷玉耶此亦事之易見者至嵇璜裘曰修兩部對調本以裘曰修與署尚書楊錫紱及選司鄧錫禮均籍江西伊等素講鄉情不得不為改調儻沾沾以養廉厚薄為重輕身列九卿者豈應出此若嵇璜謂因初調吏部不敢陳情則未調之先何事忘之朕今亦非催令若而人者養親而去但去不去由彼而此旨既降則貪位後言之人尚能施其技乎特頒此旨曉諭中外知之○甲辰諭直省建立名宦鄉賢祠即古者警宗之祀所以崇德尚賢與斯祀者必其人實可當之無愧方足以光俎豆而式鄉閭其典綦重昨於幾暇恭讀 皇考世宗憲皇帝上諭有江西撫臣謝旻以原任學道高鎮崇祀名宦降 旨訓飭並詢問江西通省紳士應否崇祀令其據實陳奏 皇考於崇祀一事加意慎重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十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十

矜士貢諛徵賄何所不有風勵激勸之謂何不亦演典章而數名器乎朕亦非謂大臣祖父必不可入祀也果使政事人品足為矜式自必久而益彰何妨待之十數年後而必及其子之備位大僚亟亟題請以至公之舉而冒至私之名乎其入祠年歲已久者姑免追究所有王安國楊錫紱之父禮部行文各該省即為撤出從前具題之督撫及覆准之該部堂官俱著交部查明嚴加議處嗣後子孫見任九卿者其祖父槩不得題請入祠其身後鄉評允當者聽著為令總之徇情曲庇即黨援門戶之漸昔 皇考洞悉此等陋習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呂留良諸案實足以挽頹風而勵名教萬世子孫臣庶何忍不兢兢遵守使綱紀肅清俗尚敦厚乃國家之福即四海臣民之福也儻以日久漸弛復萌故智將來如有似查嗣庭呂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執國憲以儆奸頑者諸臣其共惕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十二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奏請同哨探兵前進與富德辦理臺站事務哨探兵進發隨營安臺既有將軍指麾又有富德查辦可以無庸兆惠前往烏里雅蘇台甚屬緊要莫爾渾一人尚恐不能周詳著兆惠即留烏里雅蘇台協辦事務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丙午諭朕近於幾暇恭讀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於禁止貢獻嘗諄切訓誡至再至三而逆犯查嗣庭日記有進硯頭瓶湖筆一事形諸記載可見人心險薄何所不至益以仰見 皇考聖明洞照防微杜漸之淵衷所以維持世道者至深且遠因憶御極以來雖曾禁臣工貢獻而朕四十壽辰臣工於方貢外亦有進玩器書畫慶祝者在督撫諸臣受朕委任若因辦覓貢物而使屬員得以乘機迎合或貽累於富戶商人稍有人心者當

不出此設令有之亦斷不能逃朕洞鑒然僉邪好事之徒未免因此妄生疑議構造浮言是亦查嗣庭者流耳當此光天化日之下雖伊等技無所施而究不若槩行禁絕者之為善也嗣後廷臣督撫其毋有所獻並諭中外知之○諭朕昨因論臣工終養一事降旨宣諭今日稽璜彭啓豐各具摺陳情終養此奏若在降旨之前出自伊等至情迫切固當曲體允從茲特以面聆訓諭感發天良則所請乃導之自朕而伊等本未嘗有迫不及待之情此亦如禮部測賢在可准不可准之間其去留朕得而權衡之又當各視其人矣彭啓豐才本中平辦理部務亦屬竭蹶且伊係內廷翰林以文學為職而上年扈蹕和詩視前邈遜所學日漸荒落著照所請准其回籍終養稽璜在諸侍郎中才具尚可辦事且一時出兩侍郎缺亦未得其人仍著照舊供職伊面奏以去歲奉差南河會告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十二

假歸省見伊母暮年衰病此奏出於中情實不因朕旨則伊自差竣回京已及半載何前此默無一言而今日於訓諭之後遂若是亟亟耶適合昨所降旨所謂情見乎辭無可置辨矣朕辦理諸務一秉大公毫無成見而確有定衡恐不知者以同請而去留各異妄生疑議將此再行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睦爾撒納奏前隊兵六千名於二月十五日以前進勦屯田兵丁亦相繼前往末後再派兵三千接續策應辦理甚是阿睦爾撒納等隊後添派之三千兵即著班第帶往見在準噶爾情形窮蹙已極成功甚易朕意兩路哨探兵至博羅塔拉等處則與伊犁甚近彼處形勢即可瞭然著阿睦爾撒納詳察彼處情形若無需續進大隊之兵可一面檄令撤回一面速行奏聞即駐紮伊犁之大臣等須留兵跟隨亦即於見在所領兵內挑留應用著傳諭兩路

將軍等知之○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劉統勳等奏官兵口糧酌議自行裹帶四十日官爲馱運八十日其在途行走軍營駐紮所需口糧另自哈密運往覈給等語官兵給與駝隻卽爲伊等裹帶口糧之用若仍官運何名裹帶又何用給與駝隻耶劉統勳所奏仍係軍行糧隨從前岳鍾琪等所辦舊例全不合此次機宜已於前奏降旨訓諭該協督尙未奉到是以仍有此奏耳見在北路辦理俱係兵丁自行裹帶西路自應畫一但恐北路伊等業已傳知先到之兵應令詳悉曉諭伊等錯辦之故一遵北路成例辦理至官兵一抵巴里坤卽行進發設或稍有停待無過數日並非久駐劉統勳等摺內所稱軍營駐紮口糧亦毋庸另行籌辦可併傳諭知之○己酉御史錢士雲奏巡幸之期王大臣驗看月選官不必更調得旨所奏是然猶有未盡更調何不可然一月之中少不過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十三

梓假建言爲徇庇之地其風斷不可開錢士雲卽應交部議處矣若錢士雲另摺所奏調缺一事朕見有可行處不以人廢言卽已批准其見今坐補原缺之人該部查明具奏再行降旨○庚戌諭原任四川提督岳鍾琪於 皇考時宣力西陲勤勞頗著卽如逆犯會靜遣張熙投遞逆書一事岳鍾琪與之設誓誘令供出實在姓名卽行參奏居心甚爲誠實其在西路軍營時驕縱狂妄於辦理軍務亦多錯謬然覈其功罪自不相掩至金川之役用爲提督雖彼時番酋有效順之意而岳鍾琪深入番巢住宿碉寨曉以順逆示以不疑亦其忠信素著所致是以加恩特於本身授爲威信公爵今伊已身故雖公爵不應世襲而其子孫竟無一世職朕甚憫焉岳鍾琪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令其子孫世襲罔替以示朕追念舊勳之至意該部卽行文該督黃廷桂俟伊子孫服闋時給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十四

護開府擴地及西北邊今遺址久湮著傳諭鄂容安此次進兵凡
準噶爾所屬之地回子部落內伊所知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
據者並漢唐所未至處一一詢之士人細為記載過便奏聞以資

採輯○戊午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
賢皇后陵奠酒回鑾○己未召范時綬來京調胡寶琛為江西巡

撫以楊錫紱署湖南巡撫蔣溥署吏部尚書由戶部兼署○庚申諭軍
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稱來降之噶勒雜特部人齊倫告稱噶勒

雜特之宰桑哈薩克錫喇都噶爾等俱向伊犁遷去阿睦爾撒納
之兄巴特瑪車凌等皆已敗出阿睦爾撒納謂其言荒唐無據噶

勒雜特人等聞我兵收服包沁雖遷移他去我兵撤回伊等自仍
歸原游牧居住且此際牲畜疲瘦又安能遂至伊犁所見甚是但

既有此言則達什敦多布等為前哨兵必須有兵接應方合機宜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

著傳諭西路將軍副將軍等仍照阿睦爾撒納等所奏兩路大兵
至博囉塔拉會合前進勿拘泥從前所降之旨再都噶爾原有投

順之意今達什敦多布等又前往擒擊巴朗想都噶爾必聞我兵
進發前來投誠巴特瑪車凌即真敗出諒亦不遠聞阿睦爾撒納

領兵前進亦必來尋伊弟阿睦爾撒納惟相度事機小心辦理為
妥再巴朗背恩逃竄反捏浮言阻撓歸順之人甚屬可惡伊見在

居近北路或聞大兵將至逃往西路亦未可定薩喇爾務遵前旨
訪得巴朗消息即另派兵先行前往擒擊巴朗解送京師正法勿

令違颺○癸亥命貴州貴陽一府二廳七州縣平越石阡二府六
州縣改隸糧道轄○乙丑以王際華為內閣學士由詹事府遷○丙寅

上還京師○丁卯諭雲南易門等二州縣上年地震塌壓民戶加
倍賑給○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爾等詢問蘇珠克圖告稱

哈薩克巴朗並非噶爾丹策零之弟朕前曾降旨詢問阿睦爾撒
納據奏在哈薩克時留心察訪知係冒稱巴朗名色不足為據合

之薩喇爾所奏其為假冒無疑再降人齊倫會言哈薩克兵見為
達瓦齊擊敗使哈薩克力量稍強能擒達瓦齊則進兵時須豫籌

所以備禦之道今並未占據伊犁早已敗退我兵進剿尤為便捷
況兩路哨探兵會合一處已逾萬數乘機前進儘可迅奏膚功薩

喇爾務加意奮勉仰副朕懷至擒獲達瓦齊後應如何辦理哈薩
克事務會同班第阿睦爾撒納等詳籌妥辦

三月乙亥 上親耕藉田○己卯 上啓鑿謁 泰陵○召鄂昌
來京調陳宏謀為甘肅巡撫以台柱署陝西巡撫前廣西布政使戶部郎中○

命阿思哈以布政使銜協辦糧運見任吏部郎中○壬午 上謁 泰陵
回鑾○葉存仁以失察庫書包攬侵欺降補河南按察使以同德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六
為浙江布政使富勒渾為浙江按察使由直隸熱河道遷○癸未廣西巡

撫衛哲治奏原任湖南鹽驛道謝濟世縱子謝夢雄指官撞騙並
攜帶二子赴湖廣江南就姻不聽查審得旨謝濟世前任御史以

建言自命歷任監司屢蹈罪戾俱邀恩寬宥休致家居應自知檢
束今據衛哲治題參縱子指官撞騙巧詞牽告不聽查審任意避

匿此風斷不可長著湖廣江南督撫於謝濟世所到之處即行擊
解廣西俟該撫審明後仍解交刑部請旨○甲申諭軍機大臣等

胡中藻所著堅磨生詩鈔悖逆譏訕之語甚多張泰開提督學政
時為之作序編次刊刻張泰開由編修擢至侍郎在內廷行走見

此悖逆之作不知痛心疾首轉為之刊刻傳播實乃喪心之尤今
阿思哈審訊據供序文非伊所作集中前後編次序文甚多若非
出於張泰開之手則為此序者何人乎張泰開此時若不據實供

明即日胡中藻到案質訊無可推諉始行供吐則張泰開之罪愈重著在京總理王大臣會同阿里衮嚴加訊究務得實情至孫夢遠路談等雖經見過其詩尚係微員不足深究但追出詩集足矣若張泰開則曾任卿貳如此重師門而罔顧大義不重治其罪無以正人心而申憲典所有詩集四本著一併發交王大臣等逐條研訊奏聞朕回京時俟胡中藻到自另有諭旨明發○諭永常奏稱帶領見在綠旗及回子兵於三月初九日繼前隊哨探兵進發永常辦事一味草率其急欲進兵意以事成時伊亦在彼處同有勞績耳此等意見愚而且鄙昨已降旨令伊不得僅帶綠旗官兵前進如已起程接旨後即在中途等候俟各處兵丁齊集再行進發永常係總辦軍務大臣一切應辦應催之事皆係其職分朕令劉統勳前往不過協辦伊任內事耳伊理應將一切事務籌畫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七

周詳乃諸事推諉於劉統勳今急欲帶兵前進意以業已進兵則愈於伊無涉不思劉統勳一人不但不能辦理今又將鄂昌之事交與劉統勳豈能兼顧永常接到此旨即將帶往綠旗官兵交與額琳沁多爾濟帶領伊即回至肅州將陸續所到之兵辦給一切糧餉馬駝全行妥協起程有日伊然後尾行前進少有違誤斷不寬宥再車凌等此次行走奮勉朕是以加恩令於中途賞給羊隻或用肉乾此亦鼓勵戎行之意若使伊等口糧充裕而羊尚未到即為少緩再給亦無不可而永常輒議令將羊隻折銀賞給試思以二千人而賞給一千餘兩之銀作何分給且見已進兵銀兩亦何所用之永常之辦理種種未協即此可見見在解往之折價銀兩既行分給不必置議仍遵原旨辦理羊隻及肉乾等項作速解往即行分給永常務遵旨辦理○乙酉 上駐蹕吳家莊閱永定

河隄○丙戌 上幸瞭鷹臺行圍射熊一槍殪虎二○ 上召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論曰我朝撫育方夏於今百有餘年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來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於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胖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譁張大逆不道蒙我 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儆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鴟吠之胡中藻即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牘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六

鼎三代而下享國之久莫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匪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為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洲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再觀其與一世爭在醜夷之句益可見矣又曰相見請看都盡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非謂旗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闕又曰再汎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應是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斂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潛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

為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藉題以寓其譏
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為奇
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
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
莫加單辭出尙書呂刑於詠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
生今日天地人為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
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
瀆一百年來類首同蓋謂嶽瀆蒙羞類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又
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為遊觀縱盜驪八
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
周王溁彼因時邁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
今亦是塗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九

頌蠲免則曰那似偏災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證朕一聞災歎立
加賑恤何乃謂如佛證之難觀耶至如 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
花已覺單無帶之句 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 皇考世宗憲皇
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
何嘗令有干與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
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於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
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為王法所必誅而
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為夫君
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曰父君何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
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
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我冠是出頭
伊由翰林游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

並非遷謫乃以挂冠為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誰完吾身
飯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羅網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笱又
曰蠶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聞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
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瓊沙偷射蟻饒舌狠
張箕賢良祠詩又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
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
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
心術叵測於命督學政時會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
中即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為垂照之義亦可
以為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孝經義有
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
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
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
無晨等題若謂出題欲避熟經書不之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
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
及進呈詩冊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
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
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諉及本朝則叛逆耳
朕見其詩已經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
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
得不申我國法正爾驛風效 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
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為之出賃刊刻至鄂昌
身為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
與之唱和引為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二十

用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著革職等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命直省大吏保舉堪勝知府人員送部引見○庚寅 上還京師○諭軍機大臣等達爾黨阿奏帶領索倫兵三百名於三月初三日至軍營初六日起程繼大兵前進達爾黨阿所領係索倫勁卒又經伊自行揀選者著傳諭班第俟達爾黨阿兵到時急速前進務同阿睦爾撒納前隊哨探兵一併進發○飭貴川修火政○鄂昌以負恩黨逆奪職逮問○壬辰諭原任江南河道總督高斌本一居心忠厚人易為屬員所愚又身有殘疾不能親身督率以致滋弊債事國法所在固不可寬戴罪河干已經二載念係宣力舊臣敷歷年久方欲量給大臣職銜以為餘年光寵今聞溢逝不及蒙恩殊為可憫著賞給內大臣職銜俟伊子東華續錄 一 乾隆四十一 三

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往復唱和實為喪心之尤今檢其所作塞上吟詞句羸陋鄙率難以言詩而其背謬之甚者且至稱蒙古為胡兒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傾心歸附與滿洲本屬一體乃目以胡兒此與自加詆毀者何異非忘本而何又如鄂昌家查出塞爾赫曉亭詩鈔內有作明泰妾杜貞姬詩一首初似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閱原案始知明泰身為協領侵蝕兵丁錢糧其罪本即應正法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將伊解送甯夏永遠枷號實屬格外寬典而塞爾赫所作詩序但知贊其妾為貞姬遂飾為仇家行刺等語此直變亂黑白不自知其矯誣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謀殺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惡人而有貞姬為妾之理乎夫滿洲未經讀書素知尊君親上之大義即孔門以詩書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為重若讀書徒剽竊浮華而不知敦本務實之道豈孔門垂教之本意况藉以詆呵譏刺居心日就險薄不更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斷不可長著將此通行傳諭八旗令其務崇敦樸舊規毋失先民矩矱儻有託名讀書無知妄作侈口吟詠自蹈竊陵惡習者朕必重治其罪○壬寅薩喇爾等奏遣侍衛瑚集圖等齎敕往諭噶勒藏多爾濟等三月初十日阿巴噶斯舊宰桑德濟特之弟及子來稱我等宰桑為達瓦齊殺害今天兵將到願率屬效力十三日布魯古特之得木齊巴拉等三人來稱達瓦齊暴虐困苦不堪日望天兵速至今諾海奇齊等三十餘台吉並我屬下願投誠又業克明安輝特台吉托博勒登族弟巴朗來迎告稱我兄因臂折不能騎馬遣我率屬投誠又同巴朗來之噶勒雜特得木齊博勒坤車凌們綽克率屬來降臣等宣旨曉諭賞茶葉安插各本處十四日巴爾

瑪得木齊伯克勒特收楞額庫魯克等來稱我等原係巴爾瑪部
 來扎哈沁住已十餘年聞天兵將到願率舊宰桑噶齊拜之子圖
 爾塔默特屬戶投誠復據瑚集圖等帶領噶勒藏多爾濟所遣迎
 接之宰桑扎爾布多爾濟來稱恭捧敕書到額林哈畢爾噶之羅
 克倫噶勒藏多爾濟跪聽稱 大皇帝洞鑿我處情形達瓦齊殘
 虐眾心解體我與彼勢不相侵犯自篡奪台吉以來我屢勸不
 從數年不通信去歲向我調兵我不發今年令我備兵一萬我不
 備大兵過時我屬俱照常耕種今聞恩旨願率屬投誠諭軍機大
 臣等據薩喇爾等奏噶勒藏多爾濟率眾投誠看來大功告成在
 指顧間不勝欣慰薩喇爾遵朕訓示動合機宜實屬可嘉俟功成
 後加恩優敘先將朕所佩荷包賜予並賞給雙眼翎以示優獎噶
 勒藏多爾濟乃準噶爾大台吉所屬之人甚眾著薩喇爾即同扎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

拉豐阿鄂容安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孟克降旨曉諭朕聞伊來
 降甚為喜悅特遣侍郎玉保前往降旨獎諭因道遠不能多賚什
 物先將朕御用數珠荷包等賜予俟大功告成後更加殊恩寵錫
 天朝此次用兵實因準噶爾地方互相殘殺民不聊生是以特命
 六師前來拯救俟平定準噶爾後令四衛拉特人等照舊安居並
 封王爵共享昇平噶勒藏多爾濟既為準噶爾大台吉即封為綽
 羅斯汗其阿睦爾撒納應封輝特汗車凌應封杜爾伯特汗班珠
 爾應封和碩特汗同至熱河朝覲大加宴賞故先為宣示俾汝知
 之再於投降各台吉等亦降旨宣諭汝等傾誠向化皇上俱深為
 優獎因汝等戶口多寡差等尚未周知是以未頒賞賚什物一俟
 玉保查奏即行賞給車凌等帶至熱河入覲應賞給爵秩者亦即
 給予可一一曉諭俾伊等踴躍歡欣佇荷朕恩又諭噶勒藏多爾

濟乃準噶爾大台吉今率所屬來降平定準噶爾大功告成必速
 此實 上天眷佑大兵所到不煩一矢皆已稽首歸誠著將薩喇
 爾原奏鈔寄班第阿睦爾撒納閱看料沙克都爾曼濟此時亦當
 由北路來降果爾阿睦爾撒納可即宣諭汝係大台吉大皇帝必
 封以王爵且我等俱叨受天恩汝復更何疑慮仍將何時投誠之
 處速即奏聞至沙克都爾曼濟等來降後亦即應令伊等入覲西
 路著派扎拉豐阿北路著派阿蘭泰同車凌等帶領伊等由阿爾
 台前至熱河瞻仰朕躬以地處口外甚為涼爽於蒙古人頗相宜
 也再應入覲之人儻為數無多即俱令前來如因人眾乘傳稍難
 即令大台吉數人先來餘人另為一班俟明年入覲亦可仍將見
 在前來人數及何日起程之處奏聞其應封爵秩之人亦應查辦
 且查封時即可灼知其戶口多寡之數阿睦爾撒納等並應將從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

前以至熱河如何深受朕恩之處詳悉曉諭俾伊等共知慶忭也
 ○癸卯諭西師報捷諸部願入版圖日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
 入時憲書頒賜正朔以昭遠裔向化之盛侍郎何國宗著加尚書
 銜往該處測度繪圖呈覽○吏部議江西按察使范廷楷刑求謝
 祥一案應革職巡撫范時綬降二級調用得旨范廷楷著革職來
 京該部帶領引見范時綬著於補官日降二級用○協辦陝甘總
 督尚書劉統勳奏遵旨查出鄂昌詩彙札彙及書札臣與鄂昌共
 事甘省見其書詞閃爍好為隱飾意其不過遇事多疑識見鄙瑣
 今閱札彙除發價派屬員代買物件等事罪止不應外至如聞伊
 弟鄂容安將有北路之命遂有奈何之辭又於史貽直則貪緣納
 賄於黃廷桂則舞弊市恩實出意料之外謹籤進得旨汝如此不
 瞻顧直奏何愁不永受朕恩耶勉之

夏四月甲辰朔諭屠嘉正不勝按察使之任著降補貴州古州兵備道所遺貴州按察使員缺著崔應階補授○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睦爾撒納奏額林哈畢爾噶之宰桑阿巴噶斯等迎接我兵投誠前來阿睦爾撒納即曉諭撫慰遣人收服伊等屬下人眾又將我兵分路前進阿睦爾撒納親身帶領先往集賽鄂拓克處收服人眾辦理頗中機宜阿巴噶斯烏勒木濟哈丹俱係準噶爾舊日大宰桑之子孫今既誠心歸順朕深為眷念著加恩將伊三人俱授為散秩大臣先賞給孔雀翎俟另遣御前侍衛齎衣帽等物前往頒賜即將此旨先行曉諭伊等知之再觀阿巴噶斯之詞尙未悉噶勒藏多爾濟業已投誠今西路已遣人往收噶勒藏多爾濟將此一併曉諭阿巴噶斯等知之○丁未諭軍機大臣等胡中藻自回籍後所作詩彙甚少且其詞氣與刻集迥異必由先已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

中藻家中書籍內有豫變紀略二本複齋錄六本查係何等書有無關緊一併送來○戊申諭藩司為錢糧總匯庫貯銀兩向成弊藪歷經釐剔仍未肅清即如川省撥解陝甘軍需銀兩乃係經徵正項而鄂昌與黃廷桂書稱解到軍需青潮不足十分之三以撥兵餉雖屬不可若以採買軍需各物及運腳等項尙屬無疑已諭司照數兌收通融搭用等語協餉撥從鄰省青潮不足應責該省撫藩賠補足額何可委婉通融在鄂昌第藉以市恩而不知徇私舞弊已無所辭咎且青潮銀色既云不可支給兵餉又以爲採買運腳豈不重累商民殊不知朕之恐累吾民之念尤切也且藩庫之項解自州縣州縣之款徵自閭閻徵收兌解稍有不足豈肯絲毫遷就以自貽厥累青潮之色何自而來此必有巧爲舞弊者况潮色不已必至短平弊實日滋何所底止即此而觀外省庫項殊不可信向來伊等畏解部而利於協撥鄰省正持有彼此通融之說而經生迂論至謂庫項當存留各省不當多入太府此非獨不通世務乃典守者流言惑聽便於蠹蝕營私耳甘省此案已交劉統勳確查辦理其各省藩庫銀兩亦當徹底清查著各該督撫秉公盤驗如平色虧缺即著按數賠補仍將有無積弊具摺奏聞嗣後再有青潮不足等弊一經發覺惟督撫是問○諭史奕昂著來京以京員用甘肅布政使員缺著明德調補速赴新任史奕昂俟明德到甘交代再行起程周琬著補授四川布政使○諭軍機大臣等鄂昌署中查出字蹟有與黃廷桂札內稱撥解軍需銀兩青潮不足者十分之三已諭司委婉照數兌收通融搭用等語黃廷桂爲人尙屬老練且向來自稱孤立不倚樹怨於眾今觀鄂昌札內委婉通融等語則是黃廷桂在朕前博耿介之名而其實往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

來交結非不可干以私者此次姑從寬免其治罪傳旨申飭嗣後務宜痛加悔改儻不知儆省則素日老體面恐終難保矣至協解軍需原係應行起運正項何至青潮不足其中或別有情節並著據實具奏○以公泰為四川按察使由甘肅安肅道遷○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爾等奏帶領噶藏多爾濟投誠人等前進又羈留達瓦齊之來使帶往進發辦理悉中機宜朕深為嘉悅佇望捷音閱伊奏內有噶藏多爾濟人尚明白但心迹叵測之語朕思噶藏多爾濟雖不可深信見在既已投誠又帶兵一同前進諒亦無意外之虞若防範太過恐伊知覺反生貳心惟有示以大度默化其疑懼之意而已至朕以哈薩克錫喇稍有疑竇者蓋彼係北路之人如欲投誠何不即由北路前來反避走西路其迹似有可疑然既經投誠一同帶兵前進則疑竇亦自可釋且伊等人眾即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有一二略涉可疑之人今達瓦齊已不克抵敵而我繼至之兵又接踵前進朕固知其無能為也著將此傳諭薩喇爾等並將伊等前後奏摺錄寄班第等俾北路之兵亦急速進發尤為得力再朕前曾降旨俟俘獲達瓦齊時即行解送來京不可因已據伊犁稍容留頓著再傳諭兩路將軍或達瓦齊被擒或伊束手歸誠俱遵朕前旨辦理○諭和托輝特郡王銜青滾雜卜實心宣力辦事奮勉近因烏梁海宰桑都塔齊德憲該處新降人眾脫逃即告知將軍等派人將都塔齊擊獲正法甚屬可嘉青滾雜卜著加恩封為郡王至班扎喇克察於奉委時不令都塔齊知覺妥協拘解亦屬可嘉著授為頭等台吉○諭據班第等審訊努三烏勒登擬以應斬監候努三烏勒登收服扎哈沁後並不往拏巴朗實係貽誤軍機罪不可追但念伊二人去歲收服烏梁海扎哈沁時亦曾隨同

效力著加恩免其治罪仍留軍營以閒散效力贖罪○勒克以不職革職調赫赫為盛京戶部侍郎以奉寬為盛京工部侍郎由內閣學士○以富僧額為盛京兵部侍郎由右翼總尉遷○王子致仕大學士張廷玉卒遺疏聞得旨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屆八旬精神衰憊特加體恤准令退休實朕優念老臣本懷至於配享太廟一事係奉皇考世宗憲皇帝遺詔遵行而恩禮攸隆則非為臣子者所可要請及朕賜詩為券又不親赴宮門謝恩自不得不示以薄禮用申大義今張廷玉忠病溘逝要請之懇雖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皇考時勤慎贊襄小心書諭原屬舊臣宜加優卹應仍謹遵遺詔配享太廟以彰我國家酬獎勤勞之盛典其餘應得卹典並著該部察例具奏朕於滿漢諸臣從無歧視賞罰予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奪一準乎情理之至當以乎天下後世之大公並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尋予祭葬諡文和○癸丑永常奏臣於三月初九日領兵自巴里坤起程至阿克塔斯地方接副將軍薩喇爾等咨見帶兵向烏魯木齊進發可速領兵前來接應臣即抵察罕烏蘇距薩喇爾等所駐維克倫地方約四百里報聞○甲寅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稱胡中藻違天叛逆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張泰開明知該犯詩鈔悖逆乃敢助贊刊版出名作序應照知情隱匿律斬立決其與逆犯酬答之鄂昌侯擊解到日另議諭朕御極以來從未嘗以語言文字罪人在廷諸臣和進詩冊何止數千萬篇其中字句謬戾亦時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惡於胡中藻一人實以其所刻堅磨生詩內連篇累牘無非謗訕詆毀之詞不惟謗及朕躬且敢詆毀國家本朝撫

臨中夏百有餘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孫子世蒙教養深恩而胡中藻逆倫悖叛乃至於此其得罪於列祖列宗者至大昔皇考於查嗣庭等案大示義正意狂誕之徒必應知所畏懼而不謂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憲典以儆囂頑今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確訊屢經面對僉請處以極刑自屬按律定擬朕意肆市已足示眾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即行處斬為天下後世炯戒胡中藻係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致肆無忌憚悖慢講張且於其姪鄂昌敘門誼論杯酒則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耳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為鷹犬其詩中讒舌青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即張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爾泰胡中藻輩為匪類也鄂爾泰張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元

大有為耳不然何事不可為哉大臣立朝當以公忠體國為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為揣摩羣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鄂爾泰為滿洲大臣尤不應蹈此惡習今伊姪鄂昌即援引世誼親暱標榜積習蔽錮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使鄂爾泰此時尚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為大臣植黨者戒鄂爾泰著撤出賢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廟係奉皇考遺詔遵行與見在准張廷玉之配享相同應仍照舊張泰開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其出貲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係胡中藻自構張泰開著從寬免其治罪即著釋放仍在上書房行走效力贖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孫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著從寬免其緣坐其胡中藻詩案內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審結外其餘俱著加恩一槩免其查究至於李蘊芳

身為縣令乃以檢驗為苦反覆嗟怨甚屬狂悖該撫見以貪婪題參革職俟審擬到日再降諭旨餘依議○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稱帶兵前往額爾齊斯之西喇托輝地方已與阿睦爾撒納前隊會合等語大兵進剿自宜略分先後經朕屢降諭旨令班第計阿睦爾撒納行程約離數日相繼前進一則阿睦爾撒納係準噶爾人眾知名之人今伊帶哨探兵前進人多認識於收服準夷人眾較易再前隊既有哨探兵復有將軍隨後帶兵繼進聲勢聯絡軍威益振如將軍副將軍合併一處則眾人惟知有將軍不復更知有副將軍轉置阿睦爾撒納於無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長殊於軍行無益前因永常急遽進兵其意惟恐薩喇爾首先成功伊不得同邀爵賞朕已降旨訓飭班第若亦存此意即屬器量狹小豈朕委任之意即使阿睦爾撒納先抵伊犁克奏膚功朕於班第亦必加恩若先存急於赴功之意恐反不能承受朕恩矣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伊二人務須酌量相離數日陸續進發不得同在一隊行走西路將軍永常薩喇爾等亦遵朕屢次諭旨前進毋得故違取戾○呼爾瑪台吉納木奇等率屬來降願隨同進剿優賞有加○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永常奏稱索倫巴爾虎哲里木各處兵丁俱已至肅州伊接到諭旨即擬回至肅州及抵巴里坤而各處兵丁俱已就道是以即照薩喇爾等來咨領兵前赴烏嚕木齊駐紮以為聲援俟索倫巴爾虎兵一到即遣令前往策應其薩喇爾隊內撤出之甯夏莊浪涼州等處兵丁入於末隊兵內候哨探兵信息如無需用之處即同緣旗兵一併撤回永常此次辦理尙合機宜朕前降旨令永常回至肅州特因永常於任內應辦之事全無籌畫惟務邀功輕進恐貽笑蒙古人眾耳今接薩喇爾咨即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三

前赴烏魯木齊以為聲援應將駐紮兵丁留心約束俟薩喇爾有調取之信再親身帶兵前往儻因朕此旨仍復冒昧前進或一聞薩喇爾得伊犁之信思欲邀功輕舉妄動則大不可永常係將軍俟薩喇爾底定伊犁身臨其地一同辦理亦體制應爾彼時大局已定將應令駐守之兵即分派駐守應撤回者即飭交領隊大臣撤回伊酌量帶兵數百名從容前赴伊犁商辦善後事宜庶為允協原不在此時急遽前進始足表其奮往之忱也永常可即遵旨辦理毋得冒昧取戾至薩喇爾等將甯夏涼州莊浪等處疲乏兵丁裁汰顯係帶隊行走之大臣侍衛等不能善為約束著永常查明據實參奏如稍有徇隱亦難逃朕洞鑒○丙辰大學士九卿等奏逆犯胡中藻已經正法請照查嗣庭逆案例停止江西鄉會試論江西風俗崑陵固應整飭大學士九卿所奏亦懲戒惡習之意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但因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進之階朕心實有所不忍所奏不必行嗣後如有此等悖逆之案不但暫停數科必當大示義正以挽頹風該省士民其共知所儆○諭軍機大臣等永常以接濟口糧之事咨商薩喇爾據薩喇爾咨兵丁前抵伊犁及回至巴里坤兩月口糧尚不敷用永常即由伊所領綠旗兵丁裏帶口糧內借支十日先行運往並將貝勒玉素布所有兒驛馬數百匹及從前所買羊一萬五千隻俱行運送接濟永常如此辦理乖謬已極薩喇爾見在領兵前進如須接濟口糧自必早為籌畫今伊回文內所稱前抵伊犁及回至巴里坤兩月口糧尚不敷用並非見在急須接濟之語而永常一似刻不容緩即將伊隊內兵丁口糧借支十日急行運往稍有知識之人斷不出此况朕從前降旨原指牲畜而言若無牲畜即肉乾亦可運往而永常等亟亟籌進

口糧殊不可解此次所運十日口糧不准入正項開銷著永常自行賠補○戊午班第等奏臣等兩軍會合於三月三十日至額爾得里克地方馬力稍疲前至察罕呼濟爾地方乃各處通衢要路雖有班珠爾等在前似不若臣阿睦爾撒納親往籌辦一切察訪收服事宜較為有益見公同商酌揀選馬匹騰壯兵丁一千名臣阿睦爾撒納等帶領先進其餘兵丁俱交班第等帶領相繼進發再從前聲援兵原派於布拉罕青吉勒兩處駐紮今屯田之地已定在伊蘇圖鏗格爾等處相隔遠望難周應將青吉勒兵二千名移至察罕呼濟爾等處駐紮布拉罕兵一千名移至伊蘇圖鏗格爾之東鄂倫淖爾等處駐紮如此方可照管屯田之兵即偶遇調遣亦可應時而集報聞○己未諭據莫爾渾奏總管赤倫稟稱伊等至汗哈屯地方諭令彼處烏梁海投誠果勒卓輝眾宰桑等俱欲歸順惟布住庫猶豫不降等語果勒卓輝眾宰桑等皆願投降彼布住庫一人亦何能為是以朕諭班第阿睦爾撒納俟得伊犁時著郡王成衮扎布量派和托固特兵丁及續進之索倫兵丁帶領齊達克赤倫前往招降明白曉諭如伊等迎降仍令安居本處至布住庫情狀可惡雖來降亦不可受即令拏獲分與齊達克赤倫策根等作為屬下赤倫著往伊遊牧安息俟成衮扎布帶兵前進移咨關會即馳赴所約地方赤倫此次行走可嘉著加恩賞副都統銜並於餉銀內支給五十兩○庚申貴州巡撫定長奏請原任黔西州知州黃秉忠崇祀名宦祠諭定長此本甚屬錯謬黃秉忠乃黃廷桂之父計其宦黔以來六十餘載該州士民親身見之者尚餘幾人今日之合詞陳請豈出輿情公論且果有遺愛在人何以久未題達明係因黃廷桂見任總督且又與貴州連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瞻徇市恩耳原本著發還定長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照徇情例
降二級調用得旨革職從寬留任○諭軍機大臣等前永常於帶
往兵丁口糧內借支十日運赴薩喇爾前隊兵丁繼又請辦理一
月口糧運往經朕明切降旨令其停止今又稱薩喇爾所領兵丁
口糧止可供支至六月初旬今擬自哈密至烏魯木齊設立臺站
每臺撥駝五百隻陸續運糧接濟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輕重顛倒
外謬至於此極果應如此辦理上年即當豫備今明知成功甚速
乃反爲此急遽倉皇之態不但合機宜且使軍前兵丁聞知此
信反將帶往口糧不加撙節希冀多得勢所必有且永常身爲將
軍而刻刻以口糧不繼爲言更足以搖動眾心所關匪細永常辦
理乖謬毋論其事斷不可行即如永常所奏辦理恐亦不能如期
運到也至茶葉一項乃蒙古所最需用者運送亦較輕便已令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重

統動派員運往俟運到時薩喇爾酌量兵丁內實需接濟之人即
行賞給伊等或需用茶封或換易牲畜皆屬有益若無需接濟則
留作平定伊犁後賞給新來投降之人亦可著薩喇爾即遵旨辦
理再從前永常將接濟口糧之處咨商薩喇爾扎拉豐阿鄂容安
卽應明白指示乃以前抵伊犁及回至巴里坤兩月口糧尙不敷
用之語含糊咨覆亦屬不合卽如平定伊犁後將軍大臣官兵等
駐紮彼處亦豈有源源運糧接濟之理卽應照朕前降諭旨將收
取達瓦齊所有牲畜備用儻有不敷則以茶葉銀兩向厄魯特回
子等換易口糧辦理分給見在運糧之事固無庸議及卽大功告
成後朕或遣侍衛官員前往彼處或由彼處遣人進京均應照喀
爾喀擊取烏拉例行斷無裏糧行走之理將此傳諭薩喇爾伊到
伊犁後會同班第阿睦爾撒納等入於應議事內妥協議奏又諭

永常等摺奏據薩喇爾咨運到十日口糧已分給兵丁見在成功
甚速所有續辦一月口糧不必再運卽留於烏魯木齊地方俟撤
兵時再行支給永常屢以接濟口糧爲言經朕詳悉飭諭今薩喇
爾以不須接濟咨覆果不出朕之所料愈見永常辦理乖謬看來
永常不但不及薩喇爾且徒爲薩喇爾所笑伊尙時時獨逞意見
欲炫其長殊堪駭異嗣後毋得似此多事儻復蹈前轍朕必不爲
寬貸○以阿思哈阿桂俱爲內閣學士阿思哈由布政使銜吏部
選○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等領兵至察罕呼濟爾地
方尙未知達瓦齊信息見在進兵至額米爾等處相機辦理並遣
人偵探巴特瑪車凌實在信息籌辦俱合機宜自必迅奏膚功朕
意察罕呼濟爾地方尙未得達瓦齊信息蓋因去歲至今準噶爾
全部攘奪無已復經巴特瑪車凌及哈薩克巴朗等擄掠夷眾皆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重

無棲止之地星散奔逃是以如入無人之境達瓦齊料必不能固
守如果能固守則噶勒雜特之哈薩克錫喇又豈肯避走西路耶
看來達瓦齊勢已瓦解阿睦爾撒納惟加意奮勉迅奏膚功副朕
鄭重委任至意○班第等奏臣等與阿睦爾撒納等陸續前進在
察罕呼濟爾地方會軍因未得達瓦齊信息阿睦爾撒納已領兵
前往額米爾等處臣思大兵見在深入臣等所領兵馬休養數日
益覺飽騰見選兵八百名令瑪木特阿爾泰帶領先行會同阿睦
爾撒納一併進發尙餘兵八百名臣班第隨後帶領接應報聞○
丁卯薩喇爾等奏臣等領兵前進陸續招降各部人眾見據綽囉
斯台吉衮布扎卜等部陸續來降共四千餘戶內和卓木原係葉
爾羌喀什噶爾回部之長因策妄阿喇布坦時羈留伊父爲質未
經放回將屬下三十餘戶率領來歸臣俱令各回原處遊牧再葉

克明安合吉巴雅爾噶勒雜特宰桑哈薩克錫喇等因比年擾亂生計貧乏請給地耕牧臣等即令往吐魯番耕牧又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居住之人前以阿睦爾撒納被哈薩克搶掠生計亦艱因將阿睦爾撒納屬下未經帶往二百餘人及額林哈畢爾噶本處窮夷八百餘戶俱令在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居住附入有牲畜之扎哈沁宰桑敦多克等屬下俾給與籽種令其耕牧再噶勒藏多爾濟帶領伊姪扎那噶爾布見隨臣效力事事俱遵指示形迹並無可疑臣等留辦數日此際想達瓦齊已得兩路大兵前進信息若不遣人招服恐其聞風遠颺因繕檄鈐印曉諭利害飭侍衛塔奇圖等由烏爾蘇地方前往傳示諭軍機大臣等薩喇爾奏綽羅斯台吉衣布扎卜等各帶領戶口前來投誠及飭侍衛塔圖奇等前往曉諭達瓦齊辦理諸事悉合機宜朕心深為嘉予惟佇候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三

伊等捷音薩喇爾務宜加意奮勉迅奏膚功以副委任再朕觀尼瑪所供達瓦齊見在情形將來薩喇爾遣人曉諭後固必前來投誠或此時達瓦齊一聞大兵信息即遣人至軍前請降皆未可定如果來降薩喇爾即一面受降一面仍帶大兵進發辦理一切善後事宜並宣諭達瓦齊毋令稍生疑懼遵照前旨解送京師其噶勒藏多爾濟率領伊姪願隨大兵前往效力諸事俱遵照薩喇爾等指示辦理亦屬可嘉薩喇爾等毋庸過於疑慮轉致別生事端至投誠綽羅斯台吉衣布扎卜及布庫努特當扎木素等率眾歸誠俱應即加賞資但尚未查明伊等名目等次是以尚未頒賜賞資著薩喇爾至伊犁時即行查明分別具奏朕自加以厚恩先將此旨曉諭伊等知之至投誠之和卓木原係葉爾羌喀什噶爾回部之長羈留準噶爾為質未經放回情甚可憫著薩喇爾即將伊

派令前來入覲至回營時仍令復回原部並將此豫行告知俾知感戴薩喇爾此番籌辦妥協深屬可嘉著賞賜朕御用寶石數珠一盤扎拉豐阿鄂容安並著賞給荷包鼻煙壺以示優獎○戊辰琉球國世子向穆遣陪臣入貢請封允之○己巳賜琉球國王改鑄清篆印○壬申阿睦爾撒納等奏四月初九日有集賽宰桑齊巴汗迎於途次情願歸附效力軍前並告稱我等五集賽共六宰桑除杜爾把齊巴汗見在伊犁其餘宰桑薩瓦爾克爾策伯克達什策凌皆在遊牧地方我聞大兵雲集即來投誠伊等居住俱遠想一聞信亦必投降見今達瓦齊日在醉鄉屬下離心今年二月達瓦齊因征哈薩克令五集賽出兵五千並未聽從又十數日前巴則帶人三十餘戶至集賽地方馬匹俱為我等掠取見今流落宰桑達什策凌附近地方臣等即令齊巴汗帶兵五十名隨大兵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三

前進查五集賽既不聽達瓦齊調遣自必陸續歸附但統兵前往恐遊牧人眾轉生疑懼因令和托輝特副都統敦多卜宰桑錫哈瑪前往收服即於彼處派得木齊兵丁將巴朗擒拿並遣副都統職銜達什敦多卜宰桑烏勒木齊前往招降都噶爾又將軍班第咨送自伊犁前來之們都哈什哈告稱伊係臣阿睦爾撒納之人自伊犁起程距今止十三日大兵進剿達瓦齊尚未聞知見欲往征哈薩克集兵數千名於額貝諾爾地方令輝特台吉和通額默根管領離此僅一日之程臣即遣人將臣投順以來得蒙厚恩任用並見在帶兵前進情形告知和通額默根諭令早降又聞達瓦齊遣宰桑恩克博羅特吞圖布往集賽調取兵丁二人係達瓦齊信用之人若能擒獲達瓦齊情形俱可洞悉因派班珠爾等帶兵三百進攻務期擒獲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奏稱集賽宰桑

齊巴汗率眾投誠即隨大兵前進並遣副都統敦多卜前往集賽
 招降各處宰桑俾即派兵擒獲巴朗又遣達什敦多卜招降宰桑
 都噶爾辦理俱合機宜朕深為嘉予大功且晚可望告成阿睦爾
 撒納等務當益加奮勉以副委用至齊巴汗冀沐朕恩親身迎接
 大兵甚屬可嘉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並遣侍衛德善齋孔雀翎
 帽衣服荷包等物前往賞賜仍將大功告成後另加恩賞之處諭
 伊知悉再敦多卜達什敦多卜前往招降之集賽二宰桑及宰桑
 都噶爾並在伊犁之宰桑杜爾把齊巴汗一聞信息亦必陸續踊
 躍來降但俟奏聞後再頒賞賜未免遲滯將此四人亦照齊巴汗
 俱授為散秩大臣各賞給孔雀翎帽衣服荷包等物俟伊等投誠
 前來即行賞給其台吉和通額默根為遠瓦齊統領兵丁駐紮額
 貝諾爾地方阿睦爾撒納已遣人前往招降諒亦即來投誠但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月

知伊係何等台吉尚未奏明量給倭刀皮帽一頂數珠一盤亦交
 與德善齋往豫備賞給嗣後有似此等投誠台吉俱照此頒賞其
 應得職銜著阿睦爾撒納查明伊等帶來口口多寡分別具奏俟
 其赴熱河入覲時再行賞給阿睦爾撒納此次辦理可嘉著加恩
 賜與朕御用珍珠數珠一盤荷包鼻煙壺各一件色布騰巴爾珠
 爾青滾雜下瑪木特阿蘭泰班珠爾訥默庫庫布登扎布俱著賞
 給荷包鼻煙壺各一件以示獎勵○癸酉諭碩色等奏宮爾勸名
 下應追銀數原籍及任所賞財足數抵補其餘銀兩及東省見存
 貨產請令變價解交內務府查收等語碩色等所見甚小宮爾勸
 久任藩司大員辦理銅廠侵隱滋弊是以查產抵扣以為營私不
 職者戒今經審明追賠之項俱已扣清歸款此外所餘若查無可
 惡情罪自應給還本人即使情罪可惡不應給還亦止當留充地

方公用該省從前吳尚賢以內地奸民越境招搖勾引漁利所得
 財產應行入官宮爾勸自係地方官與此絕不相類該督等何得
 因有成案遂不論輕重一律率請變價交內務府殊屬錯謬著嚴
 行申飭

五月乙亥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阿睦爾撒納文稱前後隊兵丁
 口糧未全裹帶或將牲畜易換或將煙茶銀兩運解沿途自行交
 易阿睦爾撒納此言甚屬錯謬兵丁口糧未全給領者原為伊等
 在途難於攜帶起見即陸續給領亦自有一定日期豈有原領口
 糧尚未全帶反行續給之理又伊稱兩路兵會合駐紮若不豫辦
 接續口糧似乎少費籌酌兩路兵一經會合即當長驅直入又何
 庸駐紮守候伊原奏四月十五日可抵博囉塔拉地方今已至十
 七日尚駐紮集賽查伊屬下之人此事儘可於成功後從容辦理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月

何必亟亟查辦不過藉查人為詞逗遛時日竟無迅速奏功之意
 况欲將伊查屬下人遷移至博囉塔拉地方明係欲藉此時將伊
 屬下人等豫為糾合俟抵伊犁後將盡擄其財物可以就近竄逸
 逞其狡詐耳朕用人推心置腹何嫌何疑如係無關輕重之小過
 不妨置之度外似此貪詐狡獪伎倆畢露豈能逃朕洞鑒班第須
 察其心迹密加防範不得稍有疏虞再阿睦爾撒納文內又以養
 贍準噶爾窮人為言此事斷不可行朕另行降旨曉諭可將此密
 諭班第知之又諭據班第奏阿睦爾撒納咨商大兵前至伊犁撫
 定彼處人眾看來窮困者必多其作何養贍之處須豫為籌辦此
 奏所見非是從前杜爾伯特親王車凌輝特親王阿睦爾撒納等
 遠離遊牧前來輸誠朕是以加恩賞賜養其屬下人眾今遣兵平
 定準噶爾地方正為救伊等於水火令其安享太平若論窮人內

地外地各部落蒙古內何處無之博施濟眾勢所不能伊等於歸順後一榮妄冀養贖無論萬里之遠運送口糧難以辦理且試問伊等未歸順以前其所資以養贖者何在著即傳諭班第阿睦爾撤納等俟大功告成後將實在窮困者一一查明或於伊等富戶內令其兼養即欲更為籌辦不過即以蒙古自養之道令其各籌生計若必須一一辦理養贖斷不可行再阿睦爾撤納等雖不能照原奏日期於四月十五日抵博囉塔拉地方此時定已到彼會合直抵伊犁矣大功一成即遵朕屢次所降諭旨將在伊犁隨將軍大臣等駐紮兵丁酌量存留其撤回官兵即速陸續分起凱旋班第等公同妥協辦理○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爾奏新降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台吉宰桑俱傾心歸順冀受恩澤惟察其情形俱有不願封噶勒藏多爾濟為汗之意懇將此旨暫行停止薩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喇爾相機酌辦甚可嘉予著即傳諭玉保將朕所降封噶勒藏多爾濟為汗之旨不必宣諭薩喇爾自進兵以來諸事奮勉今又能詳察彼處眾人情形為此陳奏甚合機宜不特額林哈畢爾噶等處之台吉宰桑等情有不愿備準噶爾全部誤認以噶勒藏多爾濟代達瓦齊為汗展轉傳播關繫更大今暫行停止不即宣諭則眾人俱無猜疑於進兵事宜大有裨益薩喇爾著加恩賞銀一千兩即由此處遣人送至伊遊牧以示鼓勵○己卯移甘肅鎮番縣柳林湖通判駐甘州府撫彝堡○薩喇爾奏四月十三日得木齊烏勒斯等擒獲達瓦齊遣往哈丹阿巴噶斯之錫伯克沁等十三人臣等詢知達瓦齊尚在伊犁近年甚為窮迫因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在被竊掠滋擾遣伊等前往辦理到哈丹地方始知該處台吉宰桑俱已歸誠臣等見釋錫伯克沁回巢將 皇上安撫準噶

爾全部之旨及各部落輸誠歸附之處剴切曉諭並令布告附近達瓦齊之烏魯特克勒特綽和爾等部落招其來歸則達瓦齊必勢窮力竭更無容身之地報聞○庚辰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撤納等領兵抵五集賽招降宰桑達什策凌都噶爾等並擒獲逃人孟克特穆爾巴布爾葛蘇爾羅卜藏西喇卜等特請俟擒獲巴喇一併解送來京阿睦爾撤納等辦理甚合機宜但此次曾否到博囉塔拉稍內並未奏及惟於報封外填寫自博囉塔拉起程字樣想彼處地方頗大伊等或繞至邊界或到時尙未見薩喇爾是以未及聲明從前薩喇爾奏阿睦爾撤納約於二十一日可到此時想已經會合早抵伊犁捷音自可計日而待再貝子克什克公多爾濟車登等帶侍衛台吉等往追達瓦齊所遣宰桑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等乃於中途誤中恩克博羅特等之計至今遠颺如恩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博羅特果係換馬逃去豈有復寫字縛於馬鬣自言逃去甚遠之理此不過欲緩我兵追趕耳使克什克等果能奮往直前必將恩克博羅特即行擒獲但其擒獲與否於事關繫無甚緊要且恩克博羅特即已逃去亦必取道博囉塔拉始抵達瓦齊處則此時路經博囉塔拉或已被薩喇爾擒獲亦未可定其巴朗孟克特穆爾係首先脫逃之人情甚可惡著阿睦爾撤納即遣人將巴朗擒獲同孟克特穆爾一併解送來京其餘被脅同逃之人送往杜爾伯特遊牧處交與舒明約束收管○命翰林院侍講全魁編修周焯冊封琉球○辛巳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稱阿睦爾撤納遣策布登扎布帶領招服和通額默根宰桑鄂哲特所領兵五百名俱已收降朕前於阿睦爾撤納具奏時已知其必來歸附是以遣侍衛德善將賞賜之物豫行齎往今大兵甫到果即納款來降甚屬可

嘉著班第於德善到軍營時即將所齎賞和通額默根之物傳旨頒賜其賞給品級之處俟伊來京入覲時另降諭旨○在外任旗員迎養○班第等奏見在收服之塔本集賽約計戶口八千有餘伊等所居遊牧寬廣且係新附須駐兵防守應將駐紮察罕呼濟爾兵二千移於齊爾烏遜呼濟爾地方駐紮駐紮烏蘭淖爾兵一千移於察罕呼濟爾地方駐紮既資防範兼可調遣報聞○壬午諭貝子銜策布登扎布招降和通額默根甚屬出力著加恩授爲貝子副都統銜達什敦多布授爲散秩大臣們都哈什哈賞給翎帽衣服以示獎勵○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見在招降之和通額默根係伊弟格勒克雅喇木丕勒二人迫令同來宰桑鄂哲特集賽宰桑達什策凌策伯克巴桑因見往擒巴朗之兵始來歸順俱非實心向化阿睦爾撒納是以未將伊等帶往軍中亦不留在東華續錄 一 乾隆四十一 望

職銜庫圖齊納爾之宰桑索薩資於們都哈什哈一到帶兵來歸將達瓦齊所遣之綏綳鄂勒錐圖一併擒獻亦甚可嘉並著授爲散秩大臣賞給翎帽衣服著侍衛瑚費圖馳驛送往仍將事定後再行施恩之處詳悉曉諭伊等知之○班第等奏據薩喇爾文稱聞達瓦齊已往察卜齊雅勒地方距博羅布爾噶蘇台道路甚近若俟兩路會齊不免迂回西路見在輕騎徑往博羅布爾噶蘇台山梁進發其北路大兵即從庫蘇木蘇克前進互爲聲援臣等隨於四月二十三日輕騎起程過庫克托木前進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等亦至博羅塔拉見在會兵進剿報聞○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宰桑烏魯木偕伊叔庫綳帶領四百餘戶來降又宰桑庫本將達瓦齊差往和通額默根使人巴朗察汗擒解送甚屬可嘉達瓦齊向眾鄂拓克派兵台吉諾爾布統領在特里木哈達防守已遣侍衛庫納等傳旨招降看來大兵所至勢如破竹阿睦爾撒納等辦理甚合機宜見在達瓦齊計窮力竭諒必早已就擒諾爾布僅帶兵數百名在特里木哈達無關緊要來降固可即不來降亦更無可以逃匿之處矣所有率屬投誠之宰桑烏魯木並擊獲賊使之宰桑庫本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加賜孔雀翎並賞衣帽荷包由驛馳遞交與侍衛瑚費圖宣旨賞給其來降之台吉宰桑等先將爲首之人酌量賞賜其餘未經查明伊等品級職分者俟將來熱河入覲後當分別等差大加恩賞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即行曉諭知之○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爾等奏領兵已過博羅布爾噶蘇台至登努勒台地方達瓦齊所屬並無人在彼防守其伊犁附近之台吉宰桑喇嘛等俱已遣人前往招降所辦機宜悉協不勝欣慰至所奏成功之後請停止伊

犁駐兵一事薩喇爾等蓋因準噶爾近年以來生計窮蹙若多駐官兵恐不無勞費起見耳朕前次諭令駐兵原非欲令永遠戍守以見辦四衛拉特旗分佐領並五集賽各鄂拓克人等及哈薩克布魯特邊界一切事宜若不令大臣駐紮無所統率遇有應行查辦之事僅交四衛拉特各部落汗等辦理究屬未協且既駐大臣不能不酌量駐兵數百名或一二百名以備差遣至兵丁所需口糧或收取達瓦齊輜重什物或將諸鄂拓克應納貢賦徵收支給俱已足資應用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至伊犁時會同妥議具奏如量度情形並一二百名之兵均可無庸籌辦則但令大臣官員駐紮亦無不可不必拘泥朕前旨○丁亥諭班珠爾自同車凌等來降時朕即加恩封為貝子嗣因伊身故無子車凌等議將伊近族額布根之弟奇塔為嗣著即准其承襲扎薩克貝子所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有班珠爾屬下人等即令奇塔管理○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阿勒圖沁鄂拓克宰桑塔爾巴帶領伊二子及得木齊五員前來投誠塔爾巴係達瓦齊所派出兵之人聞大兵已至冀受朕恩即行投誠甚屬可嘉著施恩授為散秩大臣庫圖齊訥爾宰桑克什木善披領集賽宰桑莽爾一聞信息旋即來降亦著授為散秩大臣至庫圖齊訥爾之得木齊烏巴什為眾人倡率投誠非其餘得木齊可比著授為二等侍衛其餘得木齊曼集訥墨里濟爾噶爾錫喇巴圖爾和通瑪瑪什善披領集賽得木齊蘇克都爾格齊哈什哈古里特得木齊和通喀喇博羅莽爾伊什特克咱瑪博勒等俱著授為三等侍衛即賞給頂翎再道途遠遺賞資什物不能多齎俟大功告成時再遣人前往頒賜仍俟伊等至熱河入覲時另予施恩著將此曉諭伊等知之○庚寅諭鄂昌身為滿洲

乃在廣西巡撫任內與逆犯胡中藻唱和往來見其大逆不道之辭不但不知憤恨而且引為同調喪心已極是以將伊擊解來京廷鞠之下伊亦俯首無辭惟稱萬死而已至伊從前身獲重罪但令坐臺已屬寬典而於伊署中查出詩藁書札其所著塞上吟一編則種種怨望不一而足但未至如胡中藻之大肆訕謗耳而於鄂容安之差往軍營則云奈何奈何滿洲舊俗遇有行師無不踴躍爭先以不預為恥不謂竟有如此敗類也又與史貽直札藁內有玉成佳器之語朕初不知所指名問史貽直則據奏曾經致書通候並未有所請託今訊之鄂昌則供稱史貽直致書與伊有河道之缺已補甘藩之任向懸望鼎力玉成等語而史貽直尚堅不承認及刑訊鄂昌又問及此條仍與初供無異鄂昌所犯之罪甚重何獨於此一事而茹刑堅執且伊向日尚與史貽直相厚何至誣賴史貽直又已年老本不至因此事而革職刑訊也但為伊子請託於前又不據實陳奏以圖掩飾且向日亦非安靜之人本應重治其罪念其邇年尚屬勤慎奔走著從寬以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閉戶家居鄂昌負恩黨逆効其情罪必應肆市方足蔽辜但伊尚能自知罪狀一一供認而於史貽直屬託書詞毫無隱諱致朕得明正官常有此一節著從寬賜令自盡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諭滿洲本性樸實不務虛名即欲通曉漢文不過於學習清語技藝之暇略為留心而已近日滿洲薰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並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殊屬惡習夫乘滿洲之舊業而攻習漢文以求附於文人學士不知其所學者並未造乎漢人堂奧而反為漢人所竊笑也即如鄂爾泰係胡中藻素所尊重者然其詩中頗有戲謔鄂爾泰之句伊姪鄂昌見胡中藻悖逆之詩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知憤恨反與唱酬實屬喪心之極又以史貽直係伊伯父鄂爾泰同年舉人因效漢人之習呼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於人數乎此等習氣不可不痛加懲治嗣後八旗滿洲須以清語騎射為務如能學習精嫻朕自加錄用初不在其學文否也即翰林等亦不過學習以備考試如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著通行曉諭部院八旗知之○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奏擒獲羅卜藏丹津派侍衛台布等解送來京並據達什敦多卜轉報額伯津宰桑所屬得木齊諾爾布扎卜巴顏轄將逃人巴朗擒獲同從前擒獲之孟克特穆爾一併派員解送前來羅卜藏丹津負恩悖叛逃往準噶爾偷生三十餘年今兩路大兵直抵伊犁無路奔逃並將投降潛逃之巴朗一併擒獲實足以彰國憲而快人心著班第等令解送之侍衛等沿途小心防範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聖

仍派乾清門侍衛前往張家口俟羅卜藏丹津等一到即速解京候朕擇日獻俘明正典刑其擒獲巴朗之諾爾布扎卜巴顏轄奮勉可嘉應從重加恩但前此投降人內並未見有額伯津宰桑及巴顏轄之名著班第查明如係新來投降者即照投降宰桑之例宣旨授為散秩大臣並賞給世襲雲騎尉銀一百兩以示獎勵再副都統達什敦多卜有無協力擒獲巴朗班第等亦即查明奏聞候朕酌量加恩○諭前同巴朗潛逃車凌孟克之孫巴布勒等見已一併擒獲上年貝勒車凌孟克及伊子巴朗冀受朕恩前來歸順乃車凌孟克赴熱河入覲時巴朗乘閒逃脫不獨負朕厚恩抑且悖逆其父情罪甚重國法難寬朕已降旨將伊解送來京治罪但念車凌孟克誠心感戴在軍前奮勉行走伊孫巴布勒或為巴朗所偏或與巴朗同謀俱可置之不問總因加恩車凌孟克特予

寬宥著薩喇爾將此傳諭貝勒車凌孟克知之其巴布勒至烏里雅蘇台時即著莫爾渾等遣人送至車凌孟克遊牧處居住○命黃廷桂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留四川總督任調王安國為吏部尚書以楊錫紱為禮部尚書原署湖南巡撫左都御史何國宗為左都御史李侍堯為工部侍郎○由熱河副都統還○調陳宏謀為湖南巡撫以吳達善為甘肅巡撫由工部都統還○以圖爾炳阿為河南巡撫由布達○王辰阿睦爾撒納奏臣等進兵至伊犁沿途厄魯特回子等牽羊攜酒迎叩馬前臣等宣布恩旨無不額手稱慶所在人眾耕牧如常毫無驚懼臣等撫定賊巢即渡伊犁河北務擒達瓦齊獻俘諭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報大兵直抵伊犁準噶爾部眾人等載道歡迎見已撫定賊巢達瓦齊通竄遊魂可計日就縛等語準噶爾一事實我 皇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籌辦未竟之緒即朕御極以來亦屢准其請安貿易初未有與師致討之成心邇年因其篡奪相尋人心瓦解諸部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及阿睦爾撒納等叩關內附先後踵至其人皆熟悉彼地情形洞曉軍務朕於熱河召見時伊等皆深知感激朕恩以願效前驅為請是其勢有可乘機不容失因籌及兩路興師之舉而人心狃於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恆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餘無不意存畏憚今日諸王大臣具在試各自揣本心方創議伊始確然信為必當從事者誰乎甚至如策楞舒赫德身肩其任而懦怯乖張幾至僨事經朕降旨治罪而無識之徒未必不曲為致借由今日觀之則此二人當治罪乎否乎夫準噶爾一日不定則其部曲一日不安來歸之人將日益眾非得其地何以處之蓋揆情度勢今昔迥殊在 皇祖 皇考時適當其聲勢方張藩籬完固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聖

彼得侍遠通誅未及犁庭掃穴設處今日事機之會有不乘時決策迅奏膚功者乎即朕籌辦之初亦未敢遽信大功計日可就是以禡牙推轂之典與未舉行設或時會稍有濡遲朕亦惟有自為引咎耳然究不肯以畏難之見徇浮論而失機宜且近日滿洲陋習假持重以文其退縮在朕前並不能據實陳奏一惟退有後言此風實可寒心見在師行未及半載初無血刃遺鏃之勞軍資諸費較前甫及十之一二即喀爾喀部落亦並未以大兵經過稍有滋累而所至耕牧不移壺漿火路為瓦古所未有試問前此之鯁鯁過計謂為有損無益必不可行者今果有所損乎否乎果當行乎否乎 皇祖平定朔漠詩中即有力排眾議之語足見我朝家法獨運乾綱主持振作羣臣惟當竭心協志共思奮發有為若一任因循不知其委靡頹敝流入何等矣故今雖值此捷奏頻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聖

遐荒底定而朕心初不以為喜惟有感戴 上蒼福佑 列祖貽庥與廷臣益加儆勛而已其身歷戎行諸臣調度合宜克成偉績應加懋賞用示酬庸阿睦爾撒納賞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加賞豹尾槍四桿其子著加恩封為世子班第薩喇爾俱著晉封一等公並賞四團龍補服金黃綠朝珠瑪木特著晉封三等公仍賞二團龍補服雙眼孔雀翎俱准其常時服帶以示優獎色布騰巴勒珠爾著賞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扎拉豐阿著晉封郡王車布登扎布普爾普俱著晉封貝勒車凌著賞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車凌烏巴什班珠爾訥默庫俱著晉封親王車凌孟克著晉封郡王在事大臣官員兵丁著該將軍等分別等第造冊送部議敘參贊大臣達爾黨阿阿爾泰等一併交部議敘兩路管理臺站官員亦著查明議敘大學士忠勇

公傅恆著加恩再授一等公爵以為力矯積習為國任事者勸軍機大臣等並著交部議敘所有一切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各該衙門詳察具議以聞尋議大功告成所有告祭 天地 太廟 社 稷 陵寢禮儀見在敬謹辦理其凱旋筵宴賞賚等事遵旨於駐蹕熱河舉行至一切應行典禮敬稽舊典請擇吉加上皇太后徽號進表行慶賀禮頒詔天下 御製碑文勒石太學其大兵所過之處及伊犁地方有應行勒石者亦請 御製碑銘並開館纂輯平定準噶爾方略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準噶爾平定兩路將軍大臣等朕俱已加恩鄂容安在參贊大臣任內奮勉行走亦應加恩但伊從前有準噶爾不宜辦理之議伊父鄂爾泰與大逆胡中藻師生交結伊兄鄂昌又與胡中藻附和黨同鄂容安明知其事不行陳奏有負朕恩伊若不前往軍營原欲從重治罪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哭

今因此次行走免其治罪即係朕恩著將此傳諭鄂容安知之○癸巳諭準噶爾用兵上年朕恭謁 祖陵虔誠默禱今迅奏膚功理應告祭惟東巡尚未逾歲不欲以清塵除道重煩父老 永陵著派皇子永璋 福陵著派皇子永琪 昭陵著派皇子永瑛代行告祭禮○諭平定準部 孝陵遣皇子永璋 景陵遣皇子永瑛 泰陵遣皇子永琪代行告祭○諭協辦大學士阿克敦見患目疾給假調理未能速痊內閣辦事需人尚書達爾黨阿著馳驛來京協辦大學士事務其黑龍江將軍仍著綽爾多署理○諭河南布政使員缺著劉慥補授福建按察使員缺著史奕昂補授史貽直私書請託係伊自取之罪原與伊子無涉是以仍加錄用著將此旨諭令知之○諭大學士公傅恆以加賞公爵具摺奏辭情辭懇摯及召見之際又復面陳再四至於泣下並稱金川之役叨

封公爵已爲過分等語觀其不自滿假倍深兢惕信出至誠實將來可以永承恩遇之道朕心轉爲嘉慰應俯允所請用成厥志所有平定金川及進噶爾奏捷兩次功績均著併於見封忠勇公敕內以昭茂典仍於軍機大臣內交該部從優加等議敘○諭班第著封爲誠勇公薩喇爾著封爲超勇公瑪木特著封爲信勇公班第薩喇爾並著賞戴寶石帽頂以示優獎○諭軍機大臣等大兵平定伊犁所有應行入覲人等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即將派定人數若干何時可到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將應辦事宜交兆惠等妥協辦理再哈薩克處應遵照從前所降諭旨遣人前往其曉諭哈薩克阿布賚之旨應告以哈薩克先與準噶爾互相構釁當天朝進兵之時正達瓦齊與爾等交爭因大兵前進達瓦齊始將擄掠爾等之兵停止今準噶爾地方已經平定俱爲臣僕凡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完

次戕害爾等之事自可永行禁止爾等如願歸誠必普加恩澤若欲自爲部落亦止許靜守邊界毋得侵擾儻仍照前擄掠當發大兵征討將此明白曉諭視伊等情形若何卽行奏聞再策妄阿喇布坦噶爾丹策零俱係準噶爾台吉伊等見在如有子孫朕尙欲爲加恩如竟無嗣續深屬可憫著班第等查明策妄阿喇布坦噶爾丹策零墳塋照蒙古禮致祭一次仍由該鄂拓克人等酌量派人永遠看守並歲行祭掃之禮將此通行曉諭進噶爾人等知之○丁酉軍機大臣等奏遵旨審訊張紹衡據供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內表曰修實向伊說過堅磨生集恐已進呈之語與胡中藻原供相符表曰修仍堅不承認並稱本月十七日有翰林饒學曙至伊寓所說張紹衡在途有人往迎等語臣等卽傳訊饒學曙據供本月十七日在門首見張紹渠家人郝升知張紹衡將次到京

因往表曰修家探問又據張紹衡供於十五日在任邱縣伊弟張紹渠與伊相見後卽遣郝升來京告知饒學曙及至彰儀門外又見郝升迎候傳饒學曙語屬其不可說出表曰修等語此事展轉質對表曰修與張紹衡說及之處已無可置辨乃一味隱諱殊屬不合請將該侍郎交部嚴議張紹渠饒學曙俱係職官應知守法乃欲爲表曰修開脫展轉通信屬託均請交部議處張紹衡見已供出實情所有職銜無庸議革論此事面面質對其言出自表曰修已無疑義若謂表曰修有意通信何難密札胡中藻令其並行銷毀滅迹而乃假諸張紹衡之口此固不然但從前查辦胡中藻詩集朕原特交蔣溥密辦事閱數年表曰修同事內廷偶爾閒談亦情理所有而張紹衡向胡中藻說原在未經發覺之前俱出無心於胡中藻本案初無關涉自可無庸辦理乃表曰修面承詢問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

堅執以爲並無此言是以將張紹衡提拏質對俾此事水落石出而表曰修以業經諱飾於前因卽遂非於後今據供確鑿則表曰修面欺之罪實無可追表曰修著交部嚴察議奏張紹渠身爲監司方將操三尺以按事乃於途次邀見伊弟婉轉通言目無法紀然此猶曰兄弟之情直在其中至其遣家人來京告之饒學曙令其轉達表曰修是乃明知張紹衡到案萬不能隱諱實情爲此展轉商託不過欲表曰修聞知感激雖得罪因伊弟之供出而亦不至怨彼其行如鬼蜮巧於夤緣情罪較饒學曙尤重張紹渠著交部嚴加議處餘依議江西風俗向來專以瞻顧鄉情聯絡聲氣爲事胡中藻案內干連人等朕已加恩一切從寬免究乃表曰修等爲一無關緊要之言而亦必影射避重不知儆惕感悔似此怙終不悛自取罪戾使朕雖欲加恩而天理有所不容不亦大可懼

乎將此通行傳諭俾咸知洗心滌慮安分守法以副朕輝慈成俗之意尋議奏曰修照舊職例革職係革職留任之員應革任張紹渠照舊夜奔競例革職饒學曙照不應重律降三級調用得旨

○日修著革任饒學曙著銷去加一級仍降二級餘依議

○己亥調書山為刑部侍郎以夢麟為工部侍郎由內閣補授中允

○庚子班第奏據阿睦爾撒納密行告稱若以噶勒藏多爾濟為綽羅斯汗眾心不服不若於事定後齊集各宰桑得木齊等廣為諮訪於噶爾丹策零親戚中不論何姓擇眾心誠服能禦哈薩克布魯特者公同保奏俾領其眾則輿情既協亦可永遠甯帖臣告以奉旨封四衛拉特各為一汗令自管轄若另選別姓不獨未合 聖意即準噶爾眾心亦豈允服阿睦爾撒納復稱我蒙 皇上重恩已極尊榮復有何求但我等四衛拉特與喀爾喀不同若無總統之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禦諸敵又生變亂俟與額駙公同商酌再為陳請臣即密行知會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豫為留心再伊此時惟以糾合從前失散之人圖立產業為急務又常言帶領鄂拓克投降之宰桑索薩資等原係伊輝特部落之人種種虛張聲勢其希冀僥倖之心已經畢露俟大功告成臣與薩喇爾鄂容安等悉心辦理不使稍萌妄念再內大臣瑪木特退後每摘發阿睦爾撒納之短而覲面又多迎合似屬年老昏憤不可深恃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阿睦爾撒納言語情形一摺阿睦爾撒納不無希冀僥倖之心班第答以準噶爾地方四衛拉特封為四汗之處業已降旨斷不可改持論甚為得體若止封阿睦爾撒納為汗則辦理準噶爾一事全為伊一人集事矣然伊即潛萌覬覦之念班第惟以奉有諭旨不敢妄行陳奏正詞相拒料伊亦不敢違爾妄行但

此念既萌久留彼處於事無益若即促其來京使之疑懼亦有未便俟達瓦齊就擒之時將伊同眾台吉遣回固可安然無事但從前原有留伊駐紮辦事之旨班第若恐急遽遣回致伊頓起猜嫌不若仍遵前旨行班第惟酌量情形善為籌畫不必拘泥朕旨至瑪木特原係一狡猾之人其行為更可不必深論從前薩喇爾亦會將眾人不願封噶勒藏多爾濟為汗之處奏聞朕會傳諭玉保令其暫停降旨今阿睦爾撒納又為此言看來眾心果有不願亦未可定班第留心訪問並察看噶勒藏多爾濟如果不足服眾即由噶爾丹策零近族內揀選一人封為綽羅斯汗之處作為己意密與阿睦爾撒納商議具奏若其人尚屬可用即不必商辦總俟伊入覲後再行定奪將此密諭班第知之○辛丑薩喇爾等奏臣等分兵兩路渡伊犁河於五月初三日抵河岸適副都統額爾登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額帶領索倫兵一千亦至軍威丕振近河居住之宰桑得木齊等來降者甚眾臣等復遣人前往招服伊犁河原居住之朱爾都斯空格斯哈什等處烏魯特克勒特一萬餘戶亦漸次來歸報聞○湖廣總督開泰奏查荊州素出綾絹絲布其所壽之絲皆取給本省是楚中風土非不宜蠶止緣工匠習業平常若令江浙工匠教以染造自能馴致改觀並可做織細紗臣與撫臣並在省司道公同捐辦已向江南雇募工匠來楚復選覓荊州工匠到省設立機局使之試織其做織之宮紬府紗頗肖江南商店聞而購買得價尚易察其情形似堪收效惟是捐辦不能經久又未便請動正項查有惠濟加鑄節省工料錢二千餘串可以暫借俟民間學織者眾即將官局停止物料變繳完款報聞

六月癸卯朔命四衛喇特照喀爾喀例每部落設盟長及副將軍

一人○丙午阿睦爾撒納等奏臣等於五月初五日渡伊犁河隨領兵趨行與西路大兵連絡聲勢初十日至華諾輝圖西里見有賊人蹤迹隨赴薩喇爾等營定議兩路並進迨至哈新烏蘇身親察勘則達瓦齊擁眾萬人後負格登山崖前臨泥淖駐營固守正在相度開據哨探人等將自達瓦齊營內脫出來投之莽漢們都二人伴送據稱係明阿特鄂拓克之人在近為達瓦齊調取前來今見大兵情願投誠達瓦齊自特穆爾圖淖爾帶兵來此軍械不整馬力亦疲各處可調之兵已收括無遺見在眾心離散願降者多臣等詳察地利於十四日兩軍各據形勝整陣以待並示欲掠遊牧之勢將誘出達瓦齊乘機執縛是夜派翼領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厄魯特章京巴圖濟爾噶爾新降宰桑察哈什等帶兵二十二名往探達瓦齊蹤迹阿玉錫等突入賊營衝擊出其不意賊眾驚潰自相蹂躪達瓦齊僅率二千餘人竄去黎明時收服四千餘眾臣等一面安撫一面令郡王青滾維卜參贊大臣公達爾黨阿等領兵分路追躡臣等亦統兵繼進收取達瓦齊家屬達瓦齊雖暫時免脫勢已狼狽可不日就擒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等帶領官兵至達瓦齊駐營之地指示調度列陣揚威派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等帶兵僅止二十二名即能賈勇無前使賊眾驚潰敗走招撫數千餘人深屬可嘉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巴圖濟爾噶爾察哈什等遵令乘夜翻營一鼓先登所向披靡尤為實力奮勉俱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仍加賞男爵准其世襲並賜銀三百兩兵丁二十二名俱著授為三等侍衛仍各賜銀一百兩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在軍營已及一年見亦無事著即馳驛赴熱河到時朕仍從重加恩遣回游牧居住其投誠之厄魯特莽漢們都原係達瓦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

齊調取之兵傾心歸順將賊情先悉稟告亦堪嘉予著阿睦爾撒納等即酌量賞資以示獎勵○丁未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達瓦齊遺棄妻子身帶百餘人逃往布魯特地方阿蘭泰等領兵尾追不日自當俘獲達瓦齊篡逆暴亂斷不可任其免脫儻若逃入布魯特境內班第等即選派幹練人員遣往彼處明白開示務令將達瓦齊擒獻但止為索取達瓦齊無庸帶兵前往不過遣一妥員經理足矣阿睦爾撒納薩喇爾既深知彼處情形著與班第悉心斟酌籌辦務期必就擒獲見在準噶爾全部俱已底定惟餘達瓦齊一人未獲所有應行前來入覲人員即當派定著阿睦爾撒納等將派定人數及何日起程何日可到之處速行奏聞其此次收取達瓦齊家屬奮勉行走官兵著將軍班第等查明奏聞分別議敘賞資○諭侍衛濟福回京奏稱薩喇爾聞知伊子信息惟以東華續錄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

追擒達瓦齊為事並未遣人往尋等語薩喇爾出力奮勉不以私事廢公實能明曉大義朕心深為嘉予此時伊子諒已回至遊牧著加恩授為三等侍衛此朕因薩喇爾實心效力特加優眷將此傳諭薩喇爾知之○戶部等部議奏陝甘總督刑部尚書劉統勳奏川省協甘軍需銀查驗委有青潮照色折算共短銀二千一百一十八兩應如該督所奏於前任四川藩司齊格家屬名下追繳並先於督撫藩司名下按股分賠以充軍需之用其前署藩司史奕昂照例不報例革職黃廷桂照例奏不奏例降三級調用永常劉統勳照例降二級調用得旨依議史奕昂著革職黃廷桂著降三級劉統勳著銷去加一級仍降一級俱從寬留任永常著銷去軍功加一級免其降調○己酉加上 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皇太后○諭平定準噶爾捷聞以

數十年通寇迅就廓清荒服教甯中外蒙福迺我國家無疆之庶
 緬維 皇祖聖祖仁皇帝削平三孽於康熙二十三年詠吉東巡
 親祭闕里 武功文德彪炳簡册朕仰承 先烈集此大勳保
 泰持盈彌深兢業親告成功於 太廟 郊 社 嶽 瀆諸祀
 次第遣官敬謹舉行以昭茂典 先師孔子闕里理應恪循 成
 志躬詣行禮用申誠敬且自瞻謁 林泉已逾六載仰止之念時
 切於懷擬於明歲春日敬奉 皇太后安輿自京啓鑾恭詣曲阜
 率華所經亦以體察吏治清問閭閻行慶施恩以稱朕法 祖尊
 師之至意所有應行豫備事宜該部詳議以聞○諭國家賞功
 酬庸予以錄敘所以激勵戎行典至重也準噶爾一事從前我
 皇祖 皇考屢申撻伐而彼部落藩籬完固未得機會是以暫議
 撤兵邇來喇嘛達爾扎達瓦齊等互相爭殺內亂頻仍其台吉車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年
 凌車凌烏巴什阿睦爾撒納等款塞內附先後踵至朕為天下共
 主兼覆並轉自當為之經理遊牧以計長久而又適當達瓦齊眾
 畔親離勢同瓦解此正機有可乘之時因議及兩路進兵而人心
 狂於久安挾畏難之見者多而具奮迅之衷者百無一二今賴
 上天默佑克集大勳計軍需所費較之從前纔及十之一二耳以
 機會所迫一舉可成之功猶多苟安懦怯徘徊觀望儻更有艱鉅
 過於此者尙安冀其勇往任事乎滿洲舊俗一聞用兵無不人人
 踊躍以不與為恥不意承平日久漸成畏葸之習至於如此是以
 朕於此大功克就遠夷歸化之時不為之喜而為之寒心策楞舒
 赫德之畏葸既已屢降明旨矣此次進剿命班第為北路將軍永
 常為西路將軍在班第領兵前進亦不過遵朕所授機宜勉勉無
 誤已逆爵賞然此爵賞非策楞舒赫德之所應得者乎使永常但

效班第豈不同膺寵錫之榮乎乃伊自受事以來強欲自用又不
 能與前進之列更沾沾以接濟兵糧為必不可緩之事以見己之
 長且曰自二月十二日襄兩月之糧今已將盡矣獨不思按月齎
 糧原止就大槩通融計算若一一計口授食則人之食量不齊有
 日食一盂者亦有增至數倍者以食多者一月之用即可為食少
 者數月之儲乃欲比量而差等之有是理乎且因糧於敵亦從來
 軍興勝算永常又何獨明於彼而暗於此也今大兵已集功成迅
 速向當有軍糧不足之事設如伊所奏辦理將展轉挽運動逾數
 旬豈遂能接濟大兵之進行耶况用兵於萬里之外斷難斤斤以
 饋運為事永常所見仍兵行糧隨漢人論兵故套而實昧於機宜
 不但此也此次功成實賴 上天篤佑新附之人深感朕恩是以
 迅速集事耳若稍有相持情形而永常糧絕之言中於人心其害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年
 何可問乎在永常罪且難追何得尙與有功者一體錄敘耶至於
 昔年和通呼爾罕諾腦爾進兵時岱豪等既不能殲賊立功又不
 能奮身拒敵束手受困徒以自盡了事夫果有捐軀之志何不死
 於矢石之間為此婦人女子之為乎對敵之際而領兵之人相率
 自盡豈不先折士氣似此懦怯無能之人損威失重即自行引決
 猶當將伊子孫議罰尙何功之可錄乎且並有乘他人之勝將已
 繫頸之賊比比射死以示威者以今觀之豈不大可笑耶即阿岱
 等亦曾失誤軍機僅以身歷行閒倖邀議敘此等世職勸懲攸關
 朕久欲查辦因西隅之事未完隱忍未經降旨見在大功既奏荒
 服救甯有功諸臣俱已特加懋賞其前次冒濫邀功者亦不可不
 加釐剔以昭平允所有和通呼爾罕諾腦爾等處用兵所得世職
 人員著交軍機大臣及該部詳悉查明如有冒濫應行裁革者奏

明請旨用副斌寶獎勵之道○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準噶爾全部已定班第等仍留彼處辦事俟一二年內將伊等撤回後每年自京遣派大臣一員前往巡查該處情形但如此更換需用多人著班第等於準噶爾舊大宰桑之子孫或已革宰桑內擇其誠實者揀選八九人帶領家屬移居察爾地方令其巡查並資差遣副都統達什敦多布及投誠之屋勒古濟爾即附入察爾旗內居住必須妥為安置此揀選人內如未有職銜者著加恩賞給散秩大臣○調李侍堯為戶部侍郎以王際華為工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選○以多綸為禮部侍郎蔣洲為山西布政使挖穆齊圖為山西按察使由福建選○癸丑阿克敦以老疾免以鄂彌達為刑部尚書仍兼署吏部尚書事阿里衮署工部尚書降永常為吏部侍郎仍帶革職留任召劉統勳來京調黃廷桂為陝甘總督開泰為四川總督碩色署湖廣總督以愛必達為雲貴總督郭一裕署雲南巡撫白鍾山署山東巡撫由河道總督兼署○賞策楞都統銜駐巴里坤辦理事務○改廣東廣南韶連道轄之廣州府歸糧道轄○免福建諸羅縣民遠年墾荒罰項○乙卯諭大學士陳世倌協辦大學士蔣溥等奏稱江浙士庶望幸情殷請於明歲再舉南巡一摺朕自乾隆十六年巡幸吳越迄今已閱五載該督尹繼善等吉善等均曾具摺奏請朕因西師尚未凱旋未經允准見今膚功迅奏荒服救甯南省民風吏治時靡於懷而高堰隄工尤數郡生靈攸繫上年告竣以後正當親加察勘前降旨於明歲春月展謁孔林著允大學士等所請於禮成之後敬奉 聖母皇太后鑾輿順道前往江浙以抒勤民之隱而慰望幸之忱朕省風觀民入境考績惟期勤求實政宣達羣情一切供頓俱出內府絲毫不得擾民地方

官毋得指名儲備令眾商捐輸及扣各屬養廉查出定行嚴加究處前者巡幸南省時屢飭各督撫務從簡樸而所至尚覺過於華飾喧瀾耳目此次行宮及名勝憩息之地悉仍舊觀但取灑掃潔除槩無得增一椽一瓦毋陳設玩器城市經塗毋張鉦演劇踵事增華巡覽所及各督撫等果能綏輯并疆康乂蒸庶俾人敦禮讓俗慶盈甯朕自深為嘉悅若其從事華靡致飾觀美耗有用之財侈無益之費適以自滋咎戾甚無取焉各督撫及所屬官民人等尚其善體朕心以副朕觀風問俗行慶施惠之至意○諭饒學曙因張紹渠差人通信裘日修一節已經部議降調但饒學曙屬瞻顧鄉誼徇情多事而較之張紹渠身為監司與押解在途人犯教供通緝市恩執法者其情事尚為有間是張紹渠之罪萬無可追饒學曙猶有可原今裘日修已經加恩錄用饒學曙著從寬照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庚申 上御午門樓受俘巴朗孟克特穆爾正法羅卜藏丹津交軍機大臣等審訊○辛酉諭向來武職封階自二品至五品俱得授為將軍此沿襲漢唐以來散官名號之謬也國家制度名實必須相符今受鉞專征膺閩外之寄者始稱將軍而各省駐防則一品大臣也乃以加之都守等弁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甚無謂考宋制武職原有武功大夫武功郎等階今一品武臣既封大夫其二品至四品宜亦改稱大夫五品以下則俱改稱為郎但各冠以武字可耳著軍機大臣等擬定字樣候朕酌定載入會典以昭典

制其從前已領誥敕亦不必追改○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率獲達瓦齊宰桑策凌多爾濟等訊問口供知達瓦齊見逃往布魯特境內我大兵深入平定伊犁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若果輕騎掩襲達瓦齊即可擒獲乃將軍等因伊犁既定稍覺大意以致達瓦齊脫逃伊等原奏內稱達瓦齊帶領百餘人逃遁今又稱帶領千餘人其脫逃日期前後亦不相符此時務須併力擒獲見在班珠爾阿蘭泰等領兵追擒尚未回營若果已為班珠爾等擒獲甚善儼尚未擒獲達瓦齊必已入布魯特班第等諒已遵朕旨遣人曉諭索取布魯特遵諭擒獻則已如不即日擒獻大兵見集伊犁即著副將軍薩喇爾帶領精兵數千名至布魯特邊界駐紮以振聲威揀選強幹人員遣往布魯特剴切曉諭如敢稍為觀望即進兵擊取務期擒獲達瓦齊此事關繫甚要斷不可再失機會薩喇爾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五

宜加意奮勉不得稍有怠忽班第阿睦爾撒納暫駐伊犁辦理事務仍將薩喇爾進兵情形隨時速奏○諭據班第密奏阿睦爾撒納不欲遣青滾雜卜招降汗哈屯居住之烏梁海等惟派令新投宰桑圖布慎等曉諭招降班第未經允從仍遵前旨辦理等語甚屬持正得體從前會疑阿睦爾撒納有希冀僥倖之心今觀此事阿睦爾撒納雖萌妄念班第能果斷定奪阿睦爾撒納亦不敢有異詞似此遵行當亦無可疑慮嗣後班第凡事據理直行逆折其計阿睦爾撒納雖有私心班第若將正言開示料伊亦不敢故違伊係狡黠之人若過於防維日久必露形迹轉覺於事無益著密諭班第知之○諭達噶爾全部底定理應加恩撫綏除各台吉屬下應徵貢賦皆台吉等自行辦理毋庸另議其無台吉之宰桑等所轄人眾貢賦前此諒必俱向達瓦齊交納如舊日所存尙多

足敷養贖喇嘛之用著將伊等今年貢賦概行寬免若不敷用止將養贖喇嘛之數徵收其餘即行寬免將此通行曉諭準噶爾人等仍交班第等將準噶爾人等每年應交貢賦數目多寡自明年為始令如何交納之處查議具奏○壬戌諭軍機大臣等羅卜藏丹津背恩叛逃理應從重治罪但伊入準噶爾年久又率伊二子迎接大兵隨同前進朕特施恩將羅卜藏丹津父子免其死罪羅卜藏丹津著留京賞給房屋一所居住不許擅出伊二子著入正黃旗蒙古旗分授為藍翎侍衛在司轡上行走並著班第等查明羅卜藏丹津家屬及所屬二十戶不必遷移仍令在原處居住羅卜藏丹津二子於此處另行賞給妻室○諭達瓦齊見在脫逃未獲如布魯特不行擒送薩喇爾仍須帶兵前進所有副將軍印不必繳回仍留與伊帶用並派哈達哈額爾登額為參贊大臣○甲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六

子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初尙知感恩勉力從事速冀成功自入塔本集賽遊牧以來所至迎降伊漸志得意滿惟知尋獲被搶人口攫取牲畜又妄自誇張謂來歸之眾俱係向伊投誠及入伊犁益無忌憚縱屬下人肆行劫奪不行禁止及得達瓦齊遊牧所收牲畜財物多方隱匿駝馬各千餘羊至二萬餘又素性貪忍凡有仇隙者任意殺害眾心怨恨遂思擁眾自衛不願撤兵臣等時為催促推諉觀望且云巴里坤額爾齊斯二處仍須各留精兵五千駐防明係仗我師力威服準夷以遂私計至奏曉諭哈薩克敕書時阿睦爾撒納故意猶豫欲先自行遣使臣等力指其非始令侍衛順德訥同往再取達瓦齊遊牧處一切牲畜財物伊百計阻撓至今尙未得清查至查辦牧場及遣人收服四路之事亦尙未辦一意遷延惟與各宰桑頭目私相往來行蹤詭秘即如入覲人

數並不卽爲派定催促再四始行開送又屢行更換凡有傳行事
件並不用印信仍倣達瓦齊私用小紅鈴記臣等節次理論終不
遵行動卽揚言此處人眾欲叛視薩喇爾如警潛行猜忌阿睦爾
撒納圖據伊犁戀戀不已仰懇特降諭旨令其速行入覲早定四
部封汗之事以杜非分之想至納噶察居心詭詐惟知附和並請
調往青海駐防以散其黨再阿睦爾撒納揚言此處喇嘛等謀叛
請將濟隆胡圖克圖速行遣往令其宣諭眾庶安輯人心阿睦爾
撒納久居此處致伊等猜疑必至生變或因欲實其言潛行鬼域
故生事端俱不可不先事豫防諭軍機大臣等班第鄂容安將阿
睦爾撒納妄行覬覦阻撓事務及貪取牲隻各情形密行陳奏班
第鄂容安留心察看阿睦爾撒納居心行事據實奏聞甚屬可嘉
但初覽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詳閱仍係阿睦爾撒納希圖僥倖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奎
貪得性隻什物耳並無圖占準噶爾實據阿睦爾撒納自投誠以
來豈受朕恩事事出於望外至朕辦理庶政一惟秉公執法之處
伊未經身試是以志氣驕盈希圖僥倖亦事所必有班第等卽據
實陳奏深得防微杜漸之意今朕於阿睦爾撒納奏摺內溫旨批
諭令伊卽行入覲班第等亦婉言曉諭使其起程前來毋致驚疑
此時班第鄂容安再細心察看如阿睦爾撒納占據僭越之形果
有實據卽行密奏朕另行定奪如並未至於此極不過希圖肥己
亦不必過於苛求僅伊稍有知覺轉於事無益著班第鄂容安密
與薩喇爾詳細商議公同體察奏聞若無確據而過甚其詞亦不
能逃朕洞鑒班第等務宜詳密毋得稍有洩漏又諭阿睦爾撒納
此次辦理諸事動合機宜朕甚嘉悅且甚軫念想阿睦爾撒納亦
必急思入覲瞻仰朕躬昨雖已降諭旨達瓦齊或往投布魯特著

薩喇爾帶兵往擒班第阿睦爾撒納駐紮伊犁此特欲其協理伊
犁事務今思伊犁亦無重大事務卽使薩喇爾帶兵前往布魯特
班第鄂容安見在伊犁足資辦理著阿睦爾撒納遵朕從前所降
之旨卽行馳赴熱河朕俟阿睦爾撒納到後施恩將四衛拉特分
封四汗賞功策勳用獎勞績著卽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知之○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因策楞舒赫德辦理錯謬特將伊等革
職令在軍前效力今大功已成朕原欲一體施恩與以奮勉之路
策楞人本糊塗諸事皆聽舒赫德指使已賞給都統職銜領兵駐
紮巴里坤以觀後效至舒赫德遇事毫無定見且未免退有後言
今查其筆札雖無怨望之詞然以滿洲世僕漸染漢人習氣每日
記事作詩卽不必治罪亦不宜加恩此乃伊之自誤著仍留烏里
雅蘇台以章京效力行走嗣後務宜痛自改悔若仍蹈前轍朕必
重治其罪○戊辰班第等奏達瓦齊敗走時臣阿睦爾撒納卽令
屬人朗蘇巴朗同回人阿卜都哈里克等向阿克蘇圖爾珣回人
等曉諭達瓦齊逃避前去務卽擒送今於六月十三日朗蘇等
回營告稱達瓦齊並其子羅卜扎宰桑愛爾齊等七十人已被回
人霍集斯伯克設計全行擒獲見帶兵二百起解來營卽遣兵一
隊前往木素爾口接應等語臣等卽派索倫兵三百喀爾喀厄魯
特兵二百令副都統額爾登額喀爾喀公策登薩木丕勒等帶領
接應令將達瓦齊嚴行解送並遣人告知回人霍集斯伯克令其
一同監送下部知之○庚午諭軍機大臣等班第薩喇爾鄂容安
等密奏阿睦爾撒納意欲占據準噶爾種種僭越妄行情迹顯著
一招前班第等初奏時卽傳諭伊等細心公同體察如阿睦爾撒
納果有實據明晰具奏今據班第等奏稱阿睦爾撒納指稱防守

哈薩克布魯特用鈴記行文調兵九千又送銀與喇嘛熬茶並云將來統據準噶爾之後當即善為照看又擅殺達瓦齊眾宰桑抄沒家產私用噶爾丹策零小紅鈴記結交奸佞之徒各處遣人潛行招服又告諭屬下有哈薩克懼伊伊在此斷不敢前來等語種種不法之處固據準噶爾已無疑義豈必待其生變始為實據耶由阿睦爾撒納福薄不能承受厚恩耳由此觀之伊未必即遵諭旨前來瞻仰即使前來若令仍往準噶爾伊斷不能安靜守分必致妄行滋事與其俟伊結交煽惑變逆而費大何如及今乘機辦理之為得也看來此事斷乎不可不辦朕意已定將此密諭班第等阿睦爾撒納若仍未起程班第等即行密商如何擒拏辦理相機完結伊信用之宰桑等亦即拿解前來其餘無干人等慰諭釋放候旨遵行事關緊要伊等務必熟籌妥辦俾一舉即能甯謐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奎

至阿睦爾撒納若經伊遊牧處所留戀居住託病不行朕另遣人辦理但辦理阿睦爾撒納後伊遊牧處聞之未免驚擾或往哈薩克逃竄此亦當豫行防範朕已降旨以照管烏里雅蘇台市集為名留兵一千令普慶達色帶領駐防前穆爾渾員缺已降旨令阿蘭泰在烏里雅蘇台駐紮辦理阿睦爾撒納遊牧即著阿蘭泰普慶達色領兵前往與納穆扎爾辦理班第等將辦理之處一經酌定即速行知阿蘭泰令同普慶達色領兵往遊牧處將伊妻子及扎木燦並素日任用之霍同一併拿解來京餘眾俱屬無與亦將此徧行明悉宣諭以安眾心但馬駝之場不可留與伊等見在有馬駝應即盡行收取使伊等不得乘騎逃遁如阿蘭泰在彼處尚未起程將此詳細告知儻已起程則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即用密信速寄如阿睦爾撒納至熱河此處辦理臨期朕降旨與阿蘭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奎

泰等將伊遊牧辦理班第等辦理此等機要之事不得先事少有洩漏使之驚覺一切當體會朕意計出萬全再此事辦理時雖不能不任智術然仍當示之以大國之威信使舉動得體方為妥協朕於此事慮念甚切此旨一到班第等即將如何籌辦之處密速奏聞○以莊存與富貴俱為內閣學士莊存與由少詹事富貴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選

臣王先謙

臣周濟蕃恭校

秋七月甲戌命纂平定準噶爾方略○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前班第等屢次密奏阿睦爾撒納負恩狂悖斷難姑容是以特降諭旨令其密行擒治今阿睦爾撒納復欲速來入覲語屬可疑未必出於至誠特因所行非理懼班第等擒治因而多方逞其狡獪是其言雖可聽實無欲來之心或行至中途託病遷延或至塔爾巴哈台遊攷依戀久居均未可定夫以阿睦爾撒納如此奸宄狂悖豈僅降旨開導所能了事若不將伊擒治又何如置之不問今伊惡迹已顯著如此班第等不思密為辦理但稱請朕面加訓諭以折其心是全不知事理之輕重矣著速行密諭如此際奉到前月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十八日所降之旨已將阿睦爾撒納擒治甚善若未及辦理而伊已起程前來班第等接到此旨約計阿睦爾撒納行程未遠即遣人將伊追回擒治如已逾旬日之外亦須沿途詳密偵探消息再行辦理朕意阿睦爾撒納至塔爾巴哈台必詭言防範哈薩克遷延不進班第等應即以會同防範哈薩克為詞著薩喇爾鄂容安帶領所留兵五百名及達什達瓦屬下兵聲言會合速行趕赴擒治設伊行至中途託病逗遛伏竄他處不便遣兵擒擊亦著班第等酌量設法妥辦總之阿睦爾撒納逆迹已著不可姑容以致貽患將來然路途遼遠班第等須盡心籌畫乘時決策毋得稍自委靡致失機宜再額琳沁多爾濟不過一小有才之人未經更事一切密要之語且勿令與聞將此一併傳諭班第等知之○戊寅班第奏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等來降遣伊弟肯哲畢客入覲

報聞○三卯諭朕時巡江浙已屢降旨令該督撫等毋事浮靡務從簡樸並飭禁一切商捐陋習乃聞前次南巡時浙省辦差至有當商捐費者此斷不可著再行曉諭嚴加禁止朕清蹕所經觀民間俗關政治之大端即動用數十萬正帑亦何不可而必取給於捐項乎該督撫等宜仰承德意撫恤黎苟徒以鋪張華麗炫瀾耳目至派累各商鋪戶使不肖胥役乘機滋擾侵肥是以惠民之典而轉以累民豈朕巡幸本意亦豈所以慰兆庶望幸之忱耶若仍出此朕惟引以為戒不當俯從所請矣如西湖中船隻自皇太后及朕御用一二舟外其隨侍人等原可各載小艇毋庸多備船座以滋糜費再所過城市民居因迎候鑾輿各出誠敬之意於其門前香鐙懸綵者自可不禁其行宮陳列玩器蘇揚城郭衛術閒張設棚幔已有旨禁飭沿途水次從前俱設燈船戲船臺閣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俚俗遊玩之具此不過地方吏役及民間游手好事之徒藉名苛斂尤當通行嚴禁該督撫等其慎遵無忽○癸未予故禮部右侍郎嵩壽祭○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將所賞黃帶孔雀翎置而不用並不將已經內附受恩之處告知厄魯特人眾等語阿睦爾撒納種種悖逆斷不可留朕屢降旨密諭班第等遵辦今覽班第等所奏阿睦爾撒納不惟不知感激朕恩且將內附受恩之處欺瞞厄魯特人眾即此一節應即明正典刑其餘悖逆之事更無足問矣班第等如奉到前月二十八日所降諭旨已將阿睦爾撒納擒治甚屬妥協如尚未辦理伊已起程前來朕必將伊拏問班第等諸事宜密之又密不得稍有漏洩○丁亥諭阿爾泰自出兵以來奮勉效力擒獲達瓦齊實屬可嘉著加恩賞給世襲男爵○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

納阻止班珠爾等前來入覲又班珠爾倚藉勢力將並非伊舊日屬人歸併管轄經班第等駁回等語阿睦爾撒納種種悖逆深負朕恩屢降諭旨令班第等遵辦今閱此奏阿睦爾撒納欲留班珠爾齊木庫爾等在彼不令前來入覲明係欲留其黨以增羽翼其叛逆愈著班第等如遵前月二十八日所降諭旨已行擒治固屬甚善若伊已起程至塔爾巴哈台遊牧地方借防禦哈薩克之名逗遛不前亦遵前旨著薩喇爾鄂容安帶領兵丁以會同防範為詞將伊擒治儻阿睦爾撒納尚未至伊遊牧中途遷延班第等即以奉旨會商事件追伊回至軍營辦理如不遵旨前來即著班第等帶兵追擒先將通哈薩克路徑派兵堵禦使其不致免脫方為妥協再前經降旨令伊等辦理阿睦爾撒納時將齊木庫爾納噶察等一併查拏今查班珠爾亦係其黨伊二人乃同母異父之子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三

自必同謀班珠爾亦應一併治罪但伊已於二十九日隨同阿蘭泰來京途中尚可稍緩俟伊至熱河另行辦理班第等此次力折阿睦爾撒納阻止班珠爾之議薩喇爾即將諾海奇齊克等派出防禦不令阿睦爾撒納得逞奸謀甚屬可嘉班第薩喇爾鄂容安務宜加意奮勉和衷集事庶不負朕委任至意○壬辰停河東轉運倉豆○癸巳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密奏達瓦齊牲隻什物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皆私自掠取彼此不和和協等語班第等以此事陳奏全未知朕用人之意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皆係厄魯特貪饕性成若使阿睦爾撒納無悖逆之迹不過貪取財物原可毋庸深究至薩喇爾更係厄魯特屬人歸順已久受恩甚厚諒伊必不至有僭妄狂悖之事若因此等小事疑而不用何以收羣策之力即以掠取牲隻什物而論朕知薩喇爾必不至如何睦爾撒納之

甚見在班第鄂容安會同薩喇爾辦理緊要事務若過於疑心使伊知覺轉屬無益班第等惟當開誠相示據理阻止薩喇爾自必聽從若亦如阿睦爾撒納之多方防範使伊畏懼或致激成事端關繫匪細况薩喇爾不過暫住伊犁一二年並非令其長久任事之人此時無庸過於苛求班第等務宜善體朕意公同籌畫以副朕委任○丙申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將阿睦爾撒納遣納噶察帶兵前往招服葉爾羌喀什噶爾回子又欲借防備哈薩克為名不行前來入覲並欲令齊木庫爾居住塔爾巴哈台地方各情形密行陳奏觀此則阿睦爾撒納乖張悖逆之迹益屬顯著無疑朕前所降諭旨伊豈肯傾心折服是阿睦爾撒納斷難姑容但恐伊至塔爾巴哈台地方託故久居不肯前進耳如伊仍未起程班第等遵奉二十八日所降諭旨業經辦理甚善儻未及辦理伊已起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四

程前來則應將伊依戀塔爾巴哈台之處先行加意體察最為緊要班第等一經探得確信則此旨一到即遵朕前諭將阿睦爾撒納調回完結後仍即遵旨帶兵速赴塔爾巴哈台將伊親屬信用之人一併擒拏如阿睦爾撒納中途別無留戀徑行前來班第等得信亦即速行密奏俟降旨辦理仍酌量日期再降旨與班第等俟奉到之日一面派兵星赴塔爾巴哈台辦理此際惟宜密之益密毋使稍有洩漏○丁酉班第奏準噶爾各宰桑來降達瓦齊所屬應作為公中屬下將為首宰桑授三品總管內有恩賞散秩大臣副都統銜者仍兼總管之任戶口三千以上授內大臣一千以上授散秩大臣一千以下授三品總管一百以上授四品總管再伊等進貢之例酌議裁減其供膳喇嘛照舊辦理下軍機大臣議奏尋議來降宰桑五十二人內俄羅斯殺舊宰桑奇塔特率四千

餘戶來降所率非其屬下應授散秩大臣巴蘇泰糾合博托什率
九百餘戶來降亦應授三品總管賽音察克率一百五十餘戶來
降已授副總管其職銜仍候 欽定餘應如所奏得旨所有準噶
爾舊有之四圖什墨勒鄂勒哲依約蘇圖阿巴噶斯俱著授為內
大臣其奏布所遺之缺候選人補授亦著授為內大臣賽音察克
仍授為副總管餘依議○己亥命江蘇截留漕糧十五萬石備賑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種種逆蹟圖據
準噶爾地方及促令起行後次日即行住宿復遣納噶察告稱阿
巴噶斯約蘇圖烏克圖與喇嘛等潛行計議如不合阿睦爾撒納
統領駐紮伊等甯割腹而死不得貪生別事他人等語阿睦爾撒
納叛逆已彰辦理自不容猶豫昨據奏阿睦爾撒納已於初十日
起行朕意方謂就此辦理甚屬便易但據班第今日所奏則似阿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五
睦爾撒納意中已不無猜疑朕心深為慮念乃班第等奏稱或俟
伊至熱河時酌量辦理或令於熱河附近及呼倫貝爾等處居住
所言參差不定是全不知事理之輕重矣試思見在事勢至此朕
即有姑留阿睦爾撒納之意伊等俱係目擊情形理當據實陳奏
無所遲回而乃二三其說不能果斷若此朕甚不取再如阿睦爾
撒納故令納噶察來述阿巴噶斯等之言彼時如何相答亦未奏
及又稱將約蘇圖等業行調取等語夫阿睦爾撒納遣回納噶察
違其誕妄之詞明係試探伊等使識見明敏之人即當向納噶察
云阿睦爾撒納與我等同為將軍伊之前去即如我等前去我等
在此亦即如伊在此宰桑等何敢作此妄語果其有之即應向阿
睦爾撒納查問如此詰責不但當下情詞可以洞悉即伊回告阿
睦爾撒納時亦可款慰其心今既不出此恐阿睦爾撒納不能不

生疑畏再達什達瓦之妻告稱阿睦爾撒納欲娶其女協力相助
即可收服四衛拉特之語似覺荒唐以阿睦爾撒納之人之行此
言在所必有但今日安肯輕吐使薩喇爾聞之能保其不為傳述
乎伊即有此言班第等惟應密加防範而仍示以不疑乃告以將
此情節具奏殊非慎密之道今此事既往無庸置議此間相距甚
遠一切事宜班第等務宜相機籌辦勿致稍有貽誤再觀阿睦爾
撒納欲前復卻情形其意詎肯徑行前來班第等此時如遵朕前
旨將伊業已擒治固甚妥協如未及辦理而伊已起程前來勢必
在塔爾巴哈台遊牧處逗遛班第等加意探訪一得信息即遵朕
屢次所降諭旨務期熟籌妥辦一舉萬全無少疏漏慎之
八月丁未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戊申免經過地方
額賦十分之三○己酉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稱奉到六月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六
十八日諭旨時阿睦爾撒納業與額琳沁多爾濟同行又有各處
撤回兵丁在後阿睦爾撒納自必前來入覲等語阿睦爾撒納果
來至熱河辦理自易且將伊罪惡暴白於新來投誠人等亦可以
快眾心而彰國法但伊甫經起程即有人指其罪狀紛紛告許伊
豈不聞風畏懼且伊自揣所為必不敢前來入覲雖已起程或沿
途託故戀住遊牧事所必至伊見在已抵何處摺內未經奏明前
會諭及起程若尚在十日以內即行擒治此時會否辦理所當加
意慎密如尚未辦理見在雖有攻擊阿睦爾撒納之人且陽為解
勸置之不問切勿令其知覺致生他變至阿巴噶斯誕妄情形顯
與同惡今伊忽告薩喇爾云從前隨阿睦爾撒納行走未得在將
軍前效力等語前經班第等調取阿巴噶斯等前來此時果遵調
前來與否摺內亦未明晰又管理伊犁渡口回目鄂斯瑞伯克來

訴阿睦爾撒納強取其牲畜口糧俟辦伊遊牧後酌量給還即不
 數抵補料擒治阿睦爾撒納後眾心已快亦可無庸補給再所奏
 塔爾巴哈沁台吉額琳沁由哈薩克逃回見住博囉塔拉與阿睦
 爾撒納同族而有宿嫌今雖攀援內附中心必不相合俟來見時
 加意體察自可得哈薩克與巴特瑪車凌信息等語班第等或令
 額琳沁前來入覲或酌量安插原遊牧處公同酌定即行奏聞至
 薩喇爾於阿睦爾撒納之姊來見時察其醉語甚屬留心但婦女
 言詞不足深究即如阿巴噶斯等亦不過趨附勢力勉強脅從之
 人若槩行窮治則各部未免生疑但阿睦爾撒納既有令伊姊子
 沙津巴圖管領達什達瓦戶口協力同助之語將來或即將沙津
 巴圖安插於察哈爾地方若沙津巴圖尚無異心亦不必安插將
 此傳諭班第等俟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即遵旨辦理○辛亥命江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蘇再行截留漕糧十五萬石備賑○壬子 上奉 皇太后駐蹕
 避暑山莊○甲寅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杜爾伯特台吉伯什
 阿噶什告稱從前古爾班和卓聞大兵平定伊犁原與哈薩克計
 議歸附續因阿睦爾撒納遣使到彼哈薩克復有出兵信息請遣
 兵相助以為聲援班第等遂派侍衛章武宰桑博第前鋒阿喇勒
 拜等前往等語看此情形明係阿睦爾撒納陰相煽誘即如阿巴
 噶斯等亦皆受其籠絡今但將阿睦爾撒納擒治費端即可永弭
 朕意阿睦爾撒納此時必逗遛於遊牧地方班第等即遣人往追
 伊必不遵行惟遵照前旨即令薩喇爾鄂容安領兵至塔爾巴哈
 台將伊擒治方為妥協如伊果前來入覲則俟伊到熱河時辦理
 固甚易也從前遣使至哈薩克時阿睦爾撒納必令伊屬下人前
 往其中顯有詭計曾降旨將伊所遣之人訊問班第等如業將阿

睦爾撒納擒治即嚴拏阿睦爾撒納遣往哈薩克之人訊明切實
 供詞具奏再班第曾奏訪得阿睦爾撒納與阿巴噶斯等竟夜屏
 人密語而納噶察傳說阿巴噶斯誕妄之言有若不令阿睦爾撒
 納統率準噶爾伊等惟有剖腹而死等語乃阿巴噶斯又向薩喇
 爾告稱有被阿睦爾撒納留住不得在將軍前效力之語如班第
 等訪問屬實則伊等有心同謀罪在不赦如阿巴噶斯向薩喇爾
 之言果係實情則是第為阿睦爾撒納威力脅制情尚可原班第
 等應加意體察不可受其欺給亦不得過於疑慮且似阿巴噶斯
 之人亦必不一而足若辦理阿睦爾撒納後一一根究則以一人
 而株連眾人新降人眾必生疑懼於事無益班第等務宜斟酌辦
 理今所慮者阿睦爾撒納或乘閒逃入哈薩克亦未可定如果逃
 往班第等即遵朕前旨遣人曉諭哈薩克務必令其擒獻儻不遵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行則以兵力進取見在阿睦爾撒納行至何處及於何處逗遛摺
 內並未聲明著即速查明具奏至此次投誠之台吉宰桑等朕俱
 酌量加恩賞給爵秩伯什阿噶什將哈薩克情形詳悉告知其輸
 誠更屬可嘉且係準部大台吉著加恩封為親王前鋒阿喇勒拜
 亦屬奮勉著賞給藍翎伊等前往招服古爾班和卓後即將情形
 奏聞○乙卯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遵旨行令阿睦爾撒納回至
 軍營適伊從前遣往哈薩克之丹津與來使同至詞頗恭順未便
 遽將阿睦爾撒納調回致生事端遂即停止追回等語所辦尚合
 機宜但哈薩克來使阿穆爾巴圖魯既懇入覲班第等即應明白
 曉諭以阿布賚誠心款附恭順可嘉我等即奏聞大皇帝令爾等
 隨阿睦爾撒納一同入覲如此伊等既知內地將軍權柄所在而
 阿睦爾撒納亦難於阻止今將來使遣回聽阿睦爾撒納定議恐

伊未必遣令前來在阿睦爾撒納初不願哈薩克來使恭請入覲而又難於禁止是以令往班第處定議令班第仍交阿睦爾撒納辦理是則墮其術中殊未允協嗣後哈薩克如再遣使前來即徑送入京至阿睦爾撒納之兄普爾普宰桑烏巴什及在逃之固穆扎布等或隨伊入覲或留匿伊遊牧處俱應分別辦理惟業克明安之德濟特察表初降時頗屬安靜後漸驕縱貪饕此特附和阿睦爾撒納之人班第等宜詳察情形相機辦理又所奏善披領集賽之尼爾巴喇嘛密告阿睦爾撒納使伊等保留駐紮不願入覲伊等未經允從又告其暗結各宰桑遣回遊牧情事甚屬可嘉著即授為大喇嘛明年令其前來入覲見在章武阿喇勒拜等協同伯什阿噶什招撫哈薩克可即將哈薩克見在遣使前來之處曉示伯什阿噶什等伊等抵哈薩克邊境時毋得搶掠生靈惟加意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年 九

防守即伊部落有兵侵軼亦先以理論令其撤回如不遵再為擒勦仍將招撫哈薩克情形陸續奏聞○丁巳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朕明歲南巡一切應行籌辦事宜該督尹繼善前請於河防秋汛事畢來京面聆訓旨今該督見在高寶一帶查勘河工朕亦欲俟其來京面加訓諭但若俟朕回京陛見則伊回抵江南尚需時日恐辦理不能裕如朕自木蘭回鑾約計九月二十日前可抵熱河彼時正當筵宴準噶爾諸台吉之際尹繼善值此嘉會不可不躬逢其盛且便於商略事宜著傳諭該督令其徑赴熱河同入筵宴尹繼善厚有體在滿洲大臣中可壯觀瞻使外藩見之亦足增色也○諭朕前降諭旨俟辦理阿睦爾撒納後若將同黨之德濟特察表阿巴噶斯察哈什等盡行擒治恐準噶爾各部妄生疑懼此中若有實係

東華續錄 乾隆四二一

習從非其本心者即不必辦理又如阿睦爾撒納之兄普爾普扎木參齊木庫爾其俱應擒治與否班第等宜悉心體察據實奏聞再阿睦爾撒納之塔爾巴哈台遊牧人眾朕意與其分給眾人不若令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管領再擇一協同管領之人在扎布堪等處居住亦可仍傳示伊遊牧以阿睦爾撒納負恩悖逆斷不可留罪止其身與眾無與特不忍伊等離散派出大員管理似此辦理事後可不致別生事端與否班第鄂容安見在彼處薩喇爾深知伊等情形著即公同會商具奏○辛酉命準部王公扎薩克等照內地扎薩克一體給俸○命準部歸公管轄之二十一昂吉分立八旗仍准存舊日名號○癸亥賞準部貧戶官茶

九月壬申朔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前遣得木齊特古斯孟克前往古爾班和卓及西部哈薩克今與伊等使人同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年 十

至據伊等來文及使人所告請將塔什干城內向日駐紮回人阿奇木一員厄魯特哈爾罕一員不必駐紮查此係策妄阿喇布坦時相沿舊制今請裁去是有據占塔什干之意因示以不便准行令其齎捧頒諭哈薩克敕書與前遣之侍衛章武等同往招撫仍令伯什阿噶什之兵沿途防護等語所辦尚合機宜惟哈薩克來文內有聞阿睦爾撒納仍居舊遊牧甚為喜悅可復覩噶爾丹策零之時等語此必係阿睦爾撒納隱諱投降受恩之事但以借兵復仇並總統準部為詞從前因阿睦爾撒納離軍營未遠詰問恐致洩漏今已歷多時自當詳詢特古斯孟克將阿睦爾撒納遣伊前往時有何言語明白供出班第等未將會否詰問之處陳奏殊屬含糊此時特古斯孟克如尚未遣回阿睦爾撒納處即詳悉詢問具奏再古爾班和卓來文內稱前避達瓦齊之鋒逃往彼處今

欲來歸恐遇舊日仇人相害乞為保護並恐哈薩克布魯特邀截等語伊若能親身前來受其歸順則可若必須救助至與哈薩克等構兵將來羣起效尤必無休息斷然不可著傳諭班第等知之

○甲戌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奏八月十九日至烏隴古地方阿睦爾撒納將印信交臣告稱先至遊牧再行入覲次日阿睦爾撒納從額爾齊斯地方逃去沿途搶掠臣即揀選索倫兵二百名喀爾喀兵一百名起程追逐諭軍機大臣等額琳沁多爾濟奏阿睦爾撒納逃遁情形甚屬含糊阿睦爾撒納既未逗遛於塔爾巴哈台遊牧業已前進離其妻子遊牧處不遠何以不挈之同行或搶掠喀爾喀再圖窺逸乃顯將印信交出忽爾遁去此中情形叵測相距甚遠難以揣度著將額琳沁多爾濟奏摺鈔寄班第等閱看從前伊奏阿睦爾撒納情事朕已節次降旨訓諭此時班第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等若得伊逋逃信息即遵照前旨相機辦理仍將所得信息及如何辦理之處即速奏聞○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莫爾渾等奏稱貝勒齊木庫爾普爾普貝子德濟特克什克台吉鄂爾參等將阿睦爾撒納私遣至遊牧之們都及二僕人拏獲詢知阿睦爾撒納通信遊牧人等先行起程伊即從阿爾台一路來迎等語昨額琳沁多爾濟奏報阿睦爾撒納中途逃遁甚屬含糊朕尚未深信今伊私遣屬人通信遊牧以冀潛逃種種逆蹟俱已敗露實為深負朕恩齊木庫爾普爾普等不顧弟兄私情將伊所遣之人拏獲送到深明大義實可嘉子齊木庫爾等所屬戶口仍令伊等自行管轄俟擒治阿睦爾撒納後即將阿睦爾撒納戶口產業分別賞給伊等以示鼓勵仍俟來京入覲另行加恩著傳諭阿爾泰等降旨曉諭伊等知之○丙子諭據永常奏稱阿巴噶斯哈丹等將西路

臺站搶掠奪取官茶等語前班第等將阿巴噶斯哈丹等與阿睦爾撒納互結黨援謀為不軌情事曾經奏聞昨額琳沁多爾濟又奏阿睦爾撒納於中途逃遁伊已帶兵追逐今阿巴噶斯等搶掠臺站官物則伊等黨惡為奸迹已彰著阿睦爾撒納受朕厚恩喪盡天良謀為叛逆實天理人所不容必應擒獲治罪永常此次辦理尚屬勇往接到此旨即將索倫兵調回帶領前進其各隊撤回兵丁如有應調者亦即就近調取彼處見有馬七千餘匹酌量調用策楞三格等帶領駐防滿洲兵一千名奮勇前進或應剿除或應安撫公同妥協辦理如有必須留待之處占據形勢以待後隊兵至併力進剿見在噶勒藏多爾濟等俱赴熱河入覲恐阿逆捏造妄言煽惑伊等遊牧人眾特命噶勒藏多爾濟沙克都爾曼濟巴雅爾等寄信曉諭伊等遊牧人眾由驛遞寄永常接到日即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委員遞交伊等遊牧再伊等已派出各宰桑等令玉保帶同馳赴軍營噶勒藏多爾濟等亦不日即令其回至遊牧一切應行辦理事宜已降旨與玉保俟伊到時永常策楞等會同詳細商酌籌辦永常仍著辦理定西將軍事務策楞玉保扎拉豐阿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行走○命江蘇再截留漕糧二十萬石並撥運河南粟麥二十萬石備賑○丁丑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稱已將阿睦爾撒納妻子及班珠爾等收獲派侍衛富廉等解送來京並派兵將伊遊牧人眾遷至塔密爾等處等語阿睦爾撒納妻子等即飭侍衛等中途小心管解速行來京至伊等所奏阿睦爾撒納之妻並不聽從潛逃此特見我兵已至無可逃遁故為此飾詞豈可憑信如果誠心不肯潛逃則阿逆之詭計伊妻早已聞知何不先行陳訴著將此情節另行詳悉具奏阿逆遊牧人眾不特不宜仍在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處居住卽遷至塔密爾鄂爾坤等處尙屬未協從前會令查勘通
肯呼裕爾地方爲安置伊等遊牧之地卽著哈達哈阿爾泰等將
阿逆遊牧人眾馬駝器械盡行收取惟留口糧羊隻派出兵丁嚴
行防護移至通肯呼裕爾安置俟齊木庫爾等入覲後察其情形
卽將阿睦爾撒納人等命其管轄所獲阿逆遺回遊牧之們都等
審訊明白卽在彼處正法或於烏里雅蘇台地方嚴行看守俟擒
獲阿逆時一同獻俘阿爾泰等見將滿洲索倫兵丁暫在扎布堪
駐紮俟遊牧遷定後令在庫克嶺那木嶺二處防守此項兵丁與
其在彼二處防守不若接應額琳沁多爾濟併力前進更爲有益
然或相離已遠或馬力不足著阿爾泰等查明奏聞阿逆逃竄後
額琳沁多爾濟卽領兵前進擒獲自易且伊屬下人怨恨者多心
已離散阿爾泰等應遣人知會額琳沁多爾濟設法曉諭阿逆所
屬人等令其自行擒獻永受重恩卽屬下人等必自内生變逸賊
更易弋獲將此詳悉傳諭阿爾泰等遵照辦理○諭阿睦爾撒納
包蓄異志敢爲逆亂實由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逢迎慝懇所
致又承阿逆風旨將派出入覲之諾爾布丹津帶往烏梁海地方
情罪斷難寬宥著傳諭哈達哈將青滾雜卜從容令至軍營卽擊
解來京並曉諭和托輝特人眾青滾雜卜獲罪擒治與爾等無涉
青滾雜卜原係貝勒因著微勞晉封郡王今旣獲罪理應削其貝
勒朕姑念伊祖勳勞著加恩將貝勒令伊子承襲諾爾布丹津如
仍在青滾雜卜處或去尙未遠一併擊解送京如去已甚遠卽可
不必○諭據阿爾泰奏扎薩克林丕勒多爾濟等爲阿睦爾撒納
所困伊等各發矢突圍而出旋遇阿睦爾撒納輜重奪取白蠶盛
纓等物等語林丕勒多爾濟等奮勇可嘉速行送至熱河其兵丁

東華續錄 乾隆四一

等各賞銀二十兩以示獎勵著傳諭哈達哈等知之○己卯諭軍
機大臣等永常奏阿巴噶斯哈丹帶兵搶掠扎那噶爾布遊牧扎
那噶爾布因力弱不能抗拒勉爲服從等語是其心本無他情非
得已朕已洞悉著傳諭扎那噶爾布此時但約束遊牧整頓兵力
以待大兵前進共殲逆賊毋致驚惶擾亂事定後自當永受殊恩
若扎那噶爾布果能奮力自拔卽束身歸命儻或不能惟宜安靜
自守斷不得因已回阿巴噶斯等形迹交通妄生疑懼致貽後悔
著詳悉曉諭知之○諭據阿爾泰等奏擊獲阿睦爾撒納遣往遊
牧之阿穆爾濟爾噶勒等七人解送烏里雅蘇台交永貴麒麟保
嚴審等語所獲皆係重犯何不卽行審訊且永貴等又豈能究出
端末著傳諭阿爾泰等此際如已審訊一面取供具奏一面遣妥
員解送熱河沿途嚴加防範如未審訊卽解來再阿逆之子斷
不可留卽解送至京阿逆之妻係訥默庫之姊伊二女朕降旨賞
給訥默庫著哈達哈阿爾泰卽交彼處○諭著傳諭哈達哈朕昨
降旨令將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擊解來京今適有阿睦爾撒
納之事伊罪止於附合阿睦爾撒納非決不可貸者也且和托輝
特兵丁頗屬勇健萬一至於尙有用伊之處此際召伊如尙未到
到時卽不必直擊問之旨可傳諭伊奉旨將汝召回原欲命汝進
京加恩今適有阿睦爾撒納之事此處正有應辦事務暫且不必
進京設有有用兵之處聽候調遣帶領和托輝特兵丁進發此時如
阿睦爾撒納尙未就獲可同伊將如何擒擊阿睦爾撒納並如何
進兵之處詳悉定議列名具奏如伊已到業經傳旨擊問仍著解
送來京○庚辰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包沁總管阿克珠勒
於八月二十九日回至遊牧殺傷官兵已遣總管鄂博什帶索倫

四八七

兵丁追緝包沁人眾並將烏里雅蘇台兵丁分駐各隘口等語所辦尚合機宜仍速行文鄂博什追及包沁人眾時諭以黨同阿睦爾撒納除阿克珠勒一人餘皆被其脅從不相株累前阿克珠勒入覲時朕即疑其人狡獪難信擒獲時務訊明情節即在本處正法將家口一併處斬仍於得木齊內揀選一人授為宰桑管理遊牧又從前納噶察會將阿睦爾撒納與阿巴噶斯等逆謀告知將軍班第今已束身來歸誠意可嘉伊兵力甚弱著傳諭令其速赴熱河或即令整兵前進或於明年帶兵追捕阿睦爾撒納至時另行商辦至齊木庫爾先會擒送阿睦爾撒納所遣之們都今又由烏蘭庫圖勒接出遊牧並指陳應行防守堵截各事宜甚屬可嘉仍遵朕旨前來入覲再阿睦爾撒納有搶掠喀爾喀之信雖未足憑但伊遊牧相離甚近平日頗悉喀爾喀情形或迫脅扎哈沁包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五

沁人等驚擾喀爾喀亦未可定哈達哈阿蘭泰等務宜加意豫備計惟速將伊遊牧內移沿途密加防護方為妥協阿蘭泰等見議令青滾雜卜帶領新舊烏梁海堵截賊來要道即傳諭青滾雜卜帶伊所轄兵丁會同察達克赤倫等烏梁海兵丁協助額琳沁多爾濟仍諭察達克受朕重恩又與阿睦爾撒納舊有仇隙益宜奮勉務期擒獲逸賊並傳諭見在進兵人等與賊相遇各宜奮勇爭先不振軍威如能擒獲首惡其功更大必加格外殊恩以示鼓勵
○壬午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諭軍機大臣等額琳沁多爾濟奏齊木庫爾於阿睦爾撒納未逃之先將伊欲叛情形告知甚屬可嘉著傳諭哈達哈阿蘭泰不必將伊遊牧遷移仍令安居原處候朕降旨○諭朕降旨命阿敏道領兵偵探班第信息著傳諭永常派兵二百名遣幹弁續發再傳諭額琳沁爾與阿逆

有殺子之仇爾從哈薩克來思沐國家厚恩豈為附合阿逆而來今阿逆負恩悖叛爾當盡力效誠協助擒獲以承厚恩即力有未逮斷不可入於其黨阿逆孤身逃竄大兵進剿計日被擒伊尚不能自保又豈能保他人乎此時如臺站已通即照此繕寫發遞班第如尚未通著速派兵續進○賞綽羅斯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銀有差○癸未賜噶勒藏多爾濟等冠服○諭準噶爾部落人等互相殘殺羣遭塗炭不獲安生朕統一寰區不忍坐視特發兩路大兵進討各台吉管理鄂拓克宰桑等畏威懷德率屬來歸從軍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獲達瓦齊是用廣沛仁恩酬庸錫爵準噶爾舊有四衛拉特今即仍其部落樹之君長噶勒藏多爾濟封為綽羅斯汗車凌封為杜爾伯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封為和碩特汗巴雅爾封為輝特汗台吉和通額默根達瓦布魯爾封為公台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六

巴泰曼集鄂勒椿達克巴授為扎薩克一等台吉羅布藏巴顏察罕吹扎布鄂諾什本塔什索諾木丹津諾爾布授為扎薩克職銜將伊等授為扎薩克及所屬編次旗分佐領之處該部察例具奏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授為內大臣辦理圖什墨勒事務鄂勒哲依仍管喀喇沁鄂拓克哈薩克錫喇仍管噶勒雜特鄂拓克宰桑拉蘇隆達什車凌鄂哲特都噶爾鄂勒錫俱授為散秩大臣仍管各鄂拓克噶勒藏多爾濟等及管理鄂拓克之宰桑鄂勒哲依等受朕深恩其董率所屬各勒教養共圖生聚爾等如恪遵朕訓自永受無窮之福欽哉母意○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喀郡王桑寨多爾濟此次軍營行走甚屬奮勉伊祖丹津多爾濟原係親王著加恩晉封桑寨多爾濟為親王以示優眷○准臺灣府彰化縣水沙連淡防廳拳頭母山開墾升科○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永

常奏傳喚扎哈沁宰桑鄂爾奇木濟託故不至情形可疑已密行阿敏道喀爾納等命其酌量兵力擒拏等語鄂爾奇木濟係朕念伊兄敦多克身故加恩授職之人若果懷二心自難寬貸今授普爾普為散秩大臣扎哈沁宰桑交副都統額勒登額侍衛端濟布等帶往相機擒拏俟擒獲鄂爾奇木濟即交端濟布解送來京又將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吞圖布恩克博羅特等送回遊牧整兵前進永常即傳諭哈薩克錫喇之弟塔斌令其豫為整備俟伊兄一到即協力前進勒捕又奏阿睦爾撒納見在逃叛恐搶掠巴里坤見候阿敏道接續臺站信到即從穆壘退回巴里坤防守是竟置班第等於度外甚屬錯謬巴里坤即須防守可留三格辦理永常策楞整頓兵力作速前進遇阿巴噶斯哈丹之眾務行勦滅三格若亦隨軍營前往即著派豆斌就近調取綠旗兵二三千名防守巴里坤至巴哈曼集將遊牧移於克什圖自係避賊豈有從亂而反內移之理永常不辨虛實存心畏怯辦理種種未協此旨接到即同策楞奮勇前進毋得仍蹈舊轍慎之○諭阿爾泰等奏稱聞阿睦爾撒納見擬糾合叛黨接出遊牧並搶掠喀爾喀等語此特虛張聲勢伊不但無此力量即實有之當乘其未集擊之甚易觀伊等奏報未免心存畏懼朕今命雅爾哈善前赴軍營會同達爾黨阿哈達哈阿爾泰共商議進兵著達爾黨阿雅爾哈善前進哈達哈阿爾泰續往兆惠舒赫德即著在烏里雅蘇台軍營辦事布拉罕察罕托輝地方甚近哈達哈等接得此旨即派扎勒杭阿帶見領兵丁一千名同溫布前往布拉罕察罕托輝等處追捕阿睦爾撒納若馬力不足即用阿睦爾撒納遊牧馬匹或暫派齊木庫爾等遊牧之馬亦可再青滾雜卜察達克圖倫楚等前往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七

汗哈屯地方何以不即遣伊等從彼處追捕阿睦爾撒納如遇阿逆即行擒獲否則仍同扎勒杭阿會商勒捕○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昨遣普爾普赴軍營協勒鄂爾奇木濟今永常奏鄂爾奇木濟並無異謀著傳諭額勒登額等將旨曉諭普爾普派侍衛端濟布同伊回京額勒登額可仍赴西路○丙戌命副都統富德送合吉噶勒藏多爾濟等前赴軍營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永常駐兵穆壘指示辦理尚屬奮勉故仍令辦將軍事務授為內大臣昨覽伊奏聞阿逆叛逃即帶兵卻走實屬怯懦不稱將軍之任著革去內大臣以副都統銜參贊效力定西將軍著策楞補授策楞身負重譴朕加恩復用務宜奮興士氣揚播軍威毋稍推諉此旨到時扎拉豐阿玉保亦將至軍營策楞速整齊兵馬俟伊等到時會商擒拏阿巴噶斯哈丹等領兵直抵伊犁方為合宜觀準噶爾情形雖易變亂而我師以寡敵眾奮勇衝擊即驚駭奔散可詢問帶往宰桑等將背叛之鄂拓克嚴行勒捕○以徐垣為安徽按察使由江西吉○戊子諭喀爾喀郡王巴雅爾什第等追勒包沁叛賊生擒阿克珠勒斬馘合拉克等奮勉可嘉巴雅爾什第著加恩封為親王貝子沙克都爾扎布封為貝勒公達爾扎諾爾布扎布封為貝子協理台吉達瑪琳封為公其餘奮勉行走官員兵丁著哈達哈等查明報部議敘陣亡者亦查明照例恩卹阿克珠勒即派員嚴行管押來京治罪○免江蘇武進等二縣元年至十五年開抵役租銀兩○庚寅諭阿睦爾撒納上年率眾來歸朕加恩撫納封以王爵伊於召見時面陳略定準夷之策朕以其才可用爰授定邊左副將軍為我師嚮導近官軍奏凱朕召諸部台吉齊集熱河將行飲至之典詎阿睦爾撒納在伊犁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六

營時輒以私印調兵並遣使與哈薩克私通揚言非令伊總統準部不可種種不法節經班第等奏聞伊心懷叵測揣知軍前大臣必行參奏不得已赴召前來行至中途遂將印信交親王額琳沁多爾濟託故逃遁潛遣其黨七人來取家屬伊兄齊木庫爾執使首告伊妻亦以其負恩逃叛憤激不從願移內地阿睦爾撒納已為無家之人而竄匿之初乘厄魯特諸部台吉俱入覲輒布流言希圖煽惑眾聽搶掠臺站乃西路各部台吉俱堅心內向有業克明安宰桑扎木參等率所部數千人赴永常處叩請遷移附近軍營居住以為倚庇乃永常不審虛實疑為詭計張皇失措挾其宰桑置軍中為質兼程卻走復恐或躡其後撤行策擄以兵接應並將前遣安接臺站之副都統阿敏道行文撤回退駐巴里坤拒守夫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眾部同仇即伊兄弟妻子亦皆憤恨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離心况附和同叛之包沁部落北路聞信往勦酋首即已就擒部眾殲滅是阿睦爾撒納子身遁逃無難計日擒戮若當諸台吉叩轅請告之時永常克振軍威諸部得所依倚厲兵迅往追捕叛逆其勢甚易何至為浮言驚駭無端退避使新附寒心士卒沮氣貽誤一至於此且伊前赴軍營時籌辦諸務率多冒昧即如軍行已有定站而錯會文移遽令刻日兼程前進兵糧業經支給猶喋喋以口食不繼為詞希冀邀譽市恩竟不顧眾心搖惑此類難以枚舉朕是以但飭其駐烏嚕木齊聯絡聲援不使偕眾統兵進發蓋早知其中無定見全不察事理之輕重也茲當伊犁久經平定回部率屬歸誠所辦者僅一潛蹤伏莽之逸賊耳而永常始則未知確實疑係窮夷自相劫掠奏請帶兵追逐意向近於奮勉迨一聞阿睦爾撒納在逃之信忽爾畏葸乖張甘心債事責出情理之外

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任將帥而勵戎行永常著革職解來京治罪定西將軍印務前有旨著策楞補授今觀策楞竟不能自發一謀自出一慮惟聽永常妄行調遣恐不能勝將軍之任策楞著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即日帶兵前往其定西將軍著扎拉豐阿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吳達善奏劉統勳准永常來札檄調甘肅綠營官兵援勦所辦甚屬錯謬阿睦爾撒納係聞軍營大臣參奏畏罪潛逃豈能遽犯巴里坤致為邊患試思從前噶爾丹策零時尚不能輕犯邊境况阿睦爾撒納素為眾惡又復負恩逃竄人人恨其反覆即伊兄弟妻子亦盡離心以一窮蹙亡命何能飛度巴里坤哈密而須盡徵內地綠旗兵於數千里外為拒守計耶且見據北路官兵將附和逆賊之包沁首惡就縛黨羽殲除軍威已振西路兵力不為不敷與其調兵何若勤辦馬駝口糧應見兵之用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統勳尚為稍知事體者何一接永常來信竟不詳加審度惶遽若此定西將軍已著扎拉豐阿補授著速傳諭劉統勳令其就軍營見有官兵料理馬駝口糧即日前進如回肅辦理尚需時日並傳諭吳達善令其就近速為籌備或調營馬或另行購買其價值不拘成例一面報知該協督即於甘肅一帶分槽餵養聽候調遣若購得臆壯之馬即先行解送軍營又諭劉統勳奏請駐哈密籌辦進兵事宜甚屬錯謬朕初不意劉統勳亦張皇失措茫無定議至於如此業克明安宰桑扎木參等久經內屬來求依託必無被賊煽誘轉相窺伺之事此特永常望風疑畏自行驚擾所稱目覩情形者豈果實有確據耶阿睦爾撒納在此時不過一亡命逸賊耳况素為諸部所惡人皆切齒其北路同叛之包沁等已被擒戮焉能一時鼓動諸部飛越數千里至巴里坤此事理所必無者軍營

眾心所持全在領兵大臣今一將軍一總督一都統無端自相驚
怖舍穆墨而回巴里坤今又議舍巴里坤而就哈密軍心其何所
恃劉統勳著嚴行申飭仍令速遵前旨即籌辦馬匹口糧儘見在
兵數或三千或二千剋期進發見已一誤再誤豈容更爲猶豫在
劉統勳軍務原非所諳但識見乖謬至此實在朕意料之外此時
臺站偶斷止應急籌安接以通伊犁聲息所發班第等報匣何至
盡行繳回竟漠然置之度外是何心耶著一併嚴行申飭報匣仍
發回○諭據永常奏請派兵七八千名進剿今僅有五千八百餘
名先辦理馬駝口糧以利進行等語所奏益爲迷謬阿睦爾撒納
之力斷不能據有伊犁所依附爲惡者不過阿巴噶斯哈丹數人
耳今入覲諸台吉宰桑等俱云四衛拉特多係阿睦爾撒納仇讐
前來入覲時即已各飭遊牧豫爲防範永常聞阿睦爾撒納潛逃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五

卽心神擾亂一似賊眾已全收準部非大兵不能恢復者是以將
伊犁問著傳諭策楞速整見有之兵相機前進俟扎拉豐阿玉保
到時與噶勒藏多爾濟等台吉宰桑會商勦賊通信伊犁至臺站
斷絕後發還班第等奏匣永常理應收貯俟接續後仍行發往乃
遽爾繳回是置班第等於度外永常忍心若此實出情理之外若
永常策楞在伊犁他人或棄置如此伊能甘心乎永常業經鞫問
著策楞即派委幹員嚴加看守如或畏罪自戕惟策楞是問○乙
未賜業克明安台吉巴桑和碩特台吉色布騰等冠服銀兩有差
○丙申諭劉統勳奏西路實在情形一摺乖謬已極見今伊犁平
定之後阿睦爾撒納背恩叛竄阿巴噶斯哈丹弟兄不過一鄂拓
克之宰桑爲所煽誘搶掠臺站業克明安宰桑扎木參等率眾求
請於附近軍營居住而永常妄生疑懼遂退回巴里坤今噶勒藏

多爾濟之子諾爾布琳沁卽帶兵千餘殺退阿巴噶斯兵眾則西
路全勢並無絲毫變動若使永常仍駐穆墨率來歸之眾令爲前
驅奮往直前早通伊犁聲息而追尋阿睦爾撒納遁迹西陲
當已安帖無事矣乃永常惟怯於前劉統勳附和於後實出情理
之外軍營所持全在領兵大臣今一將軍一總督無端自相恐怖
眾心其何所持耶劉統勳奏內所云諾爾布琳沁等來吉之說俱
未可深信夫諾爾布琳沁爲守護遊牧始則懇求內移繼則率眾
勦賊見將阿巴噶斯之得木齊班咱擒送來營情形若此尙何不
可信之有又云內外之界不可不試思各部自歸誠以來悉已
隸我版圖伊犁皆我界內尙何內外之可分今西路諸台吉宰桑
皆知遣人來吉軍營求以兵力壯其聲勢其自效之意顯然可見
而永常劉統勳乃望風疑畏甚欲全調陝甘滿漢標營馬匹且以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五

向年巴里坤孤懸塞外馬駝被劫爲詞夫雍正年間準噶爾以其
全力鳴張鼠竊視今日之一舉蕩平諸部歸誠相去天壤三尺童
子莫不知之劉統勳作此種種乖謬之語貽誤軍事且班第等在
伊犁係辦理軍務大臣劉統勳並不與永常急謀安接臺站竟奏
請退回哈密而置班第等於不問伊身爲總督見在巴里坤一切
軍營應辦事宜何莫非其專責卽如軍營馬匹見乏弱縱撤回
之馬不無疲瘦而所有一切馬匹何以不豫飭養養肥壯劉統勳
所司何事糜費錢糧不能適用其罪尤無可道昨據治大雄奏到
伊將安西官兵忽而調遣忽而停止馬力豈不更加疲乏永常已
降旨革職鞫解來京劉統勳如此乖張貽誤軍旅重務若以其係
漢人爲之寬恕而不治以應得之罪則是朕歧視滿漢且將復何
以用人何以集事耶劉統勳著革職鞫解來京治罪伊子劉塘亦

著革職擊交刑部永常子額勒登額著革職在軍營效力永常劉
 統勳在京諸子並著擊交刑部所有各本旗籍及任所賞財並著
 查出為償補軍需馬匹之用○諭陝甘總督大學士黃廷桂尚未
 來京見在軍營有應辦糧馬事務著方觀承馳驛前往辦理其直
 隸總督印務著鄂彌達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常奏稱諾爾
 布琳沁聚集兵丁擊敗阿巴噶斯之眾擒其得木齊班咱解送前
 來扎那噶爾布復來歸附又布庫努特之得木齊諾爾布亦率屬
 來歸等語諾爾布琳沁等如此效力而永常尚不出兵接應且以
 馬力疲乏為詞實屬怯懦之至著傳諭策楞諾爾布琳沁尚在幼
 年即能如此奮勇著加恩封為郡王策楞即於見在兵丁內選派
 千餘名疾速帶領前進策應諾爾布琳沁仍傳旨獎諭諾爾布琳
 沁並告以伊父噶勒藏多爾濟朝夕即至令其整頓兵力會合邁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主

行協助將軍班第等勦除逆亂所擒之得木齊班咱即由臺站解
 送至京仍慰諭扎那噶爾布令其堅心內附以受朕恩並偵探班
 第等消息速為奏聞○諭見在審訊扎木參係與阿睦爾撒納同
 黨已將伊治罪著傳諭哈達哈等查伊妻子及所屬宰桑等嚴行
 拘管其從前賞賚物件俱追入官所有戶口牲畜什物著查出賞
 給齊木庫爾再前會降旨令將班珠爾等之戶口牲畜賞給此次
 效力之喀爾喀王公大臣等今訊其宰桑禪宗並未同謀已加恩
 將禪宗父子釋放所有戶口牲畜並著停其賞給仍交與辦理伊
 等遊牧之大臣等暫行安插禪宗並著賞銀一百兩○丁酉諭喀
 爾喀喇嘛諾顏綽爾濟在阿睦爾撒納遊牧誦經聞阿睦爾撒納
 之喇嘛楚魯木班珠爾以理阻止阿逆部眾不使逃竄諾顏綽爾
 濟即給與楚魯木班珠爾衣服以示獎勵並令其安撫眾人深知

大義殊屬可嘉著加恩賞給清蘇朱克圖諾們汗之號其印信即
 入於辦理扎薩克印信內壽給○封厄魯特貝勒齊木庫爾為郡
 王○調汪由敦為刑部尚書○調工部尚書○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朕前諭
 將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納噶察等屬人移於通肯呼裕爾今思沿
 途解送需派兵丁見在喀爾喀部落較從前頗知奮勉效力著將
 阿睦爾撒納等遊牧停其遷移除賞給齊木庫爾等人眾外所有
 戶口俱分賞喀爾喀等為僕即著兆惠車布登扎布查明人數均
 勻賞給仍令嚴加約束稍有滋事即行治罪毋得令其脫逃○己
 亥諭太子少保內大臣戶部尚書海望老成敬慎辦事實心宣力
 有年勤勞懋著昨患痰證亟賜醫藥尚冀痊可遽然溘逝朕心深
 為悼惜著賞銀二千兩治喪遣散秩大臣博勒奔察帶領侍衛往
 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勤恪○命截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主

留湖廣漕糧二十萬石江西漕糧十萬石於江南備賑○庚子諭
 軍機大臣等詢問納噶察將阿睦爾撒納一切悖逆妄行之處據
 實供吐朕已施恩免罪仍留公爵著傳諭哈達哈等將納噶察及
 伊弟巴勒濟達克巴戶口俱停其辦理昨降旨將納噶察屬人賞
 給德濟特普爾普等今既給還著於班珠爾屬人內量為分賞亦
 傳諭兆惠車布登扎布等知之○諭訊據班珠爾供伊欲寫信付
 和碩特台吉三濟特鄂齊爾等令其曉示和碩特遊牧人等將阿
 睦爾撒納擒獻等語三濟特鄂齊爾業已起程班珠爾之信交伊
 宰桑禪宗齋往著傳諭富德侯禪宗到時將班珠爾之信交三濟
 特鄂齊爾轉送和碩特人等並將三濟特等言語情形奏聞禪宗
 已加恩授為散秩大臣著帶往軍前聽候調遣○召彭家屏來京
 以許松信為江蘇布政使託恩多為江蘇按察使

冬十月辛丑朔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官兵器械須豫備整齊隨同將軍進發等語策楞身獲重譴朕加恩賞給都統職銜令往西路理宜奮勉效力今伊觀望遲延毫無振作怯懦已極著扎拉豐阿一至軍營即傳旨將策楞解來京仍派員看守不得令其自盡三格雖非參贊亦係領隊大臣一意推諉亦有應得之罪著革去副都統留軍營效力贖罪○命副都統莽阿納哈爾圖為西路領隊大臣○王寅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阿蘭泰等奏郡王青滾雜卜請派兵五萬名於明年進剿等語從前因青滾雜卜諸事迎合阿睦爾撒納曾經降旨拏問第因其情尚可恕且當用人之際是以復諭停止以觀後效今詢問阿睦爾撒納屬人供稱青滾雜卜將班第薩喇爾參奏之處通信阿睦爾撒納伊既從中漏洩則聞其叛去心必惶懼見在所請派兵進剿之說亦非誠心效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五

力不過藉此姑延時日若留伊辦事非惟不得其力轉須留心防範於事無益著哈達哈等仍遵前旨將青滾雜卜拏解來京其貝勒令伊子承襲所領和托輝特兵丁哈達哈等酌派大員管轄○諭哈達哈等奏稱九月十一日選派索倫喀爾喀兵丁令虛銜藍翎蒙固勒岱帶領自庫布克爾起程採取班第等語哈達哈等較西路尚知奮勉所奏從四十八臺脫出之喀爾喀達瓦厄魯特巴顏等告稱隨從阿睦爾撒納人眾念其妻子羣相怨恨看此情形惟速帶兵進剿即可擒獲達瓦巴顏等被掠脫出著酌量賞賚至根敦扎布負恩背叛情罪可惡將伊妻子近屬拏解來京其僕人分賞索倫喀爾喀等前命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在哨探兵隊行走今哈達哈奏稱遣往齊木庫爾遊牧此際應已接奉諭旨即遵照前旨速赴軍營○甲辰以阿里衮為戶部尚書納穆扎

爾為戶部右侍郎舒明為吏部左侍郎德爾敏為左副都御史由部左侍郎○以衛哲治為工部尚書鄂寶署廣西巡撫由奉天○丙午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令郡王青滾雜卜同扎勒杭阿等帶兵追捕阿睦爾撒納等語朕因和托輝特兵尚可用曾將青滾雜卜暫停拏問近聞其暗結阿睦爾撒納而所請明年派兵進剿之語顯係遲回觀望是以仍令拏解來京但哈達哈等業已派令帶兵前進又復調回必生疑懼著傳諭哈達哈若接到拏問諭旨尚未舉行即速赴伊營留心察看儻誠心奮勉仍免其拏問將前旨及奏摺密封進呈若情形叵測哈達哈先酌定堪以管轄和托輝特兵眾之人即將青滾雜卜拏解來京此際最宜斟酌妥協詳慎辦理從前班第等參奏阿睦爾撒納伊尚聞知暗中通信今伊自知罪愆必多顧慮尤宜加意慎密○諭哈達哈等奏令郡王青滾雜卜等帶兵前進伊等亦陸續進發又據從臺站脫出人告稱於鏗格爾西喇托輝等處曾遇阿睦爾撒納等語看來阿睦爾撒納情形甚為窘迫若督兵速進自當擒獲朕已將分隊帶兵之處降旨伊等自當遵照辦理阿睦爾撒納搶掠臺站時塔本集賚人等亦至額爾齊斯等處搶掠今大兵前往務將從賊黨羽悉心搜捕如塔本集賚等遊牧更宜勤絕以壯軍威若能直至伊犁地方通信班第等併力夾攻固為甚善或須俟西路兵力即據形勢之地以待聲援相機進剿哈達哈等固不可稍存畏蕙亦當計出萬全妥協辦理至從臺站脫出之喀爾喀及訥默庫巴圖羅特等屬人勞悴可憫哈達哈等酌量賞賚以示鼓勵○諭前因杜爾伯特部落人眾已分為兩翼各投盟長看來盟長二員尚屬不敷著將軍凌車凌烏巴什訥默庫俱授為盟長並著色布騰為車凌

之副車凌孟克為車凌烏巴什之副噶勒藏多爾濟為納默庫之副輝特部落人既無多即著齊木庫爾為盟長和碩特部落著沙克都爾曼濟為盟長俱不必副○命浙江再截留漕糧五萬石備賑○丁未封親王訥默庫子喇嘛扎布為貝勒○戊申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諭高勒赫奏趙永德呈首原任郎中程鑿作詩誹謗悖逆見交布按二司嚴審一摺朕閱程鑿鈔刻詩冊膚淺本不成詩但其中並無譏誚悖逆之語而送王大一首係鈔襲古詩以為己作則富商無識務名之習畢露看來此事明係趙永德索詐不遂挾嫌誣害富勒赫為其所愚據以入奏耳從前胡中藻身為翰林心懷怨望竟作種種悖妄之詞刊刻分送若不重加懲治無以正人心而端風紀是以不得不行辦理儻因有此案動於語言文字之間指摘苛求則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誣詐有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司不察輒以上聞告訐紛繁何所不至迨至辨明昭雪而貽累已甚此等刁風斷不可長趙永德著交該撫莊有恭嚴審定擬具奏尋奏趙永德審係訛詐提訊朋謀人等定擬得旨知道了此必待朕諭而後敢如是辦理可謂不知朕意亦不識大臣之體矣可愧○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杜爾伯特台吉班珠爾來稟班第薩喇爾等帶領達什達瓦兵丁由珠勒都斯覓路而出等語班第薩喇爾鄂容安瑪木特僅率兵數百驟值賊匪為變朕心實為慮慮是以屢降諭旨催趙永常策楞赴援今聞班第等已出深堪軫恤將朕所佩荷包發去班第薩喇爾鄂容安瑪木特各賞給一箇目今擒捕賊匪最為緊要計班第薩喇爾到時扎拉豐阿玉保噶勒藏多爾濟諒皆可到伊等公同商議將所有兵眾歸併一處或由額林哈畢爾噶地方按捕或徑行平定伊犁之處詢問鄂

勒哲依相機辦理布庫努特庫圖齊納爾阿巴噶斯等鄂拓克人戶俱著殲戮其宰桑頭目悉從誅夷馬匹牲畜分賞兵眾以壯軍力杜爾伯特台吉班珠爾聞知即為送信沙津巴圖自伊犁通信均屬可嘉班珠爾著加恩封為公爵沙津巴圖投為三等侍衛達什達瓦屬下人等交班第等按其勞績分別奏請加恩班第如尚未到策楞可即傳諭班珠爾沙津巴圖令其忻喜一面鈔錄諭旨迎路發與班第○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據厄魯特巴雅爾供青滾雜下帶往烏梁海之諾爾布丹津係巴特瑪車凌之弟於七月內曾往見阿睦爾撒納其巴特瑪車凌所屬六十戶見在青滾雜下軍營等語看來青滾雜下必有通信於阿睦爾撒納之事是以令諾爾布丹津前往且查出巴特瑪車凌戶口亦未呈報前曾兩次降旨拏伊來京繼又中止儻伊知覺懷疑生懼愈滋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事端著傳諭達爾黨阿將青滾雜下喚回拏解或令哈達哈即於軍前拏解其選派大員管理和托輝持兵眾及令伊子承襲貝勒之處俱遵前旨行○命江南災地折賑米價每石加銀二錢○壬子諭劉統勳因永常自穆壘退回巴里坤輕信浮言張皇附和奏請退守哈密拒絕歸附之諾爾布林沁種種乖謬不可枚舉是以降旨革職拏解來京治罪夫律以逗撓軍機搖惑輿情即置之法實無可追但朕念劉統勳所司者在糧餉馬駝其軍行進止原係將軍之事設令模稜之人緘默自全轉可不致獲罪是其言雖刺謬其心尚可原也况永常尚不知死殺之義何怪於懦弱書生劉統勳在漢大臣中平日尚奮往任事朕於萬無可寬之中求其一綫可生予以自新之路劉統勳著從寬免其治罪發往軍營交班第等令其在司員內辦理軍需效力贖罪儻伊以為士可殺而不

可辱欲來京甘受典刑亦惟其所自處伊子俱著釋放劉壩著加恩令其編修上行走自效至策楞去歲即以惟怯獲罪今復用爲都統於永常退回時即當一面參奏一面帶兵進剿乃一味曲從依違觀望故亦降旨革職等因在伊實有應得之罪但此輩坐失機宜永常實爲罪首策楞乃係因伊獲譴亦著從寬免其治罪交與扎拉豐阿令在司員內辦理糧餉效力贖罪劉統勳前後所奏諸摺並發○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喀扎薩克琳丕勒多爾濟等於阿睦爾撒納逃竄時被其掩襲力戰得脫仍將賊人後隊軍裝收獲奮勉可嘉著加恩將琳丕勒多爾濟封爲公賞銀一百兩其驍騎校齊克慎授爲三等侍衛賞銀四十兩虛銜藍翎永德伍岱俱授爲藍翎侍衛各賞銀三十兩並馳驛前往軍營效力行走訥默庫屬人諾斯海剛多爾濟屬人鄂勒哲依亦各賞銀二十兩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元

同琳丕勒多爾濟遣回各遊牧○甲寅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定盛京大政殿朝期覈對職名例○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據脫出之巴拜等供稱阿睦爾撒納遣宰桑尼瑪前往烏梁海宰桑果勒卓輝處通信會合等語汗哈屯烏梁海等係兵力收服非察達克車根赤倫等與賊有仇久經歸順者可比我兵既進伊等或襲其後甚有關繫達爾黨阿哈達哈等宜加意防範再察達克等去歲投誠俱加恩授職此次收服宰桑果勒卓輝瑪濟岱等著加恩授爲三品總管賞給翎頂其餘宰桑有應酌量授爲三四品總管未經查奏者著達爾黨阿等查明酌量授職一面奏聞一面辦理再伊等馬匹牲畜若以銀兩段疋與之交交易既可分伊等之力亦藉以助給軍需即可傳諭察達克等若能勉力承辦必加恩賞○諭富德奏稱額爾齊斯之北有達布遜圖喇地方係

準噶爾哈薩克俄羅斯交界其地產鹽與圖所載額爾齊斯之北有鹽池卽其地也距塔爾巴哈台千里阿睦爾撒納勢力窮蹙或由此路逃往俄羅斯亦未可定著傳諭達爾黨阿哈達哈等帶兵進發後或令哈薩克赤倫等帶伊魯烏梁海兵數百名赴其地巡查堵截或於索倫兵內分數百人前往亦可伊等願往所派兵丁俱照軍營一體賞賚○丁巳以達瓦齊羅布扎莽喀圖巴敦多克和通等解送至京遣官告祭 太廟 社稷行獻俘禮○建四川打箭爐城垣○戊午 上御午門樓受俘釋達瓦齊等交理藩院○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大學碑文曰遼矣山戎薰粥旃裘羣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驕奚雖無恆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滔維未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互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年

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費財十損一得捐紳之備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守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海西終明世爲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闖入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裔從遠遜迹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旺阿喇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故當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零能用其父構人

乘我師急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科布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惟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戢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零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暴殘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酌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馭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甯用其鋒而觀厥成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馮旗命將之典槩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為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瑪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遁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啓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為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遇之鄂拓克擄羊酒糗精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眾念彼眾皆我眾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

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勳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天也然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眾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為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為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勒碑 文廟例也禮臣以為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市亦不禁訶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悞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為既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一 至

斬篡奪相仍飄忽在苒夙沙革面煎鞏披忱集洋飛鴉食豨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願效前驅分兵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壘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飄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湧於磧蕪茁於路我眾歡躍謂有天助匪啻我眾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嚙木齊博囉塔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率其肥羊及馬湏酒獻其屠耆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眾情眾情既愉來者日繼蠶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掄二十五日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鞞鞞案角鹿墜隴種籠東自相狼藉孰敢攖鋒狐鼠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兇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歲功荷天之衢在古

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馮旗亦乙亥年旣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
夷弗恭弗諱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臥
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遊牧爾牧爾耕爾
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違保
泰持盈勒石 大成殿昨階前 御製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
文曰惟 天盡所覆巽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溥海
兆庶悉主悉臣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 聖
祖 世宗觀光揚烈克臻邦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其四海同風
咨汝準噶爾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搆數世梗化篡奪相仍顧仇其
下惟達瓦齊甚毒於醒眾心底底如苗斯蠶如虺斯蠶眾口嗷嗷
視爾嗽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視爾底止予噫嚅止亟出汝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卷
塗泥止乃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搗數月糧毋或
掠擄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旣暇以
休烏魯木齊及五集賽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
博囉塔拉闊勒奇嶺險如關闔倒戈反攻達瓦齊走且夕塗窮回
部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千門爰貸其罪自今
伊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曰綽囉斯及杜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
四可汗眾建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
爾長爾慈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遊分疆各
守毋相侵陵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
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矣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勒石伊犁
東岡 御製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文曰格登之崔嵬賊固
其壘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巖巖賊營其穴我師恍恍其營

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粵有前導爲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
登面淖背巖藉彼昏冥曰擣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輯我武
將輯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眾我臣已有成辭火
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眾股栗人各
一心孰爲汝守汝頑不靈尙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
門追悔其遲於恆有言曰殺甯育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置都護
唐拜將軍費賂勞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
詔億世勒石格登山○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見在帶兵前
進約於一月內可到察罕呼濟爾等語阿睦爾撒納雖子身逃竄
傳聞在博囉塔拉地方會合彼處賊眾約有三四千人若哈達哈
等兵少輕進亦有可虞伊等固不可懼怯退縮亦不宜冒昧嘗試
著傳諭達爾黨阿哈達哈等遵旨先遣精壯兵丁前行哨探相機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卷
進止與西路會合共得兵四五千名即奮勇追勦務期弋獲又所
奏遣往哈薩克之索倫跟役布顏圖傳哈薩克有出兵之信從前
伊部落遣使前至軍營甚屬恭順茲復何由起釁或被阿睦爾撒
納煽惑或布顏圖棄伊主逃回妄爲捏飾俟送到時嚴行審訊既
有此語達爾黨阿等應行知遣往哈薩克之侍衛德善令伊等暫
時留待俟審訊明確再行遣往○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
據達什達瓦屬人索諾木從伊犁脫出告知將軍班第等陷賊之
信見在達什達瓦之妻率其遊牧前來等語此信屬實必須會合
兵力大爲辦理昨降旨令達爾黨阿等同噶勒藏多爾濟帶兵前
往西路會同進勦伊等諒已前進今聞阿巴噶斯哈丹等兵敗後
潛匿山中策楞即帶兵與諾爾布琳沁相見若其力可用即會兵
速進如少覺單弱則據守要害之地俟達爾黨阿等到日整飭兵

力嚴行勦捕已諭總督方觀承等催趙馬駝解赴軍營應用將來
自必陸續得信策楞惟相機乘勢勿少退讓亦勿致冒昧前進方
為妥協但此係索諾木一人之言達什達瓦之妻及軍營侍衛滿
楚等尚未抵營或係逆賊造言惑聽亦未可定策楞尤宜加意偵
探達什達瓦家口若至軍營即令在巴里坤居住令和起照管其
派出達什達瓦兵丁隨營進勦存留甯夏莊浪兵丁駐防各事宜
俱照所奏行派出兵丁照見在進兵例賞給整裝銀兩外仍每名
賞銀三兩並派散秩大臣阿雅勒虎揀選可用宰桑數員在軍營
效力行走至索諾木所稱八月內敦多克曼集巴朗圖布慎會同
喇嘛回人等作亂班第鄂容安被陷而薩喇爾帶兵百人為烏魯
特宰桑納親哈什哈之子錫克錫爾格所困又伊犁之喇嘛等傳
書達什達瓦遊牧阻其遷移各情節俱屬可惡策楞等進勦時務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差

將此項賊人臨陣斬獲或擒拿解京治罪勿使漏網看來助惡者
亦不過數人未必全行煽亂著派侍衛滿楚及陸續投來人內令
其前赴伊犁曉諭眾厄魯特寬其脅從勸以反正有能擒賊自效
者必格外加恩備阿睦爾撒納已在伊犁即不必宣示惟整兵進
勦速行捕以昭國法見在既有此信則從前發回班第等奏匣
及節次諭旨不必久候著扎拉豐阿策楞即行閱看相其緩急次
第辦理策楞此次辦事頗知奮勉著加恩授為參贊大臣給與副
都統職銜扎拉豐阿未到時仍著署理將軍事務並著傳諭扎拉
豐阿知之○王戌策楞奏諾爾布琳沁遣宰桑諾爾布齊木布來
告擊敗阿巴噶斯哈丹後欲即進勦因塔本集費與之合且業克
明安台吉察德濟特俱同黨據險恐其夾攻暫移都爾博勒津
遊牧阿巴噶斯等見於圖古哩克等處據守又扎那噶爾布屬人

濟爾噶勒擊獲克什木等遣往額林哈畢爾噶送信之台吉納旺
解送前來詢稱八月二十三日宰桑克什木搶臺站二十四日將
軍大臣等帶兵向喀吉斯行走二十九日克什木敦多克曼集烏
克圖圖布慎巴朗及喇嘛回人等前至烏蘭庫圖勒圍住將軍大
臣班將軍鄂參贊俱自盡薩將軍帶達什達瓦兵百人脫出後聞
為錫克錫爾格所獲送往伊犁又稱哈丹帶兵至烏龍古尋阿睦
爾撒納並無蹤迹等語伏思納旺所供恐係揚言煽惑自應帶兵
速進擬即日往會諾爾布琳沁共商進勦軍機大臣等策楞奏
擒獲台吉納旺所供伊犁情形並輕騎往會諾爾布琳沁商議進
勦所辦俱合機宜策楞會同諾爾布琳沁時即將阿巴噶斯哈丹
遊牧奮勇勦捕其性隻分給兵丁老弱賞給諾爾布琳沁此際更
宜偵探阿睦爾撒納如前至伊犁策楞等即拒守要害候北路大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差

兵與噶勒藏多爾濟到時併力進勦若逆賊尚無蹤迹策楞等即
整頓兵力直抵伊犁勦捕賊黨然亦須量力前進不可輕忽前因
未得伊犁信息因令扎拉豐阿暫駐額林哈畢爾噶今事勢如此
扎拉豐阿自應同哈達哈策楞玉保等前進其安撫遊牧辦理臺
站各事宜著達爾黨阿雅爾哈善帶兵繼進以作聲援富德仍遵
前旨巡查臺站策楞並傳諭諾爾布琳沁伊少年奮勉朕甚嘉悅
已封為郡王此次進勦有功必加重賞扎那噶爾布亦知奮勉著
封為貝勒賜雙眼翎擒獲納旺之濟爾噶勒賞給孔雀翎並銀五
十兩嗣後有應行加賞者策楞酌量賞給策楞自知前謹勇往
任事著給與都統職銜仍以參贊大臣行走並傳諭扎拉豐阿知
之○諭昨玉保奏中途出痘之宰桑哈薩克錫喇吞圖布等留於
臺站照看仍帶鄂勒哲依等起程今至努空西喇臺站鄂勒哲依

鄂哲特亦皆出痘玉保先行留烏勒登在途照看等語聞伊等痘疹輕稀自易痊愈且嗣後來京更無他慮益覺可喜著加恩賞給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騎都尉世職恩克博羅特吞圖布鄂哲特雲騎尉世職聽伊等指出子弟承襲此際須寬心調養俟全愈後從容行走勿稍勉強烏勒登善為照看頗知悔過奮勉著授為頭等侍衛仍將各宰桑等身體平復日期速為奏聞○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臣途次據布政使武忱稟稱劉統勳行文調取營馬並令各州縣採買馬駝臣思陝甘驛站額馬頗多除沿途衝驛外其餘各驛十調其五六可得馬千數百匹較採購更速已咨撫臣台柱吳達善選解臣見加站赴京得旨甚屬可嘉此方係實心為國之大臣所為也○癸亥撥運湖南倉米十萬石於江蘇備賑○乙丑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塔爾巴哈沁台吉唐古忒遣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年

宰桑鄂羅斯率五百餘戶來歸並將臺站被掠之察哈爾喀爾喀等送回等語唐古忒誠悃可嘉著加恩封為貝勒賞給雙眼劍策楞侯伊來兒時即傳旨獎諭再台吉額琳沁從前阿睦爾撒納會殺害伊子外雖相依心必不合唐古忒若能通信額琳沁俾擒獲逆賊不但藉復前仇更使身邀恩賞如力不能辦即令其束手來京亦當施恩封賞策楞將此傳諭唐古忒令其盡心辦理以期承受朕恩如通信額琳沁時其書詞大指告以阿睦爾撒納與阿布賚久相和好而額琳沁從哈薩克逃出時曾傷害多人阿布賚甚懷憤恨今阿睦爾撒納欲將額琳沁擒送哈薩克以修好此係詢問和碩特台吉納噶察所告之詞其言必非無據額琳沁自知與阿睦爾撒納有隙且與哈薩克不和伊亦閱歷有年豈不豫防禍害若令其將阿睦爾撒納擒擊既可復仇免患且可承受恩賞策

楞即傳諭唐古忒將此意作書開導額琳沁並將唐古忒言語情形奏聞再見在軍前新附頗多兵勢自富振作若得阿睦爾撒納未往伊犁之實信即可速行進剿蓋以噶勒藏多爾濟與恩克博羅特等頗重待喇嘛若會同進兵將助惡喇嘛擒剿恐伊等拘泥習俗少覺掣肘惟於未到時能先示懲創庶合事機又如辦理喇嘛一事昨命全行勦滅今思蒙古厄魯特俱重黃教亦宜分別辦理如實係助惡臨陣仍復抗拒自當誅戮其擒獲者俱解送來京老弱量從寬宥並將喇嘛係出家人不守清規好亂生事是以特為整頓明白曉示俾眾共知其罪無可遁並傳諭扎拉豐阿玉保知之○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朕前降旨令哈達哈帶兵會合西路今思北路厄魯特遊牧及新降汗哈屯烏梁海等既須彈壓烏里雅蘇台存貯糧石甚多亦應防守西路既有兵六千見須豫備馬駝自不便更加籌辦哈達哈等所領兵三千名應仍留北路惟令達爾黨阿帶兵一千或數百名同噶勒藏多爾濟前往西路合之扎拉豐阿玉保富德等陸續帶往兵丁八百名統計西路兵已及八千名足敷調遣惟馬匹最宜多備若將哈達哈等所謂翁金達什和碩阿西克托里等處馬匹挑選二三千由相近岔道解往應用更屬有益如繞道遠行亦不必哈達哈仍遵前旨於北路駐紮以作聲援並令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丹津帶領精兵千名以內前行哨探如遇阿逆由北路逃遁即相機剿捕如此兩路進兵較為周密哈達哈既專辦北路即掌定邊左副將軍印雅爾哈善在參贊大臣上行走達爾黨阿往西路時掌定邊右副將軍印若薩喇爾前來即行移交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其烏里雅蘇台大印著阿蘭泰管理伊等務公同商酌隨宜辦理勿但知奉行成命

以副委任○又諭達什達瓦之妻因伊犁擾亂並不聽從彼處眾喇嘛等之言帶領遊牧人眾前來投順誠悃可嘉著封授車臣默爾根哈屯名號派副都統鄂實齋蟒蟒段十疋銀五百兩茶葉一千斤前往賞賚鄂實至巴里坤後即赴扎拉豐阿處隨同辦事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十一月庚午朔晉封扎薩克輔國公額敏和卓為鎮國公○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汗哈屯烏梁海等報稱阿睦爾撒納誘伊等同來侵擾蒙古明係揚言以聳聽聞然或揣度西路進兵北路無備前來滋擾亦未可定宜先時設備使叛賊不得逞其詭計哈達哈等見領兵三千名此外烏里雅蘇台兵丁甚多米糧亦甚豐裕著合為一萬分駐烏里雅蘇台軍營及哈達哈等所據形勝之處以為聲援第以豫備進兵為言不必宣露防禦阿逆前來之意使賊聞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元

風退避再杜爾伯特貝勒色布騰與阿睦爾撒納有仇前在軍營行走頗著勞績仍命為參贊大臣前往北路軍營協辦事務一應事宜哈達哈等與伊公同商議奏摺內一體列名至添兵豫備之處未經諭色布騰知悉哈達哈等亦不必轉諭此非疑伊恐其屬人漏洩於事無益著密諭哈達哈等知之○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喀爾喀貝勒車木楚克扎布台吉唐古忒宰桑鄂爾奇木濟將叛逆宰桑敦多克曼集鄂拓克之得木齊沙喇勒岱等五得沁遊牧勒滅扎那噶爾布諾爾布琳沁又將布庫努特三得沁遊牧盡行殺戮等語此次辦理俱甚妥協見在領兵前進務期擒獲阿巴噶斯哈丹等解京治罪並將伊遊牧勒滅以振軍威此時兵力甚盛策楞即會同諾爾布琳沁扎那噶爾布唐古忒等進取伊犁如阿睦爾撒納已據伊犁恐兵力不足仍遵前旨俟噶勒

藏多爾濟等到時整頓大兵同進斷不可冒昧輕試至唐古忒自伊犁力戰而出理應加恩恐眾人不知妄思恩澤著策楞派侍衛一員至伊遊牧傳諭加恩即從巴里坤支銀一千兩賞給所有勒滅布庫努特之受傷人員並著策楞酌賞以示鼓勵仍咨部議敘侍衛滿楚所稟豫報阿睦爾撒納謀叛之伊犁回人策楞到彼即查明賞賚策楞自知前謫奮往從事悉協機宜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共知其為將軍不便更替著即授為內大臣兼定西將軍扎拉豐阿著授為定邊右副將軍即將達爾黨阿帶往之印給與掌管駐紮額林哈畢爾噶辦理軍務達爾黨阿著授為參贊大臣同伊辦事王保隨將軍策楞帶兵前進伊等同心協力擒剿逆賊投捕黨與總期於事有濟共奏膚功無將軍參贊之分策楞等其仰體朕意以副委任策楞著加恩賞銀一千兩伊子特通額已施恩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四

罪授為三等侍衛並著隨往軍前效力○諭前因阿睦爾撒納宰桑阿穆爾濟爾噶勒告稱班第薩喇爾參奏阿睦爾撒納之時青滾雜卜私告阿睦爾撒納以致潛逃朕因降旨擊問令其質對今阿穆爾濟爾噶勒已經正法無從質對即青滾雜卜果有此事亦不過一時愚昧伊因與阿逆同在一處恐一併參處私相告語初不料阿睦爾撒納之奸惡至於此極也即如色布騰巴勒珠爾信阿睦爾撒納之言代為陳奏色布騰巴勒珠爾豈有附逆之事此皆伊等不知事體受其愚弄耳青滾雜卜自去年領兵以來甚屬奮勉從前罪愆著加恩寬免伊能感戴朕恩勿稍疑懼益加奮勉朕尚將施恩封為親王此際如已擊問即著傳旨釋放如未擊問即可無庸辦理將此傳諭哈達哈知之○甲戌諭軍機大臣等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吞圖布恩克博羅特等已俱命前往西

路軍營聽候調遣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著授為參贊大臣尼瑪授為內大臣兼圖什墨勒仍授為參贊大臣吞圖布恩克博羅特俱著在領隊大臣上行走策楞進兵之時扎拉豐阿達爾黨阿在額林哈畢爾噶駐紮辦理軍務尼瑪著即在扎拉豐阿處管理臺站稽察奸細遇事時參贊大臣等俱著一體列名○諭據策楞奏稱諾爾布琳沁派出兵二千名合之見在帶往兵丁共計四千足以剿滅阿巴噶斯哈丹等但聞阿巴噶斯等遷往伊犁見派索倫兵丁前行哨探大兵暫住烏嚕木齊候信辦理等語阿巴噶斯哈丹聞我兵前進而台吉諾爾布琳沁又帶兵會合聞風遠遁遷往伊犁情形屬實然伊等帶領戶口勢必不能遠行若由徑路發兵堵截必易擒獲儻至伊犁後賊勢會聚轉來抗拒亦未可定應曉諭諾爾布琳沁等阿巴噶斯哈丹雖畏威遠去略得安息即將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望

周章所謂兵貴神速者此也以冬令進兵為難將軍大臣尚因此退縮何以鼓士氣而振戎行即如台吉沙克都爾曼濟宰桑鄂勒哲依等伊部落與伊犁密邇今伊犁信息未通伊等尚奮往前進若噶勒藏多爾濟之部落業已保護一聞此語勢必退後又將何以集事此時惟馬匹急宜籌畫策楞扎拉豐阿玉保等即做照木蘭行圍時向蒙古換馬之法通融辦理以疲乏馬匹換易肥壯馬匹酌量給以段疋銀兩此項疲乏之馬善為牧放轉瞬即成臆壯是不但無損於彼而且大有裨益噶勒藏多爾濟等部落馬匹照此交易諒無不欣然樂從且今歲春閒進兵阿睦爾撒納屢次陳奏以迅速為善瑪木特亦以為然儻我兵緩行前進真不出叛賊所料而賊愈得以逞其負固抗拒之力矣明歲進兵之言西路軍營諸臣並未陳奏達爾黨阿至西路時亦出此言必至搖惑軍心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望

勦滅以示懲創惟伊犁附近喇嘛六千餘人若一體辦理不但失眾蒙古之心其真偽亦無區別策楞務加體察其實係聚眾黨惡者即行誅戮如係威逼相從量從寬免一切俱遵前旨辦理諾海奇齊克薩喇勒自伊犁前來輸誠相告甚屬可嘉昨諾海奇齊克之弟璉齊薩喇勒之兄鄂勒椿弟洪郭爾等入覲時已施恩俱封為扎薩克台吉今特加恩封諾海奇齊克為公薩喇勒為扎薩克頭等台吉伊等果能奮勉效力朕必更加恩重賞著策楞傳諭伊等知之○壬午調鄂樂舜為山東巡撫以高晉為安徽巡撫託庸為安徽布政使原任杭州織造○以李侍堯署廣州將軍五福為戶部右侍郎由副都統遷○癸未諭前因準噶爾夷部數年以來篡奪頻仍所屬諸部率眾內嚮接踵而至朕為天下共主既不忍拒而不納將為之經理遊牧即因其地處之為長久計而兩朝未竟之緒亦乘此事機一勞永逸此用兵之本意也至達瓦齊之立為台吉不過外夷自相篡竊原可不必聲罪致討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但以達瓦齊進貢請安尚居然以噶爾丹策零自處是以降救切責旋復遣使叩關情詞恭順則大軍已入其境未得至京將軍等取其書奏之及王師進取伊犁伊畏避逃竄亦情理所有是達瓦齊原無獲罪於天朝之處伊之殘酷暴虐亦皆出阿睦爾撒納之口迨俘獲來京視之則一庸懦可憫之人耳且言久思歸順特以阿睦爾撒納領兵前往實不便於其軍前納款此其肝膈本懷非由飾說古者異國降王或優以封爵示無外也達瓦齊著加恩封為親王賜第京師奉朝請朕撫馭萬國一秉大公仁育義正惟聽人之自取可將此宣示達瓦齊並曉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朕已將達瓦齊宥罪施恩封為親王賜第京師帶領伊子居住伊

舊日屬人著查出四五十戶令其來京役使並著策楞曉諭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及準噶爾人眾從前進兵擒擊達瓦齊止因阿睦爾撒納想其暴戾無狀陵虐準夷朕軫念羣生拯救水火是以聲罪致討今擊解來京乃一庸愚無用之人即伊種種虐行其初亦皆係阿睦爾撒納從中相助非伊一人之罪且達瓦齊原係綽羅斯台吉朕憐憫其愚備藩京邸斷不令回至遊牧見在達瓦齊感戴朕恩思圖報效繕寫書信寄伊親信之庫本諾雅特台吉諾爾布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宰桑約蘇圖車凌多爾濟等令其協擒阿逆以彰國法具見誠惻著策楞即行轉交仍將伊等接到達瓦齊書信後言語情形速行奏聞並傳諭納穆扎爾舒明等將用兵準夷及加恩達瓦齊之處宣諭車凌齊木庫爾等知之○乙酉 嘉貴妃薨命追封為 皇貴妃○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鄂齊爾圖等所供都噶爾克什木敦多克曼集巴蘇泰等竊踞伊犁肆行擾害情罪可惡策楞帶兵進剿務期斬獲儘就擒時即派幹員解送來京治罪妻孥悉行誅戮其喀爾喀王貝勒等隨將軍等駐紮伊犁者尚多策楞訪聞查出即明白傳旨曉諭伊等猝遇寇賊兵少受困朕心甚為軫念今大兵已抵伊犁即令伊等各回游牧休息以示體恤至所奏勦滅阿巴噶斯後即帶兵速赴伊犁辦理固屬奮往但不不可不慎重仍遵前旨偵探阿逆如已據伊犁候噶勒藏多爾濟到時會合前進方為妥協○丙戌册諡 嘉皇貴妃為 嘉淑皇貴妃○丁亥諭從前平定伊犁時投誠之台吉宰桑等班第等若能因其求見開誠曉諭有應鼓勵者奏聞加恩則新附之人傾心悅服遇事無不陳告不但地方情形人情向背皆可周知即伊等可信與否亦得以灼見聞班第在彼惟辦理

陳奏事件不與伊犁等接見又與鄂容安意見不睦以致為賊所困今策楞前往當以前事為鑒遇沿途投誠厄魯特等即與接見庶可以通其情而資其力將軍大臣惟在集思廣益甯輯邊疆方為無責任使若陳奏事件自有司員承辦即稍有遲誤亦屬可原至在事大臣等俱係朕信用之人理應和衷共濟屏除一切意見為國家效力宣猷設彼此互相猜疑不特於公事無益甯不貽笑於厄魯特耶即如見往軍營之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等雖係新降之人既同在一處亦應虛衷商酌使伊等各抒所見以期集事策楞前在伊犁目擊班第等情形此時務宜遵旨悉力妥辦毋蹈前轍再前遣尼瑪駐額林哈畢爾噶查辦臺站今伊抵巴里坤領兵前進奮往可嘉寄到佩用荷包及鼻煙壺二件著傳旨頒賜尼瑪不必駐紮額林哈畢爾噶即同策楞領兵前進其所派管理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臺站事務策楞於所知台吉或噶勒藏多爾濟屬下宰桑內選派一二員隨同富德管理○庚寅達爾黨阿等奏親王成衮扎布等追勦包沁叛眾至烏隴古之扎克鄂博地方將肯哲顏達什巴雅爾圖薩喀及伊等妻孥盡行勦滅計殺三百餘人俘四百餘口效力人員請交部議敘報聞○甲午噶勒雜特得木齊丹畢率屬來降○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烏勒登奏到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陳奏托忒字本章命達瓦齊閱看據稱由關勒奇博羅布爾噶蘇珠勒都斯進兵山嶺皆大此三處內惟珠勒都斯地方空虛並無阻攔可寄知策楞拏獲哈丹阿巴噶斯後阿睦爾撒納若不在伊犁不論如何進發皆可若在伊犁我兵整頓之後與噶勒藏多爾濟等眾台吉鄂勒哲依等眾宰桑公同商議果由珠勒都斯進發妥便即由彼進發直抵伊犁但不可令賊偵知設備仍揚言由

博羅布爾噶蘇前進將無關輕重之兵虛作聲勢令其力分於彼我之大兵掩其不備尤易成功可否如此辦理之處策楞等惟宜相度機宜亦不必拘泥論旨○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舒明奏稱貝勒色布騰遵旨帶二十餘人馳赴軍營等語色布騰自投誠以來奮勉效力春間進兵頗著勞績今一聞朕旨即帶兵馳赴軍前急公任事誠可嘉予著賞給郡王品級若能更立殊勳朕當加以重賞見在擒拏叛賊俱由西路進兵北路尚無所事惟今年收服之汗哈屯烏梁海等及陸續來降之輝特人眾其中尚不可全信應加防範著色布騰留心查察不必宣露再色布騰抵軍營後協同哈達哈等辦事並無馳驅之處其戶口俱著帶往居住所有陳奏事件准其列名在桑寨多爾濟成衮扎布之後雅爾哈善之前○諭杜爾伯特汗車凌之婿台吉達瑪林率眾來歸著照所請歸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於車凌遊牧同居達瑪林著加恩封為扎薩克台吉加賞段六正並著舒明查明伊戶口內如須賞給口糧即奏聞賞給十二月辛丑命安徽折賑米價每石加銀二錢○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台柱奏報永常在臨潼病故一摺甚不明晰該撫既據參領等稟報即應親往看視乃僅以奏聞了事糊塗已極永常係領兵大臣貽誤軍務將來掣到之日法在必伸非尋常要犯可比乃竟猝然報故其中必有別情已經降旨著阿里衮馳驛前往詳加相驗所有押解來京之參領阿三泰著革職鞫問交阿里衮帶回滿兵四名著乾清門侍衛前後隔別拏解來京其自西安管押之參將羅佳雄守備李瑾並知縣伍錦談恕行俱著該撫即行嚴拏選差幹員分起解交刑部從重審擬儻有一名狡脫畏罪自戕情弊惟該撫是問台柱所查情節若何即著速奏○癸卯諭軍機大臣

等據端濟布奏稱噶勒藏多爾濟沙克都爾曼濟巴雅爾等公同商議請於明年正月進兵並寄信額琳沁及招降伊犁喇嘛等令其擒賊自效伊等悉心籌畫實堪嘉予即照所請於明年正月內進兵但歲內必須將阿巴噶斯等剿滅不使伊等聞風逃竄昨已傳諭策楞著仍遵前旨辦理噶勒藏多爾濟議遣人曉諭宰桑錫克錫爾格令其招降伊等眾喇嘛等即著派侍衛一員同往眾喇嘛處傳諭錫克錫爾格既為噶勒藏多爾濟等素知信其非真心從賊自可寬宥以期後效至於圖布慎克什木敦多克曼集輩情罪可惡必當明正典刑以彰國法此番伊犁擾亂半由彼處喇嘛等從中助惡前會降旨令將伊等盡行剿戮繼思蒙古人尊奉黃教且其中亦當示以區別先後諭旨甚明今觀噶勒藏多爾濟等令遣人招降眾喇嘛其心事顯然可見策楞到彼應將喇嘛中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起意倡亂之人即行正法其情罪稍有可原者量從寬典並商同噶勒藏多爾濟等分別妥辦今雖僉議於正月內進兵若剿滅阿巴噶斯等遊牧及收服烏魯特克特等時機可乘勢不宜緩即當奮勇前進亦毋庸過於拘泥兵貴神速惟在相機辦理噶勒藏多爾濟等僕僕道途若已定於明年進兵伊等遊牧甚近不必令其守候軍營應暫行遣回俾得休息俟至期約會同進並著策楞傳諭伊等知之○甲辰諭向來由各部院司員補授御史者原有准該堂官奏請仍兼部務之例後經定議停止但御史雖職司稽察而事務簡少且既經保送考選必係尚能辦事之員嗣後郎中等官補授御史如有諳練部務者仍准各該堂官奏請引見朕酌量令其兼管著為例○命傳諭烏魯特宰桑錫克錫爾格曰比年準夷不靖擾害羣生朕為天下共主發兵拯救既定伊犁俾安

祗席詎意阿睦爾撒納背恩叛逆煽惑眾部是用再申天討以昭國法爾與阿逆素非同謀且宿有仇隙在擾亂之頃勢力不敵勉強服從已為朕所洞鑒近聞逆黨約蘇圖等知副將軍薩喇爾陷入爾部爭相索取爾並不遣送其非黨惡同謀於此益信爾誠能感戴朕恩擒獲阿睦爾撒納並助惡之約蘇圖敦多克曼集克什木等朕必加爾厚恩或力弱不能禦賊即帶領薩喇爾會同大兵前進奮勉自效○召台柱來京以盧焯署陝西巡撫由鴻慶寺○丙午王保奏率獲自伊犁前來克特宰桑巴桑之弟普爾普據稱阿睦爾撒納領兵千餘名在博囉塔拉另給兵千名令巴特瑪車凌額琳沁等往掠諾爾布琳沁遊牧伊犁喇嘛及宰桑烏克圖錫克錫爾格巴顏巴桑等議擒獻贖罪於十月二十五日集兵圍勒奇嶺遣人送信防備等語見將普爾普解令諾爾布琳沁詢問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諭軍機大臣等據王保奏稱所獲普爾普告知伊犁喇嘛等見在集兵擒獻阿逆以贖前罪等語準噶爾人等原屬反覆無常然尚知利害從前阿睦爾撒納詭言四衛拉特人眾皆其羽翼眾人不審虛實懼伊勢力脅從作亂後知諾爾布琳沁出兵擊賊而北路發兵先遮賊人遊牧不獲逃竄復勦滅包沁人等西路又將布庫努特等誅戮伊等聞風畏懼旋即知悔今伊犁喇嘛等知逆賊力不可恃共圖擒獻以贖前罪此非出於飾說乘此機會策楞等即應領兵直入責令伊等擒賊自效誅滅黨惡寬其脅從其勢更易且噶勒藏多爾濟等皆係該處大台吉其舊日屬人自必聞風來歸可以資其兵力若普爾普所稱阿逆派兵千名遣巴特瑪車凌等擄掠諾爾布琳沁之語尚非實情不過伊等欲聯絡諾爾布琳沁之意如果前來則大兵以逸待勞會同諾爾布琳沁奮力勦滅

賊勢從此益孤更可計日就獲見在降旨傳諭伊犁喇嘛等令其效力贖罪著加恩授普爾普為三等侍衛賞銀五十兩並派侍衛一員同伊前往伊犁宣旨曉諭○諭和起豆斌因從前辦理馬匹遲誤經部議革職仍留軍營效力行走本應如所議革職第念和起等此次辦理軍營糧餉馬匹尙屬無誤者免其革職從寬留任伊等邀恩寬宥宜益加意辦理儻再有貽誤斷不寬貸○命嚴定命案失入處分○丁未命侍郎劉綸往浙江查辦前任巡撫鄂樂舜勒派商銀案並查閱江南浙江賑務○戊申諭阿睦爾撒納本一姦詭狡惡之人因數年來準噶爾部落篡奪相尋希圖吞噬而準噶爾台吉乃綽羅斯世傳伊係輝特勢不能遽行竊踞遂以達瓦齊為奇貨誘助攻殺伊得從中取事及達瓦齊既為台吉不遂所欲乃率眾來降彼時策楞舒赫德議留其丁壯於軍營而老幼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完

噶爾遣人至哈薩克揚言伊領兵平定伊犁而不云天朝大兵又託言哈薩克人眾謂非令伊為總台吉不可私調兵數千置將軍印不用用準噶爾台吉私印植黨修怨殘殺自恣六月內班第等具以奏聞朕即降旨令其即軍中擊問治罪班第等旋奏伊將遵旨入覲朕召軍機大臣示以所奏機宜皆謂阿睦爾撒納自必前來瞻仰或慮其回巢後滋生事端耳而朕即豫料其必不前來是以復令班第等即於彼中相機從事若已起身在旬日內必當追回迅速擊問蓋伊既懷叵測即詐稱入覲亦必於途次遷延若不早為完結必致生變與其俟伊交結煽動變運而費大何如及時乘機辦理之為得也乃班第等奏稱已遵旨遣人追取適有哈薩克使者同行恐其驚疑復將追取之人撤回獨不思哈薩克自大兵平定伊犁即屢次遣使至營本極恭順且深悉阿睦爾撒納之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辛

雙親王之足論及阿睦爾撒納繳授將軍印信令伊先行向不覺悟逾日乃知其遁去始以兵追捕而已無及矣此又自失機宜之一大端也班第鄂容安薩喇爾駐紮伊犁受心膂之寄當聯為一體乃班第為人過於謹慎氣局狹小好親細事鄂容安雖向知大體而不能通蒙古語一應機密籌畫未能洞悉頗有漢人習氣至薩喇爾之在準噶爾等內地王府長史護衛者流耳今雖授以顯秩彼眾原所不服而伊復羸率自大三人者性習各殊安望其能和衷共濟重以阿睦爾撒納之奸其所不悅盡遣入朝三臣之左右皆其黨與三臣深信不疑疏於自衛兵散處馬遠牧緩急無應而軍營金帛茶布以備賞賚者頗充裕眾耽耽以視而班第等初不介意即如敦多克曼集乃阿睦爾撒納所信用班第等一聞搶掠臺站之信即應立為擒戮以翦其爪牙乃轉令傳諭喇嘛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至

安撫夷眾敦多克曼集因得招集羣兇操戈相向三臣倉卒衝突賊眾大集勢不能支班第鄂容安捐軀以殉薩喇爾被執設班第鄂容安見機明決早為之所安得至此此二臣之殞命種種皆由自誤無所歸咎而朕用人失當自誤亦無可辭也所可異者阿睦爾撒納之狂悖情形色布騰巴勒珠爾在軍營時皆所深悉且曾受朕密旨防範者乃毫不加察反為其所愚與班第等如水火朕是以命其來京乃在朕前仍無一言奏及伊親為額駙位列藩王豈其與逆豎同謀實可信其必無是理特年少無知初不料其至此也至永常以領兵大臣駐守烏魯木齊聞臺站被掠初以為窮夷自相攻劫奏到帶兵追逐意尚近於勇往即加內大臣銜以示鼓勵及聞阿睦爾撒納逃叛輒畏葸乖張甘心債事退回巴里坤而置伊犁於度外設令永常當業克明安宰桑扎木參等叩轅請

告之時厲兵迅往諸部得所依倚協力搜捕阿睦爾撒納子身通軼可計日就擒西陲已早安帖無事如北路之殲滅包沁是其明驗也若以為臺站已斷難於前進則見在策楞與噶勒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琳沁又何能以偏師架入振我軍威而伊犁之喇嘛宰桑等皆聞風內嚮悔懼自新願率眾追捕叛逆以贖其罪耶策楞既能奮勉以蓋前愆爰授以定西將軍而永常之罪不容誅今雖死於道路亦當明正典刑總之此事諸臣昧於機宜節節貽誤然其中蓋有天意何則朕思阿睦爾撒納雖傾險反側但當伊犁甫定眾或以其為國宣勞而一切罪狀惟軍營大臣見之朕及軍機大臣等知之天下後世不盡知之也又設使其遵旨入覲朕為久遠計不欲宣播其奸擊問治罪然無知者猶將有烏盡弓藏之議是今日之逆迹顯露使人人知其必不可不誅未必非上蒼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至

默啓之也人情樂於觀成難於謀始上年定議用兵舉朝率多疑議今伊犁平定則以為事出意外聞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又以為究不可辦且以為此固當然今聞伊犁宰桑悔罪擒賊或以為恐未必然人心風俗一何怯懦至此此朕所以愧且懼也班第鄂容安見危授命固為可憫然於事無補迥非傳清拉布敦之殞身西藏為國除兇者可同年而語然一死已足自贖班第誠勇公爵仍著加恩令伊子巴祿承襲鄂容安襄勤伯爵著該旗帶領伊子引見令其承襲朕於軍國重務一本大公隨機順應順者嘉與之逆者誅討之奮勇者獎勵之怯懦者罰殛之惟準乎事理之至當初非窮兵勤遠亦不至耗財重費合計見在軍需較之雍正年間所費不及六之一而偏災賑恤與夫中外賞賚初未因軍興稍有裁損此王公大臣等所共知者彼妄生異議者誠何心耶用將

此事頗未並在事諸臣功罪宜論中外知之前後諭旨及軍營奏報諸摺並摘發○命伊犁本年貢賦加恩寬免自明年為始永免原納貢賦之半○庚戌以策楞為領侍衛內大臣○以傅森為兵部尚書由吉林將軍遷○壬子戶部議准直隸總督方觀承奏順天府屬東路同知所轄州縣均隸通永道兼轄惟大興香河二縣隸霸昌道道廳統轄不一遇彙覈案件未便請將大興縣歸西路同知專管統隸霸昌道香河縣歸東路同知專管改隸通永道從之○甲寅定旗奴告主擬徒不准折枷例○丙辰駐紮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等奏十二月初五日副將軍薩喇爾遣伊兄布林及察哈爾藍翎侍衛納木扎勒等帶領和碩特台吉諾爾布敦多克來使鄂爾奇木濟烏魯特來使鄂斯庫綽和爾來使韋納克克喀特來使齊木伯勒和碩特台吉圖們來使烏特巴拉等五人至巴里坤告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伊犁倉卒遇賊班第鄂容安捐軀盡節伊為賊拘留自必愧恨然因兵少力弱中賊詭計非伊無能被執今伊感念重恩會同伊犁眾台吉宰桑等分路領兵期獻逆賊是其誠心奮勉終始不渝朕聞之實深嘉予轉復為之惻然著策楞傳旨慰勞並將荷包鼻煙壺各一件俟薩喇爾至軍營時即行頒賜其宰桑烏克圖等原係歸誠之人會降旨給與職銜止因阿逆從中煽惑伊等勉強服從今既悔罪輸誠擒賊自效俟擊獲阿逆後將伊等悉行寬宥並當從重施恩發往荷包鼻煙壺各十五件將見在效力之宰桑等徧行賞賜策楞等詳悉曉諭伊等知之○丁巳諭據和起等奏準噶爾台吉宰桑等公同商議於十一月初九日在托和木圖聚齊同薩喇爾領兵前往擒擊阿睦爾撒納並遣使五人赴京瞻仰等語薩喇爾原係厄魯特之人叩關投誠甫及五年隨圍出兵奔走幾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東華續錄 乾隆四二

五〇七

吉諾爾布敦多克奏稱伊父羅布藏車楞從前久欲投誠因在噶爾丹策零時未獲率眾前來今年進兵班珠爾又將伊屬下人等占據等語頃諾爾布敦多克之子鄂齊爾赴熱河入覲加恩封賞令同噶勒藏多爾濟等赴軍前效力今諾爾布敦多克會同薩喇爾領兵前擊阿睦爾撒納誠悃可嘉著施恩封諾爾布敦多克為公所有班珠爾占據伊舊日屬人著策楞查明即行給還○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此時前往伊犁尚非急務大兵進發即向博囉塔拉迎赴薩喇爾擒擊阿逆並將助惡人眾悉行勦滅等語所奏甚合機宜惟辦理助惡人等尚當示以區別如阿巴噶斯哈丹察袞德濟特敦多克曼集等固屬罪無可逭若巴特瑪車凌額琳沁二人甫從哈薩克前來且額琳沁素與阿逆積有讐隙或能協力擒賊更當格外寬宥至辛桑約蘇圖年幼無知不過為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癸

賊所誘前曾降旨令將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約蘇圖俱授為圖什墨勒內大臣今約蘇圖已協同薩喇爾前往擒擊逆賊著策楞即傳旨補授其巴特瑪車凌等亦著到日詳察情形奏聞請旨○諭齊木庫爾自歸誠以來感戴朕恩實心效力豫將阿逆謀叛情形告知軍營大臣並率領輝特人眾內附誠悃可嘉是以施恩封為郡王今聞流逝深堪憫惻著賞銀一千兩料理喪事並加恩將伊子車布登多爾濟承襲郡王兼管輝特盟長事務伊年幼不能獨辦著授普爾普為副盟長協同管轄○命盛京民間典買田畝永遠免稅○己未以裘日修為吏部右侍郎由中允遷○庚申皇十三子永璟生○乙丑諭前據台柱奏報永常在臨潼縣病故隨命尚書阿里袞馳驛前往驗視若畏罪自戕雖死於道路亦當明正典刑今據阿里袞查驗實係因病致死詳悉體訪並無別情

永常之貽誤軍務固屬罪無可逭然既因病殞身倖逃國典姑免其顯戮所有伊子額騰額著發往拉林當差○諭軍機大臣等據扎拉豐阿奏稱噶勒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琳沁於十二月初七日病故等語諾爾布琳沁年幼而甚奮勇前緣伊父入覲獨駐遊牧頗著勤勞是以加恩封為郡王今聞病故深堪憫惻著賞銀一千兩用示優卹並傳諭噶勒藏多爾濟不必過於傷心此時若尚未同策楞帶兵前進暫令在遊牧休息俟料理伊子事畢再行續進○丙寅諭保舉堪勝知府記名人員未擢用者仍得保送○是歲朝鮮琉球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二百九十六萬六千三百一石一斗二升九合六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二

癸

蘭等八旗兵民借欠米石○壬申諭據衍聖公孔昭煥奏至聖廟戶在廟納丁供差一切本身徭役俱蒙恩優免之人歷來遇地方官有額外派辦派買事件難以隨心呼應每事調劑殊屬非易請將見在戶丁酌留五十戶其餘戶丁改歸民籍交地方官編審與民籍一體當差等語我朝輕徭薄賦凡屬編氓本無公旬徭役地方遇有興作亦皆動帑予值初非額外差派不知其所奏派辦派買者何事或東省尙有此陋習則槩當嚴行禁止不獨廟戶爲然著該署撫白鍾山查明據實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孔昭煥所奏裁減廟戶一摺已交署撫白鍾山查奏至摺內所稱皇莊名目想沿襲前代舊稱然亦止應稱官莊何得輒用皇字俱著改正子不云乎甚矣由之行詐無臣而爲有臣孔昭煥可謂不能讀其祖書矣並傳諭孔昭煥知之又諭衍聖公奏摺兩件一奏告子不宜從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三

祀告子是言性惡之人與孟子相反不應並祀尙屬有理已批九卿議奏然亦絕無關繫之事讀書人每於此等處沾沾世辨一奏廟戶不應當差內稱皇莊字樣亦殊不合如係歷代賜田宜稱官莊爾等可卽爲改正至此時丁銀已經停徵安有地方官更令百姓當差之事且係何項差使朕實未明若因東巡派令修路則修路皆動官項雇夫然令地方官舍本地之人不雇派而令遠派他處之人必無是理况既給價則非強派且朕展謁先師衍聖公卽躬身卻掃尙屬當然督令廟戶除道清塵以供奔走更理所應爾豈轉庇廟戶並給價雇派亦不肯爲更爲愚昧之至此不過倚大學士陳世倌外姻之勢干與地方公事其所陳奏大都發禮部議又係陳世倌管理可以互相倚庇伊係少年之人理宜安分自守方可保其安富庶榮之樂若干與一毫公事不特陳世倌不能

保其大學士之任卽衍聖公家豈無弟男子姓可堪承襲者便是無福承受之人爾等可繕諭旨發出陳世倌亦並寄字與伊知之○已卯諭軍機大臣等薩喇爾之兄布林及和碩特台吉等來使五人見已到京朕詢問彼處之人據布林等奏稱約蘇圖將察哈什留於彼處遊牧等語察哈什係阿睦爾撒納一類之人斷不可留於彼處著傳諭約蘇圖將察哈什交與策楞遊員解來京前降旨令策楞等到伊犁時將噶爾丹策零與圖查明齋京今看來該處人等敬信綽羅斯之人著不必將噶爾丹策零與圖齋京再前聞班第之子色布騰被羈彼處色布騰非他人可比伊父被賊圍困自盡伊何忍惜命苟活似此等人亦何足惜是以降旨將伊交鄂勒哲依令在彼處差委今據諾木察告稱色布騰自盡傷輕是以未死則色布騰尙知捐軀盡義不必留於彼處卽傳諭策楞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四

等知之○諭達什達瓦妻車臣默爾根哈屯曰達什達瓦係準噶爾後裔自準噶爾擾亂之後所屬離散各失生業大兵平定伊犁時將軍大臣等卽將汝土地陳奏今汝率眾至巴里坤投誠汝以婦人能知大義輸忱臣服朕甚嘉焉是用特沛恩施封汝爲車臣默爾根哈屯所屬大宰桑布林鄂齊爾托里俱授爲散秩大臣其餘人員各量本職分授爲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參領等官得木齊授爲佐領收榜額授爲驍騎校移駐阿爾台地方安居樂業汝受天朝厚恩宜撫綏所屬俾各安輯以期欽承毋懈至汝所屬宰桑等受朕恩施得受官爵亦宜各飭所屬永除剽掠之習誠能安靜守法庶承受有加無已之恩施若更妄肆劫奪有違禁令該管官員必守法嚴行約束不可嘗試特諭○諭據阿蘭泰奏稱郡王品級貝勒色布騰前赴軍營中途病故等語色布騰自入覲以來

深知感戴朕恩遇事誠心效力人亦明白今聞身故深堪憫惻著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其貝勒職銜即著伊子巴桑承襲○授蒙古公瑪什巴圖爲副盟長○庚辰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富勒渾奏鄂樂舜於上年在浙江任內藩司同德見其缺用授意分司鄭景莊勅派通省鹽商銀八千兩轉交鄂樂舜收受等語因特命侍郎劉綸馳驛前往會同總督喀爾吉善查審具奏今據劉綸等查奏情節甚屬含糊撫藩通省封疆重寄果有通同營賄之事斷難姑容必須詳悉研審務得實情方可按律治罪富勒渾原奏同德於鄂樂舜初到時授意分司鄭景莊勅派商銀而喀爾吉善等則稱甲商葉如春等於鄂樂舜調任安徽商量公送程儀託運判鄂景莊轉稟鄂樂舜因向借貸隨公備銀六千兩送至舟次與富勒渾原奏初到時授意勅派之語全不相符如果情節屬實富勒渾即非誣枉鄂樂舜而同德無授意勅派之事則是富勒渾誣枉同德也即富勒渾若富勒渾無可置辨即當參奏富勒渾治以誣人之罪乃喀爾吉善並不詰問及此僅據鄂樂舜等一面之詞諉卸運判鄂景莊而鄭景莊又不過傳述其語並未過付不過交部察議無可治罪而同德富勒渾之虛實是非置之不問希圖調停和事有是理乎且商人等供內稱鄂樂舜調任浙江各商到蘇迎接賞給體面因於去任時餽送程儀等語試思鄂樂舜身任巡撫管理鹽政眾商來接時何以即賞與體面顯有市惠營私情事既有此供何以竟未究詰惟以難任映費借貸爲詞一似情有可原不知者以爲借貸即加治罪於法過重試問鄂樂舜到安徽任已及一年此一年中還過幾何還過幾次其爲借貸爲勒索可以不辨自明此等緊要處皆必須研鞠者而一味含糊若即此

便可完案朕辦理庶務一秉大中至正從未肯稍爲遷就此內外臣工所共知劉綸於外省案件閱歷未深喀爾吉善歷任封疆不應如此顛預草率殊非朕委任之意此案著交與總督尹繼善就近前往浙江會同伊等悉心重加研訊如仍不得實在情節朕必將該撫潘臬等槩行革職並提解眾商及有名人犯同至京師候朕特派大臣嚴審定擬○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內大臣尼瑪深感朕恩伊回遊牧時即將該鄂拓克內派撥兵丁馳赴軍營甚屬奮勉著加恩賞給騎都尉世職即於伊子內指名具奏令其承襲○命江南疏濬各州縣支河代賑○甲申賜厄魯特屯兵籽種銀兩○丁亥策楞奏大兵進剿遇阿巴噶斯得木齊哈丹西喇布爾古特收榜額得勒克恩克等投誠請擒隨阿逆同叛之哈丹贖罪查逆賊阿巴噶斯屬人理宜全誅但天兵一到即悔罪來投尙爲可東華續錄 一乾隆四十三 六

喇嘛達什藏布擒擊報聞○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哈丹攜帶阿巴噶斯妻子脫逃內大臣尼瑪領兵前往追捕等語尼瑪自到軍營以來頗著勞績今又能勇往任事殊屬可嘉尼瑪原係布魯古特台吉之裔著施恩晉封公爵仍辦理圖什盟勒事務至圖什盟勒辦事人宜量其年勞酌定次序鄂勒哲依係舊臣年亦最長著在前哈薩克錫喇次之其次則尼瑪又其次則約蘇圖此所定次序俱係酌至當著策楞等明白曉諭鄂勒哲依等知之再此時阿睦爾撒納想已擊獲著交薩喇爾鄂實並添派哈清阿協同解京仍著伊等沿途小心照料○辛卯諭白鍾山查覆衍聖公孔昭煥所奏廟戶一摺稱並無派累之事數年以來朕巡幸所至一切供頓取諸內府從未累及閭里即除道安營亦皆動帑

予值至於隨營薪蔬芻秣之屬則應從官兵日用所必需有司先期儲備以待臨期給價和買此臨幸所至皆然亦斷無使隨駕之眾皆自京攜數月糧而不許沿途買用之理况朕親祭曲阜即行聖公尙當躬自卻掃豈有轉庇廟戶歸咎有司之理今據白鍾山查明有糧之家依託廟戶影射居奇及飭該縣退還價買糧石等事且稱孔昭煥少年怯懦皆伊叔祖孔繼洙孔繼汾主持怨惡等語其憑藉家世把持生事殊不能安分自愛孔昭煥雖云年少已非幼穉無知可比本應交部治罪姑念其為聖人後裔著加恩免其交議孔繼洙孔繼汾著交部嚴察議奏○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德奏稱見在催令噶勒藏多爾濟作速進兵並稱巴雅爾未經遣人赴額琳沁處等語此奏未協事機噶勒藏多爾濟因伊子病故傷悼成疾乃情理之常朕尙降旨令其善為調攝至巴雅爾因馬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七

匹不敷亦係實情見在伊犁喇嘛宰桑等出兵追擊阿睦爾撒納是噶勒藏多爾濟之兵已可不遣至和通鄂勒會經途遇布林則巴雅爾未遣使於額琳沁想已知布林前來之信耳富德不論事之輕重惟恐與伊前奏不符喋喋陳奏所見殊屬鄙小富德著革去參贊大臣仍留副都統職銜專管臺站事務一切軍營事宜毋得干與○甲午策楞等奏據投誠之庫圖齊稱上年同伊犁喇嘛等與將軍薩喇爾公丹拜等約於十一月初一日在博羅布爾噶蘇台圍勒奇嶺兩路會齊協擊阿逆因諾爾布敦多克兵未至阿逆得信遽為防備至十二月十五日薩喇爾及諾爾布敦多克錫克錫爾格等在伊犁諾羅斯哈濟拜牲地方與阿逆遇衝殺兩日阿逆與回人和卓木合兵勢頗盛遂各四散等語見在錫克錫爾格與薩喇爾等由珠勒都斯前來阿逆已入伊犁應兩路會剿

即令鄂勒哲依等帶兵由珠勒都斯進臣等仍勦滅阿巴噶斯等遊牧直抵伊犁又據參贊大臣哈薩克錫喇等報兵至瑪納斯台吉達什領子寨音伯勒克等投誠願出兵效力至和爾郭斯河獲阿逆信用之宰桑察衮並伊子巴朗見派侍衛布瞻泰解京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稱據庫圖齊告知伊犁見在情形伊等既與鄂勒哲依等聞知此信即議分路前進甚合機宜朕意庫圖齊所言尙屬可疑未必非阿逆詭謀冀緩大兵前進之計今策楞等不為所惑分道夾攻計日自可就獲至阿逆雖已前往伊犁其所居塔爾巴哈台博囉塔拉等處應尙有存留之人著派尼瑪帶兵數百名前往勦滅以分賊勢其阿巴噶斯哈丹二人雖力窮來降亦斷不宜寬貸伊等早經歸順乃助阿逆為亂情甚可惡如果知罪將阿逆擒獻來降不特免其誅戮尙當加恩如僅束身來降仍即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八

行正法以彰國憲著曉諭庫圖齊令其轉告阿巴噶斯等知之察察亦係助惡之人今既擒獲即嚴加看守押解來京治罪伊妻係杜爾伯特汗車凌之女著加恩寬宥策楞等既交哈薩克錫喇安置甚屬妥協俟事竣後車凌等移往舊遊牧時仍令與車凌同住再鄂勒哲依係準噶爾舊人甚屬幹練今既領兵由珠勒都斯進發著加恩照將軍體制統領辦事以鄂實為參贊大臣遵照前旨諸事聽其措畫悉心辦理朕意再派吞圖布借鄂勒哲依同行更屬有益此旨接到若鄂勒哲依已經前進吞圖布亦毋庸更往仍令隨策楞等辦事見據鄂實奏稱遵將軍檄文即在特納格爾軍營整齊兵馬剋期前進等語伊等領兵前往遇見薩喇爾即將加恩鄂勒哲依統領大兵之處詳悉諭知因鄂勒哲依曾在準部辦理圖什墨勒事務招降人眾易於集事若薩喇爾乃係受恩最久

之人自能仰承朕意與鄂勒哲依會合時一切事宜俱應聽鄂勒哲依指示和衷共濟惟期迅奏膚功以副委任其納噶察等即遵前降諭旨輕騎前往阿克蘇城曉諭眾回人等如遇阿逆逃竄往彼即行擒獻○乙未諭軍機大臣等達爾黨阿等奏稱薩喇爾領兵由珠勒都斯前來已遣喀爾喀公恭格敦丹等先至俟其到時即會同前進擒剿逆賊等語薩喇爾帶領喀爾喀王公等辦事伊犁原無重兵駐紮一旦中賊詭謀被圍受困朕甚深軫念今能奮身歸來不特不加罪誥俟阿逆擒獲後尙當格外施恩著將此明白曉諭薩喇爾等此時見在回來者若干人其尙留彼處者若干人並陣亡及病故者俱交與薩喇爾查明奏聞分別加恩薩喇爾錫克錫爾格巴桑俱遠道前來將來又即領兵深入俱著加恩各賞銀三百兩錫克錫爾格巴桑並授爲散秩大臣諾爾布敦多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九

進兵時即將回人等牲畜收取亦可以增我兵力再特訥格爾一帶見有臺站事務富德不必同達爾黨阿等進兵仍著駐紮彼處辦事頃兆惠亦知薩喇爾前來之信奏請帶兵由吐魯番往迎已降旨催其前往著即前赴特訥格爾會同富德辦理臺站事務○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爾錫克錫爾格告知明噶特與阿睦爾撒納合明噶特係沙克都爾曼濟之弟前會圖占沙克都爾曼濟應得分例著鄂勒哲依薩喇爾傳諭沙克都爾曼濟見在明噶特黨惡大兵進剿所有明噶特屬下人俱著賞給沙克都爾曼濟渠可差人先往招致以分賊勢再巴爾達穆特宰桑宏霍什等俱負約未至策楞達爾黨阿鄂勒哲依薩喇爾等兩路進兵詢明此等人如果係阿睦爾撒納之黨遇即剿辦得其牲畜亦可益我軍資至宰桑巴桑等來時途遇阿睦爾撒納之姊德勒格爾之妻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十

調集伊等兵併進較利若待巴里坤兵齊已遲見同富德帶索倫兵八百名於正月十五日往迎薩喇爾並約噶勒藏多爾濟於十七日在濟木薩會合諭軍機大臣等遵爾察阿富德等不俟薩喇爾迎來即帶領見在兵丁向珠勒都斯進發甚合機宜富德前因辦事乖張令其不必在參贊大臣上行走駐紮特納格爾專管臺站事務今既已進兵意向勇往著仍授為參贊大臣毋庸回至特納格爾辦事其臺站事務著兆惠會同莽阿納辦理

二月庚子諭各省駐防兵丁不准在外私置田產有物故者其骸骨及寡妻仍令各回本旗此定例也朕思國家承平日久在內在外俱已相安一體若仍照例辦理則在外當差者轉以駐防為傳舍未免心懷曠顧不圖久遠之計而咨送絡繹亦覺紛煩地方官頗以為累嗣後駐防兵丁著加恩准其在外置立產業病故後即東幸積錄 乾隆四十三

著在各該處所埋葬其寡妻停其送京但各處情形不同兵丁內有無力置地營葬者亦未可定著該將軍都統等酌定公項置買地畝以為無力置地窮兵公葬之用再向來此等駐防兵丁有因患病事故呈請回京到京後又復挑選差使者甚屬無謂今既准其在外置產安葬所有呈請回京之例著停止著為例○諭八旗另記檔案之人原係開戶家奴冒入另戶後經自行首明及旗人抱養民人為子者至開戶家奴則均係旗下世僕因效力年久伊主情願令其出戶見在各旗及外省駐防內似此者頗多凡一切差使必先儘另戶正身挑選之後方准將伊等挑補而伊等欲自行謀生則又以身隸旗籍不能自由見今八旗戶口日繁與其拘於成例致生計日益艱窘不若聽從其便俾得各自為謀著加恩將見今在京八旗在外駐防內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俱准

其出旗為民其情願入籍何處各聽其便所有本身田產並許其帶往此番辦理之後隔數年似此查辦一次之處候朕酌量降旨此內不食錢糧者即令出旗外其食錢糧之人若一時遽行出旗於伊等生計不無拮据其如何定以年限裁汰出旗之處交與該部會同八旗都統詳悉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舒明奏稱厄魯特部人擅殺臺站侍衛並據厄魯特侍衛丹津告稱訥默庫帶伊遊牧人等移至額克阿喇勒時即欲逃叛等語看來訥默庫已露背叛情形著即傳諭阿爾泰令將駐紮烏里雅蘇台及附近喀爾喀兵丁酌量飛調帶領堵截其烏里雅蘇台軍營存貯錢糧派兵加意防守阿爾泰追及訥默庫如果抗拒即行誅戮所有屬人照阿睦爾撒納屬人一例辦理擒拏訥默庫時並將伊宰桑察罕爾濟巴圖濟爾噶勒烏察喇勒等一併拏獲伊等從前在熱河東幸積錄 乾隆四十三

時而奏訥默庫必不生事今若隨同逆賊逃竄情理可惡必應重治其罪如訥默庫尚無背叛實據即將丹津首告情節諭知令其至烏里雅蘇台與丹津質對俟到時將丹津一併拏解來京仍諭知管解人員解至察哈爾附近地方即將丹津釋放並將加恩授丹津為散秩大臣令在察哈爾居住之旨密行曉諭丹津俾伊不生疑懼其訥默庫同部之剛多爾濟巴圖博羅特等會勸阻訥默庫逃竄著明白傳諭伊等仍照舊安居不因訥默庫一人致受株累再昨經降旨令哈達哈帶兵往阿爾台一路前進今既有此事應即帶領兵丁在各處邊卡防守毋使逆賊得以乘間脫逃○著山東巡撫白鍾山奏山東科派陋習久除本年東巡豫備草豆咨部動項買備查山東無公役推支更守夜開溝栽樹修堰皆民間自衛田廬據鄒縣知縣大章詳稱孔孟紳衿禮生廟戶十居其七

民僅三分應差未免偏枯經臣照例批准嗣後禮生樂舞免本身廟戶許一戶承襲餘不准依附並免孔傳是等輒以前撫郭一裕批准優免舊碑擡入縣衙查非敕建與部頒之文該縣阻其豎立尚無不合論白鍾山查覆孔昭煥所奏鄒縣知縣大章私毀遵例免差碑碣一摺孔昭煥之不能安分自愛干與地方公事更屬顯然我朝百年以來薄海編氓從無公旬徭役所有守夜開溝栽樹修堰等事乃民間自爲保護相友相助之誼如江西湖廣等省沿江隄堰民間自爲修防者甚多何得謂之差徭若並此而倚藉樂舞廟戶名色槩不承應是一鄉之中止令無業貧民數戶專任其勞而依託附名之徒安坐而享其利有是理乎衍聖公之在曲阜本一大鄉宦耳近來綱紀肅清各省薦紳咸知守法奉公罔敢武斷滋事孔昭煥尤當勉承祖訓以爲士民表率豈可袒庇戶人遇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七

事掣肘朕前念其爲先聖後裔降旨姑免其交議今觀白鍾山奏覆情節則孔昭煥既袒護陳奏於前仍復巧辭緣飾於後朕雖欲曲爲寬宥而不能矣孔昭煥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爲居鄉多事者戒○辛丑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尼瑪等未經擒拿哈丹止獲阿巴噶斯哈丹等妻孥並招降取得木齊等功罪相等應否免議等語尼瑪受朕深恩奮勇效力已擒獲阿巴噶斯哈丹妻子及招降取得木齊哈丹聞風先遁尼瑪等非退縮不前有心縱賊者可比著策楞曉諭伊等免其處分仍觀後效再見在大兵兩路前進哈丹又逃往阿逆處軍中情形阿逆必已知悉或逞其詭計別生事端或畏懼逃竄遠處俱未可定策楞等務須相度機宜迅速前往○甲辰 上御經筵○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前聞內大臣公瑪不特由關勒奇嶺前來會派伊孫扎木祿往迎並未相遇今又閱

數月瑪木特尙無信息朕心甚爲軫念著策楞留心訪問見在何處卽行奏聞再沙克都爾曼濟會告知富德從前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納噶察等將準噶爾鄂拓克人等私自占據等語納噶察上年在伊犁時原依附阿逆行事占據別部落人眾後因伊至熱河卽將阿逆背叛情形據實供出是以施恩寬免仍令其赴軍前效力然其人終不可信事竣後必至故智復萌亦著策楞留心查辦毋得任其占據○戊申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奏稱接薩喇爾吐魯番來信卽遣人令其由彼處進兵並赴特訥格爾會同商議等語兆惠辦理甚合機宜前會降旨令兆惠至特訥格爾辦理臺站事務今著傳諭兆惠伊到特訥格爾若事務繁多卽留彼處辦事如一切尙易料理卽著會同達爾黨阿等領兵進剿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其特訥格爾臺站事務交與三格管理並傳諭和起等所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十四

有巴里坤一應事務俱照兆惠所定章程悉心經理○諭據阿蘭泰奏稱將訥默庫情形究問丹津等語阿蘭泰大不曉事彼意以爲此事似舒明誘之於彼見在無論訥默庫有無叛意但已殺我侍衛掠去運米駝隻似此目無法紀尙復行猶豫之有况今嫌隙已成卽欲中止豈惟必不可行反所以啓其疑慮速其逃遁耳阿蘭泰接到舒明咨文當卽親自帶兵前往堵截將訥默庫喚來卽便擒拿審明事果屬實將訥默庫辦理便眾厄魯特覲覲之念潛消默釋設訥默庫誠無叛意亦當將殺我侍衛掠去駝隻之正犯審明正法再將訥默庫如何處治之處請旨辦理乃覽阿蘭泰奏摺議論紛如而應辦之處並未陳奏彼所辦者俱屬何事况丹津據彼見聞首出又見有殺殺侍衛搶掠駝隻二事阿蘭泰並不思及而反究問丹津殊屬非是著作速寄知阿蘭泰遵朕前旨妥爲

蓋心辦理彼能保納默庫之必不反乎將來備致免脫朕惟阿蘭
 泰是問慎之○己酉吏部議奏孔昭煥祖庇廟戶武斷滋事應革
 去公爵主事孔繼汾貢生孔繼涼主持干與應革去主事貢生得
 旨孔昭煥祖庇戶人不知安分自愛部議以革去公爵實所應得
 但朕究念其為先聖後裔且尚屬年少無知著加恩免其革退公
 爵孔昭煥其閉戶讀書勉承祖訓以仰副朕終始曲全至意儻仍
 怙終不悛再敢干與公事是則自取罪戾毋望倖邀格外恩也餘
 依議○庚戌諭尹繼善劉綸喀爾吉善審擬鄂樂舜勒派鹽商銀
 兩一案甚屬悖謬鄂樂舜之得受銀兩既已屬實則富勒渾之參
 奏並不全虛乃伊等於鄂樂舜則止照求索借貸所部財物在枉
 法論加等擬以絞候而於富勒渾則照誣告反坐加三等擬以杖
 流此事所重專在鄂樂舜一人同德不過附參試思鄂樂舜於眾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五
 商銀兩既無契券又無利息又未分毫償還何名借貸又必如何
 而始謂之勒派得財耶自朕初年鄂善以受賄嚴加懲創意外
 大臣共知儆惕而鄂樂舜身為巡撫尚簠簋不飭乃爾獨不思鄂
 善所治何罪而乃如此定擬反將參出之人坐以重罪則此後各
 省督撫或有貪婪者朕將何賴以覺察此所繫於官箴國法者甚
 大在尹繼善等明知富勒渾罪不至此朕必不照擬完結不過以
 富勒渾係大學士傳恆之姪故為定擬過當以見伊等不畏傳恆
 不知朕於大小臣工功罪賞罰從無絲毫成見若富勒渾參鄂樂
 舜之處全虛則誠應論以反坐今惟同德一事屬虛而其事尚在
 疑似律有參款內一二事實他皆虛無倘有從輕之條而况富勒
 渾所參重款已實乃欲將其從重治罪是何意見乎且無論富勒
 渾不過傳恆堂姪傳恆亦斷不能為之曲庇即使大學士傳恆設

有獲罪之處朕亦何肯少為遷就耶伊等如此居心正乃深於畏
 懼揣度可鄙可愧此等伎倆能於朕前行之乎朕故明為宣露使
 內外臣工輕笑此三人之無恥不能包荒之議朕有所不避矣並
 將尹繼善劉綸喀爾吉善俱著交部嚴加議處昔朱子論晉韓厥
 卻克謂委曲分謗非大臣體劉綸尚係新進尹繼善喀爾吉善多
 年封疆何乃出此此番奏謝實乃巧為之分謗朕甚愧慙至此案
 富勒渾到任未久即聞眾商噴有煩言周人驥同德近在同城豈
 得諉為不知同德即無授意情事亦何以漫無覺察周人驥同德
 俱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浙江巡撫員缺著楊廷璋補授浙江布
 政使員缺即著富勒渾補授其按察使員缺著台柱補授湖南布
 政使員缺著楊灝補授鄂樂舜即著交與台柱押解來京到日該
 部奏聞請旨餘著嚴擬具奏摺並發○諭軍機大臣等庫圖齊自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六
 上年投誠以來詳報一應事宜復致信阿巴噶斯等令其擒賊贖
 罪甚屬可嘉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禮部議覆衍聖公孔昭煥
 奏孟廟請罷季孫子叔高子告子益成括從祀查季孫子叔為孟
 子門人益成括學於孟子見趙岐注岐去孟子近必有據孟子去
 齊章有高子以告之文確為弟子無疑告子不害從祀雖見宋史
 然攷 欽定圖書集成及孟氏三遷志皆作浩生不害改於何代
 不可稽見在所祀係浩子不害非告子自宋至今從祀七百餘載
 未便以臆說罷從之○辛亥 上啓鑾謁 孔林以定西將軍策
 楞奏報擒獲阿睦爾撒納命改程謁 泰陵○諭據策楞等奏伯
 什阿噶什等將阿睦爾撒納擒解前來等語此次擊獲叛賊阿睦
 爾撒納伯什阿噶什巴圖爾烏巴什諾爾布古爾班和卓貝克等
 洵屬奮勉朕甚嘉予伯什阿噶什朕前曾欲封以王爵著策楞即

傳諭封爲親王其餘諾爾布等四人孰爲台吉孰爲宰桑著查明
卽行奏聞候朕酌量加恩並先諭知伊等大皇帝因未悉爾之等
級是以暫緩予封見命我等查奏到時卽有恩旨今因路遠不
能多齎賞賜物件特命御前侍衛送到恩賞伊等五人馬褂朝珠
等物策楞等卽行賞給再庫圖齊此次亦甚奮勉著加恩授爲內
大臣補授阿巴噶斯宰桑至普爾普因此事往返勤勞今又與福
昭車布登協同擒拏阿睦爾撒納著施恩授爲內大臣福昭車布
登俱授爲二等侍衛鄂勒哲依尼瑪哈薩克錫喇等勤賊俱各奮
勇除尼瑪前經封公外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著加恩封公吞
圖布恩克博羅特俱授爲散秩大臣此內鄂勒哲依年老不必前
來令在彼同兆惠王保辦事尼瑪哈薩克錫喇吞圖布恩克博羅
特內議留一人在彼辦事餘同策楞來京再阿睦爾撒納今已就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七
擒伊姊德勒格爾之妻仍遵前旨解京伊妻敦多布巴勒桑乃噶
爾丹策零之女著照依達瓦齊所請賞交達瓦齊令其養贖將此
諭令伊等知之又諭將軍策楞等此次自抵軍營辦理一切甚合
機宜始將阿逆拏獲自應酌量施恩策楞著封爲一等公賞戴雙
眼花翎寶石帽頂並四團龍補服玉保著賞三等男爵世襲罔替
扎拉豐阿亦屬奮勉著施恩賞給親王職銜達爾黨阿富德辦理
由珠勒都斯進兵妥協達爾黨阿富德雙眼花翎富德所有降級
罰俸革職留任之處俱行開復又諭兆惠此次辦理事務俱合機
宜著加恩授爲內大臣○達爾黨阿奏唐古忒乃逆賊阿睦爾撒
納之族游牧處有精兵五六百名經將軍派調止帶兵百名駝馬
疲瘦行五六日卽躲避觀望不前復探知阿睦爾撒納入伊犁欲
由哈布塔克拜達克一路往從詭傳將軍兵敗搖惑眾心應速行

擒治見派富德莽阿納帶同噶勒藏多爾濟及厄魯特兵往辦報
聞○癸丑命河南山東各採買小米數萬石於江南平糶○甲寅
上謁 泰陵○免直隸山東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款收地
方十分之五○命巴里坤建倉貯糧○以清馥爲直隸布政使塔
永甯爲湖北按察使由候補○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沙克都爾曼
濟未至伊游牧之先其弟明噶特將伊游牧搶掠沙克都爾曼濟
之子圖們尙在幼年能率眾由珠勒都斯前來投順殊屬可憫著
加恩封圖們爲貝勒賞戴雙眼花翎仍賞銀一千兩爲經理生產之
賞以示體恤並令圖們卽由額林哈畢爾噶一路前往趕赴沙克
都爾曼濟令其父子完聚明噶特俟拏獲時卽委員解赴京師治
罪○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稱哈薩克錫喇尼瑪扎那
噶爾布等公同商議將伊等鄂拓克遊牧疆界先行區畫其各部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六
落無業人等並籌歸併安插等語此皆圖什墨勒等應辦之事伊
等公同籌辦具有條理應俱如所議行其將來歸併安插人等生
計艱窘著加恩賞給茶斤以資養贖策楞第交與圖什墨勒等查
明需用數目行文巴里坤辦事大臣由珠勒都斯就近運往再據
伊犁前來人等告稱瑪木特約蘇圖俱爲阿逆戕害約蘇圖圖什
墨勒員缺著吞圖布補授吞圖布所遺扎爾呼齊員缺著恩克博
羅特補授瑪木特年已就衰效力行間甚屬奮勉今聞爲賊戕害
深堪憫惻著加恩賞銀三百兩其公爵卽著伊孫扎木禪承襲至
約蘇圖從前附和阿逆行事被禍乃其自取第念伊係準噶爾舊
人海喇圖納親之孫如有子孫兄弟著策楞等查明具奏加恩將
伊宰桑承襲再見在擊獲阿巴噶斯之母及伊妻室係尼瑪諾爾
布之姊妹尼瑪等既合詞懇奏且係婦女著加恩寬宥交與尼瑪

等管轄若阿巴噶斯之子則應治罪之人不得倖邀寬典著即查明解送來京○諭據富德奏稱領兵擊敗唐古忒已逃向哈布塔克拜塔克一路前往伊犁等語著傳諭策楞酌派兵丁速往哈布塔克拜塔克地方堵截唐古忒務期擒獲伊即窮蹙投降亦行擊問遵照前旨押解來京治罪○晉封納噶察為貝子○辛酉諭予告尙書魏廷珍係宣力舊臣今年將九十道左迎鑾允稱人瑞伊惟一子前經賞給一品廕生例應內外兼用著再加恩賞給員外郎職銜在家侍養以昭眷舊至意○命直省甄別佐雜等官○癸亥命山東軍流以下人犯減等發落○甲子諭鄒一桂年已衰老不勝侍郎之任禮部侍郎員缺著金德瑛補授所遺內閣學士員缺即著鄒一桂調補○策楞等奏前侍衛福昭等報台吉諾爾布等於正月二十一日在雅瑪圖嶺擒獲阿逆詢之莫和里並未聞東華續錄 一乾隆四十三 二十九

諾爾布等擒賊信似福昭等所報事屬子虛但賊被回人擊敗勢甚窮蹙台吉南泰同侍衛福昭帶兵擒擊玉保尼瑪等繼進臣等大隊亦剋期齊集自可計日就獲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稱據伊犁脫出之莫和里告稱阿睦爾撒納於十七日被和卓木回兵擊敗十九日令伊前來等語先據福昭報稱於二十一日擊獲阿睦爾撒納莫和里於十九日前來是福昭得信在莫和里之後但福昭自二十一日以後未經續報此時會否擊獲著策楞詳查確實即行奏聞○衛哲治以病乞休允之以趙宏恩為工部尙書

都統○乙丑以張師載為兵部侍郎 兼巡撫○丁卯達爾黨阿奏領兵由珠勒都斯進聞阿逆已獲准將軍策楞咨停進兵在特訥格爾駐紮辦事旋又咨臣派兵一千至安集海接應見除富德帶往辦唐古忒五百名外的選一千即於十七日前進諭軍機大臣

等前命薩喇爾駐紮特訥格爾會同達爾黨阿辦事今達爾黨阿已領兵前赴安集海特訥格爾一應事務亦屬緊要即著薩喇爾率同三格辦理所有定邊右副將軍印雖經扎拉豐阿帶往薩喇爾仍著授為副將軍俟擊獲阿逆即遵前旨令其押解來京○戊辰實授碩色湖廣總督郭一裕雲南巡撫○調愛必達為山東巡撫以恆文為雲貴總督明德為山西巡撫調武忱為甘肅布政使以劉藻為陝西布政使 由宗人府 府丞遷

三月己巳朔 上至曲阜謁 先師孔子廟○諭軍機大臣等今日覽策楞等陳奏一摺俱係尋常事件其擒獲阿睦爾撒納之處並未聲明伊等前次奏阿逆業已就擒今又隔十餘日之久此際應得確信即尚未確實亦應將見在兵已至何地去伊犁相距遠近情形奏聞何竟無一言奏及深可駭異即如尼瑪見與玉保領東華續錄 一乾隆四十三 二十九

兵同進賞伊騎都尉世職俟到伊犁傳旨並未遲誤何必行文即行辦理殊屬不知緩急今策楞既經傳諭即著賞給尼瑪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等世職照伊等奏請之子承襲其達什車凌遊牧見被搶掠著酌量加恩賞銀數百兩遷至和博克薩里地方暫行安插仍將見在大兵所至情形速行奏聞○諭據德善等奏報烏梁海等喧傳哈薩克與阿睦爾撒納兵勢連合共相擾亂等語此皆烏梁海等捏飾謠言揣惑眾心情罪可惡伊等畏威內附全不可信此等傳言明係聽阿逆指使妄行聲張其背叛情形已露若不嚴加懲創不足以示儆戒著諭哈達哈密交和托輝特郡王青浚雜卜貝勒車布登扎布於伊等兵丁內酌量選派前往密查其為首倡惡之人即行正法見又據遣往烏梁海換易馬匹之副都統察達克等報稱圖布慎莽噶拉克俱即將馬匹換易尙屬急公此

二人應加寬宥若果勒卓輝已屬首鼠兩端之人然從前尚有出力之處青滾維卜等應詳加體察斟酌辦理至鄂木布博博等則斷不可恕務應查拏嚴究其屬人一併拏獲賞給軍前效力人員馬匹牲隻盡行收取以資兵力侍衛德善奉差時已有畏懼情形及至彼處一聞烏梁海等捏造之言不審虛實即行退回甚屬懦怯德善著革去侍衛仍同順德訥前往哈薩克曉諭以觀後效青滾維卜等即將何時前往辦理之處速行奏聞○諭據阿蘭泰奏報訥默庫等已經擒獲見在解京等語此事係舒明籌畫甚屬妥協阿蘭泰一味推諉若照伊所奏辦理必致遲誤著將阿蘭泰男爵革去即賞給舒明以示鼓勵阿蘭泰著仍交部嚴察議奏達什不勒能計誘訥默庫前來亦屬奮勉著加恩封為貝子解送訥默庫妻子等來京時著將阿睦爾撒納之二女從前交與訥默庫者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主

使盧見會進原任檢討朱彝尊經義考三百卷○庚午 上拜奠禮成謁 孔林○謁 少昊陵○謁 元聖周公廟○命曲阜縣丁丑年地丁全行蠲免○辛未 上回鑾○諭軍機大臣等據王保等奏拏獲阿巴噶斯屬人烏遜供稱阿逆見領厄魯特兵八千名哈薩克兵八千名已將烏遜送往將軍營內又聞阿逆見在出痘甚重等語烏遜乃賊人黨羽所言不過虛張聲勢既已拏獲即應正法一面密告策楞何用送往軍營搖惑眾聽王保辦理甚屬不合且此次應即探明福昭所報確信再行陳奏即福昭等所報不實或被普爾普所欺亦宜一併查明奏聞乃並無一語奏及與策楞昨日所奏正同伊等既冒昧於前又復遲疑不進是誠何心即如另摺所奏宰桑巴桑等告稱初七日阿巴噶斯烏勒木濟二人至噶順地方見大兵到即由山路奔竄約計初八日即到阿睦爾撒納處等語由此觀之阿睦爾撒納所住地方與軍營相距甚近巴桑即係親見阿巴噶斯逃竄後來至軍營者若如其言即行追逐早已可抵賊營何伊等行走甚速而玉保等行走甚遲至於如此懸殊謂非退縮不前而何見在賊黨巴蘇泰又復來歸則其窮蹙情形已不能支玉保等應即迅速往擒備再遲緩誤事斷不寬貸如阿逆果出痘身亡亦必將伊屍寸磔以彰國憲毋許草率完結○諭據策楞等奏稱據陸續逃出人等云阿睦爾撒納並未擊獲伊等誤報實屬輕忽請罪前來此亦據福昭等所報遂行奏聞雖屬不實無甚緊要但泥於偽信心思紛亂反不催促進兵朕心殊為忿恨再據烏遜之言惟庫圖齊沙喇薩理二人實意投誠其餘得木齊收榜額皆恍惚難信著策楞等留心試看稍有他意嚴行辦理切受其欺○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宰桑齊

巴罕等皆陸續投誠策楞等加意奮勉作速蕙事朕甚望之至年
 桑齊巴罕等雖來投誠不知曾與阿睦爾撒納合夥否備前會合
 夥聞大兵前進始來即應辦理此時備或不辦將來大兵撤後恐
 伊等妄生事端即喇嘛等朕曾經降旨著策楞等至伊犁時將甚
 不堪者辦理數名餘皆寬宥並給伊等印信見據投出諾爾布端
 多克屬下布克給克告云阿睦爾撒納力窮喇嘛十散七八等語
 可見喇嘛與阿睦爾撒納合夥亦屬真情策楞等採訪明白斷不
 可寬宥此次徹底查明嚴加懲治使伊等各知法紀不敢妄生事
 端方為妥善○甲戌刑部議奏文選司書吏王明一誘索銀兩御
 史許伯政不指參請交部察議得旨此案王明一恐嚇詐財雖屬
 書吏舞弊小事然王安國既聞之許伯政則當刑部咨詢之時即
 應據實指出乃以得之訪聞無從咨送聲覆以渾厚自居若非御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三

史李綬參奏則官吏夤緣情弊無憑根究必至賄賂公行尾大不
 掉即此一事可知各部院胥吏營私之弊原未盡除而漢大臣如
 王安國之流者方且以是為忠厚得體滿大臣之謬託於文者亦
 效尤為之不知涓涓不已將成江河杜漸防微正當事務察至
 御史職司糾察風聞尚許言事許伯政既聞王明一詐財一事並
 不據實指參伊等平日藉口於建言又藉口於不得盡言即如朕
 初年何嘗不鼓舞言路然所陳奏不過撻拾淨詞空談塞責而因
 以為奸取利者實復不少數年以來略示懲創則又藉口不言即
 如鄂樂舜勒索商人銀兩一事御史中籍隸浙省者甚多豈一無
 聞見而竟未有一人奏及者設非富勒渾指參何由發覺在廷諸
 臣為朕所倚任使人人緘默自安股肱耳目之寄朕將進任王安
 國降調處分已降旨從寬留任然令伊捫心自問固應愧報無地

諸臣有似此居心者尤當引以為戒也許伯政僅照部議察議不
 足示懲著交部嚴察議奏言官等俱著嚴行申飭李綬著交部議
 敘○命浙江山陰等二縣加築海塘代賑○乙亥諭軍機大臣等
 覽策楞等兩次所奏分兵前往洪郭爾鄂博擒捕阿睦爾撒納之
 處尚屬近理但觀伊等情形並未迅速前進則於軍行緩急機宜
 茫然不曉也據陸續逃出之人俱稱阿睦爾撒納被回民和卓木
 擊敗勢蹙力窮在洪郭爾鄂博居住正與見在策楞等領兵前進
 地方相距不遠何必又分略地大隊之兵以次前進乎策楞等即
 當選集勁旅合力速行及阿睦爾撒納未得逃竄之先即行追及
 始與事機相協即使逃出之人所言未必盡實或大兵馬力平常
 亦應急速趨赴審量賊情如賊人之力量強則我兵暫為緩行俟
 後隊既集協力盡發亦無不可今乃未見一人即已如此遲滯則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三

雖逆賊窮蹙果真豈肯坐待策楞等兵至而束手就縛乎又豈必
 俟目覩策楞等到彼始知倉皇奔竄乎此即策楞等不知事理之
 明驗由伊等延緩情形度之則阿睦爾撒納未必即能擒獲試思
 逆賊一日不獲此事一日可了乎策楞等一何悖謬至此伊等縱
 計慮未周獨不思如何始可謂之竣事乎此時阿睦爾撒納儻已
 就縛誠為盡善若仍未獲則此旨到日阿睦爾撒納必早經免脫
 或先定一竄迹之地矣如果逃往哈薩克布魯特等處斷不可虛
 張追逐之勢速行撤兵即著派達爾黨阿玉保尼瑪於索倫兵內
 揀選一二千名奮力追趕仍先遣人往哈薩克傳諭阿睦爾撒納
 乃叛大皇帝重負厚恩之逆賊今逃入汝界汝等能將伊擒獻大
 皇帝必重加恩賞伊或詭言逆賊到伊界內又逃往布魯特等處
 諭以逆賊所到之處大兵當即窮追期於必獲而後已並不騷擾

汝等汝等或稍有阻撓即是甘與賊通我等必將一體辦理使之
知所震懾出力追捕決不可稍為姑息朕觀外夷情形均多悞怯
即如阿睦爾撒納如此窮蹙而伊等尚不免畏懼况我統索倫精
兵前往丕振軍威伊等無有不懽服之理逆賊萬一逃往即遵旨
帶領索倫兵往追務獲此皆朕先事籌畫若俟伊等奏到阿睦爾
撒納脫逃時始行降旨指示必致貽誤矣總之道途寫遠一切事
務伊等當詳審應緩應急之宜而一出以果斷始能適合事機庶
叛賊可以就擒策楞等其殫心熟籌勇往辦理○諭前經降旨令
薩喇爾俟拿獲阿逆後來京今伊已回至巴里坤朕念伊自前歲
領兵馳驅殊屬勞瘁况伊犁一切情形尙有應行面詢之處薩喇
爾著卽由巴里坤起程來京○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黃廷桂奏
吐魯番並無蒙古占據瓜州回民各願遷回並稱尙與準噶爾交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美
納方物卽作每年貢獻等語瓜州回民遷回吐魯番一事前已降
旨俟策楞兆惠於軍務凱還之便先將吐魯番一事情形會同查
勘定議辦理今雖據額敏和卓繪圖呈覽著傳諭黃廷桂仍遵前
旨曉諭回民今年仍令暫住瓜州俟策楞等查勘之後再爲料理
遷移若此旨未到之前已經遷移則將此旨寄策楞等聽其查辦
至伊等進貢方物一節當稍示區別尙向隸二十一部落者卽係
噶爾丹策零之人今伊犁既經平定自應奉貢方物如原係噶勒
藏多爾濟及巴雅爾等所屬此番遷回故土應仍歸伊等管轄方
爲允協俟策楞等查勘之後再行詳議妥辦可也著傳諭黃廷桂
知之○諭侍衛丹津此次辦理訥默庫之事甚屬出力著加恩授
爲散秩大臣賞銀一百兩歸於察哈爾正藍旗安置仍交該總管
照從前安置厄魯特之例賞給產業牲畜其牲畜未滋生之前並

賞給口糧一年至丹津所屬戶口及歸併居住之兄弟等並著阿
爾泰等查出同此次賞給訥默庫之二十戶人等一併送至察哈
爾安插○壬午減江蘇上元等十四州縣衛低瘠田地額賦○癸
未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將訥默庫妻子及宰桑護衛等解送
來京著交部分別辦理其宰桑察罕彝濟巴圖濟爾噶勒等將訥
默庫背叛情形據實陳奏著免其治罪加恩授爲三等侍衛至訥
默庫見在新娶之妻不必治罪著舒明查明係何部落所屬卽行
發還交與管轄○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據自伊犁回
至軍營之侍衛巴靈阿筆帖式圖敏等供稱伊犁叛亂時薩喇爾
見賊兵追及卽欲奔避鄂容安告伊賊來當與決戰何至奔逃薩
喇爾回稱汝何知率眾先奔班第鄂容安勢不能支旋卽自盡等
語薩喇爾與班第等同爲將軍自當一心禦賊果至勢窮力絀班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美
第等先以身殉薩喇爾或不得已衝突而出不能與之同死在伊
尙無足責乃竟首先奔避以至眾兵潰散是二臣之死雖死於賊
而薩喇爾亦不能無罪矣但係巴靈阿等一面之詞尙應質對著
傳諭黃廷桂於薩喇爾到肅州時卽行鎖鑰慎選幹員速行押解
來京並將此旨傳諭薩喇爾知之再擊彼時黃廷桂當慎密不露
更當嚴行防備毋致彼畏罪兔脫或致別生事端慎之密之擊彼
後一面速行奏聞○丁亥策楞奏大兵克復伊犁諭軍機大臣等
策楞等領兵雖至伊犁而阿逆業已逃竄此時所有伊犁應辦事
宜尙可稍緩惟當追擒逆賊爲第一要務阿逆詭計百端策楞等
屢次誤聽傳言以致首惡兔脫見在策楞等皆云阿逆逃入哈薩
克境內以朕思之阿逆見與額琳沁同逃額琳沁殺掠哈薩克積
有仇隙斷無前往之理况阿逆見領兵三千餘似此大隊兵丁哈

薩克必不能容留此又係阿逆詭計揚言逃往哈薩克俟我兵往追伊或轉從別路擄掠臺站或仍至博囉塔拉塔爾巴哈台等處棲身皆屬未定策楞等務須偵探確實萬勿再為所愚如果逃入哈薩克則仍遵前旨派達爾黨阿等領兵索取務期擒獻又如阿巴哈斯哈丹等大兵至伊等遊牧時伊等已逃回阿逆處同行今伊犁地方又不聞伊等蹤迹此時恐又回至遊牧收拾殘眾或尾出大兵之後前來抵敵或向額林哈畢爾噶等處肆行騷擾此皆不可不豫為防範者從前達爾黨阿會奏帶兵至安集海地方直抵伊犁兆惠亦奏稱前往特納格爾查看情形再行前進今既須分路堵截達爾黨阿不必前赴伊犁即馳紮安集海確探阿巴噶斯等蹤迹速行辦理並著策楞派出熟習地方情形如尼瑪哈薩克錫喇等一人協同達爾黨阿籌辦兆惠至特納格爾後亦暫止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前進或與達爾黨阿會合一處或另至緊要處所聲援策應其北路哈達哈等亦降旨令伊等帶兵協擊策楞務互相通信聯絡聲勢以期弋獲至奏稱詢問阿逆處逃出之人告稱敦多克曼集德濟特等俱欲擒獻阿逆見已遣人前往等語此語必不可信敦多克曼集等與賊聯為一氣交結甚深焉肯即為擒獻其為詭計無疑而策楞等即信以為真遣人前往無怪乎其屢被欺而不自覺也即阿逆見帶兵三千之說亦係詭言聲張伊兩次被回人擊敗烏合之眾量已無多如果兵力尙盛何以一見大兵即行逃竄並不敢稍為抗拒此亦不能無疑者朕所指示乃揣度形勢而言若策楞等身在彼處更應確有所見且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吞圖布等俱係熟習彼處情形之人策楞等務宜公同籌酌計出萬全但期適合機宜亦毋庸拘泥朕旨至塔本集賽人等前已附

和逆此時阿逆若仍至博囉塔拉塔爾巴哈台等處應將此等人先行辦理不許仍蹈前轍或遷至伊犁安插其伊犁眾喇嘛等反覆無常必須從重辦理方知儆戒俟擒獲阿逆後策楞等酌量擒擊懲治又諭策楞分路擒擊阿逆事宜已詳悉降旨令伊等遵照辦理其北路哈達哈等所領兵丁見在往辦烏梁海事務著傳諭哈達哈伊原係副將軍所有同往之青滾雜卜車布登扎布並著授為參贊大臣並將扎木禪察達克二人帶往俟辦理烏梁海事竣即在彼處候旨或策楞處寄信到時阿逆如逃往博囉塔拉等處即領兵由彼處進發協同擒擊若逃入哈薩克境內亦帶兵至哈薩克邊界駐兵遣人索取務令其速行擒獻其烏梁海等阻止德善前往哈薩克之處必係聽阿逆指使務確訊實情即行奏聞○辛卯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兵抵伊犁見伊等部落人眾久遭塗炭生計極為艱窘今阿睦爾撒納即日可以就擒則厄魯特之眾皆我奴僕未忍坐視其困且恐伊等窮苦急迫不免搶奪滋事自應豫籌體恤之道已降旨策楞等分別賞給糧茶牲畜以資養贍其有力能就食者即著自赴巴里坤領取以省輓運之煩並令兆惠回至巴里坤會同和起豆斌等料理傳諭黃廷桂吳達善酌撥糧石茶封及牛羊菜馬之屬運送巴里坤聽兆惠等酌量存留軍營並轉送伊犁該督等務須多為籌備作速辦理即將撥運數目一面知會兆惠一面分晰奏聞○諭據哈達哈奏散秩大臣達什車凌都噶爾帶領伊等集賽人眾歸附前來等語達什車凌都噶爾帶領人眾前來甚屬可憫今當播種之時即著伊等在阿爾台以外尋可耕之地居住趕行播種又恐伊等遠來盤費不給著加恩賞給三箇月口糧令伊等派人運往將此傳諭哈達哈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曉諭伊等使知朕恩○免浙江仁和縣十六十七兩年民欠籽種
○壬辰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
后陵奠酒回鑾○策楞奏兵至喀喇烏蘇招降額琳沁等適據玉
保咨稱阿逆窮蹙即可追及擒獲所有伊犁收集流亡撫慰喇嘛
安插失業貧人等事臣見移駐固勒扎經理諭軍機大臣等策楞
等奏稱玉保等見在將次追及阿逆伊即領兵回至固勒扎等語
策楞等錯謬已極阿逆既已力窮無庸大兵深入伊等應分隊往
追何必亟亟回至固勒扎此實朕所不解且摺內並未將玉保等
相距阿逆遠近之處及阿逆究向何處逃遁一一聲明而僅以收
服一額琳沁爲足了事是全不識事之輕重且伊等從前誤信福
昭等率獲阿逆之言即將巴里坤解送馬駝撤行停止以致軍營
遲緩今又將布庫勞特一小人所告之言信以爲實焉知又非阿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三
逆從中肆其詭詐緩我大兵之計策楞等一誤再誤必致阿逆遠
颺伊等束手無策而後已其回至固勒扎若云撫定伊犁則伊犁
自昨歲已經平定所有無業蒙古亦伊等附和賊人自取窮困何
必急於料理且鄂勒哲依見在卽至彼處儘可交與辦理豈必待
策楞親同籌畫如因兵丁馬力平常則見在既無庸大兵深入卽
揀選馬匹酌帶二三百名前往未始不可策楞卽欲撤回亦應派
扎拉豐阿在彼策應伊領兵前往所爲何事今阿逆尙未就擒卽
已撤兵又安用此將軍參贊爲耶看今日情形則阿逆必已竄入
哈薩克境內策楞等務遵朕節次所降諭旨著達爾黨阿玉保尼
瑪等迅速前往哈薩克邊境索取毋得少生退讓並曉諭伊犁台
吉宰桑等受阿逆暴虐今雖脫逃仍不得安然無事大兵一撤伊
必前來滋擾責令伊等協助大兵窮追極捕以絕根株方爲一勞

永逸之計其北路哈達哈等協力擒擊之處昨已詳悉傳諭此時
阿逆若逃入哈薩克中途或搶掠新收之烏梁海等或煽誘鄂木
布等將察達克等遊牧騷擾均未可定哈達哈務於逆賊未到之
先卽將烏梁海鄂木布等悉行擒治以杜後患事竣卽遵旨帶兵
往哈薩克地方索取阿逆再從前遣德善往哈薩克中途退回實
屬怯懦若此時阿逆果逃入哈薩克地方著哈達哈卽將德善在
軍營正法以爲畏葸債事者戒○江西巡撫胡寶瑗奏廣信府封
禁山原名銅塘山周三百里與閩浙連界由上饒境入山近山舊
設六汛山徑險峻攀援木方可登陟澗水瀾漫前代無不封禁
有議開者勘明旋已誠以無可墾之地無可取之材乞試土無礦
苗稍藏奸徒便難裹脅披別募開集役勢必添官駐防斷難孤處
禁則無棄利開則貽後害永宜封閉至稽查之法設碑隘口指定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三
六汛分管責成居民亦禁竊入樵採以杜其漸其閩人倚傍搭蓬
者奸良莫辨應令遷移界外有假稱山主招留者嚴究得旨如所
議行○丙申諭鄂樂舜身爲巡撫勒派商銀至六千餘兩當此法
紀肅清之時鄂樂舜應任封疆乃敢簞簋不飭敗檢負恩一至於
此卽應明正典刑以示炯戒但念其情節尙非因事枉法可比著
從寬免其顯戮賜令自盡○策楞奏據自阿逆處逃出之人續報
大兵至和爾郭斯已據津梁阿逆不能渡河僅依沙岡自守各路
兵皆會逆眾不願同逃等語又據鄂勒哲依報知途次聞福昭之
信未確已集兵擒察哈什解京率兵急進下部知之○丁酉 上
還京師○諭魏廷珍簡任中外宣力舊臣年近九旬允稱人瑞今
率迎鑾道左朕親召見行殿加以優遇復賞給伊子員外郎職銜
令其在家侍養以昭眷舊至意乃忽聞溢逝深可憫惻應得卹典

著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簡○調吳士功為湖北按察使塔永甯為陝西按察使○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沿海州縣地僻米販本少米價昂至三兩四五錢已確訪臺灣上年豐收米價平減請照十六年浙省歉收奉旨暫弛海禁准令臺灣商販運江於出口給印收口驗數秋收停止得旨此事有許多不便處江省非如浙省之界連閩省而且浙省所通者不過福建之內地今汝則思及臺灣海面風信靡常遠不救近無論海禁一開諸弊叢生且即令降旨諭部部文到福建督撫下行至臺灣則亦將及秋月此必地方有此言而汝以為救災愛民之舉朕未有不行者故為此奏耳不知事當據理據實稟虛名而多損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則經事久而見理真不為此矣

夏四月戊戌朔諭朕前因策楞等奏擒獲阿睦爾撒納當加恩賞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給伊等官爵後知此事屬虛伊等具摺請罪方值進兵追襲不加重譴冀其奮勉擒擊不意仍致免脫深負朕恩所有官爵著毋庸賞給○諭軍機大臣等覽策楞等所奏阿逆果已逃竄朕早料伊等不能擒獲必致遷延逃避伊等尚何顏更為陳奏聞登努勒台地方水草充足牧放甚宜著策楞等領兵赴彼處駐紮俟一月後選集兵丁遵朕前旨交與達爾汗等前往哈薩克辦理如先遣人往諭則非僅委一偏裨可辦即著玉保同恩克博羅特選索倫兵五六十名先行傳諭仍派兵一二千名隨後繼進玉保係專任追捕阿逆之人乃並不親行僅令烏勒登等前往致逆賊免脫此次前赴哈薩克若仍不知奮勉斷不姑貸○命陝甘總督黃廷桂赴巴里坤○己亥諭策楞等誤報阿睦爾撒納就擒一事不加詳審遽爾飛章入告固可駭異然此實由克嗎特宰桑誤聽巴顏得

木齊之子俄羅斯所傳展轉馳報一如得之目覩遂孟浪騰布其咎尚屬可原及既知所報屬虛而大兵將抵伊犁與叛賊相距甚近若彼時疾馳倍進振作軍聲亦何難掩獲乃策楞扎拉豐阿並不身先督率而以追捕專委之玉保令其前驅玉保又僅令烏勒登尼瑪追至庫隴發嶺獲一額琳沁而返遂若足以塞責阿逆轉得飄然遠颺竄入哈薩克界內在叛賊詭計多端而諸臣一無調度朕早料其必致奔軼屢經降旨訓責而道遠往返亦已無及天下事原難豫定使諸臣果竭盡智能而或失之意外則亦無可如何即當驚駭已遠而窮力以追則亦自盡人事乃漫不經心彼此玩誤是叛賊之遁迹遠引實意中之事而非意外之事矣若謂馬力疲乏則叛賊之馬何獨不疲乏耶即如多果魯特之伊勒都齊和碩齊等係在我大兵之後又何以轉能尋蹤前往耶更可異者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王保兵過伊犁不遠並不見賊僅據逃兵之言謂賊已窮蹙即馳劄策楞達爾汗等以為叛賊困窮無煩大軍深入而策楞等亦遂不權輕重遽爾返旆以安輯伊犁為詞不知伊犁乃久經撫定之地有何可辦况經阿逆蹂躪之後所存者飢羸殘弱將軍一至不過環向乞食而已國家撫御中外固不惜加恩惠養然此等養夷賊至即從賊去來歸迥非內地赤子可比乃不以擒賊為事而沾沾為殘眾謀其家室豈不謬耶策楞前經獲罪至一聞阿逆逃竄稍知奮勉即速前進朕加恩授以將軍重任伊當竭力圖報乃不審機宜緩急措置失當若此總之用兵準噶爾原非朕本意豈以無集事之人也然其始也車凌車凌烏巴什等款關內附不得不為之經理遊牧以為久長計而 兩朝未竟之緒機有可乘於事勢又有不容坐失者初非窮兵黷武啓邊釁而動遠略也迨大

軍所至未折一矢諸部爭迎伊犁悉定此可見上蒼之默佑有不期然而然者至於阿逆負恩竄匿忍心怙亂人所切齒然不過一逃囚耳與此事大局全無關係譬如獵場中走一狼脫一兔但當以眾人分路捕獲竟至竄逸豈不可笑可恨哈薩克前經通使及奉朕敕諭情甚歡欣恭順阿逆即求託迹其反覆詭詐伎倆人所共知豈肯容納是尙不能及從前羅卜藏丹津之投準噶爾見已傳諭哈薩克令其協力擒獻自可計日授首惟在事諸臣之辦理不善節節錯誤則殊出情理之外朕於用兵之初所以遲回未決者原慮諸臣非任事才乃今天心垂相如此而諸臣行事不惟不能仰承竟往往相左果不出朕所慮甚為愧懣所有策楞扎拉豐阿玉保本身之罪俟叛賊就擒後再酌量分別另降諭旨將此通行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阿逆乘閒逃竄皆由策楞等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聖 偃然自廢坐失機宜即以擒獲額琳沁一事而言伊等既已誘致額琳沁伊所屬人內曾有肆為妄言者即當擒拏辦理取其牲隻以壯我兵力乘機即速往追乃展轉遲疑貽誤時日坐視阿逆漏網其本意原不亟亟以追擒阿逆為事也朕已降旨明白指示策楞接到此旨可即遣玉保恩克博羅特先行隨令達爾黨阿領兵繼進策楞等亦隨達爾黨阿之後帶兵聲援儻仍復如前中止伊等之罪亦可自知毋庸朕多降諭旨再玉保會行文策楞停其前往似伊一人即可任擒賊之事惟恐策楞與之分功何以竟致奔竄著傳諭詰問玉保再福昭策布登等已回伊等呈報擒賊時既稱得之克喀特宰桑亦宜究問俄羅斯等因何妄報及係何人指使之處一一具奏又諭前命兆惠赴巴里坤辦事後仍會同策楞領兵前進今擒拏阿逆一事已令玉保達爾黨阿等帶兵向哈薩

克索取見在伊犁無事策楞所辦事宜全無成竹兆惠至巴里坤辦竣事務即速來京將伊犁及軍營情形詳細奏聞候朕面授方略再往軍營○庚子諭軍機大臣等達什達瓦之妻見已病故著公明瑞馳驛前往率同侍讀學士富森士默特台吉喇嘛扎布等奠醢茶酒並加恩賞銀二百兩經理喪事其所屬人眾若編為三旗移住阿爾台地方交與舒明阿蘭泰等善為經理散秩大臣鄂齊爾布林托里俱著授為總管其宰桑爾瑪克察罕庫本們都巴雅爾博羅呼爾哈阿爾該默濟格等俱著授為副總管其應補授參領佐領及編設旗分事宜一併妥協辦理具奏請旨所有達什達瓦之弟伯格里屬人亦著鄂齊爾等管轄○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此次追拏阿逆內大臣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屬奮勉見在逆酋未獲本非論功之時但伊等係新降之人應加恩以示鼓勵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聖 鄂勒哲依由珠勒都斯進兵向各鄂拓克集兵四千餘名奮勇協力哈薩克錫喇會擒察衮父子今復將賊黨克什木等擒獲俱能感激朕恩實心效力甚可嘉予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著加恩封授公爵至吞圖布管解賊黨明噶特舍楞等至軍營時中途遇見伊母相聚賊人乘閒脫逃吞圖布係特授為圖什墨勒辦事之人乃至疏縱賊黨本應治罪第因母子相見偶爾疏忽致令賊人奔竄尙非出於有心著從寬免其治罪前已令玉保帶同恩克博羅特前往哈薩克吞圖布亦著同往以贖前愆○策楞等奏獲賊黨克什木洪郭什俄羅斯等解京報聞○賞員外郎唐喀祿副都統銜授領隊大臣赴北路軍營○王寅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前經調取噶勒藏多爾濟等前赴伊犁今逆賊已竄伊犁無庸前往噶勒藏多爾濟等遊牧俱有應辦事宜且令伊等得以休息即各

處台吉宰桑等邇來俱宣力行走其各鄂拓克人等應照舊管轄及時耕種以資生計俱著回至各遊牧毋庸隨將軍等前進俟有用伊等兵力之處再行調取至二十一鄂拓克已授圖什墨勒管轄即著鄂勒哲依等善為安撫毋使失所亦不得滋生事端方為妥協此次台吉諾爾布尙屬出力伯什阿噶什亦並未從逆應加恩封賞策楞等即會同鄂勒哲依等將如何加恩之處奏聞請旨至阿玉錫擒擊克什木甚屬奮勉伊為賊人戕害著擇其子弟一人補授收楞額並加恩賞給藍翎永遠食俸○諭玉保等奏稱多果魯特之伊勒都齊等俱隨阿逆潛逃又扎薩克薩喇勒至鄂勒哲依處搶奪物件經扎那噶爾布率獲等語薩喇勒原係阿逆黨羽今又肆行搶掠久之必且從賊著即行正法諾海奇齊克係與薩喇勒同來投誠之人亦應留心防範扎那噶爾布殊屬可嘉即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著將薩喇勒戶口牲畜賞給至伊勒都齊等擊其游牧尙能追及阿逆與之同逃則可知前此玉保等追緝不力之罪百蒙難辭伊等尙欲諉卸於厄魯特等殊屬無恥不知尼瑪亦不過因其熟識道路令其前往至擒擊逆賊豈可專委於一二新降之人望其奮勇出力乎朕於此事實不勝憤懣此次若仍前退怯必將玉保等從重治罪○丙午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稱哈薩克錫喇告稱伊犁地方窮困不能取辦兵丁口糧請移駐崆吉斯地方等語伊犁地本荒僻原非駐兵要地且經阿逆騷擾之後情形更屬不堪但見在大兵在彼原為擒擊逆賊並非久駐之計策楞等既知難以駐兵即應籌畫前進速擒逆賊乃僅以一奏了事意謂如此便可作撤兵之計是伊等全不以擒賊為事一味畏難退縮深可痛恨又如遣使哈薩克一事哈薩克錫喇尼瑪等俱不遣宰桑前往

僅請派一二得木齊收楞額等看來伊等俱不免有推諉之意前降旨令玉保帶領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等傳諭索取伊等儘不能奮往從事不必令其先行著達爾蘇阿領兵前往玉保帶領伊等隨後繼進務期擒獻毋負委任至鄂勒哲依由珠勒都斯進兵擊獲察哈什掠其戶口牲畜察哈什係附從阿逆之人應行辦理著即將所獲戶口牲畜賞給鄂勒哲依至其收取諾爾布敦多克屬人一事殊屬非是諾爾布敦多克係同薩喇勒前至吐魯番投誠之人何以將伊屬人收取且鄂勒哲依見辦圖什墨勒事務諸事俱應秉公始可服眾著策楞傳諭鄂勒哲依令將此項人等即行給還伊果實心效力將來自當從重施恩○丁未吏部等部議覆湖南巡撫陳宏謀奏衡州府衡陽縣地廣民稠訟案繁多該府同知通判同城同知止司捕務應裁併通判管理於府城內添設知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縣一員分管東南兩鄉一切錢糧從之定縣名曰清泉○戊申吏部議准署山東巡撫白鍾山奏新改曲阜縣知縣一缺請作為在外題缺於通省知縣內揀員調補得旨吏部議覆白鍾山所奏曲阜縣知縣改為題缺一本闕里為毓聖之鄉自唐宋以來率以聖裔領縣事夫大宗主豈既已爵列上公而知縣一官專以民事為職奉法令則以裁制傷恩厚族黨則以偏私廢事甚至因緣為奸簞簋不飭者有之且亦非古人易地而官之道我國家尊崇先聖遠邁前朝延恩後葉有加無已豈於此而有靳焉但與其循舊制而致瘵官有乖政體何如通變宜民俾吏舉其職民安其治於邑中黎庶孔氏族人均有裨益著照該部所議行其見任世職知縣既已謝事若歸部改銓恩及其身而止於朕心猶有未愜著加恩授為世襲六品官仍令揀選充補用副朕重道崇儒之意○己

西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保奏稱阿逆由庫隴突嶺逃入哈薩克境內伊回至固勒扎商同策楞等或領兵前進或遣使索取等語而策楞等隨後奏事數次總未籌及作何擒擊逆賊之處所有遺瑚集圖前往哈薩克之語究竟前往與否亦未奏明伊等見在作何籌畫彼此不相照應前後又復矛盾深可痛恨已節次降旨訓示今玉保又奏及擊獲賊黨明噶特舍楞等遣人解赴軍營因策楞未與相見乘間脫逃其意以明噶特等脫逃係策楞疏忽所致與伊無涉此等不過附和逆賊之人無關緊要原可不必深究乃玉保輒為此奏則是與策楞等顯有抵牾情狀伊等不知和衷共濟協力擒擊首惡各懷意見形諸奏牘實為深負朕恩看此情形必不能望伊等奮勉出力殊不知逆賊無論竄往何處必當窮搜極捕明正典刑以彰國憲策楞玉保等能自知罪愆痛改前非尙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天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領兵擒擊阿逆事事外謬全無籌畫今西路專任達爾黨阿北路專任哈達哈伊二人尙屬勇往著卽領兵前赴哈薩克務期擒獻見據兆惠奏稱特訥格爾安濟海共有兵二千餘名巴里坤亦有可用馬匹二千等語著將特訥格爾等處兵丁交與達爾黨阿帶領並著和起等卽將馬匹解赴應用哈爾阿鄂實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諭策楞等奏台吉諾爾布等隨同大兵效力甚屬奮勉等語諾爾布庫布察罕昆都斯車克爾等俱著加恩封授公爵烏巴什特古斯哈什哈額琳沁扎布貝克博勒巴里巴桑等俱著授爲扎薩克台吉鄂畢特宰桑丹津之子訥默庫前已補授宰桑並著授爲散秩大臣再據奏額爾克騰得木齊格存見領三千餘戶額爾克騰宰桑事務已令尼瑪

兼管格存應作何加恩著策楞等議奏請旨其額爾克騰舊宰桑俄羅斯見在何處一併奏聞○癸丑諭見在西路軍營策楞玉保等辦理諸事乖張錯誤種種不合機宜無以宣威荒服著大學士忠勇公傅恆馳驛卽赴額林哈畢爾噶一帶整理軍務令眾台吉等齊集會盟事竣卽速回京○諭軍機大臣等朕因策楞等所辦事宜種種乖謬是以命大學士公傅恆前往整飭軍務策楞玉保著擊解來京治罪策楞之子特通額著革職交達爾黨阿軍前效力扎拉豐阿身爲副將軍一籌莫展本應一體治罪姑念伊未經更事且係蒙古著革去郡王加恩給貝子品級來京候旨並諭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吞圖布恩克博羅特等今因將軍大臣辦事錯謬革職擊問伊等生長準噶爾地方熟悉厄魯特哈薩克情形理應奮勉出力乃遣使哈薩克一事並不實心商辦彼此推諉伊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天

等俱不能無罪但念新降之人姑從寬免嗣後如能感恩圖報奮力贖罪仍當加以厚恩儻稍退諉亦不姑貸○諭烏勒登係獲罪之人經朕遣往軍營稍著勞績加恩賞給副都統銜伊當感激朕恩諸事奮勉乃於阿逆竄入哈薩克並未窮追坐令免脫罪何可追烏勒登著卽於彼處正法○策楞等奏據回人總管阿底斯等告稱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向與葉爾羌喀什噶爾有隙見將回八並我等妻子移住庫車賽哩木濟木薩一帶居住若遣使招撫自必投誠移至吐魯番等語查回人素受準夷役使今舍伊犁而去必不願回應卽派員同阿底斯等前往招撫令伊等移住吐魯番報聞○授公明瑞副都統銜往西路軍營○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朕因西路領兵大臣策楞等辦理乖張特命大學士公傅恆前往經理並擊問策楞等治罪其北路專任哈達哈等協力擒擊阿逆

迅奏膚功今日哈達哈等奏到辦理烏梁海一摺尙未合宜烏梁海等反覆無常全不可信見在有逃竄情形明係豫聞風聲欲隨阿逆遁去必須速行剿滅哈達哈勿少遲疑即行辦理收其牲隻以益兵力方足以示懲儆阿逆煽同哈薩克威脅烏梁海等潛為構釁因而搶掠察達克等游牧則並舊日收服之烏梁海皆為搖動不若早為殄滅庶可以杜後患再伊等見已進兵二千名尙餘兵若干哈達哈即同青滾雜下迅速前往見在牧草發生務多帶領兵丁二三千名陸續進發以壯軍威若哈達哈等一面辦理一面即速行奏聞○諭參贊大臣富德領兵擒拏唐古忒甚屬奮勉此時諒已擒獲即或竄逸亦非阿逆可比毋庸再為追逐富德著即來京面聆諭旨再往軍營○命戶部尙書阿里衮軍機處行走○丁巳諭策楞等統兵追捕逆賊阿睦爾撒納既已直抵伊犁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年

相距甚近乃不振我軍威疾馳前進以擒賊為事一接玉保劄致即回駐伊犁而玉保雖追至庫龍癸嶺僅獲一額琳沁而返其額琳沁屬下之人仍皆相隨叛賊以去由此觀之若使策楞玉保等早能奮勇協力急行追捕則叛賊斷不至遠颺即玉保富額琳沁就縛時更能取其屬下馬駝以濟我師行之用竭力窮追尙亦不難掩獲即使失之意外其所擒戮必不止一老邁之額琳沁而已也此何等重務而乃展轉延緩坐失事機前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矣夫以叛賊伏處重地尙且交臂失之今已竄入哈薩克境內其去已遠即遣使傳諭哈薩克其縛獻與否舉未可知是應懾以兵威曉以大義而先遴選勇敢將弁將命以往或庶幾耳而策楞等奏稱恐哈薩克羈留我使致開釁端欲遣哈薩克之俘留於厄魯特者令其前往如此措置豈不喪朝命而貽笑於諸厄魯特耶

庸懦之人將有以策楞等為曉事者不知事在人為今未遣一人未發一兵是所謂自棄自棄耳即以國家經費言之雍正年間兩路用兵費帑七千萬今未至二千萬也而府藏充盈較前轉多且朕並未因用兵加徵賦稅剋減兵餉而賑恤更較往時為過優何至策楞等為國惜費耶不過以惟怯思家之心託為忠良為國之言耳如是則人誰不能國家何賴有是臣乎是以特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馳驛前往將伊等鞫問治罪並至額林哈畢爾噶一帶令眾台吉等齊集會盟以宣布威信整飭軍務茲以傅恆起程後二日據策楞等奏稱奉到朕三月初七日訓飭之旨已自知罪戾畏懼惶恐即日率領官兵調集各台吉人馬直壓哈薩克邊境勒令擒獻如叛賊逃往布魯特即至布魯特索取等語是伊等既已厲兵深入比傅恆到軍營時策楞等進兵一月有餘斷無復行追還之理所欲會盟之台吉宰桑等任事之人又俱隨往軍前正在用兵之際亦未便齊集會盟大學士傅恆亦無庸前赴即回京費理機務策楞等軍前見有達爾黨阿同往一切機宜自應商酌而行或因有此一番懲儆策楞等知所奮勉叛賊得以就擒亦未可定此亦視伊二人之福命矣即如馬匹一項見奏稱就各鄂拓克湊集二千五百餘匹則前此亦並非無馬直以畏怯不欲辦理耳近據富德奏到追殺叛賊唐古忒至塞伯蘇台地方遇哈薩克一千餘眾我軍以索倫兵三百餘直前衝突悉皆潰散斬三百餘級所獲軍械牲隻甚多此亦可見哈薩克本非勁旅策楞等畏怯自誤是以望而卻步耳總之叛賊之逸實由於策楞玉保二人既已誤之於前罪無可追今知畏罪思欲奮勉姑留一縷予以自贖之路視此番效力如何再降諭旨朕用人行政不存絲毫成見如伊

等果能擒賊奏功尚可相抵但恐伊等初念迫於畏懼轉念又復游移後力不能自振則朕雖曲加寬宥亦不能也將此通行宣諭知之○諭諾爾布見已病故著加恩將伊子達瓦藏布承襲公爵從前隨同阿逆之賓巴因係諾爾布之婿懇請帶往遊牧今達瓦藏布尚在幼年賓巴斷不宜留於彼處著扎拉豐阿等率赴軍營正法○辛酉諭軍機大臣等阿逆見竄入哈薩克境內西路命達爾黨阿北路命哈達哈等各領兵索取阿逆或逞其狡謀詐言哈薩克縛賊擒獻引兵深入設伏以待皆不可不豫為防備達爾黨阿等領兵前往即哈薩克有擒獻之言亦仍宜擁兵自衛多方防範毋冒昧以墮奸計方為妥協見在富德追襲唐古忒等所遇哈薩克兵丁係受阿逆慫恿搶掠塔本集賽噶勒雜特等遊牧在阿逆之意無非欲使哈薩克有得罪天朝之名而伊因得潛竄彼處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三

以為藏身之固是以特降諭旨曉諭哈薩克阿布賽令擒獻逆賊不特將搶掠塔本集賽等事免究問尚當加以厚恩並將富德等所獲哈薩克屬人二名即行遣回達爾黨阿等接到諭旨即先遣幹員同伊屬人前往詳悉傳諭仍帶兵速行進發責令擒獻○諭左部哈薩克阿布賽日逆賊阿睦爾撒納勢窮力竭竄入爾哈薩克境內又煽惑爾屬人等搶掠塔本集賽噶勒雜特等遊牧誘令爾等獲罪天朝伊得以棲身爾境苟延殘喘今爾部邊境人等誤信其言私相劫掠遇大兵擊敗擒獲爾屬人呼岱巴爾氏額塞爾拜二人解送來京詢問知爾固不知情也應即將此二人正法念爾部落向屬恭順不過屬人誤聽阿逆之言是以格外加恩將爾屬人釋放遣回並齎賞內段四匹從前侍衛順德訥奏稱爾欲受天朝厚恩遣使進貢後使人為阿逆所留未經入覲朕已早鑒

爾誠惻此次接到諭旨即將阿逆擒獻不特搶掠塔本集賽等事免究問仍當加以厚恩見遣兩路將軍等領兵萬人將抵爾境爾等儻墮賊計迷而不悟不即擒獻則必更發大兵盡行剿滅爾其熟審利害毋貽後悔○癸亥諭侍衛雅爾哈善劉綸俱著回部辦事不必兼軍機處行走侍郎裘日修著在軍機處行走○諭準噶爾部眾曰前因將軍策楞等疏縱逆賊遷延觀望辦理一切事宜諸多未協是以特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前往軍營與爾各部克兵丁隨營出征朕念爾等屢遭兵革生計艱難特降旨令歸各游牧休息耕種其軍營支用爾等馬匹牲隻並令給予價值以示體恤今策楞等自知前愆業已領兵前進爾台吉宰桑等亦有效力行聞者不便更因會盟之事久候時日見已停止大學士公傅恆前往用頒諭旨詳悉曉諭爾等地方連年不靖互相劫奪各部落生計自不能饒裕然能及時播種牧養牲隻以務本業則一二年間元氣自可全復若徒以搶奪為事則有業之戶一被搶奪即成貧乏甚至從而效尤盜賊日熾勢將何所底止因思有無相恤貧富相通即爾部落中原自有可以通融籌辦之道果能收養貧人使其耕作自給則眾人皆可不致失所久之自成善俗爾台吉宰桑等務期約束所屬禁止劫奪辛勤力作互相調恤副朕子愛羣黎之意至於衣服制度不妨仍其舊俗若因歸順天朝必盡用內地服色勢亦有所難行爾等習慣自然一時豈能驟易且將舊時衣服盡行棄置亦殊非愛惜物力之道即朕所頒賜物件亦止宜善為收貯傳之子孫惟來京朝覲暫時服用見在喀爾喀蒙古王公及居住青海之厄魯特等平日各居游牧止仍其舊惟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四

來京及赴圍場處從時始易服色爾等俱可做照而行朕令爾各部落等編立旗分設官授爵其制即與爾部設立宰桑得木齊收榜額之意大略相同從前爾等不知妄生疑懼或謂難以奉行應再行明白曉諭使人各奉約束勿滋事端方可永享昇平之福爾台吉宰桑等皆受朕厚恩惟仰體朕一視同仁之意善為撫綏庶幾所屬人等皆知守分安居休養生息朕實有厚望焉○諭策楞奏諾爾布敦多克及伊子達瓦俱已病故深堪悼惜著賞銀二百兩辦理喪事其公爵即著伊幼子巴雅爾拉虎承襲○乙丑命何國宗專辦西域輿圖事務劉統勳即馳驛回京○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稱玉保領兵前赴察罕烏蘇追尋阿逆蹤迹達爾黨阿等由博羅塔拉進發俟至勒布西特喀木哈達處會齊一同前赴哈薩克又策楞等因籌辦官兵馬匹口糧暫駐於登努勒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台博羅布爾噶蘇等處以為聲援至應赴博羅塔拉時即行前往等語觀此可知此次仍是玉保一人領兵前赴哈薩克而策楞等並未繼進夫策楞扎拉豐阿身為將軍不親自前往反令玉保獨行是誠何心是將軍之去反不如玉保之去為有益耶况玉保原係需人提調指揮之人伊得意則進失意則退策楞等諒所深悉豈以玉保擒獲逆賊則專屬玉保一人之功設令無功獲罪策楞等身為將軍又可脫然事外耶策楞等甯不計及此而冒昧妄行朕實為之不解伊等摺內有仍懇朕慈鑒之語試問以如此行事尚欲邀朕憐憫豈但知乞朕加恩竟不自忖作何承受耶總之伊等前奏欲赴哈薩克之意特因朕威旨催促迫於不得不然姑勉強從事及稍加溫諭即自延緩不前殊不知朕所矜憫者乃行閒兵弁及哈薩克錫喇尼瑪等新來歸附之人此際殊覺勞苦耳豈

謂策楞等受任將帥不能奮身前進至於數數債事轉得邀恩耶策楞等身膺重任理應勇往直前有進無退乃必待朕降旨督促方圖前進否即退縮不前會不思道路遙遠軍中事宜若必待朕一一指示而後奉行詎能望其成事即如官兵口糧一事當向巴里坤領取不應向厄魯特湊辦去歲用兵時準噶爾人眾尚未困敝原可因糞於敵且大兵不久即還亦非久住而永常情然不知必斤斤以計日授糧為辭朕是以斥其非而加之罪今歲用兵則諸部落當阿逆擾亂之後事勢與前大異不但派往哈薩克之兵當以接濟口糧為要即駐伊犁等處兵丁亦當由內地運給口糧豈可轉向厄魯特等湊辦在將軍惟當迅速進兵至所需口糧何難向巴里坤領取即令不能剋期全到且先趕運兒馬騾馬其羊隻隨後運送有何不可而策楞並不籌辦前後奏摺亦無一言及此豈不重堪駭怪乎且準噶爾人眾俱我臣僕伊等生計艱難猶當施恩賞賚何至索及伊等牲隻策楞等如此湊辦牲畜派撥各鄂拓克兵丁全不知事體輕重尤屬悖謬不堪又此次派往哈薩克之兵自可就見有之兵酌量調度毋庸更為徵派如富德帶兵三百即能擊敗哈薩克一千之眾伊等獨未之見乎我兵抵哈薩克時彼若即行縛獻阿逆則已否則量我兵力或可急進或應徐圖總在相度機宜隨時辦理何可豫存拘牽之見策楞等並不審量事勢而率意乖舛若此朕實不勝詫異再覽伊等所奏並未言及伯什阿噶什見在何處從前伊與阿逆頂佛結盟同惡有素此時保無私相糾合阻撓我師尤宜先事防範著達爾黨阿細加偵訪如伯什阿噶什已向內地遷移並無他故自可無庸辦理倘有別情即先將伯什阿噶什擒拿取其牲隻助我兵力然後前赴哈

薩克庶可翦除阿逆羽翼使無他患今擒擊阿逆之事業經屢降諭旨責成達爾黨阿當善體朕意奮勉出力速圖奏功若策楞等或去或不去及伊等尚肯救過贖罪與否並聽伊等自行揣度為之朕亦無庸多諭○命江南各省嚴禁躑躅○准漕船回空耗米留倉抵兌○署雲貴總督愛必達等奏據鎮康土知州刁悶鼎報稱緬王長子因鬼家仇殺窮蹙無歸帶領土目人等由二燈坡在木邦所屬之蠻弄寨暫住等語查緬屬木邦地方與滇省鎮康孟定耿馬等土司接壤見於邊隘嚴防報聞

五月戊辰朔諭軍機大臣等據王保奏伊並未行文策楞令其停止進兵一摺此語更屬悖謬試思伊即並未阻止策楞而逆賊阿睦爾撒納究竟脫於誰手伊等如果協力同心彼此不相推諉何以貽誤至此即如拏獲額琳沁一事伊屬人既有抗拒情形即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聖

奮力勦捕收其馬匹乘勢追擒則阿逆必不至於漏網及遣使哈薩克又復如此畏葸游移王保獨不與聞其事乎再前奏阿逆脫逃時兵力無多今則突稱帶往二千人種種自相矛盾明係有心欺飾若仍令參贊軍務必至掣肘債事著將王保革去參贊大臣仍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以供驅策此次若能奮勉尚可寬宥倘稍有退縮必重治其罪達爾黨阿近日辦事甚屬勇往著授為定邊右副將軍巴祿見往軍前辦事著授為參贊大臣○己巳命各省州縣交代依限冊結並繳○辛未諭軍機大臣等詢問富德解到哈薩克呼岱巴爾氏等告稱阿逆逃竄若由阿勒坦額默勒庫隴癸嶺經過沙喇伯勒地方可至右部哈薩克境內等語沙喇伯勒地方即係伯什阿噶什所居伊向與阿逆交結今尚未見投誠或與阿逆同投右部哈薩克亦未可定著達爾黨阿玉保確探阿逆

逃竄去向追蹤緝拏若伯什阿噶什與阿逆會合則先掠其遊牧以增兵力前已降旨令策楞等籌辦伊等身任將帥並不慮及必待朕之指示不知伊等所辦更有何事即伊等緝賊之不力於此益見且哈薩克錫喇尼瑪等皆熟諳情形之人阿逆向何處逃竄亦應詢問伊等辦理○壬申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古爾班和卓係哈薩克仇敵去年即行投誠亦無附和逆之事等語此奏甚屬錯誤古爾班和卓不特上年並未投降且班第等前經奏稱伊因擒獲達瓦齊曾為阿睦爾撒納稱慶則此時與阿逆同行亦未可定著傳諭達爾黨阿玉保大兵前進古爾班和卓若將伊遊牧內移前來謁見則可准其投降否即用兵將伊擒解送京師並收取其牲畜以佐大兵進剿之用○癸酉命尚書阿里衮同公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聖

明瑞往軍營在領隊大臣上行走○甲戌諭策楞等奏見駐登努勒台將馬匹牧放並咨會達爾黨阿令其撤兵回駐並將王保所帶之兵亦令撤回牧放馬匹等語達爾黨阿接到咨會隨以伊見已帶兵前進且兵糧足敷至七月下旬無庸撤回一面咨覆一面具奏達爾黨阿所見甚合機宜從來用兵之道有進無退况追擒叛逆期在必獲斷無兵已進發復令撤退故使往返稽頓之理朕前降旨令玉保帶領索倫兵五六十名先往哈薩克索取阿逆隨令達爾黨阿帶兵繼進策楞亦即帶兵尾隨節次諭旨甚明乃策楞等不惟不能剋期前進反將玉保所帶之兵亦行調回止令玉保以數十人先進豈不更為可駭信如伊等所辦則是以追擒叛賊之事僅委之玉保數十人而伊等安坐軍營且並欲奪其兵力而置之危地此何心耶伊等身為將軍將佐功罪皆其功罪玉保儼有僨事策楞等能脫然事外乎至前諭令將馬匹在登努勒

台牧放原因大兵未經進發彼時策楞等觀望遷延藉口於馬力疲乏朕實不勝憤懣是以令將未用馬匹牧放臆壯即行進發先令玉保輕騎前進以期速達耳今達爾黨阿業經帶兵前進策楞不即行續進已屬大謬乃轉稱遵旨將馬匹牧放且將達爾黨阿已進之兵行令撤回幸而達爾黨阿能知事勢輕重不肯隨聲附和使竟聽其言聞調即行撤回將成何事體耶此次追擒叛逆在庸懦無識之人未必不謂策楞等坐失機宜實由馬力疲乏口糧不繼所致試思經旬已進之兵旋復調撤何不即以此回程馬力用之前進乎豈前進則疲乏而撤回則甚易乎如此進而復退馬力豈不更加疲乏乎至於隨帶口糧策楞等前赴軍營較達爾黨阿由北路起程先期二十餘日何以據達爾黨阿所奏尙可敷數月之用而策楞等則早稱缺乏且巴里坤續運口糧俱已起運在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年

送而策楞等輒行文停止及至臨期需用乃向各鄂拓克索取伊奏馬力口糧之語均不可信不過以是藉口掩其怯懦之罪而策楞等乖張謬誤種種不堪特借購集馬駝接濟牲畜為遷延之地其罪復何所道耶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辦理軍務種種謬妄已降旨宣諭中外策楞著解來京治罪伊子特通額著革職交與達爾黨阿令在軍前效力贖罪扎拉豐阿本應同策楞一體治罪念伊等係蒙古人從寬革去郡王並副將軍令其回至巴里坤自備資斧赴伊遊牧玉保此時如已帶兵向哈薩克即無庸拏解若仍在達爾黨阿隊內即遵旨拏解來京治罪達爾黨阿著補授定西將軍兆惠著補授定邊右副將軍永貴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在參贊大臣上行走此旨著交阿里衮齋往俟至軍營遇見策楞玉保等時再行宣諭○諭巴圖爾額默

根上年投誠時未經入覲朕會施恩封伊子和通鄂勤為扎薩克頭等台吉今巴圖爾額默根當阿逆擾亂之時並未附和管轄屬人安居游牧甚屬可嘉亦著加恩封為扎薩克頭等台吉○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侍衛中秋奏稱詢問自阿逆處逃出之厄魯特巴顏告稱阿逆惟同喇嘛及哈薩克屬人三十餘人見在摩多地方離阿布查遊牧路止三站等語看此情形隨阿逆逃竄之人俱各離散力甚窮蹙誠能迅速追逐早應擒獲今已不免遲誤著傳諭達爾黨阿即照巴顏所供逆賊逃往之路帶兵前進途中遇見阿逆離散藏匿之人即行剿滅直入阿布查遊牧悉力搜捕務期弋獲從前諭令領兵至哈薩克邊界勒取阿逆毋庸進兵因尙不知阿逆果否逃往自不便即加以兵威今偵探既確而哈薩克若不遵諭擒獻則是有心容隱應即將哈薩克辦理達爾黨阿等務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年

大振軍威勿稍示怯亦毋庸拘泥從前之旨已令中秋將巴顏解往達爾黨阿軍營可詳細詢問情形帶領前往再巴顏供阿逆處見止烏勒木濟同行並未言及阿巴噶斯哈丹等阿巴噶斯等或已回至游牧或在途中隱匿達爾黨阿沿途留心查訪一併擒擊解京治罪並傳諭哈達哈等即將烏梁海事辦竣領兵徑赴阿布查游牧會同西路大兵奮力勦捕毋得有遲誤○諭前命策楞等至伊犁時查拏阿睦爾撒納之姊扣肯今據奏稱已為普爾普擒獲見在解送前來等語普爾普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遇有宰桑員缺仍奏聞請旨補授○庚辰 上諭 黑龍潭祈雨○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奏北路所帶馬匹牲隻不能肥壯見在勉力行走等語此不過留為日後推卸之地耳前令伊等由烏梁海進兵哈薩克原因辦理烏梁海之後取其牲隻馬匹以增兵力更易集

事伊等若因阿逆係由伊犁脫逃擒拿之責應專委之西路北路相距遼遠又越烏梁海而行以此藉口逡巡觀望不但不能副朕委任直是自取罪戾耳哈達哈等如果奮勇自效朕必加以殊恩儻一味退縮雖多方支飾亦豈能逃朕洞鑒况見在西路止帶兵二千餘名北路兵丁已及四千今又派扎布堪駐紮兵丁一千名隨後策應以兵力多寡較之北路應更加出力方為勇往任事哈達哈等惟當速期成功不得稍存歧視○辛巳諭軍機大臣等玉保等奏稱奇爾吉斯宰桑古爾班和卓等帶領戶口渡伊犁河隨派扎薩克達克巴等擒其屬人詢問情形旋據古爾班和卓等遣人稟稱並非付投阿逆懇求移至阿爾台地方等語扎薩克達克巴差委效力奮勉可嘉著施恩賞給孔雀翎並傳諭策楞等確勘古爾班和卓等如果移往阿爾台地方俟其至時另行安插若在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完

伊犁觀望顯有從賊情形策楞等即會同尼瑪袞楚克扎布等所領兵丁奮力勦捕取其馬匹牲隻以助大兵進剿之用○壬午吏部帶領本年京察一等人員引見得旨此次太僕寺欽天監倉場保送一等員數俱多於上次倉場衙門屬員尚多事務較繁且有別衙門保送之員至太僕寺欽天監事務甚簡該堂官保送過多著交部察議此內何國宗竟至保其親弟何國棟尤屬徇庇不合著嚴加議處尋部議降一級留任得旨著再降三級調用○乙酉諭玉保奏稱據從哈薩克逃回之巴布噶津告稱阿逆逃至哈薩克境內納喇巴圖等計圖擒獻協力追捕已將叛賊所隨人眾勦滅見止帶兩三人逃竄阿布查處等語與侍衛中秋詢問巴顏所供阿逆攜帶三四十人逃竄之語正相符合特中秋未向巴顏詳悉詰問緣由未得哈薩克勦殺叛賊實在情形故有三四十一人之

說耳阿逆負恩背叛反覆狡詐伎倆人人共知朕早料哈薩克不肯容納必至竄匿無歸今果止攜二三人奔逸可見策楞等若早能振作軍聲疾馳前進則叛賊早已就擒軍務當早經告竣而乃畏縮不前坐失事機即如前此諭令遴選將弁曉諭哈薩克而策楞等輒恐其羈留我使至開費端遷延觀望仍不即時遣往今觀哈薩克之恭順如此逆賊之窮蹙如此一一不出朕所夙料而策楞玉保二人全無領會動輒後時所賴者 上天默佑朕惟願手敬承益加兢惕耳若如伊等之步步瞻顧縱賊遠颺闖外之任將何賴焉再玉保奏稱即日前往哈薩克乃明知叛賊子身無助始敢直前追逐仍係取巧故智不然何前此懼怯之至幾於草木皆兵而今則一似勇敢任事毫無疑慮者此亦何能逃朕洞鑒耶將此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富德等此次追緝唐古忒沿途擊敗哈薩克各事宜甚屬奮勉富德莽阿納奇徹布並伯什阿噶什之子博東齊散秩大臣達什策凌都噶爾宰桑烏爾古勒濟勒卓特巴伯克孟克等俱著賞資獎勵仍加恩授達什策凌為內大臣烏爾古勒濟勒卓特巴為散秩大臣聞伯什阿噶什遭哈薩克擾亂遷徙他往著博東齊前往尋覓遇見即行奏聞儻有不測朕自加恩於博東齊其遊牧即准在額爾齊斯地方居住並著伊宰桑諾斯海等悉心善為保護至達什達瓦宰桑納庫曼集於一切差委事宜甚屬奮勉著加恩授為三品總管頃據玉保奏聞阿逆僅餘兩三人投往哈薩克阿布查處玉保已領兵前往索取富德等接到此旨不必追緝唐古忒即由彼處前赴哈薩克協力擒擊逆賊莽阿納達什策凌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一同帶兵速進此時各路兵丁應已齊集富德等會同前往兵勢益盛務期

協助達爾黨阿等擒獻逆賊迅奏膚功歸途之便仍將唐古忒擒
 擊治罪○丁亥以黃光鼎為左副都御史原任內閣學士○免甘肅甘州
 等三府民屯額賦已完者扣抵來年正供○戊子諭駐防城守尉
 之設表率將弁整飭營伍是其專責近京地方如保定等處城守
 尉有護軍統領管轄其各省駐防有將軍都統者可以就近管轄
 不時督查巡閱惟河南太原兩處並無大員節制且與所轄之佐
 領官階體制不甚相懸一切稽查彈壓之處未免因循瞻顧嗣後
 著即歸於巡撫節制所有該員弁技勇及馬匹器械該撫隨時察
 覈分別奏聞其有懈弛不職弓馬生疏者即將該員弁據實參奏
 ○諭軍機大臣等巴祿奏稱散秩大臣輝特宰桑烏魯木生擒逆
 賊唐古忒並勦滅伊屬人等烏魯木見已移至阿爾台地方等語
 烏魯木深感朕恩奮勉效力甚屬可嘉著傳諭舒明阿蘭泰等俟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至
 其移至阿爾台時傳旨獎諭賞銀一百兩酌量指與地方安插至
 陣亡之得木齊特古斯墨爾根哈什哈及兵丁三十餘人亦屬可
 憫著交烏魯木查明特古斯墨爾根哈什哈如有子嗣仍授為得
 木齊並賞銀三十兩其陣亡兵丁三十餘名俱各賞銀十兩○己
 丑諭軍機大臣等達什達瓦宰桑訥默庫曼集在富德軍營行走
 昨因其奮勉效力加恩授為三品總管乃不遵守法令私自逃回
 遊牧殊屬可惡若不從重治罪無以示懲著傳諭和起等俟訥默
 庫曼集回至遊牧即行擒拿將伊不遵約束私自逃回情罪曉諭
 鄂齊爾布林托里等並達什達瓦部眾人等知悉即行正法其所
 屬兵丁不過聽從指使情尚可原著免其治罪○壬辰 上詣
 黑龍潭祈雨○命甘肅成縣屯糧改徵折色○癸巳諭軍機大臣
 等據哈達哈等奏稱領兵至哈屯河水勢甚大將已經渡河兵六

七百名令青溪雜卜帶領輕騎前往其餘兵丁一千餘名製造小
 船更番渡河令車布登扎布帶領繼進等語哈達哈身為將軍理
 應身先士卒奮勉直前不得少存觀望之意今青溪雜卜車布登
 扎布俱已輕騎前進而哈達哈獨駐河干何以督率將領若似此
 遲延未知何日始抵哈薩克必致貽誤大事關繫非淺觀其所奏
 河水情形不過山水下流一時陡漲數日閉即可減退且覓其淺
 處未嘗不可徑渡何至如此張皇從前朕已察其有遲延之狀是
 以屢經訓諭今計此旨到日哈達哈自當已抵哈薩克境內
 務宜加意奮勉斷不得稍存畏蕙自取罪戾○改定 社稷壇瘞
 坎於西北隅並增望瘞儀節○乙未吏部議准署貴州總督愛必
 達等奏滇省中甸地方自內附三十餘載地闢民聚原設州判一
 員管理詞訟錢糧等事稍涉疑難必赴府州請示往返千里更因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至
 夷寨眾多設有土守備千把分地稽查統聽州判管轄而微員究
 難彈壓查楚雄府同知與知府同城並無專司請改為中甸同知
 將州判缺裁再中甸維西地界接壤麗江向係麗江府所轄嗣因
 將鶴慶府通判移駐維西後將中甸州判隸劍川州遂均屬鶴慶
 府第自鶴慶以至中甸維西必由麗江取道寫隔殊難遙制應將
 維西通判及見設中甸同知俱改隸麗江府管轄從之○丙申諭
 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稱古爾班和卓已經擊敗收其馬駝牛
 羊前赴哈薩克等語策楞等此舉蓋因從前朕屢責其不能擒擊
 阿逆始少加振作耳然首犯見已脫逃且奏稱古爾班和卓共帶
 八千餘人官兵奮擊斬首二千餘級餘眾鼠竄潛逃等語其所陳
 奏情形尚屬可疑古爾班和卓果有八千之眾雖剿殺二千餘人
 尚有六千非甚窮蹙何以遽行逃竄如其人已無多自可無庸置

念若果如所奏尚有六千餘眾則或潛伏一隅俟我兵經過後尾隨邀截皆未可定不可不豫為防範見在伊犁辦事之人策楞接到朕旨即回伊犁不必前赴哈薩克惟傳諭各鄂拓克人等協力擒拿古爾班和卓一經緝獲即押解來京治罪此次疏脫古爾班和卓咎在將軍大臣官兵尙屬奮勉侍衛瑚集圖率五十餘人奮勇爭先尤屬可嘉著加恩授為頭等侍衛其餘著有勞績及中傷陣亡官兵等策楞即查明具奏候朕加恩又諭此次擊敗古爾班和卓扎薩克達克巴甚著勞績著加恩封授公爵以示鼓勵○准商販往西北兩路軍營貿易○軍機大臣議覆策楞等奏從前台吉昆都斯車克爾等投降時因其所領戶口甚多請授為公爵今查伊係閒散台吉公爵稍覺過優應照加恩加閒散台吉例改授為扎薩克從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善

六月丁酉朔命浙江山陰縣改建宗家澗石塘○辛丑噶勒雜特宰桑根敦得木齊巴圖孟克率屬戶來降○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辦理烏梁海等事已將竣惟首犯鄂木布呼圖克果勒卓輝等尙未擊獲等語前哈達哈帶兵渡哈屯河時止令青滾雜卜車布登扎布等先行而伊獨逗遛河干朕已降旨申飭哈達哈身為將軍理應身先士卒何故逡巡不前今辦理烏梁海事雖多所斬獲而首犯脫逃皆伊不能督率用命之故此時亦無庸深究著即將烏梁海辦畢速赴哈薩克緝擊逆賊毋得仍前玩誤舒赫德隨同哈達哈辦事甚屬無益不必前赴哈薩克著即回至烏里雅蘇台辦理糧餉事務○甲辰命各省慎選鄉試考官○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朕前降旨令策楞不必進兵哈薩克即回伊犁辦事恐伊自知獲罪難逃仍行前進亦未可定著傳諭達爾黨阿

見策楞時取其將軍印信即行擊解來京所有副將軍印信交與兆惠佩用並將策楞種種謬誤擊解治罪之處曉諭哈薩克錫喇尼瑪等知之○丁未諭昨據策楞奏庫木諾雅特台吉特古斯們都阿道齊投至軍營訴稱阿巴噶斯因伊弟至庫克烏魯木地方患病不能行走遂不與阿睦爾撒納同行潛往特古斯們都處居住見在嚴檄擒拿今據巴祿奏到聞阿巴噶斯藏匿博羅和里雅地方即親率官兵一晝夜兼行倍道前至該處已擊獲阿巴噶斯及伊弟哈丹和津等語阿巴噶斯首先附和逆助惡相濟為之羽翼後隨同奔逸今乃率其兄弟三人潛歸伊遊牧地方觀此則其窮蹙情形與阿逆眾叛親離毫無倚賴之狀昭然可見巴祿聞知阿巴噶斯所在即能帶領官兵踰山涉水星馳疾掩應時擒獲可見此等逋逃餘孽我官兵果能鼓勇窮追自必就獲而當阿逆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善

逃竄之時距我軍營甚近乃玉保策楞妄生疑沮坐令遠颺由今日阿巴噶斯之就擒觀之則前日阿逆之免脫豈不令人憤懣耶且如辦理額琳沁一事在策楞等方且自以為功殊不知額琳沁挺身前赴軍營原有歸順之意若能善加撫馭令為前驅未必不為我用即不然則當速行剿取伊之輜重藉其牲畜之力前進捕賊乃一無計畫以額琳沁人眾疑畏徘徊任其四散僅得一老嫗之額琳沁亦旋即病斃於事何濟又如辦理古爾班和卓則僅得其牲畜老弱而渠魁仍復竄逸伊等身任戎行種種乖謬貽誤如此罪將奚道豈達爾黨阿巴祿所將之兵皆勇夫所騎之馬皆肥壯所裹之糧皆足數而策楞身為將軍所有兵馬糧石反不如人耶巴祿及在事官兵辦理妥協甚屬可嘉已另降旨並將此宣諭中外知之○癸丑諭何國宗見在降調所遺左都御史員缺著趙

宏恩補授工部尚書員缺著汪由敦補授刑部尚書員缺著劉統勳補授劉統勳未到之前汪由敦仍辦刑部尚書事趙宏恩以左都御史仍兼管工部尚書事何國宗見差往伊犁一帶測量雖經降調仍准服用原官頂帶俟回京之日朕酌量另降諭旨劉統勳從前妄議棄巴里坤退守哈密正當逆賊初叛之際朕恐其搖動人心阻撓軍務且果如其言阿逆何至窮蹙無歸束手竄入哈薩克觀其至伊犁而不能守更復有何伎倆敢於侵擾內地則巴里坤之斷無可棄理亦甚明是以將伊犁革職治罪然當其時劉統勳因目擊承常恩遠情形驟聞其言未能深察是以張皇失措夫承常身為將軍膺閫外之重寄尚且怯懦退回甘心僨事劉統勳本係書生未嫻軍旅其所陳奏識見固屬冒昧舛謬尚為乃心公事假使彼時藉口於職在文臣辦理軍需不與師行進止模稜觀望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聖

緘默自守轉可安然無事且如策楞玉保等皆統兵大臣當阿逆窮竄遁逃距軍營密邇乃仍徘徊不進坐致遠颺彼三人者皆滿洲蒙古世僕勇敢舊風未遠而皆選懦至此以劉統勳文怯漢人相提並論則其過為可諒而其心轉為可嘉矣至何國宗職司風憲乃於京察大典竟將伊親弟列為一等雖古有內舉不避親之語然有祁奚之公則可試問何國宗兄弟能無愧祁奚所言否乎此所關繫於官常者甚大不得不示以懲儆朕用人行政毫無成見賞罰予奪惟一秉至公期於各當將此宣諭中外知之○丙辰調德福為福建布政使以葉存仁為廣西布政使朱邦綬為河南按察使由四川○伯什阿噶什屬下宰桑賽音伯勒克來降○丁巳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奏吐魯番回人莽噶里克貢獻馬匹請率伊弟額什里木子呢雅斯同來入覲等語莽噶里克感

戴朕恩誠篤可嘉第見在令大兵擒擊阿逆而準噶爾地方連年擾攘匪竊甚多伊遊牧內正須管轄此次著於伊子弟中派出一人來京莽噶里克者暫停入覲俟一二年後再行請旨○扎拉豐阿奏烏魯特宰桑禱德勒齊擒解伊族宰桑和爾和岱前來訊係附和逆情形屬實即行正法報聞○辛酉禮部議奏昌平州明代十二陵向設司香太監十六名多係虛設且距京稍遠稽查為難查每陵有看守陵戶三名又有世襲一等延恩侯歲時承祭應將前項太監裁歸為民所遺養贍地畝交地方官同原撥祭地招佃收租辦理祭品並令選老成殷實者充補陵戶守護又該州明代妃冢六處即十二陵太監承管今既裁太監應添陵戶四名各給養贍地三十五畝餘地並交地方官招佃收租又西山有明代景泰陵及墳塋數處原有司香太監六名應並裁酌設陵戶二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聖

照昌平州例辦理又江南明太祖陵亦有太監應行令江南總督查明照辦從之○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喀王公台吉內惟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受恩最深上年在軍營時將軍大臣等參奏阿逆罪狀伊敢私自洩漏且於阿逆前百計趨承以致阿逆趾高氣揚肆行無忌後於追緝阿逆之時觀望退縮奏稱必得兩路出師五萬方可追擒種種乖謬指不勝屈前此屢欲鞫問朕念伊祖博貝舊日勞績施恩寬宥今無故自軍前擅回又揚言額琳沁多爾濟達木巴扎布等治罪之後眾心疑懼而喀爾喀數年以來皆以用兵為累以其怨望之私託為他人之語妄行瀆奏藐法已極斷難姑容必當明正典刑以示儆戒但達爾黨阿哈達哈等見在領兵前往哈薩克不便派兵擊解著傳諭舒明阿蘭泰等如青滾雜卜撤兵回伊遊牧則此時無庸辦理俟達爾黨阿等擒獲阿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臣王先謙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己巳定革職無餘罪人員彙准捐復例○庚午順承郡王素斐英阿卒命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員往奠予祭二次諡曰恭○壬申哈達哈等奏據副都統職銜唐喀祿等報稱護送侍衛順德訥赴哈薩克至濟爾瑪台地方有特楞古特宰桑敦多克告稱我特楞古特部落人七百口及古爾班和卓部落人五百口和克沁部落人五百口俱願投誠懇求遷往阿爾台地方遊牧等語隨將敦多克及古爾班和卓和克沁得木齊二人並奇爾吉斯宰桑送出阿逆所屬十八人一併解至軍營臣等竊思特楞古特等既請投誠移往阿爾台何以潛赴烏梁海形迹可疑因嚴訊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敦多克等供稱伊等起程時與西路大兵交戰敗走途中又掠取王保所帶馬駝等物殺傷兵丁今投烏梁海意圖搶掠再遣人會合阿睦爾撒納同逃阿睦爾撒納亦會遣達瓦送信古爾班和卓等語臣等即將宰桑敦多克及得木齊二人並阿逆屬人等俱行截殺隨帶兵八百名疾赴伊等駐紮處乘其不備盡行勦滅古爾班和卓與伊弟正欲脫逃為察達克所獲訊已供認隨將古爾班和卓及伊眷屬一併正法計獲駝四百隻羊一千四百餘隻馬二百餘匹分給效力官員人等臣等仍領兵前往哈薩克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帶兵赴哈薩克路過古爾班和卓等帶領戶口千餘潛往烏梁海即派官兵擒獲古爾班和卓等正法其屬人全行勦滅甚屬奮勇可嘉哈達哈著加恩授為領侍衛內大臣賞戴雙眼翎車布登扎布著晉封郡王唐喀祿著授為副都統舒赫德效

逆凱旋時降旨令伊等擊解備伊前赴舒明等駐紮地方即降旨擊解來京治罪舒明等務宜加意慎密勿使洩漏致伊聞風脫逃○諭從前阿里衮赴軍營時朕曾降旨令擊解玉保來京治罪今據達爾黨阿奏稱玉保自知罪譴前赴哈薩克中途遇賊人交戰尚能出力著加恩毋庸擊解授為頭等侍衛以觀後效○諭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帶伊屬人八百餘戶至額爾齊斯奇爾庫爾圖等處遣人前來投誠等語伯什阿噶什係杜爾伯特台吉吉屢被哈薩克搶掠傾心投順甚屬可嘉著封為親王○諭伯什阿噶什曰爾誠心感戴率領屬眾投誠甚屬可嘉前大兵抵伊犁時爾即謁見將軍大臣正欲加恩封賞旋遇阿逆背叛未及舉行今爾屢被哈薩克搶掠展轉遷徙始克內附已加恩封爾為親王聞爾見在抱病屬人又經遠行此時毋庸派兵從征亦不必向內地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三

遷移著即在額爾齊斯等處遊牧爾伯特台吉車凌等將來即令歸至舊日游牧地方爾等皆係同族聚處一方實為允協正不必遠離故土徒勞往返也俟爾病痊後明歲來京入覲更加賞資前博東齊告稱爾遇哈薩克擾亂未知蹤迹方深塵念今覽奏不勝欣慰至博東齊並非爾子從前在軍營時捏稱情由爾即查明奏聞○乙丑諭軍機大臣等舒明等奏杜爾伯特台吉烏巴什同伯什阿噶什前來投誠烏巴什見因患病遣人先行告知等語伯什阿噶什已加恩封為親王烏巴什亦著加恩封為貝子即同伯什阿噶什等在額爾齊斯等處地方游牧俟明年令伊等前來入覲

力軍營此次亦屬奮勉著賞給副都統職銜扎薩克台吉三都布多爾濟著封授公爵協理台吉策勒布多爾濟著授為頭等台吉烏梁海副都統察達克著授為內大臣賞銀一百兩索倫營長卓里雅薩墨藍翎侍衛敦濟勒圖各賞銀五十兩其餘效力官兵哈達哈等查明奏聞交部議敘並著傳諭哈達哈等侯撤兵凱旋時派唐喀祿察達克等酌派兵丁前赴烏梁海將逃散賊眾查辦其首惡鄂木布博果勒卓輝及達瓦藏布等務期一併擒擊解京正法○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據納穆扎爾奏從前收服業克明安台吉德濟特及察衣屬人等遵旨交與輝特貝子德濟特及扎薩克阿布達什管轄今德濟特見同阿逆逃叛應將伊屬人等酌量賞給輝特德濟特阿布達什其餘請分賞喀爾喀等語此項德濟特屬人自不應照投誠之人一體辦理且伊台吉既已附賊伊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二

機大臣等和托輝特公多爾濟車登於伊犁擾亂時力弱被擒賊散之後他人俱已全歸伊獨未出朕意其或順從阿逆苟且偷生不獨身負國恩且實為眾喀爾喀之辱是以降旨令將軍等擒擊正法今覽哈達哈等奏大兵擒擊達瓦藏布多爾濟車登始得乘閒來歸前此為賊拘留身經勞瘁甚屬可憫著加恩仍復其公爵令在哈達哈軍營效力行走索倫總管鄂博什帶兵勦殺達瓦藏布甚屬奮勇著加恩授為副都統○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杜爾伯特輝特人等已降旨令遣往各原游牧地方其扎哈沁人等亦應一體辦理但扎木禪見在軍前無約束管轄之人暫令停止遷移著傳諭哈達哈俟大兵凱旋時即傳旨扎木禪令其率領屬眾遷往原游牧地方安居樂業副朕體恤伊等之意○己卯諭軍機大臣等阿敏道奏稱綽和爾宰桑恩克博羅特會集眾鄂拓克令將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三

聞知不免妄生疑懼轉致滋事納穆扎爾所奏甚是著照所請將此項戶口的量賞給貝子德濟特及扎薩克阿木達什等各四五戶餘俱分賞喀爾喀等為奴昨已降旨令輝特杜爾伯特人等遷往各原游牧地方此時如已起程亦即查出遵照此旨辦理○丙子哈達哈等奏據副都統職銜唐喀祿谷稱聞達瓦藏布至額爾齊斯河與烏梁海博博共謀劫掠隨帶兵五百名派索倫總管鄂博什前往在庫爾圖阿氏爾干擊獲達瓦藏布並收服所屬三百餘人內有阿逆屬下二十八人先行正法將達瓦藏布解送軍營經訊明從逆實情並見在糾眾抗拒大兵緣由遂將達瓦藏布及同行宰桑等八人阿逆所養喇嘛一名俱行正法其餘人等俱照古爾班和卓人等一例辦理擒獲賊人之時和托輝特公多爾濟車登至軍營告稱從前為賊拘留今始得脫懇求軍前效力論軍

遊牧移至珠勒都斯惟得木齊綽克察屢論不遵恩克博羅特親往責問為綽克察收害等語綽克察目無法紀務即擊獲正法以示懲儆恩克博羅特綽和爾宰桑員缺著吞圖布補授吞圖布員缺著達爾黨阿等擬定正陪具奏請旨恩克博羅特性本驕暴朕見時即加訓諭從前授伊宰桑特以其為彼處舊人之子至於殘刻屬眾之事諒所不免其所屬人等亦應將實在情形告知圖什墨勒等奏聞請旨乃敢擅自殺害此等惡習斷不可長吞圖布應嚴加約束毋得再生事端前恩克博羅特向哈薩克進兵時詐稱墮馬傷足居心欺妄宜為屬人所害若能如吞圖布之勇往任事自當承受朕恩著並將此旨曉諭哈薩克錫喇尼瑪等知悉哈薩克錫喇係恩克博羅特之叔恩克博羅特有無子嗣令其查明具奏○諭舒明等奏明噶特宰桑恩克圖屬人色布騰等著暫歸於

扎哈沁遊牧居住如恩克圖親身來投亦照此辦理並將恩克圖解送來京從前鄂勒哲依奏稱恩克圖與阿逆同謀搶掠烏喇特和碩特遊牧今伊屬人色布騰等內附而恩克圖未見前來未知隱匿何處既係附和逆之人斷不得任其潛逃著傳諭達爾黨阿等俟凱旋時中途查出擊解來京並傳諭鄂拓克等協同接捕再明噶特舍楞及額琳沁之孫策伯克扎布等至今並未擊獲亦著達爾黨阿等留心查拏其或逃入哈薩克境內此等人非阿逆可比無庸帶兵向索可即遣人曉諭令其獻出其明噶特屬人著交與沙克都爾曼濟管轄舍楞策伯克扎布屬人著交與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等管轄○庚辰諭漕運總督瑚寶歷任封疆宣力有年前以患病乞假即命御醫前往診視以冀速痊今聞溘逝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恭恪○以張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四

師載為漕運總督程景伊為兵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減河南封邱縣淤地額徵糧則○癸未諭班第鄂容安靈輓將次到京前已降旨親臨祭奠並令三品以上大臣齊集用昭優卹二臣臨危致命能勇決以示遠夷有不貪生苟免之人義烈所著可嘉可憫其靈輓著准其入城各於本家停設並加恩入祀昭忠祠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丁亥 上幸清河至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容安喪次賜奠○諭班第鄂容安與薩喇爾一同駐守伊犁當阿睦爾撒納叛亂之時班第鄂容安捐軀殉節而薩喇爾獨自脫逃及擊解來京朕親加審訊據稱彼時以賊眾四集恐力不能支是以帶兵逃出以圖再舉等語朕因其情節尚有應須質對之處將伊暫行監禁今巴甯阿柏琨等到京質訊之下情節相符並供出脫逃時將朕所賜花翎拔去是其偷生負國已屬顯然然在滿

漢世受國恩之臣而臨難苟免如此自當明正典刑伊本係厄魯特新附之人不足責以死綏大義今班第鄂容安靈輓已到朕親臨祭奠優予卹典靈輓俱令進城即著旺扎爾帶同薩喇爾前往班第鄂容安柩前將逆黨阿巴噶斯克什木先行敲耳祭奠令薩喇爾在旁看視夫人孰無死使薩喇爾亦能如二臣之引決就義則今日哀榮之典自當一體同受乃顛越至此使伊稍有人心能無愧乎其阿巴噶斯等俟阿睦爾撒納擊獲到日一併正法以彰國憲薩喇爾著永遠拘禁將此傳諭中外知之○戊子命隨同班第等陣亡官員查給世職○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納穆扎爾奏青滾雜卜遣人至烏里雅蘇台煽惑喀爾喀等情形可疑等語青滾雜卜居心詭詐深可痛恨著舒明等詳細察看此時若已露背叛情形即會同親王成衮扎布德沁扎布等相機擒拏若尚未生事端止宜留心防範俟哈達哈撤兵回時再行辦理青滾雜卜遊牧與唐努山甚近其或向唐努山至烏梁海皆未可定著傳諭哈達哈臨期確訪或先派兵豫阻去路再行擒拏毋得任其脫逃再貝勒車登扎布呈稱不能辦理臺務必係青滾雜卜指使著一併擊解來京其臺站事務即速交親王成衮扎布接續辦理毋致貽誤至哈達哈等自哈薩克回時馬匹不免疲疫舒明等即豫選馬匹善為牧放俟哈達哈將到即解往接續以增兵力並著內閣學士阿桂速赴軍營協同辦理諭喀爾喀王公等曰青滾雜卜原係獲罪斥革之人因其尚知奮勇仍加恩承襲貝勒並授為喀爾喀副將軍上年從征伊犁加恩封授郡王稍有人心自當感激圖報孰意其深負厚恩實出情理之外伊前同阿逆進兵時聽從指使將巴特瑪車凌之弟諾爾布丹津私行帶回將軍大臣參奏阿逆

罪狀竟敢潛為洩漏嗣後追擒阿逆退縮阻撓奏請兩路出師五萬方可追緝種種悖張不可枚舉彼時本應即行正法朕因念及伊祖博貝舊日勞績特加寬宥以觀後效是以此次辦理烏梁海復授為參贊予以自新之路伊至烏梁海並未擊獲鄂木布果勒卓輝等即撤兵而回雖尚有將軍哈達哈等領兵在彼伊即退回無關輕重但既為參贊並不奏請諭旨亦不咨報將軍帶兵擅回律以軍法罪不容誅且捏為種種浮言煽惑眾聽其心實不可問試思辦理準噶爾一事原為喀爾喀經理久長之計是以命將與師以期一勞永逸然選派喀爾喀官兵俱經賞給錢糧米石派辦牲隻何次不發給價值而青滾雜卜乃謂喀爾喀以連年用兵為累是誠何心至於軍行賞罰乃國家憲典所必行達木巴扎布係管理杜爾伯特遊牧人員縱令巴朗脫逃諱匿不報額琳沁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六

多爾濟監視阿逆來京明知其叛逆已露袖手旁觀致令免脫二人情罪斷難姑容然猶念伊等祖父不忍加之顯戮令其自盡此而曲為寬縱國法何在而青滾雜卜乃謂喀爾喀係青吉斯汗後裔向不治罪此語外謬更甚如朕宗室中有犯刑章者朕又何嘗廢法耶至於稍知奮勉如巴雅爾什第桑寨多爾濟及車布登扎布等則俱優封顯秩賜予駢蕃青滾雜卜來京治罪時本應除其屬眾削其封爵朕始終眷念伊祖不忍泯其勞績所有貝勒封爵仍施恩准令額琳沁之子旺布多爾濟承襲朕辦理庶政一秉至公有功者予之厚恩犯法者斷無姑貸將此曉諭眾喀爾喀王公等知之○庚寅諭軍機大臣等親王成衮扎布世受國恩深知感激伊聞青滾雜卜種種狂悖即移咨納穆扎爾轉奏能念伊父額駙素日篤誠力圖報效深堪嘉予著賞荷包一對以示優眷青滾

雜卜去歲進京時迎合阿逆種種不法今又擅自撤兵復託言眾喀爾喀以用兵為累違其詭詐喀爾喀等深受國家厚恩斷不為伊煽惑已降旨詳悉曉諭青滾雜卜應即擊解來京治罪朕已諭舒明阿蘭泰等會同親王成衮扎布德沁扎布等審機辦理青滾雜卜乃無足輕重之人第喀爾喀舊臣僕中有似此敗類不可不申明國憲成交扎布等務宜留心防範毋得洩漏此時如應速為擒治即會同眾喀爾喀王公等領兵擒拿否則仍遵前旨俟哈達哈等同時再行辦理○富德奏臣遣瑞綽勒圖扎什保確探兩路大兵信息至濟爾瑪台地方遇哈達哈等已渡額爾齊斯河即令臣等由阿勒圭前進會齊迅即帶兵前往俟遇哈達哈時會議將兵丁分隊進發聲息相通協擒逆賊再從前脫逃之唐古忒至散秩大臣烏魯木遊牧內搶掠已為烏魯木所殺又擒獲與唐古忒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七

同逃之索諾木達爾扎之子蒙固勒納默庫二人係額琳沁之女所生並喇嘛羅布占三濟亦係同額琳沁行走之人見在派員解至軍營報聞○壬辰諭軍機大臣等青滾雜卜叛蹟已著舒明等會同親王成交扎布等領兵擒拿哈達哈自哈薩克回時務宜趨行會同辦理即已後期亦可堵禦青滾雜卜逃竄之路更為妥協再多爾濟車登亦係和托輝特部落今既辦理青滾雜卜若不行告知恐伊反生疑懼著哈達哈留心試看果其人無可疑則將擒擊青滾雜卜之事明白諭知且告以係青滾雜卜一人之罪與伊無涉令伊協力擒擊事後尚當格外加恩若不可深信即無庸告知並將伊擊送京師哈達哈務宜詳慎辦理○乙未予班第鄂容安祭葬予班第諡義烈鄂容安諡剛烈

八月戊戌以張映辰為內閣學士

由大僕寺卿遷

○庚子賞熱河貧乏孀

孤及單身閒散每月銀一兩五錢○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舒明等奏喀爾喀貝勒車布登亦撤兵擅回朕意車布登不應為青滾雜下所惑今復奏伊在那林喀喇地方暫行駐兵聽待調遣等語看來實非聽信青滾雜下之言果不出朕所料至伊稱果勒卓輝博博等俱已逃入俄羅斯不必遣兵追逐所見甚是著傳諭車布登即帶領所有兵丁會同親王成衮扎布等速往和托輝特擒擊青滾雜下伊係喀爾喀舊人今見青滾雜下負恩背叛必深為痛恨務奮力擒擊以雪眾喀爾喀之恥○癸卯命理藩院尚書納延泰往北路軍營○命工部侍郎夢麟軍機處行走○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親王成衮扎布舊任將軍今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撤兵將回著授成衮扎布為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回時將印信交與掌管成衮扎布接到諭旨即辦理將軍事務帶兵前往和托輝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濟喀爾喀馬匹○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朕命親王成衮扎布為定邊左副將軍擒擊青滾雜下應需人協同辦理伊弟車布登扎布見在軍營著傳諭哈達哈即令車布登扎布會同富德帶兵五六百名速行回至成衮扎布處辦事○諭納穆扎爾照管輝特人等已回各原游牧見在無事著與德木楚克同赴將軍成衮扎布處辦事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行走○諭昨已降旨令達爾黨阿哈達哈等撤兵會同成衮扎布擒擊青滾雜下今喀爾喀貝勒車布登扎布復棄其所管臺站而貝勒車布登亦私回游牧伊等係世受國恩之人乃目無法紀深為可恨著傳諭達爾黨阿等同至軍營時將車登扎布等傳齊聽候調遣如少有可疑即將伊等一併擒拿治罪○癸丑 上奉 皇太后啟鑒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諭軍機大臣等刑部監禁阿巴噶斯庫什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級遠城及察哈爾兵丁除補設卡座臺站之外餘著俱赴將軍成
 衮扎布處會同擒拿青滾雜卜瑚圖靈阿富昌德保哲庫訥阿爾
 賓領兵到彼俱著授為參贊大臣隨同成衮扎布辦事尙書納延
 泰親王德沁扎布留駐烏里雅蘇台會同普慶等查出搶掠臺站
 人等審明正法○壬戌 上駐蹕波羅河屯行宮杜爾伯特台吉
 伯什阿噶什來覲 上召見於行殿賜宴○癸亥諭軍機大臣等
 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及親王德沁扎布感戴朕恩聞逆賊青
 滾雜卜背叛即於眾會盟調集兵丁復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曉諭眾喀爾喀等共圖擒賊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此時成衮扎
 布亦毋庸領兵赴納密爾沙扎海會同德沁扎布致稽時日惟應
 速行進兵擒拿逆賊並曉諭眾喀爾喀等毋為浮言煽惑自取罪
 戾至舒明阿爾泰等不能早擒逆賊反致眾人疑懼如巴勒達爾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十
 達什丕勒等屬人俱擅自乘回遊牧皆由伊二人辦理不善之故
 已命納穆扎爾為參贊大臣協同將軍辦事著成衮扎布將舒明
 阿爾泰撤回詢明伊等前後辦理情節據實具奏○甲子諭達爾
 黨阿哈達哈等奏稱伊等領兵擒拿阿睦爾撒納與哈薩克接戰
 大勝兩次等語官兵奮勇攻戰連獲大捷甚屬可嘉著將此次效
 力行走並陣亡受傷官兵交該部查明係內地者照內地之例議
 敘係厄魯特者照厄魯特之例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烏里雅
 蘇台辦事大臣等奏貝勒車登扎布車布登等俱私回遊牧等語
 車登扎布人本庸懦雖私回遊牧不過誤聽浮言所致無庸深究
 惟貝勒車布登係喀爾喀舊人受恩深重乃亦棄其職守擅自逃
 回情甚可惡著傳諭將軍成衮扎布將車布登解來京前會降
 旨旺布多爾濟令其擒拿青滾雜卜即將伊承襲貝勒如不即行

擒獻應與青滾雜卜一體辦理其屬人即著賞給將軍成衮扎布
 再貝勒品級車木楚克扎布前在軍營甚著勞績此次接續臺站
 亦屬奮勉著加恩封為貝勒管理臺站台吉扎木揚因阻止臺站
 人逃散反被擒執甚屬可憫如何加恩之處著成衮扎布奏聞請
 旨○乙丑諭軍機大臣等達爾黨阿哈達哈等兩次戰捷奮勇可
 嘉哈達哈前已賞給雙眼翎達爾黨阿亦著賞給前已降旨令伊
 等暫撤大兵此時自應接到仍著遵前旨辦理脫逃阿逆皆由策
 楞玉保二人遲誤退縮之罪今玉保雖同赴哈薩克並未立功策
 楞亦領兵繼進皆因接朕屢次訓飭之旨勉強前進初非出於本
 心伊二人之罪實屬萬無可遣著達爾黨阿等由哈薩克回時仍
 遵前旨將策楞玉保解來京治罪扎拉豐阿係蒙古人且未經
 更事其罪尚與策楞玉保二人有閒前已革去王爵仍著加恩授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十一
 為貝子公明瑞派往軍前行走迅速此次同達爾黨阿等奮勇行
 陣甚屬可嘉著授為副都統額勒登額亦能效力自贖著加恩授
 為頭等侍衛
 九月己巳哈達哈等奏據貝子達爾扎等報稱邊卡地方見哈薩
 克千餘人自巴顏山向西前行等語臣等即派扎薩克三都布等
 帶兵六百名前往奮擊臣等隨亦帶兵策應共將哈薩克擊敗斬
 敵百餘人奪其馬匹輜重並生擒五人逐加刑訊供稱見在帶兵
 迎戰即係阿布賚其阿睦爾撒納霍集伯爾根等帶兵一千名往
 尋西路大兵前去阿睦爾撒納自至哈薩克境內我部落內老成
 曉事之人僉謂阿睦爾撒納為害四衛拉特歸附 大皇帝今復
 背叛竄入我地是特移禍於哈薩克若不即行擒獻恐俱不能安
 生而阿布賚以阿睦爾撒納如窮鳥投林希圖免死不便遽行執

獻送與阿睦爾納商定各遊牧漢集兵丁阿布賚先領兵一千至焉哈薩拉克山遇見兵勢甚大心懷畏懼旋為大兵擊敗前此阿布賚知大兵將至即將遊牧遺移等語臣等伏思哈薩克眾情猶豫阿布賚祖護阿逆墮其奸計今計敗逃竄阿布賚業已膽破臣等即行帶兵追逐前進下部知之○達爾黨阿奏臣等帶兵一千名至雅爾拉地方賊眾二千餘人迎戰我兵奮勇殺賊斬敵五百七十餘人生擒十一人中箭帶傷者甚多復追逐至努喇地方餘賊眾二千餘人奮力屢戰殺賊三百四十餘人生擒十八人內有阿逆宰桑扎南布嚴加訊問知阿逆與霍集伯爾根帶兵迎戰阿逆恐被大兵認識改換藍氈因不能支持大兵即先遁去又據擒獲哈薩克楚噶克供稱伊兄弟二人向為阿布賚所信任情願往諭阿布賚擒獻阿逆等語查從前擊獲哈薩克楚噶克時即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上

供稱楚噶克阿喇勒拜兄弟二人素為阿布賚倚任臣等即將阿喇勒拜拘留軍營令楚噶克於七月十二日起程限十五日令其曉諭阿布賚擒獻阿逆報聞○庚午兆惠等奏上年遣往回城曉諭之侍衛托倫泰至今未回臣等詢問烏什城回人伯克噶岱默特及扎爾呼齊錫克錫爾格等俱稱使人遲久未回回人地方似有事故或布拉呢敦等到彼滋事或中途有布魯特回人生變俱未可定若遣兵赴阿克蘇庫車烏什等處曉諭收服其眾則葉爾羌喀什噶爾回人等聞風震懾等語臣等伏思葉爾羌喀什噶爾各回人若不及時辦理將來或與布魯特會合滋生事端遣副都統銜阿敏道領兵一百名令扎爾呼齊錫克錫爾格帶領喀吉斯珠勒都斯遊牧厄魯特兵三千名同烏什城伯克噶岱默特前往酌於九月十五日起程收服各處回人並採取侍衛托倫泰信息

東華續錄 乾隆四四

如阿克蘇庫車等處回人果能恭順每年應納貢賦或令其赴吐魯番向額敏和卓交納或送交伊犁辦事大臣俟到彼處酌定備敢抗違即行剿滅報聞○乙亥達爾黨阿等奏臣等擒獲哈薩克楚噶克阿喇勒拜令其曉諭阿布賚擒獻阿逆續經臣哈達哈等擒獲杭吉勒圖昭華什等亦請往諭阿布賚速行擒獻是以將杭吉勒圖拘留釋放昭華什回巢嗣於七月二十七日回至軍營據楚噶克稟稱奉命往諭阿布賚據阿布賚云我等帶兵前來並非敢與大國相敵因尋阿睦爾納途聞被大兵擊敗阿睦爾納如窮鳥投林擒獻無難懇求 大皇帝開一面之網全伊一命等語昭華什亦同楚噶克前來臣等即諭知楚噶克等我等欽奉大皇帝諭旨統領兩路大兵擒擊阿逆一日不獲斷不中止今阿布賚等並未將叛賊擒獻反二三其說為阿逆請命明係爾等緩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上

兵之計不知反為爾眾哈薩克招禍復據楚噶克等稟稱我阿布賚為阿睦爾納請命亦不過希冀萬一如必責令擒獻豈敢抗違請再予限十五日我等星夜馳回即將阿睦爾納擒獻不敢欺罔等語臣等復向伊等曉諭爾等是否緩兵之計我等惟遵大皇帝諭旨進兵追捕叛賊凡遇爾遊牧之處盡行剿滅為利為害爾等與阿布賚宜熟思深計是日仍將楚噶克昭華什等遣回臣等公議阿布賚果否擒獻阿逆事屬未定是以仍帶兵前進哈達哈奏臣等擊敗哈薩克後復派散秩大臣達什車凌副都統銜銜瑚爾起等率兵追趕並派總管鄂博什侍衛奇微布帶兵隨後接應臣等統領大兵繼進據達什車凌瑚爾起等報稱追及阿布賚後隊斬首百餘級獲馬二百餘匹器械百餘件又與阿布賚別隊之布滾拜等交戰殺賊二千餘人生擒一人獲馬四十餘匹即

五四三

由阿布賚布凌拜逃竄之路往追賊眾已紛紛四散達什車凌瑚爾起等復擊獲哈薩克賊人杭吉爾圖巴圖魯等四名詢知兩日前阿睦爾撒納為西路大兵擊退兒在逃往呢雅斯圖山中臣等即帶兵往追四面瞭望並無蹤迹因復詢問擊獲賊人告稱伊等初議在此山據守今看來已歸阿布賚巢穴等語續據鄂博什奇徹布稱至索克地方遇賊二百餘人即行追擊斬賊八人餘眾俱逃竄等語臣等仍帶兵前進諭軍機大臣等達爾黨阿哈達哈等奏稱遣人曉諭阿布賚責令擒獻阿逆等語阿逆自不能倖逃天網此時阿布賚既未將阿逆擒獻兒在時屆冬寒前經降旨令伊等暫行撤兵恐途中驛遞遲延伊等尚未接到著再傳諭達爾黨阿等仍遵前旨撤兵並將擒獲哈薩克人內釋放一二人回巢令其明白曉諭阿布賚今奉大皇帝諭旨天氣嚴寒暫行撤兵爾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若不即將阿逆擒獻明春仍令大兵前來盡將爾部落剿滅撤兵後達爾黨阿等會同成衣扎布擒擊青滾維卜及遣哈爾阿赴伊犁協同兆惠辦事一切俱遵前旨行至厄魯特宰桑巴桑甚著勞績著加恩補授內大臣賞銀二百兩索倫佐領莫托和里著加恩補授頭等侍衛賞銀一百兩此次軍前效力人員俱著查明議敘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喀等或於謠言妄行喧播成衣扎布聞信即調兵前往撫綏朕授伊為將軍伊弟車布登扎布數年以來在軍營頗為出力朕亦封為郡王伊弟兄二人皆係額駙之子誼屬舊姻今伊等辦事奮勉可嘉朕有小公主二人伊弟兄僅有二三歲子嗣即指為額駙俟可送入內地之時即行送來種痘撫養其幼子見在幾歲著一併奏聞○丁丑 上駐蹕安巴和羅大營土爾扈特台吉敦多布達什遣使臣吹扎布入貢 上召見

於行帳賜宴○戊寅吏部議准山西巡撫明德奏大同府之豐鎮通判朔平府之甯遠通判俱係漢人於蒙古語言不能通曉應改為滿洲蒙古旗缺辦理刑名錢穀及與四旗交涉事件其大朔理事通判請裁從之○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庫倫恰克圖道上有匪賊搶掠商人見令集福德爾森保伊柱等會同車臣汗瑪呢巴達喇查辦瑚圖靈阿係蒙古人熟知其性著即前往車臣汗部落會同伊等總統查擊賊匪至伊弟扎拉豐阿朕近加恩授為貝子此際帶兵進剿伊並未前赴軍營心存退縮即此已不勝侍郎之任瑚圖靈阿甚屬奮勉扎拉豐阿員缺加恩著瑚圖靈阿補授並將此傳諭知之○壬午賞成衣扎布之弟扎木參多爾濟公品級○甲申令輝特人等照杜爾伯特三班輪年入覲○乙酉諭昨歲江浙督撫等據士民呈詞願請南巡朕已降旨允後因江蘇所屬偶被災祲地方各官皆有應辦賑務朕恐伊等因除道清塵之役轉於民事稍有妨誤則殊非朕眷顧羣黎之本意復經特諭停止今據兩江浙省督撫諸臣等合詞奏稱西成有慶臣民望幸實深懇請於明歲再舉巡幸之典南省民風吏治時虞朕懷茲當歲美人和之候省方親民入疆考績正可抒朕勤民之隱而高堰隄工告竣後亦當親加察看著允該督等所請於明春時巡至於一切供帳頓次絲毫勿以累民地方官承辦差務甯樸勿華從前所降諭旨甚明該督撫等其善體朕心以副朕親風問俗加惠斯民之至意將此通行傳諭知之○丁亥湖南巡撫陳宏謀奏藩司楊灝於應發買補運江穀價二十萬餘兩每百兩扣銀一兩三四錢及二兩六七錢不等通計侵扣銀三四千兩入己兌驗屬實請將楊灝並庫官周照革職暫委臬司蔣舒摘印署事清查庫項得旨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甚為湖南吏民慶幸而嘉悅焉餘有旨諭部論這所參楊瀨周照俱著革職其貪贖侵扣情由及管庫家人書吏該撫一併查拏嚴審究擬具奏藩司為通省錢穀出入之地况買補穀價關繫倉庾乃剋扣短發必致貽累閭閻陳宏謀能留心體察探實參奏毫無瞻徇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以崔應階為湖南布政使馮鈞為貴州按察使由貴西○戊子命甘肅十三府州廳屬各州縣衛十一年至十五年民欠地丁錢糧草束全行蠲免安西五衛及皋蘭縣蠲免本年錢糧甯夏等府屬十七州縣本年錢糧免十分之三年至九年蠲剩未完及十年至十五年民欠籽糧一併恩免○庚寅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授杜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為盟長貝子烏巴什為副盟長○辛卯 上御瀟泊敬誠殿受杜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貝子烏巴什吐魯番公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等朝○乙未賜暹羅國王清篆印○除廣東番禺等三縣額外歲供米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七

法毋致脫逃○山東孫家集河盜○庚子命山東金鄉等處被水州縣折賑米價每石加銀一錢○癸卯成衣扎布等奏臣於九月二十六日抵烏里雅蘇台軍營查閱軍營兵一千有餘綏遠城兵二千名計開九月十五以前陸續可到統計兵力已足擒賊臣等即行帶領前往仍一面曉諭附近逆賊青滾雜卜之扎薩克等並和托輝特所屬人等令其協同擒獻又聞青滾雜卜將察達克倫倫烏梁海人等移入伊附近地方居住必有私相煽惑之事即移咨阿爾泰遣人傳赤倫及察達克子弟等明白開導諭以利害毋墮賊計再貝子朋楚克公丹拜等所轄烏梁海亦與青滾雜卜烏梁海連界居住臣復遣親信人往諭剪其羽翼俾此賊窮蹙無歸自可不日成擒報聞○甲辰諭旺布多爾濟等曰青滾雜卜負恩背叛種種不法已屢次降旨曉諭旺布多爾濟必無與賊同謀之事朕可深信昨據貝勒車登扎布屬人告稱逆賊青滾雜卜令遷爾遊牧於附近地方爾雖聽從並非真心附賊等語今大兵將抵和托輝特部落已加恩命爾承襲貝勒如能擒獻逆賊協同大兵擒拏自當加以重賞否則即帶領所屬及各台吉投至軍營既可永受朕恩且不墮爾祖博貝舊勳即青滾雜卜屬人誤聽指使今能棄賊來歸亦一槩免其治罪備迷而不悟大兵所至必與青滾雜卜一體擒拏治罪爾其熟思深慮善自為計毋貽後悔○乙巳諭成衣扎布等奏附近青滾雜卜遊牧之台吉等俱遣人告知逆賊煽惑情形見候大兵前進其餘兵丁著納延泰富昌陸續進發務宜聲勢聯絡互相策應俾附近各台吉等早得歸附不受逆賊脅從擒拏自屬更易至車登扎布從前果否與賊同謀尚無實據今據奏稱實係附和逆賊甚屬可惡伊尚遣人告知普慶等自言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七

其並未附賊飾詞狡詐罪不容誅著即照成衣扎布等所奏候進兵時一併擒拏治罪其見在遣人前來之各台吉等著成衣扎布等登記俟事竣酌量加恩至扎薩克公多岳特多爾濟既無子嗣所有屬人見在需人約束伊弟敏丕木多爾濟並未附和逆賊著將多岳特多爾濟公爵加恩即令敏丕木多爾濟承襲○丙午兆惠等奏據遣往回城副都統阿敏道報稱見在領兵已抵綽魯克特赫地方俟宰桑錫克錫爾格調遣各鄂拓克兵到時即行前進並稱中途接從前遣往回城侍衛托倫泰報文知托倫泰上年已招降喀什噶爾回人正與葉爾羌回人交戰遇阿逆遣往人將伊等擒去後經布拉呢敦收留今年五月內翟集占到彼即將阿逆使人殺戮派人護送托倫泰前來惟將副將軍薩喇爾之兄特古斯及同往之厄魯特等俱留彼處據翟集占等告稱厄魯特等人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六

不可信是以不令回軍營俟奉到諭旨遵行再厄魯特霍勒博斯宰桑衛徵哈什哈率領屬人六百戶見逃入回城等語臣等即密飭阿敏道見在托倫泰已回據所報回城地方並無事故毋庸多帶兵前往即令同錫克錫爾格赴彼詳察情形如無抗違之意即將回人等加意安撫並約束帶往之厄魯特等毋得肆行擾害所有回人應輸貢賦查明數目令其交納其應赴伊犁種地回人務於本年十二月內攜帶牛具前赴所指地方並令回人頭目親赴伊犁以備詢問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密飭阿敏道前赴回城辦理事宜甚屬妥協即照所奏辦理托倫泰著即令其來京至衛徵哈什哈帶領屬人逃入回城係從前同古爾班和卓逃竄者此時如入回城毋庸查究俟收服回人後曉諭伊等擒獻首惡所有屬人即行賞給回人為奴如或藏匿別處者兆惠等應留心防範並即

派兵勦滅毋使滋生事端方為妥協○戊申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成衣扎布奏稱阿桂自到軍營後辦理諸務甚屬盡心等語阿桂著授為參贊大臣同將軍成衣扎布擒逆賊務宜加意奮勉以副委任○命借給黑龍江被水人口籽種口糧○吏部議准山東巡撫愛必達奏查關里崇聖祠向由衍聖公委曲阜縣世職知縣致祭今改為世襲六品官應令專主 崇聖祠祀事其俸祿歲支二十兩其官與執事官相同遇有缺出如係進士舉人遇原職輪班應選者聽其就選赴任其由貢生員補授有願鄉試者令其一體鄉試從之○甲寅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乙卯命尚書劉統勳督辦東河疏築事宜○丙辰諭軍機大臣等達爾黨阿等奏請在哈薩拉克過冬明歲整兵前進一摺伊等辦理一切俱未合宜朕早已料及是以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九

八月內即降旨令其撤兵著即遵照前旨辦理即如伊等派阿里袞領兵前進而將軍等並未同行策楞係獲罪效力之人亦不知奮身前往阿里袞僅率七十餘人遇賊千餘獲其馬匹輜重甚多設伊等俱能如此奮勇逆賊早已就擒又遣往哈薩克之楚嚕克昭華什等曾否回至軍營奏內並未聲明種種辦理未見端緒殊負委任之意哈達哈前遇阿布賽並未窮追甚屬畏葸所賞雙眼翎不准戴用撤兵同時著隨同成衣扎布辦事俟鞏獲齊滾雜卜後再降諭旨從前降旨令撤回兵丁俱由北路行走第恐接濟口糧稍覺周章見在兆惠又有請留兵駐紮安濟海之奏著達爾黨阿哈達哈等於所領兵丁內派出一千名交哈爾甯阿帶往安濟海駐紮其餘兵丁俱由北路撤回阿里袞富德著先行馳驛來京鄂實明瑞額勒登額亦著來京再哈達哈車布登扎布等撤兵同時

路過烏梁海地方並著協同舒赫德擒拏果勒卓輝等正法唐喀
祿已令在科布多駐紮同阿爾察辦理事務舒明亦著馳驛來京
至哈薩克錫喇尼瑪吞圖布等連年效力軍營殊屬勞勩著即傳
諭伊等帶領所屬兵丁各回游牧以示體恤○命蒙古謙士准入
口售賣毋庸限定斤數○丁巳諭逆賊阿睦爾撒納負恩背叛一
事當準噶爾甫經平定之後若留此遺孽恐其煽惑新附之眾是
以嚴趣策楞玉保等就去年出征之兵追剿並非別有徵發而逆
黨解散阿逆隻身遁逃彼時我師與賊人相距甚近可乘之會甚
多而伊二人各懷私見坐失機宜其意以為追之不及可以自卸
其罪及之而不獲則罪滋大此其居心尚可問耶及朕飭催再四
西北兩路之兵咸會始見稍振軍聲達爾黨阿哈達哈等遂有嵩
哈薩拉克山伊什爾等處之捷阿布資汗巴巴等望風奔潰阿逆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三
易服潛逃然所獲之楚嚕克等兩次縱回傳諭擒獻卒以限期相
誑逾月之久而阿布資等遂得以其閒移帳遠徙夫自去年平定
伊犁逐鼠逆賊以至速捷哈薩克皆賴 祖宗威靈 上天默佑
以致成功而朕所用之大臣往往以慎重觀望坐失機宜是朕之
咎也又豈肯遂非使師旅勞憊於絕域且馬力已疲而賊蹤益遠
非此諸人姑且遷延所能了事是以於八月望前即特降諭旨令
其班師乃達爾黨阿等於未經奉到此旨之先已奏請暫回哈薩
拉克地方過冬俟明春再進此不過強為之詞耳事斷難行仍諭
令遵旨撤回雖逆賊暫逃顯戮此情勢阿逆窮蹙奔竄之不暇
必不能因我撤兵復句連阿布資等犯我降番諸部備竟爾蝗蚩
之臂則伊犁見今料理規模已定兵整糧足厄魯特諸部落傾心
向化聽我指揮與去歲情形迥異逆賊到即成擒此萬萬無可慮

者總之前年辦理準夷原非大舉而機不可失斷自朕心乃數月
之閒平定伊犁繫繫首長完我 兩朝未竟之緒此實仰荷 上
天眷佑朕不敢自以為功至諸臣之不能奮然為國家出力顧此
失彼朕雖未嘗不早慮及而每以途遙失之事後用是慚憤耳至
阿逆中道叛去原於西師全局毫無輕重特已將次就擒而復致
颺脫未克即正典刑然揆之天理人情從來叛賊穴鼠釜魚斷無
久延之理如羅卜藏丹津自雍正年間叛入準噶爾越歲二紀昨
來仍搜捕得之獻俘闕下亦近事之明徵大驗也况以阿逆之滅
倫犯紀如猘犬噬人眾咸切齒其能久逃天網耶其親屬悉早經
擒縛而率先助逆之阿巴噶斯哈丹克什木等俱次第解至京師
咸已伏法阿逆遠竄窮荒俟一二年後朕再為相機酌理此時將
雖無功而兵勞堪念是用息我師徒暫為休養所有用兵前後本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三
末宣諭中外俾共知之○庚申諭明歲南巡江浙兩省各截留運
京銅鉛十萬斤鼓鑄漕糧五萬石平糶○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前
因達爾黨阿哈達哈等效力軍前尚知奮勉加恩賞給雙眼翎以
示鼓勵乃西北兩路大兵會合一處反彼此推諉各存意見殊負
委任朕念伊等遠行勞苦不即重治其罪然亦無功可錄達爾黨
阿所賞雙眼翎亦著同哈達哈一併繳還不准戴用
冬十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西北兩路大兵見在撤回已傳諭兆
惠酌量派兵往襲阿布資使賊不得甯處並通飭各鄂拓克防範
哈薩克所有此次進兵俘獲哈薩克人等原無得罪天朝之處應
酌量施恩釋放回巢俾伊等眾哈薩克咸知感戴自將阿逆擒獻
見有旨傳諭阿布資擇伊等明白曉事者齊往仍加恩酌給口糧
其頭目人等並著賞賜段匹兆惠接到此旨即傳諭哈薩克錫喇

尼瑪等遵照辦理如已將哈薩克人等分給鄂拓克即無庸復
 行查回惟將烏圖卜妻子釋放再據玉保順德訥奏哈薩克察罕
 拜巴圖爾等久有歸誠之意著兆惠詢問哈薩克錫喇尼瑪等如
 察罕拜巴圖爾係哈薩克緊要之人有意投誠即著於此次釋放
 人內令其到彼傳諭兆惠等務宜妥協辦理命傳諭哈薩克阿布
 賚汗巴巴曰逆賊阿睦爾撒納背恩叛逆上干天討朕命將軍大
 臣等領兵追擒逆賊窮蹙奔竄入爾哈薩克境內大兵臨爾部落
 特為追擒逆賊一人於爾部原屬無涉前已遣使傳旨曉諭意爾
 等接奉諭旨必能明曉大義擒獻逆賊豈意爾等墮賊術中反奮
 螳臂迎敵大兵為我官兵兩次擊敗棄其遊牧流離奔散皆爾等
 自取罪戾不識去逆效順之所致今朕降旨撤兵特因時屆隆冬
 官兵連年效力行閒令其暫回休息至於阿逆罪惡滿盈斷難入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三
 稽顯戮明歲仍派大兵前來索取爾哈薩克人等因此么麼逃虜
 坐致滅亡朕心不忍從前噶爾丹策零時爾部落尚畏其強盛力
 不能支今準噶爾全部歸順天朝供我臂指復由內地調集大兵
 前往爾等自審情形何恃而不恐朕為天下共主一視同仁雖爾
 部僻處荒遠不惜申命告誡是以復降旨申諭並令將軍大臣等
 將俘獲爾部人等施恩釋放爾等接奉朕旨即將阿逆擒獻遣使
 前來朕必曲加寬宥尙當格外施恩俾爾等永享承平之福爾等
 其熟計利害毋貽後悔○命原任福建布政使德舒赴巴里坤協
 辦糧餉○戊辰命哈達哈以參贊大臣隨同成衮扎布辦事達爾
 黨阿阿里衮富德等回京○王申諭從前富勒赫學習河務時參
 奏南河積弊尙似能實心任事朕冀其有別弊釐奸之能是以即
 令署理河督年來所辦諸事不過尋常供職漫無實在整頓即如

孫家集地方向來不設隄工留為減洩黃水盛漲冬令復行堵築
 歷年俱如此辦理乃去歲旁溢之處漸露河槽富勒赫並不先事
 豫防及今秋水勢衝漫大溜漸移亦未將情形據實入告不過含
 糊具奏見據劉統勳參奏交部嚴加議處若仍留總河之任於河
 防重務恐有貽誤富勒赫著來京候旨其河道總督員缺著愛必
 達補授山東巡撫員缺著鶴年調補廣東巡撫員缺著周人驥署
 理著來京陛見即行赴任鶴年見在奏請陛見俟來京後再赴新
 任愛必達俟鶴年到任後來京請訓再赴河道總督之任愛必達
 未到任之先劉統勳著暫行署理河道總督事務○諭尹繼善著
 實授兩江總督愛必達新任河督於全河形勢一切修防恐未諳
 練尹繼善仍著兼管河督事務○甲戌命浙江紹興協歸提督轄
 ○御史李綬奏匪災擾民之巡撫周人驥革職不久仍以原官錄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三
 用不足示儆得旨此所奏是但朕實因一時無人故令周人驥署
 理其周人驥不過報災不實亦非竟匪災不報李綬即據實直奏
 朕所嘉予周人驥仍著遵前旨行該部知道○丙子兆惠等奏前
 遣侍衛提奇圖等曉諭回部回至軍營據稟報回部情形布拉呢
 敦似屬恭順霍集占素不安分前曾黨同阿逆後畏懼大兵又襲
 擊阿逆以圖掩飾其人反覆無常今為布魯特擊敗始將屢次使
 人遣回此時不立定貢賦章程又並未遣人前來顯有背逆情狀
 臣即飭知阿敏道令與宰桑巴桑等公同商議迅速進兵綏靖阿
 克蘇庫車地方令霍集占親來謁見其伊犁種地回人即照舊派
 撥前來備稍抗拒即行勒滅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據遣往回部
 侍衛所告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各情形即飭知阿敏道迅速進兵
 相機辦理甚合機宜第見在霍集占遣使沙呢雅斯來京奏稱感

激朕恩情甚誠篤霍集占雖未可深信然其遣使遠來明有畏懼天朝之意此時如已將霍集占擊獲或伊自行投至伊犁兆惠善為安撫另派員解送來京若阿敏道駐兵在彼未即擒獲兆惠善遣人至彼將伊遣使前來奉旨准其投誠之處明白曉諭但令其將每年貢賦照數交納毋庸加以兵威辦理方為妥協其令回人前赴伊犁種地一節前已降旨停止著兆惠遵照辦理此次自葉爾羌回來之侍衛提奇圖目擊彼處情形著即馳驛來京以備詢問○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帶兵追緝烏梁海果勒卓輝等至達格爾伯勒齊爾地方知果勒卓輝逃入俄羅斯即將彼此不容留逃人之例明白曉諭俄羅斯頭目並領兵向彼索取所辦尚合機宜已令該部移咨俄羅斯薩納特衙門索取果勒卓輝等舒赫德毋庸領兵前往著將所領兵丁交與哈達哈等帶領此旨到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喇係同母異父之子是以勿令知覺其時哈薩克錫喇尚係新降未經受朕厚恩今伊效力軍營甚知感激奮勉且見在尚未抵伊犁兆惠等將巴雅爾擒拿後侯哈薩克錫喇到時仍如從前一同辦理事務不必稍露形迹使伊疑懼○諭兆惠奏阿敏道帶兵前赴庫車等處招服回人因回人見所領厄魯特兵丁不敢出城迎降隨將厄魯特等退回阿敏道親赴庫車城辦理招降事宜等語回人等向懼厄魯特戕害是以未敢前來迎降亦或事之所有昨已傳諭兆惠見在霍集占遣使來京意甚誠篤果能遵諭貢賦即不必加以兵威且時屆隆冬阿敏道所領厄魯特兵丁既已退回此時霍集占如已親身謁見將軍或遣人前赴軍營立定貢賦章程兆惠等即遵照前旨辦理○辛巳諭昔日諸王曾經血戰宣力國家諸王之側福晉又皆係滿洲或係蒙古是以定有子祭之例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此後諸王中除賞過側福晉外餘無側福晉者居多經朕降旨親王等爵秩定例於是王等率皆奏請封立側福晉惟是側福晉若與嫡福晉一體子祭殊非體制嗣後王等側福晉薨逝其應否予祭之處繕寫綠頭牌請旨奉旨予祭亦不過致祭一次足矣其用祭文之處著永遠停止○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將軍前奮勉之喀爾喀郡王車布登扎布開列具奏已命軍機大臣等酌量伊等勞績分別獎賞車布登扎布巴雅爾什第俱著賞戴三眼翎恭格敦丹著賞戴雙眼翎向例親王不令戴翎以示優異其領兵及隨圍時並著戴翎今親王成衮扎布見辦副將軍事務亦著帶三眼翎如來京遇大典禮時仍照在京親王體制○癸未命明歲南巡文武官於三十里內迎送○乙酉諭致仕大學士福敏品行端嚴學問醇正老成者碩宜力年深久侍講懋清勤懋著予告以來

朕時加存問前歲抱疴曾經親往看視賜以醫藥調養就痊方謂精神康健期願可望今聞溘逝實深軫悼即日朕親行致奠著賞內庫銀一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命入祀賢良祠予祭葬諡文端○戊子諭軍機大臣等舒明奏擊獲青液雜卜遣往烏梁海之伯勒格等見在解送成衣扎布軍營著嚴加刑訊即行正法新舊烏梁海等並無一人附和青液雜卜聽其調遣大兵一到逆賊自可即日擒獲成衣扎布即速領兵前往勿少遲疑○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稱巴雅爾遣伊護衛德勒登報稱沙克都爾曼濟屬人搶掠伊等所屬馬匹牲隻又伊克商人等亦有將伊屬人戕殺之事因其所報情形未確令其詳查再行辦理等語雅爾哈善等所辦甚是巴雅爾搶掠扎哈沁遊牧經噶勒藏多爾濟等報知副將軍兆惠已派和起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三

往擒擊此時和起等如已將巴雅爾擊送巴里坤軍營即委員押解來京備尚未擊獲而巴雅爾自知其罪希圖巧為掩飾或親至巴里坤申訴伊屬人被劫之事著雅爾哈善等明白曉諭伊等皆係受恩封汗之人部內互相戕害事關重大來京面為陳奏自蒙鑒察伊如聽從即委員解送來京或推託不行亦即將伊擊解前來毋令免脫○壬辰諭向來各省鄉試硃墨卷解送到部即派翰詹坊局以上及京堂科道等公同磨勘所以慎重科場稽查弊竇典至重也其磨勘諸臣不過按數按省分派若不於卷面註明某官某人磨勘字樣以專責成則已經夾籤者尚知為某人摘出其未經夾籤者或不過虛應故事陽博覽厚之名陰省校閱之煩而盡心乃事者反不無觀望殊失磨勘本意此朕偶因問陳世倌磨勘事而思及者然不戒視成朕所不為著以下科為始磨勘諸卷

俱於卷面填寫銜名俟該部彙卷後朕另派人於每束內量取數卷特交大臣詳悉校勘呈覽朕仍於此中復行抽閱如有草率從事者即交部照例分別議處則磨勘各官及特派大臣之是否詳慎均難逃朕之洞鑒矣著為例○諭程盛修奏南巡接駕之在籍官員請限以品級並守制諸臣停止接駕一摺所見非是朕稽古時巡省方問俗黃童白叟皆得歡迎道左共申愛戴其在籍大僚夙叨恩遇自當遂其觀光之願即小臣中疏遠罷斥者既曾沾一命亦何至禁阻令不得與齊民齒此與朝儀之定等威以明體制固不同也雖此等接駕人員不無望恩倖澤之意然在朕自有權衡上次南巡時亦俱就其罷黜情罪酌量分別間有棄取錄用者餘或加恩復其原銜或降等給以頂帶未嘗槩得濫邀異數此爾諸臣所共知共見試問有因接駕復用而劣蹟仍前昭著殃及百姓者誰乎至於守制諸臣教孝作忠均關至性何曾降旨槩令其必出迎鑾然其中有將屆卽吉之期或林墓之事已畢者而竟閉門不出於心自有所不安卽如親老終養者自應不離親側然里門咫尺而不令一展其葵向之誠乎且此等人員彼各揆時度理卽不能來迎者原未嘗罪一人也程盛修既有此奏恐外間無識之徒或未免尙有拘牽之見可將此通行曉諭知之○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紅毛番船向收稅門忽自上年來浙臣遵旨與廣督楊應琚商辦見將徵收稅課及稽查事宜比較則例設立條約並嚴禁引夷商從中漁利得旨浙省止有較粵省重定稅例一法彼不期禁而自不來矣此非言利宜知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三

十一月乙未成衣扎布奏據哈達哈咨稱見在擒擊青液雜卜先遣多爾濟車登馳驛前赴軍營其可否遣回遊牧之處聽臣等酌

議查多爾濟車登之弟及妻子所屬人等見與逆賊同居並有謗言多爾濟車登已正法者今聞格外加恩仍封公爵所屬人等自必倍加感激應令伊速回游牧曉示利害如能擒獻逆賊奏請加恩儻敢黨同進兵一併擒拏治罪報聞○丙申孫家集合龍○丁酉 上幸履親王第視 定太妃疾○辛丑諭鄉試磨勘一事前已有旨令於下科為始將來詳加覆勘自不致視為具文惟是三場試藝篇幅繁多士子風簷寸晷中檢點偶疏輒干指摘其以磨勘獲咎者轉得有所藉口且設科立法程材無取繁文虛飾今士子論表判策不過雷同勦說而閱卷者亦止以書藝為重即經文已不甚留意衡文取士之謂何此甚無謂也三場試以書藝經文足規素養繼之五策更可考其抱負之淺深又何庸連篇累牘為耶嗣後鄉試第一場止試以書文三篇第二場經文四篇第三場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天

策五道其論表判策行刪省至會試則既已名列賢書且將拔其尤者備明廷制作之選淹長爾雅斯為通材其第二場經文之外加試表文一道即以明春會試為始鄉試以己卯年為始著為例如此則士子闈中不得復談之於日力不給而主試者亦可從容盡心詳校無魚目混珠之混且鄉試第二場止經文四篇斯潦草完篇者當在所黜專經之士得抒夙學而淺陋者亦知所奮勵去浮文而求實效斯足稱國家寶典大典可傳諭該部遵行再向來會試例不磨勘未足昭慎重亦著寬至庚辰春榜後奏請一體派員磨勘○戊申定八旗兵丁衣甲式毋用鐵葉繡花○己酉諭謝溶生奏請將州縣才力不及題請改教之例停止一摺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定例州縣改補教職者原以牧令身膺民社非精明強幹之員不克勝任其或才具平庸難勝司牧之任而出身

科甲年力未至龍鍾若遽行廢黜則在彼初無顯過是以昇之司鐸之任令得自效亦國家愛惜人才因材器使之意初非以訓迪士子之官為庸才養老計也迨改補以後儻有因循曠職蕩檢踰閑者在學政原可隨時糾劾今該學政乃謂該員一經改教職業皆廢弛不理是不思甄別教職為學政分內之事轉若題請改教之員學政竟無可如何者是何言歟至如該學政所請州縣才力不及降補佐貳之處佐貳乃屬地方官凡公事差委尤非拘迂者力所能辦若其人坐而督課尚慮不能而顧令效奔走之勞冀收臂指之益斷無是理所奏不可行仍通行傳諭知之○命安徽浙江山東河南撥銀一百六十萬兩於江蘇備賑○庚戌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所奏調解安西馬匹摺內有行文甘涼等處俟其到時沿途分撥則皆知為補缺之馬不致啓人疑議等語此亦何疑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天

議之有豈黃廷桂尚未深悉此事機宜耶阿逆之負恩逃竄罪在必誅以國法論之固不得不極力擒追用示顯戮以事理論之尤不得不深籌勦獲永絕根株前此降旨撤兵不過暫令休息俟一二年後再為相機酌辦其實一切進剿事宜仍當及時籌備若竟任其遠颺必致終貽後患況準噶爾一事實 皇祖 皇考未竟之緒仰承 上蒼默佑適值事有可乘今伊犁二十一昂吉皆隸版圖豈可留此遺孽撓我已成之功致貽將來之患阿逆從前尚不過子身遠颺雖意其必將煽惑哈薩克以圖狂逞而勢難驟合不妨徐為之圖今據順德納所奏則阿布賚已妻之以女假之以眾黨羽盤結其必不能忘情於伊犁已可槩見且以阿逆之窮兇極惡反覆狡詐將來亦安知不吞噬阿布賚而悉奪其眾愈致滋蔓難圖是叛賊一日不獲則伊犁一日不安邊陲之事一日不靖

大臣以體國為心俱應籌辦及此至用兵之費雍正年間西北兩路費至五六千萬今自用兵以來統計軍需纔及一千七百餘萬即更有多費而窮此兇頑永救荒服朕亦何惜今所慮者不過馬不足用甘肅一省屢經調撥缺額自多見今直隸購買五千匹已降旨全數解往將來即再有需用之處自當豫為籌畫正不必以此鯁鯁過計也朕非舍逸好勞務勤遠略良以揆機度勢斷無中止之理既已事在必行自當明切宣諭俾眾共曉然於一勞永逸之意所有辦理軍需事宜屆時另當降旨黃廷桂令其來京面諭著將此先行傳諭知之○辛亥諭莊有恭據報丁憂其江蘇巡撫員缺著愛必達以河道總督署理巡撫事務時屆冬令修防事簡劉統勳即可交印於愛必達回京辦事莊有恭著給假百日回籍治喪於伏汛前到淮署理江南河道總督事務至大臣奪情任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年

本非朕意但一時未得其人且總河非地方官可比從前嵇曾筠任河督時曾經在任守制今不得已權宜委任實朕用人之苦心也山東巡撫鶴年尚未據報起程未到之前著楊錫綬前往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達爾黨阿等遣哈薩克楚魯克昭華什等向阿布賚曉諭而留阿喇勒拜杭吉勒圖於軍營為賞乃並不加意防守以致先後脫逃續經拏獲杭吉勒圖又不即行正法仍復疏縱辦理實屬玩誤達爾黨阿及軍營參贊大臣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以范時綬為戶部右侍郎原任江蘇巡撫○湖北巡撫張若震卒于半葬○調盧焯署湖北巡撫陳宏謀為陝西巡撫圖爾炳阿為湖南巡撫以蔣炳署河南巡撫服闋日實授蔣炳原任河南巡撫○甲寅諭策楞身為將軍將前隊之兵委棄而回是阿睦爾撒納明係伊所縱放非尋常之罪可比著將策楞即行拏問牢固看守解送來

京其定西將軍印信著達爾黨阿管理兆惠已授定邊右副將軍即將定邊右副將軍印信送交兆惠管理又諭前因玉保並未力追阿逆即行撤兵罪不可宥曾降旨拏解來京嗣因玉保遵朕訓飭之旨即赴哈薩克地方途遇賊匪互相爭戰朕特加恩免其治罪並賞給頭等侍衛不料玉保至哈薩克地方並未擒拏阿逆亦無奮勉出力之處從前疏縱賊匪之罪與策楞同著仍拏解來京治罪至扎拉豐阿前赴哈薩克朕曾降旨封公後又封為貝子今扎拉豐阿既已深入乃接奉諭旨竟行退回伊蓋見事勢難成故藉此以為自全地耳似此遷延觀望殊屬負恩著降封為公○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稱前往曉諭青滾雜卜侍衛巴圖孟克及曉諭旺布多爾濟之羅卜藏阿喇喇等回至軍營告稱和托輝特人等皆知青滾雜卜負恩叛逆並不附從青滾雜卜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年

帶兵前往托濟烏梁海等語成衮扎布派員先往曉諭辦理甚合機宜著賞給荷包鼻煙壺以示優眷侍衛巴圖孟克著有勤勞著賞給副都統職銜並賞銀一百兩羅卜藏阿喇喇等俱著賞戴孔雀翎和托輝特人等既知大義不附逆賊青滾雜卜隨從不過四五十人此時或已被旺布多爾濟擒獲亦未可定著即行進兵剿捕並曉諭烏梁海等協同擒獻逆賊即可指日就俘至所奏圖布慎亦倫明噶特特楞古特所屬人等至克木齊克論竊牲隻請旨各遣回游牧等語此時阿逆尚未就擒伊犁地方亦多匪竊若遽將此等人遣回勢必互相搶奪殊屬未便計其人數無多或分給喀爾喀等為奴或陸續解至察哈爾安插著成衮扎布酌量辦理○命侍郎裘曰修赴西路軍營○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雅爾哈善等奏布庫努特得木齊多爾濟等告稱哈薩克錫喇尼瑪等

貢恩謀叛見擬領兵搶掠巴里坤並擒擊噶勒藏多爾濟等語朕
尙疑爲未確降旨諭雅爾哈善李繩武等帶兵訪查會同兆惠相
機辦理適又據和起道人告知巴雅爾哈薩克錫喇尼瑪莽噶里
克等同謀爲逆情由事已屬實厄魯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應盡
行剿滅雅爾哈善等毋庸領兵前進第宜安輯巴里坤地方毋令
眾心搖惑並派兵加意防守著傳諭哈達哈即由北路軍營馳驛
來京面聆訓示再往辦理哈達哈所領索倫兵丁見留烏里雅蘇
台著博勒奔察前往帶領由阿濟必濟一帶速赴巴里坤聽候調
遣軍行需用馬匹著黃廷桂速行解往雅爾哈善等應即選精兵
二三百名馳赴兆惠處告知見在情形並令兆惠即率所部兵丁
回至巴里坤沿途遇背叛賊人悉行剿滅儻哈薩克錫喇尼瑪等
並未與巴雅爾同謀或旋行改悔自陳罪狀雅爾哈善等即善爲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三
慰諭派委妥員解送來京再沙克都爾曼濟等見在巴里坤居住
其情形如何亦應詳加體察如無別情即派伊等同往勦賊儻稍
有可疑亦當乘其不備先行勦滅雅爾哈善等務宜詳慎辦理○
召何國宗回京○丁巳以博勒奔察爲內大臣同侍衛順德訥赴
巴里坤軍營○命甘肅巡撫吳達善赴巴里坤督辦軍需○戊午
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扎薩克公額敏和卓呈稱奉將軍
和起檄調兵四百名於十一月初一日由魯克察克起程隨同將
軍行走初六日莽噶里克尼瑪等率兵搶掠將軍和起被圍莽噶
里克向眾厄魯特言額敏和卓原係回人暫令回至魯克察克莽
噶里克隨遣人令其赴吐魯番額敏和卓不甘從賊託病未往又
據哈密副將祖雲龍稟稱貝子玉素布接額敏和卓來信知莽噶
里克背叛情形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見在內地適於是日由京

抵哈密未便遽令回巢見在拘留防守諭軍機大臣等據額敏和
卓具報莽噶里克背叛情形甚屬可惡著傳諭雅爾哈善等即選
派妥員前往曉諭額敏和卓伊係輸誠最久之人感激厚恩朕甚
嘉予伊身在賊中實深軫念見在甫從瓜州遷至彼處諸務未經
整理豈有擒擊逆賊之力如能誘擒莽噶里克固屬甚善俟奏凱
後其地方悉交伊管轄儻力有不能惟將駐紮地方嚴加防範靜
候內地大兵前往即可戡定見已調集各路兵剋期前赴著額敏
和卓遵照辦理至祖雲龍將白和卓羈留防守甚合機宜著傳諭
黃廷桂遇有總兵缺出即行請旨補授○庚申諭前據兆惠奏綽
羅斯汗噶勒藏多爾濟報稱扎哈沁遊牧牲畜駝馬爲巴雅爾搶
掠隨令和起帶兵一百名及回人莽噶里克額敏和卓兩路兵丁
並檄調厄魯特兵前往擒擊續據雅爾哈善奏和起兵駐闕展時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三
尼瑪等所帶布魯古特杜爾伯特扎哈沁兵丁約一千五百餘名
竟至操戈相向而莽噶里克之兵亦遂從後鼓譟以至和起僅率
親隨百餘人徒步轉戰身帶重傷觀此則是伊犁地方又生一事
端矣貪殘好亂反覆狡詐固屬準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經擒獲
之故昨降旨黃廷桂所謂叛賊一日不獲則伊犁一日不安邊陲
之事一日不靖者正爲此耳見在巴里坤地方已經添駐重兵以
資彈壓並派調索倫察哈爾吉林等兵迅速前往協力擒捕其二
十一昂吉中如有爲其煽惑妄思蠢動者則移兵進剿以安反側
而靖荒服夫準噶爾夷眾本非勁旅前歲平定伊犁時偏師直入
業已所向披靡今該地又經阿逆蹂躪之後凋敝已極大兵所至
自可計日戡定向屬易於經理之事特外間無識之人又不免妄
生議論必謂此事原不當辦即經辦矣仍復生變何如不辦之爲

愈殊不思準噶爾之為西北邊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餘年我
 皇祖 皇考當噶爾丹噶爾丹策零等藩離完固兵力強盛之時
 尚且屢申捷伐以為邊陲久安之計朕仰承 鴻緒上荷 天庥
 適值該夷部落離離人心渙散之後既已機有可乘而乃安坐失
 之豈不貽笑於天下後世亦何以上對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
 耶此所以熟籌審計實有萬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時之好大喜功
 開邊釁而勤遠略也若謂此事本不當辦則當車凌等先後款關
 時即應拒而不納然伊等窮蹙來歸而竟絕之境外在車凌車凌
 烏巴什等庸懦之人尚不過失意而去竊笑無能至阿逆兇暴殘
 忍既已無所歸依必致搶劫滋事其擾害於我喀爾喀諸部又不
 知作何景象矣其究亦必至於用兵則與其用兵於投誠之人何
 如因勢乘便俾得返其遊牧而各安生計乎至阿逆之負恩逃竄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孟

則又伊之自外生成非可逆料不得歸咎於從前辦理之非矣然
 朕辦理始意亦惟欲按其四部分封四汗眾建而分其勢俾之各
 自為守以奉中國號令聊示羈縻而已乃伊等蠢愚無知不能承
 受太平之福以致自干勦戮實非朕之本懷豈此中實有天意故
 非人力所能與耶况該夷地近西陲雖定以疆界准通貿易而犬
 羊之性久之亦難保其不生釁端今即重煩兵力得以永靖邊圉
 揆之事機尚應斷然為之豈有已成之功轉為棄置之理至於用
 兵之費雍正年間西北兩路費至五六千萬今自軍興以來統計
 軍需纔及一千七百餘萬將來即更有多費較之曩時終屬減省
 亦何惜焉朕於此事並非舍逸而好勞實由於事勢之不可已况
 人君日理萬幾國計民瘼實深乾惕宵衣旰食自是分內事亦不
 專因軍書旁午而始時慮憂勤也和起效命疆場捐軀報國忠節

可嘉深為憫惻著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加恩贈卹並將此通行曉
 諭知之○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前奉旨解馬五千匹內
 安西馬一千匹已於十一月初旬先後起程計此時已抵軍營陝
 甘兩省滿漢各營馬尚有四五萬匹實可揀選三萬匹已撥飭加
 緊飼餵並不時差員查看務期臙壯適用但陝省各營距肅遙遠
 按站須五六十日若趕送又易致疲乏請將陝省滿漢營馬先調
 來甘陸續行走到甘後分撥涼甘肅各營交州縣官加意餵養陝
 省摘缺之數應聽自購至駝隻前於歸化城採買一千經晉撫委
 員運送但趕解亦恐疲乏應令該撫再於晉省各處購二三千隻
 每有數百隨起分解得旨甚妥又奏回人莽噶里克與厄魯特等
 潛謀叛逆經雅爾哈善等將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嚴拏拘禁查
 哈密與吐魯番毗連厄魯特及回人等貨在巴里坤哈密往來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孟

出入者甚多恐潛通信息應派兵嚴防哈密雖有防兵二千名巴
 里坤亦有防兵一千餘名第各頃差委外存城無幾已密札安西
 提督傅魁選兵添駐哈密巴里坤各五百但兵數尚少若再向內
 地甘涼肅各營徵調必至張皇查有派赴巴里坤種地官兵五百
 名及塔勒納沁種地兵二百名原議明年二月起程今令先行前
 往防守再晉省解到駝隻出關未久若趕赴軍營又須撥兵防護
 已截留安西一帶牧放續調馬匹未至軍營者見咨商雅爾哈善
 等於附近哈密和暖地方截留餵養將來一有需用即可調往而
 此時不即趕赴軍營亦可省撥兵防護之煩得旨此皆朕降旨命
 卿辦理之事而卿早已慮及不候旨到而已辦理矣若皆似卿如
 此明決擔承則軍營何至有此不虞之事耶嘉悅之至筆不能宣
 餘有旨諭○辛酉諭黃廷桂經理軍務籌畫精詳一切調度甚合

機宜大臣能如此明決擔承實心體國深可嘉悅著賞給雙眼孔雀翎並加賞騎都尉世職令伊子承襲雅爾哈善吳達善等宣力軍營實心辦事雅爾哈善著賞給內大臣職銜吳達善著賞給孔雀翎以示獎勵○壬戌王安國因病解任以汪由敦署吏部尚書趙宏恩署工部尚書何國宗署左都御史○癸亥諭軍機大臣等莊有恭所奏奏興縣捐職州同朱昉捐銀贖罪一案此事殊不明晰朱昉既從重歸於殿死顧五案內應擬絞監候即據家屬呈請亦應俟題結覈擬再行據情奏明飭部定議豈有未經具題遽行准贖之理是外省督撫竟可虛擬罪名飭司擬贖自行完結不必上聞矣從來無此理也乃莊有恭於此案並未具奏竟收其捐項又以交銀未足發縣勒追而奏摺中許多隱躍其辭竟至不能解莊有恭辦事不應糊塗至此看來必有別項情節且上年江省紳士隨處捐賑乃敦睦桑梓樂善好施之誼並非有罪可贖若朱昉以煮賑為名贖續首重罪則江省眾紳士豈皆有罪耶且稱該縣有借動之項見不無虧缺此又何謂耶此案尹繼善若有所聞自應即時參奏何以並未奏及著將莊有恭原摺鈔錄傳諭尹繼善愛必達將此案緣由秉公據實詳悉查明即速具奏尹繼善於此等處朕實不能保其必無周旋迴護之處然不肯舍己從人亦朕所深知且愛必達必不敢隨同蒙混也○命江南浙江各截留漕糧五萬石備用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美

僅一日程途趨行即可追及王保理應速行前往乃並不追趕止令達永阿轉告策楞以卸其責維時策楞與王保相距亦僅隔一程而策楞又託言無馬置若罔聞徑回伊犁兵丁馬匹即使難得策楞豈亦無乘騎之馬且使果無馬匹又何以將哈薩克錫喇遣往而伊等又何以返至伊犁耶其意蓋以不能追及阿逆罪尚可諉若追及而不能擒獲則罪滋大是以如此故為推卸任其遠颺其心尚可問乎如伊等彼時以去賊不遠奮勇直前即使不獲成擒朕必自有曲諒乃伊等已得逆賊實信反心存觀望坐失機宜至令逆賊免脫情罪顯然矣朕前降旨將伊犁解來京蓋欲審明情節通行曉諭明正其罪今策楞王保俱於途次遇賊被害在二人俱身獲重罪固無足惜然使將伊等解京審明情節既可以顯彰國憲亦可使共見朕心今伊等惡孽滿盈致干天譴死於亂賊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美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美

布登等與賊同謀應一併治罪著於擒擊青滾雜下後俱解送來
 東候朕降旨○壬申諭據盧焯奏接奉廷寄新任巡撫陳宏謀諭
 旨二道即一面先行籌辦一面專差齎遞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封
 疆大臣本不當存彼此之見若以已經調任遂謂與己無涉或拘
 泥以為非所當與皆非實心任事之道盧焯能知大體實屬可嘉
 至所奏糧餉即就陝省見貯倉穀內動撥無庸歸化城等處運補
 既省腳費且於晉省邊儲有益亦得緩急輕重之宜盧焯以京卿
 署理撫篆至陝後未見有所作為因軍需事重恐不勝任故改調
 湖北今以辦理此事觀之尙克副委任著加恩實授湖北巡撫○
 諭軍機大臣等彭家屏稟覆朱叫贖罪一案情節著鈔錄分寄尹
 繼善愛必達閱看至此案該督撫等奉到前旨想已見在查辦著
 將查辦情形即行據實奏聞尋奏臣等馳至蘇州遵將巡撫衙門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天

案據細閱並據升任按察使許松估稟稱莊有恭會論朱聘因顧
 五圖姦止令毆打不令毆殺而顧五係朱聘僕人梅二雇工亦與
 常人有閒但平日為富不仁今既願罰留為該地方公用以快人
 心俟完銀之日奏明後該犯陸續完銀一萬六千兩尙未完銀一
 萬四千兩松估曾經請示莊有恭云若先奏准免罪恐朱聘視為
 罪已邀免銀仍拖欠致蹈欺罔必俟全完方可入奏值丁憂始奏
 請交新任接辦此係具奏遲延之實情等語再四窮詰矢口不移
 臣恐朱聘別有營求請託情弊見在飛飭泰興縣速將案犯朱聘
 及弟朱煦解省親審有無別情據實另奏得旨此案始末許松估
 必知之甚詳著解任嚴審汝等若於此案稍涉瞻徇了事試思朕
 為何如主也又批有如此悖謬之事而總督尙在不知之理乎且
 此事汝等所審甚遲尹繼善必俟愛必達共審是又何必心速行奏

來○定宗室每旗總族長二員○丙子命圖爾炳阿仍留河南巡
 撫任以蔣炳署湖南巡撫○丁丑以唐喀祿為理藩院左侍郎由
 都統○戊寅諭據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衮扎布等奏稱參贊大
 臣納穆扎爾帶兵追捕叛賊和托輝特青滾雜下於十一月二十
 八日追至俄羅斯交界杭哈獎噶斯地方擒獲見在派委官兵押
 解來京等語和托輝特青滾雜下乃喀爾喀部落之人自其祖父
 以來世受本朝厚恩即此次用兵準噶爾亦專為保護伊等遊牧
 久遠之計伊既奉派出師自應倍加奮勉力圖報效乃與阿逆私
 相交結竟自軍營逃歸伊部將所有卡座臺站悉行撤回復敢散
 布謠言多方引誘朕早洞鑒伊一人負恩背叛不過自取誅滅其
 眾喀爾喀等必不致為其煽惑但此等逆賊若不即行擒拏伊得
 竄身遠颺致稽顙戮亦何以彰國憲而昭炯戒耶是以即命親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天

成衮扎布仍為副將軍董眾討罪而親王成衮扎布奉命進勦實
 心協力迅速奏功深屬可嘉親王成衮扎布著加恩賞給黃帶封
 伊子一人為世子以獎忠勤參贊大臣納穆扎爾帶兵追捕一聞
 逆賊所在疾馳前進力為擒獲不致免脫甚為勇往出力著加恩
 封為一等伯爵世襲罔替其在事大臣官員及蒙古王公台吉等
 俱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隨帶官兵及報信人等俱著查明報部
 分別獎賞可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喀爾喀王公等日前因逆賊
 青滾雜下負恩叛逆散布謠言爾喀爾喀王公等聞有擅回遊牧
 者經朕降旨宣諭爾等旋知悔悟各奉職守不致墮賊術中今逆
 賊已經擒獲其前此黨同附賊人等應分別治罪以彰國法第念
 喀爾喀王公等為國家臣僕百餘年誤聽浮言致干罪戾並非有
 心附賊俱著加恩免其查究嗣後益宜仰體朕恩滿滌前愆約束

所屬各安本業永受太平之福儻再罹法網朕亦不能曲爲寬宥勉之○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黃廷桂奏稱額敏和卓遣子素賚璠至哈密請兵救援伊保護遊牧與賊相拒靜候大兵前往等語額敏和卓拒賊固守甚可嘉予著加恩封授貝子伊子素賚璠著賞給公品級以示獎勵見在傅魁已赴哈密馬得勝亦陸續領兵至彼卽著傅魁選兵五百名帶同素賚璠馳赴額敏和卓遊牧應援務將莽噶里克設法擒拏儻兵力不足卽著額敏和卓帶領屬人同傅魁回至哈密俟大兵到彼再行辦理○命山東魚臺縣城改建高阜以工代賑○壬午予故甯夏將軍和起祭葬加贈一等伯諡武烈入祀賢良昭忠二祠子和隆武襲一等子○癸未命唐喀祿阿桂同郡王品級車木楚克扎布駐科布多舒明阿蘭泰同親王成衮扎布駐烏里雅蘇台○甲申諭阿逆自伊犁脫逃時策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聖

足以委卸其罪不復奮勇前進卽以額琳沁而論伊係阿逆黨羽年已衰邁設欲用彼力以擒阿逆則當用計安慰如無可用之處應卽行正法收其遊牧以濟兵力外此更無他策而策楞等心懷怯懦不敢犯其遊牧復將伊誘至軍營詐稱擒獲實屬無恥再烏勒登乃領隊大臣與策楞玉保同在軍營經朕召伊來京面詰據稱聞阿逆脫逃之信卽請發兵五百追擒玉保策楞俱以伊妄希僥倖置之不理後伊隨同玉保前進復請兵追擊玉保止發兵五十名伊同額勒登額追至庫爾默圖嶺僅餘二十八人所騎駝隻又俱疲乏而阿逆於伊起行之日已經過嶺竄入哈薩克境內等語詢之扎拉豐阿據稱屬實覈其情由阿逆初時之得以遠颺者皆由策楞玉保等存心不良罔顧國事互相推諉所致至於此次兩路進兵哈薩克追擒阿逆當分兵各進時尙知奮勉迨至兩路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聖

阿聞被擄臺兵逃出告知阿逆在前伊並不竭力追擒及遇哈薩克兵時隊內忽有人來告阿逆見在此處阿布賽到時即行擒獻之語達爾黨阿即信而不疑不即進兵久之賊眾分散始覺其詐追趕已屬無及設當遣人來告之時不為所愚即行進擊阿逆未必不可就縛何竟受人欺誑至此至哈達哈在後隊守護輜重營內報稱有賊人蹤迹哈達哈即遣巴圖魯侍衛奇徹布往追探奇徹布報稱已見賊形即催大隊兵丁前進而哈達哈並不星速前往遲久始進設彼時哈達哈能帶兵追及一同攻戰擒獲阿布賽亦可與哈薩克換取阿逆此又坐失事機之一端也在達爾黨阿哈達哈等兩次攻戰時朕亦非苛責其必能擒獲阿布賽與阿逆也但機有可乘而伊等才力不逮存心不堅以致屢失機宜朕竊惜之又伊等奏請在哈薩拉克地方過冬明年派兵一萬及馬匹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聖

數萬駝隻數千等語伊等甯不知如許馬駝不能一時即赴縱使進行趨避而經歷長途能保其必不疲瘁而故為此具奏耶蓋欲表伊等並無撤兵之意第以所需軍行駝馬不能運送不得已而撤兵與伊等毫無關涉耳伊等俱係朕加恩授為將軍參贊之人揆其伎倆即能和衷共濟事之成否尚在未定似此不以國事為要懷私歧視各占地步又安望其奏功策楞玉保罪孽滿盈致干天譴達爾黨阿哈達哈等此次遠赴哈薩克地方亦屬勤苦使伊等協力辦理即不能擒獲阿逆朕亦必酌量加恩乃各挾己私深負委任茲以其行走之勞抵其應得之罪不另加譴責已屬朕格外施恩將此通行曉諭中外知之○丙戌諭達爾黨阿不必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鄂彌達著協辦大學士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奏貝勒車布登從前擅回遊牧及擒賊青滾雜卜時

又託病未往效力甚屬可惡請革去貝勒其應襲公爵亦不准伊子承襲等語車布登係喀爾喀舊人年老邁前曾著有勞績若按律治罪有所不忍著加恩免其擊解來京治罪並免其革去貝勒至伊子齊旺多爾濟或向可造就仍著賞給公爵以觀後效○戊子定永遠枷號人犯冬令不准保釋例○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土謝圖汗延丕勒多爾濟當眾喀爾喀擾亂之時既不督令扎薩克等效力伊子旺沁多爾濟復帶兵擅回遊牧均應按律治罪第念延丕勒多爾濟年已衰邁前已將盟長副將軍革退著加恩仍留王爵旺沁多爾濟著革去台吉發往軍營效力○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據黃廷桂奏額敏和卓呈稱莽噶里克送到噶勒藏多爾濟印文令與尼瑪等同赴羅克倫商謀叛逆莽噶里克並未前往等語此不過因伊子白和卓未回謬為恭順之詞未可輕信已令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四 聖

傅魁領兵會同額敏和卓密商辦理仍著傳諭傅魁俟見莽噶里克時即諭知伊子見在肅州並未加罪伊或親赴肅州即行擊解來京候朕辦理至噶勒藏多爾濟印文俟奏到時查勘圖記或係扎那噶爾布等捏造或實係噶勒藏多爾濟謀為不軌立可查驗彼時另行降旨○壬辰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等奏遵旨詳察沙克都爾曼濟情形見其向內設有卡座又屢遣人探聽巴里坤兵馬情形其屬人普爾普首伊與扎那噶爾布等潛通信息並令伊前赴巴里坤託病不至種種可疑顯有叛逆形迹隨於十二月十六日派兵至伊遊牧擒斬賊眾四千餘人以杜後患其赴京支領俸餉之摩羅等尚未抵巴里坤已檄知沿途地方查擊所有博爾和津等應解往肅州或應解京又巴里坤地方尚有布庫努特得木齊多爾濟所屬戶口二百餘人應否送至察哈爾安

插俱候旨遵行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查出沙克都爾曼濟
背叛情形卽領兵前往擒剿辦理甚屬奮往雅爾哈善前已補授
內大臣此次著同李繩武錫特庫一併交部照軍功議敘丑達遇
有總兵缺出卽用其副將員缺卽著閔相師補授其餘效力官員
查明一體交部議敘博爾和津及摩羅等俱著解送來京多爾濟
等戶口俱照所奏送察哈爾安插又奏據額敏和卓之子素賚瑞
告知莽噶里克等謀叛情形卽應發兵應援復詳詢素賚瑞知莽
噶里克理齊二人遊牧與魯克察克毗連兵力無多可以卽時擒
剿惟巴雅爾遊牧地方路徑稍險應先擒滅莽噶里克等再行辦
理臣卽派副將丑達參將閔相師等領兵一千名於十二月二十
四日起程前往魯克察克一切與額敏和卓相機辦理諭軍機大
臣等雅爾哈善等據素賚瑞告知賊人情形卽派兵前往應援額
敏和卓所辦甚合機宜昨傳諭令傅魁帶兵五百名前往今丑達
等既帶兵一千名赴援更屬有益其傅魁所領兵丁應否仍行遣
往聽雅爾哈善等酌量辦理丑達等會同額敏和卓辦理莽噶里
克之後卽令駐紮吐魯番防守毋庸進剿巴雅爾儻巴雅爾領兵
前來卽行奮力擒擊至此項兵丁大半皆係綠旗究之不宜深入
卽使擒獲巴雅爾亦令伊等駐紮過冬一切事宜仍俟明春大兵
前往辦理○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安西綠營兵二千前
往巴里坤共需馬四千七八百匹酌減每兵三名合給車一輛裝
載軍械兵丁令從容步行以節馬力若節得一分馬力將來乘騎
進剿卽可多得一分之用得旨甚合機宜嘉許之至筆不能宣○
是歲朝鮮琉球暹羅來貢○會計天下民數數各省通共大小男
婦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四名口各省通共存

倉米穀三千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五十八石三斗三合六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二十二年春正月甲午諭軍機大臣等見在齊集大兵前赴巴里坤定期三月內進剿將軍重任甚難其人成衮扎布熟悉蒙古事務且深感朕恩誠心報效著授為定邊將軍即帶領索倫兵丁二三百名由阿濟必濟前往巴里坤並著賞給整裝銀五千兩其子弟內有願帶往者聽其奏聞帶往北路事務亦屬緊要伊弟車布登扎布才情幹練著暫行署理定邊左副將軍印務此次進兵非初定伊犁可比見在賊勢窮蹙擒斬甚易成衮扎布勤勞已久應示體恤俟進兵擒獲首惡之日即速來京陛見毋庸久駐行間一切善後事宜朕另派大臣等辦理舒赫德富德鄂實俱著授為參贊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阿里衮明瑞額勒登額及侍衛什布圖鎧巴圖魯奇微布等俱著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以南巡免江蘇安徽浙江二十一年以前未完民欠○乙未諭軍機大臣等莊有恭所辦朱明贖罪外結一案情弊顯然尹繼善理應迅速查審據實奏聞計該督接奉諭旨應在十二月初四五間乃於十二月初八日奏事摺中並無一字言及遲回觀望必俟愛必達抵任後始聯銜入奏而其所奏又不過許松估稟覆之詞空言敷衍此等案件豈可如此迂緩辦理莊有恭平日辦事並非糊塗竊率之人乃於人命重案輒敢如此專擅若非別有情節何至悖謬乃爾尹繼善身為總督何得諉為不知看來此案情節許松估必知之甚悉即其稟內所云莊有恭於十一月內業將奏明緣由飭知臬司又云曾經請示莊有恭面諭俟罰項完足之日始可入奏天下

豈有絞候重辟督撫擅自問擬不先奏明遽行准贖收銀至丁憂離任始以一奏卸責經朕降旨查審之後事已發露尚得謂之已經奏明乎莊有恭原摺內所稱該縣有借動之項見不無虧空等語前經降旨詢問尹繼善亦未將此項原委詳悉聲覆但以查賬動項借此還款為詞豈去歲江省紳士因歲歉捐賑皆係有罪應罰之人耶又如該縣無朱明之案其煮賑借動之項將作何歸楚耶許松估情詞閃爍顯有別項情節業經批令解任嚴審著傳諭尹繼善等作速徹底根究務得實情即行覆奏儻模稜兩可仍存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見希圖苟且完結朕必另派大臣審訊不患不水落石出斷不肯含糊了事也尹繼善自度能當此咎耶並將此諭令愛必達知之○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稱自伊犁前來之察哈爾阿什達等告稱聞阿巴噶斯等屬人及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二 布庫努特扎哈沁人等與副將軍兆惠交戰賊眾力不能敵等語此信既確亟宜遣兵赴兆惠處應援昨雅爾哈善等奏派侍衛圖倫楚等帶兵八百名先往因兵數不多是以降旨停止仍令俟大兵齊集同進今據阿什達所稱不過窮蹙賊眾原易勦滅再得圖倫楚等領兵協助甚合機宜著即照雅爾哈善等前奏辦理毋庸停止○以莽古賚為參贊大臣赴北路軍營○免甘肅十六年至二十年未完地丁錢糧甘州等五府縣衛本年額賦○己亥以哈達哈為參贊大臣駐科布多○以託恩多署江蘇布政使杜官德署江蘇按察使由江安○庚子以哈爾阿爾貴為北路參贊大臣○辛丑撥部帑二百萬兩於甘肅備用○癸卯 上奉 皇太后 啓鑾南巡○甲辰諭汪由敦著實授吏部尚書何國宗著調補禮部尚書其所降之級帶於新任工部尚書員缺著秦懋田補授趙

宏恩著仍回左都御史之任刑部侍郎員缺著王際華調補工部
侍郎員缺著錢維城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杜爾伯特郡王車凌
孟克貝子羅壘雲端布圖克森扎薩克台吉尼爾瓦齊等俱因出
痘身故車凌孟克等輸誠內附深感朕恩勉力報效今聞遠逝深
為軫惻著交部照例致祭派侍衛瑚畢圖前往奠醑並加恩令車
凌孟克之子巴雅勒當承襲郡王羅壘雲端布圖克森並無子嗣
貝勒剛多爾濟貝子額爾德尼乃羅壘雲端等族人其所屬人等
即交與剛多爾濟額爾德尼管轄尼爾瓦齊亦無子姪其扎薩克
台吉著伊叔布顏德勒格爾承襲○命莊有恭家居待罪調白鍾
山為江南河道總督張師載為河東河道總督楊錫綬為漕運總
督寶授愛必達江蘇巡撫○乙巳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天津等十
三州縣馬廠地畝奉旨賞民報墾升科守為世業若仍存馬廠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色恐僻壤愚民觀望不前請改為恩賞官地字樣從之○丙午免
直隸靜海等三州縣未完銀米○丁未免經過直隸山東地方本
年額賦十分之三被災地方十分之五○戊申諭據尹繼善等奏
稱莊有恭許松估辦理朱明贖罪外結實在情節及張毅孫等聯
號罰贖等案非莊有恭到案質對不明請旨將莊有恭革職押解
來江等語莊有恭簡任封疆種種妄謬至於如此深負朕恩實出
意想之外著照該督等所請莊有恭著革職鞫問至案內應行審
質之王者輔著革去知州職銜蘇州府知府趙西通州知州王繼
祖俱著解任交與該督撫一併嚴審究擬具奏○己酉諭軍機大
臣等尹繼善愛必達等審訊莊有恭所辦朱明贖罪外結一案殊
有遷就完結之意試思為督撫者豈有入人死罪並不奏明擅自
准贖之理乃其摺內僅稱莊有恭恃謬荒唐所奏詞語竟似奉合

遮飾別有情弊而其實此項銀兩俱係撥補煮賑銀米並無私行
動用等語如此則莊有恭所辦為是乎為非乎即如尹繼善此時
罰人以三萬金贖罪其交官之項自必分毫不爽至別有加增自
潤必又在正罰之外乃即以交官有著為開脫而外此有無別項
置之不問此豈可蒙混完結者乎且見據查出王者輔父子招搖
請託贓蹟種種尹繼善果能深信莊有恭竟屬一塵不染其事何
以俱已准行乎王者輔雖自認撞騙然亦安知其非避重就輕乎
至張毅孫等聯號贖罰一案見有莊有恭所發紅單及朱奎揚稟
稟為據其情節顯然更不待問矣尹繼善若於案犯提到時自應
將各犯有無賄屬貨緣之處詳加確訊而乃欲以恃謬荒唐一語
希圖草率了事在尹繼善固其常技愛必達初抵江蘇何亦隨同
附和至此耶俱著傳旨嚴行申飭看來此二案非該督撫所能審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出實情者著將朱明王者輔及張毅孫等犯帶赴接駕處朕當另
派大臣審訊耳此際中途伊二人仍當逐細研鞠務得實情速行
奏聞尹繼善等如能將此中情弊迅為審辦明確尚可以贖前愆
若復遷延觀望待他人審出實情伊二人何以自處可一併傳諭
知之○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杜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翰誠內
附具見惻怛今聞遠逝深堪憫惻著唐喀祿齋銀三百兩前往車
凌部落給與伯什阿噶什家屬辦理喪事並齋茶酒往奠伯什阿
噶什並無子嗣著將伊兄子協理台吉達巴都噶爾封授貝子伊
弟達瓦濟特封授公爵俱授為扎薩克其所屬人眾即令此二人
管轄伊等屬人無多或即歸入車凌等部落居住或願移至內地
並著唐喀祿明白曉諭聽從其便奏聞辦理○諭據成衮扎布等
奏稱輝特部落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普德濟特等向巴爾泰告稱

河逆雖與伊等同族惟是身受厚恩斷不至墮其詭計儻阿逆前來煽惑必奮勇力戰擒獻治罪等語觀此則車布登多爾濟等自無異志第恐其不免疑懼舊傳諭車布登扎布哈達哈等止宜密為防範不得稍露形迹令其驚疑前已降旨令伊等仍住烏蘭固木地方種地一年再行遷移伊等不勝感悅適經唐喀祿奏請將察達克等移至烏蘭固木地方俟輝特人眾遷移後即令察達克等居住此處若照伊所奏令察達克等同居一處在察達克等既須守候伊等遷移方得安居且見與輝特人眾同居一處轉啓伊等疑感殊屬未便已降旨停止並傳諭車布登扎布哈達哈等知之○諭披成衮扎布等奏稱叛賊青凌雜卜之子車蘇隆多爾濟齊旺扎布交與素尼勒圖色楞額等解赴京師等語車蘇隆多爾濟濟齊旺扎布皆逆賊之子著傳諭大學士來保俟其解到即遵旨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五

正法○以內閣學士阿思哈為北路參贊大臣○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奏稱莽噶里克將噶勒藏多爾濟所差使人布圖庫擊解前來等語噶勒藏多爾濟既係寄信莽噶里克恐雅爾哈善等不識其意以致刑訊伊之使人著寄信於雅爾哈善曉諭使人布圖庫言大皇帝諭旨能識爾托忒字蹟觀爾所寄書信知係爾台吉噶勒藏多爾濟遣使呈報哈薩克錫喇尼瑪等背叛莽噶里克反以為爾等背叛藉辭將爾解送至此以便偵探伊子白和卓信息恐大臣等不識字蹟將爾屈訊爾但放心前來陸見到時經朕問明將曉諭爾台吉諭旨一併帶回如此曉諭後並將朕諭旨硃批與布圖庫閱看雅爾哈善等即選妥幹人員將布圖庫並解送之回人由河南遠行解赴行營沿途加意照管勿致伊等疑懼○丙辰命夢麟往江南山東查估荆山橋工並履勘積水災

區○己未以格璜為江南副總河原任吏部侍郎○庚申諭前經降旨鄉試第二場止試以經文四篇而會試則加試表文一道良以士子名列賢書將備明廷制作之選聲韻對偶自宜留心研究也今思表文篇幅稍長難以責之風簷寸晷而其中一定字面或偶有錯落輒干貼例未免仍費檢點且時事謝賀每科所擬不過數題在淹雅之士尚多出於夙構而倩代強記以圖僥倖者更無論矣究非覈實拔真之道嗣後會試第二場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夫詩雖易學而難工然宋之司馬光尚自謂不能四六故有能賦詩而不能作表之人斷無表文華瞻可觀而轉不能成五字試帖者况篇什既簡司試事者得從容校閱其工拙尤為易見其即以本年丁丑科會試為始見在各省會試舉子將已陸續抵京該部即通行曉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奏據署提督傅魁等呈稱帶兵一千名前至鹽池地方遇莽噶里克三十三賊盡行勦殺等語莽噶里克係負恩背叛附和逆賊戕害將軍和起之首惡傅魁等帶兵圍住時應將伊父子生擒解送審明附逆背叛實情以正國法况領兵一千圍住三十餘賊生擒甚屬易易並非賊人眾多交戰之際不能辨別賊首者可比是傅魁之殺戮莽噶里克非特怯懦悖謬其中不無別情著傳諭雅爾哈善即將傅魁擊解來京審訊擊解傅魁後並將副將丑達解送來京以便與傅魁質對再前會降旨俟辦理莽噶里克後即將吐魯番地方賞給額敏和卓管轄今莽噶里克雖死應尚有伊妻子及平日任用之人即著額敏和卓前往接查向伊等究出莽噶里克率眾前來實在情形並著額敏和卓即揀選所獲馬匹派委幹員前往探聽副將軍兆惠信息及厄魯特等情形其遣人由何路前往並見

在彼處所得信息即著申報巴里坤大臣轉奏○壬戌諭大學士史貽直謝事歸田協辦大學士尚書梁詩正請假終養在籍均甚屬安靜可嘉茲值南巡前來接駕俱著加恩照其品級在家食俸侍郎錢陳羣從前在京供職勤慎今養病家居亦著加恩在家食俸以昭眷念舊臣之意○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彭家屏面奏上年豫省有被災處所而圖爾炳阿則以為並不成災是以命伊二人同往查勘今詢之張師載則奏稱他處或聞有歉收田畝惟夏邑被災獨重等語張師載係老實人自當不作誑語看來皆屬圖爾炳阿之過可傳諭圖爾炳阿令其秉公確查據實速奏若復稍存迴護置民瘼於不問則大非朕委任封疆之意恐圖爾炳阿亦不能當此咎也○諭雅爾哈善等奏審訊噶勒藏多爾濟所遣宰桑布圖庫供稱噶勒藏多爾濟同扎那噶爾布哈薩克錫喇尼瑪等東華續錄 一 乾隆四十五 七

謀叛屬實又稱兆惠帶兵由招摩多前往阿爾台為塔本集賽宰桑達什車凌中途邀截等語噶勒藏多爾濟如果無背叛實情自當分別辦理然此等叵測之人難保其終不生事今既與扎那噶爾布等同叛大兵前往即將伊等盡行剪滅自可永絕根株至布圖庫所供兆惠之信未必確實果爾則塔本集賽人等斷不容貨亦應一體辦理前已降旨令將布圖庫解送行在審訊實情另降諭旨著仍照前旨行至雅爾哈善奏稱布圖庫所供各節拓克人眾俱不可深信等語見在準噶爾當窮蹙之時其所有烏合之眾不過如是布圖庫必不肯故為示弱以誘我兵前進雅爾哈善心存怯懦所慮不免過當再傳魁辦理莽噶里克一事其中必有別情已降旨將伊等問此次進兵若噶勒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哈薩克錫喇尼瑪等果在陣前立斃則已如可生擒則舒赫德等務

東華續錄 乾隆四五

將伊等擒解前來不得即行正法並傳諭成衮扎布知之○二月癸亥朔免經過江南浙江地方額賦十分之三被災地方十分之五○賜原任左都御史梅穀成在家食俸○乙丑諭朕翠華南幸載在江淮問俗省方洪敷愷澤而兩淮眾商皆未登仕版之人其承辦差務踴躍急公宜沛特恩以示獎勵伊等本身原有職銜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賞給奉宸苑卿銜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頂帶一級又諭兩淮辦差商眾見已加恩優敘更念該商等銷引辦課歲額通完而於地方公事更樂輸恐後即如前歲江省災務在國家之無恤雖已數逾千萬而淮揚煮賑半出商捐其桑梓任恤之誼深可嘉予著再加恩自丁丑綱為始綱鹽食鹽每引加賞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內以二年為限庶民食既足而商力亦紓以示恤商愛民之意○諭軍機大臣等據唐喀祿等奏稱輝特人東華續錄 一 乾隆四十五 八

眾自遷至扎克賽地方自相搶掠甚不安靜且本係阿逆親屬將來不免滋事請旨遷至呼倫貝爾齊齊哈爾等處設有事端彼處密邇索倫辦理甚易等語唐喀祿等所奏甚是輝特人等原非善類自應豫行辦理但見在科布多駐兵無多而伊等又無背叛實據且與其遷至呼倫貝爾齊齊哈爾等處又不如即行勦滅永絕根株著傳諭車布登扎布等悉心查察如有可疑形迹即將伊等勦滅如向安本分應習為安撫惟宜加意防範俟將來再行辦理唐喀祿所奏巴勒濟得木齊懇請同色布騰遷往察哈爾居住等語從前軍機大臣等議將巴勒濟屬人歸入輝特部落令在烏蘭固木種地業經准行今巴勒濟得木齊既願往察哈爾居住俟其至烏里雅蘇台時即照唐喀祿所請賞給口糧送至察哈爾地方安插不必仍照前旨辦理○諭成衮扎布等奏據遣往杜爾伯

五六三

特致祭之侍衛佛保報稱中途遇瑪哈沁搶掠駝隻見在勉力前進等語佛保係從前道往致祭伯什阿噶什之妻今伯什阿噶什亦已病故佛保即可毋庸前往乃遇賊搶掠仍能奮勉行走甚屬可嘉著查明係何等侍衛加恩升用不必再行前往再伯什阿噶什病故時朕加恩封伊弟姪貝子公爵並授為扎薩克令其屬人等歸入車凌部落安置因其懇請向內遷移復命唐喀祿詢問伊等情形奏聞辦理今伊等既自相搶掠復敢劫奪奉使侍衛駝隻則不惟不應加恩封爵亦毋庸任其向內遷移著傳諭瑚爾起等俟帶兵到時即將劫奪侍衛為首賊人盡行勦殺餘俱賞給喀爾喀等為奴並著傳諭車布登扎布等遣人前往曉諭伊同部落之貝子烏巴什等告知此次發兵特為擒治搶掠侍衛之人至爾等尚屬安分可仍照伊從前所請帶領屬人即赴杜爾伯特汗車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遊牧同住仍將伊等何時起程及情形如何詳悉奏聞○以謝溶生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予故吏部尚書王安國祭葬諡文肅○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稱副將軍兆惠等遣領催雲多克等報稱正月初五日至烏魯木齊途中殺賊千餘人其侍衛圖倫楚所領兵丁與兆惠相距止四五日又圖倫楚遣人告稱約二月初十日內即可同兆惠至巴里坤等語覽奏甚為欣悅前布圖庫供稱兆惠由招摩多前往阿爾台朕即知其言不足信今果由西路前來兆惠係駐紮伊犁等處辦事大臣適遇厄魯特等背叛奮勇勦賊甚屬可嘉兆惠著封為一等伯世襲罔替並將御用荷包玉牒鼻煙壺加恩賞賜三格格哈甯阿永貴莽阿納俱著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亦著世襲罔替兆惠所遣報信之雲多克德楞徹俱授為三等侍衛圖倫楚等所遣之副護軍校濟德著授

為護軍校圖倫楚違禮善此次亦屬奮勉著賞給圖倫楚副都統職銜授達禮善為頭等侍衛奮勇官兵著查明交部議敘並著照例賞資所有陣亡官兵著兆惠等查明交部議卹至健銳營委署前鋒校納蘭圖索倫委署章京成果達什達瓦屬人色勒前往偵探擒勦賊人亦屬勇往著加恩賞給納蘭圖索倫孔雀翎色勒授為三等侍衛仍各賞銀五十兩此時兆惠等諒已抵巴里坤軍營著會同將軍成衮扎布參贊大臣舒赫德等悉心籌畫或兩路進兵或合為一路務期同心協力奮勇前往至進兵時索倫兵最為得力除兆惠等帶回受傷兵丁毋庸調遣其餘兵丁仍酌量帶領前往並著發往孔雀翎藍翎各二十支交兆惠等分賞奮勇效力官兵以示鼓勵並著於哈甯阿永貴三格三人內酌派一人馳赴行在備朕詢問厄魯特人等反覆無常實為覆載所不容至達什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車凌與哈薩克錫喇尼瑪等同謀叛逆尤為罪不容追其屬人必應全行勦滅不得更留餘孽今大兵自巴里坤分路進勦賊人等逃入烏梁海亦未可定著車布登扎布等傳諭烏梁海內大臣察達克等加意防範如有厄魯特逃至彼處即將首賊擒拿送烏里雅蘇台將軍大臣辦理餘眾悉行擒治毋任脫逃再據坐臺厄魯特孟克告稱解到羊五百隻遇一索倫官員搶去在臺之察哈爾等亦俱隨往又干總車布登同臺站筆帖式俱往噶勒藏多爾濟遊牧未回等語索倫官員及隨往之察哈爾究係何人車布登等因何潛往噶勒藏多爾濟遊牧見在何處俱著兆惠等查明具奏

○丁卯祭 河神 上奉 皇太后渡河至天妃閣閱木龍○諭原任大學士內大臣高斌前任河道總督時頗著勞績即如毛城鋪所以分洩黃流高斌設立徐州水誌至七尺方開後人不用其

法遂至黃弱沙淤隱貽河患其於黃河兩岸汕刷支河每歲冬季必督率廳汛實力填築近年司工疏忽因有孫家集奪溜之事至三滾壩洩洪湖盛漲高斌堅持堵閉是以數年之閒下游州縣屢獲豐收其功在生民自不可泯至於癸酉張家馬路及運河二閘之決則又其果於自信抑且年邁志滿之失朕不得不治其罪而要其瑕瑜自不相掩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輔而較齊蘇勒格會筠朕以為有過之無不及也茲者翠華南幸追溯前勞特沛恩綸用孚公論可與靳輔齊蘇勒格會筠一併祀祀以昭國家念舊酬功之典且亦使後之司河務者知所激勸也該部其遵諭行○諭禮部侍郎沈德潛致仕歸田年逾八十實為蓬瀛人瑞今來接駕著加恩給與禮部尚書銜以示優念老臣之意○免江南十一年以前漕項積欠○免兩淮窰戶十七年至十九年未完折價銀兩○戊辰諭昨以內大臣高斌前在南河懋著勞績特頒恩諭令與靳輔齊蘇勒格會筠一同祀祀更念有明一代治河之臣最著者惟陳瑄潘季馴二人而季馴之功實優於瑄運道民生至今攸賴今清江之涓瑄有專祠季馴獨不列祀典朕甚憫焉其以潘季馴與陳瑄並祠有司春秋致祭用昭崇德報功之典○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咨雅爾哈善文內有厄魯特反覆無常應盡行勦滅之語兆惠目擊彼處情形所籌甚是從前朕已向舒赫德面降諭旨伊二人見將軍成衮扎布時悉心籌畫務宜妥協辦理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籌安插前此兩次進兵皆不免過於姑容今若仍照前辦理則大兵撤回伊等復滋生事端前事可為明鑒即如鄂勒哲依吞圖布庫圖齊等此際雖未敢妄動而當兆惠被圍時並未見前來策應此次進兵

務將伊等解送來京或姑免其死給與效力之處已屬格外施恩儻稍有可疑亦一併擒拏治罪著傳諭成衮扎布兆惠舒赫德等遵照辦理兆惠所見或有不同之處亦即與成衮扎布等一面議定一面奏聞伊等務即奮勇前進迅奏膚功以副委任○己巳增江蘇安徽浙江歲試學額○減江蘇安徽浙江軍流以下罪○壬申吏部等部議奏八旗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上年三月內經戶部奏定俱准出旗為民其在京文武官員俾其升轉旗缺如屆應升應調應作何改調漢缺之處交吏兵二部定議其外任文職綠營等官本非在京旗缺應即令出旗為民見在捐納候選人員並開散繙譯二項進士舉人生員等亦准其為民至如何考試錄用之處交吏禮兵等部辦理等因查此項另記檔案人員乾隆十六年清查時凡見任文武各官會蒙恩旨但停升轉免其革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三 退今應仍遵前自行如有特著勞績賢能出眾之員在內之文職許該堂官保題漢缺武職許都統步軍統領保題在外之文武各官許該督撫將軍保題均候旨辦理其見任文武係旗缺者出缺後不便再補係候補漢缺者但准補用補後停其升轉其一應舉貢生監應照乾隆六年題准之例如原係另戶抱養民人為子者准歸入民籍應試如本係家奴開戶另記檔案者其本身止許頂帶終身不得再行考試此項人等既經出旗為民其子孫應各照該籍民人例一體辦理從之○乙亥祭 江神 上奉 皇太后 渡江○癸未 上幸宋臣范仲淹高義園○諭軍機大臣等據白鍾山張師載所奏准徐湖河疏築事宜一摺其所稱河身淤淺之處切難挑渠並增築隄工及堵築北岸支河以防衝刷奪溜二條實為此時第一要工自應急為籌辦而駱馬湖居六塘河之上游

受水既多湖隄殘缺必應修築堅厚方足以資捍禦以朕視之亦非可緩待之事也若謂工程派委乏員不獨安徽州縣佐貳可以檄調即河南山東二省佐貳官亦何不可酌調者而宿遷一帶貧民甚多朕車駕經臨得之目覩則以工代賑在工程既不致稽延於窮黎更屬有益亦何無人應募之足慮耶荆山橋挑濬工程見有侍郎夢麟在彼督辦頃據張師載奏稱人夫雲集竣工自易其淮徐湖各工白鍾山嵒瑣身任總河自當悉心商辦見又令高晉前往會同辦理張師載雖赴濟甯但運河見無可辦之事自當仍來荆山橋馬湖等處伊等當同體朕軫念民生至意公同酌議每最要處分一人獨任其事同時並舉而分之中又宜和衷共濟聯為一體不可稍存自了之意當使各處止如一處而諸人止如一人方見伊等實心出力不負朕之倚任也已於摺內批諭可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三

再詳悉傳諭示之○甲申 上奉 皇太后臨幸蘇州府○諭准

徐湖各工億萬民生攸繫朕宵旰憂勤時殷軫念頃者翠華南邁再莅江南於清黃交匯處及高堰石工雖已親臨閱看而徐州一郡地處上游南北兩岸相距甚迫連承陝豫諸水一遇盛漲時有潰決之患是以特命白鍾山張師載嵒瑣高晉前往確勘形勢妥速籌辦俾城垣民舍永獲安全今據白鍾山等奏於河身淤淺之處切灘挑濬並增築隄工及堵築北岸支河為南北分籌之議夫河工一事自石林口之漫溢張家馬路孫家集之衝奪黃流勢弱不能刷沙直趨致河底沙停大溜側注其受病已非一日為今之計舍此亦別無良法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湖河要工所關尤鉅一切應濬應築奏牘批答自不如親臨相度得以隨處指示也擬於回鑾渡淮後由順河集前往徐州即由徐州取道至山東

之曲阜展謁 孔林用申仰止之忱 皇太后鑾輿仍由順河集先至泰安府之靈巖山駐蹕所有自宿遷至徐州及山東一帶營尖道路俱務從簡約但取足供行走頓宿而已不必過求齊備以副朕廬念民瘼親閱河工之本意○乙酉 上奉 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諭禮部代會試士子謝恩本內據士子龔起等呈詞有稽千佛之名經及載廣雲漢之詩等句夫千佛名經乃唐人下第者欣羨之詞語甚鄙俚在制科鉅典自當誦習聖賢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豈得漫為摭拾至雲漢之詩則與周直憫雨詩相溷龔起等草茅之士未諳體制尚無足責而禮部堂官據詞入奏何以不加檢點蓋以為此等呈謝章奏朕或未必留心披閱豈知朕日理萬幾安肯以事屬尋常遂不寓目耶陳世倌何國宗等即未能詳檢金德瑛久侍內廷何乃亦疏忽若此俱著傳旨申飭此本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十四

發還改撰進呈○諭上年逆賊阿睦爾撒納及阿布賚之得以脫

身逃竄西北兩路領兵大臣彼此互相歸咎其時達爾黨阿等帶領西路官兵追捕阿睦爾撒納前後相距不過里許而乃為人所給以致還遁北路哈達哈等則既探知阿布賚所在故意遲回不即掩獲迨已逸去始勒兵追躡其後夫軍務機宜聞不容髮竟皆交臂失之其奚所歸咎前因一時委用乏人且事在萬里之外難以懸定必須查詢明確方可定其處分今詢之陸續自軍營來者則眾口一詞前後脗合是達爾黨阿哈達哈及同時參贊諸臣均無所辭其咎矣此等誤事之人若不明示譴責仍令安然保其爵位將來何以用人達爾黨阿哈達哈本身公爵及哈達哈之領侍衛內大臣俱著革退吏部尚書員缺著傅森調補工部尚書員缺著納穆扎爾補授即兼管鑲黃旗滿洲都統阿里衮著降補戶部

侍郎兼管鑲藍旗滿洲副都統所遺戶部尚書員缺著兆惠補授
卽兼管鑲白旗漢軍都統兆惠此次調度有方甚屬勤勞並著授
爲領侍衛內大臣以示鼓勵其傅森之兵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
補授仍兼管鑲黃旗漢軍都統納穆扎爾之戶部侍郎員缺著雅
爾哈善調補所遺兵部侍郎員缺著哈達哈降補卽兼管鑲藍旗
漢軍副都統達爾黨阿之鑲藍旗滿洲都統員缺著雅爾哈善兼
管其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達爾黨阿降補至兩路參贊大
臣哈爾阿見隨兆惠自伊犁回至軍營亦屬勤勞著免其議處扎
拉豐阿鄂爾當德唐喀祿俱著交部察議朕於諸臣功過賞罰予
奪一秉至公毫無成見惟視人之效力何如耳並將此通行傳諭
知之○丙戌 上閱兵於嘉興府後教場○丁亥 上閱兵於石
門鎮○己丑 上奉 皇太后臨幸杭州府○禁營伍鑊吹細樂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十五

○庚寅 上閱兵○禁武臣乘輿
三月壬辰朔免浙江杭州等四府屬十八年至二十年民欠○甲
午 上至觀潮樓閱水師○乙未諭據雅爾哈善等奏稱將傅魁
殺死莽噶里克之處詢問丑達等及隨去兵丁僉稱莽噶里克帶
領二十一人遇見我兵告稱不堪厄魯特騷擾復欲探伊子白和
卓信息是以投內地前來乃傅魁並不詳問伊所告言語卽喚眾
將莽噶里克殺死等語此事雅爾哈善等初次具奏尙有慶幸之
詞卽黃廷桂亦並不以爲非也朕據奏到卽謂傅魁辦事錯謬降
旨令將傅魁鞫解審訊必有別故今據丑達等及隨去兵丁所言
則傅魁之罪實所難追除俟解到時詳究定罪外雅爾哈善從前
並未參奏及奉旨查問始將實情究出其因循草率甚屬非是雅
爾哈善著交部察議○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稱領兵

至穆墨河源巴雅爾等遊牧早經遷移隨派兵至阿克塔斯烏爾
烏蘇庫舍圖等處搜捕並無蹤迹是以回至巴里坤整齊兵力再
行進剿等語前會降旨令成衮扎布兆惠等分兵往剿見在巴雅
爾等紛紛逃避想係聞圖倫楚等領兵追擊畏懼潛逃但圖倫楚
擊賊之期甚近賊眾必不能遠颺若乘其不備卽將巴雅爾等追
擒甚屬易事備必俟大兵齊赴方行進剿則爲日稍遲恐賊眾又
復遠竄著傳諭成衮扎布等卽揀選見在巴里坤兵丁迅速追捕
仍遵前旨辦理不得更留餘孽再觀巴雅爾畏懼逃竄則其技已
窮卽扎哈沁噶勒雜特等亦必係互相驚竄其勢斷不能驟合大
兵一入自可迅奏膚功成衮扎布等務宜奮勇辦理○丁酉 上
奉 皇太后自杭州回鑾○諭軍機大臣等額敏和卓奏稱噶勒
藏多爾濟等已於二月初五日遷往伊犁等語噶勒藏多爾濟若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十六

在原游牧地方則厄魯特等自必各據其地負隅自固今乃棄
其游牧逃往伊犁明係勢窮力竭自不可不日成擒且伊犁地方連
瓦齊及阿睦爾撒納尙不能據守噶勒藏多爾濟又安能託足惟
在官兵等奮勇前進乘其不備速行剿滅方合機宜再上年擒擊
阿逆時因未派兵堵截逃竄之路以致逆賊潛逃著傳諭成衮扎
布等此次兩路進兵務於圖勒奇等險要地方豫行派兵防守至
噶勒藏多爾濟雖往伊犁其額林哈畢爾噶等處或仍留其屬人
大兵過後潛來侵犯亦未可定並著成衮扎布委派幹員搜捕備
遇伊等存留賊人卽派兵數百名交領隊大臣富德等奮力剿滅
○己亥吏部議准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宣化府屬蔚縣與蔚州共
處一城計該州縣幅員止一百四十里丁賦非多事務亦不甚繁
請裁蔚縣歸併蔚州管轄從之○庚子 上奉 皇太后駐蹕蘇

州府○賜浙江召試諸生童鳳三等四人舉人授內閣中書○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奏達什車凌哈薩克錫喇等聞俱遷往額爾齊斯等語額爾齊斯地方係杜爾伯特汗車凌等在彼遊牧今達什車凌等見大兵深入紛紛逃竄前往亦未可定著傳諭唐喀祿伊赴車凌等遊牧時即傳旨曉諭令伊等各帶兵丁將逃往之厄魯特等悉行勦滅其戶口牲畜等即賞給伊等屬人惟務將賊首解送來京以正國法毋任免脫○癸卯諭顧棟高前以保舉經學特賜國子監司業銜今朕巡省江南前來接駕念其年登耄耋經術湛深著加恩賜以國子監祭酒銜用示獎勵實學之意○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唐喀祿等奏稱喀爾喀地方見有扎哈沁特楞古特奇爾吉斯烏爾罕濟蘭及輝特存留人眾約計萬人此等均非善類日久不免滋事請將扎哈沁人等令在卡內居住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七

特楞古特奇爾吉斯烏爾罕濟蘭人等賞給東三省官兵為奴其上年輝特部落遷移時存留七百餘人詢問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曹等如不願歸併同居亦照例分賞為奴等語唐喀祿等所奏甚是但不應將輝特存留人眾更向車布登多爾濟等詢問方行分賞見在輝特人等形迹可疑其應行辦理之處已降旨令伊等悉心查察此時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曹等如稍有可疑應即先行勦滅並將其所留人等一併酌辦若未辦伊等而先辦其所留人眾恐伊等轉藉為口實再扎哈沁人等此時並無別情暫令遷至卡內居住事屬可行至特楞古特奇爾吉斯烏爾罕濟蘭人等著即照古爾班和卓屬人之例一體賞給索倫官兵為奴其應如何遣往之處會同車布登扎布酌量辦理○丙午諭軍機大臣等見在大兵前進賊眾諒無不知厄魯特等勢窮力竭必竄入哈薩克境

內惟是大兵撤回後伊等仍復占據巢穴終非一勞永逸之計著即於進兵時召募回人墾種地畝並將帶往綠旗兵丁派令耕種不特秋成之後可資軍食且使賊人無可歸之路哈薩克勢不能久資養贍必致自相戕賊庶可以永絕根株著傳諭成衮扎布兆惠舒赫德等將作何派令耕種及防守額林哈畢爾噶一帶地方堵禦賊人之處公同酌議一面奏聞一面即領兵前往○己酉上奉 皇太后臨幸江甯府○免江南之江甯蘇州浙江之杭州附郭諸縣本年地丁錢糧○庚戌 上詣 明太祖陵奠酒○上奉 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 上閱兵○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稱據輝特部落護衛阿齊呈首車布登多爾濟差人潛通阿逆並謀逃竄隨即帶兵前往辦理其留駐塔密爾眾輝特等亦移咨車布登扎布派員擒拏分賞喀爾喀等語輝特人眾本與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六

阿逆同謀前會降旨令車布登扎布等加意防範相機辦理今阿齊既將賊情首告哈達哈即領兵進剿甚合機宜至留駐塔密爾眾輝特等亦不應俱行分賞著將丁壯人等悉行誅滅其婦女酌量分賞喀爾喀方為妥協又車布登扎布奏達什達瓦人眾見在鄂爾坤與塔密爾密邇應將分賞輝特人眾事宜曉諭伊等使其不妄生疑懼已令布林託言此項輝特人眾牲畜無多是以令其歸入喀爾喀地方分駐等語車布登扎布辦理甚謬厄魯特生性猜疑若不將實在情形諭知反啟伊等疑懼著即將車布登多爾濟等背叛情由及領兵前往擒剿之處明白曉諭達什達瓦人等知悉○辛亥諭前因舒赫德自軍營旋時尚有心奮勉是以將伊遣往軍前加恩授為尚書適由軍營奏事自應列將軍等銜名乃止伊一人之名具奏如此略予恩施即形放縱舒赫德著革去尚

書仍留都統哈達哈一聞輝特等蠢動之信即帶兵往辦尚屬勇往舒赫德所遺之兵部尚書員缺著哈達哈補授○建海神廟於杭州觀潮樓○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衛藏之人性好擅權滋事頗羅爾故後辦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時曾經降旨將衛藏一切事件俱告知達賴喇嘛辦理格隆等惟令遵辦達賴喇嘛所交事件是以數年以來甚屬安靜無事茲達賴喇嘛圓寂格隆等請將迪穆呼圖克圖為首之奏止稱請掌辦喇嘛等事務所奏殊屬含混格隆等頗有擅辦喇嘛事務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權柄是以朕賞迪穆呼圖克圖諾捫汗之號俾令如達賴喇嘛在日一體掌辦喇嘛事務除明降諭旨外再諭伍彌泰薩喇善務宜留心遇有一切事務俱照達賴喇嘛在時之例與迪穆呼圖克圖商辦毋令格隆等擅權滋事將此情節已降旨交章嘉呼圖克圖命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二十九

其寫信由赴藏之扎隆克喇嘛親身密交迪穆呼圖克圖矣伍彌泰薩喇善止期相安無事妥為留心毋得稍有洩漏○賜江蘇召試進士王昶為內閣中書即用諸生曹仁虎等六人舉人授內閣中書○癸丑 上奉 皇太后渡江○甲寅諭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從前為伊子致書是以令其休致兩年以來家居安靜業已改悔茲朕南巡前來接駕見其精神未衰尚堪任使且宣力年久本係舊臣大學士黃廷桂見在兼管陝甘總督內閣需人史貽直著仍補授大學士入閣辦事黃廷桂仍以大學士管理陝甘總督事務○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將軍成衮扎布等奏稱此次兩路進兵務期擒擊賊首其鄂勒哲依等如赴軍營投誠暫行安撫俟凱旋後解送京師等語所奏甚合機宜眾厄魯特內惟吞圖布並未從逆尚可寬恕其餘俱不得稍存姑息再噶勒藏多爾濟所屬宰

桑達什琳沁沙喇沁吞圖布三人情更可惡務將此三人擊獲同噶勒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尼瑪哈薩克錫喇等一併解送來京備陣前受傷已重即在彼正法以彰國憲○丙辰召刑部尚書劉統勳赴行在籌辦徐州石工○丁巳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遵旨將改移運口及加築徐州石工之處與尹繼善嵇璜詳悉酌議據稱運口原藉淮水入運以利舟楫而洪湖全力敵黃分其餘以濟運若改移向南恐湖水就近多歸運河敵黃未免勢弱至徐城緊臨黃河原賴石工保護今將城東下洪土工接建石工實為萬全之計城西一帶向有石工尚覺卑矮若再加石數層更資保障應否接至山根候 駕臨閱視至徐城對岸蘇家山未免阻束黃流今即於此山取石辦工則河面稍寬可以宣洩無礙誠為一舉兩得報聞又奏臣等遵旨以欽天監所進時憲書式樣內泥模處地名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三十

殊非雅馴交會典館並繕書房查考今覆稱泥模處即盛京通志所載尼布杵城繕書房擬改為尼布楚城其船廠地方已遵旨奏改吉林至伊犁各處地名內土爾番應改為吐魯番魯古忒應改稱魯克沁波羅他拉應改稱博羅塔拉報聞○以舒赫德為兵部侍郎○以公泰為湖南布政使降吳士端為四川按察使調沈世楓為貴州布政使劉藻為湖北布政使以塔永甯為陝西布政使湯聘以布政使銜管陝西按察使事原任湖南布政使○戊午諭楊錫紱奏請將興武江淮等衛截漕應追按丁銀兩降旨豁免一摺朕省方所至賜賚蠲租動逾數百萬凡以恤民也亦以獎勞也若旗丁已領之項係給自國帑既不承役自應按例追繳而分年予限已屬施恩乃請槩予豁免出自何典即如河兵挽繆最為勤苦而所領日費衣帽銀兩該督等即於月餉坐扣經稽瑣奏明朕即降旨

准其開銷公項是應加恩者無不格外加恩南巡辦差惟旗丁不與並無出力處而楊錫紱欲乘此為沽名邀譽之舉則斷斷不可然楊錫紱既有此奏所有應追之數即免其按丁追繳著於楊錫紱養廉俸銀內分作八年扣還歸款如逾限不能扣清即照例治罪以為人臣好名者之戒○己未 上奉 皇太后渡河○閱洪澤湖○撥哈密倉糧二萬石貯巴里坤○庚申諭據夢麟等奏報荆山橋河道挑挖完竣於三月二十八日開壩湖水通流壩下河道一律深通等語自去年孫家集奪溜荆山橋一帶淤沙為患不細朕命夢麟白鍾山張師載高晉等分任其事疏濬並施乃得剋期成功朕憂懷夢麟等辦理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在工各員著查明咨部一併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師載奏稱南陽至韓莊之淹漫緯道俱用草土填築高出水面二三尺糧船銜尾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三

前進並無阻礙等語運河之水雖較黃河未見加長但見荆山橋既已疏通則彼處積水直趨南下恐運水復有長發治河之道有疏必有洩既已疏其上流而不洩其尾閘則水無所歸勢必有泛溢之虞矣著即傳諭夢麟白鍾山張師載高晉等速行共為商酌將微山湖六塘河以下應行洩放之處豫為籌度即速疏濬先事豫防無滋後患仍著一面辦理一面即行奏聞將此傳諭伊等知之

夏四月壬戌朔諭于榮煥倚恃內監僧人既在街市出言戲侮巡檢復於公堂咆哮甚屬不法著發往黑龍江安插張若瀛實治甚

尤屬不合著交常亮重責四十板海保富貴著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察議具奏○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向來綠營將弁怯懦取巧好為張大是以此番用兵從未委以專任知其不足集事也上年額敏和卓奏莽噶里克附和尼瑪等為逆傅魁見領兵在彼伊久在戎行由總兵署理提督自當感激圖報其所領綠旗兵國家豢養有年遇事驅策亦足鼓舞士眾因即命伊帶兵一千會同額敏和卓辦理吐魯番事務適莽噶里克自行投來相遇於鹽池途次乃伊並不將莽噶里克擒獲審明實情以正國法竟併其所帶二十人盡行勦殺其辦理悖謬若此因即擊解行在朕親加鞫訊前後情節伊俯首無辭惟稱莽噶里克已自來投如僅擊解軍營無以見己之功並令同伊進兵之丑達對質當時會勦伊不可遽殺伊亦毫無可辨夫以一干之兵遇數十來投之賊何難就擒非若猝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三

遇賊眾臨陣對敵不能別白首從之可比乃必盡殺無遺是誠何心且原報殺賊三十人而丑達在彼所親見者僅二十人其十人則莽噶里克投來時所殺之厄魯特也傅魁以他人所殺掩為己功其欺誑邀功情罪甚為可惡綠營習氣惡劣若此不可不嚴加懲創傅魁著即處斬並將此通行曉諭提鎮各標營以此為鑒力除從前惡習以肅軍紀○乙丑諭河工為運道民生所繫朕宵旰憂勤時深慮念茲者翠華南幸於高堰清口及徐州等處工程親臨閱視並與司河務諸臣詳加籌酌見今伏汛將屆且近河皆積歉之區貧民甚多以工代賑於窮黎有益而於工程亦易集事白鍾山身任總河工務自有專責但以目今時勢所有應疏築事宜同時並舉朕意分任大臣以專其事當可速收實效黃河至徐州漸窄北岸蘇家山一帶又復迫東大溜近城石隄誠為最要從

前已有者應加幫以培其勢從前所無者應接築以重其防著尚書劉統勳率該道王鴻勳錢度善為經理加緊督催務於伏汛前竣工以資防護而備料集事尹繼善亦不得辭其責其六塘河以下為沂沭諸水下游見有餘潦停積桃源宿遷諸縣阻黃臨運為隄堰所隔積水無由宣洩窪地多成巨浸農民失業堪憫或應添建滾壩或應酌建涵洞或開導溝渠瀦為陂澤水減一分則民間受一分之益著侍郎夢麟率該道吳嗣爵同知李宏等速行確勘次第妥協辦理至下河高寶諸河之水入江入海各有分途小港支渠排比行列但或淤或淺以致水無所歸不特沿海興鹽七邑被其患而高寶首當其衝城垣廬舍亦重為可慮當使近江者入江近海者歸海條理井然深通暢遂不致汎濫田畝則所全實多

梳瑣前奏請於昭關設滾壩一座滾壩之下復開支河南關舊壩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五

改建滾水石壩此項工程並一應支河即著梳瑣率同何燭董其事諸臣當仰體朕焦勞至意諸事公同商酌和衷共濟聯為一體毋稍分畛域各持意見蓋治水非他政務可比必卓識遠慮明於全局又不執意見廣咨博採而能應機決策其委用河汛員弁則一本大公好惡毫無偏徇備此數者庶或可濟順安得斯人而授之重任耶且所興建埽壩各工率以意增益一經准建歲歲加修其以險已化平停止者百不一二此或由河臣沿襲因循漫不省視更或故留為河員養贖計所謂帑歸實用者固如是乎即欲為河員計與其留此無用之工何不移之有用之地亦可資其搶護不致潰決成災此皆不能慮患於事先惟求苟免於無事一經決裂雖悔何追此司河務諸臣所當銘刻提撕奉為炯戒也徐城南北各工見今培厚加高者仍令張師載高晉分辨務於四月完竣

後交白鍾山收工各回本任見今各工應需一切物料並著會同總督尹繼善巡撫愛必達高晉等酌辦其有需豫東二省接濟者即行知圖爾炳阿鶴年隨時撥運總期迅速鳩工疏濬得宜隄防鞏固於運道民生兩有裨益以副朕慎重河防至意○免江南淮安等三府州水災積年民欠○丙寅 上至孫家集閱隄工○命建 河神廟○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唐喀祿等分路帶兵擒剿輝特人等唐喀祿擒獲車布登多爾濟並將其屬人勦滅哈達哈阿桂僅將普爾普等遊牧收取首賊普爾普德濟特克什克等俱已脫逃唐喀祿著交部議敘哈達哈阿桂俱交部議處車布登多爾濟等即派委幹員押解來京其未經擊獲之普爾普等務即嚴加搜捕毋致免脫所有厄魯特屬人等即照伊等奏請分賞烏梁海內大臣察達克等以示鼓勵喀爾喀台吉齊巴克扎克此次甚屬奮勉著加恩賞戴孔雀翎至投赴克布多地方之業克明安公巴桑扎薩克阿布達什克什克特等原非輝特族類且並無背叛情形著交與車布登扎布派人管理令其自備資斧遷至通肯呼裕爾地方居住○諭昨納穆扎爾奏齊木齊格特人等聞領兵往擊之信俱逃避呼倫貝爾等處地方伊等領兵追擒朕亦降旨令黑龍江將軍綽勒多等嚴行查辦此事即可完竣北路科布多地方關緊要哈達哈在彼駐紮輝特人等背叛情形領兵往擒而首犯已皆脫逃殊屬疏忽著傳諭納穆扎爾即將齊木齊格特人等事務交與同往之喀爾喀王巴雅爾什第等上緊查辦伊等速赴科布多籌辦事務俟納穆扎爾到日哈達哈即回至烏里雅蘇台辦事○雲貴總督恆文祿事解任命劉統勳往鞫之以德爾敏接辦徐州石工○丁卯 上至荆山橋韓莊閱工○命江蘇

再截留漕糧十萬石備賑○戊辰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朕發日徐州有河南夏邑民人張欽遮道奏稱上年夏邑實在被災而地方官所辦不實有以多報少之弊等語前據彭家屏陳奏已令該撫查勘加恩賑恤而向有以辦理不實為言者或刁民見朕屢次加恩遂為無厭之請此等刁風斷不可長已有旨將張欽交鶴年解交該撫照例辦理但恐該縣料理實未妥協著交圖爾炳阿再行詳加查察飭令實心辦理朕昨至徐州見該處情形災黎實堪憫惻夏邑毗連徐郡若仍照例開徵民力益為拮据所有本年應徵新舊地丁錢糧著酌量分別緩徵見在加賑之地固所當緩即與災地接近者亦屬食貧之區應酌量緩徵著該撫速行查奏辦理以紓民力○己巳減山東海豐縣屬黎敬等五莊糧額則並免十一年至二十年逋賦○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昨夏邑民張欽以地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丑

方官查災不實遮道陳奏已交圖爾炳阿查辦今日經過鄒縣復有夏邑民劉元德以該縣散賑不實前來陳訴地方被災有輕重則加賑自有等差其間酌籌散給原非一例均施漫無區別如果州縣官辦理不善以致向隅亦當靜聽該管上司查參何得引類越疆連日瀆訴且兩人並係夏邑民人此必有刁徒從中主使不可不嚴加懲究見據供稱商同具詞給與盤費令其前來控告者有生員段昌緒武生劉東震二人看來此外恐尚有人為之倡率已有旨令侍衛成林押帶該犯交圖爾炳阿嚴審具奏至該縣辦理果否未盡妥協以致災黎有未霑實惠之處該撫亦當留心從容查辦此時不必卽行參奏以長刁風著將此一併傳諭知之○諭據總管內務府衙門奏本月初七日 定太妃薨逝朕心深為憫悼著派皇子等往奠朕抵京後尙擬親往 太妃壽躋百齡實

為世所罕有今茲薨逝在履親王固宜哀慟然王已暮年時方炎暑宜少節哀毋過於傷毀至該衙門奏 太妃一切應備辦之物除王府所備外如有不敷著交該處備辦等語殊不明晰 太妃之事自應動用官物著照 懿密太妃之例辦理留京王大臣等照朕旨遵行○辛未 上至闕里釋奠 先師孔子○諭莊有恭辦理朱明贖罪外結一案朕初披閱時覺其顯有情弊豈有入人死罪不行奏聞擅自飭司收贖離任後始含糊具奏者乎莊有恭又非不能辦事之人何背謬乖舛若此是以降旨令尹繼善查辦尹繼善既經莊有恭告知在存心公正者即應據實參奏請旨察議否則正言阻止莊有恭自不敢視為泛常縱意手滑致干重辟及奉到朕旨尹繼善亦當備述前情一面速為辦理乃遲回觀望希圖模稜了事經朕屢行飭催並降旨將莊有恭革職鞫問始稱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丑

原會與聞是莊有恭之情罪尹繼善實有以縱之且釀成其事始終皆由於尹繼善所議將尹繼善交部嚴加議處甚是莊有恭簡任巡撫辦理地方案件自有憲典可遵乃惟以重罰為事自朱明一案而外如張毅孫之聯號嚴疑裕之鬪蟋蟀不一而足其意以為行之既熟將來自可操縱由己莊有恭自應按律治罪然此案則實無賊私入己情弊著從寬免死發往軍臺效力伊見有母喪仍加恩准其回籍料理事畢後前往軍臺不准捐贖許松信身為臬司刑名是其專責乃惟事迎合上司意見毫無可否趙西承審之時示意朱明附會逢迎其在蘇州府任內倚恃巡撫聲名甚屬不堪二人所擬杖流不足蔽辜俱著發往軍臺效力許松信年已垂老如情願捐贖罪兵部照例查辦請旨趙西不准捐贖朕辦理諸臣情罪一秉至公輕重權衡惟悉視其人自取毫無成見於

其開也○癸酉 上奉 皇太后駐蹕靈巖邊 懿旨以 北郊
大祀在邇於次日回鑾派簡親王奇通阿等統率官兵扈從 皇
太后營盤行走○命史貽直仍以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逆匪噶勒藏多爾濟見在懾於兵威或由阿
勒坦額默勒庫隴癸山嶺等處逃出入哈薩克或如達瓦齊逃奔
回地均未可定成衮扎布等宜派兵往截哈薩克之路並恐投奔
回部可速飭五十六扎倫泰令其帶領沙呢雅斯赴葉爾羌喀什
噶爾見兩和卓木時著明白曉諭協力查拏擒獻不可容留大兵
不日即至爾等毋為臨時之悔至準噶爾喇嘛斷不可信朕前降
旨尚欲設立庫倫張興黃教今準噶爾等作孽深重福澤已盡不
過將此內去年未曾助惡之喇嘛查出留其性命解送來京斷不
可仍前庫倫錫喇堪布等名號擇年老不滋事端之人酌量補放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毛

童男二人纒用錢四五百文耳持券回奏不勝憫駭為吾赤子而
使骨肉不相顧至此尚忍言耶夫水旱災傷為地方第一要務朕
宵旰勤求時深軫念見如江南之淮徐等各府屬山東之濟甯各
州縣雖據各督撫查報照例辦理而凡可以議蠲議賑加恩撫綏
之處無不曲加體察破格施恩乃圖爾炳阿初既不據實奏報及
命往查勘又復有意諱飾以致四邑災民流離失所深負朕復加
擢用委任封疆之意從前彭家屏面奏時朕猶以彭家屏為本地
搢紳不免有心邀譽鄉里言之過甚今據觀音保所奏則彭家屏
出自目擊身親而圖爾炳阿之玩視民瘼始終怙過亦殊不料其
竟至於此也圖爾炳阿著革職發往烏里雅蘇台軍營自備資斧
效力贖罪以為地方諱災者之戒真邑永城二縣知縣俱著革職
擊問其虞城商邱二縣如應行參處即著鶴年一併參奏擊問該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天

致增長刁風挾制官長擾及賑務則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國家
 惠養之恩矣彭家屏所述召見奏對之語及與圖爾炳阿面奉諭
 旨一併宣示知之○庚辰免河南夏邑等四縣逆賦○辛巳諭河
 南夏邑等縣被災一事初因詢問彭家屏特命該撫同往查勘復
 降旨加賑及巡省至徐時日擊彼地災黎情形因思夏邑等縣與
 徐沛接壤豈其無災適有夏邑民人張欽告賑恤不周者復為惻
 然動念密遣司員觀音保前往查訪得實是以將圖爾炳阿革職
 發往軍營效力道府以次議處夏邑永城二縣知縣俱革職等語
 所以深為地方官玩視民瘼之戒也比觀音保未回之先復有夏
 邑民人劉元德遮道陳訴並稱縣令不職乞易賢而愛民者朕即
 知其必有指使之入次親加詢問供出生員段昌緒武生劉東震
 主謀指使因令侍衛成林帶往豫省會同該撫查訊今據成林回
 奏至夏邑時令該縣差提段昌緒等竟抗不到案知縣孫默親往
 查拏乃於段昌緒臥室中搜出逆犯吳三桂偽檄一紙呈覽並稱
 尚有指使數人控訴者聞責劉元德而散去閱其偽檄則皆毀謗
 本朝之言極其悖逆段昌緒為之濃圈密點加評贊賞見者無不
 髮指夫吳逆之檄不過曹操司馬懿之作為耳國家撫臨中夏百
 有餘年薄海生民世受渥澤無論我 列祖 列宗厚德深仁自
 古未有即朕即位以來二十餘年惟日兢兢時以愛養百姓為念
 偶遇水旱偏災蠲賑所施動逾數千萬此內外臣民所共知共
 見而朕撫衷自問實可以上對 天地 祖宗下對羣黎百姓以
 為天下之人具有天良必應革薄從忠即邇來辦理夏邑四縣之
 事亦足使頑民知感而乃有喪心毒惡之徒於此等偽檄竟鈔
 錄收藏動筆批閱稱贊朕實為之寒心夫地方被災封疆大吏不

能據實查辦自有應得之罪然百姓中有如此悖逆之人滅絕倫
 紀居心叵測至此自足上干天和災祲之來實由自召若使觀音
 保早回數日則劉元德之遮訴朕亦不加深究必不更遣成林往
 豫而段昌緒之事早致漏網矣豈非此等悖逆之蹟實為天理所
 不容冥冥之中亟欲使之敗露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督不覺
 死之徒亦應知戒矣朕從前降旨治圖爾炳阿等之罪原因諱災
 今經辦出逆檄一事是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且以如此梗不
 知化之人指使控訴欲去其縣令而即為之治其司牧者以罪是
 不益長刁風乎圖爾炳阿不必革職著仍留河南巡撫之任夏邑
 縣知縣孫默能查出此事尚屬能辦事之員並永城縣知縣俱免
 其革職等語各仍留原任所有前降革職及調任各諭旨俱不必
 行其諱災處分仍著交部分別照例察議至收藏偽檄乃出自識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年 三
 字之人原與農民無涉朕不忍因此數人忽視災黎令其失所其
 四邑災務仍著方觀承會同圖爾炳阿妥協查辦圖爾炳阿因有
 前此罷斥之旨遂心存成見有不能釋然於災民者則是自取罪
 戾亦斷不能逃朕之洞鑒也但段昌緒家既有此書傳鈔何自此
 外必尚有收存即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無即應委大員前
 往伊家嚴行詳查並著方觀承前往會同圖爾炳阿查辦此所關
 於人心風俗者甚大該督撫等務宜逐一根究按律定擬以伸憲
 典不可草率了事朕辦理政務毫無成見其賞罰權衡惟隨時順
 應用協乎情理之至當耳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諭軍機大臣
 等輝特賊人德濟特克什克等懼罪逃竄經官兵分道擒拏俱已
 弋獲察達克感戴朕恩奮身效力深堪嘉予前已授為內大臣著
 加恩將伊子塔斯呼勒補授藍翎侍衛並賞段六端茶葉二十封

圖布慎赤倫洪鄂爾等亦各著有勞績如有未經賞翎者准其戴翎並各賞段五端茶葉十五封扎薩克台吉齊巴克扎布著賞給公品級頭等台吉德勒克丕勒索倫佐領瓦齊爾等俱著賞給孔雀翎以示獎勵其首告車布登多爾濟潛通阿逆之厄魯特尼瑪根敦扎布及遣赴軍營報信之阿齊俟伊等到京酌量加恩所有尼瑪根敦扎布阿齊等親屬戶口俱著編入察哈爾旗分安插哈達哈阿桂前因疏縱首賊飭部分別議處今既經擒獲著加恩寬免○哈達哈等奏厄魯特尼瑪原係阿睦爾撒納之兄沙克都爾宰桑因阿逆謀害沙克都爾尼瑪逃避伊犁上年參贊大臣富德進兵時因其熟悉哈薩克地方帶往嚮導與其子們都行走甚勤是以令歸入車布登多爾濟遊牧居住此次首告車布登多爾濟潛通阿逆之事尼瑪根敦多布等公同商議遣阿齊赴軍營報知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年

臣等倉卒帶兵尼瑪被擒聲訴緣由始行釋放是以將伊妻孥等五十一名存留並將尼瑪同車布登多爾濟等解送京師以備質對報聞○壬午命鄉試二場照會試例改表為詩○甲申准直省將軍提督年逾七十不能乘馬者具奏請旨○乙酉前據禮部奏請選羅國使臣於回鑾時在黃新莊引見今日王大臣等至涿州接駕召問何國宗則奏稱交伍齡安介福帶領此在京禮部堂官奏請之事而乃以專諉之隨駕之伍齡安介福二人是誠何心若謂恐有遲誤則黃新莊乃明日駐蹕之地不至趨赴不及其意不過以涿州接駕後即可回京若次日仍須帶領選羅國使臣未免又需信宿耳朕南巡江浙復親臨徐州閱視河工往返三四閱月伊既不列扈從安居在京而乃憚此一二日之勞惜此一二金之費歸家惟恐不速不以衙門公事為重似此存心卑鄙亦奚以勝

東華續錄 乾隆四五

尚書之任表率朝列耶何國宗本屬庸才前因禮部尚書缺出一時不得其人棄瑕錄用今於奏對時觀其龍鍾顛倒仍照原得處分著革任金德瑛徐以烜身為卿貳亦係應行帶領之人一切聽之何國宗隨同附和亦屬不合俱著交部嚴察議奏○丙戌諭前因莊有恭在江蘇巡撫任內濫行批罰贖罪已將莊有恭及附和迎合之許松估趙西革職治罪矣以江蘇一省莊有恭一人任內言之已有數案則各省督撫恐亦俱所不免謂必如莊有恭所辦朱聃一案以緝首重罪不題不奏擅行准贖在各督撫中自必不敢出此至嚴凝裕闕蟋蟀等細微之事量為批罰完結者自屬勢所易行夫立法所以示懲應的決者自應照例的決州縣濫罰尚所嚴禁况於督撫大吏耶爾爾後民間詞訟案件不得濫行准贖若果所犯之罪本輕而為富不仁情實可惡則酌量示罰以充地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年

方橋道廟宇等工之用亦尙可准但須奏明請旨不許擅自批結以杜藉端影射之弊此亦肅清吏治之一端也○丁亥 上還京師○戊子諭朕省方所至嚮咨民瘼河南夏邑等縣被災一事初因詢問彭家屏特命該撫會同查勘降旨加賑及巡省至徐有夏邑民人張欽告賑恤不周者復為密遣司員前往察訪一經得實卽將巡撫革職該地方官分別懲治前後諭旨已共聞共見今日召見九卿科道卽彭家屏所自行敘述之處朕愛養黎元之本心於彭家屏不惟不疑其過甚且聽從保護成全之朕固無負於此方百姓更無負於彭家屏也嗣因復有夏邑民人劉元德遮道陳訴則又供出生員段昌緒等主謀指使經該縣於段昌緒家搜出逆犯吳三桂偽檄一紙該處既有此等喪心之徒忍將偽檄鈔錄贊賞則其風俗人心之敝壞已可槩見傳鈔所及卽彭家屏家亦

五七五

安能保其必無耶因命方觀承前往查辦而召彭家屏至京面詢亦以彭家屏係久列大員世受國恩之人若自首出尚可開一縷之路乃據稱吳三桂偽檄實未寓目再三詰問但稱有明末野史等類存留未燒實不會看等語既云未看何以即知其不當存留天下豈有止見一書之名目而遂曉然其為何等書者乎人家藏書固不能徧閱但既知為不當存留之書而又故為藏匿是誠何心豈必如段昌緒之批閱偽檄始為上干憲典耶夫本地招神遇有地方公務主持教唆已屬越俎多事然其過猶小若於名義所關稍有干犯則其罪更大彭家屏身為大員非尋常愚民劣衿可比今在朕前廷質之下情詞閃爍顯係狡飾彭家屏著革職鞫問俟方觀承等查奏到日審明按律治罪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己丑兆惠等奏臣等領兵至呼圖畢探知尼瑪德恩扎那噶爾布襲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聖

殺噶勒藏多爾濟及其親屬人等扎那噶爾布即往博囉塔拉坐台吉牀而尼瑪又欲害扎那噶爾布往迎阿逆令其管理準噶爾地方見在扎那噶爾布自安濟海起行未久等語此際迅速追擒不難弋獲應先派兵數百繞出前途邀截夾攻方不虞漏網隨行文富德等豫為堵截續據富德咨稱總管端濟布等先至瑪納斯地方生擒得木齊鄂羅斯並收獲男女三百餘人詢知扎那噶爾布移往博囉塔拉尼瑪移往珠勒都斯扎哈沁遊牧移往濟爾哈朗賊人蹤迹見已偵探確實臣等惟有乘其內亂奮力進剿報聞○以歸宣光為禮部尚書王興吾為吏部侍郎由江西布○庚寅上詣 定太妃喪次致奠○諭兆惠富德等前後奏到阿逆與哈薩克不睦回至準噶爾搶掠扎那噶爾布遊牧富德帶兵追襲剿滅賊黨甚眾阿逆不敢迎敵望風而遁追至噶順地方遣兵豫

堵逃入俄羅斯去路兆惠亦即領兵同追等語此次兆惠富德奮勇追捕俱協機宜但兆惠所奏整頓後隊兵丁先辦哈丹等遊牧事竣再同將軍成袞扎布併力辦理等語尙屬未協見在兩路分兵前進特為剿滅厄魯特賊眾若豫知阿逆前來則當併為一隊方合機宜今蒙 上天眷佑使賊自投天網適遇大兵理應先擒首賊其厄魯特等皆可從容辦理著即傳諭成袞扎布等兩路大兵剋期會合務躡阿逆逃竄蹤迹併力擒獲並傳諭眾厄魯特等有擒獻阿逆者不特寬宥其罪更當加以重賞反復開導令伊等擒賊自效以贖前愆至阿逆逃竄之路不過哈薩克俄羅斯二處如逃入俄羅斯則自可申明成例向彼索取若哈薩克既與阿逆不睦將軍等領兵赴彼曉諭利害自必速為擒獻成袞扎布等遇此機會務宜奮勇辦理迅奏膚功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聖

五月甲午諭准徐河道向兼分巡後因專設巡道地方各官遂以非河道管轄遇雇夫搶險等事每致呼應不靈嗣後伏秋大汛辦料雇夫該地方官著仍聽准徐河道調遣毋得歧視以重河防○丙申諭車布登扎布等遣員押解逆賊青滾雜小幼子巴里及伊媳二人來京伊等皆係逆賊親屬律應正法第念青滾雜小祖母原封貝勒博貝之妻巴勒津年逾八旬孤苦無依博貝亦曾著勞績不忍令其絕嗣著加恩將巴里等免其正法仍著車布登扎布傳諭巴勒津如情願赴京即將伊孫及孫媳等交伊同住以示格外優恤之意○丁酉 上詣藍靛廠恭迎 皇太后鑾輿居暢春園○戊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彭家屏供出伊家舊有明末野史等書開具名目是以令三泰前往查取今據三泰回奏布政使劉慥已於四月二十六等日往彭家屏家查辦家產有衣物四十餘

箱書籍未經查閱三泰至彼備查並無前項所開書籍等語前因
段昌緒家中搜出吳逆偽檄彭家屏係伊同縣未必無此等鈔存
逆蹟是以命方觀承往夏邑查辦如已在彭家屏家中搜出逆書
則查辦家產自不待言不知劉慥前往時係出自己意抑方觀承
圖爾炳阿令伊前往是否搜出悖逆書籍若未經搜出而遽先查
什物衣裝則全不知輕重辦理殊謬至所開明末野史諸書並不
由他人首告乃彭家屏親自供出自必伊家所有何至全無蹤迹
彭家屏之子雖在歸德府三泰亦可就近會同圖爾炳阿嚴行追
訊伊家人眾多俱可隔別研究務得實在藏匿處所乃遂交與圖
爾炳阿而三泰輒自先回亦屬錯謬已令三泰復往會同查辦可
傳諭方觀承圖爾炳阿將伊子及家人嚴行審訊明白開導令知
係彭家屏親自供出無可狡賴速行據實呈出倘有可寬之路如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堅執不認即當照律緣坐立行正法不能為伊寬貸也○禮部議
准御史劉宗魏奏直省鄉試內簾向無內收掌官請添設一員於
舉貢正途出身之佐貳選用從之○以湯聘為江西布政使楊贊
緒為陝西按察使由浙江金○辛丑諭朕此次南巡親莅河工相
度險要指授在工諸臣並特派侍郎夢麟會同總河白鍾山疏荆
山橋一帶總河張師載巡撫高晉協辦徐州府黃河兩岸隄工其
徐州護城石工則委之副都御史德爾敏下河諸工則委之副總
河嵇璜六塘河以下各工復委之侍郎夢麟分任責成各有專屬
凡以為積歲被災羣黎籌疏洩之方捍禦之策者胥肝靡甯冀收
實濟業經屢頒明旨矣近據山東巡撫鶴年奏報山東之金鄉魚
臺等州縣未涸地畝尚有一千餘莊因思此方積潦再經伏雨秋
霖將益苦汎溢而上江之宿虹靈璧等處河南之永城夏邑等處

東華續錄 乾隆四五

在在皆有積水計漫淹地界不下數百里此其受病非一朝一夕
驟致蔓延蓋其始皆由於地方官漫不經心偶遇水災不亟為籌
度日復一日因循釀害積水日益增淹地日益廣以致高下田廬
盡成巨浸及至受害既深自非大動帑項厚資工力不能奏效而
大小各官又莫能深悉受害之由確得祛患之術惟恐議疏議築
虧帑貽累遂稱噤口束手坐視其民為魚而莫展一籌今水患已
不可勝言若不及時徹底籌辦將來其何所底止耶此亦朕南巡
未了之事著侍郎裘日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上江見在積水各
州縣往來周視寬以時日熟察情形諮詢輿論勿憚再三其在山
東者與鶴年會商在河南者與圖爾炳阿會商在上江者與高晉
會商其地方官有熟悉水道之員聽其酌量差委務在通盤籌算
無分疆域凡可以登民衽席計安全而謀樂利果歸實用毋惜多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費帑金朕痲痺一體南顧曠咨展轉憂勤之意皆諸臣所共悉其
深體而共勉之以副委任○諭據方觀承等奏審訊劉元德告賑
一摺內稱彭家屏接編回縣輒言此番恩賑由伊陳奏而得家人
佃戶復在外張揚遂致劉元德司為政等妄生覬覦其呈詞伊姪
彭型會轉送閱看彭家屏已屬知情請革職審擬等語方觀承等
所辦非是夏邑永城等縣水災原因彭家屏陳奏朕始得聞知是
以初令圖爾炳阿查明賑恤時即令彭家屏同往蓋地方遇有災
傷巡撫既諱災不報而本地鄉宦能以實情入告此正能體朕懷
保小民惟恐失所之意朕所嘉予至劉元德妄行叩關究出指使
之生員段昌緒即於伊家中搜出吳逆偽檄因思該地方風俗敗
壞泯絕天良恐藏匿者不一而足爰命方觀承等前往查辦而召
九卿面詢彭家屏彭家屏即供出有鈔存明末野史等書三種夫

五七七

使此三書中果有悖逆誣毀之言而以應官方面受恩數十年之大吏忍於鈔錄存留其罪尚容誅乎即使指使劉元德叩關屬實而主使之罪輕收藏逆書之罪重若僅如方觀承等摺中所奏則彭家屏本係朕差令與該撫同往查災者即使邀譽鄉井亦人情所必有何足為罪若以此治罪使陰懷詐背本朝之輩謂因告災罹譴反得藉口而民隱無由上達亦非朕廣諮博訪憂勞勤恤之本意也明末野史等書乃彭家屏親筆開出書名具有來歷何以並未查出該督等不詳究收藏逆書實蹟專以劉元德控告一節定彭家屏罪案殊失輕重之宜至搜出往來書札內有請託干求尤其末節更不必問矣原摺著發還○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彭家屏供出家藏有明末野史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豫變紀略等書續又供出酌中志南遷錄並鈔本小字書係天啓崇禎年間政事等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五

書以上各種該督等何並未查出一種甚屬草率著將供出書目並寄該督等逐一詳細查明具奏尋奏段昌緒所鈔逆檄由司存存給而司存鈔自司淑信司淑信得自已故郭芳尋家此外實無傳鈔之人至彭家屏家書籍查出明季豫變紀略刻本其餘日本乞師等書據彭家屏之子彭傳笏供稱於四月十六日間段昌緒有逆書之信查閱家中書籍見有明末鈔本等書恐有違礙未暇檢閱槩行燒毀等語查彭傳笏燒毀各書係出己意抑係彭家屏傳信及得書來歷均須對質明確除段昌緒等按律定擬外請將彭傳笏等交部嚴訊得旨細閱供單爾等不無將就了事之意著將人犯交方觀承親帶至京請旨○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奏巴圖魯侍衛奇徹布等追趕阿逆至古爾班呼斯坦地方擒獲宰桑巴桑及阿逆所差得木齊普爾普得木齊達瓦護衛蘇珠

克圖據供阿逆並未至此帶領達什車凌賽爾喇呼等四十人由欽達爾嶺北前往巴爾達穆特游牧地方見在富德奇徹布等簡練兵馬赴阿逆逃竄處所追剿等語兆惠何不急速接應富德往擒阿逆阿睦爾撒納係要緊正犯若乘此機會拏獲諸事皆易於辦理其餘事件即稍為稽遲無關緊要又兆惠摺內稱扎那噶爾布差人令克喀特烏嚕特人等尾隨大兵搶掠臺站等語朕已諭交將軍成衮扎布等令其酌量發兵剿辦即照所奏於烏嚕木齊安濟海托多克地方安設三大臺站亦安但此次搶掠臺站不過大兵經過剿剿竄匪與瑪哈沁之厄魯特行竊而已未必係大夥賊眾故昨經阿里袞奏到此事朕即降旨令阿里袞帶兵照料臺站今兆惠亦派兵令巴圖魯侍衛奎瑪岱前往接應接剿餘匪並藏匿之瑪哈沁等想臺站一帶皆已安靖即宜照舊安設臺站驛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美

遞始能迅速兆惠等辦理驛遞務期迅速再巴罕庫蘇臺站筆帖式塔克什哈遇賊打仗身受多傷理宜加恩但塔克什哈與賊打仗後宜仍在本臺駐紮乃伊並不在本臺帶領餘眾前赴圖古哩克台殊屬怯懦若仍復加恩恐別臺站人等效尤竟將臺站遷移必致誤事塔克什哈著以功抵罪仍留於臺站效力英善身受重傷逃出殊屬可憫除仍留千總職銜在軍營效力外仍加恩賞給銀兩鄂博什帶兵前赴額爾齊斯之那林布嚕勒等處路遇庫圖齊訥兩宰桑鄂勒錐等三十餘戶皆經剿殺殊屬奮勉著交兆惠將鄂博什及隨行官兵並陣亡之委署驍騎校外關保等查明職名俟大功成後一併送部議敘○諭昨據成衮扎布奏巴圖爾烏巴什等欲擒阿逆呈獻今據兆惠奏巴圖爾烏巴什自稱係噶爾丹策零之婿帶領集賽人等前往伊犁等語前後所奏情節不同

著將兆惠摺錄寄成衮扎布閱看伊等兩路大兵自當會合即確探阿逆逃竄處所奮勇擒拿毋致疏縱巴圖爾烏巴什既前往伊犁必與大兵相遇成衮扎布即詳察情形辦理不得因其有擒賊自效之言輒行寬縱如果擒獻阿逆即遵照昨降諭旨令其遷移內地斟酌辦理再兆惠摺內稱扎那噶爾布等煽惑克喇特烏魯特各鄂拓克令尾隨大兵之後搶掠臺站等語克喇特烏魯特等俱在珠勒都斯一帶遊牧並著成衮扎布就近發兵先行剿滅○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兆惠奏阿逆窮竄情形自可計日就俘惟左右哈薩克地方應豫行遣人曉諭已降旨令成衮扎布等遣員赴阿布賚處開示利害令其擒獻三等侍衛布衮藍翎明嘉薩爾熟悉彼處情形著馳驛前往軍營交與成衮扎布等選派侍衛數員帶領前往阿布賚有欲圖阿逆之意此時未必再行逃往其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完

哈等四人戕害錫克錫爾格及錫克錫爾格母妻幼子家屬人等請投濟木巴為總管孟克濟爾噶勒為副總管其應帶往軍營者酌量帶往得旨宰桑錫克錫爾格已為其屬人所殺成衮扎布等即將濟木巴等分別授為總管副總管向屬妥協惟是厄魯特等生性兇殘互相戕賊斷不可少事姑息前命將軍等進剿各鄂拓克時務將賊眾剿滅其餘老幼人等暫行安撫擇其人尚可信者授為總管副總管以資約束不得照從前留各鄂拓克舊名仍授為宰桑收榜額等名目屢次降旨甚明今成衮扎布等所奏原不過一時暫為權宜事竣仍當分別辦理即如錫克錫爾格詭稱帶兵擒獻阿逆乃反與阿逆同謀情罪可惡今雖為其屬人所殺而濟木巴等又安能保其不生他變成衮扎布等務宜加意防範稍有可疑即行正法至見在軍營之三都克令其回至遊牧辦理亦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四十

扎布幼習軍旅自能奮勇爭先此等意見必出自舒赫德伊赴軍營時朕訓誡至再至三何得遲疑觀望一至於此且見在阿逆情形與上年迥不相同伊前與阿布賚交結甚深今已成嫌隙勢不能再行逃往至右部哈薩克特柳克之容留與否尚在未定且上年策楞等帶兵追擒並未深入伊料此次大兵亦復如是必潛身於險僻處所苟延殘喘俟大兵撤回仍復竄入勢所必然此時惟確探逆賊逃竄處所派富德等帶領精兵多給馬匹務期徹底搜捕擒擊首惡以彰國憲其餘眾不必即行辦理至霍集占使人沙呢雅斯已派員送還回部如恐其洩漏軍情則即行正法其五十六托倫泰等亦即追回毋庸遣至回部成衮扎布等即遵照妥協辦理○庚戌諭何國宗罷職以來家居無事算法尚伊世學著賞給編修銜在上書房行走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望

六月辛酉朔諭圖爾炳阿著來京候旨河南巡撫員缺著胡寶琮調補胡寶琮未到任之前著劉懋暫行護理其江西巡撫員缺著阿思哈署理○諭前據郭一裕參奏恆文令屬員買金短發金價巡閱營伍沿途縱容家人收受屬員門禮等款朕以恆文歷任封疆受恩最重當不應至此是以特命劉統勳會同定長前往查察今據劉統勳等奏到恆文買金一事及縱容家人收禮俱屬確實恆文身為大臣自應潔己率屬乃簠簋不飭一至於此實為深負朕恩恆文著革職擊問其案內有名之汪筠羅以均等著一併革職嚴審究擬具奏○壬戌諭前據郭一裕參奏恆文各款特命劉統勳會同定長查辦今據奏到買金等事屬實業已降旨將恆文革職擊問但閱供詞內稱購金情節實緣欲購備方物進貢商之郭一裕據云滇省惟金較貴重我擬製金手鐲四箇進貢因令標

員明柱向巡撫衙門領取鑪鐻購金製備等語臣工貢獻前會屢經降旨禁止即督撫所貢方物不過茗柑食品等物以資賞賜或遇國家大慶聞有進書畫玩器慶祝者酌留一二亦以通上下之情而已從未有以金器進貢者使恆文果有金器進到亦必申飭發回况內府何所不有甯藉此斐斐金器為耶而乃藉詞勒派屬員短價冀圖餘潤以致喧傳閩省殊玷官箴然既有以進貢為口實者嗣後各省督撫除食品外槩不得絲毫貢獻違者以違制論至恆文歷任封疆豈尚憤於事理其在公正大臣一聞郭一裕進貢金鑪之語即應據實參奏乃不惟不奏更尤而效之反被所欺是何愚之甚耶但郭一裕既以進貢金器懇懇總督隨以購金參奏是復何心此雖恆文一面之詞亦不得不根究明悉著劉統勳定長將此情節逐一秉公嚴訊至恆文家人或偶爾需索尚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望

可諉為耳目不周乃金銀贓物計值累千是其網利營私稔惡盈貫何得僅以失察為解著一併嚴審具奏○召石柱來京以托穆齊圖為廣東布政使明山為山西按察使由甘肅肅○癸亥免甘肅通省二十三年額賦○免河南夏邑等四縣二十三年額賦並命查勘溝道○改直隸遵化薊州二營隸馬蘭鎮○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昨劉統勳審訊恆文短發金價縱容家人款蹟屬實已降旨將恆文革職擊問矣恆文身為大臣藉口進獻勒派屬員短價取利其罪固屬難追但據恆文供金鑪式樣得之郭一裕見有領取鑪鐻之中軍明柱可證等語果如恆文之言則是郭一裕先以鑪式示恆文繼乃以購金參劾又明知金鑪不可進獻必奉嚴飭乃告以今年不進竟似恆文全墮其術中者此乃市井所不為豈大吏同事一方面而竟出此或郭一裕先會製鑪備貢後因恆文紛

紛購金閩省喧傳恐彼此俱致敗露遂不復入進而轉以參劾恆
文爲先發計亦未可知但恆文之金既資購買豈郭一裕製鑪之
金獨不需購買乎其購買屬之何人未進之金鑪何在亦不得因
係先參遂置之不問若劉統勳等因有此旨又誤會謂因郭一裕
有鑪不進復加窮詰則更失之遠也總之此二人雖共事日滿未
必素無嫌怨聞郭一裕所參及恆文所供彼此俱不無構陷挾嫌
惡習著傳諭劉統勳等務將此中實在情節悉心詳審卽行具奏
○以愛必達爲雲貴總督調陳宏謀爲江蘇巡撫明德爲陝西巡
撫定長爲山西巡撫以周琬爲貴州巡撫徐垣爲四川布政使九
成爲安徽按察使由山東兗
沂曹道遷○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
擊獲阿逆宰桑烏巴什供阿逆逃往塔爾巴哈台地方等語此言
未足憑信宰桑烏巴什乃阿逆最信用之人阿逆被大兵擊敗逃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竄必與烏巴什同行今伊在雅瑪圖地方爲我兵所獲故爲遷就
之詞阿逆得以乘間脫逃均未可定將軍成衮扎布等在伊犁色
勤等處加意防緝此際兩路將軍大臣等正在擒拏阿逆無暇辦
理餘賊然各處賊匪其量爲安插處仍照常撫慰安插見在歸降
人內有出色者或賞戴翎頂或量賞銀段以結其心務宜妥爲辦
理此時若阿逆已擒餘賊可隨便辦理如尙未獲我兵遠行資糧
接續甚難宜卽撤回或在吐魯番額林哈畢爾噶一帶過冬明歲
再行進剿成衮扎布兆惠等於應撤兵時務遵朕訓諭將兩路大
兵會合一處乘撤兵之便協力將安插之賊眾熟計確商速爲完
結勦辦此皆朕親伊等所奏情形豫爲籌畫其應如何相機辦理
之處在將軍大臣等酌量地方情形辦理斷不可拘泥朕旨此時
如得信息速行奏聞○兆惠等奏據侍衛奇徹布等擊獲厄魯特

宰桑烏爾古勒濟勒烏魯木等及所屬人眾查烏爾古勒濟勒前
會授散秩大臣後復附和逆應卽行正法第據供稱見在博囉
塔拉地方遊牧阿逆會令同行並未前往尙屬實情此時正在擒
拏阿逆之時此等賊人似毋庸卽辦仍令在原處遊牧至烏魯木
從前擒拏唐古忒時曾經效力賞給翎頂今聞大兵前來卽率屬
數十人投至軍營已令在軍營作嚮導往擒阿逆其屬人亦仍令
在原處遊牧俟擒拏阿逆後再行分別辦理報聞○丁卯諭軍機
大臣會同九卿科道等審擬段昌緒彭家屏一案段昌緒鈔錄偽
檄圈點評贊悖逆已極其罪自不容誅至彭家屏前因段昌緒家
查出偽檄彼時以該處人心惡劣卽彭家屏家亦不能保其必無
因降旨嚴查及到京後召九卿科道面詢彭家屏所問者偽檄及
詆毀悖逆類於偽檄之書耳而彭家屏果供出鈔存明末野史數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種蓋彼時彭家屏意中以朕已查獲伊家中書籍難以狡飾是以
據實供認尙冀稍減萬一而伊子不知希圖滅迹先已聞風燒毀
若使此數種書中果無悖逆詆毀之言亦何必作此鬼域伎倆耶
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鷲忌怨最爲分明從
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詆毀朕因此深薄其
爲人平心而論鄂爾泰父子雖未必能比古良臣而較之李衛其
相去何啻霄壤是彭家屏之傾險狡詐已可槩見但服官已久小
有幹具是以歷加升用伊在藩司中資俸最深而終不畀以封疆
重任者蓋恐其乖張自用不獨一省官民胥受其害而伊亦必至
重干罪譴正深於保全之意乃伊迷心懷觖望託病曠官今春南
巡前來接駕奏及夏邑等縣被災情形朕卽召巡撫圖爾炳阿在
伊前面加質責並令其同往查勘其所以不卽治圖爾炳阿諱災

之罪者實以本地薦紳一言遽為斥一巡撫此風斷不可長而仍諄諄面諭爾炳阿不得因此挾嫌借事報復朕之始終成全彭家屏者如此乃前於九卿科道等召對面詢伊云朕降旨於巡撫為恩待汝乎非恩待汝乎伊但稱皇上大公非為臣一人且詞色毫不知感此豈非滅絕天良者乎以彭家屏居心觀之則其所鈔藏者自係詆毀悖逆之詞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閱評點耶其所供之書俱稱得自崑山徐乾學家此時若逐加根究何難追出原本然蔓引株連獲罪者眾朕所不忍試思本朝撫有中夏厚澤深仁休養生息薄海臣民共享太平之福自漢唐以來實罕與倫比在定鼎之初野史所紀好事之徒造為荒誕不經之談無足深怪乃迄今食毛踐土百有餘年海內指神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國恩何忍傳寫收藏此實天地鬼神所不容未有不終於敗露者如段昌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緒彭家屏之敗露豈由搜求而得者乎此後臣民中若仍不知悛改消滅天道自必不容令其敗露亦惟隨時治以應得之罪耳彭家屏本應斬決但所藏之書既經燒毀罪疑惟輕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段昌緒從寬改為斬決其緣坐妻妾並免其入官為奴司存存司淑信俱從寬改為應斬彭傳笏依擬應斬俱著監候秋後處決其彭家屏家產原應入官且伊擁有厚貲田連阡陌而為富不仁陵虐細民鄉里側目著派侍衛三泰郎中蘇勒德前往查明應入官者即行入官其房地著加恩酌量留給養贍家口外所餘田畝分賞該處貧民交該撫胡寶瑤妥協辦理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戊辰諭河南歸德府所屬之夏邑永城等縣連被水災而該地方官玩視民瘼有心諱匿及降旨賑恤仍不實心經理一任災黎流離失所殊負牧民之任向所以姑留原任者以

該地有不法莠民設法告訐該管官其風實不可長今才頑者既已除去則良懦者其實可憫該縣官匿災不恤有顧仇其民之心僅予罷斥不足蔽辜夏邑縣知縣孫默著革職解刑部治罪永城縣知縣張銓亦著革職交與該撫照例治罪其夏邑縣員缺著觀音保以通判銜管知縣事馳驛赴任永城縣員缺著直隸內邱縣知縣孫爾周調補該督方觀承即行飭知令其速赴新任該二縣積荒之後民氣凋敝觀音保等其善為撫綏加意整頓稱朕軫念災地至意○允刑部侍郎蔡新回籍終養○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愛必達已有旨用為雲貴總督江蘇巡撫員缺以陳宏謀調補矣陳宏謀自陝赴江尚需時日督撫事務自應尹繼善一人兼辦但伊平日為人專以模稜了事此是其一生受病處誠諭丁甯幾於舌敝總未痛加滌洗即如地方災務先事而厚費圖之使不致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受災伊輒慮徒費無益必不肯為甯待其成災而請賑不知有災而賑即辦理極其妥協究不若無災而得中歲百姓為能自樂其生今年年疏築年年蠲賑民間田畝甫涸旋淹終無了期有司不勝其勞而蒼黎不勝其苦所費動盈鉅萬所得糶及升斗則與其賑之被災之後何如籌之未災之先即以所費計之亦不當如此何況為民司牧於心誠何忍耶尹繼善熟悉情形於淮徐各屬積年被災之處何以使永弭水患但有善策即經理數年寬其時日多費帑金朕所不惜若但模稜了事豈不孤負江南百姓稱頌之美名耶目下徐州一帶積水未盡消涸而窪地又以多雨被潦即設法宣洩果能速消不誤秋禾否江蘇各屬望雨甚殷今已六月初旬矣會已得有透雨澤否近日情形若何一併即速馳奏以慰軫念○庚午諭今日召對西安布政使劉藻據奏盧焯在西安巡

撫任內遇有進貢方物止量給薄值實皆派辦及調任湖北向借庫銀一千兩未曾應付等語盧焯乃獲罪廢斥之員朕念伊尚係舊人加恩錄用適因一時乏人令以京卿署理撫篆旋復實授理宜感激朕恩勉圖報效不意其卑鄙性成不知悔改尚復如此督撫進貢一事朕屢經降旨停止繁不得有所進獻其各省方物不過柑茗香屑之屬以備齊予此則伊古有之不在禁例從前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覈定督撫養廉洞悉下情是以從優賞給諭旨中亦屢及此此與發價令伊等承買何異伊等每年所貢方物幾何原可從容備辦即不備辦亦不强也乃以此為囊橐中物專已自封而又藉進獻之名派累所屬為漁利計甯屬員之養廉顧為資助督撫設耶因問及陳宏謀據劉藻云伊辦貢皆出自養廉如數給發是可見鄙吝之與自好存乎其人嗣後督撫各宜自量如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以養廉自辦毫無累及所屬循例可也藉曰不能則如勿進若如盧焯及近日恆文之藉口自肥則斷不可督撫之優劣自由積效於進獻毫無干涉此亦天下所共知者而旁人之指摘議論必不可掩彼受派累者不且怨及君上耶至庫項絲毫均關國帑乃竟欲私相授受公然向藩司借貸其罪更不待言矣盧焯深負朕恩著革職發往巴里坤效力贖罪並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又諭盧焯已有旨革職湖北巡撫員缺著莊有恭戴罪署理莊有恭辦理朱聃一案初恐別有情節本欲俟究出實情重治其罪迨後訊明此案罰項尹繼善實亦與聞非莊有恭一人之意且毫無染指其罪止於專擅不行奏請尚在可原是以量予薄譴令其回籍治喪後赴軍臺效力今巡撫一時未得其人姑從權宜由軍臺廢員起用以觀後效恐不知者妄疑封疆重任數月之間忽予忽奪是未能

悉朕用人之苦心矣著將此諭令中外知之○諭禮部侍郎員缺著彭樹葵補授子敏中見將服闋著來京署理刑部侍郎事務服闋後再行實授○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成衮扎布等派色布騰巴勒珠爾前往追擒吞圖布等朕即將辦理未善之處傳旨訓諭今果不出所料色布騰巴勒珠爾等既已追及賊人猶且任其脫逃伊等動以官兵馬力疲乏為詞獨不思賊人被追其馬力轉能馳騁乎且既獲駝馬四百有餘何不即以之換給兵丁奮力前往而乃遽爾回兵束手無措實屬怯懦色布騰巴勒珠爾原係獲罪之人今復令其效力軍營以贖前愆宜如何感激奮勉乃遇此數十垂斃之賊尚不思奮勇當先其罪甯可復追成衮扎布舒赫德等尚稱其斬賊甚多曲為迴護甚屬非是此次副都統由屯及隨往官兵等尚屬出力著交部量加議敘色布騰巴勒珠爾姑從寬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免其治罪仍著成衮扎布等派兵三百名交色布騰巴勒珠爾會同明瑞前往追擒務將吞圖布等拿獲如再行疏縱朕斷不能姑貸○以羅源漢為倉場侍郎由大理寺卿遷○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已領兵往擒阿逆所有軍營事務降旨令雅爾哈善會同永貴辦理見在擒擊扎那噶爾布尼瑪等及勦滅哈丹阿巴噶斯扎哈沁人等遊牧俱屬緊要雅爾哈善務宜奮往辦理再勦滅賊眾應帶兵極力搜捕不必專在濟爾哈朗駐紮雅爾哈善到軍營時即派遣三格等分路擒剿其附近之瑪哈沁等一併勦滅毋留餘孽前降旨令額勒登額勦滅扎哈沁賊眾後前往策應兆惠今兆惠富德等已經追賊遠去額勒登額諒已不能追及著即赴濟爾哈朗聽雅爾哈善等調遣○命河南截留明成漕糧十萬石備賑○戊寅命各督撫防閑幕友○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白鍾山奏洪澤

湖水勢長發仁義智三壩過水甚多見在清口東水東壩量行寬展俾清水暢流會黃入海等語白鍾山此舉已遲矣清水原淮水故路東西兩壩古人俱有深意蓋為淮流力弱資其堵束併力刷黃至淮水既富盛漲之時西壩不動東壩當早為宣洩以減其勢此固操縱由人非可膠柱至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閘也欲洩水勢當在清口清口洩一分尾閘便減七八分清口壩不早為展拓毋怪乎水勢全注五壩而高資諸邑行被水患矣此朕今春親臨相度時所欲言而未及言者可傳諭白鍾山等嗣後清口東水東壩當秋冬淮弱時仍照舊修築束清敵黃其春夏之交一遇水漲即行展拓開閘至盛漲時三壩等處過水一寸則東壩可開寬二丈過水二寸則開寬四丈俾得疏洩通暢不致奔赴尾閘此最要之著所當永遠遵行又黃河水勢於五月下旬陡長其力既盛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覽

自能刷沙見在徐州一帶沙淤處所可衝刷加深否亦著白鍾山查明具奏又諭據白鍾山奏天然開添建閘板一摺尤屬遷就錯誤黃河盛漲豈木板所能堵拒從古治河未聞有以建閘為善策者就令中造石磯分為二門石磯能為砥柱乎白鍾山老於河工何乃作此童稚之見此工竟不當作著將此傳諭知之○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兆惠等奏三格等帶兵追趕扎那噶爾布尼瑪至孟克圖嶺賊眾營壘甚固且山復險峻一時未能擒獲移兵至薩哩克巴哩克之前嶺前進擒擊等語昨日成袞扎布奏烏勒登等見扎那噶爾布尼瑪等同阿巴噶斯鄂拓克人眾由額林哈畢爾噶逃往喀什河地方即帶兵往追等語則兆惠等所奏逆賊扎那噶爾布尼瑪等被三格等擊敗負險結壘而我兵阻截賊路如果嚴緊賊何致脫逃即使逃出三格巴爾阿等亦應隨賊尾追烏勒

登等截賊之前兩路夾攻賊由何處逃竄乃成袞扎布所奏烏勒登在喀什河望見阿巴噶斯鄂拓克人眾始帶兵往擊如係邀截之兵當迎面相遇何致望見賊蹤始行追擊兩處所奏全不相符著將軍成袞扎布等查明具奏即據色布騰巴勒珠爾擒獲之厄魯特巴布明供稱吞圖布為其屬人所殺一事亦未可遽信見在擒擊之巴布明或即時正法或尚帶領行走之處亦並未明白陳奏著一併查明再從前成袞扎布等奏克特烏魯特綽和爾烏喇特之鄂拓克人眾皆已招降安插地方甯謐因即前往辦理回部等語鄂拓克人眾雖經降附不過暫行安撫不可遽信見在扎那噶爾布尼瑪巴圖爾烏巴什等及哈丹阿巴噶斯扎哈沁之厄魯特等俱未辦理况阿逆自投天網宜上緊擒擊今將正項應辦之事置而不辦乃前往辦理回部甚不合機宜朕會屢經降旨暫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覽

且停止辦理回人前往擒擊阿逆或又於伊等摺內批示照伊等所奏辦理此皆朕覽伊等陳奏懸揣情形將軍大臣等斷不可拘泥諭旨即朕所降旨內有實在難行之處亦宜據實陳奏今擒擊阿逆及巴雅爾哈薩克錫喇皆適值兆惠之隊成袞扎布所領之兵相離過遠擒擊此數逆賊之事朕今皆專委兆惠而擒擊扎那噶爾布尼瑪巴圖爾烏巴什勦辦哈丹阿巴噶斯扎哈沁人眾即專委成袞扎布彼此相機辦理不得過分畛域汝等奉到諭旨於本月初間若能擒獲賊匪甯靖地方即由彼處前往辦理回眾如八月初間尚不能擊獲一二賊匪將哈丹阿巴噶斯扎哈沁人眾辦清則八月下旬時屆寒冬宜即撤兵或在額林哈畢爾噶一帶地方駐紮過冬或在吐魯番巴里坤駐紮之處伊等相機定議具奏總之成袞扎布係大將軍諸事理宜相機決斷辦理不可觀望

著遵照朕旨盡心籌畫速行定議具奏○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喀爾喀副將軍親王桑寨多爾濟等奏原任公品級達瑪琳前往瞻禮呼圖克圖逃去見交尙卓特巴往擊等語達瑪琳係喀爾喀部內一小台吉前因勘辦包沁厄魯特等隨眾效力朕即特加殊恩封伊為公品級達瑪琳並不知感念朕恩擅離軍營退回遊牧復附和逆賊青滾雜卜造言惑眾是以朕降旨令押解來京訊問達瑪琳畏罪不敢進京復令軍營將軍大臣及該部落副將軍等屢次遣人往召又不遵行反指稱瞻禮呼圖克圖逃去似此玷辱喀爾喀不知法紀之人宜嚴加查拏故朕降旨務將達瑪琳拿解前來專交王桑寨多爾濟辦理並傳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知之如達瑪琳果至該處即交尙卓特巴擒拏解送王桑寨多爾濟處遞解來京○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奏富德等追襲阿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至 逆已將巴爾達穆特各鄂拓克人眾收服阿逆窮蹙奔竄如係逃入哈薩克地方即領兵前往擒拏等語富德等此次奮勇追襲甚屬可嘉如已經弋獲自可竣事若又逃竄他往則應暫行撤兵富德毋庸前往哈薩克仍遵前旨俟明春再行辦理至奏請將巴爾達穆特等各鄂拓克人眾暫為安撫事屬可行但伊等若聞見在撤兵明歲仍行前進之語必致妄生疑懼致滋事端務須密行防範富德著賞給荷包並發往荷包十箇著富德酌量賞給奮勇行走之圖倫楚奇微布等以示鼓勵勞三此次亦屬奮勉著施恩補授二等侍衛其厄魯特侍衛袞楚克扎布著賞給孔雀翎並銀五十兩所有陣亡之察哈爾子爵車凌多爾濟著交部照例議卹○戊子諭原在粘桿處行走侍衛哈祿前因懶惰經該管大臣參奏革退侍衛今伊居然自以身係額駙仍復戴頂豈有是理且額駙

何足為重著將哈祿之額駙品級革去王公之格格額駙賚以品級原係國家優待宗室之典額駙無非自有應得品級本身既因獲罪革職豈可仍留額駙品級且頂帶且格格一經下嫁即為其婦自應一律如夫額駙品級既經革去其格格品級亦當一體革去嗣後額駙因罪降旨革職者格格品級一併降革之處交該部會同宗人府定例具奏尋奏嗣後如有額駙等奉特旨革職及緣事斥革者將額駙一併革退其格格品級亦一併革退不准食俸看門披甲人等樂行裁革將原封冊文進繳如有開復所繳冊文照舊發還如額駙在職官任內有革職留任及降級留任者又如本身額駙品卑而見在品秩高於額駙雖有降級調任較額駙本銜尚優所有額駙品級俱免降革如在任內有降級調用者降一級則郡主額駙降為縣主額駙以及二級三級四級皆遞降如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至 之格格亦隨夫降等其俸及看門披甲錢糧亦照所降支領如無等可降將額駙格格品級一併革去如遇格格得罪將格格額駙革去仍留額駙本身職官再降等之格格從前所授冊封文送內閣添註降等緣由如有開復亦將冊送添註開復緣由並額駙格格降等令該處報明宗人府禮部存案載入會典從之○兆惠等奏富德遺員解阿逆之姪達什車凌至軍營親加訊問據供上年阿睦爾撒納因為哈薩克眾人不容回至布喀地方今年二月內在博囉塔拉等處會集眾厄魯特商議共願推為台吉阿睦爾撒納即遣巴布克往告哈薩克求助馬駝牲隻並同往掠噶勒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等遊牧又遣宰桑車凌扎布至和托輝特青滾雜卜處通信阿睦爾撒納至濟爾哈朗遇見大兵即行敗走逃至伊瑪圖鄂倫諾爾等地方因遣達什車凌赴哈薩克借兵中途被

獲見在阿睦爾撒納或仍往哈薩克或逃入俄羅斯均未可定並據副都統愛隆阿等獲阿逆遣往烏梁海塔爾巴等供亦相同應將達什車凌解京治罪其餘即行正法報聞○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徐州等處各工勢須分段經理且毗連之山東河南數處積水尚未消涸是以命夢麟奏日修等往來查勘會商辦理但見據該督所奏詞意之間似有不願欽差在彼之意從來地方官不利有欽差亦向來陋習而欽差亦往往以伺察地方之事為長此皆非從公起見著傳諭裘日修夢麟等如地方官果有推諉不力及呼應不靈處當申飭者即行申飭當參處者據實參奏其工程以外非職分所及不必置問貽地方督撫之口實也將尹繼善之摺及朕旨鈔寄令悉○諭尹繼善覆奏准徐水忠一摺稱淮徐地勢卑窪一遇陰雨連綿即不免浸淹雖多開河道水患仍難遽減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此實地勢使然等語所奏甚屬乖謬足見其因陋就簡之錮習始終牢不可破審爾則徐沛一帶其無城郭居民久矣且無待遠引即自康熙雍正數十年以來其間即不無偶被水災要皆旋淹旋涸居民咸獲安居從未有連年浸淹如近歲者此必實有致患之由為地方計正宜悉心查勘設法宣洩為生民除患若如尹繼善所奏水患終不可除將舉此數郡生靈盡付之不救乎抑年年賑濟月月撫綏長令其仰活於國帑乎朕非惜帑金而權出入但明知賑濟之事辦理甚難外省有司孰肯盡心民瘼自督撫以至司道守令層層皆得實心明察之人或不致吏胥舞弊而甚難其必如此也即一縣如此餘縣未必如此即皆如此究之實惠所及僅免其轉於溝壑耳能如逢年之得安飽暖乎尹繼善曾不一念及此猥云地勢卑下將悉以委之巨浸是尚為有哀憫斯民之良

心者乎至其所奏相度開濬時仰懇責成地方官俟工竣後再請欽差查驗等語尤為語中有刺朕因徐州各工必須亟為整頓而督撫諸臣實無暇兼顧是以遣夢麟等在彼監修見據奏荆山橋茶城等工俱已告竣可見實力籌辦自能奏效若非朕特遣夢麟至彼何以如許工程竣工迅速若此至伊等如果有藉端需索擾累及干與地方等事何妨據實陳奏而必隱躍其詞乎著將此一併傳諭尹繼善令其同奏尋奏准徐一帶水患頻仍臣親行相度河道欲次第辦理所謂水患難以遽減實屬悖謬至奏開河道責成地方辦理因原奉諭旨將積年被災之處何以永弭水患交臣籌辦並令夢麟會商之旨彼時尚未接到是以奏請督同地方官經理專其責成非別有意見臣見與欽差夢麟商酌並無彼此參差而欽差亦毫無需索干與之事報聞○命江南河南沿河各州縣將淮河水勢長發情形隨時報明江南河道總督查覈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五

雷

臣王先謙
臣周倫蕃恭校

秋七月辛卯朔諭劉統勳等審訊郭一裕與恆文商量貢金一摺
恆文身為總督乃借貢獻為名縱其慾壑見據查出賊私票應
俟各案審明按律治罪至郭一裕先以貢金懲慝恆文並呈示式
據後見閩省喧傳乃先發制人冀立身於不敗迹其所供行險取
巧情狀一一畢露伊本屬小器前於山東巡撫任內陛見時曾面
奏臣家計本足自給且久歷外任願進銀一萬兩為工程之用朕
聽之駭然深斥責其非因一時未得其人未即更易今觀其先購
金置備進其病根深錮是以隨處發露耳且其購金亦委之司
道即云照數發價而以司道大員供督撫私役閩省趨風成何政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體國家設官分職之義固如是乎郭一裕深負封疆之寄著解任
來京候旨外人無知者或謂恆文係滿洲郭一裕以漢人參奏滿
洲是以兩敗俱傷此則鄙謬大不知朕心朕自登極以來滿漢從
無歧視此案審定時必辦理至公至當允愜其心况從前 皇祖
時張伯行糾劾噶禮經大臣審訊証坐張伯行 皇祖察知其實
重治噶禮之罪而張伯行任用如故此家法也但郭一裕為人非
張伯行比耳至納世通沈嘉徵身居藩臬原許其具摺奏事遇督
撫有此等事即應據實陳奏乃並匿不以聞惟事迎合上司毫不
知愧何以為屬僚表率納世通沈嘉徵著交部嚴加議處具奏尋
議上得旨納世通沈嘉徵俱照部議革職○諭嘉峪關外路多戈
壁從前並無水泉今年大兵經過鑿井之處俱得甘泉水勢騰涌
普濟軍行不特所過駝馬汲飲有資即往來商賈亦多利賴此實

神明贊佑所致昔年 皇祖用兵時地湧靈泉曾於托里地方建
廟以答神庥今即照此例交該督敬謹建造該部遵行具議以聞
尋黃廷桂遵部議覆奏查嘉峪關外由安西至哈密中有得勝墩
地方係戈壁之首平坦曠曠應於此擇爽塏處建造且就近安西
歲時祭享亦便從之○停止河南本年漕運○壬辰以劉藻為雲
南巡撫調富勒渾為湖北布政使以杜官德為浙江布政使吳嗣
爵為江蘇按察使由淮揚○以傅靖為雲南布政使由浙江吳紹
詩為雲南按察使由貴州○甲午命河南疏濬溝濘代賑○乙未
命河南水災地方例賑折價外每石加銀一錢○免徵河南被災
地方本年漕項○永貴奏扎哈沁叛賊巴哈曼集恃險立寨副都
統額勒登額等雖收其性雙一時不能攻取續經將軍兆惠派巴
圖魯侍衛奎瑪岱等分勦並令擊獲之厄魯特屬人持書諭降額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勒登額等將博囉通古之賊眾勦殺又問明擊獲之人係隨扎哈
沁收楞額占布前來見據山險因令持書往諭占布不從隨即覓
路逃竄又捉生訊問巴哈曼集同四得沁帶三百戶口越嶺而逃
至衛和勒津暫住欲往克喀特烏魯特等鄂拓克去隨派總管端
濟布接應奎瑪岱尋蹤追勦並行文將軍成衮扎布侍衛烏勒登
等協同截堵報聞○丙申諭向來直省遇有偏災本邑正佐不敷
分辦例委鄰封州縣及佐雜試用等官協同查辦原期體察周詳
勿致遺漏乃委員往往以例無處分事非切己不過扶同具結虛
應故事甚非差委本意委員既經派遣則承辦皆分內之事自應
與地方官功過一體嗣後委員內如有查災不據實結報辦賑不
實心挨查草率從事仍前玩忽者該督撫查明題參照地方官查
辦災賑不實一體處分著為例○命江西湖北酌撥糧石於河南

備賑○丁酉命河南各關免徵米稅○戊戌諭翰林院所撰致仕大學士福敏碑文殊屬平庸浮泛明廷著作當以典雅親切為尚若沿襲舊文虛詞敷衍易一姓名皆可通用矣向來翰林文字多有此病其在無可稱述之輩循例予卹者固亦無足深論至大學士福敏則朕受業之師也人品學問巋然為國家耆碩朕尚當親製碑文以光飾終之典詎可以雷同腐廓之語塞乃責耶謝墉即未諳體裁該掌院蔣溥豈亦竟不留心閱視清文內繙譯更不成語德通所司何事蔣溥德通謝墉俱著交部察議○革原任河南巡撫圖爾炳阿職發往烏里雅蘇台軍營辦理糧餉事務○癸卯諭彭家屏前以收藏明末野史其有無批評之處已被伊子燒毀滅迹經軍機大臣會同九卿審擬斬決具奏朕以罪疑惟輕特降諭旨改為監候秋後處決嗣據圖爾炳阿奏其所刻族譜取名大東華續錄

彭統記甚屬狂妄等語因命新調巡撫胡寶瑤查取呈進則以大彭得姓之始本於黃帝昌意顓頊夫氏族譜系士大夫家恆有之亦何至附會荒遠以為迢迢華胄乃身為臣庶而牽引上古得姓之初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統記命名尤屬悖謬不幾與累朝國號同一稱謂乎至閱其譜刻於乾隆甲子年而凡遇明神宗年號於朕御名皆不闕筆朕自即位以來從未以犯朕御諱罪人但伊歷任大員非新進小臣及草野樵陋者可比其心實不可問足見目無君上為人類中所不容而前此之逆書天理昭彰不容其漏網明甚彭家屏原係應斬立決之犯即秋審時亦必予勾著從寬免其肆市即賜令自盡以為人臣之負恩狂悖者戒○諭今日召見陳宏謀詢及各省水災據奏皆因上游為眾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必當會同通盤籌辦方為有益等語其言

頗中肯綮江南山東河南壤地相接數年以來頻罹水患而今年為最朕早見及此於閱河時即已諄切訓諭並分命欽差及督撫河臣相度籌辦而時已首夏不及措施竣事者荆山橋上下百餘里及清河積水而已豫兗之境則被災之地較廣人戶田廬待撫恤者不下數十州縣南望為之惘然傷懷轉瞬秋冬正工作可施之候若不先事而亟圖之徒坐視其年復一年橫流四出直至臨時張皇補苴何所底止耶山東之水匯於淮徐河南之水達於鳳嶺該督撫等雖各守封疆要不得各分畛域况此嗷嗷災黎皆朕赤子大臣公忠體國之謂何而忍稍存分別之見乎在今日言之會三省之全局而川澮以疏之隄防以禦之工費誠屬浩繁然一舉而使千百里內之田疇民舍可以永獲安全則生民之利孰大於是即多需帑金所不當惜况統屢年賑恤所用計之為數果孰多孰寡耶在國家蠲賑未嘗不動盈數百巨萬而小民已先受蕩析之苦即使為督撫者皆能體朕愛民之心郡縣之吏又悉良有司撫恤極其周經理極其善而災黎所得日纒以升合計度命而已何如無災而得中歲蓋藏稍裕之為能自樂其生耶且水非旱比赤地千里待澤上蒼非人力所及有吁嗟籲禱而已水則治之專藉人工所難者治之當得要領及任事當求忠實勇往之大臣耳前曾以此諄切傳諭尹繼善伊於地方情形非不熟悉其才力亦非不能辦此特惜費省事之意膠固於胸中而又惟恐辦之或無成效動曰地處窪下即治之亦不能保其不被水患夫治之而仍受水患此皆未得治之道耳豈終不可治耶乃以是藉口而委之不治是正因噎而廢食矣為地方興大利除大害詎可沾沾為一身功過計是豈朕委任耶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高

晉山東巡撫鶴年河南巡撫胡寶瑛等皆能任事之大臣所有三省積年被水之由應如何相度形勢從長計議俾可永弭水患之處著該撫等各於所屬境內悉心查勘仍復彼此會同詳籌妥辦侍郎裘曰修夢麟往來查閱隨時商酌其有應會兩總河者亦著會閱詳議陳宏謀著卽由河南歸德一路前赴蘇州沿途逐一先行審視與高晉等會奏請旨諸臣膺茲委寄務各矢實心和衷共濟以慰朕念切民依宵旰憂勞之至意尋夢麟尹繼善白鍾山栝璜陳宏謀等會奏通籌湖河宣導機宜竊惟淮徐海地方水患頻仍必須源委並治如山東與江南接壤之南陽昭陽微山等湖積水亟宜設法宣洩在山東見另行籌開伊家河至梁旺城入運江南連道各開越河再加開展挑濬惟因沂水自盧口旁洩由沙家徐塘二口入運過多有阻微山湖水經行之路臣等親往會勘緣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五

舊壩口門寬至八十丈且年久刷深致多旁溢亟宜籌辦第沂水來源甚大未能遽行堵閉擬將石壩裹頭接長止留口門寬三十丈並築碎石壩底以爲節制使沂水過半歸湖止留二三分濟運但目下運河惟患壅滯無需接濟應於盧口接草壩將沂水堵截使不得入運其邳境沂河尙屬寬深酌加疏濬兩岸土堰培修使正流暢入駱馬湖由六塘河歸海俾運河宣洩微山湖水得以全力下注可望速消至荆山河原係宣洩湖水要路蒙指示於小梁山等處開挑引河並於荆山橋上下及出水湖口再加疏濬務期暢流入運其彭家河另摺奏請開挑此籌酌微山等湖宣導入海之情形也又勘得六塘河處駱馬湖下游爲宣洩沂水要道駱馬湖尾閘有引河五道甚寬暢自引河以下匯爲一河形勢窄狹急宜開寬並將永濟橋酌添十二孔俾湖水暢注其六塘河內如有

淤淺及舊堰殘缺修浚培補又六塘河北岸宿遷境內浚溝地方向有水口注沐河入連歸海盛漲時淹浸民田擬就見有河路開挑寬深仍於浚溝建滾壩又桃源境內有港河一道亦係分洩六塘河會沐入連歸海年久淤淺應挑濬亦於河頭建築滾壩並將沐河舊堰修補使六塘河有分洩之支至六塘河下尾在海州地方與鹽河交匯由武障等河歸海口門間有淺阻俱加疏濬並將鹽河加挑寬深見有之洩水各壩減低二尺其例應商辦者仍歸商辦臣等派官監督其義澤河下游舊有小沖河一道應疏濬深通又東門白蜆牛墩六里等河由六道溝匯入北潮河與武障武澤同歸一路未免壅阻今查東門河下游見有五道河形應開挑俾下游多一入海之路此籌酌六塘河分導沂水入海之情形也再河南夏邑永城等縣之水向由睢河下注江南之泗山等湖經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六

安河入洪澤湖出清口會黃入海近多淤阻經臣裘曰修高晉會勘另摺奏請開濬內有烏鴉嶺安河董家溝等工係下江宿遷桃源所管見委員確估趕辦惟各水多歸洪澤則出口務須宣暢查清口之束水二壩業蒙指示汛前早行拆卸自當長遠遵守其裴家廠張福莊等處引河水落後如有淤淺並加疏濬此籌酌睢河入湖並湖水入海之情形也以上應開各河道或因舊河淺窄加挑寬深或因來源寬廣添濬去路皆係上接鄰省下鄰數郡之幹河所當首先興舉其餘一州一邑山泉坡水匯而成河者如碭山之利民溝永定溝豐縣之食城河蕭縣之歐邵河爛石河銅山之奎河房亭河睢甯之沈家河白山河邳州之武河燕子河艾山河宿遷之北岸民便河蔡家閘引河羅家河桃源之姜胡窪河清河縣之包家河民便郭家河周橋河山陽之十字河太平河烏沙河

安東之民便河舊鹽河阜甯之穿里河戴家溝河海州之高壩口王官口丁家溝等河沐陽之分水沙河以上均係支流見多淤墊臣等詳加斟酌有必須通身開挑者有止須開段疏濬者有添設開河者見督率道府帶熟諳人員分段確估與挑臣等往來督查限年內告成以期積水全消及時布種得旨覽奏頗得領要但須諸臣無分彼此和衷共濟以慰朕南顧之憂仍須實力督催不可草率塞責其共勉之表曰修胡寶瑒等奏會勘豫省水道籌辦疏濬事宜查黃河以南鞏縣以上伊洛瀘澗俱入於黃無庸置議自榮澤以下北阻大隄南則連山橫互諸水所經惟以正東及東南兩面為去路正東則上江宿州之睢河向因砂礮灘徐溪口等處梗塞致水無出路此商虞夏永四邑頻年被水之由也東南則以江南潁州府屬各州縣為出路淮之大本能宣洩而兩省接壤處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七

淺阻實多豫省之水壅遏則豫省受其患繼之奔潰四溢患且及上江從此開陳池下及於柘城鹿邑汝甯池下及於西平上蔡頻年被水之由也今睢河沙礮一帶奏請興挑則東面之去路可冀無阻矣穎亳一帶臣等會同安徽撫臣高晉與潁州各地方官細加審勘則東南一面之去路可冀無阻矣而後諸水之在中州者可得而治也臣等採訪相度惟有先開幹河為受水之地繼開支河以引入幹河繼開溝洫以引入支河分別要工次工緩工為興修次第東面之幹河在商邱則為豐樂河在夏邑則為響河在永城則為巴河其實一河而旁受惠民溝睦鄰溝毛家河虬龍溝歧河民便河諸水河身既窄加以年久淤墊深不過四五尺此亟宜大加挑治者也東南一面之幹河以大沙河為大即古潁水也發源於汝州之魯山自許州陳州會東西兩蔡河經項城沈邱入江

南太和境長三百餘里河流深通無庸疏濬濬岸有殘缺處勸明補築其他則開封之賈魯河即古之汴水發源於滎陽之大周山經鄭州中牟祥符至朱仙鎮山尉氏之夾河至扶溝受溱洧二水經西華合潁汝二水經商水縣逕周家口入於大沙河至潁州之太和境注於淮朱仙鎮以上無庸置議尉氏以下周家口以上則宜一律挑濬以廣為宣洩者也又惠濟河則自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鹿邑入亳州之懷家溜以達於淮杞縣以下淤阻尤甚此幹河之當濬者又其一又渦河則發源於通許之胥岡至陳州為燕城河受鐵裏河七里河舊黃河諸水亦經柘城鹿邑入亳州之安家溜以達於淮下游淤阻自鹿邑以上漫口甚多今歲受患尤甚此幹河之當濬者又其一懷家溜安家溜二處下有砂礮均須開鑿此外如永城之漕溝夏邑之毛家河小引溝觀音閣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八

引河白河三汜河虞城之惠民溝商邱之北沙河大湖溝鹿邑之清水河汝甯府之洪河汝河均有窄淺處亦應開濬至與上江接壤之三河尖兩河口茨河明河等處皆應兩省委員協辦挑河之士加幫隄岸仍於河身最窄不能開寬及沙鬆溜急之處善加夯礮以資捍禦臣胡寶瑒見委員分頭勘估迅速興工並審度地宜多設涵洞俾隄內之水外洩於河至舊有溝渠自應築行疏治臣胡寶瑒更擬倣古溝洫之制多開橫直小溝作為水道即酌用民力咸所樂從其中儻有工費稍鉅請酌照疏消積水之例量給飯錢空去地畝俟溝洫辦有成效覈實請給又歸德所屬有遠年古窪原係積水之區偶因水涸愚民占作地畝復因爭訟遂報升科其實歲歲報災無可疏治臣等擬仍指為積水之區見飭該府縣查明課則詳覈清豁臣等通盤籌算由引河以達於支河由支河

以達於幹河其不能歸河者於田間多作溝渠以爲導引或窪地聽爲藪澤以資停蓄總使源源之水順下無阻而野潦亦有所約束不致漫溢則一切水道治矣所有籌辦緣由見移咨侍郎夢麟暨江南山東督撫河臣再加確覈臣胡寶瑑即督飭委員速估造冊另行繪圖貼說具奏得旨好如所議速行務在明年雨行之前畢工方妥仍應爲之以實不然責有攸歸又奏臣等酌議幹河列爲要工支河引河爲次工溝渠爲緩功要功於歲內全完次工於來歲四月報竣緩工則陸續辦理以一歲爲期至有下游應須先辦雖支河引河仍應列爲要工者俟統估冊內聲明得旨此不然以一歲爲期明年雨行豈不仍泛漲乎當於要工完後即從事方妥○丙午諭尹繼善奏酌籌沛縣疏洩事宜一摺內稱山東湖口開與韓莊間相近雖爲蓄水濟運實亦洩水尾閘而該閘僅寬丈餘不足宣洩又沂河自北而南流入駱馬湖近因水大於邳州之盧口向西散漫入運與荆山橋洩下之水相阻以致不能通暢皆爲沛縣受病之由等語尹繼善此言頗中近日形勢而沂水不使入運尤爲切要蓋諸湖向以濟運而近年運河之水不患其少惟患其多良由橫決之水散漫入湖以致湖不能容溢而入運運益不能容併爲巨浸運艘阻滯旁邑爲災皆緣於此不可不亟爲籌辦其應如何設法堵築使沂水各歸駱馬湖及湖口一開應如何添建滾壩俾得暢爲宣洩而不致橫流微山入運之處著該督等通盤詳加勘閱繪圖具議以聞朕昨經降旨交陳宏謀高晉鶴年胡寶瑑等四人經理河務茲日修夢麟往來相度其尹繼善原係該省總督白鍾山張師載身任總河事均一體此九人者當合爲一人庶克有濟今歲黃河順軌中泓刷汕較前深通實爲上蒼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九

佑但荆山橋一帶仍須廣爲疏通要知此橋如許空洞皆應過水若如今歲經由時情景則俱爲虛設矣此事仍須責成夢麟令再加開濬總之尾閘多宣洩一分則上游少一分濬浸朕於河務一事宵旰慮念諸臣務宜共體朕懷協力同心和衷集事以副朕委任至意○兆惠奏臣至額密勒西岸准富德咨稱探知阿逆在額布克特地方賊眾約七百餘人隨遣奇徹布達禮善努三等領兵前進身率羅布藏多爾濟愛隆阿圖倫楚等隨往五月初一日至彼探知阿逆已遁遂分兵向塔爾巴哈台追躡見有遊牧蹤迹捉生詢問知係叛逆巴雅爾所在逃去已三日因尋蹤深入至塔爾巴哈台山後極險處奇徹布等截賊去路羅卜藏多爾濟從東攻入奪險五處夜半時巴雅爾帶眷屬五十人逃出因令奇徹布等追擒而暫留勒洗餘黨收取馬駝亦即前進二十八日馳騎校賚札木蘇擒獲巴雅爾之子塔喇巴勒六月初三日愛隆阿報知奇徹布陣亡即帶兵至愛呼斯分兵協助圖倫楚達禮善占頗圖海蘭察等兩路接尋仍帶兵前往山梁堵截巴雅爾被海蘭察追及射中其肘占頗圖射中其脛始就擒並獲其妻妹二子問以阿逆及哈薩克錫喇所在堅稱不知謹派侍衛額勒登額等將巴雅爾馳驛解京得旨富德著授爲內大臣賞給世職貝勒羅卜藏多爾濟封爲郡王額爾克沙喇封爲公副都統愛隆阿交部議敘侍衛努三授爲頭等侍衛首擒巴雅爾之海蘭察其次占頗圖俱授爲三等侍衛海蘭察賜號額爾克巴圖魯占頗圖賜號塔蘇爾海巴圖魯各賞銀一百兩其藍翎侍衛額勒登額等俱交部議敘陣亡之侍衛奇徹布察例加倍優卹伊子富珠隆阿以頭等輕車都尉世襲在三等侍衛上行走又奏准富德咨稱貝勒羅卜藏多爾濟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十

等追賊巴雅爾五月三十日至愛登蘇遇賊五十餘人突出拒敵侍衛奇徹布中鳥槍陣亡賊已敗回又來賊二百餘慶戰數次復有賊眾舉瑪尼蘇四桿排立遣人止戰問係何兵答以天朝征準噶爾巴雅爾至此遂遣人來告云我等係哈薩克阿布查屬下阿布查遣伊弟阿布勒比斯侵擾厄魯特遊牧並令如遇大國之兵即出去歲將軍所發印文為據以求歸附適因倉卒不知是以拒戰我等即退兵告知阿布查約於五日內遣人來見將軍參贊等語六月初三日巴雅爾既擒適哈薩克得木齊和托圭達木等到營問係阿布勒比斯等問安請罪並獻馬二匹告稱我兵原不敢擅動止因阿睦爾撒納去歲逃來大國遣人索取沿邊居人未即達知阿布查是以煩 大皇帝征討阿布查欲將阿賊擒獻先為所覺盜馬逸去近聞厄魯特潰散欲乘間取其貨物不期猝遇大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十一

兵致彼此傷損今特獻馬請罪儻阿賊入我境必行擒送如將軍參贊遣人往見阿布查必遣人請罪並懇帶兵效力以圖往來交易等語看其言詞恭順隨遣參領達里庫等十一人同往宣諭威德阿布查因願以哈薩克全部歸順隨具表文並進馬四匹遣使亨集噶爾等七人入覲又遣使送馬云為臣等賀禮富德仍約與阿布查相見來使云阿布查已帶兵巡查遊牧如欲知哈薩克全部懇遣大員前往會同阿布查查明具奏臣至富德軍營撫慰來使遣達里庫等伴送入京又遣台吉額爾克沙喇侍衛努三等攜段匹禮物答賀臣等復對使人申明利害諭以擒獻阿逆並屬額爾克沙喇等見阿布查時獎其恭順促擒逆賊至查辦各部落但就情願歸附者偕來不必相強若言及貿易則告以軍營向無商販須豫指處所約定時日以便招商備辦阿布查如求入厄魯特

遊牧則告以疆界不可踰越萬難聽許伏思哈薩克遠慕德威歸順屬實儻阿逆仍入其境或可得協擒之力否則臣等亦必深入務期擒獲謹將阿布查所進托忒字表文錄副馳奏下部知之○丁未諭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品行端重練達老成久任封疆勤勞懋著前聞偶患熱疽特命伊子定敬同御醫馳驛前往診視並賜薄餌以冀速痊乃計程尚未到閩遽爾溘逝朕心深切悼咨爾吉善著入祀賢良祠以昭眷念賢臣之意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查例具奏尋予全葬入祠致祭諡莊恪○諭定邊右副將軍兆惠參贊大臣富德奏稱哈薩克汗阿布查悔過投誠稱臣入貢遣使至營情辭懇切見在護送進京等語哈薩克一部素為諸厄魯特所畏去歲叛賊阿睦爾撒納逃竄往投我師追擒直入其境阿布查率其部落遠徙數千里旋欲縛獻阿睦爾撒納以贖前愆為阿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十二

睦爾撒納所覺遂遁回準噶爾乘噶勒藏多爾濟巴雅爾等滋事之際復肆鴟張及大軍復入伊犁時噶勒藏多爾濟已為其姪扎那噶爾布所害而扎那噶爾布又為阿睦爾撒納所襲今兆惠富德等率師進剿見將叛賊巴雅爾及其妻子部眾悉行擒獲則阿睦爾撒納金底遊魂其能久逃斧鉞耶况叛賊之所以虛張聲勢煽惑諸厄魯特及回子等眾者惟恃一哈薩克耳茲阿布查既已請降約以阿睦爾撒納如入其地必擒縛以獻則叛賊失其所恃技無所施此一大關鍵也朕心實為之慶慰哈薩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國昔漢武帝窮極兵力僅得其馬以歸史冊所傳便為宣威絕域茲乃率其全部傾心內屬此皆 上蒼之福佑 列祖之鴻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統之盛非人力所能與也然外間無知者流必又謂其不可深信又以阿睦爾撒納巴雅爾等來臣復

叛勞師費帑至今未已為詞不知哈薩克越在萬里之外荒遠寥廓今未嘗遣使招徠乃稱臣奉書貢獻馬匹自出所願所謂歸斯受之不過羈縻服屬如安南琉球暹羅諸國俾通天朝聲教而已並非欲郡縣其地張官置吏亦非如喀爾喀之分旗編設佐領即準噶爾初歸時亦不過欲分爲四衛拉特令自爲理朕前作太學碑文已具見大意而伊等自外生成屢爲不靖亦準噶爾諸部之貪殘狡詐惡貫滿盈獲罪於天合有此番殺劫不能承受太平之福且既已受號稱臣豈容置之不問朕亦惟奉天以行耳哈薩克自非準噶爾近接西睡之比也若謂準噶爾之事本不當辦則尤不知事理之言夫編氓子孫尚以析薪負荷肯堂肯構爲克承先志况以兩朝未竟之緒而適值可乘之機乃安坐而失之使天下後世傳爲遺憾則朕亦何以上對皇祖皇考在天之靈耶况如阿睦爾撒納來時若拒而不納伊其肯甘心返轡耶亦必蹂躪我喀爾喀其劫掠而後已耳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乃今春南巡時有江南監生張汝霖浙江訓導章知鄴於妄請從軍摺內有損兵折將之語夫草茅微賤之人謬信傳聞本不足論然此等妄徒何嘗有忠君愛國之心不過逞幸災樂禍之口而天下之大其無知而造言者可見正復不少我兵自前次平定伊犁以來未嘗不屢有勦殺非所謂驅之鋒鏑之閒使膏塗野草而不恤也且定從古不入版圖之地於三五年之閒此亦神且速矣而能保其必無一二受傷之人耶至所用之兵皆我八旗索倫子弟之眾並未嘗徵發閩左調集耕甿如杜甫所哀垂老無家新婚之爲也見在軍需所計較之雍正年間纔及十之三四而各省偏災之賑恤動逾數百萬外此河工之動撥宿逋之蠲免戎行之經費與一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十三

皇祖 皇考在天之

切實費賜予何嘗因此而少有減省且視昔轉有所加焉較之前代以用兵而增稅捐俸者爲何如耶朕初非惡逸好勞窮兵黷武必以此事侈誇遠略也特以國家大事無過於此而因勢乘便正爲長顧永慮息事甯人之計若以光武之不納鄯善車師以爲人君盛節不知彼時內亂尚未靖安有餘力顧彼若可爲之時光武亦必爲之而可與本朝全盛之時相提並論耶總之阿睦爾撒納一日不獲則邊陲一日不甯而阿布賚既降則阿睦爾撒納不患其不獲阿睦爾撒納既獲則準噶爾全局可以從此奏功矣著將哈薩克汗阿布賚降表繙譯宣布中外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表文曰哈薩克小汗臣阿布賚謹奏中國大皇帝御前自臣祖額什木汗揚吉爾汗以來從未得通中國聲教今祇奉大皇帝諭旨加恩邊末部落臣暨臣屬靡不歡忭感慕皇仁臣阿布賚願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十四 率哈薩克全部歸於鴻化永爲中國臣僕伏惟中國大皇帝睿鑒謹遣頭目七人及隨役共十一人齎捧表文恭請萬安並敬備馬匹進獻謹奏○諭哈薩克汗阿布賚曰朕爲天下共主中外一體爾哈薩克爲準噶爾所隔未通貢使茲以大兵平定準部率屬歸誠朕深鑒悉據將軍等奏爾既歸降應加封號並查明遊牧朕謂不必過拘爾等僻處遐方非可與喀爾喀諸部比爾稱號爲汗朕即加封無以過此或爾因係自稱欲朕賜以封號亦待來奏惟期爾部安居樂業俾遊牧各仍舊俗即貢獻亦從爾便如遣使入覲朕自優加賞資至阿睦爾撒納負恩叛亂誘爾部眾以致遊牧不安將軍等奏爾所言如逆賊等逃入境內即當擒獻朕深信之爾今既向化歸誠則當知準噶爾全部悉我疆域宜謹守本境勿關入侵擾惟我軍凱旋後厄魯特等或閒有率遊牧竄入爾境者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十四

皇仁臣阿布賚願

爾縛獻首惡而收其屬人尙屬可行茲因爾使入覲還歸尙需時日先由驛遞馳諭並賜爾大段四端蟒段二端爾其欽遵朕訓永受無窮之福特諭○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已擒獲巴雅爾而逆賊阿睦爾撒納及扎那噶爾布尼瑪巴圖爾烏巴什哈薩克錫喇等尙在逋逃計此數賊力量已窮惟竄伏山谷以延時日著傳諭兩路將軍若將扎那噶爾布等賊俱擒而阿逆尙未獲則以兩路得勝之兵如行圍之中軍驍相對捲回使無地可匿昨據兆惠等奏恐阿逆竄入俄羅斯因派兵堵截此固豫防之善策若竟料其竄入遂生怠心則大不可朕意賊人若潛伏僻處候我撤兵再出嘯聚則用兵何時可已此時兩路軍營須速以擒賊爲事卽屆撤兵之時止應於濟爾哈朗等處擇地駐紮臨期再行具奏不可卽使兵眾知之以致觀望不前也○調楊應琚爲閩浙總督以鶴年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十五

爲兩廣總督蔣洲爲山東巡撫塔永甯爲山西巡撫蘇崇阿爲山西布政使亢保爲江西按察使由江蘇常○以吳士功爲陝西布政使和其衷爲湖北按察使由江西○皇十四子永璐生○戊申 上奉 皇太后啓鑿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成衮扎布等奏臣等遣沙喇斯宰桑三都克往擊瑪呼斯宰桑多爾濟未回因帶兵前往辦理六月二十九日三都克遣屬人並擊獲兩和卓木之奸細阿布都爾滿前來次日三都克到軍營告稱多爾濟已逃見派兵追擊又聞兩和卓木已聚兵豫備我等遊牧與彼相近移於阿勒輝外吐魯番內傍塔石干山之地過冬今帶馬百匹助大兵之用等語查三都克自入覲回營節次差遣事件皆伊屬人前往今雖未擊獲多爾濟而業與回部有隙明年進剿時令爲前隊可得其力請遵前旨將三都克授總管職

銜分管沙喇斯人眾其瑪呼斯部落願與沙喇斯一同內移臣等查看情形酌辦復訊問阿布都爾滿據供布拉呢敦見居喀什噶爾地方霍集占帶兵七千見居阿克蘇地方因五月間厄魯特錫克錫爾格敗逃恐大兵進剿豫謀防守其前遣之副都統阿敏道與兵丁百人皆爲所害嚴禁屬人不許洩漏等語謹將霍集占送吐魯番文書譯出呈覽報聞○辛亥成衮扎布等奏臣等令侍衛烏勒登副都統三格等往擒扎那噶爾布副都統職銜由屯貝勒旺布多爾濟等往擒尼瑪據由屯等報稱七月初一日行至哈什河擊獲尼瑪屬人都噶爾扎布作爲嚮導次日行至哈什河之阿爾察圖山口見賊蹤迹分兵兩翼乘勢攻擊賊遂奔潰因追殺二百餘將尼瑪及伊子擒獲其妻女及屬下台吉等俱中箭身死收取人口什物馬駝隨訊問尼瑪扎那噶爾布所在據供稱扎那噶爾布於六月中旬與呼爾璠合吉達瓦布嚮古特台吉理齊等相惡已被擒獲因其出痘頗重尙未解送等語適三格等兵到遂告知令其速進仍令都噶爾扎布前導等語臣等俟尼瑪解到派員解京其眷屬卽行正法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擒獲叛賊尼瑪並扎那噶爾布被擒之信副都統職銜由屯貝勒旺布多爾濟效力可嘉由屯著授爲副都統旺布多爾濟給與郡王品級其首次得功及被傷官兵俱著查明議敘朕昨命兆惠回至濟爾哈朗軍營特爲擒擊扎那噶爾布尼瑪等賊今成衮扎布等業經擒賊已諭令停止前來見在惟擒擊巴圖爾烏巴什搜剿阿巴噶斯哈丹昂吉岱等遊牧地方始可甯謐又如色布騰巴勒珠爾疏脫之吞圖布中秋疏脫之諾諾什王俊臣疏脫之美諾和什亦必查擊擒獲方無後患成衮扎布等其益加奮勉以奏膚功○癸丑 上

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甲寅 皇十三子永璽薨○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稱台吉璉齊達瓦等殺扎那噶爾
布獻賊來降又招降額琳沁達瓦等語璉齊等殺賊自贖尚可受
降若額琳沁達瓦始猶抗拒繼迫兵威何得信為降服著傳諭雅
爾哈善永貴等俟端濟布將降人送到時曉示璉齊達瓦有擒殺
逆賊之勞大皇帝恩旨許爾自贖賞還原職即來京朝覲爾等遊
牧亦當內移又向璉齊等面示額琳沁達瓦爾係被迫投降非伊
等之比今解送京師候旨看伊等情形稍有猜懼即於軍營正法
亦可若俱行解送即宜嚴加防範勿致脫逃至伊等遊牧人眾有
強悍可疑者即當勦絕所餘戶口或歸併烏魯特鄂拓克內居住
酌量辦理○丙辰兆惠等奏臣等因察訪逆賊阿睦爾撒納蹤迹
遣順德訥帶兵往古爾班察爾直三俄羅斯之境據順德訥報稱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七

特山至塔爾滾河見有賊蹤次日尋至俄羅斯境之鏗格爾圖喇
遣人告知十八日俄羅斯喀丕坦等前來相見免冠叩請 大皇
帝安因告以我將軍大臣為逆賊阿睦爾撒納逃竄派兵分擊看
賊眾大槩竄入爾境應遵彼此不納逃人之議擒送喀丕坦等云
阿睦爾撒納前遣使來已擊送我察罕汗其本身及屬人若果來
投豈敢背約藏匿等語詰問再三喀丕坦等因給與並無阿逆印
文並行文邊界查擊遂於二十日帶兵回程路經烏梁海舊地亦
俱捉生詢問等因臣等又於二十七日據哈薩克阿布賽遣使解
送達什車凌齊巴罕至軍營告稱阿布賽等於十九日至阿爾察
圖適阿睦爾撒納率二十人來投告以明早相見因先散其馬匹
牲隻阿賊驚覺同數人逃去僅將達什車凌齊巴罕擊獲送來又
遣人到霍集伯爾根處令將烏勒木濟擊獲如阿賊亦在彼自必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六

六月十三日至鄂遜綽確特山遇哈薩克阿布賽之弟阿布勒比
斯稱係奉富參贊之令擒擊阿睦爾撒納隨據哈薩克遣人告知
阿布賽亦在此閒因酌帶十數人前往相見阿布賽云我已投順
中國 大皇帝今欲擒厥阿賊黨羽以贖前罪等語因告阿布賽
云 大皇帝三路發兵務擒逆賊因爾哈薩克投順暫將額爾齊
斯一路停止進兵若阿逆不在俄羅斯烏梁海即入爾境昨又據
擊獲之厄魯特等供逆黨額布濟及達什車凌烏勒木濟齊巴罕
等於我副都統鄂博什兵到前一日俱各分散我等既屬一家當
同往擒擊阿布賽云伊等若入我界即當擒厥再我等哈薩克有
三部落我係鄂爾圖玉斯頭目奇齊玉斯烏拉玉斯皆我族兄為
長已遣人至塔什干令其一體投順亦必遣人入貢等語隨以馬
二百餘匹易換官兵衣物銀兩於十六日辭歸是日過鄂遜綽確

一併擒送等語臣等復訊問達什車凌齊巴罕僉供阿逆於本年
三月帶鄂畢特等人眾搶掠扎那噶爾布遊牧聞大兵來遂四散
奔逃後大兵追急阿逆即將糾合之巴爾達穆特等遊牧移至喀
拉瑪而自率兵三百駐守額布克特山後為大兵擊敗止帶二十
餘人逃入哈薩克雖阿布賽好言安慰仍生疑懼及爾哈薩克前
來搶奪已不知去向又供稱阿逆曾於途次告眾云我等若投俄
羅斯則此生為人奴僕儻哈薩克再不相容則無路可去等語臣
等看來使所告情形達什車凌等所供阿逆窮蹙已極必不能倖
逃法網見於哈薩克俄羅斯相通各路分哨接擊以期必獲其逆
什車凌齊巴罕先行押解送京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富德奏稱哈
薩克擒獻達什車凌齊巴罕據來使所言知阿睦爾撒納勢甚窮
蹙見在分路堵截等語所辦尚合機宜順德訥此次甚屬奮勇出

力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仍交部議敘鄂博什雖追賊稍遲尚
 能竭力進剿從寬免其議處其餘效力官兵著兆惠等查明報部
 議敘○戊午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奏稱端濟布送到扎那
 噶爾布首級及歸降之琿齊達瓦等請旨辦理等語扎那噶爾布
 首級即於肅州通衢梟示其妻女及噶勒藏多爾濟之妻俱著解
 京至琿齊達瓦已諭成衮扎布許其贖罪如情願來京可派員押
 送儻稍有猜懼即行正法其孛額琳沁達瓦辦理伊等遊牧之
 處俱遵照前旨行又扎那噶爾布之宰桑庫圖古爾等遊牧已照
 例辦理其端濟布等隨帶博卓爾克等六人既供明巴哈曼集去
 向又為官兵嚮導著從寬免其正法○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朕思
 成衮扎布舒赫德等此次進兵辦事茫無頭緒即如辦理喇嘛一
 事因伊倡言煽惑玷黃教而害生靈必須大示懲創何以總未奏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九

將並治其前後之罪不知伊如何承受再鄂實為參贊大臣宜知
 自效乃此次進兵以來隨行逐隊毫無奮勉亦著嚴加申飭可惜
 朕之巴圖魯侍衛官兵為此輩無用之人統轄實不勝憤懣著傳
 諭伊等加意振作將查拏喇嘛追剿巴圖爾烏巴什等事宜相機
 速辦至明歲辦理回部一事此時應加慎密見據拏獲奸細所供
 霍集占已聚兵防備雖究無能為總以不使知覺為善前令於吐
 魯番駐兵今恐聲息相聞仍令在巴里坤駐紮已傳諭貝子領敏
 和卓矣

八月庚申朔俄羅斯請由黑龍江挽運本國口糧 上以其違約
 不許○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據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奏稱准兆
 惠咨文前赴科爾沁辦理阿逆所留種地之烏梁海等派兵先行
 令副都統職銜瑚爾起續進途次捉生詢問知杜爾伯特貝勒巴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十

圖博羅特台吉阿喇善公舍楞等與阿逆相通潛住額爾齊斯河
 未隨其汗車凌遷移遊牧隨派瑚爾起於六月十五日帶兵前至
 輝巴朗山後擒獲巴圖博羅特等勦其屬人其阿逆所留種地之
 烏梁海五十餘戶全行勦殺見在領兵赴塔爾巴哈台按拏阿睦
 爾撒納哈薩克錫喇等語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和衷商辦甚合
 機宜著交部議敘並將御用荷包鼻煙壺加恩賞賜其領兵擒拏
 巴圖博羅特等之瑚爾起亦著議敘首次得功之托郭齊等與勦
 殺烏梁海有功之侍衛穆倫保等俱分別獎賞陣亡官兵著交部
 議卹○命四川運米五萬石於湖廣備賑○升任山東巡撫鶴年
 奏臣蒙恩補授兩廣總督感激無地然臣有不可去者四一微湖
 積水漫溢見與藩司分晰籌辦將地勢稍高易涸與次窪可涸極
 窪難涸之處分為三等除易涸可涸地畝仍種田禾外其餘難涸

者或栽蒲葦或種菱藕或施網罟或為水櫃糞轉害為利不使災民坐困水鄉皆須經理督辦遠易生手終多扞格一東省應賑者三十餘州縣衛所經災區已面約親為查辦今賑尚未辦臣竟避勞就逸於心何安雖特簡撫臣自善區畫何如臣先查後辦之親切也一東省水患頻仍皆平日不能思患豫防所致臣於二月通飭所屬以一府有一府之水利一縣有一縣之水利應作何開濬修防見已確查詳議應辦者俟農隙與舉此緊要關鍵臣一去任恐致遷延當親為妥辦以藏厥工一見與侍郎裴日修定議開濬伊家河一切工料事宜亦須臣逐一經理且尚有與河臣會勘挑濬運河及築隄工程俱有頭緒自應原議之人會同商辦懇懇愚忱另簡督臣准臣再留山東巡撫之任得旨覽奏具見良心然朕實因無人故不得不用汝可將此奏並朕諭旨告之蔣洲令其妥辦蔣洲頗實心自能勝任也仍遵前旨行○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劉統勳等查審郭一裕一案訊明郭一裕詐偽貪鄙款蹟按律擬流並請查封家產此案情節郭一裕與恆文各自有應得之罪而輕重不同恆文賊私繫繫眾證確鑿家產自應查封以懲貪黷所查郭一裕各款不過交屬員代買物件短發不及百金更有將原物退還者即其令屬員修造花廳一節亦止數百金較之恆文情罪亦應有差等若即一例辦理殊不足以服其心已有旨傳諭定長將伊賫財照舊給還不必查封郭一裕見已在送劉統勳應飭令委員妥協伴送俟到京之日另降諭旨至恆文前已降旨擊解來京滇省距京甚遠宜加意防範嚴密關防毋令伊家人窺探消息致伊畏罪自戕劉統勳即不得辭其咎矣著一併傳諭劉統勳知之○成衮扎布等奏臣鄂實等帶兵辦理克呀特遊牧追剿叛

逆之各得沁人眾於七月十三日追賊至哈什河悉行剿滅由烏納哈嶺回營又因接應明瑞等甚屬緊要臣鄂實派兵二百名令巴圖魯侍衛濟塞布等前往復派兵率副總管莽蘇爾等將叛賊藏匿遊牧者悉行剿殺查克呀特一鄂拓克共十九得沁除莽蘇爾根達什等八得沁移入內地外其叛逆之各得沁俱陸續剿滅收獲馬駝三百餘牛羊五千餘又有暫委總管之阿喇巴圖巴拉俱年未成丁被迫從亂隨即投順協同剿賊但伊等祖父世為頭目未便仍居本地或於軍營正法或賞給官兵為奴至莽蘇爾根達什等情願內移可否安插巴里坤附近俱請旨遵行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辦理克呀特遊牧內移之八得沁俱送交巴里坤大臣辦理其阿喇巴圖巴拉著便中解送來京又奏稱鄂實派兵二百交侍衛濟塞布等帶往等語所奏究屬含混明瑞等辦理綽和爾等鄂拓克一月有餘何以並無信息且鄂實即應帶兵前往而轉派侍衛著傳諭鄂實令其明白回奏○甲子兩江總督尹繼善奏籌辦疏洩湖水情形查南陽昭陽微山等湖眾流所歸宣洩之路有二一自江南小梁山茶山等處出口由荆山橋至王母山歸入運河一自山東湖口開入運由得勝六里鉅梁萬年丁廟頓莊候遷台莊等八閘及江南之河清河定河成三閘經宿遷桃源過清河之雙閘以抵楊家莊一由草壩歸入黃河一由鹽河開壩下注入海此湖河之來源去路也臣因湖口開壩添滾壩已會奏酌辦又細加籌計自湖口開壩以下各閘層層鎖鑰河身未免窄狹水大時賴以宣洩者全在各閘之越河今查自湖口開至黃林莊山東運河長七十餘里得勝等八閘各有越河以開門越河並計較正河尚不甚窄自黃林莊至貓兒窩江南運河長八

十里見在水面寬二十三四五丈不等河清等三閘各有越河以閘門越河併計較正河窄至五六丈不等今當急籌宣洩見會商河臣白鍾山將河清河定河成三閘越河委員估計再各挑寬五丈則湖口閘並荆山橋下去之水更得暢流再宿遷運河北岸有王家溝草壩一處見在駱馬湖水由壩口流入運河雖係常年舊制但此時以宣洩微山湖為要有此王家溝之水入運橫截未免上源來水被阻已商之白鍾山速將王家溝相機堵閉又查清河縣之雙閘原係草壩亦有正河越河漕船過後拆去草壩已寬三十二丈今又拆去四丈共寬三十六丈以達尾閘去路目下楊家莊口門出水甚暢並有鹽河閘壩一股向東分流運河下游不至阻滯至荆山橋一帶奉旨令夢麟再加開濬臣當協同辦理得旨此奏類屬盡心如所議速行仍恐疏洩不暢應再悉心講求○丙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寅兆惠等奏七月初六日額布克特西卡報稱有兵二百餘從愛呼斯雅爾河前來臣等遣侍衛達禮善帶兵往探次日帶領哈薩克霍集伯爾根之子拜達里克喀喇巴喇特之弟瑪密等到營告稱聞阿布賚投順 大皇帝因徧行曉諭各遊牧我父兄聞信即帶兵投緝阿睦爾撒納先遣我等來見並擒巴雅爾屬人尼瑪為贖以求賞賜臣等言尼瑪係我兵勦滅餘賊無關緊要非阿睦爾撒納可比若擒獻阿逆自有重賞因遣人往迎霍集伯爾根等即率屬六十餘人至營告稱願為臣僕並云阿睦爾撒納若在我等遊牧必行擒獻辭歸時必加諄諭伊等懇給印文為投誠之據復於兩營開設卡令官兵將所餘什物及俘獲人口與哈薩克交易共得馬二百餘匹臣等伏覩霍集伯爾根喀喇巴喇特情詞恭順謹將給與印文緣由及伊等所屬頭目名單呈覽論軍機大臣等

覽兆惠等先後奏摺看其情形逆賊阿睦爾撒納即可就擒但不當因哈薩克投順遂爾倚恃頗預阿逆奸狡性成或自哈薩克逃山遠離塔爾巴哈台潛伏僻地或料知入冬我必撤兵於察罕烏蘇等處藏匿此處宜分派兵丁輕騎來往嚴行搜緝其哈薩克頭目霍集伯爾根等著傳旨撫慰並各賞蟒段二端大段四端以示獎勵○辛未諭額敏和卓曰據爾奏稱請於明年四月進兵願從軍自效等語朕已鑒悉至進兵之期三四月俱可又所奏兵數雖亦計出萬全之意但以我兵精銳直抵回城尚不須多為調集爾受恩深重奮勉可嘉即授為領隊大臣於爾所屬派兵一百名在前鋒行走俱照軍營兵丁一例賞給此際宜加慎密不可稍有漏洩○欽差侍郎裘曰修安徽巡撫高晉奏會勘宿靈虹積水情形籌辦疏濬事宜豫省虞夏商永四邑之水畢匯於宿恃以宣洩者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惟睢河查睢河因毛城鋪等處減洩之黃水累年浸灌積漸成淤上年毛城鋪開放至本年四月始閉黃水直流一載是以徐溪口一帶竟成平陸此睢河上段之在宿者全淤之故也睢河既淤則豫省諸水及宿境山水散流漫衍遂於徐溪口南北分為兩股南一股自張家溝至猪羊山衝斷十五里堡驛路下至時村由唐溝歸睢河之下段入於五湖北一股自牛家樓至高黃壩於時村迤下由三村歸睢河之下段亦入五湖此兩股均有河形臣等擬就此因勢利導分一為兩開至苜蓿集下仍入睢河正身視舊河之底岸淤平七十餘里挑濬較易其苜蓿集下至靈壁之霸王城等處開段於淺應一律挑深以暢去路再霸王城下即靈壁之五湖今則連而為一田沈水底民多遷移細勘形勢其地最窪即多開溝渠無益不若捐之於水以為儲蓄之區水沈田畝查明請豁至虹

縣之板橋地方名小河口則睢河之入五湖者至此復露河形東
南一路趨謝家溝經古汴河入洪澤湖東北一路由烏鴉嶺經宿
遷之歸仁閣下安河入洪澤湖謝家溝今雖深通河頭河身尚覺
淺狹應開寬烏鴉嶺下見有砂礫應挑挖其餘支河宿州則彭家
溝澗河柏山河靈壁則斗溝拖尾河沱河虹縣則苟家溝岳家河
等處均須一律挑濬以暢分流虹縣又有潼河一道受水極大向
由林子河經歸仁閣以東之涵洞入安河今林子河淤塞已久亦
宜舍舊圖新從潘家山南之徐家沖開通以達董家溝歸安河入
洪澤較為徑捷此三州縣積水情形臣等酌擬之辦法也至烏鴉
嶺董家溝安河係虹縣泗州宿遷桃源四州縣壤地相錯之境皆
須會同辦理董家溝在宿遷境見已全淤安河則界連宿遷桃泗
三州縣亦開段淤淺金鎮劉李埂田家集陡門等處上下八十
里為入洪澤之咽喉尤為緊要皆須逐段開挖必此處較上游深
通而後睢河一帶之水順流直達施功次第當由此起見行文下
江督撫諸臣確勘詳估以便及時辦理若夫睢河雖治仍為每歲
減洩黃水之路必如何始免淤墊此又在督河諸臣通盤籌畫期
於久而無弊者也諭奏曰修高晉等奏會勘宿靈虹積水情形籌
辦疏濬事宜一摺於該處水勢之來源去路頗為明晰所言歷年
受病之由及目前利導之法已具其要領前曾降旨令在事諸
臣將勘明工程及時辦理見奏宿靈虹等處疏濬各工應與舉者
即時興舉不必會商往返致稽時日朕為百姓生計並不惜費惟
期用之於實永遠消患而已總之侍郎奏曰修夢麟河臣白鍾山
嵇璜張師載並各該督撫受命同事止如一人原無分此疆彼界
所見既確即應一力擔承務期歲前竣事始於河工有裨而不誤

東華續錄 乾隆四六

明春耕種為要至毛城鋪為睢水上游欲睢河之無淤墊計惟有
堅閉毛城鋪苟非盛漲不得開放萬不得已如今歲之自行漫溢
即當於斷流之後將黃水淤沙盡力挑濬若少因循則今年淤一
尺明年即淤二尺河身墊高節節阻礙年復一年其淤更甚故逐
年挑濬深通是為要務河臣當永久奉行其睢河下游皆達於洪
澤湖而洪澤湖以清口為出路前經指授河臣於汛前將草壩拆
卸俾得暢流已有成效嗣後即以此為成法不待盛漲一遇水勢
長發隨時酌量拆卸草壩豫為洩水之地從前惟恐運河水少故
須蓄以濟運今則惟患其多情形迥異此所當因時審度不可執
一而論者也向來河員習氣欲保隄工則以開毛城鋪為長策至
於下游之清口則又墨守舊規憚於拆卸草壩以致出水不暢啓
閉兩失河工日就敝壞而沿河州縣咸受其災河臣能於此等肯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庚

緊處恪遵所示機宜以時蓄洩當無後艱所有見議應開支河趕
辦竣工去累年淤阻泛濫之積患不特宿靈虹等州縣漸有起色
上游豫東諸積水皆有所歸民生利賴所關甚鉅諸臣其共勉之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見在兩路收服之厄魯特等甚多伊等外
雖投順多係畏威乞降其心未可全信如姑息養奸將來必致滋
事著傳諭將軍大臣等看其情形毫無可疑者即移向額林哈畢
爾噶等處指給遊牧以備來歲屯田之用如稍懷叵測即移至巴
里坤再令移入肅州即行誅戮朕從前本無如此辦理之心實因
伊等叛服無常不得不除惡務盡也將軍成衮扎布兆惠等將見
在來降之厄魯特查明具奏分別辦理如應指給遊牧則不必送
巴里坤其送至巴里坤者尤須慎密如稍有漏洩則聞風驚鼠地
方益難甯謐並傳諭阿里衮黃廷桂等知之○免兩淮龜戶水災

五九九

積欠○截留湖南漕糧十萬石補還湖北倉儲運五萬石於河南備賑○兆惠等奏臣等派圖倫楚帶兵百名於和博克薩里等處進剿據報沿途剿殺賊眾收取馬駝探得哈薩克錫喇在哲克得里克等處種地於七月初十日至和博克捉生詢問知哈薩克錫喇統眾三百前來遂於阿爾噶凌圖相遇我兵奮力攻擊殺賊百餘哈薩克錫喇敗走以山險馬乏未能追及詢知哈薩克錫喇由戈壁逃往鄂什地方隨派索倫侍衛三達保帶兵前往策應又臣等前派愛隆阿帶兵五百名自巴爾楚克至濟爾哈朗接續臺站接剿賊眾有庫圖齊訥爾阿喇布占五十餘戶善披領集費五十餘戶俱先自投降隨親身投見又於沙喇博和什嶺前遇杜爾伯特納木奇遊牧遣人乞降旋又逃去我兵追及始行投見俱解送軍營臣等行文收取伊等器械馬匹據報善披領屬人即行交出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惟納木奇屬人口出怨言查納木奇受封貝勒職銜伊子車凌烏巴什為扎薩克台吉從前搶掠臺站隨從阿睦爾撒納今雖勉強乞降實不可信除將納木奇父子解京其屬人六百餘盡行剿殺至庫圖齊訥爾善披領等俱懷叵測亦行文愛隆阿令其續行辦理報聞○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等奏稱准雅爾哈善移文派三格帶兵由額貝諾勒進剿巴圖爾烏巴什等查軍營見兵一千有餘見在辦理沙喇斯瑪呼斯克等遊牧令滿福照看內移並策應明瑞俱屬緊要今選兵四百名交由屯旺布多爾濟接剿額林哈畢爾噶逸賊其餘兵親自帶往策應明瑞會合一處於伊犁登努勒台等地方接剿賊眾等語巴圖爾烏巴什等賊業有蹤迹伊等自應疾速追擒乃遣由屯等帶兵辦理瑪哈沁竟將巴圖爾烏巴什諉之雅爾哈善意謂一經奏及即責有所歸顯

係舒赫德驚怯取巧直欲脫身事外耳即如兆惠等剿賊甚多而伊等止擒一尼瑪且係被北路驅迫有向奮勉效力之處又伊等於剿賊機宜往往含糊覆奏而遇撤兵運糧等事輒條分縷析此皆舒赫德一意欲歸草率從事今伊等既由珠勒都斯追剿務將巴圖爾烏巴什擒獲朕看舒赫德此次效力與否若迄無成功惟伊等是問○乙亥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諭軍機大臣等薩喇爾當厄魯特變亂時觀望畏縮不能奮勇復仇是以降旨拏問但伊會奏及巴雅爾尼瑪等雖降必叛其言頗驗今巴雅爾等既已生擒扎那噶爾布亦經獻誠哈薩克阿布賚率屬歸誠計阿睦爾撒納自可旦夕俘獲著將此等情節傳諭薩喇爾施恩免罪出獄將從前賞給瑪木特房屋令其居住○己卯成衮扎布等奏據明瑞咨報七月初二日擒獲厄魯特等令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引路至布昆哈瑪爾問知綽和爾等渡庫克烏蘇糾合昂吉岱杜爾伯特烏喇特等盤踞阿圭雅斯山中伏密林以待因派兵截其去路賊見即逃尾追至業克特里克嶺攻奪一寨至第二寨石峰林立冰雪堆積馬乏不能奪取臣等因賊踞險阻明瑞等暫駐以息馬力是以親往策應相機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奏稱眾賊合兵走險明瑞等力不能取等語將軍等自應前往策應但賊眾烏合皆伊等玩忽所致若從前到伊犁時能候賊出入即行剿殺亦不至會於一處矣况伊等前奏昂吉岱係微末台吉今綽和爾烏喇特人等皆相附和可謂無關緊要耶明瑞等領隊前行不能破賊已屬選懦若將軍參贊親往更難以力弱自解且有帶去礙位正可攻堅伊等務宜盡勦羣賊乘勝擒拿巴圖爾烏巴什及披勒阿巴噶斯哈丹等遊牧勉之勿怠○庚辰諭據鶴年奏稱

疏防限滿留於地方協緝之革職知縣何志倬見在患病請如部議高晉摺令回籍等語閱之頗覺不當因令詳查原案乃知雍正六年定例重犯越獄州縣官限滿不獲者革職仍留地方協緝以懲疏玩此實整飭吏治之道法至善也乾隆二年嵇會筠尹會一先後奏停協緝之例其時朕御極之初於庶務情弊實未周悉遂依部議停止今春高晉奏請仍復舊例所奏甚是朕令部議該部自應准行乃遽以乾隆二年業有成例議駁得旨允行此朕日理萬幾一時疏忽之誤此本既下不肖劣員益得恃為護符以致鶴年亦復援例為該革令奏請不知監獄係地方有司專責若重犯脫逃迄無弋獲一經離任輒得晏然以去其何以儆玩縱而重職守耶若謂留於地方恐致滋事則是以廢員而重干法紀益當重治其罪豈可轉以此為開脫之路嗣後州縣官疏防限滿著仍照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三

雍正六年定例革職留於該地方協緝其朦朧議駁高晉摺之該部堂官著交部嚴加議處鶴年並不權事理之輕重遽爾奏請亦屬不合著一併交部議處○辛巳叛賊巴雅爾達什車凌俱於行在審明正法○癸未升任山東巡撫鶴年奏德州四屯漫口於十四日堵築完固地畝已漸涸出惟三屯決口水深溜急驟難合龍查德州之北哨馬營有滾水壩一計涵洞三十孔孔寬一丈原以洩運河異漲由鈞盤河入海見深通者僅五孔隨飭募夫挑挖自初十興工後運河水較前已落二尺餘即三屯水亦漸落然口門極深處尚二丈餘今隄身已築三十餘丈未能下埽者三丈餘臣札商漕臣楊錫紱飛調德州衛回空糧船二十隻於河內一字排列以禦水勢視其波回溜轉擇稍淺處晝夜趕築攔水月隄一道長九十餘丈於十九日工竣既絕來源其下游被淹地畝漸將涸

出再查德州之南四女寺地方亦有滾水壩一金門寬八丈遇運河盛漲由減水河遞入老黃河歸海今於久應逐段開濬估計興工論軍機大臣等鶴年所奏堵築三屯決口及挑濬支河一摺內稱四女寺哨馬營二處皆運河歸海之路見已興工挑濬等語朕前以運河異漲非洩之入海不能稍減是以降旨方觀承鶴年等令於徒駭馬頰等處相度歸海之路設法疏濬原非欲復九河故道總期於洩南運河之水使之入海今鶴年所奏四女寺哨馬營等處既為洩運尾間此即朕諭中所及該撫等自當及時開濬以收疏導之益至此外或尚有可資宣洩者亦應留心查勘次第辦理總之多一入海之路即多一洩運之路不必拘泥也尋鶴年方觀承會奏臣等兩接廷寄會勘運河宣洩事宜查山東境內自德州至南旺七百餘里內有德州哨馬營四女寺減水壩各一隄外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三

老黃河一道即古鈞盤河也博平縣馬頰河設有減水壩一減水壩二涵洞一聊城縣徒駭河設有減水壩一減水壩二至東阿縣屬之張秋鎮舊有五孔三孔橋各一兩橋之間乾隆十九年復建減水壩三今年盛漲時俱過水自三四尺至一丈五尺不等見在尙一尺至六尺不等合計開壩各口門共寬八十六丈三尺皆以宣洩運河入海其馬頰河河身寬自二十丈至一百餘丈容水為多老黃河次之徒駭又次之此皆運河舊有途徑茲哨馬營壩口並壩下引河業奏明挑挖深通其四女寺壩外十二里有德州三十里鋪大橋橫互高埂之上橋內深外淺而自嚴家莊至玉泉莊中開四十里並無河身應一律挑濬吳橋以下老黃河及馬頰徒駭二河均於乾隆十四年挑濬今於墊頗多均應徹底疏通又馬頰河於海豐境內將近入海處所有羊沽橋支河一道見為居民

築堰斷流應拆毀又各河所經橋座兩頭土壩甚長束水不能暢流並須拆改展寬添設木橋臣等已派明白河員每處二人挨查直至海口逐段測量水勢分晰開報俟水消覆勘分別工程難易或勸用民力或動帑帑與修會同河臣次第酌辦得旨覽奏俱悉○乙酉雅爾哈善等奏端濟布奎瑪岱等招服台吉達瓦等戶口仍前追巴哈曼集等七月十四日至克伯訥克圖嶺捉生詢問知巴哈曼集等在瑪納斯河源之小衛和勒昂居住隨帶兵向追遇前掠臺站之賊扎木布遊牧勒賊五十餘人生擒扎木布又遣招降巴哈曼集屬人有得木齊瑪勒占等率二百餘戶來降據稱巴哈曼集帶百餘戶越大衛和勒昂嶺而逃端濟布留管新降戶口派新降之瑪勒占等隨總管布喇勒圖往追查扎木布會搶巴罕庫蘇臺站應即正法其瑪勒占等十得木齊戶口俟內移時分別辦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三

理報聞○丁亥諭去歲擒勒叛賊阿睦爾撒納進兵至哈薩克西路以達爾黨阿為將軍北路以哈達哈為將軍伊等既抵哈薩克未能擒獲阿睦爾撒納而哈薩克之阿布賚復致免脫理應從重治罪朕意伊等未必有心誤事不過為賊所愚路遠遲誤之所致耳是以降旨將伊等微勞抵罪免其處分後經詢問自軍營回之侍衛官員則咸稱達爾黨阿領兵追趕阿睦爾撒納相距一二里逆賊不及馱載反遣人謂哈薩克即欲擒獻阿睦爾撒納惟待其汗阿布賚至即便送至乃達爾黨阿墮賊奸計俟其擒獻並未督兵追捕且下令不許眾兵前進直至逆賊捆載脫逃後方遣兵追趕哈達哈則路遇哈薩克阿布賚既經後隊官兵呈報並不勒兵追捕至阿布賚逃去始尾隨追趕一次以塞其責眾奏僉同達爾黨阿哈達哈俱係擢用為將軍之人似此怠玩債事不可不治其

罪因將伊等公爵革去降秩示譴今訊問拏獲逆賊阿睦爾撒納之姪達什車凌及宰桑烏巴什供稱阿睦爾撒納於去歲九月盡閒自敗走地方潛回又據尼瑪供稱去歲大兵追及阿睦爾撒納我催促打仗將軍等未允等候阿布賚擒獻是以阿睦爾撒納得以脫逃彼時如儘力前進即可擒獲再阿布賚對面安營亦並不奮勇打仗一味遲延直至阿布賚逃去始行追趕旋即撤兵其急於撤兵一事亦係將軍等商酌辦理等語供詞與自軍營回之侍衛官員所奏俱屬昭合觀此則伊二人不惟不能用朕奮勇之官兵反為逆賊等所輕視矣達爾黨阿哈達哈俱勳舊子孫為朕股肱受恩承襲公爵且身為將軍帶兵追剿逆賊既遇賊首阿睦爾撒納哈薩克汗阿布賚反墮賊術中因循觀望失誤事機坐致逆賊免脫實出情理之外且去年由哈薩克撤兵時據達爾黨阿哈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三

達哈奏稱我兵所抵之伊什勒椿集距逆賊阿睦爾撒納逃竄所至之地速行亦需月餘賊去既遠時亦寒冷是以九月初間自伊什勒椿集撤兵行走五十餘日至巴顏鄂拉地南之哈薩拉克地方等語今據拏獲之達什車凌及宰桑烏巴什供稱阿睦爾撒納聞大兵撤回由伊逃竄所至之地於九月盡閒起身前來經過伊什勒椿集行走二十餘日至巴顏鄂拉又行走十五日抵哈薩拉克地東之額布根塔爾地方共計行走五十日等語使逆賊逃竄所至之地距我兵所到伊什勒椿集地方果如達爾黨阿哈達哈所奏有月餘程途則阿睦爾撒納由伊敗竄所至之地過哈薩拉克返至額布根塔爾地方即盡力速行亦必須兩三月餘方可能到且逆賊性極詭詐亦斷不肯貿然而行必已實知我兵撤回之信方行起身我軍由伊什勒椿集撤後與阿睦爾撒納相距

月餘程途迨伊差人探聽得實再由哈薩拉克至額布根塔爾璉地方又必須三四月之期矣乃我兵則於九月初間由伊什勒椿集撤回行走五十餘日始抵哈薩拉克而逆賊阿睦爾撒納即自伊所逃竄相隔月餘之地九月盡閒起身而來既經哈薩拉克復至額布根塔爾璉亦行走五十餘日何以如此之速豈能飛來耶以此推之伊等所奏逆賊阿睦爾撒納逃竄所至之地與我兵所至之伊什勒椿集謂有一月程途者其被賊所欺愈覺顯然今觀此事前後情節去歲逆賊阿睦爾撒納逃竄所至之地初不甚遠當時伊等如果奮力前進必可就擒何至疏脫費如許力乎觀阿睦爾撒納今歲春閒即到額林哈畢爾噶地方此即達爾黨阿哈達哈等事因循圖速回之明證也况今歲哈薩克阿布賚遇我兵三十餘名一戰即降則去歲伊等稍肯奮勉直前逼之想阿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三

布賚亦必投誠早將逆賊擒獻矣觀哈薩克阿布賚今歲之投誠又去歲達爾黨阿哈達哈不會用力之明證也再伊等兩路兵丁會合後理宜聯為一體諸事商辦而伊等竟於初見之次日即分營行走至第三日即議及撤兵有是理乎且伊等即能和衷盡力擒拿尚未卜能將逆賊擒獲與否而乃各分彼此豈能獲賊耶且如逆賊阿睦爾撒納免脫後我兵追逐達爾黨阿哈達哈俱係將軍若肯親行豈不勝於諸參贊大臣乃伊二人並不前往止遣阿里表一人領兵追逐不知用伊等為將軍所司何事達爾黨阿哈達哈如此種種貽誤軍情若不將伊等治罪則國家之賞罰何在而後此誰復出力報效耶此於用人之道所關甚大法難寬宥本當以軍法從事但達爾黨阿本一糊塗無能之人為賊所愚而哈達哈每圖安逸遇事因循不肯奮勉俱尚非出於有心若果有心

致賊逃竄朕必將伊等從重治罪立正典刑然既誤用於前復姑容於後此即朕之咎也伊等身為將軍且係動舊子孫似此坐失機宜玷辱滿洲更何顏面覲列班聯達爾黨阿哈達哈俱著革職發往熱河披甲效力行走

九月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昨詢問尼瑪兒在藏匿之綽羅斯台吉等據供尚有昂吉岱薩木丕勒諾爾布特古斯孟克尼瑪諾顏哈什哈納喀達等五人著傳諭成衮扎布等進剿哈薩克錫喇等賊眾時將尼瑪所供五人留心查拏解京此外如有綽羅斯之人亦照此辦理○癸巳成衮扎布等奏臣等帶兵接應明瑞派副都統由屯侍衛老格等分路勦殺瑪哈沁據由屯等報稱克特種地賊人聞我兵過巴罕納喇特嶺即逃向哈什八月初八日追至圖爾根河遇賊力戰勦殺收楞額博索庫勒等百餘人收其妻子器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四

械營長伊靈阿索音達爾勦殺塔里雅圖口賊百餘人察克瑪河口賊四十餘人侍衛老格報稱於濟爾哈朗河勦殺烏魯特七戶四十餘人於博多美和囉勦殺克特百五十餘人收其馬駝牛隻又遣取明瑞信息之侍衛海林泰於庫哲圖地方遇賊二十人殺賊三人奪馬四十四匹臣等仍令海林泰帶兵一百名巡查烏納哈特嶺各臺站又明瑞等咨報行至特克斯因馬匹疲乏暫駐口糧已罄撥取綽和爾所種地畝勦殺瑪哈沁三百餘人侍衛濟塞布追獲綽和爾五十餘人收其牛羊詢問賊人所守阿圭雅斯營壘俱已棄去或往察罕烏蘇或往沙喇伯勒等語臣等即尋蹤前往堵截又准兆惠咨稱巴圖爾烏巴什已往沙喇伯勒等語沙喇伯勒距特克斯程期半月或阿巴噶斯哈丹賊人及綽和爾烏喇特昂吉岱等賊俱與巴圖爾烏巴什會合臣等竭力前往辦理諭

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等所奏綽和爾等賊人與巴圖爾烏巴什等在沙喇伯勒會合必至滋生事端自當奮勉勦殺何得以官兵馬力為詞伊等從前於克特烏魯特等鄂拓克人眾若早為殄滅收其牲畜因進勦巴圖爾烏巴什計已奏功乃惟務姑息安撫以致賊眾會合始覺辦理之難其何所歸咎且明瑞等雖經進勦總未追及賊人成衮扎布等何以並無一語參奏賞罰不明誰肯用命著伊等同奏○甲午 上駐蹕布呼圖大營 御行殿哈薩克阿布賚及弟阿布勒比斯使臣齎表入覲賜宴○命江南被災地方例賑折價外每石加給銀二錢○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唐喀祿等奏稱准兆惠調兵接應圖倫楚已派喇爾起帶兵三百名前往惟是兵丁口糧不敷馬力疲乏路遠難於接濟不能忍饑步行今準噶爾全部已定阿睦爾撒納又溺水身死哈薩克錫喇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五月

必被西路大兵擒獲請遵前旨撤兵再臣等從前即應撤兵乃專意擒取阿睦爾撒納遠至塔爾巴哈台以致兵馬疲乏請交部治罪等語昨兆惠奏唐喀祿有一面具奏一面撤兵之報朕已將唐喀祿交部議處今覽伊奏以勉強前行請罪朕屢諭伊等追擒哈薩克錫喇何嘗令其撤兵即有豫籌撤兵之語亦謂交辦事竣之後耳豈見諭擒賊而即令撤兵耶唐喀祿若但歸咎於口糧馬力將兵撤回不過交部議處乃竟以遵旨撤兵飾詞取巧視朕為何如主僅予議處不足示懲著革去侍郎副都統職銜降為藍翎侍衛交納穆扎爾差遣效力車木楚克扎布仍著從寬免其交部○戊戌諭秋審官犯冊內擬斬之原任湖南布政使楊灝一案定擬緩決甚屬紕繆閱之不勝駭然楊灝身為藩司乃侵肥剋扣至三千餘兩此其貪黷敗檢本應立行正法以彰國憲監候已係朕格

外之恩朕以為該撫審擬招冊及三法司九卿科道等廷獻時自當入於情實乃冊內妄以該犯限內完贖歸入緩決試思藩司大員狼藉至此猶得以限內完贖槩從末減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賊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剋扣肆無忌憚幸而不經發覺竟可安然無恙即或一旦敗露亦不過於限內完贖仍得保其首領其何以飭官方而肅法紀耶廷臣等於此等案件並不權事理之輕重竟爾恣意欺罔蒙混照覆將視朕為何如主朕臨御二十二年所辦案件內外臣工所共見共聞尚敢如此竊弄威柄施黨庇伎倆朝臣亦可謂有權今日檢閱之下不勝手戰憤慄原擬之蔣炳著交部嚴加治罪三法司著交部從重嚴加議處其與審之九卿科道等俱著交部議處嗣後凡有新案官犯無論情實緩決槩行黏籤聲明毋得遺漏蒙混在京票擬之大學士等依樣葫蘆並不夾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五月

籤聲明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諭軍機大臣等秋審官犯冊內參革藩司楊灝原以侵扣穀價問擬斬候今該撫以限內完贖擬入緩決甚屬悖謬已將該撫交部嚴加議處九卿科道並未較正亦已交部議處矣楊灝受朕特恩簡用藩司乃敢侵扣銀至三千餘兩之多負恩枉法罪無可貸監候已屬恩典豈得藉口完贖更從緩決蔣炳奉到此旨即率同藩臬二司將楊灝親押即行正法備洩漏風聲俾先知覺或至自戕殞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蔣炳抵償著即行傳諭蔣炳知之仍令具摺由驛速奏又諭蔣炳將官犯楊灝一案恣意欺罔混入緩決甚屬乖謬著即革職當勒令補授湖南巡撫馳驛赴任到省之日再將此旨當蔣炳面傳即行擊解來京任所字蹟贋財嚴行查封具奏毋得稍有洩漏○諭據雅爾哈善等奏稱璋齊額琳沁達瓦復叛已行文將軍辦理等語厄魯

特奸狡性成反覆無定初降之時辦理必須妥協卽如三格等進
勦額琳沁達瓦因端濟布告知業經招降卽行撤兵原屬率易著
傳諭雅爾哈善將端濟布等從前如何招服理齊額琳沁達瓦之
處查明具奏仍速催三格等將巴圖爾烏巴什阿巴噶斯哈丹遊
牧賊眾奮力擒剿毋得玩忽從事○諭阿里衮等奏稱沙喇斯瑪
呼斯遊牧叛逃已傳諭滿福令其作速帶兵擒剿並諭將軍成袞
扎布兆惠等軍行所至嚴行勦殺勿以姑息養奸著傳諭阿里衮
如有移至巴里坤賊眾卽遵前旨速往肅州辦理再雅爾哈善奏
稱達瓦之弟鄂爾奇達遜已送往巴里坤等語俟其到日卽著解
送來京○庚子以雅爾哈善爲兵部尙書由戶部○辛丑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諭郭一裕參奏恆文一案已據劉統
勳定長審擬奏到恆文令屬員買金短發金價及巡查營伍縱容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毛
家人勒索門禮等款俱屬確實而郭一裕始則亦令屬員買金製
鑪迨見恆文短價屬屬喧傳恐事由伊始因而先發制人以自爲
掩覆之計皆其實情恆文身爲大臣不能正己率屬乃以進獻爲
名短價勒索私飽己囊見據所查任所賞財至數萬餘兩恆文非
素封之家其歷任封疆不過二三年養廉所入除足敷一歲公用
及往來盤費外卽極爲節省亦何能若是之多是其平日居官之
簞簋不飭不待言矣昨劉統勳面奏乃尙謂恆文之敗檢皆由於
家人恣橫所致其意似爲恆文卸罪者此則所見非是恆文果以
潔清律已奴僕下人其孰敢肆行無忌至是恆文亦非昏愞無能
之流又何至爲所蒙蔽全無覺察况勒索門禮卽係家人所爲而
購金短價受屬員餽送豈亦家人教之耶恆文深負朕恩情罪重
大雖不至如楊瀨剋扣穀價賤削脂膏必當肆市者可比而鄂善

東華續錄 乾隆四六

伏法之成例具在此而曲爲寬宥其何以飭官方而肅吏治著派
侍衛三泰扎拉豐阿馳驛前往於解送所至之處卽將此旨宣諭
賜令自盡伊雖有老母而孽由自作國法所在朕亦不能爲之曲
宥也至郭一裕爲人本屬庸鄙前歲會面奏願捐養廉羨餘銀一
萬朕彼時欲嚴加懲治姑面加訓責令其悛改詎意其到滇後復
有購金製鑪之舉試問各省督撫誰有以金器充方貢者此仍其
捐銀故習至其到任以後一惟以聲色貨利殖產營運爲事深忝
封疆之任但其在官尙不至如恆文之狼藉同一購金而發價並
未短扣郭一裕著革職從寬發往軍臺效力以爲大吏鄙瑣者戒
外閒無知之徒於兩人情罪未及深悉或不免妄生議論謂郭一
裕以漢人參劾滿洲終致兩敗俱傷此則無識之甚朕前旨舉
皇祖辦理張伯行噶禮之案 家法昭然且郭一裕之爲人亦得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庚
與張伯行相提並論乎朕於此案亦惟協乎大公至正情罪輕重
一歸允當而已將此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將炳審擬
楊瀨緩決一案背公黨私已降旨富勒渾將蔣炳解來京治罪
矣朕向聞人言有謂陳宏謀素與楊瀨不睦是以劾參治罪果爾
則蔣炳何以不明白代爲申理昭雪願欲藉限內完贓朦朧出脫
耶是則人言卽實蔣炳亦無所辭咎但外閒既有此議論必當體
訪確實著傳諭富勒渾問之蔣炳據實奏聞再秋審定案乃臬司
衙門辦理之事然此等大案無不出督撫之意者楊瀨緩決一案
或係蔣炳先行授意抑或變舒自行定擬蔣炳依據葫蘆然在尋
常案犯尙不可不行詳檢楊瀨爲藩司大員出入生死所關豈有
漫無斟酌之理亦著詢問蔣炳變舒據實覆奏著一併傳諭富勒
渾知之○王寅調夢麟爲戶部侍郎以阿桂爲工部侍郎由內閣

〇五

○調董邦達為吏部侍郎以陳惠華為工部侍郎孫灝為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以叛賊尼瑪及其子衮楚克車凌於故將軍和起墓前凌遲正法○乙巳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己酉諭據兆惠富德奏稱詢問自森博羅特遇見之人據伊供稱逆賊阿睦爾撒納帶領八人前赴俄羅斯被俄羅斯人擊獲送往察罕汗又有由哈薩克投來之厄魯特供亦相同看來逆賊阿睦爾撒納往投俄羅斯屬實請遣使索取等語前因伊等奏阿睦爾撒納落水淹死彼時朕即降旨以為阿睦爾撒納未淹斃必係俄羅斯之人將伊收留否則逃回仍往哈薩克決不出此兩途今看兆惠等所奏俄羅斯果將逆賊收留則又何必猶在彼處尋覓蹤迹朕已另降諭旨令行文薩納特衙門索取矣兆惠等接到此旨可即令順德訥前赴俄羅斯之森圖拉地方向彼告稱哈薩克人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完

報稱阿睦爾撒納帶領八人逃往俄羅斯等語可見爾等將阿睦爾撒納私匿屬實爾等亦不敢專主必送往爾察罕汗處矣惟是從前爾等謂阿睦爾撒納落水身死之處我等已奏聞大皇帝大皇帝當即洞鑿已降旨索取阿睦爾撒納向薩納特衙門行文想爾察罕汗必念兩國素相和好遵照原定不匿逃犯之條將阿睦爾撒納送來我等從前謂爾俄羅斯亦係一大部落斷不相欺不意爾等乃如此行事若非大皇帝明鑒幾為爾等所欺矣我等今亦不在此守候欽遵大皇帝諭旨回兵順德訥將此曉諭後即將兵丁及卡座撤回至大營兆惠富德亦不必在見今駐兵處久留想此際額爾克沙喇努三等亦漸次到來即不然陸續差往之人亦多不必在彼等候目今應擊者惟巴圖爾烏巴什哈薩克錫喇璉齊等數賊况巴圖爾烏巴什既有投往哈薩克之信兆惠等

帶兵迎其來路成衮扎布等隨後尾追兩路夾攻則巴圖爾烏巴什必就擒獲計擒獲巴圖爾烏巴什之時亦已屆冬令可即由彼撤兵即或賊眾不能盡獲聞有一二脫逃者亦俟來年再行辦理其撤兵或在濟爾哈朗或在額林哈畢爾噶過冬著將軍成衮扎布兆惠及富德即遵照朕從前所降諭旨來京商議明年辦理回子及伊犁等處餘剩賊眾等事方為妥便若此際俄羅斯已將阿睦爾撒納送來自無庸議否則明歲亦不必擒擊但將應辦之業爾羌喀什噶爾回子之事盡皆妥協料理後再作商議目今斷不必計及阿睦爾撒納將此一併寄知兆惠富德並令曉諭哈薩克阿布賚謂大皇帝旨諭看來逆賊阿睦爾撒納入俄羅斯屬實阿睦爾撒納斷不安然靜處必懷爾等哈薩克將伊擒擊之恨欲行搶擄爾等亦未可定如爾等不及覺察忽來搶取必受其害是皆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完

因爾等投誠為我臣僕故為爾等計慮周到曉諭爾等爾等須留心防備可將此諭旨乘伊來人之便令其轉諭阿布賚如無使人即繕寫一信寄往可也○命江蘇截留明歲漕糧二十萬石備賑○以常亮為湖北布政使由熱河○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將軍兆惠等駐紮伊犁遣副都統阿敏道領索倫厄魯特兵收服布拉呢敦霍集占等伊等詐稱畏厄魯特擾害若肯撤回即行投順阿敏道遂撤回厄魯特兵帶索倫兵一百前往今據總管五十六等報稱到沙喇斯遊牧聞布拉呢敦等謀叛阿敏道及兵丁百人俱為所害等語阿敏道雖為叛賊等所愚究屬捐軀殉難深可憫惻著同隨行官兵俱照陣亡之例交部議卹○辛亥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夢麟等所奏豫省東南面入淮幹河請暫緩興挑俟一二年後酌看清口之宣洩若何五壩過

水之多少再行估辦等因一摺此所見朕殊不以爲然在諸臣之意恐淮水之來源過大洪湖一時不能容納未經暢出清口必先徑趨五壩而爲淮揚下河之病諸臣止知在江言江自朕視之則江南河南均屬一體固不得各分畛域且河南一省積年多被水災而該撫並未奏聞今始查出賑恤江南之下河一帶本係連歲被災每年食賑之處且近年又幸豐收以兩省目今情形而論其先後緩急之閒固當卽以宣洩河南之積水爲事况治水之道必先下游之去路以達來水之奔流若恐貽患下游而先事壅遏上流必致騰注潰決更爲下游之患否則散漫旁溢而以鄰爲壑矣見在五壩洩出清水所謂歸江歸海之道逐一疏通卽使過水稍多亦當另爲設法以達其去路豈可遽欲壅遏上流坐視河南全省之積困試問誰非朕之赤子乎卽云東面已開幹河可洩歸德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聖

等屬之水而東南面之幹河不開中州仍不免受害而七道之水仍必分注入淮河如豫爲下游籌宣導之路使節節深通盈科後進且相時蓄洩操縱得宜自不至一時壅集洪湖不能容納何至爲以待來年之說乎可傳諭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等令其速爲妥協會辦務期豫省明年不致復罹水患以副朕念切災黎之意亦不可因有此旨遂置洪湖之漲溢於不顧而不爲通盤籌畫置身事外另摺批諭聯爲一體四字所當善爲體會並諭裘曰修胡寶瑛知之○甲寅諭軍機大臣等端濟布奏稱在羅克倫孟克圖嶺收獲噶勒藏多爾濟宰桑羅布扎尼瑪得木齊敦多克等將造言惑眾之古隆格瑪木特正法其戶口什物牲畜交送巴里坤羅布扎等送出噶勒藏多爾濟之幼女派伊屬人照管送京等語端濟布此次所辦尙合機宜從前端濟布招降軍齊達瓦惟事姑

息以致復叛朕已命兆惠等查明治罪今功過相抵著加恩寬免並傳諭兆惠等知之○免山東臨清衛水災屯戶上年通賦及濟甯等五州縣耗羨○丙辰撥湖南漕米十萬石於河南備賑○丁巳諭牧令於民最親其賢否所繫最重前恐外省督撫各存意見登之薦剡者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實在循良之吏或致淹滯有十年不調之歎是以降旨令將歷俸十年以上者送部引見蓋恐實有才具可觀久屈下僚者冀得簡拔數人以供驅策且示鼓勵乃數年陸續引見各員多屬尋常供職之人求其才猷出色者甚少類皆庸庸者流適膺簡僻小邑得以藏拙故可姑容其至十年之久者幸耳卽如今日之廣東揚江縣知縣李青廣西武緣縣知縣嵇坊其人殊無足觀較之督撫題升薦舉之員相去甚遠可見數年來各督撫於保題升調尙不敢逞其私意屈抑人材嗣後此等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聖

俸深人員如本人情願引見仍照例送部其有不願者聽不必僕僕道路徒費往返然人材具雖限之於天而志由自立果能實心任事必有實惠及民所當奮勉向上爲國家有用之員上司自有聞見若該督撫等因有此旨遂不秉公詳慎徇情濫舉或於關茸衰庸之輩曲爲隱庇以博寬大之名則大非朕委任封疆之意矣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鎮江距江甯不過百餘里較之乍浦之與杭州其路更近乍浦旣屬杭州將軍統轄京口應照此例亦不必另設將軍歸於江甯將軍統轄爲是其副都統二員專駐鎮江辦理旅務江甯將軍閉月一次至京口查閱營伍考驗官兵所有照常辦理諸事副都統就近管理其應行會同將軍者仍會同查辦○己未撥甘肅米麥五萬石於陝西備賑

冬十月壬戌 上幸南苑行圍○准河東買運蒙古鹽斤○癸亥

上行圍殲虎○命尙書劉統勳往山東督修運河○欽差侍郎
裘曰修等奏臣與張師載由南旺至張秋鎮及運河南下逐段相
度水勢稍退然南陽至韓莊閘東西三百餘里尚一望無涯南北
隄岸斷續仍有數十里全無緯道轉瞬重運北上誠慮趕辦不及
臣夢麟臣蔣洲先後俱到悉心籌畫西岸隄工緯道經由之處見
已微露隄形三十餘丈應請先行趕辦期於河水未凍之先竣事
其有隄根坍塌入水中工人無從立腳者必俟伊河開放水勢大消
始可估辦然數百里水面猶恐宣洩不能立待伏查南旺舊制三
分南行七分北行今大溜南趨倍於往昔臣張師載見於分口兩
岸接長南壩收短北壩切去灘背俾順勢北行臣等更擬於糧艘
回空後嚴閉南閘盡啓北閘暫使汶水全往北流俟伊河放水運
河下段隄岸盡出不能施工之處可以次第興舉至明春正月中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聖

旬以後接續動工併日趨力一切緯路三月中旬竣事重運進行
不致遲誤至南陽以上水勢已落惟查隄岸殘缺閘座坍塌涵洞
淤塞者分別增修及時辦理得旨恐汝等分身不及今又遣劉統
勳前往專司運河一切工程此摺可與之同酌妥為之○甲子賜
哈薩克阿布賚等敕諭曰哈薩克汗阿布賚阿布勒比斯爾等遣
使亨集噶爾塔納錫阿塔海烏穆爾泰都楞阿蘭扎拜克奈等於
熱河朝覲朕加恩筵宴擬從行在遣回而亨集噶爾等懇請來京
是以令其隨駕入都重申宴賚念阿布賚等遠在外藩若照內地
扎薩克授以爵秩恐爾等有拘職守仍依爾舊俗各安遊牧庶無
擾累若爾等遣使入覲朕不靳恩賚至爾來使奏稱塔爾巴哈台
原係爾等舊遊牧想恩賚給等語此地新經平定尙屬荒閒朕本
無所惜但爾等甫效歸誠未有功績若即行賜給於國家體制未

合爾心亦必不安爾等果將逆賊阿睦爾撒納擒送前來自當加
恩賞給爾使臣來時正值大兵絡繹前進是以由兩路行走今當
冬季撤兵之期恐長途防護稍疏賞賜爾等物件致有遺失茲特
派散秩大臣和碩齊巴圖魯侍衛富錫勒穆倫保帶領索倫蒙古
兵丁護送爾使由額爾齊斯塔爾巴哈台至古爾班察爾其賜爾
阿布賚阿布勒比斯衣物若干使臣到日爾等祇受又賞來使七
人衣物若干及使臣隨僕等市買物件共賞銀千兩俱諭爾等知
之嗣後勉抒誠悃自必優加恩澤永享無窮之福特諭○諭軍機
大臣等據塔爾甯奏蔣洲於山西布政使任內虧帑至二萬餘金
升任時勒派通省屬員彌補尙有不敷又於壽陽縣方山木植賣
銀補項等語此事實出情理之外為之駭然塔爾甯既有此奏不
得不徹底清查審明虛實著劉統勳即傳旨將蔣洲革職鞫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聖

往山西並摺內有名之楊文龍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任所字蹟
贋財一併查明奏聞已有旨令鶴年仍回山東辦理巡撫事務此
時印務交阿爾泰暫行署理鶴年行程想尙不遠計日即可抵東
運河一應工程已傳諭鶴年接辦劉統勳於審明完結之後再赴
工次可也又諭據塔爾甯奏蔣洲於布政使任內侵用帑金升任
時勒派屬員彌補並賣穆納山木植補項等語殊駭聽聞已將蔣
洲革職鞫赴山西質審但查審此案非劉統勳不可其所辦東省
運河各工惟鶴年尙能熟悉初升任時有四不可去之奏廣東總
督印務見有李侍堯署理鶴年仍回山東以總督辦理巡撫事務
專理一應工程運河即在境內原可往來督理不必專駐濟南省
會俟劉統勳審案完結赴工後鶴年再赴廣東可也○調劉健為
山西布政使蘇崇阿為河南布政使○乙丑調舒明為理藩院左

侍郎由吏部調以果勒敏為內閣學士由給事中選○丙寅命烏魯木齊分兵屯田○以雅爾哈善署定邊右副將軍○加賞達什達瓦及扎哈沁噶勒丹達爾扎等籽種○丁卯命哈爾阿會勒沙喇斯瑪呼斯賊眾○庚午命巴里坤開渠屯田○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昨諭兩路將軍大臣等於十二月初十日以前來京請訓俟來春進兵今思將軍成衮扎布宣力軍營將及一載自應稍為休息來年令伊在烏里雅蘇台辦理副將軍事務車布登扎布辦理諸事皆合機宜較從前大有進益來年進兵以兆惠為定邊將軍以車布登扎布為右副將軍著車布登扎布即馳驛來京請訓喀爾喀王公內有能協同辦事之人伊即指定一二人具奏無庸派出兵丁但將親隨人役酌量足用仍加恩賞銀二千兩為整理行裝之用其行裝就近自烏里雅蘇台由阿濟必濟先行發往巴里坤伊與納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穆扎爾交代後作速來京○壬申諭內外問刑衙門辦理刑名案件往往惟事姑息一切情罪之應正法者苟可巧為開脫輒文飾獄詞擬入監候緩決一入緩決則每年秋審例得屢邀寬宥該犯徒負一斬絞之名轉得偷生視息以罔圖為送老地幸遇寬典或且安然事外坐使冤死者無償命之期而刁惡羣民益無所敬畏近來刑名案牘日多一日未必不由於此即如一毆殺也獄成定讞必以為曲在死者其有事關服制以卑幼而傷及尊長不曰救親情急即曰尊長起釁凡若此類招冊中不可枚舉總以展轉迴護曲為之貸殊不思人命關天必期生死兩無所憾若徒為生者力為保全則死者不且重被冤抑乎將謂生者之命可惜則死者獨非命乎在督撫州縣等以為如此辦理可使該犯留一綫之生路部臣定擬亦以已成之案樂於從寬完結不知事關刑獄務期

情罪允當有意從寬與有意從嚴其為刑罰不中一也如今日山東省秋審情實冊內丁士賢丁士麟二犯不能查察伊弟丁文彬造作逆書及劉海劉馬二犯不能查察伊叔劉德照造作逆詞該部均照大逆緣坐律擬以斬決朕改為監候此等關係國家體制非殺人抵命可比轉可為之原情至人命所繫朕倍加留心獄詞稍涉蒙混必推究實情不稍寬貸是諸臣雖欲曲為開釋亦終不能也且並有明知不能開釋而故為一可上可下之語以為吾救命之心盡矣此何為耶不可笑乎昔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朕亦何樂而不以宥為恩但諸臣舉無一執法之人則朕轉不得不存廢法之懼若果但為積陰德之舉則每年不句到即句到而於情實者皆不句斯朕所存之陰德必較諸臣為大而天下政理其尚可問乎夫馭民之道不貴刑治而貴以德化吾君臣不能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以德化民是愧也然德所不能化非刑其何以治之若徒博寬厚之美名因循姑息致奸匪毫無懲儆獄日益繁多豈所論於刑期無刑之道哉將此通行傳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夔舒以辦理楊灝一案蒙混審轉革職以沈作朋為湖南按察使由廣東南韶道遷○甲戌賜李國梁等六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亥諭吏部侍郎舒明員缺著三泰補授范時綬身尚抱病不能勝戶部繁劇之任其戶部侍郎員缺著裘日修調補所遺吏部侍郎員缺著五福調補仍暫兼戶部侍郎事務不必兼管正黃旗漢軍副都統其員缺即著范時綬補授○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劉統勳奏面訊蔣洲據供因修理衙門多用銀兩以致虧空等語外聞亦有為此說者此言究未可信修理藩署需費即多何至二萬餘兩其為藉端捏飾不問可知但明德與蔣洲共事經年兩署僅一牆之

隔蔣洲如此侵虧狼藉明德豈毫無所知何以並未奏及正恐不無別故即或竟諉為不知而藩司侵帑至此猶一無聞見巡撫所司何事耶著傳諭劉統勳塔永甯一併詳細查察明德何以為之庇護抑或實係失於覺察之處務得確情據實陳奏蔣洲供內又有挖穆齊圖欠三千兩之語看來挖穆齊圖為人亦甚不妥其在山西養廉頗優何以去任起程時又須蔣洲為之擔承至三千金種種情節俱當悉心研究使水落石出毋得草率完結再劉統勳見帶蔣洲前往山西途次亦宜速行不可久稽時日更宜留心防範勿令畏罪自戕可一併傳諭知之○命阿里衮由珠勒都斯接應將軍成衮扎布臺站○已卯撥江蘇漕米五萬石於安徽平糶○賜吐魯番貝子額敏和卓敕書並參贊回部軍務○壬午 上幸靜安莊臨送 淑嘉皇貴妃金棺○丙戌諭據塔永甯所奏山西各屬虧空摺內稱知州朱廷揚新舊兩任侵虧帑項至二萬有奇又稱武職中之守備武連亦侵虧營項一千餘兩由此類推其恣意侵蝕而未經查出者更不知凡幾該省吏治尚可問耶乃塔永甯奏稱若遽行盤查恐通屬驚惶必致貽誤地方政務一面剴切曉諭速行完補等語殊不免有畏首畏尾之意且據劉統勳塔永甯另摺所奏蔣洲案內道府勒派情節於楊龍文署內查出派單一紙而太原府知府七賚復連名作札向各屬催取明目張膽竟如公檄視恆文之授意派員更有甚焉以致各屬中之素有侵虧者皆無所顧忌如朱廷揚周世紫皆盈千累萬此又與蔣洲之勒派無涉吏治至此尚不為之徹底清釐大加整飭何以肅官方而清帑項此等劣員被勒者情在可原不過如滇省被勒諸屬處分而止至如楊龍文七賚朱廷揚等則罪無可逭一經審究盤查

百可立見底裏塔永甯何所瞻顧而為此調停之奏耶七賚並著革職擊問交與劉統勳一併嚴審究擬看來清查一事非塔永甯所能獨任即著劉統勳會同該撫嚴行查辦不得稍存姑息又諭前任山西巡撫明德與蔣洲共事經年蔣洲侵虧狼藉明德豈毫無所知今復據劉統勳等奏到晉省州縣中侵虧庫項竟有至盈千累萬者是該省風氣視庫帑為可任意侵用已非一日明德身為巡撫察吏是其專責乃一任屬員侵帑營私至於此極實為深負委任明德即著都察院傳旨革職擊問並委委員解赴山西交劉統勳等一併審擬具奏任所贖財並即查封永貴在軍營效力年久著回至西安署理巡撫印務永貴未到之前著吳士功護理永貴所辦軍營糧務著定長服滿後前往接辦○吏戶等部議覆河南布政使劉德奏各省守巡各道及同知通判等官原有兼司水利之責即或向無兼銜者亦請兼水利凡有幹支河渠於冬令水落時責令地方官逐一查勘河身有無淤淺阻塞隄埝有無汕刷殘缺報明該管廳道親往勘實督率州縣於春融撥夫修濬河渠一律寬深隄埝補築堅固或工段絲長民力不繼酌定請旨動項辦理儘不實力查辦一經水發淹及田廬先將地方官及廳道查參分別議處再或因循玩忽積久不辦致河身阻塞隄埝殘廢除參處外並令分認出資修濬應如所請行令各省督撫查明守巡各道及同知通判等官原兼水利者毋庸再行兼銜外如該地方有水利而尚未兼銜者分別具題到日再行辦理但各省事件責成全在大吏凡一切勘修工程該督撫應揆度地方情形隨宜辦理不得徒委廳道等官仍至有名無實將該督撫一併交部議處從之○丁亥諭彭家屏之子彭傳笏刑部擬入情實請旨到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聖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聖

此案彭家屏孽由自作罪所應得彭傳笏焚毀所藏野史實因倉皇畏懼迫於一時而子為父隱情理尚有可原彭傳笏著從寬免刑名所繫務期情罪允協殺之者之一歸於至當而已

十一月辛卯命各部院甄別司員○賜吐魯番貝子額敏和卓貝勒品級○癸巳諭據劉統勳塔永南審擬蔣洲虧空勒派一案白認不諱蔣洲乃原任大學士蔣廷錫之子由部屬擢用任至撫藩不思潔己奉公乃恣意侵虧數盈鉅萬又復勒派通省屬員以為彌補之計其貪黷狼藉玷辱家門實出情理之外楊龍文身為監司曲意逢迎侵帑勒派不法已極其情罪實無可寬宥蔣洲楊龍文俱依擬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七賚作札催取但以知府而迎合司道較之楊龍文罪尚稍輕著依擬應絞監候秋後處決其餘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完

行擬罪議處各官著劉統勳塔永南等逐一查明分別定擬具奏另摺所奏明德收受蔣洲及各屬古玩金銀等物見已有旨革職拿問解赴山西著劉統勳等一併審明定擬至挖移齊圖與蔣洲結納關通擄取蔣洲古玩收受銀物甚屬貪污無恥著革職拿解來京治罪山西一省巡撫潘鼎明比作奸毫無顧忌吏治之壞至於此極朕將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瀨恆文等案屢經發覺而莫甚於蔣洲此案若不大加懲創國法安在朕實為愧憤蔣洲之罪重於恆文楊瀨則郭一裕之派屬買金雖亦不能無罪而恆文之事實由郭一裕舉發尚屬彼勝於此郭一裕前在部呈請贖罪未准然恐將來各省督撫或有蠶蠶不飭而同官中以事相干涉懼於已有礙轉不據實入告將無由發覺其何以明國憲而儆官邪耶

郭一裕著加恩准其納贖劉統勳等摺並發○諭蔣炳審擬楊瀨侵扣婪贓一案擬入緩決希圖蒙混今刑部審訊蔣炳擬以斬監候實屬罪所應得但蔣炳辦理此案雖營私沽譽尚無受賄情弊著從寬免其斬候發往軍臺效力贖罪○軍機大臣議奏前因兆惠等奏阿布賚請將馬赴烏嚕木齊交易臣等議以途遠商販難集請官為經理選熟諳交易之人照商人例不必顯露官辦形迹今據該督黃廷桂奏稱烏嚕木齊交易運費浩繁似吐魯番為便其明歲交易止換馬若哈薩克帶有駝牛羊亦係軍營需用請一體收買其應需段匹由內府辦解絲色精良而官辦後仍必招商將來恐成色略減致煩言論見在陝省採買各色段及巴里坤見存雜色梭布京莊布均可敷用哈密見存茶類多運用軍營餘駝酌量雇覓商駝添備車輛遴委道員同知副將酌派備弁兵丁押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五

送等語查臣等原議哈薩克交易在烏嚕木齊因前與阿布賚定約奉旨允准似不便更易致失信遠人雖費繁原可增價至吐魯番近接邊陲建有城堡較烏嚕木齊地方空闊可以隨處開市者不同恐哈薩克人等與回民熟習轉致滋擾應仍照臣等原議至收換馬匹駟馬外有隨帶騾馬亦可量收其他牲畜亦應一體收買疲瘦牲畜一切雜貨雖不應交易但念攜帶遠來或減價收留示以節制其段匹一項陝省既可採買應如所奏辦理至布茶尤哈薩克所必需今哈密既有茶巴里坤亦有購備布應雇商駝或添車運送不必挑用軍營餘駝其遴委道員同知副將等員並酌帶將弁挑派兵丁應需鹽菜口糧及商民人等願隨前往購買零星等件各聽其便俱應如所奏再該督奏派兵一百名係因吐魯番見有屯兵足資彈壓今既仍在烏嚕木齊交易應否添派兵

丁亦聽該督酌量辦理明歲係初次貿易自當立定章程不可遷就而交易之際又必示以公平俾遐荒咸知天朝柔遠之經方為妥協應交該督轉飭道協各員善為經理論軍機大臣等黃廷桂所奏籌辦來年哈薩克貿易事宜一摺已據軍機大臣議奏但貿易之事不過因其輸誠內嚮俾得貿易有無稍資生計而彼處為產馬之區亦可以補內地調撥缺額並非藉此以示鴻賑亦非利其所有而欲賤值以取之也將來交易之際不可過於繁苛更不必過於遷就但以兩得其平為是可傳諭黃廷桂令其善為經理至奏內所稱委派道廳等員看來貿易之事終不可全以官法行之能辦政務者未必熟諳商賈朕思道員中如范清洪同知中如范清曠等伊家原會承辦軍需及一切貿易應尚有舊時商夥習練其事或可於此二人中酌調一人赴甘承辦是否有益並著交東華續錄

議奏聞 ○以宋邦綏為廣東布政使起嚴有禧為河南按察使

貴州按察使 ○甲午諭嵇璜奏高郵運河東隄添建石壩已經完竣並請酌定水則如上游五壩過水漸多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三尺

五寸開放五里中壩若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五尺再開放新建石壩視水勢之大小以為啓閉自無壅潰之患等語此所見深得

蓄洩機宜蓋湖河水勢以五壩為來源以江海為去路而歸江之路近於歸海况下河一帶地本卑窪必視歸江諸壩實有宜洩

不及之勢始可以次啓放今春南巡時親臨指示令將車邏南關二壩常行開放俾河水得以隨時減洩而又早關歸江之路以達

其流下河田畝遂獲豐收此已試之明效自當酌定水則以時啓閉著照嵇璜所奏過水尺寸立誌壩旁以垂久遠然此特專就下

河言之耳若論湖河全局則五壩之水洩自洪湖使洪湖之水從

清口暢流會黃入海則黃水不致有倒灌之虞而五壩之過水自可稍減向以河臣惟事護隄轉致湖漲遂有一瀆難收之勢而清口則收束迫隘託言濟運不知近日運河之水患其多不虞其少前曾降旨白鍾山等以清口之東西二壩古人具有深意淮水力弱則資其堵束併力刷黃淮水盛漲之時則早為宣洩以減其勢至於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閘也因令於五壩過水一寸則東壩開寬二丈過水二寸則開寬四丈以期疏洩通暢不致奔溢五壩以為下河之患昨據裘日修夢麟白鍾山高晉奏稱今值冬令應照例束壩蓄水向來口門僅留十八丈至二十丈今據酌留三十丈湖水可以暢出等語是清口之水已不患其不暢流而會黃入海矣至春夏盛漲之期則仍遵前旨立為水則視五壩過水之分寸以加展拓如此通盤籌辦操縱得宜則湖河全局自可永奏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至

安瀾之績矣但河官積習惟以因循守前規為事可將此泐石於清口及運河東壩俾治河諸臣永遠遵行焉 ○乙未諭軍機大臣

等見在逆賊阿睦爾撒納已逃入俄羅斯俄羅斯與喀爾喀毗連一應偵探防範事宜甚關緊要成衮扎布察得喀爾喀之心為眾

所推服且伊久在行閒亦宜稍為休息著仍為北路將軍辦理喀爾喀事務車布登扎布年富力强辦事雖不及伊兄而攻戰較為

差勝又經休息年餘明歲辦理回部以兆惠為將軍車布登扎布副之已傳諭車布登扎布來京請訓再赴軍營雅爾哈善候伊到

日即將副將軍印務交代一同領兵前赴沙喇伯勒勒滅巴圖爾烏巴什等賊眾成衮扎布兆惠等亦即來京商辦一切事務其沙

喇斯瑪呼斯等賊已專交阿里衮滿福辦理成衮扎布等至巴里坤須作速趨行方不誤兆惠回抵軍營之期也 ○丙申以納穆扎

坤須作速趨行方不誤兆惠回抵軍營之期也 ○丙申以納穆扎

爾署定邊左副將軍親王德沁扎布為參贊大臣○丁酉諭都察院甄別科道○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所奏勘定浙海關徵收洋船貨物酌補額關船稅及樑頭等款並請用內府司員督理關稅一摺已批該部議奏及觀另摺所奏所見甚是前摺竟不必交議從前令浙省加定稅則原非為增添稅額起見不過以洋船意在圖利使其無利可圖則自歸粵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貨價值既賤於廣東而廣東收口之路稽查又加嚴密即使補徵關稅樑頭而官辦止能得其大槩商人利析秋毫但予以可乘終不能強其舍浙而就廣也粵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謀生不獨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甯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仍令赴粵貿易為正本年來船雖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但此等貿易細故無煩重以綸音可傳諭楊應琚令以己意曉諭番商以該督前任廣東總督時兼管關務深悉爾等情形凡番船至廣即嚴飭行戶善為料理並無於爾等不便之處此該商等所素知今經調任閩浙在粵在浙均所管轄原無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甯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若可如此辦理該督即以此意為咨文並將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堯令行文該國商總編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此於粵民生計並顧韶等關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肅清看來番船連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於避重就輕甯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誘並當留心查察如市僧設有洋行及圖謀設立天主堂等事皆當嚴行禁逐則番商無所依

託為可斷其來路耳如或有難行之處該督亦即據實具奏再將前摺隨奏交部議覆可一併傳諭知之尋覆奏臣已遵旨曉諭番商洪任等同帆並移咨李侍堯及札行甯波定海各官一體遵照見在尚無設立洋行等情弊報聞○以石柱為內閣學士由廣東遷○己亥調馮鈞為安徽按察使九成為貴州按察使○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據遣往堵截巴哈曼集之侍衛海林報稱在博羅托羅海地方捉生詢問知巴哈曼集為得木齊哈勒拜所殺賊眾欲在崆吉斯恐有兵堵截即由克特前去已過八站適與滿福相遇將情節告知而滿福以見在追剿沙喇斯等叛賊自巴顏阿滿一路安設臺站不可擅動兵丁因無兵追賊遂同滿福前進等語滿福帶兵追賊自應隨遇隨剿乃舍見在相近之扎哈沁而追遠竄之沙喇斯等殊屬懦弱滿福果能追剿沙喇斯等尚可功罪相抵若藉口窮追不及馬力疲乏竟行撤回則其罪不可追著傳諭成衮扎布等看滿福呈報若何據實速奏若已起程前來即交雅爾哈善查奏○甲辰命各省提鎮三年陛見○辛亥諭據德爾敏等奏報徐城增築石工於十一月十九日如式完竣一律整齊堅固等語披覽深為欣慰徐城瀕臨黃河而舊有石隄間段斷續一遇盛漲時罹水患今春南巡親臨閱視指授增築石隄茲開工以來會未兩月遂克告成城郭民居永資保障諸臣能仰體朕念切民瘼之意奮勉集事迅速奏績甚屬可嘉德爾敏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陳宏謀並著交部議敘其在工文武員弁並著查明一體交部議敘以示獎勵○禁各省上司勒薦幕友○壬子木和林以年老休致以吳拜為左都御史石柱為盛京刑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甲寅以伊祿順為內閣學士由給事中遷○乙卯命

刑部吉林遣犯改發雲南等省拉林阿勒楚喀遣犯改發黑龍江三姓等處○丙辰調吳士功為直隸布政使清馥為陝西布政使○丁巳命定長以副都統銜赴西路軍營辦理糧餉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十二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據審訊賊黨烏勒木濟供稱去冬阿睦爾撒納在烏梁海時杜爾伯特之孟克博羅特曾相隨同去後又往納木奇遊牧等語從前愛隆阿勒殺納木奇賊眾之時未有孟克博羅特名目或竄入額爾齊斯等處藏匿亦未可定著和碩齊等留心查拏解送來京○富德奏臣往兆惠咨文奉到諭旨以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順德訥等不必在彼守候即應遵旨撤回因前往哈薩克之額爾齊斯喇努三等尚未回營暫令留駐臣於十月二十五日令鄂博什帶兵二百名前往額林哈畢爾噶沿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卷

途接喇瑪哈沁與將軍會合昨據往哈薩克貿易人等帶來額爾齊斯喇等書札聞阿布資遊牧移向巴顏鄂拉又聞巴圖爾烏巴什出痘身死屬實再臣等聞烏梁海安濟格斯奎與俄羅斯素有警隙派出署防禦達色等於本月二十四日至布克圖爾瑪安濟等十餘戶迎戰達色追射安濟遇石傷足前鋒卓丹即奮力前進將安濟生擒其格斯奎亦被擒獲計勒殺烏梁海三百餘戶獎賞藍翎烏勒德克陣亡三等侍衛喀勒扎布等帶傷又於庫克鄂勒地方遇果勒卓輝之烏梁海等二十餘人放槍迎敵我兵墜馬者數人有甯古塔披甲人英德訥黑龍江打牲達呼爾達三保奮勇救出盡勦賊眾又在前行行走奮勉之三等侍衛畢拉爾海吉林署協領扎庫齊索倫署協領金濟噶爾阿第木保察哈爾署協領喇嘛扎布藍翎侍衛達桑阿等俱出眾效力得旨富德所奏前隊

效力之畢拉爾海授為二等侍衛扎庫齊金濟噶爾阿第木保俱授為協領喇嘛扎布授為頭等侍衛達桑阿授為三等侍衛擒獲烏梁海安濟格斯奎之達色卓丹俱授為藍翎侍衛勒殺烏梁海之英德訥達三保俱授為三等侍衛其餘奮勉效力及陣亡得傷官兵俟造冊到日該部照例議敘議卹○諭滿福追勒沙喇斯瑪呼斯被叛賊敦多克哈什哈敦多克車凌等誘害伊等效力軍營為成衮扎布信用遣往招降乃與賊眾相通情尤可惡來年將軍大臣等進兵務將二賊嚴行查拏送京看來厄魯特等真不可信即三都克亦當留心察看儻有可疑或即於軍營正法或派員解送來京不可致令脫逃○癸亥諭據阿爾泰奏稱鶴年於十二月初三日工竣回署痰喘不止即於是夜身故等語披覽實深惋惜鶴年歷任巡撫頗能勉勉今春南巡時見其辦事妥協深堪委任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卷

是以擢用兩廣總督仍命在東省辦理河務近據奏報挑濬伊河悉心籌畫俱能深愜朕懷開壩放水後積水漸消個地甚廣雖履任未久而勞績懋著遠聞溢朕心深為軫惻著加恩賞給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並入賢良祠仍賞銀三千兩料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賜祭葬諡文勤○諭兩廣總督員缺著陳宏謀補授陳宏謀籍隸廣西但久任封疆朕所深信且總督節制兩省又係專駐粵東自可不必迴避所遺江蘇巡撫員缺著託恩多補授江西布政使員缺著吳嗣爵補授山東巡撫員缺著阿爾泰補授所遺山東布政使員缺著馮鈞補授安徽按察使員缺著納世通補授江蘇按察使員缺著崔應階補授所遺常鎮道員缺著沈嘉徵補授○諭軍機大臣等鶴年見在病故已有旨令阿爾泰為山東巡撫矣昨鶴年摺內曾奏伊熟諳工程實心任事能

勝此任一切河工要務阿爾泰當感動天良守其成規悉心妥辦方為不負任使鶴年喪事並著阿爾泰留心經理善為護送進京再鶴年偶爾痰喘何致猝然身故或係誤投醫藥亦未可定著阿爾泰查問伊家人如果用藥不慎即應將醫生治罪是否如此情節並著具摺奏聞尋奏鶴年因辦事勤勞心力俱瘁途中未嘗調治回署之日病起倉卒醫治不及實未服藥得旨可惜之至○戶部議奏旗人存退餘絕地畝酌留千頃撥補官用餘照例安放莊頭辦理其入官地畝應交與該旗查明原業原收租數行令地方官照數徵解得旨依議其入官地畝交該旗查明原業原收租數行令地方照數徵收之處此等地畝以加惠小民而論即租額再為輕減亦無不可但向來官地租額雖輕而民佃多不沾實惠蓋地畝一項既不在官又不在民則不肖官吏轉視為利藪該部請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照原納租數徵收自為杜絕弊端所奏是但旗人原收租數或係市平市斛而官為收納勢必用庫平官斛則租數雖屬相符而貧民所加已屬不少嗣後入官地畝地方官照原數徵收著即照原收平斛令其輸納庶俾承佃各戶交租不致畸重而官吏亦不致中飽矣○己巳諭大學士陳世倌雖年近八旬而精力未甚衰邁簡任綸扉歷有年所今以老病奏請解任回籍情辭懇切大臣中齒宿望高宣勞久任皤皤黃髮為班聯表率誠熙朝盛事然老倦而思故鄉亦常情所有果其以衰老陳情者朕自曲加體恤俾得歸榮鄉里以資頤養初未嘗強為羈留如張廷玉之年力既衰朕即允其歸田後之展轉獲咎乃其自取實非朕初意所及料也且陳世倌奏內既稱為其生母修改墳塋此亦人子未竟之責自宜及身而為之著照所請准其回籍見任漢大學士原有二人不必

東華續錄 乾隆四六

開缺另補聽其自為酌量如一二年後精神尚健仍可來京辦事以昭優老念舊之意○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額敏和卓奏稱領兵至哈喇和羅知沙喇斯瑪呼斯遊牧已逃往庫車等處見在遣熟識路徑之人取近堵截頗合機宜伊等遇賊遊牧收其馬駝固可以增兵力但與賊眾相持則帶兵尙覺其少朕心頗為慮念阿里衮等惟相機行止如勢難猝辦即可撤兵備額敏和卓確見庫車可取亦不必退回遊牧○辛未諭翰林院所進撰擬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碑文殊屬草率喀爾吉善歷任中外宣力有年在大臣中實屬老成練達勤勞素著而為人亦內外如一言行克顧勒碑紀績為國家優卹茂典撰擬自當慎重乃既謬弗勝之弗字為勿而由間散超登西掖之句尤為舛謬夫起用於罷職之後究係會任大僚豈得竟謂之閒散其意或以為滿洲大臣碑文不必檢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年

點使漢大臣中有如此令名完節始終匪懈者當不致輕忽若此矣朕於滿漢臣工從無歧視考行飾終務期徵實唐宋以來制誥視草者往往於告身內以私意隱寓抑揚本朝百官封典皆定有成式詞臣文墨標榜惡習已無所施其隨時撰擬者惟碑文祭文若復於此而稍存軒輊此風斷不可長從前 皇祖時曾以楊瑄撰文悖謬加之重譴所以防微杜漸具有深意謝墉前此撰文敷衍潦草已經察議今又措詞失當雖屬文學膚淺未必出於有心而率爾操觚何其誤之屢耶則不得謂之無意矣謝墉著交部嚴加議處該掌院等另行改擬碑文進呈○癸酉封成衮扎布之子瞻楚布多爾濟為世子○甲戌命各省總督保薦堪膺專閫人員○准直隸收魏稅○乙亥准呂宋番船於廈門貿易○丁丑以徐鐸為山東按察使○庚辰諭舒赫德前在軍營屢干重譴

六一五

朕皆曲為寬宥今春西師兩路進剿一時不得其人將伊加恩起用凡一切機宜俱詳悉面諭令其到軍營時傳諭將軍成衮扎布並戒以不可如前恒怯善為協辦軍務詎意舒赫德自進兵以來所辦諸事全不奮勉成衮扎布係蒙古人雖經戰陣然未面領訓諭舒赫德自應盡心襄助乃此次所辦諸事動失機宜即如招服克喀特烏魯特等遊牧後即當收其馬匹以益兵力使賊伎倆難施方得駕馭之道乃伊等任其屯駐山中致使賊有餘力大兵既過隨即叛逃舉此一端可見諸事全無成算及朕降旨詰責始東遮西露往來道途疲馬力於無用之地此皆舒赫德並不將朕諭旨詳悉傳示成衮扎布之所致也蓋兵法忌怯弱而舒赫德選懦性成兵法忌諱飾而舒赫德最工文過合計伊前後罪謫即正法亦不為過但西路進兵以來雖未能就緒尚不至大挫軍威若即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卷

真重辟伊反得諉過於成衮扎布矣朕念成衮扎布去年擒青滾雜卜之功看伊顏面貨舒赫德以不死然其不足復用所謂下愚不移亦屢試而知之者舒赫德著從寬免死革職令為兵丁自備資斧在軍營效力贖罪伊子舒常亦因加恩舒赫德復授為侍衛遣往軍營今舒赫德既經革職舒常仍革退侍衛發往黑龍江至鄂實以參贊大臣前往軍營不過隨同將軍行走並未奮勉效力亦當治罪但較之舒赫德尚屬稍輕鄂實著革職降為藍翎侍衛自備資斧在軍營效力行走○癸未諭軍機大臣等今命兆惠為定邊將軍軍布登扎布副之來年辦理進兵惟兆惠等是賴可傳諭兆惠當與軍布登扎布富德同心協力不可自分畛域至額敏和卓因其熟悉回部情形人亦果毅已命為參贊大臣在前隊行走兆惠等務宜優待以收其益一切軍前事務相機辦理善為策

勵以奏庸功又諭來年進剿回部宜先傳旨曉諭以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在噶爾丹策零時獲罪拘禁大兵平定準噶爾始行釋放因係回部頭目令其仍歸故土安集所屬以承恩澤伊等自應感激圖報永矢恭順之忱乃敢戕害使臣稱兵抗拒情罪難追但聞諸事皆霍集占陰謀不軌至布拉呢敦頗圖安靜其屬下人等亦係一時被脅非其本心今大兵進剿惟正霍集占之罪若布拉呢敦能將霍集占縛獻亦必有罪加恩如此一面曉諭即一面進剿不可按兵俟釁若伊等果相猜忌自於軍事有益可傳諭兆惠及雅爾哈善等知之○以如松為兵部右侍郎補國○甲申諭大學士史貽直參贊綸雇陳世倌引年予告並熙朝黃髮老成端重宜晉崇階以示褒寵史貽直陳世倌俱著加太子太傅協辦大學士尚書鄂彌達敷歷中外宣力有年刑部尚書劉統勳復職以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卷

勤勞懋著俱著加太子太保○諭富勒渾奏生員陳安兆妄著書籍語多悖謬一摺據稱將伊所著書二種及詩彙一部送學臣毛輝祖閱看以詞句狂放容覆應請嚴加懲究並將該教官等查參等語所奏殊為過當此事在富勒渾於文義本不甚深更未免因新進有意從嚴一聞事關悖逆輒欲從重懲治而毛輝祖又因所屬生員經巡撫舉發恐稍涉徇庇形迹遂亦從而附和是以該撫遽有此奏但朕閱該生所著大學疑思辨斷中庸理事斷二書雖不無違背朱註支離荒謬要不過村學究識見膚淺妄矜著作即詩彙中閒有牢騷詞語亦淺學人掉弄筆墨陋習其實非謗訕國家肆詆朝政如胡中藻之比封疆大吏遇此等事當識大體如果逞臆謗肆肆無忌憚自不得不懲一儆百若不過此等筆墨之過則前人亦往往有之况陳安兆所作並不足稱為著述於此而加

以吹求轉無以服其心且恐開告訐之漸無知者遂謂無所措手足朕辦理庶務大公至正輕重務期得中過猶不及皆所不取此案無庸再行辦理富勒渾毛輝祖俱著申飭○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奏陳安兆妄著書籍一摺所見頗屬過當富勒渾以藩司擢用巡撫朕之所望於伊者謂當實心報效不負委任以承受恩澤耳向來外省督撫陋習相沿模稜關冗不思為地方整頓徒博寬厚虛名朕從不稍為假借若急於任事而不顧輕重有心從刻流於苛細何以得事理之平巡撫膺封疆重任通省吏治所關非藩臬贊理者可比從前 皇考時因外省錮習亟欲澈清諸臣中卽偶有一二從事搏擊者乃補偏救弊不得已之苦衷操縱自在聖心也朕臨御二十餘年以來事事執中持正從不令諸臣稍有偏倚富勒渾前已寄諭訓示令其諸事審量不可稍存成見冀其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六 空

辦事妥協之中力矯瑣細苛求之病今閱陳安兆之事尙不免立意從嚴已明降諭旨飭行再詳悉傳諭富勒渾知之○撥部帑六十萬兩於安徽備用○以蘇爾德為安徽按察使由郎中選○是歲朝鮮暹羅琉球來貢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臣 王先謙敬編

臣 周澗 著恭校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春正月己丑免甘肅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逋賦○庚寅諭據高晉奏上江鳳潁泗所屬水利要工均於上年歲底一律完竣等語安省河道淤墊頻年被水特命袁日修步麟等會同督撫河臣和衷籌議發帑修廣為疏濬自開工以來諸臣能仰體朕懷悉心經理所在要工俱能迅速集事甚屬可嘉袁日修步麟尹繼善白鍾山格瑣已於下江各工告成疊予議敘外高晉著交部議敘其在工承辦各員並著該督撫等查明分別咨部議敘以示獎勵○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平定伊犁時達瓦齊敗走回部為圖爾璦阿奇木伯克霍集斯等遣阿舒爾璦特擒送軍營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一

不知此時圖爾璦地方向係伯克霍集斯辦事抑或更替他人可傳諭雅爾哈善等於進兵時訪問若仍係伯克霍集斯辦事則卽向伊等云爾等從前將達瓦齊擒獻係有功之人皇上卽施恩賞資尙欲陸續加恩因辦理厄魯特等無暇今厄魯特等俱已平定領兵前來專為問兩和卓木之罪與爾等無涉爾等惟誠心效順自必永承恩澤仍酌賞段匹等物以示獎勵凡大兵經過地方皆當如此宣示及酌量獎賞俾回人間風歸嚮或將賊首拏送亦未可定卽不然而眾心內附賊酋等自必力窮無助我兵擒勦亦易如歸附人等有奮勉行走者更宜覈實獎賞雅爾哈善等當加意辦理○諭兆惠等奏稱正月內馬匹送到卽進勦巴圖爾烏巴什等再往葉爾羌喀什噶爾擒拏布拉呢敦霍集占儻辦不隨意不能卽入回部則且屯田積穀市哈薩克健馬俟次年整兵再進等

語兆惠等所見亦是但不可有意遲疑惟當相機以應如上年進兵時即計及辦理回部其後竟成空言今謂賊人在沙喇伯勒恐又復他往或向內來俱未可定若伊等果在沙喇伯勒坐食勢必貧人盜竊其富家不堪為命互相殺害斷無安靜之理我兵乘機取之甚易兆惠所奏未免豫留地步即非有心觀望而怯懦固其本懷以為事若無成伊已先為奏及不知臨時果有阻滯即俟次年辦理又有何礙况車布登扎布陛辭日朕已諭今年儘力趕辦如趕辦不及即明歲辦理亦可且辦理回部見諭添派綠旗兵八千名兆惠惟帶原議二千兵前往沙喇伯勒其辦理回部已命雅爾哈善額敏和卓前往觀今日兆惠所奏顯係以兵少為慮欲留雅爾哈善所帶之索倫兵一千用壯聲勢耳可於綠旗兵八千內派出一千合原議之四千兵前往沙喇伯勒其索倫兵一千仍令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雅爾哈善帶往○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桑寨多爾濟等據俄羅斯邊界報稱逆賊阿睦爾撒納出痘身死今將身屍送至恰克圖等處請遣人驗看等語看來逆賊阿睦爾撒納罪惡貫盈身死屬實琳丕勒多爾濟向認識阿睦爾撒納今天氣尚寒逆屍尚未腐壞接到此旨桑寨多爾濟即遣琳丕勒多爾濟速往恰克圖驗看並曉示彼處頭目云爾等念兩國合好將逆賊之屍送來以彰信義大皇帝深為嘉悅已命理藩院行文爾薩納特衙門一面命我取逆賊身屍解送京師等語如逆屍已到恰克圖琳丕勒多爾濟即取以來儻伊等謂逆屍在塞楞格城亦即前往驗看勿因恰克圖是交界在彼住候或伊等止令驗看不肯發遣務宜嚴行曉示仍先期作速奏聞○丙午諭準噶爾一事自用兵以來伊犁既已蕩定而哈薩克汗阿布賚等亦輸誠內嚮實皆仰荷 上蒼之默佑

列祖之鴻庥獨因叛賊阿睦爾撒納遁逃未獲以致勞我師旅於今三年蓋此賊一日未能成擒則西事一日不能就緒不得不極力追捕以為邊圉久遠之計非朕之好為窮兵黷武從前所降諭旨甚明去歲聞阿睦爾撒納竄入俄羅斯境內俄羅斯向為和好之部定議彼此不許容留逃人况阿睦爾撒納罪大惡極尤非他逃人可比當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向索今據辦理俄羅斯邊界事務喀爾喀親王桑寨多爾濟等奏稱俄羅斯畢爾噶底爾差圖勒瑪齊畢什拉等前來並移文內稱阿睦爾撒納逃至伊境渡河被溺隨經救出拘禁旋因患痘身死今將屍獻出等語若惟恐不能取信於天朝而亟亟以獻屍為確據者夫以阿睦爾撒納之貪殘狡詐貽害生靈負恩悖叛天良滅絕即暫逃於顯戮必難道於冥誅斷無久延視息之理其身死諒無可疑至俄羅斯之收留叛賊始未嘗不欲撫而用之及其已死無可希冀然後獻出亦係其實在情節且彼既以謹守舊約克全信義為詞自不當逆料其詐拒而不受更行深責也况國家之所期必獲者不過一阿睦爾撒納耳今其人已死其屍已得準噶爾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朕惟以大公之心為順應之舉斷不肯恃我國威誅求過當萬一所獻不實意圖欺罔則其曲自在俄羅斯彼若妄生事端則朕可以上告天地而下對臣民再興師問罪亦未為遲即無知苟安之徒亦無從議朕為好武矣始議向俄羅斯索取阿睦爾撒納時眾人之意未必不竊議又生邊釁是總不知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林之以威則自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祿也即如漢唐宋明和親稱姪歲幣屢增是亦遜讓之極矣而於邊患甫稍救耶即如俄羅斯既已收留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叛賊若不嚴行索取彼必不將屍獻出設從史貽直陳世倌所議且將遷就隱忍竟若叛賊一入俄羅斯遂無可如何者所謂唾面自乾之爲朕甚恥之朕於軍國重務惟有乘機度勢因物順理不但初無構釁於俄羅斯之心卽此用兵三年雖未如康熙雍正年間之久而朕已慮眾人之勞時切於懷特因叛賊未獲萬難中止初非朕之本意也向使前後在事諸臣果迅合機宜則叛賊自不至逃竄亦當早爲弋獲何至展轉愆期此用人不當實朕之愧然統計連年軍興徵調皆出自公帑不但未加賦閭閻而賑恤有加於往歲此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今逆屍已獲伊犁全部悉入版圖徐謀耕牧繼承 皇祖 皇考未竟之緒而自古未通中國之哈薩克亦皆稱臣納貢其於我皇清疆宇式廓萬年久安之道爲有益爲無益朕亦不更置論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回部原可計日平定不必更煩動眾所有阿睦爾撒納身屍俟解到之日驗明戮示以彰國憲先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己酉吏部尚書汪由敦卒 上親臨賜奠○諭吏部尚書汪由敦老成端恪敏練安詳學問淵純文辭雅正簡任部務供奉內廷夙夜在公勤勞匪懈前以偶嬰寒疾當命加意調治並賜醫藥以冀速痊忽聞溘逝深爲軫悼卽日朕親臨奠醊著加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並准其入城於賜第停設賞內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端○庚戌設東西長安門護軍○辛亥諭軍機大臣等順德訥勞三等奏業克明安德濟特以阿睦爾撒納之嫂爲妻聞阿逆敗逃卽帶阿逆後妻自森博羅特入俄羅斯又哈薩克奇齊玉斯之阿布拉該爾久送伊子於俄羅斯爲質阿布賚亦近俄羅斯疆界過冬等語伊等詢訪之處自屬確實但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四

五

見在俄羅斯之畢爾噶底爾報稱阿逆出痘身死將其屍送驗則阿逆已伏冥誅俄羅斯亦克全和好德濟特卽竄匿其地亦無能爲亦可置之不論至哈薩克之人本畏俄羅斯卽如伊等前曾向噶爾丹策零納貢因我師平定準噶爾卽率屬歸降則其與俄羅斯交好自屬事勢宜然且哈薩克若抒誠入貢自當賞賜以示綏懷卽不來亦無足重輕伊之畏俄羅斯與否更無庸介意著傳諭順德訥等知之○諭順德訥奏稱哈薩克多羅特拜巴圖爾烏巴什出痘身死哈薩克錫喇之眾俱爲瑪哈沁惟舍楞由車陳哈喇逃往沙喇伯勒哈薩克之齊奇玉斯努爾賚汗兄弟已兩路帶兵追逐等語從前朕卽謂沙喇伯勒賊眾人心渙散力亦甚窮我兵一到卽可殄滅今順德訥所奏情形果不出朕所料再據奏稱哈薩克阿布勒比斯言伊帶兵前至伊犁薩瑞捉生詢問知舍楞等雖有萬餘戶見俱乏食但不行殄滅我等遊牧終不得安卽不能盡勦亦必追至葉爾羌喀什噶爾布魯特等處方可結局於是公同商議齊奇玉斯之額呀里蘇爾統等帶兵萬餘至吹地方鄂爾圖玉斯之薩爾圖根巴圖爾等帶兵三千由阿克陶烏克陶起程約至克喇布拉克與哈巴木拜會合搶掠舍楞等俟春季雪消始回將所餘厄魯特在何處棲止知會大兵等語兆惠等見在軍營於賊眾情形何以全無信息今看伊等窮蹙已極勢必互相盜竊戕害是大兵未到哈薩克早已俘獲無遺而兆惠等尚以沙喇伯勒賊眾繁多頗有畏難之意可謂不諳事機矣又舍楞等或逃向特穆爾圖諾爾及特克斯等處若距軍行遠遠卽酌遣偏師前往搜捕以靖地方其哈薩克厄魯特交界處恐厄魯特殄滅後地多閒曠哈薩克不免侵越雖遊牧無人在我亦難盡守然必先明疆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五

界或哈薩克等向將軍大臣懇求轉奏朕亦可施恩賞給方與體制允協但不當聽其遽行侵越或輕易給與亦諭兆惠知之○命八旗大臣稽查城外五倉○壬子諭今日王大臣等以俄羅斯獻出阿睦爾撒納逆屍準噶爾大功告竣具表奏賀試問王大臣等此奏果皆實以為然耶或尚有以叛賊之死為未可深信者耶在諸臣之或信或不信本亦不足深論然朕之宵旰憂勤將以為邊圉久遠之計而庸懦無識者流或未免退有後言此則不可不明切申諭耳即如阿睦爾撒納逃叛之初朕方手敕諸將銳意追擒而盈廷之議頗有以伊犁既已平定不必窮追為言者及其竄入俄羅斯則更束手相視付之無可如何若惟恐朕之飭索過嚴以致又啓邊釁無論俄羅斯一部向屬和好彼此不許容留逃人以理言之固當向索而叛賊之奸詭狡詐既入俄羅斯豈能鬱鬱久居必將為其所用以為哈薩克一帶之患從前屢降諭旨所謂叛賊一日不能成擒則西陲一日不能甯謐者正謂此也是以上年諭理藩院行文俄羅斯有阿睦爾撒納在彼若能永遠拘禁即不送出亦可之語然俄羅斯既已收留叛賊必且撫而用之又豈肯永遠拘禁耶索之而不獻則其曲在俄羅斯與師問罪固屬事不容已然使竟不向索則彼亦何肯將屍獻出可見駕馭外藩之道威德宜於並用堂堂天朝豈有遷就隱忍苟且自安之理至昨據勞三奏稱德濟特攜阿睦爾撒納之後妻投入俄羅斯境此則無關緊要留之俄羅斯不過彼處多一養養之人耳若亦嚴行飭索必令縛送是未免誅求過當即朕亦難辭好武之名矣朕於此事乘時酌理惟求協平事機之至當從未設一成見統計用兵以來既未多糜帑項亦未勞我民力今逆屍已得伊犁久定哈薩克

又輸誠內湖西陲綏靖上續 皇祖 皇考未竟之鴻謨稍可免眾人之浮議朕之願足矣安可言賀且見在尚有葉爾羌等回部未經平定及哈薩克錫喇等一二逆賊逃竄未獲雖易於經理之事計日可以奏績然朕之日夜籌畫正不以事將就緒而稍懈也因王大臣之奏爰以苦衷示之○諭陳宏謀周人駿誼屬師生例應迴避廣東巡撫著鍾音調補周琬著調補福建巡撫所遺貴州巡撫員缺著周人駿調署○以劉統勳為吏部尚書調秦蕙田為刑部尚書以嵇璜為工部尚書○命吏部侍郎三泰戶部侍郎劉綸軍機處行走○癸丑以回酋霍集占罪狀宣諭回部各城曰朕為天下共主罔有內外一體撫綏無使失所前因準噶爾變亂自相戕害厄魯特等俱不聊生不忍坐視興師平定伊犁擒獲達瓦齊就其各台吉宰桑等級分封錫爵普加恩賚方冀守分安居永享遐福無如厄魯特豺狼成性陰險狡詐逆賊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黨眾附和反覆無常揆之天理國法斷不可追因再行進剿以正刑誅誠以兇頑不除則邊圉不靖不得已而出此皆爾眾伯克回人所深知者至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在噶爾丹策零時被拘於阿巴噶斯哈丹鄂拓克我兵初定伊犁釋其囚繫令為回人頭目方欲加恩錫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魯特變亂率伊犁回人逃往葉爾羌喀什噶爾朕以其或懼厄魯特騷擾暫避以圖休息尚未加兵第遣使招撫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稱巴圖爾汗情尤可惡若不擒獲正法則回眾終不得安生用是特發大兵聲罪致討但聞霍集占起意倡亂布拉呢敦被迫從行已命分別辦理夫伊等以兄弟至親朕尚較其情罪輕重期無枉抑何況爾等回眾全無干涉豈有株連擾害之理惟是霍集占頗稱奸狡自知身犯重

辟或圖苟延殘喘造言惑眾以厄魯特多被勦殺為比殊不思爾等皆無罪之人朕何忍與叛逆之徒一體誅戮此次與師特為霍集占一人爾等若將霍集占縛獻自必安居如舊永受殊恩如執迷不悟聽從逆酋指使大兵所至即不復分善惡悉行勦除悔之何及尙其熟思利害毋致貽誤○以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額敏和卓哈爾阿為參贊大臣順德訥愛隆阿玉素布為領隊大臣進兵回部○甲寅諭御史朱嵇參奏侍郎于敏中兩次親喪蒙混為一愬然赴任一摺前于敏中守制回籍陳請歸宗原為伊本身生母起見若非歸宗則於例不得受封此亦人子至情至於回籍後復丁母憂伊聞命暫署刑部侍郎時未經具摺奏明此一節原未免啓人訾議而該御史遽用張大其詞見之彈劾汚人名節不無過當摺內引梁詩正等回籍終養以為比例此尤未悉朕心梁詩正之父年已衰邁而梁詩正欲回之意亦不甚切且其時有人謂朕不喜漢大臣回鄉里者朕是以轉令其回籍侍養俾遂父子之情且免求全之毀而呂熾彭啓豐二人在卿貳中本屬無所短長故亦准其終養若于敏中才力尙可造就非呂熾等比刑部侍郎缺出一時未得其人是以降旨起用凡遇宴會不令與列此正與從前用蔣炳莊有恭為巡撫同一不得已之苦心所降諭旨甚明而該御史輒以侍郎巡撫意為區別豈外任封疆不妨從權起用而內任部務竟不必需人辦理耶且雍正年間有因員缺緊要特令在任守制如朱軾嵇曾筠孫嘉淦等指不勝屈今所用者不過此一二人而已若必謂在籍終喪方為盡孝無論一切居鄉守制人員未必盡皆虛糜即昔時築室居廬之人借此釣名干進徒滋物議者不一而足於風教並無裨益該御史又稱梁詩正等在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八

告養海內聞風嚮化試思四海甚大此數人得請家居即能澆風盡息然耶否耶明季科道陋習動以奪情視事交章爭論曉曉不已徒啓黨援攻訐之端於國是究屬何補殊不思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如果政事有所闕失官僚貪黷敗檢即據實舉劾朕方深為嘉予以風言路若所陳不過如此冀以博敢言之名朕不取也朱嵇摺著發還○丙辰以平定準噶爾及哈薩克歸降宣諭布魯特部落日準噶爾自噶爾丹策零身故以來互相殺害羣生不得甯居朕為天下共主罔有內外一體撫綏何忍坐視其亂用是特遣大兵平定伊犁擒獲達瓦齊安集眾厄魯特部落俾得其所乃準噶爾人等聽逆賊阿睦爾撒納之言反覆逃叛為大兵擊敗阿睦爾撒納逃入哈薩克我兵深入追襲哈薩克阿布賚拒戰大敗僅以身免始悔為逆賊所誤於上年遣使歸誠欲擒獻阿睦爾撒納逆賊知覺復逃入俄羅斯今已出痘身死俄羅斯遣人送屍請驗在準噶爾人等罪惡深重不得已始行勦滅以靖邊陲爾布魯特本不與準噶爾相涉但舊為鄰國今準噶爾全部平定則爾土地即與朕疆界毗連爾等若如哈薩克慕化來歸朕將令照舊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責貢賦惟遣使來請朕安即加恩賞資其或爾等以外藩習俗與中國異宜不欲投誠降服亦惟爾便能約束所部永守邊界不生事端朕亦不加兵騷擾爾等不安常分或越界遊牧肆行盜竊則係自啓釁端斯時問罪興師爾悔將何及朕仁愛為心不惜開示利害尙其熟思審處○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成衮扎布奏稱此次進剿沙喇伯勒再往辦回部或經由布魯特應諭令擒獻霍集占等語昨已命兆惠雅爾哈善等照成衮扎布所見傳諭今更繕發敕書諭以平定準噶爾及哈薩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九

歸降等事令其守分安居兆惠等酌量頒給此次進兵伊等如不
必經過布魯特即另行取道亦可何以總未奏及豈謂陳奏後即
當辦理攻取耶布魯特以外部落尙多豈有盡行攻取之理然伊
等若驚疑生事又何可置之不問惟先期曉示庶可潛消禍本再
去年琿齊等叛逃正值兆惠前赴伊犁之時迂道相避賊始得脫
此次進剿不可復蹈故轍○丁巳諭據吉慶奏近年截漕過多一
摺稱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雍正年間亦不過二
百九十餘萬石今已截至一千三百二十餘萬石等語所奏固亦
慎重京庾之意但朕偶遇偏災已饑已溺之懷自不容已初亦不
計截漕之數遂至如此之多若恐京倉易缺而於待哺災民稍有
靳惜朕從來無此意見設多方顧慮其遂將重視倉廩之儲蓄而
偶有災歉不為通融拯救耶至各省地方官因朕屢屢截漕遂於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十
常平倉穀不實力籌辦此種情節實亦不免要在督撫司道等嚴
飭屬員先事豫圖行之以實耳常平所貯原以備水旱不虞若需
用過多自不能再取給於漕糧而究不可專恃漕糧為散賑平
糶之用况江浙等省有漕可截尙可藉以接濟若雲貴等無漕省
分惟資倉穀賑借設不實籌儲待一遇災歉將何以應之嗣後各
省大員務當留心查察勿得奉行故事以致有名無實至朕軫念
災黎有加無已之意固有出於不自覺者無論所截漕糧已十倍
於康熙雍正年間而截漕之外一切賑借所用倉穀又不知凡幾
此亦天下所共知者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朕非問也然試平
心而論朕之於民為痼痲一體耶抑猶有隔膜之見耶近年如江
浙河南山東等省被災雖已多方賑恤不下數千百萬朕心猶不
免怒然而蚩蚩無知之流或邪教之屢興或怨謗之自若則有司

奉行之不善教化之未臻不能不慎懣於懷而愧吾誠之未至也
然朕必不因吉慶此奏鯁鯁過計致於撫恤災黎轉有所節節也
二月己未 上御經筵○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
從前擒送達瓦齊之伯克霍集斯仍在圖爾琿辦事等語則霍集
占等不能脅服人眾可知我兵至彼伯克霍集斯等必來歸順然
必須留心防察如上年成衮扎布等招降克特烏魯特等鄂拓
克大兵既過隨後叛逃即其驗也雅爾哈善等進兵時如回人果
能恭順歸降自當收恤令其頭目從軍餘人仍居本地其稍有抗
拒者即宜剿殺以振軍威勿慮伊等前路驚疑稍事姑息蓋回人
俱有城邑田廬非若厄魯特之易於驚竄也若既取庫車阿克蘇
等城亦應留兵彈壓玉素布為人誠實自必善守可於二城內擇
何處最要即令駐紮既可堅新附之心亦資以聯絡臺站再圖爾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十一
璦地名是否即係吐魯番見在吐魯番為額敏和卓遊牧今伯克
霍集斯所居圖爾琿與何處相近在何地方善查明因便奏聞○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富德將伊等去年出兵未經查出之侍
衛官員分別功次補請議敘又將領隊大臣羅布藏多爾濟等功
次聲明具奏甚覺繁瑣無謂夫恩自朕出其效力行走之人皆分
所應爾豈可稍生覬倖兆惠等在彼間居並不將見在切要事件
留心計議惟一味沽名演奏在伊等之意以為准其所奏則官兵
得以邀恩即不進行亦咸懷感激如此存心可乎且將以此為辦
事乎然在侍衛官員前次疏漏未經查出者補請議敘猶可若羅
布藏多爾濟因其效力已封郡王豈以為尙未加恩乎即圖倫楚
順德訥俱加恩授為副都統伊等果能勝副都統之任否其餘議
敘升級者尙多若謂行走一次即應加一次之恩則與備丁取直

何異且兆惠身為將軍兩路俱應視同一體何以於珠勒都斯一路未經查奏耶朕因珠勒都斯一路辦理無緒將成表扎布撤回舒赫德鄂實降革豈大臣獲咎官兵內遂無一二效力者乃兆惠僅將隨伊行走之人奏敘此何理耶若輩見在亦隨兆惠進兵如此將何以冀其出力若謂兆惠等一路功多亦不過獲一巴雅爾耳而疏脫阿睦爾撒納者獨非伊等乎至奏將存留之翎賞給西通阿等三人有何緊要况留翎三支卽有三人效力安得如此湊巧何見之小也但業經具奏姑如所請其珠勒都斯一路有效力行走官兵從前未經查出可一併查奏著傳諭兆惠等知之○丙寅諭吉亥藉畝所重劬農黨耜青箱畚鍤莢笠或寓知民疾苦之意而設棚懸綵以庇風雨義無取焉吾民涼雨犁而赤日耘雖襍穢之尙艱豈炎溼之能避且片時用而過期撤所費不啻數百金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十二

而爲面欺斯其罪大矣莊存與著革職交與軍機大臣傳提喧鬧各童生一併質審無知者且摹擬爲莊存與究因考旗人而獲罪是則昏昧之極審如是朕何不罪湯世昌耶統俟審明自當詳諭內外○諭軍機大臣等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後頒行公事摺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甲戌諭國家設立學校原以教育人材今觀八旗義學徒有學校之名而無育材之實况有成安宮國子監官學並教養世職官員左右兩翼官學八旗讀書人等儘可學習著將義學裁去仍交管成安宮並各官學之大臣官員等盡心教習清語騎射卽讀漢書者亦當務實洗去浮華陋習斷不可有名無實至禮部大臣平日辦理疏懈及朕降旨令明白回奏仍復掩飾敷陳殊屬不曉事體除歸旨光在部未久免其交部外餘俱著交部察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十三

坤為從者發拉林種地以示懲創乃派出查審之大臣等於案內
 情事並未嚴行窮究而議罪之處又不允當所審皆旗人故不能
 不掣肘而朕豈肯一任其意存瞻徇而顛預了事耶當經親臨覆
 試隨獲夾帶如許之多因復親加鞠訊務得實情而童生海成係
 包攬傳遞首先倡議開場之犯一聞覆試輒將開場時帶出之卷
 倩人補作捏飾投遞希圖狡脫已屬刁頑至在場放鴿傳遞包攬
 受賄各情業經羅保等供證確鑿乃於朕前又復挾仇誣陷和安
 肆其狡獪抗不吐實及加嚴訊而狂悖無禮竟有何不殺之語
 滿洲世僕中有此等敗類斷不可留矣因降旨將伊正法其附和
 開場之羅保和安即得笑訥並投出懷挾又復強辨之訥拉善俱
 著發往拉林種地至隨從開場及夾帶草稟字片之烏爾希蘇等
 四十人本應如議發遣但既經責訓示懲俱從寬令其在旗披甲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十四

上大員之子孫及親兄弟子姪有應試者俱令自行奏聞必國語
 騎射皆有可觀方准入場考試並照鄉試之例請派監試御史及
 監場都統各員前往彈壓此次莊存與所錄尚屬秉公而交卷之
 人非開場之人可知著加恩仍准作生員在京城旗童考試既多
 沿習舊名則盛京應試亦可槩見著交該將軍禮部侍郎及府丞
 詳悉定議具奏向有不識事體者往往以各省駐防子弟應隨地
 准令赴考以博樂育人材之名所見尤為乖謬斷不可行使朕亦
 沾名從之則其為弊將必甚於輦轂之近豈可勝言耶又向來直
 省童子初次應試俗稱觀場地方官亦視為無足重輕濫行收錄
 以致府縣考案漫無節制且今之犯案者即若輩也殊不知小考
 即士子始進之階鄉會試甄拔舉人進士初不出院考所取生童
 之內使府縣送考人數過濫學政看卷亦易為所涸消豈詳慎取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十五

永遠不准考試滿學教授旺衍係專管伊等之人臨時已不能約
 束而大臣等詢問伊尚模稜含糊不肯吐實著發往熱河披甲滿
 洲風俗從來醇樸八旗子弟務以學習國語專精騎射為事即欲
 學習漢文亦當潛心誦讀量力應考若自揣不能成文而徒以傳
 遞懷挾妄冀僥倖功名是方其學習漢文時已視為玩法舞弊之
 具人品心術尚可問耶即如正黃旗童生廷瑞年甫十歲前經朕
 親試觀其氣質將來未始不可當差效力乃為之祖父者不思導
 之以正轉令入場傳卷而所延館師江甯人胡君治又代為作文
 託人傳進此外如海成倩作文字之莊煥等俱以南省之人在京
 潛住誘人子弟以飽囊橐此輩文本平庸在原籍既不能自取科
 第又不能為槍手作弊而代旗童倖中則固屬游刃有餘飢法網
 利蠹害人心尤屬不淺應審明完結以後滿洲蒙古見任三品以

士之道耶嗣後各省府縣考試毋得濫行錄送俱著酌量按照
 地方人數數實取錄以昭慎重其臨試時並著遵照條例嚴立關
 防審擇考校從此陋習可除而各該學政亦得從容閱卷不致魚
 目混珠之弊其於學校甚為有益著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辛巳
 諭向來外省布政使以下等官告病者例應解任留於本省調理
 但思方面大員如果有捏飾規避託病回籍情事則當督撫代奏
 解任時自難逃朕洞鑒不待再奏始可信其無他也今據阿爾泰
 奏按察使盧憲觀病勢未痊又云伊親倚闕懸望等語殊費周折
 該員患病屬實已經奏明准其解任使未能向愈徒令留滯該省
 亦屬何益嗣後布政使以下等官有以此者既經奏明解任即准
 其回籍調理毋庸再奏請旨○壬午諭前據莊存與條奏各直省
 鄉試官卷應酌減中額一摺隨經蔣溥奏請將官卷裁去一併歸

入民卷均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矣朕昨敬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
內載 上諭令大臣子弟另編字號考試取中既以肅清弊端又
不致有妨孤寒進取恭覽之下仰見 皇祖慎重科名嘉惠士子
立法之始本屬防弊而彼時諸臣奉行不無偏袒子姓親族之
見含糊具奏分定中額未免過多遂使以憐恤寒賤之意轉成優
倖縉紳之路揆之情理實未允協此議減議裁者所由來也朕思
中額貴有限制而立法務在均平嗣後各直省鄉試官卷於見在
定額中斟酌公當大省每二十名取中一名中省每十五名取中
一名邊省官卷本屬無多不妨稍寬其額每十名取中一名如此
辦理則官卷既免濫取之弊亦不致有妨孤寒不必去官卷之名
而於制科取士兼收並採之道庶為平允其如何酌量妥辦毋致
偏枯並著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額敏
和卓奏稱自沙喇伯勒前往回部由巴達勒可至喀什噶爾由穆
素爾嶺可至阿克蘇兩路俱險僻難行另有閒道選派熟識數人
前赴兆惠處可作嚮導等語額敏和卓所派之人俱可信用著傳
諭兆惠等務加意看待再兆惠前往沙喇伯勒在魯克察克進兵
之先如勦賊事竣尚可趨赴夾攻回部萬一逾時不及即詢額敏
和卓所派之人於應行堵截之路派兵防守備回酋窮蹙竄逸自
可弋獲又據阿里衮將額敏和卓同前鋒索諾木扎布所繪回部
地圖具奏朕看圖內有自沙喇伯勒通喀什噶爾葉爾羌之路著
發與兆惠等閱看○諭據雅爾哈善等議奏辦理回部事務俱協
機宜看來成功尚易但用兵關繫緊要仍當慎之又慎於其易者
難之則事成更速且永得安定矣今兆惠等進剿沙喇伯勒賊眾
已諭令竣事後取道夾攻回部即勦賊需時亦必派兵堵截然雅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六

爾哈善係專辦回部當與額敏和卓悉心計議至所奏伯克鄂對
等三人俱係回人頭目懇請效力軍前甚屬可嘉著加恩授伯克
鄂對為散秩大臣賞伯克色提巴爾第伯克噶岱默特三品頂帶
俱著戴孔雀翎仍傳諭伊等若能招降各城回人即照舊令其管
轄所屬仍加恩封賞○甲申諭御史楊方立奏請鄉會試加增周
禮儀禮二經命題取士等語周禮儀禮二書古禮之條繁節目藉
以考見承學之士原可兼治若考試專用五經則行之已久况二
禮所載其義蘊大半已具於小戴記如周官郊廟祭饗諸大典散
見於禮器郊特牲等篇而儀禮中士冠士昏之類即有冠義昏義
等篇為之詮發是戴記原與二禮相通不虞挂漏見在立之學官
以一經命題而末學膚淺已有與春秋並目為孤經者若再添設
二禮將來考官出題或仍係戴記所有是又徒成文具耳蓋論窮
經則二禮自當兼習而論作文則仍不如戴記之有文義可以發
揮昔人以為禮經義疏正謂此也所奏不必行摺發還○諭軍機
大臣等順德訥等自哈薩克邊界撤兵途中按查逸賊盡行勦殺
復將哈薩克錫喇之黨摩羅達什扎布等生擒實屬可嘉著加恩
將順德訥交部議敘賞給世職勞三授護軍統領額爾克沙喇封
為貝子其奮勉效力之侍衛等按本身等級以次升授防禦授為
佐領佐領授為副總管遇缺即補委署防禦騎校護軍校俱令
實授虛銜孔雀翎授三等侍衛虛銜藍翎准其實授藍翎侍衛餘
著造冊送部議敘其陣亡人等係虛銜孔雀翎藍翎俱照三等侍
衛藍翎侍衛職銜委署防禦騎校護軍校俱照所署職銜送部
議卹永著為例再厄魯特察罕庫木班第二人著順德訥查明若
未經授職俱授為三等侍衛已經授職亦以次遞升順德訥仍遵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七

前旨到巴里坤後稍為休息再隨雅爾哈善奮勉前進○乙酉諭前據桑寨多爾濟奏俄羅斯畢爾噶底爾等報知逆賊阿睦爾撒納身死須作速遣人往驗當諭速派認識逆賊之人前往今據覆奏與親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會同哈畢坦等詳驗阿逆身屍肌肉尚完並未朽壞且面貌宛然但據伊等告稱薩納特衙門尚未有交付帶回之信是以不敢輕與等語據此則阿睦爾撒納之死益屬確實無疑朕前經降旨令將阿睦爾撒納屍骸解送京師特以逆賊情罪重大雖已自斃亦應懸之藁街以昭顯戮耳但其罪惡貫盈已伏天誅見今遣往之人會同詳驗確實毫無可疑則俄羅斯將阿睦爾撒納之屍解送與否均可不必深論著將所奏識認阿睦爾撒納屍骸確實緣由傳諭中外知之○諭從前將策楞永常舒赫德玉保等家屬治罪特以用兵伊始而伊等貽誤軍機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六

因緣坐示懲今逆賊阿睦爾撒納已死軍務將次告竣著將策楞永常舒赫德玉保等子嗣俱加恩免罪充發者召回監禁者釋放玉保妻女前入辛者庫亦一併寬免令歸本旗○丙戌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令於今歲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示褒嘉茲當陞辭倍深眷念既賦詩一章以寵其行著頒賞筵於賜第令部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為路費馳驛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時著在京官員祖送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著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尚健仍可來京供職用昭優眷老臣至意

三月丁亥朔 上親耕藉田○命原任布政使署內閣侍讀學士

溫福遇缺即補隨定邊將軍印辦事○庚寅 上啓鑾謁 陵○辛卯雅爾哈善等奏烏什城頭目伯克霍集斯兄弟子姪分居四城參贊大臣額敏和卓在回部素有名望若令擇人行閒於伯克霍集斯以離其黨則成功尤速商之額敏和卓亦以為然擬於吐魯番之伯克霍集斯舊屬中選數人俟取庫車後相機差遣又前奉旨詢圖爾璜與吐魯番同異據額敏和卓云圖爾璜即係吐魯番至見在軍營索倫兵僅四百五十名行文兆惠令添派五百名前來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奏招撫伯克霍集斯等事頗合機宜且額敏和卓既為參贊大臣即應列名同奏勿存分別之見至行文兆惠調發索倫兵丁見在遣送兆惠軍營之綠旗兵一千名因慮難及師期已停其前往是兵丁本屬無多且兆惠之機宜在勒雅爾哈善之機宜在撫兩路所用索倫兵自當權其多寡亦不必調往雅爾哈善軍營可傳諭兆惠雅爾哈善等若所調索倫兵起程未遠兆惠仍即追回此旨著速行飛遞○癸巳 上謁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回鑾○

甲午禮部議准御史陳大復奏請定命題考試拔歲貢並優生朝考例嗣後考取拔貢首場試書藝一經藝一二場試策一去論判改試詩一朝考試書藝一去論判改試詩一各省考試歲貢判亦改詩優生到部向不朝考嗣後俟到有四五名時由部奏派大臣試以書藝一詩一分等第進呈明通者劄監肄業荒疏者發回原學學政議處從之○丙申 上幸南苑行圍○丁酉清釐丁憂調吳士功為陝西布政使以永甯為直隸布政使喬光烈為直隸按察使由長蘆鹽○庚子 上謁 泰陵回鑾○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富德等奏稱沙喇伯勒賊眾紛紜逃散果不出朕前諭所

料但車布登扎布富德羅布藏多爾濟等皆分勦舍楞而進勦昂
 吉岱等眾賊惟兆惠巴祿恐兆惠未能辦理果決然業經區畫亦
 追改無及其巴圖濟爾噶勒亦著為領隊大臣在前哨探此次富
 德等擒拏扎哈沁哈勒拜等將賊眾全行俘獲在事官兵甚屬奮
 勉著造冊送部議敘哈勒拜等俱屬小醜自當在軍前正法其哈
 薩克錫喇等渠魁若經擒獲仍解送來京看來進勦賊眾尚易竣
 事雅爾哈善等辦理回部若照前定期轉覺後時著將兆惠等
 奏摺錄寄雅爾哈善等閱看並令將辦理情形作速奏聞○諭據
 兆惠等奏稱擒獲賊人供內有舍楞將入俄羅斯之語已行文科
 布多大臣知會和碩齊唐喀祿等語前經降旨令和碩齊等在額
 爾齊斯等處堵截由沙喇伯勒逸出及逃往俄羅斯賊人今沙喇
 伯勒賊眾俱已潰散四出而舍楞又有逃入俄羅斯之信恐科布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四十七 三
 多大臣等文移遲滯著傳諭阿桂行知和碩齊唐喀祿等備賊眾
 有向額爾齊斯逃往俄羅斯蹤迹伊等務留意堵截擒拏解送來
 京伊等駐兵許久以逸待勞斷不可稍有玩忽致令中途逃脫此
 旨到日阿桂即擇健馬飛遞令和碩齊唐喀祿等遵照辦理○癸
 卯 上還京師○乙巳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王鳴盛等三員
 為一等試由部院改入翰林等官擢德爾泰為一等餘各升黜留
 館有差○丁未周琬丁憂以吳士功為福建巡撫方世儒為陝西
 布政使○命永貴以侍郎銜留軍營辦事調鍾音為陝西巡撫託
 恩多為廣東巡撫莊有恭著江蘇巡撫以馮鈞為湖北巡撫徐鐸
 為山東布政使台柱為山東按察使李治運為浙江按察使○戊
 申調常亮為江蘇布政使公泰為湖北布政使吳嗣爵為湖南布
 政使○己酉諭據兆惠等奏稱巴圖濟爾噶勒瑚爾起等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兵至呼斯坦地方適遇輝齊一百餘戶人遷移即行圍截殺賊四
 五十人輝齊登山高呼乞降巴圖濟爾噶勒即差伊親隨布爾特
 庫將輝齊擊到並收其遊牧人眾無一走脫者覓在兆惠等帶兵
 輕騎前往伊犁等處勦滅賊眾等語巴圖濟爾噶勒瑚爾起等甫
 經進兵即將輝齊擒獲並將其遊牧全行收取甚屬可嘉巴圖濟
 爾噶勒瑚爾起著交部議敘其奮勇效力官兵著將軍兆惠等詢
 問巴圖濟爾噶勒瑚爾起查明送部議敘差令呼喚輝齊之布爾
 特庫著兆惠等酌量賞銀以示獎勵○壬子諭刑部議駁御史葉
 啓豐所奏斬絞捐輸之例應請刪除以虞書金作贖刑呂刑大辟
 疑赦為訓不知虞書原引而未發而呂刑則穆王蕞荒時所為也
 欲准贖抵係可緩之類然能贖與否終視乎有力無力該御史所
 言未嘗不是朕不能附和該部之強詞奪理也著將斬絞緩決各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四十七 三
 犯納贖之例永行停止俟遇有恩赦減等其憚於遠行者再准收
 贖而贖緩則仍照原擬罪名不得照減等之罪如此則犯死罪者
 貧富一律不得倖逃法紀而既減等以後有力者得免遠徙無力
 者莫可尤人然已幸慶再生矣其著為令○癸丑御史姚成烈奏
 直隸刑名案多未結奉旨將承審審轉各官並按察使分別議處
 在案查直隸臬司兼管驛傳遇緊要差需沿途督察致審解人犯
 到省稽時請將驛務改歸道員管理俾臬司專力刑名得旨此奏
 實屬可行而在今日則又甚不可何則既有此弊姚成烈何不言
 之於數日之前今甫調用一喬光烈為臬司而此奏隨至令朕不
 疑為有故不能也夫藉建言而隱行其私在朕初政之時或可矜
 龐今御極多年此術不能行矣然亦不罪姚成烈也摺發還
 夏四月丁巳諭軍機大臣等車布登扎布富德等探知布庫察罕

六一一七

往合哈薩克錫喇之信分兵追捕奮力勦賊斬獲頗多皆車布登
 扎布勇往所致甚屬可嘉著將從前所賜伊父額駙策凌超勇之
 號即賞與車布登扎布副都統職銜溫布著補授副都統公品級
 扎薩克三都布多爾濟若已賞劄即賞段四疋若未賞劄即賞綢
 仍賞段二疋扎薩克達什授為公品級其餘效力之侍衛官員兵
 丁人等即酌量賞綢及造冊送部議敘伊等既會兵一處仍候續
 報捷音以膺懋賞○皇后行躬桑禮○辛酉諭杜爾伯特汗車
 凌當準噶爾擾亂之初即能識時慕義率屬歸誠及準部蕩平始
 終感激朕恩抒忱效力約束遊牧人等甚屬安靜今聞遠逝深為
 軫惻著加恩賞銀二千兩段八端治辦喪事仍派乾清門侍衛官
 長保薩木坦前往奠醊其汗爵即令伊子索諾木衮布承襲伊子
 年已十九應學習辦理事務著將車凌盟長之缺准其實授車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三

烏巴什等俱係見在盟長著賞車凌烏巴什段六端博斯和勒段
 四端剛多爾濟巴圖博羅特瑪什巴圖各段三段可傳諭伊等與
 索諾木衮布同心協力約束所部以副朕懷其扎薩克達什敦多
 布身故著於烏里雅蘇台侍衛內派出一員前往奠醊○壬戌諭
 軍機大臣等據陳宏謀奏廣東按察使沈偉業告病員缺請將該
 省道員王槃梁國治就近簡用一員升調等語藩臬為方面大員
 由朕特簡補用從無督撫奏補之理此不可之甚者已於摺內批
 示陳宏謀久歷封疆自應素悉何至冒昧若是至另摺所奏赴楚
 買穀為粵東補倉一事使本省固戶不能居奇辦理本屬妥協但
 恐楚省鋪戶昂價至令委員裝作客商前往相機平買以為巧於
 用術殊非政體陳宏謀向在巡撫中係才識優裕素能辦事之人
 若以升任總督矜心作意急欲見長適以自露淺狹轉非持正之

道雖巡撫之於總督局量攸殊不能強致然非朕之所望於陳宏
 謀者可將此傳諭知之○准漕船各帶火槍編列字號○免甘肅
 蘭州等六府屬州縣三年至十年通賦○以許松信為廣東按察
 使○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莊有恭奏楚省流丐滋事一案恐各屬
 有司辦理不善槩行驅逐隨通飭屬員如查無糾眾滋事即聽其
 安分行乞等語所奏甚不明晰此案業交尹繼善碩色等從嚴辦
 理矣今該撫所謂如查無糾眾滋事即聽其安分行乞者其即指
 此案內之人耶抑別指凡為流丐者耶若指凡為流丐而言則各
 省州縣中遊食求乞之人固不可勝數若輩不過望門求食並無
 滋擾豈有因其為流丐而即行驅逐之理如謂此案內人犯當分
 別其未會滋事者即置不辦則甚屬舛謬該犯等業已聚夥至百
 十人沿途行竊又復拒捕傷人則其有心恃眾逞兇固已盡屬匪
 類雖其中自有首從差別而要無竟行寬免之理若止將行兇拒
 捕或持械傷人者數人置之於法而其他槩置不問則此百十人
 中何難以一二亡命之徒挺身認罪完結此案而餘人皆可漏網
 矣如此姑息從事何以儆愚頑而昭炯戒何該撫之賢賢乎總之
 此等流匪游食滋事揆其所由總緣各督撫辦理不善所致國家
 遇有水旱加恩賑恤動以數千百萬各督撫果能董率屬員實力
 撫綏俾窮黎得霑實惠何至流離四出舍見給之賑需而沿門求
 乞乃督撫等既不能奉行德意使恩膏實逮於下以致災民失所
 輕去其鄉及至有聚眾為匪者又不嚴加懲治以示儆戒而欲遷
 延將就以姑息了事是恩不足以拯困而法又不足以儆頑此非
 各督撫之罪戾而誰歸也將此傳諭該撫並碩色尹繼善高晉知
 之其各省督撫亦著於奏事之便一併傳諭知之○戊辰諭軍機

145 272 手書參日...

大臣等從前阿睦爾撒納副班第平定伊犁命色布騰巴勒珠爾同行會諭以阿逆狡詐難信當留心體察若妄動滋事即行辦理伊若稍有識見雖不能辦理亦當據實陳奏乃伊來京並無一語設在他人竟似與阿逆相通矣朕因革其王爵以示懲戒此次遣往軍營伊自悔前愆頗知奮勉是以復封親王所封王爵在伊家達爾漢親王之外伊為朕子婿有過則督責之能改則體恤之庶幾不負教育之恩而於眾內扎薩克更增光寵著通行曉諭知之○免直隸霸州等三十三州縣廳十年至二十年逋賦○己巳諭吐魯番貝勒品級額敏和卓效力軍前備抒誠悃朕心嘉悅著加恩賞封貝勒仍以參贊大臣同將軍等辦理軍務○庚午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參贊綸扉勤勞懋著前因衰病乞休情辭懇摯業經准其所請復降旨優加錫資並賦詩以寵其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三

俾得榮歸故里願養天和俟一二年精力未衰仍來京供職承恩眷旋聞抱疴邸第特遣御醫診視時命大臣存問冀其速痊得遂歸田之願今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悼著再加恩賞內庫銀一千兩經理喪事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人前往奠醊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葬諡文勤○兆惠等奏臣車布登扎布台副都統職銜溫布按捕賊眾至額爾克騰鄂拓克三月初九日在鄂爾多布拉克之察起爾山追及賊眾奪其營壘臣兆惠於十四日過阿勒坦額勒勒見有塵起令明瑞往探進兵攻擊明瑞擒獲濟喇特轄默爾根等餘賊及家口俱行勒殺詢據默爾根云惟素隆集賽八十餘戶逃往鄂勒錐圖嶺臣等派明瑞安泰瑪瑞分兩翼截其去路明瑞帶兵合擊賊不能支向安泰投降餘盡勦滅除明瑞安泰瑪瑞係御前行走之人受恩深重毋庸邀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請議敘其奮勉效力之領催羅托等應請交部議敘得旨明瑞等領兵甚少勦殺賊眾奮勉效力深屬可嘉明瑞安泰瑪瑞及效力官兵俱著交部議敘餘照所請行○辛未諭兩廣總督陳宏謀所奏增撥帑本收買場鹽一事自屬酌量見在情形有難以辦理之處為此通融籌畫該部議覆摺內所有指駁之處亦未深悉端委鹽法攸關非詳悉查辦不能妥協著派侍郎吉慶裘曰修馳驛前往會同該督將粵省鹽務歷年以來領帑納課積鹽銷引實在情節徹底查明籌酌妥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陳宏謀奏請增發帑本收買場鹽一事所奏殊未明晰該部奏覆所有指駁之處亦不過就所奏逐條議覆於該省實在情形難以懸揣已降旨吉慶馳驛同裘曰修前往粵東查辦吉慶於鹽政事宜素所熟悉此案必須徹底清查但恐其意在釐剔遇事過於吹求轉至失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三

裘曰修向於鹽務雖未經歷而到彼察看情形自可得其梗槩所有歷年來帑本課項出入盈虛及鹽引積銷應行辦理之處已令吉慶會同查覈至此案清理務得實在情節毋庸牽涉多人張皇提解或致滋擾此則裘曰修所當秉公持平會商辦理者陳宏謀素稱練事特其秉性未免心存畛域形迹未化裘曰修到彼可當面傳諭該督此事係歷任相沿不自陳宏謀始諒伊甫膺簡任自不敢稍存迴護之見俾明曉此意三人無難開誠相與悉心稽覈不為意見所累其商酌章程已定或有目前不能即刻趕辦者可交該督從容料理亦不必急遽刻辦俾邊省人望相安庶為得體著將此明悉傳諭知之○壬申調三泰為戶部侍郎石柱為吏部侍郎以伊祿順為盛京刑部侍郎由內閣○以莊存與為禮部侍郎由內閣○癸酉以和其衷為貴州布政使圖桑阿為湖北按察

六一九

使由山西歸 ○禮部議覆御史劉龍光奏生員歲科兩試向用四書文二篇經文一篇後以不准給燭刪去經題雍正六年覆准定例歲試兩書一經科試一書一經一策冬日減經藝一篇近奉旨鄉會試篇數既減請嗣後冬日歲試一書一經科試一書一策春夏秋日增律詩一首應如所奏嗣後歲科兩試俱准減篇數惟不論四時俱增律詩一首但各省士子音不同驟難責其諧律俟歲科兩周後再憑去取從之 ○甲戌諭阿桂見在軍營所遣工部侍郎員缺著夢麟調補所遺戶部侍郎員缺著吉慶補授阿桂遇有部院侍郎缺出再行補授 ○吏部等部議覆兩廣總督碩色疏參知府李泌知縣馬汝明及前任正署知縣虞學灝等加徵私派將累任失察各上司分別降調革職得旨此案失察屬員私派不行揭報之該督撫等分別議以降革向來外省失察屬員至降革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年 三

者往往以事屬因公且人材難得故加恩留任者多然以此視為泛常遂致姑息容忍此案私派加徵歷有年所乃從未經見之事該上司徇縱許久漫無覺察非尋常因公墾誤者可比若不嚴加懲處何以別積弊而肅吏治但案內人數眾多且有向曾出力尙堪策勵者自當量為區別范時綬李治運新柱永興開泰俱著革職從寬留任彭樹葵在倉場任內既無所短長及任侍郎亦不過旅進旅退著照部議降三級調用阿里衮近在軍營辦理沙喇斯賊眾亦未能奮勉著革去侍郎仍以副都統革職留任沈世楓材似堪用而總不肯實心奮勉一味模稜但革職又覺可惜著以道員降補德福著銷去紀錄十二次免其降調王勅張為旂德文俱依議降調不必出具考語送部引見餘依議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朕閱兆惠等節次奏報於追賊一事全無端緒惟圖苟且結局

哈薩克錫喇瑪里格爾巴朗布庫察罕鄂哲特烏爾古勒濟勒鄂勒哲依等皆叛賊渠魁俱已免脫焉能竣事即如布庫察罕富德曾受其欺今並未奮往追擒半途即返去年富德頗為效力邇來似不如前至哈薩克錫喇隻身逃遁孑獲生口所供伊同布庫察罕等與哈薩克約誓或逃入彼處等語兆惠等自應窮追向索乃並無一言奏及去年追阿睦爾撒納時我兵直抵哈薩克邊界今亦當提兵壓境令其速行擒送若稍有枝梧即進兵搜捕方合事機不可以賊眾業已潰散遂欲往辦回部即見在起程前往亦遵旨復回務俾渠魁全獲此次車布登扎布富德等尙稍能效兆惠巴祿有何勞績前年兆惠領隊進剿軀命所關始知奮勉今統率多人即生推諉往往避難就易即如所奏賊蹤已向伊犁伊等皆約於伊犁會合者何以未曾相遇若謂竄伏潛逃則軍營自有卡隘焉能偷越兆惠等務將何人追逐何人堵截明白回奏又所奏巴圖濟爾噶勒擒獲噶勒雜特宰桑特克勒德克甚屬可嘉兆惠等進剿時若早遣其效力應已多擒數賊不致漏網巴圖濟爾噶勒及各隊效力官兵俱著交部分別議敘再圖倫楚尾追布圖庫未及而回若云應當議罪則兆惠等亦未能奮勇追賊獨無罪乎可傳諭兆惠等加意奮勉俟見在情形回奏到日再將圖倫楚等一件交部察議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陳宏謀已有旨令其仍回江蘇以總督管理巡撫印務矣朕因巡撫缺出一時不得其人伊曾任江蘇該省吏治民情其所素悉且自擢任總督以來觀其近日所奏一二事不免有囿於意見物而不化之處殊未愜朕心兩廣沿海邊境恐不甚相宜是以特有此命伊家本廣西去歲原曾具摺奏請迴避今仍用江省適遂其初心如更充拓器議將

來或有近省總督缺仍可酌量調用也不可因此妄生疑慮而不奮勉將此傳諭該督俾知朕玉成之意又諭前曾降旨令裘日修吉慶前往廣東查辦鹽務彼時以陳宏謀在廣不免有偏執意見之處是以令裘日修會商辦理今陳宏謀已有旨調回江蘇所有粵東鹽務吉慶一人足以查辦裘日修可不必前往伊前奏見往穎毫一帶查看工程其應行查看之處著仍往查看伊出差已久俟事竣即行回京可也○調馮鈞為湖南巡撫莊有恭署湖北巡撫命陳宏謀以總督銜管江蘇巡撫以李侍堯署兩廣總督由廣州將○丁丑諭尹繼善奏查勘宿桃等屬工程情形摺內有將駱馬湖尾閘商之河臣早行開放使湖面騰空以待汎水之語此湖河第一緊要之務也湖雖以滯眾水而不為之及時宣洩則停蓄既多鮮有不致漫溢者向來治河諸臣不思達其去路而惟恃湖隄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年 天以相捍禦及湖漲難容終至泛濫不收而遠近田廬胥受其害矣即如洪湖五壩之水由高寶邵伯諸湖以歸江海本有建瓴之勢乃諸閘之啓閉不時引河之分洩不暢而下河諸州縣遂頻罹水患自去春南巡時親臨指示特命嵇璜專司其事令將車邏南關二壩常行開放又早關歸江之路以達其流下河田畝去秋遂獲豐收今春據嵇璜奏稱高寶二湖湖面寬闊務使各處引河通流無滯早為騰空湖面迨水勢漸長即由引河分注從邵伯諸湖入通歸江俾高寶諸湖不致驟盈等語其所經理頗能恪遵朕訓適合機宜在該河督等職司疏濬於其中原委亦所深悉然非朕之諄切指畫則誰肯為此耶今駱馬湖之水由六塘河下洩而東流入海其河之兩岸則宿桃安清海沐六州縣田廬在焉伏秋大汛民生攸繫若使湖面早為騰空則汎水之來有所容納盈科後進

源源下注湖水無泛漲之虞而六塘兩岸亦斷不致潰決四出矣豈惟此六州縣之利其瀕湖一帶運道民生亦咸獲安瀾之慶尹繼善既已商之河臣早為開放尾閘以為豫騰湖面之計應如所奏速行此後每歲大汛之前應行開放時著該總河會同該督先期奏聞以免因循觀望並將此旨勒石湖濱俾後之司河務者永遠遵守焉○禁築沿河私埝○己卯御史吳龍見奏前奉旨改定科場條例表判與論皆不用但性理論題向出太極通書西銘正蒙諸編內有朱註及諸儒解釋廣大精微請嗣後鄉會試第一場四書文後仍用性理論一道從之○庚辰 上詔 黑龍潭所雨○壬午諭前據江蘇布政使吳嗣爵奏江甯等三十五州縣應徵口糧積欠銀兩奏銷例限五月為日無多請特降諭旨緩徵等語朕以江蘇所屬州縣民借口糧積欠如果應緩徵以紓民力該布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年 天政使自應稟請巡撫具奏當即批令告知巡撫請旨今據調任巡撫託恩多奏稱江甯等三十五州縣二十一二年連獲豐收民力尙紓茲將屆奏銷未便再請緩徵徒使催徵不力各官俸免處分等語乾隆二十年江省被災朕多方賑恤格外加恩並於勘不成災例無撫恤之江甯等三十五州縣亦令一體酌借口糧以資接濟今此各州縣於二十一二年等年既連獲豐收又非淮徐海等屬之連年被災者可比吳嗣爵以特恩擢任藩司乃莅任之初並不告之撫臣託緩徵之名實卸己之過且為催徵不力各員圖免處分具摺瀆請可謂不知朕恩何以居方面大員之任本應交部嚴加議處但念其尙習河務姑從寬發往江南河工以河務同知補用○以早命刑部清理庶獄減徒以下罪直隸如之○以許松信為湖南布政使由廣東按察使遷○甲申兆惠等奏追賊至庫克烏蘇

派副都統由屯尾隨叛賊鄂哲特等蹤迹據報三月十七日收取阿克巴集賽之尼爾巴喇嘛伊什車木畢勒得木齊圖爾布等一百十三口於和濟格爾收取杜勒巴集賽得木齊伊什博什等六十八口於阿里瑪台收取綽和爾鄂拓克之達爾托哈什哈普爾普等二十口詢問鄂哲特等去向據稱已過察布察里山嶺即帶兵二百餘名晝夜趨行二十一日追及於察布察里河口之蘇瑪爾罕奪賊所踞山谷追至特克斯河殺賊二百餘人擒阿克巴集賽之藍翎羅布桑津巴遂諭所獲之固英哈什哈等云爾等若將鄂哲特等誘擒即可宥死因英哈什哈等於次日將鄂哲特瑪濟克擒獻臣等查鄂哲特曾為散秩大臣扎爾呼齊瑪濟克係昂吉岱所用宰桑應送京備訊家口解送巴里坤由屯等應請交部議敘得旨副都統由屯領兵沿途剿賊擒獲鄂哲特等收其遊牧甚屬奮勉出力由屯著賞給世職與效力官兵交部議敘其得傷官兵照例賞給銀兩仍交部議敘○命尚書劉統勳會勘山東微山湖隄工○以來朝為廣東按察使由甘肅涼莊道遷○是月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奏奉諭令高晉分駐徐州協同辦理臣惟有同心協力和衷妥辦不敢少存推諉歧視得旨覽奏俱悉自來總河與副總河必不和而汝又與高斌有嫌若此心不化將來必致兩敗俱傷且汝老矣以私言之得一相助之人以公言之為國家造就一好總河以繼汝後汝功更大當實心悅服此訓勉力行之

五月戊子免甘肅通省二十四年額賦○己丑武忱以怠玩誤公革職以蔣炳為甘肅布政使○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據和碩齊唐喀祿等奏稱哈薩克阿布賽遣使來告伊等派兵往博囉塔拉與舍楞布庫察罕相攻俘獲特古斯哈什哈等百餘戶哈薩克兵馬

亦多傷損舍楞等尚有千餘戶未知去向等語看來布庫察罕為舍楞所迫逃向伊犁又為我兵擊敗舍楞仍在博囉塔拉附近藏匿從前朕謂舍楞必不竟入俄羅斯諭兆惠等派兵搜捕與和碩齊等所奏適相符合則兆惠等向來並未疾速追擒第欲以投入俄羅斯結局昭然可見可傳諭兆惠等此時兆惠即往回部尙有車布登扎布等在伊犁先行追剿舍楞等賊眾兆惠奉到此旨亦即回兵策應又有和碩齊等堵截賊勢自必窮蹙且近與哈薩克交兵未必往投即往投必被其俘送斷難漏網但不可徒恃哈薩克之協助而懈我軍心耳又阿布賽來信云伊等派兵於三月起程五月中旬可抵洪郭爾鄂隆等語並諭兆惠等知之○甲午修江南清口東西二壩○丙申諭據檇瑯奏稱芒稻一閘為諸湖之江之路宜洩通暢下河州縣自可永免水患等語此實經理下河之要鍵朕去春南巡時所諄切指示令早闢歸江之路者正為此也芒稻一閘乃歸江第一尾閘向因淮南鹽艘皆由灣頭河轉運必須芒稻閘門下板方可蓄水進行以致不能啓放合宜前據該督等奏聞東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是洩水與運鹽已自分為兩途芒稻閘自可常年啓放矣但終恐扭於蓄水運鹽之習仍不免因循觀望夫蓄水運鹽不過少省緯挽之勞所費在富厚商人而下河數州縣之民生攸繫此其輕重豈不較然耶嗣後芒稻閘應永遠不許再下閘板俾得暢洩歸江則諸湖積水自可減退遇伏秋大汛亦足以資容納而下河一帶得永蒙樂利之休矣該督等將此旨勒石閘畔俾後來司事者知所遵守焉○庚子命巡視南漕御史移駐瓜州巡視通漕御史移駐楊村○癸卯 上幸慎郡王允禧園視疾○調圖索阿為河南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三

察使沈作朋為湖北按察使嚴有禧為湖南按察使○乙巳召劉
統勳回京命德爾敏督辦黃河北岸隄工○丁未諭昨據慎郡王
具奏有疾朕即親往看視旋因疾甚復派皇子齋送經被以為飾
終令典茲聞薨逝朕心哀悼仍親往臨奠著加恩賞銀一萬兩派
內務府大臣蘇赫納承辦喪儀並莊親王亦同料理尋予諡曰靖
○戊申 上臨慎郡王喪次賜奠○以五吉為內閣學士由太僕寺少卿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調任兩廣總督陳宏謀陸續奏到廣
東米價昂貴為從前所未有請稟准平糶各摺看來辦理未免過
於張皇且未將近日所以致此之由逐一悉心體究向來粵東本
非產米之鄉一切糧價較之別省原不甚平減但其地素稱沃土
所居多富商大賈日用相安由來已久即去歲該省奏報收成亦
並無災祲何至價值昂貴若此陳宏謀到任之初曾有籌辦採運
一事在伊意以為盡心民瘼而不自知其失之太銳奏摺內甚至
有諭令赴楚員役假裝牙估情事其措置過當已可槩見因而本
省射利之徒乘勢居奇轉以為得售其計地方市價日漸騰踊亦
情理所必有者如京城從前糧價錢價多有因辦理失宜轉致日
益昂貴皆由司事者未得調劑之道以致若此亦其明驗也楊應
琚任粵多年並未聞歲有增價今何以一年之間情形迥不相侔
耶著將各原摺鈔錄傳寄閱看令該督悉心量度粵省情形並伊
在任時一切通融調度隨時籌辦有無成規之處一面速行奏聞
一面速行密寄信李侍堯妥協辦理外可將此傳諭楊應琚知之
尋奏粵東民食大半藉資西省善為招徠商販方源源而至臣前
任每諭地方官遇應補倉項採買不得將西販穀船中途截買並
令本地富戶收買速售俾迅速回棹轉運可使流通價減惟以體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恤西販為籌辦東省民食之要茲遵旨悉心量度臣上年來閩時
約計粵西倉貯穀一百數十萬石見今東省米價增昂莫若做閩
省商運溫台倉穀之例將附近東省之梧潯等府屬存倉穀定以
撥運數目並腳價若干曉諭東省商民齊本赴糴一切水腳等費
聽商自出糴價令西省於秋收價平時購補庶官民兩無所擾粵
西米價無慮增昂東省倉貯免致彌補得旨所奏可謂深達時務
簡明妥當之極足見卿為國家幹材不負封疆重寄也○辛亥增
築浙江鎮海縣海塘○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報和碩齊
唐喀祿等為賊舍榜所誘唐喀祿等被害和碩齊更衣降賊等語
唐喀祿雖一時被誘遇害尚能奮勇捐軀深可憫惻著交部照陣
亡副都統例議卹侍衛富錫勒穆倫保佛爾慶額等亦著交部議
卹俱給與世職其餘陣亡得傷官兵著阿桂查明送部分別議敘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議卹侍衛奎薩營總班珠爾聞信前追逆賊亦著議敘護軍校七
格著加恩授為二等侍衛賜號哈坦巴圖魯藍翎侍衛碩通授為
三等侍衛賜號卓哩克圖巴圖魯賞銀各一百兩營總齊巴勒敏
遜遇應升之缺即補驍騎校薩爾巴圖遇佐領缺出即補護軍營
音圖領催達資以驍騎校即補至和碩齊自歸附以來加恩擢至
散秩大臣今遇賊叛降情罪可惡儻戀其妻子潛回遊牧即行拿
送來京仍遣納穆扎爾馳驛至察哈爾將伊妻子全行誅戮以彰
國憲

六月乙卯朔增紫禁城四門章京○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
哈善等奏見圍庫車城斷其水草誘賊出戰二次俱有殺傷俟雲
梯防牌造成後即可剋期攻取等語所辦雖是但察其情形似恐
以延緩取咎不知用兵之道或遲或速惟在相機行事其軍前諸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臣之勇怯朕自有明鑒不必過於急迫若尚未攻克仍即分兵略地至額敏和卓年力就衰感恩圖報力戰被傷甚屬可念此時曾否痊可其善為調攝以副矜懷再額敏和卓所言從前準噶爾人等圍城九月始克之語伊等惟知野戰攻城自非所長且或因攻圍未克更迭往返亦未可知若久困城下此必無之事今以我兵力計一月間自應攻克即力有未能宜分兵往攻烏什等小城其阿克蘇城或難急攻但蹂其禾稼撤回兵丁亦可至所奏回城草料漸盡見取楊桑等樹皮葉飼馬此語從何得來可作速具奏○己未設 太廟傳贊官二員○庚申諭軍機大臣等胡寶瑑以豫省開濬河道全工告成永弭水患奏據紳士軍民等請於永城縣建立萬歲亭並請御製碑文以垂永久等語中州地勢平衍河道淤墊頻罹水患深虞朕懷特遣大臣會同該撫相度原委開濬支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差

人掌邦之野有遂有徑有溝有畝有塗有漚有道有川有路而稻人掌稼下地畜水止水瀆水均水舍水寫水而後作田古先哲王其納天下於在宥兵農禮樂至一名一器之微皆繼悉為之制而必先之以水土之政此地平天成之所由基也水土之政不修食曷由出朕於四方水旱之告蠲賑動以千萬計顧圖之於既災之後不如籌之於未災之前仰體 上天覆育元元之心罔敢暇逸以無負所付用康又我億兆人良有司為朕分牧民之任者其亦體朕心以期於永永弗墮則朕之至願也至於齊徐淮海莫不分命臣工董司其事以疏以濬尋源注委而豫居天下之中黃河界其北淮瀆經其南平原高壤無大陸廣川為之瀉故尤為難治今自滎澤以下導汴渦沙汝諸水以流其惡其支分派別或隄以束之或淵以蓄之或引之使分或匯之使合曲之使有容直之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差

使徑達為水門以蓄洩之為涵洞以吐納之朕後先宣示之旨及諸臣之疏具在茲不復敘為敘其大指若是嗟乎豫之民其受困亦亟矣及朕知之始為之易撫臣發帑粟興水利然救什一於千百其亦遲矣朕方抱愧之不服而曰民感恩乎其益增吾愧而已矣○甲子禮部奏 聖駕南巡籌畫河務念原任河道總督內大臣高斌及明臣潘季馴功在生民並予祠祀旋經該督白鍾山等咨商到部以二臣既光俎豆並行請諡臣等以高斌病故時並未奉旨賜諡是以未經題請而潘季馴乃明代河臣本朝無請諡之例咨覆去後今該督仍復具題查我朝大臣子諡凡官至一品著有勞績應否予諡請旨定奪茲高斌已蒙賞給內大臣職銜階躋一品且勞績素著似與定例相符至明臣潘季馴蒙恩與陳瑄並祀可否予諡出自 聖裁得旨高斌著予諡尋諡文定○甲戌更

部議准直隸總督方觀承奏裁魏縣歸併大名元城二縣轄其原屬三百三十七村額賦及雜項銀兩劃分大名元城徵收大名縣治移駐府城與元城同為附邑從之○戊寅諭昨日都察院奏留西城吏目方正一摺副都御史孫灝未經列銜朕意堂官留一吏目或為該員以捐納為規避之地不令得售其計乃情理所有且其事尚小不足深論但以同官辦事自宜彼此商酌若旗人漢人意見不合輒生異同形迹於體制甚有關繫彼時猶以為曲在孫灝自有應得之咎特命軍機大臣詢問情節今據孫灝所奏則該城所謂不過以升銜留任而都察院摺內乃增入遇缺咨部題補之語恐於選法有礙且開巧便奔競之漸反復辨論吳拜趙宏恩皆不以為非而廣成堅執不移必欲獨行其志等語是孫灝並無不合之處其咎皆在吳拜等三人而廣成之偏執已見為尤甚也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此案冒昧陳奏雖尚非敢有心弊混但其風實不可長廣成不必管理副都御史事務交部嚴加察議吳拜趙宏恩著交部察議所奏方正留任一事不准行至其摺內敘述該城御史原文屢用堂臺字樣豈入告之體乃並不知檢點此又三人所同著一併交部察議○己卯工部議准甘肅巡撫吳達善奏蘭州北臨黃河水勢南徙石岸衝刷請建大小挑水板壩七座並對岸沙灘開挖引河一道從之○壬午諭甘省連年辦理軍需黃廷桂急公集事俱無貽誤今歲春夏以來一切轉運糧餉復甚妥協勤勞懋著深慰朕懷著加恩再賞銀一萬兩於軍需正項錢糧內支取以示體恤

東華續錄

臣王先謙
臣周澍蕃恭校

秋七月乙酉朔諭軍機大臣等車布登扎布前奏和爾鄂斯之捷已加恩賜以伊父超勇之號今詢問擒獲之鄂哲特等知賊眾先將遊牧移踞高岡伏兵邀擊我師車布登扎布等奮勇衝突賊不能支侍衛瑪琿等亦奏稱我兵甚少副將軍身先士卒所向無前等語朕聞之實為嘉悅著加恩賞繫金黃帶以示旌異至車布登扎布敗賊之前已得舍楞逃竄信息彼時未即追剿或因不能兼顧亦事勢使然此時布庫察罕逃入哈薩克料伊部自必縛獻惟哈薩克錫喇往投西哈薩克之特柳克富德兵少窮追稍覺可虞昨已諭車布登扎布策應自必奮勇前往然亦須酌量馬力備有不足即與富德撤兵暫回伊犁俟來年再舉亦可在他人遲延觀望朕每降旨催督車布登扎布天性勇往是以諭令酌量見在領兵所至情形如何可即速奏聞○丙戌命京師五城設廠平糶○以台柱為山東布政使沈廷芳為山東按察使由登萊○戊子免甘肅省積年民欠耗羨銀米○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稱逆酋霍集占率賊眾數千親援庫車大臣官兵等斬馘辜旗逆首負傷僅免深屬可嘉著查明功績等次造冊送部議敘公袞楚克頭等台吉朗表扎布閒散台吉額琳沁在軍前素稱效力此次益為奮勉著加恩賞袞楚克孔雀翎朗表扎布封為公額琳沁授為頭等台吉將軍雅爾哈善參贊大臣額敏和卓哈爾阿一體交部議敘額敏和卓前年自瓜州移居吐魯番魯克察克時牲隻間有傷損著雅爾哈善等籌議賞給價值籽種俾生計充裕具

子王素布著賞段六端亦交部議敘散秩大臣伯克鄂對總管職銜噶岱默特色提巴爾第各賞段四端伊等子弟五人各賞段二端其陣亡官兵著交部照例議卹領催色爾呼德披甲六十五得傷甚重色爾呼德賜號克爾車凱巴圖魯六十五賜號固濟爾巴圖魯各賞銀一百兩又雅爾哈善等前奏我兵奮勇絕城賊人槍礮木石競下我兵倒落者十數人亦有得傷者絕城得傷較野戰尤為竭力著查明加倍議敘此次戰功誠為卓越但稍有不愜朕心者當此賊人破膽即宜乘勝派兵急追且賊遠道來援我兵以逸待勞偵逆酋所逃之地併力攻擊渠魁既獲各城必望風歸命不知雅爾哈善等會否如此辦理抑或因滿洲兵少不敷調遣可傳諭伊等倍加奮勉再所奏庫車西門有賊人出城形迹即於十里外見賊眾塵起似內外豫先約會然後同時舉事若使賊得通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年 二

信必我卡座防守不嚴雅爾哈善等即查明嚴加議罪具奏至布拉呢敦雖云人尚謹愿頗勸阻其弟然此言亦不可深信伊果能將霍集占擒獻再行酌量辦理今亦不妨遣人諭布拉呢敦及各城回眾以霍集占悖逆罪重所欲得者惟此一人與爾等無涉但遣我軍中回人恐被賊戕害可憫惟於俘獲人口內遣往更為妥協俱著雅爾哈善等作速奏聞並傳諭兆惠等遵照前旨速赴回部合軍進剿○以赫慶為左副都御史由太常寺調遷○壬辰兆惠等疏報布魯特部落薩喇巴哈什頭目車哩克齊圖魯起尼沙沙等內附○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逆酋霍集占親援庫車為雅爾哈善等擊敗奏到時朕即謂彼時若能乘勝追逐必獲渠魁但恐滿洲兵少不敷調遣詢問伊等如何辦理夫我兵尚欲進攻葉爾羌喀什噶爾以擒霍集占罪人斯得則各城望風款附今霍集占自來送死

我兵既奪其羸逆酋負傷僅免此即擒賊之一大機會且雅爾哈善等三人於勦賊時駐兵高岡以望形勢彼時雖不知霍集占親來之信而賊黨續經認識又有俘獲人口供詞若遣哈爾阿領兵追襲逆酋未必即回巢穴或被迫入沙雅爾阿克蘇即移庫車之兵併力攻擊與直取葉爾羌等城何異若慮移兵時庫車賊人出城追襲則亦如勦殺援兵之例更覺便於殲滅乃以兵少坐失機會朕甚惜之昨已傳諭兆惠就近領兵與雅爾哈善會合即有索倫兵二千餘斯時斷不可坐困庫車須分兵另取一城或將軍營久駐之馬換給乘騎一切機宜俱當酌量辦理至軍營索倫等兵效力年久已派兵二千更換但此時未能即到且兵不厭多若有年力精壯仍願留營效力者即分別加賞其餘人候更換後賞給遣回仍以朕旨宣示云留營之兵必不曠日持久用昭體恤愛養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年 三

之意所有見在情形著作速奏聞○甲午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軍營糧運查有夾山一路可自哈密直趨關展吐魯番駝運行水草饒裕較繞行巴里坤更近三站近諭令查庫車阿克蘇運糧可否行車臣已會同阿里衮委員迅勘但俟覆到始由巴里坤辦運未免稍遲擬於此時先將糧運貯吐魯番以後止由吐魯番轉運更加迅速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所奏籌辦庫車等處糧運一摺甚合機宜若拘泥成規必俟查明道路解到駝隻始由巴里坤起運前往即極力趨赴已需時日朕正在降旨籌辦而黃廷桂即能計慮及此請將糧石運貯吐魯番與朕旨適相照合閱奏不勝欣慰黃廷桂身體素弱如此悉心計畫朕不惟嘉之且深憐之也其從前所請辦駝一萬隻已諭直隸等處購買可傳諭知之○雅爾哈善等奏報擊敗庫車賊眾及賽哩木回人阿瓜斯伯

一頁 冊 頁 9 反

凱率眾歸誠前軍機大臣等覽雅爾哈善等所奏勦殺庫車賊眾二百餘人餘皆擁擠入城不敢復出是賊膽已寒自可計日攻克此次奮勇效力及陣亡得傷官兵著查明送部議敘議卹得城後留貝子玉素布駐守雅爾哈善等即領兵前進庫車圍久未破賊固宜懲著將壯丁俱行勦殺量留老弱若賊人此時被迫獻城則仍行寬貸但渠魁必當正法可派員解送來京行至巴里坤即加拘繫至回人阿瓜斯伯凱等雖舉城歸附亦不可輕忽當收取軍器置其妻子於庫車附近村莊俟各城平定仍歸舊地亦可可傳諭雅爾哈善等留意辦理○丙申諭大學士兼管陝甘總督黃廷桂老成端練宣力有年籌畫軍需精勤敏達不辭勞瘁迅合機宜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漕運總督楊錫綬閩浙總督楊應琚四川總督開泰雲貴總督愛必達總督管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四

高晉河南巡撫胡寶琮甘肅巡撫吳達善並歷任封疆賢勞懋著嘉茲顯績特晉崇階用示褒榮以彰優眷黃廷桂著加少保楊應琚開泰俱著加太子太保楊錫綬著加太子少師陳宏謀高晉胡寶琮俱著加太子少保○庚子 上奉 皇太后啓鑿秋獮木蘭

○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稱侍衛烏勒登伴送入覲之布魯特等行至巴里坤肅州等處俱著優加宴資以示慈惠其貿易回人願往招降安集延等處回眾恐伊等如期來至伊犁自當豫為守候庶不失信遠人車布登扎布富德回兵時即在彼駐紮辦理或酌派大員亦可至托克托拜遇哈薩克額爾將屬人所掠官物查出交還具見誠懇著賞額爾類段四端仍傳旨嘉獎並諭以據擒獲人口所供哈薩

克錫喇在阿勒沁部落如能傳示縛獻必沛殊恩前鋒托克托拜行走阻勉著授為藍翎侍衛其侍衛額勒登額受傷既重即回京調理俱各傳諭知之○甲辰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參奏順德訥疏防致霍集占等免脫又不急往追擒真怯懦昏憤之極順德訥著革職以兵丁效力此舉雖順德訥罪無可追雅爾哈善等身為將軍參贊大臣所司何事獨無罪乎今渠魁遠遁朕亦無可訓諭惟督策兆惠速往協助雅爾哈善等能從此奮勉一面攻圍庫車一面追擒霍集占尚是自贖之路否則惟有按律治罪而已昨雅爾哈善奏稱賽哩木回人阿瓜斯伯凱率屬來降著賞戴孔雀翎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段四端仍傳旨慰撫以安新附所奏侍衛爾古禮總管扎爾善協領薩斯泰等俱著暫行領隊效力又諭雅爾哈善參奏順德訥疏脫霍集占深為可惜可恨伊等無福成功將自來送死之賊任其免脫尙可委用耶今征回一事全付之兆惠矣前已諭兆惠速赴回部此時或從造哈嶺或從博登嶺前往皆可若已抵庫車即由彼進兵將庫車令雅爾哈善駐守至此次縱賊之罪雖由順德訥然雅爾哈善哈爾阿身為將軍及參贊大臣豈能委過他人脫身事外除將伊等嚴加議處外兆惠即訊問順德訥如縱賊情實即於軍營正法示眾若有別情應參奏者即嚴行參奏此旨尙未頒發俟兆惠奏到再行宣布並以朕旨傳諭額敏和卓伊係回人雖與雅爾哈善等不同亦不得謂為無過念其素能出力姑從寬貸用觀後效即在兆惠隊內行走又諭雅爾哈善等奏請派出大臣二員前赴軍營等語可傳諭納穆扎爾三泰前往庫車約於何時可抵軍營即計日具奏近因順德訥等疏脫逆酋霍集占看來雅爾哈善調度乖方深負委任見

在傳諭兆惠速往辦理納穆扎爾等其奮勉協贊以奏膚功○雅爾哈善等疏報沙雅爾城舊伯克瑪哈默第遣其子阿三和卓內附○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逆賊霍集占逃脫一事雖順德訥之罪然雅爾哈善哈爾阿等所司何事伊二人深負委任俱著革職以兵丁效力靖逆將軍員缺著納穆扎爾補授參贊大臣員缺著三泰補授納穆扎爾三泰奉到此旨速往庫車接印辦事將雅爾哈善交與永貴令在屯田處效力再前次擊敗賊眾或向鄂根河逃去或被截入城雖不知霍集占所在然所奪之讎業經認識自當從此根究且霍集占入城後又親身出戰敗而復入其情形自異尋常乃雅爾哈善等至此尙云不知可見伊等並未親履行陣著納穆扎爾等詢問所獲回纥係從何處奪取即行奏聞已諭兆惠速往庫車此時霍集占既已逃脫則逆黨阿布都克呼木亦必同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六

逃所留之人量無關緊要雅爾哈善應已得城矣納穆扎爾等惟以擒獲霍集占為要著傳諭知之又諭雅爾哈善等縱賊債事已論兆惠速往庫車令革雅爾哈善職發往屯田處效力以納穆扎爾為靖逆將軍但辦理回部仍於兆惠是賴可傳諭兆惠從前命伊來京特以雅爾哈善尙可驅策今失機若此自不得不委之兆惠兆惠勿因久在軍前遂生懈怠雅爾哈善即其前鑒也朕委用大臣再三審慎一經付託即望其成功豈肯輕為更代至不得已而治罪皆其自取夫豈初心兆惠知此惟一意奮勉早為竣事即今之第一功臣也若馬匹疲乏見在庫車軍營駐牧者可以調換乘騎至兵丁口糧則回地秋禾正熟而巴里坤吐魯番等處又俱陸續轉運無虞匱乏且我兵未進各城回眾已遠來送款則軍鋒所至伊等自將霍集占擒送如布拉呢敦伯克霍集斯等見霍集

占窮蹙縛獻自贖俱令其入覲再酌量辦理至兆惠先抵庫車不必更俟納穆扎爾即收雅爾哈善印信訊問伊等情節如順德訥縱賊是實即正法示眾儆有別情或彼此相訐即將雅爾哈善哈爾阿順德訥擊解來京一面帶兵前進其靖逆將軍印暫交明瑞署理俟納穆扎爾到日仍趨赴兆惠軍前並傳諭納穆扎爾等知之○丙午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諭軍機大臣等富德奏稱與兆惠分兵過吹塔拉斯至西哈薩克邊界索取哈薩克錫喇如稍有推諉即領兵入境查拏或實係逃往他處亦即徧行按捕等語所辦深合機宜看來富德有承受朕恩之福近據兆惠奏糧運章京托克托拜會遇哈薩克額爾類問及哈薩克錫喇逃往何處而巴祿奏稱阿布賚使人哈奈巴圖爾謂哈薩克錫喇向沙喇伯勒逃去參互觀之哈薩克錫喇似不會逃往特柳克處或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七

藏匪幽僻亦未可定可傳諭富德伊能擒獲哈薩克錫喇則厄魯特全部可告成功其悉心奮勉以膺懋賞○兆惠疏報左翼布魯特霍索楚鄂拓克頭目邁塔克啓台鄂拓克頭目喀喇博托遺其弟姪等內附○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巴祿奏稱途遇哈薩克人等解送叛賊布庫察罕和碩齊已派兵送往庫布登扎布處等語可傳諭成衮扎布解送賊人必經由成衮扎布駐紮之地關和碩齊供詞頗多狡辨若庫布登扎布誤信其言不與布庫察罕一體鎖擊成衮扎布即嚴行拏解勿致逃脫若此時已至布延圖亦傳諭扎隆阿等遵照辦理○戊申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疏脫霍集占朕已降旨斥責令其效力自贖今思霍集占冒死入城必因同惡之人勢須救援追計窮力竭負夜脫逃亦必與逆黨同行城內所餘不過老弱無能之輩賊尙不甚愛惜我何為盡銳攻取

惟揀派精兵務獲賊首以贖前愆又諭今逆賊霍集占計窮力竭乘此機會各城警服必有擒獻賊首者朕思兆惠納穆扎爾尚在逆行若雅爾哈善等能進兵擒獲霍集占尙可贖罪是以仍諭其作速進兵兆惠納穆扎爾等不可因有此旨遂疑爲姑從寬貸雅爾哈善此次失機非尋常可比果能擒獲賊首兆惠等即行具奏朕當酌量施恩否則雖得阿克蘇亦不准贖罪仍遵前旨辦理著傳諭兆惠等知之○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雅爾哈善等坐失機宜命兆惠辦理回部見在官兵圍守庫車四十餘日總由初次攻城賊既久備又恃有救援是以未易卽下若持此以較各城遂有畏難之心則謬矣此次大兵所至惟據其要害之地賊眾自然畏懼如必克一城再攻一城則回部堅城尙多斷非長策可再傳諭兆惠回人素稱慍懦近來屢經剿捕畏我軍威乞降相續且伊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八

等所保惟城而村落民人自不能兼顧若盡入城守則人眾無食亦必困敝斯時必有縛送首惡以自贖者如擒獲霍集占各城自然歸附兆惠其加意奮勉以奏膚功○庚戌諭庫車布登扎布向哈薩克索取布庫察罕等解京又請前赴兆惠軍營甚屬奮勉著加恩晉封親王品級遣往哈薩克之納旺著賞戴孔雀翎並將伊見任職銜查明具奏又所奏採取兆惠信息前已諭庫車布登扎布策應富德如擊獲哈薩克錫喇固善否則於應撤兵時仍回伊犁近因回部諸城望風乞降是以朕意今歲不必撤兵以期歲事庫車布登扎布回伊犁後再前赴回部較爲便捷所慮口糧不足又須紆道烏嚕木齊若稍可通融或行文永貴等先將口糧運赴庫車接濟俱著籌酌辦理至阿桂所奏暫於布喀郭勒等處駐候信息阿桂既與庫車布登扎布合兵自宜同往策應富德以爲效力之路何

必分道卻回著傳諭阿桂如未至布延圖則仍追及庫車布登扎布同行如已離布延圖不遠卽令官兵回營阿桂作速來京請訓再赴西路○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雅爾哈善等奏進取阿克蘇一摺未及所領兵數若干比卽傳諭查詢今思伊等若直抵阿克蘇則中間沙雅爾等城必須安設臺站否則奏報安能迅速且沙雅爾回眾雖經歸順而大兵旣遠保無變動俱應籌及陳奏設伊等因庫車久未攻克霍集占又已脫逃非遵旨領兵前進無以塞責則更恐債事著傳諭伊等據實奏聞又諭雅爾哈善近雖奏請分兵進取留哈爾阿圍守庫車並未將所分兵數及安設臺站事宜陳奏看來伊等似知疏脫霍集占之罪且聊以奏請進兵苟延旦夕若果如此居心必至債事可傳諭兆惠納穆扎爾等卽行馳赴仍於奉到此旨時計何日可至雅爾哈善軍營作速覆奏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九

八月丙辰裁天津巡漕御史缺移通州滿漢各一員專駐楊村兼行巡視○庚申命京師設壇祈雨○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雅爾哈善等疏脫霍集占已諭兆惠速往辦理回部然猶望雅爾哈善自知罪戾奮勉思贖旋據奏報見在分兵前進是以降旨策勵以觀後效今雅爾哈善奏據俘獲人等供稱霍集占脫逃時曾與阿布都克呀木約誓一月之內必來就援恐分兵單弱擬候兆惠到日再行前進等語是雅爾哈善仍未進兵且參奏馬得勝創掘地道爲賊所覺致損兵丁罪固難追而伊等所司何事其素無紀律可知且雅爾哈善初抵庫車因伯克托克托中計被擒心卽惶惑惟思以進兵之事責成額敏和卓朕卽降旨訓飭又所奏攻克庫車後毀其城郭焚其廬舍撤兵回哈喇沙爾吐魯番等處來年再行進取朕復諭以時當夏令進兵之時遽議撤回恐眾志懈弛

至得城即毀則來降回眾於何處安插至今日所到奏摺有來降
 回人供稱與二十餘人出城取草等語賊既可出城取草則田穀
 何難收穫似此種種疏忽圍城復有何益可傳諭兆惠一抵庫車
 即將雅爾哈善擊解來京馬得勝失機債事著兆惠嚴審具奏若
 進兵無暇則擊交黃廷桂審訊亦可雅爾哈善等奏摺著錄寄兆
 惠閱看諸事遵照節次諭旨辦理○甲子諭前據雅爾哈善以逆
 回霍集占遁出庫車並未追捕將順德訥參奏今又以綠旗兵創
 掘地道反為賊所覺致焚死兵丁且兵丁內竟有竊物私逃者將
 馬得勝參奏不知將軍統領全師所司何事而僅以參劾他人聊
 且塞責竟若與己漠不相關者情理殊不可解當雅爾哈善奏報
 擊敗霍集占等援兵時朕方以軍威既振自可乘機進剿詎意伊
 前次奏稱鄂根河殺賊不下三千餘人霍集占負傷遠竄及沙雅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十

爾頭目阿三和卓投降錄詞具奏始知霍集占敗陣時即遁入庫
 車數日復黃夜突出以自投羅網之賊而聽其自去自來竟無一
 兵防範追逐順德訥駐兵要路固無所逃罪而將軍此時又安在
 耶且我兵穴地攻城本欲潛師取勝又何至遂為賊覺橫開一溝
 而我兵轉無一知覺者甚至兵丁行竊脫逃毫無忌憚可見軍營
 調度乖方全無紀律已非一日雅爾哈善坐視賊酋竄逸頓兵城
 下不異守株待兔前後奏報情詞矛盾惟圖左枝右梧始參順德
 訥以卸過繼參馬得勝以誘咎並無一語引罪殊不思身任元戎
 指麾諸將者誰之責歟此而不置之於法國憲安在已降旨命兆
 惠就近前往庫車一帶辦理回部雅爾哈善哈爾阿順德訥俱革
 職兆惠至軍營日即著擊解來京將此先行通諭知之○乙丑戶
 部議覆欽差侍郎吉慶奏粵東銷鹽商人按季隨繳見存帑十萬

五千餘兩鹽一百三十餘萬包儘數接濟無庸增帑乾隆九年前
 商欠業經勒限繳完惟二十年以來欠項應行催繳羨餘一項前
 就帑本全數計羨見按商人領出鹽斤收羨每年領售之數與前
 相等故報羨亦不甚懸殊並無別項情弊應如所奏均無庸議惟
 摺內稱陳宏謀奏存帑一萬一千餘兩遺漏高廉潮三府屬未入
 見奏十萬五千餘兩合高廉潮通盤數算是以不符等語查前督
 陳宏謀請增帑本將銀數遺漏錯誤殊屬疏忽應請交部察議得
 旨陳宏謀請增辦鹽帑本一事該部所參陳宏謀將存庫銀數遺
 漏舛錯請交部察議處轉不足深咎陳宏謀疏忽之失誰則無之
 但陳宏謀素以幹練自居乃自任粵督諸事尚未設施而先亟亟
 請鹽本增帑為取悅屬員商人之計且伊素解事非不能如吉慶
 之徹底查本者也是其市惠好名痼習不但未知改而因升用益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七

甚此非尋常疏忽可比陳宏謀著交部嚴加議處餘依議○丙寅
 兩○丁卯春秋直解成 御製序曰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推其
 教不越乎屬辭比事而原夫成書之始即游夏不能贊一辭蓋辭
 不待贊也彼南史董狐世稱古之遺直矧以大聖人就魯史之舊
 用筆削以正褒貶不過據事直書而義自為比屬其辭本非得已
 贊且奚為乎厥後依經作傳如左氏身非私淑號為素臣猶或詳
 於事而失之誣至公羊穀梁去聖逾遠乃有發墨守而起廢疾儼
 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齟齬聚訟人自為師經生家大抵以胡氏
 安國張氏洽為最著及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間傳會
 臆斷往往不免承學之士宜何所考衷也哉我 皇祖欽定傳說
 彙纂一書裕範羣言去取精當麟經之微言大義炳若日星朕服
 習有年紹聞志切近因輯易詩二書竣事命在館諸臣條繫是經

具解以進一以彙纂爲指南意在息諸說之紛歧以翼傳融諸傳
之同異以尊經庶幾辭簡而事明於范甯去其所滯擇善而從之
論深有取焉夫儒者猥云五經如法律春秋如斷例故咬助趙匡
陸淳輩悉取經文書法纂而爲例一一引微切墨以求之動如鑿
柄之不相入譬諸叔孫通蕭何增置旁章以後例轉多而律轉晦
蓋曲說之離經甚於曲學之泥經也審矣書既成命之曰直解匪
不求其解之謂謂夫索解而過不直則義不見爾而豈獨春秋一
經爲然哉是所望乎天下之善讀經者○己巳 上奉 皇太后
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庚午布庫察罕和碩齊伏誅○甲
戌以都賚爲兵部尙書由西安將軍○丁丑以阿桂爲工部侍郎○己
卯諭雅爾哈善進兵庫車屢次失機貽誤前已降旨宣諭矣今據
奏庫車賊首阿布都克呼木率眾夜遁所餘老弱出降見在順德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三
訥往追俟回營時再行進兵等語以八九千官兵駐守三月之久
俟賊首逃去城中窮蹙出降始得其城雅爾哈善其尙何顏以得
城奏報耶辦理回部一事從前因逆賊霍集占等係我兵平定伊
犁時出諸厄魯特拘禁之中俾仍長舊地而狼子野心旋復戕害
我副都統阿敏道負恩肆逆不得不行剿滅而雅爾哈善在巴里
坤辦理沙克都爾曼濟一事頗能乘機奮勉是以屢加優擢今春
進兵卽授爲將軍伊旣膺討逆之任自應倍加勇往以擒獲叛賊
爲務詎意懈弛債事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前此霍集占親率賊
眾來援庫車屢經挫衄乃旣不能擒獲於臨陣復不能覺察於入
城一任其潛入潛出並無措置而徒以堵截之責委之順德訥而
己不與至掘城一事用綠旗謬計復全聽之馬得勝轉致爲賊所
覺橫開一溝傷我兵卒種種坐失事機以如許兵力圍一彈丸之

城而賊首出入自如不知統兵大帥身在何處朕彼時觀其情形
怠玩若此早知庫車城中爲賊腹心拒守者必將盡行狡脫僅餘
老弱而後得之當卽屢降諭旨令加意防守勿致逃逸今觀所奏
庫車頭目阿布都克呼木領眾夜遁惟餘老弱出降一一不出朕
所料可見雅爾哈善於霍集占脫逃時不親往追擒馬得勝掘城
時又不能躬行相度及回眾出降尙不入城查閱亦不急行進剿
數月以來惟事坐守軍營老師糜餉直待賊人免脫鼠竄相率盡
出而後得一空城以報命且忝爲大帥不能身先士卒致一切措
置遲誤盡以委之他人初無一語引罪但知高坐帳中以郵符奏
報自任若代他人傳述者則雖芻靈木偶皆可勝任何必復簡用
將軍爲哉今雖得庫車而城中所存率係饑疲殘廢轉須爲之養
贍卽得城亦復何用且伊奏內沙喇斯瑪呼斯等厄魯特及自伊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三
犁逃歸回眾所有男丁不過一千餘名設賊黨果止此數豈能拒
守如許之久又稱回眾供出沙呢雅斯等五人訊明正法此五人
者旣係阿布都克呼木惡黨能鈴制諸人不令出降卽何難與之
同竄而必坐以待斃所奏荒唐悖謬如此謂無欺飾情弊其誰信
之歟其前後情罪從來誤事之臣未有若是之甚者夫賞功罰罪
國有常典雅爾哈善前辦理沙克都爾曼濟時朕以其奮勉可嘉
卽授爲內大臣並將伊子補授侍衛今乖謬失律至此雖欲爲之
曲貸其如國法何已降旨兆惠等將伊拏解來京治罪伊子並著
發往黑龍江當差朕於諸臣功罪毫無成見惟有信賞必罰以彰
憲典而已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昨已將雅爾哈
善情罪諭知兆惠令其拏解來京今覆閱伊等奏摺愈爲可恨卽
如阿布都克呼木以四五十騎遁去城內降人共三千餘口此言

即屬可疑伊黨與若止此數則我以八千人圍城應早生內變亦何難剿殺無遺且得城後回眾獻出助惡之沙呢雅斯等五人遂俱正法此五人若果為阿布都克呀木死黨則豈肯舍之而去致坐受老弱之擒獻此中情節豈復可問况納降既定雅爾哈善仍未入城但令哈爾阿前往看視而屢次奏報從未有身親其事者又焉用將軍為也試數用兵以來膺專圖之奇有似此因循疏懈者否兆惠當以為戒奮勉前進見在已至何處彼處情形若何作速奏聞○壬午諭永貴效力軍前已閱數年自應更換書山著以侍郎銜同定長辦理屯田事務刑部侍郎員缺著永貴補授○諭軍機大臣等見在得庫車城大兵向前進發應照巴里坤之例特派大員駐紮德舒在哈密辦理健銳營兵起程後著即前往庫車駐紮辦理其協同阿里衮在巴里坤辦事著清馥前往○是月雲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十四

貴總督愛必達奏查永昌府西南邊界與緬甸相聯而緬屬木邦土司與內地各土司大牙交錯多有世聯婚姻者見緬甸國王噶達喇被得楞野夷所害所轄木梳鋪頭目賽藉牙僭竊邊界防範宜嚴業飭沿邊土司慎密巡防毋與木邦土司往來報聞

九月甲申朔諭據兆惠奏稱遵旨令伊前赴庫車察看情形再行回京當即領兵八百名速進一抵庫車即與雅爾哈善協力剿賊斷不肯半道回京有靦顏面等語所奏肫誠勇往深得領兵大臣之體軍旅為國家重務以滿洲大臣身膺簡畀統率戎行正當踴躍自效公爾忘私我朝簡策所垂忠勤代著遠軼前古乃近來漸染惡習或至因循選懦臨事心懷觀望或聞撤兵慶若更生曾不知奉公體國之義謂何此風深可痛恨朕慎守國憲不得不力為整頓今兆惠奉到前次回京之旨不肯苟且了事毅然以剿賊自

任其器識實出諸臣之右且計其具奏時並未知有雅爾哈善失機債事不堪任用令伊往代之旨乃如此陳奏豈揣摩而得者朕方幸得一急公任事之大臣深為嘉悅彼畏首畏尾之徒聞此而不愧汗交集其何以自列於臣子耶兆惠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以示優獎朕於諸臣賞功罰罪一本至公毫無成見惟在諸臣之自取耳著通行傳諭知之○丙戌 上行圍於布呼圖口以乾隆二十年二十二年及今歲西域諸番部降附來朝皆適會於布呼圖口地靈佳兆特著神異賜名曰伊絲峪○丁亥予故工部右侍郎夢麟祭葬○己丑諭閣雅爾哈善所奏各摺全無端緒即如把總周彥恆因攻取庫車被槍落水所攜職位亦同沈溺為賊所得適遊擊伍靈阿被傷未曾稟報克城後回人等獻出破位始補行參奏不思職位若果倉卒遺失自不妨即時稟報大槩因遇賊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十五

退怯遂為所奪及回人獻出知不可隱始行舉首耳總兵五福遊擊伍靈阿俱著交部嚴加察議仍著兆惠查訊明確具奏又所奏遣厄魯特侍衛察罕庫本通信兆惠軍前侍衛無一可用且即遣德爾森保亦何不可之有數年用兵以來將軍大臣如策楞玉保等雖經獲罪未有如雅爾哈善之甚者所奏已無庸批示可錄寄兆惠閱看當深以為戒仍將見至何處情形若何作速奏聞○庚寅諭軍機大臣等護軍校瑚圖禮解送伯克阿里來京朕詢以霍集占入庫車城將軍等果否聞知及逃脫時作何辦理據奏六月十六日霍集占敗走時雖見有賊黨入城實不知為何人及收兵後眾人即傳說霍集占入城之信且平日賊眾不敢出戰而入城次日即分路衝突眾人益以為實隨經伯克鄂對請於鄂根河增兵堵截迨霍集占晝夜逃出時侍衛噶布舒報知順德訥而順

德訥必俟天曉往追賊已據橋斷後等語是疏脫霍集占實順德
訥之罪然雅爾哈善哈爾阿等並未親身督戰惟恃一順德訥所
司何事况鄂根河堵截之兵鄂對已經籌及何以疏懈如前令賊
得先爲之備愈可憤恨雅爾哈善等情罪俟拏解來京時再行研
訊可傳諭兆惠以朕詢問軍前情節始知額敏和卓鄂對等盡心
效力深用爲慰特予嘉獎用示鼓勵其雅爾哈善等辦理乖謬之
處或有續行查出者亦卽奏聞○富德疏報右部哈薩克圖里拜
及塔什干回人圖爾占等歸誠得旨富德久在軍營奮勉效力今
又招撫西哈薩克著加恩交部議敘給與世職蒙固勒岱赫善等
侯帶領來使入覲時再加恩賞所有從行官兵著富德酌量加賞
有應行議敘者卽造冊送部○丙申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
山莊○雅爾哈善等疏報阿克蘇回眾乞降諭軍機大臣等阿克
蘇回人富霍集占敗逃卽已閉城拒敵斯時雅爾哈善若早爲進
兵不特回城久已降附而逆賊方與回眾爭鬪乘機勦殺卽擒獲
亦未可定此次乞降豈雅爾哈善之力可傳諭兆惠仍遵前旨將
雅爾哈善拏問看來回眾俱懷二心我兵所至自必相繼迎降兆
惠其迅速前進遵照節次諭旨奮勉辦理○左都御史趙宏恩卒
賞銀五百兩治喪○戊戌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歸宣光調
補禮部尚書員缺著嵇璜調補梁詩正終養回籍侍奉數年而見
在丁憂亦逾百日工部尚書員缺一時不得其人卽著梁詩正來
京署理俟服闋實授梁詩正未到之前仍著嵇璜兼署○諭兵部
奏原任道員鈕嗣昌坐臺期滿一摺該犯以方面大員侵虧庫項
倉儲入己至一萬餘兩問擬斬候因限內完贖減等發往軍臺效
力此雖向例但思侵虧倉庫錢糧入己限內完贖准予減等之例

實屬未協苟其因公那移尚可曲諒若監守自盜肆行無忌則寡
廉鮮恥敗亂官方已甚豈可以其贖完限內遂從末減耶且律令
之設原以妨奸匪以計帑或謂不予減等則孰肯完贖是視帑項
爲重而弼教爲輕也且此未必不出於文吏之口有是遷就之詞
益肆無忌之行使人果知犯法在所不赦孰肯以身試法其所全
者當更多耳嗣後除因公那移及倉穀霉泔情有可原等案仍照
舊例外所有實係侵虧入己者限內完贖減等之例著永行停止
至該犯鈕嗣昌事犯在定例前姑從寬免死著仍留軍臺三年再
行請旨○諭軍機大臣等覽黃廷桂奏摺有將來平定回部仍應
駐兵之語於回地情形尚未深悉回部與伊犁不同伊犁入我版
圖控制遼闊不得不駐兵彈壓至回部平定後不過揀選頭目統
轄城堡總歸伊犁軍營節制卽從前準噶爾之於回人亦止如此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七
可傳諭兆惠將來辦理回部惟於歸順人內擇其有功而可信者
授以職任管理貢賦等事具奏請旨至伊犁則必需大兵駐防見
在作何籌畫且由近及遠以次屯田俱著於平定後一併詳悉妥
議具奏其駐防伊犁大臣卽兼理回部事務○己亥 上奉 皇
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甲辰車布登扎布疏奏哈喇勒巴克
回部內附○乙巳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丙午兆惠疏奏阿
克蘇頗拉特等歸誠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奏稱大兵已抵阿克
蘇回眾出降見領兵速進計霍集占不久就擒朕佇待伊等捷奏
從前雅爾哈善兵抵庫車見城堅難克卽諉之額敏和卓朕已料
其無成嗣後奏報紛紜無端緒致使渠魁漏網兆惠進兵時雖
當獎勵額敏和卓資其計畫而奮勇勦賊仍恃我兵力此時霍集
占應已逃回葉爾羌昨詢問侍衛雙全據葉爾羌城中乏水須

從外引入可傳諭兆惠如兵至葉爾羌萬一賊眾仍如庫車之堅守則先斷其水道亦是一策其或霍集占棄城遠竄投入布魯特及痕都斯坦等部落亦即速往追襲毋失事機又諭兆惠奏稱撫定回城以鄂對為總管等語見在招徠新附令鄂對暫行管理尙可若平定葉爾羌喀什噶爾辦理安插回眾時朕意不必用回人為總管仍循舊制各城分設頭目統於駐紮伊犁之將軍再於庫車派大臣一員管理看來回部事體將竣其善後事宜更當熟籌妥協俱著傳諭知之又諭前降旨令富德擒獲哈薩克錫喇後即由彼處赴阿克蘇城協擒霍集占今兆惠業收降阿克蘇城領兵前進葉爾羌富德不必再往伊奉到此旨或由造哈嶺或由別途近便處直赴葉爾羌務與兆惠協力以期擒獲霍集占為要○兆惠奏臣奉到諭旨審詢雅爾哈善哈爾阿順德訥等俱服罪無辭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六

業經遵旨將順德訥正法雅爾哈善發往屯田處所效力哈爾阿披甲效力其臺站事務請即委三泰接管報聞○丁未諭順德訥以達呼爾兵丁朕加恩用為副都統伊在軍前並不奮勉效力以致渠魁倖脫覈其情罪雖業經正法不足蔽辜著將伊子阿爾綱阿交該部即發往廣東以示懲戒○庚戌兆惠等疏報和闐伯克霍集斯等歸誠論軍機大臣等據兆惠奏稱伯克霍集斯迎降面陳追擒霍集占之策即領兵徑取葉爾羌等語所辦甚合機宜看來回部諸城自必聞風歸順逆賊不日就擒朕佇望伊等捷奏兆惠領敏和卓俱賞給荷包鼻煙壺俟成功後再沛殊恩霍集斯有擒獻達瓦齊之功今又歸誠畫策深為嘉悅著加恩錫封公爵賞戴雙眼孔雀翎寶石頂帽天馬褂荷包鼻煙壺用示優眷若能擒獲霍集占當晉加爵賞兆惠即傳旨撫慰至霍集斯有伊子分居

各城之語似非長策兆惠宜留心體察伊從前與霍集占相助若回眾有追怨情形或將伊諸子同居一城而伊微覺含怨即令其入覲再伊所言分城居住之故係霍集占內相猜疑殊不可信但既有此語不妨即以此藉口令其同居一城將來回人中有毀謗霍集斯者若係霍集占黨與自無可疑或其與霍集占不合而亦怨霍集斯則情形叵測不可聽其久留舊地矣至布拉呢敦即能歸命亦不使仍居原處俟擒獲逆賊時再行定奪○諭據兆惠奏未奉到命將雅爾哈善擊解送京諭旨之前已遵前旨將雅爾哈善遣往屯田處所至訊馬得勝等怯懦貽誤軍務之處皆枝梧推諉不肯實供請將馬得勝等解送至京見派遊擊蘇勒登額解至黃廷桂處等語著傳諭黃廷桂馬得勝等若已解至肅州不必審訊即派妥員解來再兆惠若已奉到續降諭旨將雅爾哈善擊送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九

肅州黃廷桂即留心看守解送來京若兆惠處尙未解到朕已將擊解雅爾哈善之處傳諭永貴矣黃廷桂即先將馬得勝解京俟雅爾哈善至肅州再派妥員解來務飭沿途防守毋使自戕○癸丑諭兩江總督尹繼善等以河工告竣年穀豐收臣黎望幸情殷請於庚辰之歲載輿南巡令典等因合詞具奏朕惟東南河道民生時繁宵旰前者翠華再莅每切咨詢不敢自逸茲當大功既蒞澤國安瀾於焉攬轡觀風上以驗曩時往來指畫之勤下以考在事大臣宣化承流之績理亦宜之願各督撫等前後奏報工程披章如覩而稽璜裘日修等又以親承訓示甫經復命回京條析敷陳情形頗悉乃者大江南北年穀順成民氣和樂封函疊至仰見上蒼福佑額手為南黎稱慶此意與封疆諸大吏共之猶念積潦初除汗菜日闕正宜乘時勸諭俾瘠土並化膏腴以培元氣見

降旨各督撫勘明濱河地畝有秋獲雖登而小民牛犁籽種不能接濟致曠土尚有未耕者並予格外加恩官爲借給使得資東作而厚西成其果盈甯之象與歲俱增則機杼倉箱熙恬滿目其足以佐時巡風景者不更多耶且明歲車駕臨幸索約爾濟又再定伊犁後若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及回部各城以次平定歸降不無覲謁宴賚之典車馬之煩所當少息且歲屆辛巳卽恭逢聖母皇太后七旬大壽普天同慶如於是年敬奉 安輿重臨江浙庶幾省方問俗嘉地利之畢登喜民生之益懋於以仰悅 慈懷壽祺康豫當推 恩錫福俯慰元元望幸之忱俟臨期另行降旨所有庚辰年南巡之奏暫停舉行毋庸具摺固請先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接辦理屯田大臣永貴努三等咨稱吐魯番一帶地土多風糜穀性鬆易落明春止種粟穀青稞小麥三色共需籽種一萬九千餘石但見有駝隻不敷馱運查永貴又稱自吐魯番至烏嚕木齊所經七嶺修鑿業可行車又據兆惠稱阿克蘇烏什等城已降回人應交麥稞足敷兵糧可停解送則屯田籽種或以車載或以各省解到駝駝駝送應聽吳達善永貴等就近酌辦得旨諸凡甚妥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二十

大功自可立奏至從賊人內有霍集斯之兄姪此時若自拔來歸應加恩賞卽或後時降附亦爲寬貸惟阿布都克呼木斷不可宥至前論庫車阿克蘇等處分兵駐紮原爲護視回人起見並無勞做伊等之處恐風聞妄生疑懼可傳諭兆惠等務宜明白曉示再此兩處駐防有無裨益或暫行一二年或可垂之永久俱著悉心籌畫其屯戍實賦等事亦卽酌定仍遵旨來京交納穆扎爾等辦理○丁卯諭刑部駁擬署福建巡撫楊應琚審題郭端殿傷黃睿身死將郭端擬絞監候聲請留養一本郭端與黃睿因爭買食物構讐將黃睿推傷心坎以致殞命自應按律定擬乃該署撫徒以該犯因黃睿病後阻其買食一語遽稱事本理直遂欲爲之原情留養而該部亦卽照擬覆覆揆之情理殊未允協蓋留養之例乃法外之仁必該犯實係理直或誤傷致斃既有可原因得邀恩末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三

教之至意○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奏稱從卡座擒獲回人等
 據供霍集占將多倫回眾移往葉爾羌等處隨將橋道燒毀伊等
 逃至舊地掘埋藏糧食以度日等語當此冬寒水涸橋梁雖毀我
 兵或浮渡或拴筏無不可者兆惠宜努力前行乘回眾離心渠魁
 自當就縛昨已促富德前往會合兆惠惟酌量行文調取至回人
 多有窖藏糧食者軍行所至須留心誘詰以資接濟又所奏巴爾
 楚克為葉爾羌喀什噶爾要路恐兵抵葉爾羌後賊眾乘隙擾我
 臺站已留兵駐防等語富德須沿途訪問若兆惠尚未成功即由
 巴爾楚克領兵收取喀什噶爾俾賊見兩路有兵自然瓦解成功
 愈速矣俱著傳諭知之○論著傳諭兆惠即將哈甯阿擊問派委
 妥員押解來京○己巳命伊犁撥兵屯田○甲戌吳拜以年老罷
 以德敏為左都御史由江甯○戊寅 上啓鑾幸盤山○辛巳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三

十一月乙酉 上回鑾○丙戌 上幸南苑行圍○戊子 上大
 閱逆發七矢皆中的命右部哈薩克使臣卓蘭等及布魯特諾起
 等從觀○兆惠等奏臣等於十月初三日領兵至輝齊阿里克距
 葉爾羌城四十里侍衛瑞綽爾圖擒獲回人一名據供阿克蘇烏
 什投誠後霍集占領回眾三千入喀什噶爾城一宿駐雅普爾噶
 四日間布拉呢敦深怨霍集占妄動定約各守一城相為聲援布
 拉呢敦領馬步萬餘人於離喀什噶爾城一站之當噶勒齊駐紮
 霍集占移村莊回眾糧草入葉爾羌城令舍勒默特摩羅噶里布
 領眾五千人於布爾吉博斯屯設卡城內厄魯特布魯特伊犁回
 人有馬者五千餘名步行人甚多與霍集占相結者伯克阿布都
 克呀木阿布都哈里克泥雅斯素丕阿什噶伊朗和里布坤等數

人餘皆舍怨霍集占詭眾云大兵盡剿回人伯克霍集斯已被殺
 霍集占已收沙雅爾人口牲隻又將阿布都瓜布及其子弟俱籍
 沒監禁又殺烏什賽哩木移來回眾三百餘名等語臣等兵臨城
 下未見賊眾迎敵其城較庫車甚大四面共十二門臣所領馬步
 兵四千餘止足圍其一面且自烏什前來行戈壁一千五百里馬
 一千餘匹俱屬疲乏圍城則兵力單弱賊將衝突逃走計賊若逃
 走惟向南路之痕都斯坦巴達克山喀喇土伯特等處擬於此等
 要卡駐兵堵截又分遣兵馬接括村莊發掘窖粟及山谷牛羊斷
 其芻牧樵採伊等自生內變至兵丁馬匹均須接濟所有駐紮庫
 車賽哩木拜等處綠旗兵丁應請調赴軍前並送馬三千匹諭軍
 機大臣等兆惠等章奏日久未來朕深為慮念今據奏兵抵葉爾
 羌情形賊眾暫未出戰而我兵馬以遠行疲乏朕亦深悉勿以未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三

即攻克致生急遽惟加意偵探多方誘致以協機宜布拉呢敦既
 怨霍集占自應持原降敕書往諭至霍集占以伯克霍集斯被殺
 飾詞惑眾亦應明白曉示或令回眾等目覩又如斷其樵汲擾其
 村落皆屬善策所奏解送馬匹亦傳諭駐紮辦事之大臣侍衛等
 矣再索倫察哈爾等兵已過關展兆惠之盡調綠旗兵因未得信
 息耳至賊人可逃之路宜嚴為堵截儻其北走則無地可逃必就
 俘獲兆惠等宜督勉辦理並傳諭富德速往策應○己丑 上還
 宮○命阿里衮選馬三千匹親送兆惠軍營○乙未 上幸豐澤
 園射連發十一矢皆中的命布魯特諾起等從觀○諭據莊有恭
 奏楚省承緝接緝例應按年彙題之案積漸遲延見將乾隆十八
 十九兩年案件於歲內題報其遞年空缺之案於二十四年一歲
 三題等語命盜重案雖在四參以後接任各官有照案緝拏之責

是以定有議處議敘之條以示懲勸乃定例甚嚴而地方官視為具文竟將每年應行彙題之案遲至四五年之久尚未題報該省之怠玩廢事一至於此殊出情理之外而部科諸臣職事稽查參劾又何以置若罔聞則見在所稱分曹承辦者更為何事國家設官大小相統內外相維之義顧安在耶比年來承審命案多以人犯患病事故支延時日經朕指駁徹底查辦聞茸之員稍知儆戒直隸一省其明驗也楚省事件較之繁劇省分尙當有閒今節年玩愒因循各任上司及地方官所司何事此案著莊有恭卽速併年催辦並逐一查明按各官歷任月日分別題參議處不得稍爲寬縱朕日理萬幾惟兢兢業業以政事廢弛爲戒內而部院外而督撫諸臣俱膺委任重寄宜共仰體朕心力圖振作何致廢案累繫日積日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當交刑部將各省彙題之案逐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三

一清查今據查出相沿遞遲一年者則有江西甘肅二省雖會補題仍遞遲一年者則有直隸安徽廣西陝西四省雖會併題仍遞遲二年者則有河南一省可見向來陋習相沿毫無振刷已非一日不可不嚴加整頓所有歷任遲延之各該督撫臬司等官及未經查覈之刑部堂司各官俱著交部議處至此等案件向來吏部如何會彙及科道衙門是否註銷亦著查明交部分別察議再披閱刑部查出歷年條例其中尙未允協如索柱所奏則接任各官代人受過展轉無窮固爲過當卽如張楷所奏又使承緝本員以一經彙題便得卸責不肯盡力緝捕亦失之太寬嗣後承緝官有雖經四參本身不至離任者應仍入於彙題按年照例議處以專責成其接任代緝人員既經彙參一次之後卽予免其續參以示區別則情法均爲允當矣將此通著爲例○以海明爲內閣學士

由給事○丁酉阿克蘇辦事頭等侍衛舒赫德奏十月二十日將軍兆惠差索倫領催阿勒丹察披甲扎奇勒圖來至阿克蘇送到將軍文書並愛隆阿移文內稱因捉生詢問知霍集占牧羣皆在南山領兵往攻至葉爾羌城外見賊眾阻河爲陣因渡橋攻期過兵甫四百餘橋斷賊眾四合將軍奮擊兩易馬俱中鳥槍斃面及脛俱得傷幸不甚重我兵力戰浮水至營又來馬步賊萬餘人合圍我兵雖有勦殺以無馬不能衝突遂掘濠結寨賊亦結寨相持計軍需馬駝尙可供兩月之食惟軍器火藥不足因被圍後乘夜前行遇愛隆阿之兵令其先來通信等語伏思霍集占暫爾跳梁終歸殄滅此時應速行策應軍營計新調官兵四千名及趕送馬三千匹漸次到來臣與愛隆阿一面探聽參贊大臣富德兵至何處一面選派兵馬趨赴葉爾羌其阿克蘇安設臺站鎮撫回人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五

事亦卽酌量情形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接到兆惠行文知我兵深入逆賊霍集占等恃其黨眾敢於合圍拒敵殊可憤恨卽當前往策應參贊大臣富德業經領兵前進著授爲定邊右副將軍阿里衮愛隆阿福祿舒赫德俱授爲參贊大臣無論何隊兵丁惟擇馬力有餘者作速前往其攻取回城擒獲賊首自不違責伊等惟應援兆惠爲要至兆惠領兵深入雖未免有輕賊之心亦恐朕責其怯懦若當日令伊暫駐阿克蘇候兵馬齊集當不至此然於見在情形亦未爲失策朕豈肯加之責備此時惟堅守以待援師會合同至阿克蘇整頓兵馬再圖大舉又富德前奏副都統鄂博什瑚爾起懇請前往回部朕因伊等在軍營年久仍命撤回今值用兵之時著准其前往富德仍酌量賞給具奏至阿里衮所奏馬駝亦經富德奏請先儘索倫兵一千名乘騎以期速到若阿

離間布拉呢敦及貿易回人等俟賊內潰乘機攻取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奏稱官兵攻城射賊衝擊數次賊眾披靡我兵雖有得傷者幸無損折等語官兵奮勇勦賊殊屬可嘉兆惠額敏和卓及領隊大臣侍衛官兵等效力及得傷者俱交部照例議敘昨據舒赫德奏報兆惠行知愛隆阿文書朕即傳諭各隊官兵速往應援兆惠此時即尚未突圍而出計日援兵會合自必無虞可傳諭舒赫德於領兵進發時馳送兆惠知悉至兆惠從前奏報一月內可到此次遂隔四旬想阿克蘇以外臺站必有稽遲著舒赫德查明具奏○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奏稱伯克托克托之弟總管阿布都賚伯克霍集斯之屬人阿里木布魯特烏默爾額敏和卓之護衛沙丕呢雅斯等奮勇勦賊已分別獎賞翎頂段匹等語霍集斯甫經歸附即率屬奮勉殊可嘉尚著加恩封霍集斯貝子品級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年 天

侯回部蕩平再加恩賞其額敏和卓等俱著交部議敘○甲辰兆惠等奏臣等詢問俘獲賊人知霍集斯占牲隻及沙喇斯戶口俱在城南英峩奇盤山謀收取以分賊勢又因納穆扎爾三泰等將到派副都統愛隆阿署總兵定桂帶兵八百名前往堵截喀什噶爾來援要路並巡查臺站候納穆扎爾等到派兵送至軍營臣等渡河向葉爾羌城南進兵十月十三日有賊兵迎出約四五千騎步賊在後並溝內排立臣等領兵衝突賊陣騎賊敗走賊放槍拒敵臣等正在奮擊賊又從兩翼夾攻因馬力不能馳驟回保大營被賊截為數處互相攻擊賊遂四面合圍我兵殺賊雖多陣亡者亦百餘人總兵高天喜原任前鋒統領侍衛鄂實原任副都統三格侍衛特通額俱歿於陣見在騎賊數千人步賊亦多與我兵接戰五晝夜臣等固守大營相機剿殺口糧尚可支持一兩月臣等前

因阿克蘇烏什既定擒獲渠魁機不可失遂不暇計兵多寡馬力如何輕敵妄進臣兆惠罪實難追然策應之兵年內齊集尚可合力攻剿諭據將軍兆惠奏報領兵抵葉爾羌城逆回堅閉不出當用精兵挑誘擊敗賊人其負傷而遁者甚多恐由別路逃竄旋度河分兵堵截霍集斯占悉其醜類圍我大兵見已飛札舒赫德令其帶兵接濟此皆輕敵妄進罪所難追等語辦理回人一事原以賊首霍集斯占等向為厄魯特拘囚阿布噶斯之地自大兵平定伊犁出諸陷奔之中俾仍長其舊地何啻起死肉骨而狼子野心不知感戴生成輒敢負恩反噬甚至戕害前此將軍所遣之副都統阿敏道並隨從百人若不與師問罪何以振軍威而施天討此非朕之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也迨我師已得庫車將軍兆惠勒兵前進風聲所過如阿克蘇烏什等城皆相繼傾心歸化其回部大頭目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年 天

霍集斯伯克等復向官軍投順願效前驅惟賊首霍集斯占奔竄葉爾羌是以將軍兆惠率師乘機直入彼時若令兆惠暫且留駐阿克蘇城俟後隊到齊然後併力進取則自此發旨到日已屬不及然此不過身處局外者事後好為議論則可耳揆諸用兵機宜兆惠尚為有進無退之良將也且我滿洲官兵所向披靡從來無敢抗敵即如今夏兆惠富德等分兵略地所領僅及千人而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各處回眾不煩攻剿不待招降早已爭先納款其回部一路之阿克蘇等城聞官兵一到亦無不勢如瓦解將謂乘勝長驅直入葉爾羌喀什噶爾亦屬甚易則向來之輕視逆回乃朕之誤又何忍以妄進輕敵為兆惠之責乎此蓋數年以來平進噶爾降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實為極盛之會而默默中有此佳兵之傲 上天仁愛之意朕實欽承感謝矣然霍集斯占當屢

經摧挫之餘本屬計窮力蹙特因回至巢穴煽聚殘眾苟且自延而我兵晝夜馳驅亦未免馬力不足以致一時困守待援所幸先事綢繆朕於六七月間即次第派遣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甘之綠旗兵前往策應馬匹糧石亦已籌運在途若無此續往之兵則事誠危險然其時初不知有兆惠今日之奏報也可見上蒼垂佑默啓朕衷朕實感悚有此部署接濟約計見在可以陸續俱抵葉爾羌矣兆惠等得此兵力其氣倍增從茲掃穴犁庭兇渠就縛庶幾上申國憲下慰忠魂軍務可告成事矣至於身膺闕寄奮勇直前計不返顧乃我滿洲大臣從來敦樸舊俗今將軍兆惠統軍深入賊巢率眾渡河鏖戰數次志在滅此朝食自不暇展轉以爲身謀忠誠勇敢朕實深爲嘉予兆惠著由一等武毅伯加二字晉封爲武毅謀勇一等公加賞紅寶石帽頂四圍龍補服以彰獎勞勸功之典額敏和卓著賞給郡王品級霍集斯伯克晉封貝子加貝勒品級俱賞給寶石頂四圍龍補服明瑞溫布由屯及在事之大臣侍衛等俟兆惠到阿克蘇城時查明奏聞加恩優敘兵丁等著照初次出兵給與製裝銀兩之例按名賞給其陣亡之高天喜鄂實三格特通額四人奮勇殺賊盡瘁捐軀深爲憫惻高天喜著照一品大臣例賞給卹典鄂實三格各照伊原任前鋒統領副都統特通額照頭等侍衛從優議卹其餘陣亡帶傷官兵著將軍等查明冊報一體分別賞卹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諭鄂弼之兄二人見俱陣亡伊家並無大員著加恩授鄂弼爲副都統○丁未諭據愛隆阿奏稱靖逆將軍納穆扎爾參贊大臣三泰於十月十三日帶巴圖魯侍衛奎瑪岱並兵二百餘名前赴將軍兆惠大營至次日有跟隨之兵丁四人等告稱十三日夜四鼓時納穆扎爾

等三人遇逆回賊兵三千餘人倉卒衝拒將軍納穆扎爾參贊大臣三泰並侍衛奎瑪岱俱已陣亡等語納穆扎爾等奉命前赴軍營輕裝進發所領兵丁僅二百餘人設令先到大營固可會同進剿即後至一二日亦與愛隆阿一同駐守乃星夜趨行之時適當倉卒遇賊伊等並不肯於中途退避自全惟知直前衝擊以致致命捐軀忠毅之氣深可嘉憫納穆扎爾著晉贈公爵三泰著特贈子爵均世襲罔替其巴圖魯侍衛奎瑪岱著照巴圖魯侍衛奇徹布之例賞給世職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陣亡兵丁人等並著查明分別從優賞卹○諭工部尚書鑲紅旗滿洲都統納穆扎爾員缺著舒赫德補授所遺吏部侍郎員缺著阿里衮補授戶部侍郎三泰員缺著明瑞補授正紅旗漢軍副都統著鄂弼升補永貴尙未來京其刑部侍郎事務著鄂弼暫行署理○戊申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年 三

諭三泰遇賊陣亡伊家並無大員著加恩授伊兄祥泰爲散秩大臣○辛亥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奏稱貝子玉素布調取布魯特之特穆爾占隨侍衛布瞻泰往布魯特發兵攻剿喀什噶爾今特穆爾占遣其族子烏魯特特穆爾等前來玉素布辦給馬匹又賞段匹茶葉養贍家口伊等欣感起程等語玉素布辦事軍營駐守烏什俱能悉心奮勉甚屬可嘉著加恩賞給與貝勒品級○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富德奏稱聞兆惠被圍之信卽領兵量力馬步兼行約十二月二十內外可至阿克蘇計兵五千有奇惟急需馬駝軍器已行文各處辦事大臣務期辦馬萬餘匹駝數千隻方足敷用等語富德存心忠實甚屬可嘉以理揆之必蒙上天福佑早告成功至豫備馬駝一事昨阿里衮親送馬三千匹駝七百隻黃廷桂又送馬三千匹合之各隊兵丁乘騎者不下萬餘若再急爲解

送則路遠候寒徒致疲斃此時舒赫德諒已前進可傳諭富德惟在速往應援內外夾攻賊眾必潰我師暫回阿克蘇休息來年五月整兵再進計內地牧養之馬於二月起程四月可到且正當麥熟軍食有資蕩平回部在此一舉富德其加意奮勉與將軍大臣會商辦理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諭孫灝奏請停止明年巡幸索約勒濟一摺朕初閱其詞以為無知罔識事體付之不問而已繼思孫灝此奏其所關於本朝家法及我滿洲風俗人心者甚大有不得不明切宣諭者我皇祖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惟恐八旗人眾承平日久耽於安樂不知以講武習勞為務是以省方問俗較獵行圍之典歲頻舉行聖壽既高猶不肯稍自暇逸其所以為萬世子孫計者意至深遠迨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十三年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皇祖之定制貽謀永中朕與和親王等日聆 庭訓每諄諄以 皇祖之定制貽謀永當效法而深以未遑舉行為憾朕臨御以來思紹 前徽早夜兢兢罔敢少懈如比年來戡定準火兩路用兵我滿洲大臣官兵等皆能踴躍奉命克奏膚功亦由躬親整率習之有素是以臨事赴機人思自效卽此亦其明驗矣如徒以恭己養安藉口於文恬武嬉之說朕豈少御園別館足供覽憩而必親御鞍馬時勤弓矢轉以此為自娛計耶朕今日適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有天下雖太平武備斷不可廢如滿洲身歷行閒隨圍行獵素習勤苦故能服勞若漢人則不能矣雖由風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所致之諭恭讀之餘慷慨悚惕豈敢一日忘之今孫灝摺內以為索約勒濟地在京師直北遠與俄羅斯接壤一似輕車前往不無意外之慮者此語尤為笑柄今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及喀喇沁貝子瑚

圖靈阿扎拉豐阿俱在朕前試問索約勒濟非卽伊等之部落家室耶伊等非國家教養之子孫臣僕耶以伊等恭誠望幸迎請猶恐不及而謂有意外之慮當亦夢囈所不應出此者矣摺內又稱索約勒濟非江浙勝地可觀等語其言更為荒誕且南巡之舉豈僅為山水觀覽之娛上年朕臨徐邳淮泗沮洳之地為之相視求瘼疏洩修防次第興舉今歲農事倍收孫灝甯不聞之乎且果如孫灝所言南方為勝賞之地則索約勒濟之習勞練武所為固勝於彼益不可中止矣至稱隨從侍衛官員人等長途費重生計艱難則從前 皇祖時獮狩之典歲率二三舉行彼時大臣中或有外來之助至於侍衛兵丁何嘗不以為苦然正所以教之節用知艱也今且豫借俸餉額外賞給較昔實厚豈至苦累轉甚於前者若如孫灝之意將使旗人盡忘醇樸服勤之舊俗而惟漸染漢人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陋習人人頽廢自安文既不文武亦不武必如此而後快於孫灝之心則其心為何如心乎至近年來朕每秋獮木蘭恭奉 聖母皇太后安輿竊念 聖躬或致勞動懇請駐輦山莊猶未蒙 慈允且屢垂 懿訓示以大義謂 祖制不可少違安逸不可少圖惟恐朕之稍有廢弛此亦諸王大臣所共知者而孫灝願以長途往返藉詞緣飾謂足聳動眾聽耶朕臨御海寓於茲二十三年宵旰勤勞惟以法 祖勤民為念無論日理幾務必躬必親近者軍書旁午殷懷籌畫至於夜分不寐凡在廷臣無不親承目覩今當日食求言正我君臣側席修省之時王大臣及孫灝皆在朕前試以用人立政數大端言之前代流弊具詳史冊有以女謁盛行致墮綱紀者矣今宮中自后妃以及侍御統不過十五六人無論漢唐以下卽較古所稱三宮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者何如

有以親藩怙勢者矣今之奉藩恪謹者何如有大臣朋黨宦官壞法者矣今之干大權撓法紀者安在我朝 聖 聖相承乾綱獨攬政柄從無旁落如康熙年間之明珠索額圖徐乾學高士奇雍正年間之李衛田文鏡等其人皆非敢亂法干紀如往代之比不過私心未化彼此各持門戶之見即朕初年鄂爾泰張廷玉二人亦未免故智未忘今則併此而無之矣孫灝既欲建言則凡在朝臣工之賢否與夫朕躬之得失皆宜切實指陳朕必當虛懷採納若仍以摭拾浮詞自矜骨鯁究無當於國是而朕亦復虛文相尙藉以博納諫之名此則朕所恥而不為者矣朕平心自揣惟向時工程興作不無少煩雖因 壇 廟宮殿道路諸工閱年既久不得不重加修葺以肅觀瞻然於賑濟賞賚河工需用諸大事雖數盈億萬並不因此而少存節縮之意在臣寮中或有以無業貧民多藉工程力作得以資生未可一例停罷為請者然自忖不急之工無益政務則於今春已降旨停之過而能改此心可質諸天地下對天下臣民朕初無所諱也孫灝又豈不聞之乎孫灝自為副都御史以來始以同官不協參廣成爲剛愎自用試思廣成有何伎倆而足以當此乎如其爲大學士傅恆之兄即欲以勢陵人則傅恆日侍內廷偶遇小節朕即防微杜漸嚴加教訓此軍機大臣及御前大臣侍衛等所共知者傅恆尚不放縱而其兄乃恃傅恆以放縱乎然彼時朕即將廣成解退轉不無袒護孫灝之意伊豈不自知乎昨孫灝又奏請停止諸臣大閱詩冊此本臣工所自進朕何由而指示之又何由而降旨阻止之孫灝既有所見即可商之大學士史貽直蔣溥等如不見聽奏請固未晚也而遽嘵嘵入告以爲徑行其志是非有心嘗試而何即伊今秋隨從木蘭以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五

皇子先行回京朕見孫灝張泰開二人尙在侍班傳諭令其一併隨回孫灝等卽有慶若更生之意則今之具奏亦不過私心自爲而已韓愈所云持被入直三省丁甯顧婢子語刺刺不休在伊輩固爲常態而欲使我朝臣子無不尤而效之朕則斷斷不肯出此也若伊摺內所稱貽他日無窮之悔一語詞意出人意表又豈爲人臣子者所宜出此乎孫灝以上書房行走之員而識見舛謬害事如此若侍諸皇子教讀耳濡目染豈獨貽誤養正之功而已哉且身爲言官居心論事所關甚重猶記乾隆初年詔廷臣集思廣益至再至三然諸臣章奏亦不過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時事之大者莫過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習初未聞一言及之其時御史中有薛蘊者平日每以敢言自負而其後乃以賊敗天下豈有直言敢諫之人而以賊敗者乎今卽如孫灝之妄肆簧鼓而朕猶不欲重治其罪但以副都御史職任風紀斷非謬妄之人所可濫竽孫灝著以三品京堂改用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孫灝尋政○甲寅諭御史湯先甲所奏刑法宜爲變通一招所言甚屬迂謬明刑弼教國家治世之大權而當寬當嚴惟在因時隨事期於情法允協所以懲奸宄而安善良初不得藉口於世輕世重先自存偏畸之見也如該御史摺內所稱內外問刑衙門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類多麗逆案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視爲大案極意搜羅等語尋常讞牘一經入奏朕無不悉心研推務期情真罪實况事關重案豈有問刑衙門不行按律定擬而遽任其斷結之理卽如收藏野史案內法在必治者如東明歷等書不但邪言左道煽惑愚民且有肆行誣毀本朝之語此而不謂之逆則必如何而後謂之逆者凡在食毛踐土之人自當見而髮指而猶存遷就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五

寬貸之意必其人非本朝之臣子而後可若其餘書符實藥之流從來不在此論初何嘗一一麗於逆案耶 皇祖聖祖仁皇帝時如戴名世等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如呂留良等朕之時如胡中藻等逆書之案皆治以重典昭示炯戒歷歷可考然胡中藻之處分較戴名世等為重耶為輕耶乃該御史摺內有刑官何必立意求深多援條例之語一似我朝刑法本係從寬至朕獨為加重刑官不無有意迎合者試問今日之刑官如鄂彌達秦蕙田等且在較之果毅親王李熹高榮海壽勵廷儀等辦理刑獄於一切欽案事件孰為寬孰為嚴該御史獨不可捫心自問乎至稱州縣侵虧帑項宜照舊例辦理在貪墨敗檢之徒誠何足惜然非所以慎重國帑等語貪墨之吏蠹國病民為害甚鉅執法懲創正為閭閻保全生命愛惜脂膏計耳若如該御史所言將使敗檢之徒可以倖免尤而效之者何所顧忌試問大吏股削於下官郡邑誅求於編戶如此而謂小民能受和平之福誰其信之若以限內完贓為足慎重國帑則是該御史今日之奏非為問刑乃為言利矣又稱官犯提解至京不宜親臨審鞫朕臨御以來如貪贓敗法之恆文蔣洲及被督撫尋常參奏之官犯多矣何曾有一事親訊惟張廣泗鄂昌二人一則玩誤失機關繫軍國重務一則身為滿洲世僕竟與逆犯胡中藻甘心倡和誹謗此二人者豈可以尋常官犯同日而語亦該御史耳聞目見屈指可數者也至外蕃俘繫諸人率係先受恩遇旋經反覆之逆賊悉心研究隨事可得邊情虛實若付外廷既恐言語不諳又患事機易洩朕於廷鞫得實時隨令軍機大臣等傳諭軍營因此集事者不知其幾該御史固不能知朕亦不屑加之以責備也適披閱此摺時即有方觀承奏到二事可與

東華續錄 乾隆四八

互相發明者一係提督衙門原奏之廣宗縣屯民趙鳳苞控告張三立案稱王一案及交與方觀承審訊則所控並屬虛誣因將趙鳳苞按律定擬奏請治罪如果有意迎合從嚴則既由提督衙門特奏經朕降旨交辦之事而外省大吏有轉將原控之人擬以反坐而不稍為迴護者乎一為薊州拏獲假官軋文宗訛詐銀錢一案該督先引詐稱內使內閣及部科等衙門在外欺詐煽惑者斬候之條繼復引假充職官發邊衛充軍之條而定罪則稱此案軋文宗在畿輔近地冒稱內務府委員擾害地方殊屬不法未便照假冒職官例擬軍合依詐稱內使內閣六科六部官在外欺詐例應擬斬監候等語夫軋文宗見在自稱內務府官員嚇詐平民正合律語擬以斬候本屬正條而必兼引尋常假官充軍之例故為比擬以見辦理並無寬縱此亦外省習氣尚在從寬耳殊不知此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等斷獄在曉事者特以為俗吏故套慕資常技而已若無知如湯先甲之徒見讞牘中有此語則以為從重矣而此實非從重也今就二事參觀之該御史亦無難意解矣總之用刑之道貴在鑑空衡平而干犯法紀之人莫如悖逆貪污二者於法斷無可縱此令典昭垂自古至今未之有易即以我朝言之如雍正初年承 皇祖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寬大之後 皇考世宗憲皇帝加意振刷上下肅清然亦出於不得已朕御極之初承 皇考整飭之後欽遵 成訓隨時用中復濟之以寬大亦所以勉思繼述嘉惠海宇以為庶幾刑措則更朕之至願矣沿之日久或貪官簞篋不飭或奸民譎張為幻此類怙惡自甘既非可以德化若煦煦以姑息為仁將官方國紀風俗人心何所底止至若律例條目隨時增定原因案件參差不一非律文所能賅備是以輕重相衡期一歸允

六五三

協然不自今日始也使一切芟除刑官將何所憑準且見在問刑衙門有能借條例以高下其手鍛鍊周內者乎該御史既不能指陳其人而徒以空言塞責甚無謂也湯先甲以小臣不知政務擗摻故册撫拾浮言及至召對詢問惟自稱識見淺陋愧悚無地是伊本無所見不過藉以博應詔之名耳雖其所奏外謬朕亦不加之罪原摺已經擲還不可不明為宣示俾眾共知之○論大學士兼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忠誠素著老成練達西陲用兵以來雖未身歷行陣而籌辦一切軍需動協機宜多有計朕所降諭旨尚未到肅而適相吻合旋即奏到與朕所規畫不約而同者數年以來若非黃廷桂體國奉公不遺餘力安得精詳妥協若此而毫不累民內地若無事此其功為尤大朕心實深倚毗宜晉崇階用彰勞績黃廷桂著由騎都尉晉封為三等伯並加賞紅寶石帽頂四團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壬

龍補服以示優異又諭黃廷桂晉封伯爵前授騎都尉例應註銷但此職見賞給伊子著加恩仍准其本身承襲○乙卯諭據駐紮阿克蘇城尚書舒赫德奏稱前遣散秩大臣伯克鄂對同侍衛齊凌扎布噶布舒等前往和闐城招撫回眾今據伯克鄂對遣人告稱和闐回人奉到傳檄傾心投誠即將逆賊霍集占遣往之數十人攻擊奔竄隨出迎三日將伯克鄂對等接入城內其所屬之哈喇哈什玉隴哈什塔克齊爾拉克勒底雅等五城伯克一聞此信亦俱前來投誠今伯克鄂對帶領各城回目人等赴葉爾羌投見將軍等語初將軍兆惠勒兵前進大兵所至如烏什阿克蘇等城相繼迎降而霍集斯伯克復詣營投順願效前驅是賊首霍集占勢已窮蹙惟逃竄於葉爾羌以圖苟延旦夕若不乘機直入徑搗賊巢則以霍集占之奸詭狡詐焉知不又煽惑諸城回眾今觀和

闕等城奉到傳檄即皆相率傾心歸化且各遣人投見將軍是可見見在我兵之為賊回所拒者不過逆賊霍集占自知各城回眾俱已人心解體斷不能聽其煽惑因悉其老弱之眾以為孤注之一擲耳則從前兆惠乘賊不備整兵疾馳亦係乘機進取勢無中止之理特以對陣時未能得其地利又兼馬力疲乏是以未即克捷並非賊勢猖獗所致也况見今軍營大臣及侍衛兵丁等聞信之下無不切齒憤恨星夜兼程前進而肅州哈密巴里坤大臣等亦各將槍砲軍器馬匹口糧迅速解辦朕心深為嘉悅觀大臣官兵如此奮勉同心協力則人心上應天心自必默相成功殄滅賊眾彼勢窮力蹙之逆回我兵內外攻擊將軍兆惠至阿克蘇時遵屢奉諭旨整頓兵力來年進剿即可集事此次進兵如蒙 上天默佑遇可乘之機一舉成功亦未可定伯克鄂對等皆已加恩外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壬

將此通行曉諭知之○授鄂對為內大臣○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松阿哩所參都賚各款見命劉統勳前往查審今適有西安協領陳宗道明舒勒赫等來京引見朕面加詢問據稱所參皆係實有之事可傳諭劉統勳即將都賚革職審訊據實奏聞○戊午諭都賚所出兵部尚書正紅旗蒙古都統員缺著阿里衮補授勒爾森著轉補吏部侍郎所遺刑部侍郎員缺著伊祿順補授伊祿順未到京以前刑部侍郎事務仍著勒爾森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昨命都賚前往西安挑選駐防滿兵令松阿哩揚桑阿帶領前赴軍營伊署理將軍事務今據松阿哩參奏都賚各款已命劉統勳前往查審松阿哩著仍留將軍之任所派官兵二千名著達爾黨阿哈達哈分領前赴軍營又諭據西安協領陳宗道等稱副都統揚桑阿亦有修理衙署動用官項之處可傳諭劉統勳將揚桑阿一

併傳旨革職審理其餘副都統等職銜同官俱未經參奏應並查明參處尋奏都察院修教場侵扣公庫銀三千餘兩並營私取利各款審明屬實應按律擬斬監候揚桑阿聽從都察院動用公項銀三千餘兩因新任將軍查問始行交還應按律擬徒至副都統烏裕齊沈之炎王炎等職銜同官不行參奏應俱革職從之○癸亥諭據吉慶等奏潘潛控告牛兆泰一案其別項事屬虛誣見按例審擬內控鹽道之婿張姓持京札屬託一節屬實請將王凱伯解任牛兆泰革去職銜張會效革去監生一併審訊著照所請行夫尋常書札來往原所不禁然嚴正自持之人必不肯為迹近腥羶之地有恥者更避而遠之而頻致寒暄之問此在功令森嚴之時人或鄙而笑之少弛乾綱將有送煖偷寒者矣朕斷不肯以尋常書札往來之故處分伊等但侍郎程景伊札內有承乏中樞農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年

擬拾浮詞如所稱行政急於觀成必條例繁多法令嚴密承於下者轉得以空文相應等語網紀所在隨時損益其要不過為整頓風俗人心起見試問今日之行政有視昔加嚴者乎繁者何條密者何令何不一一據實指陳昨於湯先甲並未非之故周照又相繼為此以博進言之虛名也至稱用人急於求效便給近利之臣以小效炫其才智而老成持重轉因而退沮等語御史職司糾劾人有不稱其職者即執白簡從事便給近利者何人老成持重者又何人何不指名奏出周照隱躍其言意中必有所指若令伊一明白回奏又似因求言而加罪姑恕弗論然朕若不明白指出則言官得操用行政之權而朋黨門戶之風將由是起今日適恭閱 皇祖聖祖仁皇帝實錄有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難明朝國事全為言官所壞之論大哉 聖謨億萬年訓行之準君子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年

於士卒之是逃是病一切付之不問亦可謂太無紀律矣且兵丁
內有患病之人既不令隨時查報及病不能行又不派人看管及
給與口糧以資留養甚至有流落者即此一事觀之雅爾哈善馬
得勝二人之罪可勝誅乎今事後查辦雖有除名糧冊其中詭逃
偽病者亦恐不免何足為據若徒紛紛質對或承辦之員不能妥
協未必盡無冤抑總之罪在雅爾哈善馬得勝著黃廷桂查明道
病情由屬實者但革去名糧免其治罪○壬申于總兵高天喜諡
果義前鋒統領鄂實諡果壯副都統三格諡剛勇並于祭葬○乙
亥內閣學士鄒一桂因病乞休允之○壬午參贊大臣尙書舒赫
德奏十二月初三日有回人托克托默特自葉爾羌來投詢據大
兵至葉爾羌布拉呢敦自喀什噶爾領馬步五千人霍集占領馬
步萬人合圍大兵三十餘日因聞喀什噶爾所屬英吉沙爾城忽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聖

被布魯特搶掠二賊猝謀禦敵是日薄暮將軍領兵縱火奪賊營
二劫殺看守人眾過半二賊相謂此必將軍與布魯特有約即圍
守經年諒難取勝且力亦不支莫若議和因遣所屬及厄魯特各
一人通信將軍拘留不遣以矢射書傳諭云爾兄弟果欲納款當
入覲 大皇帝否則不允後二賊亦射書願送口糧撤圍相見將
軍不報從此俱未交鋒又聞軍營脫出之厄魯特告稱軍營掘得
米一百六十窖收馬千餘匹駝千餘隻布拉呢敦因喀什噶爾告
急撤回防禦所留僅二百人等語臣察回人所告屬實尤宜急往
策應見駐阿克蘇及新派官兵先到者計二千二百有奇馬一千
二百有奇帶領前進行文續到各隊官兵及富德阿里袞等趨行
進發又令總管噶岱默特及阿克蘇阿琿伯克等將伊等投誠後
安居樂業情形及從賊必被勦殺惟將霍集占等擒獻或自來投

順可保身家繕寫回字文書曉示沿途回眾諭軍機大臣等舒赫
德奏據來投回人告稱將軍兆惠等攻奪賊人營壘霍集占等喪
膽求和兆惠責令輸誠入覲始准納款等語舉動雄偉甚屬可嘉
著加恩賞給御用朝珠金黃帶荷包此帶可常時服用額敏和卓
伯克霍集斯明瑞溫布由屯各賞給大小荷包道遠不能多齎賞
物特派御前侍衛安泰前往宣慰並傳諭兆惠等將效力官兵查
明奏請交部議敘至回人所聞脫出厄魯特等傳說軍營掘得窖
糧之語或係伊等揚言或實有其事亦遇便奏聞○是歲朝鮮來
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九千一百六十
七萬二千八百八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二千九百九十五萬
九千三百二十石九斗四合六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八

聖

Blank space for the lower section of the page.

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之向來同年故舊聯絡聲援及地方官與在籍耆紳結納徇情最為惡習我 皇考臨御十三年嚴行整飭政治始得肅清今觀張松等所為可見因朕從寬不問此等細故而其風又復漸起於官方政體風俗人心所繫匪輕不得不為防微杜漸明切誡諭楊廷璋聽從屬員咎自難道第已經該部察議其張松杜官德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馬得勝伏法○丙申杜官德因事解任以明山為浙江布政使永泰為山西按察使由河南河○調徐坦為貴州布政使以吳士端為四川布政使顧濟美為四川按察使由福建○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蔣炳奏大學士總督黃廷桂感冒風寒見需醫治朕心深為眷念已遣福隆安帶同御醫前往診視至見在軍務緊要適因開泰陛見來京即令馳赴該省協同辦理俾得安心靜養以冀速痊俟病愈後即令開泰由該省赴川計此時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三

該督自當日就痊可著再傳諭該督所有軍需要務該督向來實心任事自不肯稍釋於懷可與開泰商同籌辦其餘一切尋常事件開泰亦自能妥協經理該督俱可不必經心惟加意調攝以慰朕念將此傳諭知之○己亥諭大學士伯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忠誠敏達幹練老成歷任封疆勤勞懋著西陲用兵以來籌辦軍需備極勞瘁一切規畫機宜動與朕心膂合數年來轉運糧馬事事精詳妥協毫不累民內地不知有軍興之費厥功甚鉅尙毗方深是用疊加寵錫晉爵錫金以彰勞績昨據蔣炳奏伊在涼州偶感風寒力疾視事舊恙增劇即命福隆安同御醫馳驛前往診視以冀速痊遠聞溢逝深為震悼覽其遺疏當彌留之際尙拳拳以西師垂竣籌辦軍儲為念益見體國奉公赤忱罔斁不覺聲與涕俱難以自禁即著福隆安前往奠醴賞銀一萬兩交地方官料理喪

事並准入祀賢良祠其伯爵即令伊子承襲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又諭故大學士伯總督黃廷桂見已降旨賞給銀兩令該地方官經紀其喪靈櫬起程時所過地方文武員弁俱著出城奠醴並派員沿途加意照料護送回京尋予祭葬諡文襄○諭陝甘總督員缺著吳達善補授甘肅巡撫員缺著明德補授吳達善未到之前總督印務即著明德暫行護理○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籌畫軍務一切俱有辦定章程皆吳達善明德所悉知者務須遵守成規實心實力善為經理而目今總以鎮靜為要但兩省承辦員弁甚多黃廷桂向來督率綜理不遺餘力今猝然病故恐其中不無乘機滋弊之人更須加意嚴行查察俾各知悚遵不致稍有懈弛貽誤軍需重務至黃廷桂遺摺內所奏辦理各項軍需俟回部蕩平之後有尙須詳晰面陳數語平日曾否與吳達善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四

明德言及著將原摺鈔寄二人令其閱看具奏至哈密地方如有必須巡撫駐紮應辦之事俟吳達善到肅彼此講論已有端緒明德即前往哈密接辦如酌量哈密見有五吉在彼可以無庸前往辦理軍需米糧價長蘭涼偏災糧價尤貴雖不日凱旋恐一二年內不能如舊將來尙須妥辦其究應如何調劑及入覲面陳之處並未言及亦未聞與吳達善作何議論至馬匹過涼無大員督查恐弁兵疏懈臣即自涼起程沿途督查俟到肅將督篆移交吳達善並面酌哈密應辦事宜於巴里坤辦馬完日回至哈密駐紮得旨覽奏俱悉○寶授李侍堯兩廣總督○癸卯諭將溥著補授大學士仍兼管戶部尙書劉統勳著協辦大學士李元亮著調補戶部尙書梁詩正著調補兵部尙書歸宣光著補授工部尙書陳惠

華著補授左都御史阿里衮未到以前兵部滿尚書事務著李元亮兼管其見署工部滿尚書不能兼管蘇昌著以吏部侍郎署理工部滿尚書事務恩不著留京署理工部侍郎其奉天府府尹員缺著通福壽補授○諭軍機大臣等見在進剿葉爾羌糧餉馬匹最關緊要前經黃廷桂董率綜理不遺餘力籌畫始有成規今印務交明德接管已傳諭令其實心實力遵循妥辦但各該將軍提鎮向因黃廷桂調度諸務就緒儻因明德接管或稍有因循推諉及各分畛域不能彼此實力襄事則伊等罪由自取恐難曲貸著通行傳諭伊等俱係大員一切軍需經明德督率辦理者仍如黃廷桂存日共相奮勉以濟軍務毋以玩誤取咎○甲辰命陝西撥運倉米接濟甘肅○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永貴等奏稱賊黨鄂斯瑞塞頗爾阻截額里齊喀喇哈什要路請派馬兵數百名協剿又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五

旺等帶領使臣入覲途遇爾布魯特喀喇巴圖等差往哈薩克之巴爾瑚圖告云厄魯特哈薩克錫喇擊斃二十餘人逃入爾布魯特之薩雅克薩喇巴噶什鄂拓克等語哈薩克錫喇係負恩背叛之賊不可寬宥者今逃入爾等遊牧似屬實情爾等自應曉示該鄂拓克人等將逃賊夫婦即行擊送其屬人不妨存留爾車哩克齊等奉到諭旨即酌量該鄂拓克距爾等遊牧遠近或親往查拏或令其擒送並傳示云若復如前隱匿則將軍大臣等領兵親往搜捕該鄂拓克必致驚擾惟速為擒送軍營將軍等奏聞定邀厚賞再我大兵昨進剿逆回傳聞爾布魯特人等會搶掠喀什噶爾之英吉沙爾城布拉呢敦轉回救應今爾遊牧並無發兵之說則此舉又係何人大兵正在攻取賊城此等布魯特發兵搶掠以分賊勢甚屬可嘉朕欲加恩獎勵爾等亦查明具奏此等布魯特皆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六

稱布拉呢敦有圖取烏什之信等語烏什與阿克蘇頗近駐兵亦少賊人欲圖攻取之言雖未可全信而安撫回眾防守城池自屬要務內地續送馬匹到日自應酌量扣留派兵發往至和闐前已派兵五百名若尚未起程且先發往烏什或賊人來信係屬虛傳再往和闐防守可也○丁未賜布魯特車哩克齊等敕諭曰近據將軍大臣等奏稱差往爾等遊牧之侍衛布瞻泰會見爾策哩木伯特及明伊勒哈等知爾等遊牧人少且牧放牲畜又值冬寒雪大不能發兵等語朕洞悉情形已降旨傳諭爾等以極邊番部慕義歸誠特欲共享安樂且將軍大臣此時應已成功爾派兵與否無甚關繫但逆賊布拉呢敦霍集占及附和之回人厄魯特等為大兵攻剿有逃入爾等遊牧者務將著名首惡查拏縛送即可見感恩效力之忱朕必重加恩賞又近差往右部哈薩克之章京納

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恭○庚戌以蔣溥為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辛亥命山西撥大同府倉穀於朔平府備糶
二月乙卯諭禮部據正白旗滿洲都統將舒常之妻可否請復格格之處咨請部示該部遵行請復多羅格格品級一摺舒常係舒赫德之子舒赫德乃屢獲重罪之人此次因將軍兆惠統兵深入接續辦事者乏人伊亦自知奮勉贖罪因加恩復用此亦舒赫德尚有受福之地是以值此機會而朕又將伊子舒常授為侍衛此

皆朕格外加恩其稍有人心者雖倍加奮勉效力猶恐不能報稱豈有汲汲為其妻求請品級之理又豈有因妻請復並希自增品級之理設使舒常竟行在旗具呈則無恥之至朕必重治其罪今詢問舒常並未具呈行文禮部實出自誠親王之意夫舒常之妻係裕親王之女王管理旗務即如此瞻徇情面為之咨請可乎况封賞乃國家之特典惟應行加恩者始可加之耳豈臣下所可私心袒護妄冀施恩者即如授王公等女格格品級一事亦國家優渥之恩其平日本無事故自可遵例給以應得品級若以屢犯重罪之人情事判然不同豈得仍照初次竟復原級誠親王實非尋常瞻徇可比著交宗人府嚴加察議觀保身為副都統何口位附和若此著交部嚴加察議至禮部接到旗咨即據理駁回伊等固為無罪即不行駁回若循照舒常議給品級其罪亦不過交部察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七

議而止乃該部並不遵例辦理徑照原品奏請給與多羅格格品級非瞻徇舒赫德而何伊等在朕前如此奏請可乎禮部堂官等並著交部嚴加察議再定例王子之女格格中近派者俱奏請指人遠派者許自行指給至嫁時奏請品級今漸至近派王等亦開有先許人而後奏聞者從前王等之女格格俱許給蒙古台吉此係舊例因蒙古等原係世為姻親故也況京師勳舊子弟內亦有擇配王公之女者今王等多不遵舊例情願擇配京師旗人更有無恥之人黃綠王子私行聘定出嫁時始行奏請格格品級甚屬惡習向日並未有此風特起自近來數年間耳其漸斷不可長除業經聘嫁者無庸置議外著交該衙門將見在親王郡王之女格格中其已許京師旗人尚未娶者不便離婚仍聽其給與查明指名奏聞將某親王某郡王罰俸一年嗣後凡親王郡王之格格

俱遵照舊例候朕旨指給蒙古台吉等其間或有因原係姻親熟識蒙古等情願自行許給尚屬可行伊等可自行定議奏聞其不行奏聞而私行許聘京師旗人者著永遠禁止○戊午命四川添鑄錢解甘肅備用○己未 上御經筵○壬戌賜哈薩克汗阿布勒巴木比特等敕諭曰哈薩克汗阿布勒巴木比特阿布查阿布勒巴斯等昨據將軍等具奏爾等遣俄羅斯蘇勒統等代請朕安由烏里雅蘇台伴送至京朕嘉爾等誠悃疊申宴資念爾阿布勒巴木比特等遠在外藩若照內地扎薩克授以爵秩恐爾等有拘職守前阿布查等遣使入覲時已傳諭及此爾阿布勒巴木比特亦各依舊俗安居遊牧庶無擾累爾等如遣使輸忱朕亦不靳恩賞其賜爾阿布勒巴木比特等段匹器物茶葉若干使臣歸日爾等其各祇受又賜來使等衣物銀兩若干及使臣隨僕等段匹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八

銀兩俱諭爾等知之又昨准俄羅斯部落來文有爾等哈薩克舊係伊屬之語朕命所司傳諭云前大兵進剿厄魯特抵哈薩克邊界伊等慕化投誠我大國之體自當無納非若汝外邦動以威力相加與之約誓責其貢賦亦未嘗禁其服屬他國也嗣後爾等即與俄羅斯往來亦所不校其勉輸誠悃永享無窮之福特諭○癸亥諭哈爾阿以軍行失律解京鞠訊據供詞與雅爾哈善相符且將雅爾哈善種種謬戾乖張失機債事情節指陳如繪是雅爾哈善雖已伏法實不足以蔽其辜夫雅爾哈善既為將軍而哈爾阿即其參贊以將軍罪狀如此為參贊者自當以軍國之計為重據實參奏乃隱忍貽誤又從而附和之滿洲世僕豈宜出此且哈爾阿又非他人可比自伊父哈達哈獲罪經朕加恩矜宥並予以自效之途伊苟有人心念及伊父亦將倍加感奮矧軍旅重寄三軍

之命繫焉顧因循玩視可乎覈哈爾阿之罪正與雅爾哈善等應
卽正典刑以肅軍紀第以參贊究屬相助爲理之人前哈爾阿曾
隨將軍兆惠由濟爾噶勒力戰而出雖見在所犯情罪斷難稍貸
仍念伊前勞暫緩正法著監候秋後處決以示寬典朕用人行政
事無鉅細一秉虛公自問信賞必罰毫無偏倚若事關軍務尤期
法在必行然使其人尙有微勞可錄亦不忍竟沒臨時必量予加
恩此權衡輕重實可下對天下臣民今將哈爾阿留候秋讞著通
諭中外俾眾共知之○甲子諭據富德等奏報正月初六日統領
官兵至於呼爾瑪逆酋霍集占等率賊騎五千抗拒官兵奮勇轉
戰至初九日我兵因馬匹遠行力乏不能悉行斬獲是夜月落後
適參贊阿里衮送馬已到正遇分遣勦賊官兵即與鄂博什分爲
兩翼誰呼馳突陣賊眾甚夥至初十日天曉收兵回營計五日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九
四夜殺賊千餘及中傷者無算初六日交戰時逆酋布拉呢敦脅
間中烏槍傷甚劇賊昇之入城旋回喀什噶爾計陣戮賊巴圖爾
十五名大伯克數十名至將軍兆惠在營中固守聞槍礮聲知援
兵已至即遣索倫兵回人等齋文通信等語覽奏深爲感慰此皆
上蒼默垂眷佑諸大臣以及官兵等忠誠敵愾所致富德數年
來宣力勤勞此次奮勇督勦厥功懋著著加恩封爲三等伯爵舒
赫德雖屢經獲罪今知奮勇自贖亦屬可嘉阿里衮前雖未著成
勞今送馬濟軍如期集事且會同勦賊擊殺甚多朕心深爲嘉許
計此次勦賊有功自領隊大臣以上人人踴躍自效提督豆斌率
眾軍礮礮鼓勇前進奪取賊營皆受槍傷著加恩一體議敘並各
賞給世職所有陣亡及效力之侍衛官員兵丁等俟兆惠富德查
明造冊報部到日一併優加議卹議敘富德等奏摺及兆惠咨文

併發○諭軍機大臣等覽富德等捷奏甚屬奮勉伊從前奏請趨
行前進及舒赫德催督各隊兵馬陸續進發俱甚合機宜若不如
此辦理焉能勦殺賊眾運信軍營朕心深爲嘉悅但逆賊霍集占
等喪膽之餘惟有逃遁今各城回眾皆降自必慮其緝獻惟大兵
進勦後北路駐兵甚少伊曾住伊犁熟其道路或就彼往投俄羅
斯亦未可定兆惠富德等宜籌堵截之策且伊二人既會兵一處
足以辦事而阿克蘇駐紮需人著舒赫德即回阿克蘇辦事明瑞
亦遵前旨馳驛來京至舒赫德駐紮阿克蘇時有烏什回人托克
托默特來投據告稱將軍等於營中掘得窖粟及得馬千匹駝千
隻布拉呢敦已回喀什噶爾等語今覽兆惠咨文伊等並未收獲
馬駝而富德又奏稱布拉呢敦臨陣負傷昇入城中是托克托默
特所言盡屬子虛或係霍集占等遣來詐降以懈我軍心自應嚴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十
加窮詰著木貴玉素布等查明托克托默特見在何處卽嚴拏送
往軍營交與兆惠審理俱著傳諭知之○以曹瑛爲工部侍郎
都統 何國宗爲內閣學士 由編修 丁卯諭據工部奏即中上行走
之丁憂道員王神保見在服闋堪勝繁缺道員之任等語從前八
旗人員補用外任者本少且因外任上官既眾習套更煩是以旗
員亦多不願外擢嗣因生齒日繁故將外任文武員缺酌量簡用
旗員其丁憂及調任回京者仍令在原衙門職任上行走並令酌
給俸糈皆朕量材授任格外加恩之意近見在京旗員每以外任
養廉所入較優往往希冀外補卽此器量褊淺大非滿洲淳朴舊
俗於風俗人心甚有關繫况京員中果其勤慎幹練遇朕降旨保
舉堪勝外任時該上司自必登之薦剡俾膺民社是人材已得疏
通官制亦無偏任也若以曾爲外任卽來京借補而一經年滿必

當仍歸外缺謂此例一成而不可變則該員在原衙門行走或以
 暫時游行無意久居勢必苟且塞責而該上司又以其本非專任
 來則曲意姑容去則聊為獎借匪特於政體無裨似此因循日久
 八旗人材風俗亦轉滋薄豈朕造就教訓之殷懷乎嗣後凡八
 旗外任文武官員調任及丁憂回京者俱著在原衙門職任及所
 調之任行走遇缺即行補用所有期滿補用外任之處著暫行停
 止王神保即著照此例仍在原衙門行走○己巳副將軍富德奏
 整兵至葉爾羌河岸將軍兆惠夾擊兩路大兵已會合進攻報聞
 ○諭將軍兆惠毋庸辭封爵章服富德晉封一等成勇伯予明瑞
 由屯溫布端濟布努三鄂博什瑪瑞永慶等世職授朗衮扎布衮
 楚克鎮國公溫福內閣學士餘俱升賞有差○安西提督豆斌以
 受傷卒命照滿漢一品大臣例賜卹仍加賞世職○命車布登扎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布為副將軍福祿車木楚克扎布為參贊大臣越阿爾台行巡查
 額爾齊斯等處按捕瑪哈沁○阿克蘇辦事侍郎永貴奏正月十
 九日准侍衛齊凌扎布等遣回人呢雅斯呈稱逆回賊黨鄂斯瑞
 等統眾六百來犯額里齊哈喇哈什肆行搶劫兩城守兵無多克
 勒底雅城破見在兩城人心搖動請兵救援即派兵前往一面咨
 商巴祿將伊等所領兵派出協剿報聞○富德等奏正月初六日
 在呼爾瑪遇賊轉戰五日得兆惠咨於十三日整兵至葉爾羌河
 岸偵探相距二十里十四日黎明前進六七里右翼阿里衮愛隆
 阿以槍礮敗賊數次餘賊仍依蘆葦放槍臣富德舒赫德領左翼
 兵急進賊渡河而逃計勦賊二三百人又防城內突出中軍與右
 翼以次進攻令左隊努三等領馬兵堵截尋至營盤知將軍大臣
 官兵無恙賊人屢敗不敢來犯見派努三等殿後徐回阿克蘇報

聞○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朕因披覽地圖見和闐去葉爾羌頗近
 阿克蘇則甚遠前舒赫德進兵時即聞賊人侵犯之信且永貴又
 將齊凌扎布請兵情事行文巴祿則將軍大臣等自當會議發兵
 應援蓋霍集占雖經屢敗而力尚能攻取和闐我兵雖不能即取
 葉爾羌等城而往救和闐則甚易看來和闐之得失惟視我與賊
 到彼之先後儻為賊所據則我侍衛官兵及伯克鄂對等豈不可
 惜且各城伯克所積資糧皆為賊用專行攻取更屬煩費昨已諭
 巴祿領兵數百前往駐紮惟速行為要再觀地圖所列喀什噶爾
 西北一帶皆布魯特哈薩克等游牧烏什城亦頗堅固諒逆酋等
 必不自投羅網或從間道越伯特勒庫庫哩里克畢特里克英阿
 喇特等嶺竄入俄羅斯若於此等可通伊犁之路俱駐兵堵截自
 易成擒亦黏籤於圖奇示兆惠等其悉心籌辦勿使免脫○辛未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諭向來內外交武三品以上大員遇京察軍政之年援例自陳文
 具相沿無裨實政會經降旨停罷第念伊等游陟崇階並由特簡
 其人賢否優劣雖已均在洞鑒然其間亦不乏旅進旅退苟圖持
 祿戀棧之人若以平時既無大過足干吏議又不按例甄覈任其
 同翔日久必致職業不揚甚非激敘官方之道嗣後吏部於京察
 時將在京之尚書侍郎以下至三品京堂以上在外之總督巡撫
 分列為二本兵部於軍政時將在京之都統副都統在外之駐防
 將軍都統副都統各省之提督總兵官分列為三本繕具簡明履
 歷清單進呈候朕鑒裁以重考績大典著為令○戊寅諭朕恭閱
 皇祖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內 諭大學士九
 卿詹事科道等曰國家設立科道奇以耳目重任建言參劾乃其
 專責九卿及督撫提鎮內居官貪婪行止不端者亦或有之科道

官員即當從公參劾乃或因某大臣保舉或因係某大臣門生故舊彼此瞻徇情面並不題參開有條奏彈章亦止受人請託或使人畏懼自立威名耳仰見 聖訓周詳洞燭情偽不獨明爭科道惡習如見肺肝即自古以來言官風氣關繫政治得失莫不包括無遺允宜垂示子孫為萬世炯戒也朕臨御之初側席求言冀裨上理無如言官即藉此以行其私者不少尙憶仲永擅參劾張照一事實由其座師鄂爾泰指使似此者指不勝屈究竟曾何益於實政耶比年來督撫中若恆文之在雲南蔣洲之在山西收檢狼藉至於如此之甚科道中竟無一人執白簡以從事者上年因日食復有求言之詔而湯先甲等亦不過撫拾浮言率行瀆奏使稍加獎賤將復有如仲永擅之爲者矣及至稍加訓飭而伊等遂俱箝口結舌絕無封奏可見科道中原無實心爲國之人導之使言

東華續錄 一乾隆四十九 十三

不過黨援同異莫快其私甚至各立門戶有害國家若置而不作興之則率以緘默爲苟容究其通病何一能逃我 皇祖聖神坐照中耶殊不思朝廷設官分職畀以耳目重寄凡國家用人行政之大端分宜屏去私心隨時獻納以資實用使不言者旣痛厥官而言者又惟以門戶恩仇爲計是不惟無補國事且非立官之本意矣可將此旨傳諭知之○兆惠等奏臣等酌議由阿克蘇和闐兩路進兵抵阿克蘇時未便駐一處除臣兆惠阿里衮巴祿阿桂領兵駐候馬駝糧餉外分兵一半令臣愛隆阿前往烏什駐紮以就口糧兼防喀什噶爾一路又逆賊鄂斯瑞等侵犯和闐侍衛齊凌扎布等請兵應援自不可緩但見在馬力疲乏先揀官兵數百名令瑚爾起巴圖濟爾噶勒前往沿途捉生詢問若和闐守禦如舊即會同夾擊或已被賊占據則收兵來迎富德俟糧餉馬匹到

臣富德福祿即領兵接濟臣兆惠俟辦足五千兵糧馬再策應富德並從和闐往取葉爾羌到日賊若仍前抗拒臣兆惠富德即前後相繼攻擊並堵截逆賊等逃往巴達克山等處路徑賊若固守巢穴即掘濠困城分兵略地報聞○庚辰諭朕思兆惠富德等逃行撤回愈覺非是竟不知其是何意見且又有需用兵馬甚多之語設兵馬或不如數豈有罷兵之理乎富德救援將軍自謂了事則猶可恕兆惠身爲副帥待人救出即行撤回亦太不知愧奮矣且又不往援和闐豈不爲霍集斯伯克所笑况和闐之圍不過百賊故齊凌扎布以寥寥之兵尙能相拒兆惠一經到彼彼處人心益堅即可取賊乃並不如此辦理僅將瑚爾起巴圖濟爾噶勒遣往則是塞責而已每念及此殊增憤懣試問將軍參贊及領隊大臣內孰欲回阿克蘇孰欲往援和闐或槩欲同回阿克蘇其如何

東華續錄 一乾隆四十九 十四

商議之處並令領隊大臣等據實具奏如有捏飾必從重辦理又巴祿接據永貴行知和闐被圍之信曾以進援兆惠爲要未經前往朕尙傳諭巴祿所奏甚是今將軍旣已援出何以不往援和闐亦著巴祿明白回奏近據納旺奏稱哈薩克錫喇在布魯特地方亦經諭令布魯特車哩克齊等解送前來但此際恐哈薩克錫喇被逼奔逃逆酋霍集占與同巢穴則一併擒解更屬妥協著伊等將辦理情形速行奏聞○是月升任甘肅巡撫吳達善奏哈密至關展原有三路可通因會同五吉咨商關展大臣定長等委員妥勘並修築棚槽據稱烏拉克沁橙槽溝一路水草寬裕路亦平坦臣擬將原設之蔡湖塘移安哈密城鞭杆墩塘移安頭堡南山口塘移安三堡羊圈溝塘移安鴨子泉松樹塘移安瞭墩奎素塘移安橙槽溝共改安六塘可直接關展舊有之肋巴泉臺站較舊路

近一百三四十里並免行東達巴罕雪嶺之險其工食草料照舊
關支毋庸另撥夫馬惟查臺路總匯之肋巴泉塘原安馬僅四十
匹今文報均由該塘分遞應酌添二十四匹即於蘇吉及巴里坤底
塘臺馬內各撥十匹此兩塘存馬三十匹止遞巴里坤一處文報
儘足供差報聞

三月辛巳朔諭前因查閱蔣洲署中所藏字蹟書冊見有張照獄
中所題白雲亭詩卷詞意怨望念張照為受恩已故之人即已付
之矣官以保全其終始未曾明降諭旨昨命大學士蔣溥向伊子
張應田寓中查取張照所遺筆札則更有未經朕覽刊入集中者
無論不日不月等語極為狂誕而一則曰丞相再則曰鄂伯若以
伊之獲罪悉由於鄂爾泰之構陷者伊既以此憤嫉之詞公然付
之劄刷傳之後世無知者觀之將謂實有其事故朕不得不明切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五

宣示矣鄂爾泰經理苗疆一事朕與和親王每日親承 皇考訓
諭其中端委實所深悉張照之奉 命經略原令體察鄂爾泰事
蹟乃張照一入四川妄自尊大不以苗疆重務為計立意阻撓於
董芳則極口贊揚於哈元生則痛加醜詆且私致書於哈元生等
令參鄂爾泰以致張廣泗哈元生元展成等將伊乖張謬妄並致
書屬參等款紛紛陳奏到時適值 皇考大事朕將參摺留中
未發夫以國家經略大臣膺節鉞重寄而乃挾私憤事至於如此
按以軍法立置重辟實所應得使非朕深知張照素與鄂爾泰嫌
怨豈僅付法司擬以監候為此格外矜原乎乃張照何不知痛心
悔罪妄生不平之鳴耶朕爾時深見苗疆之事惟專任張廣泗庶
可集事即不得不將張照掣回以防牽制今綏靖已二十餘年豈
非中外臣民所共知者且朕豈信讒之主而鄂爾泰又豈能護張

照之人猶記二十七日之內適有戶部尚書缺出果毅親王管理
戶部曾以右侍郎托時保薦朕因海望乃左侍郎資俸亦深特予
擢用夫鄂爾泰之力必不能過於果親王構陷一向書入獄其事
豈轉輕於保薦我朝乾綱獨攬政無旁落實 家法相承世世敬
守張照顧未之聞乎嗣念張照辦事尙有小才出之囹圄之中棄
瑕錄用不數年間由內閣學士洊擢刑部尙書供奉內廷時得召
對不啻家人父子在伊素性乖謬不恆人望一時諸臣未必不以
朕為寵遇過優而朕並不以此少弛其恩禮其感激又當如何即
謂在獄時所處本非順境抑鬱之狀猶或人情所有迨至再躋顯
秩疊受殊恩苟有人心則從前飢餓激厲之詞亦當猛省削削而
必將此刊刻流傳其居心又可問耶使張照尙在即應治以國法
今其人已死姑免深究伊子張應田所得廢生官職亦從寬免其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六

革退總之此等喪心之人冥冥中難逃天譴不然以張照之爵位
世家且甫及中年亦何至以聞計奔馳斃於道路弗獲正其首邱
然此已屬漏網自全不可謂非厚幸矣所可異者張照詩文凡在
廷臣豈無見聞而竟無一人為之指摘又前歲辦理胡中藻一案
罪狀昭著言官亦所共曉今張照所為如此必待朕自行檢閱始
為敗露可見具官者雖眾竟未得一實心為國不避嫌怨之人朕
實為之不解諸臣其何說之辭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軍機大臣
等議覆陝甘總督吳達善奏軍營馬駝共需三萬匹北惠未到阿
克蘇已解送萬六千餘匹直督二省駝隻見陸續出關無庸先行
截撥惟稱添補驟千五百餘頭於輓運更覺充裕應聽酌撥得旨
依議將吳達善摺並此議一併傳諭該將軍及該總督知之將軍
等原摺實形難進之意而該督所辦亦不過敷衍成文原無實濟

若黃廷桂在必不肯如此朕實痛惜良臣益為憤懣耳○甲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兆惠等被圍富德奮勉應援至和闐被圍亦急何以未聞往救若謂兵力不足則兆惠一軍尚能與賊相拒况兩隊會合轉患其弱耶若謂馬力不足則既可回抵阿克蘇何難就近赴援和闐因糧以守耶富德此時會否領兵往援著作速奏聞至兆惠曾為賊困其望援甚切可知以身經艱阻之事而於他人則置之度外何以為情然朕亦不追既往惟促富德速援兆惠亦酌量策應賊如聞風潰散即以進攻葉爾羌等城為要如和闐已為賊據則伊等俱不必前往惟據實奏聞候朕覈定功罪可耳○丁亥 上親耕藉田○己丑以頭等侍衛烏勒登副都統齊努渾為北路參贊大臣○庚寅命河南運麥十萬石至京師平糶○壬辰召楊應琚來京以楊廷璋署閩浙總督明山署浙江巡撫○甲午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七

彗星見○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明瑞宣力軍前奮勉可嘉著加恩賜號毅勇於伊所襲公爵晉封為承恩毅勇公○庚子諭朕今歲將幸索約勒濟行圍已於上年降旨令所司豫備馬匹牲畜事宜嗣因將軍兆惠等進剿回逆相持固守逆渠霍集占等尚未授首今年正當厚集兵力一舉勦滅方欲暫停巡幸專事軍儲乃當宵旰籌維未頌明旨而孫灝不知從何處得此信遂以停止巡幸索約勒濟瀆奏夫索約勒濟乃蒙古部落習勞講武之地朕躬巡幸亦為加恩眾蒙古及簡習兵丁覈閱材藝計耳孫灝不知大體妄謂勞民動眾往可畏之地朕轉定欲今歲前往者以此近據科爾沁親王阿拉布坦奏到該處圍場曾被野燒因遣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等前往看視今據奏稱圍場雖有被焚之處青草蕃蕪無恙蒙古等望幸甚殷惟圍場野獸不無因火逸出稀少等語朕往

索約勒濟本為行圍今圍場牲畜既少則轉不如木蘭之可以肆習蒐獮矣今歲可停往索約勒濟俟一二年後酌量降旨秋時前往木蘭照例豫備所省牲畜用濟軍需亦覺有益此非返顧卻慮倣孫灝所奏也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壬寅命撥京倉米五萬石於五城平糶○賜陝西乾州八世同居壽民甯爾強 御製詩章 御書扁額○甲辰諭各省督撫俱係簡任封疆其優劣朕時刻甄擇於激敘考績之道不無裨益此內方觀承尹繼善楊應琚開泰白鍾山楊錫紱高晉胡寶瑤阿爾泰各稱厥職宜理有方俱著交部議敘鄂寶周人驥俱著實授餘著照舊供職○丙午諭吏部開具在京部院三品以上官請旨甄別以重察典本內見在辦理軍務之尚書兆惠阿里衮舒赫德侍郎明瑞永貴阿桂內閣學士五吉溫福等皆身歷行間勤勞可念著交部議敘在內之協辦大學士尚書鄂彌達劉統勳尚書李元亮秦蕙田侍郎署尚書蘇昌侍郎劉綸于敏中俱服官勤慎著一併交部議敘至侍郎多倫自補用內部以來無所短長又前在山西布政使任內將貪婪不職之屬員楊龍文濫膺卓薦見在部議革任著從寬令其原品休致侍郎李清芳伊父年已八旬亦著以原品休致俾得回籍侍養並昭教孝之典餘著照舊供職○以彰寶為貴州按察使由直隸口北道遷○丁未諭軍機處行走章京筆帖式皆係終日內廷供職著加恩賞挂朝珠嗣後凡不應挂朝珠人員挑在軍機處行走亦照此例○己酉以五吉為禮部侍郎清馥為內閣學士○以錢汝誠為兵部侍郎

夏四月辛亥朔諭聞楊村一帶路過客船悉被封禁客商貨物中

途搬卸以致轉運維艱該處新設巡漕御史二員本為稽察漕船河道起見若因此而滋擾累殊非設官本意是以傳諭方觀承令其前往查看並將御史二員可否停派之處據實奏聞今據奏到情形顯有迴護該御史之意甚屬非是各省糧艘陸續抵津需用剝船為期尚早此時正宜將一切客船開行北上以便騰空回至楊村雇用乃槩行封禁以致津南船隻聞風裹足豈非該御史等辦理不善之所致且該御史等見有徇縱家人書役串同舞弊病商累民之案已令侍郎伊祿順前往會同方觀承查審所有駐紮楊村之給事中佛倫陳科捷俱著解任聽候質審伊等即僅失於覺察已有應得處分若其中更有情弊亦無不水落石出也至方觀承以奉旨特交之事理應秉公查辦確實奏聞似此模稜了事為和事老人之語明係瞻顧御史畏首畏尾不敢徑行直奏甚非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十九

封疆大臣仰承任使之所宜出方觀承果自問無他固不必畏忌至此若居心行事有慮人指摘之處縱使近來御史不能秉公據實糾參外省大吏亦豈能逃朕之洞鑒耶方觀承著傳旨申飭其楊村駐紮巡漕御史之處著停止○免陝西瓜州屯民未完積欠○癸丑兆惠等奏臣等途次聞和闐被圍已遣瑚爾起等領兵九百往援抵阿克蘇時馬駝不足臣富德同舒赫德等挑選綠旗兵一千二百名每人給馬一匹令其牽馬步行定於三月初十日起程俟剿滅賊眾後由痕都斯坦等路堵截逃賊即從彼往取葉爾羌至臣富德原議派馬兵三千步兵二千今合算瑚爾起之兵共二千一百餘名其八百餘名留副都統瑪瑞侍衛老格等管領俟馬駝軍器送到再行進發臣兆惠催齊馬駝糧餉亦即向葉爾羌進發又准瑚爾起等報稱二月二十日至和闐達哩雅河遇侍衛

噶布舒遣往阿克蘇之回人等詢知額里齊哈喇哈什二城尚未失陷餘皆為賊所據若此時葉爾羌無賊眾前來尚可支持即儘力速行往援等語臣富德亦即領兵進發諭軍機大臣等覽兆惠等所奏瑚爾起呈報和闐情形看來霍集占力已窮蹙兆惠等於正月二十四日解圍而出至二月初二日相距已半月餘和闐回人尚云葉爾羌未有賊眾前來是從前圍守軍營及侵犯和闐不過烏合之眾一經勦殺逃散更多兆惠等應就見在兵力加意奮勉以冀大功速成再前諭福祿不必在參贊上行行走今著仍其舊任昨又命明瑞為參贊大臣計伊等兩隊參贊大臣富德處較少著阿桂在伊隊內行走瑪瑞老格會諭令來京今來奏似尚未得旨若已隨富德前往和闐仍著領隊行走○丁巳常雩祀 天於圓丘 上以農田望澤特申虔禱命停止鹵簿步詣行禮○甘肅巡撫明德丁憂賞銀一千兩治喪○以楊應琚為陝甘總督吳達善以總督銜管甘肅巡撫事○戊午諭閩浙總督員缺著楊廷璋補授莊有恭著調補浙江巡撫湖北巡撫員缺一時不得其人周琬守制已逾一載著前往署理○庚申命安河橋之豐益倉清河之本裕倉見存米石酌量平糶○辛酉以早命刑部清理庶獄甘肅亦如之○癸亥諭原任大學士伯兼管陝甘總督黃廷桂靈柩將次進京朕於十七日親臨奠醮黃廷桂體國忠勤鞠躬盡瘁飾終之典宜備哀榮凡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俱著齊集出殯之日亦著往送其右翼大臣官員並著於出殯時往送以示優卹賢勞之至意○乙丑命九卿大臣極言利弊○丁卯 上臨原任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喪次賜奠○戊辰命京師平糶米石毋拘定數○甲戌命順天通州照京師五城平糶○乙亥諭八旗大

臣官員等照健銳營一體訓練兵丁○丁丑諭各鹽政織造等夏節貢物以備賞賚之需雖行之已久但邇來稀繡太求精巧既害女紅長此焉窮非朕敦尚樸素之意也甚至華藻被於葛褥天中五日以外無所用之迎涼適清亦不宜於憩息也其禁之○兆惠等奏臣等從前擬將和闐阿克蘇分爲兩路因和闐被圍且有通喀喇土伯特痕都斯坦之路俟應援事竣進攻葉爾羌而阿克蘇之兵兩面夾攻兼堵截賊人逃往巴達克山等要隘若兵多則分攻喀什噶爾可以互相牽制今兵數不多恐逆賊拒守葉爾羌必須兩路合兵攻圍俟克城後再分兵略地及堵截來援賊路今接奉分兵諭旨謹錄送富德令其定議具奏外臣舒赫德即將阿克蘇所有馬駝內擇堪用者前往和闐交撫回眾其酌調布魯特屬人及查拏哈薩克錫喇臣等於三月初八日即遣侍衛成果布延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五

泰傳檄布魯特候回報定奪諭軍機大臣等富德至特穆爾圖諾爾攻喀什噶爾舒赫德前往和闐皆從前酌定者今富德已定和闐自當由彼進發兆惠雖令富德定議恐往返需時可傳諭富德令其徑從和闐進兵攻取葉爾羌一面堵截逆賊等逃竄之路昨據舒赫德請前赴和闐令巴祿在阿克蘇辦事已降旨停止即此時業已起程亦仍回阿克蘇此旨著速行馳遞○戊寅諭富德奏稱途遇守備傅能等領綠旗兵五十餘名從哈喇哈什脫出知伊與齊凌扎布等固守情節仍願隨同進兵因其困憊令往兆惠軍營休息以備詢問等語齊凌扎布傅能有城守之責城既失陷自當治罪但哈喇哈什係回城初降眾心未定非內地城守可比且兵餉不足尙能勉支三月餘迨勢孤援絕內外變亂始行脫出旋又隨大兵恢復苟非齊凌扎布堅守之功則援兵雖至亦已無及

是以加恩優敘今傅能隨齊凌扎布守城著加恩遇有都司遊擊缺出卽行補用隨同脫出之兵丁殊堪軫念著兆惠等查明酌賞銀兩恐軍營兵丁等以齊凌扎布傅能既已失城功不抵罪何故加恩妄生揣度亦未可定可通行曉諭知之

五月庚辰朔命明安圖傅作霖繪回部輿圖○辛巳免陝西潼關等六十五廳州縣本年額賦有差○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奏稱前詢問霍集斯據云烏什雖有通喀什噶爾之路而地險多石水泉不足往葉爾羌渡河亦難今伊已抵富德軍營應行文令其就近詢問等語烏什一路行走既難富德仍卽自和闐進兵防禦喀喇土伯特等要隘朕詳察霍集斯情形似以擒獲霍集占等後回酋無出其右者意在總統回部會密諭兆惠等留心防範但霍集斯雖不可信從前會擒獻達瓦齊此次納降又隨將軍等在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五

葉爾羌效力若驟行究治回人未免驚疑著再密諭兆惠等霍集斯此時如情形叵測不得姑息從事或不過恃功率意卽暫示包容事竣後同伊來京照達瓦齊之例安置亦屬妥協兆惠等宜加意慎密以合機宜○乙酉諭軍機大臣等克勒底雅塔克回人等聞官兵將至擒獲賊人所用頭目爭先投降甚屬可嘉著富德至和闐日將伊等功次查奏候朕加恩至從前克勒底雅回人瑪墨里提布哈子鄂斯瑞爲賊內應以致城陷此二賊當查拏正法若已隨阿布都克喀木逃去則進剿時亦當留心查辦不可致令漏網○戊子命截留漕糧十萬石貯直隸景州天津等處備賑○辛卯 上詣 黑龍潭祈雨○癸巳兆惠等奏回人種麥六月始能收穫須於未收穫時進兵方有裨益見在內地辦送馬匹計五月望前後可到除應送富德軍營者先行辦理起程外臣等定於五

月內進發至派出回人等偵探等事曾與額敏和卓相商有烏什所屬之布魯特四十戶可酌量差遣已將伊等挑選十人豫備報聞○甲午修濬京城內外河渠代賑○丙申以山西旱命常平倉外量撥社穀平糶○己亥諭朕此次親詣社稷壇祈求雨澤禮部所開儀注內無薦玉之禮詢其原委則係相沿舊規並無意義可考夫玉以庇陰嘉穀使無水旱之災載在傳記且於答陰之義更為相稱著飭所司敬謹用玉將事以迓神庥並載入會典祭之日朕戴雨纓冠素服出內右門御常轎由右一路行至金水橋應御輦處即步行至壇行禮以申虔禱○諭京師去歲臘雪未能溥徧而自春徂夏雨澤愆期雖屢次設壇祈禱或雷雨一過或小雨廉纖入土不過一二寸總未得邀沾濡今芒種已逾將屆夏至二麥既多失望秋田尚有未耕朕兩月以來宵旰憂慮寢食靡寧深加修省昨降旨親祭社稷壇虔誠步禱為民請命不勝迫切爾諸大臣皆國家共襄治理之人休戚本屬相關當此望澤孔亟之際又甯不各自刻責儆惕以冀感召休和耶夫災沴之徵必有人事以應之或者政事尚有缺失有須因時斟酌者宜各抒所見以備採納但不得毛舉細故摭拾浮言如昔所稱天旱求言故事耳朕自即位二十四年至今愛民之心有如一且凡所以為百姓慮者無一事不極其周詳無一時或釋諸懷抱統計各省蠲賑之需不啻數千萬此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而恩膏下逮常如不及惟刑獄一事法重則怨生法輕則易犯即如因祈求雨澤清理庶獄而宵小之徒或遂乘此而作奸犯科可見習俗澆漓人心不古亦安得不上干天譴耶夫不能敷布德化使朝寧之間共勵寅恭閭閻之中謹守法度以迓嘉麻而消災祲此則朕所深愧凡我

臣民宜共體朕返躬自責之苦衷各自儆省力挽頽風則彼蒼仁愛陰隲下民庶雨暘時若可冀轉嗇為豐以享樂利之澤矣○諭和其衷著以布政使銜馳驛前往西路同定長等辦理屯田糧務○命米廠加賜暑藥○辛丑上素服步詣社稷壇祈雨御製祝文○壬寅命甘肅購雜糧備賑○丁未夏至祭地於方澤上以雨澤未沛不乘輦不設函簿由景運門前往致祭○戊申諭直隸布政使永甯久居外任未經勞績自效著以原品前往哈密同五吉等辦理糧餉事務所遺布政使員缺著三寶補授○命近京州縣減價平糶

六月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德等奏稱大兵已至和闐安撫回人並詢問霍集斯等進剿道路及堵截逆賊要隘等語覽霍集斯所繪圖內英額奇盤山在葉爾羌之西霍集斯占移其牲隻及烏沙克人等結營於此特以我兵若抵葉爾羌則此處賊人突出夾攻互為犄角之勢無足深慮但逆賊若不於城中藏匿而固守此地攜其妻子潛度伯克呼爾滿嶺前無堵截之兵自後追擒殊為費力即如從前博勒奔察明瑞攻克喀特賊人據險防守而遊牧久已逃去此即無兵堵截之驗也朕意伊等進兵十日前或二十日以前富德隊內派精兵四五百名以伯克鄂對帶領似額勒登額之侍衛等派出一二員先於伯克呼爾滿嶺堵截賊若由此逃遁自可成擒未知和闐通伯克呼爾滿嶺路全無阻隔否可傳諭兆惠富德等查詢辦理我兵若已取葉爾羌霍集斯尚在遁逃著富德明瑞領兵追襲兆惠即在葉爾羌駐紮辦事不可爭執前往○乙卯諭朕恭祭方澤值祈雨之時竭誠懇懇未獲甘霖夏至已逾迫不可待後日即進宮撤膳虔齋思過待命十一日敬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三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

三

大雩之禮以祈 天佑一切禮儀該部速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稱霍集占兄弟與霍罕城之額爾德尼伯克交好將來或往相投喀什噶爾之西歧路有三大兵欲擒賊必先據此三歧要隘因傳檄額爾德尼伯克曉以利害其先取喀什噶爾再於葉爾羌會兵之處公同詳議具奏等語進剿逆賊堵截逃路甚宜籌畫但舍葉爾羌而攻喀什噶爾未必計出萬全若分兵力弱更覺難收實效看來自烏什往喀什噶爾尚屬直捷兆惠富德等皆熟悉道路自宜詳悉查詢昨覽富德所進地圖葉爾羌之西有自英額奇盤山過伯克呼爾滿嶺通巴達克山之路朕即諭以駐兵堵截為要今兆惠奏內未經敘及此地亦須留心商榷總之進兵形勢固須詢問回人要費中有定見若向伊等責成取必不但見識短淺且慮其心生疑懼轉多支詞飾說可傳諭兆惠富德等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五月

此次應先攻何地於何處堵截即會同酌議具奏地方遙遠不必候朕指示一面應機辦理○庚申 上自齋宮步詣 圓丘行大雩禮 御製 大雩祝文曰臣承 命嗣服今二十四年無歲不憂早今歲甚焉曩雖失麥可望大田茲尙未種赤地里千嗚呼其惠雨乎 常雩步禱未蒙 靈祐 方社 方澤均漠弗佑為期益迫嗟萬民誰救敢辭再瀆之罪用畢 大雩以申前奏嗚呼其惠雨乎 上天仁愛生物為心下民有罪定宥林林百辟卿士供職惟欽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實臣罪日深然 上天豈以臣一身之故而令萬民受災害之侵嗚呼其惠雨乎謹以臣躬代民請命昭昭在上言敢虛佞計窮力竭詞懇誠罄油雲沛雨 居歆賜應嗚呼其惠雨乎是日大雨竟日○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以進剿情形覆詢和什克伯克等定議兆惠領兵先取喀什噶爾富

德攻葉爾羌巴祿由巴爾楚克路與富德會合互相策應其喀什噶爾西去之鄂坡勒嶺可通霍罕敏珠爾嶺不斯屯阿喇圖什嶺俱通交集延沿途之額德格訥伊什克里克等部落皆傳檄曉以利害並將地方形勢繪圖具奏昨覽富德所奏地圖有由英額奇盤山通巴達克山之路是以諭令派兵堵截今兆惠等悉心籌畫自合機宜著照所奏分路進兵聲息相通務期獲醜朕意我兵既入霍集占等若仍分守兩城即各行奮力攻取一城先下即合兵協力如霍集占走投喀什噶爾則前後攻擊自必成擒或布拉呢敦知要隘已塞棄城逃來葉爾羌必兄弟會合往投痕都斯坦巴達克山喀喇土伯特寶伊等所奏地圖富德圖內則有英額奇盤山伯克呼爾滿嶺通巴達克山兆惠圖內則有通巴達克山之玉魯克嶺通巴勒提之裕勒阿里克及通喀喇土伯特之薩納珠等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五月

路駐兵堵截甚關緊要今將兩圖重繪於應行駐兵之地黏籤指出寄伊等閱看辦理○壬戌諭河南命犯樊銀周推跌陳四禍一案據大理寺少卿顧汝修以該犯實係戲殺應准留養因籤商刑部不允具指陳奏而該部回奏仍以理曲傷重例不應准為辭夫例載鬪殺案內理直傷輕及戲殺誤殺准其留養是理直傷輕專就鬪殺者而言若既云戲誤則其情節本不甚重可知例義本極明晰此案樊銀周以奪饒互推使當場果有先戲後鬪情事即應用鬪毆本律科斷乃該省既取陳四禍父叔供詞稱係戲頭是實而該部亦不能徑指其是鬪非戲但牽用鬪毆條內理曲傷重之文以為依據又何怪顧汝修之嘆噫置喙耶然以顧汝修之意轉似此時不予留養該犯即不得復邀寬典者殊不知即鬪毆內部議不准留養之人皆令秋審另冊進呈尙得量從矜宥况於誤與

戲乎即謂該犯父母應為憫恤獨不念死者之親屬又何以堪此乎蓋此等好勇鬪狠之徒原非必即時擬抵者可比不過問擬監禁俾居憂懲忿所全正多若一切曲為開脫致澆風漸長扞綱者日繁是非愛之適以害之也無論見在執法之司於人命重案不敢立意吹求即少有過當朕慎持國憲從來不設成心又肯任其意為輕重乎然此案死者之父叔既稱因戲距秋讞所爭亦止數月之間適當省刑之會且顧汝修所奏亦屬近是即照所請將該犯樊銀周准其留養可耳第向來九卿等每遇會鞠集議之案妄意比附輕減一二人便可市德沽名聚訟紛紜幾成痼疾儻顧汝修因有此奏遂自謂得計輒思踵事抵牾而問刑衙門亦或稍存遷就之見則大非明刑弼教本意其為亂法均耳將此通行傳諭知之○乙丑諭河南命犯樊銀周留養一案顧汝修與刑部籤商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彼此爭執已降旨允行矣今刑部查例如許而顧汝修又嘵嘵致辨夫法司會覈自宜和衷持平即意見少有參差亦應虛己研求務衷一是非可以口舌雌黃坐分畛域也論戲殺誤殺例條所繫雖與鬪殺案內之理直傷輕者同科然理曲傷重之語又統承戲誤而言則定例之初亦必有深意蓋律令之設有常情變之歧百出其中豈竟無迹涉戲誤而情罪之重乃甚於尋常鬪毆者使欲泥其文而曲貸之則書所云適輕下服適重上服之文何以稱焉朕敬慎折獄期在協中樊銀周之案其罪尚屬可原初不因顧汝修之奏而為之寬減但以刑部大理寺同為司憲其事非甚難明而始終各伸其說迹而不化則黨同伐異之風正不可不防其漸所有刑部堂官及顧汝修俱著飭行○壬申諭薩喇爾前在軍營獲罪但伊曾率眾由準噶爾來歸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並補授

鑲白旗蒙古副都統

閏六月丁亥圖桑阿緣事解任調蔣嘉年為河南按察使以明德署甘肅按察使○庚寅命安泰赫爾景額馳視永定河漫口○丁酉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奏稱庫車以內吐魯番以外庫爾勒玉古爾等處俱有舊城且距內地不遠可以形勢連絡應擇要地築城駐兵照安西之例酌設提督總兵一員多派綠旗兵屯田以供糧餉既可約束各城回人而伊犁駐防亦不患單弱等語平定回部後築城駐兵自應豫為籌畫著傳諭兆惠富德等俟應行辦理時酌量定擬具奏朕意葉爾羌喀什噶爾全定霍集占兄弟俱獲仍著舒赫德於阿克蘇駐紮督辦一切事宜若逆賊有逃遁者則仍應於葉爾羌駐兵堵截查拏始可彈壓諸城著兆惠等就地地方情形辦理務期永遠甯謐○己亥修浙江東西海塘○癸卯兆惠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等奏臣等進兵喀什噶爾閏六月初三日至伊克斯哈喇據前隊參贊大臣明瑞所派之遊騎巴圖魯侍衛伍岱等夜聞行走聲息即行圍截見回人六騎稱係喀什噶爾投誠之人因布拉呢敦將伊等搶掠潛行逃遁伊等來迎大兵等語臣等逐一詢問稱伊阿璉和濟默爾伯克和沙勒沙木沙扎巴爾呢雅斯俱喀什噶爾人又烏什回人額敏係霍集斯之族弟告稱去年被霍集占迫脅久欲歸誠今布拉呢敦同霍集占逃去我等同喀什噶爾舊伯克奉書來迎臣等譯看呈詞云喀什噶爾大小人等謹呈阿克蘇等處駐紮將軍大人伯克霍集斯今布拉呢敦將喀什噶爾男婦驅逐出城至哈喇克爾我等仰慕 大皇帝仁化復回城中看守布拉呢敦同其親信人等至提斯袞暫住我等馬匹牲畜皆為所掠無力追奪且河水難渡懇大兵速來救援庶布拉呢敦不致遠颺

布魯特不來搶掠等語臣等詳加詰問據稱布拉呢敦去年在葉爾羌被槍矢傷因重甲未透曾遣人與霍集占計議投降霍集占不允遂分途通使巴達克山霍罕額爾德尼等處巴達克山已有回音不知何語後阿布都克喇木兩次與布拉呢敦議事聞霍集占於四月內即將家口行裝俱移往葉爾羌池西羌呼勒之赫色勒塔克若大兵復來則逃往巴達克山布拉呢敦諸事俱與親信之烏沙克塔喇沁伯德爾格呼瑪斯之厄魯特密議不令我等知之惟索取糧馬所得之物六月初十以前陸續運至塔勒巴楚克河僅與親信人等在城居住六月十五日據守卡人報稱有布魯特百餘人在城西北之阿喇古搶掠布拉呢敦令鄂斯瑞伯克優驚斯伯克等拒之於濟德則塔拉大為所敗鄂斯瑞等俱得傷自此每日作為出兵之狀向我等湊集資裝二十七日突將我等兵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元

器奪去將男婦帶至提斯衣復奪取衣服而去臣等復詢和濟獸爾等布拉呢敦兄弟究竟逃往何處爾等何不擒獻顯係誘我大兵輕裝前進據稱伊等遣使霍罕未有回音且慮布魯特搶掠必不敢前往惟霍集占於四月間即已遷移家口輜重而巴達克山使人已回又曾餽送巴達克山之克布察克等部落禮物或係逃往其地我等實無力擒拏並無別情臣等詢問葉爾羌喀什噶爾從賊逃去者係何等入戶見餘戶口若干其喀什噶爾村莊種植若何據稱不知葉爾羌逃去人數其喀什噶爾之人布拉呢敦帶去一百五十戶又親信之烏沙克等男丁千餘口家口亦多我等百餘戶內有帶去者此時亦多逃回計本城所屬共一萬六千餘戶人五萬餘口其汗額哩吉衣雅爾普古烏什哈喇城之人俱各自保守牌租阿巴特有千餘戶亦不肯從賊彼此相拒此時不知

勝負至所種地畝大麥已熟小麥尚未收割本城之阿奇木伯克墨墨氏敏伯克阿布都爾瑪俱被賊帶去城內街市俱焚城門亦毀有伯克托喀等見在修理等語臣等察看投誠情形屬實但布拉呢敦早已遠颺臣等議先攻喀什噶爾原欲斷其逃竄今約計遣送和闐馬關六月初十間可到阿里衮巴祿之兵亦可抵巴爾楚克葉爾羌喀什噶爾既差人分途迎降想富德等自必聞知速往追襲見在來投人等雖無可疑而受降如受敵自應倍加謹慎不必輕騎先進即領見在馬兵三千名前往安撫一面偵賊蹤迹若果赴巴達克山即直入其境宣示軍威曉以利害相機索取擒擊又和濟獸爾等告稱沙喇斯瑪呼斯厄魯特已經離心恐竊取霍集占牲畜逃走亦行文車布登扎布令其隨路留心截殺下部知之○禁浙絲出洋○乙巳允嵇璜在籍終養以陳惠華為禮部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九年 三

三

尚書○丙午調程景伊為禮部侍郎以熊學鵬為兵部侍郎由內
士○丁未以劉綸為左都御史調于敏中為戶部侍郎以謝溶生
為刑部侍郎李因培為內閣學士由大理寺卿遷